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一二九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二九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宋

侍郎葛公歸愚集十卷補遺一卷……宋　葛立方撰　常州先哲　一
定川遺書二卷附錄四卷……宋　沈煥撰　民　張壽鏞輯　四明　五三
止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附錄一卷……宋　陳傅良撰　永嘉　一〇七
應齋雜著六卷附校勘記一卷……宋　趙善括撰　民　胡思敬校　胡氏豫章　四〇三
水心文集二十九卷補遺一卷……宋　葉適撰　永嘉　四六五
水心別集十六卷……宋　葉適撰　永嘉　七八五

歸愚雧

十卷

光緒丙申武進盛
氏用影宋鈔本開
彫竝輯補遺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十六

歸愚集十卷

宋葛立方撰原集二十卷此本蓋掇拾重編（謹案今所存者自卷五至十三附以歸愚詞爲十卷）故詩但有近體無古體文如何㮚轉官制之類亦誤收北宋人作也（何㮚當從舊鈔本作吳㮚並非誤收北宋人制誥）立方作韻語陽秋論詩惟取風旨不計其詞之工拙故所作亦罕逢佳句儷體流麗清婉多有可采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八

歸愚詞一卷

宋葛立方撰立方有歸愚集已著錄（謹案據此文知總目未收乃誤遺也）宋人之中父子以塡詞名家者爲晏殊晏幾道後則立方與其父勝仲爲最著其詞多平實鋪敘少清新宛轉之思然大致不失宋人規格流傳既久存之亦可備一家卷末毛晉跋稱集內雨中花眼兒媚兩調俱不合譜未敢妄爲更定今參考諸

斧鑿痕自出機杼而不襲他人後行字著語皆有來處非讀書博者不見其工至其閎肆馳騁而不失程度紆餘清麗而歸於雅正又不可以一體觀也蓋葛氏之文至此而自成一家矣此師友淵然有自而吏部又從而增殖之也然則空文而已不朽之學安得至此哉吏部立朝大節終始無瑕雖未盡見於設施是不負所學者嗚呼豐其所積而嗇其所享不可以理詰也務忠委質益大其門其在後之人乎豈徒其文而已煇老矣尚及見之芮煇撰

侍郎葛公歸愚集目錄

○卷之一

詩

避地傷春六絶句
和盧叔才食蝙二首
天寶三絶
擕家避地二首
避地復歸故鄉
沿檄省親復還書呈叔能同官
鹽倉作呈叔能同官
直孺叔用韻見贈再和爲謝
次韻陳文仲二首
張千里惠詩次韻三首
大人游千金訪張仲宗以守舍不得侍行用仲宗韻二首
和叔才餉酒
次韻蔡仲平察院中秋二首
次韻仲平病閒齋祠二首
次韻林海卿吏部游湖
周元舉侍郎梅花次韻三首
次韻洪慶善同飲道祖家賞梅四首
游衢州烏巨山乾明寺
次韻劉卿任飲散感秋之作二首
小酌以詩招道祖分茶
九日慶善示詩次韻
比訪叔才旋蒙賜詩以貧不能留客爲媿次韻
和道祖韻
大人築室將畢道祖亦作宅基治園作四詩示道祖
風起

十月十四夜三鼓壺天月色甚佳以詩招道祖
次韻道祖書懷
次韻法觀送紅梅栽
胡樞橫山堂五首
連日灌畦蒔菜廢作詩
送李元孟赴湖南漕屬
疏慵

○卷之二

詩

題臥屏十八花
不飲
月蝕
十一月十日酒散已二鼓與千里步月因至水堂三首
冬至小雨蹋泥出謁

聞歌二首
有感三首
操葉舟淩巨浪訪道祖二首
春日野飲
余赴官宮庠與道祖通判久聚乍散每有懷想作詩五十韻道二
十餘年出處寄呈
宮庠旅泊
奉祠太乙
次韻陳廷藻戶部西湖快目堂之集
用元舉待制挽歌詞二首
次韻周少隱梅花三絕
試院和陳蕃仲酴醾兩絕
送胡汝明待制赴鎮桂林
冬至後雪

○卷之三

詩

次韻陳元述見寄謝茶三首
次韻程天游敘舊
天游以前韻賦雪走筆和
章氏園小集荷池上二首
次韻伯父工部見慶塵忝之什
接伴賀天申節北使至闕
送伴回至平江舟中與元覽試茶
正月十日小園瑞香盛開
子直近日畫筆稍進而棋似倒長作詩戲之
比賦棋畫詩蒙子直次韻復和
圃中新壘假山
禮部尙書洪公皓挽歌詞三首

江陰新阡松柏爲大浸所壞累夕見於夢寐
所居二室號書癡禪說各成一詩
聞琵琶方響成二絕
己卯歲四月二十七日自湖州赴宜春郡餘杭出陸至富陽
觀插秧
和新城旅店壁間韻
新城道中
桐廬牛嶺
入壽昌縣界
壽昌道中壁間有烏石寺詩和其韻
早行二絕
晚泊二絕
將至玉山
過九坡

寄睦之
贈禮明遠
四絕贈馬浩然法師
子直畫屏索題四絕
罷職還家漢卿叔賜詩和韻
致政宜義王公挽詞
贈施堯年老人三絕
題曲屏牡丹桃花二絕
蒙恩除吏部侍郞子姪以詩相慶
〇卷之四
詩
蒙才孺伯惠詩頌及參問
句祠將離雲開崔申之以詩爲別次韻
崔申之以詩爲別蘇明父郭逢叔各有和章謹復用韻二首

次韻施于善謝茶
貝上人以詩相別復和之
朱丞相赴宣州四十韻
不寐
聞我師大捷虜騎宵遁上時宰五十韻
張于里以詩送邰姪銓試用其韻
旅次二首
綴景亭
踊山閣
滄浪亭
華藏庵
錦薰閣
洪慶善郞中與祖挽詩四首
響應山

朝隱病瘧作譴鬼文而差示佳句次韻
金鐙花
建國劉夫人挽歌詞二首
築室以之金小輟
春日移舟章園二首
大雄寺陳朝檜
〇卷之五
樂府
滿庭芳
又（和）
又（探梅）
又（賞梅）
又（汎梅）
又（簪梅）

又（詠梅）
又（五姪將赴當塗自金陵來別）
又（觀故明器帥歸坐圖次韻作）
錦堂春
水龍吟（遊釣臺作）
菩薩蠻（待酒賞黃花）
風流子
又
多麗（賞梅）
又（七夕遊蓮蕩作）
沙塞子（詠梅）
春光好（立道生日作）
又（寒日將過淮作）

西江月（開爐）
蝶戀花（冬至席上作）
清平樂（子直遊省生日候殿試席間作）
減字木蘭花（四姪過省候廷試作）
又（章生作迺相望作）
水調歌頭
玉漏遲
行香子
玉樓春（雪中擁爐聞琵琶作）
鷓鴣天（小孫周晬席上作）
浣溪沙（子眞新第落成席上作）
卜算子（賞荷以蓮葉勸酒作）
又（席間再作）
夜行船（章甥婚席間作）
雨中花（睢陽道中見桃李盛開作）
又（和）
好事近（歸有期作）
又（和子直借春）
眼兒媚（回至汴京喜而成長短句）

○卷之六

賦

餘慶堂賦
憶菁山賦
曠齋賦
騷
喜聞
雲仙
九效（并序）

橫山草堂三章
銘
象戲
蛛硯銘
文
小樓上梁文

○卷之七

外制

刑部郎官吳臬除右司員外郎
權戶部侍郎李椿年落權字
武功大夫張言降一官
忠翊郎趙澤降一官
沈廓降官
王鐵兼侍講
湯允恭殿中侍御史
趙子厚吳臬中興聖統轉官
蕭師雄降官
程敦厚復官
趙良傑降官
傅青降官
潘眞降官
王庭淨父倚追功郎
孫汝翼降官
陳稟父毅馮槭父昌期贈官
向子固知揚州
米友仁贈官
方滋知廣州陳璹知靜江府
張徵降官

1127冊 · 1135頁
1A

劉貴陳進贈官
錢儁之降官
趙士彩兩浙運判賈直清江東提刑
徐樋太府寺丞
權戶部侍郎宋旣落權字
曹紹先趙公懋降官
沈虛中吏部郎官林機禮部郎官
封周降官
張宮致仕
賈堯民降官
李嗣慶降官
張礿降官
陳誠之禮部侍郎落權字
韓仲通權刑部侍郎落權字

湯思退除起居舍人兼直學士院
王葆除司封郎官
王曮除禮部侍郎
錢炳降官
趙述團練使
趙彥璧取應合格承節郎

〇卷之八

外制

潘瑞卿降官
李如岡磨勘轉官
張巘大理寺正
吳國大長主孫潘昌期等補官
莫沖宏詞轉官
章燾大理少卿

陳相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晁謙之轉官
巫山神封妙用眞人
威惠善濟廣祐王加封
靖懿夫人加封
趙逵左承事郎簽書劍南東川節度判官廳公事
王貴父琳王彥父成贈官
蕭振磨勘轉官
曹筠集英殿修撰
陳全降官
王繼善醫有勞轉官
杜繼忠陳亡□□補官
張忠元磨勘轉大中大夫
曹筠除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

吳坰成都府路轉運副使
范生降官
沈調提點諸路坑冶鑄錢公事
梁汝嘉知鼎州
不微式武
不羈直祕閣
王述降官
喬士立降官
周綰成都路提刑劉長源湖南路提刑馮忠恕夔路提刑
韓世忠除太師致仕
韓世忠贈通義郡王
劉全母陳氏封號
吳近降官
士樽嫡母王氏吳國夫人

故妻李氏夫人
趙伯者等轉官
謝邦彥大理正
士遜贈觀察使

〇卷之九

表

謝賜戒石銘表
謝喜雪御筵表
賀正旦表
四月日蝕陰雲不見表
日蝕不及分表
賀太陽當虧不虧表
謝賜衣表
賀雪表
代人謝賜生日禮物表
謝春衣表
賀冬至表
代人辭免樞密表
謝吏部侍郎表
謝袁州到任表
賀皇帝登寶位表

〇卷之十

啟

謝政官啟
謝及第啟
答嚴公舉解元啟
謝宮教啟
謝正字啟

謝校書郎啟
又謝校書郎啟
謝洪郎中啟
謝先人賜謚文康啟
答宏詞周學士啟
代賀万俟中丞啟
謝考功郎官啟
答張神上舍啟
謝葉偉上舍啟
答趙逵狀元啟
答余松第三人啟
答特奏狀元昌先輩啟

光緒丙申武進盛氏思惠齋刊臨桂況周儀陽湖吳文郁丹徒陳慶年仝校

侍郎葛公歸愚集卷一

江陰葛立方常之

詩

避地傷春六絕句

一年春事又闌珊可惜芳菲愁裏看愼勿掃花供喂馬惱人秀色自堪餐

洛陽宮闕半成灰草草花枝濺淚開國色天香消息斷妝臺誰奉紫金杯

枯藤六尺步長阡客裏韶光絕可憐好著春楓重試火西陽三日突無煙

碧羅天宇亂花稠搔首光陰只重愁頭上無貂堪換酒開箱賴有鷫鸘裘

石門連日動征鼙花柳無情自繞溪回首故園今好在杜鵑花落子規嗁

菖葉青青杏葉新牛耕白水一犁勻稍君窺愛疏籬晚不是沈香倚太眞

和盧叔才食蝙二首

繰柘林中聽晚繅闘將煮蝠當持螯何須有繭大如甕救得妻兒嗁與號

開箔團團雪滿牀桃漿灑盡煮蘭湯微軀分合葬君腹報答君家三畝桑

天寶三絕

凝碧池頭絃管聲秋槐落葉若爲情王維空詠朝天句誰似當年雷海青

翠輦重登勤政樓桃紅依舊唱涼州但知玉笛傳佳曲不記鈴聲動客愁

綷縩黃裙墮遊水斕斑錦韈委鬼山臂環留得知何用羞殺新豐謝阿蠻

攜家避地二首

藐裘眞可老飄寓失初心去去家山遠行行澤國深光陰三翼過情緒二毛侵何日干戈定鷗盟得再尋

生身恨晚晚喪亂適吾遭百歲大槐過三年空谷逃平羌無上策醫國付羣豪年大傷蓬轉愁城破濁醪

避地復歸故鄉

二老堂邊花作林不愁酒竭質貂金宗人避世散還聚才子哦詩絕復詩莫話衣冠一酸鼻回思戎虜幾寒心半墩仙隱吾廬在人認桃源雞犬音

沿檄省親復還書呈叔能同官

雲間霅水往來航風雨幾番騰客裝子職廢供一旬少官事不了三春强去時園花初放白歸日江梅如許黃少復須之又西指薰風一舸在迴塘

鹽倉作呈叔能同官

平生懶作子公書俛首銓曹一紀餘第有神馳招隱館久無夢到承明盧文字眞宜覆醬瓿技能只合服鹽車清才弗悟亦塵役早晚促君登石渠

直孺叔用韻見贈再和爲謝

異時賓舍共翻書黃卷相從樂有餘十載乖離馳別夢半生飄蕩失吾盧飲江偶脫胡人馬淮海欣逢長者車輒語蟬聯相勞苦羈遊無緒傾勤渠

次韻陳文仲二首

小園邈在古城陰爲愛寒葩杖屨尋卻笑含章簷下客對花熟睡亦何心

低枝垂蕊逗疏陰不學髯龍幹百尋此去江南知幾驛只今誰動故人心

張子里惠詩次韻三首

十年風攪海波翻未報穹廬氣湧山且把毛錐覷天巧異時方叔要威蠻

筆端玉筯更銀鉤胸次三墳復九邱兒輩政憂書種斷靈膠忽至鳳麟洲（千里詩與兒輩受業）

芝蘭挺楚詩庭階不集尋常村裏來新蔡門前說甘露也應入細視庭槐

大人遊千金訪張仲宗以守舍不得侍行用仲宗韻二首

古寺依煙艇一篙春水深石壇幡轉影玉殿磬流音客有張公子僧皆支道林行行雲水窟幽夢渺難尋

聞道千金好幽人已奠居森森松逕寺虢虢水循渠旅泊未妨酒長飢猶著書謫仙詩酒地今尚指匡廬

和叔才餉酒

百事不挂眼一尊難暫忘作來頒酒聖客至引杯長桑落開新甕崑崙接舊觴鵝兒黃液重象鼻碧筒香銀海俄增量金罌可配漿蟻浮甘瀲灩石飲見溫良世事紛忘去詩情合得嘗醉來庭宇眩醒後竹陰涼釀鄙平原縣鄰防吏部郎糟邱誠可老不用爾殽將

次韻蔡仲平察院中秋二首

素魄經秋分外明桂枝濃傍藥淵清人寰散影千山白愁絕村村砧杵鳴

不是銀河隱半輪滿天散彩絕埃塵幽懷想得如羅隱耿耿相看似故人

次韻仲平病閤齋祠二首

居士彈一指森羅萬象皆聊須三味酒不奉入關齋雨罷簾初卷山迎眺自排蕭然忘世慮心境兩相諧

病間百念屏寒窗無與皆吾公那窟室學士且高齋今日明參徹詰朝間闘排（仲平禰事之明日輪當左對）猶尋淡生活訛筆當俳諧

次韻林海卿吏部遊湖

覓日關心朱墨間西湖好在且偷閒光凌萬頃搖銀海興愜千鍾倒玉山未辨綵毫書側理只愁赤壁下烏鸞客兒忽墮池塘句格律都高漢以還

周元舉侍郎梅花次韻三首

不隨羣卉豔陽天幾樹孤芳玉砌前陸凱何妨餉范曄綵華端合伴羊權髮虞莫問兵戈滿賞玩要須酒盞先雖是廣平心似鐵也應作賦詠嘗鮮

山村姑有散花天五出瓊瑤忽滿前聞女傳香得韓壽宮娥濡蠟照公權賞心共付尊中美索笑誰爲席上先他日成陰子如豆不堪對酒割芳鮮

怪底窮冬凜冽天一枝香豔媚尊前未應黑帝專司殺誰道春陽獨幹權冷伴素蟾斜弄影輕飛幺鳳欲相先坐中人是王夷甫幽韻清標兩鬪鮮

次韻洪慶善同飲道祖家賞梅四首

末上風光驚老眼斬新香韻惱騷人霜清日淡虛庭裏玉骨幽貞不嫁春

麝臍飄馥來疏蕊霜女將寒墮瘦枝數朵臘前舒冷豔催花羯鼓未應知

寒葩脈脈畫堂新同是巡簷索笑人獨把幽姿伴冰雪舒花結蘂不關春

立盡黃昏賞玉肌月華無語上疏枝絕憐熟睡含章畔無限花飛總不知

遊衢州烏巨山乾明寺

烏巨山前談實諦江郎巖畔逗眞機白虹示滅知何處去采山桃又不歸

次韻劉卿任飲散感秋之作二首

雲子登場賽鼓讙村南村北盡黃冠幾聲乾葉下碧鷺數尺瘦山浮晝閣水落野橋漁網挂月懸煙浦鵲枝寒新秋愁絕他鄉客衣帶年來似沈寬

華堂不料著野客菲屨底間章甫冠鷗外翠光清醉眼尊前爽氣動危闌霜沈紫荇玉匳闘風脫丹林煙鬢寒百榼香醪消萬斛酒

中跌宕賴君寬

小酌以詩招道祖分茶

寶胯開緗葉香塵碾柘羅湯鳴簷雨細盞占隴雲多連日伊蒲塞今朝熱落河春風入詩腹五字與君哦

九日慶善示詩次韻

眼明逢九日習氣自多生官冷有閒趣花開無世情玄蘇何許是黍滄第存名百歲風狂似東籬且掇英

比訪叔才旋蒙賜詩以貧不能留客爲媿次韻

一舸風帆放晚秋訪君幽巷上淹留綠搖岸柳容如舞碧蘸溪毛美可羞喜見林宗欒爲輟久欽阿大語難休士貧雞黍無勞具謀食何如道可謀

和道祖韻

未落天狼未止戈誰能頻擊唾壺歌奕棋聊欲消憂耳飲酒無如作病何孫紹那憂卿太少退之莫歎日無多莬裘已向青山卜從此棲遲到髮皤

大人築室郡畢道祖亦作宅基治圃作四詩示道祖

習隱肯回駕求榮難著鞭有心營綠野無夢到淩煙蓋畔花開裏簷楹雁落邊冰清仍玉潤共此一山川

邊轉欣小定汎瓮非我鄉買田無好時共宅有消遣菱罷水天接□□□草香邘蒲風月地怊悵隔參商

兩第屹相向幽園半辟疆君方林上鴨（間夜梅栽於上鴨作梅林甚盛）我亦沼橫洋盤翠闌窗戶入天棲棟梁東屯寒月夜老杜只茅堂

世事只如許幽居誠樂哉報安知楚竹索笑得江梅岸放平湖入窗邀遠岫來兩家車馬地莫遣築蒼苔

風起

炎蒸因鉗鈦虎嘯漏天機樹杪忽垂髻櫚邊今污衣草鳴溪水立帆飽客船飛更設琉璃簟瓜茶進落暉

十月十四夜三鼓壺天月色佳甚以詩招道祖

壺天有勝事玉宇淨纖埃有意嚼復嚼今宵來不來山公須酩酊令史莫咍臺明月隔溪共只今腸九迴

次韻道祖書懷

白雲深處縛柴荆一巹瀯環似有情志氣蕭娘并呂姥年華張丈與殷兄濁賢清聖時同酌上尾平頭得共評莫問鶴𦐂由豕祂此心久與白鷗盟

次韻法覲送紅梅栽

羅襪初淩一水間霜深應怯夜來寒含章簷下渾冰雪御要騷人帶醉看

胡樞橫山堂五首

鬱鬱佳氣龜食兆霧閣雲窗丹竈新玉盌金杯有微玷瑤林瓊樹無纖塵枕溪飽度國山日橫海小乘胸水春上古乾坤隨處有素琴濁酒且關身

雲夢胸中吞八九了無官事苦相關廟堂曾引五星纏嚴壑今疏八節灘鳥織白雲機杼關溪喧著石杵砧寒東山難戀山中相梅子枝頭正著酸

朱甍碧瓦市塵遠遶舍泉嘯山復橫勝處爭長渾僕妾亂來有此幾公卿巳公茅屋實父子裴氏午橋眞弟兄竟日倚闌天外眼世間軒冕一毫輕

春過木濃山轉翠旱餘湍減石添痕主人正自勞拄頰客子底容裙撇門妨鳥傍人窺野核亂雲霾嶠落芳尊眞成命駕輕千里李杜文章得細論

天然平遠染百幅泚筆底須東絹傳窗戶吐吞新日月風波出沒舊山川白公築室地三一揚子草玄文五千筋力尚堪驅使在與時垂汎白蘋船

連日灘畔蒔菜廢作詩

莫問新來額插犀了無魂夢到金閨平頭上尾慵搜句重後輕前且灌畦正自無人嘗鼎臠不如有客辦齊齋庾郎三九同芻豢野

彝從教施五溪

送李元孟赴湖南漕屬

君忽湘潭去斜陽催馬銜將無催白髮正坐此青衫暑雨驅魚婢
薰風人繫帆南來衡嶽雁引領望書函

疏慵

閒處著疏慵鮮鮮幽桂叢讀書聊寵北避世且牆東市駿卑蘇代
求徵謝子公丹心阻閶闔欲付小心風

侍郎葛公歸愚集卷一

侍郎葛公歸愚集卷二

詩

題臥屏十八花

抗旌汾浦根移白竪箭藍關花染紅欲識龍媒空萬馬宮袍黃挾
御鑪風（姚黃）

瑤林瓊樹非人世種得仙花雪作團后土祠邊還寂寞只今空對
畫圖看（八仙）

琴彰含房風未吹盈盈脈脈度炎暉怪來一夜丹鬚折杯酒新翻
阿醋衣（榴花）

香風細細入東榮嫩刺柔條疊絳英飛下神霞緣底事翦來曾倩
董雙成（薔薇）

雲昏水暖草萋萋空谷無人獨杖藜卻憶西江石樓老送春花下
子規嗁（杜鵑）

北廊東院滿畦栽嫩紫輕紅次第開直與戎葵較多少二千里外

一枝來（牡丹）

十月幽園鬭曉風層層絳蘂豔芳叢江南只慣收鷹爪誰顧山前
鶴頂紅（山茶）

含章英落佳人睡卻月香殘水部詩何似江南覓春信和香先得
最南枝（梅花）

傾心小圃陽初照東火中庭雨不露裊娜腰枝渾欲舞好令韓偓
賦香奩（蜀葵）

賴鄭仙種于親栽春鬧枝頭滿意開正拂文君酒壚上莫教蜂蝶
等閒來（杏花）

玉骨檀心不肯妝牽絲引蔓過東牆政須把酒酬清豔莫待幽香
鬭枕囊（酴醾）

濯錦江邊雨露勻杜鵑嗁血染香紺自緣佳處詩難貌可是無花
開杜陵（海棠）

秋入重陽氣倍清東籬采菊眼偏明杯中要作茱萸伴不是湘纍
餐落英（黃菊）

沈水飄香透藥塵紅鐙爍爍一枝春鼠姑倚檻雖無賴未肯降爲
侍近臣（芍藥）

細看裂錦又蒸霞黃師塔前江上花折得一枝明老眼與兒洗面
作容華（桃花）

宻葉高叢傲歲寒殷紅膩綠映江干沈香亭畔無消息賴有霜前
秋牡丹（拒霜）

高節本爲青女伴牽牛弗悟配龍孫孔融天下無雙士並坐尊前
對虎賁（牽牛竹）

天上新栽琪樹枝拖雲帶月下瑤墀須知正自眞仙種豈是金鈿
未染時（白菊）

不飲

蒲團藜杖屋三間世故眞成觸與蠻但有雲山供送目儻無尊酒
亦開顏吳宮雪紵鶴翎散歷社風荷象鼻彎老子何曾持入夢百

年鼎鼎鬢毛斑

月蝕

六月炎歊氣鬱蒸緣空寶鏡沒埃塵長歌不見徘徊影並出初無
齟齬輪轔鬭何因識星度鵲飛誰復見天心春秋不著誠非異毋
惑東家號素臣

十一月十日酒散已二鼓與千里步月因至水堂三首

雪後泥方凍酒闌寒少威傍雲生夜月喚客出柴扉籬敗犬聲合
街明人影稀石闌山幾尺暝靄只依依

夢入千家枕寒聲薄水堂溪山渾著月梅竹半封霜夜榜聲葭浦
寒魚跳石塘可憐清絕景夜夜屬漁郎

杖策蹋霜月滿空煙霧浮蒼顏酡蟻酒黑帝避貂裘太液池臺晚
廣寒宮殿秋歸來情耿耿未省喘吳牛

冬至小雨蹋泥出謁

葭灰動玉管絲雨慘良辰幽巷未通屐高人猶墊巾底忙持爵里

衝冷候比鄰猶勝邯鄲驛鐙前影伴身

閩歌二首

初唱城闉雁影寒玉喉窣縩靜雲聲小叢底處傳歌樣供奉梨園
人姓南

月明如鏡酒如空響谷清聲出漢宮怪得中庭紅葉墮琉璃帳底
唱迴風

有感三首

將軍塞上誇三箭學士堂中記八磚正眼覷來都是幻月明羣蟻
在花氈

莫將橫笛銜柯亭豈解穿雲裂石聲湘水老翁那復見世間誰數
呂鍔卿

但知鬼目爲芝草誰信羚羊破佛牙娘子阿夷何處辨時人識寶
假金家

操葉舟淩巨浪訪道祖二首

一牛鳴處是君家乘興煙蓬蹴浪花銀浦流雲新得路人驚仙客
在浮槎

一頃煙波渺太空獨操蓮葉破青銅炊煙不動無銅甑底處求僧
與二童

春日野飲（是日聞東朝入界）

十載干戈僅脫身幾年重作太平民杯鐺有趣於中好花柳無情
分外春不遠上元新甲子肯將短筆怨庚寅從教蕙帳驚猿鶴御
欲重彈冠上塵

余赴官宮庠與道祖通判久聚乍散每有懷想作詩五十韻道二
十餘年出處寄呈

初拜清揚日菰城菼始芽冢聲璜出渭駿氣馬生洼博識該三篋
宏才記五車高明揅日月文彩炫雲霞結友方傾蓋連姻復附葭
鳳鞦銀燭映鸞扇彩雲遮去作南陽刖俄成澤國賒淩都先王欎
灘水會偃槎我止邗溝第君歸霅水涯枌關方弛擔黽幕忽鳴笳
茂苑依城堞青山隱谽谺林樾迷霧豹鼓吹只池蛙宇宙焦先室
尉庭禁擲茄旋開剪蚱豕御共注魚蝦經筍精藍肆評鋒試席誇
棘闈排勝陣楓殿趣朝衙聯轡攀丹桂連名擬墨鴉枕郊同擇勝
築室共崇窊許邁遍懸簪何君住若耶奇彈爭磊砢嘉卉鬬紛龍
風入黃蘆浦煙橫白鷺沙鷁舟行櫂短蟻酒酌尊汙覓句文詞競
枰棋笑語譁山深陪杖屨林僻預瓜茶歌放皐王豹琴閒鄙瓠巴
朝遊趁奔鹿暮宴起棲鴉溪上方靠屑山陰遠及瓜殿訶紛候吏
碧折擁晨衙踴躍頁朋賀睢盱野老呀銅章輕擲置銀紱嗣榮加
還與牛同阜靈嗟鳳在殺歸來齊靖節隱去類祁嘉鶴革功名會
將梁釋梵家果因流茉葉倏爾謁桃花杜口傷鳴雁持鉤出睡蛇
少多臨濟棒生死祕魔叉蔬食期羹芋蓬心正倚麻一朝羣吏執
瑣質濫京華宮邸便清佚官曹懼過差學無裨稚騃儒或變淫奢
仰德勞心瘁陳情費齒牙幸蒙魚網細數寄雁行斜蜓望千巖阻
何因兩槳拏身修誰琢切詩病孰疵瑕縮地今無費移山弟覓夸

願憐魚醬樹莫惜馬頻檛驥尾終期附牛鳴幸不遐消標如會覩
羇旅失悲嗟悃愊煩青鏤凄涼倦絳紗聊須哦短句緘印錦谿砂

宮庠旅泊

客裏經營清心推五兵功名兩蝸角田舍一牛鳴行止成阿唯
榮枯盼弟兄欲攄今日意聊仗五言城

奉祠太乙

琴瑟鼓不動民幻出琳宮遠世塵風咽唄聲金殿遠日移幡影
石壇新雲軿搖曳來三境霧帳淒迷妥十神堪笑茂陵成左計虛
將棗脯候秋春（繆忌欲以春秋祭太一所用加棗時物而加棗脯）

次韻陳廷藻戶部西湖快目堂之集

冰壺影裏集朋從三雅同傾共一中相與文楸看飛蠶不須舞袖
覓驚鴻雲邊鳥道古來寺煙際漁舟何處翁竟日追歡難卜夜只
緣身在省牆東

周元舉待制挽歌詞二首

平生器業負經綸誰謂公才不兼鈞謨論十年持紫橐仁聲三郡藹朱輪龜文豈是背無甲駒隙俄驚歲在辰宅夾清漳親義重佳城引脰涕霑巾

手開榛棘啟雲扃淳古胸懷到大庭坐脫老龐那問日自銘小杜不占星牛頭吉兆空形夢馬鬣新封遐要靈贅欵從今成永訣欲贈遺象只丹青

次韻周少隱梅花三絕

蠟館先生心若灰猶憐梅蕊傍牆栽瀛洲快覩春風面卻笑江南苦未開

聞說青腰夜雨霜水沈山麝洩寒香西湖處士多標榜端的包羞是海棠（林逋詩云海棠端的合包羞）

化工巧綴一枝斜點玉凝酥碎壘紗待得春來開滿樹何如忍凍兩三花

試院和陳蕃仲酴醾兩絕

芳心玉面出羣叢曾醉先生酒醆中白髮病翁新止酒枕前猶覬夢魂通

幽姿不分小山叢合在江梅季孟中香破鶴林眞臘語肯教七七擅神通

送胡汝明待制赴鎮桂林

今代人中傑攄忠久贊襄摛文揮鏤管積學覷青緗體道經爲笥臨機智作囊威名知草木義勇震戎羌玄女傳符舊黃公授略長投壺祭征虜納策禁中郎暫解淮西印來浮霅水航求田多好時上宅類清漳寄興紅塵外追歡錦瑟傍醉酣容偃鼠吟詠許寒螿邂逅升徐榻賓緣上孔堂周旋略名分肸蠁沐謙光細札俄須命眞儒起幹方地寬連五嶺權重轄三梁油戟明朝日銛戈耿夜霜桂林飄勁粒荔浦劈瓊房來暮歌廉袴遺歸覲舜裳謀謨多妙簡夢想獨難忘烏府思思盤丹墀渴對揚一言蘇品類三接屈臯王沙水猶含凍江梅漸放香行行攜部曲去去背雲鄉劈箭飛征櫂輦轂黯別腸平居膺刻畫祖送倍淒涼睿意興邦急人材敵國強近觀揚渙號爰立上巖廊談笑妖氛靜經綸寶祚昌小人晉履舄枯卉俟春陽

冬至後雪

客寐失通宵寒聲動泬寥雲容頹玉宇雪陣攪層霄點點稽灰落亭亭柳絮飄文窗斜擊紙老樹巧裝條層嶺飾寒髻凌波邏碧綃風狂初索索雨細漸瀌瀌入酒應愁凍當鑪覺易消蕭蕭聲勢密飄瞥路歧遙蓑冷翁仍釣山迷客罷樵裁紈鋪縞素修月屑瓊瑤市小瓊樓合時和玉燭調三章歌睿製五板賀寒朝吠犬驚南嶺騎驢憶灞橋終南憂壓腦少室衒齊腰堅我星霜老經時鬢髮凋摘蔬和凍煑收葉帶蘇燒路滑難求馬衣單悔貰貂煖寒誰掃徑莫負紫金蕉

侍郎葛公歸愚集卷二

侍郎葛公歸愚集卷三 （宋本卷七）

詩

次韻陳元述見寄謝茶三首

年來直欲配茶神石鼎山泉日日親竹裏烹煎嗤左計舌端緣味認前塵青林坐攪枯腸讀酒所渾消玉頰春曾飲日邊甘露椀沙溪難避亂吾眞

露窠那畏主林神小摘鈎籃手自親旋轉注湯雲作脚繽紛山磨麴為塵（麴塵見白樂天茶詩）睡魔已戰三竿日詩社聊嘗一信春不把膏油塗首面要須色裏認天眞

青襪宜與石穴神蠶蹤蘗橘豈容親湯鳴鼎飆颼颼響末下刀圭琵琶塵火裏槍旗俱發妙胸中梨棗不妨春柳州佳句誠堪誦滌慮還源更發眞（柳子厚茶詩云滌慮發眞照還源蕩昏邪）

次韻程天遊敘舊

大學齋鹽館語離半周甲子定何之霜空過雁我冥坐雲路看鴻君賦詩（公新作雲鷗堂甚壯）鄙吝正憂陳仲舉談諧喜值庾元規東鄰更有程居士鼎足論文妙一時

天遊以前韻賦雪走筆和

翦水飛花下玉墀驅裴忍凍一窺之寒侵鑿落豪呼酒冰合陶泓懶賦詩嵩嶺舞腰緣个事剡溪鼓棹欲何規唯欣嗣歲千倉積玉燭調和迎四時

章氏園小集荷池上二首

一金營雅集荷溼露香濃鳥起驚歌扇雲移落酒鍾碧筩彎象鼻翠釜出駝峰百歲狂風似無因繫六龍

鈿鈌困殘暑杯鐺方興濃歌舞趁晨板歡呼從暮鍾風聲回立鵲雲影隨奇峰行酒有佳麗未須煩八龍

次韻伯父工部見慶塵忝之什

江夏無雙舊姓黃末科容我出寒鄉人間學子垂垂老天上丹枝恰恰芳避地本炎元結洞擁書猶記贊公房（某嘗於鹿苑寺宜公房肄業）豈知今世持衡者不聽更籌聽織芒

接伴賀天申節北使至闕

流虹壽節慶昇平嵩嶽遙呼萬歲聲毳幕奉琛充日闕綵船斧旆息雲程九天鎬宴歡魚藻重譯賓筵詠鹿苹聞有芝泥還餞客淮山佳處擬班荆

送伴回至平江舟中與元覽試茶

壑源春色起雲阿拂拂輕塵動栢羅騎火已驚官焙早注湯還鬬乳花多清風兩腋添詩興紅日三竿戰睡魔燕頷未能飛食肉腹中藜莧且摩挲

正月十日小園瑞香盛開

天上新春破奇花照野塘靈苞洩蘭麝仙骨傲風霜未放攢丹粒初開散粉囊亭亭敧寶檻戢戢動春房盧阜移僧鉢平泉出相堂欒枝識嘉種桐葉認眞香左紫空西洛辛夷謾楚湘邀賓須醉賞莫訴引杯長

子直近日畫筆稍進而棋似倒長作詩戲之

沈郎終日掩柴扉遊藝雖多道日肥東絹丹青眞得髓文楸黑白要知機筆添龍眼防頰壁陣合魚麗孰解圍暇日杖藜須過子一枰贏取畫囊歸

比賦棋畫詩蒙子直次韻復和

東牀高韻對兼棋不比尋常似瓠肥莫向謝安爭別墅自同劉子得天機翻成小窟乖三捷規出神光詫一圍二事相從眞可樂盤與訪子殆忘歸

園中新壘假山

萬花爭放辟疆園九仞功成對竹軒鼇負崇基淩象緯虎蹲深逕列兒孫鬬雕結綵籠芳砌樹翦琉璃破綠痕水遞畦丁飛瀑墮煙吹童子亂雲屯日晞絕頂金莖露雨漲虛坳玉女盆只欠五城樓十二便應人指是崑崙

禮部尚書洪公皓挽歌詞三首

沙場握節仗時髦說舌縱橫小六跛委質肯輕從晉鼓摛文空見
泣秦牢爷山韻語名如斗蓮灤危言命若毛豈料歸朝纔十稔白
楊登襄壽原高

守節冰天十五霜歸來飛語又炎方正欣射雁還幽窖旋復飛鳶
墮瘴鄉位不當材僅喉舌書難酬德遠膏肓入龍共侈荀門慶雖
厄龍蛇殆不亡

高材博識服搢紳玉樹瑤林絕點塵氏族源流推內譜春秋褒貶
藉調人膝間韻碧傳山水枰上枯棋戰楚秦妙處不傳今已矣遙
瞻遺像淚沾巾

江陰新阡松柏爲大浸所壞累夕見於夢寐

新阡松檟已交柯狂潦侵淩一尺過擬欲移根易䆁本正須抔土
捍屑波傷心半夜飛胡蝶觸眼何人是橐駝火迫歸歟親在視定
教枯朽再婆娑

所居二室號書癡禪說各成一詩

枕溪曲室巧涵虛黃卷旁羅恣卷舒單族未應慙四姓寸陰端合
競三餘麟毛不具羞文虎狸骨空傳尚墨豬坐穴藜牀撻㧞事那
知新有鶴頭書（是日聞有袁州之命）

右書癡

多生業果種情田鷲嶺宗風好著鞭要使野狐驚鐵杖莫令黃葉
認金錢傳衣雖落慧能後成佛應居靈運前趺坐蒲團成冷淡比
從人役競誰賢

右禪說

聞琵琶方響成二絕

赤烏寶文肱新妝九醞霞漿肯見觴但聽琵琶喧啄木誰知捍撥
是龍香

十六寒金犀作槌齊人設說馬仙期荷間幾有麩霜鐵喚取康郊
始得知

己卯歲四月二十七日自沔州赴宜春郡餘杭由陸至富陽

發軔出江津晴薰綠野勻泉聲激沙石嵐翠溼衣巾天近雲衝馬
林深鳥喚人將身入圖畫誰復羨麒麟

觀插秧

秧把東西畦東畦翠厨齊甘心鶴俛啄不用馬行泥井井塍千曲
泱泱水半犁黃雲他日事歡喜舞齠齔

和新城旅店壁間韻

我本臞山澤冠裳絆此身平生只黃卷晚歲誤朱輪妓舞山禽怪
騶呼疊穎瞋會當還此笏不愧葛天民

新城道中

已去日邊遠宜春程尚賒呼童秣征馬帶月趁晛鴉橋斷復揭水
路窮還渡沙誰能飾厨傳褰飯野人家

桐廬牛嶺

輿曳入崔嵬連天霧不開驚波掀過雨細路滑蒼苔瞰下憂魚葬
淩高被鳥猜垂堂千古戒底急爲名來

入壽昌縣界

一踏壽昌境山深溪水蒼編柴作籬落壘石當橋梁野店炊煙接
官途松吹長石田能幾稔底用穀人忙

壽昌道中壁間有烏石寺詩和其韻（姓种人作）

鍾情翠巘倚崚嶒付與芒鞋與瘦藤君賜一麾方作吏天融萬壑
御輸僧擬將矩矱追康杜未許機鋒嗣秀能投幘他年應未晚與
君曲室話三乘

早行二絕

屈指雲程路尚賒脂車秣馬鬧棲鴉夢魂正入無何有誰看長鉤
惱睡蛇

二十五聲更漏短那將殘漏費征途鈴齋擬欲尋胡蝶未愚還應
許我無

晚泊二絕

晚泊牛羊已下來清泉爲我洗塵埃解顏客裏無卮酒壁上題詩

笑幾回

曲突無煙驛吏忙悤悤馳擔旋舂糧紈如五鼓還應起早趁衙窗一枕涼

將至玉山

蓐食轉前峰梅黃細雨中濤翻疑鷲翻泉急認松風山合秧畦窄林深屐路通怪來人語別一罫便江東

過九坡（在臨江軍道中）

行盡千山與萬山鍾情偏在此煙嵐海波神關今饒六仙女巫峰尚欠三雨潤蒙條生翠漪雲封處穎瑩脂涵御思九坂修梁第空使斯人命不堪

寄睦之

室如懸磬眾推賢蒼草占來命尚邅不耐戾屢愁婦室且歌欸乃上漁船殺青聊卒檀溪業破白難耕好時田外日同歸鷀尚暖依然清夢遶苕川

贈褚明遠

今歲難衣食知聞莫若君衣裳顛紫鳳雕畝槁黃雲主饋婦求去承家子出分清才豈長窶奇相有龜文

四絕贈馬浩然法師

餐霞吸瀣炯方瞳時著青裙拜木公玉女投壺天爲笑御來繡犢伴仙翁（木公）

丹成誰羨伯陽仙白犬騰空恐浪傳未似尊師得丹訣火耗吞吐葛山前（魏伯陽）

靈桃入手亦艱勤正一門中僅策勳未似趙昇王長在鶴鳴衣鉢已輸君（張道陵）

舊得陰符虎口嚴素青漆軸玉函緘君方漏筆書盈篆已有飛來青鳥銜（今筌●吳眞君）

子直畫屏索題四絕

一從黃鶴逗眞機暫地回光更不疑著脚洞房猶乞食那知羅刹

是歌姬（裴休乞食歌姬院）

翬飛華屋浸漣漪曼衍魚龍看水嬉自是翻階戀紅藥哦詩莫恨十年遲（杜牧之水嬉）

人間鐘鼎與山林出處由來異此心既是東山成雅趣底須擁鼻更微吟（謝安東山）

談經難並綺羅邊先聖微言可浪傳四海儒生知敗績後堂何怯一彭宣（張禹授經）

罷職還家漢卿叔賜詩和韻

爝火晴能補大明謾隨朝請趁晨興雖叨荷橐簪纓舊頗愧銓衡水鏡澂夜帳歸來驚怨鶴曉窗穴處縱癡蠅自知浮食幸君賜御挺扶犂換斗升

致政宜義王公挽辭

平生志趣漫無求蠖屈鄉關七十秋不把楞伽堆案上每將周易置牀頭（公不觀佛書而性理自悟手鈔易傳終始如一）天庭綸告榮初命子舍安車斥兩州雲水俄驚遺寶劍幽屏欲啟涕橫流

贈施堯年老人三絕

何須石室祕仙書家有雲英尚藥鑪奕世大年緣底事知君華胄出眉吾

從今九夏即期頤小楷猶搜賀雨詩未得雨時曾過我見君憂色上龐眉

謁叟搘筇步後叟茅簷枳落水平鋪大兒侍側霜飄領猶著荊衣乘[illegible]烏

題曲屏牡丹梨花二絕

不與春風別有因香苞長好四時新曲屏忽見西明種疑有臨闌豎箔人

一枝穠豔欲燒空誰畀門前人姓封豈有落英飄曲檻與兒洗面作華容

蒙恩除吏部侍郎子姪以詩相慶

雞窗不夢筆頭花分合扶犁雪水涯禁掖依附九芝檢仙遶許從五香軍厚陵從部尊荷橐（曾伯祖嘉祐中爲兵部侍郎）徽廟詞成踵棣華（伯父先人宣和間俱任大司成）無似鵜梁譏不稱且欣紱冕粗承家

侍郎葛公歸愚集卷三

侍郎葛公歸愚集卷四　宋本卷八

詩

蒙才孺伯惠詩頗及參問
鵜鶖蒲團養粹和冥心十地六波羅宦情微似龐摩勒佛行高于
窣堵波海裏泥牛端解笑龕前石鏡不須磨擬詢一句合頭語只
恐新羅燕子過

句祠將離雲間崔中之以詩為別次韻
荊蘭戲綵關情切朱邸為官與願違夜鶴帳空周子去秋鱸風動
季鷹歸忽看妙句金聲振行阻清談木屑飛引領吳興何許是碧
雲深處暮山微

崔中之以詩為別龢明父郭逢叔各有和章謹復用韻二首
露章瀝血上彤墀螻蟻雖微願弗違韞跡正慙高士傳離群卻恐
小人歸身同玄豹霧中隱目送孤鴻天際飛丹竈素書今好在臨
風憶子話精微

見遠亭邊送落暉青山挽我作睽違連年走俗為貧仕一日投閑
恐寓歸谷水為官輕似紙茗溪轉棹疾于飛羽觴捧劍無人問悵
望如今東廣微

次韻施于善謝茶
緗匳香葉裹新英分與騷人取次烹盌裏定疑甘露薦腋邊應覺
午風生色方蒙頂雖微勝品帶沙溪未若精客好窗晴聊小試跳
珠急雨看泉清

具上人以詩相別復和之
鉢囊已解何山夏千頃堂前又飽參仙裏未須求七七禪中聊共
說三三遠師今日宜同社彌勒他年可共龕不見生公講經處至
今花雨落毿毿

朱丞相赴宣州四十韻
天祐于皇宋時生柱石賢餘光承祖禰秀氣稟山川應物心如水
臨機直似絃孔書窮竹簡羲易骶韋編記問諸儒竦聲華六合傳
虎闈書考異蟾窟姓名先文卷驚嚴助經師拜鄭虔刊讎飽黃卷
遷擢冠青錢稠疊膺神眷澄清出使旃陪都佐管鑰東道握兵權
慘淡胡塵暗低回漢節堅肅陳鵝鸛列坐困犬羊羶潛拔淮陰幟
爭加祖逖鞭力遮江國路坐沮朔陲煙氣槩青雲上忠誠紫蓋邊
龍飛逢履位蛇輔喜差肩遭際風雲會賡絲雨露偏紫荷躋法從
碧落耀鄉聯揆事符中展論文動細氈北扉鄰浴殿夜直履花磚
將略驚頗牧綸言粲許燕覆袍分蜀錦歸燭爛金蓮左轄精搜選
中原付斡旋鳳池邦本正虎帳國威全七校兵屯壯三吳節制專
金甌升揆席玉鉉煥台躔治欲追三五時方會半千孤臣驚內變
象闕倏妖纏智洗虞淵日忠扶杞國天朝廷終不改宗社復安然
宰路連三入官榮笑九遷和戎頻魏絳遣使屢張騫功紀旂常外
忠居令甲前兩儀歸燮理萬化入陶甄少戇卑周勃傷哉小辟宜
暫迷商野夢來汎霅溪船偃息聊三輔藩宣表十連檄亭青繖繖
涇水碧漣漣袞繡看于邁鋒車此式遄黃麻重拜相又見中興年

不寐
年來百念如灰冷何物關心攪睡眠莫枕不容安丙夜乘桴端復
類丁年曲中誰辨鼩鼩趣夢裏難成栩栩然只恐睡蛇鉤已盡鬘
蠻難到曲屏邊

聞我師大捷虜騎宵遁上時宰五十韻
憬彼金微虜游魂擅一隅筋驚殂老革乳臭立遺雛毒螫鍾蛇豕
虔劉肆猰貐請和包禍詐歸地反膏腴尚爾載書涇俄然信誓渝
不庭時寇境匪茹自干誅作壓新年換青陽室月踰違天輒非覬
掃國敢長驅蜩強提凶器飛揚起逆徒酋渠連渤海部曲雜單于
區脫宵成寨兜牟曉援桴刺船窺采石擐甲遍濡須烽火來何急
囊書報不虞山河依睿主社稷倚真儒自昔經綸手惟公器業殊
保江卑謝傅圖蜀小夷吾端揆開黃閣中權正紫樞邦基資翊戴
賢路闢崎嶇傳說推良弼周公孫碩膚時危材愈見位重德相符
勇決披裴度遲迴鄙蔡謨艱難初議在慷慨赤心輸餉道通流馬

疲兵斥鹽竿機能乘眇忽謀不失錙銖李郭遵成算韓彭聽指呼驍師馳建業突騎出皇都疾視冠衝髮先登膽滿軀貔貅人賈勇鵝鸛陣標圖象彌彎繁弱霜鋒運屬鏤捨生如棄吐殲敵甚摧枯感忽驚飛將神明服大巫羊腸開道路能耳積頭顱川絳杵巢血原窖下谷俘擄較來馬提燒艦得周瑜肥水奔餘燼烏江復舊郛采薇因遣戍破竹遂來鋪折箠盡勞漢騎輪不反胡愷歌旋魏闕京觀築淮甸妖祲西消楚祥星東照吳百蠻應震懾十載浸含柳公昔居中憲純誠著託孤神扶脫沙漠帝賚陟台衢國勢今安堵民編靖翟孟百壽同壽域一氣轉洪鑪行賞頒金印禋宗薦玉瑚鼎彝刊閥閱簡冊記規模國棟從今定邊塵自此無雷霆先懾服雨露纔涵濡北極羣星拱明堂一柱扶家家歡飲劍賀酒約同斟

張千里以詩送郤姪銓試用其韻

明堂一柱已扶顛下詔猶求棺與椽言並玉卮宜闕筆鑒同金鏡正持銓驪珠魚目難齊價嫫母西施孰是妍勉矣一鳴驚衆彥莫將梔蠟誤長鞭

旅次二首

山行确犖趁雲程食寢無多俱有名作夢方成雞喚起加餐未竟馬催行鼓風飛塵渾無際畝日吹炎似有聲埃息火流知不晚依然六轡自澄清

視印宦符一月過鹽知平地起風波未成黔突真如傳假復脂車去似梭雖快微君還北歸御思太守類南柯流行坎止何須問似覺閒中所得多

綴錦亭（以下五詩爲草道廬作猶及耕藤）

煙溪雲巘映朱扉聲色叢中入定時十萬丈夫森鐵甲三千宮女醉瑤池槃槃珠帳踏激顆點點金衣霜著枝心境消融無一物長從何處綴爲誰

歸山閣

橫空復閣面嵯峨影隨前溪瑟瑟波九阪端疑架架第二山應恐負今娥凌雲北固俗塵遠采菊東籬真意多會取祖師端的意此閒偏象正森羅

滄浪亭

滄浪亭下水連溪影倒虛簷鳳翅齊白小牽風動晨鏡碧圓著雨翠秋聲魚舟點點依蘋渚雁齒依依跨柳隄舊日滄浪元不變何妨居士爲全提

華藏庵

鮮健龐翁今龐參拄杖挂壁雲迷庵開花聯幻仙七七逗機更說禪三三未辨浮邱招挹袖且邀彌勒與同龕庵中認得華嚴界何用宗風談北南

錦薰閣

兆窈軒窗小閣深種花十得半晴陰眼根忽隨錦繡谷鼻觀如游薝蔔林莫問花枝有開落須知法性勿來今色香塵裏回光照只者凡心是佛心

洪慶善郎中興祖挽詩四首

登名蟾窟值休辰中外掀騰寵數頻錦帳握蘭榮帝所繡衣持斧耀江濱兩州民社施張在四水門牆上築新豈料生還杳無日冢邊唯臥石麒麟

筆下翻飜注九河腹中空洞五車多麟經旨妙傳洙泗（公嘗爲春秋解士人傳誦）騷學詞明尉汨羅（公注楚詞行於世）六度有爲超梵業一心無累證禪那龍蛇嚴惡賢人逝心折風前薤露歌

平生氣概凜冰霜聖讀潛心德愈光賞善每能頻擊節避人宜復解移牀弟知中壘序論語誰諭詩仙流夜郎有道固應黃髮壽何期竟不念長桑

陶茂之年拜伏犀雞豚同社記金溪情深縞紵論交契誼切蓬麻荷品題花底醉春同挈檢雲中歷妙共扶藜豈知生死今殊路杖履佳城憶慘悽

習應山

一派寒灘度白雲幾重危磴遠紅塵奇礓煙合松鈞古紺殿香浮棟宇新玉響碧潭鳴地籟瀑垂蒼嶺挂天紳潛虬未用升雲去乞取晴天畀散人

朝隱病瘧作讁鬼文而差示佳句次韻

挾旬移病臥荒村冰炭交攻水帝魂句詠髑髏詩老在舌飛霹靂詛師存從居何事四方館讁鬼宜歸白石門壯士高人今藥喜鮮妝隙地不須論

金鐙花

小圃金鐙滿意芳苞舒絳采照煌煌珠璣小滴今朝雨縞紵難禁昨夜霜拂秉麟鬚蛾欲避枝銜螭口蠟猶香刻錢都是銀釭影莫遣狂風入土囊

建國劉夫人挽歌詞二首

孌彼閨房秀魚軒佟大家鳩巢眞蘋藻翟茀絢笄珈覺海聊依筏言筌謝算沙平生功用在無疾問毘耶

四德推賢範流芳在管彤植蘭門戶秀嚼蠟世緣空荷橐夫官重萱堂毋道祟相孫仍相婦寂寞閟幽宮

築室以乏金小輟

萍雕酉異縣小隱卜清苕囊罄欲質史官卑難貰貂揮斤停匠手伐木斷江潮未有王司馬攜錢過野橋

春日移舟章園二首

冰壺徹骨無纖塵新來結屋苕溪濱傾銀注瓦與泥飲披錦裂繡天行春沙平印篆鳥浴羽浪暖破綃魚躍鱗一邱一壑志願畢肯待人招邪孔賓

腰懸六印不用求勝處引人著滄洲波平草輭鷗鳥下花明柳暗池亭幽兩園牛鳴一舟了三春駟隙千觴酬肯將僕射易此樂瀚海飛狐雲正愁

大雄寺陳朝檜（俗謂倒植檜）

老檜盤拏古殿春空庭坐閱幾朝曛根株橫裂可尋蟻枝葉倒垂

猶拂雲求福端同木居士（寺僧云村民新禱頗驗）出靈那效柳將軍黃奴已斃韓擒虎獨有茲材貸斧斤

侍郎葛公歸愚集卷四

侍郎葛公歸愚集卷五（宋本無此卷）

樂府

滿庭芳（催梅）

霜葉停飛冰魚初躍梅花猶閟芳叢翦酥裝玉應爲費天工爭奈江南驛使征鞍待一朵香濃憑誰報冰肌仙子聞早駕飛龍 溶溶春意動寒姿未展終愧羣紅與斬新來上開伴長松要看黃昏庭院橫斜映霜月朦朧蘭堂畔巡簷索笑誰羨杜陵翁

又（和）

未許蜂知難教雀噪芳叢猶是寒叢東風解凍春仗做春工何事仙葩未放寒苞祕冰麝香濃應須是驚聞羯鼓誰敢噴髯龍 梅花君自看丁香已白桃臉將紅結歲寒三友久遲筠松要看含章簷下開妝靚春睡朦朧知音是凍雲影裏斂面爲仙翁

又（探梅）

狂吹鳴籬祥霙翦水分明欺壓寒梅冰威初斂曦影上池臺應有一番和氣南枝上恐有春來須勤探呼吾筇杖屐齒上蒼苔 春風渾未到徘徊香逕巡遶千回見瓊英一點小占條枚且看先舒[ ]蕊看看便繁蕾齊開香浮動微熏詩夢須更著詩催

又（賞梅）

臘雪方凝春曦俄漏畫堂小秩芳筵玉臺仙藥簾外纍瑤煙莫話青山萬樹瑯樹對一段孤妍杯行處香參鼻觀百濯未爲賢 吾廬何處好綠香竹畔偶挂溪邊且爲渠珍重滿汎金船已抃春醒一枕如今且醉倒花前花飛後歡呼一笑又是說明年

又（汎梅）

庾信何愁休文何瘦范叔一見何寒梅花酷似索笑畫簷看便肯嫣然一笑疏籬上玉臉冰顏須勤賞莫教青子半著樹頭酸 朱闌聊掩映崑崙頂上琪樹團欒命兒曹班坐草草杯盤旋折溪邊數朶璃斝汎蕉葉杯寬從教□尊前有客拍手笑頹山

又（賞梅）

弄月黃昏封雲清曉數枝影蘸溪濱化工老手幻出一番新片片雕酥縷玉寒苞似已洩香塵聊相對畸人投分尊酒認前陳 吾年今老矣佳人薄相笑插林巾愧蒼顏白髮回拔烏雲玉鏡臺邊試看相宜是淺笑輕顰君知否壽陽額上不是鬢邊春

又（評梅）

一陣清香不知來處元來梅已舒英出籬含笑芳意爲人傾細看高標孤韻誰家有別得花人應須是魏徵嫵媚夷甫太鮮明 北枝方半吐水邊疏影約綽娉婷問橫空皎月匝地寒霙何似此花清絕憑君爲子細推評幽奇處素娥青女著意爲橫陳

又

屏映琉璃窗搖巽毋水堂新聳雲灣際天波面玉鏡寶匳寬闌外青山幾疊瑤煙斂影落千鬟寒汀晚蘆花飛雪風定白鷗閒 塵寰何處有方壺圓嶠弱水波瀾問何如藜杖此地躋攀種竹今逾萬个風枝靜日報平安他年事蒼雲屯處千畝看棲鸞

又（五年將赴當塗自金壇來別）

粟里田園烏衣門巷別來幾換星霜華陽仙窟翠桁繚衣香夢隨當塗風月披綵帳欲指鱣堂浮鷗外來尋老子特汎碧溪航 相逢春正好梨舒香白柳曳宮黃且相將一笑樂未渠央須念離多會少難輕負百榼霞漿深深覷舞回飛雪樂奏小宮商

又（胡汝明罷帥歸坐間次韻作）

江國麾幢邊城鼓角湓川幾報嚴更笑談油幕英傑爲時生腹貯六韜三略新詩就矛槊頻橫功名事他年未晚一笥落欃槍 歸來何早計白蘋洲畔老穫深耕又何如竹帛彝鼎垂名犀節徽還伊邇春風外文鷁催行巖廊上談兵齒頰讜論佐休明

錦堂春

氣應三陽氛澄六幕翔烏初上雲端問朝來何事喜動門闌田父占來好歲星翁說道宜官擬更憑高望遠春在煙波春在晴巒歌莞雕堂宴喜任重簾不卷交護春寒況金釵整整玉樹團團柏

葉輕浮重醑梅枝巧綴新幡共祝年年如願壽過松椿壽過彭耼

水龍吟（遊釣臺作）

九州雄傑溪山遂安自古稱佳處雲迷半嶺風號淺瀨輕舟斜渡朱閣横飛漁磯無恙鳥啼林隝弔高人陳迹空瞻遺像知節烈垂千古　憶昔龍飛光武懷當年故人何許羊裘自貴龍章難換不如歸去七里溪邊鷓鴣源畔一蓑煙雨歎如今蕩子翻將釣手遮日向西秦路

菩薩蠻（徐酒賞黃花）

井梧葉葉秋風晚東籬點點金錢滿開急爲重陽日烘深院香幽姿無眾草莫恨生非早嚼蘂倚池臺壽公桑落杯

風流子

夜半春陽啟東風峭猶帶去年寒歎榆塞戰塵玉關煙燧壯心耿耿青鬢斑斑又還是一年頭上到日月信跳丸看門帖繪雞屠須金鳳酒浮柏葉人領椒盤　幽園春信近簾櫳靜小宴取次追歡

聊□水沈煙裊清唱聲闌況良辰漸有梅舒瓊蘂柳搖金縷巧綴新旛莫惜醉吟親側衣曳荆蘭

又

細草芳南苑東風裏贏得一身閒見花朵纔田柳絲絡岸沼冰方泮山雪初殘又還是朧頭春信動梅蘂入征鞍□月裏暗香水邊疏影淡妝宜瘦玉骨禁寒　汎金溪上好開幽戶聊面翠麓雲灣知道醉吟堪老名利難關算書帷意懶宦途遊倦舊時習氣惟有躋攀拄待杖藜花底直到春闌

多麗（賞梅）

冷雲收小園一段瑶芳作春來未回窮臘幾枝開犯嚴霜傍黃昏暗香浮動照清淺疏影低昂御月幽姿含章媚態姮娥姑射下仙鄉倚闌看殷勤持酒色笑也何妨堪憐處東君不管獨自淒涼算何人爲伊銷斷古今才子篇章有西湖賦詩處士□東閣年少臺郎驛使來時吳王醉處幾番牽動廣平腸賸宴賞微酸如豆又

是隔年長高樓外莫教羌笛吹墮寒香

又（七夕遊蓮蕩作）

破波光如鏡三翼輕舟對雨餘重巖疊嶂何妨影隨清流望夫渠渺然如海張雲錦掩映汀洲出水奇姿淺波豔態眼香□簪弄新秋恍疑是金沙池内玉井認峰頭花深處田田葉底魚戲龜遊正微涼西風初度一灣斜月如鉤想天津鵲橋將駕看寶匳蛛網初抽曬腹何堪穿鍼無緒不如溪上少淹留競笑語追尋惟有沈醉可忘憂憑清唱一聲檀板驚起沙鷗

沙塞子（詠梅）

天生玉骨冰肌瘦損也知他爲誰寒□底傲霜凌雪不教春知高樓橫笛試輕吹要一片花飛酒卮拌沈醉帽簷斜插折取南枝

春光好（立道生日作）

去年曾壽生朝正黃菊初舒翠翹今歲雕堂重預宴梨雪香飄明年應傍丹霄看寶胯重重在腰鵲尾吹香籠繡段且醉金蕉

又（寒食辭過淮作）

禁煙御釀春愁正繫馬清淮渡頭後日清明催塞鼓應在揚州歸時上巳臨流要綺陌芳郊恣遊三月羈懷當一洗莫放觥籌

西江月（開爐）

風送丹楓卷地霜乾枯葦鳴溪獸爐重展向深閨紅入麒麟方熾翠箔低垂銀蒜羅幃小釘金泥笙歌送我玉東西誰管瑶花舞砌

蝶戀花（冬至席上作）

緹室羣陰清曉散灰動葭莩漸覺微陽扇日永繡工才一綫挈壺已報添銀箭　六幕無塵開碧漢非霧非煙彷彿登臺見梅萼飄香縈小宴霞漿莫放琉璃琖

清平樂（子直過省生日候殿試廣間作）

文章驚世半挹南宫第蟾窟澄輝天似洗折得宫麻丹桂　當□蓬矢生賢流霞滿祝長年更願巨鼇連釣楓宸第一臚傳

減字木蘭花（四姪適省假延試作）

搖毫鑄蘇縱有微之應壓倒萬里鵬程南省今書淡墨名　臚傳丹陛月裏桂花先蒔秧雁塔高題王李魏科尚覺低

又（章甥策池相望作）

張南周北漫說清漪搖紺碧何似幽棲甥舅相望共一溪　璇題沙版不用買鄰麋百萬餘戶增輝庭列芝蘭戶戟枝

水調歌頭

睡鴨凝香縷白酒瀉無聲郊墟不辨羊酪照飭紫絲蓴此去青山深處邀得白雲爲伴絕意請長纓一舸背君去幾幅布帆輕　帝恩重容祿隱吏嗣庭膝間文度安親得計是揚名珍重金蘭交契共惜慇慇別去送我幾煙林異日懷君去凝睇亂層岑

玉漏遲

窗戶門環堵山容黛染水光鋪暑荷花擎煙花映步波神女嫩臉鉛華掩素無語向薰風凝竚晴又雨征棹隱隱雲洲沙渚　須臾

風卷鬟聽看舞袖丹霞乍飄沈灶魚魮荷衣珠顆亂傾無數休話金沙玉井爭似我神龜門處觴爲舉何人解歌金縷

行香子

風颭紗窗葉落銀床夾繡林吹下嚴霜新粉浮蟻班坐飛觴有幾中秀雕中蕊蓓中香　金鈿放葉玉粒爭芳慣年年來趁清商不應未節遲有花王香爲封詩龜年調太眞狂

玉樓春（雪中梅蕊開甚盛作）

青女飛花濃釘水樂氣罷微度窗紙人間那得骨爲簾爐有麒麟尊有蟻　絳黃凍蠟開織指香霧暖熏羅裏底御教試作忽雷聲往往驚開桃與李

鷓鴣天（小孫滿晬席上作）

棚花庭院戲氍毹水藉雙眸畫不如莫恨未能通瑟僩只今先已辨之無　虎時淺淡新花帽龍腦濃薰小繡襦乃祖未須貽厥力及時須讀五車書

浪淘沙（子直新第落成席上作）

休看輞川圖未是幽居何如雲水遶儲胥新涇青紅開棟宇霧拱風疏　小圃秀郊墟花破平蕪五峰列影水平鋪只欠五城樓十二便是蓬壺

卜算子（賞荷以蓮葉勸酒作）

明鏡蓋紅蕖軒戶臨煙渚窣窣珠簾淡淡風香裏開尊俎　莫把碧筒彎恐帶荷心苦喚我溪邊太乙舟激灩盛芳醑

又（觴開再作）

裊裊水芝紅脈脈蒹葭浦淅淅西風淡淡煙幾點疏疏雨　草草展杯觴對此盈盈女葉葉紅衣當酒船細細流霞舉

夜行船（章甥延第開作）

百尺雕堂懸蜀繡珠簾外玉闌瓊甃調鼎名家吹簫賢胄新卜鳳皇佳耦　銀葉添香香滿袖金杯壽君芳酒喜動椿宮祥生熊帳應在細君歸後

雨中花（睢陽途中見桃李盛開作　以下季偶時作）

壯歲嬉遊樂事幾經青門紫陌芳春未見瓊織蔣衖過花塵灩錦寶絲增豔洗妝玉頰光新向韶光濃處點染芳菲總是東君　蘇州老子經雨南園爲誰一掃花林誰信道佳聲著處肌潤香勻曉試何郎湯餅暮留巫女行雲寄言遊子也須留盼小駐晚輪

又（相）

寄徑睢陽陌上忽看天桃穠李爭春又見楚宮行雨洗芳塵紅豔霞光夕照素華瓊樹朝新爲奇姿芳潤擬倩遊絲留住東君　拾遺杜老猶愛南塘寄情籬薛山林爭似此花如妹麗爛醉輕勻不數紅稜秋玉（陵一玉作杜紅）休誇花數紅雲少須潑霽一番清影更待冰輪

好事近（張邵湖作）

幾騎漢旌回喜動滿川花木遙睇倩淮古岸散離愁千斛　煙籠沙嘴定連艘鵲卿醮波綠歸語隔年心事兼夜闌紅燭

又（和子直惜春）

歸日指清明肯把話言輕食已是飛花時候賴東風無力　青帘沽酒送春歸莫惜萬金擲屈指明年春事有江梅消息

眼見媚（回至汴京書而成長短句）

暫持英簜出燕然冰柱凍層簷時節馬蹶歸路楊花亂撲征鞯如今歸去銀鐺宜見七寶牀邊侍得退朝花底人家爭卷珠簾

侍郎葛公歸愚集卷五

侍郎葛公歸愚集卷六

賦

餘慶堂賦

歸愚居士汎金溪上有居焉其堂三楹眾戶發楄四阿垂平砌甎甓潔窗綃耀明陋不至於斧木侈無羨於雕戕其東偏之寢室也翠被翻波香篝吐穗肰衲僧之夜禪類鰥魚之弗寐西偏之書幌也下綆汲古捉鼻哦詩風散滿牀之書葉雨淫臨案之墨池有客過余而言曰凡物之設惟人所處脫逆曳而倒施是冬絺而夏絮今君之堂其高三十尺其廣四十步而乃障以沙版綻以蔄轄是何異反衣狐白之裘以白地光明錦裁為販婦之袴也哉余乃徹雙柱架兩梁載清蔬於別宇移藍簡於前廂於是房櫳疏敞心意舒張室虛而自然生白泰定而發乎天光是謂摧藩離於大方之家散羣漚於滄海之洋豈不甚快矣哉爾其戚會賓從時移節換雕闌煒兮羣葩散錦玉礪平兮月華鋪練或遇結禊之夕或尋懸弧之旦莫不宴詒燕之簪纓粲歸盌之摛瑱倒壺觴於夜永響絲竹於天半御茲閎達之居則豈復有勃磎之歎既落成客請名曰餘慶余因謂曰子所謂慶者豈非三聘將加一札書細焚芰製於駒谷絢鵝章於鸞綍者耶彼以其貴吾知居易而已又豈非充斝壘粿積斛儲貽時鈞石於金穴斂億秭於雲堆者耶彼以其富吾知節財而已苟英裔俊學優身齊寒仙桂於月窟齊銅標於文陣以是為慶乎彼得失有數吾知義訓而已鮐背鶴髮龐經烏巾悟三一於涓子邁甲子於絳人以是為慶乎彼壽夭在天吾知修冥而已大抵可必者在性而不可必者繫乎時命儻能躬行其可必而召其不可必者則又何愧於黃卷中賢聖乎在易有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憶菁山賦

己酉之秋羯胡入寇飲馬於江衣冠震讋奔遁僻壤我乃流殷越佚孤逕夜馳辭山墩之衡茅棲眾山之招提遠兵戈之騷屑翳林谿之幽奇方且倚沼哇瀛飲酒賦詩豈謂突不黔而又轉而他之也於是西陽含山東林射里傷去權之怱怱悼郊墟之徧徙方兵壥於紫微諒繹騷之未已蒼崖翠嶂鬱乎在望怨山人之不來吟夜鶴於空帳招羽翰之難傳第神馳而心嚮徒想夫蓮宮琳館蘂繡編連紅壁紗板彫當綺疏紫霄西竺之像設絢映乎金碧而緇衣黃冠飛錫控鶴往往躡虛以沖天而曾未遂於周旋橑荊荷劇之場響泉下灑觸巖觝隈紆餘透迤怪石涵淵而崩濤搜疏有客剡戈鋋而激矢而吾又未得洗耳而礪齒瑞草新英羃歷青春雀舌鷹爪原隰畇畇千夫嗷山若筐若莒采擷如雲襲騎火而飛麴塵則蒙頂鵶山日注雙井殆將美而並珍而吾未得瀹以娛賓環山之麓圜屋齊啟玄微沖漠之儔夷彼名級棲心羅薛鹿冠芒屩容與於雲阿者常數十計而吾又未得於草堂而竊吹是皆有憾焉客有告予者曰子獨不知夫山椒幾楹仙翁所營上設丹竈下種黃菁雖其人已蟬蛻於埃壒之外而風月之夕猶聞金策之鈴鈴予盍歸尋鼻祖之扃乎玄語眞銓或以私其孫則可以相從於椒庭尚何惴惴於斯世之兵余曰唯唯

曒齋賦

山橫雲臥波渺天接鷗沙雁浦清入目睫吾將陳雷乎明秀之絕景而研桑乎胸中之日月乃吸塵象結小棟宇蘭榱藥房皆中規矩碧簃權櫺玄箔垂戶是為山人處士之廬又何殊豹隱於煙霧也哉於以琴牛盎雉木之聲清也於以棋兔宮蛇穴之勢立也觴焉而瓶罍罄詠焉而鬼神泣誠可以薄軒冕而謝紲縶矣噫行藏成虧處順安時一絲不挂孰拂天倪吾道重於九鼎世事輕於毫釐吾不能以所重易所輕也冥鴻罷弋天馬不羈一乍佽賢作半黠癡又奚愧乎北山之移

騷

喜聞

白蘋花發兮水晶宮擒此地兮余將錫從斧斤丁丁兮為余之樓

梁作房兮梁則辛夷朝迎山雲兮暮送雲歸伏臘粗給兮朝市奚爲蕢畦兮芋疇瓜瓞蔓長兮女桑始柔高田兮穰沃麥芒如雪兮黍如粟下田兮若棱穲稏衡從兮碧泉亂水不淫旱火不光神之德兮疇敢忘拜金鋪兮奠椒漿賽鼓坎坎兮錦傘倏飈傾銀兮注式玄鯽霜芹兮父老同社烏勸飲兮風爲啟闢宇宙之間誰如我閒熱官雖好兮盍守菟裘彼有危機兮余差無憂驚綵綵兮金作鐶摶狐兔兮供我之餐馬玉勒兮金作障檀溪深兮躍必五丈爲人吠兮乃可以佩人之鋪爲人鳴兮乃可以食人之粟所貴兮寂寂而矯矯所鄙兮赫赫而碌碌吾盍爲鴻兮取食於江湖吾盍爲龜兮曳尾於泥塗

雲仙

木葉蕭蕭兮雨冥冥山鬼呼風兮猿夜鳴巫假神兮驚愚髡假巫兮乞靈雲仙來兮瑤席啟坎坎擊鼓兮拜寒水雲仙去兮閃倏不聞錦傘搖兮望莫雲粉妝服兮走朝與暮君蒿悝昏兮使君怒青螭白蚪兮不須款帝居請發鐵兮何必天弧沈主兮挾屋正人伸氣兮淫神夜哭妖止兮俗醇請傾百川兮壽使君鼻亭兮不祀管道赫侯兮已屏堯廟償王去去兮響莫出狄梁公兮方草檄

九效（并序）

王者熄迹風雅寢聲楚屈原作離騷之文頓挫而深華瓌詭而惠巧驚采絕豔爭光日月惜乎非其時不得以斯文鳴太平之盛徒鬱伊忿怨傷時憫志卒以身從彭咸之居某也生於昭代又卒預縉紳後塵則楚人之詞毋作可也然而邇者上天悔禍將還長樂之轅而固陵梓宮椒房題湊亦復遠至某既喜中興有期又喜無前之勳成於我公之手而感今懷昔又不能無悲者是以輒效屈原九章九歌體作爲九效非敢仰追湘纍之逸步聊欲因瑣瑣之文少見其志云爾

陰陽寒暑兮運無積天之成歲兮顧豈一日羲和敲日兮聲作玻璃桂魄迎宵兮忽挂之流沙兮揚土簷涔涔兮又夜雨嚴霜苦寒兮萬水不花葉底兮俄出其芽星鳥星火兮四時有令慘舒闔闢兮斟酌斗柄三百六旬兮歲功始成細人蠢蠢兮又豈知夫天運

天運

天龍兮負圖地龜兮負書后皇兮純孝格天台袞兮祕畫無前薜荔兮出之木中芙蓉兮搴之木末碧玉上兮煙霄遠彤霞爛兮秋水闊重瞿兮順動長御兮啟引交鼓兮維瑟簫鐘兮瑤簨御玉衣兮珠步搖赭黃奉觴兮臣妾入朝建中天子兮百偽紛錯我宋中興兮天返長樂四海爲養兮子職供千秋萬歲兮慈寍宮

慈寍

珠邱峩峩兮蒼梧遠弓劍杳隔兮九土魂斷邊聲起兮春草深木鐸無聲兮歲月換上天悔禍兮誘天驕黃腸裹絲兮歸路迢迢撫櫬循題兮愁霧垂江河傾淚兮雷霆聲慟行殳靈兮金粟堆白楊蕭蕭兮風送哀匣主兮肖貌穆將愉兮清廟對越兮在天永蒸嘗兮千萬年

承固

堅木兮不可爲圈鍊鐵兮不可爲鉤圈不成兮何巽之得鉤不成兮何魚之求委吳以莞鑰兮復越事狄以皮幣兮興周故曰撥亂兮不如圖治銳進兮不如觀勢以弱爲强兮以弓爲取邊庭無犬吠兮息旗與鼓

强弱

破紐絕絡兮民不支不了關藏兮舉世無醫病在腠兮廢湯熨未至血脈兮乃施鍼石布指於位兮息至不知陰陽倒置兮寒涼逆施內實兮餌之桂附中乾兮反投消以甕天生盧扁兮投術上池躋民壽兮至期頤

醫國

虎嘯兮風生龍舉兮雲從彈角兮應角鼓宮兮應宮有熊兮亘華風后兮皋繇世卓兮渺渺矩矱兮可尋申椒兮杜衡揭車兮辛夷將芽兮擷條芳菲菲兮滿堂梓人兮善工赤鍒兮重昌

君臣

苗其芃兮防莠桂鬱鬱兮防蠹欲苗實兮桂榮必莠除而蠹去吾有少陵之鑱兮莠必耨吾有尉佗之器兮蠹將奚逃發嘉穎兮崑崙繚樛枝兮招搖粒米狼戾兮樂復樂長望炎日兮又庇之以垂天之蝘

奸萌

歲胥留其欲頹兮久棲身於幽仄慮修名之不立兮聊廣遂於前畫搴玉英以自修兮結欒茝以佩之服芰製而荷衣兮又飾之以江蘺望閬風之板桐兮弱水瀰以見隔造甸始而覲清都兮求仙梯而未得沐咸池兮晞髮暘阿鑿井耕田兮姑擊壤以歌

自修

吾有車兮山之阿吾有舟兮江之沚任重兮致遠欲行兮誰止車欲行兮山路槎牙舟欲行兮底著平沙吾不能移王屋之山兮通褒斜之阪此舟車兮孰推孰挽將猪膏楝軸而强挽兮畏顛沘兮力疲將編蒲結草而强挽兮憚褰裳而汨其泥欲行石兮乘流吾當求之梓人之與陽侯

鳴窮

橫山堂三章

暘羨之山兮領地靈鴻洞歙吸兮九疊爲屏青巃層層兮深巖絕壁一鳥不鳴兮山更寂橫山老人兮蟬脫埃壒倚石梁兮手攬白雲眼中萬仞兮胸中萬頃泰華山林兮秋毫鐘鼎東山妓女兮北山猿鶴西山拄笏兮亦復奚樂飾彼南山兮山巖巖突鯨額兮霄堮閒氏具瞻兮傾百川以爲壽鳴毋遵陸兮公歸錦繡

暘羨之水兮滿流喧豗砯崖轉石兮萬壑殷雷瀨淺淺兮忽如鶯哇碧繡兮溪罨畫橫山老人兮樂天無憂聊臨睨兮曳猶擎芳蓀兮大酺搴杜若兮汀洲葬鷄兮寶唾傳悲壯兮又雙瑣休疑兮何必咸池濯吾纓兮水之湄乘月兮何必牛渚繫吾舟兮水之浦吾之舟兮萬斛有餘淩陽侯兮狎蟊胥百尺揭兮飄席舉檝旋捎償兮無險阻傅說騎箕兮不可攀留此舟兮橫山

暘羨之居兮宅森芒芊夷闔兮薜荔牆建芳馨兮廡門爛昭昭兮未央橫山老人兮獨處廓十七地兮三一屋龍馳兮沖天花鳥水竹兮聊爾平泉公有豫章楩枏兮對萬仞公有瑊玏玄厲兮磨而不磷棟梁兮媞媞柱之石兮不傾以支此棟此石兮非斤非斧豈以蚚蠓兮實宇

銘

象戲

余得官宮庠無簿書朱墨之冗於傭者固幸而講授啓閑於蒙且拙者又大幸季夏家食終日蕭然無一事與幼女象戲勝負更迭乍喜乍憤消斂予收局勝負迹泯喜憤之氣因隨以息乃作文自警其詞曰

東平河間挺宗英兮汲古嗜學輕籯金兮倥侗效官謬宮贊兮南箕北斗具虛名兮風轉槐龍夏日清兮枯棋四人稚女并兮推車伏馬襲勁兵兮河壖夜渡竟斫營兮喧呶叱呼性命輕兮初無髮髮出四瀛兮又無額黃兮智瓊兮胡爲彼此殫智爭兮勝者拊手笑絕纓兮不勝蹙額顏爲赬兮斂予收局孰虧盈兮因悟世間枯與榮兮人曰胥擾我弟兄兮百年一瞬蓼香城兮聊從四老從龍征兮

蛛硯銘

紹興戊午五月余與妹夫章道祖待省試於臨安之養國同舍郎王叔容言其父大觀間與親黨在都城同待上舍試各有蛛窠羅其硯衆咸以爲登科之祥已而果然次日道祖所用硯遂結蛛網越翼日余硯池亦有之衆有聘貽且爲賀語已未幾余與道祖偕預賜第之末越五年癸亥六月二十六日寓居寶谿復有蛛成余硯三垂披離而蛛歸然其中因作蛛硯銘銘曰

紹興敦牂皋月律變南章北葛書共實薦摻管南宮差日纍職有棐其几同辭經傳朱墨紛錯詞騁黃絹丙夜忘寢枕弗及奠章子

晨興覩蛛網硯葛曰異哉兆已前見雨雪霏霏先集維霰將步廣寒樹樹陰轉章曰嘉哉蛛至必荐同登有徵吾寍敢擅翌日丙辰扶桑未晛葛子墨池絲窠復冐張網置圖羃絡幾徧異事有此舉子驚嘆異時棘場揮灑文卷輔車排陣楊葉穿箭捷書鼎來奏名金殿癸亥六月薰風晨扇有蛛如粟跂脈閑院陶泓星懸網開三面文字之祥層出還見于嗟蜚蛛勞爾眷眷我視世間窮通貴賤如泡如影如露如電得之何喜失之何悄進則有爲退亦奚戀月墓墮寢天虹垂縣補闕噪鵲封侯領燕所享幾何政復一胸聊作硯銘以警狂狷

文

小樓上梁文

兒郎偉考成版屋何慙南嶽先生未辦石樓終愧香山居士歸愚老人上韓愈宜春之印歸肩吾雪水之廬芰薙北隅經營後圃將使榹蔭几席花豔壺觴雖無佛國之優曇尚欠仙家之旌節然鉢

盂傳杜鵑之種羯鼓開繁杏之柯牡丹送嫠女之星芍藥醉楚狂之子漁郎漾舟於桃花之側孺人戛瑟於辛夷之前亦足以暢敘幽情淹留歡緒爰興層屋下視綺原裊裊露梢蒸蒸霞而拂檻重重煙葉展翠幄以承檳有是賞心何辭厲役既謀龜策用舉虹梁

兒郎偉拋梁東曲港飛橋一葦通鹿苑寺前魚酒市趁墟時有杖藜翁

兒郎偉拋梁西倒景千峰落畫溪一望滄浪芳薺裏幾番鷗鷺綠楊嘶

兒郎偉拋梁南鐵鳳華鯨響淨藍飛錫何方來白足爲人時演後三三

兒郎偉拋梁北蒼卞峩峩生碧滴山人莫遣曉猿驚驛路須防德璋勒

兒郎偉拋梁上醲惺翻空微作帳凭闌細細酌花梢要看春工雕刻相

兒郎偉拋梁下閒裏光陰買無價看苔繡地長鋤痕晉井汲泉生石罅

伏願上梁之後享衞武之百年朋魯僖之三壽一百九十策榮及孫曾三萬六千場醉同賓友緜茲福算波及里閭

侍郎葛公歸愚集卷六

侍郎葛公歸愚集卷七　宋本卷十

外制

刑部郎官吳㮚除右司員外郎

朕惟郡縣之務釐正於六官六官之務取決於中臺方其萬機投前枉直利病叢見錯出而參稽訂正都公實任其責其選可謂重矣爾久遊庠序號稱文雅洎官於朝用以緣飾吏事綽有可觀比職憲部績用尤著是用命爾文昌之屬尚勉之哉毋使彌綸省闥之譽專美前世則朕爲得人

權戶部侍郎李椿年落權字

敕古者均九式以節財則三壤而成賦是以調度充而經界正朕怵惕惟厲宏濟中興謂足國裕民無若是急敷求賢傑使二職併舉又無若我已試之舊具官某禔身種德剛方不撓發爲文詞典雅純麗有聲於時朕俾爾攝民曹之貳亦既累年幹邦計正地均戚底成績肆加真拜僉以爲宜益懋遠圖嗣有褒寵

武功大夫張言降一官

敕武功大夫張言尺籍伍符入募出軍之法有自來矣其入也不可倖得其出也不容苟免而況銓選定格如規矩設而方圓不可欺爾深莅軍門乃私逸去而欲詭求優調愚亦甚矣揆之三尺當褫一官往服寬恩無忘循省

忠翊郎趙澤降一官

敕具官部使者省墨無顧藉汝爲椎兇之吏輒敢以征之羸薦賄而中其欲朕設官分職如汝輩將安賴乎奪官正罰聊從輕典祗服予訓無忘省循

沈廓降官

殺人致斃詣曹非細事也斃者所遭已酷矣斃之者當如何耶爾爲獄掾閣槩且懦以甲爲乙漫不加省鐫秩一等尚爲寬典

上饒兼侍講

伏義而上易道未嘗不明商瞿以來古義或幾乎隱是以先天之旨後世罕傳肆求講貫之英我得譽髦之士具官某文詞敏妙記問精醇早歷要津備膺殊眷持橐著論思之益演綸推潤色之工尤工三絕之勤盡得十翼之祕是用不改詞閣之符俾陪經帷之嚴日侍邇閒密承顧問廣大配天地朕有資於發揮緝熙於光明爾無忘於啟沃往祇明命嗣有褒嘉

湯允恭殿中侍御史

敕具官某蘭臺寺天下之要處也凡官其間者號登龍門而殿中之任實亞橫榻朕尤遴選其人爾以高明剛果之資輔之以師友淵源之業馳辭對策嘗中甲科及位於朝溫恭恪慎無擇言之闕職於監祀亦涉三時是用序遷夫持危扶顛以迄康乂厥惟艱哉邦內邦誣何世不有爾其爲朕明目張膽側陛珥筆以須之則爾爲稱職

趙子厚吳㮚中興聖統轉官

朕口上穹之命嗣守丕圖裁中興之書襲藏祕殿凡涉編纂咸賁

寵靈以爾子厚文雅疏通懋宗英之美以爾㮚高明肅給著時髦之稱或贊糾正於金枝或預刊脩於瑤牒眷我服勞之舊俾偕進秩之榮惟此褒嘉無忘稱塞

蕭師雄降官

古者定箠令懼笞刑之濫也爾職巡警威信素不格下撾吏弗服致其號呶勃顛顧淫刑以逞而速其斃一何忍哉褫官一等聊示薄懲

程敦厚復官

朕操予奪之柄既不敢廢法以惠人又欲俾罹法者有自新之路故於甄敘必於肆眚之時所以公天下也爾早以時名寖更膴仕自鐫官秩亦克省循爰示湛恩俾復其舊尚勉之哉

趙子傑降官

吏二千石朕賴以牧養元元脫畔法自恣必有受其病者具官某本無長技假守遐方乃敢移經費以益公帑肆其下以剝吾民外

臺併案士官當法不輕尚賴恩減姑褫官一列其務省循以蓋前咎

傅青降官

推任子之恩以仁其族者法所或許挾罔上之私以濟其欲者罪在不容具官某初乏寸長濫居橫列屬逢大霈當尚所親迺以他人冒爲猶子究其詭迹難逭常刑既準法於一成當鐫官於二等宜念厥咎益務自新

潘員降官

保任之法所以防民僞也傅青之上其親敢以他人冒爲己族爾染牘保之曾不以爲疑知而保之是同爲欺不知而保之亦憒甚矣削官一列是爲寬科

王庭淨父倚迪功郎

古者天子問百年而就見之所以欽老也爾之生六百五十四甲子矣享茲耄齒其必有以致之錫以官稱用華其老

孫汝翼降官

仁與義君子所當存心然嫉惡之義勝則有不克全其仁者爾之攝福唐也雖果於嫉惡而疏於審訂有斷丹筆一誤刑遂及於無辜朕方以至仁理天下不可置弗問也削官一等以爲濫刑之戒

陳褒父毅馮檝父昌期贈官

朕報天而成郊之祭既遂三神之釐推恩而及人之親爰錫九泉之贈具官某性資明雋文藝精深顯爵弗洎其身餘慶乃衍其後挺生令息實吾侍從之良究所從來繫爾義方之訓俾階華秩申賁閟書尚覬英魂歆此寵命

向子固知揚州

廣陵星紀之墟控帶江淮一大都會也朕念師帥之重每慎所付而爾幹力强濟資稟雋明嘗鎮是邦習其風俗去官三載豈弟之思在於人心是用申命昔黃霸再臨潁川寇恂再臨長社咸有嘉政播在青史至今以爲美談爾其勉之毋使治聲滅於前日

米友仁贈官

方抱微痾已許垂車之適遽淪長夜徒興過隙之傷矜時耇舊之英申賁寵章之贈具官某生自名閥揚於要津材久擅於剸煩詣每優於博古辨魯宮之科斗識蜀地之錞于方倚盡規俄聞易簀宜峻升於品秩仍俾祿其後人諒惟英魂歆我寵命

方滋知廣州陳璹知靜江府

朕撫四海之封每軫得人之念重十連之寄益知謀帥之難矧惟二廣之區密控五嶺之阻蠻獠荒忽風俗剽輕宜得幹方之賢以專分閫之任以爾滋性資通敏智術精深其升延閣之華往鎮番禺之壤以爾璹蚤繇材諝備著聲猷蝦持節於漕臺俾剖符於桂筦若其兼威懷以服遠孚豈弟以宜民各所優爲奚俟多訓

張微降官

上以奉公而下以恤民者縣令職也益陽月輸緡錢汝剝民而取之公則濟矣其如民何削官示懲務往循省

劉貴陳進贈官

寇攘囊橐巨浸擾吾赤子汝能奮身搏戰以至捐忠入地朕心惻焉兩官褒贈且恤其孤魂而有知歆我休寵

錢儁之降官

昔齊宣王以羊易牛孟子謂當推是心以愛人今汝錄解牛者繫之而剝其財至瘐死獄中則是人命反不若牛之重汝何用心逆人道也褫官一列以爲殘忍少恩者之戒

趙士彩兩浙運判賈直清江東提刑

環江浙以匯州執匪股肱之郡分漕刑而命使是資耳目之司惟經理之勤則不匱於輸將惟服念之明則罔差於關決式頒新命允屬通才以爾士彩發策決科夙推賢於肺腑以爾直清蒞官行法每馳譽於搢紳並膺側席之求各畀觀風之任惟吳會密連於帝所而江壖實奠於留都悉既乃心以佐予治

徐梗太府寺丞

受貨財之入須於受藏之府者大府職也爾生於名閥素嫺文藝蕭正鈎檢又孰見聞其陟於丞以佐而長

權戶部侍郎朱晛落權字

天下之事萃於文昌臺而地官爲尤劇異時天官司會地官司民所掌今又總之矧少常伯爲侍從高選非弘才碩望朕弗輕畀具官某持心行己敦厚而肅括以素所蘊施之於政恢恢乎有餘也攝承滋久非特善於其職而論思啟沃實簡朕心爰錫贅書俾加眞拜爾其知取知予足國足民無爽貨泉之柄則予汝嘉

曹紹先趙公懋降官

婢雖賤役憫井臼之服勤汝實忍人迺鞭笞而致斃亦人之子也何爲至是哉聊褫武階尉其幽魄

沈虛中吏部郎官林機禮部郎官

董正三銓位獨先於選部參稽五禮職尤重於儀曹敷求望郎我得髦士以爾虛中宏材經遠術業兼貫於九流以爾機厚德鎮浮

文藝嘗魁於四海攝承滋久譽處彌休念二龐存省眼之稱而南宮有舍人之號肆加眞拜實副僉諧益懋爾猷以祇予訓

封周降官

剖千里之符非仁不足以惠下非明不足以察姦汝之爲敍州也興謀門之役而斂及齊民其屬市馬指駣爲篤恬不加察安在其爲仁與明也鐫官一秩以爲汝懲

張官致仕

持紫荷之橐久資造膝之忠從赤松之遊遽有垂車之請亟違雅志爰錫命書具官某厚德鎮浮至誠格物孝友賦秉彝之美文詞推振藻之工內貳銓曹衆仰提衡之譽外臨藩服民多臥轍之畱方穪奉祠何期歸政其進中宸之秩用侈西清之華勉專精神永綏壽祉

賈堯民降官

人以職死而官其所親欲以勸忠義也若乃死者被其酷而官者非所親則必有爲之奸計者爾爲帥屬乃敢比奸共爲欺冒理官蔽罪當褫兩階宜自省循服我寬坐

李嗣慶降官

漢兒寬以負租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不絕課更以最初未聞恃刑以辦也汝政拙追科乃掠民致斃一何酷哉貶官一秩以謝其冤

張礿降官

均田畫疇則肥瘠以成賦詎可容私意也爾不能察察吏斥中沃田更爲斥鹵有害稼政其可不懲姑從褫官尚思省循

陳誠之權禮部侍郎落權字

朕肇開中興以軍旅易俎豆邊陲徹警人文載郁正賴成德之彥講求參訂舉墜典而新之具官某器識高明術業精贍頃奉大對安上治民之旨形於文詞朕固嘉爾知禮取以冠多士矣旋被簡擢攝承春卿之貳又能觀時會通以振頽墮肆加眞拜其謂曰不

宜書不云乎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朕所以望爾者如此可不勉哉

韓仲通權刑部侍郎落權字

昔九牧以阜兆民實秉秋卿之寄欽五刑而成三德尤嚴憲部之官惟予決從之英久掌條章之重俾加眞拜用示眷懷具官某資稟剛明辨智宏達徧歷司刑之屬講明任職之臣降典折民深契伯夷之旨援經斷獄有同董相之能遂擢居於禁林俾攝承於卿貳屢吏成績申錫命書惟緩死者君子之爲而屬極者哲人之事儻知懋勉是稱寵嘉

湯思退除起居舍人兼直學士院

螭坳載筆職思注於外廷鑾坡代言泰諸諏於中禁皆朝端之妙選乃儒者之至榮以爾識慮靖夷材資英敏講多文之譽早中異科讀未見之書久儀祕府植此淵源之蘊發爲灝噩之文爰即師言俾兼華貫右史以記動爲任朕方[]一己之修汪言以尚要爲工爾其聳四方之聽

王傑除司封郎官

晉之執秩齊之主爵蓋今日之封曹也事省而選高非一時英偉之士朕不輕屬焉以爾德盛而牧謙記博而守約性樂易而强於爲政可謂賢矣封曹之選爾嘗攝承肆命爲眞毋忘報塞

王驥除禮部侍郎

虞朝典禮爰命秩宗漢代緜儀時推稷嗣朕適圖純治蒐舉彌文敷求朝著之賢貳以春官之貳具官某持身肅括迪德粹溫詞源倒三峽之流藝圃洽五車之富兼内外之制久覃思於絲綸交南北之歡方遄歸於英蕩是用升華法從庀職文昌宜夙夜之惟寅以旦夕而承辟我知厥若汝永有辭

錢炳降官

罪以赦減者宜知恩罪以首原者宜知過汝之丞鄱陽也公罪以赦減私罪以首原亦可謂幸矣尚當視官不可以幸爲常而不戒也

趙巡團練使

爾祖宗獻公佐佑我祖肇開赤籙有大勳績紀於旂常朕念厥後弗昌惻焉興念爰因勞使以寵其裔孫具官某性稟明儁資尚謹孚上閤聯華久儀軒陛比者銜命修好揚旌出疆懋著猷爲當有明陟是用特刊武階正兵團之任非獨與爾之勞抑欲慰爾祖廟於汝寵矣

趙彥璧取應合格承節郎

汝聿宗室子程式有司而中其選雖不及預集英之游特畀一官

侍郎葛公歸愚集卷七

外制

潘瑞卿降官

朝既盈矣敢忽辨色之期書用識哉難廢馭威之典具官某早緣戚畹浸躐華貲罔蓋愆於恪恭乃自安於慵放如此慢朝之禁送貽貶秩之羞聊示薄懲尚宜自訟

李如岡磨勘轉官

周八法治官府官職處其二而以官計終之因材德之懋而任其職因歲月之成而弊其計蓋並行而不可偏廢也具官某行文探履秀於士林繇歷要津榮問休暢朕固嘗授以小宰之職矣今攸司計歲課已聞一閱格當增位朕亦奚愛焉往服恩榮毋忘祗載

張嶬大理寺正

大理有正下聽於吏而上告於大司寇其責重矣爾甚敏而文丞於棘寺賁乎允之稱肆以敍升僉議惟穆爾其悉聰明致忠愛祭小大之比庶乎無冤民尚其勉之

吳國大長主孫潘昌期等補官

朕於外戚無私澤至於彝典不敢有廢焉爾等吳國之孫咸知樂善賁以初命尚克欽承

莫沖炎詞轉官

朕設詞藝之科以羅天下英俊蓋將爲異日用也爾妙齡譽敏穿古貫今摹芳咀腴自鑄奇藻既中有司程度可無勸哉肆加榮秩嗣有褒寵

章藻大理少卿

刑一成而不可變故凡隸職於廷殿者必求已試之舊庶幾見聞習而條章審民以無冤爾稍能強濟經術該通嘗命爾司直司丞而又俾爲正惟察惟法咸適厥中洎官憲曹恂心忠厚惟刑之恤則助朕廣好生之德者莫爾若也今茲理卿廣貳肆命往職誰曰不宜其惟有終則稱朕命

陳相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朕惟樞廷設檢詳之官非特賴以理閱辭案程督期會而已亦使與聞國論非周密謹乎之士不輕畀也爾文藝精醇風度凝遠襲庀編摩之職承攝於是已著靖慎之稱矣而糾族司與又藹華問是用命爾易不云乎幾事不密則害成可不戒哉

晁謙之轉官

三載考績六計弊治虞周之懿典也朕規矩往制允釐百工檢結吏勞三閱歲攷儻文無爽俾以序升具官某持身端亮稟德粹溫好古而文弗畔家法入持從橐出典方面藹言語政事之聲比者銓曹上聞已應會課爰加品秩是曰彝章其克欽承嗣有褒寵

巫山神封妙用眞人

朕撫四海之封秩百神之祀儻介惠民之福宜膺錫命之榮以爾道格兩儀神周八表聰明正直有嘉肸蠁之通祈禳禱祠屢協豐登之應爰頒懿號以侈仙游其大庇於我民庶克承於朕命

威惠善濟廣祐王加封

冬無愆陽而夏無伏陰雖繇於天相風不鳴條而雨不破塊亦係於神功爰錫寵靈以彰休應具官某肖儀兩極血食上饒有介福於民編屢升華於王爵不違瑞祝克協豐年爲若南畝未秋而來不雨方傳邑而代舞遽霈澤以隨車會邦人之有言騰奏書而來上爰加廣祐之號用光孚惠之祠永福此方庶安命祀

靖懿夫人加封

帝子降神第與歌於湘渚娥姬立廟徒幻迹於巫山苟利澤之有聞在褒封而敢後具位作配威惠備著炳靈丕應祈年屢請豐歲魚軒象服爰錫號於小君桂酒椒漿永奉祠於支邑

趙遠左承事郎簽書劍南東川節度判官廳公事

朕遵三歲大比之制集多士於廷操觚濡毫競奮英藻有居首選錫命惟優爾來自遐方入承大對議論文采卓爾不群丙夜以觀嘗冠諸彥肆授京秩賓介於梓潼以便爾父母之邦恩則隆矣宜

厚自涵養務植德立行則朕寧久遺爾於諸侯哉

王貴父琳王彥父成贈官

朕祼鬯大室燎煙圜丘祖宗祇歡天地並貺宜有惠澤溥及臣工具官某執禮以檢其身種德以裕其後克生令子爲時幹臣茲因銓曹之上聞逈錫憫書而褒贈尚期冥漠歆我寵靈

蕭振磨勘轉官

寓西清之寶儲寢更時序校中銓之吏考爰錫贊書具官某挺敏政之材藹洽聞之望蚤緣際遇徧歷清華暫弁天廟尚茇甘棠之陰赤城霞尉今聞秀麥之謠會年庸已應於彝章肆爵秩誕頒於新命往祇寵渥無怠欽承

曹鈞集英殿修撰

朕惟集英論譔之聯位亞甘泉侍從之列載疇壽俊特賁恩章以爾德茂才安行修言道橫經槐市士每服於精醇執憲柏臺衆共推於端亮眷茲末里密拱行都千里允賴於承流三月遽聞於報政爰疏榮於書殿庶增重於侯藩其務欽承無忘稱塞

陳全降官

國朝制祿視秩之崇卑而爲豐殺汝敢羨格嬴取匿不自言沓貪甚矣褫官一列聊爲汝懲

王纖善贊有勞轉官

岐黄之祕素問粗傳和扁以來妙義滋闡汝克知究復號稱良醫給事東朝頗著忠恪升官一列用顯汝勞

杜繼忠陳亡□□補官

汝父素號驍勇邊場搏戰遽殞元身朕傷忠義之魂而喜存者之可與嗣也初官命汝往其欽哉

張忠元磨勘轉大中大夫

大中之秩漢制比千石而國朝號四品庶僚雖修膺歷不得輒授至侍從之臣則聽焉其官可謂重矣具官某德行文才藹然譽處晝諾長樂蒙福於觽城桴鼓不鳴坐以無事今者攷閱計年當升厥官朕不敢愛所重也勉稱恩榮嗣有褒寵

曹鈞除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

緣雲飛閣襲寵考之圖書濯錦名城宅蠶叢之壤地特須明命併授眞賢具官某道直氣平文高行整奮霜稜於烏府有嘉糾正之能振風力於龜峰貫著蕃宣之效會坤維之謀帥寵從橐以戒途旣專外閫之權實倚長城之託往祇予訓益懋爾猷

吳垧成都府路轉運副使

井絡之隅素稱富盛比年以來官無浮征民享豐歲用益以饒而爾疏通敏明裕於心計委積輸將宜非難事是用付汝漕寄欽哉理財思乎義裕國志乎民人或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也可不勉哉

范生降官

事魔習妖具存三尺假神疑衆實預四誅汝職字民所宜致察豈茲爲幻乃罔聞知其削榮階庶知訟過

沈調提點諸路坑冶鑄錢公事

卝人物地必資厲禁之嚴泉府受藏宜察流行之濫邦財所繫使命匪輕而爾識度靚夷材資明雋薦更任使蔚著聲猷輟從漕輓之司式副權儲之寄往虔中詔期訖外庸

梁汝嘉知鼎州

朕眷禮臣工初無中外之間簡求師帥曾何遐邇之殊爰錫贊書用寵賢晢具官某忠誠許國肅括禔躬驊喉舌之司坐致版圖之理牧股肱之郡衆推屏翰之良眷茲武陵今爲重地溪湖制險民獠錯居思得共理之良以重分憂之寄其起祠官之逸往臨民社之優欲慰遠人勉圖寬政

不徵式武

設官有文武之殊用人無輕重之間儻從所便奚憚改圖爾前襲儒冠嘗寓東觀之直今還武弁歸服南班之聯仍授兵團以光宗籍

不羈直祕閣

朕廣天下圖書實之祕閣寓直之選實惟艱哉爾宗正之子秀於士林特頒異恩以慰而父

王進降官

國家則壤成賦計畝受田輸粟於公吏當存察乃容私鬻以麤爲精失職特斯其可佚罰

周紹成都路提刑劉長源湖南路提刑馮忠恕夔路提刑

朕慮四方典獄罔察於獄之麗民有受病者分遣使指每難其人以爾紹忠恕器博識明持心近厚其往分按二蜀長源強濟疏通仁而能斷其按湘南朕自以爲得人矣各懋厥職使所部無冤民是爲報朕

孫士立降官

取贓於民非所宜取以其所取而予己之隸非所宜予汝何足以知此然法之所在不可不懲也

韓世忠除太師致仕

盡瘁於國久輸衞社之忠諗疾於朝忽露奉身之請禮宜從欲恩特疏榮寶爲進退之光用輯始終之眷具官某性資英果知略沈雄素馳玉塞之名肅稟金方之氣六奇制勝坐攄帷幄之謀七萃宣威屢奏邊陲之捷馴致征鼙之戢益堅帶礪之誠苴茅異姓之王受鉞三方之鎮何期謝事遽抗封章其峻陟於帝師用增崇於勳閥悵趙營平之就第豈徒四馬之恩李周始之乞骸加賁三公之位往祗休寵益介壽康

韓世忠贈通義郡王

吉祝無憑莫起河魚之疾遺占來上俄興隙駟之傷眷予心膂之臣久寄爪牙之任宜頒寵賻用侈泉扃具官某烈槩凌霄純誠貫日氣稟山西之銳書傳齊北之奇際雲龍千載之時居貔虎萬夫之長行軍用將理無探筋之難陷陣摧堅勢有建瓴之易威揚紫塞功紀青編胡不永年遽淪長夜乃度蛾眉之壤追封通義之邦易受王章錫茲帝祉噫克遊廟算坐消赤白之囊退想朝儀惟有丹青之像尚期冥漠歆我寵靈

劉全母陳氏封號

身登耆耋之籍子預爵紳之聯而朕徹奠瘵之享其可無浮哉

吳近降官

君子以義制欲小人以欲忘義至於忘義亦何所不至哉汝所爲至此殊駭聽聞聊貶一官毋蹈後害

士樽嫡母王氏吳國夫人

禮行於郊既秩升柴之祀母貴以子宜加告第之恩眷茲女士之賢婉予屬籍之近肆頒一札用詔九泉具官某淑慎柔嘉溫恭婉娩克懋鵲巢之德夙著鳲鳩之仁胡不永年遽淪長夜雖小君錫號已荒定武之封然大國未加爰賁東吳之壤懿靈如在寵命其歆

故妻李氏夫人

男子之願有室蚤興匳鑑之悲婦人之爵從夫特賁笄珈之贈具位言行昭乎壼則慈儉足爲母儀進饋嗣王媲德宗正克敦賢操綽有大家之風胡不永年宜錫小君之號翟茀雖榮於身後鼎鐘無憾於生前尚覬營魂歆我恩渥

趙伯耆等轉官

肺腑枝葉之餘能捐驕汰之習已足嘉尚汝乃能以文藝自奮試進士中其科可無獎乎升秩二等以爲吾宗之勸

謝邦彥大理正

魏晉之間以正監平爲廷尉三官而正尤爲要任爾仁明審克請儒雅之稱官於理寺亦淹歲時肆用序升無忘報效

士遜贈觀察使

華貫沈綿謂當勿藥逝波遷謝忽上遺占政宗邸以興嗟錫閔書而襃賻具官某持身飭愿臨事敏明久聯環列之優已昇兵圍之重戴聘崇級俾加位於廉車仍侈新封肆疏榮於侯社其靈未泯

寵渥惟歆

侍郎葛公歸愚集卷八

侍郎葛公歸愚集卷九（宋本卷十二）

表

謝賜戒石銘表

臣某言天語丁寧誕傅寰宇雲章黼黻俯逮私門祗奉匪頒惟知欽佩（中謝）竊以太宗皇帝發國若渴視民如傷虞郡縣之吏汙貪以瘝官虐㷀貧之臣病人而豐己親紆寶思申勑庶邦立爲戒石之銘光動奎躔之次庶乎委質之吏咸有奉公之心而乃睿訓弗昭攸司尚闕雖知惇史所載固磊落而畢陳然非邇臣再書殆湮汨而難見恭惟皇帝陛下勵精庶政聿圖康功以孝奉先故宣布前朝之美以仁利物故發揮示世之規以謂德宗嘗製台衡之銘明皇大頒令長之戒猶傳琬琰顯示臣鄰矧惟昭代之彝章實作萬方之藥石儻稽遐布曷示深慈爰錫輔政之臣俾奉如絲之旨臣敢不丕承德意上體格言孫予襲藏永作祗中之寶晨昏警戒揭爲座右之規

謝喜雪御筵表（以下權禮部郎官日蒞宮表　此篇邵氏西山集所載誤也）

燭龍照山優渥已彰於天瑞游魚在藻燕胥曲荷於君仁命出九閽慶均百辟恭惟皇帝陛下躬持慈寶默運道樞時調玉燭之和氣協瑤花之應三靈孚祐九扈兆豐肆頒湛露之恩大作需雲之宴帝觴有衍例弁無譁移方丈之仙山奏鈞天之廣樂賞同梁苑媲昨忍預於奇觀享類鈞臯鼓腹盡沾於飫賜臣濫叨爕理實預榮懷秩秩初筵已敦崇於禮貌慺慺丹悃誓歸報於忠嘉

賀正旦表

氣肇青陽誕布始和之令春回丹禁聿修首祚之儀慶錫三元歡騰萬宇恭惟皇帝陛下凝神昭曠受命溥將升鈸參旗戢師干而弗用箕風畢雨需解澤以旁流何福不除有室大競臣等獲叨慶賴久冒慈憐鸞綴充庭共仰瞻於北極椒觴薦壽敢虔頌於南山

四月日蝕陰雲不見表

辰弗集房謹靈臺之前告月離於畢彌天宇以垂陰弗彰薄蝕之咨潛護照臨之體喜先中禁歡動四方恭惟皇帝陛下知天所爲順帝之則曲盡彌綸之妙靡愆寅餞之宜惟茲內壤之輝適皆正陽之月側身退省降鑒孔昭臣職在弼諧事關爕理望璇霄之縹緲已收有滃之功拜金殿之岧嶢願祝無疆之壽

日蝕不及分表

官占常度前知陽照之當虧德動蒼旻俄見蝕分之不既清臺襲吉薄海騰歡恭惟皇帝陛下道契乾元功參離照撫寖明寖昌之運得寅賓寅餞之宜惟圓月適居於正陽而靈曜乃侵於內壤聖躬修行天鑒儲休如月之初光尚全於半璧自天申貺福永固於丕圖

賀太陽當虧不虧表

日官推筴前知薄蝕之期天予當陽默運彌綸之妙氣屏羣陰之沴祥開五色之華（中賀）竊以日月之行有疾遲躔度之及則交會先事慮事象預察於璇璣當虧不虧時遂和於玉燭照臨所逮踴

躍惟均恭惟皇帝陛下寅畏享天欽聰稽古體商高之正朔遵周宣之側身內壤韜光初共虞於𢦏太清騰照今全仰於照明妖氛消廓於遐邇蒼雲承戴於上下顧茲休應寶祚丕圖臣等忝職近司蒙休熙旦慶浮天幕曷施救日之弓歡動宸旒願祝後天之算

謝賜衣表

寒律肇開已居始裘之候皇恩下逮猥頒在笥之珍拜舞以還臾婁增愧（中謝）竊以遺貲縣褚漢文獨賜於藩臣解錫襜褕光武第加於驍將未若需賞蒸於列位錯文雕於周行均戴龍光共深雀躍恭惟皇帝陛下謙光遇下晉晝接人布明明之德而衣被四方昭爍爍之儀而粉飾百度致茲臣眾冒玷恩華臣敢不盡瘁王家協恭公上庶乘軒之鶴少逃竊位之譏而在梁之鵜無復冒恩之誚

賀雪表

同雲彌望布清灝以垂陰密雪應期協康年而呈瑞載滌流詠蒲海騰歡恭惟皇帝陛下體御至神斡旋元化撫五辰而致順閱眾甫以咸宜致茲六出之祥來應一陽之候飛花篤水舞青女以縈空互陌連阡竝黃雲之枯接臣承休天陛忝職臺司奉萬壽之觴慶祝延鴻之算引七星之纏敢言燮理之功

代人謝賜生日禮物表

駟使星臨芝封天降曲記始生之日旅頒多物之儀祇荷慈憐徒深感惕伏念臣親逢亨會寖躐榮塗職忝金華術慚何補於廣廈班通黃閣謨謀莫效於嚴宸方懷冒昧之慙翻荷便蕃之賜牧分生餼尊濃香醪珠舂穲秠之良玉屑桄榔之美騈茲庶品併賚罔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禮備養賢仁深接下特存彝制寵示恩私飫賜所加已拜既頒之渥素餐是懼敢忘盡瘁之忠

謝春衣表

青春三月時既迫於載陽丹禁九重衣特頒於在笥雖動曳婁之愧敢忘衣被之仁拜受省循淺兢罔措恭惟皇帝陛下緝熙庶政藩飾羣工親御弋綈事每闓於克己寵頒束帛禮特厚於優賢粲然猶龍之儀溥及簪紳之列臣祇膺緜賜銜荷湛恩顧影知榮共託章身之煥不衷是懼深虞濡咮之譏

賀冬至表

伏以葭莩潛動氣騰緹室之和芸荔已萌陽應黃宮之候雲容呈瑞日馭迎長恭惟皇帝陛下精一執中時幾勑命不役耳目陶萬寶於化鈞載戢干戈納含生於壽域對初陽之令節臧亞歲之上儀萬福攸同四方來賀臣叨榮端揆率屬周行春入千而秋入千共祝延鴻之算躋三百而躍三百徒深忭蹈之誠

代人辭免樞密表

渙號誕敷俾參華於樞筦微悃自揣難冒處於王靈再貢忱詞仰塵淵聽伏念臣才非識變學昧知方晚逢熙洽之朝叨被聖神之眷徧更三院曾未累年雖夙夜在公粗知竭節而佐佑厥辟實愧非才儻膺非據之恩必有疾顛之失伏望皇帝陛下遴選所遇燭知不能謂假人以名器者徒忝官常而運籌於帷幄者宜歸髦士收還成命允協師言

謝吏部侍郎表

參宰士之聯愧乏絲毫之補拜天官之貳忽膺綸綍之褒冒寵若驚撫躬自瞿（中謝）伏念臣昧道懵學緜力薄才榆枋第翥於小知瓶罍豈容於大受早年抗志妄伯仲於時髦末路多艱每參辰於世態貝錦虛織鈞天夢遙甘心麋鹿之群絕意鵷鴻之綴會聖明之躬斷招賢哲以彙征誤介緜薄之蹤獲預官施之列握蘭未久遽叨省闥之彌綸持節方還俄寵甘泉之侍從昧冒若此報稱謂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振宏綱兼收眾智欽識百辟之享灼見三俊之心謂老馬初能識塗特加銜策而焦桐或為良木許以宮商猥加馭爵之私更責章身之寵臣敢不益堅素履更誨後圖恩重如山永佩生成之賜命輕如髮未知糜殞之期

謝袁州到任表

職冒典銓罪當去國籍刊司敗恩許拜州顧寄重而力綿惟感深而惕隕伏念臣涉道尚淺其愚不移會神聖之有為攬賢豪而無外鵷版蒙招於散地鵷行獲廁於英游旋被脊知誤膺掀擢餘銷英蕩冒虜使於鄰疆爭進荷囊班從臣於禁路方欲效一奇謀乎策於黼扆之側校三實取四才於銓筦之中略未究於弛張遽自貽於汰免今者阜明洞照聖度無私特紆尺一之書俾曳丈二之組起廢錫命肉骨戴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懋旁求喜存善貸聽禹招而樂善該湯網而垂慈致此妄庸猥叨甄敘臣敢不勤農桑之勸課戒獄訟之繁苛宣化承流躬布朝廷寬大之詔興利除害俾無田里愁恨之聲

賀皇帝登寶位表

祇奉慈謨纂承天序聖人作而萬物覩共看愛戴之心元首明而庶事康行迪泰和之治天地並貺夷夏均歡臣某誠懽誠忭稽首

頓首恭惟皇帝陛下逌駿有聲懋昭大德稟成湯之齊聖體帝舜之溫恭太僕奉車已應大横之兆上卿授策光臨高邑之壇萬福攸同四方來賀臣考槃幽澗浮食眞祠莫陪振鷺之庭以覩飛龍之御接千歲之統既欣屛服之有歸上萬年之觴行慶版圖之盡復

侍郎葛公歸愚集卷九

侍郎葛公歸愚集卷十

宋本卷十二

啟

謝改官啟

臨軒引對獲贈玉色之光書賛疏榮穆厠金閨之籍已則知幸人誰謂宜竊以本朝體貌輔臣特頒異數每歲鑒拔羣彥實有定員謂中臣徙事君以身而君子則成人之美然被薦者不拘所部非所部故射進者不揣其可稱無可稱紛如蝟毛得者麟角一言賜諾重已過於黃金半字垂褒榮更超於華袞豈特膺一時銓曹升改之格亦將爲後日廟堂奬擢之因不有軼材曷光清舉如某者地勢甚下天資不高早妄意於世科遂服勤於胄席雖習乎習必審是而勝非顧辰乎辰每來遲而去速勉從門調得齒仕塗中緣陟屺以纏哀復以尋戈而避地低回百僚底荏苒兩紀餘未曾作賦而感己知第數爲文而酬客難昨效官於鹽筴方停■於海隅懇求祠岳之備員歸展親庭之私養在塗轍爲置散無課最之可書郡太守慰薦所不霑部刺史清議所不及非藉品題於曹弼殆將坎壈以終身不度庸愚勉自奮激幸諸公之過聽抗露版以繼聞貧緣推轂之恩僥冒在庭之數茲蓋伏遇某官天之先覺古之謀人爲庶事之蓍龜實衆材之衡尺一昨入秉機政仰佐睿明威聲遠讋於蠻夷勳業有光於彝鼎定訏謨於三事暫停傅說之舟發奧義於六經今下馬融之帳黼扆注意韋布宅心顧謬辱於言揚期終歸於器使誓堅素履仰報鴻私

謝及第啟

提撫援之孤軍謂當折北奮卑飛之弱羽敢冀圖南忽驚較藝以奏名繼冒臨軒而賜第逢辰特幸揣分奚堪竊以國莫重於人材士要先於器識虞夏商周之際本德義以明揚秦漢隋唐以來用文詞而博舉蓋深於涵養則其歸必至於渾厚而慎於踐履則所到未易以測量惟睿主之作成斯賢才之觀化國家偶中否之運聖上挺勃興之資當用武而尤急於搜賢方在疚而不忘於試士以賢良顯儁而仍舉三年取士之制以詩賦掄才而兼求六經探道之人既容門子之登揚又集宗英而戰藝欲仗髦俊之衆共扶基本之強宜得英能以光拔舉如某者碌碌餘子空空鄙夫早被訓於鯉庭旋掘衣於虎胄大小百戰首末十年抱槧懷鉛屈首短業之鐙火汗顏血指何心長鋏之車魚得齒官聯本條門調侵尋歲月奔走塵埃念弟兄中第者四人而父祖聯科者三世失時陵之步恐負初心學裴氏之吟期承素業再鼓餘勇復理舊文旅進政之千人效鉛刀於一割敢圖精鑒不棄下材划避旁觀之嫌關付別頭之試紛然多士取者五人非夙荷於吹噓豈遽容於叨冒茲蓋伏遇某官中興基杖後學蓍龜斯文稱國之貞儒此道商民之先覺每品題於人物用培植於邦基狂狷不遺是亦教誨而已賤微兼取而況親炙者乎實有貧緣致此僥倖某敢不恪遵士檢薦守官常勉所不能鞭其不及龍門杳杳粗逃點額之羞天漢迢迢更假乘槎之便

答嚴公舉解元啟

精藍肆業曾同鑿壁之鐙浙部薦賢並中穿楊之箭君遽躍於大故我濫預於末科究所從來咸自規磨之賜未遑馳謝敢圖賀喜之先恭惟某官道先王之法言知古人之大體八吟魁衆昔知買道之升堂六籍授徒今有閔霧之在寂華篋下遂賤跡有光言踰布帛之溢文有丹青之炳三年素韠雖少滯於方闈萬里青雲行卽觀於軒翥

謝宮教啟

侯藩宰邑方虞美錦之傷宗苑橫經遂被絳紗之選已則知幸人誰謂宜竊以係玉牒於皇家宅金枝於朱邸碩裒傑特立之士固亦衆矣然驕淫怙侈之習尚多有之大抵平居之時耽於耳目口鼻之五餌故其臨事之際乖於禮義廉恥之四維必合族而立之師故宿道而興於善周公輔政教庶子睦友之方顯宗涖朝與東平樂善之語豈特增重犬牙之衞亦將馴致麟趾之風必得異才

始戶教職如某者碌碌餘子空空鄙夫早被訓於鯉庭旋摳衣於虎胄濫叨世賞纘纘文科一昔不離親欣酬素志十年不得調因所甘心依得邑於銓曹偶接壤於親館蠢窮猿投林奚暇擇木然餓麟不噬詎爲洛毛豈期鑄冶之秋改畀範模之職退慙忝冒徒切淩兢恭惟某官衡尺衆材蓍龜庶政忠純爲社稷之衛所守既堅篤敬行蠻貊之邦何傷之有共壯子卿之不屈旋聞季友之來歸果膺獮宸之知遂補袞衣之闕而某偶緣知獎獲遇甄收士以知己不知己而爲屈伸於斯可見臣以所主所爲主而觀遠近幸賴所依惟謹官箴用酬恩紀

謝正字啟

龍禁試言日旰黃金之闕麟臺芸職身遊群玉之山拜綸綍之恩輝知簪紳之榮遇用君才表感極涕零竊以聲書之難昔人所病被往牒於千古寥廓之下遂前謬於群書紛錯之間以春秋之經而尚書郭公之疑以尚書之訓而猶有武成之誤認烏爲焉必防九寫之非與讀鶴爲魚宜察三傳之衍謬是以策府東觀天祿石渠頒官聯者謂之登瀛洲探書帙者比之遊藏室自非識洞元元本本文高怪怪奇奇則雖能寄屬目於木天寓遂心於竹簡矧惟炎籙際中興之會清朝成盛代之勳修德而來遠人貫革之射已息觀文而化成天下稽古之事聿興乃模東壁之輝準建西崑之府霄命乘輿之駕屢臨館殿之嚴自顧無庸甘歷濫吹如某者碌碌未有奇節斷斷初無他長西序編蒲久耕破硯東堂折桂粗纖青能力什襲綬之一同旋冒群紗之清選遂纓悲於陟岵聊寄命於竹廬煙火再更喘息猶屬豈謂造朝之始兩叨出命之優曲蒙俾預於討論甚闕復膺於召試禁鼓頻報給筆不停乾鼠之璞鬻周方慮有胡廬之笑不龜之方破越豈惟收洴澼之功濫申仙省之校讎更能道山之編定拜恩稠疊措分淩兢茲蓋伏遇某官吾道權衡衆材冰鑑謂某稍知翰墨俾博究於異書憐某久困泥塗特擢升於清貫卿製已執敢忘陶冶之恩頂踵可摩誓竭糜捐之報

謝校書郎啟

正字麟臺已愧試言之寵校文金匱復叨因任之功仰鈞播之無垠奉綸言而非據撫躬知愧引脰知歸竊以道家蓬萊之山多存祕籙黑水崑崙之府亦聚古書自昔令王聿隆斯道石渠廣內藏室承明四部籤垂三閣鼎峙暴羽陵之簡時拂蠹魚披汲冢之書尚存科斗至於典校芸職尤爲統署要官以李端之博而猶多循習之儀以蔡邕之敏而尚有阿私之請楊子山忠誠蹇蹇始參白虎之儒元微之文彩翩翩方置紅蘭之署那容猥賤濫廁英躔如某者幺麼凡材曾猝末伎豈識揚雄之奇字未得中郎之異書言豕渡河者三豈無舛誤書馬與尾而五第切兢持曾未效於絲毫愧已班於綸綍茲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斧藻大猷欲俊民之用章乃黎獻之時舉恐遺小善蠲錄罔功致茲瑣尾之姿亦在吹揚之數某敢不激昂晚節銘鏤丹心鼯鼠五伎而窮已羞往躅駑馬十駕亦及尚勉前修

又謝校書郎啟

濫縻奇字早充東觀之員擢校祕文忽預西都之選捧絲綸之甚渥知埏埴之兼容循分起羞叨榮知感竊惟策府古謂書林遠自三皇五帝之書旁列諸子百家之說金匱玉函之要訣緗虛黃宅之至言客卿拂說之辭章齊諧詭譎之辨論盡爲四部詎止五車傑閣珍藏粲牙籤而有秩衆儒是正驚藜杖之分光上符東壁之輝下應西崑之祕至如典校尤難其員自非大雅宏博之才豈預當宁搜揚之選如某者天鍾冥頑地出單平黃絹古詞雖未閑於矩矱青緗舊業恐有負於箕裘自充職於蓬山獲留心於竹簡雖僅勉銀根之謬亦豈無烏焉之疑方懼曠瘝敢期褒陟茲蓋伏遇某官斯文領袖吾道權衡董仲舒之選廷魁大掃賢良之冊張燕公之爲館主實參宰相之名博采材猷上裨器使黍每吹於寒谷我或育於中阿肆令孱庸猥被超擢某敢不永肩聖讀恪守官常乘羊角之風已借吹噓之便依龍門之阪未知報稱之期

謝洪郎中啓（興祖）

發揚晉德固宜人子之盡心未喪斯文正賴名賢而傳世啓緜衮而增感靚手澤以興悲痛惟先公奮自冷族鳳皇叶夢祥早發於萱堂龍虎收科文屢魁於棘省拂說吐春葩之麗聯翩起夕秀之奇同輩鼎服則筆至於欲燒後學競傳則紙聞於驟貴蓋殺青繕寫者既不知其數則鋟板留傳者宜必有其人非遇碩儒曷成茲事此蓋伏遇某官仁深錫類德厚鎮浮豈惟標榜於前賢蓋欲訓迪於多士重惟所怙每篤有連傾蓋蚤年喜挂璋特達之美上鄰晚歲光草木臭味之同方語離於汎金已興嗟於埋玉猥蒙高誼特眷遺編於鈴齋囑諸之時命蓮幕紀綱之吏伐木鄰境惠工四方雕鋟殆閱於一期讎校盡刊於三豕親著冠篇之序引曲記平生之話言遠邇爭傳存沒俱耀仰惟恩施未易弭忘何遜之集初成想文選之能誦王規之筆再覩在方慶以何心惻楚於中敷宣難盡

謝先人賜謚文康啓

爵以馭貴既登二品之崇謚以尊名更被兩言之寵藐孤祇命潛德增輝仰惟標榜之公實有陶鎔之自感深而刻骨矣泣盡而血繼之伏念先考早以英才寖躋膴仕雖龍擅價摛華國之文章佩犢流恩布宜民之豈弟三科中青錢之選四郡興五袴之謠膺是異名固非虛美自公掌制唐朝止著於文稱黔子爵封戰國僅加於康號獲兼二謚貫邁前芳而況神聖撫中興之朝賢傑運上公之枋操厲世磨鈍之具提循名責實之綱固應實副其華豈俾名浮於行茲蓋伏遇某官片言寤主一德格天以甚易而成天下之甚難以至靖而息天下之至擾巨鼇鎮於海翻之後色石鍊於天缺之時百六之運遂回千一之期立致自非體妙道於在己闡神化以及民安危究消長之宜文武得弛張之術則何以乂皇家如反掌靜窮廬若發蒙至於禮務旌賢仁存錫類尤軫懷於平日欲勸善於將來致是醇儒特膺表行恩綸告第詔璽揚幽善者怙焉已侈闔棺之賜逝者已矣應圖結草之酬

答宏詞周學士啓（肅之）

摛文如披玉藻夙欽黃絹之工收科若摘頷髭載彼青錢之選士歆稽古之力朝有得賢之榮恭惟宏詞學士性天高明材地敏給泰初眞禮樂之器長輿有梁棟之資奮鵬翼於俊秀之科英聲已茂屈驥足於東南之尉清議未孚乃奏西掖之篇旋召南宮之試攄游夏淵源之蘊發卿雲黼黻之詞伏讀可謂正音披詤誠爲孤技食數千枚之雞跖固知殖學之多探入百里之牛心親見控弦之效

代賀万俟中丞啓

伏審光膺中詔進長南司杜羣枉之門邦誣遁野職百辟之享衆俊攢朝王紵誕頌吾黨交賀竊以今昔之所患在於賢否之不分去佞有拔山之難棄德同轉圜之易欲股肱之戴上在耳目之得人矧惟中司獨高三院以魏謩之德猶恐紊於紀綱以薛宣之明始不乖於黑白故茲除目必屬偉人恭惟某官庶政諳緇百僚冠冕學海造眞儒之蘊文鋒高哲匠之華中外踐更險夷無異摺冠七人之列有嘉一德之忠果膺弄印之除入奉專席之寵某流落江海逖違犀貫之顔咫尺門闌阻覿龍門之客其爲慶忭難磬敘

陳

謝考功郎官啓

內秘讎書蚤玷麟臺之直中銓校績忽膺鳳詔之頒揣分奚堪叨榮增愧舞新恩而抃手衡厚賜以淪肌竊以粉闈之賢上應列宿青纁之直難使具員矧惟司績之聯實號審官之所於唐則嚴九等之目在漢則爲三公之曹然而第孝秀則分方郡之權掌貢監則紊秩宗之職未專稽署稍屬叢擘肆熙朝特命於允釐故此部獨專於總覈計歲時之遠近究功罪之重輕不撓彝章始容增位儻非明允之士難膺選任之公如某者空空鄙夫碌碌餘子才乏龔錐之見文慚聾嗁之工蜩鳩翱容於小知瓶罍豈容於大受獨

以欣逢聖月頓躡華貲橫經石投宗支蒞禮而祠郊廟又使濫陪仙省徧閱九流一百三家豈謂榮遷顯胄俾察四善二十七最欲令增重於省戶且命攝承於掖垣自視缺然何以得此茲蓋伏遇某官道超二八運際半千迪一德以佐王關至公而招俊若大雲之覆羣品如巨海之納眾流肆令孱庸亦須選擢某敢不修持義操沐浴恩波生也有涯永佩提攜之賜死而後已未知報稱之期

答張棫上舍啟

中宸奏議眾欽黃絹之工上舍揭名榮被青錢之選縉紳知重庠序增光伏惟某人學貫五車詞流三峽深思博究不離仲尼之三百五篇撮要知歸豈假靈恩之二十四卷果擅解頤之譽遂膺穿葉之榮九轉已成將啟靈丹之鼎一枝可折行攀仙桂之宮某厠跡行朝傾心名彥方圖咫尺之書以爲慶遽辱駢儷之文以見貽翔鳳集於千仞之山固爭先覩享鶢鶋於九韶之奏豈所宜蒙

謝葉偉上舍啟

曳裾見臨袖文爲貺鼓六璈於天下已欽寡和之音嘗一臠於鼎中可識至珍之味自慚淺薄猥辱眷知謂草木臭味之同忘珠璧暗投之誚特形裕間仰識沖謙懷琢玉之歎知克勤於佔畢報泥金之字行即見於搏扶

答趙逵狀元啟

伏審廷對無雙日掃三千之牘臚傳第一天開九萬之程嘉勳巖宸聲騰湖海恭惟某官學窮聖域文拔天庭蜀郡才豪不數司馬王褒之輩唐朝魁選未甘李程盧肇之先惟平時抱素蘊之有餘故一旦箭盛名而無歉某效官仙省較藝宸闈探驪龍之珠雖喜窺於藻致抵金山之玉顧雖辱於謙勤

答余崧第三人啟

伏審給札奏篇臨軒唱第製高明水文居李觀之先題爛玉山名處岑公之亞聲傳寰宇喜動帝閽恭惟某官學海淵深文鋒穎脫已襲簪纓之寵尚偕韋布之游念三世文科不負爲裘之業而四

隨計吏果酬佔畢之勤想深結於睿知即掀翔於清貫某效官仙省較藝宸闈自愧非才獲觀眾作驗咸感於一羽粗諧鑒賞之公享爰居以九韶深佩謙勤之眷

答特奏狀元呂先輩啟

射策龍墀榮魁羣彥升名雁塔特昇賢科讙譁臚句之傳歆豔布衣之列伏惟某官文詞典麗學問深醇器蘊琳瑯夙擅東淡之秀氣材收杞梓屢應南宮之薦員雖回翔偶跌於壯年然軒翥乃存於今日某效官芸閣較藝楓宸嘗鼎臠之珍已知雋永枉驪珠之賜惟有襲藏感荷之深敷宣罔既

侍郎葛公歸愚集卷十

歸愚集補遺

賀王提擧啟

伏審顯膺宸命擢領使權見材由歷試之艱被相居選除之重涓辰視篆闔境傾心仰惟提擧判元氣清而和性明且敏抱璞玉渾金之器挺碧梧翠竹之材智識遠照于物先風度迴高于塵表搢紳歸重早有俊聲中外踐揚雖多成績計付久勞于婉畫圖成其將漕之功泥封丞拜于新除就畀以平糴之政豈特一封而乘傳果馳駟馬以登車衣冠屬意以知歸民吏望風而相慶發藏天地行上計于甘泉遷羽鵷鴻卽班聯于紫禁某叨承邑政屬隸使封自憐疏晚之蹤復及依栖之幸同燕雀而賀大廈敢後飛書觀鸞鳳而沖丹霄固將拭目（五百家播芳大全□□□）

元德皇后忌辰道場疏

貝葉旁行存誠西竺琅函隱韻歸命叢霄輒憑二教之眞筌仰助一靈之飄馭元德皇后伏願力持法印永芘道林悟鷲嶺之上乘作鼇臺之仙伴佛土三千界親覲世尊玉京十二樓徧游仙境垂永褒宇錫羨皇圖（播芳大全□□□□）

章懷皇后忌辰道場疏

俔天作合配嬀汭以流芳濡露感時供緇黃而追福章懷皇后伏願圓融根境領悟希夷聞佛音於玉毫之前受法籙於瓊章之上法航大濟見慈氏於龍華羽駕超升友神人於姑射（同上）

祖父忌辰齋僧疏

業鍾黑白各招果報之殊供及緇黃必獲超生之福仰憑二教追渺一靈先公特進伏願頓悟上乘長棲道蔭法空五蘊譴罷三官聞圓音於玉毫之前受祕籙於瓊章之上佛土三千界親禮世雄玉京十二樓徧游仙境（播芳大全八十二）

祖母忌辰道場疏

朝夕寢門雖不逮事綢繆牖戶燕我後生適當屬纊之辰深動降霜之感敬依梵教延飯衆僧冀此妙因儻爲冥助（同上）

祖母忌辰道場疏

昔嘗逮事早纏風樹之悲尙憶分甘莫致水魚之養式逢諱日更切哀誠爰集緇苾之儕躬設伊蒲之饌冀憑慈力仰助超升伏願不昧本來承慈施□（同上）

又

瓜瓞有初簡在夫人之德風枝不靜實惟先君之恩爰屬諱辰式追冥福共惟大覺證知（同上）

薦先君設水陸疏

如來親曠野之歌嘗懷悲濟之念慶喜見面然之士遂開極技之科三檀之施旣洎於廣筵十習之愆必消於幽趣先考特進遽辭昭代奄畱小祥痛惟罔極之恩爰設無遮之會歸依薩婆若廣誦脩多羅以伽陀之會而施苾芻多之倫以蘇摩之饍而燭睒魔羅之界恩霑有頂法被無邊庶仗薦嚴上資英爽先考特進伏願得柔順忍具智證通罪垢消除如風中之沙聚性眞明悟若掌上之菴摩以五根五力之殊因證三耶三菩之如覺（同上）

薦考君懺大藏經疏

如來四十九年慈每興於五濁大藏五千餘卷法備演於三乘惟炎漢初譯於摩騰洎大唐廣翻於玄奘道宏震旦教接迦惟着爲經律論之文大滅貪瞋癡之毒魔軍敗北信士指南皎如暗世之鐙明濟若巨川之船栰某纏哀陟岵歸命世雄爰親閱於琅函若面承於金口願憑利口式薦尊靈先考特進伏願絕邪見之稠林離三有之窟宅蠲除業障報障煩惱障安住業根信根精進根覩史天中速覲九廊之院安養國內坐臨七寶之池（同上）

薦考君懺寶積經疏

迦文千百億身雖玉毫之未覩寶積四十九會皆金口之所宣爰歸命於竺墳肆親披於莒褒冥資法力亟拯幽塗先考待制伏願斷有漏緣破無明闇滅障如風中沙聚見性如掌上菴摩覩如來微笑之光滅多生習氣之重爲尊爲上爲妙永依三耶菩提作舍

作救作歸卽詣一生補處（上同）

薦考君懺華嚴經疏

香水海中塵塵盡爲佛土摩竭國內句句皆演眞乘能依菩薩之園林坐覩華嚴之境界先考待制伏願被精進之甲冑拔生死之游泥五根五力五覺支十行十往十迴向齊皆證入頓致關明悟毗盧之法身不待寶金蓮綻受彌勒之祕記何須樓閣門開（上同）

薦考君著四大部經疏

竺乾遺教備演三乘寶藏疏文獨先四部爰肅迎於梵侶俾持誦於眞詮恭啟法筵別施僧次設桑門蒲塞之餅焚北岸旃檀之香綜此殊休虔祈冥福先考待制伏願聞第一義□□□□入不二之路早登涅槃之□乘般若之船坐入華嚴之界（上同）

薦考君懺涅槃經疏

娑婆雙樹迎文顯示於泥洹拘尸大城師利親承於付屬雖金剛之身豈虧於堅固然玉毫之相稍悶於光明宜憑最後之談用作將來之眼先考待制伏願會無爲之舍斷有漏之緣苦諦集滅道諦則無不證知常想我樂靜想則普皆證入百俱胝劫常見無邊之身一刹那門超生不動之國（上同）

薦先妣忌日親誦維摩楞伽金光明嚴明圓覺法華經疏

稱性宣揚義存貝葉悼先特誦福過河沙而況毗耶談不二之門楞伽演百八之句百劫衆惡懺悔入金鼓之聲一解六亡綰埶契華巾之喩銷幻翳而顯本性之不動滅化城而知二乘之非眞是皆法藏之祕文實亦如來之了義處宜梵度用薦冥塗先妣魂國夫人伏願絕邪見之稠林離三有之窟宅安養國內坐臨七寶之池覩史天中逮到九廂之院（上同）

薦妻懺親誦華嚴經疏

依輪圍十萬億刹實顯性宗訪知識一百十城俱談眞諦欲追影福爰效薰持亡妻安人樊氏伏願壞無明鉤破隨眠甲視幻境如熱焰消業障如風沙莊嚴閣而彈指親開於彌勒蘇摩國內接頂

常遇於文殊（上同）

大明祝文

惟神著明垂象實宗衆陽光耀廣輪功烜庶物今戍臘屆候百穀順成上憲伊耆禮有常報（入播芳大全十三）

神農氏祝文

惟帝神龍感孕瑞火名官斲揉之功垂憲億代今歲將道蕭聚物蒙饗其敢乏先農之祀（上同）

后稷氏祝文

惟神帝武赫靈覃訏稟質教民粒食民以弗飢月臨嘉平土反其宅司穡之祀敢效吉蠲（上同）

歲星祝文

惟神晉象圓清騰光下土安靜中度爲時之祥赤皇而沈農扈告稔國有儲峙繄神之休（上同）

祭莫彥濟文

嗚呼枯棋三百聊嘗傾三峽之辨金釵十二不假醉琴瑟之瀆濯月溪之清泚恐西塵之汙人勇挂冠於神武及強仕之青春悟歲華之電掣稟風雨而雞晨數雖登于大臺官僅綴于朝紳忽蛻骨而仙去賢竟厄于巳辰嗚呼哀哉惟操修之內美攬蘭茝以自紉見古人于黃卷擁佔畢而微呻忽棄置于糟粕思獨味于玄津旣資深而逢原遂奔逸而絕塵尙復牽于氣習猶吐故而納新錬華池以漱液滃丹田以存眞戲五禽于袵席養不死之谷神謂當出綠髓而三洗齊壽量于莊椿豈期窘一抔之土而炭蒼石之麒麟也嗚呼哀哉惟我公之先世通曾門之外姻公棟宇于霅水我田園於江濱情雖篤于中外地若隔于胡秦欲見公而不可結肝膽以輪囷泊歲逢于作噩動妖祲于蒼昊紛蛇豕之踐蹂鳴清蹕以東巡乃攜挐而避地因卜築以依仁望門牆而咫尺航一葦于大淪破雲程于□灑舞清風于白蘋每登門而侍坐辱誨藥之諄諄別音徽之幾何驚駛景于羲輪忽計音之在耳愴心膂以酸辛款

繐帷而一慟替老淚以沾巾雖仙道之無兒知德音之不泯有令孫之踴躍與九死之爲鄰始墨面而重研走羣山之嶙峋詢眠牛之吉兆得佳城于荆榛意公後之必大蔚曾玄之詵詵□何慽于卽世其永安于穸窀會靈輴之啟行藹愁露于松筠病莫偕于執紼恐哀情之莫伸致肴蒸而蘭籍斟桂酒之淸醑聊作文以侑奠致楚語于靈均（播芳大全九十六）

祭沈孟明兵曹文

嗚呼孟明白璧無瑕席上珍兮天球不琢璞以眞兮亹亹黃卷昧玄津兮發而爲文錦繡新兮收若拾趙先秀民兮三官連茹萃一身兮謂當騰趠起渭莘兮如何弗弔厄巳辰兮胸中之奇百不伸兮嗚呼哀哉惟歲作噩始依仁兮觴酒豆肉迭主賓兮東阡北陌蹋芳塵兮握手笑粲忘夕晨兮金溪十年又卜鄰兮肯紆華閥合晉秦兮既婚且交情益親兮公方病菲殞天倫兮人言公友疾日臻兮竟坐傷藰殲若人兮嗚呼哀哉妙喜之原宰木春兮將啟泉臺岌石麟兮有肴伊嘉有酒醇兮呼公不聞淚沾巾兮尙饗（同上）

祭侍郞鄒公文

嗚呼公之處世五十二年以身徇國老而彌堅公議所與孰如公賢歟公之歿誰則不然公之孝友鄉黨所師移以事君無毫髮欺國是所繫天子所知胡不少延捨我聖時如公德業可遠可久夷險皆行過涉亡咎俯仰不怍摧殞何疚死而不忘孰曰非壽公切志道如坎之流弗舍晝夜至海而休生也有涯數盡其留壽殀不貳亦又何求身如虛船觸礙而止動而時行時則可矣載沈載浮虛也足恃冀或維之終不獲試方其疾革粥藥并廢十日不食淸坐飲水未報君親賚志長逝臨絕之言恨此而已神賚之舟不與之年窮達修短孰能違天我病且老自作苦緣公乃何爲棄我而先人亦有言既明且哲我危其身駟不及舌吾語在世何身必留屛迹待盡將與公游尙饗（同上）

祭亡妻大祥文

嗚呼伉儷之愛頓隔泉壤日月逝矣俄及大祥徹几中堂遷神家廟聊陳薄奠式燕芳魂號呼不聞有淚如雨嗚呼哀哉（播芳大全七十七）

祭外舅樊寺丞文

嗚呼宣和山陽公始女女不余陋庸甥館見處決旬別公侍親臨安有爛其旆公來自楚欲覲其息不憚羇旅公官蓬池我舟擊楫公爲歡迎倒屣延坐闊展杯盤（缺不知幾字）　踵門長號第見縞帷嗚呼哀哉今者遠日告吉壘食令龜屬茲匏繫又不得臨壙而伸其悲酒脯之奠遣介致之東望腸絕順涕交揮嗚呼哀哉尙饗（同上）

祭潘賢妃文

惟靈婉嫕淵令淑謹慈和誕發蘭儀刑我宮掖春秋鼎盛娥閣瑤光命之弗融靈傷情素今靈輔慘□霧旐啟塗軫痛椒風□纓薤露寓哀祖餞遣奠致儀尙歆寵私安此窀穸嗚呼尙饗（播芳大全一百一）

祭史丞相母夫人文

惟靈懿範講乎閭里慶紀緝乎閫門早占夢燕之祥是□□□□傑踐公槐而擁帥鉞緌服娛親覽帝畿而還家園板輿佚老固一時之罕並實五福之兼全嗟弗弔於上穹歎某留於長謝某□□自昔守職于茲願靡逮於升堂敢薄陳於奠斝（同上）

跋臨右軍書

逸少墨蹟如優曇鉢華近世罕見雖古人嚮搨亦乏善本蓋臨書不在于點畫排比之工而在于得筆意脫或昧乎此譬如垂絕人神氣都喪形體雖具奚爲也此本得之于許昌侍其氏其家襲藏無慮百餘年□□□舊物無疑觀其筆跡遒潤緊快分明凜凜有生氣若不出乎右軍之手決非趙模韓道政等所爲非虞永興則褚河南筆也深于書者當自知之昔人論宋文帝書謂功夫不及羊欣而天然過之臨書而得天然意必知爲名筆（播芳大全一百十一）

跋李之儀端叔尺牘

端叔尺牘好事者多喜藏弆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豈非韓門籍湜之徒固取重于世邪（同上）

講易堂記

文學政事吾夫子異其科雖由求游夏不得兼也且事莫移于官學莫遂于易游刃叢劇之地嘖咀奧賾之境能于一時相兼而不能相廢者蔑乎難哉福唐陳公逢掖時已覃思潔靜精微之教既綠仕靡勞弗宣聲大彰白屬擢二千石若部刺史皆名能官天子知之朝廷夙夜之賢知之御付衆大之區而牧焉宜也人之言曰臨安千邑觽箾謂詞不知其幾何狴犴鞫域揣髮關械者不知其幾何庾斧金粟衍耗出納不知其幾何簿書會期不知其幾何而公以一身任之無巨細畢濟其必有一其源者余嘗讀三墳之書曰太始之數一曰太極極者天地之母也天高地博其數則二謂之太易天地之變也又嘗讀乾鑿度之書曰易變而爲一一變爲七七變爲九者氣變之究乃復變而爲一二書所言或自一而出變或自變而歸一易之道無餘蘊矣脫能執其甚約以攝至煩無感乎應酬之不置也意公之所得有在于斯乎下車踰一時教令所孚民大協和比屋至無吠犬政成矣乃于府治之東爲講易堂延龍舒易經師王虛中居之師子弟從焉蓋欲窮其所未盡也虛中嘗著易論四十篇準繫解易二十四卷大率專以古易正文爲主異衆人之同而味衆人所不味鉤深致遠自得于心又豈如前屋下架屋之比哉先治春秋學爲四傳辨失左氏正鑑紹興初嘗抱其書質于先人文康公文康深許之濡削遺之曰遠類康成發公羊之墨守下卑元凱爲左氏之忠臣今又得賢主人相依倚以緝熙三聖之傳相輝相扶迭爲炳蔚吾知此學之未墜也陳公字晦叔名輝虛中名曰休云（咸淳臨安志五十二）

韻語陽秋序

懶眞子既上宜春之印歸休於吳興汎金溪上我先人之敝廬歸愚識夷塗游宦汨捷徑湛然胸次不挂一絲而多生習氣尚牽蠹簡雖不能如毛萇鄭康成泥蟲魚之注又不能如虞卿李德裕著窮愁之書未諳王氏之青箱懶問黃生之朱墨獨喜讀古今人韻語披味紬繹每畢景忘倦凡詩人句義當否若論人物行事高下是非輒私斷臆處而歸之正若背理傷道者皆爲說以示勸戒書成號韻語陽秋昔晉人褚裒爲皮裏陽秋言口絕臧否而心存涇渭余之爲是也其深愧於斯人哉若孫盛檀道鸞鄧粲各有晉陽秋是皆不畏人禍天刑率意而作如呂黎公所云者也余也非惟不敢亦不暇隆興甲申中元丹陽葛立方書

贈友人莫之用

抱犬高眠已云足更得牛衣有餘燠起來敗絮擁懸鶉誰羨龍鮮織冰縠蹋翻菜園底用羊從他春雷吼枯腸撃鐘烹鼎莫渠愛小笔自許猴葵香半世飢寒孔移帶鼠米占來身漸泰吉雲神馬日市三標蒲肯作猪奴態虎頭食肉何足誇陰德由來報宜耆丹竈功成無躍兎玉函方祕綠青蛇（韻語陽秋三）

詠春申君二首

朱英若在强黃歇黃歇如何弱李園一旦棘門奇禍作自詒伊戚向誰論

先秦豈謂嬴爲呂東晉那知馬作牛不悟春申亦如許敢憑宮掖妻邪謀（韻語陽秋七）

二老堂

去家纔隔水一股二老堂成三百弓鴿原暮下沙水暖雁行夜落霜天空竹根酌酒不妨醉花萼斷詩如許工坐久興闌節竹杖出門人指兩仙翁（韻語陽秋十）

喜子邲登第

吾家五世十三人競擷丹枝撼月輪慶曆賢科開後裔隆興儒業繼前塵泥金帖報家庭喜燒尾筵開帝里春從此傳芳應未艾桂香早已襲天倫（韻語陽秋十二）

喜子郯登第

張鈴走幟到金鎔喜子文聞預品題名字巍峩先藥榜詞章斐疊動文魁階梯已合嬰兒夢星斗先分天老題後日臚傳當第一天

倫科甲尚爲低（同上）

余居吳興汎金溪上暇日率同志挐小舟載魚鼈蝦蟹命五比邱誦寶勝佛名若十二因緣法作梵唄捨之溪中坐中有請作詩以紀事者余輒爲書云

漁師竟日漁水族作斤賣小捐使鬼兄滿載獲鱗介鯤鯨未易羅所得亦殊態青蛙盡公私朱鮪兼小大霜鱸尚貫鍼土負或黏塊輪囷積文螺郭索走蒼蟹滏沫相呴濡自分煮蕘芥豈知惻隱人規作江湖貸因呼小青翰收涸舞澎湃趺坐延黑衣號佛指清瀨經飛流水篇（流水長者事見金光明經）梵起魚山唄傾盆帶寒藻團圞看于邁驚疑或依蒲喜躍或生喝快若鷹辭韝歡如囚破械定非校人池恐是餘不派願汝藉佛力永脫鉤網債口腹聊爾耳香餌莫渠愛（潮語陽秋十二）

瓢葢亭

我不學許由隱煙霧得瓢不飲惟挂樹又不學德義居虎邱帶瓢

入市多騎牛分無玉甌囊古錦病渴文園只瓢飲下瞰金溪新結亭未須引吸如長鯨但願金溪化爲酒歲歲持瓢醉花柳（潮語陽秋之十）

歸愚集補遺

葛立方傳

繆荃孫

葛立方字常之江陰人（中興館閣錄八）勝仲子（書錄解題）紹興八年（吳興志）黃公度榜同進士出身治書紹興十七年六月除正字（館閣錄八　館閣錄五紹興十八年六月賢妃潘氏轂祭文正字葛立方撰十一月一日臣僚言欲乞遇上辛日祀感生帝并依本朝舊制大祀樂章報祕書省修撰有旨從之降神大安之樂四曲正字葛立方撰）十九年六月除校書郎（館閣錄八　館閣錄五紹興十九年十一月一日恭和御製郊祀喜晴詩校書郎葛立方当恭進郊祀大禮慶成詩校書郎葛立方一首□蜡祭首神東蜡大明正位帝神農氏配后稷氏配歲星以下從祀諸神祝辭校書郎葛立方撰）二十一年六月爲考功員外郎（館閣錄八）以吏部侍郎攝西掖忤秦相得罷更化召用（書錄解題　按立方以紹興二十一年六月爲考功員外郎秦檜以二十五年七月薨二十六年閏十月以尚書左司郎中充賀大金生辰使其得罷秦相及召用當在北數年間）二十六年閏十月爲尚書左司郎中充賀大金生辰使（繫年要錄一百七十五）言者又以爲附會沈該罷去遂不復起（書錄解題）歸休於吳興汎金溪上（韻語陽秋自序）暇日率同志挈小舟載魚鱉鰕蟹命比邱誦法作梵唄捨之溪中立方博極羣書以文章名一世暇日嘗著韻語陽秋（沈恂韻語陽秋序）二十卷（四庫提要）歸愚集二十卷外制五卷西疇筆畊五十卷方輿別志二十卷（江陰志）子邲郯（宋史邲傳）

右歸愚集十卷宋葛立方撰立方字常之江陰人紹興八年進士官至尚書左司郎中宋史於葛宮傳附見名字事蹟不詳常之世席華膴置身館閣文筆爾雅爲世所推初以忤秦檜得罪後又爲言者所劾遂不復出志趣亦頗高江陰志稱其著歸愚集二十卷韻語陽秋二十卷外制五卷西疇筆畊五十卷方輿別志二十卷今惟歸愚集韻語陽秋二書尚存然歸愚集本二十卷今所存十卷據宋本止存九卷弟四卷弟五卷弟六卷弟七卷均律詩弟九卷賦騷銘文弟十卷弟十一卷均外制弟十三卷表啟後人另以詞一卷羼入作爲十卷　四庫簡明目錄有此書而總目則無之當時不收恐是館臣誤遺未必以殘缺見棄觀馮太師集三十卷止賸前十二卷而亦收入可以執此例彼傳鈔改爲自一至十若爲完善而不知其編次不合門類亦不全不能掩也茲據翰林院底本及勞季言校宋本校定上板又輯播芳大全臨安志韻語陽秋爲補遺一卷附益之光緒丙申五月武進盛宣懷跋

定川遺書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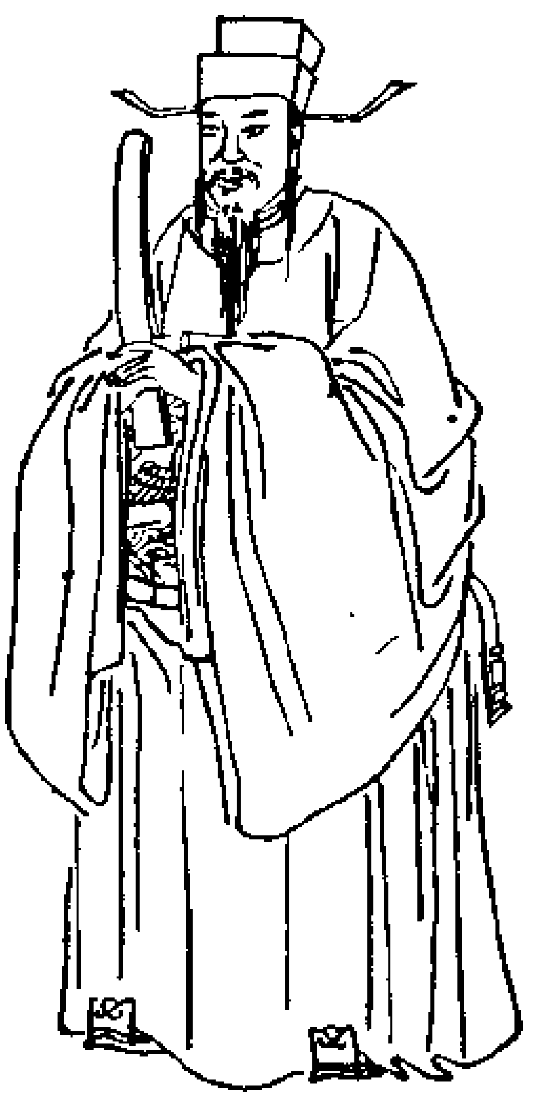
序

淳熙四先生皆傳陸學者也楊慈湖袁絜齋鉅製煌煌垂諸百世舒元質之文猶賴棃洲搜得殘稿一卷獨沈定川之書罕有存者不惟其書不存卽其言行之可攷者絜齋之行狀言行編平園之墓碣尙已而墓碣則於卒之歲月復誤言行編世僅見謝山之所節錄未見全帙謝山增補宋元學案別爲之傳可謂精審矣然於修補呂大愚傳旣曰大愚壬寅至官去以丁未而爲定川傳則未明言講學歲月將樗庵則曰改通判舒州不赴

時史忠定方退休里中割竹洲宅延居之一若講學在改判後也者馮舸月葉縵卿輯慈湖年譜益矛盾矣且不獨後之人也王深寧生宋之世爲九先生祠堂記其言叔晦以國正家居是已而謂大愚往還不及三君則非也慈湖絜齋是時雖受官而猶家居班班可攷後生小子如壽鏞者何敢自詡多聞輒云有得今旣集羣書確證具在因別訂言行彙攷以質於世定爲竹洲講學在淳熙十年十一年之中而斷然不在十五年戊申改判舒州之後蓋以大愚去以丁未也月湖爲吾釣游之地竹洲風景無鬪古今湖洄伊人流連景仰乃不獲讀其全書舉所謂往返論辨以求周覽博攷之益者皆付闕如奚所資而鏡焉顧其留遺者雖僅朱子謂其大篇短章鏗金戛玉者猶得於斷殘中見之若夫訓語所垂書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立大本明大義前無堅敵短兵便爲長技大可懼也卽此數語已得概其生平慈湖稱其砥柱中流足以起士大夫萎苶不振之氣者豈虛譽哉抑攷鄞縣藝文志王梓材臒軒有補輯沈定川文集今亦未之見因就搜羅所及輯定川遺書一卷附錄

四卷而以言行彙攷並入附錄中更因編遺書而得絜齋遺文鈔定川言行編全帙在焉續有所獲願同志廣之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後學張壽鏞序

沈端憲公遺像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人物之生斯世何其相遇之難哉氣稟得於天而學力資於人兼之者難也故奉議郎舒州通判沈煥天資偉特識度高明家庭之閒自有伊洛蚤游文館又與天下英俊講明其於氣稟學力蓋兼之矣一命登朝受知孝祖得時行道庶幾乎展盡底蘊而官止佐貳不終顯榮命也何如士林共歎中耶進秩太常議諡華文遂闕我孝祖聖文神思之所在也俾之侍直切近晉漢所以表耿先哲崇獎名儒且彰承奉先猷之意云魂兮有知欽服休命寶慶二年正月十五日詔

定川遺書目錄

卷一
詩
留別楊慈湖之鵝湖
箴友
文
承奉郎孫君行狀
淨慈寺記
竺碩夫墓誌銘
卷二
訓語

定川遺書卷一

宋鄞　沈　煥叔晦　後學鄞　張壽鏞輯

詩

留別楊慈湖之鵝湖

任地從天貝孰真何須向北定三辰天涯未遇蜃樓市
仙嶠偏多採藥人分手傳資每歧路知心講道更情親
離亭信宿梅花驛只恐霏霏雨雪頻

案右詩見王履軒宋元學案補遺

箴友

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

案右詩句見袁正獻公撰行狀云君始居家塾非聖賢書未嘗誦讀及游太學亦嘗箴其友云云董孟如輯甬上宋元詩略亦錄之

文

承奉郎孫君行狀

先生姓孫諱介字不朋越之餘姚人也居於縣之燭溪湖號雪齋野人里人尊之爲先生七世祖當五代時自睦州來徙家曾祖亮祖政生四子伯子昇仲子什叔子充季子全先生叔氏子其季無子伯父命爲子家世力田伯父爲浮屠持其戒甚苦而識趣不凡閒就儒生習論語孟子詩禮輒通大義慨然斬變其家爲儒集猶子親授訓傳飭厲嚴明於是先生之兄曉壽朋少凝遠有偉志言動遵規矩稱伯父意故能圖閣學士尚書胡公沂周伯之父定翁先生名宗伋字浚明方以學行講授閭里伯父俾壽朋率諸季負笈依其門嘗有家問督壽朋立志剛遠慕先生晷毋晝寢羣居起敬忌苟同俗且曰汝前報吾苟且學作文字君子無一忘敬苟且何等

語後不得復爾壽朋學勇進矜式後來諸長者相會曰萬金可有孫壽朋不易得也壽朋早沒先生孤童自立學成益光先生之學本末有序始終可考以先聖爲師晷日拜先聖文永感悲思每旦誦孝經一通著曰誦孝經賦不惑佛老不諂鬼神不好禨祥不事方術不信陰陽地理之書著卜葬說慕司馬溫國公未嘗妄語追念伯父思望興門戶之意伯兄提攜教育之恩言輒流涕逢諱日臨祭祀歔欷哀泣終老不懈雖簞瓢不給而粢盛潔芳蘋蘩必齋衡茅不補而塋屋繕葺茂林勿翦敦

念族屬平心正氣且教且勸虔而嚴憚焉少尙忠義有憂當世心弱冠寓林疃聞徽宗崩北望大慟情發於詩末云常願吾皇不共天開語中原舊事扼腕頓足憤激作默禱六言無一日敢忘君以天下爲己任但申幺麼之私遠冀明昌之寢其壯烈如此幼學於定翁定翁沒持心喪編其嘉言善行曰胡氏賢訓每誦其德憂思感愴如其息伯父伯兄夫人之大倫親也君也師也三者隨力之所及此非古之所謂躬行君子乎年七十倣程公太中珦自爲墓志前卒一歲季子奉安車丞海陵神氣瑩澈膚澤不檗樂飲劇談龎眉皓然人謂難老而先生自言吾日月近矣爲詩往往多訣別語歲十一月朔扶杖瞻先聖畫像泣曰今而後不復得事先聖矣自是果臥疾不能興改歲之旦意少適取琴鼓之曰吾其遂與琴別乎越二十六日疾甚諸子泣進曰吾方澄心靜臥勿亂我明日熟寢覺猶進粥其夜復煮藥屢請不答將旦命諸子扶坐正色曰聖人五十知天命吾七十五矣胡使我不知命爲畏死戀生者乎誦曾子易簀一章及莊子蟲臂鼠肝語瑱然不差移時病革絕復蘇命酌

一卮手自持飲飲竟曰姑退今日尙少延也又熟寢覺復起坐曰吾無餘念獨二孫未名撫二孫命之名而目諸子曰善教之既則微笑曰吾眞無可言矣命旋席向仍寢晡時縣長官主簿問疾舉手別曰氣盡則止願加愛焉日暮氣寖微遂終官舍淳熙十五年戊申正月甲子也嗚呼觀先生死生之變可以驗平生之學信本末始終不誣矣初有田三十畝娶同縣張氏得奩資十畝伏臘不贍常奇食授書助給中年三兒寖長謝主人歸訓家塾久之大困喪其土田然猶損衣輟食以周旋姻親之急不事請謁不營錐刀忍窮如鐵石非其義餽之不受爲子求婦皆故人寒士之女曰吾方以禮訓吾家使婦挾富則閨門何觀不如兩窮之相安也諸子壯有過撻罰不少假子婦諸孫下逮僕妾進退有時少長就列凜如也平居愷悌慈恕恩意浹洽使人必知其勞苦察視寒煖飢飽盡其情家政雖細事薄物動有繩約獨米鹽出入用費盈縮告事而已不苛詰責未嘗與人爲怨聞一善輒記錄稱道不置終不及人之惡其教學者懇懇如己子家貧無書自諸經正義諸子書戰國策西

漢晉南北隋唐五代史百氏文集異聞雜說悉手鈔或删其要語楷書細字無點畫稍惰年四十餘不事科舉晦跡不入都邑者三十餘年晚隨季子就養所至謝客澹然繙書自娛詩文數十卷號雪齋野語皆有德者之言也年七十逢壽聖慶恩補承務郎後二年高宗再慶進承奉郎終之年九月辛酉歸葬舍南燭溪湖之濱潘山之塢三子應求鄉貢進士次應符次應時文林郎泰州海陵縣丞女一人未嫁而夭孫男祖祐祖詒孫女五人皆幼煥尉上虞始識先生之季子見其資端而秀發

知非而改過起而問其原委乃謂子曰吾伯祖開吾家儒學之端吾伯父植立爲儒之業今我父指前人誨我恐恐然未知其不負也甲辰歲始得拜先生於牀下闊略行輩貶損名德進煥而教之視其貌如野鶴孤鶱灑然不受世之塵也察其意慊然未始自足講學進德耄而後已也聽其言如五穀之飽人汲汲乎手足服禮耳目端靜使人不能自已也使稍見之用趨死不顧利害去就白首者艾明然動衆心誰能用之惜也時命大繆成於其身善於其家達於鄉而奮發乎後昆爲爾諸孤將請於晦翁朱先生銘其墓不鄙煥委狀其行遂次第書之爲狀八月十四日從政郎充兩浙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沈煥謹狀

淨慈寺記

奉化縣治之西六十里有佛宮焉按圖志唐乾符六年所建院有故籍又謂始於石晉天福五年他無考證自天福庚子逆數而上適周一甲子圖經流傳不應無據院初號仁王其錫名淨慈者本朝治平二年也淳熙戊申里之父老告於州曰淨慈爲刹實明越天台三郡田

夫野婦遠近老稚奔走徼福之地山無常產而地少朝晡稻蔬之供未始告匱者實賴山王陰率潛化若有人從空中告語相勸導者凡粟米豆麥布帛絲麻薪炭菜果隨闕而應不求自至傾甖倒囊負擔挾篋牽聯號呼贔屭而來捨其有而求所欲無不響答比年主丈室者行業不孚禱祀弗應里多疵癘人心累驚願更擇有道行者居之以妥嶽山靈而加惠一方邦君吏部侍郎岳公從之悉召州之名刹育王天童而下十有六主首俾通選一人得今住持師宏臨江人嗣法佛照禪師始至

周視庭宇喟嘆荒蕪衆相與畢力支傾補罅規恢隘陋甫期月百堵徐興法堂清嚴以祗演佛事僧堂與敞以休處朋徒日過接待之寮闢而新之以安適來者度僧有庫會俗有室鐘魚震響草木蔥茂叢林規制大略具體宏師以書來乞記其事余觀人之一心精誠所達雖天高地厚豚魚細微金石無情有感必通況數椽之興廢乎是心苟存鬼神其相之矣雖然天下之事其將興也責於己求於心其將壞也聽諸神歸諸天古今一軌宏師能充此心不倦則道俗丕應興起法席蓋未艾也

不然徒日燃熏籲供而神不我孚吾恐山王去之遠矣書以道之使刻之山中若夫自漢以後佛法入中國四民風靡競求福利上之人往往多倡導之其來已久豈特一淨慈而已哉民生不及三代遠甚其本安在宏師不求余言姑置勿道獨識其所以振作頹廢之概如此

紹興改元八月記

竺碩夫墓誌銘

君姓竺諱欣字碩夫明之奉化人也竺氏先世服田君亹亹篤厚鄉里稱善人遣其子大年從游他日喜而語舒廣平曰諸子自得師粗厲之習變而爲儒雅暴慢之氣轉而爲溫厚非曩日比矣家法整肅鄉人皆化之

案奉化縣志竺大年傳父頎字碩夫亹亹篤厚鄉里稱善人又云家法整肅鄉人皆化之注云歷志參學案及沈端憲撰竺碩夫墓誌銘宋元學案竺大年傳黃棃洲竺氏先世服田大年之父竺頎始遣其子從師他日喜而語舒廣平曰諸子自得師云云蓋本墓誌今端憲所撰原文既無可攷而得於奉化志及學案者止此又案志既云參沈端憲

撰竺碩夫墓誌銘是奉化志初成之日猶及見端憲文集五卷之存也

定川遺書卷一

定川遺書卷二

宋鄞　沈　煥叔晦　後學鄞　張壽鏞輯

訓語一

吾儕生長偏方闕見狹陋不得明師畏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知不足前無大敵短兵便爲長技甚可懼也

學者工夫當自閨門始其餘皆末也今人驟得美名隨即湮沒者由其學無本不出於閨房用力焉故曰工夫不實自謂見道祇是自欺

書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言學

啜菽飲水貧寒所不免惟盡其歡則可盡歡二字學者當熟味之

嬰兒戲於親旁呼之則至撫之則悅了無間隔學者此心常存可謂孝矣

錢盡再來事幾一失不可復得李宰相絳之言也

吾儒急務立大本明大義耳本不立義不明雖討論時務條目何爲

學者無以精神凋喪於陋巷偏僻之習

晦翁是進退用舍關時輕重者且願此老無恙

案右九條全謝山錄袁正獻公所輯定川言行編載入宋元學案定川學案後一條載入晦翁學案

訓語二

天子必有諫官今世牧守遂無諫者天子不得自行一事而牧守皆擅喜怒無敢問者錄事參軍自漢至唐專掌彈劾此職可復修也

道德仁義渾然無偏倚之謂成楊墨之仁義去道德而言之也老子之道德去仁義而言之也二者皆有弊以執一偏不知禮也道德仁義理一而名二體同而用殊

各行於其所當行而不偏於一曲非禮不能也

朝廷之上不言功名之大小則問官爵之崇卑利祿之厚薄此何等風俗哉今公卿大夫在朝之士所言者皆禮問者以是對者亦以是可見禮樂明於上風俗厚矣

義是禮之變等是禮之常於坤乾觀變於夏時觀常非聖人孰能觀之

禮行不是行禮我與神有二不可謂之行聖人之誠足以感神而無間故無往而不得其所欲

案右五條見王履軒宋元學案補遺第一條錄叔

晦語第二至四錄定川經說

訓語三

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歡庭闈痛自砭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於寢室之壁

訪求版籍得之胥吏家曰是政本也而此曹私之不謹隄防何以經久

或謂姑安職何行道爲太息曰道與職豈有二哉因發策諸生稱孟子之言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然愧於中者可無其人乎

謂其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自取光寵哉吾朝夕兢兢淪胥是憂故不爲也不愧友朋去無所恨

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帥屬少事同列頗以閒冷自逸因曰設官分職安有閒冷者

作永元陵百司次舍供帳酒肉之需州縣奉承不暇因曰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食自如安乎

移書御史曰修奉大事宜先治喪紀喪紀著明人心曉然知君上典禮之重貪求自息科擾自戢可不煩彈治而肅

浙西帥知其貧欲餽之豐因所厚者言之曰受則傷義拒則違俗以旣歸告之其可卽日出郊

官會稽時故人典方面者贈以白金反之曰向也閒居賜何敢辭今祿矣義無兼受

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眞善讀書

案右十條見袁正獻公撰行狀

訓語四

爲學錄同列率不敢與諸生語喟然歎曰將不知兵兵不知將情意不接不可之大者

嘗爲司業言學職諸生之表非其人不可司業答以格法曰苟用格而已一胥吏足矣

初與司業爭或謂司業深情厚貌宜少防之曰司業遇我厚豈敢逆詐哉旣得罪乃知下石者不獨一人司業與焉曰果厚貌深情乎亦無怨也

居太學語人曰天子學校當隆師親友循規蹈矩以倡郡國

案右四條一二見鎮海縣志本傳錄袁正獻公撰

言行編三見宋元學案本傳四見寶慶四明志本

傳錄自周益國文忠公撰墓碣

定川遺書卷二

定川遺書附錄卷一

後學鄞　張壽鏞輯

朱子答沈叔晦書一

衰病如昨無足言者二圖之妄深荷留念言多枝葉而不旣其實尤佩警切之戒但區區平日躬所不逮之言與此殊不相似識者當自無疑惟是尋常實有似是而非之論不幸爲人傳出異日或能亂道誤人爲可懼耳麻沙所刻呂兄文字眞僞相半書坊嗜利非閑人所能禁在位者恬然不可告語但能爲之太息而已若大事記則雖非全書而實有益於學者有補於世教區區流傳之意本不爲伯恭計況門外之紛紛者乎

答書二

帥幕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之亦何適而不可安節前日務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況又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爲不枉用功

力耳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書三

示喻兩塗之疑足見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之意警發多矣自惟媮惰何以及此況又未得面承事理之問亦有難喻度者何敢容易下語顧以不鄙見辱之厚竊以所喻慰之恐所謂聞道讀書者皆救病之良藥也但未知其所謂道者何道所謂書者何書而所以聞之讀之又如何用其力爾區區更願審叩其人以究其說而決其是非政使其說未必盡是而因此講求同異之閒便自可以見眞是之所在向後用力則以前日躬行之實充之且不患其不勇也大抵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我使道體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所欲言者甚衆甚衆

與沈叔晦書

熹衰病之餘扶曳至此少時爲吏於此接壤頗聞其民俗利病謂或可以少效區區既至乃殊無下手處頃來豐丈過此亦以一二事爲寄亦其俗之所甚病今亦未有以報朝廷向來蠲減僅有其名而今乃欲責其實且許郡守自列因得條上一二未知得見從否亦知今日上下艱窘不敢究言然度已是難施行矣欲行經界半年議尙未定若得遂行御須救得分數然病久證壞要非一藥所能支也柰何柰何因便附此問訊有以見教願悉聞之正遠唯冀以時加衞以慰吾黨之望不宣

答書四

克己復禮前說已得之御是看得不子細誤答了今承再諭愈詳密無疑矣

浩然之氣一章恐須先且虛心熟讀孟子本文未可遽雜它說俟看得孟子本意分明御取諸先生說之通者錯綜於其閒方爲盡善若合下便雜諸說混看則下梢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會道理矣近日說經多有此弊蓋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輩不敢違

巽之心便覺左右顧瞻動皆窒礙只得曲意周旋更不
復敢著實理會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夫尊畏前輩謙
遜長厚豈非美事然此處才有偏重便成病痛學者不
可不知也又非義襲而取之句內亦未見外面尋義理
之意請更詳之橫渠先生言觀書有疑當且濯去舊見
以來新意此法最妙

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蓍卦而言蓍卦何嘗有思有爲但
只是叩著便應無所不通所以爲神耳非是別有至神
在蓍卦之外也曾子告孟敬子三句不是說今日用功

之法乃言平日用功之效如此有得文義方通來諭糾
紛殊不可曉也

不知其仁之說恐未安且未論義理只看文勢已自不
通若更以義理推之尤見乖戾矣蓋智自是智仁自是
仁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上著實踐履
到得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喚作仁如子路諸人正
爲未到此地故夫子不以許之非但欲其知理而已也
若謂未知者做得皆是而未能察其理之所以然則諸
人者又恐未能所爲皆是固未暇責其察夫理之所以

然也

案以上五書見朱子文集

呂子約（祖儉）泛舟至竹洲叔晦所居詩

湖光拍天浮竹洲隱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披裘
我欲從之恐淹留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友著意修
微風一動生波頭飛棹來往倦則休兀兀坐曹如繫囚
吏餘只有萬斛愁一生安坐無幾求今日棲遲如置郵
脫帽露頂固狂流俯首折腰亦可羞誓將入海登之罘
棄置人閒繞指柔蒼然暮色下羊牛出處語默兩悠悠

九原可起柳柳州燕坐相與未始遊

案此詩見至正四明續志

又晁景迂大觀庚寅冬爲四明船場後七十餘年
某適以倉氏之職至此閱而王兄季和亦來作
景迂官相與訪問舊迹故傳尙有可考偶成數
語簡季和因呈叔晦詩

鄞川舊有船司空小亭晚望江之東（景迂有江亭晚望詩）父老猶
能理前話無錢無木人無功（時有漕使來場中詰問造船事景迂對以此語云有
錢則有木有木則有船既無錢則無木既無木則自然不能造船漕使語塞而去）風流已往四

十載水仙木犀徒自紅（景迂有思四明水仙詩及和蔡天啓四明瑤柱木犀之句）吾嘗夜看司空集元符上書入邪中歲月蹉跎今幾許俯仰一身隨轉蓬自爾怕道四明守詎有律呂爲始終易玄後講此時有又得剛說來發蒙（景迂跋云今年始見剛說明州令人不覺意氣自倍）曾人獵較亦獵較復使妙句追飛鴻揭來海頭四閱月塵埃滿袖生氈氊平生執鞭所欣慕追尋故蹟得數弓超然之名猶可想（超然之名舊矣相傳在江之澨後樓易其名而非復故處矣）海氣微茫日未曨越中豈是不好事別乘皆賢心已恍場官纔綣眞我友欲來卜築祠此翁大書特書景迂號

庶幾遺躅常淸通簿書期會目前耳此意當令齊洛嵩豐公室外草芃芃了齋卻掃耳若聾當時二士相游從夜闌太息非爲躬年運而往將溟濛後輩風□□□□薄材微宦猶末工尸祝越俎自忡忡誰圖遺像置學宮時與先儒相磨礲郤歸金華守吾宗端坐不出固其窮

附錄慈溪龍虎軒偶成

龍蟠虎踞秣陵城甬上倉官亦強名獨占高峯傲千古夜深月照落潮聲

老松偃蹇臥江濱風月煙雲寄此身不羨參天二千尺低徊欲對小峩岷

仙都石筍似天成梟水松龍是弟兄走徧游人與行客未知誰可寄深情

蒼然暮色已崢嶸姑射山頭臥玉鯨墨客強生龍虎想我來猶自怯威名

尙書風節映鄞川人物蕭然又幾年世路遷迻雖已極軒前龍虎尙依然

年來世路轉蹉跎正大中庸論愈多出本無心歸亦好何須胸次自干戈

此亦呂大愚作也見至正四明志雖未注是叔晦云云然氣象萬千錄之可備纂大愚集者采取大愚集亡矣安得好事者爲之補葺傳世乎

定川遺書附錄卷一

定川遺書附錄卷二

後學鄞　張壽鏞輯

通判沈公行狀

袁燮

曾祖開故不仕妣趙氏

祖子霖惠州博羅主簿妣應氏

父銖承務部僉書鎭東軍節度判官母太孺人孫氏

君諱煥字叔晦四明沈氏也世居定海中徙鄞自君祖主簿公經行修明恬于仕進鄉里高其節考簽判府君嘗聞道于焦先生授指伊洛忠信孝友克紹先德後進皆師尊之而沈氏之門益大隆于教子諸子皆修飭有聞而君尤偉特有大志自始知學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未嘗鶩于末習既冠成人尤奮勵自彊慨然有追縱古人主盟當世之心頎而美髯偉儀觀尊瞻視音吐鴻暢羣居鄉校以嚴見憚屬辭有典則清遠雄麗務以義理自勝不類舉子語年二十四鄉舉第二明年監補第一又四年遂以行藝優諸生時師友道喪雖首善之地合席同筆硯鮮有講磨之功君勇于進修不主先入始與

臨川陸公子壽爲友一日盡舍所學以師禮事焉陸公極稱君志氣挺然有任道之質君益自信晝夜鞭策有進無退求友如不及潛觀密察至有頹然衆中不自矜衒人莫之識而推之爲不可及者囊無資冬或不絮忍窮勵志惟講習爲急旣與諸賢定交又以諭後來者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吾曹生長偏方見聞固陋不以此時資明師畏友廓然開之何由自知不足前無堅敵短兵便爲長技大可懼也聞者悚惕因君以交諸賢五六年閒朋從日盛相與講明立身之要務本趨實爲不朽計皆自君倡之乾道五年試藝南宮主文自汪公應辰以下皆一時鉅儒奏君名第二君忠義天挺勇不顧利害危言切論指陳闕政無隱居次甲授廸功郎紹興府上虞縣尉待次里中益講學不倦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歡庭闈痛自砭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于寢室之壁日省觀焉嬰兒之慕不忘其初深以嚴威儼恪爲戒簽判公每對賓客君常供立其旁侍酒則竟席不敢去小不合意嚴誨飭之不以年長故假借父子自爲師友講論道義閨門肅雝士益信而歸之門人

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啟告簡嚴渠矱端肅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銷中心悅服師道益尊尉曹三年不卑其官端居終日雖隆冬酷暑不少懈砥礪名節無秋毫私增葺學舍訓導有法取下嚴紀律毋得輒至鄉井不得已而遣期以某日某時反命毋敢蹉跌訪求版籍得之胥吏家曰是政本也而此曹私之不謹隄防何以經久則鑰而藏諸榜其庫曰經界而歸權于其長有所閱視宰必關尉尉必請于宰始得啟封約束堅明吏姦莫措邑人賴之聲望藹然舉薦相

屬固辭不受或稱之政府諷使來見卒無所詣調揚州州學教授未上除太學錄時淳熙八年春也自成均造士寖失古意官其閒者率皆安靜養名少所設施賓接有時物情頗隔君始至則延諸生日與周旋見者不以蚤暮遂欲整齊宿弊稍修教養法士爭歸之而長官始不樂矣先是舍法取士行藝優劣一決于試拔其尤者使職于學君欲參以譽望司業難之君持議如初會攷試殿廬唱第之日有司俟命于廷壽皇熟視偉君遣中貴人詢名氏及官有簡記意丞相復稱君居官匪懈以風切其餘忌者滋多君介然自若或謂君姑安而職何行道爲君太息曰道與職豈有二哉因發策諸生稱孟子之言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然愧于中者可無其人乎詞旨頗切不知者以爲訕已相與媒孼其言紛紛御史惑爲遂論君與長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抑之養其器業異時拔用未晚君方會食監中聞命不驚食罷夷然敘別而出謂其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自取光寵哉吾朝夕兢兢淪胥是憂故不爲也不愧友朋去無所恨在職纔八十日有旨補外得高郵教官

闕明年丁簽判公憂服除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久之始以年勞進秩上距解褐十有八年帥屬少事同列頗以閒冷自逸君曰設官分職安有閒冷者翼贊其長心所未安懇懇忠告省閱案牘如處要職下至場務宿弊悉革去之作永思陵百司次舍供帳酒肉之需州縣奉承不暇君以爲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食自如安乎亟言于帥帥屬君條奏且表薦爲修奉官君復移書御史修奉大事宜先治喪紀喪紀著明人心曉然知君上典禮之重貪求自息科擾自戢可不煩彈治而肅御史

深然之帥去官君亦辭修奉後帥至復委以按察君直道而行械吏之並緣爲姦者而還其科率之不當者人情妥堵是歲旱荒領常平者以上虞餘姚二邑隸君振救躬履阡陌人人撫之詢戶口察顏色飾貌者邊巡自退而饑民皆遺之食迄無流移部使者才之亟剡奏稱君治行帥露章獨薦尤力侍從亦舉君自代章合上壽皇猶憶其風度曰是向爲學官人物甚偉者乎將召用之媢嫉者復至而左丞相既家居矣小人無計沮君嚮昔所與有欲自明其非黨且因用君名作爲黨論復列

其圖爲三疏士大夫三十四人姓名于下某已去某猶在己不與焉而謂君爲之欲激衆怒合謀并力以梗其入謗語果喧有一從班以百口保君明其不然者遂稍息終不復召秩滿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君有高名台閣羽儀之選善類數推之而自學省下遷及是累歲顧滯于銓調視往時同列邈不可跂公論以爲屈由是丞相合前後薦君者數奏力陳于上始有陞擢之命通判舒州該皇上登極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家故清貧敝廬數間隘不可居隨所寓止性輕財常誦李趙公

之言曰錢盡再來事幾一失不可復得室無私蓄辭受取舍雖小必謹嘗游中都浙西帥雅聞君名而知其貧欲饋之豐因所厚者言之君曰受則傷義拒則違俗以旣歸告之其可即日出郊官會稽時故人典方面者贈以白金君反之曰向也閒居賜何敢辭今祿矣義無兼受資用屢竭廉約自守意氣軒豁未嘗有悴色口不言貧不知君者雖謂之不貧可也奉母謹甚左右無違日進甘脆閒爲宴集以歡樂之與弟友愛深篤倡率妻孥撫養孤姪恩意隆洽略無少閒故人孤女窶甚聘以爲

冢婦富室欲聯姻諸子請之勤勤卒拒不許鄉閭有喪不時舉女孤不嫁者念無以助聞會稽有義田惠浹窮乏其稱甚美乃請于鄉老鄉大夫爲表倡二公欣然意合果于集事以君鄉評所推屬所以諷諭者君不憚勞苦告諭諄諄誠意孚格樂助者甚衆未幾得田數百畝儲峙有所職掌有人出納有法毋苟求毋徇私必核其實品量多寡用而不匱有餘益市膏腴愈久愈多其惠愈博鄉人義之咸曰此無窮利也規約甫立而君則病矣病日侵猶自整厲不改其度與朋友別惟以母老爲

念善類彫零爲歎嗚呼可哀也已得年五十三紹熙二年四月戊寅終于寓舍十二月丁酉葬于縣之翔鳳鄉象坎山龍尾之原配楊氏祔焉楊氏有賢行順于舅姑和于娣姒叔妹而相夫子以禮甚柔而正時有規切語君每謂之良友卒于淳熙己亥之歲君深悼之擇可爲繼室者難其人吏部郎中豐公誼清敏之孫能世其家故與君相知深曰吾長女可配君子遂以歸之子男四傳曾魯曾省曾敏曾女四長適舒鈃次許嫁呂喬年餘幼自君之沒朋友親故哭之皆慟四方賢士大夫識與

不識咸爲世惜之此豈一日之積哉攷其平生大節寧終身固窮獨善而不肯苟同于衆寧齟齬與時不合而不肯少更其守凜然清風震聾頹俗使時見用必能振朝廷之綱折姦回之萌屹立中流爲世砥柱亦可謂難矣然世之知君者如此而已至于日進其德駸駸焉自期于純全博大者鮮能知之雖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嗜學如飢渴考察精密其爲言曰書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矣知非改過踐履篤實其始面目嚴冷清不容物久久寬平可敬可親面攻人之短退揚人之善切磋如爭歡愛如媚古所謂直而毅溫而弘者殆庶幾乎篤愛其親以曾子爲法而復以名諸子以孝謹爲家傳沈氏其未艾矣始居家塾非聖哲書未嘗誦習及游太學亦然嘗作詩箴其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眞善讀書史籍傳記採取至約後與東萊呂公伯仲極辨古今始知周覽博攷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明君賢臣之經綸事業孳孳講求日益廣深君子以是知君胸中有蘊有足以

開物成務者矣終身沈于下位而聲名流于四方抑之愈高困之愈堅死且不隕是豈偶然嗚呼其可敬也夫諸孤將求銘以貽之無窮故爲之敘述其本末雖無能發明要摭實非溢美貴其可信而已惟當世篤論君子擇焉謹狀

定川言行編

謹案袁正獻公燮既撰定川行狀更輯言行編全謝山補定宋元學案書於舒廣平傳後云宋史作舒沈傳寂寥短簡不足以見其底蘊梨洲始求得

廣平類稿殘編其中有足資考證者因據之別爲舒傳（案舒傳已刊入類稿附錄）又近得定川言行錄（案錄字乃編字之誤謝山或誤識）因據之別爲沈傳徵特學案所闕他日董修宋史者亦將有所采也云云顧謝山錄於宋元學案者言行編僅僅九則而鄞志本傳又引一則鎭海縣志本傳更引三則內第三則卽宋元學案尊敬朱晦翁語王腴軒輯宋元學案補遺附錄四則未註來源其第二則卽鎭志所錄爲學錄常正衣冠者是也第三則本諸行狀第一則玩其語氣

似本諸言行編第三則未知所出壽鏞方以未見全編爲憾馮君孟顓一日以袁襄臣所輯正獻公遺文鈔二卷見示其第二卷卽定川言行編也因互相勘比且細閱袁襄臣初稿（卽煙嶼樓初本）當時亦僅就謝山所錄者編之嗣得郡中沈氏譜鎭邑沈氏譜始獲全編然兩譜詞句閒有出入柳泉先生一一手校極爲精審襄臣者徐氏高第也不忘其祖輯其遺文而定川亦藉此以傳蓋二公氣誼旣浹洽於生平二氏子孫復勤守其先德相得益彰爰將遺文鈔二卷及附錄付梓更就原編逐條摘錄俾學者便於省覽焉若欲見原編則取正獻公遺文鈔讀之可也

學於家庭以正心修身愛親敬長爲本步趨中規矩言論有典則

入太學益自整勵與同志曰吾儕生長偏方聞見狹陋不得明師畏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知不足前無大敵短兵便爲長技大可懼也

家素貧囊無餘貲冬或不絮姑蘇一巨室延請以誨其

子同舍皆勸其往曰吾方求益師友柰何舍去卒拒不往

永嘉崔象先頹然衆人中不自矜衒人鮮能知者君一見大稱之以爲學問識見在行輩中當爲第一聞者憮然後同志與象先友聽其議論始服君爲知人

天資高邁狀貌偉特語勁而氣充足以祛人鄙吝之習而養人正大之氣

居家事親恂恂卑下以嚴威儼恪爲戒每言學者工夫當自閨門始其餘皆末也今人驟得美名隨卽湮沒者由其學無本不於閨門用力焉故曰工夫不實自詬見

道祇自欺耳

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言學

啜菽飲水貧寠所不免惟盡其歡則可盡歡二字學者當熟味之

嬰兒戲於親旁呼之則至撫之則悅了無間隔學者此心常存可謂孝矣大書親愛和氣愉色婉容一章於寢室之壁

忠義自許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廷對鯁直指陳闕政無所諱忌

尉上虞人謂儒者世故未必周知而吏道通明應酧整暇終日廨宇抵暮而後返室

府檄所委非其義不往帥亦不敢強約束其下甚嚴有所巡捕限以日期稍有稽違責罰不貸非甚不得已不令人入鄉

信義輕財每讀唐李絳之言曰錢盡再來事錢一失不可復得辭受取舍關鍵甚嚴苟非其人有所饋遺未嘗輕受嘗游中都浙西帥知其貧欲厚遺之因君之善厚者先達此意曰義不可受來則難卻以渡江告之斯可卽日出關

爲太學錄常正衣冠同僚私謂曰沈君莊肅如是我輩亦當如是盛暑時亦然同列率畏謗避嫌不敢與諸生語喟然歎曰將不知兵兵不知將情意不接不可之大者獨延見無虛日

嘗爲司業言學職諸生之表非其人不可司業答以格法曰苟用格而已一胥吏足矣司業不能平

同僚有以行道爲笑侮者曰君子居其位必行其道道之不行吾實恥之因發策試諸生稱孟子之言曰立乎

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日宰執侍從臺諫以及監學師儒之官立乎本朝而道不行詢所以然之故

在職才八十日同列諸生送江濱有泣下者曰吾豈不知顧惜爵位僥倖改秩足爲親榮哉不如是則淪胥非吾素志耳

始未去或謂曰司業厚貌深情盍隄防之正色曰君子不逆詐不億不信司業與我厚吾豈敢逆詐既得罪始知擠者司業與焉但曰果厚貌深情乎亦無怨也

去國不以罪屛爲恨閒居累年守道無悶未嘗以得喪

127冊·113586

用舍更其操身雖退而名益高

改過遷善不苟自恕其始面目嚴冷一語不輕發與朋友交面攻其短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如將浼焉觀摩既久浸浸寬博卽與之居可敬可愛

作永思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承給不暇侍郎鄭公爲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襃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生則茇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需索絕矣後帥復委以檢察治吏之並緣爲姦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

務識大體非聖哲之書未嘗好史籍繁雜未攻至約以爲簡策工夫要而不博友人向伯升（一本無伯字）博通諸書遺詩箴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終亡羊自居太學與官上庠時常持此論甚堅後識東萊呂公極論古今始知讀書之益

呂公之弟子約官里中相與契好諸書綱目講之尤詳

吾儒急務立大本明大義耳大本不立大義不明雖討論時務條目何爲

兄弟自爲師友論講切磨期與古人同友愛甚篤里中言家法者推沈氏士益信而歸之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消中心悅服

愛君憂國發於至誠語及時事少不合意常蹙蹙不樂深以善類彫零爲憂

晚尤尊敬晦翁曰是進退用舍關時輕重者且願此老無恙旣寢疾猶以爲言蓋處心積慮未嘗不在斯世

容貌凝然肇端無俗氣

吾儒之學在植根本識肩背無以精神彫瘁於陋巷偏

僻之習

議論宏大平直坦乎如九軌通衢

其有功於吾道者開後學師友講習之端得古人相勸爲善之義材質不同相與磨礲浸灌而進德日衆

病革之際握手爲別每以毋老爲念

人品超卓世道所關求如君者難乎其人矣

通判舒州沈君（煥）墓碣（嘉泰三年）　周必大

紹熙三年正月戊寅沈君叔晦卒十二月丁酉葬慶元府鄞縣翔鳳鄉家坎山龍尾之原凡四方知名士皆來

弔祭而全州守楊簡太學正袁燮有誄鄉評誌壙狀行實授其子來請銘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銘可已乎按沈君世家定海縣已而徙鄞曾祖開祖子霖經明行修主惠州博羅縣簿父銖力以道義教子終承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君諱煥叔晦字也少而奇偉年二十四舉於鄉監補魁多士乾道五年省試第二以右迪功郎尉紹興府上虞縣鄉村不識胥徒境無犬吠警吏匿經界籍爭訟紛然令檄追證君拘籍錮之操驗稽決積弊以革

淳熙四年調揚州州學教授未上八年春詔爲太學錄始君爲生員即語人曰天子學校當際師親友循規蹈矩以倡郡國知[illegible]川陸九齡子壽之賢從而學焉見聞日廣朋從邈向悉歸於正既列學官則以昔所躬行淑諸人早暮延見學者聲譽日章長貳同僚已懷媢嫉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廷下孝宗偉其儀觀選內侍問姓名□□恳之而君益侃侃自將或勸其姑營職耳道未可行也君曰道與職二乎適試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意似有所諷言路方以安靜爲大體疑其訕也摘君與長官爭議宜少折之在職纔八旬得高郵州教授而去茲可觀過矣明年丁父憂服闋選充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用舉主升從政郎高宗山陵越帥鄭侍郎汝諧奏充修奉官君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生則茇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需索絕矣後司倚書張杓復委之檢察君治並緣爲奸者追償率重者支頓減歲旱常平使者分擇官屬拯恤君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者諸司交薦十五年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三省類薦書以聞上

猶簡記許申擢通判舒州將用之也光宗覃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歸俟官期益篤爲己之學天性孝敬父在時每對客必拱侍燕集竟席乃退晚奉母尤至誠顏疑性過剛大書戴記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於寢室以自警友愛其弟撫養孤姪家雖貧一毫不敢假於人甘旨之奉獨豐人疑不貧也聞會稽創義田凡吉凶有力不給者佽助有差即白鄉貴效之得田數百畝月增歲益遂爲無窮之利既病猶不廢書孜孜以人才國事爲言昔曾子論弘毅之士仁爲已任死而後已孟子謂明善

以誠身誠身以悅親悅親以信友信於友乃獲於上若吾叔晦所謂任重而道遠誠其身以獲乎上者非耶自昵開言其志益堅不幸五十三而沒使天假之年成就豈易量哉雖然芝蘭當戶鋤之者人也雷風震林直木斯拔茲豈人乎天道難言予復何咎既序且銘哀而不怨亦叔晦之志也歟君先娶楊氏有賢行前一紀卒豐清敏公孫吏部郎中誼從以長女配之四男傳曾魯曾省曾敏曾皆傳父業魯曾今名杰用宗廕爲迪功郎四女長適舒鈃次適呂喬年胡顓次許嫁李知至俱名門也孫男一

嗣隆孫女一尚幼家藏五卷大率仁義之言銘曰嗟我叔晦行高才全學富於海道直如弦秀出周行頎而儼然惟皇側席伊誰懸前可抑者進胡奪斯年命寶使之彼何誅焉未嘗尤人矧豈怨天其事好還後當遄絺

謹案行狀作淳熙二年四月戊寅終是也墓碣誤

祭沈叔晦國錄文

史浩

嗚呼叔晦淳眞資稟不羣試舉大略可悉其人以言其道得師深造優優聖域能窺閫奧以言其材知悟心開何慝事物紛至沓來以言其學正而不駁因流知源橫渠伊洛以言其文傑出橋門兩優上第名亞省元以言其狀修髯廣顙鶴立雞羣咸知敬仰以言其言時然後宣齒牙餘論學者爭傳嗚呼人有一善必膺世選君兼數者乃不通顯遲次佐州效未及收遽以淪歿命不爲謀嗚呼上不獲終養於母氏下不逮延賞於諸子此意蕭條可哀也已有酒旣淸有餚旣馨茲寓一奠心折涕零

祭南山沈公文

朱熹

嗚呼叔晦今果死耶氣象嚴偉凜若泰山之不可踰而

情性端靜劬然蠹魚之生死於書家徒長卿之四壁而清恐人知嗟吁叔晦學問辨博識度精微官止龍舒之別乘而才實執政之有餘人皆戚戚君獨愉愉人皆汲汲君獨徐徐而惟以道德爲覆載以仁義爲居諸以太和爲扃鐍以至誠爲郛郭至於大篇短章鏗金戛玉鉤玄闡幽海搜山抉者又特其功用之緒餘也

祭沈叔晦文

楊簡

嗚呼念哉朋友道喪爲日久矣吾叔晦倡之切偲義超某未離膝下時知有先訓而已出門逐逐不聞正言竊

意世閒不復有朋友之義及入太學首見吾叔晦始聞正論且辱告曰此天子學校四方英俊所萃正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某遂求其人遂得從其賢游相與切磨講肄相救以言相觀而善皆吾叔晦之賜今棄我而往矣嗚呼痛哉嗚呼念哉其所以得門外之助不負先訓勉勉於今未至於自棄吾叔晦之力也豈不念哉豈不痛哉叔晦之賢豈吾一鄉所可得而私蓋天下共之世方習詖波頹不可起叔晦不然如砥柱中流而峙正色立朝不肯靡靡學官發策無所回畏雖不旋踵而罷而

亦足以起士大夫萎苶不振之氣嗚呼念哉某自聞先訓大舜從人禹拜昌言由喜聞過改過明白先君則然何止內訟盡以告人自怨自艾至於泣下至於自拳出門泛觀大難其人而叔晦亦嘗聞過伏義筆書而口宣某由是益服叔晦之高念叔晦之賢孝友天資敬恭粹然處他人之所甚難獨從容乎周旋善言善行奚可悉數威儀文詞誠足以稱雄一世某竊以爲由中而發當觀叔晦之中不當徇叔晦之外三十年相與相切之情三十年相與相切之義遵制之官不得執紼而從柩一奠哭別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哭沈叔晦墓詩　　　孫應時

宿草遂如許吾誰作九原堂堂那有此凜凜尚能存日落松風久天清霽氣暄百年知己淚灑盡欲何言

案孫燭湖應時又上晦翁書曰叔晦沈兄不幸謝世此制中之梁木一壞豈易復得

贈沈智甫（名省曾）序　　　袁甫

言心聲也發策之語直犯時忌惟先有輕利祿心故耳使所重在利祿尚不敢略有忤拂況敢從其蠹根病髓

而攻之耶若端憲沈先生之弘致淵識可謂達于重輕之分矣先正獻公嘗言先生少年在鄉校刻志問學齋前有竹甚茂每于竹叢中讀書音韻洪暢聽者悚然祁寒襪無絮則小鑪貯故紙用以溫足前輩所謂士大夫必先咬得菜根乃可有爲者其先生之謂歟嗚呼惟其如是故能尙氣節篤道誼視官爵如外物曾何足以動吾之毫芒哉方其仕上虞也一尉之卑發爲聞目深嗟理學不明風俗頹靡于是以扶植公議爲主及爲學官謂立朝而道不行赧然而動于中者今可謂無其人蓋

將以報宰相而下愧恥之心耳且夫壞天下國家者私意也而惟一公字足以藥之壞士大夫節義者無羞惡之心也而惟一恥字足以藥之此二言劑切中膏肓人徒歎其善藥病耳孰知胸中耿耿不以得喪利害爲念而後能發此二問不然豈不能隨世俯仰雷同並阿爲尋常場屋發策之語乃明目張膽慷慨深切如是也前一問尙爲世所容後一問不得安于朝列矣先生何加損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慤于是敬服先生之心嘉熙二年十有一月己亥敬書以授先生之子智甫別駕云

跋沈國錄（煥）郭燕人牟太學私試策問

魏了翁

古之仕二爲貧爲道而已爲貧則尙以爲祿仕然非饑餓不能出門戶不爲也古有饑餓而不肯爲者矣夫苟爲道則立乎人之本朝大將行其道矣猶欲行其言不則去之雖窮之者得我且不爲也況妻妾宮室乎此義久矣不明沈公乃能招諸生而誨之人主不以爲忤宰相趙文定亟稱之此人心之所同也不知位司成職言責者獨何人而斷斷不可否之三曰之羞其象曰位不當也三以陰柔居上自知不當其位亦赧然不能自安然則彼斷斷者夫非盡人之子與後四十有四年臨邛魏了翁撫卷太息書而歸其子省曾

跋竺氏藏舒沈二先生書

袁桷

二先生授學鄉里踵門而登巍科膴仕者固不一二數殊異以後衣冠淪落有不忍言者獨剡源竺君嗣孫稷猶能守儒保世庋藏二先生遺墨惟謹桷伏讀沈公書誨曰兢兢自持若果能爾何用師友審竺君誠能用力於是舒公誌其歲月則曰樂道其敎薦更百年敦厚愷

悌之澤今復未艾竺君諸孫宜力修而善繼焉俾勿墜

案王臒軒宋元學案補遺於定川門人竺先生大年下節錄袁清容跋竺氏藏舒沈二先生書今取清容集所載全錄之竺稷當是竺大年之孫清容所謂剡源竺君者卽大年也大年奉化縣志有傳著有禮記訂義惟志傳極略藝文志載汪元春禮記訂義序云號楓林舉紹興壬午鄉魁會試下第絕意仕進幽居著述禮記訂義等書可補志傳之闕萬季野撰儒林宗派直接定川之傳者祇錄竺

氏一人則其學可知也

端憲沈先生贊　黃潤玉

偉哉端憲本於躬行師道尊嚴郡國是倡曰道與職惟一無二任重道遠名昭百世

沈端憲公像贊　李堂

正色立朝以道舉職肅然師模以嚴啓迪反觀內省慎獨之功端憲追謚允符德容

沈端憲公墓詩　全祖望

簽書父子盡醇儒更有徵君饜道腴再世衣冠同翕聚一林樵楮倚扶疏崇邱山下薪傳杳眞隱堂中蕙帳枯鄉里義田乃餘事可憐高誼亦荒蕪

竹洲三先生書院記　全祖望

竹洲在鄞西湖之南蓋十洲之一三先生者沈端憲公曁其弟徵君季文參之以金華呂忠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洲一曲壽皇爲書四明洞天之扁以題之卽所稱眞隱觀者也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徵君亦授徒於忠定觀中於是端憲兄弟竝居湖上其時忠公方爲吾鄉倉監昕夕與端憲兄弟晤顧公治在城東還往爲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乃以場木爲製船（壽鏞案呂子約泛舟至竹洲詩云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友著意修是子約自出百金購船而王季和修之非以場木製也）每忠公與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憲從水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來矣相與出俟於岸上或竟入講堂討論終日或同泛湖上忠公爲詩以紀之曰湖光拍天浮竹洲隱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披素裘我欲從之恐淹留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友著意修微風一動生波頭飛棹往來倦則休是也方端憲遊明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尚無恙相與極辨古今以求周覽博考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業孜孜講論日益深廣期於開物成務而後已則夫忠公之來所以商量舊學而證明新得當不知其若何而惜乎無可攷也湖光宛然斯人之履絇可作吾將溯洄從之矣端憲之父簽判故程門私淑弟子端憲則受陸文達公之傳而徵君師文安蓋其兄弟分宗二陸宋史竟以端憲系之文安門下誤也端憲尤睦於成公及其家居忠公又官於鄞切磋倍篤故沈氏之學實兼得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夫以相

府之巍峩宸奎之焜燿而後世之流連而不能自已者乃在於三先生之隱約是可知富貴之別有所在也然忠定能以綠野之堂爲諸賢永朝夕則書院之長存卽洞天之佳話矣先宮詹公之得竹洲也擬爲端憲築書院而未成其後竹洲屢易主而後歸於予乃遂事焉而記之

鄞江人物論　張懋建

漢儒承秦燼之餘石渠天祿功著經籍而理學未淳宋儒負大力以昌明之周張二程之學統歸朱子而翼翼以相成者則推陸象山先生象山之學直透性靈而昌其緒者則推四明正學四君子袁正獻擴發性功窺測閫奧楊慈湖溯源心性釐剔離鑽沈端憲澄澈根源把握主宰舒文靖待制奎文原本性術皆屬象山正脈而端憲先生承朱子轉運浙東見訪相與闡發道理遺書靜廉二字復遺其弟炳就學象山門下尤其卓卓者也

下略

定川遺書附錄卷二

定川遺書附錄卷三

後學鄞　張壽鏞輯

宋史本傳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始與臨川陸九齡爲友從而學焉乾道五年舉進士授餘姚尉揚州教授召爲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蚤莫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帝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爲訕己請黜之在職才八旬調高郵軍教授而去後充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煥亟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茇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須索絕矣於是治並緣爲姦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歲旱常平使分擇官屬振恤得宜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改知婺源三省類薦書以聞遂通判舒州閒

居雖病猶不廢讀書拳拳然以母老爲念善類凋零爲憂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追贈直華文閣特謚端憲

案李紱編陸子學譜云宋史象山先生傳稱門人楊簡袁燮沈煥舒璘能傳其學故今撰先生學譜先生而下即繼以楊袁沈舒四君子從史本文也

寶慶四明志本傳

沈煥字叔晦世家定海徙鄞年二十四舉於鄉補國子監爲選首居太學不苟同每語人曰天子學校當隆師親友循規蹈矩以倡郡國慕臨川陸九齡之賢從而學焉乾道五年省試第二調官歷餘姚尉揚州教授八年召爲太學錄以昔所躬行者淑諸人蚤莫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孝宗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爲路以爲訕己請黜之在職纔八旬得高郵軍教授而去後充浙東帥屬高宗山陵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生則茇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需索絕矣於是治並緣爲姦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歲旱常平使者分擇官屬振恤煥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諸司交薦十五年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三省類薦書以聞上猶簡記特許升擢遂通判舒州歸俟官期益篤爲己之學奉親孝自疑性剛大書戴記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於寢室其存心養性率類此史忠定

王浩刱義田於會稽凡仕族有親喪之不能舉孤女之不能嫁者佽助有差煥白王率好義者行之鄉里得田數百畝月增歲益遂爲無窮之利雖病猶不廢書拳拳以人才國事爲念年五十三卒周文忠公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昔曾子論弘毅之士仁爲己任死而後已孟子謂明善以誠身誠身以悅親以信於友乃獲於上若吾叔晦所謂任重道遠誠其身以獲乎上者非邪序而銘之忠定王悼之尤切一時名賢親炙其言行者多誌之

以傳世稱之曰沈先生有文集五卷嘉定十六年寧宗官其子省曾今天子即位追贈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謚曰端憲煥之祖子森字澤夫官辟雍調惠州博羅縣主簿無仕進意號逍遙翁父銖任承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俱以明經爲鄉里師表銖嘗問道於焦先生義方之訓尤嚴故諸子皆修飭有聞少子炳字季文年未四十棄去場屋師象山陸九淵務窮性理趙忠定公汝愚以遺逸舉之史忠定王浩使子弟師之固窮終其身

延祐四明志本傳

沈先生煥字叔晦自定海徙鄞偉儀觀尊視瞻音吐鴻暢羣居鄉校以嚴見憚入太學行藝優諸生始與臨川陸先生九齡爲友一日盡舍所學以師禮事焉晝夜鞭策求友如不及務本趨實不自矜衒每語人曰當隆師親友循規蹈矩以倡郡國第進士講學不倦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歡庭闈大書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於壁日觀省爲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飭厲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消中心說服斯道益尊爲

太學錄修教養法士爭歸之不肯詭隨苟容以取光寵遂補外終於舒州通守先生非聖哲書未嘗誦習與朱文公呂成公問辨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明君賢臣之經綸事業孳孳講求日益深廣追贈直華文閣特謚端憲

鄞縣志本傳

沈煥字叔晦世家定海後徙鄞父銖承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煥自始知學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未嘗騖於末習既冠尤奮厲自強慨然有追蹤古人之心頎而

美髯尊瞻視音吐鴻暢羣居鄉校以嚴見憚屬辭有典則務以義理自勝年二十四鄉舉第二（袁燮撰行狀）入太學行藝優諸生始與臨川陸九齡爲友一日盡舍所學以師禮事焉晝夜鞭策求友如不及務本崇實不自矜衒每語人曰當隆師親友循規蹈矩以倡郡國（延祐志）乾道五年試南宮奏名第二授迪功郎上虞縣尉（○案行狀及周必大所撰墓志言行錄闕志蔣傳宋元學案鎮海縣志俱作上虞尉獨湖集附煥撰孫介行狀亦自言尉上虞蒙齋集贈沈晳甫序言煥尉上虞張處士墓志石刻在乾道五年稱右迪功郎新上虞縣尉沈煥書惟宋史本傳寶慶志曹志言授餘姚尉然行狀與墓志最先出宋史作餘姚尉當係刊本偶誤或仍寶慶志舊文之訛又案紹）

（興府志言煥隆興中爲餘姚尉乾道中徙上虞尉則係無稽之談隆興中煥在太學尚未成進士安得尉餘姚又案餘姚縣志職官亦言煥乾道中任縣尉今攷行狀並未言煥尉餘姚祇有爲浙東幹官時奉檄振救餘姚上虞兩邑饑民餘姚志載煥振荒事則可竟入之職官謬矣）待次里中講學不倦父每對賓客常拱立其傍侍酒則竟席不敢去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歡庭闈痛自砭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於壁日觀省焉（○案寶慶志以大書祭義數語於室繫之通判舒州歸後官期下）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消中心悅服斯道益尊尉曹三年砥礪名節無秋毫私增葺學舍訓導有法戒下毋得

輕至鄉井不得已而遣期以某日某時反命毋敢蹉跌訪求版籍得之胥吏家曰是政本也此曹豈得私之鐍而藏之庫有所閱視卒必關尉始得啓封約束堅明使姦莫措（行狀○案墓志作吏匿經界籍爭訟紛然君拘籍鐍之參驗稽決積弊以革）淳熙四年調揚州教授未上八年春詔爲太學錄（周必大撰墓志）以所躬行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殿下帝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宋史本傳）丞相趙雄復稱煥居官匪懈以諷切其餘忌者滋多（行狀）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

有二乎適私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爲訕已在職才八旬調高郵軍教授（本傳）方會食監中夷然不驚謂其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安以取光寵朝夕兢兢淪胥是憂故不爲也（行狀）諸生送別有泣下者（袁燮書言行編）明年丁父憂服除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不以閒冷自逸翼贊其長心所未安懇懇忠告省閱案牘下至場務病弊悉革去之（行狀）用舉主升從政郎（墓志）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應給不暇煥亟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自如安乎汝

諧屬煥條奏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茇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須索絕矣（本傳）後帥張杓來復委以檢察（墓志）於是治並緣爲奸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歲旱常平使分擇官屬振卹得餘姚上虞二縣（本傳）躬行阡陌人人撫之詢戶口察顏色飾貌者自退而飢民皆遺之食（行狀）二縣無復流殍諸司交薦十五年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婺源縣（墓志）煥有高名善類素推之而累歲滯於銓調公論以爲屈由是丞相合前後薦章力陳於上帝猶憶其風度曰是向爲學

官人物甚偉者乎將召用之媢嫉者復至而趙雄已家居小人合謀梗之終不復召（行狀）久之始有遷擢之命通判舒州光宗覃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歸從官期益篤爲己之學（墓志）奉母謹甚左右無違日進甘肥與弟友愛撫養孤姪恩意鑒洽（行狀）會史浩捌義田於會稽煥白浩率好義者行之鄉里得田數百畝月增歲益遂爲無窮之利（寶慶志）紹熙二年四月卒年五十三（行狀）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寶慶志）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辭受取舍雖小必謹資用屢竭口不言貧（行狀）非聖哲書未嘗誦習與朱熹呂祖儉問辨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明君賢臣之經綸事業孳孳講求日益深廣（延祐志）晚尤尊敬熹曰是進退用舍關乎輕重者既寢疾猶以爲言（言行編）及煥歿孫應時與熹書曰叔晦不幸棄世此淛中之梁木一壞豈易復得（燭湖集）煥與袁燮楊簡舒璘稱明州四先生（宋元學案）寧宗官其子省曾（案行狀子四傳曾魯曾省曾敬曾）理宗追贈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謚曰端憲（鎮海案）

（縣志誤作贈直文華閣）弟炳字季文（寶慶志）自父歿與煥奉母甚謹（言行編）家貧以經學教授鄉里（袁燮李必達墓志）風節最高（全祖望湖語註）年未四十棄去場屋師陸九淵務窮性理（寶慶志）舒璘嘗答書曰所示太極說謂易之極即心之極甚善人皆有此極而不自明無他私念障之也（宋元學案）煥與史浩厚浩割宅以居而炳亦授徒於眞隱觀並居湖上時呂祖儉爲倉監與至輒泛棹至煥望見呼炳曰大愚來矣相與出竢於岸上或竟入講堂討論終日祖儉爲詩紀之曰湖光拍天浮竹洲隱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披素裘我欲從之恐淹留（全祖望竹洲書院記）後趙汝愚以遺逸舉（寶慶志）不就（宋元學案）固窮終其身（寶慶志）

鎮海縣志本傳

沈煥字叔晦銖之子少即知學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未嘗務於末習既冠頎而美髯偉儀觀尊瞻視音吐鴻暢羣居鄉校以嚴見憚屬詞有典則務以義理自勝年二十四舉於鄉明年補國子監爲選首行藝超諸生始與臨川陸九齡爲友一日盡舍所學以師禮事焉九齡極稱其志氣挺然有任道之質煥益晝夜愐策求友如不

及潛覩密察至有衆人莫之知而煥獨識之者（案袁燮撰言行編永嘉辯象先頴然衆人中不自矜炫人鮮能知者君一見大稱之以爲學問識見在行輩中當爲第一聞者憮然後同志與象先友聽其議論始服君爲知人）囊空無貲冬或不絮忍窮厲志惟講求爲急又以諗同舍曰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吾曹生長偏方見聞固陋不以此時資明師畏友廓然開之何由自知不足聞者悚惕因煥以交賢士相與講明立身之要務本趨實爲不朽計皆自煥倡之乾道五年試南宮第一廷對危言切論指陳闕政無隱援迪功郎上虞縣尉（案煥行狀墓志及言行編俱作上虞尉獨湖集附煥撰孫介行狀亦自言尉上虞蒙齋集贈沈智甫序亦言煥尉上虞惟宋史本傳寶慶志雍正府志言授餘姚尉然行狀最先出宋史作餘姚尉當係刊本偶誤或承寶慶志舊文之譌又案紹興府志言煥隆興中爲餘姚尉乾道中徙上虞尉則係無稽之談隆興中煥尙未成進士安得尉餘姚又案餘姚縣志職官亦言煥乾道中任縣尉今考行狀並未言煥尉餘姚祇有爲浙東幹官時爲檄振救餘姚上虞二邑饑民則餘姚志載煥振荒事則可竟入之職官謬已）待次里中自以稟姿剛勁非所以歡庭闈痛自貶劑大書祭義和氣愉色婉容數語於壁日覲省焉父每對賓客常拱立其旁侍酒則竟席不敢去父子自爲師友講論道義閨門雍睦士益信而歸之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矩矱端肅初若不可親而昏者明柔者立鄙

吝者意消中心悅服師道益尊尉上虞三年不卑其官砥礪廉節無秋毫私增葺學舍訓導有法馭下嚴紀律毋得輒至鄉井不得已而遣期以某日某時反命毋敢蹉跌訪求版籍得之胥吏家曰是政本也此胥豈得私之鐍而藏諸庫有所閱視宰必關尉始得啓封約束堅明吏姦莫措邑人賴之舉薦相屬固辭或稱之政府諷使來見卒無所詣謁揚州教授未上淳熙八年除太學錄修教養法蚤暮延見諸生孜孜誨誘以所躬行者淑諸人又言三舍取士當參以平日譽望不當優劣決於一試司業難之煥持議如初（案言行編君爲學錄常正衣冠同僚私謂曰沈君非肅如是我輩亦當如是盛暑時亦然同列率畏誚避嫌不敢與諸生語君愕然歎曰將不知兵兵不知將情意不接不可之大者獨延見無虛日常爲司業言學識諸生之表非其人不可司業答以格法君曰苟用格而已一胥吏足矣司業不能平）會充殿省考官唱名日序立廷下孝宗熟視偉煥貌遣內侍詢姓氏及官有旨記意丞相趙雄復稱煥居官匪懈以諷切其餘忌者滋多或勸煥姑營職道未可行焉太息曰道與職豈有二乎因發策試諸生引孟子言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然愧於中者可謂無其人乎聞者以爲訕己譏諸言路論煥與

長官爭議詞旨頗切宜少抑之有旨調高郵軍教授煥方會食監中夷然不驚食罷謂其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以取光寵朝夕兢兢淪胥是憂故不爲也不愧友朋去無所恨在職纔八十日明年丁父憂服除充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不以閒冷自逸翼贊其長心所未安懇懇忠告省閱案牘悉去病弊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應給不暇煥亟言於撫使鄭汝諧曰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酒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先示喪紀本意喪紀著明人心曉然

知君上典禮之重貪求自息可不煩彈劾矣後帥張杓復委以檢察於是治吏之並緣爲姦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是歲旱荒常平使者以上虞餘姚二邑屬煥振救躬履阡陌人人撫之詢戶口察顏色飾貌者逡巡自退而饑民皆遺之食迄無流移諸司交薦章上孝宗猶記其風度曰是向時爲學官人物甚偉者將召用之而趙雄已去小人百計阻之作爲朋黨論列圖爲三疏士大夫三十四人姓名於下某已去某猶在以爲煥所作欲激衆怒併力以阻其入謗議果喧有一從臣以百計

保煥者得稍息終不復召秩滿改宣教郎知婺源縣煥素有高名善類首推之而累歲滯於銓調公論以爲屈三省類薦譽以聞詔許遷擢遂通判舒州歸俟官家貧敝屋數間隘不可居隨所寓止事母甚謹左右無違日奉甘毳爲宴集以歡樂之與弟友愛深篤倡率妻孥撫養孤姪恩意隆洽略無少間故人孤女窶甚聘以爲冢婦富室欲與諸子聯姻懇請不許性輕財每誦李絳之言曰錢盡再來事幾一失不可復得家無私蓄辭受取子雖小必謹嘗遊中都其帥雅知煥貧欲厚饋之使人

達意煥曰受則傷義拒則違俗以既歸告之斯可即日出郊官會稽時故人典方面贈以金煥反之曰向也閒居賜何敢辭今祿矣義無兼受資用屢竭廉約自守意氣軒豁未嘗有悴色念鄉里有喪不能舉女孤不能嫁者請於鄉老史浩汪大猷舉行義田浩大猷即以其事屬之煥諄諄勸諭得田數百畝儲峙有所職掌有人出納有法毋苟求毋徇私必覈其實品量多寡用而不匱有餘益市膏腴鄉人頌之咸曰此無窮利也光宗登極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紹熙二年四月戊寅卒年五

十二（案寶慶志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又案燭湖集與朱子書曰叔晦不幸棄世此制中之梁木一壞豈易復得先生必爲哀痛）病時猶且自整勵不改其度與朋友別惟以老母爲念善類凋殘爲歎（案言行編君晚尊敬朱晦翁曰是進退用舍關時輕重者且願此老無恙旣寢疾猶以爲言）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爻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無所愧斯可以言學矣知非改過踐履篤實其初非聖哲書未嘗誦習後與呂祖謙兄弟辯論（案延祐志作與朱文公呂成公問辯）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經綸事業孳孳講求日益深廣自煥之歿朋友親故哭之皆痛四方

賢士大夫識與不識咸爲世惜之（楊簡撰行狀）理宗卽位追贈朝議大夫直華文閣賜諡端憲子傳曾魯曾省曾皆學儒紹父業魯曾改名木山以蔭爲迪功郎省曾字智甫嘉定十六年寧宗授以官佐至別駕袁甫有序贈之（寶慶志）

朱元學案沈煥本傳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也父鎮東簽判銖嘗受業焦氏以私淑程子之學里中奉爲人師先生少卽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未嘗鶩于末習頎而美髯偉儀觀尊瞻視音吐鴻暢試入大學時師友道喪學校絕無講磨之功先生始一振其弊臨川陸文達公九齡同在齋舍先生以師禮事之文達曰叔晦挺然任道之資也益以取友爲急嘗曰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有初入學者告以同遊中可爲師爲友者甚悉時謂先生開師友講習之端得古人相勸爲善之義簽判每對客先生拱立其旁或侍酒則竟席不敢卻簽判性嚴不合意卽誨飭之先生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侍庭闈痛自砭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婉容愉色數字于壁自觀省

爲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消師道益尊授上虞尉府檄所委非其義不往帥亦不敢強未嘗遣吏輕至民家政聲以最著或傳參知龔茂良意令往見之卒不赴調揚州教授未上除學錄先是教官不甚與諸生接先生以所躬行者淑諸人旦暮延見司業不樂也又言三舍取士當參以平日譽望不當祇決于一試司業不以爲然先生持之自如會充殿試考官序立庭下孝宗偉其貌遣內侍問姓名而丞相趙雄盛稱先生居官

匪懈以諷切其餘忌者滋甚或謂先生姑營職道未可行也歎曰道與職豈有二乎因發策試諸生引孟子之言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然愧於中者可無其人乎于是聞者俱恨嗾御史言先生與長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裁抑之以養其器他日更拔用之遂外補高郵軍教授居官僅八十日方會食監中夷然不驚叙別而去謂同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以取光寵朝夕兢兢淪胥是憂故不爲也初先生之與司業爭也或謂司業深情厚貌宜少防之先生曰司業遇我厚豈

敢逆詐哉既得罪乃知下石者不獨一人也而司業與焉先生曰果厚貌深情乎亦無怨也充浙東安撫司幹官高宗山陵有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先生以爲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酒自如安乎亟言于安撫鄭汝諧即屬先生條奏且薦爲修奉官先生移書御史謂當先治喪紀使貴戚公卿之心動則茇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需索自絕于是治吏之並緣爲姦者追償率斂者歲旱分振上虞餘姚無復流殍部使者與大帥交章薦侍從亦請召之孝宗猶記其風度曰是向爲學

官人物甚偉者乎將用之而丞相趙雄已去小人百計思阻之乃作爲朋黨論列圖爲三疏士大夫三十四人姓名于下某已去某猶在以爲先生所作欲激衆怒而其排之謗議果喧有一從臣以百口保其不然得稍息而從此不復召矣改知婺源三省合前後薦章以聞詔還通判舒州待缺里居與鄉老史文惠王浩汪莊靖公大猷舉行義田文惠剏其竹洲之別業以居先生尋病不廢讀書垂絕拳拳以母老爲念善類彫零爲憂丞相周必大聞其訃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子愧叔晦

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先生于辭受取舍尤嚴嘗遊中都其帥雅知先生以其貧欲厚貽之先生曰義不可受來則難卻即日出關故人典方面贈以金先生曰向也閒居嘗受君賜今有微祿不當兼受富人欲以女妻先生亦固辭之永嘉薛象先在大學頹然衆人中無知之者先生一見稱之以爲學問見地在行輩中無其匹聞者未信其後果有盛名所著有定川集五卷寧宗官其子省曾理宗贈直華文閣賜謚端憲

宗羲案楊簡舒璘袁燮沈煥所謂明州四先生也慈

湖每提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而絜齋之告君亦曰古者大有爲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此心之精神而已可以觀四先生學術之同矣文信國云廣平之學春風和平定川之學秋霜肅凝瞻彼慈湖雲閒月澄瞻彼絜齋玉澤冰瑩一時師友聚于東浙嗚呼盛哉

祖望謹案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楊袁舒皆自文安而沈自文達宋史混而列之非也四先生之遺文亦惟沈集絕不可見惜夫

蔣學鏞鄞志稿本傳

沈煥字叔晦乾道丙戌進士銖之子也由定海徙居於鄞弱冠省試第二入太學行藝優諸生始與臨川陸文達公九齡爲友一日盡舍所學師事焉復從其弟文安公九淵游中乾道五年進士授上虞尉教授揚州召爲太學錄先是取士優劣一決于試煥欲參以譽望司業難之煥持議如初會充殿試官唱名日序立殿下帝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當路疑其訕己遂論煥與長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抑之在職八旬調高郵軍教授煥方會食齋中聞命夷然教別而出後幹辦浙東安撫使公事治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飲食之需州縣奉承不給煥謂國有大喪而臣下飲食自如安乎移書御史先治喪紀貪求自息可不煩彈治而肅御史從之歲旱領常平振恤上虞餘姚二邑無復流殍部使者奇之淮東帥臣尤露章力薦孝宗猶憶其風度曰是向爲學官人物甚偉者乎忌者思梗其入假煥名作黨論且列

爲三圖疏士大夫姓名其下以激衆怒謗語果喧從班有以百口保其不然者終不果召改通判舒州不赴時史忠定方退休里中劃竹洲宅延居之煥與同里袁正獻慈谿楊文元奉化舒文靖俱承金谿之傳學業相厲稱淳熙四君子晚歲與朱文公呂成公及其弟忠公極論今古貽書相往復每言學者工夫當自閨門始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不愧始可以言學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歡庭幃大書婉容愉色深愛和氣一章于寢壁及卒周益公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

奬善子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子愧也乃銘其墓寶慶三年贈直文華閣賜謚端憲（本袁絜齋所撰行狀兼參用延祐志）

定川遺書附錄卷三

定川遺書附錄卷四

後學鄞　張壽鏞輯

定川言行彙攷

壽鏞謹案袁正獻公燮既撰定川行狀又作定川言行編後之撰定川傳者莫不以此爲祖雖周益國公必大撰墓碣亦本於行狀者也定川文集五卷既不可得謝山所得之言行編壽鏞亦未見全帙嗣得之於伏跗室爲煙嶼樓徐氏舊鈔本二十一世孫袁士杰輯也惟欲爲年譜取材既嫌闕略若不第其先後東鱗西爪又無能概其生平不揣謭陋既編定川遺書更就參稽之所及以行狀爲主以羣書所錄爲輔分別綱目名曰定川言行彙攷後有獲者得以增益古人云書之傳有其時也淳熙四先生惟定川之書獨罕見尤馨香禱祝於後之君子之蒐索焉

宋高宗紹興九年己未歲先生生

案行狀君諱煥字叔晦四明沈氏也　又案行狀

得年五十三紹熙二年四月戊寅終攷紹熙二年爲辛亥逆溯而上先生之生爲紹興九年己未也

又案淳熙四先生舒廣平生於紹興丙辰長先生三歲楊慈湖生於紹興辛酉少先生二歲袁絜齋生於紹興甲子少先生五歲（絜齋集跋祖姑歲月記某生於紹興甲子）

沈氏世家定海中徙鄞

案定海志孫枝傳父允從從鄉先生沈銖學又云枝與樓鑰沈煥袁燮遊定志既傳孫枝而不爲定川立傳定昔合於鎮而先生又徙鄞故鎮志鄞志獨詳之然先生子孫有仍籍定海者是定志不爲先生立傳定志之陋也　又案徐兆昺四明談助先生本傳云今皁莢廟前沈氏其後裔也

十五年乙丑歲先生祖主簿公登進士

案鎮海縣志沈子霖傳子霖字擇夫父開不仕子霖貢辟雍登紹興十五年進士（鎮志興誤熙特更正）官惠州博羅縣主簿號逍遙翁　又案行狀自祖主簿公經行修明恬於仕進鄉里高其節

考簽判府君聞道於焦瑗隆於教子諸子皆修飭有聞

案鎮海縣志沈銖傳銖字公權嘗問道於焦瑗授伊洛指忠信孝友克紹先德容止莊敬衣冠端嚴造次必稽孔門之言是是非非無曲從苟且與人交面箴其失退無後言有古直諒之風士大夫信服銖事瑗極恭諸生事銖者一如之雖已貴莫敢褻家法爲高弟有舒烈孫允袁方張祖順　又案袁陶軒鈞甬上寓公傳焦公路山東布衣也寓大涵山麓　又案沈鐙傳鐙字高卿與兄銖弟銘皆爲焦瑗高弟與從子煥同登乾道五年進士　又案全謝山四先生祠堂碑陰文云定川之父簽判公學於焦先生公路以傳程氏之學史忠定稱其忠信質直孝修於家行尊於鄉高弟舒烈作行狀是定川過庭之教所自出也　又案全謝山嬾堂記嬾堂之後人乾道八年進士烈受業沈簽判公權爲程氏之學云

先生自始知學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既冠成人慨然有追蹤古人士盟當世之心

案楊慈湖祭叔晦文云世方習諛波頽不可起叔晦不然如砥柱中流而峙足以起士大夫萎苶不振之氣　又案所著有經說王履軒錄入宋元學案補遺四條第一條解曲禮道德仁義二句第二條解在朝言禮二句第三條解禮運子曰我欲觀夏道節第四條解故禮行於郊節壽鏞編定川遺書已錄入訓語先生精神靜專尤精於禮萬季野輯儒林宗派直接傳授者爲竺大年攷奉化縣志大年箸有禮記訂義一書汪元春序之謂其於道契本末之辨先後之閒多所發明有功於世惜原書未見然先生解禮有所授之斷可知已經說而外如朱子答書中云所云二圖之妄深荷留念言多枝葉而不旣其實尤佩警切之戒又云二塗之疑足見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之意警發多矣又云克己復禮前說已得之卻是看得不子細誤答了今承再諭愈詳密無疑矣雖朱子答書在淳熙十年癸卯以後（據朱子年譜）然非平日之讀書聞道安能臻此

羣居鄉校以嚴見憚屬辭有典則淸遠雄麗務以義理自勝

案袁蒙齋甫贈沈智甫序（先生子名省曾）曰先正獻公嘗言先生少年在鄉校刻志問學齋前有竹甚茂每於竹叢中讀書音韻洪暢聽者悚然　又案史忠定浩祭文云以言其學正而不駁因流知源横渠伊洛以言其文傑出橋門朱子祭文云大篇短章鏗金戛玉鉤玄闡幽海搜山抉今先生之文流傳者雖僅而淸遠雄麗以義理勝猶見一班

三十二年壬午歲鄉舉第二

案先生年二十四爲紹興三十二年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歲監補第一

案鎭海縣志本傳明年補國子監爲選首是爲隆興元年

乾道二年丙戌歲考簽判公登進士

案鎭海縣志沈銖傳乾道二年登進士以迪功郎監潭州嶽廟晚始得官史浩篤布衣之好薦之孝宗召見上殿改秩承務郎簽書鎭東軍節度通判

廳公事汪大猷復薦之

三年丁亥歲以行藝優諸生

案行狀又四年遂以行藝優諸生是爲乾道三年時師友道喪雖首善之地合席同筆硯鮮有講磨之功君勇於進修不主先入

始與陸九齡爲友遂師事焉先生與舒璘楊簡袁燮皆聚於學

案行狀始與臨川陸公子壽爲友一日盡舍所學以師禮事焉陸公極稱君志氣挺然有任道之質

君益自信晝夜鞭策有進無退求友如不及潛觀密察　又案眞西山撰袁絜齋行狀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爲學錄公望其德容粹盎肅然起敬亟親炙之而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璘袁公燮亦皆聚于學朝夕以道義相切磨　又案楊慈湖二陸先生祠堂記復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探究微兢兢孜孜學者宗之包恢三陸先生祠堂記復齋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涘觀書無滯礙紬閱百家晝夜不倦自爲士時已有稱其得子思孟子之旨者其後入太學一時知名咸師尊之　又案宋元學案全謝山曰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楊袁舒皆自文安而沈自文達（復齋諡文達世稱梭山先生）宋史混而列之非也　又案薛應旂正學祠記宋興百餘年諸儒繼出至於直窺堂奧上遡本原而獨得夫傳心之學者象山陸氏也嘗時遊其門者若慈谿楊敬仲鄞袁和叔定海沈叔晦奉川舒元質皆其高第弟子以道義相切磨特以其師之學與晦庵朱氏入門路徑微有不同遂致往復

論辨眞若忿爭雖其後會歸於一驩然相合而各得其本心則固有人所不及知者矣今以一明州之地萃茲四賢而久無專祀不得與婺之何王金許並列毋亦朱陸之故也乎（壽鏞案蔣樗庵鄞志稿傳謂復從其弟九淵游不知何據竊謂定川雖師事文達然文達與象山同尊心學伯仲自爲師友而文達深潛默養優游而曲暢之者也定川之學潛觀密察雖得之文達然其薰染於象山者亦必多焉則謂之象山弟子也亦宜）　又案文信國曰定川之學秋霜肅凝至有頹然衆中不自矜衒人莫之識而推爲之不可及者

案鎭海縣志本傳有云至有衆人莫之知而煥獨識之者蓋本行狀其注云案袁燮撰言行編永嘉崔象先頹然衆人中不自矜炫人鮮能知之者君一見大稱之以爲學問識見在行輩中當爲第一聞者慨然後同志與象先友聽其議論始服君爲知人

囊空無資冬或不絮忍窮厲志惟講習爲急

案袁蒙齋贈沈智甫序又云祁寒襪無絮則小藍貯故紙用以溫足所謂士大夫必先咬得菜根乃可有爲者其先生之謂歟　又案宋元學案補遺第一則姑蘇一巨室延以誨其子同舍以先生貧甚皆勸其往君曰吾方求益師友柰何捨去卒不行蓋本諸言行編

既與諸賢定交又以諗後來者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吾曹生長偏方見聞固陋不以此時資明師畏友廓然開之何由自知不足前無堅敵短兵便爲長技大可懼也

案宋元學案錄言行編九則第一則吾儕生長偏方聞見狹陋不得明師畏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知不足前無大敵短兵便爲長技甚可懼也與行狀字句略有出入　又案鎭海志本傳引聞者悚惕因煥以交賢士相與講明立身之要務本趨實爲不朽計皆自煥倡之　又案每語人曰當降師取親友循規蹈矩以倡郡國延祐四明志錄之本諸墓碣

五年己丑歲試藝南宮名第二

案行狀主文自汪公應辰以下皆一時鉅儒　又案鎭志本傳作試南宮第一誤鄞志本傳依行狀作第二　又案時汪應辰爲吏部尚書明年罷應辰正直能言立朝務革弊政

忠義天挺勇不顧利害危言切論指陳闕政無隱居次甲授迪功郎上虞縣尉

案鄞志本傳注云行狀及周必大所撰墓志言行編閩志蔣傳宋元學案鎭海縣志俱作上虞尉獨湖集附煥撰孫介行狀亦自言尉上虞蒙齋集贈沈智甫序言煥尉上虞張處士墓誌石刻在乾道

五年稱右迪功郎新上虞縣尉沈煥書惟宋史本傳寶慶志曹志言授餘姚尉然行狀與墓志最先出宋史作餘姚尉當係刋本偶誤或仍寶慶志舊文之訛　又案紹興府志言煥隆興中爲餘姚尉乾道中徙上虞尉則係無稽之談隆興中煥在太學尙未成進士安得尉餘姚　又案餘姚縣志職官亦言煥乾道中任縣尉今攷行狀並未言煥尉餘姚祇有爲浙東幹官時奉檄振救餘姚上虞二邑饑民餘姚志截煥振荒事則可竟入之職官謬矣　又案鎭志本傳亦在於上虞縣尉下有附注鄞志係襲鎭志之注而加詳焉

待次里中益講學不倦

案袁絜齋題晦翁帖亦云某待次里中先生既授上虞尉未郎視事與絜齋既以進士授江陰尉待次同

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歡庭闈痛自砭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於寢室之壁日省觀焉

案寶慶四明志以大書祭義數語繫之通判舒州歸俟官期下今依行狀爲未上上虞尉時事

嬰兒之慕不忘其初

案言行編先生嘗曰嬰兒戲於親旁呼之則至撫之則悅了無閒隔學者此心常存可謂孝矣蓋自道也

深以嚴威儼恪爲戒簽判公每對賓客常拱立其旁侍酒則竟席不敢去小不合意嚴誨飭之不以年長故假借

案鎭海縣志沈銖傳訓子嚴少不合輒誨飭之不以年長故假借蓋本行狀

父子自爲師友講論道義閨門肅雝士益信而歸之門人弟子祛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渠矱端肅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銷中心悅服師道益尊

案父子自爲師友一語行狀寫其眞況惟鎭海志本傳錄之雖謝山重作沈傳未之述也鄞志本傳亦删蓋先生是時未赴尉任簽判公亦家居簽判公乾道二年登進士弟鐙及先生登乾道五年進

士相隔僅三年銖傳言晚始得官者謂此也故行狀既曰父子自爲師友而宋元學案補遺附錄又曰兄弟自爲師友僉判公既有子又有弟鎧定川既有父又有弟炳父子自爲師友兄弟自爲師友其樂可知　又案墓碣先娶楊氏有賢聲前一紀卒豐清敏孫吏部郎中誼從以長女配之書畢命傳十二年曰紀時楊氏猶在也案言行編先生嘗曰學者工夫當自閨門始其餘皆末也今人驟得美名隨卽湮沒者由其學無本不出於閨房用力

焉故工夫不實自謂見道祇是自欺

尉曹三年葺學舍求版籍邑人賴之

案行狀尉曹三年不畀其官端居終日雖隆冬酷暑不少懈砥礪名節無秋毫私增葺學舍訓導有法馭下嚴紀律毋得輒至鄉井不得已而遣朞以某日某時返命毋敢蹉跌訪求版籍得之胥吏家曰是政本也而此曹私之不謹隄防何以經久則鑰而藏諸榜其扉曰經界而歸權于其長有所閱視宰必關尉尉必請於宰始得啓封約束堅明吏姦莫措邑人賴之聲望藹然舉薦相屬固辭不受

又案此節敘任上虞尉政蹟與墓碣吏匿經界籍君拘籍鑰之云云可互相參證

或稱之政府諷使來見卒無所詣

案全謝山增修宋元學案本傳云或傳參知龔茂良意令往見之卒不見卽指此　又案王伯厚撰先賢祠堂記有云致嚴於進退行藏之際致察於義利理欲之幾蓋謂先生

淳熙三年丙申歲作淨慈寺記

案記文已錄入遺書

四年丁酉歲調揚州學教授未上

案墓碣淳熙四年調揚州州學教授未上

遊明招山與呂祖謙祖儉辨論古今

案全祖望竹洲三先生書院記方端憲遊明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尙無恙相與極辨古今以求周覽博攷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業孜孜講論日益深廣期於開物成務而後已　又案浙江通志引金華府志云明招

山在縣東一十五里宋東萊呂成公講學於此正德十三年縣丞林有年立碑以昭先賢遺跡　又案武義縣志明招山在武義縣東山前有蠟屐亭相傳晉阮孚理屐處　又案定川遊明招山謁山既云在成公未沒前故隸於此

八年辛丑歲除太學錄

案墓碣八年春詔為太學錄　又案是年八月呂東萊卒朱子以是年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始至延諸生日與周旋見者不以蚤暮

案言行編為學錄常正衣冠同僚私謂曰沈君莊肅如是我輩亦當如是盛暑時亦然同列率畏謗避嫌不敢與諸生語喟然曰將不知兵兵不知將情意不接不可之大者獨延見無虛日　又案宋史舒璘傳璘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

先是舍法取士行藝優劣一決於試欲參以譽望司業難之持議如初

案言行編嘗為司業言學職諸生之表非其人不可司業答以格法君曰苟用格而已一胥吏足矣司業不能平

會攷試殿廬帝偉其儀狀中貴詢姓氏及官有簡記意丞相復稱其居官匪懈忌者滋多介然自若

案畢沅續資治通鑑淳熙五年冬十一月丁丑以趙雄為右丞相時雄尙在相位鄞志本傳作趙雄復稱煥居官匪懈宋元學案本傳孝宗偉其貌遣內侍問姓名而丞相趙雄盛稱先生居官匪懈以諷切其餘忌者滋甚

或謂姑安而職何行道為太息曰道與職豈有二哉因發策諸生稱孟子之言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然愧於中者可無其人乎詞旨頗切

案袁蒙齋贈沈智甫序曰言心聲也發策之語直犯時忌惟先有輕利祿心故耳使所重在利祿尙不敢略有忤拂況敢從其鑑祖病髓而攻之耶若端憲沈先生之弘致淵識可謂達於重輕之分矣　又案魏了翁跋沈國錄太學私試策問曰否之三曰包羞其象四位不當也三以陰柔居上自知

不當其位亦赧然不能自安然則彼斷斷者夫非盡人之子歟

遂論與長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抑之方會食監中聞命不竢食罷冉然敘別而出

案宋元學案本傳先生初與司業爭或謂司業深情厚貌宜少防之曰司業遇我厚豈敢逆詐哉既得罪方知下石者不獨一人司業與焉曰果厚貌深情乎亦無怨也

謂其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自取光寵哉吾朝夕兢兢淪胥是憂故不爲也不恤友朋去無所恨

案墓碣云摘君與長官爭議茲可觀過矣

在職纔八十日補外得高郵教官闕

案墓碣在職纔八旬得高郵州教授而去　又案鄞志鎮志本傳作高郵軍教授

諸生送別有泣下者

案言行編同列諸生送君江濱惜君之去有泣下者

九年壬寅歲丁簽判公憂

案行狀明年丁簽判公憂是爲淳熙九年

十年癸卯歲始講學竹洲金華呂祖儉官明州倉監來會炳亦預焉

案宋史呂祖儉傳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云案東萊以淳熙八年八月卒踰一年子約赴明州是爲淳熙九年○又案子約候濤山記壬寅之冬逐祿甬東又云會友人潘端叔主定海簿因趨郡檄言邑中候濤之勝今年夏四月相與登云云　又案鄞志職官表主簿李浹注淳熙九年攷呂祖儉遊候濤山記李叔潤偕行叔潤浹字也括昌人（括昌即括蒼）　又案宋史孝宗紀淳熙十年八月庚戌以史浩爲太保魏國公致仕　又案全謝山竹洲三先生書院記云三先生者沈端憲公煥其弟徵君季文參之以金華呂成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洲一曲詩皇爲書四明洞天之闕以題之即所謂眞隱觀者也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徵君亦授徒於忠

定覲中於是端憲兄弟並居湖上其時忠公方爲吾鄉監倉昕夕與端憲兄弟晤顧公治在城東還往爲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乃以場木爲製船（案大愚詩曰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老友著意修謝山以爲場木製船非也）每忠公興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憲從水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來矣　又案全謝山湖語云四先生之講堂俱在湖上而竹洲一曲爲端憲之幽居書帶之草偏庭除也皎皎季子高臥邱樊道義之樂長沖閒也　又案全謝山楊文元公書院記先是史忠定王館端憲於竹洲又延文元於碧沚袁正獻公時亦來預湖上四橋遊人如雲而木鐸之聲相聞　又案子約有泛舟至竹洲叔晦所居詩（詩錄入遺書附錄卷一）　又案徐兆昺四明談助呂忠公監苗米倉在城東每訪端憲昆仲泛棹湖上入竹洲講堂討論竟日　又案宋元學案明州諸先生多里居慈湖開講於碧沚沈端憲講於竹洲絜齋則講於城南樓氏精舍惟舒文靖以宦遊出遂以呂大愚（祖儉）代亦稱爲四先生滕德粹爲鄞尉朱文公語之曰彼中有楊袁沈呂可與語也　又案朱子答滕德粹書云所識者楊敬仲簡呂子約（監米倉）所聞者沈國正煥袁和叔燮到彼皆可從游也　又案鄞縣志名宦傳滕璘字德粹淳熙八年中乙科調鄞縣尉尉鄞者五年遷鄂州教授璘與楊袁沈呂是時相會尤爲可證　又案王伯厚九先生祠堂記大愚初至明慈湖方參佐浙西帥幕攻慈湖莫能名齋記云爲浙西撫屬淳熙十一年八月朔既領事是大愚與慈湖未嘗不相會蓋慈湖先有撫幹之命而任事在後耳又云廣平教授徽州絜齋以進士尉江陰獨叔晦以國正家居故往還不及三君攻廣平在徽州是也而絜齋則雖尉江陰尚未之任眞西山撰絜齋行狀云逮次累年授生徒以供菽水云云又攻絜齋題晦翁帖淳熙辛丑（聚珍本誤作己丑是爲淳熙八年）之歲四月大饑某待次里中晦翁貽書郡守謝侯謂救荒之策合與某其講之久而呂子約爲倉官晦翁屢遺之書未嘗不拳拳云是絜齋亦與大愚相會伯厚所謂往還

不及三君者誤也又云淳熙之舒沈楊袁諸公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根本闡繹經訓躬行實踐學者知操存持養以入聖賢之域四先生之功也　又案蔣樗庵鄞志稿定川本傳云改通判舒州不赴時史忠定方退休里中割竹洲宅延居之煥與同里袁正獻慈溪楊文元奉化舒文靖俱承金谿之傳學業相勵稱淳熙四君子晚歲與朱文公呂成公及其弟忠公極論古今貽書往還攷蔣傳所云改通判舒州不赴乃在竹洲講學其說係據謝山宋元學案本傳詔遷通判舒州待缺里居實非也改通判在淳熙十五年攷袁絜齋題晦翁帖淳熙辛丑之歲後七年予約爲大府寺丞與宋元學案呂祖儉傳云去以丁未正合是淳熙十四年大愚已徙官矣而竹洲講學者在十五年則大愚又何能預且王伯厚作九先生祠堂記云叔晦以國正家居既稱國正則未改通判可知朱子答滕德粹書亦稱爲沈國正尤爲時期相合故沈楊袁呂四先生聚於湖上可斷定爲淳熙十年十一年之間且在定川十三年幹辦浙東公事之前無疑也謝山作楊文元公書院記既曰沈楊袁來預湖上木鐸之聲相聞而作沈傳則未言歲月樗庵因謝山而未深考至慈湖年譜既載呂子約以淳熙壬寅至官去以丁未又云其講學於碧沚當在己酉庚戌二年慈湖講學或非一時可概若合併竹洲則自相矛盾矣壽鏞證諸羣書確有可據因爲論定如此至謝山作竹洲書院記以爲惜無可攷今既得之足補兩傳之闕顧定川之所講與弟子之所記欲求如舒廣平之殘稾而不可得則憾甚耳

又案王伯厚先賢祠記淳熙大儒疏澗瀍之源而達之洙泗是邦諸老之學始得江西之傳而考德問業於朱呂張子之門致嚴於進退行藏之際致察於義利理欲之幾明誠篤恭仰俯無所愧怍

又案全謝山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吾鄉翁南仲始從胡安定遊高抑崇趙庇民童持之從楊文靖遊沈公權從焦公路遊四明之得登學錄者自此日多淳熙四先生出大昌聖學於句餘間其道會

通於朱子張子呂子而歸宿於陸子四先生立身居官大節歸然定川畫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聞過自訟不敢苟安其刻厲如此乃由艱苦而成者

朱子辨浙學答先生書

案朱子年譜淳熙十一年是歲辨浙學錄有答沈叔晦書二攷朱子答先生書四與先生書一均載在朱子文集年譜所錄二書其一在先生任帥幕時爲淳熙十三年其二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云云當與朱子答呂子約書云世路險阼已無可言吾

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云云同在癸卯故列入淳熙十年朱子答書已錄入定川遺書附錄卷一惟先生與朱子書今不可得玩答書所云卽稱其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也蓋朱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蓋爲象山龍川言之也故年譜有辨陸學之非有辨陳學而與呂子約往來書簡亦復連篇累牘載在文集定海黃以周輯朱呂問答一書可攷證辯論之所在惜

其書未見年譜又云先生（朱子）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工夫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論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力爲呂祖儉（子約）潘景愈孫應時（燭湖）言之先生與子約燭湖往還密故答書及之然未嘗稍薄先生也

十三年丙午歲服除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久之始以年勞進秩

案行狀云上距解褐十有八年先生以乾道五年己丑歲捷南宮下推至淳熙十三年丙午爲十有八年墓碣云用舉主升從政郎時浙東安撫使侍郎鄭汝諧也（案浙江通志與張約同作安撫副使）帥屬少事同列頗以閒冷自逸曰設官分職安有閒冷者翼賛其長心有未安懇懇忠告省閱昔牘如處要職下至場務宿弊悉革去之

案朱子答先生書帥幕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之亦何適而不安云云

升從政郎

案鄭志本傳引墓碣云用舉主升從政郎

作永思陵薦爲修奉官

案行狀作永思陵百司次舍供帳酒肉之需州縣奉承不暇君以爲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食自如安乎亟言於帥帥屬君條奏且表薦爲修奉官（案永思陵高宗陵也）

移書御史修奉大事宜先治喪紀御史深然之

案行狀君復移書御史修奉大事宜大治喪紀喪紀著明人心曉然知君上典禮之重貪求自息科擾自戢可不煩彈治而肅御史深然之　又案墓碣高宗山陵侍郎汝諧委充修奉官君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生則芟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需索絕矣

鄭汝諧去職辭修奉官

案行狀帥去官君亦辭修奉

張杓繼任復委以按察

案行狀後帥至復委以按察君直道而行械吏之

並緣爲姦者而還其科率之不當者人情安堵　又案墓碣後司倘書杓來復委之檢察君治並緣爲奸者追償率重者支頓減　又案鄭志本傳引墓碣後帥張杓來復委以檢察杓爲南軒先生弟

是歲旱荒往振上虞餘姚二邑詣司交薦

案行狀領常平者以上虞餘姚二邑隸君振救躬履阡陌人人撫之詢戶口察顏色飾貌者逡巡自退而饑民皆遺之食迄無流移部使者才之亟剡奏稱君治行帥露章獨薦尤力侍從亦舉君自代章合上壽皇猶憶其風度曰是向爲學官人物甚偉者乎將召用之姻族皆復至而左丞相旣家居矣　又案墓碣君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諸司交薦

小人無計沮之造作黨論以梗其入

案行狀云小人無計沮君嚮昔所與有欲自明其非黨因用君名作爲黨論復列其圖爲三疏士大夫三十四人姓名於下某已去某猶在已不與焉而謂君爲之欲激衆怒合謀并力以梗其入誘語

果喧有一從班以百口保君明其不然者遂稍息
終不復召
太常博士葉適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先生預
焉
案葉水心集上執政薦士書近歲海內方聞之士可當國家之用者不少而其間雖有已經選用不究才能嘗預薦聞未蒙旌擢亦有已罹黜患悉致沈淪既得外遷因不復入況其自安常分無所攀援復貽積年永絕榮進者乎謹自陳傅良以下三

十四人冒昧以聞陳傅良劉清之句昌泰祝環石斗文陸九淵沈煥王謙豐誼章穎陳損之鄭伯英黃艾王叔簡馬大同呂祖儉石宗昭范仲黼徐誼楊簡潘景憲徐元德戴溪蔡戡岳甫王柟游乃言吳鎰項安世劉爚舒琳林鼐袁燮廖德明
十五年戊申歲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
案行狀秩滿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君有高名臺閣羽儀之選嘗類薦推之而自學省下遷及是累歲顧滯於銓調視往時同列邈不可跂公論以爲屈　又案壙碣十五年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
三省合前後奏薦以聞命通判舒州
案行狀由是丞相合前後薦君者數奏力陳於上始有陞擢之命通判舒州　又案宋元學案本傳三省合前後薦章以聞詔遷通判舒州　又案延祐四明志王茂剛居明州村在巖壑深處尤邃於易沈煥通判州事嘗訪之其見趣絕出傳註之外定川通判州事是否赴任待攷惟全蔣兩傳均謂

未上觀下轉秩賜緋衣銀魚則確爲現任官吏且又有訪王茂剛事可證則全蔣云云待攷
作承奉郎孫介行狀
案行狀已錄入遺書孫介沒於淳熙十五年戊申行狀僅題八月十四日從政郎充兩浙東路安撫司幹公事某謹狀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歲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
案行狀皇上登極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壙碣光宗覃恩轉奉議郎

家故貧性輕財辭受取舍雖小必謹

案行狀家故貧敝廬數閒隘不可居隨所寓止性輕財常誦李趙公之言錢盡再來幾事一失不可復得室無私蓄辭受取舍雖小必謹嘗游中都浙西帥雅聞君名而知其貧欲饋之豐因所厚者言之君曰受則傷廉拒則違俗以旣歸告之其可卽日出郊官會稽時故人典方面者贈以白金君反之曰向也閒居賜何敢辭今祿矣義無兼受資用屢竭廉約自守未嘗有悴色不知者雖謂之不貧可也

奉母謹左右無違與弟友愛深篤

案行狀云奉母謹左右無違旨進甘脆閒爲宴集以歡樂之與弟友愛深篤倡率妻孥撫養孤姪故人孤女寠甚聘以爲冢婦富室欲聯姻諸子請之勤勤卒拒不許

請於史浩汪大猷仿會稽倡義田

案行狀鄉閭有喪不時舉女孤不嫁念無以助聞會稽有義田惠淡窮乏乃請於鄉老鄉大夫爲之表倡以君鄉評所推屬所以諷諭者君不憚勞未幾得數百畝鄉人義之規約甫立而君則病矣又案鎭海縣志本傳請於鄉老史浩汪大猷舉行義田

嘗爲詩箴其友

案行狀嘗作詩箴其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眞善讀書　案友爲向伯升（見言行編）

晚歲益尊敬朱子

案言行編君尊敬朱晦翁曰是進退用舍關時輕重者且願此老無恙旣寢疾猶以爲言

二年辛亥歲四月戊寅朔先生卒十二月丁酉葬於縣之翔鳳鄉

案行狀紹熙二年四月戊寅終於寓舍十二月丁酉葬於縣之翔鳳鄉象坎山龍尾之原攷紹熙二年四月之朔卽爲戊寅葬以十二月丁酉距甲辰晦八日行狀是也而周信國公撰墓碣曰紹熙三年正月戊寅卒攷三年正月乙巳朔二月甲戌朔

若戊寅則爲二月五日非正月葬以三年十二月丁酉攷四年正月爲己巳朔則上溯丁酉越二十二日是在十一月非十二月也墓碣顯然誤矣故仍依行狀作紹熙二年四月戊寅卒十二月丁酉葬　又案行狀與朋友別惟以母老爲念善類凋零爲歎

袁燮撰先生行狀

案行狀見絜齋集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袁燮又撰先生言行編

案言行編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周必大撰先生墓碣

案墓碣見周益國公平園續稾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史浩朱子楊簡爲文祭之

案史忠定祭文見鄮峯眞隱漫錄朱子祭文見盧址四明文獻集及朱元學案補遺（案朱子文集未見此文）楊慈湖祭文見慈湖遺書均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孫應時哭之以詩

案燭湖詩見燭湖集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舒璘致書呂祖儉孫應時致書朱子均惜先生死

案舒文請類稿與呂寺丞子約書云叔晦沒後曾得書憂懷萬狀不能寫去　又案燭湖集燭湖上晦翁書曰叔晦沈兄不幸謝世此浙東梁木一壞豈易復得

魏了翁跋先生太學私試策

案鶴山文鈔有跋楊國錄私試策間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袁肅贈先生子省曾序述先生生平

案袁蒙齋贈沈智甫序見蒙齋集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理宗寶慶三年追贈朝議大夫直華文閣賜諡端憲

案見鎭海縣志本傳及鄞志稿本傳

所著有文集五卷及經說學兼明招一派

案墓碣云家藏五卷鄞縣藝文志文集五卷學案補遺錄經說　又案全謝山作先生傳云端憲尤睦於成公及家居忠公又宦于鄞切磋倍篤故沈

氏之學實兼得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

子傳曾魯曾省曾敏曾女四長適舒鈃（文靖公子）次許嫁呂喬年（忠公子）餘幼

案據行狀魯曾改名木山用大宗蔭爲迪功郎（見宋元學案）

及門高第弟子並一大年舒衍舒鈃呂喬年汪伋李鷃

案宋元學案並一大年傳大年字耕道奉化人性行嚴重長于說禮鄉人皆化之爲沈氏之入室也著有禮記訂義楊珙銘其墓（又詳見奉化縣志本傳及藝文志）舒衍傳

衍原名沂字仲與鄞縣人初從袁正獻公遊習禮經正獻曰此子未易量也後親炙沈端憲楊文元又從東萊呂忠公子約兄弟自爲師友聞善人爲時用則喜苟非其人憂形于色表裏眞淳鄉黨信之舒鈃傳鈃字和仲文靖之長子純仲其弟也袁正獻公嘗與先生書曰賢昆仲朝夕歡聚有日新之益此乃兄弟爲友朋也更宜日課一經史呂喬年傳喬年字巽伯金華人忠公長子沈端憲壻也能守家學（王梓材案絜齋稱其克肖厥父議論勁正不苟）　又案奉化縣志汪伋傳伋字及甫從太學錄沈煥將作監楊簡講立身之學尤急於教子以身率之李鷃傳鷃字雄飛受業於沈端憲楊文元袁正獻家于金谿端憲嘗曰觀此地山川未爲奇麗而人物秀出乃有若雄飛者袁正獻爲撰墓志

清王梓材補葺先生文集

案黃梨洲撰宋元學案謂定川之書獨罕見王臒軒梓材撰宋元學案補遺又採集先生言行但未敘本於何書攷鄞藝文志王臒軒有補葺先生文

集而其書未知散於何所今壽鐫就所見聞者編之止此而已願世之博雅君子廣之正之焉

定川遺書附錄卷四

止齋集

瑞安孫氏詒
善祠塾開雕

止齋陳先生文集序

儒者之所難曰德曰功曰言而已三者克具斯爲儒者之盛遠而有以恢宏魯鄒所傳之緒近而有以昭闡濂洛未啟之機尙論其世有足徵者此止齋陳文節公所以不可及也公少以斯文爲己任强學篤志弗得弗舍其從鄭景望薛季宣也以克己兢業爲要其友張欽夫呂伯恭也則交致夫持敬集義之功涵養於致知之際躬行於自得之餘剛毅樂易孝友恭肅融澈混成莫測涯涘是能立德者矣其教人也誘掖不倦四方景從士習丕變隨才有造其仕於外也事無細鉅一裁以義勸善革奸縮用蠲利卓越之績傳不絕書其在朝也正色讜論直前極陳扶翊大政匡持君德欲進忠賢則黃薨仲朱元晦之遷改不與書行欲摧權奸則率逢原張子仁陳源之除目繳駁論奏苟裨

社稷奮不顧身是能立功者矣讀書有譜六經有論建隆有編毛詩有解詁春秋有後傳左氏有章指周禮有進說制誥有集皇宋有大事記進讀有藝祖實錄周漢以來有兵制著書則道簡册充棟是能立言者矣功在人德言在己三者相須以爲用者也瓚幸生公之鄉夙嘗誦讀遺文而私淑之莊乎如陰陽之闔闢也浩乎如河海之潤滴也燦乎如日星之炳耀也油乎如風雲之流行也雄偉而不放精深而不晦馳軼而不迫起伏斂縱愈出愈駛引古證今滌宂爲新錯綜萬務體悉人情而歸宿於至理蓋不獨繩矩之具而精粗隱顯皆可以適天下之用自有文字以來學士大夫竦企傾動固其時乎非有本者其孰能之公流貫六經包括百氏洞徹天人之奧而於歷代經制大法與夫當世制度沿革失得之故稽驗鉤索委曲該洽此豈汎然雕飭以騖於虛言者耶（元作也）公文散載於羣書遐陬寡陋未見有統緒爲全帙者瓚近於祕閣錄出公集五十二卷則向所嘗誦讀者百無一二存焉蓋曹公所編止自梅潭丁亥之歲而他作不入也弘治乙丑侍御史同年澤州張君伯純往巡浙中因論鄉哲而於公尤致嚮慕瓚遂出示公集伯純喜曰亟求公文久矣而莫獲見之是行未廣也請得梓之以傳且欲彙拾散逸以爲外集伯純積學善文風裁峻整在公若有宿契焉者宜其樂公之制作行於時也瀕行屬瓚序於集後瓚何人乃敢序公文哉況樸樕水心諸公紀述備矣聊摭立德立功立言之實以寓泰山喬嶽企仰之意然公名高招忌行方取謗君眷未幾而輒沮道術略伸而復斥不肯少貶以從流俗而所謂立功者未能充滿其志而國運寖以衰下矣可勝歎哉天佑斯

文而使公之制作復行於時固世教之所關也弘治十八年歲在乙丑夏四月既望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文林郎經筵國史官鄉後學王瓚謹序

止齋先生文集序

先生稟抱天穎研盡學力據六經奧會執九經百家之轉俾環轍以趨於一披剔文義紬精衆糾究明帝王經世宏模而放于秦漢以下治亂興衰之故獨揭源要不率多岐由是彰往考來默察當世否平之機深抱大業至於化裁推行不動聲色使人回心而嚮道者其綱領條目靡不該具讜咨忘寢廢食篤玩孰復庶幾對越天地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也雖言論未孚幾進輒沮而志念回皇與物委蛇左推右挽旁援廣誘其任重道遠終老未嘗一日敢忘於斯焉嗚呼盛矣鄒魯之統緒河洛之承續千載以來不知其能幾見也執經戶外方屨闐集片言落筆傳誦震響揚歷祖師而紹興之文丕變則肇於隆興之癸未屏居梅潭危坐覃思超詣絕軼學成道尊則邃於乾道之丁亥博

文彌驗洞徹融瑩對策初第懇盡獨到則盛於乾道之壬辰官太學倅閩府諷劾劫掃勤十寒暑紬繹攷獻宏綱具舉則備於淳熙之丁未旣守桂臨持節湖南疏滌搰摩民信有百年之思樂乎湘山則驗於紹熙之庚戌召對光宗驟遇擢用侍立代言贊翊儲邸次請蘊書庶將發揮則著於紹熙之癸丑宛轉極諫徬徨乞身龍飛急召十旬乃罷爰抒舊志著於訓傳疾疢漸臻梁木竟殞則終於嘉泰之癸亥叔遠夙裝學策倅寬津涯薦幹鶚羽愧負大賜適當新義川漲學文蝟興囂昔揔析而致孤條之靡鬱砥途之失榛乎是用敬輯遺稿咨諸琬琰儀開後哲庶勿淪墜刻茸布肱慕影響篇傳或混幼作或雜真贗謏題叢帙誕彌遺販輸羅悑污理合擯別故今剟去斷自梅潭丁亥之後凡爲歌辭古律詩內外制奏狀劄子表啟書簡序記雜著祭文墓志行狀總五十一卷即先生燕坐之齋以爲集名若成書則有讀書譜二卷春秋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三十卷周禮進說三卷進讀藝祖皇帝實錄一卷未脫稿則有詩訓義周漢以來兵制皇朝大事記皇朝百官公卿拜罷譜皇朝財賦兵防秩官志藁別自爲編附識其目庸熄淆亂先生名傅良字君舉世系歷官具見於神道碑墓誌銘行狀云嘉定戊辰門人承直郎太學博士曹叔遠謹序

止齋先生文集後序

先生春秋後傳諸書今參知政事樓公旣屬永嘉守施公栻刊置郡齋矣惟文集舊未成編鄙俗所傳如城南集之類皆幼作先生每悔爲故叔遠所詮次斷自梅潭丁亥以後抑先生意云爾而裒搜衆錄參別唯久至嘉定戊辰始就緒又不揆輒陳述先生問學獨出之旨人所未及知者僭爲序文冠諸篇端樓公復以屬郡守楊公簡續刊之楊謝不能郡博士徐公鳳慨然曰是吾志也吾起慕敬于茲久乃與前吏部侍郎蔡公幼學更加訂定即庠士議緡數萬而成之於是後學咸得觀先生全文而樓公美意始無憾焉徐公之賜厚矣徐公建安人弱冠登進士第以親老不調者十餘年初官永嘉搢紳爭推稱賢無異詞而又汲汲然懼儒先遺文之泯其傳而概以私淑諸人也是直可爲人師矣嘉定癸酉三月門人承直郎新判湖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曹叔遠謹再識于集左

嘉定壬申郡文學徐

鳳鋟板於永嘉郡齋

止齋文集五十一卷附錄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陳傅良撰傅良有春秋後傳已著錄此集爲其門人曹叔遠所編前後各有叔遠序一篇所取斷自乾道丁亥訖於嘉泰癸亥凡乾道以前之少作盡削不存其去取特爲精審末爲附錄一卷爲樓鑰所作神道碑蔡幼學所作墓誌葉適所作行狀（謹案行狀蔡作墓誌葉作此當互易）而又有雜文八篇綴於其後不知誰所續入據宏治乙丑王瓚序稱溫州張璡欲掇拾遺逸以爲外集其璡重刊所附入歟自周行己傳程子之學永嘉遂自爲一派而傅良及葉適尤其巨擘本傳稱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爲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爲多然傅良之學終以通知成敗諳練掌故爲長不專於坐談心性故本傳又謂傅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實而後已蓋記其實也當寧宗即位之初朱子以趙汝愚薦內召旣汝愚與韓侂冑忤內批與朱子在外宮觀傅良爲中書舍人持不可下其於朱子亦不薄然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稱考亭先生晚註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陳氏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

子靜互辨無極又與陳同甫爭論王霸矣且其本序詁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爲舉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淆朱之辨也云云則傅良雖與講學者游而不涉植黨之私曲相附和亦不涉爭名之見顯立異同在宋儒之中可稱篤實故集中多切於實用之文而密栗堅峭自然高雅亦無南渡末流冗沓腐濫之氣蓋有本之言固迥不同矣

宋史儒林傳

陳傅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說爲文章自成一家人爭傳誦從者雲合由是其文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爲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爲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衆登進士甲科教授泰州參知政事龔茂良才之薦于朝改太學錄出通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領帥事委成于傅良傅良平一府曲直壹以義斷勢家不得售其私陰結言官論罷之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稍遷提舉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後以異姓爲嗣者官利其貲輒沒入之傅良曰絕人嗣非政也復之幾二千家轉

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十四年至是而歸鬚鬢無黑者都人聚觀嗟歎號老陳郎中傅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爲精粹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變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它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樁起於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權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

寧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爲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爲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爲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祕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之妃黃氏有寵李皇后妒而殺之光宗旣聞之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朝疏不時於是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即有姦憸乘時爲利則內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太學諸生皆力諫不聽而方詔內侍陳源爲內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復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旣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眞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屛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傳旨下殿徑行詔改祕閣修撰仍兼贊讀不受寧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修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傅良言熹難進易退內批之

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寶文閣待制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順行出提舉興國宮明年察官交疏制秩罷嘉泰二年復官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進寶謨閣待制終于家年六十七諡文節傅良著述有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于世

止齋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卷
歌辭
辭之春　西廂招辭并序
古詩
落葉一首別諸友
讀范文正公神道碑有感佚事
送國子監丞顏幾聖提舉江東分韻得動字
懷鹽國守鄭少卿景望
送宋國博參議江東分韻得夜字
遊鼓山　和孫偉卿雜言
送林正仲丞玉山　和林懿仲喜雪韻
再和　除夜用前韻
和林宗簡除夜韻
再用喜雪除夕二韻寄宗簡
賦芙蕖　送楊似之提舉湖南
哭呂伯恭郎中并行寄諸友
張福卿以詩十首見寄次韻奉酬
黃巖張之望之立來訪與遊梅潭詩以送之
和張孟阜尋梅韻　送劉茂實宰奉新
送趙叔靜教授閩中四首
遊白石巖　和孟阜老梅韻
再和
第二卷
古詩
送同年林多益丞鹽海
送謝希孟歸黃巖四首（歸元作簡黃巖四首四字元脫據集補正）
若衍和潘養大韻　贈尹紹伊
送郡守汪充之移治嚴陵
寄題陳同甫抱膝亭　送葉正則赴浙西憲幕
送陳益之架閣　送翁誠之尉慈溪
送鮑清卿教授莆中
作南塘記郡守沈持要以詩來謝次韻奉酬
送謝倅景英赴闕　懷同舍石天民編修
次韻潘叟弟月下有感
夢人誦詩覺省數句足成一首
送曹器遠試臨安二首
約同舍蜀人王德脩三首
次德脩僊巖韻　再用韻呈德脩
夷門歌送德脩還闕　借書一首別薛子長
寄陳同甫生日　述懷
簡鄭景元　簡王道父
贈東陽呂汪孫周登二武士
書黃巖丁明仲墓誌碑陰
第三卷
古詩
赴桂陽道中喜晴書事
簡友人二首　和王教授謙叔述郡圃韻
次臨桂尉楊潤夫韻　送宋伯潛宰高安
送楊潤夫歸省　南嶽聖業寺禹柏
牡丹和潘養大韻　次張漕過湘岸韻
送王南強赴紹興簽幕四首

題明皇醉歸圖　送簡楚東叔帥福州四首
行湘潭雨阻劉公度周明叔
劉建州和韻因道湘中之樂以謝
聞（補祿）集葉正則問藏經次其送客韻問之
和張倅唐英詠梅十四首
招隱二首　記夢

第四卷

古詩

始生七章上皇子嘉王作辰
送王宗卿歸蜀　短歌送呂子約丞郡天台
送黃子文得縣瑞安
送陳仲孚還里
李夢符教授蒙賜畫像用韻奉酬

還徐叔子犀帶　憶笻杖
蘭花供壽陶舉兒　東陽郭希呂山園十咏
送鄧希呂　水仙花
止齋曲欄初成　次沈倚夫求花木韻
春晚書懷二首奉簡陳益之
題沈仲一所藏周氏季公書帖
贈章虞卿丹序
題僧法傳為沈仲一畫聽松圖
送譚僧法傳
題瑞安宰朱元成乃祖雲壑莊圖
詠梅分韻得藥字
送蕃叟弟赴江西帥幕分韻得蜀字
蔡樂行送許深父同知北關作序
送徐一之客續上饒　簡曾丞先

第五卷

律詩

新居詠歸　贈石時亨并序
題觀瀾閣
上閩帥梁丞相生日二十二韻
送鄭少卿知建寧五首
庚子除夜有懷　送沈元誠赴臨漳主簿
送德遠弟赴省　和張孟堅歲旦韻
寄沈元誠　晚春二首
送孫季卿赴壽昌主簿
哭呂大著至明招寺簡潘叔度
招徐居厚

天台王子木解官長樂見訪
月夜書懷二首　送周魯山辰州法曹
游丁次翁資籍園期次翁不至
送朱同之福州戶掾　篔樹栽
題仙巖梅雨潭
次陳益之韻戲呈汪守充之
汪守三以詩來次韻奉酬
酬謝倅景英用前韻見寄
用幽字韻戲簡謝倅　用前韻呈汪守謝倅
用前韻答賈端老　自仙巖還舍留別諸友
送任虞卿教授江陰　和謝倅見贈生日二首
再和　謝倅生日
呈元益之考試秀邵步與步月聯詩得銀字韻迫

成一絕
劉倅臨試求帥事而出以詩二[illegible]首韻答酬
沈仲一三益堂　沈[illegible]
海棠絕句
湖樓送客朝事一首奉懷益之兼簡同僚諸友
春晚一首約同志汎舟
用前韻招眷叟弟仍和眷叟癸卯二絕
送翁誠之尉慈溪　和陳仲石韻
送謝懷英道士歸廬山二首
送陳持中赴四明節推二首
寄彭子復在于宮　次韻酬丁少詹
瑞安宰劉伯協載酒遊邂（補遺集）　劉小雨吾齋
和丁少詹韻

病餘還仙巖書院於屋西有懷同志
酬陳頤剛見和　寄謝景英參議
寄題翁誠之慈溪縣尉廳無我亭
和沈守坊要實相二首
和沈守觀潮閣留題
奉陪王德修登觀潮閣兼呈劉宰
適成王朝奉廟以詩惠示頗謝劉宰并諸鄉丈五
首　和沈守題泐公樓額
沈守生辰　觀南塘四首呈沈守

第六卷

律詩

桂陽勸農　九日奉呈同僚四絕句
郡守丁端叔以九日詩至次韻奉酬
丁端叔和九日詩至用韻奉謝倂鄉之寄且見諭
詩（此首元缺蘇集補）
再用前韻簡丁端叔　和丁端叔竹徑二詩韻
丁端叔送牡丹以詩來用韻酬之
和丁端叔歲晚書懷
丁端叔送海錯以詩來用韻酬之
酬王判官和九日韻四絕
戊申臘桂陽書事
再用喜雪韻一以書懷一以喜客
題范秀才萬卷堂
和段仲衡同合嗣天晴少出之作
陳頤剛注孫子許拾遺贈詩用韻酬之
和段仲衡譙樓新匾額二首

和蕭俊仲司法詠譙樓新匾額韻
送洪子端還鄉　送吳德夫
楊伯子以尊人誠齋南海集爲贈以詩奉酬
酒帥潘德鄜（元作鄜[illegible]誤）生辰
和衡守劉子澄韻　游南嶽
登祝融峯喜霽
和沈帥持要張衢季長韻二首
送沈帥
攜客過王提舉園訪梅用劉連州韻
再用韻簡劉連州　詩張漕
謝司馬倅惠東坡竹石
和趙帥壽張漕韻二首
題耒陽黃宰詩卷　送黃元吉

懷歸丐祠　送范東叔帥潼川
送丁懷忠教授象州
長沙臘月雷後雨雪帥趙侯臣以詩相賀用韻奉
酬　再和
趙帥復賦詩來用韻酬之
用韻咏雪簡湘中諸友
贈張孟皐絕句　用趙帥韻爲孟皐解嘲
登祝融峯觀日出　舟中奉呈趙帥一首
除浙西憲舟過釣臺有感

第七卷

律詩

上嘉王生辰詩三章
袁起巖會飲湖上一絕

再和　寄陳同甫
送辛幼安帥閩　送盧郎中國華赴閩憲
送范大著文叔知彭州
和劉進之韻依隋攸呈之
初夏行縣因用前韻　送潘德久之官建康
同遊張園　次韻奉酬方耀先
送倪正甫侍郎賀正　喜雨
送倪繼先赴山陰路鈐
送何起巖之江東
上元日同京仲遠諸公訪郭殿帥游鳳凰山次韻
癸丑冬車駕過宮留相還朝
和樓大防尚書送行韻
折子明提刑自湘中以詩問訊用韻酬之

泊釣臺灘下
登明遠樓後春六日奉和陳德存韻兼簡黃子耕
張伯廣二賢爲別
贈杜伯高　除夜宿處州天寧寺
寄衛嗣清　蔣處州仲可惠酒
再用前韻　丙辰壽國學兄
送長溪高國楹從學朱元晦
以雨鶴壽薛象先　重陽日寄瑞安留宰
和林宗易菊花韻　和沈仲一北湖十咏
周宣義三子登第用前韻奉寄
再次韻餞新第諸人
送瑞安尉林叔全尊人還鄉
送林叔全秩滿歸四明

送雪菴瑾禪師還山
周和叔通判雪寒索酒戲用來韻以將朋尊
奉和周蒨伯用王道夫韻二章見寄
壽叔祖母
東陽杜季高遠訪詩以送之
春日和林宗易韻　移花
送花還宗易
遊鳴山寺即席和徐一之兄弟韻
和徐叔子用林宗易韻見示
和徐叔子勸農韻呈留宰
遊金輿趙園賦海棠梨花呈留宰
赴留宰寶應之集因和蔣叟弟趙園韻
示留宰　或以詩送來索次韻奉酬

遊雲頂院和徐叔子
詩薛象先　　酬蕃叟弟韻
詩潘省之　　丁巳壽國舉兄

第八卷

律詩

村居二首　　和宗易作屋之什
送縉雲葉正初兼簡杜伯高
和宗易賦素馨末利白蓮韻
沈仲一送菊欲得詩爲報爲賦二絕
仲一以詩來用韻奉答
寄題薛象先新樓　　立春
除夜用前韻　　送子壻林申甫還侍
遊趙園
赴林宗大招賞牡丹之集
寄謝懷英高士
和張端士初夏兼簡潘養大
送周介之同年赴德化宰
謝林默之居士惠酒　　戊午壽國舉兄
止齋即事二首　　戲題止齋叢石
重陽和朱直方韻　　用徐叔子韻送其過毘陵
送四明汪文子　　寄九江朱居士
酬劉進之
己未上巳清明莘叟兄蕃弟偕潘養大過訪
和林宗易上巳韻
和林宗易雨後韻兼簡沈仲一
張端士以詩送蘭蕙因和其韻兼簡潘大以速旹

來
寶壇寺和林宗易韻　　答林判院蘇州之作
昔諸客尊鮐槎蟹的對因成二十八字
因客說秋旱水傷復用前韻
己未生朝謝莘叟兄送梅二首
覓花　　和徐魏叔見寄二絕
和朱宰游丁園韻　　庚申上巳
清明後一日宴客明日宗易送牡丹有詩次韻
和汪仲嘉樓大防二倚書賀鄭貫和華文休致韻
寒食早起戲和林宗易韻二首
次莘叟兄韻　　送四明方伯起
送楊渭夫入淮　　從族叔覓老桂
蓮花　　寄林宗大
和莘叟兄咏張子房韻
朱及之以所種荔枝結實招飲不及赴以詩謝之
從徐一之覓菊　　次韻奉酬徐一之送菊
廷植姪得男朱文昭寄詩即席和韻
送鄭主簿叅輿解官歸四明
送孟廷召歸蘭溪
劉進之飲蕃叟弟筠亭賦詩因次其韻
林宗易劉進之見訪有詩再用前韻
題錢莘吸光亭圖

第九卷

挽詩

擬進御製孝宗皇帝挽詞五首
孝宗皇帝挽詞五首　　挽吳明可給事

挽木春議
悼蔣昇仲承事
挽族叔父
題丁少詹姑墓誌後
挽樓朝奉
挽包顯叟
挽張子由母
挽潘才叔母
挽周宣義
挽婺女何茂宏
挽薛季益尚書
挽彭通直
挽沈丈卿學正
挽林承信
悼林仲逸縣尉
挽張材卿知郡
挽新昌呂術職
挽尤延之尚書
挽沈虞卿侍郎
挽東陽郭德誼
悼楊休甫
挽宋嚴老參議
悼劉謙之知錄
挽王興之提刑
悼濟陽夫人
挽張春卿尚書

悼翁仲立達州
挽劉端木司戶
挽林致賢提舉
挽劉茂實和州
鄭自明度祠并序

第十卷

內制

慶元改元詔
哲文神武成孝皇帝梓宮啟攢塗前奏告祝文
啟攢梓宮還殿皇帝祭奠祝文
發引前一日初更總護使行夜祭禮祝文
發引前期祭告錢塘錢清江龍神祝文
發引遷奠祝文
掩攢前一日奏告帝后攢宮祝文
掩攢祝文
九虞祭祝文九首
掩攢畢謝土神祝文
安南國王李龍翰加恩制
賜知襄陽府張杓辭免改差知建康府恩命不允詔
賜宰臣趙汝愚等上表請皇帝還內不允批答
賜趙汝愚等再上表請皇帝還內宜允批答

第十一卷

外制

皇后歸謁家廟親姪李孝純孝友各特轉右武郎
皇后親姊李氏等封國夫人
皇后親姪孫李瑜李璨各轉兩官
皇后親姪婦潘氏趙氏親姪女李氏並特封恭人
親姪孫女李氏特封安人
皇后親姪女夫韓松特轉一官

皇后親姪女之子韓大用大任各循兩資
皇后親屬韓大有轉承信郎
皇后閤提舉官楊舜卿轉觀察使
皇后位排宮張友直沈楨各轉一官
皇后閤主管進奉袁佐等該遇皇后歸謁家廟並轉一官
秉義郎韓侂冑授閤門舍人
皇伯嗣秀王伯圭合得冠帔並換封孺人賜親屬內將一名與妻妹宋氏封孺人
閤門宣贊舍人游恭落閤職權發遣臨安兵馬鈐轄
起復文州刺史知鳳州郭澔轉復州團練使再任
皇兄多才磨勘轉明州觀察使

武功大夫利州防禦使權知閤門事韓侂冑落階
官但依緻奏特與轉行右武大夫
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張安仁除都知入內內侍省
押班李彥正除副都知
帶御器械干惟俯楊舜卿並除入內內侍省押班
張祐正補承信郎　鄭孝友應奉有勞轉一官
殿前指揮使左班年代上名劉成等授官
皇弟多助多能並該磨勘轉防禦使
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崔汝弼轉歸吏部除帶
御器械
招箭班殿侍曹彥澤補承信郎仍衛在班祗應
瀘州軍變守臣張孝芳被害贈三官與二子恩澤
瀘州被害官吏贈官及與子恩澤

瀘州撫幹郭仲溥失覺察虞候張信為亂首特降
三資放罷
太史局學生周奕補挈壺正
閤門看班祗候崔寬夫供職實及二年落看班二
字
倪思該修壽皇聖政轉一官
著作郎黃由等該修進壽皇聖政各轉一官
徐誼等該進壽皇聖政各轉一官
降授昌州刺史帶御器械崔汝弼該進壽皇聖政
轉成州團練使
宗正少卿鄭汝諧奉使回轉一官
閤門舍人譙令雍奉使回轉一官
奉使屬官譙令憲等回各轉一官

閤門宣贊舍人宋堯使等該應奉人使十次賞各
轉一官
浙江潮神善利侯祈禱感應加忠靖二字
袁州仰山神加父母妃及子婦封號
平江府五龍靈濟廟加封
進士黎崇禮年百三歲遇大禮恩補迪功郎
翰林醫愈邢守忠轉額外翰林醫痊

第十二卷

外制

給事中兼侍講尤袤除禮部尚書兼侍讀
中書舍人黃裳除給事中兼侍講
降授朝散郎許及之復朝請郎
忠翊郎前韶州兵馬監押周昇降成忠郎

文林郎階州將利縣令蘭森失出犯公罪笞特降
資
保義郎李珙家遺火燒民屋特降一官
故通直郎趙公廣追復承議郎
奉議郎知袁州黃劭降一官
承節郎邢貽軍指使潘撫權淮河監渡不職降一
官放罷
修武郎張世榮管押戍艦恣橫生事降兩官
承議郎常德府通判趙善彥在任不法降一官放
罷
奉議郎知成都府郫縣郭公箕悖謬降一官放罷
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王師珪轉歸吏部差在
京宮觀免奉朝請

入內內侍省副都知李彥正押班楊舜卿職事不
謹各降一官
李彥正楊舜卿復官
入內內侍省副都知李彥正除（闕集補）都知押班楊
舜卿除副都知
林億年除入內內侍省押班
皇兄多才上遺表妻令人高氏特封碩人
多才上遺表親弟多藝多見乞比換南班並授太
子右監門率府率
皇叔祖不僥磨勘轉右監門衛大將軍
皇叔祖不延授千牛衛將軍
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張師顏落權字
皇叔祖不諛特換右監門衛大將軍

昭慈皇后親姪孫杜士寶補承信郎
右丞相葛邲贈三代封妻
知樞密院事胡晉臣贈三代封妻
祕書省正字蔡幼學該脩進壽皇聖帝會要轉一
官
武學博士李興時知融州
高文虎除將作監丞
范仲任除武學博士黃袞然除武學諭

第十三卷

外制

利州防禦使郭杲除宣州觀察使
閤仲持轉右武大夫忠州刺史
閤門序班趙燭奏故祖贈太尉趙府累遇郊祀未

劉頤乞加贈開府儀同三司
權刑部尚書京鏜兼侍講
吏部侍郎沈揆兼侍講
右正言黃艾兼侍講
知邵州胡澄獄囚多死展二年磨勘
邵州錄參柴璘司理李郊獄囚多死各降一資
興州都統吳挺守本官致仕
吳挺特贈少保
持服邢州團練使吳曦授濠州團練使起復
郭棣授利州觀察使致仕
郭棣贈臨遠軍承宣使
耶律适哩致仕　耶律适哩贈官
正議大夫陳峴磨勘轉正奉大夫

合州赤山縣至道觀沖妙眞人加封沖妙靈應眞
人
潼州府中江縣靈感廟善利侯加封善利敷濟
盱眙軍通判口口降一官
武節大夫權發遣郢州任世安轉一官再任
從義郎權知恩州田祖蔭轉一官
朝正大夫鄭從訓主管國信所任滿無遺闕投宣
政大夫
司農少卿薛體仁除太常少卿
趙謐除軍器監兼權戶部郎中
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樓鑰除中書舍人
李九齡轉翰林醫效
判太史局吳澤等職事不謹各降一官

秀州海鹽縣顯濟廟神母慶善夫人加爲顯二字
賜進士出身趙善防係濮安王近屬更轉一官
宗子顯夫量試不中年四十以上補承信郎
量試中宗子汝嘏等補官
合格取應宗子時信等授官
四川宗子師說等趁赴殿試不及並補官信郎
宗子師鉉量試不中年四十以上補承信郎展三
年出官
宗子汝邏對策中間全寫御題降一官推恩補承
信郎
德慶府通判權英州張公瑩失昭官錢降一官放
罷
忠訓郎趙師涌在任不職守臣楊補按罷輒伏闕

妄論守臣降一官
知敘州慶符縣魏良忠侵刻夷人降一官放罷
成都府錄參史定之不親推獄降一官放罷
浦江縣丞顧大亨不遵提刑司准委帳中任滿離
任降一官
萬州司理向紹祖獄因繫死降一資放罷

第十四卷

外制

慈福太皇太后册寶書册文官知樞密院事趙汝
愚轉太中大夫
篆寶文官參知政事陳騤轉通奉大夫
前導禮儀使并奏禮畢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轉
通奉大夫

兵部尚書羅點母太淑人繆氏遇慶典恩封齊安
郡太夫人
中書舍人樓鑰母汪氏遇慶典恩封太淑人
參政陳騤子撼孫遇慶典恩乞封母
安定郡王子濤遇慶典恩轉官
慈福太皇太后姪吳琚等轉官
迪功郎青陽炳文年九十一遇慶典恩封承務郎
儒林郎御史臺副引贊官賈忱應奉上册寶了畢
轉承直郎
軍器少監黃由除將作監兼嘉王府直講
武德大夫陳守忠係（此下元衍女字據集刪）重華宮淑妃陳
氏親父特與帶行遙郡刺史
太府寺丞曾三聘除秘書郎

王盛劉崇之並除太府寺丞
王准之知德慶府　張日知宜州
皇子嘉王府翊善黃裳兼侍講
從政郎建康府江寧縣尉趙汝章收使謝賓轉文
林郎
降授朝奉郎徐堯敘復朝散郎致仕
泉州同安縣尉鍾安老聯頭落看賞本州錄參鄭
繼功符同結錄繼功降兩資放罷
前提舉廣南市舶江文叔縱容押綱官移易香綱
降一官
武經郎李存道和糴淮西總領米斛虧少欠降一
官
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毛居實轉歸吏部授從

養郎　趙盛吳璹並除職事官
大理少卿許及之奉使回轉一官
閤門舍人蔣介奉使回特轉一官（此目元缺據集補）
帶御器械蔡必勝除知閤門事
倪思復朝散大夫　陳峴復通奉大夫
鄭僑復正議大夫　裴綸磨勘轉朝議大夫
曾集知嚴州　林大中磨勘轉官
夏執中所生母鄭夫人沈氏贈崇國夫人
夏執中故妻鄭夫人譙氏贈益國夫人

第十五卷

外制

皇后初册封贈三代
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益國公周必大登極恩贈三代

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李彥穎登極恩轉光祿大夫
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知潭州王藺登極恩轉正議大夫
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提舉洞霄宮黃洽登極恩轉通奉大夫
朝散郎煥章閣待制朱熹登極恩轉朝請郎
戶部侍郎梁總登極恩轉官
在外侍從登極恩贈父
在外侍從登極恩贈母
在外宰執登極恩封妻
在外侍從登極恩封妻
煥章閣學士洪邁弟邃登極恩母楚國夫人沈氏加贈魏國夫人
右丞相趙汝愚初拜贈三代并妻
李巘除寶文閣學士知婺州改知太平州
吏部尚書鄭僑明堂加恩進封開國子
禮部尚書黃裳封呂城縣開國男
工部尚書趙彥逾封祥符縣開國男
權刑部尚書京鏜進封開國伯（元誤子據集改）
試御史中丞謝深甫封臨海縣開國男
吏部侍郎彭龜年封清江縣開國男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樓鑰封奉化縣開國男
中書舍人林大中封永康縣開國男
右諫議大夫張叔椿封永嘉縣開國男

吏部侍郎孫逢吉封廬陵縣開國男
工部侍郎黃艾封莆田縣開國男
戶部侍郎袁說友進封開國子（元誤男據集改）
戶部侍郎梁總進封開國子
禮部侍郎許及之封永嘉縣開國男
侍講朱熹封婺源縣開國男

第十六卷

外制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葛邲明堂加恩加食邑實封
在外宰執明堂加恩　在外侍從明堂加恩
張淑妃明堂恩贈三代
右丞相趙汝愚明堂恩贈三代并妻
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陳騤明堂恩贈三代封

表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樓鑰明堂恩父加贈正議大夫
權吏部侍郎孫逢吉等明堂恩贈父
煥章閣待制侍講朱熹明堂贈父母
右諫議大夫張叔椿明堂恩贈母并妻
孫逢吉明堂恩妻恭人李氏封令人
在外侍從兩堂恩贈父
在外侍從明堂恩封妻
汪大定知江州　右部員外郎汪梓陞郎中
江西提舉汪逵除禮部員外郎
豐誼除禮部郎官　王聞詩除考功郎官

第十七卷

外制

同知樞密院事京鏜初除贈三代
工部尚書趙彥逾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依執政恩數
右正言黃度除直顯謨閣知平江府乞祠祿差主管沖佑觀　王聞詩覃恩轉官
知寧國府木待問除煥章閣待制
尚書吏部員外郎林季友除右司員外郎
韓彥直致仕
知敘州府應得縣謝辛討叛夷身死贈官
知鄂州王信改知池州
新知建康府趙彥逾改除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新除江東提刑陳公亮改除福建運副
趙瀕補官　潛邸有勞轉官
薛發除兩官
胥埒輔隨金國賀正使充引接儀範同程循循職郎
趙公介知舒州　趙蓍知嘉定府
淮西提舉張同之磨勘合轉一官乞回授封母
江東提舉陳士楚除部郎官
湖北提刑陳謙收捕猺寇有勞特除直煥章閣
汪楚材王在收捕猺寇有勞特轉三官
知宜州沙世堅收捕猺寇有勞特除團練使
知饒州樂平縣楊簡除國子博士
廣西提刑胡長卿除廣西運判主管沖佑觀張玠除廣西提刑
國子正陳希點太學錄湯璹並除太學博士
秘書省正字李壁除校書郎
主管架閣文字陳武除國子正臧溪除太學錄
端明殿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逾贈三代并妻
龍圖閣待制知瀘川府閻蒼舒除煥章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知成州宇文子震知瀘川府
新知真州權安節除利路運判朝奉大夫徐栩除廣東運判
司農寺丞李大異除夔路運判
籍田令費士寅除太學博士

武學諭黃𥳑然除武學博士主管架閣文字蔣來叟除武學諭

知信州石晝問除司封郎官淮西提舉張同之轉一官再任

軍器監主簿王𥫗除司農丞將作監主簿劉三傑除太府寺丞

主管官告院李若傳除將監簿幹辦糧料院張震除軍器監簿

浙西提舉鄭公顯改除湖南提舉

第十八卷

外制

知襄陽府張杓知建康府

朝散大夫知南外宗正事趙不𢡟換右監門衛大將軍濠州團練使權知大宗正事

直祕閣劉穎除直顯謨閣江東運判

浙西提刑黃適知贛州

太學上舍生李斗南蔡元恢賜釋褐出身

侍衛步軍司後軍統領戚拱衞衞部轄官兵特轉一官

湖南提刑趙不遏除江西提刑寺丞趙□□除江西提舉

張濱除直祕閣宮觀　江東運判劉穎知平江府

李嘉謀知襄陽府

新除福建提刑盧彥德改江東提刑

權戶部侍郎梁總除刑部侍郎

司農主簿張孝伯除國子監丞

諸王宮大小教授姚愈除司農丞國子監主簿羅克開除軍器監丞

直祕閣兩浙運判官黃黼除直龍圖閣壓副使再銜改直顯謨閣

倉部郎中汪梓以趙汝愚親嫌除淮東提舉

大理正閻巨源除利路提刑

秘書監薛叔似除權（元脫據集補）戶部侍郎

起居舍人劉光祖除起居郎司農少卿鄧驛除起居舍人

國子祭酒彭椿年除直龍圖閣江東運副

大理寺丞林思齊除大理正

戶部郎中王溉除直祕閣知平江府

太府寺簿范蓀除大理寺丞

知滁州石宗昭除度支郎官浙西提舉吳鎰除司封郎中

軍器少監兼權司封郎官李大性除浙東提舉知常州黃灝除浙西提舉

太學博士陳峴武學博士陳邕除祕書省正字監登聞檢院楊大全除宗正簿主管官告院傅伯成除司農簿監都進奏院孟浩除國子監簿

太學正孫元卿除武學博士

李知己陳彀俊並除大理寺丞

國子司業葉適除太府卿淮東總領

楊源轉一官　楊緯引嫌改知閬州

主管沖佑觀黃度知婺州

高宗廟押馬官轉官

武節郎提點御前軍器所[illegible]轉一官
沈權劉仲衡呂友直並除大理評事
前知撫州趙彥綱知贛州
宗正少卿李詳除國子祭酒
虞儔知湖州
張宗說張宗愈轉一官與幹官差遣
倪思知泉州
鄭賁進士方權輸米補迪功郎
程詔輸米特補承信郎
馬大同特復元官致仕
著作佐郎王奭除著作郎
祕書丞陳楨除著佐郎
太常博士鄧康除祕書丞

太常寺主簿劉誠之除太常博士劉孟容除祕書
省正字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權刑部侍郎徐誼除
權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
袁燮除太學正
添差台州通判呂祖儉除太府寺丞浙東常平司
幹官孟猷除籍田令
第十九卷
奏狀劄子
舉官乞在外差遣申省狀
赴桂陽軍擬奏事劄子四
桂陽軍陳乞畫一狀
第二十卷
奏狀劄子
湖南提舉薦舉刺列郡太守狀
湖南提舉薦士狀
辭免浙西提刑乞祠申省狀
吏部員外郎初對劄子三
辭免除祕書少監申省狀
轉對劄子
第二十一卷
奏狀劄子
轉對論役法劄子　封事
辭免起居舍人申省狀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申省狀
繳奏劉煒與監司差遣狀

繳奏刑部大理寺鄒大爲斷案狀
上嘉王劄子　直前劄子
第二十二卷
奏狀劄子
繳奏內侍張安仁轉官狀二
乞補外申省狀　內引劄子
繳奏給事中黃裳改除兵部侍郎狀二
論吏官劄子
繳奏陳源除入內內侍省押班狀
繳奏白身彭議補官狀
繳奏閤門承受趙鎰乞將轉官回授封贈狀
第二十三卷
奏狀劄子

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狀二
上殿劄子三
繳奏傅昌朝轉官狀　直前劄子
乞補外狀　乞祠祿歸展墓奏黃狀
繳奏南班多慶轉官狀
辭免起居郎申省狀　繳奏裴定王千濤賜緋狀
繳奏刑部易大明阿王斷案狀
繳奏傅昌朝轉官狀　繳奏藍嗣祖轉官狀
第二十四卷
奏狀劄子
繳奏牽逢原除都統制狀二（元缺據集補）
內引劄子　再內引劄子
奏乞褒錄傅察宗澤婁寅亮子孫劄子

繳奏册寶官吏推恩狀
繳奏孫拱之轉官狀
繳奏册寶承受官免減一員狀
再繳奏孫拱之轉官及册寶承受官免減一員狀
繳奏饒州奏劾程廷倚斷案狀
入奏劄子　乞祠申省狀
乞對狀
第二十五卷
奏狀劄子
直前劄子　乞致仕狀
再乞對劄子　直前劄子
奏事後申三省樞密院劄子
再乞致仕申省狀　再乞致仕狀（此目元缺據集補）

奏事劄子　奏事乞致仕劄子
辭免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申省狀
辭免秘閣修撰贊讀與廟堂劄子
第二十六卷
奏狀劄子
辭免再除起居郎狀　辭免中書舍人狀
再辭免狀　辭免兼侍講狀
辭免兼直學士院狀
中書舍人供職後初對劄子二
請對劄子二　乞蠲放身丁錢劄子
第二十七卷
奏狀劄子
繳奏羅良臣供給免折酒狀

繳奏謝淵請給合支本色狀
繳奏朱熹宮觀狀
繳奏紫符宮免科敷等事狀
繳奏陳峴知贛州狀
辭免實錄院同修撰狀二
應詔薦宗室趙師處趙師淵狀
濟邸講堂轉官辭免申省狀
辭免與郡申省狀　辭免知泉州申省狀
第二十八卷
講議故事廟議附
右史進故事　資善堂進故事
經筵孟子講義　僖祖太祖廟議
第二十九卷

壬辰廷對

第三十卷

表

乾道壬辰進士賜第謝太上皇帝
桂陽軍謝到任
高宗小祥慰皇帝
賀登極
謝登極赦
賀壽皇聖帝尊號
皇太后移御慈福宮賀皇帝
皇太后移御慈福宮賀壽聖皇帝
立后賀皇帝
賀皇后
皇帝登寶位進奉銀
謝賜厤日
紹熙改元賀皇帝
賀壽聖皇帝從吉
賀壽聖皇太后從吉
賀壽成皇后從吉

至尊壽皇聖帝册寶賀皇帝
賀壽皇聖帝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成皇后
賀皇后
壽聖皇太后册寶賀皇帝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帝
賀壽成皇后
賀皇后

第三十一卷

表

壽成皇后册寶賀皇帝
賀壽皇聖帝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成皇后
賀皇后
皇后册寶賀皇帝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帝
賀壽成皇后
賀皇后
湖南提舉謝到任
提舉司謝賜厤日
湖南運判謝到任
湖南提舉賀會慶節
湖南運判賀重明節
重明節進奉銀
丙辰賀瑞慶節
丁巳賀瑞慶節
戊午賀瑞慶節
己未賀瑞慶節
謝中書舍人

第三十二卷

啟

除太學錄謝宰執
答釋褐黃上舍
上福建安撫梁丞相
與福建柴運副
與福建陸提舉
與福建錢運判
與西外知宗
答桂陽趙守
與湖南潘安撫
答楊知錄

答鄭教授
答桂陽王教授
答桂陽吳贍軍
桂陽謝宰執
與湖南張運判
與衡州劉守
與郴州丁守
謝潘安撫列薦
與湖南沈安撫

第三十三卷

啟

賀周左相
賀留右相
賀王參政
賀葛同知
與湖南監司賀冬
賀正
除提舉謝宰執
與交代張提舉
謝沈安撫
交割謝沈安撫
交割謝張運判
答郴州丁守

答道州趙守　與湖南范提刑
第三十四卷
啟
答王簽判　答長沙宋知縣謝解
賀范提刑交割　答諸郡賀冬
答趙安撫賀正　與張運判賀正
答郴州丁守　賀劉殿院
賀林察院　除運判與交代傅提舉
謝宰執　謝侍從
賀丁郴州除湖北提刑
賀留左相　賀王樞使
賀胡參政　賀王侍郎
上嘉王賀冬

第三十五卷
手書
與王德脩　答潘叔昌
與吳居父　與林安之
與鄭景望少卿二　答天台張之望
與鄉守曾仲躬　與閩帥梁丞相論耆長壯丁事
答長溪王任之
答林宗儆　答朱文昭
答鄭舜賓　答賈端老五
第三十六卷
手書
答黃文叔　答陳同父三
與王亞夫運使　答丁子齊三

與林懿仲二　答薛子長三
第三十七卷
手書
與周丞相　與呂子約二
桂陽與漕論移運事
謝諸司列薦　與劉清之寺簿三
與史丞相　與高炳如監丞
與王謙仲參政薦郴守丁端叔
答胡季隨　與沈叔晦
第三十八卷
答劉公度二　答寧遠王縣尉
答道州康判　答趙南紀節推
答潼川守范東叔　與朱元晦二

與王弱翁　與巨宗卿
與國舉兄家書　與徐韞之
答張端士五
代胡少欽監酒上婺守韓無咎書
第三十九卷
記
選德殿記代周子充內翰撰進
重脩石岡斗門記　溫州重脩南塘記
重脩瑞安縣學記　袁州分宜縣浮橋記
潭州重脩嶽麓書院記
雲章閣記　溫州淹補學田記
第四十卷
序

奉詔擬進壽皇聖政序
進周禮說序
嘉邸進讀藝祖通鑑節略序
分韻送王德脩詩序　夏休井田譜序
丁端叔南征集序　徐得之左氏國紀序
張園送客分韻詩序　義役規約序
謝季潭正字韻類序　謝懷英老子實錄序
送蕃叟弟赴江西撫幹分韻詩序
孫子發微序

第四十一卷

題序（序當作跋）

題壽皇聖政序　題嘉邸賜贐金劄子
跋御書所進嘉邸生辰詩

跋歐王帖後（此目元脫據集補）　跋徐薦伯詩集
題杜大春畫梅
題石時亭所藏呂眞人畫像
題張之望文卷後　跋趙仁甫所藏詩後
跋東坡所記程公逸事
跋孫氏誌述　跋爾雅疏
跋史丞相祭諸葛夢叟文
書種德堂內記陳仲孚問詩語
跋靈淵廟賜勅額　跋朱景文公帖
跋朱元晦公表藁　跋趙延康公責僞楚書
跋趙延康詩　跋溫公與邢和叔帖
跋張無盡與邢和叔帖
跋邢惇夫詩及諸題跋
跋邢氏慶國夫人手書
跋劉元城帖　跋胡文定公帖

第四十二卷

題跋

題仁皇所賜魏家刑政二字後
跋蘇黃門論章子厚疏
跋東坡與章子厚書　跋東坡桂酒頌
跋辛節穆公書　跋江道士玉臺菴額後
跋周伯壽畫貓　跋徐夫人手寫佛經
跋司馬溫公遺玉壘聘君詩
跋朱信翁產經　跋王恭簡諫草
跋曾文清詩詞後
跋蔡京貶竄元符末上書人詔草

跋蘇魏公百詠詩稿後
跋陳仲仁所藏張無垢帖
跋葉正則所爲陳仲石墓誌
跋林宗大家藏揚氏畫梅
跋龔山壽書院右帖公牒後
跋張魏公南軒四益箴
跋朱宰元成所藏宋宣獻公王荊公帖
跋朱宰所藏畫竹
跋朱宰所藏孫介畫
跋林伯順七世祖畫像
跋謝大成所藏曹公劉墨跡
跋姚愈次韓所藏其祖閣脩禮書堂帖後
跋黃元章所藏山谷墨跡後

跋吳興陳錢芝草圖　跋樓大防郵旅圖
跋諸蜀王書後
第四十三卷
策問十四首
第四十四卷
雜著
瑞安縣學上梁文　到桂陽謁宣聖文
桂陽上元設醮青詞　桂陽中秋設醮青詞（據集補）
桂陽軍修城隍祝文　桂陽禱雨文
謝龍山渡明應侯文　周子行說
朱子行說　謝居士贊
自贊　桂陽軍告諭百姓榜文
桂陽軍告諭納稅榜文

桂陽軍勸農文
第四十五卷
祭文
祭兄光居士林商年　祭王詹事
祭芮祭酒　祭張南軒
祭薛常州先生　祭林安之
祭諸葛夢叟　學官同祭王司業
祭張儆之　祭鄭自明
祭劉端木　祭鄭龍圖
祭呂大著　祭朱處士
祭章端叟　祭張忠甫母夫人
祭孫枕卿　祭姜母趙夫人
祭孫諫卿　祭張忠甫

第四十六卷
祭文
祭沈叔阜　族祭八一叔
祭張國紀　代兄祭林承事
祭鄭龍圖母夫人　祭梁丞相
祭劉子澄　祭蘇訓直
祭張孟皐　祭令人張氏
祭林懿仲　祭瑞安宰留公彌
祭潘省之　祭蕃叟弟母夫人
祭沈次卿　祭豐山陳國器
祭朱文昭母夫人
第四十七卷
誌銘

徐叔楙壙誌　林安之壙誌
趙夫人墓誌銘　胡少賓墓誌銘
承務郎陳公墓銘　叔祖母韓氏墓銘
馮司理墓誌銘　張忠甫墓誌銘
章端叟墓誌銘　朱君佐壙誌
宜人林氏墓誌銘
第四十八卷
誌銘
劉端木墓誌銘　陳子益母夫人墓銘
林民達墓銘　何君墓誌銘
朱公向壙誌　胡彥功墓誌銘
承事郎徐公墓誌銘　新歸墓表
第四十九卷

誌銘
敷文閣直學士薛公壙誌
陳季陽墓誌銘　脩職郎呂公墓誌銘
徐武叔墓誌銘　陳習之壙誌
承事郎潘公墓誌銘　林懿仲墓銘

第五十卷
誌銘
沈叔阜壙誌　族叔祖元繼壙誌
族叔祖元成墓誌銘　族兄際可壙誌
高光中墓誌銘　陳百朋壙誌
王道甫壙誌　族叔國任墓誌銘
洪君墓誌銘　令人張氏壙誌

第五十一卷
行狀
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薛公行狀
福建長樂縣主簿許葛公行狀
國子司業何公行狀

第五十二卷
附錄
宋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樓鑰撰
宋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蔡幼學撰
宋故通議大夫寶謨閣待制陳公墓誌銘葉適撰
民論　舟說
責盜廟說　戒河豚賦
文章策（元脫隊集補）　守令策
收民心策　章子林子名說

朱甥子臧名說

止齋先生文集目錄終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歌辭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先生自當日暮春御翰扁榜）

暮之春兮物維其嘉乾際兮坤涯丹將雛兮彼質者誰魚在淵兮燕子還于故家今者不樂兮云何

暮之春兮風日與柔桑女兮南疇相爾夏畦兮悲秋蠶冰兮長夜無褏今者不樂兮何求

暮之春兮雍雍熙熙堯裳兮舜衣五絃之琴兮一夔曾不知結繩與乘鉞兮何時聽言于我兮忽焉其遊而山有龜蒙兮水有沂夫求我斯文兮在茲二三子兮皇皇欲何之鼓瑟兮爲誰捨此兮吾將安歸

止齋兮年年室環堵兮兩山有川鷗鷺巢簷兮圃蒔田田豈無芳草兮杜鵑世微孔子兮獨抱乎韋編

雲漢之章兮光燭天朝宗兮列仙胡歸晚兮病骨岑然與客歌商兮忘食與眠默爾何如兮吾未知其孰賢

西廟招辭（并序）

淳熙十有三年二月知瑞安縣事公非先生之曾孫劉龜從再作西廟以祠宣和縣令王公經國於其落也邑人陳某爲作迎神一章使工歌之經國字公濟其守禦事許忠簡公嘗識之故不敘

君昔兮胡不去斯君今兮胡不來斯文棟兮瑚楣峴山之麓兮江沂旨酒牲兮潔肥皓遺老兮鬚眉坎擊鼓兮吹篪君勿來兮遲遲山蜿蜒兮榕陰萋萋江水清夷兮無蛟與螭君之來兮可以娛嬉君不共安兮誰與共危鳴玉兮袞衣彼亦君兮一時莽中州兮爲夷匪寇則廟兮牛羊爨倚我民兮有知子子孫孫兮永依撰之兮以是非昏合此兮亥之田有畔兮澤有陂桑稻兮誕彌恢不報兮惟恍早暮兮夜何其猶容與兮誰須

古詩

落葉一首別諸友客新昌

落葉一二數遊夜忽已半百年能幾何絕道猶未聞清揚得遇近簡易從險阻明朝買扁舟萬議付風雨新詩話別根爲我謝酸楚君看歲後竹白首見脈脈要有不別時尸居一環堵

讀范文正公神道碑有感佚事

武侯不可致元德造其廬公在袞維中乃上時政書維時君臣定事與草昧殊出處千載同豈必名迹如行伍拔人將寒饑得名偽推轂天下士百年用其餘生平慕河汾未許王魏俱慇懃八司馬意獨何區區自古朋黨論消復者

無期誰令舉疑亡韓富及有爲惜哉公不見功名止西陲

送國子監丞顏幾聖提舉江東分韻得動字

長安夜未央客枕儼有動平明覲天闕劍佩鳴珌琫學省雖冷官上意轉周孔六飛自天下召上蒞雲濟儀燕雀庇道淺發醲蝶方將膺肯英高舉出疾踰離觴侍貽蕩儲路刀朧朧動業當及時千年付青黃

懷鍾國守鄭少卿景望

一日一度過短牆三日風雨撓我腸天球河圖在東序保障繭絲分晉陽我欲從之苕水遠搔首不見月滿廊笑看兒女羅列拜老人星下燒夜香

送宋國博口參議江東分韻得夜字前年上幸學一時同舍今去略盡爲之悵然

南門供帳江上亭北門舟泊湖邊柳兩年出餞屈可數往

征行人半同舍憶昔綵雛臨鏡海僑先一日爭聲價熊君舌掉巫峽水楊君氣奪幽井夜黃君不乾不可轉夫子居然古豨鞞芰軒風流天下少獨奏咸韶無濩夏黃粱未熟事如許白髮不生心亦怕古來賢俊多坎軻道與世違切足訛武皇好少臣已老謫子尊王君尙窮嗟乎夫子幸遭時諸公袞袞皆流亞德尊不過五品甫歲晩曾無一餉暇君恩豈必問湖海家事姑惟問桑稼此行端可振頽俗令我短轅今欲駕

遊皷山

皷山聞天下一見名不空自從周職方聞在王會中登山亦幾人興寄隨所逢騎君常惕日遷客多悲風劍川發匪西蔥阻與海通忽焉得平壤此山蟠其東我行未及巔已見國勢雄三韓到吳會不可道理窮俯瞰南來帆沄沄有朝宗顯時諸降王各撫千里封相招神衛圖旅獻東都宮東都今何如胡馬鳴蒿蓬一春長雨霧明月歸樊籠恣探泉石幽尋燈道歸笻

和孫偉卿雜言十章

萬事如浮雲可翫不可有三年刻一葉未就骨已朽

可憐負薪子誤有廊廟志出門欲何之馬捐車未試

一飽腹果然身外百不須深知仇方朔不似侏儒

墮落生死關大患爲有身老子識未破天地豈不仁

幽居悟窮被窮欲得身健羨之此何祥厥緣無水困

有書但插架有門亦常關是非天下爭而我土石頑

好酒來誰家明月得我心把酒弄明月醉臥盜不侵

阨窮果何尤利達誰在吝言荷鉏人妻子敬相待

或勸著子書我恐落人世所見其紙筆一歲復一歲

入事遊鄉曲田租了王官獨於大海枯不改古井水

送林正仲丞玉山

去年我爲客持酒送君歸今年征驂我遊臥舊廬人生足離合仕宦相乘除科名餘十年丞縣亦既遲顏色日愈好絕口無慽歎自言有時命哉吳知何如深藏濟人具不作借勢訾䖍名多自誤徐步乃疾驅從玆拭老眼看君上亨衢

和林懿仲喜雪韻

常暘厥咎何君相疚朝夕愧貞慰寖黎淒其望三白是心與天通昨夜不地尺饋笠在東阡稷栩在西陌忍待明年飽欣及吾事隙海宇正無塵草木亦煥赫遙知紫宸朝千官手加額溫綸粲龍光賀牘交馬跡衛校懸孤城仗節居延澤獨擁鹽關馬共飾灋沱麥更願吾君相對此念思亦當令挾纊溫恩意到疆場有士如有年要豈日月積衰安自甘腹掃耿無過客

再和前韻

冬夜苦難曉短景復易夕安得戶牖光不待東方白恍如游化城瓊臺若千尺英華發林藪像彩散阡陌不鋪浩無垠異入微有隙忍變貪縱觀未願朝曦赫栩舖著敎南梅片墮粧額鶴然坐汗中有意欲比迹自識卞皇家癡仲匪山澤新來學爲農遭歲歷無奢俳予色恒饑老婢聯諸赤一餠今有待再更問瓜場歸來看牀頭瓶粟許徐積且以炊春醪娘召已散客

除夜用前韻

又添大馬齒當恐牛羊夕牙無數株牛鬢已太半白六朝貴人家聊啁高數尺復有陵邑豪沃壤勒連阡居然燕與

被忽奚騎過隙伊傅亦中壽至今名赫赫若昔臥柯向晉忌辭碑額中原五十載胡騎亂禹迹誰當慨折腰夫子向彭澤發端嫌不下中夜歌秀麥昭代豈無人腰黃眼前赤鵠偕歸禁省北士守邊場能歌且杯酒澆此懷抱積柴門剝剝響已有賀年客

和林宗簡除夜韻余與宗簡皆病餘而除夜皆賦詩因反前意

窮懷卿相鬢老作兒女悲百爾皆妄想一笑看新詩短長總歸盡君閱古盛衰煌煌五侯家竟作數世期經史或不讀名字亦奚爲茂對乾三陽靜養月一規

再用昔韻除夕二詩寄宗簡

百年彈指頃髮動不逃夕變彼惰游者長夜浮大白豪俠竊無人臥我樓百尺衲子縛禪靜不敢縱桑陌武夫髀肉

滿髀睨候邊隙道家求不死眞火養險赫燥人千速化自然雷門額書生苦穿鑿奇字窮鳥迹何如吾老農一兩犂春澤相忘與雞豚所辨纖菽麥不聞有孔子安識由與赤紛紛塵世士肝膽自疆場老翁捧腹笑空洞無一積有來問時事請以臆對客子歌我有感我和子益悲文武有天下二南無變詩陵夷及其季小雅亦既變殷人早墜命秦氏不及期治身如治國天詩人所爲箴意何時已與子看前規

賦芙蕖簡諸友

我欲待明月相從弄芙蕖月郭一再滿我行竟徐徐誅茅困黃埃開卷疲蠹魚纏綿二事開紅披綠蕭疏秋風白髮生嫌非將欲獻美人隔雲山芙蓉並吾廬近者不得見猶遠視何如花無三月長人壽千歲餘相期不朽事勿與草

不供君上鍾鼎銘我作山澤癯

送楊似之提舉湖南

昨日有客去分符今朝有客來攬轡歲身撥諸符可刪送客爲知老將至儒雅風流能有幾南宮先生無乃是十年不復夢送山萬里何爲歸湘水葉公歸然地官貳顏公領袖天下士星聯郎署光與何次弟諸公亦連茹一時臺省舊名德十見班行已三四可令僕馬病崔嵬獨抱蘭蓀弔憔悴漁樵混迹山窮處故故肯臨人不記酒半停杯問鬢髮夜闌東燭微文字多時渴見肩折節萬事要看方得意先生行矣屆甘泉請自此心狀大議（薛上昭寺丞赴衡陽守之吳日向似之吏部至初似之與叔侍郎叔羽顏祭酒幾望尚書郎光延之何一之同在館學今皆遷斡散併及之）

哭呂伯恭郎中舟行寄諸友

去年上灘船落日建安旆今年上灘船濤露金華卓當代

能幾人胡不白髮早念昔會合時心事得傾倒倚廬負鼓夜聯轡雞人曉還搜接混茫細剖入幽眇抱注臨演激扶將溥穹昊斯文何契闊之子復凋槁百年往無停寥廓一過鳥家人微得聞吳音拾餘稿扃門存萬一散逸誰可作君看稱論上彭蠡顏回夭于今懸日月豈必言語好儀艇後來者泯沒秋毫小南浮吳蜀會北顧關河杳懷哉各努力人物古來少

張冠卿以前詩懷哉各努力人物古來少之句爲十詩見寄次韻奉酬

明月不可涴有時墮氛霾芙蕖生淤泥豈必所處佳老子若鍊藏釋氏多遺排如欲盡物累自古誰好懷連檣著胡椒嘆堵珠薔衆節士亦良苦乃樂懷滿堂世故何浩蕩人心亦崔嵬之子訪田舍厭縱姿在哉

真心觀宇宙孰是同與否夜其無反覆（元作思）日出星河沒
此行齊人悲彼行湘人嘆嗟余耳目短豈敢重然諾
朝難營冠劍巷犬吠村塢胡然子列子遨在鄭東市水懷
王袞離典與戊申許難犬各有役人亦宜自努
混合何必然金化黃河樂真然說不合千鈞等蟬翼巢鷃
近郎處浩浩古藏箱嶠巘盡大意解后匪人力
我友天下士逝者八九人非無新造交亦有久故親可與
共安利未可同隱淪欣然得一觴回首終酸辛
秦人弊申韓亡梁已崇佛六經獨何罪昔亦竊大物堪嗟
二百年吾道功第一點與徐論在河洛諸賢沒
澶淵寔要盟老衆氣安吐韓范猶自憐不遂位西廣人材
雖其逆事業隨所附千載有南董何曾今視古
江梅歲已過燕子春又來不恭古賢籍所恨此志灰扶桑

焯焯明闇闔蕩蕩開欲往豈不可致遠非駑駘
子歌我三歎我和子一笑方期谷耳合匆與知音道頗闊
古韶卷不齊人間調悲歌豈鬼神妙語無餘少

黃巖張之望之云來訪與遊梅潭詩以送之

張子好兄弟別我今九年東風胡蝶眼雙鴛忽墮前坐定
看兩鬢蒼極意慘然來目見不名此意合少延念子依巖
穴有作者巨編稍競未暇謀從我志獨聚廬谷適相累浩
歎當諸檣積雨得新霽綠漲彌百川截洒闊何有漾舟隨
所便與子梅潭遊以茲宿慘慘傾庭俯仰立中有飛瀑懸
平地儼闊闔晴空自雲煙既見各有得欲語不可傳衆妙
在領會天成調調鶴子歸有新詩時寄三兩篇

和張端臣求梅韻

平生匪狀物出語輒自咍久欲頌梅花恒恐累紙寫不該

哀子年少氣豪傲詩猶往往嬈一來語不驚人意不止舒
力行諸千松烘我以病驥追猶集若懶不上嗔人催詩
大息梅因我恨不縱斧斤條枝嗟乎孤山無人老死水
邊竹外誰低徊我背欲擬禁字體不道空刀冰壇兆退藏
物後獨笑傲危有歲晚多驚猜紛紛自謂好顏色萬氣禿
立昔堪哀積將此意入詩句十年未就梅空開君詩卻怪
梅不早今我內熱紅生腮强隨險韻終不辭今年又恐坐
看落片飛蒼苔

送劉茂實宰永新

遠別欲無厭細論誰有酒今當作劇縣君意亦樂不江湖
吏道解歲月民勞久救之敝精神自變終袖手要中名甚
美用意物所矜君觀蘭桂林餘茂及穗穗移根託客土顏
色非故有贈言幾滿車一字堪皓首於焉但裁擇對越二

三友諸賢在當路公論在衆口

送趙叔靜教授閩中四首

家無宿舂糧適意終所向征帆但上官帆海有巉嶂有青
及當代浩歌愁思用以茲寶周行直在幾人上
讀書須讀經學文須學古青衫故不換白髮早可數我亦
墮人了風雨破蓬户胡爲數相過夜話恒過午
烱烱出萬竅冰壺懸清秋孰與玉瓚中穆然發黃流孤松
高干天蘭芷復過兩侍君最雍容奈何短白謀
百吏不可試卷懷州校官翩然落南國不爲務子丹彤璪
妙經術倚市多儒冠吾道未必貴政此良已難

遊白石巖

地向東南傾石際滄海立蛟鯨限波濤雖大得威巳居然
通闔望戚（元作莫）他山及道人獨有之沿足三四級幾有

君刀斷御聽風雨慈於今二百年我共冥鴻集晤語夕陽低對酒秋旻濕明朝江上舟避雨漁翁笠邂逅一俛仰此道可於也

和諡草老梅韻

朔遊由南莫北闊俯竹之下手所披五步一顧立不廻柔枝弱幹千萬餘絲然笑倚多濔旖蕤樊妄用衆稱爲驚嗟怪怪丈人行縞衣藍縷冰斷肌膚苔生片諫不飛玉佩其東瓊瑤欲窺姑之伸下縹緲若虯爲鴛羽葆希三閭大夫從女須枯槁嬋娟御蓮騁張子發之亦悅擬人不得競以我歸我生自視梅癡如滄江獨立兒女嗤年來稍稍學折枝奈何復與此老期

再和

宮美人兮天一隅薜蘿爲衣頓倒披水竹隔我不可邀令我搔首三歲餘漢庭年少六七奇鬚眉皓白來何爲我欲避寢問之道安得玉貌生枯肌長翁做眠欲奮飛滄江釣事賞笑歃少翁頓摧擠牙角笑齒一粲知音希樵家斧斤磨以須過者萬人人肯馳梅乎梅乎我非癡持汝二老將安歸古來弱植刪不如熟有嫵媚爲人憐君不見孤竹之管求條枝汝盍早定歸由期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古詩

送同年林多益丞鹽城（目錄作湖說）

同里衣冠近闊疏同年齒髮多衰變美人宜在玉筍班陸
吏亦隨花雨縣有梳一葦逆迎可每食雙魚甘行便顧盼
周道竟何如吾爲身謀吾豈願清廟象鉶濟濟陳翠梧鬱
鴻深深見出來盛事歲月晚誰到脩途肝膽健楊花吹水
酒搖波一請加餐再無倦

送謝希孟歸黃巖四首

紛紛竹帛傳浩浩金石刻淪亡已無限存亦誰愛惜如何
伏羲氏文字二三畫姬孔豈不聖用以演周易
法令如牛毛斯褻信手成籀書積郎由趙張眼愈明篆人
立下風惆悵聲且榮宋省三代前誰獨有此名

手摹髮纖毒山龍飾衣裳不聞燧古初而與自虞唐毀車
崇騎射隸作篆籀藏至今人便之秦亦忽以亡
累觴以爲歡斑劇以爲儀交際貴如此勿使至意頗常
怪小雅鹿鳴詩魚麗質主禮百拜六經似支離
有筠和濟養大韻
兒童總束角兵衛器森戟十日不汝見尋丈出咫尺隘几
觀物化軒冕逸所極褻裳欲從之世事有纏羈

贈尹紹伊

吾友尹紹伊十年抱心疾休然萬事廢豈子黑如漆從之
問舊學歷歷不遺一作篇間唯鄭洪語雜方術豈其遇人
邪託此訪遺逸張皇鬼物怪瀉泄窮禁密君看服烏喙孰
與近參朮

送傅守汪充之移治嚴陵（方郡小旱汪禱雨甚急時三日而雨登郊人大）

挂梁龍骨經時懸井井黃雲秋已及十日不雨民未急使
君日勝長蔬猶盜空颶颶雲霧入飴婦休眠見簑笠村春
化出雲子粒市上明朝升二十農家語圖商語賈恒願使
君無疾苦自今一飽吾腹果健脊將母從簫鼓迎朔扶風
天尺五見說嚴陵在何所部書奪去萬言可九重欲抑君
門阻樓鳥護巢駒戀皁東人自覷西人好那知湛露溥秋
草春意平鋪無剩少有容解事翩然笑元祐治平諸故老
身要人扶功未了誰知青絲絡馬横門道應笑江湖華髮
早

寄題陳同甫抱膝亭

稍藥不難謀軒冕亦易得胡爲抱膝翁惻惻復惻惻秋風
吹梧桐烏去無迹愁吟草際蛩兒女涙盈臆忽然一長

嘯孤響起空寂令人識雅頌一唱三歎息室廬在路傍耕
鑿在民籍行人聽笑語稚子共眠食請君果何罪竟疑文
半自此意太勞勞此身長抑抑抱膝且不可出門更何適
但勿問門外途請君千尺

送葉正則赴浙西憲幕

頻年送行客酒醉詩不工最晚與君別奈此百感叢岐山
有鳴鳳雅頌移幽風於時二老生出處海上同曹劉對匕
舊失色一語中明朝蜀江水不與漸濟通人心起窮末世
故關鴻蒙乃知貧賤交不下王霸功霜根宿病驟雲帆背
東鴻秋水能隔人白頭況連空相從自東趨各去隨轉蓬
今懷欣有合後會苦未重鱸魚直萬錢半醉酩一鍾願君
宜盛年我友乍已翁

送陳益之架閣

論事不欲如我兵欲如衣冠佩玉巖巖正面寬平作文不欲如組繡欲如疏林茂麓窈窕而敷榮楨榦盍亦煩繩墨滋味何如餘興則吾宗雙才萬人敵排空所向無遺力親爽三年而深黑交情一諾千金堅明朝不繫船擬壁裝馬借人無德色作捨閭山可蹤跡擬將乘軒笑螻蟻相君有合民未得勿問堂高若干尺春江瀰漫風張席欲言江水何終極貧賤相依鬢毛白吾可雷同名送客浩歌未放情彌激君看風雅詩三百亦有初章三歎息

翁誠之尉慈溪再擬祖送不及

昨來久作蟻駒集今來悵望橋烏急中年送客亦多違先事徒勞後無及江頭祖帳幾百人落紙珠璣詩什什自哦短韻意甚得頗欲陳之復羞澀君方筮仕從茲始驊騮開路日千里若逢人詰子陳子侏儒一節今如此

送鮑清卿教授莆中

閩中豈不好莆中況多儒其山有丹荔其水有子魚艾軒諸老生典則故所餘筆堂退傳門海內欲史補宦遊得此樂饒香酒滿車我亦勸君酒我意獨未舒嘗聞入林獵不可背水漁背水漁尚可背時更崎嶇方今朝廷寬節效目走趨宦多豈勝記勢遠復易疎媒身衆所同糴口誰不如奈何但溫飽去向天一隅半生拙自謀選巷歲月除更非亦既熟思此未必愚豈有服薩蘭佩之以璵璠令人變不見搔首空踟蹰

作蔣塘記郡守沈持要以詩來謝次韻奉酬

周公作雅頌退然在豳風功成貴無迹名大謗亦叢彼人自標置刻畫豈不工君看檜莽間斷碑風頹蝕想當在世時李李劫深衷胡然今非背身後議論公道人情物情安

豐腴有潤區區彊名我客爾來何從沈公天下士於今萬夫雄邦人見未嘗學之日不容請將氏南樓語盡意未窮公詩陳詣高味與好事同年登百廢興解后吾何功勇去學休影倦游謝遺蹤吾方笑征南雙雙勒豎珥一以棲山顛一以沒水中

送謝倅英赴闕

言詩必商雅自鄙吾無識嗟余生已晚觀人以觀詩人情日變化往事十九非相從飾邊幅欲語懷銜羈久不見官寺下與家人爽渡江六十年得此心目疑早從諸公遊晚佐一郡治居鈐陳讀高動與作吏達大白浮朋儕單車欽民脈彩文雕案觸用拙負良規二年意綢繆一別事渺瀰有酒公不飲贈言我何裨穆穆清朝班僉曰尚德宜何妨著此翁衣冠皓鬚眉

懷同舍石天民編修

山陰不得見見期在東陽東陽忽咸華欲往又阻長貽書帆無報有便復寄將以君懶於書我豈望得當承懷十年別動止曾莫詳君貌今何如孰與我老者就使自髮同鄉力誰弱強日飾米多少飲酒可幾觴尚能甘寢耶比之昔對牀嫂氏亦晚甚吾婦伯姊行爲君過客頻膏沐常不常有兒若干人已未勝冠裳但要能膺門勿問鄒與臧一紙細說似癡此遙相望未乃及田舍何有還何亡丞郡祿已厚豈不可小康憶昔夜夢君託交少年場竦身而掀髯眸子炯炯光依然論時事悲壯淚以滂我方閉門嬉謝至則暫忙婆娑松竹下細數秋葉黃舊志益凋落殘書半遺忘請君勿他及卻使我意傷

次韻蔣叟弟月下有感

平原接翠微脩竹圍綠淨乃於此中開更以皓月映佳人笑隱几萬物獨我正幸哉吾有母侍飲得餅饎

夢人誦詩覺省口數句足成一首

三人共一被寒夜爭抽牽一人恥不讓起坐遲朝暄明朝復雨雪烈豈無春妍四時各天運二人正鼾眠

送曹器遠試臨安二首

青衫豈必貴未得不可已皇皇海內人趨走共一軌生前極浮榮沒後抱深恥他山有隱淪一笑粲冰齒豈知天地間樹立在人紀

大有扛鼎力小有挈瓶智誰當頓八紘衆以掩衆器煌煌一百年此道最宏被雖躋三事尊亦起一藝試或云科目弊此語復有味

約同舍蜀人王德脩三首

遠莫遠關塞鴻雁來年年我嘗按輿圖嶓漢在眼前胡爲與君別壯齒今華顛下峽君有期會吳我何緣令人媿不如鴻鵠得自便

疇昔夢泝江巴陵至瞿唐兩崖束秋旻中有一帶蒼安流進分寸怒去千丈强求君竟不得望之涕淋浪往日事已然來日理未詳

橙橘方纍纍魚蝦亦多多能舂半年糧豈惜一見過旦夜月如霜聽我苦別歌翳翳葭蘆鄉風定水自波或者阻君舟奈此佇立何

次德脩仙巖韻

我家仙巖人跡稀客從何來此何時岷山之陽適海嶠萬里欲寫心精微瀑泉自雨一邱壑有龍蟄不隨雲飛病樵弛擔渴猿甚飢未作霖且已奇吾聞岷山天與齊作止不見如調飢君登絕頂小天下此縱有山安足嬉翩然肯過非所期此道遼濶車誰脂願言稅駕毋遽歸爲我更賦崧高詩

再用韻呈德脩

一日一見猶爲稀如何十年見無期昔方壯歲意輕別一笑聽君歌式微江流永矣劍閣阻恨不羽翰能奮飛不圖今日已華髮話此怪怪還奇奇桑麻不競蒿壓屋厚祿書斷兒恒飢誰當附熱斲冰雪歲晏獨可相從嬉功名富貴各有時人亦空自爲韋脂與君持此將安歸滄海雪山無盡詩

夷門歌送德脩還闕

萬古江入海吳蜀有不通不通誰使然人自爲異同昔在李孟錢士各懷土封靜言彼何尤亦各徇所忠恭惟宋受

命三姓皆朝宗斯文已百年名世纔數公眉山與金陵奈何不相容大雅如關洛亦復互詆攻朋分文字間禍起師友中西郊怨戎馬鹿滿夷門宮往事已覆轍後事如飄蓬一飽忘苦飢一衲忘苦冬身謀每不長王事靡有終有客獨惻惻萬里興深衷相過話離合歷歷繇豐我久世慮薄念之溺無從貧賤將安歸功名在其遂有能用斯人可使百阻空西人不爲西東人不爲東

借書一首別薛子長

山阿翳柴扉傾甚誰盤桓美人此何求鉅竹數十竿日閱書百篇尙覺日力寬欲從我借書我書何足觀辛勤抱遺經及此鬢髮班一語未領會累日不自安雖更聖人手亦恐衆說謾（元作漫从陳本）況復秦漢下與莫脩與刪致之獲麟前存者今若干我無以我之望洋久空歎羨君方盛年[illegible]

涉獵凝文眉書少多不繫學缺完讀書罔匪易用書良獨難昨來荷隄工嘗試及諸韓此話如消埃此道如邱山

寄陳同甫生日

南國雨初潤西風水欲波持酒欲勸君奈此道阻何天地自久長日月良蹉跎志士惜少年用意矢靡他豈無文字功百代名不磨胡然朝攬鏡夜起嗟星河思婦祝貞操驕人親勞歌曾微强飯書殺出爲訊詞永懷姑射神尸居養天和下視塵冥冥鴻鵠謝網羅身將世誰親得孰與喪多請君以尊生我亦以養痾

述懷

有嘗盜門飯不足有書千卷兒懶讀王公勞罔錫爭寵樵牧相忘盜騎屋古來堪笑如我少生無一事能恰好獨有居閑可引年我又不然誰髮皤

餞鄭景元

西風肅萬物於卦得爲兌說言就凋殘之死矢靡悔方當春和時動植出草昧喧號呺怒長彌大塊紛紛誰則敢所恃蓋有在

簡王道父

睹彼萬仞巖亭亭上烟霞其下寒淵水清不容魚蝦閔予生好修而居東海涯顧見泥中藏日食百萬家浮名太累人求語衆已譁爲海不爲淵何道以自瑕

贈東陽呂巽孫閎登二武士

鴻門無人易水寒袞得征士久所患求之市隱戎行間紛不當意鍰已成逍遊胡來討疑萬端此得兩君聊自寬有石掌劫立磑花百夫睨之欲舉難兩君挾之如弄丸雞空一棗風團閔君忽作胡衣冠瀝酒於地出血底長劍久倚燕然山我欲爲漢誅樓蘭九重深窈虎守關豈只劍器雨一飛韶未已聲珊珊兩蛟出沒萬馬攢夜鬭月暗天汗漫滿堂悲憤淚欲潸嗟爾兩君誠義肝我方乘障刑之蠻五營諸將皆冬安髀肉久不堪征鞍誰能喚與百將者但得汝等一解吾君顔書生老死不足歎

書黃巖丁明仲墓誌碑陰

葉君隻字雙南金予予拳石藏幽深百名以上辭不淫我豈識予猶漸襟黃山之阿墓林林斷碑日爍秋雨霖彼豈孫子力不任人莫過問嗟孤禽予以窮餓死苦吟束棺逆旅無衣食來乃得此世所欽予觀昔昔孰與今臨問壽短升與沈長留天地誰無心於中詩人最嘔嶔競亦朽腐如書蟫何獨遺予天球琳上與鄒魯名相尋雖無鳥藉鬼已歆況立之後主祭嘗期以數歲頭勝簪有田可稼桑可紝

收拾舊稾編未綴未必千載無知音請我書此碑之陰大亮一語不肯侵嗚呼讀者悲不禁牛羊勿踐木森森

止齋文集卷之二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古詩

赴桂陽道中喜晴書事

十日九雨垂垂雪馬僵僕病泥乘橇披衣闢戶得星月喜有（疑當作晴）恥向妻兒說耳根久與朝雞別熟睡八年謀未拙乞米作糜裳被啜客來午漸家檀出如今兒嗽妻愁絕我縱喜晴心已折可以蓺麻老翁巖砢有一邱吾計決奈何諸公厮役皆豪傑何愛吞陵老元結

簡友人二首

南去有五嶺北來有重湖水清石益奇往往中州無在昔宦游者越若韓張徒胡然自衡陽使鴈亦不徂炎眼夜至卯依吏日加申廢稍亦已厚養痾非隱淪恨無封君法老矣臧其身遊歸豈不欲更有宜歸人

和王教授謙叔述郡圃韻

守邊豈無事治圃亦有說朝看士飲羽暮與客投轄且以示名暇且以勞同列我生腸九回世故肱三折環堵催尋丈賦亭聊成月怨亭當宇記濫補專城缺陋陋自來賭在在欲蘚黴刈惟有茲山來行從何月張羅上空庭詩斧及勁節舊觀誰維熙新思蓋縣絕幸方一小治（謂郴雲）倘可六太息（謂洌漱玉風月釣磯錦湖撫松）胡然召南人而驟歌所茇

臨桂尉楊渭夫以詩來因次其韻兼簡同僚

萬物各美惡一室有面背去來故無恒欣厭惟所會有能悟茲理何必嗇幽邃後圃蕪山麓修竹積空翠斧斤自何年樊薙特過計陳根獨遭時夭壞亦借勢居然成獨靜可以掩眾媸亭院起中丞（字書無此字或當作亮古天字）湖遼榮前際於時吾豈敢謂此天作對新詩忽盛談俗眼且內愧子方及歸期客復擬離思（謂謙叔教授）倘當封殖之去日如始至

送宋伯潛李高安

秋風日來誌役車何時休有鳴邱中琴玉瓚懷黃流此願不可折此紛米忽抽亦入鴈鶩行而爲稻粱謀四海楊誠齋吾道得自由悠哉思萬端哲矣試一言風詩訖於豳易彖重以周（偶語詩易與詩及之）當知橫空翮不若逆水舟

送楊渭夫歸省

應侯氣蓋百粵小朱侯誼與灕江長兩侯愛士早成癖怪甚渭夫懷故鄉士窮萬事一不就就得一事窮何傷渭夫壯者忍窮久老驥欲秣詶沙箱吾家何在雲橫嶺道媼不癸劉兒瞑孰與親旁煮湯餅（渭夫初至臨桂劉氏兒被殺賊不獲不數日渭夫竟得之魯而猶義盜今復有殺趙氏媼者或執平人將成死人以爲非渭夫莫能辦府召渭夫與議旬日又得之）

南嶽聖業寺禹柏

久與林壑居所見皆眾穉豈無壽千年未有此柏異壯哉嘗參天晚乃但什地定非風雨摧殆是斤斧棄其本則離披其末則倒植其枯如殘枿而萌有新意其靡如弱植而凜有高致將前復卻行宜有總在大驪龍或俯瞰淵虎或伺脆附石或猿起飛猱或顛墜山立或碎折尸猴或拳踞斷支或强附橫陳或斜避網繆情不狎頹墮力未悴科罍自光怪挺特（元作指）雁標遊終爲人僞譏獨以天巧遂吾闆古有道純朴去故智與世每如此全身亦幾是疑將閱歲月缺弗見載記誰言導江時手植特嬉戲世人那得識會有神禹至

牡丹和潘養大韻

看花喜極蘇愁人京洛久矣爲胡塵還知姚魏輩何在但有威蕤者不減夕陽爲我作初辦佳節過此無多春更憐

銀燭伏花下五陵佳氣今方新

張漕行部過湘岸有作因次其韻

春晚君新霽草木日夜綠陽光初蔽虧野興或單複美人
浮湘波領此入選屬故放歸帆遲更呼漁火續篣崖物精
華請付詩几日憶昨欣晤對令我忘休沐劇談酒行危
坐兵衛肅相思正倚樓所寄忽盈幅魂辭堪貫錢軼韻和
難屬自從楚騷興悲些遠差玉後來數唐人欸乃嚴限術
世無梁昭明斯文又誰錄

送王南強赴紹興簽幕四首

詞章行天下藉藉二百年甲科至公卿誰敢謂不然有人
妄爍尊一世所資捐我亦欲護短諱不言幽燕汗簡在吾
後覆車在吾前

人人尊孔孟家家誦詩書未有有宇宙孰與今多儒儒者

道如砥豈其自崎嶇申以黃老廢賈以絳灌疏漢家皆紛
紛政爾門戶殊

歷官如歷階越等多所傷奈何劫堂水持梗萬丈長誰撫
斯世方乃此袖手旁朱衣淚不禁神居故有皇文聞雖小
稱乘田開牛羊

聞之浙河東見之湘水南未歸郡相送既喜復不堪行矣
乞自便師幕或可參君方來日長勉為作朝驂我池有螃
蠏我圃有黃柑

題明皇醉歸圖

騎者兩人扶不正夾道誰知為前乘一人前馳一顧後懷
欲前驅無號令狗人亦無記鷹犬仰視只愁天欲暝有司
扣候上起居省中得詩寫綸音鳴呼開元自失于前鑒竟
遺留幅紙君不見漢宮圖如已未必當年畫如是

送范蕰東叔師澧州四首

離逾十年今合復十月離往日苦無及來日忽未知江源
與海通夾會與蜀遠通因大道常道亦物理宜勿作兒女
感是中有精微

相從意氣豪相知鏡毛底細說竟昨非淺斟始今歡每懷
吾黨多未抹此世雖一則冰雪再則紉之蘭騷人絕芳
潔孰與風人寬

有書但遮眼有位亦養痾養痾猶近名遮眼已患多聊復
歲晏爾奈此人遠何聲光正橫經議論如懸河宜君見別
輕欲曲理則那

送人九頓首遇事三折肱雖知少為狂正復老可憎吾今
有緒業吾昔有短檠稽論訓何如丹易讀未曾言歸又言
歸見衣喚不應

行湘苦雨簡劉公度周炳叔

將行客有戒正熱人不禁出門一昔雨解纜十日陰湘由
溢以碧湘水溢以深天光壞冥莫野暝裳衡郴蝠無盤中
漬睇有木末音顛乃壓枕窘亦方紫衣衾我走則夾岸往
咸方　或數間叢竹皆十尋蒲逆開雌質鷗鷺時
浮沈老稚各有得　焉不相侵早插不欲多新炊聚如金
為之失倦游於以成孤　永懷泛湘人補貫多愁吟往者
亦此境今者亦此心空名但千載作思誰一襟嶹哉不可
失潛溪吏駿騃

劉道州和前韻因道湘中之樂以謝

湘中足可樂誰苦愁不禁變彼蘭蕙姿因怯霰雪陰賈子
天下士予何念慮深貢元兩御史南遊會於郴亦復相唱
酬間有亡國音思溪更憔悴中夜起擁衾而得炊乃何膽

炎術至今我後五百年公來適相尋田時歲膴膴獄市春沈沈簿書日夕下民蠹稅牟侵況也省賦甚小部至萬金交歡有陸賈私恨無辛斟我飽竟甘寢公暇多長吟適知湘中樂關時雕斵心湘民忘勞力縱極酣洽襟那愁吾二人四牡歌駸駸

聞葉正則閱藏經次其送客韻以問之

順水去哭會逆水來聽門萬古逆順舟以斗古旦昏鬟余好百家信不及稱論初亦半喜愕久之乍亡存白髮一無成顛識委與源風停波自平却視消長痕六經夫如何夫予手所翻恒言但桑稼怪志無鵬鷃規圓而矩方往往萬巧貨諸儒各有得長短賢若干玉帛相會盟兵車相并吞一語術暗合羣生皆岐溺經成今幾年嘗試以疑觀此道未輒死此書未秦燔猶之斗經天於以生譏彈西方亦人

豪國自爲乾坤書來入中州坐使學者奔君豈捨從之或但遊其藩吾聞欲乘槎鑿空訪河根孰與瞻斗車把柁行江湖

和張倅唐英詠梅十四首

種梅欲百畝雖老意未渝有由在背肯有淡在庭除我詹坐中央花以賓坐隅人固不可親花亦不可疎

花芳以養性花陰以休影更欲從旁謀種秫可半頃衝寒時一觴我醉花獨醒醉醒兩相忘久矣繫歸艇

因山爲高下因水爲縱横恣花欲何之勿撓所性清却愁雪太深驕言不揜情有時亦肯來當我戸牖明

我豈愛花者而獨愛此花還之匪無人詩且數百家前有水邊横後有竹外斜但作如是觀桃李亦可爲

入言物不齊相較三十里以梅等羣芳何啻陶朔水杜陵狀百物無詭可若此巡簷索之笑但不禁冷蘂

駸駸入衰暮故作不深靖美人美無度可使一國傾胡然立林林夾此東西榮對之意自消令我欲近名

以之爲雪耶雪或墮汙淺以之爲玉耶玉或附旒冕存前每嘗試歲變不退轉悠哉有道可與其舒卷

政應遠衆好可忍負幽探以茲落南雅蜂蝶獨遺憾豈無好顏色一雨競陳暗誰知歲寒姿可久非可暫

若以色見我色衰令人忘香爲衆妙宗妙亦不在香鄉來芸芸者自意傲雪霜當斯玉立時曾莫一在旁

遲遲可殿後寂寂可鎭浮風人第一章窈窕河之洲穆如三代英惟此宜與儔不然則臞仙玉簫下秦樓

紛誰有心說豔美得目送越在聲聲間顧使詩興動詩人被花惱盡日手自弄愁吟日不足又作栩栩夢

亭亭湘岸竹炯炯湘波月其中雪垂垂一樹爲誰設不應皂蓋人於此能忘折折之寄相思可以慰分裂

商山皓鬚眉久不見綺黃邂逅一笑粲可與昕人常如何爲林逋託根向錢塘居遺廟與芷半愁捲沅湘

先人手所種宋在何處村自別此堂堂不知幾寒溫流歸封植之歲歲爲此言老如霧中看正恐目力昏

招隱二首

將子無登山山上岡復岡朝爲朱陽熇暮作陰飈涼磴滑幽鳥啼林深山鬼翔予兮何所求樂此魑魅鄉國人仔齊軾吾黨多狷狂望子子不來翠袖天風揚緇塵擺落盡幽顯玄鉛償焦鵬（明木切作鷱从陳木）入冥雲蠛蠓覓貝陽子兮竟誰從獨樂無已康豈其羊之飢而可殺與賊

將子無涉水水深下無極鯈魚舞浮陽螭首罔陰碧殉去

一羽洸漶來爲波激予兮何所求快此蛟遊滴詠謳起闕賊拾遺招李渤留予予不來羊裘號逋客踞坐山石啼斷髮剝風疾亂流雨卧是何日蹕陳遊（仙祿名司）（請選李）予兮留不悲飢哦俟唐稷豈其洛之淮而可掘與石

記夢

往綵石壁罅滴滴如絲纖其人指此泉下去爲滄溟旁有玉蟾蜍空中底方平觀之鼻通尻徹竅刻畫精泉從鼻瀧入可止不可盈欲問已無人我亦惜我生惜哉煙火食障我朝清明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古詩

始生七章章八句上皇子嘉王生辰

生爲帝子貴本自歷數歸歷數萬億年帝子壽無期今夕果何夕欲頌皆贅辭但願王此心無忘始生時王看松柏萌未具幹與枝冲然一點春其大可十圍云胡間不茂爲失雨露滋乃知生意同其與各所稟人均此生爾王生樂無涯如將與人同請自今夕推泰熙一何多於以介壽祺王其敬舉觴一念周八維百鼎羅珍羞世豈無調飢錦綺爛盈門藍縷誰衣龍樓近日月茅舍或不支三宮子孫孫亦有孤與嫠君方貴吾生相彼多阽危豈伊天地公而獨及我私於焉識仁端一物豈忍遺當思宇宙間壽域咸熙熙獵人愛麛麑漁人愛鯤鮞萬物欣自遂況也民秉彝家有舉案婦人有膺門兒王心至於此壽不數耆頤詩人誦稷功造周本岐嶷首言民初生次及稷誕彌民命繫於稷此語非夸毗末僚甚拳拳所愧無周詩

送邱宗卿帥蜀

戶部侍郎邱公被命以煥章閣直學士出帥全蜀其友生永嘉陳某作詩三章送之一章以重別也二章頌也三章以遄其歸也

當路諸老後亦（刪本內作宗从陳本）與晚進游有能一夕話可洗萬古愁昔君尙青衫今我已白頭闕下何匆匆蜀江正悠悠一請丁治庖再請用操舟好靜從古始尙恩極今時寧使與國貧勿與一士讎熙寧固前轍元祐誠良醫我亦欲憂興人方乏謝炊持之訊人傑人傑良自疑

前瞻及河隴內顧連江淮邊籌倚彈壓民瘼須撥抄方當上懷還況復歲爲蹉宦公去帆輕歲月亦易多西人豈不好奈此東人何

短歌送呂子約丞郡天台

露荷不肯附絲瀾石榴自欲當朱明我無一物與君別持此薦以雙玉瓶榴花結子荷成的定亦扁舟去爲客良集偏於吾詩燦新功或向他山得我歌雖短聲苦長君不能飲須滿觴巾公何在麗澤死又送冥鴻謀稻粱

送黃子開得縣瑞安（偶目錄文）

西都循吏無鹽綴令忽用爲三公仁人遭時乃自見不係官爵汙與隆黃君崎嶇髮半白得縣吾州瀕海東平生經術久未試今幸小試難爲功休聲出自士論衆遺愛見於民力窮如君作吏豈擇便須勿謂難斯令終嗟余欲歸歸未得觀政不在漁樵中逢人每似卓傳傳此道舊古君王同

送陳仲拏還里

意勝不受睿交深欲忘言子車今日脂我經何時鍵卜稂豈無嶠須橋亦有關掛冠特易耳奈何子盛年

教授李夢符惠宣聖畫像用韻奉酬

一藝必有師倘論襲與夔一國必有師倘論管與伊信知師道尊分與君父夷吁嗟文王沒斯文屬之誰微言二十篇論次自學而傳之者顏曾其後則子思方當周之衰諸子出怪奇王公各師承一語可解頤見之擁篲迎不見嚬其眉孟子獨推尊是惟聖之時苟不本孔氏皆放其淫辭於是尊孔孟誕作百世師自非戎翟奔孰肯此道馳本朝郡爲學薦祠戶祝之往往屈萬乘降升廟庭陲我作碧春

豈爲論以自隨扁題落天上鬼逝蛟龍移江由是昭回誰敢或詛呪中有夫子像來從爲家兄處支以遺我溫厲尚可追吾今得吾師下視衆說中世世萬子孫承此集一枚

還徐叔子犀帶

徐子贈我舊犀帶和國工所事治玄玉十被黃四垂厚且半寸徑尺圍方廉褡不紉縫金飾諸末系丹青質之止齋光陸離天吳海若不敢寬奈何惜相瑰奇衣白得此帶遂百罹我服黜翁二紀餘歲月幾半蒙蛛絲識與不識皆歎歔恨不披拂來隨非湖湘老把乘邊尾次第三節登王纔脩門再入留郎閣上皇一見玉色怡闊步還山上坳嘯向昔所恨今交識慨灑肝膽得詩歸自意承與漁樵嬉急詔適際潛龍飛誤恩狎至湛露斯吾來適分天不宜百炊未滿萬中非還櫝中一解願吾腰安用爾帶爲徐子

盛年脩幹支才華不數紛紛見請以帶去藏待時掩金縣玉來可知招招車騎來何遲苦勿留此令我悲君不見在昔十圍終失之終朝三褫古所危況我樗櫟誰識者亦惡夜半神運蛟龍移

憶筇杖

峨峨山下筇竹杖危脊使妾哀可壯奈皇漢誑窮兵不可得我獨得之今丞相前年有旨還故園其冬急召朝日邊半歲驅馳數千里賴有此杖常扶顛介黃又別脩門去私室無人誰可識夜半當還下取廝兒叫號啼留不往我謂丞相下峽時一物無有杖自隨屬當晏朝立使久憐我弱腰痠拗蹣如今步屧隨宴草十步趑趄九步倒假如杖在欲用之山精海怪窘怒亦不保君不見杜陵桃竹歌當恐失之君山湖上之風波梓潼使君之贈何爾丁況自丞相

還如何

蘭花供壽國舉兄

山丹吹出青黎火金蠅窺叢何婀娜朱槿更作猩袍紅詩道風人管取可詩（詩顏如舜華舜木槿也）沒利從旁粲然笑花有諸香誰假我騷聲蕭然由澤臞至香不數脂粉脫衆芳因自有醞藉要是傷人之庭除何如琉璃千頃水涵碧淤泥不解浮蕖幽蘭獨自倚脩竹生來未始受詩觸深知抱此竟受用用老亦豈芙蕖嫋若以滋味膩人齋粉此身人不足今夕何夕新風露入秋一雨天西顧止齋有兒承難老止齋之弟愛莫助但以清白傳之萬子孫歲供蘭花美無度

東陽郭希呂山園十詠（石洞貽芳集作詠石洞諸境）

閩人有醒心部屋涵澄空況復得此山心事與境同

右清曠亭

一登亦易得安得桂林林（石洞貽芳集作枝林）道人偶見之不是歲月深

右桂谿

兩崖束青天中有月皎皎不可謂月低不可謂天小

右月峽

促膝有仙凡爛柯無小大誰知桃源人不在秦晉外

右小爛柯

等閒鳳棲梧梧老鳳來棲令我日佇立不知月東西

右傾月

雲以無心出雲歸亦何心樵牧窺其藏妄意此阻深

右閟雲關

清曉開青未各具天一水安用浮鑒玉將以斷不死

右玉泉

涓涓自巖來潺潺復不（貽芳集作自石器試）見安得此（元作自據貽芳集正）尤物使我耳目亂

右飛雪

凭欄時獨立萬象皆見前若非著眼高亦是（貽芳集作是亦）天一偏

右壺天閣

甓瓮吾已溉吾綆亦無廢石以滌（貽芳集作甃）之恐有抱甕人

右石井

送郭希呂

我門閉重重我徑阻且深梅花獨相依聊以慰我心美人從何來崎嶇自幽尋亦於跋冰中而和南風琴栗里尚可冀新翁足同斟不知歲已華歸與生霜砧欲別復少住棲烏歸月林客去烏翻飛落花滿牆陰

水仙花

江梅丈人行歲寒固天姿蠟梅微著色標致亦背時胡然此柔弱支本僅自持迺以平地尺氣與松筠爽粹然金玉相承以翠羽儀獨立萬柄中冰膠雪亞垂水仙誰强名相宜未相知刻畫近脂粉而況山谷詩吾聞抱太和未易形似窺當其自英華造物且竊威不生根剛褊未老齒髮衰掇花眞贋抵吾今得吾師

止齋曲廊初成

但酒勝如水但花勝如草小廊曲通幽竹椽亦良好止齋十數間足以使衰老稍低遮風露地窄易汛掃淺淺浮游舫短屏糊舊紙著書件幺易過客多羣稿於中楸退思誰

其謀深抱吾思亦已晚吾退盍更早懷哉彭澤令仰止商山皓維淵有潛龍維岳有藏寶煌煌我谷堂三字落穹昊照閩際南極鎮撫及東嵎蔚然迺在斯夙夜懼不保鬼神無世情呵護必有道

次沈儉夫求花木韻

我意何不樂我願復何慎止齋有新畬耕犢行已補止齋有溪水釣席隨所展兩山夾精舍佳處追巉峴朋來盡名流燕坐皆勝踐頹然止齋翁心故不可轉厭書或竊閑乘興時陟巘日月之蔽虧木陰自幽顯雨露之衛疎草色自深淺翁乎一觴詠初不濟嫉變易老探醉駁風驕較寬褊眠食雖甚佳病思詎加勉詢從況所招訟舘那能辨於焉更悟入豈但苟排遣寄言子沈子所欲果何作茯苓來春田宜鴻脫秋獮谷蘭猶見緗月桂不可攀慕遠失之近求

多得常鮮請以壯縣才從茲益懷卷深居勿近市陋巷莫容犢有花門擁籬無花地生蘚嘗試玩喧寂何者是眞外慣學枉初心新功費追研何如過止齋我亦精文選

春晚書懷二首答陳益之

百舌喜太甚杜鵑恨何深睍睆斯黃鸝往中宮之音物情自不齊天運初無心道人獨領會杖藜立芳陰

百卉得雨露華滋巧相娛但知說姚魏河洛競何如我方悟吾生箋經未成書安得小學師從之注蟲魚

題沈仲一所藏周氏章公書帖

紛紛世上如落花東風即入西鄰家要亦係事吾何嗟斯人故國之喬木枝葉胡然亦淪落吾生已晚講聞熟見欲贈浪那忍讀古來道德功名（元作上）傳世不曾緣物重君不見人間秦漢冊彝銘與顧子子孫孫永寶用

贈章虞卿（并序）

虞卿相別久意其困場屋今何它之也忽以書說來余喜甚留數日晤語不但見書諸子無不涉也又愛之屬敘作一詩敢彌之輒不就虞卿促歸姑贈數語

章子一別二十年此來衒袖出一編自出己意況百篇至說五諾尤懼然我今萬事付兩屏是書插架漫不省予之詩意吾已領且採梅花試湯餅

題僧法傳爲沈仲一書聽松圖

古松不知幾千年直幹欲上干青天樛枝下與人世接冷風過之萬竅喧猿驚鶴怪梟收跡自鬼愁絕詭傍邊紛紛海內絲竹耳何處絳紗求膝倚清襟拱聽移永日置琴非顧儻欲眠松風有際意無端能遂不數惟另玄嗟乎深山大澤松不乏斯人往往干戈之應編纂蹤昔有夜半力一

日忽在軒楹前此齋虛靜對立久晴晨亦爲生蒼煙罪茲章偃骨已朽畫工一世脂粉便北湖居士安得此奄有二予雲山傳北湖居士雲山傳吾詩孰與杜老起九原

送畫僧法傳（雪庵禪師從瑾之弟子）

問訊雪庵今何如予來搔首更躑躅時於戲墨窺禪悅尚想家傳及緒餘曾點爾各言爾志陶潛吾亦愛吾廬誰人解寫二歸意欲放風帆還撥袂

題瑞安簿朱元成乃祖雲壑莊圖

功成不受富貴汙輕舟翩然下五湖至今風流在姑蘇我復見此雲壑圖雨坡喬木樛相扶殘山剩水千里餘天際求知何有無一葉橫絕雙風蒲楊花春岸秋蓴鱸在在清此備仙臞世無宗師貌不如誰其嗣之吾大夫

詠梅分韻得蕊字

惜樹須惜枝看花須看蕊枯瘦發纖穠況此具眾美千林正黃埃數點點（元作陷）青泚誰知霜雪深天意欲玉女

送穉叟弟赴江西帥幕分韻得獨字

生平未省友松竹愛言從宦愉幽獨予也諸侯老賓客禮被樵緣升斗祿爲問江神何世情辭月光風送帆幅天意元來向事功謹毋遲心自金玉

鼓琴行送許深父同知被詔赴闕（并序）

迺季秋朔旦上御祥琴公亦始免喪蓋五日而趣召至撰路虛左以待公者三年矣盛事初某識高宗所賞之琴僧於西湖晚入太學高宗晏居殊宮而僧亦希得進見數與之遊歸琴一張贊之有年今親盛事而不敢愛持以贈別故作是詩以道其所從來因禱以爲辭焉

伯牙非不善鼓琴指下能寫山高而水深亦有師曠號精絕蜚雪白書爲重險吾琴不以與二子二子不過寫季愁嘆而悲吟后夔安在九疑遠南風不競鳳鳥翔恭惟高宗復古殿得此淮洗禁脉未離在一鼓朝綱日井井再鼓瀉析秋洗洗桑麻萬里皆接堵琴歌三紀無沾襟橋山遺此歲月侵何時雅頌得所歸不僭寶藏豈愛五重玉市價敢論雙南金公歸舊隱三霜稀天子恭默思商霖君臣祥琴適相際使者十輩來駸駸白麻已草弄印久端撰虛左誰當今我抱此琴病山林不如送公西歸調釜鬵但願爲作南風音上以對揚高宗中興之大業下以追還虞舜萬國之歡心

送徐一之客贛上兼簡贛守薛象先

詩冰一段出萬壑瓶玉五頂陳兩甫美人去作諸侯客幾

年過澗谿行藏（一之有說所居曰過澗）繫舟夾猶蕣春堂細雨冥冥
烟樹蒼竹萌梅實盡此觴別恨豈但山川長當貢分流介
江水西風爲我送雙鯉休言相憶强加餐報道吳帆何日
迴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五

律詩

新歲詠歸

回頭三十二年非木落霜空水見涯萬事自憐多舉早平生猶幸一官遲好將翰墨付儕輩去與漁樵相爾誰還有故人招隱否寄聲橘柚欲黃時

贈石時亨并序

釋氏厭生死老氏無但化而吾儒則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夫惟逢麴車染指羊肚豈曰不知味要不若飢食渴飲之爲至也吾友石時亨喜二氏書晚與余遊讀易論語於其行作詩贈之

要是同根本應須識等差六經無剩語百氏自名家日落山含斗潮回浦見沙了知來往意萬古一生涯

題觀湖閣

俯拾滄溟大衡陳蒼（陳去）莽多關山飛鳥沒吳會一帆過消長看沙尾行藏問釣蓑登臨有如此人物付誰何

上閫帥吳丞相生日二十韻

奕正維中葉皇圖再造年天潢流少海星緯粲台躔匡主嘗難重乾坤豈偶然千齡開歷數一氣付陶甄黃屋傳神器彤庭領眾仙風雲從此會日月更誰先昔者求便地何人賦當田吳兒咸抵掌喻等欲若前廟論惟多士戎功不在邊一麾分赤社萬事屬青編吾道誠難用諸儒亦自偏才名多澒落繩行失拘攣洛蜀何嗟及熙豐竟禍延旁羅兼篤本平步忽貂蟬甚矣知當宁捷其聲辯用年來詎老行公在尚氏懸旂作鹽梅要令歌杕杜還頌蒸宗祇濫衍獄伺芳乏要使垂身後無爲慰眼前終無算衛桃李去夾天奇燕雖堪須關山不是鑄中原屏翰非新肥顧聯翩

送鄭少卿景望知建寧

過家鄉里敬將毋士夫榮詡失孫人論行藏獨自明百年中青少一笑萬金輕廉讓吾何敢新恭可願爭有志須身健關心在歲寒一時諸老盡多見大名難湖海方連早陋閩適少寬爲州人不乏于萬張加餐清廟圖書寶熙朝雅頌音頻繁三節召花稱二毛侵衣被家纔足郎園意亦深臥聽淋下士時作越侯吟海內吾誰尊誰召動搢紳豈無當世志能忍十年貧酒興新來減交情老更親公餘如促膝剩把古書陳（兼送景元）屏廢誠愚分牢愁更索居若逢知己問猶解課兒書地僻門長閉年饑菜自鉏相望無一字不是故情疎

庚子除夜有懷

老盆自酌其誰歌嘆息其如此夜何已覺二毛頻婦問可堪一飯患兒多關河滿眼風塵在天地藏身歲月過事業文章吾所畏東陽人亦臥巖阿

送沈元誠赴臨漳主簿

誰說鄉先進能無沈隱侯青衫今適越白髮竟依劉（時里人劉義夫守臨漳）道固爲名累人當與命謀三台行漸近且勿問歸舟

送德遠弟赴省

終藏懷未已欲去事多違士友方推轂鄉鄰但挽衣其鴻寒汲汲霜菊晚暉暉何限春囂動君看果是非

科名雖細事文字要新功方拙存家學豐腴與眾同江湖多我友臺省半諸公爲道貧非病逃儒有芥枝

和張前星歲日韻

白髮朝看鏡青燈夜數更文章輪善價名字誤浮生廢壁見新題妾貧婦傭耕從今定逢吉古已十先庚

聞沈元誠歸自臨漳喜而奉寄

荔圃班班熟蜂房箇箇肥我雖緣此誤公亦爲何歸吏事生衣垢家山滅帶圍不無華袞字卿月更光輝

晚春二首

萬枝寂寞待春風風雨過多春已空未應啼鶯相喚語海棠飛盡一庭紅

莫道春歸事已非水邊天際綠成圍隔籬聽得農家語雨過田田（安正堂本作時）麥含肥

送孫謇（陳本作謇）卿赴壽昌主簿

烏鵲填門雪滿除倩誰騎馬謝雙魚苦吟孫楚三年別飢臥袁安一病餘仕宦吾人聊復爾夢魂今夜定何如釣臺

多是西征客莫道渠能賦子虛

哭呂大著至明招寺簡潘叔度

小雨崇朝過深秋薄海清故人則不至喬木眼偏明欲往還何日堪論久此情侯芭幸無恙應就太玄行

招徐居厚

老來都憶少相過別自何年白髮多山葉抱蟬蟲弔夜去看滄海亂秋波

天台王子木解官長樂見訪

夜深擘荔貞愁絕春淺傳柑更惘然世事變來欺兩鬢人生堪得別多年求冰積雪江湖亂樹羽崇牙日月懸此理煮花君勿問明朝且莫刺歸船

月夜書懷二首

送客門初掩收書窗更虛新館高過瓦涼月下臨除婦病纔扶杖兒饑或借魚今朝吾已過莫問夜何如

道德吾何敢功名代有人倉黃恒畏咎斑白總忘貧細字書全廢深杯酒勿親靜言空自愛萬古亦泯泯

送周舜山辰州法曹

圓甑妻子是誰家獨被飢驅天一涯遠地豈無人聒語長才能免世驚嗟好於書作千年計勿爲官驅兩鬢華爲問湖南似湖北逾年吾亦訪丹砂

游丁次翁貸圃期次翁不至

徑蹊曲折屋參差半自天成半自治修竹萬竿人獨立我來搔首菊花期

送朱（安正堂本作宋）同之福州戶掾

我自三山失馬餘君方千里問津初衣冠萬窟催科易禮樂元戎節目疏謹勿向人徵外事只須著意訪奇書一年

正好榕陰密丹荔黃蕉奉版輿

覓樹栽

覓得循除數畝園衰遲無力正乾坤學爲老圃徒幽意富比封君亦浪言計日若將栽樹木成陰當待長兒孫出門悵望春連塢爲向雲屯斷一根

題仙巖梅雨潭

衮衮羣山俱入海堂堂背水若重闘怒號懸瀑從天下傑立蒼崖夾道陳雷宋至今堪屈指東南如此豈無人結廬作對吾何敢聊向樵漁寄此身

次陳益之韻戲呈汪守充之

雨過山新沐風平水慢流移尊來選勝立馬步通幽春在桑麻塢香圍橘柚州從君詩有律還我酒無籌（汪守生上苦吟而忘飲客酒因感及之）

汪守三以詩來次韻酬之

一年春事臨槐宫御愛清和與政通乳燕黃鸝相倡和落花修竹亂青紅羨君有賦非古服（使君以四月一日爲題）愧我無才可送窮細與論文一樽酒它時還憶暮江東

江城如在水晶宫有叟三吳一叢通桑女不論裘粹白橋奴堪當粟陳紅絃歌滿市衣冠盛飾訟無人刀鉋窮多荷弱翁今少孫更能攜客謝嚴東

音合桑林律中宫試聽術鼓亦三通相從壁水浮蔥白（見酒）（正汪）一別閣山嶺荔紅把釣扁舟將老去欲門多竹未全窮若爲皂蓋能忘我立盡斜陽車不束（汪守便興見詩不至）

酬謝倅見用前韻見寄

窮巷蕭然一畝宫勞勞漫刺倩誰通空饑故紙頭垂白瞬對清樽面發紅諸老飄零亡幾在（謝乃參政任伯之姪）百年放佚不勝窮擬將舊學相從問何獨詩壇欲讓東

用幽字韻戲簡謝倅

當戶排危翠蘚除㨾淺流此生從椽圃誰與伴深幽韓子擬凭枝屈公倦入州青𨹟與自傚御待爲君籌

用幽字韻呈汪守謝倅

旌騎收人迹簪紳雜道流引杯忘日永得句與山幽行在今當路中興此望州爲前登覽日著處訪遺籌

用籌字韻答賈端老

人皆忘姓字誰獨訪源流病驥官櫪遷鶯故入幽十年慚王紳萬戶薄荆州此事吾何敢相將負一籌

自仙巖還舍留別諸友

瀑布衡從裏一鳩浮圖明滅木千章在山終愛離山去游莫黃塵渰我衰

送任廣卿教授江陰

學省穿楊末江城振羽端聲名人不忌仕宦意常寬缺月天將曙孤村歲已寒小舟來話別此道少人敦

和謝倅見贈生日二首

朝天冠佩幾千員熟數東州未之賢若論中原舊文物循輪應合聘高年

獨醒長愛眾歡酣酸苦隨人卻嗜甘好客不知彈劍鋏闘公風味可無慙（謝倅絕不飲而善勸客酒惟客所好獨啗甘物）

再和

休將枘鑿鬪方員且引蘆觴對聖賢鴻雁不賓滄海凍梅花相伴笑年年

淺杯莫到十分酣但愛駒駒夜夢甘萬里桑麻風雨好一夫尸祿我（安正堂本陳本皆作錢）何慚

謝倅生日

此夕其如好客何秋風娟娟水微波渡江公子今無恙上蔡家聲世不多未放精朝空老去欲談前事竟誰過阻階觴豆彷徨久坐想風流爲一歌

景元翁之諸友老試兗郡余夢與步月聯詩得水花初淨月如銀之句追成一絕

連年波浪與埃塵誰可論心五六人昨夜夢同天地闊水花初淨月如銀

謝倅臨試未畢事而出以詩三章來用韻奉酬

殷勤送客選誰留久待江城來解舟我醉欲眠君且去不妨懶瓚繼前酬

歸舟莫訝太匆忙會面何曾累十觴孰與持螯清月下拍浮酒浪舊陂塘（公不能飲）

極欲從君十日歡倦飛終羨鳥知還棟閣觀戰緣何事亦
縱肆驢自出關

沈仲一三益堂

有此名三益之人可賠言游藏無俗物典則似諸昆剩著
書充棟仍添竹過垣翻愁長者轍橋得到柴門

遊金貞道園

脈脈循簷水林林夾岸山介兒從竹下領客入雲間稠木
容人過懸崖著手攀從今名字出不到徑苔班

海棠絕句

淡月看花似霧中遙呼燈燭倚花叢夜來月色明如晝卻
向庭蕪數落紅

湖樓送客即事一首奉懷益之兼簡同儕諸友

誰家門馬盍朋簪屋壓城頭水照簷橋柳雨山香盡在蒲
荷十里淨相兼愁將久雨春無賴別在明朝酒未厭甚欲
去同三兩友鱸風更捲一江簾（時益之尙假鮑氏鱸風亭）

春晚一首約同志汎舟

匆匆春事竟如何閒訊庭前手種花又送行人又風雨卞
爲芳草半泥沙橋香通國今無恙悔負於人晚更佳莫放
此春齊去盡夜深愁聽一池蛙

用前韻招蒂叟弟仍和蒂叟癸卯二絕

細看物理愁如海遙想朋從眼欲花逆水魚兒衝斷岸含
泥燕子墮危沙百年喬木參天上一昔平蕪著處佳行樂
不妨隨遊逝我無官守似蚳蛙（蛙通作鼃）
落花風雨奈愁何愁亦不應緣落花倘可流觴追曲水底
須占鵩似長沙（[illegible]）無人解語爲鳥落爲民食役櫻筍作
休說關河無限恨腹非空怒道旁蛙

大鐘須三作中黃起門維欲追千古意眼底合從思
功名還壯士道衲付諸儒但欲謀田口扁舟下五湖

送翁誠之尉慈溪

徐劉文采後鄉黨典刑間爲母求三釜令人見一斑時平
無事立地僻得官閒好索梅花笑題詩海上山
詩律吾將問心期孰與親明朝當異縣永夜更懷人倘友
逢三益明農識大臣可無相問訊勿道鬢毛新

和陳仲石韻

久矣懷相與翩然喜見臨清風生案口短日過牆陰壬事
何時暇神州半陸沈諸公宜力去作我水雲深

送湖懷英道士歸廬山懷英棄儒服從皇甫道人
游晚入東宮賜號觀復大師

場屋收餘策匡廬寄一瓢款門如有欲委轡慨難招素甲
留終夕蒲團共小橋崆峒他日問應記說神霄（懷英自言林靈素遺）
（遇淵事甚悉）
一別忘年月重來失故初美持令幾尺銜袖竟何書（謂嘗持所
著老子實錄并皇甫記求題跋余未暇及也）功業諸公在衰遲半世餘許身無
補報吾亦欲樵漁

送陳持中赴四明節推二首

更無人未識東州晚得吾宗第一流編磬在縣金奏合清
冰出壑玉壺秋喜纔一見還分袂懷欲名言但倚樓亦有
鄭山三四友可分親政話然不
前修恨不爲同姓更有巍然喜似人歲晏得君顏面好天
涯從此尺書頻政須有力同扶世業已將名自絆身宅日
雲臺勛績上南陽應記舊比鄰

乙巳歲首寄彭子復徐子宜（元作直據目錄改）

文錮一年空草草默思萬事大勢勞歲頻士友愁薪米日
見兒童啖髫毛亂弃各隨分寸長新禽已變兩三號及時
君亦同良集莫待春深水一篙

次韻奉酬丁少詹見過同遊仙巖遇雨而別

佳人何似似江梅邂逅梅陰共舉杯欲與溪山成勝話御
因風雨得空回新詩報我春乘興小禪從今日掃埃自是
衰遲愁獨立敢論名字望朋來

瑞安宰劉伯協載酒遊趙園叔靜道甫子宜行之

同集小雨書[illegible]

上巳所餘春有幾不堪風雨付春愁君能載酒知誰伯我
欲看花不自由倚岸小舟潔未定隔林斜日故相投莓苔
踏遍篝燈去收拾殘紅插滿頭

和丁少詹韻

盡日支頤聽雨聲閉中惟得自知明朋來何敢煩公等老
去方慙負此名待欲短檠看少作敢將尺牘論交情區區
御望從容意要莫令人一座傾
明月隋珠絡墮前坐令褒颯意颯然無端太史頭搶地安
得揚雄賦上天前輩門牆餘幾在他時竹帛竟誰傳落花
流水君愁不南渡於今六十年

病餘久不趨郡日遷仙巖書院於屋西有懷同志

欲往如天際相期忽歲華山空明獨樹江晚暗蒹葭作屋
皆三益藏書可萬家豈無人裏伴躬自灌園芋

酬陳顒剛見和前韻

離合皆天意盈虛幾月華家雞辨藜莧吾亦逐蒹葭擾世
還當路論兵有故家深深看蹤息陰火養黃芽

寄謝趙葵參議夢作寄詩覺來追記兩句魂夢半
年皆草草鬢毛一別各蒼蒼足成之

故人不見吾何適欲見其人已異鄉魂夢半年皆草草鬢
毛一別各蒼蒼邊淮海何堪乘障湖湘亦朋長及此
居閒宜問訊迴書須待滿林霜

寄題翁誠之慈溪縣尉廳無我亭

星月明當戶烏鳶下傍人小亭長獨立細閱自相親尉
綠求盍居官已喪頁須知三尺外敢榜亦深仁

和郡守沈持要賞柑之什三首

滄海無波日萬艘由農閒處自相蒙爭看紫橐行阡陌可
對黃柑貢酒醪曲水一觴隨意集成都千騎最頭遊風流
儒雅誰公在瑞樹東嘉地望高
東都門外問征艘去國身輕亦太豪誰可對牀聽夜雨自
於同社燕春醪不知灑詔從天下又罷幽尋與世遨從此

宜休堂下夢頻瞻松柏爲誰高
仲止苕溪近一艘幾年猶未識人豪黃堂爲客知何夕白
髮從公飲此醪四海衣冠多後進兩朝几杖舊同遊令人
仰視冥冥翮不道微風燕雀高

和沈守持要觀潮閣留題

平生欲賦觀潮閣立盡斜陽倦復還一日江山豪筆力百
年名字滿人寰鄉從晉宋風流後詩到蘇黃伯仲間向去
摩挲看石刻誰知功在十年閒（公閒居十年）

奉陪王德修登觀潮閣兼呈邑宰劉伯協

觀潮閣在東嶼上有客來登自華陽不道雲山道老伯御
肴朝日上扶桑勝遊氣合南三郡（捌揚益劉江西人也）妙語家傳晉
二王後會不知誰與繼衛江吾海永相望

落成王朝奉廟以薄恙不獲預謝劉宰并諸鄉丈

五首

盜起清溪雨瀰空亟王親自帥元戎誰知小邑無亭障但據空拳有臘功

橫塘一字比爾金湯紙書勞鴻意深太史不知收拾未邦人父老淚沾襟（許忠簡公嘗手疏王公守禦事欲列諸朝）

操一脈歸亦可憐欲將廟食自旌賢壞牆頹壁神臺笠不見干戈六十年

御向平時念後艱棱題百尺忽如山誰將西上逢人問令尹何如此一班

抱病荒村望欲迷駿奔無數獨雞棲聽言鼕鼓何時歇好聽農郊雨一犁

和沈守持要題謝公樓額

危樓何在水雲中穿市牙旗退自公用作此來橫笛夜愛

看人醉落帆風歡呼夾道江聲合硬語蟠空客技窮姓字從今聯沈謝不知千古更誰同

沈守生日

燕寢凝香不記春宜休堂下有偷閑三更南渡今已七四皓東宮此一人雅不欲書名上上漫令在處咸陳陳玉卮宴罷思黃髮應令從頭第從臣

觀南塘四首呈沈守

留不容翔咫尺間誰知救溺合纓冠今從枕席人行過（用趙）（充國語）最好翻盆雨後看

夾道歡呼百里間不論扶杖與勝冠公年幾許顏何似遲放牙橋待我看

樂在宜休水竹間十年黃帕裹朝冠御乘五筒花文馬來與江村婦子看

別乘浙郎伯仲間揭來公適去彈冠更將未晝公碑意敗入新詩爲誰看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六

律詩

樵陽勸農

雨濕風排病汝多誰將一一手摩挲幸因奉令來循壟恨不分勞去荷蓑涼德未知年熟不微官其柰月春何殷勤父老曾無補待放腰鐮與醉歌

九日奉呈同僚四絕句

澤國重陽花較遲得花雖□□愁余家家人醉雞豚社獨對西風憶鱸魚

小雨廉纖僅滑泥强隨年少更攀躋欲憑最上浮圖望晚稻如今齊未齊

臨風遡莫晚山佳自古功名看鬢華幸自不知余種種可教容易落烏紗

領客山危亦旣懽故人往往去歸班明年此會知誰肯爲上吳山望楚山（教授將赴闕簽判亦旦夕解官）

郡守丁端叔以九日詩至次韻奉酬

十年不見詩當中九日相逢咫尺間樓艤巢能追勝賞樓雅執與杯蒞顧逝將酒垢更酬酢何可詩筒孚往還新將適間臨遣罷鹿頭吾待望吳山

丁端叔和九日詩至用韻奉謝恤鄰之義且申前詩

壯不如人老更遲可憐赤□□宗余鄉微府使賢方伯誰激西江活鮒魚

生怕道歸趁紫泥緣危方幸得同躋交鄰誼與春秋並應許賊孫數告齊

夏畦不病晚稼佳暫矣將詩補黍華敢言爲千萬寫似深山窮谷徧籠紗

不因與國近交歡冰齒相從鬢已班多見長才無肯綮豈辭一簣竟爲山

再用前韻簡丁端叔

乞鄰張只報何迦慈絕佩吡一勝余上有加滄下相憶莫同汎汎寄雙魚

閑闢饒著一丸泥我亦前拔更後躋四海弟兄君看取苛風不斷雁行齊

事到難時意轉佳聲名早已動皇華撥煩自古書生短只合横經佳絳紗

繇吳入楚共悲歡懷欲班荊竟未班直待還艫廟街尾洞庭彭蠡浪如山

和丁端叔竹梅二詩韻（端叔於庭前對梅植竹八竿）

空堦箏若下琅玕全楚何人巧耐寒誰作八龍長傲雪謝然一榻臥袁安

管領春風別有天不論水際與山巔祝融玉立湖湘凍獨付寒梢笑粲然

丁端叔送牡丹以詩來用韻酬之

學（元作覺）省他年見一班老從湖海看春瘢晴請首具幾相及仰止高山竟莫攀每事乞公留上策不才容我著中間

一時公論方當路愁爲絲麻棄蒯菅客來談政已班班況復書膝一再頒亦欲商量相上下不（安正常木作又）容分寸得躋攀花猶洞洛承平後（元欣从陳木）詩在黃陳行間猶領役人塵撲面沃如雲霧下茅菅

和丁端叔歲晚書懷韻

來涂踏綴雪埋人三百於今又六旬發課定應書下下班

作聊復喜津津餘蔬被壞農已惹茂草連扉盜自新皮杖
鹿頭時椽目炊煙齊起雨州民

丁端叔送海錯以詩來用韻酬之

澤魚山豕各忘年味可勝窮總所便甚笑荆吳相俎豆遂
令纖觸自矛鋌食無誤解車同帆貢不徵蚶澤漏泉我在
窮山人遯翠亦棄惟錯餽甘鮮

酬王判官和九日韻一以歸德於部使者二寄郴
州使君三以爲謝四奉留也

皇華六轡按倭遲博採參差利接余（詩注若菜接余也）我獨內慚
無其甚萬家亦免釜生魚
想懸郴佳一雲泥夫子聲名正日躋乞與早移河內聚牙
牌歸聽報班齊
翩翩公子一何佳銜命窮山薄歲華獨自把將詩過日不
知梅影下窗紗
懷自何年晚見黴匆匆惜已馬（元作陳本）从聲班青鬢白餘吾
何有風月猶堪倒玉山

戊申臘桂陽書事

月不能明雨御稀由容野色夜輝輝清宵下際雙瑽闕佃
伎前驅萬玉旭互古嶺旁冬不到從今湖外歲無饑來年
此日吾何適蓑笠寒江一釣磯

再用喜雪韻一以書懷一以喜客

南人見雪古來稀見只愁吟草木輝留嚙氈毛窮漢使說
開閫角老胡虺我嘗家徒能無褐今已衰遲要不饑北望
鴈門腸欲斷春蒲空老舊漁磯
掉雨纖煙此後稀由童亦與借餘輝舒看狂舞相呼喚下
啄飢烏自與如昔之罹費甚夜永喜無蠓子暮冬饑果來

那況山陰客爲我扁舟倚石磯

題范秀才萬卷堂

雅尚時相背幽棲我數過兒應看窗慣田孰與書多自析
屋郴縣誰聯漢甲科儒門今有此天意定如何

和段君仲衡同令嗣天賜少出之作

文字時高下功名勢去來誰人堪許此吾道竟悠哉攜幼
安容膝巡簷笑索梅巷門通後圃今數爲君開

陳頤剛注孫子許拾遺與詩用韻寄之

十帆過譴獨舟沈玩世夠夠踵息深何自著書今白髮不
禁戀斷此丹心詩來滄海珠盈把人在接輿楷十尋應爲
一編三致意細論小雅到交侵

和段仲衡譙樓新軍額二首（潘師德鄰爲書軍額以立春日揭之）

軍落元戎重詩成坐客新譙門雙壯觀邊將一國春步破

盤行玉名存舊得銀（桂陽因銀置監今無復有）衰遲亡補報著意與民
親
寒消晴後雪光轉凍前風歲已宜麻麥人猶厭芥菘樓頭
千里望筆勢萬夫雄及此君何力天低氣自豐

和蕭俊仲司法詠譙樓新軍額韻

海濱驅馬過湘濱喜及今春憶舊春公燕有時令市酤村
春不繼待炊新嚴城鼓角留三字當代衣冠第一人看取
吾民緣此去萬家雖大永無塵

送洪子端還鄉（子端丞相之孫）

府相三陳後文章兩漢餘英標還有此天意定何如海內
相離合年來半毀譽未知貪何友孰與鄭侯書

送吳德夫

嶽麓樓頭臥湖湘眼底空聲名無處著容止與人同白髮

何多日輕帆不待風修門春漏淺封事倚誰通

楊伯子以其尊人誠齋南海集爲貽以詩奉酬

尋與門牆最不遲白頭方誦嶺南詩文從嘉祐今三變人在廬陵此一時細數儒先能幾見獨憐歲晚欲何之瀟湘直下長江去得得遂來御史疑

潭帥潘德鄜生辰

瀟南添得黑髭歸歸與相忘草木知嶽麓沈沈秋柝靜湘波穆穆夜帆遲人間公論今何在柱下家聲此不疑（德鄜乃子賤舍人之姪）但欲公年如衛武爲摇淇澳變風詩

衡守劉子澄以詩求和韻奉酬

曳裾朝路不同時謀食衡湘亦把麾一見相忘光可鑑十年何在想加飢力堪扶世將誰可語不驚人或自危夜雪埋山江欲凍依然春信在南枝

遊南嶽

天作之山曷爲哉遂知闢闔正南開兩川文武長江下百粵車書五嶺來柴望久爲周暨典牢愁多見楚遺才不知終傍遊何似我欲將詩寄雁回

登祝融峯喜霽

仰止扶搖髮髻恰當風雨暗三湘爲誰一闢天無際及我重來日未央江過數州多曲折山餘長蔽半青黃老僧耐得從頭問問到吳門意渺茫

和沈帥持要張漕季長韻二首

欲杭一葦近聲光恨不先期燕子涼倚學甘盤聊北面倦游司馬倘他鄉別從滄海由橫斗（謂劉沈於承嘉帥嘉由下）來自岷峨水濫觴不謂偶成三楚客得爲南杜附清香

虎節元戎颯席光晚風吹雨借初涼剛傳問訊誰詩院石刻厚簿是道鄉閭有先聲來召期想無後會到流觴路朝正設橫經席册府重紬辟蠹書

送沈帥

甘盤婁不入高宗四皓莫知其所終傅野有人能論學漢庭無事可言功行藏於此皆成趣談笑從今得退公分付諸兒理民社宜休堂上聽松風

攜客過王提舉園訪梅劉連州以詩來因用其韻

屋後篔梢萬箇長屋前風蔓一川芳有梅自索巡檐笑無酒還酤踏雪香偶與三劉同下榻御憐二宋對持觴（是日同集）（劉連州景賢父子及宋伯華運坐客皆北僚伯潛彼云伯華伯潛宋景文公後）爲將詩句吾何敢欸乃聽人汲瀧湘

再用前韻簡劉連州

吳楚相望道阻長我來邂逅挹蘭芳人如盤谷元非隱詩

到孤山不道香每與盍簪移永日更須籌火及餘觴何須誇去東州說不學盡關獨弔湘

小詩爲張漕壽一春苦雨張漕行部謁嶽祠而霽

是日登祝融

岳莽散作九州春老稚囗囗夾道陳韓子莫愁今夕雨甫侯元是此山神我雖載酒囗囗身孰與將詩附不泯但日中興編小雅若論孝友更誰人

謝司馬倅惠東坡竹石

出自坡翁餘百年傳之溫國子孫孫兩家文物來歸我便盍投簪去杜門

和趙帥俊臣壽張漕韻二首

但得桑麻徧楚關此心不在大夫環落花流水深春好事散清香永日閒英蕩偶來成勝賞萱庭孰與奉慈顏正應

得句尤奇傑可繼淮南大小山

使者耕時出省春驄翩翩珠玉又前陳先聲所暨搖山嶽落筆相豪泣鬼神嘉與九城俱晏粲訖無一事向夢澤獨慚長情歸何晚亦善中間作廩人

題耒陽黃宰詩卷

詩卷來何處槃陰日夕佳令人添白髮及此有黃花事業誰千載文章各一家何時定還闕解桅向長沙

送黃元吉（陸子靜門人）

荷君來意倘非輕偕來深交意便傾語到七篇無欠少學從三畫已分明每懷前此傷標置頗欲從今進老成終始荊門三益友何時尊酒話生平

懷歸丐祠

久矣懷歸為月裁冠纓吾欲濯吾埃天寒病馬何道放目

夕罷牛宜下來名家翰墨皆還盡蓋世功名骨已苔孰與東籬訪黃菊柴門終不為人開

送范東叔歸餉潼川

起由黃溍洞庭波背御雞入問釣筵歸思甚於三峽壯才名空自十年多數游記得青燈在夜會愁如白髮何我亦有懷言不盡故將短韻代長歌

送丁懷忠教授象州

二毛羈旅久一飯瘴鄉輕把酒時相屬令人意自平校官無簿領帥閫甚聲名（帥應仲實廣西）所恨冥冥雨梅天不肯明

長沙臘月苦是日約宴趙帥後因聞雷乃罷越三日雨雪帥喜以詩相賀用韻酬之

氏欲遮留上欲來（時長沙民數數投狀乞留趙帥而廟議欲召還）攻擊無聞到輿臺道迎和氣收殘瘴彈壓餘陰蟄楚甸已是川風成側累

會須逐馬見銀杯一觴好上公堂壽不為梅花昨夜開

又和

沴氣反（平聲）為和氣來長沙千里一瑤臺新炊頓頓此抄玉熟睡家家壁撼雷天直於人如合券公應憐我欲停杯向來韓子誇精禱安合衡山特易開

趙帥復賦詩來用韻酬之

天水交光地欲無中間老子獨軒渠一簑漁隱真堪畫萬玉龍驤不可圖已卜當爺何幸甚卻憐藍縷更愁如真將此惠長私楚好上甘泉送屬車

用韻詠雪簡湘中諸友

夾湘而往一塵無不在瑤池在石渠氣蓋松篁誰與競令行頻蟻自相屠山光際水天無間夜色通朝月不如中有一翁鬚皓白蕭然野鶴亦乘車

贈張孟阜絕句

燕坐何曾論古今東書高閣反求心若能領會無多子絕勝相從歲月深

用趙帥韻為孟阜解嘲

恨無奇疑老波瀾世有曹劉亦後塵堪笑燕人夸璞腊欲隨王璧上三壇

登祝融峯觀日出

星月淍尖萬象昏誰能先我見朝暾東南已得乾坤正猶貊方知夜旦分但覺滄溟浮佛屋卻忘衡嶽近天閽遙遙下瞰山腰寺人世煙雲尚吐吞

舟中恭呈趙帥一首且速迎侍相與滿歲

留不放言追鵩賦豈無幽思續離騷去年北崖餘三釜（闕用韻字）昨夜沿江長一篙自疑羸竹綠吏役青衫那更有兒

曹魚軒肯爲公來否相約春光訪蟹磯

陪浙西鼓舟過釣臺有感

一再登臨萬事非裏頭還已雪垂垂敢論筆力今無恨欲附碑陰始不疑臺閣有人堪共政江山如此且隨宜論功漢鼎吾何有自是風流百代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六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七

律詩

上皇子嘉王生辰詩三章

兩宮頻燕喜交歡萬年觴會慶川方至重明日未央聖賢
何繼世孫子更宜王間說斯干夢祥占近一陽
造次依儒術朝廻只一經更無他嗜好端是象儀刑符應
當良月聲華自妙齡帝垣從此日光焰粲前星
要識皇圖永當觀藝祖初維持今盡是回復更何爭唐陋
誰推轂漢延此曳裾慚無爲壽具獨袖一編書（方講藝祖實錄故及
之）

袁起巖會飲湖上出示古刻酒罷各攜桂花以歸因成一絕

湖光不動見魚蝦敗紙殘編數十家歲杪叢中三四客醉

歸人得一瓶花

又和

湖上簾須半捲蝦調冰雪滿各名家有人不解長安飲話
極茶鐺吸井花

寄陳同甫

古來材大難爲用納納乾坤著幾人但把雞豚燕伺社莫
將鵞鴨惱比鄰世非文字將安託身與兒孫竟孰親一語
解紛吾豈敢祇應行道亦酸辛

送辛卿幼安帥閩

長才自昔恨平時三入修門兩鬢絲袞下可能長夜飲花
間御學晚唐詞潸然北顧關河永倘在西清日月遲乘駟
雙鳧滄海上與君從此恐差池

送盧郎中國華北閩漕

相望千里馬牛風聯事湘湘各已翁造次便呼兒女見綢
繆況與弟兄同百年又是梅花發萬事何如孝子紅欲附
使軺嗟不及却憐身在役躔中

送范大著文叔知彭州

中書世祿今無幾唐鑑家聲世不多安得有人賢若此忽
聞去國意如何同朝最是頭先白知己還愁語太苛盡欲
讀書三萬卷蓬萊未必似岷峨

和劉進之韻兼簡吳卓之

憧憧滿眼事何稠落落論心思獨幽去國未能身一葉懷
人但覺日三秋池塘春草方同夢江漢歸舟更別愁安得
簫韶儀兩鳳不妨燕雀自啁啾

初夏有感因用前韻久旱適得雨欣然卒章

湖山嫵媚綠陰稠誰向芸芸得趣幽半被櫻花方恨晚新

來燕子未知秋去爲吏隱雖吾願歸得家山政自愁賴有
雨聲寬百感忽如孤鳳見孳啁

送潘德久之官建康

平生不解通巨制萬事無能改鬢華豈是襟懷堪逆旅直
須詩句可名家老爲賓客從戎幘強使妻孥理帽紗不有
將軍寬禮數新愁卻恐陋江花

同遊張園酒中各嘆明年未知誰與此會余最衰病宜去因作詩識之

春過新煙能有幾愁生飛絮轉難禁可憐衰白隨年少愛
看殘紅到夜深一遊衣冠方事事故園松竹已陰陰明年
此會知誰共雁蕩山前寄好音

次韻奉酬方耕先

也知朝士愧山林猿鶴相懷怨亦深如背落花年往往斷

飆閃對月結夢向來相與期何事老去誰能會此心兮詩

故人重話舊獨憐志古定遺今

送倪正甫侍郎賀正

雪析冰芽又復春中原口翻屬戎塵權呼漢節從天下羅立胡兒夾道陳老去獨慚□假塞君行決意問經綸顧瞻河洛關心處應記幽燕用事人

喜雨

天願於人略有情片時收盡越山青老農望外扶犂立倦客愁邊擁被聽農翁欲清閒閣道井花已上轆轤亭冥冥直待黃梅熟未要風池看約萍

送令繼先赴山陰路鈐

蜀崩白盡猶強飯衛肉添多未跨鞍不向胡沙親矢石御來橋塚護衣冠歸舟自此長相背鴻雁於今尚未乾只恐

悵然他日事獨無名字可同刊

送何起巖之江東

苦吟海內知音少獨往江東問政頻我亦他山於此別世無吾黨更誰親六朝故實搜新句一代風流倚幾人話次儻懷無盡否爲將衰怖再三陳

上元日同京仲遠趙德老羅春伯謝子肅訪郭殿帥遊鳳凰山次韻

層雲飛鳥共危欄江漢朝宗萬折盤王氣信知千古盛聖圖元自九朝寬公餘曳履探殊勝酒罷磨崖記眾歡衰悴不知能健否相從河洛亦柔翰

癸丑冬車駕過宮留相還朝

一聲警蹕接天齊馳道無塵馬不嘶月御順行隨日轂乾端和氣匝坤倪三槐相繼歸公袞細柳還須聽將鼙老矣

何能歌二聖不應專美在清溪

和樓大防尚書送行韻

齊年兄弟又（咸淳臨安志十八載此詩作更）齊名商略行藏共此生自昔從君晚馬首如今輸我與鷗盟讀書松竹交千載曳履星辰聽（志作數）五更借（志作爲）問葉翁誰得失詩無一語（志作部）到留行

折子明提刑自湘中以詩問訊用韻酬之

久立天涯詠式微胡然華髮倚□□□□望歸營屨便冀君恩到蓋帷當世豈無君子論□□□□人詩湘中一似桐鄉好安得扁舟寄釣絲

泊釣臺灘下

今歲僅餘今夜月此舟三泊此江沂遭逢明主還遺恨慚愧先生獨兒幾泗水列侯多不免商山四皓竟安歸潁家

故舊嘗枚數孰與東南一釣磯

臘月望泊舟釣臺灘下賦詩既而登婺女明遠樓誦之鄉丈陳德承同集黃奇卿張伯廣因書以遺德承之子惟甫直甫後春六日奉和德承前來韻奇卿伯廣爲別

行藏獨倚少陵樓怨鶴嗟猿孰與儔嘗與萬人爭魏闕何如一壑老菟裘追隨士友從吾好領略江山自此遊急趁梅花理歸棹雙溪爲我亦西流

贈杜伯高

臘後玄冥意氣驕餘寒造物亦亡聊風收夜雨春何淺雲障朝暾雪不消眞悟此生纔半歲慾聽何處是三朝粲然一笑將迎我賴有江梅慰寂寥

除夜宿處州大靈寺

人言老去不如初我愛初心老轉無懶向門前題鬱壘喜
從人後飲屠蘇杯盤甚簡眠須早禮數多寬拜要扶況復
鶵鶵偕紙帳雜人不聽禁庭呼

寄僧祠清

衡陽傑閣昔人記淮右豐碑刺史書永已橋山藏劍佩空
餘雲漢照林廬河圖蔚古陳東序汗簡諸儒校石渠誰道
幽深窮衲子乞錢買石更崎嶇

余與祠清作雲章閣記欲刻之衡山不果今清來致
舒州吳使君所書閣記石刻一本蓋投于山碑也於
是詩已癸爲一年矣讀之涕泗交下頃爲學官逮事
壽皇滿歲嘗罷去而對班尚在數月之後遂乞補外
晚爲秘書少監會聖政書成被旨詣重華殿進讀首
篇壽皇色甚康顧視良久益恨平生之不遇也因作

詩詒清以附碑陰

蔣處州仲可惠酒

括州太守面（按孫覿鴻慶集六蔣數文墓誌銘義興蔣氏以東漢函亭侯爲鼻祖仲可亦義興從亭上缺字必函字也函亭國山名在宜興）亭侯及與前時一輩游賸欲池塘春芳
草謾隨煙雨上危樓無錢可解催科拙有酒能寬放逐愁
可笑杜陵嚴武客時時傍舍過牆頭

再寄用前韻

幸無骨相可封侯歸理先人舊釣游山下賸栽諸木竹水
邊須著數間樓牟書可讀自隨喜一客不來誰與愁時把
釣絲釣永日魚兒亦得兩三頭

丙辰寄國舉兒

是明南極老人星爵木修鶯亦有情直向朱門爲後殿不
隨黃落入秋聲兒孫袞袞有新出兄弟團團得晚成英國

世人心事短彌從黃老問長生

送長溪高國楹從學朱元晦

洛學今無恙東南屬此翁從游雖已晚趣向竟誰同一第
取良易遺經語未終歸期定何日我欲叩新功

以兩鶴壽薛象先

日與山巔共一塵不應家有四乘軒殷勤分送平齋下爲
看蟠桃熟幾年

重陽日寄瑞安留（元作劉下仍从陳本）宰留宰以是日宴新
第人并見招不及赴

落帽沾衣總失眞追隨黃菊亦勞神酒無肴核依然好家
有溪山豈是貧沆瀣從空來夜氣青冥隨處際秋旻不知
此是登高否爲問慈恩塔上人

和林宗易菊花韻

一歲所餘秋有幾重陽偏與老相催每憐白髮能長健雖
愛黃花亦懶栽好景遊從須好友新詩風味似新醅人生
適意無過此恣聽東籬早晏開

和沈仲一北湖十詠

北湖只隔嶺頭雲誰在湖邊問訊人若得小舟通我過雨
晴須破半時辰

右北湖

人去帆帆水自流豫章三字竟沈浮懷人好上層樓看木
落山寒不肯秋

右豫章閣

可愛南山與北山北山上有斗芒寒碧雲歸盡人何在更
捲朱簾到夜闌

右仰止亭

平平下語及吾儕學到詩人豈不難莫似騷（元欽）人大方探
湘波千古訴恨腸

右藥房

一年賞得幾番圓恨不騎鸞上廣寒占得波光須細翫恰
閒滄海已狂瀾

右穆波亭

欲來花底竟羞池我有佳名誰與歸翌日看花天一色狐
裘猶白織寒機

右粹白堂

將無舟楫亦褰裳目斷兼葭水一方今夜不來同剪韭隔
山明日事茫茫

右遊客臺

萱草須鋤莫放深竹須剪惡成林一花一葉皆相附要

使兒孫識此心

右蒼竹堂

紛紛萬木盡西風獨立霜林我御冬澤畔無人誰考語止
齋但護紫泥封

右楚頌亭（余雅愛頌橘之語仲一欲以名其亭一日出所藏潛郡知橘二字遂改今
名）

看花只爲雨愁人一片纔飛減卻春獨此得春無盡藏每
於愁外見精神

右宜雨亭

周宣義三子仲敏明叔（元欽撰平陽志補）幼讀同年登第
因以前韻奉寄

欝彎浮俗（平陽志缺此詩作傳）還其孰與傳纔妙入神一榜及君
三子貫數採能忍十年貧自將弧矢非閒事使使冰淵前

小旻家學如君今有幾般勸羅拜我何人

再次韻餞新第諸人

行酒何如溫太眞風流元不鄙錢神詢所容我歸來老一
字令人買得貧雖有攀仙來月窟欲扶衰力上霜旻吾今
已定漁樵約勖業煩公一輩人

送瑞安尉林叔全寧人還鄉

論交海內略飄零最晚相看卻有情不以一經誇舊諺自
於二子識徐卿橘香臘與蜂銜晚麥信急催鳩喚晴天氣
正佳歸恰好莫將愁思爲空名

送林叔全秩滿歸四明

三年絕境與誰同雞叫桑巔犬巷中但欲戶庭多暇日不
將鞭朴奏府公相期香演搏風翮每見燈花綴玉蟲此去
逢人壹問上丁寧莫道止齋翁

送雪庵瑾禪師還山

五馬逢迎甚闊疎滿朝問訊近何如諸公極有邂逅意一
日連收竟別書佛法盛衰千劫後人生老壯百年餘向來
游舊今無恙願得斯人倘起予

周和叔通判雪寒索酒戲用來韻以將朋尊（安正堂本
作別尊）

持杯雖念故人寒欲予還不似印翻此但豈應行處有麪
春何日答雲姿（和叔人翁故云）

奉和周蒋伯用王道夫韻二章見寄

森森萬木一精廬黃卷青燈自卷舒卻昔追隨三舍遠不
論閒問十年疎遺賢公已長懷玉老圃吾方欲荷鋤安得
謝巖題[illegible]處一尊相作看芙蕖
論定千鈞[illegible]萬事不吾方慚亂後安敢道爲其門戶

雖入境溪山亦世情半天喬木立盡日好禽鳴

壽叔祖母（與先人同生）

三陽昨夜轉洪鈞鳳麻今年又紀賓再拜與君觴壽母更生猶我而先人兒孫夾侍渾忘數梅柳前陳不記春從此常爲湯餅主願看諸婦抱麒麟

東陽杜季高遊訪詩以送之

當世關哀壯斯文看合離強餐吾豈敢後命子何期村落秋彌好溪山晚最宜逢人相問訊所欠更能詩

春日和林宗易韻

白與紅兼盡落梅小園獨步日千迴浮空曉色隔無際排闥春光撥不開爲詩新禽更後囀鋪茸細草雨邀來卻憐追逐今無力放下簾鉤就辟煤

移花

櫻柳初無素與纔可將何物伴身閒欲栽花木千餘本但候春風還未還

送花還宗易

酴醾若花嫩種花知心惟有故人家花開分送花幾取娛老扶衰度歲華

遊鳴山寺徐一之兄弟載酒即席和其韻

惰歸春力不勝驅風雨尚慳人摻袂掠盡殘紅前日樹催還新綠去年禽相將興盡隨花屐賴有朋來載酒車但得從今身尚健吾鄉風物勝匡廬

和徐叔子用林宗易韻見示

相過風雨獨何歟校酒論文已不如方信深交相戀嫪卻因衰甚更躊躇吟生池草巾成束飲落簷花醉墮車明日待隨公等去戎頭應始自[illegible]梳

和徐叔子勸農韻呈留宰

親從蓑笠問飢寒赴愬人人得犯顏更向棠陰聊憩茇要令粒食共鮮艱身歸兩謌司存後詩在山川刻畫間飽飫之餘能細和止齋應有幾年閒

遊金輿趙園賦海棠梨花呈留宰

海棠放作十分紅梨更超然與雪同文物英華周盛事風流玄遠晉餘風

赴留宰寶玶之集因和蕃叟弟趙園韻

一枝纔放前村雪一線初開變日天潘縣風流凡五客趙園名字亦千年可無能賦如雖弟恨不曾來有尉仙待得中興用循吏更於此地設絃筵

示留宰

縣樓卻日氣橫空施及觀瀾亦奏功曾上石岡看蟻穴當圖一飽到三農

或以詩送來禽次韻奉酬

連年栽樹未成陰賴寶堆盤慰我心手把新詩珹來日休詩法帖送來禽

隔水佳人久不逢祇應我懶或君慵感時相饋情何厚卻說雲泥笑殺儂

遊雲頂院和徐叔子韻

老大生憎兒女態更無春怨與秋悲略將杯酌隨宜具剩有溪山取次嬉變客不妨兼汎汎論文何苦太奇奇況曾窺得尊生術通昔蒲團日一炊

壽薛象先

蕭然山澤一臞仙故被聲名絆俊遊祇爲春秋同社燕遂歸風雨對牀眠中年曾未鬚眉白盡日全無車馬喧我有

寄觴誰與共會昌湖上釣魚船

酬蔣叟弟韻

明逰同一輩伯季自相師薄宦俄衰暮清懽偕暇時我懷寄家弟子念紫荊詩但得無憂患閒棲豈不宜

寄蒲省之

泛水淺紅荷十里蔽雲濃綠木千章旁無俗子同居巷中有牖但一瓣香今夕還知是何夕吾鄉終勝似他鄉與處便合青箕上笑看兒孫樂未央

丁巳詩國舉兒

歲自爲詩歲自唐愁無新思思還生更從今闡書初伏待看何年值後庚漢綱疏如天地闊奎文下與水雲年弟兄長健貧何病判解金龜當一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七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八

律詩

村居二首

藥已將身落耦耕時於觀物悟浮生擇栖未定鳥離立避僻已通魚並行野老頻窺占太歲牧兒敲角報殘更絕勝倚市看帆檣客望還無業甲羨

野衣農圃雜華髮弟兄同佚老便居僻貪閑壹命窮習成杯酌少脫落語言工危坐看流景新萌又落紅

和宗易作屋之什

欲因舊業倍勞形昔在先生配二程梅樹護持供北顧壹堂瀏色作東榮但推樽俎來三益何必簫韶并五兵若從荼蘼分乞我亦令兒輩記家聲

送緒雲葉正初兼餞杜伯高

我固腐人非草草君於前輩亦拳拳經師未數鄭夫子筆力方窺李謫仙所恨尚於收第晚將詩空與背時傳頻年不信燈花報報得人來亦可憐

和宗易賦素馨茉莉白蓮韻

軒窗一月粲三英盡室無塵眼倍明圖與固當矜絕美風騷猶未及知名羞將姿媚隨花譜變伴孤高上月評獨恨遇與成弱植色香殊不讓梅兄

沈仲一送菊自言封殖之勞欲得詩爲報爲賦三絕

東籬何在菊年年菊視陶詩竟孰賢未必緣詩花更好花將詩與菊人傳

霜蕊風味小槽春新樣宮衣試鞠（衣見周禮鞠衣注）一段秋光誰領此英帶凡丁杜陳人（鞠塵及白江怡衣窄元護識之按周禮內司服鞠衣注止後詩不載）

愁乾手自搭連筒苦雨丁丁杙小蓬乞得花開急催客問朝恐已著緋紅

仲一以詩來用韻奉答

陪侍經幃涉歲年亦嘗偷論鞠衣賢如今三嗅馨香泣惟恐將詩去淚傳

嗚咽苦移王座春昔年曾忝屬車塵重陽不見黃封酒只見餐英獨醒人

剩有新詩入遞筒豈無能畫作掀篷金錢翠蓋相輝映著我翛然酒借紅

寄題薛象先新樓

矮簷風雨送蝸牛有客來誇百尺樓闔郡蓋池背下瞰背城湖海亦全收清時未放徒高臥半世何爲故倦遊解羨金君計決月明長笛起漁舟

立春

千官勒馬謝幡勝萬國鞭牛占雨晴誰據槁梧相近午頻車徐轉鼻無聲

除夜用前韻

春來十日垂垂雨歲盡今朝亦未晴衰老見年殊不寐臥聽穿葉打窗聲

送子塔林中甫還侍

鏘鏘笙磬在階東穆穆黃流玉瓚中近在門闌無此稱老來襟抱更誰同幽燕遺恨須收第孔孟微言要忍窮精舍一區泉石好何時相就看冥鴻

遊湖園

主人避客竟何之雨過停橈落日遲賴有畦丁竹識客來摘花送兩三枝

赴林宗大招賞牡丹之集

卻啄嬰春酌團欒得趁晴千花名品下一笑病身輕文會非投轄清歡勝絕纓後遊吾獨懶趁雨山明

寄謝懷仲高士

聞君已得歸田詩頗我方當絕跡時欲着止齋猶未就儀中應有草堂資

和張端士初夏兼簡潘養大（五字元缺據目錄補）

綠陰四合水迷津春去雖愁卻可人無數飛螢窺案帙有時乳燕落梁塵滿塘荷葉將還背試火包香又斬新短夜得眠當不足借鍾鑪炭報昏晨

屈原賈誼陶淵明文辭皆喜道孟夏而悲樂不同雖所遭之時異要亦懷抱使然爾端士寄夏日一首若無聊然因和其韻頌初夏之美以解之

送周介之同年赴德化宰

民社須吾黨江湖足此情不堪秋暑近欲趁莫潮平排俗成華髮醱時自短檠君看廬阜石千載尙垂名

謝休默之居士惠酒居士山居方與世絕尙欲反此廢人耶小詩攀發一笑

不將鵝鴨惱比鄰林下蕭然老幅巾乞與青州十從事添成明月兩閒人

戊午詩團欒兒

一母分身四白頭從今家事付兒流只須老草供觴味乍可婆娑伴釣遊勞世萬人輸暇日好天一雨薦新秋平章何物宜爲詩三十餘年婆子裘

止齋即事二首

性已耐岑寂老應忘隱憂齊年雙白髮盡日一蒼頭竹閉

緘門鑰新開數漏籌未知庭廡下趯行雀羅不教子時開卷逢人强整衿再貧不廢節多病得初心地僻交遊好山低竹樹深簷聲同燕社明月又秋砧

戲題止齋叢石

雖無壁立翠珉可聊當庭前犢鼻視我亦聞之方伎者說山皆大小爲尊

重陽和朱直方韻

衰老登臨得誰家絕勝十載向天涯直須與世爲陶令謹勿令人識孟嘉蟠水悲吟空雅健牛山醉罵謾攲斜誰知竹葉雖無分一笑何妨對白花

用徐叔子韻送其過毗陵

家食年年未解忙浮沈閭里但壺觴偶緣他故趨吳會可使吾徒憶舜狂曲水風流王逸少鑑湖筋約賀知章請於

百尺樓頭上下視人間有肺腸

送四明汪文子

文盛經生少官輕學子繁誰能堪遠役相與及微言殘凍將春雨新燃把夜柄斯文吾不敢短句送歸帳

寄九江朱居士

篋中每閱所藏書長憶瀟湘九畹餘一別十年身尙健恨無飛羽過匡廬

酬劉進之

冰柱劉叉句綈袍范叔寒所親多物望相識半人寰今老猶徒步吾窮亦厚顔幽懷直易足萬卷屋三間

己未上巳清明薺與兒輩與弟偕潘養大過訪（僧補）

霖露故作落花天佳節重重倍悵然雖有庭除臨曲水更無尊俎試新煙酴醾正欲延春去杜宇還能破晝眠賴得

二昆同一客蕨芽蒲筍短蘂選

和林宗易上巳韻

鬖髿隣鼓五更初枚數何門可曳裾孰與課兒翻故紙幾曾緣客掃精廬借機未免時中酒多病安能遍讀書自笑無才供禪草徒勞身後問相如

和林宗易雨後韻兼簡沈仲一

溪山秋色日侵尋一水循除萬水陰幸有新炊送農扈可無勝踐盍朋簪蒲荷緣亙衡從畝鷗鷺追隨下上音寄語北湖休獨自摩挲周鼎與商鐔

張端士以詩送蘭蕙因和其韻兼簡潘大以速肯來

暮春堂上抱天和時啟柴扉與客過客有可人須語似新篁來看玉森羅

寶壇寺和（元缺據日錄補）林宗易韻

夢回齒頰自天香何必招魂怨渡湘少待精廬天向曉有來嘉客歲為常雲山鎮壓魚蝦市煙雨莊嚴橘柚鄉最好題名雙石闕可題周麻萬年長

答朱湖達見別之作

總角相看五十年行藏殊轍各皤然豈無子美書成束欲送相如賦上天俗眼不寬多小謹交情何限復長篇乘笴偶自兵廚至聊助征帆一醉眠

嘗語客蓴鱸橙蟹的對或言今年斗門壓寒故蟹不上又今秋風急鱸魚亦鮮余發一笑因成二十八字

蓴鱸有玉西風急橙蟹無金東海深祗為酒醒愁夜永二毛得失我何心

因客說秋林水鳥復用前韻

風鱠不須鹽豉好蒓羹須薦酒船深無由種秫求芳合旁舍秋螿已竊心（無由由疑當作田）

己未生朝謝莘叟兄送梅

無茂探梅不恨遲緝齋今送兩三枝也知造物多生意亦為畸人解笑頤壬子恰同身墮地庚申還值國開基數家誇道明年好好在長貧誦繫辭

又

莫笑栽培日月遲待看老幹及孫枝天將臘去春回首人與花同雪滿頭萬里隴頭空故蹟孤山籬落但餘基至今佳句無人繼誰與招魂講楚辭

覓花

背山面水竹週遭雖乏樓臺氣已豪更得好花千百本中閒容我誦莊騷

和徐魏叔見寄三絕

蒲團坐閱歲如梭不管門前雀可羅投卿紵衣纔薄物道人微笑已嫌多

紈袴何嘗不誤身綵閑金谷草長春遊將軍錦齊三十笑殺生芻一束人

獨向心源識背趨豈於身外較精粗淒其下視人間世朝市區區地一夫

和朱莘遊丁園韻

榆火逢佳節棠陰接勝遊移樽忻及暇乘屐共尋幽自靜竹光合風喧花氣浮主情殊未倦衰暮為遲畱

庚申上巳

何啻□□天低雨露慳一□遺晚□百感又春闌畢容山陰竹騷人消外蘭誰知千古意不在□游閒

淸明後一日宴客明日宗易送牡丹有詩次韻

客去朝酲惡詩來晚思和名花如洛上佳句近陰何雨故
妨新火春應墮夢柯黃將行樂地蝸角勸干戈

和汪仲嘉樓大防二倚書賀鄭貴和華文休致韻

貴和四明人從其子泰興爲瑞安主簿

齊物但隨人嚴陵人皆自笑此區區豈無捷字踰華衮未
必干鍾勝飫蔬吾兒北山多後僊誰如東里競先驅追隨
史履紛綸社猶及香山退傅樂

歸然名節萬人瞻詩落文昌帝九閽曾及衛公還尖策早
如疏傅亦傷思華文延閣如今少神武衡門自古存我與
東樓最欣賞撥坰燈火幾同論

寒食早起圍爐中戲和林宗易韻二首

輕帳重裘更怯風絶憐寒食到匆匆一春不見花開落但
說我花費幾工

春工偏以速爲神詐箝沈輸未覺春禁得春寒長遣賞甘
心輸與少年人

聯移州地次偷風而同華叟兄有詩次韻

經春屛跡與誰同苦雨衣篝亦自烘方此欲爲官項耶依
然不值世情風蒙茸水國蒲荷蕩馥郁田家橘柚叢最是
一年行樂處翻成咄咄坐書空

送四明方伯起

世事關分合人情看短長君應慈富貴人已畏文章好立
親雙鬢進隨客槃飱未知歸定否吾亦愛吾鄉

送楊渭夫入淮

老去關心最辭離不堪離久有還希君方慨概思矜振我
已淩淩百情歸故事只如身自變十詩亦與世多違倘擲

肯笴南來屬耳門瑣花果是非

從族叔覓老桂

他山有桂老蒼蒼好循梅旁作倚容簪我對吟前亦費公
君分與左青龍踰牆之樹宜無取（國風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蓋
屋於東木不凶（家諺有人問東論居不祈孔子問之）孫想短籬蔘一笑便呼
鉏钁破苔封

蓮花

伯仲之閒竹與梅魏姚聲價浪雜鬼雖然亦混魚蝦處風
度自從邱壑來

寄林宗大

春已無情雨妬花病還妬客到花家今當未雨縱身健杖
策來看半吐葩

和華叟兄詠張子房韻

不緣多病遠懷安閑盡入閒萬事雜謾以笑談分楚漢竟
將功業付蕭韓

朱及之以所種荔枝結實招飲不及赴以詩謝之

閩譜食嘗奇狀元年來雖見僅名存尺寶猶徒屢賦
似相如亦妄論每羨朝陽私沃壤正懸秋雨妬芳樽絳衣
玉質今何夕照我西歸十二軒（及之云以風雨僅存十二顆）

從徐一之覓菊

我欲作亭題獨立苦無叢蕊著金錢園林盡說皆名勝爲
趁西風乞宛員

北盆瓦斛空中久羞見重陽插滿頭寄向枯樓頻送似
鱸蟹蠏待新芻

次韻奉酬徐一之覓菊

桂殘簷隙情無誰但有哀鴻大一雁節物更誰知自護

稍於此見黃花群名獨立空秋際齊色平鋪與露垂南雅未收騷致意騷人應欲補詩葩

廷植姪得男朱文昭寄詩於湯餅集即席和韻

喜說徐卿得二雛吾家波及亦君餘青衫子板宜從此斷傍家藏莫付渠但欲健如黃犢走不妨錯寫弄麞書更着湯餅頻頻供笑索梅花到歲除

送鄭主簿泰興解官歸四明

師友於今說鄭鄉親庭分付舊行藏但知職入宜棲棘盡把聲名屬憩棠一字未曾緣薦墨扁舟纔可當詩囊問津漁浦多何笑獨爲萊衣味更長（余興以乃尊倅文老不能車迓道處發自錢清漁浦歸四明）

送孟延昌歸蘭溪

與同周命士律協漢諸郎師友今千載妻孥各一方髮從

何處白菊有去年黃惜別無多語關雎三斷章

劉進之飲蕃叟弟鈞亭且賦詩余與蕃叟族居蓋屛迹不出各數年於是有感次其韻

州與漁樵日往還鶴亡蜂逝從昔所何人不樂尋常事有弟相忘咫尺間寬綱及余端已老祥琴相爾未應閒但將郎罄全分付可待移文始厚顏

林宗易劉進之見訪有詩再用前韻

半年日夕鳥知還休說年時玉笋班四皓亦曾空老去二疏不在共功間修書尚覺歸期晚隱几兼忘永日閒況有宸章長對越昭回雲漢不違顏

題錢竿吸光亭圖

棲身雲夢八九上用意風雩五六間惟有澄波兼皓月倒懸波月被彤山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九

挽詩

擬進御製孝宗皇帝挽詞五首

九廟號遼遠（遠一作連）三宗德業尊謳歌思藝祖屢數在神孫
欲返皇圖正先推帝繫恩諸儒議東舘此意定初元（謂以隆興紀元）

但謹雞鳴問何知鵲髮侵石經方典學盟載更關心四海
嘉喪畢三年舜慕深匆匆付神器長樂尙沾襟

神機規再造鬼膽破胡兒大號初歸我成功少待時鞬櫜
愷不滿簞食問何遲河洛空遺恨年年上玉卮

好學元無斁忘疲晚有加明謨宗六藝妙用合三家照映
天經緯流傳上齒牙奎文尊閣處更合榜璽華

聲才何翰墨聖度似天寶清蹕羅儒館黃金散將壇風雲
一語合日月萬人看攀附今無路哀摧壯士肝

孝宗皇帝挽詞五首

藝祖開皇極何心界後昆天將翊堯運世復見湯孫武接
規模在仁追典則存煌煌宋宗社丕承配乾坤

深衷何自見寬詔不勝書當宁延方碩逢人問里閭歲爲
問委積家被漢綱除苍哭彌天遠長江淚不如

豈以崇高極能忘懍懍衣更三澣猶費爲十金休熊館
無秋獮期門絕夜遊恭惟懷纘德貞可締孫謀

正觀賢英主三王合庶幾此時生後聖端欲踵前徽濟世
功何異除兇志偶違辛勤三十載十漸更無譏

不作脩齡夢天乎詎可諶白雲新厭世黃屋苦非心德業
成千古聞閻寢八音爲號在何許猶重撼山岑

挽吳則可給事

諸老俱淪落流風日轉移獨憐憂國意長說渡江時姓字
誰如此功名早不疑卻收湖海氣燕坐雪垂頤

憶上諸生謁公方鬢髮侵欣然蒙絮帽恨不醉花陰自說
看人熟相期晚歲深半天蒼嶺雪回首爲沾襟（謁公之夕宿蒼嶺下天大雪明日嶺上深數尺）

挽木奉議（蘊之尊人）

寵數頻年及俞音萬口傳豐碑來少海大軸落台躔教子
宜如此聞風亦懍然送車今塞道拱木看參天（東宮爲寫柴慶二字史丞相以詩賀之）

盛事無虛得玄襟可自知徧觀同輩行誰似暮年時袞冕
趨樞殿簫韶送玉卮又宜天一笑獨此有遺悲

悼蔣昇仲承事

扁舟來往適吾眞卻笑旁觀道隱淪三逕豈無兒可就百
年要與酒相親臘栽梅竹皆緣客晚得冠裳不語人試向
南塘問漁牧定於此老亦沾巾

挽族叔父

松竹深樹屋蒲（元缺从陳本）連塍種魚所愁貧客少不問稻粱
餘盡日誰（元缺从陳本）相語盈門手自書吾兒有名字萬事聊
何如

我懷終古恨不及奉觴時滿眼看諸弟何心賦此詩牛羊
來藉藉邱壟去纍纍亦有千鍾養曾無一字碑（藩叟自爲尊人埋銘）

題丁少詹姑墓誌後

白髮從夫志青鸞爲客謀送車今幾兩樂土有斯邱（歸塋於父塋）
猶子聲名甚他時雨露秋摩挲看石刻嗟惜到松楸

挽傅朝奉

裘馬朋簪盛緋魚榮晚路行藏公論在然否寸心知歲晏

曾三接民功僅一麾空餘華袞字有恨蓋棺時（史亦傳銘其墓）
九寺方連茹專城又夾河晚有諸子好孰與一門多薄海
持節數字銜怨薦瘥大連同厚夜其奈少連何

挽包顯叟

樵牧常爭席靖殤早策功有懷隨事見不恥與人同我故
奇諸子年來識此翁待看稽古力喬木已悲風
翁子看時輩平生不妄賢獨於公有誄惟恐世無傳他日
須深刻吾詩可附聯草黃松柏秀名與石歸然（翁誠之作行狀）

挽張子由母

又是君王上玉卮未央雨露湛垂垂服與此去還無恙之
檢迎來更不疑四世團欒能有幾百年漸盡亦堪悲里中
諸母今誰在聽說承平祐聖時

挽潘才叔母

剡豚惟深夜門前栰小船有兒能自致此母已堪傳竹院
前聞熟楹大字懸病懷嗟不及健筆附諸賢（才叔所居有竹院）

挽周宣義（傳山司法尊人）

無酒澆陳草將詩刻隧碑遺名從此在眞意竟誰知教子
還餘事周人亦有時憶嘗從夜話欲去更遲遲

挽倪女何茂宏（何目錄作周案何茂宏名懋陳亮之妻父見龍川集二十八目誤）

勸駕嘗連舉應門忽二毛竟於時不偶吾更晚相遭宿草
堪揮淚豐碑忝灑毫送車今幾兩誰最戀綈袍

挽薛季益尚書

偏試江淮聲籍籍久勞荊蜀鬢蒼蒼同時半已登槐棘卒
歲纔能足稻粱遺稾不爲他日計作城尚及此邱藏豈無
後作多文勝令我懷人淚欲滂
州里誰如此達尊戶庭深靜最情敦不將大廈迎賓路御

枉扁舟訪杜門每見色溫如有屬欲書心愧不能言欲今
若祭彤榆社好醜槽塘兩獻樽（公與許閎簡公招同鄉）

挽彭通直（子復益丞尊人）

前輩如同郡流風僅幾人不令兒巧宦所得世清貧及老
猶書卷通班但幅巾吾銘雖未就鄉黨勝堅珉

挽沈次卿學正

洛學傳當代家聲屬此翁一生無世味萬事與人同恨不
師前鄭欣嘗客阿戎宜銘千古意豈在語言工

挽林承信（道大教授尊人）

重交盤間田安在急襲固於官不知應仕幸多花夢好幽
棲宜與竹林期牀頭周易吾將老案上楞嚴晚得師此意
自應天子後醒陽未逐長孫枝

悼林仲逸縣尉

家故書千卷生纔試一斑貲音殊不少筮仕獨何艱松菊
將身隱蘋蘩忽溺潛幸哉賢玉潤有誄不容刪

挽張材卿知郡（大猷端明之子春卿尚書之孫）

緇幃不逮老端明世濟誰如好弟兄能著青衫偕計吏御
將自是去趨城夜魂俄斷凝香寢秋淚仍兼曳履聲萬石
君家同一傳嗣書應更有公卿

挽新昌俞職

頃作廬陵客看公手種時溪毛無亂理宰木有連枝久欲
鑱他石今還賦此詩黯然懷宿昔絮酒定何時
不道千山阻將遺百世名有兒能自致此老已堪銘祥莫
無三釜賢誰似一經吾詞雖未就應有護幽扃

挽尤延之尚書

自爲師誠竟誰宗每事持平屬此翁有志致須名節是非

文非獨詣言丁要合與世人材出合在前朝[illegible]長年齊把柁後來各與一帆風

宿留江湖長子孫行藏節節耐人看及爲[illegible][illegible]身非老於試平生事轉難書就使題前太史功成方記得甘盤令人長恨經綸意歷事三朝見一斑

向來諸老獨巋然巖下勝衣萬事便燈下細書批勅字雪邊先著趁朝鞭豈應無故令身健卻止功名與世傳遺奏定晋封禪稿憑誰吹送九重天

卅歲從游兩鬢霜重來兩丈各堪傳那知卒業今無及極悔論心誰未嘗相約歸期須次第獨存病骨更淒涼他年賴有門生記託在碑陰永不忘

挽沈處卿侍郎

官重元非好恩閒樂有餘生兒早傳業課女夜鈔詩事方閒念歸懷不遂初經綸緣未了天意盍留渠

嗟右肩成癖摩挲笑眼開斷編遺汲冢名篆出奈臺□□緣應盡雲山噢不回淒涼子雲宅問字有誰來

挽東陽郭德甫

簪紱何能貴聲名乃自修凡今爲我友幾半與君遊翰墨千年託松梧一夜秋令人懷昔日炯炯夢丹邱

悼楊休甫

袖手旁觀一世餘元非親物亦非疎酒邊每事如人意燈下通宵讀我書學到莊騷纔止此生逢周漢定何如西州相識無遺恨獨恨無從摻子袪

挽朱巖老參議

居然是是亦非非錯處稍中定不疑萬事過人旁袖手一生從眾自觀顧肯爲壯縣[illegible]嘗試略見周行已遊[illegible]盡日

杜門作客至小儕親校酒酣漓

少小修藏近市朝亦非著意混漁樵不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辭席好說淵明更折腰一飯重遺凡子約千金終卻故人招送車幾兩交相嘻我獨難忘最久要

悼劉謙之知錄

海內多吾友飄零今幾人相忘尤隕淚欲誄輒傷神（余欲作誄元同父祭文皆不勝悲輒止謙之亦然）才力矜餘地心期恥後塵渝然無一語愁殺白頭親

挽王與之提刑

四海王爵事傳家有象賢宦情塵滓外風誼典刑邊遺愛依前鄭聲居得少連生平纔樂此一夢渺潸然

悼齊賜夫人

久擬江山境曾論子姓文於鴻觀內則可以繼前閨楨璨嚴賓豆蘋蘩潔祀芬有人言不朽片石合磨雲

挽張春卿尚書

懷抱今遺直身名古象賢路車陳左塾笄磬在東懸再世星辰上三年雨露邊崎嶇空老大有識共潸然

論建回天力生平與眾同居常焚諫草人自避乘驄朝與多張仲家聲近魯公挽詞吾不愧收入汗青中

悼翁仲立通州

憶昔脩封事令人激懦衷邊籌皆破的硬語更驚空晚亦通家好居然與眾同行藏嘗論定誰假一帆風

淮楨何多與巴城傑一麾最書府使上好語近臣知範路江山（一作煙雲）久雜舟日月遲空懷歸報牘不速勞還時

挽劉端木司戶

十年共語昨來非長憶初年握手時身世自憐心炯炯功

名猶恐論卑卑民彝亘古非無沒學者如公好著貳綫纈徐行逢九軌可堪候忽九原悲

挽林致賢提舉

一經韋氏學五桂竇儀家每恥鄉評過深懲履道誇人方共余壁亭已隨空花夢袞來黃腸千年詑齒牙

挽劉茂實和州

欲課民庸元道州欲評人品馬少游居無一事可切蔕爲有三公方掉頭送公歷陽令我愁日斷賓鴈書沈浮識與不識涕淚流入世安用須封侯

鄭自明哀詞（并序此目元缺今據目錄補）

鄉士大夫書說自明纍然嗚呼悲夫自明爲太學諸生數與余遊乾道壬辰同試進士自明不第於是始別別三四年間自明以釋褐仕於朝而余之再至在所也則

自明寖貴絶出其輩行間相過語至其歡狎悲壯與在學校時無異也余丞郡長樂會自明家居待台州闕更數往來嘗造其所舍僧寺室中蕭然獨與一乘老牀凳數隻凡若干日日須歸糴米以爲食而自明意象與在館閣時亦無異余每語人自明來日甚長也而今死矣自明言行煒煒在人耳目不但余能言之也余獨悲自明以喜事嫉邪取名於世而死最不幸好議論者曰是宜不良死也余觀自明立朝於進對苟得之間里廝役嘗謗而不以言上者其以情奏滿朝爲危而自明雖仰死不悔真者不愛其死者然其事母孝左右不敢違晩得師友務爲靖恭閒雅不苟坐立雖一飲茹亦必揣度無害乃下口余嘗獎茍以進自明驚謂曰是可食耶往間有食此死者至今不近也自明可謂重其死矣士患無志有志矣患不見知於上知而少不合輒不持重以究其用亦士之罪也方自明以母老請外去非上意天下皆以旦夕且復用自明又甚自愛而及於此何哉是不謂之天耶故余爲斯文也他不暇論於其死亟致意焉以見余悲且以解議者之惑亦自明之志歟自明長樂人姓鄭氏名鑑詞曰

母曰余兒兮吾莫知其何尤婦曰良人兮吾曷爲罹此憂兒翁不以是咎兮朋友稱其好脩莽不得其故兮庸強名之曰命相彼下堂而貽戚兮或結纓以順聽苟不同感自取兮曾二者孰失其正聲鬼神之所仇兮人直躬焉是病胥屬鏤忽摩其前兮屈魚腹以爲穿奇禍作於牖下兮顧奚悲而宜慶嗟子何傷兮獨余懷不能以自勝苟或相爾藐孤兮天終焉其有定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九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

內制

慶元改元詔

勑門下朕以眇身託於兆人之上惟日兢兢懼無以紹列聖之休而對揚上皇之慈訓也永惟當今之務何者爲急非欲百官脩輔而民力裕歟夫親君子遠小人慶厯元祐之所以尊朝廷也省刑罰薄稅斂慶厯元祐之所以惠天下也是彝是訓歷年彌長肆於中興舉偏補敝皆於此乎取法克至今日中外又當朕幸蒙遺業繼祖武而敢一日忘此乎援取美號於紀元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謹庶幾周成焉其以明年爲慶元元年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哲文神武成孝皇帝梓宮啟攢塗前（一日補）奏告祝文

伏以兩楹設殯六引徂東欲□仍几之神以朝因山之吉

敢先虔告用寘發行尙饗

啟攢畢梓宮還殿皇帝行祭奠禮祝文

伏以厯世上賓終天永歎撤攢塗而即吉絳薄海以攀號悽哽雖虔瞻言何及尙饗

發引前一日初更總護使行夜祭禮（元作祖攢日改）祝文

伏以三年之制念在終喪七月有期忽當明發共脩祭事罔究哀悰尙饗

發引前期祭告錢塘錢清江龍神祝文

伏以於昭烈祖將祔思陵方六紼之問津維大川之借助用伸悃禱尙冀明聽尙饗

發引遷奠祝文

伏以仰止龍輴臨於郊隧方少須於筮日庶永妥於窀穸昭告何云哀摧罔極尙饗

掩攢前一日奏告昭慈聖獻皇后徽宗皇帝顯恭皇后顯肅皇后顯仁皇后高宗皇帝憲節皇后攢宮祝文

伏以思皇烈祖往祔諸陵當復土之及期願在天之垂祐不震不竦以永萬世之藏來燕來寧如同一堂之上尙饗

掩攢祝文

伏以遣車攸屆復土維新竟藏橋冢之衣冠莫視堯天之雲日永懷弗及隕涕何勝尙饗

九虞祭祝文九首

一虞

伏以稽山仰止想祖烈之攸宜清廟肅如悵神游之未祔於茲易奠何以勝哀尙饗

二虞

伏以厭衣安在曷堪丹旐之思虞几是憑尙系羹牆之念道周之薦海內如摧尙饗

三虞

伏以亘古永遵貽孫謀之如在自今始吉嗟孺慕之何窮三薦既陳長號罔措尙饗

四虞

伏以信信宿宿暫安於神棲子子孫孫永懷於祖武方舟而濟有淚如傾尙饗

五虞

伏以維堯傳舜俄同閟於衣冠自越入吳迥獨還於髮衛望如弗及哀曷能勝尙饗

六虞

伏以念茲皇祖忍當昌歜之陳瞻彼昊天罔極胡髯之逝

齋袒伏衞拯對音容尙饗

七虞

伏以詩江限斷嘗攝事於攸司郊次森嚴方飭躬於斯爲扳依永已慟哭何云尙饗

八虞

伏以顧瞻橋冢已深萬古之藏想像衫衣尙御重華之昔反虞將畢追慕彌新尙饗

九虞

伏以百神受職來奉於主車三后在天行升於祖廟哀哉永訣忍此終虞尙饗

掩攢畢謝土神祝文

伏以於皇烈祖來祔思陵允惟百神襄此大事敢忘答貺更艱明禋呵護之虔永永無斁尙饗

安南國王李龍翰加恩制

敕門下朕宣室受釐言念梯航之遠揚廷孚號載疏綸綍之恩以昭烈祖之宏謨以篤价藩之丕祉推誠順化秉信守義奉國懷德謹度思忠功臣特進檢校太尉充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李龍翰恪勤厥服紹美於前克提千里之封勿替累朝之好霜露所墜同洽於至仁滄海不波蓋良繇於多助維時嗣服有事合宮亦遐想於彌恭貢其陪於望祀駿奔在廟雖阻脩禮之儀旅賓充庭嘗與備蕭薌之享肆盼新渥爰廣舊封寡載籍之名言侈元勳之顯號於戲閔予訪落疇在公助祭之勞嘉乃象賢謹與國咸休之度於爲申錫其尙欽承可依前特進檢校太尉充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仍加濟美功臣散官勳如故主者施行

賜徽猷閣學士太中大夫知襄陽府張杓辭免改差知建康府恩命乞在外宮觀不允詔

勑具官某省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爾獨不聞故國世臣之說乎而來諗疾也夫保境息民孰與成先正之美休祠館孰與圖累朝之報智者當有所擇矣式遄其驅毋事多遜所辭宜不允

賜文武百僚宰臣趙汝愚等上表請皇帝還內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遭家多難懍乎懼不足以當大事賴天之靈宗廟之祐迺者壬寅獲與同軌祔烈祖於思陵而遣車徂東虞主未返仰止稽山明發不寐皇皇望望未知所爲也

公卿百辟其何以慰朕而欲徇故常之請還廣內乎方將稟命於上皇以世養仍九虞侍兩宮爲事所請宜不允（九示詔九）

賜趙汝愚等再上表請皇帝還內宜允批答

省表具之夫會制之嚴誰非所以示下循衛之慕豈非所以持久朕豈不孰慮此歟但以任姒之養未忍遽離阜陵復土畫（九件詔）亦循留是用却前請而勿聽也今承命三宮皆曰不可百辟卿士又懇懇以爲言朕惟捨獨見以從衆允徇大權而勝私誼自古后王鮮不由此顧如神人其敢咈親尊之意抑臣庶而弗省乎所請宜允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外制（自紹熙四年正月以後）

皇后歸謁家廟親姪忠訓郎閤門宣贊舍人幹辦軍頭司李孝純武經郎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李孝友各特轉右武郎

敕具官某等朕惟古后妃有求賢審官之志而不私謁而人主則特隆於肺腑之親夫惟后妃彌遜人主彌恩斯可觀已日者吾后省家廟爾某等以猶子祗服厥事朕何愛一橫行郎而不以寵汝惟無忝爾祖以長守富貴則予汝嘉可

皇后親姊故任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致仕羅漢臣妻李涼郡夫人李氏封咸國夫人故任武經郎致仕馬煥妻安化郡夫人李氏封信國夫人忠訓

郎□士廉妻彭原郡夫人李氏封崇國夫人

敕朕惟古后妃有求賢審官之志而不私謁而人主特隆於肺腑之親夫唯后妃彌遜人主彌恩斯可觀已具位某氏夙以淑惠友于坤儀日者翟車還省家廟越來相事禮無違者其益湯沐視君夫人尚服寵榮以綏壽祉可

皇后親姪孫承節郎李喻李璨（元設璨璩日正）各轉兩官

敕具官某等日者吾后還省家廟朕循故事推恩后族自尊及卑罔或遺者爾以幸會發進二階豈不榮哉尚務靖其以綏爾祉可

皇后親姪婦故忠訓郎贈文州刺史李斌妻安人潘氏右武郎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李孝友妻安人趙氏親姪女通直郎充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幹辦公事韓松妻安人李氏並特封恭人親姪孫女右武郎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李孝友女宜人李氏特封安人

敕具位某氏朕惟古后妃有求賢審官之志而不私謁而人主則特隆於肺腑之親夫惟后妃彌遜人主彌恩斯可觀已日者吾后省家廟爾以猶子實來相禮朕嘉與之用益汝封尚服寵榮以無違我齊家之化可

皇后親姪女夫通直郎充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幹辦公事韓松特轉一官

敕具官某日者吾后還省家廟朕循故事且酌有司之議推恩后家而爾來自勳閥雅有能稱晉在甥館亦與幸會至於增秩豈不榮哉尚務靖共以綏爾祿可

皇后親姪女之子從事郎韓大用大任各循兩官

敕具官某朕惟古后妃有求賢審官之志而不私謁而人

主則特隆於肺腑之親夫惟后妃彌遜人主彌恩斯可觀已日者吾后省家廟爾等適以諸甥亦與幸會例進兩階豈不榮哉尚服寵章無忘忠報可

皇后親屬進武校尉韓大有特轉承信郎

敕具官某日者吾后還省家廟朕循故事且酌有司之議推恩后黨而爾以諸甥亦與幸會例進一階豈不榮哉尚服寵章無忘忠報可

皇后閤提舉官武功大夫帶御器械楊舜卿轉觀察使

敕具官某等方周盛時后妃承懷賢士大夫僕馬俱病而不敢私謁於上徒欲爲觴酒勞苦之而竟不可得慨嘆而已爾服勞宮闈適以吾后有事家廟之恩至將廉車豈不榮哉而槩之周人何其幸也尚服寵章無忘忠謀可

皇后幹辦宅從義郎張友直忠訓郎沈直倒[illegible]各特轉一官

敕具官某等朕酌有司之議推恩后族而及其私人爾等適與幸會各進一階其尚恪恭毋替爾事可

隨龍脩武郎閤門祗候兼皇后閤主管進奉袁佐額內翰林醫官大醫局教授王良佐成安郎陳翊額內翰林醫官郭儀忠訓郎幹辦人船伊昱忠訓郎主管文字傅昌時忠訓郎掌牋奏劉玘忠翊郎主管進奉周良臣成忠郎掌牋奏黃允文隨龍成忠郎浙西安撫司准備將領主管進奉趙友信成忠郎私名掌牋奏吳衍保義郎王鹽賓師旦承信郎陳琪承信郎轉運司准備差使王演承信郎魏嘉言承節郎薛拱承節郎幹辦人船李祓施武校尉私名掌牋李大受該遇皇后歸謁家廟並特轉一官

敕具官某等日者皇后還省家廟朕循故事且酌有司之議推恩后黨而及其私人爾等各以幸會至於增秩豈不榮哉尚務肅給毋忘其事可

秉義郎韓佐胄特授閤門舍人

敕具官某朕永惟舊相有勳勞於我家而其裔孫或蒙戚里之澤越在右階無以著見唯是試之後省以發其文官之上閤以華其選尚庶幾焉爾其懋哉用俟明陟可

皇伯太師嗣秀王伯圭合得冠帔一十五道並特換封孺人賜親屬內欲將一名與故妻秦國夫人妹朱氏封孺人

敕某氏古者酬勳賢之勞則及其私人況所尊敬自吾高皇以兄禮之者乎況其君夫人女之同產子乎以其貤恩錫為命婦雖過於惠朕何愛焉可

閤門宣贊舍人游恭特授武德郎落閤職權發遣臨安府兵馬鈐轄

敕具官某爾男（疑當爲勇）爵也習於階廉之儀而不閑軍旅之事非設官之意矣第其久勞優以增秩試移賓政往治戎藉其務赴功以須器使可

起復武功大夫文州刺史興元府駐劄御前右軍統制兼知鳳州郭謂特轉復州團練使令再任

敕具官某朕以禁旅扞邊而擇將以撫馭之閱歲云久西顧夔然方眷其勞就進戎團之峻尚難其代故遲瓜成之更爾其茂對新恩踐修舊績式嚴戎律兼緝郡條朕不汝忘將有明陟可

皇兄沂州防禦使權主奉吳王祭祀多才磨勘轉明州觀察使

敕朕崇長宗支以綿帝緒高爵厚祿宜與共之而猶計歲課勞循次而進所以昭至公謹成憲也具官某信厚以為質靖共以自將入不恃家人之恩而出無違於閫庭之禮況以尊屬於今幾入則徑陟廉車誰曰不可而必中有司之度積十年然後進之豈朕有所愛哉然而身無吏事之責秩比法從之崇其視推弱盡瘁没齒下僚者又何其幸也宜對殊渥無忝所生可

武功大夫和（目錄作利）州防禦使權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韓侂胄特與落階官臣僚繳奏特與轉行右武大夫

敕嘉祐治平之間爾先正可謂社稷臣矣肆列聖寵嘉之

施及于孫猶在戚里於焉尚主於焉納后凡可以識韓氏之門者無憂也具官某務以才稱爲時器使在職上閤官勞累年踐彼橫行實與所容獨以命汝庸示殊恩一以權慈孺之心一以大忠獻之後盡亦自勉庶穆孝言可

武功大夫集慶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張安仁除入內內侍省都知武功大夫郴州團練使入內內侍省押班李彥正除入內內侍省副都知

敕具官某朕嘗稽之周制內宰隸於天官夫古道誠未易復也至於建隆傳章尚有宣徽院之籍今亦廢矣而別爲北司則爲之長者顧不當謹擇其人乎是用命爾以肅禁中蓋親近之久識察之詳矣其益靖共以身率屬毋使外廷謂汝不稱可

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于惟修武功大

夫明州觀察使帶御器械楊舜卿並除入內內侍省押班

敕具官某自宣徽院之籍廢而北司之長蓋難其人朕既旌擇之矣則參伍其朋以相內治苟不有以自異於衆行而識風指謹慮度者皆不在此選也然則爾名在四人之數盍亦思報稱者哉可

張祐正係隨龍祗應勤勞特補承信郎

敕某日節攀附之勞而偶遺汝蓋累年於此矣爰詔有司授之初官以見朕懷不忘疇昔可

武節郎御前祗應鄭孝友應奉有勞特轉一官

敕具官某服勞左右雖無顯庸閥閱進官亦國之舊可

殿前指揮使左班年代上名劉成等十五人授修武郎許元等三人授訓武郎御龍直上名方亞等三人授忠訓郎殿前指揮使左右班守闕行門蔣榮等十三人授從義郎東第一班上名裴勝等四人授承節郎散直上名孟端等七人授承信郎

敕某等鑾衞士而進之古也而命以官則彌恩矣往祗更職毋替忠勞可

皇弟右監門衞大將軍復州團練使多助皇弟右監門衞大將軍成州團練使多能寶及一十年並該磨勘轉防禦使

敕具官某等朕崇長宗支以綿帝繫而猶計歲課勞循次而進所以昭至公謹成憲也以爾靖其躬在近屬眷焉增秩誰曰不宜而須服十年以中有司之度豈顧有所愛哉以此風厲則爲士者勸矣可

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降授寄資武功大夫遙

郡刺史霍汝翼轉歸吏部除帶御器械

敕具官某自以諸司使改今寄祿官而內侍與戎行雜矣然而名不在銓曹之籍則猶非秩官是則異爲耳轉而屬銓斯爲寵渥稱其敬哉毋自干進可

招箭班殿侍曹彥澤在班及十五年補承節（目錄作信）郎仍舊存留在班祗應

敕具官某方罷選衞士而次第官使之爾以藝成令祗舊次宜益矜奮以須後恩可

瀘州軍變守臣張孝芳被害特贈三官與兩子恩澤

敕具官某朕觀春秋書盜殺某人夫謂之盜則非死者之罪矣蓋喟然嘆曰士大夫或死於不幸而無所歸咎者焉則其所遭之變非必有以取之此仁君之所務白也國家

關暇士馬飽逸役命分閫尊嚴雖危而爾曾無矜[illegible]不測之禍爰考其治皆率故常則盜起帳下非春秋之所不罪者歟雖然世無叛兵久矣庸人爲將高枕有餘爾以名沛顧至於此恤典之隆豈但汝哀亦以使繼今者之知懼焉可

瀘州被害官兵故節度推官杜羨贈兩資與一子下州文學故忠訓郎瀘州駐泊兵馬監押安彥斌贈三官與一子承信郎故下班祗應潼川府鈐轄司指使雷世忠贈承信郎

敕具官某等苟能效死於其長上皆忠孝之徒也瀘盜之興爾等義不顧身各死於帥恤典之厚朕豈有所愛哉可

儒林郎前瀘州安撫司幹官郭仲傅（目錄作溥）失覺察水驍虞候張信爲亂首亂作復與賊宴飲相爲響主特降三資放罷

敕具官某帥死於亂卒而爾爲屬領欲以卑諂自全可乎削之三階尚用中興繼今有恥亦豈汝棄可

太史局測驗渾儀刻漏所學生周奕特補挈壺正

敕某今官傾非古稱謂而挈壺氏見於周官爾以諸生駸致於此亦宜知所職矣可

脩武郎閤門看班祗候霍寬夫供職實及二年與落看班二字

敕具官某課其年勞正其名稱非徒以敘遷也由是而釋煩辱之事則宜知自貴重矣可

禮（元脫據宋史倪思傳補）部侍郎倪思該（元誤訪據目錄正）脩至尊壽皇聖帝聖政特轉一官

敕昔者仲尼序書斷自二典以爲堯舜揖遜之美後世弗可及矣矧惟我家爰作子述不待倦勤親相授受蓋視帝者有光焉則聖政之作豈不足以匹休虞書哉具官某以折衷六藝之學發明心傳以同風三代之文揚厲治效作宋一藝垂之無窮及此奏篇朕爲之序曰上慈哀壽皇嘉焉藉使仲尼在宜如何表異之而有司以故事第賞爰進一官此朕之所甚不愛也可

祕書省著作郎黃由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王容太常丞兼國史日曆所編類聖政檢討官章穎將作少監黃艾並該脩進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內黃艾係經脩不經進各特轉一官

敕具官某等昔者仲尼序書斷自二典以爲堯舜揖遜之美後世弗可及矣矧惟我家爰作子述不待倦勤親相授受蓋視帝者有光焉則聖政之作豈不足以匹休虞書哉爾等各以名儒載筆東觀作宋一藝垂之無窮及此奏篇朕爲之序曰上慈哀壽皇嘉焉藉使仲尼在宜如何表異之而有司以故事第賞爰進一官此朕之所甚不愛也可

承信郎監潭州南嶽廟徐靖忠訓郎祕書省書庫官盛端友訓武郎監祕書省門梁周弼翊郎趙諠該進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各轉一官

敕具官某皆賞典也而他以待煩辱之勞至以隸書局進官則稍寵矣爾尚勉思無忘忠報可

武功大夫降授昌州刺史帶御器械霍汝翼該進至尊壽皇聖帝聖政特轉成州團練使

敕具官某鉛槧之勞繄學士大夫力也而無人乎其閑則安能關乙夜之覽今也奏牘來上俞音不遲慈庭有懌冊府改觀是誰之助歟則以爾靖恭實與執事通達中外其

勞實多矣以文字得官告禮賞也進之逆例執曰不可且尙勉思以稱殊渥可

宗正少卿鄭汝諧奉使回特轉一官

敕具官某爾以老師宿儒銜命萬里脩隣好於北庭搢紳往往憚勞汝奚朕覩春秋使聘之際楚人欲傚晉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晉人亦因鄭子産博物君子也而皆畏其禮有以大國而微老師宿儒專對四方非所以合遠人見也逌茲歸報亶爲無闕而詔勞進秩但循故事豈朕所以相勞苦之意哉爾其少休祠有寵數可

閤門舍人兼皐子嘉王府內知客譙令雍奉使回特轉一官

敕具官某擯上閤之儀聯來郞之事特華選也爾以趣操文藻至於其二可謂春秋臣矣是用命爾介於傳使衍命

萬里脩歲聘於北庭逌茲歸報亶爲無闕則朕所以相勞苦之意何但循故事增秩哉有它掄用朕不汝忘可

奉使親屬一員淮東安撫司幹辦公事譙令憲淮備差遣一員新監明州贍軍酒庫黃仁榮書狀官一員新明州昌國縣主簿楊正臣指使將仕郞葉時中將仕郞鄭如等回程各轉一官

敕具官某等凡出疆者有賞所以勞苦之也爾隸使事與於驅馳逌茲歸報肯勞進秩蓋國禮舊章朕豈汝吝可

閤門宣贊舍人宋克俊夏允言閤門祗候蔡唐卿來處恭並該應奉（元誤擧據目正）人使十次賞各轉一官

敕具官某等贊儀上閤能與聘容周旋十不失一亦旣勞矣課效增秩蓋國舊章尙益勤其職以須器使可

浙江潮神順濟廟善利侯祈禱感應特加忠靖二字

敕某神朕罔不爲祕祠專鄉其福也至四方長吏有爲吾民請曰某山川之神能惠其境中則褒崇之典朕靡愛焉以庶幾古蜡百神之義矧惟濤江近在寰內而有司以報禮來稱將侈大之用錫美名以從民欲神尙終惠使世世享可

袁州仰山神特加父母妃及（元誤施據目錄正）子婦封號

敕某神等朕罔不爲祕祠專鄉其福也至四方長吏有爲吾民請曰某山川之神能惠其境中則褒崇之典朕靡愛焉以庶幾古蜡百神之義惟仰山之神禮以王祀而自江以西猶未壓滿是用推本父母施及子婦或隆品秩或衍稱號朕所以寵嘉神貺以從民欲者如何哉尙終惠之俾世世享可

知平江府沈揆奏五龍靈濟廟乞加封第一位龍王封東靈侯第二位龍王封西（下疑脫一字）侯第三位龍王封中（下疑脫一字）侯第四位龍王封南平侯第五位龍王封北靈侯

敕某神等朕雖不令祠官祝擣專鄉獨美至四方長吏有爲吾民請曰某山川之神能惠於其方則褒崇之典朕靡愛焉以庶幾古蜡百神之義矧惟五龍以時節雨暘功著近甸雖更二千石雅不言禨祥而其道所以然之故文詞爛焉爰錫命書秩以侯爵則所以寵嘉神貺以從民欲者何如哉尙終惠之俾世世享可

懷安軍金堂縣進士黎崇觀年一百三歲遇大禮恩特補迪功郞致仕

敕某昔在元祐合祭於園邱之歲而汝以生於今五朝矣

朕方奉觴兩宮爲萬歲壽乃如高年甚心羨之爰因郊賚
登諸仕版以見吾貴老近親之意且以教天下之孝也可

翰林醫愈充重華宮擺鋪軍兵醫治兼臨安府駐
泊看偫邪守中到官及二年轉領外翰林醫痊

敕具官某天官之屬六十而醫命士二十有八人周家之
重醫也如此再歲無失爰進一官此又吾家法也往服明
恩毋怠爾事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外制

正議大夫守給事中兼侍講尤袤除禮部尚書兼侍讀（四年正月十一除禮書三月二十一日兼侍讀二詞併行）

敕方朕在東宮時嘉與僚友切磋經誼緝熙光明逮以菲躬託於兆人之上克參詁詠庶幾寡過永懷三益宜如之何具官某博極羣書折衷六藝凡與我言者於今不忘也憫勞瑣闥位之春官進讀路門以竟餘論昔者甘盤輔高宗於舊勞之時而無與於中興納誨之運至漢二疏同傅太子而亦不在初元疇功之詔我有故人始終典學視昔蓋有光焉爾其輔發精神陳古以諷今惟毋以謝事之年而有遐心則朕以懌可

朝散郎試中書舍人兼皇子嘉王府翊善黃裳除給事中兼侍講（四年正月十一日除給事三月二十一日兼侍講二詞併行）

敕朕有元子出就外傅敷求其人蓋累年於此矣晚得三益聰敬日聞朋嘗侍燕從容能道二帝之化朕嘉其勞圖以直近其官某習先聖之術而明於當世之務凡與吾兒切磋言之者皆實學也是用擢之瑣闥勑講路門與發其蘊并以告朕昔四皓調護太子而不屈於高帝李泌以布衣交肅宗而不能安其身於君側爾以西州之彥出入宮邸爲交言慈爲子言孝是不謂之遇時乎尙其殫竭以報簡知可

降授朝散郎許及之前任淮東轉運判官不覺察口錢降一官滿一期復朝請郎

敕某官日者消錢多弊禁不以道有受其咎者矣爾其當某以同過之仁而不言上亦從其後所謂吏議乎闕日既久宜還其初可

忠翊郎前韶州兵馬監押周昇在任不法降成忠郎

敕具官某爾爲兵官而州家以佚繫囚來諉雖會恩不汝貸也其鐫一階以警慢事可

文林郎階州將利縣令龐森改初驗因傷身死人杜十四作凍餓身死失出犯公罪笞該赦取旨特降一資

敕具官某吏與吾民親莫如令爾尙不知其冤死也而以爲道殣曾謂與吾民親乎其鐫一階毋以恩免可

保義郎李琪家遺火燒民屋四百餘間有司自來以屋直計贓坐罪得旨宣諭依條聽贖臣僚上言特降一官

敕具官某傳春秋者有人（當作天）火之說則無所歸咎之辭也爾不戒於火而禍及於閭巷將安咎乎尙爾闊略其上一官可

故通直郎趙公廣昨知饒州因旱獄民流臣僚奏追兩官勒停男彥俊訴冤特追復承議郎

敕具官某在右諸大夫之言朕知其不如國人也爾守番中遭歲不祿能有惻隱之實而不爲文具而達於朝聽者皆反繆言者不置罹於佚罰而爾既賫恨於地下今觀闔郡連編累牘哭汝甚哀蓋棺論定豈公於此朕爲惻然肅還舊官不但慰汝亦以勸來者之勤民也可

江西運副鄭汝諧奏承議郎知袁州黃劭丁母憂不肯離任倍支棺槨喪服官錢等候服闋日降一官不得與親民差遣

敕具官某爾嘗將兵以就二千石之養垂及滿歲竟以喪歸漕臣見劾侵紊郡計姑鐫一秩俾務省循尚蓋前愆朕豈終棄可

承節郎盱眙軍指使潘撫權淮河監渡不職降一官放罷（撫元誤[illegible]據目錄正）

敕具官某邊禁之嚴而弛於汝免官鐫秩以警後來邦憲有常非我佚罰可

淮東運使趙師嶴奏修武郎張世榮管押歲幣（元作弊）沿路恣橫生事降兩官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敕具官某發幣（元作弊）於邊事關遠聽紛譁不靖使者有言闕路弗懲人將是傚其貶兩秩且屬銓曹庶使（陳本作後）來遞臣繼今知懼可

湖北提刑張垓奏承議郎常德府通判趙譜彥在任貪婪不法降一官放罷

敕具官某部使者所治且有良二千石爲爾丞郡顧不以治行聞而速官謗非朕所以獎用屬籍之意矣其貶一秩免所居官繼今有恥亦免汝戾可

知成都府邱崈奏承議郎知成都府郫縣郭公蓉病昏乖謬降一官放罷

敕具官某大夫不能勝其任矣而昏於酒黷於貨然而郡太守猶以爲嘗有鄉曲之譽不寘於理鐫秩免官罰亦從薄焉其對隆寬益思懲艾可

睿思殿祗候寄資武功大夫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王師珪轉歸吏部差在京宮觀免奉朝請

敕具官某自以諸司使改今寄階官而內侍與戎行雜矣然而名不在銓曹之籍則猶非秩官是則與馬耳轉而爲

銓斯爲寵渥閔勞朝謁茲以貢佩爾其敬哉毋曰序進可

武功大夫郴州團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李彥正武功大夫明州觀察使入內內侍省押班楊舜卿職事不謹各降一官

敕具官某等朕惟周制內宰掌王內之政令會其廟之功事而賞罰之今內宰不設而爾等不虔於事實干宮中之罰其上一官應古經誼繼今有悛亦豈終奪可

李彥正楊舜卿復官

敕具官某宥過無大況其細者乎爾以服勞不虔嘗罹於罰蓋八柄所以馭過者闕目滋久俾還舊官則予恩茂矣其益靖其以圖報稱可

入內內侍省副都知李彥正除入內內侍省都知

入內內侍省押班楊舜卿除入內內侍省副都知

敕具官某昔在周制內宰以中大夫爲之而隸天官說者以爲禁省之祕不宜屬外廷而本朝爰脉北司之長就擇明習靖共可以率屬者以肅正之官愈貴近亦不可不重其選矣爾自門贊中進在四人之數嘗承輸月能贊內治進之長官（楊舜卿云進亞長官小注八字元誤聯入正文又云元誤作六陳本誤改作亦今並改正）寄彌重其益虔匪懈以報殊渥歷使外廷謂汝不稱可

親衛大夫靖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林億年除入內內侍省押班（億元誤[illegible]據目錄正）

敕自宣徽院之籍廢而北司之長益難其人朕既差擇之矣則參伍其朋以弼內治非識風指謹憲度者皆不在此選也具官某服勞禁近見謂老成茲用命汝秩在四人之數欲俾其屬於內謝給於外靖共則爾責重矣盍亦思報稱者哉可

皇兄故吳王府口奉利州觀察使多才上遺表妻令人高氏特封碩人

敕具位某氏朕所以貴爾夫於幽壤有加禮矣爾何愛於疏封爾使居存皆寵光焉以塞其悲可

多才上遺表親弟二人乞比換南班詔武郎多藝修武郎多晃並特授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乞元缺據目補）

敕具官某等朕以諸衛處宗室子俾日奉朝請非苟示私也以爾多才身後之請及其仲季惻然重違之而並命爾其務靖共以稱德意可

皇叔祖右千牛衛將軍不儔磨勘轉右監門衛大將軍

敕具官某朕考周官凡衛王宮者皆同姓也國朝簡宗英寘之環列之尹蓋循周制屬意深矣惟爾叔祖簡在衛中

歷年彌長勞績兼茂進長禁闈職守益嚴欽哉無違以稱明陟可

皇叔祖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不廷（目錄作延）特授千牛衛將軍

敕具官某以階官易環衛率視其秩日者有司故貶損爾令徽朕間始仍舊貫雖曰緒正亦以示恩其尙恪恭稱此寵察可

武功大夫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張師顏落權字

敕具官某朕以金陵形勢襟帶江淮轂吾騎衛布之屯所且以壯留鑰焉則統馭之才厥選艱矣爾以名將往訓整驕方當撫事士馬飽遊觀者咸謂可以朗戎貅懷武備於風馳鐵於雅車攻或庶幾焉驕爾之力肆用命爾自職爲

直班秩益崇寄任兼重其尙加懋以究爾功俾（俾上有無字）周泰之詩得以專美則予汝嘉可

皇叔祖武德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不敵特換右監門衛大將軍

敕具官某朕考周官凡衛王宮者皆同姓也國朝亦簡宗英寘之環列之尹蓋循周制屬意深矣惟爾叔祖行尊德修今在選中應於經誼宜率典常作宋蕃先有憑有類則繄汝賴可

昭慈皇后親姪孫杜士寶特補承信郎

敕某朕惟藝祖之子孫自吾壽皇篤敘之恩備矣而於母黨顧無世祿豈昌陵之意乎取之自丁授以右職爾其永懷無忝所自可

右丞相葛邲初拜贈三代封妻（兩作三月拜）

曾祖朝奉郎致仕贈太師謚清孝追封魏國公書思封魯國公

敕朕覽周誥至命君牙爲大司徒實口冢宰是謂股肱而推本乃祖世篤忠貞之美蓋有感焉維今大臣相我孝治經文緯武海內翕然則亦惟其先德之休足以壽後可無褒崇以應經誼具官某故曾祖具官某躬行對於古人鄉與高於月旦方其筮仕亦既有聞而以其親推冠再調完庫以此終身僅通閨籍法不應謚朝延異焉易名清孝足以發明其人矣燕及曾孫爰司宰事則所以推本其美朕敢忘周道乎進封大邦莫如曲阜尙食其報永綏爾神可

曾祖母魏國夫人侍其氏贈冀國夫人

敕周之盛至於既醉極矣其卒章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言周之卓臣皆

有士行之友以爲之妃使生子孫足以傳世皆其意也具官某故曾祖母具位某氏作配君子行修於家畢及曾孫迺生賢哲考其世次亦足以知吾祖宗盛時天意攸協而豈一日之積一門之私哉假使當周之世必從夫爵侑食五廟然則朕以大國秩之小君雖古未有亦可以義起禮矣可

祖宣奉大夫顯謨閣待制致仕丹陽郡開國公
贈太師謚文康追封楚國公勝仲封齊國公

敕朕既本之六藝大啟土宇以宏賚葛氏之祧則嗣有令聞迭莅兩朝申錫名邦亦禮之稱具官某故祖具官某服其家聲踐修累世濟以力學進由三科然而名滿天下而位不過從班文字行於方來而身不究施業惟是一經之教被於門孫蔚爲名臣閱我兩社則勿弱之報可無異恩

維此營邱太公舊宅是用卽命以爲新封對我寵靈以昌爾祚可

祖母楚國夫人張氏贈夏國夫人

敕朕方膺命祖烈丕休於周假以溢我而收得賢之福則所以尊大其家以答天賜豈願有所變哉具官某故祖母具位某氏夙以懿行來嬪名家儀于前人以詔婦子亦既再世烨然有聞而未艾之祥施於今相詩不云乎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種德彌遠歷年彌長豈必皆身親見之乎報本酬勞式至今日大邦美號以慰永懷非以爲生諡禮之稱可

父朝議大夫致仕贈太師許國公立方封越國公

敕王室百年之間公侯將相故家希不失者有以文學論

議總及三葉是謂世臣固朕之所寵嘉矧乃宗工尊爲爾廟者乎具官某故父具官某穆度粹然樸雅簡其文采脫棄往往論之一時英游莫敢推行紹興之季歸爲從臣甚其行藏皆可蹤跡用而不盡士論惜焉宜集耆聲發爲賢嗣凡所善見孰非典刑爰修舊封建邦於越以厚教忠之報以伸追遠之懷可

母雍國夫人樊氏贈陳國夫人

敕爲吾股肱之臣則上自三世皆褒大之而況於其母乎御不及百兩養不及萬鍾也而無以慰滿其罔極之恩亦何以責移忠之報哉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承休襲美發育自躬恩斯勤斯鞠我長弼雖及是哉逮事舅姑其敬其至忘倦頻是足以成其子之令德矣致疏上國之封以世世配於爾廟而今而後庶幾吾大臣之不廢蓼莪也可

故妻蜀郡夫人沈氏贈成國夫人

敕夫人起家以致爵位夙夜懼焉迺若克相夫子至於登庸嘗與之同隱憂矣而不同休顯此則又禮經之所悼嗟也具官某故妻具位某氏女德配於珩璜婦功著於蘋藻胡不皆老以須美成朕惟昔相祼於祔姑之室而副笄之服弗被翟茀之車弗乘也非有追寵何以慰之乃闢新封以賁配參可

妻樟郡夫人王氏封信國夫人

敕永惟二府大夫勞於王事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者皆其家室也矧吾輔臣孤立一意佐佑乃辟是不曰警戒相成之助歟具官某妻具位某氏自繼元配德音不瑕既有芳穀進升祖妣亦有雜佩施及冊侗位邦名臣逢發三事開啓日廣績用日崇則與夫汝水之墳南山之側宜不

淑勤心忍性者可同年而語乎冠於命婦爲君夫人氏有茂恩宜不汝吝可

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初除贈三代封妻（四年三月除）

曾祖贈太子太保修已贈少保

敕昔周宣中興將相皆天下之選矣爰命皇父以整六師而推本所以實南仲大祖之後爰作常武之詩朕甚嘉焉維今本兵得我碩輔則其宗祧可無襃崇以應經誼具官某故曾祖具官某躬行對於古人德譽高於輩行而懷道不試上論惜之夫屈於名者享其實不發乎其身者遺其後是宜燕及曾孫蔚爲名臣久陪國論晉長樞庭則追錄其積行之勤增華其種德之報朕敢忘常武之詩乎陞班亞保以寵其神非以爲生蓋禮之稱可

曾祖母濟陽郡夫人黃氏贈崇國夫人東萊郡

夫人張氏贈安南國夫人

敕周之盛至於既醉極矣其卒章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言周之羣臣皆有士行之女以爲之妃使生子孫足以傳世蓋天意也具官某故曾祖母具位某氏作配君子行修於家覃及曾孫適生哲考其世次亦足以知吾祖宗盛時天意攸屬而豈一日之積一門之私哉假使當周之世必從夫冑侑食五廟然則胙以大國秩之小君雖古未有可以義起禮矣可

祖贈太子太傅燮贈少傅

敕朕既本之六藝不愛高爵以崇報胡氏之祧則嗣有令德休於後昆並命爲孤亦禮之稱具官某故祖具官某皆天下之清得幽人之履世無孝廉之科而不借於計吏居無朝市之交而不聞於上國天命弗僭爲之生孫爲開人達專樞筦是不謂之飭躬績後者乎申錫命書褒於天傅豈唯發潛亦勸來者可

祖母平原郡夫人王氏贈永國夫人

敕朕方寅念祖烈四休於周假以溢我而收得賢之福則所以尊大其家以答天既豈廟有所饗哉具官某故祖母具位某氏夙以懿行來嬪名家儀於前人以詔婦子爰集慶善施於聞孫詩不云乎蓺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種德彌遠歷年彌長豈必皆身親見之乎報本疇勞式至今日大邦美號於禮爲宜可

燮奉議郎致仕贈太子太師宗贈少師

敕自蜀平至今二百餘年蓋西土無遺賢矣而尚有潛德三世不遂詩不云乎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具官某故燮具

官某行著而晦於名才豐而嗇於位乾道之際有子燁然諸老先生見謂公輔吾詩皇駿駿嚮用矣而方考槃阿澗永矢弗諼不以鼎來之養而易燕居之福惟棘其欲卒爲帝師殆所謂有道者乎然而生則遂循牆之志沒則椎告第之榮吾於大臣之親亦質之詩書無愧矣可

母通義郡夫人鮮于氏贈信國夫人和政郡夫人蘇氏贈和國夫人文安郡夫人王氏贈惠國夫人

敕爲吾大臣則上自三世皆寵嘉之而況於其母乎御不及百兩養不及萬鍾也而無以慰滿其罔極之恩亦何以責移忠之報哉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承休襲美發育自躬恩斯勤斯鞠我良弼蓋副笄之飾翟茀之華一朝醻之不以爲泰朕惟樞輔怳然永懷是用疏以上國之封以世

世配於禰廟而今而後庶幾吾大臣之不廢蓼莪也可

　妻大寧郡夫人康氏封安定郡夫人

敕永惟二南大夫勞於王事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者皆其室家也矧吾輔臣孤立一意佐佑乃辟是不曰儆戒相成之助歟具官某妻具位某氏酒醪之所議雜佩之所贈皆天下賢傑也殺相夫子至於登庸經文緯武績用甚茂則與夫汝水之墳南山之側遭世不淑動心忍性者可同年而語乎冠於命婦爲君夫人我有異恩宜不汝吝可

　迪功郎祕書省正字蔡幼學該修進至尊壽皇聖帝會要轉一官

敕具官某職筆東觀迄於成書序進一階可謂德賞益修欲乘以昌爾文二與三讀亦其選也可

　忠訓郎武學博士李興時知融州（七月十二日）

敕具官某簡在右學諸生咸曰賢哉吾博士也滿歲宜遷官而自諉治民將以其淑人者施之行事融在嶺表實建旄鉞而荆湖之與鄰視旁郡爲善地殺以付汝是謂異數尚其懋哉以踐爾言可

　高文虎除將作監丞

敕具官某朕旁招俊彥布列周行德進言揚如恐不及矧予太史氏之舊引疾居家十有四年昔病今愈予環可後乎爾博學篤志承伯父之傳網羅舊聞述史遷之緒採之公論僉曰汝賢再轉爲丞尚居繕監職務清簡可以卒汗青之業毋以匠爲嫌也可

　武學諭范仲壬除武學博士修武郎黃寔（而作良設）然除武學諭（並七月二十一日）

敕具官某等國家設武科以取士有司道焉所以貫革之射息說劍搢笏冕衣裳在西學則皆俊游也矧若爾仲壬爾襄然人所亟稱者乎分以橫經之席從以滿戶之履雖甚寵異豈曰不宜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外制

和州防禦使殿前副指揮使郭杲除宜州觀察使

敕古者六軍皆以卿將元戎十乘有啓處所二雅詠之甫示光寵爾以中權可無異數具官某驍揚之勇韜鈐之謀山西將家今纔一二歸勞屯所智長周廬訓我羽林壯哉中壘累歲於此七聽無譁日者貝胄三千來閱庭內舍矢如破可以即戎朕圖爾功宜及懋賞枚數勇（元誤少从陳本）儁晙極康車禮均從班視古卿士是用命汝盡周衛章光對明恩益思忠報撫使行狩專美車攻無使止居遺恨祈父則予以憚余曰汝諧可

武略大夫侍衛步軍都虞候兼權侍衛馬軍司職事閤仲特（月錄仍損）轉右武大夫忠州刺史

敕曰昔朕重冬狩之役又不欲乏武事也而為兩之師試諸廷內於環列得帥焉於步旅又得帥焉皆可以即戎朕甚嘉之具官某久於行陣積有戰多枚數壯士莫與儔伍解胸中之閫殿符離之返至今言之令人矜寵頃自遴選淬我師徒自夫千夫各習其教往往警畏臨戎之閒無懾壓也於是閤也介胄堅好旌麾光明坐作進退動中尺度朕惟勇智以積行為有階之梯以刺郡為遙領之始懸不汝吝用賞懋功其對揚恩益殫忠力可

閤門看班祗候奏補故盛遠甫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贈太尉追據累遇郊祀登極未曾陳乞加贈特贈開府儀同三司

敕朕永懷將閫克勤王家宜勞賞多贈典有關具官某忠於許國勇不顧身能以衛社稷之心效於代行帥之力戰曰東髮觀者汗顏日者欲終先具營前元從閥門首二人之眾定為十三處之功爾獨挺間朕尤嘉獎然論報有若雖峻極於戎階而於官有爵尚少勞於褒律是用申命爾壤視儀上台以昭我不吝賞之功以成爾無遺恨之美抑使介士咨於戎行可

朝散大夫權刑部尚書京鏜兼侍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敕朕與賢士大夫切磋經誼之日久矣而今加意於春秋春秋固為夷夏作也蓋聞在漢或申復讐之義或庶幾止戈之武而皆有大功號稱七制斷之經意孰得孰失朕將安所取此而誰與茂明之也具官某儒在法從蔚為名臣修聘北庭非禮勿聽往繇西事無言不酬斯可謂據古而通今者矣進之路朝重席以待其為朕深探遺經之指與漢二君行事以佐取舍爾信不為章句學者而朕顧不能

尊所聞歟往其懋哉以副延竚可

太中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沈揆兼侍講（八月二十三日）

敕朕與賢士大夫切磋經誼之日久矣而今加意於春秋春秋固為夷夏作也蓋聞在漢或申復讐之義或庶幾止戈之武而皆有大功號稱七制斷之經意孰得孰失朕將安所取此而誰與茂明之也具官某紹興諸生速事高廟乾道博士見知慈庭於今士林鮮矣豈行而況嘗與朕游舊乎進之路朝重席以待其為朕深探遺經之指與漢二君行事以佐取舍爾信不為章句學者而朕顧不能尊所聞歟往其懋哉以副延竚可

朝請郎右正言黃艾兼侍講（八月二十三日）

敕具官某諫臣朕所甚嘉與也迺者日凝朝奏而夕不下則言者輒不自得豈朕意哉勸講闕員有司來諗俾命汝

攻切磋經術習陪從班無所降殺豈惟以爾閒是恪治官在選中亦使人人曉然知朕嘉與之意則繼此謹言[illegible]矣尚殫厥心以副延佇可

湖南提刑孫逢吉奏郴州獄囚死者二十餘人守臣胡澄特展二年磨勘

敕昔在三朝每歲盛夏以一札賜郡長吏爲犴（元誤好从陳本）獄丁寧也自長吏不奉此詔而吾民瘐死者滋衆爾某守郴亦以獄囚多死見察於部使者毋乃非朕寄元元之意乎貶損年勞以示薄罰繼此領州無怠臬事可

文林郎郴州錄事參軍柴瑢修職郎郴州司理參軍李郁獄囚多死各特降一資

敕具官某爾爲獄官而不省囚疾苦至多瘐死非所謂士師不能治士者歟其鐫一階以警怠事可

太尉定江軍節度使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吳挺守本官致仕

敕圖任世臣護蜀將貔貅十萬不從中覆蓋五六十年於此矣此意安在哉而欲致其事耶具官某性有忠勇之資學有韜鈐之素寬我西顧賢於長城假以數年庶幾不績而一旦以疾來請願上大將軍印綬此朕所以屏奏不省也雖然觀詩至於勤歸勞還詠歎辛苦則古者遣將數日即休未有以獨賢久勞若衛然者朕豈得不動於心乎姑徇忱衛使自休養若屬有疆場之事強爲朕起何以報我爾其勿忘可

故太尉定江軍節度使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致仕吳挺特贈少保

敕朕誕膺聖緒淵想賢勞方分託重之權尚賦勞還之禮

眷惟三世每興西陲[illegible]之懷朗予有事[illegible]之恨可爲痛悼何以追榮具官某爲[illegible]介偏裨之將來之以膽陽之勇濟之以幅較之才械在江源而不忘宗游之心旣安蜀道而常爲得隴之計是用倚以大事付之全師永惟王室之中興皆有世臣而後濟維周得齊則召公是佰之功維漢御天則耿氏獨隆之力期爾[illegible]歲對于昔人曾謂疾之亡何而告哀之已至朕方深念莫起於九原國有常儀率加之三等肆頒渙渥以慰沈冥晉陪亞保之班配食先王之廟噫有以勇爵至於聯左棘之華雖云慰章足以示前茅之勸可

持服前武功大夫祁州團練使吳曦特授濠州團練使起復

敕具官某有金革之事則三年之喪無辟自伯禽以來未

之有改而況爾曦世爲將乎移孝爲忠朕所以強起汝也又況蜀師十萬聽命爾家西陲晏然於今五紀方付前烈宜及後人則脫爾於寄祿之階授爾以戎練之任豈以爲利其毋固辭可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郭棣授利州觀察使致仕

敕憫勞將帥昇以眞祠尚復抗章勇於忘祿重違雅志俾遂歸休爰進崇階以勸廉退具官某奮自將種卓有俊聲荐更轅門晉升環列累歲於此六年不譁方籌邦交久無驕事關士雖倍戰功不多然中權屹然大敵知懼緊卿之力簡在朕心所冀壯猷不忘王室胡爲解組遽此懸車豈非以行百里者末路之難而三世功名道家所忌乎勉從忱請長晞眷懷尚服寵榮益綏壽祉可

故利州觀察使致仕郭棣特贈寧遠軍承宣使

敕驍雄軍之請亦既承嘆閒効贊之言可勝假想宜其恤典以酬其勞具官某自束髮之初有裹尸之志方其賈勇於宣威沙漠之閒竟爾收聲當假伯靈臺之後然而我有萬乘如周幾兵我有千廬如漢中壘舉以副托究其設施歷年彌長課功爲最往者以厭直之請踐迴於邊雖分州符亦以寄重及卹祠館從其懶煩智鳴劍之未酬何掛冠之已決朕方有感得非念杕杜之詩今顧不然乃是追桑榆之景覽此遺奏爲之嘘欷爰錫使名視唐留務以華身後蓋國傳章甚欽承用自寬慰可

耶律適哩致仕

敕有能厭穢毳之習蹈不測來歸我可謂壯士矣胡爲詭疾欲自便乎具官某恥事朔庭義不攜漢觀光中國誓將滅胡蓋舊臣之所能爲而朕待之勿替者也夫鳴劍之志未酬而掛冠之請已決豈其以兩國方歡賈勇不售將退處以自娛服乎抑筋力既衰自覩非昔人而不復感槩然也不然果疾病耶重違忱請聽致爾事若以疾辭則豈庸釋可

耶律適哩贈官

敕掛冠之請良惻余衷誰墉有恩誥綏爾後具官某以幽燕任俠之氣懷江漢朝宗之心萬里來歸甚欲宣威於沙漠而兩君爲好適當假伯於靈臺竟爾收聲至於賫恨龍闔華夷之分春秋所嚴有能擇衣冠於介鱗之閒而顧執干戈於社稷之役介此壯志令人永懷爰疏錫命之封庸示飾終之典尚歆殊渥以妥英魂可

正議大夫充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陳峴磨勘轉正奉大夫

敕夫循次非所以待勞能也計年非所以處法從也而有司以告亟兢薦宜有命書且見明陛具官某以名臣之子自試於儒生以夕郎之官踐更於州組奉祠累歲益見靖其序進一官曾非特典朕不敢廢姑慰永懷可

台州赤山縣乡山至道觀神妙眞人祈禱感應加

封沖妙靈應眞人

敕具某神朕雖不令祠官祝釐專鄉獨美至四方長吏有爲吾民請曰某山川之神能惠其一方則褒崇之典朕靡愛焉以庶幾古昔百神之義令蜀部使者來言爾神惠及闔境求之望故則建炎之所表章也爰錫命書中衍稱號所以寵嘉神貺以從民欲者何如哉尚終惠之俾世世享可

潼川府中江縣靈感廟善利侯祈禱感應加封善利敷濟侯（濟原作臧據目錄正）

敕具某神朕雖不令祠官祝釐專鄉獨美至四方長吏有爲吾民請曰某山川之神能惠其一方則褒崇之典朕靡愛焉以庶幾古昔百神之義今蜀部使者來言爾神惠及闔境肅然古祠前修所敬吾民其嘉賴不忘也爰錫命書中衍稱號所以寵嘉神貺以從民欲者何如哉尚終惠之俾世世享可

盱眙軍通判□□□降一官

敕具官某爾爲通守適掌北門之管發民犯禁而莫之禦顧欲歸罪於微吏可乎其鐫一秩以爲不事事之戒可

武節大夫權發遣鄂州任世安特轉一官再任

敕具官某往時三邊吏不數易滿歲無虞則增秩以寵之蓋自建隆以來未有改也今爾乘障日有能聲受進新階

仍紆舊組爾其益固吾圉以訖外庸杕杜物歸之詩朕將詠之乎可

從義郎權知思州田祖嚴特轉一官

勑具官某昔爾以歸地進秩而有司繆誤仍年勞之舊貫於焉正名以示懋賞其服令命益見寵綏可

履正大夫奉國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鄧從訓主管國信所任滿無違（目錄作遺）闕特授宣政大夫

勑交鄰之禮於今為重自東帶與賓客言至於凡執事皆所以覽示遠人以中國之有體也具官某昨長內庭嘗發聘幣竟以明習嘗撫忒遴鄰好不渝亦繄爾力疇勞滿歲懋賞崇階誥國舊章朕豈汝吝可

朝散郎守司農少卿詹體仁除太常少卿（十月三日）

勑具官某奉常惟禮樂是司而去古浸遠放逸尚多非得博物洽聞學有根據者未易輕畀也爾少明經術務為有用探賾索隱恥一物之不知總餉之久蓋已由郎省而貳大農矣召對雍容效忠無隱其為朕典禮樂之事鐘鼓玉帛抑末也尚求其本而綏正之可

朝散大夫尚書戶部員外郎趙謐除軍器監兼權郎中（十一月八日）

勑具官某戎監之設本以嚴飭武備而休兵歲久𦆀脩之職各有司存長貳亦惟總其凡而已以爾舊弼之孫克自抑畏久在郎省能貞恪光序進為長仍攝民曹往其祗欽無替於舊可

朝請大夫起居郎兼玉牒所檢討官兼權中書舍人樓鑰除中書舍人（十二月）

勑詞臣初策在廷之士盡極一時之選矣朕攬名籍得為相臣者二（安正堂本作三）人為樞臣者一人為從臣而下以嘗糾著見者迫不可枚數也具官某於是時皆蔚然卓而偶不中有司之度然至今海內士所樂道議論文章風流蘊藉則未嘗不在稱首也頃者旁招時望寘之本朝爾以攝官屬筆能道朕德意與其人才美之所宜文字之上下簡書之長短皆足用物而僉言不同往往不吝吾詔仁者之勇見於封章肆用命爾為眞詞掖除書之出國人皆曰賢詩不云乎假以溢我我其收之朕於是蒙壽皇得人之福矣昔者鄭為辭命終屬國僑唐掌帝制實先韓愈爾其懋哉稱此優異可

額內翰林醫痊李允齡轉翰林醫效

勑具官某天官之屬六十而醫命士二十有八人周家之重醫也如此翊爾服勞有以自見進之二秩祗朂命士往服明恩毋怠爾事可

判太史局吳澤判大聲劉孝榮周端友職事不謹各降一官

勑具官某等東方未明之作挈壺氏所以刺朝廷也朕夙興待旦而五夜之漏聲不肅是誰之咎歟各鐫一官敬其朝夕毋以為縣官麻翁而弗汝察也可

秀州海鹽縣陳山龍王顯濟廟神母慶善夫人加薦福二字

勑某神母朕既從二千石之言宏賁二子之祠維爾能與而子共福吾民郡人推本所自而廟食之可無寵嘉申衍稱號以大慰民欲乎可

賜進士出身宣教郎趙善防係濮安懿王近屬更轉一官

敕具官某策士於庭而吾屬籍有以文充列於射策朕既異焉而問諸宗人則於濮園爲近抑可嘉已申命一官以勸肖子爾其懋哉務自晉見可

宗子顯夫量試不中年四十以上特補承信郎

敕某國家所以待屬籍至矣不得隽於進士則有量試不得隽於量試則有免試皆欲使之諳仕版習吏事也爾其勉哉以稱朕意可

量試中宗子汝弼等八十一人補官

敕某等凡有司考校之科甚嚴密也而獨寬於量試宗子蓋欲使之諳仕版習吏事稍涉於文墨而不求其備爾等盍對明恩思所以自勉哉可

合格取應宗子時信等四十二人授官第一名補承節郎餘補承信郎

敕某等有司考試之法至嚴密也而獨優於宗室子夫既闕略以取之而授官與寒畯等則非所以示公姑屬右銓以須器使可

四川宗子師說等十人趁赴殿試不及並特補承信郎

敕某等爾以宗藩邈在西州嘗得隽於有司而道阻且長弗獲與親策之選逼而弗錄朕心惻焉亦授以官庸示篤敘爾其懋哉可

宗子師鉉量試不中依近降指揮年四十以上特補承信郎展三年出官

敕某有司考試之法至嚴密也而獨優於宗室子夫既優矣而猶不應令徒以強仕子之初官然必使爲三年之淹而後筮仕用示篤敘不爲苟私可

宗子汝豐對策中閒全寫御題首尾各用一段湊成特降一官推恩補承信郎

敕具官某策士於庭而撫以對宜不在第中以爾屬籍子而不求其備姑婉作命以官亦可謂茂恩矣可

廣東提刑李信甫奏朝奉大夫通判德慶府權英州張公譔失陷官錢科擾民戶特降一官放罷永不得與親民差遣

敕具官某嶺表以去廷遼而吏不自愛往往渝胥而爲欺削爾一秩且不得與於民社之寄苟自愛者繇此尚少懲乎可

忠訓郎趙師（從相補陳木副）湧在任不職利州劍守臣楊按罷輒敢伏闕妄論守臣特降一官仍押送寄居泉州拘管

敕具官某爾以屬籍試吏不自貴愛而見劾於州家亦既虧吾教矣詣闕自疏復繆失實鐫一官俾爾省循可

四川制置司奏承直郎知敘州慶符縣魏良心（用錄作賄）侵刻夷人又輕入夷地致殺死巡檢程仲乾降一官放罷

敕具官某夷人畏廉而服威重爾爲邊縣不足於斯二者而致吾疆吏於死地免官鐫秩是不謂之寬典乎可

知成都府司奏從政郎錄事參軍史定之不親蒞獄致囚自刎死降一官放罷

敕具官某夫爲獄掾而弗躬弗親幽枉多矣因致於自盡特其甚較著彰彰者也免官鐫秩是不謂之寬典乎可

文林郎婺州浦江縣丞趙大亨不遵依提刑司差委推勘公事輒申任滿離任降一官

敕具官某士而不事事是欲素餐也爾方丞縣而再罷憲臣之檄以自擇便豈非不事事歟按章來上姑鐫一秩繼今知懼斯可從政可

知萬州季圭奏脩職郎萬州司理參軍向紹祖獄囚繫死降一資放罷

敕具官某爾為獄官而不省囚疾苦至於瘐指至於死而不以告豈非所謂士師不能治士者歟其鐫一階以警怠事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外制

慈福太皇太后册寳書册文官中大夫知樞密院
事趙汝愚轉大中大夫

敕迺十有一月癸未日南至朕帥中宮從以婦子朝於重華獲陪親尊上顯號於王母永惟一朝四世非常之休則亦二三股肱克相孝治以輯威儀可無茂恩昭示褒律具官某任重而道遠經明而行脩聘言（元空一字據宰輔編年錄補之）累朝篤敘同姓然自熙寧以進士對策而鄉始以讜議冠羣英自治爭以儒臣本兵而卿始以雅望位三事卓爾大雅（大雅編年錄作不孚）百年而復見之朕甚嘉焉屬茲成禮盍圖爾功維昔太任儀刑姜媍功在十亂德在二南於是周公推本聖子（編年錄作徽音）作思齊之詩以歌之而仲尼定爲六藝傳信萬世朕今逮事過於成王緊卿特書（騤元作騤下空二字陳木肥補爾某二字）（編年錄作騤卿特書今據正）曾不在周公之下疇勞進秩寳應經誼噫繼自今卿其家人（繼自今下元作爲□□□□據編年錄刪補）□陪朕歲上萬年之觴頎不偉歟可

策寳文官通議大夫參知政事陳騤轉通奉大夫

敕迺者具法駕以日南至朝慈福宮壽皇拜乎前壽母拜乎後朕帥中宮從以婦子揩非稽首奉上寳章亦惟輔臣克相鉅典可無褒律以示同休具官某直内而方外博文而約禮及見故老在紹興文獻之閒時爲儒宗極重華侍從之選眷言舊學簡在初潛所謂獨抱遺經能斷大事者矣晉預機政益行所知俾予孝治度越千古蓋周頌太任而不及子孫逮事之榮漢尊長樂而不備父母俱存之福洪惟我家一朝四世自有載籍來之前闕聞特書盡善具美曦朕式克至於今日休豈惟兩宮寵高廟亦垂嘉之序進一官庸以爲報可

前導禮儀使并奏禮畢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余端禮轉通奉大夫

敕日奉寳册上之慈福也乘輿所過觀者萬人夾道□□皆歸美於朕朕豈敢專也則亦有宅心知訓之臣克相盛事可無褒寵用以示勸具官某直諒而多聞明哲而匪懈蓋退然如不勝衣而道任天下之重謙謙鞠躬而勇過孟賁矣從游潛邸陳誼最高晉翊鴻樞臨機必斷朕嘉賴焉迺者導予有儀可象肆於幾事盍圖爾功朕誦思齊之詩推尊文王本之太任於是謚四世矣而周公始作大雅考引功德以昭前人未必逮事王母親周旋揖遜乎其閒也以今況古孰與朕休如卿遭時亦日鮮儷繼自今卿其以予萬億年對天之休將書勞進秩不一而足焉尚其懋哉可

兵部尚書羅點母太淑人繆氏遇慶典恩特封齊
安郡太夫人

敕朕觀魯詩頌僖公之有道及其壽母於以知吾卿大夫之賢其母氏不可以無報禮也具官某母具位繆氏克相君子種德云遊是生賢嗣爲邦司直以黜之議論風操過魯侯遠甚則爾母視魯夫人賢何如也義不貳其夫而善祥集於晚年教行於子而淑聲聞於斯世肆朕嘉與洊錫贊書秩以小君疏封名郡抑與魯人請命於周而後作頌者異矣尚服寵光以綏壽祉可

中書舍人樓鑰母太碩人汪氏遇慶典恩特封太
淑人

敕朕觀魯詩頌僖公之有道及其誥母於以知吾卿大夫之賢其母氏不可以無報禮也具官某母具位汪氏誠相君子爲名大夫是生賢嗣世濟其美以鋪之議論風操過魯侯遠甚則爾母視魯夫人賢何如也爵號從其夫而養薛集於晚年教行於子而令聞於斯世逮茲邦慶溥錫賚書抑與婦人請命於周而後作頌者異矣尚服寵光以綏壽祉可

參知政事陳騤子臧孫遇慶典恩乞進封其母（臧自作藏）

敕日奉萬年之觴於朕王母嘉賴爾父爰進褒律而爾又以錫類之恩崇大其母首沐之邑豈不榮哉具官某母具位某氏吾大臣內助也而及偕老方爾父夙夜匪懈熙我庶績亦惟爾母整齊家事而後得以并意一鄉不懷其私則從夫之爵雖不以癸未詔書從事晉封名邦朕何愛焉而況乎夫人獨得之也若夫可以久處約於燈火之初可以長處樂於簪裾之後凡百命婦於焉取式則此異恩又足用勸可

安定郡王子濤遇慶典恩轉官

敕維建隆磐石之宗澤流後裔維慈福奉觴之慶燕及高年兼二者以有言進一官而何吝具官某爲今屬籍視古典刑以孝恭友兄弟如周君陳以謹重孝宗室如漢劉德至於試吏允也調人信抱孫之不墜況行藏之無愧比觀嘗故進其建事於四朝強起褒封茲謂憖遺之一老可以華國豈惟奉祠方欽想於達尊宜亟蒙於殊渥假如老老亡元日之詔昔祇以親親亦盛時之恩意明揚進律爵陟承流其茂對於寵光用永綏於眉壽可

慈福太皇太后姪淮東總領吳琚特轉一官

敕具官某朕昔從上皇後恭上慈福之册親臨蒞觀之以學至今心不敢忘也而施恩外家久不予決甚失朕意爰趣有司上之而爾某方領淮師序進一秩以□（朕本作訓恐寵補拔當作稱）太后訓朕之意則爾亦宜自好修以成思齊太任之美矣可

吳璹（特合本常序進□□）　吳瑊（方務秩符序進一秩）

吳璿吳琯吳錡（寓直延閣序進一秩）吳鈞吳鏜吳鑄（方爲屬外臺序進一秩）

吳銓等一十二人（序進一官浸仰濫任）燕槃等九人（各以姻聯進官一秩）

迪功郎前金州司戶青陽炳文年九十一遇慶典恩特封承務郎

敕具官某在易之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而朕身親見之豈不盛哉餘慶溥將燕及人老俾爾晏歲齒於初官尚服寵榮益綏壽祺可

儒林郎御史臺副引贊官賈忱應奉上尊號册寶了畢轉承直郎

敕具官某典禮行於上而澤下逮蓋廣愛之道也爾適若會亦與進秩尚務補給毋忽于儀可

朝散大夫軍器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兼權考功郎官黃由除將作監兼嘉王府直講（十二月二十日）

敕具官某朕有元子愛之罔深而教之惟恐不至一時賓僚儒學之選爾以魁倫之彥久儀羣玉之府侃侃正色抗論不同自少匠而爲長蓋亦寵矣技巧精能非所以望汝也橫經朱邸使吾兒有直諒多聞之益是惟休哉可

武德大夫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陳守忠係重華宮淑妃陳氏親父久在殿陛特與帶行遙郡刺史

敕具官某於重華爲掖庭之親於殿內爲扈衛之列朔惟

肅紹濟以靖其出入兩宮而無違周旋四姓而不競爰酬勞於歲籥俾借重於州麾以歎庭幹以壯軒陛可

奉議郎太府寺丞曾三聘除祕書郎十二月二十二日

敕道山蓬萊閟籍鉅萬士夫角望眞有飈車羽輪之隔游其中者皆天下選也以爾力學有爲持論不阿憂國之心如饑如渴擢自外府俾登清貫益讀未見書以昌逢業且使四部秩然有序是爲稱職哉可

大理寺主簿王盛新知信陽軍劉崇之並除太府寺丞十二月二十三日

敕寺監皆有丞而外府設官特詳蓋欲上裨版曹之調度下托有司之出納不可以非其人也以爾盛文辭蔚然明習吏道勾稽棘寺平反爲多爰俾序遷以酬勞勣爾崇之聲稱籍甚蚤登諸庭出守邊方召對尤敏使還朝瞶以

獻公言所貴於儒者謂其能通世務以其所學見之事功勉哉可

朝散大夫王進之知德慶府

敕具官某爾頃以天府貳車往守武陵突不得黔已復報罷朕心憫焉有康雖遠實爲肇興王之地畀以授汝以觀汝能尙其懋哉毋替朕命可

張某知宜州

敕具官某自桂林以南之州宜爲大其與蠻人隣也宜爲邇遐侯圉閫重於他邦畀以付爾不謂之選擇而使子敗尙對明恩無之邊事可

朝散郎充顯謨閣待制兼皇子嘉王府翊善黃裳兼侍講五年正月二十日

敕朕每歲仲春詔諸儒講路門將修故事有日矣比覽名

績篤之粗然若者所進今安在耶而不爲予講也具官某以六學之醇長於勸誦聳發明春秋之指纚纚可聽也何意不已而憫勞以大夫之事但與吾兒游乎夫文帝能前席賈生於久不見之餘而武帝不能留汲黯於出入禁闥之日爾君治教較然可觀爾不當起爲予講耶詩不云乎素絲紕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朕所以責望汝也可

從政郎建康府江寧縣尉趙汝章收使射佃謝錄賞轉文林郎

敕具官某深宮不建士無射御之習壽皇以爲此非所以合文武也既策之廷中復取之圃曰於此皆得爲士亦艱矣俾進一階用爲如吾詔者之勸可

降授朝奉郎權通判建康府徐堯任國子博士日

奏對失儀降官特復朝散郎致仕

敕具官某闕庭之禮陵三軍者懼焉以其嚴也爾爲博士長而進對失容至於鐫秩朕豈深咎爾耶丞郡亡何輩來致事毋乃誹其過自劾責乎俾還舊官示棄前咎則朕之遇士大夫明恕兼矣可

福建提刑盧彥德奏泉州同安縣尉鍾安老獲強盜希賞本州僉事參軍從政郎鄭繼功符同結錄更不駁正繼功特降兩資放罷

敕具官某捕盜之賞建隆舊章也比歲吏緣爲欺往往傳會得官搢紳數以爲言而亟改作將以待實能焉爾汝治其獄迺不稽參竟以傅會之辭上之州家士師不能治士非是之謂歟其削兩秩仍免居官俾務省循以蓋前咎可

前提舉廣南市舶江文叔容縱押綱官移易香綱

錢物特降一官

敕具官某建隆船司蓋長吏兼之等以為有營利也而專置使亦稍怨矣爾領其事乃以貢輸屬汙吏然則何賴焉削之一官以為不謹所使者之戒可

知建康府余端禮奏武經郎李存道科羅淮西總領所米般量少欠降一官

敕具官某峙糧以省漕此大事也而爾不究心至見劾於帥閫爰奪一官以警怠事尚其省循冀不終棄可

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毛居實轉歸吏部授從義郎

敕具官某爾自謫籍得歸銓曹命之秩官往護陵寢其對恩涯毋忘惕思苟無後愆亦豈遐棄可

新知錢塘縣趙盛發州通判吳璹並除職事官（三月二十一日）

敕具官某等維昔忠獻光輔高宗以建我家維今太皇實佐求賢而無私謁天下誦之則以爾盛忠獻之後璹太皇家人也靖共在位克世其美而寘諸周行以物勸戒不亦宜乎可

大理少卿許及之奉使回特轉一官

敕具官某昔皋陶明刑能弭猾夏之患爾吾諫臣也而為大理稽經傳古人自不冤非所謂淑問如皋陶者耶銜命北庭且以覘國朕所為用汝也肆于歸報藹然獻忠蓋歷道其所更見至於禾黍而未嘗一語及僕馬之病朕聞之有感焉書勞增秩是特舊章若屬有鄰國之大事爾其選哉可

閤門舍人蔣介奉使回特轉（元缺據前許及之制中補）一官

敕具官某使於四方孔門以為難是可以觀士矣爾以西州之彥底職上閤意象容止寅如儒素蓋其所趣尚然也屬脩聘以爾輔行肆於歸報謙無遜者書勞增秩蓋循舊章欲究爾能嗣有贊寵可

帶御器械蔡必勝除知閤門事

敕具官某昔者仲尼設科可使束帶與賓客言者皆高第也矧吾上閤四方於此乎觀禮而可不用士乎爾以諸生習孫吳對策為天下第一操履修尚學士大夫也壽皇嘉之駸駸膴仕朕方在潛邸每覿朝輒屬意汝以為可在左右肆我嗣服首加趣召俄而銜恤適今來歸是用命汝典我閤事夫不以寒素處私人不以學問望右列其來尚矣自我作古追復仲尼之遺意爾其懋哉以圖忠報可

朝奉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倪思薦舉不當降一官滿一期敘復朝散大夫

敕朕惟聽言信行雖高第（陳本作弟據下篇正）不保其終身觀過知仁則寬朝宜諒其本意爰棄前咎俾復故官具官某蔚為國華飭在法從久居[illegible]閤蓋習於推轂之風樂道搢紳亦恐有積薪之恨云創吏議及此上聞適不知猶吏之為而徒錄名臣之後或者愛博至於言私雖薄示（示下應有以字）懲章豈遽忘於善類思皇多士朕所以舍舊而圖新求備一人爾毋為矯枉而過直可

降授通議大夫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峴薦舉不當降一官滿一期敘復通奉大夫

敕朕惟聽言信行雖高第不保其終身觀過知仁則寬朝宜諒其本意爰及改成俾還故官具官某屢典名藩久持從橐以公卿大夫之後雅有扳援則門生故吏之多豈皆決擇況重以名家之好則忘其贓狀之非及此上聞挂於

吏議既往不咎朕所以令持而圖新永矣邪設爾毋務矯枉而過直可

顯謨閣學士降授通奉大夫知建康府鄭僑舉濟安令舒光改官不當降官滿一期敘復正議大夫

敕具官某濟安令之獄至今人疑之朕命考其所爲主則皆吾賢卿大夫也吾賢卿大夫也而坐以謬舉之罰毋乃已甚乎以爾經明行脩爲海內所稱數而閱天下之士多矣門生故吏必善推擇而不苟取迺者所舉令其具如刑書邪則與其進不保其往孔子有是言矣不如刑書則是師曁大夫也豈以微文而廢善類爰棄前咎俾還故官其繼自今毋以精失士之意益舉所知是謂忠報可

朝請大夫中書舍人樓鑰磨勘轉朝議大夫

敕計日非所以處賢才也書勞非所以待法從也而有司

以功令來上曰某人當進某官則朕亦亟改焉耳具官某以文學議論方代予言自吾與丞相執政進退羣臣皆不當功罪銜皆得以可否是正於其間分職授任亦異於百辟矣績用益彰聲望益茂則等而上之不過三數官耳將以待汝何屑屑以課日月增秩爲事尚服訓辭以須明陟可

曾集知嚴州（元缺集字按萬曆嚴州志秩官曾集慶元二年以朝奉大夫知先生集中制詞皆紹熙四年以後作當爲曾集又按此詞亦見攻媿集三十七正作集）

敕具官某贛川之曾人物相望仕至二千石者前後以十數厥聲茂爲爾習於家傳有志於（攻媿集作于下同）古試以郡寄有志於民還奏便朝嘉其詳練惟嚴陵之輔郡實高廟之潛藩分以左符用撫潜民由小州得大州（此句下攻媿集有益亦能矣四字）益勉厥職以大爾家可

林大中磨勘轉官

敕計日非所以待賢能也循次非所以優法從也而有司以功令告是爲舊章庸可廢乎具官某以直道正論綱維於累歲以勇退紓州紱殆將終更濯之禁官一階不足酬也況夫訓詞深厚駮議剴切朕推嘉之乎而有司會課始惟增秩其尚欽承以須殊獎可

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夏執中所生母郡夫人沈氏贈崇國夫人

敕詩人誦后夫人之賢必以爲某人之子之孫之甥之妹蓋推本其所從來不一而足也具官某所生母具位沈氏作配名門雅有淑德是生賢嗣爲國元舅日者朕緣中伯之謫加錫命數祿儀鼎司夫寵其身而不及其母豈所以宏貴外氏之祧乎是生不霑宵沐之賜而死無以慰蓼莪

之思也爰自郡封陞華上國尚歆明恩永綏爾後可

故妻郡夫人謝氏贈盛國夫人

敕公卿將相處貴富之勢而不驕非獨其身賢也警戒相成厥有內助具官某故妻具位謝氏嘗爲吾舅氏之配與之共隱約矣今以吾舅申錫命數祿儀鼎司敬其不違退若初蓋推本所自非有如齊風雞鳴之配然耶夫生有中饋之勞而不及從夫之爵死祔於姑之室猶未離於郡小君也則吾外氏之祧尚有遺恨晉陟上國庸慰幽冥尚歆明恩益相夫子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外制（自紹熙五年八月以後）

皇后初册封贈三代

曾祖資政殿學士贈少師韓肖胄贈太師

敕慶厤嘉祐之盛萬世帝王基業也而弼亮之功惟爾先正獻及奕葉嗣有象賢宜爾子孫與國無極具官某踐修厥猷益有令問夷險一節見於艱難高宗圖舊爵諸樞筦而再入穹廬將命不辱奠安宗社天下賴之然位不稱德有識同嘆爰有曾孫來儷宸極朕嘗以國史攷韓之事論諸中宮以似以續爰因追錫寵陟師垣非以爲生蓋禮之稱可

曾祖母秦國夫人王氏贈魯國夫人魯國夫人文氏贈□國夫人

敕維昔忠獻身修家齊被於後昆將相三葉克對前人皆有内助具位某氏夙以淑德嬪於相門輔佐君子繼世承弼永惟鵲巢國君積行累功夫人起家與享休顯而召南推本以爲德足以配非偶然也是宜儲休載生賢后以綿國祚以大家聲彼封於秦亦既從隮申錫於魯蓋取諸頌使與僖公令母千載相望豈不榮哉可

祖承議郎贈中奉大夫韓協贈太傅

敕朕聞燕齊之祀與周並傳漢之封君爰及苗裔矧惟韓氏之勳度越自昔於是僅三世耳而胡浸微天命弗僭其殆再昌乎具官某於魏國爲裔孫於少師子也學足以克家而宦不逵才足以用世而懷不得試卽其靖退足見所存集善爲祥積於門閫載篤其慶后所自生大相於名者享其實不獲乎其身者遺其後昔班孟傳讚曰不宜疆曰緣恩亦足用勸可

祖母令人馮氏贈□國夫人

敕周人之頌任姒曰是有摯仲氏也是有莘長女也蓋本其所自出必名邦大族而豈無故之禰母儀天下乎具位某氏身爲少師婦以奉魏祀於是浸微而不病其夫子之不遇敬其朝夕世守弗違餘慶流光萃於令后詩不云乎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言周之盛天命附著使生淑媛以爲之妃則我式克至於今休蓋祖烈也亦天意也新封美號爲之報本豈惟忠獻將吾祖宗實寵嘉之可

父朝奉大夫提舉佑神觀韓同卿授揚州觀察使

敕詩人之誦賢后必曰是有摯仲氏也是有莘長子也蓋本所自來必君侯世家儲休積慶而豈一日之積哉具官某魏忠獻公之裔孫也踐脩厥猷益自謹飭嘗試以事茂於材猷是生淑媛來配潛邸肆朕嗣服正名長秋在詩之旣醉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言有士行之女因爲之配皆天意也維爾先正功在社稷德在蒼生以克及此豈非天乎戚里故事必在右選爰解槐紱改界廉車宜益靖共以綏寵祿可

母□氏贈□國夫人

敕朕誦周南至於葛覃后妃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皆其母家實爲之未嘗不惕然也具位某氏吾后母也以吾后作配朱邸其蘋蘩之薦正位中宮獻穜稑之種親事煩辱曾無吝驕則其素教豈一日之積哉夫區區侯邦而猶賜之恩閟宮之頌必及其母況以后德流化天下則推尊母氏可無茂恩且與之其隱約於雞鳴儆戒之時而不與之

其休顯於衮服委蛇之際揆之經誼本之人情皆非稱也朕以上嗣爲君夫人非徒示私亦足用勸可

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益國公周必大

登極恩贈三代

曾祖故朝奉郎贈太師潭國公衍加封秦國公

敕朕嗣守丕圖永懷元老而勳舊不與於廟謀也嘗告在廷晉爵崇傳則所以推本世系以宏賁其先正之祧庿可後乎具官某曾祖某躬行對於古人窮學問於當世位不稱德上論世之夫屈於名者享其實不獲其身者遺其後是宜燕及曾孫蔚爲名臣備儀三事光輔兩朝也則追錄其積行之勤增華其種德之報大啓土宇晉封三秦非以爲生者禮之稱可

曾祖母贈國夫人郭氏贈秦國夫人

敕周之公孤爵祀五廟以君夫人祔焉而世世享其官某曾祖母某氏來自名門作配君子躬備勤勞以詔婦子而生無從爵之榮殁不得與其牢之報天命弗僭是生曾孫爲吾輔臣嚮亮奕世朕循周制寵綏爾夫誰其助之劬躬議後妥因舊號俾即新封用賁幽宅尚克永世可

祖故朝散大夫贈太師潭國公詵封秦國公

敕成王之雅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蓋歸美文王得人所由來之遠也具官某故祖具官某世濟其美蔚爲名臣然而德業藏於身聲聞流於時官不過五品而位止郎台非唯是一經之教施於曾孫我高宗取之壽皇用之天下父老於是三紀肆朕嗣服獲襲餘休非所由來者遠歟疇勞報本茲惟其時錫封於秦實應經誼可

祖母

敕朕純用周政廣恩錫類以褒大吾輔臣之世則燕及閨門可無追命具官某故祖母某氏儀於前人益詳內則篤其嚴恭於閨孫方周盛時公侯皆君子也而風人本之衽席以是爲德在鵲巢功在采蘩也我儀爾祖克大其後用見家政庶幾召南從爵大邦以勸命婦可

父

敕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父子休顯著於春秋胡我元臣遺恨爾廟此憫章之所由起歟具官某故父某襲美於家學振聲於世科而雅不善宦老於博士功業不見於世而文辭但以詔後人也然而過庭之訓插架之書淵源發見於賢子經文緯武天下賴之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儻微申錫非所以爲義方勸也爰考古誼襲爵爲公庶幾周魯衮舄相望不亦榮乎可

母

敕朕既本之經誼爲公卿崇報禰廟以侈移忠之報則母氏與享使之匹休亦古道也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恩斯勤斯鞠我良弼譽在薦紳功在清廟夫齊同其夫處約於燈火之初而不及同其子處樂於簪紱之後此吾大臣爲之補南陔廢蓼莪也象服之弗被魚軒之弗乘有此寵綏厎慰居往配食二姑以奉□祀其明享哉因其舊號益以新封雖曰邦彝亦足用勸可

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李彥穎登極恩轉光祿大夫

敕朕以眇躬嗣膺丕緒闕焉懼撫以紹列聖之休訪落求助庶幾周成公卿大夫其將何以佐朕也具官某歷事三朝蔚爲元老夫致位丞弼方倚爲相而不爲苟同竟於謝

事昔蕭望之意輕丞相而位不過御史大夫以爲身計則不工以爲道謀計多見其可尚也肆予紹服久矣思居以卿忠諒則敬之之頌七月公劉之風雅能忘於心乎爰因舊章序進厥秩亦示永懷以冀樂告可

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知潭州王藺登極恩轉正議大夫

敕朕以眇躬嗣膺丕緒閔焉懼無以紹列聖之休訪落求助庶幾周成公卿大夫其將何以佐朕也具官某歷事兩朝孤立一意方其受重華之託而光輔上皇始初之政忠言讜論不自同於衆人蓋天下嘆其難長慮卻顧不苟安於一時又天下服其遠也肆於紹休適分帥閫以卿忠諒則敬之之頌七月公劉之風雅能忘於心乎爰因舊章序進厥秩式昭永懷亦冀樂告可

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黃洽登極恩轉通奉大夫

敕朕以眇躬嗣膺丕緒閔焉懼無以紹列聖之休訪落求助庶幾周成公卿大夫其將何以佐朕也具官某歷事兩朝蔚爲故老方淳熙之季年天下晏然韜弓櫜矢簡在若府不動聲氣而強本折衝之功自不可掩至於行藏庶幾前朝孫文懿張退傅之倫矣肆予紹服均（元缺从陳本）佚外祠以卿忠諒則敬之之頌七月公劉之風雅能忘於心乎爰因舊章序進厥秩亦示永懷以冀樂告可

朝散郎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登極恩轉朝請郎

敕朕以眇躬嗣膺丕緒閔焉懼無以紹列聖之休訪落求助庶幾周成子大夫其將何以佐朕也具官某學先聖之道而明於當世之務三仕三已義不苟合天下高之累朝之所嘉嘆而不忘也長沙謀帥强爲時起肆予初政式遄其歸處之次對於以勸講朕將虛己聽焉爰因大賚序進厥秩雖曰舊章亦朕美意可

權戶部侍郎梁總（元缺據目錄補）登極恩轉官

敕朕以眇躬嗣膺丕緒閔焉懼無以紹列聖之休訪落求助庶幾周成卿大夫其將何以佐朕也具官某方以民譽簡在從班肆予初政日月獻納而不記成王踐祚七月在風公劉在雅敬之在頌皆一時耆俊爲之乎自今以始朕日望之爰因大賚序進厥秩雖曰舊章亦冀樂告可

在外侍從登極恩贈父

敕朕方訪落求助自公卿大夫各加地進律矣則推本其世而襃大其家雖禮未有可不以義起乎具官某故父具

官某生有種德之勞而位不稱沒享義方之報而何其流之長也以爾某論思獻納著節兩朝肆予嗣服心在王室非忠孝之傳有自來歟肆賁禰廟追錫崇階雖曰舊章亦以示勸可

在外侍從登極恩贈母

敕朕既本之經誼爲卿大夫崇建禰廟以侈移忠之報則母氏與享以次申錫使之匹休亦古道也具官某母某氏來自名門作配君子是生賢嗣蔚爲從臣夫雞鳴警戒之道不篤則過庭之訓不嚴蘋藻不共則甘旨不謹爾某何以能移孝爲忠也因其舊號易以新封雖曰邦彝亦足用勸可

在外宰執登極恩贈妻（贈目作封）

敕昔成王踐祚世篤忠厚其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

類雖何室家之壼蓋施及臣子不但其身而亦被於室家具官某妻某氏克相夫子蔚爲宗工積行累勞致位孤棘惟周人克廣孝思慰滿梱內肆予嗣服縈爾臣隣多助之至則爲之推恩燕及閨門雖祔於姑亦胙大國非苟爲私蓋周道也可

在外侍從登極恩封妻

勑朕觀二南之詩關雎爲皇后鵲巢采蘩爲君大夫妻作也則正家之化君臣一體然則方（元作抗）定長秋之位而可無以爲爾內勸乎其官某妻某氏以爾夫子嘗爲從臣獻納論思夙夜匪懈則入朝有雞鳴之戒退食有羔羊之德非爾之助申錫命書晉之美號則在初政豈曰不宜可

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洪邁弟朝散大夫新知陝州遵登極恩母楚國夫

人沈氏加贈魏國夫人

勑朕訪諸求助自卿大夫皆加地進律矣士有能尊爾廟至官一品斯足以報本矣而母氏與享爲君夫人猶視列國宜益寵崇使之匹侯具官某母具位某氏出自名門作配君子遭時不淑萬里遠離而勉正勸義庶幾風人所謂汝水之濆南山之側也天命弗僭宜享後福芋予踐祚益大爾封晉之魏邦庸示光寵庶克用勸豈徒舊章可

右丞相趙汝愚初拜贈三代并妻（七月丙子开）

曾祖士慮（二字元缺據宋史宗室世系表十一補）贈太傅

勑昔周公位冢宰成王爲之作齊廟宣王中興則命召虎亦有秬鬯圭瓚以告文人我祖同姓蓋周道推本其先以致美報可無褒典以厲經綸具官某曾祖具官某躬行對於古人與處閒於公族然虔孝其世於漢恭憲王爲裔孫於建國公爲嗣子蓋屬未疏也而僅綴道途之班以其靖退足見所存夫屈於名者申於實不獲乎其身者遺其後是生曾孫迄爲上相則追錄其積行之勤增華其積德之報朕敢忘周道乎晉陞帝傅於禮爲宜可

曾祖母龍（元缺據樓攻媿集三十六同知樞密院趙汝愚初拜日贈制補）氏贈申國夫人

勑昔（元缺从陳本）周盛時公侯皆君子也而周召二南本之祀席以是爲內助之賢德在鵲巢功在采蘩也具官某曾祖母具位某氏出於名門作配公姓身爲建國婦以奉漢祀於是浸微而不病其夫子之不遇世無風人無所寄見妾及曾孫篤生賢哲然則取漢上之詩以名其國爲君夫（元缺君夫二字从陳本）人俾世世享亦二南之意歟可

祖不求（元缺二字據宋史宗室世系表十一補）贈太傅

勑朕既賓之六藝疇勞報本以發吾相臣之祧則嗣有令德燕於後昆申命匹休庶幾周召並建五廟不亦宜乎具官某祖具官某以王公之胄而有學士大夫之習非無嵩貴之階而恬不進也態存爲鮮生孝子誠篤其慶發於聞孫詩不云乎藝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忠孝之門豈一日之積哉我儀圖之宜爵公傅爰錫命書以賁幽壤可

祖母晁氏贈□國夫人

勑詩人之頌婦德必本其家世曰是齊侯之子東宮之妹也是汾王之甥蹶父之子也具官某祖母具位晁氏蓋濟陽之晁也濟北諸晁族望甚偉以其父兄子弟風流儒雅名滿天下則爾以閨門之秀來嬪吉人克教其子得名篤行至於奕葉遂開兩社撫之風雅無愧在昔大邦美號疇

此後福非以爲生蓋德之稱可

父善應（元缺二字據宋史宗室世系十一補）贈溫國公

敕朕聞之周以魯孝公訓國子（元缺據國語補）而漢亦謂劉德謹重使爲太常以率宗室赫然著於史傳豈非以帝繫之餘世祿之及而篤行者難其人乎具官某父具官某践脩厥猷蓋自力學被服造次必於仁義而事親之孝庶幾曾閔縉紳先生爲之起敬卒於小官法不應謚而相與誌其墓曰宋篤行君子也尚論周漢豈非其倫肆其嗣子致位三事朕於是稽經據古尊爲禰廟作邑於溫以寵嘉之積善之報是以不朽可

母李氏贈□□夫人

敕以高帝子孫而再世婚姻不於勳侯貴戚而於書生是宜有子蔚爲名儒度越故事以宗人相具官某母具位李氏又故丞相文正公七世孫也代有家法及爾不違克相其夫力行孝友聚族百口曾無閒言躬自勞苦以成承闓一臂一耳先人後己是宜發祥萃於吾相夫能使其夫稱於沒世而御不及育兩能使其子冠於多士而養不及萬鍾追錫燕章晉封大國我有異數非爾攸居可

妻徐（元缺據攻媿集初除封贈制補）氏贈衞國夫人

敕朕誦二南之詩勸以義示以正皆室家也我有近臣致位丞弼顧其內助晚不同休可無燕章以賁泉壤具官某妻具位某氏雖嬪王族實寒畯也冕李二姑贊助之望李世載德誰其嗣之而爾承休襲美無愧在昔克相夫子遂爲名臣夫與之處約於雞鳴儆戒之初而不處樂於象服委蛇之後儆微追錫得無若汝水之墳南山之側遭世不淑詠歌者乎鄱陽小邦未足言稱晉封於衞庶幾傾人以配二姑永承廟食可

翰林學士承旨李巘除寶文閣學士知婺州改知太平州（八月三日除永官郎丐补）

敕夫朕值玉堂之臣而紆郡紱士之操也閔勞豹尾之班而便私計上之恩也具位某早以英華簉在列祖晚益緇藉登於上皇遭逢兩朝自守一節蓋高文大册天下傳誦而微辭幾諫世莫得聞也肆朕纂緒人惟求舊胡然勇退曳鈴其空朕亦惟自古詞臣一視中外子羽修令兼爲行人相如視草嘗使于蜀朕獨可以詩翰望背留久處卿乎峻延閣之班均便蕃之佚不以寶婺而以當塗去繁就簡冀爾藉暇天下無懷寵之心而上有從欲之意君臣俱美不其韙歟可

正奉大夫吏部尚書兼侍讀黃由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鄭僑明堂加恩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

敕朕新嗣服將有事於合宮也遠惟孝武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談留滯周南不與從事議者惜之朕敢忘儒先乎具官某經明行脩士所高仰不但擢科爲天下第一也越從留鑰晉長天官上皇意也至朕而決追及盛典式遄其歸蓋視談有光焉增衍封畬第循故事方資告猷嗣有顯擢可

朝請郎試禮部尚書兼侍讀黃裳封普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普成州錄作昌縣誤）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三才之奧也明乎郊禘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顧朕曾何以得之具官某吾舊學也切磋經誼及於春秋郊禘

之際厥咎有一不敬至於四卜至於改牲仲尼正色責之
以詔萬世朕所深致戒焉肆予初禋克舉盛典永所自來
飭在三益徹之土田節術故事可與治國非卿誰哉可

中奉大夫試工部尚書趙彥逾封祥符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
接三才之奧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賴焉
具官某吾宗英也使於四方拔萃之操雖天下能論之比
逅從班賢勞忠瘁大節不奪則世未之聞也肆相予祀克
有上儀徹之土田節術故事方闡兩功永稱殊渥可

中奉大夫權刑部尚書兼侍講南昌縣開國子食
邑五百戶京鏜封開國伯加食邑二百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

接三才之奧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賴焉
具官某以海內之英有言有績而執禮行於蠻貊遺愛被
於江漢往往爲御能言之也屢從功義形於色賢勞忠瘁
世莫得聞也肆相予祀克輯上儀增衍封腴節術故事方
闡兩功嗣有顯擢可

朝議大夫試御史中丞謝深甫封臨海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
接三才之奧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賴焉
具官某以海內之英有言有績望下彌縫不怒而威而回
天之力見於瑣闥邇英論思義形於色賢勞忠瘁世莫得
聞也肆相予祀克輯上儀徹之土田節術故事方闡衍功
嗣有顯擢可

朝散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封清江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
接三才之奧也傳不云乎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非深知
其義者將誰與講明之具官某吾有學也切磋經訓及詩
一編蓋自二南至我將之頌凡交神明之道反覆言之肆
予初禋克斬盛典非有感於此歟胙之食采雖循舊章無
言不酬於是焉在可

中順大夫守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實錄院同修
撰樓鑰封奉化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
接三才之奧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賴焉
具官某以海內之英綽有譽處蓋嘗久勞嶠南矣遂陟掖

垣遂躋瑣闥不慍不喜天下誦之若夫襄封牘奏備極剴
切於爾取其世莫得聞也肆相予祀克輯上儀徹之土田
節術故事方闡兩功嗣有殊渥可

朝奉大夫試中書舍人林大中封永康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

敕朕新嗣服將有事於合宮也維孝武始建漢家之封
而太史談留滯周南不與從事議者惜之朕致志前御史
乎具官某以海內之英譽處甚美嘗盡忠瘁侃然一臺之
上奏越自外服晉陟詞垣式遄其歸遂相予祀盍觀漢有
光焉胙之食采節術舊章其益論思以稱簡擢可

朝議大夫試右諫議大夫張叔椿封永嘉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

接三才之奧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賴焉具官某以海內之英緯有謀處方乎居時恂恂唯謹而侃然正色一臺之上詩人所難肆予初政爰貳冢宰爰長諫垣僉曰汝諧也寘相予祀克輯上儀徹之土田第循故事方圖爾功嗣有寵數可

朝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孫逢吉封廬陵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戸

朝奉大夫權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黃艾封莆田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號號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三才之奧也明乎郊禘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顧朕曾何以得之具官某吾舊學也蓋嘗與習禮矣毋至於揖地而祭至敬無文凡盡內心之道反覆言之肆予初禮克

輯盛典非有感於此歟胙之食采雖循故事無言不酬於是焉在可

大中大夫權尚書戸部侍郎兼脩玉牒官建安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戸袁說友進封開國子加食邑
二百戸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號號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三才之奧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賴焉具官某以慨卓之才有言有績輦下彈壓外戸不閉民習之令郡國婁然迺若論思義形於色賢勞忠瘁世莫得聞也肆相予祀克輯上儀增衍封腴第循故事方圖爾功嗣有續擢可

中大夫權尚書戸部侍郎西安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戸梁總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戸（元缺總字據以梁補）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追惟孝武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談以留滯周南不得從行爲恨朕敢忘從臣乎具官某積有民譽晉貳地官蓋方盡瘁於朝矣銜命北庭越在萬里之外肆予乘禋獨不待祠朕是以於漢事有感也增大食采俾示永俟旬月遄歸將有申錫可

朝請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許及之封永嘉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戸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號號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三才之奧宗伯掌禮朕之所嘉賴也具官某以海內之英緯有謀處方試春官以禮詔予自省牲視滌兄玉幣爵之事至於告時至於告備迨（元作治）及竣事禮無違者胙之食采蓋循舊章方酬爾勞嗣有寵數可

朝散郎煥章閣待制侍講朱熹封婺源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戸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號號焉懼無以接三才之奧也爰求儒先來相予祀具官某經明行脩士所高仰而越在藩服朕啟嘉之平昔省事文受擢寘名實薦而試帝建封顓使太史談留滯周南不與從事二帝優劣於是乎見此朕所以式遄爾歸也徹之土田雖循故事顯俟尊帝蓋庶幾焉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外制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廣陵郡
開國公食邑五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葛
邲明堂加恩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無以接三才之奧也駿奔在廟豈無辟公金玉爾音尚想故老具官某歷事兩朝爲元輔蓋嘗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侍我烈祖爰暨上皇執圭幣見上帝肆類矣肆予肇禋均佚就國相維穆穆於以永懷方周盛時微子以二王之後肆來助祭有客頌之美武始建漢家之封有臣如太史談而以留滯周南不與從事爲恨朕雖不能比德於周抑（元作邦陳本作殷下論作抑是錄）視漢有光爲（祉句下元空五字救下隱竹闕字從陽本）其因舊章增大食采非苟爲恩蓋示不遺之意可

在外宰執明堂加恩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無以接三才之奧也駿奔在廟豈無辟公金玉爾音尚想故老具官某歷事烈祖爲宗工蓋嘗齊明盛服習於侍祠之禮矣肆予肇禋均佚分闓相維穆穆於以永懷方周盛時有客助祭詩人詠之孝武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談留滯周南（南十元空二字）（後缺字宮在南下）以爲恨朕雖不能比德於周抑視漢有光爲其因舊章增大食采非苟爲恩蓋示不遺可

在外侍從明堂加恩（元缺加恩二字據日錄補）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無以接三才之奧也駿奔在廟豈無辟公金玉爾音尚想故老具官某簡在烈祖薦爲名臣蓋嘗齊明盛服習（元脫習字從陳本補）於侍祠之禮矣肆予肇禋均佚殊館（或云越在輔郡或云越在外服或云亦復劇郡）相維穆穆於以永懷夫留太史於周南自昔浩歎對賈生於宣室並令美談朕覽漢事豈能怒然於卿等乎爰因舊章增大食采非苟爲恩蓋示不遺可

張淑妃明堂恩贈三代

曾祖

敕朕有事於合宮既蒙嘉貺均休於戚里益廣茂恩眷言妃德之賢夙備皇宮之列爰稽邦典追貴曾門具位某氏故曾祖某謙和本於性資醇厚推於鄉黨善修於身而不享其報慶流於後而端有其原追其三世之孫遂應四星之象茲肹祭澤爰陟師垣精爽如存寵光是服可

曾祖母

敕備慈庭之妃披象應四星敷祭澤於私門寵及三世具位某氏故曾祖母某氏柔嘉協則（元缺從陳本）淑謹流徽好善稱婣族之門種德及子孫之遠是生賢女□選皇宮慶霈漏泉郵章告第懿魂未泯新渥其承可

祖

敕朕肇盛禮於明堂敷大賚於天下惟慈宮之妃列夙膺皇眷之隆加異典於私庭賁寵邦彝之舊具位某氏故祖某官某善積於己行信於人報不在於一時慶乃流於再世澤被女孫之淑參應四星□□□□之恩寵齊三事茲開大國載錫恩書泉隧有光靈魂式慰可

祖母

敕熙事備成湛恩汪濊乃眷四妃之貴列於皇宮爰加再世之封賁其祖配具位某氏故祖母某氏相夫以勤儉篤水謙後多福慶之儲孫枝生賢門楣遂大朝數祭澤邦有

舊章爰改胙於營邱尙許承於寶命可

父

敕方被神釐慶成三歲永言妃德象應四星爰加懋章用紏禰廟具位某氏故父具官某飭躬有度操行靡官豹略之才高於泮行雜鳴之配出於閨門茲誕布於湛恩宜追胗於師典爰因舊錫改界新封精爽如存寵光是服可

母

敕朕方謹親祠恩如湛露亦懷妃掖命在蓼莪爰按邦彝載殷贈典具位某氏故母某氏夙有婦德克相夫家凡此儀則之賢莫非母儀之訓生蒙象服既極寵光沒啟茅封又多福履茲敷惠澤更建名邦尙克歆承以慰冥漠可

右丞相趙汝愚明堂恩贈三代并妻（二字元缺據目錄補）

曾祖士虡（二字元缺據宋史宗室世系表十一補）贈太師

敕朕觀成王踐祚肇稱盛禮而歸美辟公相維穆穆文武宣哲燕及皇天朕甚慕焉屬茲受釐無德不報蓋周道也具官某曾祖具官某積有善祥覃及來裔是生耆哲爲吾相臣紹周公孤道建左廟賜曾歸胙洊有寵嘉賁爾曾孫其稱熙事而周制亡失何以崇報爰頒異數晉陟師垣庶幾疇勞無愧在昔可

曾祖妣龔氏贈陳國夫人

敕周之祭澤至於既醉盛矣其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則施及臣子不但其身而亦被於室家具官某曾祖母具位某氏克相夫子行脩閨門肇生曾孫開我兩社朕惟周人推恩孝思慰滿梱（元作補从閩本）內於茲初輔佐乃倚賢組爾孫則綏以寵光服以大雅之國朕敢忘周道乎可

祖不求（二字元缺據宋史宗室世系表十一補）贈申國公

敕朕閱宗人之譜蓋因侍祠追錫其祖父尊寵多矣未有子孫致位三事而後及此者具官某祖具官某雖在天族猶寒畯也克世其家濟以清約是生良弼節在兩朝如周諸姬如唐諸李於是度越凡例及於茂恩矧惟肇禋澤及四海爰錫公爵作都於申其視宗族不有光歟可

祖母晁氏贈吳國夫人

敕維昔宗嬪不少概見而衛有碩人魯有令母於周諸姬獨著名於六藝豈不盛哉具官某祖母具位某氏以濟陽之冑來奉漢祀適生孝子名在薦紳遄生聞孫功在清廟肆朕祭澤洽比幽明申命於吳增大爾邑蓋與衛姜魯母相望千載亦足爲宗婦之勸矣可

父善應（二字元缺據宋史宗室世系表十一補）贈門國公

敕朕讀史至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公卿位者而坐酎金奪國動以百數未嘗不慨嘆也於是既祠純用周政策（策下當有命字）宗輔告其文人申錫名邦宏賁爾廟具官某父具官某以同姓而行誼篤於韋布以右選而聲聞於儒林朗所躬行施及其子遂魁多士遂冠從班擢自樞筦徑司宰輔疇昔之夕相予合宮三靈具依百福來下洪惟我家生此賢哲本支百世與周匹休下視漢事則九原可以自慰矣可

母李氏贈冀國夫人

敕朕既舍爵書勞爲公卿大夫崇報禰廟則母氏與享可無褒典使之匹休具官某母具位某氏嘗相其夫以孝聞於四海嘗教其子以賢著於三朝日者爾子相予世室肇稱盛儀而可忘所自乎因其徽號錫以新封我國實方用

其命汝其世世享以綏後人可

妻徐氏贈益國夫人

敕魯人之頌僖公至於閟宮享祀不忒及其令妻以是爲內助之賢也具官某妻具位某氏嘗與吾相臣共隱約窮是皆視夫蘋藻之具籩豆之飾以爲時事無或不虔也日者合宮而衛天有駿奔之恭無跛倚之色雖不內助賢於魯人哉錫贊書晉封於益爰斯作頌侯邦之私孰如爾名藏在王府可

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陳騤明堂恩贈三代并妻

曾祖贈少保數贈太保

敕朕觀成王踐阼作稱盛禮而歸美辟公相維穆穆文武宣哲以克燕及甚心慕之厲茲發揚無德不報蓋周道也具官某曾祖具官某躬行對於古人汎愛聞於鄉黨而積道不試士論惜之是爲善祥暨及來裔是生哲爲吾樞臣維周三孤並建五廟賜贈歸胙洽有寵嘉賁爾曾孫其幡熙事而周制亡矣何以崇報申錫命書晉歷帝保以義祀禮亦庶幾焉可

曾祖母滕國夫人成氏贈福國夫人

敕周之祭澤及於既醉盛矣其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則周家忠厚流及臣子不但其身而亦被於室家具官某曾祖母具位某氏克相夫子行修閨門是生曾孫功在宗社且夫既醉非旅酬之事歟推廣孝思湛滿閫內況朕初禋禮爾於禮佐佑乃辟贊維爾孫則綏以寵光爲之報本侈其舊封胙以上國朕何愧於周乎可

祖贈少傅箴贈太傅

敕朕既本之六藝不變高爵以宏賁陳氏之福則嗣有令德休於後昆可無褒典以應經誼具官某祖具官某當天下之清得幽人之履太史之觀風不講而文采無以自見孝廉之科廢而實行不上於計書也天命斯僭爲之生孫既長樞庭又陪國論推本所自嘗及茂恩肆予初禋酬勞相祀宜及爾考並爲三公荷天之休其世世享可

祖母崇國夫人朱氏贈福國夫人

敕既醉之卒章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言周之羣臣皆有士行之女以爲之妃使生賢智子孫是以傳世具官某祖母具位某氏夙以懿行嬪於名門儀於前人以詔婦子載篤厥慶舉於聞孫夷考其行不足以當既醉之卒章乎有崇故封未足言稱大邦美號非從其姑質之二雅誰曰不可可

父贈少師謙贈太師

敕自亞保以來及是三葉蓋王室百年之間而勛躬讓後如一日也於吾宗工尊爲禰廟朕豈敢嗇於禮乎具官某父具官某義方之教不以籯金遺德之傳不以駟馬成代碩輔爲宗工緯武經文何鄉不可是不謂之賢考歟日者合宮有嚴美報生民尊祖禰古不憖而大臣之禰位不稱德以契臨尊殆非周道申錫贊書冠班九棘非以爲生蓋禮之稱可

母杞國夫人成氏贈福國夫人信國夫人王氏

贈福國夫人

敕爲吾股肱之臣上自三世皆褒大之而況於其母乎御不及百兩養不及萬鍾也而無以慰之予心惻焉具官某母具位某氏承休韓美發育自躬恩斯勤斯鞠我良弼采

蘋所其羅佩所賜恭儉精白雖非教也揆諸周制則彼以
象服乘之魚軒爲君夫人孰爾宜者亦視王姬並建大邦
雖曰均齊誠有以致此矣可

妻（宣元狀攻媿集四十參知政事陳駿該覃恩封贈制補）氏封□□□

□

敕朕誦二南之詩流行采蘩相與其祭自天子達皆內助
也仲尼序詩定爲篇首寓意深矣具官某妻具位某氏來
自名門克相夫子會朝有雞鳴相警戒之道而退食有鵲
巢致節儉之德日者合宮而燎也相予肆祀吉蠲齊明迨
及拔事禮無違者則豈惟關雎之助哉而爾亦與有勞矣
錫之美號爰示寵光雖曰舊章實應經誼可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樓鑰明堂恩父贈通奉大夫
琢加贈正議大夫

敕朕既念爵書勞自卿大夫以次第賞矣則推其世家爲
之報本雖禮未有獨不可以義起乎具官某故父具官某
生爲才大夫而用不盡沒爲賢考而何其流之長也屬予
初禮有執事在廟爾稱不但駿奔匪懈而發揮潤色祖
之大號特稱朕意非獨崇教而克終顯追錫有彝爰進厥
秩非以爲生亦德之稱可

權吏部侍郎孫逢吉等明堂恩贈父

敕朕既念爵書勞自卿大夫以次第賞矣則推其世家爲
之報本雖禮未有獨不可以義起乎具官某故父具官某
生有種德之美而位不稱沒享義方之報（袁說友章穎父云生爲才大夫）
（而用不盡沒爲賢考）而何其流之長也屬予初禮有執事在廟爾某
不但駿奔匪懈而敬之緬思之戒日徹於聽聞也勉躬詩
後非爾素教之所自來歟追錫有彝爰進厥秩非以爲生

亦德之稱可

煥章閣待制侍講朱熹明堂恩贈父

敕朕方念爵書勞自吾從臣以次第報則推本世德及其
禰廟皆寵綏之亦祭澤也具官某故父具官某少而英發
晚益深造渡江諸老多其師友嘗歷郎闈表吏能力試用
議緒正謗史蓋官雖薄而志在於天下後世也位不稱德
識者恨之屬予祼禋有嚴美報則爾有賢子勸講路門可
無褒典以慰罔極之懷乎追錫崇階用賁泉壤非以爲生
亦德之稱可

母

敕朕既爲卿大夫宏賁禰廟以侈教忠之報則母氏與享
可無申錫使之匹休具官某母具位某氏來自名家克相
夫子本之純厚申以敬恭其仰而事姑備極順適俯而撫

御又何其不察察也是宜篤慶畢生賢子蔚爲儒宗名滿
天下則加以美號用慰孝思我有茂恩宜不汝吝可

右諫議大夫張叔椿明堂恩贈母并妻（陳宇錄元）補

敕朕方念爵書勞自卿大夫以次第賞則爲之報本於
母氏使匹休於禰廟不亦可乎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克
相大雅如商甘盤復生賢嗣如唐陽子然而生不得與於
從爵之榮晚不得享夫五鼎之養儀無愍章以賁幽壤何
以慰爾之廢蓼義也因其存號益以新封雖曰邦彝亦足
用勸可

妻

敕朕誦二南之詩勸以義勉以正皆室家也我有從班豈
無內助具官某故妻具位某氏儀於前人克濟其美逮相
夫子爲吾諍臣大與之處約於雞鳴備嘗之初而不與之

處樂於家服委蛇之後倘無追錫得無若汝水之墳南山之側遭世不淑詠歌辛苦者乎爰錫贊書以賁幽宅可

孫逢吉明堂恩妻恭人李氏封令人

敕朕誦二南之詩至於流若采蘩相與其祭自天子達皆內助也故詩人誦之仲尼定爲篇首其意深矣具官某妻具位某氏以爾夫子爲吾從臣肆予初禮執事有恪以朕之獲助於長秋則爾亦可以受不失（受不失三字元缺以陳本補）職之賞矣晉封美號增示寵光雖曰舊章實應經誼可

在外侍從明堂恩贈父

敕朕既合侑百勞自卿大夫以式第賞矣則推其世家爲之報本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蓋周道也具官某故父具官某生有蘊積之勤而位不稱沒變義方之報而何其流之長也爲予初禮有嚴美報生民尊祖觀古不慨而可以忘爾某之祠廟乎本之經誼追錫崇階非以爲生亦禮之稱可

在外侍從明堂恩封妻

敕朕誦二南之詩至於流若采蘩相與其祭自天子達皆內助也故詩人誦之仲尼定爲篇首其意深矣具官某妻具位某氏以爾夫子爲吾從臣肆予初禮克輯盛典則豈惟長秋之贊亦爾臣工嬪婦□□其流及上則不失職之賞胡可後乎晉封美號爰示寵光雖曰舊章實應經誼可

汪大定知九江郡（日錄作知江州）

敕具官某嘗爲贊南郡卓然以廉惠聞而無以旌異之何以勸焉更乎九江名邦牧以選授是用命汝式賞賢勞益圖民庸以俟褒飭可

倉部員外郎汪梓陞郎中（八月十四日除）

敕以日月爲功固非所以待賢能也而功令亦不可廢況晉陞爲郎與員外叙者絕有間耶是以略循舊勑宜過唐可廢乎可

朝散郎江西提舉汪達除禮部（元缺據日錄補）員外郎

敕具官某雖進易退賢士之操也爾某議禮容臺殊有休問汲汲焉以外服爲請雖暫行不顧也將指奏公亟須召節則舒進聚月翔集可覬是不謂之士操歟郎闈之選南宮最清往其欽承踐修家學可

中奉大夫提舉沖佑觀豐誼除吏（日錄作禮）部郎官奉議郎王聞詩除考功郎官（[illegible]九月八日）

敕具官某等仕至於刺史二千石亦通顯矣而浩然有歸志是不謂廉退之操歟爾誼持節湖湘吏畏其嚴而同稱者爾聞詩莅淮甸民安其寬而同論薦朕以是嘉之與還郎省分治銓事往祇成命毋有遐心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外制

同知樞密院事京鏜初除贈三代

曾祖□贈太子太保

敕昔宣王中興登用將相必册其世系本之始祖自南仲召虎韓侯之雅皆錫此言謂是文武成康之世積累致然而非一日之故也具官某故曾祖某躬行對於古人鄉學高於月旦而懷道不試有識惜之發及曾孫遂生賢佐爽考其世則朕之得人所自來遠原始根本可獨愧於周乎追錫宮保視儀孤卿雖曰彝章實應徵祉可

曾祖母□氏贈郡夫人

敕周之公孫維建五廟以君夫人祔焉而世世享亦惟孳臣能有功於國者必有助於其家者也具官某故曾祖母

某氏來自名門作配君子躬備勤勞以詔婦子而生無從得之榮沒不得與於其卒之享天命弗僭是生曾孫爲吾輔臣以翊樞筦朕循周制寵綏厥夫申錫郡封視古命婦用賁幽宅亦足以報可

祖□贈太子少傅

敕成王之雅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蓋言周之得人繇文王以來世家之所由生也具官某故祖某克承其緒以紹前聞因之以其儉加之以惠和羨於生孫偉然人望佐我省府海內晏然撰諸周人寅念祖烈及其世家則爾勿躬盍後可無褒典以慰居往命之儲傳於禮固宜可

祖母

敕朕踐祚用周政廣恩錫類以寵大吾輔臣之世則盡及閨門宜有追命使之匹休具官某故祖母某氏儀於前人益謹內則載篤其慶萃於聞孫方周盛時公侯皆君子也而風人本之衽席以爲德在鵲巢功在采蘩也我儀圖祖克大其後用見家政庶幾召南爲君夫人斯禮之稱可

父

敕爲吾股肱之臣褒及三世而況禰廟乎周公拜前魯公拜後亦周道也顧令九原已不可作此個章之所由起歟具官某故父某官某德積於身而位不過八品行修於家而功業不見於世過庭之訓施於嗣人而詒燕之惠備在烈祖肆朕纘緒擢爲樞臣天下賴之繫爾之訓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不有申錫非所以爲積行種德者勸也爰考古誼爵爲公師其始自今不一而足可

母

敕朕既本之經誼爲卿大夫崇報禰廟以侈教忠之報則母氏與享以次寵綏使之匹休亦古道也具官某故母某位某氏來自名門作配君子是生賢嗣蔚爲樞臣譽在薦紳功在清廟夫雞鳴警戒之道不窺則一經之義不嚴蘋藻不共則甘旨不諧爾鏜何以能移孝作忠也因其徽號益以新封雖曰彝章亦足用勸可

工部尚書趙彥逾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恩數依執政（□月十八日）

敕維我烈祖作新同姓使與天下寒士其邀功名之會蓋一時興起藹然多名卿大夫矣朕方相其魁傑而次第用之以昭我烈祖作人之盛具官某尚自儒科積有民譽蓋拔膏粱之習而獨清修苦節甚於布衣處惟不以高帝子孫自居而謙謙吾諸不敢遺於條俟也肆朕嗣服而求賢

見於大節之際夷考周漢同姓仁茂則朕將何以對揚烈祖之意昔周人敘康王之事而孜孜於仲山甫詹毛漢錄代來之功而閫獨後來嘉之賞一代治效醇醨與其俗薄厚於是乎見是用極之以融毀之醴酋申之以丞轄之與數外戚留都尉大食采用所以酬寵嗣至矣尚其懋哉毋忘忠報可

右正言黃度除直顯謨閣知平江府乞祠緣差主管沖佑觀

敕具官某昔者汲黯薄淮陽而願備左右拾遺補過蓋天下不以黯爲懷寵而咎漢武之不言直士也姑蘇近輔朕重其牧以爾慎材屬縣濟以惠且是用輕從諫者以重北門而不府就若爾度有汲直之風矣無乃使朕似漢武乎雖欲奉祠固非朕意毋爲考槃求矣第告則予汝懷可

新除考功郎官王聞詩覃恩轉官

敕具官某朕方罷祠而爾遂歸留之郎闈以濟世美緣恩進秩又率舊章觀漢賈生召對宣室而不見用爾不謂之遭時乎可

知紹興府水待問除煥章閣待制

敕朕方隆孝治眷言紹庭昔者所進今誰在乎將第其功而何昔學誠在外服由具官某蚤以搢笏飭在烈祖睨而勸請徐於上臯胡然江湖往荀歲月一時諸行迭爲三事而納紅官城之細乎自愧多士及班從官於今守官事久論定而又遺歲不淑竟究爾心活瘠把壞闕部見德朕覽奏許籲嘉賢勞式對西清我有異數一朝酹之誰曰不可可

尚書吏部員外郎林李友除右司員外郎（九月二十一日）

敕具官某詩不云乎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爾某似之輟從郎闈來掾宰事蓋將試可以究所能尚其懋哉毋曰序進可

韓彥直致仕

敕三朝法從方欲企於告猷率典賢勞何遽間於謝事姑惟從欲盍亦疏恩具官某始尤材猷懋昭聲聞以雲臺功臣之後奮自儒科以壁水雋畯之姿明於世務踐更中外嘗試險夷投之於撥煩而咸宜疆之以易武而不懾至於歸休殊館殆遺簪紱之榮論次本朝雅有僞竊之譏肆予初政懷此得人屬抱沈痾竟安居里旋頒新渥猶阻侍朝覽奏牘之所陳想搢紳之何及撫節水路圖莫奪於枕衛故國世臣尚益綏於壽嘏於焉增秩卹又念功可

四川制置使奏辟知敘（元缺據目錄補）州慶符縣謝章討

捕扳夷有勞身死特贈

敕某官以攝官而冒萬死以保縣而奏膚功有臣如此而無位無年可爲歎惜也追錫一秩寄於異恩以慰沈冥且勸來者可

煥章閣待制知鄂州王（元缺據目錄補）信知池州

敕故事以待制而上官典於大州大抵以望郡多宿兵耳朕方以此意擇牧敢輕授乎具官某奮於書生而爲才大夫肆我烈祖簡在法從代言掖垣口敕瑣闥議論風指聳聞一時蓋薦紳翕然以爲落筆妙天下也晚領名藩屢閱嵗課夫鄂渚池陽今江湖重兵處也故謂與民居相錯而介士往往不樂於文吏朕則已試自鄂徙池爾其深知誰車之急而不厭游以是爲煩劇也而非若易置則予汝嘉可

端明殿學士中大夫新知建康府趙汝愚改除四
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府予卽校據用錄補）

敕分閫於外蜀爲事衛師於邊蜀爲重欽省賦以裕民又蜀爲急而比年諜帥多輟從臣朕擇其人班在丞轄尤所以加惠蜀也具官某廉足以律百吏之貪靜足以應多故之變備在兩朝績用甚茂至於試之煩而無難辭居之絕遠而無慍色又何其過人也羽儀禁涂物望愈偉肆朕嗣服益見忠操引以自近宜在本朝朕亦惟自昔功業之臣一視中外鄭武相周衞和就國鄭侯當輔平陽徂齊以卿一意首公無有遐邇其爲朕崎嶇萬里以寬西顧豈顧介然於懷歟昔在神考亦强趙抃而今朕所以煩卿又自有意噫周以宗强苟不居中必爲二伯此王道也非朕所以煩卿之意乎式遄其歸日月可冀可

新除江東提刑陳公亮除福建轉運副使

敕具官某凡持憲内之節往往雅意本朝也爾詳刑於郊風績甚茂節在慈展行且道歸而秉心無競固自引卻將輸江表亦非其好我閩爾居莫如閩部會使者易地爰改畀爾其爲朕通八郡之鹽筴以紓吾民則朕以懌可

趙濱補官

敕具官某麻學不精古天者病之爾以家傳諸究其術自詣賢士大夫丞稱焉取諸右階使爲保章氏其與疇人訂正疏略以成吾敬授人時之志可

潛邸有勞轉官

敕具官某朕第醻潛邸之勞雖小臣不忍遺而亦不敢私也以爾歷年彌久肩進二階其尚靖共毋日倖得可

薛登降兩官

敕具官某古之人再請而況逾三尺以請乎逾三尺以請且不可又以不得志爲而咎所從請之人宜鐫兩階以懲貪官可

胥舜輔除金國賀正使充引接儀範同管轄脩職
郎

敕具官某凡由疆者有賞所以勞苦之也爾嘗隷使事與於驅馳爰進一階且書於籍爲賞亦不薄矣可

趙公介知舒州

敕具官某龍舒於淮爲名郡擇守往往皆名流也爾所試吏雅有治稱譸薦紳翕然以爲通才爰付此土以究爾能尙其懋哉以圖報效可

趙彎知嘉定府

敕具官某爾以蜀之人望之子而典州有治行是用明陟

畀爾潛藩飭營爲別駕民譽藹然於焉分符可謂衆允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爾茂乃績無忝所生可

淮西提舉張同之磨勘合轉一官乞回授封母

敕具官某以年勞增秩其在功令會計至纖悉也而爾同之固請貤恩於母是足以發明人子之心矣詩不云乎是用作歌將母來諗此周所以勞使臣也爾方馳驅淮甸勞來安集吾民則朕豈有愛於此哉可

朝奉大夫江東提舉陳士楚除吏部郎官（九月二十一日）

敕具官某爾以稽學之臣持節行郡且滿歲矣趣歸郎省以慰永懷經説一編尤在藏史朕方資之潤色初政無言不酬將有殊渥可

朝奉郎湖北提刑陳謙收捕猺寇有勞特除直煥
章閣（雜元説徐下二制並同）

敕具官某有以書生而可以節戎是不謂之長才歟爾某嘗有倅於朝矣介在下僚輒以嘗見試之劇郡談笑而理越持湖節遂克猺寇誠得如數十輩萬物吐氣非爾之謂乎寵直延閣姑以勸功寘諸周行誰曰不可可

汪楚材王圭收捕猺寇特轉三官

敕具官某猺人狙遯爾以戸掾攝機宜（王圭云以鎮吏）爾能帥其旅不日克之有司差其獲級宜進三階悉以畀汝以勸果毅可

知宜州沙世堅收捕猺寇有勞特轉團練使

敕具官某爾威名著於嶺南爲紳能言之比擢自遙服改畀郡符而桂林之蔡膺始至日督討平猺人爾功居多朕益壯之粵自融州寵以戎閫之峻賞不踰時吾豈愛此義不辭難汝將安報乎可

知饒州樂平縣楊簡除國子博士（九月二十七日）

敕朕方崇長學校所以加惠諸生甚渥也則聯教事於其閒宜得名士爾簡遜有賢譽不求聞達徒勞縣章益務持養是以不俟滿歲俾長胄子豈惟諸生又以爲儔類勸也可

廣西提刑胡長卿除廣西路轉運判官主管沖佑觀張玠除廣西提刑

敕具官某嶺南去朝廷遠而民困於鹽筴之數易枉於訟訴之偏聽朕惻然念之爲擇漕使以爾長卿嘗司臬事習之輸漕以爾玠嘗持湖節傳之詳刑其各爲朕布宣德意以惠遠氓則朕以懌可

國子正陳希點太學錄湯璹並除太學博士（九月二十七日）

敕具官某朕新嗣服崇長學校所以加惠諸生甚渥也則聯教事於其閒亦盍序進矣爾希點爾璹俱以名勝來掌學士之版與處藹然也習之講席發明經意僉曰汝宜則朕以懌可

秘書省正字李壁除校書郎（九月二十七日）

敕具官某詩不云乎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以爾先人文學議論之選而垂名千載但見於史筆宜爾之能嗣其業也校讎冊府益博爾文鴻漸之序於是焉始可

主管架閣文字陳武除國子正戴溪除太學錄（九月二十日）

敕具官某朕方崇長學校所以加惠諸生甚渥也則聯教事於其閒宜得名士爾溪爾武皆以經行教授於鄉從游之屨滿戸外也凡學之冑子與國俊造爾其爲我糾治校

數之益自著見以須明陟可

端明殿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逾贈三代并妻

曾祖少師崇國公謚清簡加贈太傅

敕朕明宗人之牒益追錫其祖考尊寵多矣未有子孫以功名著見致位承情而後及此者具官某故曾祖具官某雖在天族猶其晚也克世其家濟以清約易名之謚同姓蓋鮮是豈猶得之哉適生曾孫飭在法從肆朕嗣服厥功甚茂於是度越凡例及於異恩而爾亦自三孤晉陟帝傅其視宗牒不有光乎可

曾祖母榮國夫人□氏加贈□國夫人

敕婦德爲難而宗婦尤難其人也朕觀詩人之詠賢婦於諸姬獨稱爲儀不謂之難歟具官某曾祖母具位某氏出於名門作配崇國器維自持動有軌度假使生周之時

則徧及尊卑亦偏矣侑食於祭於禮於祔於[illegible]于國以[illegible]間除凡爾宗婦視此用勸可

祖口口加贈太子太傅

敕朕觀漢宗室以恩澤侯且于時何限曾不長久往往國除伊豚之家鮮克由禮古人所以歎息也具官某故祖某官某以宗國之子益自好修克勤克儉以詒厥後至於孫子遂爲幹臣而朕亦追錄其積德之功爲之美報夙自右階亟躋宮傅其視漢王侯自替寖微何相絕也尚克有知足以自慰可

祖母淑人口氏贈口口郡夫人

敕詩不云乎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況得才而用之而不錄其所自生非詩教也具官某故祖母具位某氏作配君子行修於家覃及其孫適生才美周人作頌祖妣

攸同蓋未有不獲助於其內而收效於其後者夙自命婦疏以郡封爲君夫人寵實應經誼可

父口口加贈太子少師

敕自帝傅以來於是三孤而義方之教何其獨隆也具官某故父具官某以王公之胄而有士大夫之習非無富貴之階而宦不達也集善爲祥東生賢子清名特操庶幾儀休其視漢儒不以籯金而以一經不以駟馬而以陰德殆無愧焉寵之宮師雖曰襃典非以爲生蓋德之稱可

妻淑人口氏贈口口郡夫人

敕朕誦二南之詩勸以義勉以正皆室家也我有近臣致位丞弼賴其內助與不同休可無懋賞以賁泉壤具官某故妻具位某氏儀於前人克濟其美遂相夫子以履從班夫與之處約於雞鳴儆戒之初而不與之處樂於象服委

蛇之後僾微追錫甚夥若汝水之濱南山之側道世之淑詠歌辛苦者乎夙自命婦疏以郡封爾其享哉永爾姑室可

龍圖閣待制知潼川（元誤州據目改）府閻蒼舒除煥章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敕朕新嗣服有懷耆俊庶幾聞而作焉曰盍歸乎來而何遠以賢勞欲解州組不顧乎具官某材猷出於華學議論近於前聞亟陪禁路適往不羣而晚爲岳牧又何其豈弟也竟上親章將就居里六閣通班莫高於學士殊庭均逸莫便於外祠申錫命書勉從所欲毋爲考槃永矢弗告此朕之所以圖於卿也可

知成州宇文子震知潼川府

敕具官某以吾蓬閣之臣而淹恤之久僅起爲州又絕遠

外此士論所甚鬱鬱也達於所部爲東西蜀地望甚重畀爾州紐庶究爾能益輯外庸嗣有襃異可

新知眞州權安節除利州路轉運判官朝奉大夫徐栩除廣東路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等夫持節行郡國是爲周王人漢部刺史也然周以下士漢纔秩六百石何歟深知此意宜何以圖報乎爾安節尚懷郡寄爾栩嘗有朝蹟會擇遣使僉曰汝堪此周漢遺也安節誠以其惠清江之民者將漕於蜀部栩誠以其惠零陵之民者將漕於嶺表調度不煩抑揚無阿是足以歸報矣可

司農寺丞李大異除夔州路轉運判官（十月二十日）

敕具官某夫持節行郡國是爲周王人漢部刺史也然周以下士漢纔秩六百石何歟豈非擇英俊之在下僚者試

可之乎爾大與嘗以文藝得儁春官諸學往往與仕而方抱頓修書徒勞州縣之間相臨綴班行又最平進若爾者足是門衛周漢之制越次而出節衣將潛鑿門布宣德鑒自今以始其究爾能可

籍田令從士貢除太學博士（十月一日）

敕具官某以西州之彥嘗先闓郡籍名春官日來造朝風度臨籍東州士樂與羣居也猶爲籍人未足著見分以橫經之席往哉汝諧可

武學諭黃褒然除武學博士主管架閣文字將來更除武學諭（並十月二日）

敕具官某等右學猶左學也朕既妙選凡掌東學之士則右學可以次舉矣以爾褒然習都講席爾來更聯教事於其閒經武緯文於穆士論不亦可乎可（褒元譏褒指日改）

知信州石畫問除司封郎官淮西提舉張同之轉一官再任

敕具官某等荒政十二著於周官苟非其人是徒法也爾畫問以郡太守同之以州刺史當歲不淑克究爾心使境內無菜色封書來上朕甚嘉之誠得監牧如二人者布之海內吾民其蘇矣乎書勞進秩寘是褒異至如畫問乾事猶歸郎省同之韓後因任使華朕意攸屬無有內外可

軍器監主簿王栝除司農寺丞將作監主簿劉三傑除太府寺丞（並十月三日）

敕具官某等列寺丞非所以見才也以今仕版徒勞州縣監未嘗有一日朝請者而校敗之則是亦足以致身矣爾栝爾三傑非嘗淹恤於州縣者歟頃因口揚簿正二監今以栝丞大農三傑丞外府豈足見汝才哉尚務靖共以須器使可

主管官告院李孟傳除將作監主簿幹辦諸司糧料院張宸除軍器監主簿（並十月四日）

敕具官某等二監於百官事爲簡簿正之職於監事益簡有以好修不務競趨者居之斯不謂稱乎爾孟傳寔無以爲序進而不加勉也可

浙西提舉鄭公顯改除湖南提舉

敕具官某漢三互之禁吾本朝莫之行也至士大夫以嫌自言則亦從欲以便其私爾公顯持寰內之節風指凜然而以同壻姻黨雅不欲聯事也繇章來上易汝湖湘姑循爾慎毋曰吾遠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外制

知襄陽府張杓知建康府

敕維周公太公功在盟府而伯禽見於費誓汲伋見於康王之誥克世其美垂名六藝頃允魏公辦亮二祖啓迪後人宜有嘉聲具官某蹈修厥猷謀略幅幹牧民馭士何鄉不可內史遹發文昌論思績用甚茂稱者不容口也備邊襄州隱若敵國太上酬（元作賠从陳本）勞欲徙秣陵而未果肆朕嗣服爰咨分閫託重傳鑰莫如爾宜且夫金陵魏公之所經略也元勳大節齎志未就歷年於此胡能嗣之文事武備兼修者何術內謐外寧長慮者何事其究爾心以圖忠報豈惟先正將二祖亦寵嘉之可

朝散大夫知南外宗正事趙不遡換右監門衛大將軍濠州團練使權知大宗正事（權元作擢目錄正）

敕具官某自藝祖置大宗正以睦親族蓋歷年於此木支蟬聯世次儵北而無戒踰職此之由可不謹擇之乎爾屬尊而身修信達而志無競爰自在選改畀南班秩以門衛之崇加以戎團之峻其尊寵矣益輯宗盟以綿帝系往其勉哉可

直祕閣劉穎除直顯謨閣江東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謂賢勞耶則誰如汝多采民瘼耶則誰如汝著況久淹恤朕豈忘汝也江表將漕司存與爾都相峙（元作時从陳本）蓋視幾甸等耳煩爾調度以寬州縣之急歸報有期勿替前績可

浙西提刑黃遹知贛州

敕具官某粵從瑩採遂畀幾節不可謂不遇時矣賞責名郡選牧爲重而其民亦號難理夫地重則須宿望事難則藉耆德時咨爾宜就畀州紓前究民瘼毋曰遠外可

太學上舍生李斗南葉元英賜釋褐出身

敕某等科目之制至嚴密也而繇學校進者則課其功緒蓋有不待試於春官而策之廷者焉亦既得雋矣肆予嗣服又拔其尤若爾某某者而郎官之則所以加惠諸生豈不盛哉可

侍衛步軍司後軍統領戚拱祠衛部轄官兵特轉一官　邵建　孫光祖　鮑信　陳孝慶　孫顯忠　夏震並同

敕具官某環列之尹著於春秋書勞進秩則有常典爾其毋懈煩使式克欽承則予汝賞不一而足可

湖南提刑趙不遂除江西提刑寺丞趙□除江西□□提舉

敕具官某等自江以西綿地數千里其吏治讀律其商善趨贏者之利而其田疇多旱潦部使者得其人則刑罰中而訟飭之俗易禁迪散斂行而民不失業其爾（元作是）不遂詳刑湖湘不偏聽於單辭爾□率職省寺謹厚而無失其以不遂序遷臬司□爲張氏皆壬人也觀省風謠布宣德意可不勉乎可

張續除直祕閣宮觀

敕具官某以熙寧論事之臣之後其文足以自見其學足以自飭此吾烈祖所以寘諸册府上皇以爲郎若卿也晚分郡符數上奏封雖不見察於部使者而見直於言路兩秉心無競固請解組成爾素尚歸休外祠還爾舊著寓直延閣尚對新擢以爲後圖毋若考槃永矢弗告可

江東轉運判官劉穎知平江府

敕具官某將輸江東方錫贊書擇牧吳門又分符竹爾亦喻朕指乎以爾才足以撥煩且宜引以自近也夫足以撥煩則循飾而爲劇郡所以發游刃之有餘引以自近則諸扶風馮翊之閒蓋爲漸之序也深喻此指無非備記盡殫其驢以對新渥可

李嘉謀知襄陽府

敕具官某維烈祖旁求西州之士幾無遺材用以爲公卿大夫多矣而一時同進猶爾州縣位卑官薄聲聞藹然者猶一二數朕所以式遄其歸也會之襄陽之帥僉謀惟久而又中道輟汝以寬顧遲是豈朕初意乎夫旅進周行每恨非功名之會久勞外服又懷無拾補之益有能於此何辭不可則適備也爾其欽承以圖忠報可

新除福建提刑盧彥德改江東提刑

敕具官某觀蜀道之歌湘蟂（元作纍）之賦則知士大夫不樂久宦於此也爾某崎嶇荆益至於累年晚歸郎闈意不自得懇章亟上揭節七閩夫豈於乎遊而樂外向無纖芥見於詞色是不謂之吉士歟以嫌自列易地江左姑徇爾懷嗣有它寵可

權戶部侍郎梁總除刑部侍郎

敕朕誦周書至立政用人之戒詳矣而三致意於庶獄至於卒章獨書司寇蘇公夫皆進人也他無所概見而司寇獨明言其人何歟蓋謹而書之也具官某以寬厚長者名當世而以法士名其家夫法士則深於文而長者則傷於惠二者皆偏才也而卿獨兼二美歸頃爲理官空圄累歲案月及掌邦計部國晏然銜命來歸備見忠悴諮式秋官此蘇公之職也式敬爾獄以長我王國尙無慚於周書哉可

司農寺主簿張孝伯除國子監丞（十月十一日丞元缺日補）

敕具官某朕方加惠諸生凡聯事於成均者皆遴選有其監有丞與聞學政以爾孝伯雅致不渝肆用命爾其益好修以須明陟可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姚愈除司農寺丞國子監主簿羅克開除軍器監丞（十月十一日）

敕具官爾愈爾克開皆以文雅嘗與聞學政矣而以愈丞農寺克開丞戎監蓋試煩事益究爾能左右其宜則有明陟可

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黃黼除直龍圖閣陞副使再辭龍圖改除直顯謨閣（十月十一日）

敕具官某以元祐名宦之後而其學足以自立才足以自見也將漕郊畿燕及三輔朕圖爾功正名使華晉職綴閣是豈謂之過歟而何遽章來上至於再三也益嘉廉操少御文譔雖不借勞亦足厲世可

倉部郎中汪梓以避汝愚親嫌除淮東提舉（十月十四日）

敕具官某朕不以防禁遇臣下而或自言嫌則亦從欲以便其私爾大臣之子克世其家比解州紱端歸郎舍嘗試未久與處有間顧以當路之嫌辭就外服改（元作政）畀淮節以遂其行雖徇爾懷亦足風厲可

大理正閻郎除利州路提刑（十月十七日）

敕具官某夫持節行郡國是爲周王人漢部刺史也然周以下士漢秩六百石何歟深知此意宜何以副報乎爾爲理官亦既累歲轉文敏事似不能言者擇爾使賦以汝

可若爾者是以祖周漢之制越次而持節矣寄刑於蜀用究爾能往其欽承以須明陟可

秘書監兼實錄院檢討官薛叔似除權戶部侍郎（十月二十八日）

敕朕欲省賦甚而用不足蓋嘗歎息安得執古以御今之士與之共圖邦計乎而澤下究也具官某習於六經之道而明當世之務自薦紳先生下逮新進稱爾不容口也頃茲銜命萬里來歸革帶疏食行乎蠻貊朕甚嘉之曾未復命擢貳長曹夫從班豈所以償勞乎可使治賦孔門之學何以利國孟子不對於斯二者並行不悖此朕之所圖於汝也尚其懋哉以承士望可

起居舍人兼侍講劉光祖除起居郎司農少卿鄧馹除起居舍人（十月二十八日）

敕具官某左右史朕所嘉賴以謹言動發自嗣服儀圖其人皆舊學也爾光祖馹頃在儲寮蔚爲國士而光祖繇籍臺馹繇騎省各以論事不避權近俄而去國朕甚悵之蓋嘗歎息安得三益以自近也今茲歸止眷想式心其以光祖序進左掖馹擢居右陛豈徒以是爲私乎其繼自今直筆在前則出入不欽號令不臧將懼思焉爾其懋哉勿替初意可

國子祭酒彭龜年除直龍圖閣江東路轉運副使（閏十月二日）

敕具官某昔荀卿嘗爲祭酒矣而卒老蘭陵後世恨之爾某於今百辟最先進也方在諸生及見故老比爲博士獨抱遺經而自適治民遲遲翔集蓋累年於此矣晚長成均雅不自喜亟上疑牘欲便其私將輸江壖陟華儀閣雖寵

爾行而朕尙冀爾無遐心也以解荀卿之恨亦有意乎可

大理寺丞林思齊（元試齋換日係改）除大理正（閏十月二日）

敕具官某本朝重科目而有以奕世父子一門伯仲赫然聯翩擢第名於場屋若爾某者豈不足貴乎而何州縣淹恤亟稱賢勞居牧論薦始有朝請也淑問獻囚士論惟允俾爲理官自丞而正鴻漸之序嗣有懋官可

戶部郎中王溉除直祕閣知平江府（閏十月三日）

敕具官某治辦之吏患在鍥薄豈弟之長或不事事此二于右所以難其人也爾自分部寄比遣使諸長於心計往往所在足用而長財也而指以予民動罄錙銖蜀道之人至今懷惠若爾者可以託千里之國矣吳門擇牧蓋久而後得之輟於望郎華以寵直爾其懋哉勿替民譽可

大府寺簿范蓀除大理寺丞（閏十月三日）

敕具官某奕世載德孰如范氏爾克踐修益自問學色辭粹温君子人也俾丞棘寺未究爾能謹視刑書嗣有寵數可

朝請郎權發遣滁州石宗昭除度支郎官新改除浙西提舉吳鎰除司封郎官（九月八日鎰閏十月四日）

敕具官某昔以吾冊府校讐之臣而越在外服不知其反期何時其所以爲經生學士勸也爾宗昭鎰嘗同日給筆札試於玉堂之廬觀如指鵠其美無度而何宗昭在淮鎰在湘之久也夫合江之水環滁之山將抗承流爾固樂此公論不置盍歸郎闈其亟來朝以對新渥可

軍器少監兼權司封郎姜大惟除浙東提舉知常州黃灝除浙西提舉（大惟十月三日灝閏十月四日）

敕具官某今二浙猶三輔也比歲不登仍以旱潦荒政上

二其誰與朕推行之乎爰諏其人得於周行則汝大性得於列郡則汝漸也東西二節於以分別乎與領積悉咨聰之吳越之間民無菜色我有褒韙必不爾後可

太學博士陳峴武學博士陳邕並除祕書省正字（閏十月十四日）

敕具官某等朕命以雲漢側身之詔策爾於玉堂之廬爾峴不徒其文而有惻隱之實爾邕科別其條而昌言之不枉於執事文詞拳拳皆可觀也冊府儲才得爾惟允勉司校讐益務涵育以就遠志以副殊休可

監登聞檢院楊大全除宗正寺主簿王管官告院傅伯成除司農寺主簿（十月十四日）監都進奏院孟浩除國子監主簿（浩閏十月十四日）

敕具官某等夫以百畝之宰三年之淹僉言賢勞始有朝請而後階升簿正列寺士欲以才自著也斯已艱矣矧爾大全西州之彥而伯成浩又南國之良乎姑懋厥官以須寵進可

太學正孫元卿除武學博士（閏十月二十五日）

敕具官某古者干籥皆學於東序而貍首騶虞又皆樂師所以教國子也爾以文行簡在東膠譽處盛矣推所講明施及右學將見諸生不但習孫吳而已則朕之所以用汝也可

李知已陳景俊並除大理寺丞（十一月八日）

敕具官某等爵人以淑問獻囚而漢以文無害為獄掾皆所以重士官也爾知已於今多士為前進而有廉退之稱不幾於魯詩所謂淑問者乎爾景俊於今法家為通才而無少恩之敝不幾於漢制所謂文無害者乎俾丞棘寺同審州讞庶幾吾民幽枉必達可

國子司業葉適除太府卿淮東總領（十一月十二日）

敕具官某昔者仲尼考定六藝至大學之章歸於義利易道深矣亦曰天地大德次及於理財也今循師數十萬門天下之財賦之不領於大農之經費而屬此官者不知此適是不重為吾民病乎宜廷臣論建者欲得賢士大夫使之久任以加惠吾元元也朕覽奏矍然改圖其人而大臣首以爾適應選擇蠻從司成晉長外府以儒術總戎餉助於此矣行爾所學奚必多訓可

楊源轉一官

敕具官某爾請昏於戚里將以圖膴仕也方優慰章及其宗族宜進一官以廣恩意可

楊緯引嫌改知閬州

敕具官某朕不以防禁過臣下而或自言嫌則亦從欲以便其私爾紓州組浸有民譽顧以伯氏庀司權牧抗章引卻易地閬中雖裔爾懷亦足風厲可

主管沖佑觀黃度知夔州

敕具官某言者不枉（元誤作狂）擇者不明此漢文帝之詔也深厚寬博庶幾六藝朕甚慕焉日以諫（元誤作練）官補郡守而爾度方抗疏論事無所撓且竟舍州組便親養退省爾私豈有爲爲之乎若但從欲不強起汝亦與於漢文矣夔越境相（元缺）錯可以將安便道之官是用命汝其往拊吾民益以民事之暇強學待問朕豈汝忘哉可

高宗周押馬賞轉官

敕具官某詩不云乎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馬之增減於此觀人心焉此吾所以設賞典也其進爾秩勸後來可

武節郎提轄製造御前軍器所曹組職事修舉特轉一官

敕具官某以除戎器課勞而增秩非苟以爲恩也天下無事武備易弛有精其能不可不勸可

沈槐胡仲衡呂友直並除大理評事

敕具官某等日者廣肆大眚囹圄空虛理官具員而已然而擇人以詳刑則不可不謹若爾某者皆由此選也宜及閒暇益務明習以稱朕哀矜庶獄之意可

前知撫州趙彥繩知贛州

敕具官某江右民牧章貢爲重爾彥繩以屬籍之秀奮於儒科而臨川治行奏計爲最解組來朝適會闕守畀爾符竹咸曰是宜往其究心以永終譽可

宗正少卿李祥除國子祭酒（十一月二十一日）

敕具官某士行莫高於知止廟謨莫急於晉賢一舉而二美附此朕所以用爾祥也以爾議論接於前階行藏備於素履見推文行多士攸同粵從樞屬擢貳胄監而秉心無競陳請甚高蓋旬歲之間亡慮數請門乎爲辭懽不肯安祖朕爲此風不作深用嘉尚爰酬已試晉長司成本之諸生以重爾學夫入臣守謙人主尚德是足以明教化矣可

虞儔知湖州

敕具官某以爾嘗入錦臺持玉節風績甚茂淹恤云久尚徙勞州組乎夫仁不異遊義不斷離乃藝害之閱自昔樂土維年不逢民有菜色荒政十二朕靡所愛苟非其人是將焉寄此朕所以用汝也篤直延閣姑寵爾行旆圖民瘼以計來上可

張宗說張宗愈轉一官與幹官差遣

敕具官某等勸分之令下未有帥先爲吾元元輸粟於縣官者而爾以勳閥世臣能奉明詔朕甚嘉之爰進厥秩俾扃外藹非苟爲恩將以風勵可

倪思知泉州

敕具官某朕觀周詩至於廷臣祖濟入謝爲之作詩勤勤勞苦然後知官人之道焉爾發以英聲翹脫時譽浸郎顯仕蔚爲國華日者方懇征驂俄而去國顧乃願休祠館不就郡章以若所爲豈必待仕而後慊於心歟而朕自不能忘也維閩山樂土溫陵佳郡成爾素履姑惟遲次事簡賦寬可踐所學往其欽承益自明試可

鄉貢進士方權輸米補迪功郎

敕某勸分之令下未有帥先爲吾元元輸粟於縣官者而爾嘗預計偕能奉明詔授之初官以厲來者不亦可乎可

敕某勸分之令下未有帥先爲吾元元輸粟於縣官者而爾能奉明詔是足嘉與官以右選以勸後來可

程需輸米特補承信郎

馬大同特復元官致仕

敕緡臺有請固不可屈於愿泉壤可懷亦不容廢以法爰暨前咨遂還故官以昭念舊之仁以示勸能之典具官某信已之學兼人之才粤自少年意已輕於先達洎更膴仕恥徒事於清談蓋時出其抱負之長而概見於設施之際修明臬事有發伏擿奸之功論建版曹皆足用長財之畫肆予初政淆有煩言屬爾沈痾姑從薄譴諒兼忘於寵辱何遽隔於幽明東首拖紳猶慰九原之恨而清持槩尚歆再命之榮可

著作佐郎汪逵除著作郎（十一月二十一日）

敕具官某雍也仁而不佞仲尼所以爲德行之科也爾辭居則寡言旅進則獨立不幾乎所謂仁而不佞者歟久游冊府殊無競心比上答庭見謂直筆於爲序遷未足以究爾能也朕方識之行有簡擢可

秘書丞陳棣除著作佐郎（十一月二十三日）

敕具官某蓬萊東觀極天下之選矣官資崇卑歲月久近不足論也爾嘗奉大對亞乎安然之選才長文富不自衒鬻從其所好翱翔著庭以具令名以就遠器詩不云乎潛雖伏矣亦孔之炤爾亦喻此指乎可（褒元謨褒陳謨書崔仲舒嚮正）

太常博士孫康除秘書丞（十一月二十三日）

敕具官某策仕學省遂入容臺遂上冊府士而能致身如此蓋亡幾人也以爾奏名南宮嘗爲天下第一種學績文益務持養次第及此例無與言往其懋哉以就遠器可

太常寺主簿劉誠之除太常博士劉孟容除秘書省正字（十一月二十三日孟容二十七日）

敕具官某朕每講至於春秋一書則開劉氏之說本朝經學未能或之先也訪求其家則爾誠之孟容皆世科第誠之方飭正曲臺雅有登處而孟容淹恤在外稱者尤不容口也其以誠之爲禮博士而特招孟容置諸冊府詩不云乎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朕蓋庶幾於此焉可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徐誼除權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十二月三日）

敕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夫爲內史而無尊重難危之勢非所以顯示海內比京室也具官某外寬而中剛未詳而本約能通當今之務而不失古意能得君子之心而不忿疾於頑也比嘗試對賦奏聞切朕識之久矣謀議御面仞之庶僚貳於趣部蓋聞與莫言之助者開塞扛之門慎危術之情者持白詧之計內史不競職此之由從圖其人無以易汝是用被自朕亦度越故常以論思之班行彌縫之事往其懋哉以振首善可

袁燮除太學正（十二月）

敕具官某令聞行之士可以爲人師者不乏而朕取諸遠至於一再爾燮亦喻此指乎夫行修於家而未施用於世名聞於州里而未有著於朝列此人主之所務自也宜益懋官以副朕不遐遺之意可

添差台州通判呂祖儉除太府寺丞浙東常平司幹官孟猷除籍田令（猷閏十月三日祖儉十二月）

敕用人之弊其惟泄邇而忘遠乎肆朕闢服賢示無外問有遺材散之下國爾祖儉爾猷皆以故家子孫雅有譽髦孝友行於窮約而趣尚不專於科第也徒勞州縣未究爾能以爾祖儉丞外府猷令藉田其益好修以稱朕意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奏狀劄子

學官乞在外差遣申省狀

某庸陋晚學近塵末第驟蒙朝廷擢置學省猥遇甚爲幸學業思改秩然有俟日啟不欲敗錢駑鈍少圖報塞實以多病隳官前後以病不與私試凡五箇月職事廢弛不遑安處欲乞陶鑄一在外差遣或祠廟一次（十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差通判福州仍蒞務）

赴桂陽軍擬奏事劄子第一

自古帝王之興未嘗不因天下之變或草昧之初或叔季之後皆可以成大功而照鴻號於無窮載籍所稱創業中興之君是也往者外有方張之虜內有交叛之將關河海岱盜賊擾光堯太上皇帝崎嶇馬上撫定東南以康世

屯以艱國祚遭變之難自古所無而天命復集於宋蓋時無不可爲者矣恭惟陛下叡知神武之略寬仁恭儉之德憂勤惻怛之意自繼不絕以恢復爲己任可謂對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推者然而遷延積故至今二紀此皆當上大夫類曰時不可爲而以恢復爲諱雖臣至愚竊所未喻且隆興用事之臣雖以朴忠竟無成功天下不與其才而與其心乾道用事之臣雖以大言亦無成功天下不與其心而與其名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今顧以恢復爲諱果何名歟論說定則習俗成習俗成則人心不起人心不起則賞罰不足以懲勸是王業衰遂已也孟子以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孔子誅亂臣賊子凡以正人心也與王業以人心爲本靖康之禍諸夏陸沈而人不恥君父播遷而人不怨天地易位三光五嶽之氣分裂而人不懼是尚

爲有人心乎馴至於今殆如平時不念同仇私相恩怨但爲身謀思在得喪曰非陛下有以再造彝倫一新士氣臣恐此義寖微寖滅或有後憂也方今虜主春秋甚高恐不在動庶子嫡孫未知誰立一傳之後必非今日所觀矣以血氣方剛之君一時新進大抵生事僥無遠略且有內爭兵端其可禁乎就使虜無動夫以中原萬古衣冠淪爲左衽五六十載北不足懷南不能令厭亂思治豈無其人聞之道路河決非常擾及蜀漢神怒民怨其兆見矣卒有特起何以待之就使虜無動中原無特起以臣過計千乘萬騎介在東南禮樂庶事比擬全盛地氣不能勝民力不能支亦豈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乎恭惟陛下叡知神武之略寬仁恭儉之德憂勤惻怛之意宜爲中興稱首獨王而以人心不起至於憂在子孫臣實未喻孟子曰得百里之地

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臣在陛下而已臣不勝拳拳

第二

臣竊謂士大夫以恢復爲諱但曰時不可爲者必有以藉口矣其說以官與兵俱冗而方困於財有此三患何鄉而可彼好論邊事以希戎功者皆誕謾迎合且誕謾迎合自中人知恥此名口進言之人要當觀事情如何口不宜以此妄自沮御臣誠愚陋揆之往古國家之患何世無之上有懇心愛意之君下有至公血誠之臣雖多患必日盛強君臣玩安虛延歲月雖無患亦日衰弱臣故曰以人心爲本誠使中外人心併意一向以佐下風治是三者有一兆治具皆大計則九重不怡九重不怡則朝野震驚如是則恢復之形見矣臣之所謂恢復非論邊事以希戎功之謂

而結民心以祈天命之謂也往者渡江諸臣僇力討賊大義明矣覽無所成陛下亦嘗究其所以失敗不繫前檄而以重斂濟師以王黼之遺法圖寇鄧之高勳一戰之餘民力已屈縱微秦檜其勢不得不出於和後之議臣不務反比年和戰莫知攸濟臣請畧陳祖宗立國深仁厚澤之意與熙豐崇觀以來用事者之紛更動危邦本以致夷狄之禍託於渡江理財本末陛下詳覽而審擇焉則興衰之分決矣是恢復果在此而不在彼也國家肇造之初雖創方鎮專賦之弊以天下留州錢物盡名係省然非盡取之也當是時輸送毋過上供而上供未嘗立額郡置通判以其支收之數上之計司謂之應在而朝廷初無封樁起發之制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矣應在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以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可謂富藏天下矣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奏立諸路歲額熙寧新政增額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一路之增至十數倍至今爲額其他雜斂皆起熙寧於是有免役錢常平寬剩錢至於元豐則以坊場稅錢鹽酒增價錢香礬銅錫斗秤披剃之類凡十數色合而爲無額上供至今爲額至於宣和則以贍學錢糴本錢應奉司諸無名之斂凡十數色合而爲經制至今爲額至於紹興則又始以稅契七分得產勘合添酒五文茶引鹽袋耆戶長壯丁弓手雇錢之類凡二十餘色合（元作今）爲總制至今爲額最後則以係省不係省經制有額無額上供贓罰酒息等錢均撥爲月樁又至今爲額至所謂湊額糴本降本折帛坊場淨利供（宋剏鳳過庭錄十六引作偕）給吏祿之類令項（過庭錄內谷品茶詩根分破致孤令孤台單獨出偺作孤另非已齊集桂陽奏事劄子令項例今俗謂另項按集中令項屢見是宋人公牘文字如此陳本錢職疑梓外歸非造）起

發者不可勝數且夫自係省而有上供自上供未立額而有年額又有無額自有無額上供而後有經制而三權之入盡歸京師至經制悉矣故夷狄之禍起且夷狄安能一旦入中國哉民心離則天心不享則其禍必及於此而渡江諸臣不惟盡衛宣和橫斂之舊又益以總制月樁令項起發王朴有言以此失之以此興之可乎今天下之民皆不便其長吏徒以陛下時出德音有所罷省蠲閣振業之而民心不解夫恩澤有限不能勝無藝之斂可爲寒心臣故曰覩諸此則興衰之分決矣則恢復非論邊事以希戎功之謂而結人心以祈天命之謂也若曰方困於財何鄉而可是坐觀成敗者之說不事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也

第三

臣聞熙豐崇觀以來用事者紛更祖宗之舊以致夷狄之禍今天下皆追咎之矣至於重斂不唯奉行不以爲過又從而附益之者何也昔者以妄費今以養官與兵故也方今經費兵居十八官居十二官未暇言也敢言養兵國初州郡無禁兵也其在令甲自騎射至牢城凡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爲本城而已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駐駐箚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之官所部領也三邊之兵閒因事宜升爲禁軍者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是已是爲就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於是列郡稍置禁軍至威果既云多矣然亦無過大郡要害之處熙寧按天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不知戰於是教閱之法起其後以廂軍團併爲額則今之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之類是已教閱之兵因別爲額而隸之將下則今之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之類是已元豐兵令番

以雄節之類升同亦軍由是禁軍始徧天下（自已下元空十字今據名臣奏議補二十一字）方戍法之行也三司禁旅輒徙於四方而州郡廂軍大抵以供百役蓋勢之則易使散之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自州郡各有禁軍而三司之卒不出不出則常坐食於京師常坐食於京師則必盡天下之利歸之公上利盡歸於公上而州郡之兵已多則其勢必巧取陰奪而後足於是養兵始爲大患若今屯所諸軍亦何異本城（奏議城下有軍字）哉特以三總領饋之而不節制於長吏爲差異耳要之所謂韓家軍者今爲京口人矣劉家軍者今爲建康池陽人矣岳家軍者今爲鄂渚江陵人矣向之數經行陣以功得官往往揀汰冗食於廟祠添差之類比所招刺例多下等久不離營兒女滋息稍食鮮薄類苦飢寒當此勞辱最易撫摩臣愚以爲此可以漸復祖宗舊制之機殆

天授陛下也誠有爲國家任是責者稍使不仰食於縣官以省月樁則經總制之名亦可以次第改正惟陛下不愛爵祿以待天下之士大官重權可謂尊寵至於養兵則國家被重斂之名而不得辭臣享其佚上任其怨臣竊不取也

第四

臣所謂養兵固難而何莫爲（兵下元空六字據奏議五十二補）國家任其事者臣嘗思其故矣非必皆羣臣之罪也勢也方今天下之勢以陛下明聖豈不灼見其偏敗其在朝廷有官守者莫（奏議作不下同）如文墨議論之能其在四方有民社者莫如監臨案（元缺據奏議補）察之專譜非一日之積也往者給諫館閣與省寺（奏議作府）之官位望相等而不歷省府往往不至執政大是以績效白（績效白奏議作清議行）而有司無失職僞雅進而能吏有以自見而朝廷之勢適平（元缺據奏議補）自主判廢而職守分吏進之法改而流品別由今臺省觀六曹（元缺據奏議補）長吏自（元缺據奏議補）爲清濁況它有司乎臣故曰有官守者不如文墨議論之能也往者帥漕望郡事力不分而將相大臣多領藩服夫是以利（奏議作則）歸公上而邊郡未嘗不實耳目在監司（司下元空三字據奏議補）而守將得立功於（於下元空四字據奏議補）網羅之外而中外之勢適平自以兵係將歸之提刑常平茶鹽以（元空十一字據奏議補）歸之提擧大軍之餉歸之總領至於帥臣徒擁空名位（奏議作威）望風采不逮監司遠甚況支郡乎臣故曰有民社者不如監臨案（元缺奏議作按據前文補正）察之專也推是二者可以察見天下之勢日趨於偏矣是故煩言勝而事不待其成糾禁苛而官（奏議作人）不盡其力今上自臺省下至州邑得史（陳本作吏）執其政長官不能誰何大者三衙小者鎭寨

者（下元空六字據奏議補）卒伍失色則主將屏氣甚者匹夫單人動搖在位管攝（下元空四字據奏議補）之下操（元缺據奏議補）持其長是今日之勢也是以不事事者常無咎而坐觀成敗（下元空六字據奏議補）之俗成臣故曰非羣臣之罪也勢也且以緡地數百（元空六字據奏議補）（奏議作自）數州之廣外有夷狄之難內有盜賊之患而執者徒（奏議作恃）取其足曾無一人根柢深厚可以託重雖有許國之人欲展布而無繇陛下念此可長恃乎自古事變不於暇豫圖之則俄而至於倉卒不與忠愛臣子共之則或不得已付之一切之人倉卒不如暇豫一切之人孰與忠愛利害甚相遼絕也而每患不果易曰黃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伏惟念光堯遭變之難撫藝祖造邦之意推黃帝堯舜宜民之術以正人心以扶天下之勢則宗社幸甚蒼生幸甚（淳熙十四年六月被旨奏事）

桂陽軍乞畫一狀（自繳乞上有陳字）

一臣照對本軍以銀爲稅自天禧開行之民以爲便但銀價不等折納亦隨時高下官吏未免以意增損紹興冬行經界本（此二字下各行元低一字从陳刻）路漕臣見得銀價太重遂立條約每兩折錢二貫八百文足自此始有定數乾道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日下元缺一字从陳）因前知平陽縣羅公旦劄子准都省批狀指揮行下本路於每兩價錢上減錢一百（元作貫按後文有所減銀價一百文足每件百是从陳本）文足至淳熙二年六月三十日因轉運副使李椿奏（此下元空字从陳本）一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指揮行下本路於每兩價銀上減錢三百三十六文七分足今每兩折錢二貫三百六十三文三分足至與市估低平相等遠方之民鼓舞聖恩老稚相傳無有窮已然臣區區尚有口口門不敢隱默竊緣節次裁減銀價內一項

轉運副使李椿所乞其減去歲收錢一萬二千貫而當時先乞於月椿大軍錢內減放上件錢數紐計銀價除豁故所行乃爲皆恩知縣羅公旦所乞其減去歲收錢二千七百四十一貫四百九十文足而當時卻不曾乞於月椿大軍錢內減放上件錢數雖曰減價而其錢至今猶是隨鈔數納故其所行但爲虛文臣究其本末李椿以具奏出於宸斷故雖以一萬二千貫之多捐之爲易羅公旦以不曾具奏出於省部故雖以二千七百餘貫之少捐之爲難臣竊思念本軍財計支數漸增收數漸減勢不獲已必取之民臣已將乾道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淳熙二年六月三十日所降指揮申尚書省欲望聖慈特與行下本路轉運司將乾道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已降都省批狀指揮所減銀價一百文足此其無收錢二千七百四十一貫四百九十文足照淳熙二年六月三十日聖旨指揮一般事理何歲於月椿錢數減放二千七百四十一貫四百九十文足御將見今稅戶隨鈔收錢均懸蠲免庶使德澤下流不爲文具

一臣檢會到淳熙五年正月空日守臣徐大觀奏昨准聖（此下各行元低二字从陳本）旨指揮減收銀價錢一萬二千貫每貫元收經總制頭子錢四十八文五厘省共計錢五百七十六貫六百文省每貫元收勘合錢二十文足計錢三百一十二貫文足兩項共錢八百八十八貫六百文省今既減放銀稅正錢其上項經總制錢亦無名色可收已是一例除放之數欲望特降一省旨與隨數除豁當年五月二十二日都省批狀戶部勘當行下湖南提刑司更切取見桂陽軍所收經總制錢勘合錢委是於人戶折銀錢上口口所

收即將今來本軍前項合放錢數並行除豁本軍自此並不追發去訖今來所乞減放二千七百四十八貫亦有每貫上收經總制頭子錢四十八文五厘省共計無收一百七十一貫二百五十文省如蒙施行併乞照淳熙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已降都省批狀指揮併行除豁施行

一臣照對桂陽雖小壘實邊猺峒頃年郴寇蠢嘗上煩南顧之（此下各行元低二字从陳本）變矣稽其兵籍最爲單弱見管禁軍一百九十八人廂軍一百二人牢城七十四人牢城一營既不在准備緩急之數則通廂禁軍止三百人而其接送守臣各九十六人提刑提舉司各四十八人幹辦公事官二十一人諸司占破二十人率每歲用一百七十八人又有押部綱運齎擎文書之類差撥不足不免通那禁軍廂臣之到官亦欲畧行整緝教閱然常不滿百人臣因根檢

詢究自紹興十一年史愿措置屯軍馬於管下平陽縣
臨武峒諸處彈壓至十四年抽回臨武峒戍兵差撥鄂州
軍五百人前來軍城屯駐至二十一年復抽回鄂州軍尋
有李金之寇乾道元年賊平之後再差鄂州軍五百人以
二分屯本軍一分屯臨武淳熙十一年十一月二日樞密
院降聖旨指揮抽回鄂州兵差撥潭州飛虎軍三百人於
郴州黄沙寨親兵一百人於宜章縣忠義軍一百人於本
軍臨武縣駐劄自此軍城遂無戍兵契勘平陽縣自舊有
臨武縣楊梅寨巡檢土軍一百人紹興十六年析平陽之
臨武置縣遂以平陽臨武兩縣巡檢帶衛令來臨武縣見
有戍兵一百人弓手七十人稍成次第所是舊管平陽巡
檢土軍一百人合還本縣管內道司臣今相度平陽臨武
兩縣巡檢就移在城內外置司仍舊以平陽臨武兩縣巡

檢帶衛以所管土軍一百人相兼教閱稍壯軍聲猶有抽
與止六十里往來應接管無缺誤如臣所乞即不敢引用
紹興乾道事例增添軍馬亦不曾違戾淳熙十一年二十
日已降聖旨指揮只是軍縣一體務令均平伏乞聖慈詳
酌施行

一臣伏見前後臣僚屢言郴桂之間宜興學校以柔人心
尋准（此下各行元低二字今从陳本）淳熙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勅節文三
省同奉聖旨依禮戶部勘會事理施行行下本路於郴之
宜章本軍臨武兩縣撥建縣學所以勸獎風厲條目甚備
仰見睿明旁燭幽照欲使邊氓同被文化幸甚幸甚今來
兩縣雖各有學然而無訓導之官無供億之具名存實亡
不足以仰稱明詔以臣愚見所在縣學多是文具若只
就州縣學展養（展養循展遺尚時今備修講陳本作改因待）齋舍增養生員責

之教授誘進義社豪民或邊陲子弟孫姪入學聽讀仍以
縣令佐兼管幹贍學錢糧事措置應副專委本路提舉學
事司常切點檢別爲一籍如教養到生員一百人或一百
五十人以來許將見任教授并贍學錢糧官理爲勞績甚
立賞典如此則事體歸一庶可就緒惟陛下財幸
臣（此下二行元低二字从陳本）檢到本軍准本路安撫牒備准
淳熙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勅指揮申尚書省去訖
乞賜檢會施行

一臣照對本軍祖來年額係招趁住賣茶引二十二道每
道（此下元複出每道二字又每道下各行元低二字今从陳本）一百斤價錢二十三貫
四百一十九文省一年計二千二百斤共價錢五百一十
五貫二百一十八文省分係三縣并在軍合同場招趁繇
本軍非產茶地分又非商旅孔道自舊將貫引價錢均敷

於民歷年彌久不以爲病至淳熙元年守臣妄希增羨之
賞於任內添起年額茶引二十三道作四十五道增及一
倍之數計價錢通五百一十八貫六百三十七文省其錢
無所從出卻於輸納倉庫收趁內折銀場每鈔三文足和
糴場每石九文足常平倉每石二十文足苗倉每石三文
足猶未及額數及合干等人至今十五年凡科斂民錢八
千七十九貫五百五十五文省臣雖已具申本路提舉司
乞覈實申奏除豁去訖臣竊謂國家歲計宜不藉此項
頃欲望朝廷詳酌指揮行下本路提舉司將淳熙元年以
來增起一倍年額茶引二十三道特與免行招趁合臣將
見今倉場受納鈔面所收茶引一項錢據數除落雖其事
細微亦足以彰陛下加惠元元之意

一臣將本軍牢城指揮兵士見管七十四人逐一契勘元

來斷（此下各行元低二字从陳本）由見得內係竊盜二十有八人鬭殺十

二人劫盜八人渡淮作過一人竊緣本軍彼邊其民皆悍

剽奪之利乃以四方強惡之人配隸於此則皆往往佚去

散入村聚率人以爲盜臣因捕盜嘗獲郴之逃軍數人皆

故江浙間漲盜也臣愚以爲本軍無城壁關閉之節無營

房出入之限居民荒掠官府不成重兼廂禁軍人數稀少

部轄不前凡此等配隸之人實難關防欲望聖慈特賜指

揮自今應盜賊并渡淮作過等人住配本軍庶久安靜

臣（此下六行元低五字从陳本）檢准淳熙十四年四月十一日

樞密院批狀指揮知郴州王蘧申乞諸州盜賊不

須配隸郴桂大理寺看詳淳熙十三年六月十一

日指揮諸州牢城人數如溢及五分仰先申本路

提刑司照應詣實保明備申省部以憑行下住配

自合遵依施行難從所乞伏念本軍事體又與他

郡不同伏望聖慈特賜矜允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奏狀劄子

湖南提擧聚（元脫聚字）剸列郡太守狀

臣照對湖南治郡莫難於永州莫易於全臣取十年以來事關本司徑於目即反覆參校見得永州實是闕乏積而至於淳熙十五年終大軍月椿常拖下七箇月不解共爲錢三萬五千貫文餘道稱此而又民俗強悍動多獄訟此所以爲難全州素號饒足自淳熙十三年後大軍月椿每謫月錢季月趁發並無缺誤他亦齊整而又壤地褊小公事簡稀此所以爲易今來知永州趙謐自到任之後每月剗趲已起至紹熙元年五月分若從今八月理起較之累政趲前三箇月御又補帶舊欠凡爲錢二萬貫文使知永州者皆如趙謐則永雖劇郡可以漸寬知全州施廣文自到任之後每月綱運初頗如期洎至今年四月以後於本司新故交承之際頓不起解若從今八月理起較之累政運拖下三箇月凡爲錢一萬二千貫文又官吏久無俸給鄉人冬衣絹支一半使知全州者皆如施廣文則全雖樂土又必凋敝近者朝廷集議蠲減臣嘗奉行寬大之詔數內永州減月椿錢歲五千貫亦是謐催先他郡將所蠲減之數分爲等第均與諸邑必欲上澤下及於民今之州郡大抵上供監司而下不恤民自非謐有志愛民安能如此臣以爲若謐者可謂不負陛下使令矣施廣文雖本書生頗爲鄙猥之計及此垂滿略無顧憚自上供須至官吏之俸一切勿問臣尙以爲行且受代或是儲積以遺後人比及體訪累月以來郡帑並無見管錢物且財賦若不在官即須在民而廣文已將今年民戶秋苗勒行預借一年方米未登賜之時民正艱食奈何有此暴斂全之民力自是困矣臣以爲若廣文者可謂負陛下使令矣至如知武岡軍王公彌亦有治狀武岡軍雖小壘自公彌爲之圖部之事井井有條士人悅之軍人安之旁及猺峒悉聽約束觀其才有過人者但亂永州不爲甚難勞效若小且以臣愚顧其疾質不足任劇堪如此三郡治者之狀蓋久而後得之已忝耳目之寄今三人者各及滿替若吏隱默遂使施廣文僥倖善能再竊官職何以爲負使令者之戒趙謐王公彌不蒙旌別稍異倫輩何以爲不負使令者勸已具狀奏聞欲望聖慈加惠此方首正諸郡將施廣文特賜黜責趙謐王公彌特賜擢用伏候勅旨（紹熙元年十月二十七日有旨趙謐王公彌各減二年磨勘施廣文與宮觀）

湖南提擧薦士狀

臣恭觀（奏議卷四十七作覩）明詔搜羅湖廣遺材竊見通直郎知潭州長沙縣宋文仲有通務之材而發於謙和有及物之志而安於靜退蓋文仲雖生長南土其家學則中原文獻世頃丞華鄉萬有民譽方臣假守桂陽召其爲人就訪之而文仲嘗爲桂陽錄事參軍授臣本軍會計錄一卷臣遵行之所以能蠲除宿負罷蠲科料不得罪於其民者文仲之助也尋假使事訪以九郡利病無不周知前者倉司糴補諸郡米僅十萬斛今漕司蠲錢亦數萬緡皆文仲發之臣以爲文仲雖衡陽人實國士也奉議郎知常州無錫縣吳獵學問本於純實器識明於遠大所居闔郡宗爲師友凡與之遊類多自愛而獵於其交有善稱之不容口有過戒之不遺力有急難雖不利於其身赴之不恤也頃從事桂林帥府與平李接之亂未嘗言功已而帥臣劉焞（元作惇賊）

列議不理於日而獄訟不避罪以訟其冤人臣如此其不負國必矣臣守桂陽獄適爲贍軍酒官助請荒政甚於饑歲桂陽故事遇皇帝登極奏表進銀三千兩臣方救荒之際力不辦此臣懼無以塞責獄貸救依申請減額迄蒙睿旨損三之一爲惠一方獄與有力臣以爲獄雖長沙人亦國士也文林郎知潭州攸縣蔣瀰素稟端亮恥爲苟簡往歲江陵今茲攸縣廉惠之聲兩邑同辭觀其爲吏苟不便於民雖上官令之不聽苟便於民雖匹夫不獲伸則身任其責也臣嘗見其詣闕所上書論廣右利害有四拔弊之說及與提點刑獄司論經總制錢其言惻怛可以施用則邇臣所謂遠方因革可備咨訪者在靜江則瀰其人也奉議郎知全州清湘縣楊熠賦受沈審濟以通練亦在桂嶺與平李接之亂隨宜知變見謂善謀而其操履自不可欺

及今爲縣盜者吏績郡賢賴之臣得其嶺外鹽筴本末一書自開寶訖於熙豐上下二百餘年燦然明白其論以（奏議）祖（下有宗字）政蔡京變法實爲禍根馴致二廣連年多盜官般客販迭爲民擾請利東路則西人被其害利西路則東人被其害官爲置給兼與兩路斯可以便公私息紛更以臣所見廣鹽之說十數家未有如熠之平者則邇臣所謂遠方因革可備咨訪者在臨賀則熠其人也如臣不肖非有知人之明能得此數子於衆人未識之先正以久居於此或聞之公論之熟或見之同事之詳如宋文仲吳獵之在湖南蔣瀰楊熠之在廣右朋儕鄉黨咸所推先牧守賓僚無不器重臣如隱嘿不惟負薦賢之罪是不奉明詔也已於今年某月某日具狀奏聞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甄錄以昭示公朝不遐遺之美謹錄奏聞伏候勅旨（有旨吳獵蔣瀰楊熠宋文

仲熊赴部堂審察）

辭免浙西提刑乞祠申省狀

某一介庸賤本不適用偶際休明薦叨器使自守軍壘就除本路監司之任一歲而遷將漕又一歲而遷按刑可謂寵光狎至私計兼足矣方寵光狎至而無圖報之心私計兼足遐爲求便之請苟非至愚豈敢犯此不韙而某祠祿之請不避煩瀆至於再三實非獲已伏念某秋初心痛至不省事嘗倉皇回司之時盧檢院范少卿俱來相問藹然一榻不能夜談舁入廨舍盡室驚惻僅逃鬼錄賴有天幸以此心氣疑懼目力短昏雖極勉强實虞妨闕重念某纔有一兒尤不敏事書問滿前莫能報謝米鹽瑣碎時復闕決夫多病早衰傍無佽助在官則以奉公不辦爲憂在家則以應俗不周爲愧若不乞假歲月務近醫藥貪戀祿食

必致自隳區區欲望檢照前請特賜敷奏別與祠祿差使一次則未盡之命皆生成之賜

小帖子稱照得某嘗恩改除上件差遣係是倖應孟明日資闕初以待次歲月甚便休養故不敢輒有陳請今來應孟明已除郎官即成見次所以須至煩瀆若未欲便與祠祿即乞與一般待闕差遣某見遞前去衢婺州聽候指揮（十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

（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

吏部員外郎初對劄子第一

臣恭惟藝祖受命平定海內凡所以創業垂統莫非可傳之法而深仁厚澤垂裕後人則專以愛惜民力爲本臣案故牘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余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古

所謂富藏天下何以尙此當是時諸道上供隨所輸送初撫定額留州錢物雖盡曰係省而非取之也蓋至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始奏立諸道上供歲額以此承平百年家給人足傳序九帝天下嘗多故也而民心不離迄用中興則以祖宗之澤在人深厚故也臣嘗惟念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比隆三代矣然而以天下遜不私諸子纔一再傳而萬世不祧之宗僅同支庶則是在天之靈未享其報高宗遭變深探其本由是推正統之自納至公之說而大命復集於壽皇聖帝發暨陛下豈非天哉且天之報藝祖者如此而陛下以睿聖之資寬仁之德誕膺天眷方當繼體之始伏惟貴念高宗推本之意欽承壽皇付託之訓以推行藝祖在人未泯之澤爲萬世無疆之休今其時也臣不勝至願取進止

第二

臣聞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藝祖之約束一切紛更之驅至於今而民力之困極矣蓋自祥符奏立諸路上供歲額熙寧新法增額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一路之增至十數倍迄今爲額是特上供耳而其他雜斂皆起熙寧則以常平寬賸（元作剩从陳本）禁軍闕額之類令（宋史本傳賦作別）項（元缺據奏議補）封樁迄今爲額至於元豐則以坊場鹽酒香礬銅錫斛秤披剃之類凡十數色合而爲無額上供迄今爲額至於宣和則以贍軍糴本與凡應奉司無名之斂合而爲經制迄今爲額至於紹興則又以稅契七分得產勘合添酒五文茶鹽袋息之類凡二十餘色合而爲總制迄今爲額最後又以係省不係省有額無額上供贍軍等錢均撥爲月樁大軍迄今爲額而折帛和買之類不與焉夫取之之悉如此而茶引（元缺據奏議補宋史本傳亦作引）盡歸於部茶場不在州縣鹽鈔盡歸於榷貨務不在州縣秋苗斛斗十八九歸於綱運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取之折變取之科敷取之抑配取之贓罰無所不至而民困極矣夫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而使困窮至此此天所以復命壽皇發暨陛下將以救民窮也書曰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奏議作威）方今之患何但夷狄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豈不甚可畏哉陛下知畏則宜以救民窮爲已任陛下以救民窮爲已任則大臣不敢苟目前之安大臣不敢苟目前之安則羣臣陳力何鄉不濟此藝祖意也亦天意也惟陛下留神幸甚

第三

臣恭惟陛下嗣位之初詔旨丁寧皆爲寬民力而下臺諫

侍從置局講究而臣猶以爲民窮未救何也誠以裁抑細微或彌空張之數而已議結局未有以稱明詔大慰民望也臣來自遠方不知朝廷之費宮掖之奉歲當幾何凡所耗費則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養兵甚於在上之軍故欲省賦朝廷以爲可則版曹以爲不可版曹以爲可則總領所以爲不可總領所以爲可矣奈何都統司不可也陛下亦熟念之歟則以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故也於是乎中外之勢分而職掌不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矣職掌不同則彼此不能以相謀事權不一則有無不能以相濟施行不專則前後不能以相守故雖欲寬民力其道無繇且夫承平關陝已行之久中興韓岳未罷之前養兵亦甚盛矣而不見其不足誠在今日稍仿舊制使都統司之兵與向

皆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無異則中外爲一體中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凡事斷之而有異論勿斷可也行之而有後患勿行可也往者元祐至於宣和皆罷新法矣則有紹述之說起而爲便靖康至於紹興皆用兵矣則有講和之說起而爲便故上之號令相反而不能定下之朋黨相傾而不能合若夫寬民力誰獨無是心哉斷之而無異論行之而無後患莫過此者而何疑不決陛下誠斷之則今之大臣皆足以立綱陳紀二三大臣誠推行之則今之人才皆足以受令承教方當年穀屢豐邊鄙不聳失此閒暇後將何及詩云譬彼舟流不知所屆臣不勝拳拳

是日上殿方奏臣不肖蒙恩爲郎幸得賜對上云卿去國幾年朕欲見卿久矣讀劄子至寬民力上

曰莫急於此只爲處置難奏云臣第三劄子是處置大略容款曲敷奏天顏甚喜讀劄子畢褒獎再三奏容下殿謝恩上云且說話聞卿在永嘉從學常數百人奏臣無所長只與士子課習舉業過蒙清問不勝悚懼上云知卿學問深醇著書甚多朕欲一見可盡進來奏臣豈敢著書不過講說衆子所習經義何足仰塵乙夜之覽上云經說更好但隨所有進來奏臣來自遠外佇對清光已踰半年之望又蒙寬慈曲垂獎諭令進所習經說顧臣何人遭逢如此然臣受是日下未有成稾以應明詔容臣守官之暇收拾編緝候成次第奏乞投進欲望聖慈特賜寬假上云有底得幾卷節次旋進來不妨又奏在廷儒臣多是前進臣一旦入朝便敢僭越投進文字以此終是踧踖未安上連聲云不妨不妨

辭免除秘書省少監申省狀（依目補三字）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陳傅良（[illegible]）除秘書少監兼職依舊竊惟口口口（[illegible]）自古所重口非時望不在此選假如衙次而進亦以待口口口曰遷人伏念某學術空疎重以衰惰視今同進爲日又淺上之不應遷選之科下之不與久勞之數乃因賜對有此擢若遂昧冒安受不辭則是眇然弗悛敢當嘉獎此所以須至懇陳不容以官小例無辭免爲辭重念某頃緣衰疾嘗申祠請尋趣奏事遂留爲郎乃以重違成命黽勉效職則今日之辭情實可察伏望特賜敷奏早回誤恩以安愚分

輪對劄子

臣頃蒙恩賜對嘗奏三劄上陳一（奏議無一字）藝祖以得民心啓天命竊以爲推行藝祖在人未泯之澤實在今日誠不易然一介借論偶契聖聽獎予備至以臣區區之愚猶且前說未畢復爲陛下誦之蓋藝祖之後天命復集於壽皇聖帝發聵陛下恭惟陛下以藝祖之子孫而修藝祖之故事此天意也不識陛下自信足以濟此歟抑自視過謙而何疑其難歟以臣考見肇造之業其道甚易知甚易行何者藝祖治大而不治細任遠而不任勞大抵懲五代叢脞之失再立朝廷以還君道君道得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理願陛下勿疑其難也臣請條一二切於當今之務者以備采擇以上書人文字令知制誥行詞升降以開此塗隆二年十月詔書也以次對章奏下尚書省參詳可施行

者以聞此建隆三年九月詔書也且夫中外論建非近臣面對則遠臣封事皆所以通下情裨治道也而其患不在於壅蔽則在於讒嫉今也以遠臣封事之言付之御諸則有舍人院任其責矣以近臣面對之言付尚書省則有尚書省任其責矣以爲可聽者斯聽之不可聽者勿聽則聽者無特異於衆之嫌不見聽者無見遺於上之恨是謂不以主斷廢羣議而無壅蔽讒嫉之患人主所自擇毋過臺省長官耳此道豈不甚易知甚易行哉伏覩陛下踐祚以來不信近習而信外廷不聽游言而聽公論亦既深得藝祖之意矣然間者上自侍從臺諫下至百執事或臨遣郡國之臣對揚敷奏多見嘉納人人自以爲得上意且行其言而竟往往不下他所指揮動亦留滯廷臣疑焉且陛下不信近習不聽游言必無壅蔽必無讒嫉或以爲方崇尚

靜之化厭於多事而不加省或以爲陛下自去冬違豫以來聖意常有不釋然者於是務自寬大而不暇省二者皆妄窺測也臣獨自思念未有以藝祖故事上徹宸旒之聽者陛下其始自今凡中外論建一以建隆詔書從事不唯君道得而朝廷正亦足以解廷臣之惑不亦美乎由此言之昔法藝祖但見其易未見其難則臣所陳推行藝祖在人未泯之澤皆非偶然嘗試之說可以次第舉矣臣不勝至願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奏狀劄子

轉對論役法劄子

臣不肖，頃以備員郎官蒙恩賜對，嘗奏三劄，專論民力之困，然熙寧以來生財之害粗及梗槩，未敢悉數，而玉音嘉獎至於再三，甚切感激。遭際如此，繼今可以畢其說矣。今者適充轉對之員，敢以奏劄數內免役一項先爲陛下誦之，而因究役法之弊，庶幾采擇以救斯民於不勝其病之後。所謂免役錢者，本以恤民，使出錢雇役而逸其力也。自罷募戶長而取其錢，今隸總制（熙寧五年罷十年以其雇役錢樁管紹聖三年再[illegible]建中靖國元年再樁管紹興元年起發九年罷十年六月拘收入總制窠名）罷募壯丁而取其錢，今隸總制（熙寧七年罷十年以其雇錢封樁管紹興十二年十月拘收入總制窠名）罷募耆長而取其錢，今隸總制（熙寧八年罷十年以其雇錢封樁管紹興五年起發九年罷十年四月拘收入總制窠名）而又以三分弓手雇錢（建炎元年附置弓手二年民戶役錢更增數三分以贍口丁二三年罷紹興五年三月拘收入總制窠名）一分寬剩（[illegible]）盡隸總制，而又以罷口口歲候直祿錢（[illegible]拘收入總制窠名起發）罷諸州學官當直散從官雇錢（宣和六年拘收充糴本）罷學事司人吏雇錢（[illegible]）官和糴本之類盡隸總制。至於官戶不減半役錢（建炎二年起催紹興五年起發乾道二年六月拘收依[illegible]總制[illegible]）在京吏祿、在京官員雇人錢（在京吏祿有歲下淮南兩州十二路起一萬四千五百貫政和元年有路提舉五百貫在京官員雇人錢紹聖元年七一萬貫爲額於十四路起發政和四年每路提舉三百貫）之類，又令項起發，則免役錢之在州縣者日益少，而役人無祿者衆矣。夫使民出錢募役而逸其力，未爲非良法也，而反取其錢以贍他用；旣取其錢以贍他用，則必且白著而役，法不得不壞。何謂役法壞？今天下州縣之胥皆浮浪之人，而鄉村催科專責之保正長是也。以州縣浮浪[illegible]遣公事，蠹民誠甚，然未易改也，臣不暇論。若夫鄉村[illegible]長[illegible]催科之責，破家蕩產者往往而是，獨奈何弗救乎？且夫保正長催科非役法也，以保甲法亂役法而行之也。臣請言役法與保甲法之異。

臣謹按熙寧四年八月十一日行免役，以鄉村第一等人戶分爲甲乙丙丁戊五等，第二第三等人戶分爲上中下三等，第四第五等人戶分爲上下二等。耆長於第一第二等戶輪充，一年一替，與免戶下本年役錢一十五貫文，如本村上等人戶數少，即更於第三等內從上輪充。壯丁於第四第五等二丁以上輪充，半年一替，並不出納役錢。戶長於第四等召募有人丁物力者充，一稅一替，逐料夫盤纏錢五貫文。此役法也。

臣又按熙寧三年三月九日行保甲，凡十家爲一保，選主戶有心力者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主戶最有心力及物力最高者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選主戶最有行止心力材勇爲衆所服及物力最高者二人爲保副保正。凡選一家兩丁以上，通主客爲之，謂之保丁。此保甲法也。

役法者，五等簿是也；保甲法者，魚鱗簿是也。五等簿者，以通縣計之，自第一至口（元缺一字陳本作第幾按當作第五）以其戶強弱各自爲簿；魚鱗簿者，以（以下元空一字从陳本）比屬計之，自第一部至第幾都，不以其戶強弱，併爲一簿。各自爲簿，即第一等之中雖有強弱，要不失於上戶；第二等之中雖有強弱，要不失於中戶。以其力略相等，故其役均。併爲一簿，即或一部

之中適多強戶則歇役之日長或一都之中適多弱戶則歇役之日短或一都之中適皆弱戶則於其中不得不抵排一二以爲強戶則無復歇役之日以其力相殊絕故其役不均此甚較然矣方行保甲但以譏察盜賊而已與免役初不相關熙寧七年始以保丁充甲頭催稅而耆戶長壯丁之屬以次罷利其雇錢而封椿之法起矣元豐遂著爲令以甲頭同大保長催科。

元豐賦役令諸鄉村主戶每十戶至三十戶輪保丁一人充甲頭並須同大一保（一保當作保長又此六字元作小注令从陳本）催租稅常平等錢嘉祐以前未有此令

元祐怱怱復舊隨即紛更紹聖二年二月詳定所言鄉村每一都除保正副外大保長八人其保丁輪充甲頭皆最下戶人既不服事率難集按大保長各二年替宜以都保租稅輪二人分一稅一替而罷甲頭於是催科悉用大保長矣由此言之大保長催科尚非王安石之舊特章惇爲之也今士大夫固恥言安石之爲人乃若章惇則指爲罪魁皆知其殘忍不恤致於斲喪祖宗深仁厚澤之意而獨世守其刻薄之遺術以爲成憲臣實未喻萬古役法一王安石能改之章惇能力行之方今仁聖在上宰輔極天下之選而賢俊滿朝矣謂爲無人能斟酌損益以通其變臣亦未喻且今之困民力誠非一事而役害最大中人之家破蕩相繼有以仁聖在上宰輔極天下之選而賢俊滿朝如此乃坐視斯民最大之害指章惇所爲者若出於三代之舊而不敢議有輒議者不過付之有司檢坐見條申嚴行下以塞人言臣尤未喻也陛下加惻元元甚於赤子誠不以臣不肖妄論成憲下臣此章令侍從臺諫而下推究其所自來而雜議之要不以保甲法亂役法雖未足以盡寬民力實大惠矣臣不勝拳拳

封事（紹熙三年十一月）

臣一介疎遠才不逾衆人而多病早衰齒髮頽變久無榮進清顯之望閒者將指湖湘罷弗勝任嘗上奉祠之請乞便醫藥不謂陛下過聽不以臣爲不肖歸以幾節留之郎舍賜對便殿初無建明而天顏開懌玉音溫厚曾不數日擢貳册府又未幾用以爲皇子嘉王府贊讀官極一時儒者之遇臣誠不自意陛下待之甚寵也不勝大懼無以塞遭値之責日夜思念獨有與二三僚友共竭一意爲大王道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成孝敬長恩愛無負任使之意死且不朽謹嘗讀書至文王世子之記曰文王朝於王季者日三雞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侍之御者今日安否何如內侍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安則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則必反覆爲王誦之曰是可以爲法事親若文王則受命作周本支百世功德見於雅頌願王察之微之勿以爲不可及也至漢戾太子之傳曰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則亦必反覆爲王誦之曰是可以爲戒事親如漢太子則交兵闕下父子不相保而望思歸來之臺天下悲之願王警之懼之勿使萬一有此也賴天之靈社稷宗廟之福而大王委褻紈則嗜好鮮少不自貴倨喜親書生每得僚佐危言極論則深信而不諱忌至若周之所以得則斂衽加敬漢之所以失則嚬蹙不忍聞也邇者王學日彰人心日附臣與二三人者竊相欣賀以爲陛下有子國家無疆之休也今竊有感焉會慶誕節陛下闕上

觴之禮而弗講長至大會陛下復闕稱賀之禮而弗講發臣追悵若猶理嵩臣罔知陛下自違豫以來雖已康復尚弗便於乘輿而怯風霜雖然非所以為訓也何者區區陳說無過口耳之感必不能勝躬行之化況觀往古無過紙上之習必不能如家傳之法今陛下上虧三宮之懽而下責小臣陳詁於家嗣以庶幾寡過則雖抱血誠之忠未足其補將以逃斧鉞之誅而已楚王有言人之愛其子者（此下元空一字从陳本）　亦如余乎陛下以國家無疆之休託在一子宜如何愛之而偶不察夫所以儀刑之道如此顧使講讀皆為空言名曰輔導安用臣等此所以痛惜此舉動非所以為訓也臣以多病早衰齒髮頹變久無緣進清顯之望方由祠請以便醫藥不忍默默昧死為陛下一言以冀省悟伏紙流涕不知所云

是時壽皇聖政書成已降指揮十一月十四日進呈忽長至日駕不出宰執以下不勝憂懼是日御付出聖政序內翰李巘獻之所撰也翊日丞相進呈上云可別令人撰入院諸人復辭讓出於是過宮

辭免起居舍人中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陳傅良除起居舍人某忽拜除命懼不遑居伏念某疏庸之資淺陋之學重以病餘齒髮衰變介在衆後是為陳人而自昔入脩門屢困殊遲甫綴郎曹遂領册府纔及半歲復有今除且夫侍立記言舉世之所欽信直前論事在廷之所觀瞻目而居之實逾涯分而亦非所以安數奇之迹全靖共之操伏望朝廷特賜敷奏速寢誤恩以輯公論（十二月二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中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陳傅良兼權中書舍人竊以攝官承乏暫時使令力所克堪不當辭避惟是披垣之職關係非輕蓋辭令不工則不足以發明主德封駁不競則不足以慰滿公論苟非其人難以一朝居也伏念某才藻衰落無華國之文志氣銷墮無回天之力昔使嘗試為之必見闕誤此所以聞命震懼須至控免而況環觀在廷英俊林立或兼數器纔效一官則寢此誤恩改畀他士不惟寬小己其二之變亦足成公朝選衆之美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曲從所乞（四年正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繳奏劉煒與監司差遣狀

准尚書省劄子節文三省同奉聖旨劉煒首議禁戢私錢今已見效依舊與監司差遣臣竊上言乞賜寢罷二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令以次官書行劄付臣須至奏聞者臣竊以劉煒嘗為監司以言罷去今既旬歲循省云久陛下念之再與元來一等差遣此乃朝廷起廢之常典人主棄瑕之美意求之故事前後施行似此非一蓋亦無可爭執者矣獨緣特降批旨稍關事體卽與尋常行遣不同此後省所以不無疑惑須至論奏臣愚欲望聖慈特垂天聽收回批旨將劉煒只依常行起廢事例候有闕次隨宜差使如此則雖臣書行而當官之人可以自安不至再有煩瀆且亦以免劉煒煩言滋至之累謹錄奏聞伏候敕旨（二月初九日奏入留中）

繳奏刑部大理寺鄖（元作郎目錄文中仍作郎）同大為斷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為刑部大理寺狀吉州奏勘到百姓鄖大為說合已斷人李一討合游六等各持杖行劫朱三家錢物贓滿按法寺稱其鄖大為推鞫為

（閏與疑二自丁四作於）殺刑上定斷合決重杖處死二月十四（奏議劄有日）
字三省同奉聖旨鄒大爲依斷令臣得行緣事干人命須
至奏聞者臣竊詳上件斷案止以鄒大爲所帶物殺木擀
果以害人定爲持杖强盜贓滿五貫合決重杖處死設若
不以木擀爲杖（元作杖據奏議正）卽計贓須滿十貫方得死罪死
生之分在於木擀稱杖不稱杖毫釐之間此不可不謹也
臣嘗習此矣在律杖謂兵器杵棒之屬條條稱杖准此恭
惟本朝列聖繼作刑目益輕以爲杵棒立文該載未明則
犯法者易陷刑者衆於是重立兩條案嘉祐編敕賊盜門
其一云應持竹鎗竹杖磚石之類爲盜堪以害人者並同
持杖之法此謂有持竹鎗竹杖磚石堪以害人之物而爲
盜者卽爲持杖以明但持所須之物爲盜不得稱杖矣其
一云將鐮擔刀斧之屬於人園林陂野內偷割采斫蔬果

盜斫柴薪之類元非積聚者幷將鐮擔盜取竺船或持鞭
杖偷趁孳畜雖變主知覺但不曾施威力抵拒者依不持
杖竊盜法此謂有持鐮擔刀斧所須之物而爲盜卽不爲
持杖以明必是特持堪以害人之物爲盜始得稱杖矣上
件兩條合爲一編載在敕文則有司承用可以參照不至
牴牾至於元豐刪修舊敕一時不深求嘉祐以前立法美
意輒將上件兩條離爲兩門其一條在名例門云諸稱杖
者持竹木磚石之類堪以害人者同其一條在賊盜門云
諸於城外竊盜非人防守特持所須之具者並爲不持杖
注云謂採斫須金刃船栰須篙櫓畜須鞭之類蓋
自將兩條離爲二處卽凡用持杖（此下元空一字从陳本奏議同）之法只
據名例門立文凡用不持杖之法只據賊盜門立文兩門
文始不相參照無所因酌矣推詳元豐刪定嘉祐敕顚倒

木文已失初意（謂並同持杖之法故作諸稱杖者）飾略數字使成深文（謂刪）
（大鎗杖但稱竹木）自元豐迄今有司遵用蓋不知重輕者幾千人
矣今來鄒大爲之獄只是布袋幷擀卽不曾施威力若用
嘉祐舊敕卽非持堪以害人之物爲盜明矣且夫前朝立
法本持（此下元空一字从陳本奏議同）所須之物爲盜其意非是欲以害
人雖斧刃不謂爲杖本持堪害人之物爲盜其意是欲以
害人雖磚石得謂爲杖但論其盜有無欲害人之心不計
所持是不是堪害人之物原情定罪此春秋之義也又云
持杖在外空手入屋罪至死者各減一等門雖持杖若其
時不以入室可以減等又云變主知覺但不曾施威力抵
拒者並同不持杖卽雖持所須之物若其時施威力抵拒
可以加等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元豐改作離析敕文今來
有司尙循謬誤臣愚欲望睿慈特將鄒大爲之罪從末減

十貫條特貸命斷遣仍乞以刑部大理寺擬斷官吏並且
免坐失入之罪仍乞將見行條法送刪定所據嘉祐舊敕
將兩條刪潤倂入賊盜一門以憑遵守臣聞中興之初重
修紹興敕令已有指揮用嘉祐舊法故元豐敕多作舊改
之科數內持杖一條當時有司偶失參攷尙未追正今來
若行刪潤初非剏（奏議作創）新術改而聖主好生之德公朝從
恕之風自今以始益深益厚愚民無知雖似幸免而天聽
甚卑宜享其報此臣所以拳拳也所以錄黃臣未敢書行
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或謂臣曰嘉祐敕稱以鎌擔刀斧之屬必繼
之以園林陂野卽若持此物入有人居止之室便
得稱杖臣竊謂不然園林陂野固是與有人居止
之室相對立文竊詳元敕有持杖入有人居止之

竊觀盜者依不持仗强盜條立斷之文初無所須之物入有人居止之室强盜者依持仗强盜條定斷之文以此推見只是辨盜者所持本意安在苟是持杖以害人之物入屋爲盜雖竊盜可以加等依强盜條故爲之立文苟是持所須之物入屋爲盜即雖强盜不可以加等依持仗强盜條故不爲之立文以其文之有無曉然明甚伏乞睿照（二月十六奏入得旨改從）

上嘉王劄子

某等昨竊僭越有追切之懇仰干王聽近者主上車駕再不過宮宰執侍從相與論諫至於一再而上意猶豫未決中外憂惑計無所出獨以爲能贊乘輿之決爲主上言此者莫如中宮能通宮禁之情爲中宮言此者莫如大王又

以某等忝爲僚佐辱知最深亦宜爲大王言此以成父子之盛德迫於公論不容隱嘿某等竊謂父子之愛根於天性假如主上稍感疾於朝謁懸想流蜚未必便有間言只緣郊輿已駕衛從羅列百官下詞求道起居六軍萬姓瞻[illegible]踴躍伺候移日俄復中輟以此極駭觀聽反招謗讟又旣饑弗得食勞弗能息長吁浩嘆往往盈路都人寒心恐有不測此皆大王之所親見中宮之所與聞也今不爲計後悔何及某等欲望大王力請於中宮以調娛主上爲已任備極左右之護順適起居之節上意有所不樂則爲之彌縫下情有所難通則爲之啓導至過宮日分期於必信號令已出風雨不渝如此則北内懽愉外廷悅服中宮母儀之美配於古人大王子職之孝顯於天下蒼生賴之社稷賴之豈惟女史之光儲君之福哉

直前劄子

臣待罪右史日侍清光恭覩陛下大昕視朝天顏肅穆垂衣拱手尊嚴若神凡所施行悉中機會凡所延見曲盡謙勤未嘗有一話一言匆猝過差一趨一步俄頃失錯可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者矣近者車駕過宮日分與引班直換授之時百官有司伺候移日竟成中輟各自引退臣切戲慮何者平居暇時曾無過舉何獨至於六飛戒嚴百辟就列御乃深處九重都不省記近在旬月頓違常度者哉而軍民籍籍妄生謗議轉相倡和無所不有臣雖至愚固知陛下之不如所云也反覆思維乃得其故蓋自往歲之冬聖意嘗有不能釋然者矣爲之震怒至於愆和嘗發威斷痛有行遣由此宮掖之内人人自危宦官嬪御皆有歸過君父之心往往故作緣由欲開間隙每至期會上

撓（元缺據發藏補）沖襟所以或於臨軒而爽興居之節或於命駕而衍號令之信陛下天資仁厚不察其爲誤已臣所以深惜陛下無故而得怠荒之謗也臣聞人主之心當與天同今夫太虛清明天之體也將以潤物則爲雨露將以動物則爲風雷將以成物則爲霜雪俄而開霽天體湛然纖翳不留三光如故若夫人主喜則爲賞怒則爲刑刑賞旣行更何疑滯心宇泰定即天德也豈容鬱鬱有所不快自古帝王蓋有處世故之難遭人倫之變者矣要以宗廟社稷付託爲至隆天下蒼生關係爲至重莫不先定其心期於克濟是故父母未順舜有南風之歌兄弟不咸周有棠棣之燕是皆轉禍爲福身致泰和不聞以此自累方寸今陛下上有重慶之親以慈儉聞四海下有盛年之子以孝敬聞兩宮三朝累世曠古所無歷觀載籍之傳最得聖人之

詩而又淺鄙不登年穀屢豐一時賢才略在朝列只守成業已謂小康若懷遠圖可以大治而又以九州之富無供養有闕之虞以萬乘之尊無使令不足之恨志所欲爲胡鄉不可則陛下果何所不快於心歟況夫怨不在明患生所忽方其因循但曰細故縱以悠久遂成後變則尤不可不願何害一國之勢譬如一身血氣標本貴在貫通少有壅底便生疾恙若乃咫尺君門杳如萬里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日復一日莫以爲怪人心益疏主勢益輕脫有奸險乘時爲利則中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可移雖是擅傳指揮將亦無從覺察或放散儀衛或隔（元作畢據奏議正）退臣僚或闘諜宮闈（原本作宮闈疑誤）或激怒軍旅萬一有此臣恐陛下孤立而外廷無以效區區矣然則陛下何不務自節宜以養氣體務自寬大以怡精神出則從順動之宜居

則享無閒之福而直爲此悒怏徒速無故之謗且貽萬一之憂哉臣嘗謂愛君之至莫如詩人見於南雅樂只君子之辭不一而足至於不能自樂則風之山有樞雅之魚藻皆以爲刺作詩之旨豈其容悅誠以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非其己之私也臣不勝眷眷願附於詩人之義惟陛下留神幸甚幸甚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奏狀劄子

繳奏內侍張安仁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關二月三十日奉聖旨已降指揮張安仁該進書安奉至尊壽皇聖帝聖政會要了畢兩局推恩得轉一官并昨該解帶合轉一官未曾收使今來爲係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可將上件兩官特與依黃邁昨任省官日例於階官上轉行一官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竊詳祖宗以來文武官磨勘立爲止法二百餘年守之甚嚴至武功大夫不可轉橫行則尤爲嚴密前後臣僚論奏非一臣不復悉數今來張安仁指揮用安奉壽皇聖政會要推恩得轉一官并昨該解帶合轉一官將上件兩官與階官上轉行一官若遂轉行即徑入橫

行蓋其願乞之詞以爲兩官轉一官不爲踰越而陛下俯從其請亦以爲兩官而轉一官不爲僥倖矣謹檢准隆興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敕諸軍立功將士轉官碍止法人緣經戰陣與雜功輕重不同若令一例回授無以激勸於是始立武功大夫三官轉行橫行一官之法恭惟壽皇愛惜名器獨不吝於戰功豈不欲徑許轉行橫行以厲鬭士而詔書諄諄特示優異必累三官方轉一官何也誠以二百餘年遵守止法而一旦創爲異恩不但回授亦必以戰功三官方得轉行則上不廢祖宗之制而下可以勸將士之心也今也安仁適欲以進書解帶兩官比之戰功又少一官而轉橫行豈不破累朝之成憲紊隆興之新法啟庸人之覬心沮壯士之鬭志乎且今來指揮引用紹熙元年七月十八日黃邁事例臣竊謂黃邁事例已是失錯自合收正若以（元作王）曾經施行便爲永例則臣所未之聞也竊見紹熙元年張國珍以武功大夫任統制官及十年有旨許用趙圭例轉遙郡臣僚論之竟寢前命即不以趙圭爲例放過此不以例廢法陛下之所已行也又鄭大亨以武功大夫幹辦御藥院職事修舉有旨許用王公胄例轉遙郡臣僚論之亦寢前命即不以王公胄爲例放過此不以例廢法又陛下之所已行也仰見聖心本無適莫何獨此等卻但因循此臣所以敢爲陛下言之臣愚欲望睿慈將上件指揮特賜寢罷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三月十一日奏）

第二狀

臣昨論奏內侍張安仁橫行不當自惟疏遠小臣驟蒙任使而輒逆忤天威死有餘罪恭奉御筆依自來體例施行

仰見聖心優容詞旨溫厚如此益自感激不容但已謹臣已取索到吏部尚右名籍并已行遷過干照逐一稽攷自陛下臨御以來即無似此體式緣有淳熙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勅節文吏部奏檢照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勅武功大夫資歷七年用七寶王禎轉橫行三省同奉聖旨遵依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已降聖旨指揮施行此陛下初政所以示信於天下而臣之所當守者也減管降特旨郭果等八人總戎關外宣力爲多並特轉一官吏部申數內郭果郭杲由世卿李思孝各係武功大夫並合轉右武大夫緣有上件聖旨指揮遵依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已降指揮未敢便行擬轉續奉聖旨竟令回授且大帥閫之臣比之省職難易勞逸大段不同兼之是陛下始初特恩而猶以有司申請令回授今來若以張安

仁放過臣恐諸將解體矣此臣之所不敢已也若以爲見任省官便可轉行則又不然祖宗舊制入內內侍省使臣皆直至內殿承制即更不得磨勘轉至副使宣和以來方許保寄資內殿崇班以上磨勘依吏部法轉至諸司副使靖康元年五月十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兩省官帶職任與數請給並遵祖宗舊制上件存留照用指揮係是見行即無術改以此可見省職即無指定都知押班許轉橫行之法況自淳熙十六年以後內侍官轉行橫行不過二人黃邁新知省事用該遇登極及製造皇后褘衣了畢梁彬以從壽皇駕過重華宮此乃舜禹授受之際千載一遇豈得與凡恩同年而語哉由此言之藉使廢法從例則亦無例可援臣不免上違降旨再三論奏區區欲望聖慈特賜寢罷前命止令回授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

聞伏候勅行

乞補外申省狀（元缺申省狀字據目錄補）三

某一介疎遠素無學譽不謂一日蒙恩擢備遺右史兼職兩掖書生所願不過及此極欲勉強用竭少效尺寸伏念某將指湖湘嘗得心脾之疾痛不可忍至於失汗大肉消附幾死者再矣每念此疾雖不復作作且即死忽自今春日痛一日心甚懼之服食俱廢不惟職司弛慢難安亦恐朝謁僵仆非便欲望朝廷特爲數奏更在外待闕合入差遣一次或檢會前請與之祠祿以便醫理倘未朝露當有歸班同報之日

內引劄子

臣頃因奏事妄意窺測以陛下之心務在無爲而厭多事雖蒙矜納不謂違忤然言之未盡不足感動今請申明之

臣聞人主之德當與天同今夫生成萬物皆六子之職也而天不與其勞此之謂無爲若夫一晝夜之運則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則必天德也假如天德不健而一晝夜三百六十五度之間或差頃刻則其始也以早爲晏其積也以春爲秋由是而六子之功廢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矣乎治天下皆俾臣之職也而君不與其勞此之謂無爲若夫兢兢業業一日二日應萬幾（名臣奏議作機）之煩者則必君德也假如君德不强而一日二日萬幾之際或廢一二則其始也宜速者遲其積也宜行者罷由是而羣臣之官曠羣臣之官曠則天下不理矣天德不健而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君德不强而羣臣之官曠則天下不理謂之無爲無迺反多事乎夫將以無爲反以多事其故何也人主不自强而讒佞迎合之計中也是故因其厭倦

躓也則有以好名之說中傷忠讜因其憚改作也則有以生事之說沮壞勞績凡（元作允榮行之爲余行狀引此劄作凡奏議亦作凡今據改下同）若此皆讒間也因其近聲色也則有以勿問外人之說固結宮禁因其樂燕（元作厭行狀作燕奏議亦作燕今據改）飲也則有以勿視小事之說竊弄威福凡若此皆迎合也甚者諱惡災異雖水旱螟蝗之變而不以告禁止張皇雖盜賊夷狄之警而不以聞且夫讒間之計中則君子日疎迎合之計中則小人日親而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如是而天下不多事者未之有也由是言之不察於實而眩於無爲之名特姦（陳本作奸說）臣持祿保妻子者之利非有國家者之福也然則人主果何便於此而墮姦臣之計乎恭惟陛下天資英明學力剛健遇事輒斷固或留難有言必中廣容受感君德如此足以上當高宗宏濟艱難之志光紹壽皇總攬

乾綱之業矣踐祚以來其見於明效大驗何不信近習而詞訟苞苴之弊息不采游言而察探羅織之獄衰不向獨斷而宰相執政之啟擬行不事（元作事不據奏議正）察文而百官有司之職守（元作宏據奏議正）定則又漢唐以來君德所不及也臣猶願聖心務在無爲而進自彊之論誠恐陛下充（元作充然以本同奏議此下有此君字當）德濟此治效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者而已恭以陛下天資英明學力剛健誠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特反掌之易耳臣竊見閒者擢用同姓爲大臣有以故事爭之者陛下勿疑也雖大臣自以紹興聖訓逡巡不敢就職而詔行丁寧不可回奪二三大璫解罷省事俄以片紙出禁中雖左右朝夕之人欲籲哀乞憐而不可得此則陛下之所已行者也至於蠢爾小臣白身補授（元作受據奏議正）被封駁者再矣而陛下久不忍決臨司郡守差除不當臺臣論列至於數四譆逾月而後付出此則陛下之所不行者也然則陛下非不能行直偶不行耳（奏議作伏）臣故曰誠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特反掌之易也（奏議此下有可字）此臣所以拳拳也

繳奏給事中黃裳改除兵部侍郎狀

臣以樓鑰差充御試官時暫兼攝吏左房書黃事近者新除鄭汝諧權吏部侍郎錄黃一道臣已書行去訖給事中黃裳不肯書讀輒有論奏臣於鄭汝諧有鄉曲之好於黃裳有僚友之情與此二人初無厚薄鄭汝諧之除授與不與黃裳之封駁當與不當臣不復論忽奉聖旨改黃裳兵部侍郎此臣之所不敢默默也何者給舍封繳是謂官守其言行則謂之振職其言不行則謂之失職振職謂之功失職謂之罪此古王以來與國家列聖之所務舉行也

今者黃裳之言臣不識陛下以爲是歟抑以爲非歟若以爲是則當聽從若以爲非則當罷黜今也陰擠其言而陽遷其官是非不明賞罰倒置臣竊以爲當今之時不宜有此何者陰擠其言而陽遷其官古來傳記嘗有此事若非猜阻之君蒔權任數以此爲譖抹之術則是姦（除本脫疑下同）囘之臣嫉賢醜正以此爲中傷之計今陛下寬容樂易非猜阻之君二三大臣靖共正直非姦囘之佐不謂淸朝有此過舉臣頃嘗奏事歷言君德當與天同無毫滯聽而加獎納今夫天發生則爲雨露肅殺則爲霜雪未有明示雨露之恩而密加霜雪之慘者也由此觀之若裳所言悖理傷道熒惑聰明懷姦挾私變亂事實則陛下宜用其言播之公衆明怒而明黜之如此施行豈不正大若裳所言止於爲國遠慮無悖理傷道之失或是求人太備無懷姦挾私之邪則以陛下明恕何所不容豈應違忤遽有遷改今乃名爲進官而實奪其當言之職外示優假而中不無怒絶之意遂使凡有官守人人自疑黃裳雖去何以繼之彊顏緘默誰無懷祿陰避正救未知所終則此除之後將見給舍竟爲虛設雖有忠賢無以自明此臣之所甚懼而不敢默默也欲望睿慈少霽天威收回成命令黃裳依舊供職以釋在廷之疑以爲來者之勸

第二狀

臣昨具奏給事中黃裳繳封駁不行改除兵部侍郎乞收成命且令黃裳依舊供職所有錄黃一道當日繳還中書門下省去後更不付出仰見聖心本無適莫不唯闊略黃裳違忤亦復不以僭越罪臣感激隆寬何以論報然黃裳尚未被受供職指揮頃聞闕官今已數日臣愚竊度或者

陛下以爲無此故事何避之耳臣攷之史傳人臣嘗失人主之意將及去官俄而再留者不可勝數今特舉給事中二事爲陛下誦之唐呂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謝奏對激切憲宗嘉之翌日語宰相曰元膺讜言直氣朕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李藩裴垍進賀曰陛下納諫冠於前王臣等既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合當負罪今請以元膺復爲給事中上悅而從之且夫元膺解職刺州已有成命而憲宗終惜其去李藩裴垍復贊其留遂令元膺再還舊官故憲宗號爲英主裴李亦稱名相雖然此猶是唐朝故事非本朝家法也紹興二年以兵部尚書權邦彥爲簽書樞密院事給事中程瑀三疏駁之尋令以次官書（此句元作尋令日官書書讀六字似誤今以意改）瑀乞罷遂遷兵部侍郎瑀不拜除龍圖閣待制知信州臺諫官江躋方孟卿皆言

黃門職典出納顧不留瑀自助竊爲朝廷惜之上批復除瑀給事中及入謝上曰給事之設正要駁異豈在雷同朕以卿再三求去勉從所請然深不欲卿去故再有此除瑀出特賜褒等是則陛下家法也仰惟高宗中興之初君臣相與不事形迹故程瑀志在報國不以嬰鱗爲懼而敢於駁邦彥江躋方孟卿志在惜賢不以朋比爲嫌而敢於留瑀而高宗天錫勇智從善如流故亦不以反汗爲吝而深信躋等之說用瑀如故傳之史籍千載美談臣所以不敢信禍進此二事以贊聖斷之決伏望宸衷體高廟無我之心二三大臣效李藩裴垍獻替之力特收成命速降睿旨依舊供職指揮以增聖治之光華以勸臣工之奮起而微臣不肖亦得與江躋方孟卿同託不朽曷勝榮幸取進止

（五月初四日　奏入留中）

論史官劄子

臣嘗具奏竊見唐大順二年二月勅吏部侍郎柳玭等修宣宗懿宗僖宗實錄始丞相監修國史杜讓能以三朝實錄未修乃奏吏部侍郎柳玭右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徵太常博士鄭光庭等十五人修之踰年竟不能編一字臣以此知史事至重不宜以他官兼領今史院檢討皆是兼局更出迭入有同傳舍至修撰亦以從臣兼之往往多近上眷渥之人率不淹久夫宰執政大槩一年之間方議立條例均分卷帙而出院多矣則一朝鉅典無由就緒事大體重豈容空過歲月提領大臣須至取旨立限奏篇（表上官本作編）臣恐未免迫急苟詳取具臨時草草逃責而無以發明盛德大業傳信萬世要亦非秉筆者稽故（稽故見後漢書鄧謝傳謂稽留事故也陳本改攷爲逃失致）之罪而其勢必至此者

無專官故也近年李燾洪邁以待制相繼修史不領他事而後四朝國史方及成書以臣愚見兩制臣僚位望已貴若盡以史事見謂冷局不過一二年間朝廷須更遷除雖曰專官未必久任今職名中有祕閣修撰右文殿修撰并舊有史館校勘等正是三館修書官名目自郎察卿監補外之人皆得除授若將此二三職名置爲史官以二年爲任自史館校勘之類供職稍遷祕閣修撰又稍遷右文殿修撰在院少亦已五七年俟有勞績雖就遷次對如李燾洪邁兼領可也則是史官與郎察卿監可以馴至從班事體略同有專官之效無冷局之嫌庶幾大典責成有人況在祖宗朝雖諫議大夫以上皆帶出爲寄祿官而以供職諫院者爲諫官則今以修撰爲貼職而以供職史院者爲史官諸舊章也有何不可臣愚不自度哀論史事惟陛下

裁旨

繳奏陳源除入內內侍省（元脫據目補）押班狀

臣去國日久初不詳陳源得罪之由及考之有司見得管投寘遠外沒入家產一時同惡相濟之人如徐彥達李庚輩亦各編管估籍及許逐便以來朋行恩（元空一字據行狀補）命則給舍臣僚節次論奏然後知陳源得罪於高宗蓋□服用或僭於乘輿辟色不下於宮禁（此二元缺此禁字）路鈐正使寶供斷役所謂小人之無君上者也故自壽皇及陛下初政至於今日凡群臣有言悉蒙開納前後施行已降指揮有司所共遵守也今許押班之除後省封還道於天咸謂勉擧詔而臣適暫攝西掖若亦書行便當命詞臣不知若陳源者將何以爲之詞也若采群臣前日之言因爲之詞則是暴其罪狀於天下適以彰聖明擢用之失若但揣陛下今

日之意別爲之詞是以壽皇及初政以來施行群臣之言所降指揮駁而不用則爲此詞將進退或戾於君父矣臣必不敢奉詔臣愚欲望聖慈少霽威嚴追寢除目勿以螻蟻之微（此下字以闕以）故遇風雷之命而加之罪則臣之幸也聖時之盛事也臣不勝拳拳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右月二十五日謝深甫爲給事中已出職銜繳劄子去訖奏入不報）

繳奏白身彭蠡補官狀

準中書門下送到錄黃奉聖旨御前書寫文字白身彭蠡上等貫及二十年依已降指揮與補承信郎令臣書行右臣伏覩今年五月四日樞密院劄付臣繳上言樞密院送到錄黃一道爲御前書寫文字薛琮補官臣茫然不知所從欲乞行下薛琮所屬官司取見入役年月據實保明委及十年方與取旨補官則臣有遵據乃敢書行伏候敕旨崇恩殿庫供到本庫契勘薛琮於淳熙十年正月十一日差充御前上等書寫文字崇恩殿庫掌管官物祗應至今實及十年已上即無在假不在司月日保明是實中間非五月四日奉聖旨依已降指揮與書行其薛琮已書行補授去訖今來彭蠡即未見得本人應得上項指揮臣愚欲乞檢照五月四日聖旨指揮行下所屬保明施行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八月初八奏）

繳奏閤門承受趙銓（目錄作詮）乞將轉官回授封贈狀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錄（元作詞以陳不）黃一道爲成忠郎閤門承受趙銓用因該人使到闕應奉及一十番得轉一官合據乞將回授封贈父母令臣撰詞給告須至奏聞者右臣據吏部供到狀契勘趙銓見係閤門承受所授成忠郎係該遇皇帝登寶位引用紹興三十二年指揮預行補授成忠

郎其餘應干合得轉官恩例酬賞即無許收使條法指揮又據司封供到狀檢准淳熙六年九月十一日臣僚上言三省同奉聖旨今後封贈並依司封見行條法施行本部除有曲全體例關已放行同授封贈父母體例外自淳熙六年已降指揮之後別無命官帶吏職放行封贈體例臣愚欲望聖慈將趙銓所乞回授封贈指揮特賜追寢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奏狀劄子

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狀

臣恭覩數日以來一二明詔講慶壽之禮足以歡兩宮之心除鬻田之令足以快四海之望中外小大之臣莫不手額欣抃延頸以企曰近者二三大臣進退哀榮之典久未予決意者曰今聖心豁然如天開霽必次第處分矣忽奉宸旨張子仁除節度使果有以見九重燕閒未嘗不軫懷勳舊而及其後人誠舉斯心而加諸大臣則一指揮之頃耳然而人之關繫有輕重則事之施行有先後今二三大臣進退哀榮之典率被臺諫駁奏請方留未下而遽加恩於勳臣之子則疑輕重不倫先後失序臣竊未曉不敢不爲陛下條陳之且夫留正輔相初政於今四年言聽志

行曾未有君臣之閒而倉卒不辭便出修門揆之經義未爲中節然而待放郊外屏居山樊省咎陳情亦既累月陛下誠怒之歟則策免罷官皆可覆覰誠不欲其遽去歟則或以少保歸班但解機政或以內祠何使閒奉朝請則爲正者進退唯命夫復何辭若猶鞅鞅觖望褒命不虞則持憲臣從臾容但已然則今留正非問而遽加恩於子仁獨何歟恩足以及勳臣之後而念不至上相此臣之所未曉者一也非特此也趙雄以抱痾不痊均佚鄉郡陛下強起之以帥江西雄之遜避亦一再上而重違天威冒暑出峽竟以舊恙卒於官下萬里旅櫬道路惻然雖雄勳業不敢望過厚之禮而有司常度安用損益何爲恤典遲遲至今至如尤袤三朝老儒而陛下之潛邸僚友也最蒙容飭行且大用而其致仕遺表之草亦數月未報然則今留雄等

非問而遽加恩於子仁又何歟恩足以及勳臣之後而念不至故老此臣之所未曉者二也非特此也關陝對壘今六十年國家以十萬貔貅付之吳氏父子三世全蜀晏然不煩西顧者吳挺之力也陛下方將召見闕庭行采薇杕杜之禮倚未及講挺復致仕故尤倪獨以爲傳聞失實屏中奏而不信豈非託重於挺愛之欲其生乎陛下之意則厚矣而非其事情也以挺之威望敵國之所窺覦則擇代不可以不謹以挺之恩信士卒之所懷感則撫終不可以不至以挺之事權海內偏重則一旦而收之又不可以不深加思慮也方今急務未有過此然則今留挺非問而遽加恩於子仁抑又何歟恩足以及勳臣之後而念不至大將此臣之所未曉者三也雖然臣所云云特謂輕重不倫先後失序物論沸騰因事而進言耳若夫張子仁者介在

閒散人不稱數雖少長將家而無橫草之勞雖久綴班行而無涓埃之補不知何故得此殊渥且夫開府建旄非叙遷之官也侍廷爭號非私昵之賞也無故而取之則交結之謗在子仁適足以禍己無故而予之則非汎之恩（元作悉从陳本）在聖朝不足以勸人況張子仁嘗使令姚德打死命官歐陽安中又有外宅婢阿關用炮烙刀刃之刑虐害阿鄭等諸甞經法寺定斷臺官覺察矣又皆以諉功得從追奪卽其情勢如法見於奴婢罪狀明白不當除授大將如此其他妨礙臣未暇數以煩天聽臣不勝拳拳欲望聖慈下采公論將張子仁無故恩數速賜罷寢於以光華主德尊重名器而亟因羣情舉行體貌大臣之禮則社稷之福也搢紳之願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八月十一日奏入）

第二狀

今月十二日恭奉御筆付下臣昨奏繳張子仁除節度使事奉御筆爲係勳臣之子特除節度使可與書行須至再有奏聞者臣昨不揆愚賤嘗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事退惟螻蟻輒抗雷霆言雖當理死有餘罪今者恭奉御筆令臣書行仰惟聖度如天曲賜容忍而又親灑宸翰明示風旨顧臣何人尙敢違忤雖然臣聞修當行之政者足以慰後望之情施無故之恩者足以來謗讟之口臣前所奏固知子仁之爲勳臣子也但方今物情嗷嗷延頸案刀皆以留正待放而擢命未聞趙雄待終而恤典不及翟然西陲擁兵十萬吳挺物故闕無主者當此時也而授鉞於閒散庸謬之臣宜先者反後宜緩者加急則是捨當行之政而推無故之恩臣恐後望者悒戚而謗讟至矣此所以深爲聖

明惜此事體且夫報答舊勞孰與輔初政者之爲親矜憐後裔孰與事師闕者之爲重此事理曉然豈惟羣臣雖子仁固知之也使子仁稍有念慮則亦於此恩數跼蹐不安矣臣是以不敢隱默須至再三庶幾熙朝不以無故之恩而先當行之政恭惟陛下聰明仁厚遠繼三五儻蒙少霽威嚴下采狂瞽而今而後天意豁然萬幾之閒羣疑冰釋事關廊廟則立見施行憂在疆埸則便須處置上以承兩宮之志下以慰百辟之情人無後言事無後患如是則國家尊榮朝野忻豫雖舊勳子孫濫藉寵貺窮極富貴亦物議之所不及矣至如張子仁有罪無功自是不當有此除授則臣不暇論所有元御封付下臣奏狀一件連粘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八月十三日奏入留中）

上嘉王劄子

某輒　冒瀆仰稟王聽竊惟去年之秋聖躬久不過宮中外驚憫誠無所出皆賴得大王將啟中宮從容調護已而六飛順動萬衆懽呼莫不以爲皇后作配之德叶於關雎大王奉親之孝還過宮闈也今者太母生辰近在數日而又來年慶壽適降指揮既行討論亦合奏稟朝野顒顒欣逢盛事儻若請蹕之詔或不如期則是奉觴之禮又成虛廢必興謗議徒玷聖明區區以爲在今日之謀莫若申去年之請如蒙大王加聽肯爲達羣下之情共想中宮樂聞必能贊九重之決如是則慈福爲之滿意重華爲之歡顏主上之孝德無虧中宮之婦道益著而大王令聞布於天下一舉而數美具不可不勉也又況會慶重明兩節相繼其爲事體允涉觀瞻外而使容陪在廷之儀內而禁衞希從駕之澤動靜之際關繫非輕稍有參差更足憂慮則是

自今以往全賴大王母子俱賢彌縫此事今夫臣庶之家骨肉相保父祖尊長豈無失誤之時妻孥宗從必致扶持之力正以一門利害各切其身不同他人可以坐視天下雖大義同一家而已某忝在府僚不敢隱默干犯威尊皇恐死罪

至如留正吳挺魏王夫人等事並未處分此固非大王所敢與聞亦乞達之中宮庶知外間仰望之切某

中稟（是日蒙王喚某到講堂云劄子極好但要繳進中宮可改一本不須作文字便封來）

又劄子

某等輒有僭越之請仰干王聽重明聖節中外皆望車駕過宮羣臣已是說不行了別無覓處只靠得大王入裏頭宛轉調護兼是車駕過宮事亦不當外廷理會才得到外廷理會須至張皇卻不便穩且告大王因宣押次奏知中

宮多方勸贊期於必出君更因循日久歲深兩宮忽有些少不足何害非細某等忝為府僚竊以為大王子職莫急於此故私布之恭惟留意幸甚

又劄子

某備員再有申奠魏惠憲王夫人之喪已降指揮許國公解官持服在大王是為伯母有合行禮數只緣上意遲疑未敢陳請然外間議論卻謂大王有此欠闕頗損聲譽不當因宮押次可以奏知中宮亦略提起只得降一指揮許到魏王府燒香奠慰便是了事區區併乞留意

繳奏傅昌朝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奉聖旨皇后親屬訓武郎閤門看班祗候幹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傅昌朝已該歸謁得轉一官特與轉行令臣書行臣取到吏部案見得傅昌朝昨來將皇后歸謁家廟恩例轉行一官吏部告示本人勘會從淳熙六年九月十一日指揮其在內有應奉不係理年出職一時推恩補授名目之人依條作非泛補授欲將自降前項乾道八年七月八日指揮後來似此補授之人亦各一體止合轉官□□□訓武郎止今來本人已轉至訓武郎所乞轉官有礙前項指揮去訖臣今若與書行即合行下吏部遐轉其吏部係是守法去處准前告示不放行則是徒卒成命於本人實無所濟臣愚欲望聖慈收回上件指揮庶免煩瀆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九月二十九日奏入）

直前劄子

臣聞天不可億度也而示人易地不可億測也而示人簡是故天地之神而萬物有所恃者以其易簡也帝王之德

配於天地亦若是而已其惟陛下臨御於今五年省刑薄斂天下皆知其為仁兼聽廣納天下皆知其為恕而近日以來怒事獨斷尋常指揮動出意表天聽甚高人言難入羣臣惶懼莫知所為以臣愚昧熟慮而究觀之則陛下本心端不如此何嘗臺諫對班多是隔下間有論奏亦無施行人以為陛下怒臺諫矣然經筵侍講妙選法從而黃艾首預識擢陛下何嘗怒臺諫乎給舍封駁旋被改除雖蒙留中不即處分人以為陛下怒給舍矣然王府翊善付以元子而黃裳終見信用陛下何嘗怒給舍乎留正無故乞解機政出郊數月猶未予決人以為陛下怒大臣矣然隨班上奇之請朝奏而夕報可至欲使以左相為上公陛下何嘗怒大臣乎甚者或以致仕而恤典不下則紛然竊議曰陛下惡人言死彼李端友備數館客卒於郢中賻贈隨至然則陛下豈惡人言死耶或以乞去而亟請不獲則又紛然竊議曰陛下惡人言去彼辛棄疾召為大卿即去為帥至欲以次對寵其行然則陛下豈惡人言去耶臣故曰熟慮而究觀之則陛下本心端不如此終歸於仁恕而已臣聞天度有常而或寒暑乖錯晦明反繆者必有干陰陽之和者矣而天度固自若也聖德固慈而或喜怒失節舉指過差者必有誤聽明之治者矣而聖德亦自若也以是言之則不怒臺諫不怒給舍不怒大臣皆陛下本心也而況於惡人言死惡人言去豈陛下之心哉而又況自夏徂冬稍闕過宮之禮遂謂陛下以疑阻廢孝養又豈陛下之心哉夫不察聖心而見其形似苦諫而力爭之是宜天聽甚高人言難入也雖然羣臣孰不希寵何苦自絕兩宮之恩孰不畏罪何苦自干雷霆之譴而孜孜半年爭此數事

陛下亦盍反求而徐察之乎若陛下於此數事反求而徐察之曰吾心實大本無所怒今若有所怒然何歟毋乃以某人嘗言之之（奏議不重出字下一句同）故歟吾心和平本無所惡今若有所惡然何歟毋乃以某人嘗言之之故歟吾心孝敬本無所疑今若有所疑然何歟毋乃以某人嘗言之之故歟苟有其人苟言其事則是誤陛下者也所以誤陛下者將以孤陛下也（奏此同[illegible]）夫不察陛下之心而以形迹誅爭者羣臣之罪也陛下本心端不如此而不察人之誤已以致於此或者亦聖人之過乎陛下誠以本心之所存而徐察之則知人之誤已者矣知所以誤已則外廷之議論可破外廷之議論可破則兩宮之情意可通外廷之議論破兩宮之情意通天下尚何事耶以此圖大功可也不暇遑圖以此爲小康垂拱而責成可也垂拱而責成則鐘鼓

絲竹樂與今同尊俎荏席樂與今同臺池鳥獸樂與今同無不可也然則陛下何直爲此鬱鬱使天下徒日夜洶洶也臣最微賤最荷恩寵不勝忠愛之心爲陛下內發其端而不敢盡言惟至明至聖爲社稷大計爲宗廟遠慮而加省焉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是日因奏慈福宮加上尊號已有指揮未審重華宮何故未講此禮以臣攷古來聖人多以彌文縟禮交懽上下今陛下方有疑間稍闕問安之節若因此盛典併行於兩宮臣意壽皇須更開喜遂歷舉漢唐以來故事及德壽宮禮數上大喜曰此是好說卿可到都堂宣諭宰執明日奏事商量偶記得孟饗前齋宿不是奏事日分遂奏云明日宰臣以下齋宿無奏事上曰如此只就景靈宮齋殿奏事因奏臣小臣輒發此議已是僭越豈敢承聖旨宣諭大臣以臣愚見只合待大臣奏事陛下自以聖意指揮御尤見陛下孝敬之德臣不敢領聖旨上再諭朕遣卿有何不可遂詣都堂只道上意是日趙知院在假葛丞相折簡相約請對比入文字御批十六日就景靈宮齋殿奏事與前言合諸公皆喜已而從得孟饗遂奏事上意已變但云且許他

乞補外狀

臣昨不度疏賤妄有建白今月十六日伏准尚書省牒宣諭令臣不得說出伏念臣只是建議若行不行自在陛下則臣決自不敢傳布但緣當來曾蒙聖訓令臣傳旨與宰執大臣則知者已非一人若萬一有人說出忽達天聽則臣當坐漏泄之罪臣於此時無以自明臣不勝惶懼投

誠君父欲乞聖慈與臣在外差遣或祠祿一次稍俟日久孤蹤明白別賜收用實臣至願除已具劄子經朝廷陳乞外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所是臣經朝廷陳乞劄子只如尋□□補外體式更不說出此意伏乞睿照

乞祠祿歸展墓焚黃狀

臣輒有迫切之懇仰干天聽伏念臣九歲而□□□貧賤養生喪死皆有永恨前此幸值郊霈始得贈父□□□而久官湖湘遠離墳墓今七八年不獲展省以行焚□□□每一念不爲之心折萬一溘先朝露即兩親竟不霑□□□澤臣亦無以見於地下矣況自立朝委是尸素區區欲望聖慈矜憐衰謝來日不多特與祠祿差遣一次使得展墓焚黃少慰存沒臣不勝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illegible]繳奏南班多慶轉官狀（元缺依目錄補）[illegible]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三省同奉聖旨多慶特與轉行一官令臣書行右臣照得在法南班磨勘實及十年方許轉行一官其多慶所乞係口多方這累七年體例由及六年欲轉行一官檢照得紹熙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指揮臣僚奏陳其有法者止當從法不得更引非法之例令御史臺覺察必罰無赦自後有司常切遵守今來多慶轉官正礙前項指揮自降前項指揮以後即無援例陳乞放行事例假如放行即御史臺必須覺察聞奏適爲多慶之累臣欲望聖慈將上件已降指揮特賜收寢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十月二十一日奏）[illegible]

[illegible]辭免起居郎申省狀[illegible]

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陳傅良除起居郎日下供職不

勝慚懼須至煩瀆伏念某衰朽罷駑誤玷班列久無補報貫不遑安昨齎累具奏申乞從罷免或與在外及祠祿差遣俟命累月未准指揮今乃求去得遷若更冒然就職則是前請皆非真情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追寢新恩以安愚分（十二月十一日申同奉聖旨不允兼職並依舊）

繳奏安定郡王子濤賜宅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爲利州觀察使安定郡王子濤奏今踏逐到宅子一所乞照令德等例撥賜居止以便享祭十二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令臣書行右臣竊以爲安定郡王見無住宅以便祭享殊失嚴奉之意合從朝廷撥賜宅子一所永充見任安定郡王居住以存事體今來所有子濤奏請臨安府府衙後宅子未審地與不與永充嚴奉香火欲乞更降指揮下臨安府契勘聞奏取旨撥賜仍不許其他官員指占亦不許將後子孫認爲已業如此則前後承襲庶免嫌有煩瀆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十二月初六日奏）

繳奏刑部大理寺易大明阿王斷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爲刑部大理寺狀舒州申勘到百姓易大明并汪濤妻阿王斷案事令臣書行右臣竊謂人之親莫切於夫妻妻而與人謀其夫則生人無措身之所矣照得阿王嫁汪濤生一女三子自紹熙元年與易大明通姦以來凡其夫汪濤所與疑慮易大明者皆密以告凡易大明所與謀害汪濤者未嘗一以告也據案阿王嘗受易大明之謀諳其夫以酒又從之學作麻索凳子將以勒死汪濤不果如是者又一年而後卒殺汪濤當殺汪濤也易大明雖以鐵尺打傷仆地未曾氣絕令阿

王快取索來阿王記恨汪濤節次打罵亦有心要勒死汪濤手解布機上麻繩付易大明勒死之是不謂之同殺其夫乎在律謀殺條姦人殺其夫所姦妻妾雖不知情與同罪昔人之意所爲斷人處皆甚嚴密也況同殺之乎春秋之義爲夫人與弒公絕不爲親禮也蓋人豈忍絕人倫哉與殺其夫雖子猶不得以爲母以是爲王法所當誅耳而貸不殺是無三綱而十惡之條廢矣臣自斷之書姦人殺其夫之案或貸死者有之而未有如阿王之幸免者臣愚欲望聖慈參酌經律令有司別行議斷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十二月十六日奏入）

繳奏傅昌朝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關十二月八日奉聖旨訓武郎傅昌朝特與轉行一官令臣書行右臣九月

二十九日曾具奏御畫朝已礙止法兼送及乾道八年七月八日聖旨指揮當蒙聖慈將御畫朝轉官指揮留中不行去訖今來又准送到上件錄黃臣實不敢奉詔且御畫朝旨爾小臣乃敢夤緣轉附飛瀆朝廷紊亂法度以臣愚見不惟不當轉行一官更合出自宸斷別作行遣以杜絕來者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十二月二十二日奏入）

繳奏藍嗣祖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奉聖旨行進義副尉藍嗣祖昨在潛邸服勤有勞可特與轉承信郎令臣書行右臣據都官供到狀稱昨紹熙元年六月內給帖補該遇潛藩應奉推恩人共四名藍嗣祖章顯祖顏守忠王演名係白身並補進義副尉數內王演係收使昨該皇太子宮祗應陸宣公奏議終篇賞轉進武副尉又收使皇后受冊推恩賞轉承信郎顏守忠係收使皇太子宮祗應陸宣公奏議終篇賞轉進武副尉又收使高宗梓宮發引賞轉承信郎見得二人各係收使由宮賞方轉承信郎今來藍嗣祖與二人補授年月事體一同卻無上件合該收使賞典徑與特轉顯是不均恐非公朝待人無私之意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十二月三十日奏入）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奏狀劄子

繳奏李逢原除都統制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關池州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李逢原奉聖旨除都統制令臣書行右臣將指湖湘已聞李逢原之爲人且見其行事矣其在江陵其在襄陽與今在池陽監司帥守皆患苦之屢有文字上煩朝廷雖然猶有可解者監司帥守與軍中事不相關未必非好惡之偏也近者淮西總領鄭湜親見其馭下無隱將士多怨往以爲管軍之人頗駭觀聽不欲斥言逢原之罪而廢其中軍統制往公亮以警動之逢原果不自安且無以掩諱其失至於自劾陛下曲加優護與除放罪指揮是豈以爲無罪乎而遽進爲都統制臣不知其說也臣聞

中興之初分道屯所江淮之間付之諸將權其專恣難制也而別置總領給餉其軍特以王人爲之用示威重紹熙三年六月七日特降聖旨指揮令專一覺察諸軍掊克之事聖諭遂至今李逢原爲帥無狀密院繳戒尚不知改至爲總司所發上章待罪始稍有嚴憚王人之意若陛下朝以爲罪而暮擢之則是教之不悛也以副統制陞都統制未爲超越但適當宥過之時未見改過之實遽此除授則有功者何以待之臣恐將帥解體且傷總領之威重也欲望聖慈將李逢原新命特賜追寢使之深自循省士無憾然後從進遷庶允物議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十二月二十四日奏入）

第二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臣所繳李逢原除都統制奏狀本御批依已降指揮右臣昨具論奏李逢原方以自劾放罪不當遽遷都帥臣之愚見以爲朝廷勸懲宜有次第不應功罪混爲一區今李逢原以總領鄭湜按其偏將掊克士伍騷擾軍政於是稍知嚴憚務自刻責而陛下爲之覆護特從寬免此陛下待將帥之道而李逢原感激思奮以功補過之時也若乃侍衛之間進行遷擢臣恐逢原驕人昧於理義妄冀朝廷意相姑息徊復專橫愈無悛心故敢瀆犯天威乞寢新命不惟爲陛下惜此舉措亦所以全逢原也至於逢原爲帥無狀事迹非一前後臣寮屢有文字臣不欲因此悉數暴逢原之惡正以事關軍旅慮傷事體區區欲望聖慈特從所乞必須知改然後除授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再錄奏聞伏候敕旨（十二月二十六日奏）

內引劄子（四年正月）

人（奏議人上有臣聞二字）主無職事以愛惜人才爲職事夫愛惜人才徒貴之以爵位不若養其聲望之爲美徒榮之以恩寵不若全其操履之爲大凡立乎人之本朝爵位隆而聲望污恩寵盛而操履闕則公論所不與也公論不與則爲庸人則是貴之者適所以賤之榮之者適所以辱之也恭惟祖宗承五代之後士風極敝而一旦作興之盛過漢唐而無愧三代無他道也養其聲望全其操履而已在仁宗時范仲淹歐陽修余靖尹洙之徒皆以論大臣除授不當去國矣已而仲淹修等之賢果信於天下爲時名臣向使當時不明諸臣去就之誼而苟留兩存之則與仲淹修不能暴白於世而見不如仲淹修者乎在神宗時司馬光呂公著蘇軾轍（奏議無轍字）之徒亦皆以爭新法去國矣已而光公著等之賢果信於天下爲時名臣向使當時不明諸臣

夫就之道而苟留兩存之則雖光公著等不能潔白於世而況不如光公著者乎由是觀之愛惜人才必如是而後可不然將漸背而爲唐人矣唐人者一世所棄何鄕而立有臣如此國家何賴焉則亦非上之人之利也以臣所見近代人主覆護臣子容姦不死未有如陛下者然以爲愛惜人才則未也陛門觀說之而不謂之愛惜之者何也蓋之於得位恩寵之間而不務明其去就之道故也比者有以臺官察朝士者矣陛下皆出之誠是也俄而並召兼用爲卿將孰是孰非耶有以後省官駁從班者矣而陛下爲能給事中能之可也已而並除職名一去爲郡一除爲王府官然則是均有罪耳有以諫官疏大臣者矣而陛下欲並用之大臣乞去不得請諫官乞去又不得請然則是俱賢耳雖然賢否混殽何以爲國稱可解者則皆士大

夫也至如臣衰病攝官詞掖嘗不度疏賤論奏內侍不當爲知省官雖蒙陛下納臣之章不行詞不賦祿□而其人至今出入禁闥與見任無異近復有旨令兼他官□（空處奏議作則）中書後省與黃門相持而不決號令自今可廢此尤不可（奏議可下有此字）省臣故曰陛下可謂覆護羣臣者矣而非愛惜人才之謂也臣不勝拳拳欲望陛下務明人臣去就之道（道下原空三字陳本脫補者此也三字據奏議補陛下二字）陛下誠以愛惜人才爲職而明其去就之道請自不（不自元空一字出其字其字下文空二字奏議此句作請自今不從內之臣始）侍臣始若（元空據奏議補）以臣爲（元作之據奏議正）可備使令則當去內侍以臣爲不足備使令則當去臣臣之道明則羣臣亦各務明道羣臣各務明道而後聲望不污操履無闕羣臣之聲望不污操履無闕是不爲（此下元空三字出[illegible]字不从之義奏議此句作是不爲國有人乎今從之）國有人乎然後陛下可以委任而責成

則亦（元空據奏議補）非臣之私便也

丙內引劄子

人（奏議人下有主字）臣難於養其心而人主之養其心爲尤難其惟本朝列聖養心之道備矣臣不敢遠引亦不敢稽（[illegible]）深言之姑論臣少壯時身所見聞高宗壽皇兩朝時事每自退朝於燕居食息之暇無非以禮樂刑政之具務自檢束一日之內每事有常以何時刻延見儒臣以何時刻省閱章奏以何時刻親方册或游戲翰墨也然後以其餘景燕衎尊俎嬪嬙苑囿至於蚤夜又必宣召侍直官從容晤語問以觴詠如是者皆二三十年寒暑不渝忽一日不如是則內侍以近習樂爲謌而中外拱默矣夫以舜子稽古學道度越漢唐之君而克勤小物深爲日程拘拘不廢何也意者雖聖人不可以不持養之故也臣幸遭逢

備員近侍每見陛下臨朝之際莊敬肅穆儼然若神雖教禮名家無以竊議於以仰窺聖心持養必有道矣而比來傳聞往往以爲玉音所發或異尋常機務之間稍失次第廷臣只約莫曉其故妄意窺度其說多端以臣愚見或者陛下言動偶有此差誤耳其惟至聖至明動循法則而又春秋鼎盛剛健日新何緣言動有此差誤無乃起居食息之暇所以自持養者稍愆其常度而延見儒臣之時少歟省閱章奏不屑加意歟或親方册游戲翰墨等事暫輟講歟不然則燕衎尊俎嬪嬙苑囿之樂惟意所適而無節歟又不然則是燥濕陰陽之寇或傷其和而忽忽不樂以得此也陛下幸因臣言試自省察萬一有此不可不反求之也孔子曰終日無所用心爲難而孟子論心亦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鄕操存而舍亡則心之不可以無所繫也如此

伏願陛下法高宗壽皇之所行存孔孟之所戒以其日力定爲當度非徒以親政治民亦（元亦下空一字从陳本）所以尊生介壽惟赦其狂僭留神財察社稷幸甚臣不勝忠愛之情

奏乞褒錄傅察宗澤婁寅亮子孫劄子

竊覩近者贈岳霖敷文閣待制與張某一子官仰見公朝旌念舊臣昔有勞烈俾錄其子孫承襲頭閒以此勸上天下知尊君親上之報不薄而衛國者衆矣幸甚臣嘗論本朝聖聖相承每遇大事則有先見特立之臣奮不顧身爲國建事臣不暇遠論姑述宣和以來三朝所覩在徽宗時則有傅察以死事爲節義之功之首高宗中興時則有宗澤以留行爲翊戴之功之首壽皇入繼大統時則有婁寅亮以建儲爲定策之功之首然而傅察贈典雖甚優渥宗澤致仕亦頗通貴而兩家子孫未蒙旌異乘善錄瑕令人

於邑至於寅亮初以上虞縣丞敢建大議高宗嘉納擢爲御史其後時議不同竟死小官澤不及後遂以之祀若以至和嘉祐故事言之宜在襃崇之典一切勿問臣恐傷忠厚之風塞敢言之路上無以發明高宗至公之心下無以對揚壽皇善繼之美欲望聖慈以所以襃賞岳飛子孫之意推及三家以廣恩意以勸忠力

繳奏冊寶官吏推恩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黄一道節文爲冊寶都大主管所申奉上尊號冊寶了畢被差一行官吏推恩事二月六日三省同進呈奉聖旨除已推賞人外餘並特與三分減一推賞內第一等轉一官減二年磨勘第二等轉一官第三等減三年磨勘其軍兵願換轉資者聽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恭覩上件聖旨指揮係是依紹熙元年體例三分減一推賞施行臣檢照紹熙元年正月一日修製奉上壽聖皇太后尊號至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尊號冊寶行禮了畢并正月十九日修製中宮冊寶行禮了畢推恩等第人數第一等五人轉兩官第二等十二人轉一官減二年磨勘第三等四十三人轉一官資今來所降上件推恩指揮內人數比紹熙元年第一等承受官多一員第二等除貼去外照管事務官尚多一員行遣書寫奏報文字官多一員第三等承受并諸司行遣人多一員已上共多四員臣竊詳紹熙元年推恩之人係是修製奉上三宮四冊四寶事務繁重職掌稠疊計日甚久爲勞亦多所以當來恩數特異常典今來修製奉上慈福宮尊號冊寶雖曰千載一時非常之慶然而幹當臣僚被遞使只合課計心力以爲酬獎所是一宮一冊一寶既與三宮四冊四寶體

例迥然不同伏緣近日都大主管官不候一等具申尚書省取旨推恩先次獲降聖旨指揮轉行兩官一時後省書失契勘只作特旨放行以致遂人妄援前例保明陳乞今來雖經朝廷裁酌將都大主管官止轉一官餘人三分減一推賞比之元年委是大濫以此始知都大主管所申首爲身謀上欺聖聽因茲僥覬大啟倖門而又增添員數至五六人共惟國家對天下之休慶事未已竊恐濫恩寖廣官爵益輕臣愚欲望聖慈軫矜民力各惜名器將上件指揮除軍兵聽換轉資一項外其餘更加裁損務令允當仍將所增添人只依舊數不許增多庶幾日後無闕之慶僥倖表少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檢准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聖旨指揮

玉牒所進壽皇聖帝玉牒會要所進壽皇聖帝會

要了畢與減半推恩緣上項進書篇帙少假已前特行減半推賞與今來事體一同伏乞睿照（五年二月十一日奏入）

繳奏孫拱之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關奉聖旨忠訓郎御前祗應孫拱之爲□□有勞可特與轉行一官令臣書行右臣取到吏部狀見得孫拱之自授承信郎以後十年之間已轉五官數內淳熙十六年轉了三官又自紹熙二年九月磨勘轉忠訓郎至今年十二月纔及兩年有餘更轉一官臣不知其有何功勞被此恩數歲月未久僥倖太多壞武臣年勞之法長褻近私謁之風臣不得不爲陛下惜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十二月二日奏入）

繳奏册寶承受官免減一員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樞密院關二月十四日奉聖旨已降指揮壽聖隆慈備福皇太后尊號册寶承受官依淳熙十二年紹熙元年體例差置緣各已經大典職事與其他不同特與免減一員餘依已得指揮施行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照得紹熙元年修製奏上四册四寶差人管幹不得不多今來修製奏上一册一寶若初間從公差置便合取旨省員御乃比如得數增多六人其爲欺罔不待力辨徒緣業已施行重於痛有鐫減此臣所以從覽論奏乞只依元年員額已荷宸聰悉垂采聽不審何故復有上件指揮以臣類度必非聖意自欲反汗以長倖臣只是此曹恥於退聽求勝公論且夫行法自貴近始今承受官係是第一等推恩入若許存留卽其餘小官豈無辭說則

是身爲貴近者亂法度也恐非古人患不均之誼臣欲望聖慈府上件指揮特賜收寢今照應已降指揮施行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二月二十日奏入）

再繳奏孫拱之轉官及册寶承受官免減一員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臣所繳孫拱之轉官奏狀并錄黃一道恭奉御批爲係實該五年年勞實可特與書行續准尚書省劄子幷送到錄黃爲臣所繳册寶所承受官特與免減一員二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書行臣須至再具奏聞者右臣照（元作詀）對三省將上臣所論奏册寶官減員事得旨依奏者今月十三日指揮也承受官免減一員十四日續降聖旨指揮也又三省將上臣所論奏孫拱之不當轉官事得旨依奏者今月二十三日早指揮也可特與書行當日審奏續降御筆指揮也以此見得二事可其奏者陛下之初心朝廷之公論也續准內降者陛下之不得已左右之乞憐也臣誠不肖攝承詞掖儻不能體陛下之初心而曲從其不得已之意則非所以發明聖德不能伸朝廷之公論而下比於乞憐之人則非所以神贊邦政豈不爲廢司存忘法守乎則臣不敢奉詔必矣臣愚欲望聖慈將十四日續降承受官免減一員聖旨指揮并二十三日續降書行孫拱之御筆指揮並賜追寢只從元來三省將上已得依奏聖旨指揮施行不勝幸甚所有元付到御批粘連在前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奏入）

貼黃恭准御批孫拱之爲係實該五年年勞實可特與書行今取到吏部狀御前祗應本部卽無立定年勞推賞條格指揮顯是難以施行伏乞睿照

繳奏饒州奏勘程廷倚斷案狀（倚高目錄）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節文為饒州奏勘到程廷倚斷案令臣書行右臣照元案見得程廷倚高祖程節曾祖程都皆官至寶文閣待制而高祖正議大夫祖父皆命官今廷倚以僧惠深受其貨錢誣以古屋而訟之縣又辱罵其骨肉迫逐出遣不勝忿恥倩人打僧其下手人王念四本州已從徒三年髡髮居役定斷即廷倚元謀減一等徒二年半贖銅五十斤罪止於此矣本州復引勅有蔭人犯徒流罪情不可贖者奏裁臣不識廷倚所犯何以謂情不可贖乎徇一僧之欲而辱兩制之故家者是州司不平也從一州之請而廢千載之蔭法者是刑部不審也且夫情重奏裁必有大不得已者近年守臣倚法作威往往多是以此藉口捃摭細故抒憾衣冠今若復因饒州所奏有此行遣臣恐郡守之專恣者援此為例擾切士大夫之族矣臣愚欲望聖慈將上件指揮特從末減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二月二十九日奏入）

入奏劄子（四月）

臣不勝螻蟻之忠輒有愚言仰干天聽如蒙省覽即臣雖就誅戮不悔臣聞父子天性也孝慈之道不待教而能者也自士庶人皆然而況於人主乎然考之載籍則有間焉人主而隙開於父子之間至於禍敗反不若士庶人之家者何也賤者羣居其勢易親貴者異宮其勢易疏故也夫雖其勢易疏則離間之言易入離間一入則父之情不欲自疏於其子子之情不欲自明於其父由是愈難於言而父子之隙開矣父子之隙開而禍敗至唐之西內則李輔國之徒前日之龍德宮則梁師成之徒是也論至於此可

為寒心恭惟陛下父子之間一同舜禹而比年以來稍防定省之節臣識卑賤不能知宮禁間事若以前監觀之或者亦嘗有離間兩宮者乎陛下孝謹本自無他偶以纖介動成疑阻浸尋恐傷陛下之意不欲自察察言之陛下恐傷讒之意又不敢自察察言之而左右之臣各懼天威又亦以傳言為讒由是禮文寖疏情好日隔積成因循寖駭聞聽此臣所以不避萬死而輒言之也言之也將以通之也有如天意信謂如此即下臣此章明諭大臣使兩宮左右曉然知此務通二聖之情則舜禹之德千載同符矣臣無任拳拳激切祈懇之至

乞祠中旨狀（四月六日）

伏念某一介疏庸重以寢病誤被使令身兼數職皆是文字之官關繫事體而心力不逮癈曠實多稍涉歲時倚亡報效竊聞諸夫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又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若某者所謂之陳力之勞遺戒得之訓者矣內負初心外慚公議夙夜念此誠不自安區區欲望朝廷檢會前後陳乞在外或祠祿差遣狀御特賜敷奏早從所乞以安愚分以全晚節伏候指揮（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乞對狀（四月十四日）

臣近者不識忌諱蒙賜對輒論及兩宮事仰荷聖慈闓納愚直曲垂清問備盡懇惻仍令臣入文字指說離間之人將有施行以釋疑阻即古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殆不過此臣雖糜捐不足以報然比至奏入御留不下十二日又幸同班奏事復蒙聖慈諭臣以向來文字誠得未詳臣切自咎責不足以仰承明詔以致倚稽順動稍招謗讟臣若不務自殫竭以補聰明則非陛下之不聽用臣而臣

賀賀陛下也欲望更賜以燕閒之頃令臣縷縷言之苟以螻蟻之微感動天聽於是二聖重歡四方相賀則臣之志願畢矣除已箚閤門進榜子乞奏事外謹錄奏聞伏候勅行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奏狀劄子

直前劄子（四月十八日）

臣近者不識忌諱，幸因賜對，輒論及兩宮情意未通事，仰荷聖慈開容愚直，曲垂詳問，備盡懇惻，仍令臣入文字指非離間之人，將有施行，以釋疑阻，則古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何以過此。臣雖庸陋，揣無以報稱。比至奏入，竟留不下。臣切自咎，言非陛下之不聽，臣言實臣負陛下耳。以此不避煩瀆，再有奏陳。臣聞天倫骨肉，自然恩愛，側有嫌隙至相猜疑者，之蔽積開或如此。然而秉彝之性，不可解剝，同氣相求，終易感動。是以方其懷疑，若將終身而不合，及至感悟，則又俄頃而如初，往往驩極至於流涕，豈同他人各有異志，雖以盟誓相要質，亦隄防不已者乎。又況陛下

父子聖明同德，舜禹適至今日，尤非本心。苟反求於一念之初，則何待於多言之切。且陛下獨不記壽皇之疎魏邸乎？自古廢立出於愛憎，壽皇此時果何心耶？而陛下忍忘之也。若曰離間之人，則亦宜有緣故，究觀前代多是姦臣內懷反側之心，遂行鬬諜之計，為此向背，指以自危。今之羣臣豈有是事，蓋未嘗得罪於陛下，則必不起怨於壽皇，人情曉然，可以洞察。假使近習妄自分別，間或有少可語言，亦不過時暫欺蔽，初非要害可造事端，雖是合正典刑，何足有煩聖慮？此臣所以日夜痛心，以為陛下誤有所疑，而積疑成疾至此也。抑臣不識聖意，今將聽二三大臣與百執事之言，而為父子如初歟？將一切勿聽，使父子終不得相見歟？昔者虞舜欲見其父於生前，日號泣於旻天，卒於克諧，萬世稱聖；漢武欲見其子於死後，作歸來望思之

號，天下聞而悲之，而事已無及，遂成永恨。二君之心大抵略同，遲速之間，得失相反。臣恐陛下今日之不為虞舜，而他日之將為漢武也。臣言及此，亦既泣下。今請以此月屆從車駕過宮為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陛下，將退而就誅戮矣。臣不勝迫切之情，取進止。

乞致仕狀（四月二十日）

右臣伏以車駕久不過重華宮起居，實皆羣臣之罪，而罪莫甚於臣。身為近侍而陷君父於失德，有臣如此，將安用之？今欲守本官致仕，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對劄子

臣十八日進對劄子，乞以此月屆從車駕過重華宮起居為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陛下，將退就誅戮矣。二十三日

遂具奏，乞守本官致仕。二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臣迫於威命，錯日乞直前奏事，頂觸狂愚，以畢區區之義而後去，欲望聖慈赦其萬死，速賜指揮，臣不勝祈天俟命之至。

直前劄子（四月二十六日）

臣竊觀兩年以來，以不過宮諫者眾矣，備論義理，條陳利害，非不詳盡，非不激切，而陛下曾不加聽，間或聽之，亦不過勉强一出，近者且以而從為聽嘻笑，不加怪矣。獨臣私念以為陛下誤有所疑，積疑成疾，以至於此，故自去冬凡四請對，每於陛下心事之間反覆開明，至於深入切中，往往陛下為臣傾倒，一無隱情。臣亦益得肆其狂愚，無所諱避，夜解而件析之，誠蒙聖懷曉然大悟，起居飲食務自安和，號令言語務自平允，其在外朝不必事事過為留難，其

在內廷不必人人過為猜慮如此則淵衷寧謐天性自見何待臣下固要力請乎而陛下以臣言之故釋然無他凡三感悟於此矣去冬令臣宣諭兩府翊日取旨前乃令臣更人文字付外施行最後十八日復諭臣以早來曾許丞相以十九日命駕過朝之後便降指揮臣數四懇奏而丞旨亦數四響答此陛下三感悟之幾也然今日雖許明日中變不唯中變而又號召大衆赫然示天下以不肯出假如陛下有一人可信有一策可取有一日清明在躬豈至此乎臣所以皇恐踧踖前此對後輒乞補外於今極矣宜即誅殛納祿謝事猶是自營而非臣之敢要君也天度寬容降旨不允臣敢不更自殫竭以畢區區之義臣間抱慮恐者蹈實禍機妄變者得眞疾何也此心最靈功侔造化一有所偏皆成定力自非聖賢未易開悟甚者無故及於亂亡昔漢武帝征和間居建章宮見一男子收之弗獲而巫蠱始起又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帝帝驚寤因是體不平忽忽善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莫敢訟其冤者已而有戾園之禍隋煬帝大業初內殿火帝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火定乃還自後每夜眠中常驚悸云有賊至以甖貯毒藥謂所幸姬曰賊至當飲之已而有江都之禍由今觀之征和巫蠱本無是事只緣武帝疑心不解姦臣竟緣卒禍其子大業盜賊亦無是事只緣煬帝疑心不解左右雍蔽卒禍其身臣故曰此心之蔽甚者無故及於亂亡二君是也陛下不過宮豈非誤有所疑乎臣不識陛下何所疑重華耶道路之言不以為詐善則以為猶吝權以臣計之二者皆誤也自壽皇言者為天下計為社稷宗廟計耳假使陛下政事修明人心愛戴則壽皇之願得矣尚復何辭陛下不是之察豈非誤乎若曰吝權則進退百官必與聞其人能行庶政必與聞其事而五六年來天下不見其有此也但見陛下懷不自安動輒阻感以其人為欺雖大臣死亡而不信以其事為怪雖細民疚災而不恤又豈非誤乎夫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信而成不療之疾臣切以為壽皇不能禍陛下是陛下自貽禍也臣言不足聽分當永棄念此違離不宜自他復為陛下懇惻言之伏惟鑒隋漢之所已往而求其將來國家之福也兩宮之所期待也非獨臣之願也臨紙涕泣庶幾萬一取進止

奏事後申三省樞密院劄子

某輒有管見僭越申稟二十六日直前奏事嘗乞差近上臣寮調護兩宮上云此御是好商量朕裏面人不中使不會說話不能委曲道朕意思待差文臣恐他輩不肯擔荷如此等事如何則好某奏陛下高爵重祿養許多士大夫雖使犯難赴死亦當向前況是請重華宮傳旨聖意有何不測不肯擔負但乞宣諭大臣如此處置上極以為然且云待諭與宰執某因檢照得中興會要在孝宗時具參知政事錢端禮充德壽宮使一時應合奏稟事件並差端禮之力有此故事可以舉行今來若於親王執政宗室戚里中差近上臣寮一人充重華宮使自後應合奏稟事件令得往來傳旨庶幾不至阻隔某以管見如此謹以上達天聽欲乞朝廷特賜敷奏施行

小帖子　靖康初顯謨閣待制譚世勣李熙靖主管龍德宮資政殿大學士王易簡提舉龍德宮并乞

鈞照

再乞致仕申省狀

照對某准具奏申乞守本官致仕今月二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又於二十六日直前奏事面納劄子以申請欲望朝廷特賜敷奏速降指揮

再乞致仕狀

右某再具奏申乞守本官致仕今月二十七日再准省劄備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某非不知隆天厚地之恩何敢更有煩瀆伏念某自今春四次請對頗竭愚忠誠冀幸上意開悟父子如初而天聽甚卑反覆詳度蓋已備許矣而竟中輟某是以痛自咎責上孤任使而有此請不謂聖度寬容再降不允指揮感極涕零未知所報重念某危懇若此儻若誠意學術尚有毫髮可以自効豈忍納祿謝事求便其身區區迫切姑附不能者止之義欲望朝廷再賜

敷奏早降指揮施行謹具申三省樞密院伏候指揮

奏事劄子（五月四日）

臣聞人主之所以得天下者以得人心也所以失天下者以失人心也非獨以父子之私也苟得人心雖其父不得以天下私諸人苟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昔者禹薦益於天將以天下遜也而謳歌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啟故禹卒不與賢而與子故曰苟得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諸人啟是也秦人自以爲萬世有天下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欲以一至萬也然身死纔數月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故曰苟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胡亥是也共惟陛下今所憂疑豈非以不得愛於壽皇乎夫惟以不得愛於壽皇而鬱鬱終日以失天下爲懼於是舉朝諫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舉世爲之悼惑而不加怪臣恐陛下之憂不在聖父而在人心也何者假如萬一壽皇誠責善誠猶吝權而天下歸心則陛下固有辭於壽皇矣壽皇雖不責善雖不吝權而天下離心則雖壽皇亦無以爲陛下計者是故疑壽皇者慮憂也失人心者實禍也此理曉然不待智者而諭今也舉朝諫之而不聽百官解體矣四參常朝宰執而下無一人立班者是失舉朝之心也舉國非之而不恤軍民皆怨讟矣或詐爲詔書收於指斥是失舉國之心也且舉朝諫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猶曰爲憂疑壽皇故也若乃吳挺之死半年而不置將張孝芳之見殺累月而不討賊他如班直待試於殿庭侍從待命於郊外往往邀祭都不省記是於壽皇何預焉而陛下獨固守力行之又所謂舉世爲之惶惑而不加怪者是豈不足以失舉世之心

乎不但此也人情好逸而惡勞今使下之士皆苦鬱悶已報班矣有唾不顧者臣未知禁衛之心果如何人情利親而思踈今自閤長御藥率不得一在左右間嘗一日逐數十人臣未知近習之心果如何其昔嘗暱有在而不奏告掖庭有娠而不起發臣又未知宮闈后妃之心果如何陛下試一念此不謂之孤立歟不謂之人人自危歟陛下博覽載籍閱義理熟矣亦嘗見自古人主孤立如此人人自危如此而可晏然無事乎今天下本無事而陛下以憂疑失人心至此方且曰吾計當如此吾不可放下矣而專欲盛怒益不容解則古所謂肘腋之變蕭牆之禍殆不可謂今直無也豈不甚可畏哉雖然彼疑爲笑在轉頭之頃則轉禍爲福亦在反掌之間何者今日之事非若敵國對壘難平也非若強臣跋扈難制也又非若四分五裂難收拾

也徒以聖意疑疑詩皇過當而人心不服耳聖意釋然則人心帖然矣故今日過宮則人心以今日解明日過宮則人心以明日解然則陛下何苦執滯而爲此岌岌也在易睽之上九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前張之弧後脫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說者曰睽孤之極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載鬼盈車可怪也方張弧以攻矣而其極必變變必通俄而脫弧則無爲寇之患有遇雨之吉者陰陽和也孔子之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人有此事則易有此象陛下今日非偶然也極則變變則通此其時矣獨奈何弗悟乎臣前後論奏以千百計大抵務爲開釋冀自感悟而不忍以危言傷聖懷念當謝事納祿永辭闕庭是以復誦人心可畏之說以望裁擇惟陛下速圖之幸甚幸甚

奏事乞休致劄子（休致目錄作致仕）

臣輒有迫切之懇仰干天聽臣凡再乞休致再准省劄奉
聖旨不允伏念臣心力衰憊難以復備使令欲望聖慈速
賜處分取進止（五月四日續前奏事劄子與即面納休致劄子得旨云甚好甚好當日解官繳納告劄下件申尚書省樞密院）

辭免祕閣修撰嘉王府贊讀申省狀

准溫州進奏官遞到省劄一道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陳傅良除祕閣修撰嘉王府贊讀伏念某立朝無補分當斥誅聖恩寬大許還田里退惟憔悴感極涕零不謂納祿未久成命已下寵以祕府論撰之名專以親王勸誦之職自昔寬朝無此恩意人非土木豈不知榮重念某學術衰落不堪復備使令加以匆匆去國適當夏潦冒濕相搏遂成脾泄之疾雖欲勉強支持不前所有上件恩除無緣可以祇受除已將省劄送溫州乞備所申繳納外欲望
朝廷特依所乞令守本官致仕追寢上件□□（元空二字）繳奏施行

辭免祕閣修撰贊讀與廟堂劄子

某輒有迫切之懇仰干鈞聽伏念某一介疏庸及此衰晚誤玷朝列迄無補報內負初心外慚公議惟有去官庶安愚分況自陳乞休致以來蒙恭奉降旨未遂其私及再請而前奏事庶諧卒卒之意必以學術空疏天聽高邈幸蒙從欲分當永棄今者休致未久除書已下寵以論譔之章專以勸誦之選在昔父可謂際天厚地之恩在臣子益有深淵薄冰之懼遜減衝免所以九頓首於洪造也其惟少保大丞相先生諒人心之不同期時事之攸濟夫人心不同則匹夫之操不可奪時事雖濟則書生之才不足用有如某宜罷閒散又況玉音在耳不敢遽也千冒鈞嚴無任皇懼隕越之至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奏狀劄子

辭免再除起居郎狀

温州遞鋪傳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七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陳傅良依舊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令疾速前來供職臣不勝螻蟻之誠仰干宸聽恭惟陛下冉天人之心應帝王之運屬壽皇之喪紀以聖父之疾勉稟命繼闈嗣服大寶雖舜察人倫武王達孝孔子聖之時春秋變之正無以過此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偶緣末學嘗備勸講潛飛之際攀附何榮而首被明綸趣還舊者維新之命獨先眾人豈臣區區所敢當此況臣立朝屢年曾亡涓埃之補頃蒙上皇矜憐齒髮將近朝露放還田里俾全晚節而陛下顧以舊履之舊尚欲使令此臣所以踧踖不遑須至控

免伏望陛下察臣平昔素非矯飾念臣衰遲已是頹惰特收誤恩以示初政臣不勝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中書舍人狀

准温州遞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七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陳傅良除中書舍人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竊惟古者設誥命之官初意不過以人主勅誥難行之故既與二三大臣共決之矣至其播告發明寫之簡翰則苟能言者皆可使奏伎於其間不必人主一一親也久之而言益行官益重蓋命令之行不當於人心者輒得封還始與聞政矣至於本朝遂與諫官御史給事中三數人者最用事如是其人少不稱職往往能為天下患不但言語工不工也恭惟陛下龍飛急於辟官方將博求天下俊民而如是官者尤所當謹擇也如臣學術荒落重以衰惰獨奈何先天下士而玷此選也以為潛藩之舊則示不廣以為攝官久則宜不善於其職矣是皆不可矧茲維新之命夷夏屬心不宜除授令人竊議臣所以不辭煩瀆仰干天威伏惟思討臣之重寄家法之嚴而先眾俊謹新政特寢誤恩昭示中外不勝幸甚

再辭免狀

右臣昨具奏辭免新除中書舍人恩命事今月初九日准尚書省劄子七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者恩深感極豈敢固辭伏緣臣昨來所奏文字意指姑為陛下謹辭令之匪輕明舉措之當謹而未嘗及臣進退之義是以天聽未回俞音不下須至煩瀆再輸懇悃臣聞潛邸舊臣號為攀附其侍御使令之人耶則不過奉命承旨被其人志在恩寵但以畏謹避權不預聞外事為義其切磋講習

之人耶則嘗數陳治道啟迪心術矣故其人志不在恩寵而以不徒空言欲見之行事為義二者甚不同也臣愚不肖不謂遭際備數勸講凡向者反覆言之正有望於今日陛下誠實所聞誠行所知以此答天心因此裕民力則萬世之下臣與有榮耀焉臣雖不在左右死且不朽見陛下以睿哲之資日進不已加以方今百官之富非特往時二三僚佐之比如臣陳言不足施行陛下誠斷自今博求俊良與圖新政將所聞益高明所知益光大矣即臣雖不在左右亦死且不朽苟惟不然冒恩寵爾見臣以休廢之餘動關物議又與見在職者事情不類所以不敢冒昧於一來也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除已具申尚書省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兼侍講狀

臣昨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除中書舍人方具奏辭免次又准省劄八月六日奉聖旨兼侍講臣正聽候前件指揮故更不辭免兼職今臣已迫威命前來供職所有兼侍講職事雖以目疾須至懇祈竊伺淵聽伏念臣向事朱邸備數勸講方當陛下潛龍勿用之初不過講明爲人臣爲人子之道此則臣素所肄習者也夫惟素所肄習尚堪勉強故閱歲月幸無罪悔若大路門經幄事體絕異蓋非政事之臣而欲致其主於唐虞三代盛帝顯王之業凡所敷陳務在德要道急先之務一話一言稍有悟合則天下國家陰受其賜非徒指摘章句累次篇帙而已也然則如臣豈足堪此且以孟子名世之才猶自謂未學諸侯之禮房杜亦王佐也而不能奉禮樂之對由此言之苟非所習雖聖賢不可以強如臣之愚實非通識重以衰晚無溫故知

新之益今謂臣嘗爲儲君講矣當能爲天子講臣誠不敢自信也臣不敢自信而過使令之陛下容傳之恩則厚而臣不知體是但貪寵也又況府僚限員則難博擇今陛下有百官之富賢俊林立欲求多聞豈無他士何乃必循獨私舊人所有上件兼職欲望聖慈特加詳酌改授在庭鴻博之士庶有裨助伏候勅旨（十一月初五日奉聖旨不允）

辭免兼直學士院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傅良兼直學士院臣聞命震驚莫知所措伏念臣以平生辛苦之志非不欲以文字得名以誰老攀附之榮非不欲以論思圖報既居西掖又直北扉豈非臣之所甚願哉顧念臣少多疾患早以衰疾蓋年未六十而齒牙脫落鬚髮皓然終日強餐不能杯飯未嘗就寢畏見燈火以此聰明銷退往往善忘兼自比年甚爲二史腳力疲於久立心事困於直前常恐一旦溘先朝露幸蒙上皇放還田里臣自謂得長往之期更生之幸矣陛下龍飛首加收召一月之間除目三下臣伏自思念有君如此雖使高人隱士影響昧昧之人猶當興起奉令承教況臣嘗備宮僚久辱使令最蒙眷遇者乎惟勉此來實出感激然自再入脩門夜疾輒作謁告彌旬職事俱廢又適當郊禮之後覃轉封贈數倍常時詞命填委幾以百數日不暇給下筆甚慚故臣區區方欲稍延數月以承天意別求一官以便己私不謂陛下顯寵異之使兼內制臣恐自此頭顱無日矣何者精力不足則必有廢慢之患思慮不強則必有闕誤之患假使隆寬不以爲罪而書問之不酬請謁之不報亦必有不理於口之患此臣之所甚懼於顛躋也苟至於此豈是陛下全度之意臣愚欲望聖慈察臣

惻悃實非飾僞再叩淵聽將上件兼職特行寢免伏候勅旨（閏十月初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中書舍人供職後初對劄子

臣聞人主有大舉動必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而大慰民望其惟陛下始自宅憂移御殿內此大舉動也正天下顒顒望治之時伏想聖心先定將有仁聲德意之事感悅士夫兼被黎庶者矣臣不揆輒有管見一二仰裨聖明惟陛下財（陳本誤哉）幸一乞三省各置使領以盡孝養之道一乞降詔問民疾苦仍申儆見行賑濟州縣官吏諭以賞罰一乞自宰臣以至侍從管軍次第宣引從容賜坐訪以軍國機務以示責成之意一乞應問沿邊諸將并帥臣仍量加錫（陳本作賜）賚一乞增置諫官一乞收拾恬退難進之士一乞稍出內帑錢以助版曹經費少寬催理已上特臣區區愚慮所

及未足以質宣王德如蒙采納見之施行則制此有槃告陛下以治安之策者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第二

臣聞今之獻計者類曰陛下宜以孝宗爲法太上皇爲鑒臣切以爲是說也雖孝宗三十年當如此耳而非通論也何者孝宗盛德大業不可勝紀固皆足法者太上皇徒以積憂成疾遂不視事不可以爲宗廟社稷主而非其治皆無足法者也陛下嗣守丕圖凡所施設咸參酌兩朝之盛典擇其爲天下後世便者兼行之則可謂集大成矣臣淺陋不能盡識兩朝之意輒以管見條上一二恭惟孝宗銳意恢復恥於苟安雖以德壽在宥不敢北伐而追懷陵廟閔念中原之志枕戈嘗膽日不遑暇訓練儲峙常若臨敵此一可法也早朝晏罷寒暑不渝引見臣工省閱章奏日了

一日勿間休暇至於昬夜必宣召入直官賜坐從容議論時事此二可法也留意人才求之如弗及一語契合立致通顯所言不酬始得過之取舍以公明白洞達而無猜慮關防之意此三可法也儉於用度一金不以濫予內帑之積累數鉅萬雖是振荒右武無所愛惜蓋以天下之財爲天下用而不用諸己此四可法也監司帥守見辭之際各訪其處民間利病有以便民爲請隨即施行蠲除貸宥曾無留難未嘗輒怒官吏獨以負虐獲罪於民者必罰無赦此五可法也臣以爲孝宗之治可爲法者非一而陛下宜法此五者帝王之盛美也恭惟太上皇每事付之外庭采於公論左右便嬖絕不預政不唯不聽其言又禁切之而金繒酒食之賜則不吝嗇此一可法也八廟羅事（元作陳奏據）正議之人置而不用未嘗以浮言危物中臣此二可法也行

帥守臣兩浙漕臣三總領所悉以士人爲之不以交結不以誕謾此三可法也管軍臣僚及沿邊帥守不以爲御前差遣皆從三省降詔除授此四可法也給舍封駁臺諫論事（奏議作列）雖累上（奏議作進）終不以言爲罪此五可法也臣嘗謂太上皇之治可爲法者非一而陛下宜法此五者亦帝王之盛美也陛下誠上稽孝宗明斷總攬之政兼體上皇隆寬不自用之意則天下可得而理矣臣所謂集大成者以此謠衆（元作奉據奏議正）偏而補其弊則能全兩朝之美矯枉而過其直則反有一偏之患臣恐讒者不察妄分取捨以惑聖聽敢昧死一言唯赦其狂愚而采擇之則天下幸甚

請對劄子一

人主心術必有所尙何謂所尙先定其志而後力行之者是也臣不暇遠引前古且以高宗德業爲陛下誦之方高

宗艱難百戰之初欲復大讎欲定中原欲還謁九廟則其志尙在恢復及大母已歸徽廟之梓宮已還南北之勢已成高宗之志少衰而天下亦偸於用兵矣則其志尙在和好方志在恢復則用趙鼎用張浚自退朝之後延見臣下省閱章奏游戲翰墨至於燕私皆恢復之謀也及志在和好則用秦檜自退朝之後延見臣下省閱章奏游戲翰墨至於燕私皆和好之事也高宗所以享國之久動無過舉者以有定尙不雜不亂而已雖然此臣借以爲喻之說而非物陛下之說也今陛下春秋鼎盛銳意於學而又聖聚純粹絕無嗜好臣切以爲陛下之心方如止水方如明鑑以此爲堯舜以此爲三王無不可者臣獨未知陛下之心所尙者何事欲先定者何志耳不尙一事則將進進人之言而無適從不先定一志則將汎汎然日復一日而無用

力之地且夫人主天下之利勢也富貴尊榮之所自出也倘陛下將聽進進之言而無適從汎汎然日復一日而無用力之地臣恐有乘閒而入陛下之心者矣陛下此心方如止水方如明鑑可以爲堯舜可以爲三王或萬有一先入者得陛下之心而用之臣恐陛下聖明雖欲意於學無他嗜好而此心已有所偏著（元空據奏議補）也此臣私憂過計欲勸陛下且以拯民窮爲所尙此志先定則陛下始有用力之地自退朝之後以此意引見臣下以此意省閱章奏至於游戲蹴鞠至於燕私此發此念造次不忘臣切以爲是亦陛下養心之法不雜不息充而大之堯舜三王之治可由是而致也何者以救（陳本作拯）民窮爲所尙即是仁心仁心即是堯舜三王之心孟子嘗言之臣嘗發明之陛下嘗深信之矣

第二

臣竊謂今天下亦多故矣臣未暇縷數獨念民力之困於此爲極而莫與陛下救之者耳賢士大夫不爲不多曾莫與陛下救斯民者何也勢不行也何謂勢不行欲救民窮必爲帥爲漕爲總領而後可而三數官者雖賢士大夫不樂爲之故也既曰賢士大夫而不樂爲帥漕總領何也外權太輕雖欲有所設施而不得騁故也是故不爲法令之所束縛則爲浮言之所動搖不爲時政之所譏惡則爲宦游於其處而不得志者之所中傷有是四患雖賢者亦忍事苟歲月耳而況其餘人乎且夫人情誰不喜遷而惡滯誰不好伸而恥屈誰不趨利而避害今也立朝自郎察不一二年可至卿監□□□□□□□又不一二年鮮不得爲從官若夫帥漕則有奔走徧天下而無一日朝覲

者其間僥倖或得貼（元作監據奏議正）職門直閣積而至修撰極矣而所謂修撰者又必嘗爲卿監而後得之是終身無復從官之望臣所謂喜遷而惡滯人情之不樂一也今夫立朝苟有親故欲入館閣（奏議作辟闕）則可以移書帥漕若總領而坐取之無不如意者至爲帥漕進銜則備奏辟一屬官若准備差遣之類輒不可得若幸干（个丁奏議作平平）也則不過送部勘當訖於陞沈若稍有過差之請往往該（奏議作省）部詰難問復甚者至被論列臣所謂好伸而恥屈人情之不樂二也今夫立朝自省務職事官皆得以親族子弟牒國子監補解試及監司帥臣苟非在川廣二千里外俾子弟無收試之所每遇大比無所附著稍知讀書者大率無故而廢一舉不然則爲謬巧遷就以避貢舉條制斯可矣臣所謂趨利而避害人情之不樂三也如前四患則是事權太輕雖賢者猶不樂爲之如後三說則是恩數太薄人（奏議人上有而字）人不樂也夫可與救斯民者必帥也漕也總領也而人不樂爲之至此矣何憚改乎臣竊以爲今日之勢莫若稍稍重外重外之術必使帥漕總領皆可馴致於從官可以馴致於從官而後可久任可久任而後可責事功如此則帥漕總領始曉然知朝廷委寄不輕矣則夫前四患者次第自去而有爲陛下出力致斯民者矣

乞蠲（元本脫據日錄補）放身丁錢劄子

眞宗實錄大中祥符四年秋七月壬申朔詔曰朕臨御萬邦厲精庶政一夫不獲尙切於疚勞九賦用均睢思於寬假惜其物力以厚民生眷惟浙江之區介彼東南之域而自祖宗恢復聲教誕敷去率斂以居多俾樂康之斯洽洪惟利澤已浹編甿然計口算緡尙存於僞制

治財賦各納仍限於歲輸特俾綱除式申嚴誡其兩浙福建荊湖南北路身丁錢並特除放如有元以錢折征物色亦與除放（自如有因下十三字據福州法册添入）凡歲免緡錢四十五萬四百六貫

身丁錢不知所始臣伏讀御札則知其爲東南僞制也本朝六路次第歸化所以加惠之者甚厚往者婦人有之至淳化三年免（見下月四日頒州勑）寺院行者有之至咸平五年免（見七月四日兩浙福建路勑）攝官有之至至道二年免（見正月十五日廣南勑）鹽亭戸有之至太平興國元年免（見九月福州路勑）賃舍寄住者有之至咸平六年免（見四月二日廣州勑）死丁自咸平二年始與除放（閏八二十日杭越明處台溫處衢婺秀蘇湖十二州勑）逃丁自咸平四年始與檢閱（見七月十一日兩湖南北路勑）又僞命日如福州每丁三百二十五自太平興國五年定納錢一百（七月高家先奏論）福州長溪有溫台等州投過一千七百餘戸二千餘丁每丁亦三百二十五自景德二年定依溫台州見納錢二百五十（四月二十日處州奏論）蘇州每丁納米自淳化五年定納錢二百（見八月十七日蘇州勑）睦州每丁六百九十五處州每丁五百九十四自咸平三年許將紬折納（五月二十三日兩浙路勑）折見僞制各用一時頗亦不等前後勑命大抵多者使寬難者使易不宜有者使無而諸國苛斂漸趨於平至是迺一切蠲去與民更始天聖閒侍御史章頻言先帝除放僞命身丁東南之區聖德所被十六年矣放錢七百餘萬貫而軍國之須不闕申（申字疑衍）匱之可謂至論然臣又按實錄明道元年三月兩浙轉運司言大中祥符五年已放諸路身丁錢而婺秀州尚輸如故迺蠲除之蔡襄亦嘗言僞命日諸州各有丁錢唯漳泉州興化口日丁作米七斗五升真宗皇帝哀矜困窮蠲放兩浙福建身丁錢其時漳泉興化是亦丁錢折變作米無人論奏因依遂至先朝大惠不及三郡以此見祥符放丁灘及六路其間猶有至今輸納者皆府縣占吝奉行不虔之故推而廣之宜在今日恭惟陛下仁聖在上軫憂民瘼欲省賦甚矣開者斷自淵衷特減折帛之估有司以闕經費爲言其議遂寢以臣愚見折帛固宜減不如身丁切於窮民且其爲錢視祖宗折帛之估纔十之一而其爲丁視納（元空一字）折帛之家殆累數萬緡陛下討祥符之詔斷而行之幸甚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奏狀劄子

繳奏羅良臣供給免折酒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臨安府狀今月二十八日承修內司提轄劉倩之內劄子得旨宜諭安撫令臨安府官借廂軍一十五人付浙西總管羅良臣使喚所有羅良臣每月供給免折酒與依韓侂冑例支破仍具知委開奏本府除已恭禀聖旨指揮施行從條合行奏繳伏候指揮閏十月一日奏聖旨依已得指揮令臣書行右臣不知羅良臣爲何人但爲陛下愛惜此聖旨指揮不敢不具奏耳何者蓋兵士十五人與之使喚此至猥瑣也請受不折酒此至微末也今也遣中使傳陞旨下諭天府之尹而及此至猥瑣至微末之事豈不虧損國體玩瀆主威乎臣忝爲詞掖

論駮此等小事固有慚色區區願望陛下以此類推之特垂察纔令或有無厭之請敢復以此干冒天聽並勿施行如至再三即須行遣使天下曉然知陛下一號一令皆有關體不出於私謁中旨將動不至於徒行幸甚幸甚臣愚欲望聖慈將上件指揮特賜追寢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五年閏十月初一日奏）

繳奏謝淵請給合支本色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中奉大夫守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實錄院同修撰臣樓鑰奏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爲知閤門事謝淵爲係皇太后親弟其請給等可依韓侂冑例特與依條格全支本色日後遷轉准此事令臣書讀臣仰惟陛下孝承三宮惟恐不能順適聖意然法制之設所以公天下而其守之有不可踰者如閤謝淵爲皇太后親弟請給等依韓侂冑例特與依條格全支本色有以見陛下奉祖后之意然貞倖之支則有不可吳環吳琚同爲太皇太后之親姪同爲檢校少保節度使可謂事體至切矣然吳環之請貞倖已久無有議者而吳琚之請太上皇爲之降旨則黃裳以給事中力陳者三四陛下爲之降旨則黃由以給事中又至於再三論奏而後止雖若有甚異者無他環在紹熙元年十月指揮之前而琚在指揮之後也指揮既定之後若又開此門則戚里扳援何時而已兩朝聖明終允其奏韓侂冑之貞倖以淳熙十五年十一月降旨正與吳環事體一同謝淵之請切似吳琚臣是以不容不論欲望聖慈收寢前項內批指揮自後若不係南班隨龍統兵戰守之人以貞倖爲請者一切以定制裁之既以杜僥倖之門於節用之政不爲小補所有錄黃

臣未敢書讀謹隨狀繳奏以聞伏候敕旨

閏十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謝淵爲係皇太后親弟可特與書者餘人不得援例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昨來已書行謝淵錄黃大意今竊見給事中樓鑰繳駁文字委是允當始知臣當來鹵莽失於檢照不及論奏今臣若但奉御筆指揮准前書行則臣實有三罪一則迎合聖意不敢執爭二則衝改紹熙元年十月指揮使自今有司無所遵守三則飾過遂非無見善則遷之義此臣所以須至煩瀆也欲望聖慈特賜追寢上件御筆指揮仍將臣當來鹵莽之罪併行譴責抑臣區區更有愚見恭惟陛下臨御未久事事只宜遵守法度竊見近來多因臣下奏有陳乞直降內批或與差遣或添請給人從今來御筆又有餘人不得援例之文臣竊以爲此等指揮皆是人主在位日

久快竊伺隙浸開倖門自亂成憲豈容初政有此不諭更乞陛下念付託之重正當加兢懼之時思調護之難未暇及閑褻之事除御朝廷公衆薦擬即與施行應干宮禁小可請求斷勿輒聽所貴凡事務令整齊毋使外人輒有指議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閏十月十四日奏入）

繳奏朱熹宮觀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朱熹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任便居住又准送到并免朱熹謝辭錄黃一道令臣書行右臣竊以爲朱熹者三朝故老難進易退二十餘年多任祠祿今也欣慕聖明翻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爲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易未審何故遽聽退閑除目之頒縉紳失色一則歸咎宰執

不能迴密旨於未出之初一則交譏給舍不能還成命於已行之後紛紛之言其來未已臣所以纔有所聞一一具奏未報可方切惶惑今此錄黃當臣書行臣若緘嘿天咸謂肯輒命則是上累主德下咈士論皆臣之咎臣必不敢隱匿欲望聖慈追寢上件指揮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閏十月二十四日奏入）

貼黃臣伏思念若但能其行未足以彰陛下不吝之德莫若留之方慰人望伏乞睿照

繳奏紫霄宮免科敷等事狀

准中書門下省錄黃一道奉聖旨紫霄宮五嶽殿係專一祭奉太上皇帝及御前本命香火去處除依條送納二稅外特與蠲免諸般科敷借指占發猶等事令臣書行右臣竊論奏初政不宜以小可陳乞直降內旨已蒙開納今紫霄宮復有御筆指揮特與蠲免科敷指借等事可謂煩瀆矣聽玩狎主威殺矣今貧民困於科折若更令游手坐食之徒反得幸免即本宮逐年合輸財賦官司難與除豁須至均敷在人戶名下是恩足以及游手而不至於百姓况臣所深惜也臣愚欲望聖慈更不施行上件指揮仍自今後似此陳乞一切斷絕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閏十月二十九日奏入）

繳奏陳峴知贛州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節文三省同奉聖旨陳峴差知贛州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illegible]任滿前來奏事令臣書行右臣竊以爲陳峴早爲從官素號鄙俗多歷方牧蔑聞廉稱前後臣寮屢行論奏而[illegible]負不知止謀欲復用睥睨累歲經營萬端今若果如所欲則是朝廷眞無公論士

大夫眞不必事廉恥而巧宦者皆有僥倖之圖益無靖共之操矣然則臣豈與峴爭區區一郡哉況峴自駁罷帥廣西之命不聞務自洗濯省愆遷善但聞其專爲交對詣事太守只爲諸司求榷局而已共惟始初之政方向旅則似此不知臧是之人豈宜擬用臣愚欲望聖慈將陳峴知贛州指揮特賜寢罷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十一月初十日奏入）

辭免實錄院同修撰第一狀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差臣兼實錄院同修撰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緣尚有管見不敢輒自受上件兼職須至煩瀆乞賜寢免竊臣自爲郎官即兼檢討幾涉三年未嘗得效鉛槧之勞以臣平生辛苦頗好編述比入史院無以自效何也史院無專官故也三年之間修撰同修

撰官繇今丞相趙汝愚以來繼以尤袤倪思李巘沈揆及近來朱熹無慮數人檢討官亦自章穎黃艾沈有開黃由薛叔似及葉適無慮數人皆不甚久別有選除所謂實錄緋然如故與臣未入院以前無所增益以此灼見若無專官則一朝大典卒無就緒之日臣嘗論奏雖蒙上聖嘉納未見施行今臣謹繳進向來劄子欲望聖慈特垂省覽令提領大臣勿拘近例別置專職一二人使其他兼官以時入局同共商量分擘修纂庶幾年歲稍見次第若不課其效但添兼職是恩寵之而非事實也臣不敢奉明詔所有上件劄子未敢祗受伏候勅旨（十一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第二狀

臣昨具狀奏乞寢罷兼實錄院同修撰指揮准尚書省劄子今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伏緣臣嘗來辭免文字且申前請乞置專官不宜但添兼職以爲恩寵而未嘗及臣不堪使令之故致蒙天意未遽從欲則臣豈敢冒昧不盡其情蓋見今史官皆極天下之選徒以各有攸司各牽其職志慮所分精力不逮是以具員雖衆成書尚難如臣於今則行促爲耗退得學昏忘前聞遺失已試罔功方切自訟豈可復玷此選乎以臣所見當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葉適其餘如吳仁傑王明清之徒皆有志於此者也朱熹葉適近嘗入院未幾而熹帥江陵適總淮餉謙譙之士相顧嗟惜陛下誠聽臣言以一朝大典之重不吝改作復用此二人者使之專領將天下皆以爲得人豈非聖朝之美事明主之盛舉哉但熹既去國假如强起猶在數月之後而適尚未朝辭足可下留行之命臣愚欲望聖明發於英斷以所除臣同修撰一官改作右文殿修撰或祕

閣名目以留葉適則不過年歲可冀奏篇共惟高宗中興盛德大業可傳萬世陛下何愛此一官不以擇才臣備員法從而隱默不言亦有蔽賢之罪兼臣緣多病正欲少須別求一在外差遣以便休養所有上件兼職指揮臣不敢祗受伏候勅旨

貼黃稱照對葉適與臣有鄉曲朋友之好臣以公論不敢避嫌如蒙采聽之後有以爲其人不堪此選鄉臣當伏罔上之罪伏乞睿照（十二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已降指揮不允）

應詔薦宗室趙師虙趙師淵狀

准紹熙五年閏十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比來宗室在朝者少可令兩省臺諫侍從各舉有文學器識者二人以備選擇右臣仰惟明詔深切事情伏緣近來不以宗室與庶姓同進是致在朝稀少上關宸慮但以臣所識仍加訪問欲如詔指求備頗難其人伏見其中尚沈下僚最有士譽如宣教郎新知袁州宜春縣事趙師虙文林郎前寧海軍節度推官趙師淵行誼修飭操履靜可用仰備遴擇敢以上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五年十二月初三日奏入）

潛邸講堂轉官辭免申省狀

准都進奏院遞到朝散大夫告一道爲係潛邸講堂官轉一官者伏念某一介疏庸本無學術偶遭休明備數勸講累年於此蒙眷甚隆曾之涓塵仰裨海嶽反以尸素上累知人之明又況自致煩言尚叨祠祿竊伏思念罪譴責輕銜荷恩私不知所報豈當復與儕偶季賢同在論功行賞之數所有上件恩命不敢祗受除已申納湖州軍資庫外伏候指揮（慶元元年七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辭免與郡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閏十二月五日奉聖旨陳傅良先有開陳與郡非恩殊特揣分驚惶伏念某罪戾之餘惟知循省驟蒙聖慈還官賦祿闔門干指叨竊過優衛藏隆天厚地之施曷知稱塞曾未改歲再蒙拔擢俾司民社仰惟聖上矜憐舊臣之稱致茲誤寵感銘次骨誓竭駑殘伏念某獲病日侵鞭策不前[illegible]已試罔功徭尤素積不於此時力祈寢免異日成命遂下冒昧祗受必致顛隮重煩造化欲望特賜敷奏許某終滿祠祿庶幾少安愚分（嘉泰二年閏十二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辭免知泉州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差知泉州替葉適闕有合奏陳須至煩瀆者僻貧恤老君相之恩量力效官人臣之誼伏

念某生不幸苦積成痼疾自歲庚申至今未已浮腫如水顛掉如風神明支離日就昏塞不省人事者屢矣此豈可尚堪驅使將以寄千里之命乎況溫陵大邦甲於閩部舊號雜居獄市難擾而使寢疾當之必見闕誤課以裨報往遭罪責被念臣自明誤恩畀以祠祿月有所入足了醫藥若及滿歲庶保殘齡負戀公朝豈所願望失此私便忽然永已卻抱無窮之恨又況此邦比年遷牧多處法從某往者垂戮之深思在高位雖循省不爲不久拔擢不爲不至若一日起廢復此遍歷公論不置且見顛隮又非所以保全之也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仍舊奉祠（嘉泰三年三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講義故事（附劄）議

右史進故事（紹熙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唐陸贄奏議承聖旨頗覺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誠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不疑多被姦人賣弄所致患害失在推誠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祗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聽納卿宜深悉此意於是陸贄上疏極陳其不可有曰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由是有失實之聽又曰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又曰違道以飾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情理道乖則危可待臣嘗論之若德宗可謂好疑之主若陸贄可謂善諫之臣矣臣比因賜對亦嘗有所建白而玉音下諭頗涉疑情故敢輒陳前鑒以備采擇

資善堂進故事

太子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王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歸

元帝八歲立爲太子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洪恭石顯奏請望之周堪劉更生朋黨請謁者召致廷尉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

元帝紀贊曰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劉元城先生安世云蕭望之爲太子太傅八九年因深知元帝之爲人及元帝即位乃欲遂去許史恭顯元帝昏庸豈能去許史恭顯哉故恭顯奏堪更生等下獄

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且望之久爲太傅知太子仁柔宜輔導之使洞曉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爲人主今乃惛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八九年間所以輔之者何等事也亦不容無罪矣

太子侍燕之語可謂甚美既即位益鄉儒術然不知召致廷尉爲下獄何也習聞書生之談而不通於當世之務故也觀其苦忽忽善忘不樂則其天資固中人以下耳望之堪輔道各有年無能設於此德一旦即位乃欲勸之去宦官外戚用事之人豈不繆哉而望之竟以諂見殺善乎劉安世論之曰望之知太子仁柔宜輔道之使洞曉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爲人主今乃惛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八九年間所以輔之者何等事也亦不容無罪矣

經筵孟子講義（日錄誠課作）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

有肥肉廏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聖王不作者言周之衰上無明天子也諸侯放恣者言上無明天子則下無賢方伯凡有國之君皆得自便縱欲而專利也處士橫議者言自天子至於諸侯皆失其道不復以明教化爲務則天下蕩然學術無統紀而世之處士各橫爲議論人自爲一說家自爲一書也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者言處士橫議者雖多於其中獨有楊朱墨翟之教盛行而莫之抗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言從其說者之衆也舉天下之能言者不以楊朱爲師則以墨翟爲師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教□□道也楊氏爲我是無君也者此孟子之所以闢楊朱也何也朱之爲說曰拔一毛而利天下非爲也且夫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人主者天之所置非天下徒尊之也其猶之於太陽江漢之於海鳥獸之於麟鳳皆此物也而誰敢易之是故天下之士忘身以爲王忘家以徇國非有苟利祿也假使世之學者皆操楊朱之心雖損一毛而不以利物是無與事君者也故曰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者此孟子所以闢墨翟也何也翟之爲說曰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父母是也今夫人有父母有兄弟有夫婦內此愛也而先王立教節爲之差而獨隆於父記曰爲人子者不可不私其父不私其父不可以爲人子矣是

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此言苟私其父雖其父之伯仲不可以不異宮也又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無二尊也此言苟尊其父雖父之妃不可以不殺服也是之謂一本假使世之學者皆操墨翟之心愛無差等是人人而父也故曰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者孟子極其弊而言之也人所以相羣而不亂者以其有君父也有君在則上下尊卑貴賤之分定有父在則長幼嫡庶親疏之分定定則不亂矣苟無君父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苟有爭心不奪不厭是人心與禽獸無擇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廏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此孟子舉公明儀之語推廣言之也公明儀以爲國君之肥馬在廏而民飢莩在野是爲君者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仁義充塞則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者蓋孟子終言楊墨之害與禽獸無異也且夫孔子之道所以尊信於萬世者非儒者能強之也誠以三綱五常不可一日殄滅故也三綱五常不明而殄滅則天地不位萬物不育矣自古及今天地無不位之理萬物無不育之理則三綱五常無絕滅之理三綱五常無絕滅之理則孔子之道無不足尊信之理今楊墨者自信其私說而不信孔子故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如此則邪說行而仁義廢今夫人之所以老者相其養幼者相撫字敵已者相往來以其本諸仁義之心也無君則不義無父則不仁矣此心苟亡則私欲橫流弱者之肉強者之食爾故曰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此孟子以衞道自任之言也且謂予非好辯也懼斯道之不明而人心淪胥至於□□□□□□□□□□□□□□□□□□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此聖賢之所大懼也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言淫辭邪說之初亦甚微也不過其門人弟子轉相傳授以爲可行而深信之爲耳夫苟有是說也在於人心則不見之於行事斯已矣苟見之行事則必害及於其事不施之於有政斯已矣苟施之於有政則必害及於其政孟子逆知二氏之學一日得志於天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者孟子篤於自信之辭也臣聞之曰天下未嘗一日無邪說也聖王在上教明而禁立則有邪說而不得行耳反道敗德侮慢自賢者苗民之邪說也而虞舜遷之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有扈氏之邪說也而夏啓征之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商紂之邪說也而周武滅之然則道術分裂開爲異端自唐虞三代有爲而卒不足以干大中至正之統者聖王在上故也今夫楊墨非有王公貴人之勢也非有醲賞以誘率人嚴刑以驅迫人也又未得嘗試其術於戰國之際也而天下翕然從之不歸楊則歸墨是豈一人之力一朝一夕之故哉蓋聖王不作則教不明禁不立教不明則曲學之論興禁不立則朋邪之類勝及其末流而莫之救也由此觀之凡不本於孔子而敢爲異說者豈不甚可畏哉有聖王者作豈可不深察哉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抑遏也兼并也言并治之也膺當也言北當戎與狄也懲艾也言南艾荆楚及羣舒也承止也言天下莫敢禦之也

聞之曰聖賢之生斯世必以天下爲己任當堯之時洪水爲天下害商之末夷狄禽獸爲天下害周之衰亂臣賊子爲天下害戰國之際邪說詖行爲天下害洪水夷狄之害則生人不得安其居不得安其居則不得適其性矣亂臣賊子之害則生人不得定其分不得定其分則不得適其性矣邪說詖行之害則生人不得修其學不得修其學則亦不得適其性矣是皆人心之所由紛亂而莫治也聖賢者天民之先覺將使之啟迪人心而歸於正者也則以生人爲己任者聖賢之責此正人心以承三聖孟子所以不得辭也是故禹不抑洪水周公不兼夷狄驅猛獸使斯人脫於不安其生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禹周公之責不塞孔子不明亂臣賊子之罪使斯人脫於不定其分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孔子之責不塞孟子不辯邪說詖行之非使斯人知所學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孟子之責不塞禹周公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功孔孟不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言凡以盡聖賢之責而已且夫禹周公人臣也孔孟布衣也夫爲人臣爲布衣不敢不以天下爲己任況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乎今敵國之爲患大矣播遷我祖宗邱墟我陵廟羶腥我中原左衽我生靈自開闢以來夷狄亂華未有甚於此者也高宗崎嶇百戰撫定江左將以討賊而沮於

議和孝宗疑勤十閱經營富強將以雪恥而屈於孝養二聖人之責至今猶未就也陛下以仁聖之資嗣有神器苟得一日而忘此耶陛下誠一日不敢忘此則當以天下爲己任而不敢以位爲樂所謂一日不敢忘此則不敢以位爲樂者每行一事每用一人必自警曰得無爲敵國所侮乎吾民困窮如此吾士卒驕惰如此吾內外之臣背公營私如此吾父子之閒歡意未洽如此吾將何以待敵國也常持此心常定此計周公豈欺我哉則大義可明大功可立矣雖然臣特因夷狄發明一事爾若夫人心不正豈止於此皆陛下之所當講也臣不勝拳拳

僖祖太祖廟議

詩清廟祀文王也　執競祀武王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先王謂大王以下先公謂諸盩至后稷）　思文后稷配天也　我將

祀文王於明堂也　雝禘太祖也（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大祖謂文王）

生民尊祖也　天保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禮記中庸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康成以禘爲五年祭以后稷配之）

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　司几筵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司服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　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先祖謂先王先公）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祖廟始祖后稷之廟）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　儀禮喪服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馬昭云諸侯祖者言太由近言始祖）　近若公子之子孫有爲國君者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　春秋外傳魯語臧文仲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

以經傳攷之自商而上以受命之君爲宗而祖其所始生之帝故虞夏以舜禹爲宗而祖顓帝商人則異是矣亦以

受命之君爲宗而祖其所始封之君故商以湯爲宗而祖契周監二代郁郁彌文於是以受命之君爲祖繼祖爲宗而郊其所始封之君故周人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未稱王何以得爲受命之君周公爲之典其在詩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此周公推受命於文王廟文而宗武之中也）其在詩思文后稷配天則稷之郊樂也清廟祀文王則文王廟樂也執競祀武王則武王廟樂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則以文王配帝之樂也文武各廟各有樂章而后稷廟無專樂則見周祖文王而后稷不在七廟之列於是有先王先公之廟祧先王謂太王而下先公謂后稷而下其在詩天作祀先王先公則后稷以至太王王季之廟樂也（文武每廟各有樂章文王配帝又別有樂假如后稷爲太祖則不應但有郊樂廟無樂今天作一詩通用之先王先公則由王季而上具遷主皆藏於后稷之廟而合享之明矣在書洛誥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不及后稷不應有事皆謂太祖又明驗也）由此言之

后稷因先公之廟也（守祧八人嘉因此因天保之詩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先公時祀因因而因禮享先王禮袞冕享先公但用鷩是以亦有降殺之等）記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當武王之末追尊三世周公金縢之卜但告三王則太王爲祖而文王猶爲穆考酒誥所謂穆考文王是也成王制禮作率由宗廟制於是推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閔予小子之詩曰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則武王祔廟成王時也蓋禘太祖謂文王也其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則是以文王爲祖而武王爲昭考矣武王爲昭考故文王之子皆爲穆昭穆所謂文之昭武之穆是也（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注云祧廟祠后稷始祖之廟詩禘太祖注云太祖謂文王下冊袞於目文主自是祖廟孝經云宗祀文王宗自訓尊明門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王說周此說也）喪服傳曰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始祖太祖明文也（馬融云諸古而遷吉始祖近言太祖是也韋昭曰商家祖契周初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成文王之業而有代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毀而後更祖文王宗武王此說近之矣）孔子稱之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爲周公其人言非周公不足以及此明非夏商之舊也周變夏商非特此也追王至於三代前此未有也繫姓至於百世前此未有也推其所自出至於禘嚳又前此未有也（商人禘舜至周禘嚳世數益遠）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漢魏以來諸儒考經不詳或得或失王鄭二家互相詆毀要不足深信此某所以專以經爲斷以贊廟議之決其惟本朝世次昭彰今當以太祖之所推尊爲定以僖祖爲始祖之廟與太祖之廟皆世世享推廣孝思崇德報厚則孝思之議不相抵牾而大典可就矣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壬辰廷對

臣恭惟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博考漢唐已然之故下問承學之臣慨然有師古不自用之心顧臣淺陋何以稱塞抑臣聞自古建議之臣建功之臣翊扶治道之臣類竊嘆曰不遇異上如明聖主苟不自用則言無難行事業無難就者臣亦將之漢唐興主雖六七作考論君德鮮能全美是以規模褊道而治效凡近陛下寬仁神武對於二五（歷代名臣奏議方十二枚作三十）之陸贄若紹堯所以剪除文具脫略邊幅嘉與羣臣洗凡而破陋以躋至治以迓宏休甚盛甚美臣愚妄自量（奏議作臆）度陛下之聖誠其二美何謂二美臣觀比年有大更張有大施設造命之初慮不可奪一旦翻然陳露陛下頓悟亟改會無留難天下咸曰陛下之無我自昔所進今不知其幾何人矣（四字元作爲何以據奏議改）其間蓋有遵詔令負任使者陛下察見情僞一予一奪動中公議天下咸曰陛下之知人夫以無我之量知人之明於漢唐可俯視焉而臣伏讀聖策曰朕丕承大統（奏議作命）司牧兆人夙夜嚴恭懼德弗類是以順考帝王之懿鋪尋載籍之陳（奏議作傳）求其可師以躋於治謐方慊然師古而不自用如此則臣所謂言無難行事業無難就者捨此時何求須耶然而十有一年於茲而治績未進於古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獨何歟或者陛下之所以聖亦所以累盛（奏議作聖）德歟不自用之心雖能形之於言未能充之於事歟臣竊適前事變者創復發運經營移屯當時廷臣亦有疏其非是者而陛下姑惟試之終於無狀今謀者有謂矣（奏議無矣字）將命者有謂矣豈惟朝野諭九重之不吝而服其（奏議無其字）英斷雖陛下將自悔矣苟惟自悔是以爲累夫（奏議作今何者）有去故之誓則（則奏議作有者）有關新之謀（奏議作實）抑臣未知來者之獻計果有以異乎此（奏議作且）者也以臣愚之與言揆之事情其誕謾苟且衆是類耳陛下捨彼取此而不察其適相類臣恐後之悔今亦猶今之悔昔無乃以大有爲之時徒費而爲改過之日月乎夫以天子聖明春秋鼎盛何向（奏議作鄉）不立今且二（奏議作一當據改）紀歷日渺長歲復一歲改過不給可不爲惜乎漢元帝唐德宗（奏議作元帝德宗）寵任群佞不移如山遇主如此政復何恨奈何以虛心大度過不擇改而（奏議無而字）僅足以度越唐宗而（奏議無宗字）竟無所施也聽言之道亦於謀者察之耳假如讒者以好爭功謀繼今言邊功者無遽聽可也反而求之變根不可也讒者以微近利謀繼今言近利者無遽聽可也反而求之誠大體可也且陛下何不一思競者誰爲主張是乎時不再來事且積廢每試不效每未決捨已乃數悔而頻改之豈所以圖全耶臣是以妄議陛下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也且陛下之所尊信所寵任其果以爲皆忠實而無欺乎深謀遠慮而無敗事乎若果待之如此臣知陛下必已（奏議作也）舉國以授之矣今乃不然雖已尊信已寵任蓋至於論人論事之際陛下類有執而不從從而不盡者然則尙疑之歟夫尙疑其人則必既見（元脫據奏議補）其情而（奏議而下有猶字）待遇如故委寄如故（元空四字）何耶豈非聖明之意自謂吾能知之吾能駕馭之彼雖欲爲欺不可雖欲害吾治不可姑亦縱捨而弗問乎以此自恃所患滋大何者聰明所加豈無限極萬幾（元作機從陳本奏議）之務豈能徧知陛下之所執拒（元缺據奏議補）十不一二而轉移侵竊於冥冥之中殆不可勝數矣夫未

知猶可耳既已知之彼且求固凡所以自歸於君上者惟肯恭順耳惟有伺候趨和耳惟有護交借譽以蓋前愆耳陛下見其如此因措邪慮豈知而從者皆所以爲背逆之地乎苟無誠慤豈足懲精今予之事權假之歲月足以遂其私矣徒自爲駁陰受其害此臣所大惑也大抵使貪使詐惟爪牙之賤役可也股肱心膂要須忠良用人之道古王一法不宜以洞見是非易此邪守臣是以妄議陛下雖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也夫陛下之慊然（元空二字奏議無）師古豈不曰吾將不自用也然而陛下以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以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如（元誤作始據奏議正）臣竊窺陛下之所以師古是誠不自用耶抑名曰師古而實自用也臣伏讀聖策曰惟七制之明后若三宗之顯王固本培基則有務德之君振旅治兵則有雄才之主將問其號未睹（奏議作觀）厥成成有所偏未臻於極夫樂其號而考其成患其偏而要其極誠如所言信陛下有師古之實矣抑臣有疑焉何也臣伏讀聖策曰若孝文之德則罪不孥宮不女惜露臺之費除相坐之法可謂仁矣然而悖芒刃之施釋斧斤之用惟尚寬厚其威不伸朕以孝文之文也而能厲之以武不亦善乎臣固知陛下慕文帝之寬仁足以富民而所闕者武功也且陛下自度所以富民者何如文帝耶臣觀文帝以錢穀問丞相而陳平不對謂是有司事耳非所以煩廟堂由是漢之計臣得以自盡倉廩之吏至以氏其子孫臣不識今之所謂冢宰制國用於左藏之外別爲（奏議作有）南庫者何也且其擬目經費一領於大農而增羨贍餘之入南庫受之其名頗不甚美乎然而操制國之權與司農孰爲輕重明矣者適有遷擢經賦辦否則莫能黜陟也厥

今朝臣守臣類多自營觀此二途（奏議作塗）意將安嚮（奏議作歸）是以此歲經賦日拒而南庫之積日滋大農告匱時損數百（奏議作十）萬緡以相補是比歲奏聞（奏議作聰）有德色且均之爲國用耳庫被給此竟何謂耶夫兵廩如昨吏祿如昨凡歲自須如此而大農虛匱將安取此陛下信以爲版曹諸臣目瞶（奏議作饋）以取辦乎抑其要鬭鍛鍊虛數坐侯（奏議作使）之絕被誅譴乎不能爲此必且他爲（[illegible]）巧以苟道歲月之責是以上不加賦而民生嗷嗷夫暴征橫斂出於朝廷則臺臣得以論列細民得以起怨今也州縣之賦一拔故猶無秋毫加益焉而有司巧爲斡旋暗損資奉旁緣科色誅求錙銖羣臣欲論列之耶細民欲赴愬之耶而獨無彰彰之名可以指摘（奏議作默）所以至仁在上惻隱至矣而澤不下流是可不爲寒心夫文帝以司農掌財至於窮取陛下以宰相理財至於多取臣故曰陛下慕文帝之富民而不由其道所以評文帝者誠善矣而無益於治也臣伏讀聖策曰若孝武之功則選名將討不服匈奴遠遁百蠻向（奏議作嚮）風可謂盛矣然而積威暴骨快心胡越財殫而不贍干戈因以自滋朕以孝武之武也而能本之以仁不亦善乎臣固知陛下慕孝武之雄才足以強兵而所不取者難於仁也且陛下選將屬兵亦嘗用武帝故事乎臣觀武帝操縱將帥最有繩尺一旦乃以嬖故欲將貳師夫以帝之威嚴寵一偏將其誰敢議而帝也必枚卜諸將貳師最吉然後行之誠不欲以女（奏議女上有一字）子之故隳廢家法抑絕姦議也今天下之兵不屬之三衙與諸帥乎或云近者禁旅之除（元誤作際據奏議正）專問之寄往往由徑抑臣疏遠未知信否問亦得之防夫走卒街談巷議以爲諸將平時所以侵

剋剝錢隱占伍籍貿易稱貸以謀聚財大抵將以結交媒進身耳臣竊慨之夫以陛下篤意戎事妙選授鉞雖大臣且不預議（[illegible]不預議奏議作不得預可以）何安有此日夜思念莫執其咎或者左右朝夕積累之漸遊談之久亦足以商留宸聰而當回天聽耶患生所忽殆不易解陛下習聞姓名忽不以次用之當是時豈敢有前言論薦者乎蓋其於簡記之先借助多矣夫斷自宸衷恩顧歸下賂入私室怨在公家凡有愛君之心誰忍聞此況又（奏議作大）將帥素輕士不素附而欲望其立功靖邊不亦難乎且武帝以私選將猶不廢公陛下以公用人柰何不稽於眾顧得以容私耶臣故曰陛下發孝武之强兵誠得其所長矣（九執出奏議補）而擇將之理未講臣未見其能强兵也臣伏讀聖策曰文者帝王之利器武者文德之輔助也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及（奏議作服）者大唐之太宗實惟兼之觀其內平禍亂外除夷狄安靖黎元各有生業史氏所以稱其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有下奏議[illegible]）也臣又以知陛下小漢家之偏尚而想正（奏議作貞）觀之獨隆陛下之志豈不大而學豈不博哉然臣據撫遺今未能無憾而所復諸唐殆（奏議作抑）有四未論焉夫陛下以古開臣臣不敢徒以古對姆陛下誠有慕於唐歟臣請言今之所以異於唐者願陛下辨擇而更張焉則試推如唐將有隆於唐者惟陛下所欲耳太宗諫官入閣之制非以求諫耶而陛下不樂忤意之臣此臣之所未諭者一也太宗幕府學士之選非以崇儒耶而陛下有輕視儒生之名此臣之所未諭者二也太宗感魏徵（奏議作徵此亦家遺言不以改）人之言使佞臣不存形迹陛下乃以近習貴臣下此臣之所未諭者三也太宗屈意禮臣而不以否府自御陛下乃以合黨疑外庭此臣之所未諭者四也臣非但以太宗望陛下者安敢懷所未諭而不試陳於前雖者議除發運議遣從使論思之（元作一字安此當大嗣去奏議作函今以輔末）臣一語不合往往罷斥甚或流竄事亦少異矣雖然是何有可諉（奏議作議）者曰是非官守言責也日近除授而臺諫有所彈奏舍人不書黃學士不草詔是不曰官守言責乎蓋職分常事耳而夜半一紙忽從中出（奏議作下）或廢（奏議作出）或逐（奏議作罷）曾不淹辰而吏卒譏訶不容留（元作道據奏議止）章繳下夫震遠不及掩耳古所以待桀猾也此皆陛下忠愛臣子進退惟命安用若此怨怨慢戚民聽哉夫陛下有混一夷夏之志而不能容一二齟齬之臣將以垂宗社無窮之休而不能少屈須臾之聽省閣臺掖（奏議作垣）虛位幾月臣竊怪此何錄而見於不諱之時也太宗獨不怒諫臣乎宮中無鬟之語尚能忍之深知言路開塞乃人主切身利害彼紛紛以口舌爭者果誰爲也臣以爲陛下誠慕太宗當自求諫始腐儒空談祇亂人聽豈惟人主厭此雖稍知務書生固自厭此陛下不與其事其誰念之哉然而腐儒端不可用而不可有輕視儒生之名何也非所以招徠其類也非所以合眾庶見也脫有真儒亦其儔輩或以取輕爲媿而一動歸去來之心陛下安能有之夫燕昭之禮郭隗其虛聲猶足以致士焉有聖人撫御天[illegible]有而一旦有棄士之名哉且以（奏議作自）陛下臨御以來凡所謂陋儒其被戮辱蒙頓挫者誰乎蓋未之見而遠方之士風傳料想往往過當或曰經筵特虛器耳科詔特故事耳賜出身特未甚流品耳無乃闕歟美矣乎十八學士豈盡全才開亦無過區區詞何文學從事而太宗兼取並蓄厥意不獨爲緣飾也臣以

爲陛下誠慕太宗崇儒始夫好名之士貌異（奏議作迹似）而心不同如其浮躁剛愎掠美於己而歸過於君誠不足顧惜也以臣泛觀人才無慮數等蓋亦有介直而不（奏議作無）隱諫易而實虛其端（元作混據奏議正）言似掠美其情悱似歸過者要其存心在拳拳也至不自爲計也若以好名棄擯無乃非所以全愛之乎且陛下亦知其所以失者乎其器度不宏其所養未厚焉耳夫惟容小所以見大納污所以成深人主固當有遠過天下之量也俾亦以不推遜爲諱不彌縫爲嫌不幾於示天下狹臣使之然而以聖德洪深責備臣子稍稍矜誇亦恐凡有在位但不足以望清光佐下風矣陛下將誰與共理乎臣（奏議無故字）以爲陛下誠慕太宗惟無以近名責臣下可也獨不觀魏證請以諫藁付史官乎脫欲爭名將以焚草爲賢矣仆碑之譏乃晚節一恨又何足法臣竊考自昔黨議多興於下何者此人臣相傾之私而非君上之願也蓋黨成則大官重權利歸於己誅戮斬殺怨在一人而禍歸社稷若其不成又將沈浮苟免耳由此觀之黨議成否一無便於上者此太宗所以中持衡焉無所偏倚以銷伏其爭（奏議作潛）而和平其心臣愚不識近日成（奏議作紹）令何爲而合黨之言累累發也以臣觀今羣臣大抵外同內異惟身是計（此句下奏議有惟家是計一句）何暇相黨假如議一大政詭一大臣甲繼詆訶乙且退縮其餘立而觀之耳甚者反是而迎合耳陛下何不審觀比年亦有諫（元作議據奏議正）一事而再章不置如曩時濮議新法事乎亦有用一人而（元無而字據奏議補）更數手（元作錯據奏議正）不奉詔如曩時李定入臺宋敏求李大臨蘇頌之徒乎亦有逐一人而同列乞與俱坐（奏議作坐）如曩時范仲淹尹洙余靖之徒乎正使入臣不同心耳而陛下方以爲黨此人臣私議於國何利而可倡於君上哉臣（奏議無故字）以爲陛下誠慕太宗惟無以合黨疑外廷可也牛李之禍唐之所以亡也豈太宗家法乎臣伏讀聖策曰睠言清風竊所嚮慕伊欲庶其能事政其成績何修何飾而外戶不閉行旅不齎何取何營而斷獄幾刑措米斗直三錢敷家給人足厥道何由仁義功利四者之宜當安所施臣以爲太宗能事成績（何下奏議有務盡君道一句）不越數端陛下所爲（奏議作修）修備莫若去其不如太宗而就其如太宗者捨是將何所營取焉非臣之所敢知也且陛下試思臣之所未論者其與太宗異果何由歟豈非恃天資之高明謂天下可獨運而專斷歟昔正觀之初嘗有以獨運之說惑太宗者矣而太宗卒莫之聽是以後功利先仁義而收家給人足之效陛下欲比迹焉而（而下奏議有顧字）操其所不用之術臣竊爲陛下惜之方今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吐而陛下方且顧盼周行類不適用概嘆當世殆無其人非以（奏議作苟非）忤旨而去則曰是腐儒耳則曰是好名耳則曰是黨耳然則陛下臨事腹心將安寄乎於是乎始（元作跡據奏議正）有棄文尚武親內疏外之心臣豈不知陛下固非好違經常率然（然上元空一字奏議作率意改圖）改圖而徒蒙（奏議作犯）不韙之譏哉誠以一時間望之士歷試而甚亡具十年以來凡許國者皆不踐言也大功未立萬緒缺然展轉周回莫能（奏議作適）與濟是獨非人臣負陛下至此哉雖然意有所偏則事有其（奏議作召）禍詩不云乎無田甫田惟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臣竊憂陛下之他有所求將以獨運專斷而去道愈遠先以勞心也且陛下之所以右武臣未知何如（奏議作以）也竊聆近制例下拜之禮升雜

歷之序夫操馭英雄亦顧聖略何如耳安用此瑣瑣爲耶是固其細者也彼傭僩鑽之臣胼胝之賤強名曰武特服飾類焉耳爵號類焉耳彼（元作彼據奏議正）賢安能而陛下優游（奏議作優繹）容與累年之久而再畀之樞筦之地豈惟搢紳煩言章布喪氣下至於老兵悍卒亦竊竊後議有侮視不平之心方當大有爲之時而但曰不必右武誠迂闊矣若陛下但以名取苟服飾爵號僅與文士異輒取而寵之百僚之上罷亦不失麾（奏議作旄）鉞居不足與謀也出不足與戰也無乃似武而卒非乎夫以似是（奏議作武）而非之人躐處民上而曰以作士氣以起戎功臣恐其去腐儒無幾也陛下何不因羣心（奏議作情）之所共違而察一意之所獨鄉乎且陛下淸心寡欲不溺細娛彼侍御僕從之臣凡所以承閒而取憐者一無職焉則陛下豈偏厚內廷者哉或者徒以好

事遠略好察臣下興（興上奏議有好字）利除害之心動乎其中而或爲容悅者所中耶何者欲鑿射之便則不可與外廷其習欲探伺之密則不可與外廷共議欲用嘗試之說則不可與外廷共施行勢非此曹爰用乎夫陛下用之幾不過此耳而影響氣燄（心作嚮據奏議正）足以傾人不惟容姦殆且生患比年羣臣或以言斥或以事斥者相繼也獨侍御僕從未有間焉豈在位皆浮僞而彼獨無所蔽欺耶其地密邇其彌縫之計精也陛下手撓指顧彼因而趨之矣陛下聲嗟氣嘆彼從而和之矣若是而不能幸免將誰幸免耶外議固是謂果親之也退且必至陛下何不因羣心（奏議作情）之所共違而察一意之所獨鄉乎陛下聖策之末丁寧於臣曰子大夫習先聖之術明（奏議作通）當世之務合志度（元作變據奏議正）義其知之矣其明以啟告朕悉意正論無枉執事朕將

親覽焉臣誠淺陋無所稱塞區區之愚獨以爲陛下有斷古不自用之心而顧至（元作恃據奏議正）於獨運專斷任一意之所獨向而（奏議無而字）忽羣臣（奏議作情）之所共違是以下情猶鬱公論猶沮而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故於卒篇乎（奏議作申）獻焉而不復它云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臣不勝拳拳

止齋先生文集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表

乾道壬辰進士賜第謝太上皇帝

臨軒之對爰契九重聲教所陶聿來三紀推本功德度越古今（中謝）竊跡本朝家法之詳究觀列聖心傳之要規模一以經術爲業付之書生皇帝陛下所以載纘大猷曲垂清問臣等顧遭逢之幸甚而循省之缺然其何稱焉招延之休徒以生長涵養之澤茲蓋伏遇太上皇帝陛下道久忘世仁深入人光昭斯文燕及今日退藏於密資萬物於乾元長發其祥生多士於王國臣等敢不益堅精白茂對龍光言念何緣庶幾無數口口口士將無負虞舜聰明之朝遐不作人其敢忘周王壽考之賜

桂陽軍謝到任

湛恩所被樂歲相仍邊境晏然書生幸甚（中謝）伏念臣起於寒遠持是空虛愁嘗試之圖功欲自新而無路粵惟郴桂介在湖湘周職方之所未聞漢刺史之所不察惟本朝之紀國合四海以爲家蓋壤地僅同於附庸則例吉皆聽其專達如臣帷幄際此休明雖負假守之榮但求使道亦有來王之問爰至公車誠世所謂謹守三尺之常而臣實爲上通九重之始聲諸稚子得言笑於親前慈者爲根有幾生之天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不居其聖無斁於人凡試其外服之勞皆待以晚成之節遂令庸先亦與寵光臣敢不言念時非務收後效切以己見紛更已使之教條尚於今餘增益未能之問學

高宗小祥慰皇帝

鋪筵仍几方鶴時思鑽燧新炯忽更歲序九重號慟率土悲摧（中慰）恭惟皇帝陛下道對百王識高千載諒闇如古不拘易月之文練祥於今尚損踰年之禮追惟愈遠痛甚何堪伏乞少抑聖懷紹世德作周之孝特垂天聽徇同心戴舜之誠

賀登極

揖遜相承乾坤嘉賴謳歌所歸夷夏宗依（中賀）共惟皇帝陛下篤生元良遵養濬哲雞鳴而起方趨問寢之時龍躍以飛俄繼中天之統彝倫秩敘麻服延洪永惟二典以還亦既千載於此高皇於漢無神器之傳太宗於唐非儲闈之正孰與以明述聖自祖及孫當垂拱以襲堯盡君之道爰詢謀而命禹若帝之初獨冠百王同符隆古臣適際離亨之會叨分邊頊之麾跂望清光欣睹殊渥但與林篁之衆咸有葵藿之心

謝登極赦

維帝出震與物爲春在舜紹堯告災肆赦爰孚大號實本舊章（中謝）共惟皇帝陛下誠足以格幽明德足以侔高厚奄有天下嗣萬世無疆之休洽於民心思匹夫不被其澤非觀戚循具在口儀周有大賚蓋惟初基渙與更始但爲故事未有頑規矩一視同仁率循繼照之初備舉好生之典臣遭時幸且假守遐方葵藿傾陽式謹朝宗之義蓼蕭零露敢忘滂漉之恩

賀壽皇聖帝尊號

舜薦之天以禹傳九疇之正乾稱乎父則震成六子之功夷夏榮懷宗社嘉賴（中賀）共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德及動植孝通神明恭隆燕祖之丕圖昭受高宗之大烈方避鄙不登盡問中國之至仁而黈纊庸志欲行天下之達禮

遂辭尊於南面發孜養於東朝況夫厤數有歸彝倫攸敘惟聖知聖繼今實爲萬世之休可名非名舍此爲表一人之嘉雖六言而甚約與二典以相輝臣假守遐方遭時盛事上未央之壽正隔於清光說稽古之書尚修於薄伎

皇太后移御慈福宮賀皇帝

厤數有託而伸堯母之尊謳歌攸歸則本禹疇之敘欽惟自昔莫若方今（中賀）共惟皇帝陛下恭儉溫文聰明睿智乃眷壽皇之顧畀懷神器之傳爲天下得其人遂忘南面爲人子止於孝式奉東朝惟太極之生兩儀與三聖之守一道來之嘗見可以擬倫臣叨備籓分阻陪旅進雖恭想瑤池之宴與世相忘然永同沔水之宗自今以始

皇太后移御慈福宮賀壽皇聖帝

堯天逾遠方切於追懷文母彌尊益隆於奮奉（中賀）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嗣中興之功歷年於茲薄海無事專從恭默極爲人子孝之思竟託倦勤決以天下遜之計欲備東朝之甘旨不知南面之崇高二典所無百王何取臣叨分符守阻造周行富貴無足解憂幸粗知於大義謳歌咸曰與子願永堅於同心

立后賀皇帝

父作子述增光典謨身修家齊匹休南雅嬀汭之具舉譬當臨以交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得聖之傳繼天之統深惟內則莫隆嬀汭之風粵自初潛元重塗山之選爰稽謀於慈極以秋正於中宮於以成未央奉觴爲壽之歡於以對長樂含飴弄孫之福遐觀往古孰盛當今臣假守偏城欣聆鉅典但慶（闕）（原作）原倘曾無僕馬之勞當（課農桑[illegible]）廣耕蠶之化

賀皇后

維帝出震維坤承天宗社榮懷華夷康共恭惟皇后殿下德足以配任姒功足以佐唐虞肇開青宮及建皇極閫安六寢嘗同其子職之勤正始二南又得化天下之道以雞鳴之儆備成象服之委蛇可謂日並月明風自火出臣欣聞郵置阻預懽呼雖幸雲龍共覩聖人之作自慚僕馬曾無臣下之勞

皇帝登寶位進奉銀

重明繼照當班瑞羣后之初一德尊天率貢金九牧之舊上件銀地不愛寶而後出入不易物以爲珍敢修任土之儀庸見來庭之義第僅不腆斧鉞奚辭

謝賜厤日

通天地人大一王之作統協時月日齊四海以朝宗拜賜

甚榮庇職惟謹（中謝）竊以厤之疏密代有革因原於日積之餘分揆以歲差之衆說及大衍而始定至統元而加詳自有此書莫如今日恭惟皇帝陛下不變其道以覺斯民比元會之年修三陽之德在凡茲政役皆所裁成而以孟春頒示入臣之遠覩之挾日綏致都鄙之和臣敢不奉以周旋勑於勸課及豳風之集督秩敘農功同參史之春秋寶爲邦典

紹熙改元賀皇帝

一元之建雖曰稽章二美之并茲惟希事（中賀）竊以策書所記年號則多有以守成而慨揖遜之君至於更化則非從龔之意未若二聖親傳於大寶兩朝兼讓於隆名播告多方超踰前古恭惟皇帝陛下稽時所上親政於初筵惟紹大業之難新熙熙庶績之廣非稽堯舜之典合爲禹謨

亦有夏商之年布在周庭臣繆持使節欽誦詔書協時月正日敢有不恭道德意志慮愧非其任

賀壽皇聖帝從吉

三年一祫率古舊章四海八音與民同樂宗祊嘉賴臣庶榮懽（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孝足以通神明德足以旌孫子宜享厚報而備聖人壽之福宜居當尊而極天下養之歡與國無窮自今以始臣雖知善頌久失周行喜其遐方復見舜琴之御聽肯慶內莫陪漢蹕之朝

賀壽聖皇太后從吉

締巽三年甘爲子職漢朝五日燕及孫謀（中賀）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維德是行以慈爲寶親見重華之盛永膺至養之榮長樂東朝肇稱於吉禮瑤池西母茂介於脩齡臣屬于隔之載馳喜舊儀之復見龍旗鳳扇想浮慈福之春

寶殿玉巵莫扈未央之駕

賀壽成皇后從吉

式協禧辰僉稱古禮天人底豫宗社延休（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周姒嗣音虞嬪讚德長樂宮之養侍小前規內司服之衣率循舊典親見路朝之盛永陪慈極之尊臣屬職馳驅阻前賀舞袞龍相映（安正堂本作照）想覩廣內之儀韶鳳來翔仰覩後天之筭

至尊壽皇聖帝冊寶賀皇帝

親傳大寶懼功德之不宣恭上鴻名質詩書而何愧重闈燕喜率土歡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配唐虞行殊曾閔謂孝非直養莫如得四海九州之心謂禮有當尊孰與兼五典三揖之號寫之琬琰炳若丹青以彌隆報之文以承昭事之間昔漢之尊太上與唐之事明皇皆臣萬歲之稱早嘗擁篲二聖重歡之頌竟亦磨崖以方熙朝昔有懋德臣欣逢慶事越在遐方雖揚厲鋪張莫預觀光之列而詠歌嗟歎曷勝報上之誠

賀壽皇聖帝

元年正月恭上徽稱五日一朝永膺備養乾坤豫順夷夏歡呼（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體道之真遺物之累成功不宰妙合先天之天聖德無稱宜爲衆父之父尚從人欲爰舉邦彝惟富有四海之內之謂尊惟尊居一人之上之謂至以言乎壽則斂箕子之福以言乎聖則集孔子之成肆臯朝野之談兼採典墳之號於焉歸美是亦强名臣幸際昌朝親逢盛事吉禮嘉禮雖莫預於觀光大書特書豈敢忘於善頌

賀壽聖皇太后

慈闈備養聖子垂休懽騰桂宮美播玉牒（中賀）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福爲曾母德配坤元寔先聖降之風克諧舜孝光輔思齊之化不顯文謨惟重規疊矩之相承致偉績宏休之間見臣繆持使節阻造朝班聆盛事之鋪張不勝鼇抃與生民而鼓舞殆若鳳儀

賀壽成皇后

響珮而朝夙嚴內助鏤玉之牒式播徽稱實爲邦國之榮豈止宮闈之慶（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母儀克正陰教聿修以周南雎雍成天保治內之化以坤道柔順贊乾元資始之功不揚宏休允爲嘉會臣繆持漢節阻造周行聆顯冊之輝煌預編氓之踊躍

賀皇后

祗奉慈顏職勤櫛縰載揚丕典懽動宮闈彌文昭張海游

背陽（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母儀範俗女則冠倫關雎自北而南蓋由正始天保以上治內懋本躬行備冊寶之告成肅禕褕而稱慶臣限持漢節莫遂周行悵縟禮之修明興編氓而抃蹈

壽聖皇太后冊寶賀皇帝

奉長樂之觴制獨尊於文母議由壹之典禮尤謹於湯孫儀文畢張天壤交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夙推孝治得自家傳謂侍膳問安猶想含飴之樂而宅中圖大敢忘報本之誠宜彤管之煒煌與寶章之炳耀仰聯慈極益衍徽稱臣將指南州馳悰北闕咸儀獻攄忻縟典之修明益躍歡鳴預編氓之抃蹈

賀壽聖皇太后

太初之有太素尊與同尊文子以及文孫昌勝歸美爰升

顯號用答羣瞻（中賀）竊以老氏三寶唯慈爲能箕疇五福以壽爲先克昇盛美誕受彌文永惟女史之傳未有母儀之懿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行合內則道濟中興與武造周召在九人之列自堯傳禹功爲三聖之參宜極揄揚以昭報稱臣欣逢盛事越在遐方呼萬歲者三雖莫陪於善頌襲六經爲七尚願繼於前聞

賀壽皇聖帝

慈闈就養遜辭南面之尊縟典告成恪謹東朝之奉禮文交舉海縣均懽（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道軼漢唐行高曾閔謂聖德無以加孝敢忘躬行雖天下不足解憂益勸色養載衍鴻儀之慶當懷難老之安臣功擁使軺阻寘伸仗上萬年之壽與兒魁開三楚之謠筋深徵抃

賀壽成皇后

尊歸慈極夙嚴婦事之誠美播徽稱交舉禮成之慶聲傳桂海歡動椒闈（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子育羣生母儀六合采古事而著女則史誦宏休爲京婦而媚周姜詩歌懿範飾褘衣而備發燦玉檢以揚休臣幸際昌期適符明命當庭趨覲雖莫窺長樂之班原隰馳驅猶欲賦思齊之詠

賀皇后

寶冊揚庭尊歸北闕御輿至閣制謹西廂懽動慈闈孝形薄海（中賀）恭惟皇后殿下躬履節儉性鍾惠和司服陳儀載想禕褕之敬尚宮贊禮爰修翬翟之恭式奉徽稱尤殿內職臣遜闕縟典阻造清朝但揄揚卷耳之詩而頌述思齊之美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表

壽成皇后册寶賀皇帝

長樂問安重闈燕喜太常議禮大册崇成鋪陳典章炳燿古昔（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盡倫之至爲治之原重以離明方繼大人之照受茲晉福俾申王母之休揭盛典於熙朝燦縟儀於顯册三宮衍慶千載同時臣阻詣漢庭伺于周隰麟趾騶虞之化幸際風移雞鳴鵷鷺之朝莫陪旅進

賀壽皇聖帝

五日一朝俱享玉巵之奉六宮九御載揚寶册之文邦國有光臣民胥慶（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重華稽古正始齊家事親以萬國之歡虞嬪是相夢帝有九齡之予文母攸同方游神於優濤之宮而垂世皆希闊之典臣繆

明乘傳適阻稱觴雖莫陪鵷鷺之朝觀光禁籞尚能述麟趾之化流詠河洲

賀壽聖皇太后

鵷鷺問安夙備西廂之敬蠟章成禮尤嚴北面之朝盛事舉聞鴻休並出（中賀）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助成陰教贊佑皇圖式符坤德之元尊爲聖母爰作離明之兩親授神孫適昭揭於徽稱宜恪恭於婦職臣繆將使指遠去朝行雖莫隨長樂之班但遙賦關雎之詠

賀壽成皇后

三壽作朋備極慈闈之養重明麗正前陳寶册之文振古所無大邦之慶（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虞嬪匹美文母齊芳袗衣鼓琴克相重華之化寢門侍膳聿成正始之風惟二十七載之明昌宜億萬斯年之稱頌臣遡聞盛舉欣

遇明時雞鳴鵷鷺之朝雖莫陪於盛事麟趾騶虞之化尚能播於聲詩

賀皇后

徽册有光尊歸北闕尚宮前導制舉西廂彌文煥然內則嚴恪（中賀）恭惟皇后殿下譽傳孝治修潔母儀褕翟褘衣親奉執笄（元誤笄據儀禮士昏禮正）之禮根車羽蓋誠嚴問寢之朝式當寶册之成恭想玉巵之奉臣言持漢節阻籩周行遡聞縟典之肇修自慶愚生之幸會

皇后册寶賀皇帝

書周正月粵若始年建漢長秋茲惟內治三宮燕喜四海瞻依（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離明而巽齊乾健而坤順其爲子職必有告榛栗之慶彼以婦（元缺从陳本）功必有獻穜稑之種眷言中饋聿自初潛式陳玉册之文用正椒房之號於

以端本豈徒示恩臣乘傳於茲趨庭罔及關雎正始當明承教化之由卷耳審官敢在知勤勞之數

賀壽聖皇太后

慈闈問安夙遵東朝之事正宮備册載修北面之儀鋪揚典章慰懌中外（中賀）恭惟壽聖太皇太后殿下德尊聖母課畀神孫詔九重端冕之儀早垂內則而再拜執笄之禮首建中閫既陳禕（元缺从陳本）衣廟備玉牒臣遡聞縟典阻造外庭望紫闕以傾馳與蒼生而歌頌

賀壽皇聖帝

迪從予保喜承長樂之顏先欲家齊親畀塗山之助再揚顯册誕出宏規彌文畢張率土稱慶（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以身爲度於禮不愆凡后妃嬪御之常悉循古制而父子夫婦之正曲盡人倫冀其嗣大姒之音足以正

二南之始式陳王檢用延椒闈臣遠去朝行謬將使指雖欲殫於頌述曾莫究於形容

賀壽成皇后

坤象承天甫就旨甘之奉家人正位仍嚴笄總之朝宏休載揚盛事創見（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化由治內道本家齊謂祠聖御圖適萬乘龍飛之旦而尚宮奉冊修九重燕綏之儀式昭六服之常肅備三宮之養臣馳驅周隰瞻望堯階聆寶琢之鋪張與編氓而抃蹈

賀皇后

貢金九牧夏統惟新正位六宮周儀攸重於穆椒房之號有光彤管之書（中賀）恭惟皇后殿下作配乾潛同功坤載舜鼓琴被袗克傳媯汭之規禹菲食卑宮實變塗山之美長秋初建諸皇宗依而□□爻爻之尊榮將以垂孫孫之

矩範臣瞻言京室頌詠河洲獻穜稑於王遙想躬行之事采藻蘋於澗谿觀丕變之風

湖南提舉謝到任

重明纘正方此第功近□在邊□然□寵裳未免宜黜得還之議臣不勝以榮爲懼之情（中謝）竊以嶺南桂陽郡於嶺表自升軍額將五十載之間可紀守臣纔一二人而已然必宣勞而滿歲適能循次以爲州未有即賜除書遂將使指帆衡陳於當路皆度越（元缺）於它邦周會王人微亦序諸侯之上漢置刺史始皆屬丞相之官豈容如臣亦預茲選重念臣腐儒無用假守闕功勤不足以蓋荒政之愆廉不足以塞曠官之責顧專城而不理況闔部以安施雖幸遭時以政拙心勞而見錄未知善後將力小任重之爲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自天出號如日麥照敬識百辟之眾

撫有幽深允釐庶績之熙不遺微細遂令甫究輒沐恩榮臣敢不懋明詔條采聽謠俗平頒興積庶將自古以有年懋遷化居不失與民而共利

提舉司謝賜麻日

夏時三之日振古如茲周厤萬斯年自今以始凡隸敬授悉賴裁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得聖之傳爲天所命受三朝之圖籙罔不朝宗在七政之璣衡皆如軌度迺頒初政爰布新書臣濫職將明當思考協不違咫尺既同拜賜之榮敢離須臾而忘觀風之事

湖南轉運判官謝到任

乘傳彌年銖然補報將輸所部滋甚光華（中謝）惟本朝行仁政之原自諸道置計司而始孰爲之說浸失其傳不知國家之意本以勝殘但曰藩鎮之財聚而歸公上由是

多故至於中興雖懷惻怛之心莫奉丁寧之詔惟聖有作視民如傷疇咨廷紳申固邦本方當講求民瘼之際宜得布宣主德之才深明盈虛稍務損益顧以茲事付之臣愚伏念臣學不過於虛談仕未離乎嘗試昌明寔偶際休明且治部徒勞初無毫髮之效況祭州不敏近在日睫之間以自知之甚明將大辜之難再云胡隆委得以次遷恭惟皇帝陛下豈弟作人高明覆物謂曠日持久或有盡知情僞之長謂便道之官庶無數易將迎之患遂令甫允有此僥踰臣敢不對越龍光勉旃駑力苟不至之納以□貽屯所之憂則有條便宜當漸爲來者之計

湖南提舉賀會（元缺據日錄補）慶節

太極之生兩儀尊無與並嵩高之呼萬歲喜不自勝（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德配百王心游太古行堯之道

貞測於聖神篤禹於天復□於順受適紀誕彌之旦永膺滋至之休臣將指荆湖馳心魏闕□□爲詩雖莫綴於清班石崖可鐫豈敢忘於善頌

湖南運判賀重明節

地闢天開聖作明繼於赫重離之運有來載震之祥（中賀）伏以禹相舜歷年之多武繼文受命之固昔嘗聞於六藝今親見於一時恭惟皇帝陛下允執其中聿修厥德斂時五福豈惟敘有夏之疇與我九齡抑又過成周之厤臣濫將使指管簡容知若帝之初雖阻闕庭之覲禮如山之壽但瞻衡嶽以爲詩

重明節進奉銀

後天祝聖既同嵩嶽之呼任土貢珍爰致荆州之品前件銀氣鍾清淑産類朱提侑萬年之觴深慚微幣得諸山之寶願賦休祥

丙辰賀瑞慶節

長發其祥自一陽之生子誕彌厥月當六位之成乾宗社寵嘉華夷欣頌（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時乂剛健日新省事清心獨冠百王之上深仁厚澤丕承列聖之傳於萬斯年自今以始臣頃叨廣侍最荷簡知屬當去極之遙阻在奉觴之後昭回下燭常對越於奎文舞蹈詠歌但熙然於堯壤

丁巳賀瑞慶節

地闢天開爰紀大來之慶川增山壽咸輸美報之誠（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典學光明性原溥博淵然無欲宴六藝以自怡聖矣不居守彝章而唯謹是宜誕爲民極永荷天休臣介在退陬阻陪盛事每懸隆眷曾無把上之一編稱幸徐生猶有華封之三祝

戊午賀瑞慶節

聰明作后世開出震之祥厤數在躬有永後天之算（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宅心慈儉玩意修清丕承列聖之儲休將兩宮之燕禧誕爲民極長履乾符臣夙荷簡知久違扦陛嵩呼萬歲欣盛事之難逢天保六章愧隆恩之未報

已未賀瑞慶節

萬年景福誕膺天授之休四海歡心姑盡臣恭之義（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無偏陂學有緝熙燕及兩宮增聖圖之順大陶成多士樂王度之清夷肇開慶夙之期永享熾昌之壽臣蒙恩至厚抱釁深積五稔之遠覲無一壺之觴華衣冠甚偉雖阻預於耆英畎畝不忘但欣逢於華旦

謝中書舍人

代言之任與政相通顧惟何人亦在此選（中謝）臣聞惟虞夏商周之世有謨訓誥命之書至於兩都亦稱七制要是人主猷爲之盛見於儒臣文字之工惟其相遭是以不朽然則鄒枚而下詞藻豈謂之乏人魏晉以來號令不聞於傳世雖僅存於職掌何補於治功洪惟本朝追前隆古慶厤元祐之際豈非千載之一時歐陽蘇軾之徒放行六經之遺意式至今日作興斯文由此觀之則臣幸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虛心無我立政惟人方且視民而如傷未嘗以位而爲樂凡所播告無非休明臣敢不益勵初心以明後效必也緝熙光明之學至於令終庶乎草創潤色之文可以行遠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啟

除太學錄謝宰執

拜命衡門備官璧水書生已重公論謂何矧如肩虛有此踰越竊以祖宗家傳之法學校風化之原於其訓迪之臣工可以考論其世故僅具員而亡擇欲肖善以何繇承惟韓范歐富諸公當國之間則有孫胡石李一時作人之盛如某者學不足以適用才不足以及人固知迂闊於事情豈敢覬覦於館選將求末第敢求免於爲貧往教遐邦祇自虞於見短徒便於此遑知有他引而置之薦紳先生之林從而付之規矩學者之事還觀所缺豈惟獨懸推本自來或者上累但揆之進退小已以無稱報爲憂然較之重輕公朝有收疏賤之美徒抱私誼乖違（元作遑）遠揆某官道貫事君請議在上察見頹俗杜絕倖門每於斯道寂寥希闊之中鬱有前賢扶持興起之念與其妙選以得□孰若兼收而示公意有所存人不暇計爰俾凡質亦叨誤恩敢不體慈衷知循其素履門牆受傅願罄略其奔走伺候之文農馬□□庶少盡於洒掃應對之際

答釋褐黃上舍

伏審課最于學錫命自天□□推高旁觀嘆異且取士必多其節目而後進而授官亦積夫（元缺二字從陳本）戊月以爲勞雖衰然舉首之榮猶起在外服之久未有□□從於□選禮又爲之特加朝賜恩綸遠分師席某官以□□之彥收中傳之功固難見奇凡舍矢以如破制勝有道雖注（元缺二字從陳本）金而不昏某完觀當今科第隄防之詳□□白能光度越之盛尙勉終於遠業用增重於諸生

上福建安撫梁丞相

道德文章以此名世公侯將相於今幾人但四海之經綸當一方之眷澤善類大息下僚敢私某官剛大而沈潛高明而慈惠貴極三台之上猶如書生謙抑一日之長臨若敵國事有關於消長身不顧於是非猝遇人情之未肯徐圖天意之自定勳業藏於不觀議論付之將來昔王文正之終相天禧爰弭寇丁之爭韓忠獻之獨爵康定式遄范富之歸蓋嘗夷考舊聞仰止先哲悵此意之莫嗣微我公而安歸是宜再調化元一定國是肅□穆□□□之兩風朝宗百川作中流之砥柱某適與走趨之□□□在之詳與其從元戎十乘之游輝光自近孰合在□□□之數宵壤攸同溫冷未齊霖潦將作伏乞俯從民□□□太和

與福建柴運副

風憲一臺□歸於正（何首元空二字按此爲四字句當空一字而歸於正三字當有訛誤）豈□□□復與驅馳哉惟幸會之深莫喻忻愉之至某官洞於大□（句有訛誤）老成典（元誤作政）刑挺松柏而後凋抱圭璋而不琢承宣淮右□□□□之言入覲明廷營建久長之策所以不□推愛爰命□□□□□當中於機會簿物細故不登於簡書脊吉其□之可（句有訛誤）莫若國家之重然居糾繆繩愆之任則無服讒蒐慝之諷（句有訛誤）方平之選發大臣□景仁深陳其非是那惡之追窮往事□□□尤論其不公於大雅之寂寥俾善類之安將意已□□俗雅異吉某既嚙昔之依仁矧繼今而受令願言終教吾之全歸

與福建陸提舉

功名富貴不知幾人儒雅風流自有定論當致後生之敬

豈云爲吏之儀某官志古而通今方中而圓外詞章近於大雅議論接於前聞及從南渡之老成不數東州之輩行餘輝映物有晉七賢之遺風數語名家非唐諸子之末伎是宜次元爲生民之作薦圜丘清廟之休而乃袖手旁觀用心更苦退老鑑湖之曲與世相忘行歌蜀道之難令人太息萬里來歸之晚群公迎勞之勤胡然湖山忽已歲月雖所臨之幸甚將有識之云何某志在從遊乃今受察十年始見嘗有感於斯文一紙自通輒遂忘於不肖

與福建錢運判

爲養擇緣幸參於覽觀同正體以援依於德寓忘其恐懼竊以歎愉某官老成典刑儒術潤色自昔連辭世有令名於今薦紳孰爲先進荐揚華貫甫直禁林方闊步寵光之時乃遂懷流俗之外自攬湖湘之轡復還閩越之軺清風

彌高善類太息然而弭伏澆訛之習布宣寬大之條若有隱憂不事表襮雖周王人特序諸侯之上居之甚謙有漢刺史不察黃綬之風斯者豈忍眷此意之常在當古人之與求某昔嘗侍瞻今在按臨願言終惠式俾依歸

與西外知宗

誦玉牒之名講聞甚久問會幸之口欽慕惟深晚得所圖逝將既見某官出於帝系及見老成人物典刑可想承平之舊才猷蘊籍固宜宦達之難口嘗得之士友之間而與聞於議論之末薄物細故皆有定口數日間居佃無惰色宜爲宗盟之率以顯邦家之光永惟維城之所以強周下速磐石之所以安漢上寶念此令以屬公某口知書意雅好問學每於前輩願在下風姻雅謀食之家口眷依仁之便以累年瞻望之弗及受教可期口乎口見聞之未嘗悉

亦以聽

答桂陽趙守

交贄問山幸徹名之惟舊問津湘水將覩政之有期辱賜翰之先施緬風猷而增感某官宗盟領袖胡路羽儀典刑譜得之前聞事業未甚遂到溫緣爾雅在二南公子之門樂易宜民貢兩漢循吏之選永昭代克壯維城大連十州小乘一障以固磐石之勢乃瓜瓞之祥眷言賢勞越在邊瑣有書生而繼此將與論謂何如某者策仕匪多才賦甚拙徒以諸公久憐其家食遂令一介嘗試於邦條欲其蒙成可不終惠方剖竹合符之始深切凌兢惟甘棠所茇之餘尚堪憑藉

與湖南潘安撫時

燕及庶邦實恃元侯之重瞻言當代誰如碩德之尊適以

諸生來爲屬邑心獨自喜口不能宣某官以大雅之英得中庸之學跂彼羣老凄其百年自昔聲名非故國喬木之謂於今輩行在中流砥柱之間永惟衡嶽以南荊州之鎮荒地非治欲稍如閩浙之區足兵何先正繇此湖廣之賦孰爲二者之善計以副九重之至仁於以煩公盍將託國有如樸樕亦預驅馳上之不能宣中和樂易之風下之不能及期會簿書之事爰從初口良有後憂口口口未知安仰口緣幸會忽過所圖逝將聽謦欬以自寬抑口口分守而不敢口憐拙學之由求從政之長庶俾愚蹤口口口口識之致

答楊知録

地方千里豈無問政之人天各一涯未有納交之日遠蒙朋翰良慰而懈某官以湖海之豪搢紳之與淵源之

實學出文字之緒餘闖過千帆不作積薪之歎功收百戰益知游刃之才蓋有志於淑人亦何心於試吏丞惟舊郡粤自熙朝與計偕者閒歲有之能宦達者於今罕甚文物不競國風所關不貲先進之賢易振清流之望□其弗友迪以多聞固假守之急先亦□居之□□嘉賓可式庶幾多士（元作千）木之風獄市所容奚止（元作上）問蓋（元作至按此用曹參傳改作蓋）公之道

答鄭教授

不圖行李遽辱華牋以高誼之相先知衰悰之不敏喜於既見誠無異於菁莪之詩愧在後來恐未免有積薪之歎某官汲古之學濟時之才蔚然桑梓之評藉甚搢紳之譽循次而進宜在袞袞臺省之間有懷不伸尚爲青青衿佩之伍雖名教之可樂而師言之不然顧此面牆曷堪乘障

聞風而悅乃於此以定交寡過未能宜如何而加教徒藻飾之已過習切磋之不斷儻未縻官尚可及橫經之日庶其問政幸毋卹傾蓋之初

答桂陽王教授益辭

內交邇止曷勝借助之私辱貽勤斯邇見相先之誼未知所報已足自寬某官學造淵源文有根柢以其遺往不羣之氣見於嘗試已效之間譽學校之一斑輒先課最對闕庭者千數獨以呂言郎初筮之已然何究觀之不可願如假守於此依賢乘障實難而牆壁懼事多踰度孰如既見之詳學亦空談未必可行之實政須衆智以迪微明載寵正始之音殊識起予之意不有師儒之託良繫民心尚資經術之餘以飾吏事

答桂陽吳縣丞議

思先生（陳本作正）而不見雖有典刑以平昔之所聞今爲僚友方嚮分牛席之共事□□貽朋鍼之過謙（元作嫌從陳本）雖以自寬未知所報某官汲古之業濟世之才淵源所漸接嶽麓所傳之緒指顧而定成桂林三捷之功雖文章不露而世已驚然禮義無愆而入何恤徒以同門之故肯爲莞庫之官慨此風之缺然得吾黨而幸甚矧惟乘障竊在面牆撥煩攸難窮過則未事皆踰度孰如既見之詳理亦空談未必可行之實政惟求助奚止納交以先辱之勤斯知遄歸之邇止可與其學儀惟嘗事洙泗之間不卑小官則豈但爲趙魏之老行以爲請言不能宣

桂陽謝簿（元缺目錄有）執

起家爲守曾何勞能便道之官徒以貧病雖君恩之不置肯廟議之獨憐竊以自昔大臣加惠多士凡待以晚成之

器則養於煩使之時功如曹參才若賈誼開清淨之道必去齊而後能陳治安之書非渡湘則弗克矧惟此意施及中人自非偷安盍不感慨某官以毋我之學成代天之功一紀於茲曾莫寬其儀意百工所職初不失於重輕乃加疏愚尤所幸蓄雖嘗試之不效而作成之有加某敢不佩服深仁圖惟薄效儻報三年之政遂及終更苟有一日之長敢忘大造

與湖南張運判穎

三館題名誰非後進六條問事日有先聲凡同衡嶽之盟悉仰皇華之庇邇如獨喜則倍尋騰某官當代典刑本朝經行卓爾達尊之德藹然爾雅之文方獨步於英聽已遍儀於清貫當貴利達不知兩蜀之幾何議論風流皆自三蘇而至此是宜次玄爲生民之頌爲岡丘清廟之作胡然

江湖久矣歲月遄驅九折流俗以衣錦而爲榮閱過于帆善類於積薪而加歎萬里來歸之近諸公迎勞之勤豈外計之無人況褒言之有味推之在昔多收歲晏之功意者由今竟爲海內之福某以空疏之學嘗凋敝之餘每事而牆所疑末路孰訓質緣之幸迄應蒸用之私自其初筮以微名亦既終更之知免然而願言受業曾未及門與學省之青衿摩挲石刻及天涯之白髮奔走學□永惟修敬之□併誦屬心之久儻辱以書生之故不宜□□若責其□□□□則有餘罪

與衡州劉守

進謁實與圖納交而弗果分符郡寄欣聞政之有鄰爰修使聘之儀以篤邦聯之敬某官絕人德業康世才猷有問無聲撫圭璋輔卬之望何鄉不可見淵泉溥博之功謂宜

上廟朝論思獻納之班何獨宣湖海豈弟和平之化方當綜核尤重外庸蓋國家所以進賢而皇上於焉生意況江亭遺詠邦君實王佐之才且郴岸嘒言刺史有巖廊之具永惟自昔是用煩公將期年報政之時奉尺一賜環之詔若某者空疏末學齷齪散材乘障何提面牆是懼讋諸弱植罔依松柏之高正使澡身猶懸廁珠玉之側佇誦言之惟服儻官謗之可逃同寅協恭匪一人之私義比小事大尙往昔之通規

與郴州丁守逢

一星於茲久不造下風之請百里而近今通同與國之盟徵之詳重以納交之早心獨自喜書不能宣某官學本六經才兼數器每懷往事欲收南渡之功名若論後來不數東州之譽行越在外服竟無襃言宣勞豈自於青衫發迹殆幾於白髮既載延閣盍歸西省之班服美長雅週掌北門之管胡然自詭復此遐征避名湖嶺之間用意市朝之外令人高仰舉世誰如若某者疵各之餘空疏如故冒來乘障憂在面牆不圖雅故之交而託提（元作撫）封之近屈公於此將物論之云何知我者誰亦已分之幸甚何縣隙地之遐藩敘小邦之懷勝鬪於齊楚之間盛衰則畏江別爲滄浪之水源委攸同徹（元作撤）名之初歸德彌切

謝潘安撫列薦

舉最有三問功第一雖未嘗於推擇終自切於依歸伏以蕞爾桂陽已非古郡析郴置縣與廣爲鄰周職方之所未聞漢刺史之所不察蓋厥壤處諸華之裔而其君視大國之孤嘗因壁記以泛觀自升軍額而校數（安正堂本作舉）中興至此凡六十載之間皆狀爲誰纔一二人而已間或收效於

毫髮曷嘗挂名於齒牙未有當路爲之同辭剡章至於專達越在它邦之上突如今日之榮豈無賢勞堪此寵異昔方岳攷績於僉言以見公春秋予人至特書以爲貴儻凡流而與此將公論之云何如某者才不逮中學非適用早嘗困於鉛槧晚但諉於稻粱豈謂謬恩遽叨假守（元缺從陳本）意所勇敢動違小吏之規理當便宜輒束拘儒之見徒勤無補將罪是求矧惟郡計之空重以歲功之薄欲罔民而何敢懷言上以無餘惟有再三以乞憐庶幾萬一於免戾居常自謂殆非巧宦之宜爲已乃不然竟以拙誠而見錄某官當今先進滿海達尊覲護諸生不遺餘力扶持斯道如有隱憂每於衆好惡之言獨有公是非之意始以致曲將如萬折之必東迨其既孚則併一談而兼破遂令庸陋亦被甄明某敢不更體深知益堅晚操處非其據幸而輒

敗以為功歸潔其身當務以退而為進

與湖南沈安撫僴

大邦維屏矜言衡嶽之雄元老北猶簡在甘泉之舊先聲所暨棨聽已孚連十國以相歡獨二天而尤幸某官居今大雅當代達尊風流蓋接於前聞績用實詳於已試世方倚重儼然納履之衣冠人忽為危闕盡翟公之賓客雖三已而何慍無一辭以自明上獨知心晚將其事況民庸之僉曾習物望之誰如嘯詠東嘉粲塵閣而可數指麾鄂渚寂井竈以無譁爰進陟於西清倚來宣於南服求之輿誦謂歸袞之猶遲撥（元作撥）以比年宜召環之相繼蓋有定論豈曰退征某甚矣面牆於焉乘障意所勇敢動選小吏之知理當便宜或束拘儒之見徒勤無補將敗是求豈期末路之難乃有萬間之庇顧惟列郡共瞻周使之光華孰與諸生嘗近魯侯之色笑其為欣忭實倍等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北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啟

賀閔左相

伏審對揚大號晉陟上公宗社寵嘉華夷震聳共惟某官才足以緝熙於天緯學足以潤色於皇猷自衰國鈞獨行儒術許身袞職則近古社稷之臣借譽布衣如久要平生之友至於一意孤立三辭彌高於人情之已安以世道而自任遭時其盛親承二典之都俞臨事加詳大（元作人）明九變之發悲以其難進之節定此非常之元是以簡在帝心託之望予廿盤之爲舊學求肖人總於百官鄉侯之爲宗臣蓋亦借煩於四體執與阜翊儲闈之善晚陪神器之傳於以祠萬世無疆之休於以起先王未有之禮弼諧昌運度越前聞永惟栽籍以來鮮出勤（元作動從陳本按當作動）勞之右如

某者不足比數最蒙保持每口綸告之四馳喜覘（元作覩）等夷而百倍況每蒙慰藉有周南留滯之詞而迄值亨嘉在洒水朝宗之數輒因賀牘併敘感悰口傾之私敷宣罔既

賀留右相

恭審渙揚大號晉陟中台以薄海之具瞻知本朝之永賴共惟某官蔚於雅望度越前修明允而寬慈精微而廣大德兼眾美在伊尹惠夷之間學貫羣儒無程氏蘇臣之辨若論行藏之晚節則明義利於秋毫自其厥直於甘泉亦既見思於宣室而乃越在外服殊無裏言獨上簡於帝心迄其圖於邦宋永惟論相與若淳熙弄印十年嘗缺員之弗補致身二府必詳試而爲眞率以序遷誰其特起召從帥閫謂見大夫之無人擢貳樞庭出諸君子之不意訏謨屬耳績用藹然遂繇同列以先登竟與舊勞而並命昔有因夢卜而見用世曰宜哉公不以日月而爲勞事適類此矧屬壽皇之高明欲傳神器於初潛斷自淵衷託之聖子可謂千載明良之會兩朝社稷之臣廊廟爲之光輝華夷爲之震聳某智瞻英袞及聽明綸累洽重熙何幸值九官之盛至愚極陋庶將安一介之私

賀王參政

召從外閫入告嘉猷擢寘上宗晉參大政共惟某官受天剛氣爲世宗工粵來脩門以踐禁嚴率本直道而聞海內每陪國論持平於左右大夫之間及沃上聰致戒於君子小人之際仁必有勇知無不言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儀圖其幸事蓋冊書所紀爲稱節誼之關然世道相違鮮值明良之會永惟前代孰與熙朝嘗於疇昔以觀人不待急難而求士慶曆全盛則范韓四傑之爲元祐清明亦劉呂

諸公之故徒以行藏之節初無夢卜之符有如下風無愧先進矧屬壽皇之獨斷欲傳神器於初潛亦既多賢能堪大計先定朕志雖僉其於詢謀素高此人乃卒煩於調護可謂非常之寄託又將口口口口（又將下元徑接之心中無缺字按又將句當缺五字）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之心（按此二字當與之義爲偶而上文缺九字又按後卷與林察院啟平生自附深知久要之心泰道方亨宜上體朋亡之義或郞移用此二語）泰道方亨宜上體朋亡之義故但申於賀幅不敢布於私衷

賀葛同知

大號之敷元樞攸寄宗社於焉增重華夷之所具瞻某官天下達尊生民先覺才濟其美可謂故國之世臣行歸於周不忘平生之久要至於善藏諸用自收以謙木其頑韓魏欲然之貴養其過孟賁遠矣之氣利害而不動位尊而彌恭與人同功則慈所當先之後下士折節有施於不報

之仁蓋昔或以一長而過人而公迺兼眾善以名世足以任重穆乎師言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儀圖於兵本況甘盤之為舊學初無說命之三篇鄒侯之為宗臣亦藉商山之四皓未有早翊儲闈之正晚陪神器之傳能光獨盛哉緯鮮儷必有非常之報稱又將不次以登庸某久辱下交最蒙異顧附青雲而後顯斯非士君子之倫藏尺牘以為榮徒有兒女曹之感

與湖南監司賀冬

觀葭以望日與一綫之功衡嶽而南天與九州之幸皇華所庇福履攸同屬乘障之有拘欲稱觴而靡及某官當今先進薄海令名以宣慈惠和之資膺咨度詢謀之寄將明主德既孳育於羣萌對越天休斯朋來於丕祉凡在具依之列咸諭善頌之誠盍復久居鴻雁劬勞之野定應亟入

鵷鷺供奉之班

賀正

六轡驅馳閔勞使指三朝圖籍趣會王正連十國均蒙休并一謙而稱慶某官達尊之德爾雅之文議論蓋本之歐蘇風流尚想於王謝道關交泰既上當君子之亨義敢觀頤宜明享聖人之養候新歲律茂介春祺某最被深知尤慶善頌越在外服雖頌花容炎之無繇幸為諸生將摯萊師門之有日

除提舉謝宰執

旌之遴瑣畀以使華已兆理於專城將何施於列郡雖極矜憐之感曷勝慚愧之私切以蕞爾桂陽介於湖嶺中與淮此凡六十城之閒善治為誰纔一二人而已率皆久欠然後序遷未有輒為當路之聯越在它邦之上重念某疏

愚如故衰惰有加徒緣知己之多亦忝牧民之寄惟其迂闊初無文具之可觀或有便宜正恐官謗之不免及此殊遇曾未前聞雖幸拙誠見錄於清明之始但虞小蚩自顛於盈滿之餘以寵為驚未知所稱某官弼亮二聖整齊百工秉國之鈞自具瞻而下逮使人以器皆易事而兼容故所甄收及於微陋某敢不更堅晚節上體深知平易近民以將明於隆指劬勞安宅庶補報於秋毫

與交代張提舉

不能勝任愧見旁觀何至乏人濫為嗣掌剡肯受察以公叔而同升竟復蒙成荷子文之必告積此私感難於具陳某官大雅典刑故家文物造微之學至於殊途而同歸正始之音可以一唱而三歎所宜路門委講詞掖敷言可使諸生不立五經之異庶幾帝制尚追三代之風方當歸報

而停驂姑自總銓而寄政某最為晚出辱在後陳周雅肆三偶值勞還之日蕭規畫一遂為代匱之人敢論伯仲之閒但有子孫之託

謝沈安撫

為十國之連治無善狀假一封之傳寵有誤恩雖庇賴之如初而僥逾之已甚未知報所詎實使然某官多士宗工吾君舊學如周保傅如漢老更輟從清禁之班畀予中權之寄自其分閫曾未淹時兀嶺衡山蔡葩不採三江彭蠡舳艫相銜凡昔謂之盜區迺今歸於衞萬粵若蕭宣之眾矣誰如威望之巋然雖二老盍歸而此豈久居之地然一變已足則他皆不置之官翩如某者竊為稻粱濫分符竹方恐流言之未免豈期最課之已聞竟因借勢之私輒偷聯事之數門知其情公論謂何與文子而同升誠敢衛陳

於先進喜樂正而不疵諒惟辱在於諸生聊布謝悰他圖學會

交割謝沈安撫

除目何因必有蒙成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況嘗試之尤難實講明之是賴蓄疑欲問請閒可期某官年高德邵實大聲宏老成典刑非喬木之謂故國師表言行乃砥柱之在中流正虛當宁之懷聊借上游之重君者高宗之思舊學光武之訪故人恨不同朝與之分國如公聞望視古等夷方兩地之關員必九重之深意某從游最久聯事奚堪以乘障之未能而蔡州之豈易亡專對四方之具日視歉然惟元戎十乘之依願安承教

交割謝張運判

除目何因必有蒙成之故司存能遠可無告至之儀況嘗試之尤難實講明之是賴蓄疑欲問請問可期某官侍從之資後彫之操績用克詳於已試風流蓋接於前聞老成典刑非喬木之謂故國師表言行如砥柱之在中流方虛當宁之懷暫借外臺之重自其弭節曾不浹時五嶺衡山野無曠土三江彭蠡步有新船以當路之誰如宜他官之不置如某者依仁則可聯事奚堪雖驂乘以甚榮而面牆之加懼不能專對況詢謀度五善之難何以克終惟亮諒多聞三益之助

答郴州丁守

治狀不如龔光先被璽同功一體且不可以徧施況從事獨賢抑奈何而倒植有來謙問徒厚慚顏某官一代之英萬夫之望講大雅典刑之攸屬將中興勳業以爲期定交學省之初聲華甚早出守邊城之上屬阻略同屬嶽雨郡之彫然重以比年之歉甚動有契闊相爲隱憂滿紙細書凡欲言之必謀汎舟相繼惟爲患之不周粵從得衞以至今嘗謂湖湘之得此遂令不敏亦皆無庶每也仗坊念安得廣漢以兼治胡然課最顧適令雍齒之先封相公論之云何懷自知而甚辭謂我宣勞而趣選四人成事而無言雖則善鄰可想見貢公之喜莅如將母亦嘗聞于厚之風積愧之多臨書罔既

答道州趙守

治狀不如龔光先被獎之恩分豈無愧於積薪意者德鄰嘗有心於推轂卑來謙問益感衰悰某官大雅不羣成功可紀本其素履有嗟分餘趾之風試以專城殆莞爾牛刀之戲期年於此績用謙如以頌聲載路之傳宜召節自天而下如某者學非適用才不逮中易堪一障之乘徒積餘

波之及遂令不敏亦幸苟安鄰以下而無譏自知甚審鄰有功而見後公論云何倘期未替於邦交庶幾可明於使指會言伊邇膺望惟深

與湖南范提刑仲藝

寄（元作幸從陳本）旅不居過家獨道師言未修邸節湖陰大人以引去爲高吾黨以留行爲幸別姻聯事昔在從游某官經明而行修宇定而光發以中庸大學之旨究觀九流以國風雅頌之文布有衆作周行斯久譽處誰如循績（元作抽從陳本）石室之藏分治天官之日上方嚮用胡自喜於懷章公因倦游然重違於追躡永惟先正名滿天下亦越太史動合古人時則有若熙寧元祐之間位皆不踰學士諫官之選惜者舉世至於渡江藹然門戶之存籍甚弟兒之望猶未大用顧且退征四方典獄之官於今不乏故國世臣之謂

舍此安歸某空疏如初衰悴已甚自別脩門之後浸亡當世之交曾謂盍簪於焉乘傳惟無補一毫之故人其謂何乃有來三益之期天實爲此

上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啟

答王簽判

貴名方起誰不納交舊場已侵胡然辱贈崖左右之過聽以往來之游談否則好謙（元作諛）將以成大願此道之不作肯古人而與求某官學足以逢原言足以行遠博極百家之說斷以中庸奄觀三變之文歸於爾雅如追逐功名之會則從容議論之流嘗試緒餘蔚爲舉首況迺古五緯蓋荆州分野之鮮而其應三魁皆嶽麓同門之舊天無虛象事未前聞永惟興宋以及今僅見聚奎而有此信如公等端爲時生曾謂陳人可堪華問某方恨盡聾之無所不圖乘傳之有期先之報章行矣拜況須乃留更僕盡聞他日之行藏恐不俟歸車已繫吾人之消長

答長沙宋知縣謝解

屛處甚休計偕何晚聞之有識僉曰彼宜其惟國家之多賢本於科目之取士蓋以遠大之業在於章程之不遵招徠之公甚於營學之兼採所思（當作患）亦多新進少年斐然之作不必能得故家舊族試可之才誰爲羽儀增重場屋某官中庸之學爾雅之文奕世源流一家機杼士無知己尙宜連枉於有司人亦勝天豈能厚誣於君子姻如門戶屬此弟兄蓋嘗聞乾道于佛之經尙未繼天聖（元缺按此用宋祁與兄庠同登天聖二年第而祁本爲第一人事今以意補之）二人之進偕者行日意其在茲某偶因乘傳之來遂託門口之耆壽於善類上賢能再拜之喜變在燎官無直諒多聞之友

賀范提刑（日錄下有交割二字）

摻洲吳門未知後會來宜楚何乃與旁觀爰方拂篆之初深甚盍簪之喜某官清朝間望昭代典刑富貴功名雖今多士風流蘊藉如公幾人丞紆聖明之知徒躋通要之路過家上冢陳義固高攬轡登車須賢爲急言念江湖之阻嘗煩廊廟之憂茲惟祥刑可以弭盜苟吾使無訟用能勸卑於圜扉則人自不冤安得齊民之赤子少寬以此遄歸有期某實託下風又聯小事平生久要誠知不恥棄之心世事多違恐有妨疾驅之部

答諸郡賀冬

十國爲述仁聲相遜七日來復福履攸同乃如蒙成敢不胥慶某官以搢紳先生之望爲五等公侯之尊政與時新既於昭於承譽天惟民視宜茂介於鴻休過（當作適）觀上考之聞即對遄歸之寵某相依幸甚善頌云何敢以景於南至去極漸近之占以爲剛自外來爲主於內之應

與（日錄作答）趙安撫賀正

元年正月肇開與物之春同姓一家均被自天之祿迺如胥慶矧在焉依某官以當代之英作大宗之翰如晉二文而受彤弓之賜如武丘宗而分赤社之封方茂對於寵光用宜乘於穀旦某幸聯小事竊借餘光暗焉盍簪遄想朋來之頌燕毛序齒宜遄天街之班

與張運判賀正（判日錄作幹）

元年春正月式會乾初名卿材大夫宜居泰內迺如胥慶矧在同寅某官器朝故家多士先進以道山蓬萊之彥出董計書以國風雅頌之流下行吏事方宜乘於穀旦將茂對於龍光某偶託下風會資餘潤豈徒使騶致饋朋之雙魚所冀工歌聽勞遷之四牡

答郴州丁守

見而未見心昔尙牽於毀譽同功而同過今適得於戚休永惟世道之相遭大抵交情之不篤苟如失意即杯酒以相讎借曰故人曾絺袍之足戀孰有惟鄉之厚見於方寸之殷況復崇成遂先濫賞公固察此有分財自予不以我爲貪之風人將謂何蓋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之類幸而論定竟以功遷是特九五知人之明與夫二三執政之力曹丘未見人皆多季布之賢狗監不言上必重相如之賦何卑謙之已過謂竊誦之云勞無故得之不勝懼甚恨（安正）（至本作辛）其人來謝初非求安世之名好以事爲功正恐獲高止之罪願言深戒庶以相安

賀劉殿院光祖

光奉恩綸進司風憲上念深矣師言穆然某官高明有融中立不倚學得其要宜在四科之閒論歸於平不致九流

之辨而又養以靜重發於謙和白肅朝端益隆物望往者一臺之長取諸三院之聯蓋啟沃帝聰必獻納司存之久而維持國是宜名實上下之孚豈曰序遷政惟衆允矧屬清明之始方須是正之賢疇咨百工誰克堪弄印之選孤立一意公素有理倫之名爰舉宏綱以稽羣聽行逝百年之憲遂躋三事之班某辱在下風頗蒙異顧雖上體朋亡之義不欲自言至於器使之恩敢忘歸德

賀林察院湜

光奉恩綸進司風憲方棘闈之試士豈無周行以烏府之須賢何不竣事上念深矣師言穆然某官漸將令名當今大雅以進退不窮之才而養以靜重以正直無偏之操而發於謙和雖未結於主知同已孚於物望永惟國勢莫重綦綱何近事之不然而鉄貞之邪補孤立一意公素有理倫之風疇咨百工誰克堪弄印之選除書所播羣聽無譁某早辱下交寵崇異顧平生自附固深知久要之心寮寀方亨宜上體朋亡之義

除運判與交代傅提舉伯壽

蓬蹟周行辱爲後進觀風漢部愧任前陳雖析道傳之有期亦欄告新之無狀靜言久要欽遲肯來某官學優古人文妙天下以大學中庸之旨究觀九流以國風雅頌之音奄有衆作料名甚偉輿處誰如福紬石室之藏分治天官之日爰方鄉用胡乃倦游永惟先正徇國之風不數宣和在庭之士忠孝奕世莫盛於一門出入三朝未離於五品士方太息公已遡歸某瘝曠之餘覆護何幸況尙聯於小事而近託於下風然陽子之去春陵遂著壞麻之節而賈生之對宣室訖蒙前席之知恐公此行孤我所望

謝宰執

擢居洲郡方忝依司就畀□□□安所部固已見大造保全之意或者眷晚學嘗試之能伏念某語道茫然涉世疏甚意惟竊祿以爲幹年餬粥之謀勢可投閒庶遂平生犫視之樂豈期進晚乃際休明起十年家食之人拜三命躪來之寵分符其理信撫字之從勞乘傳察州於是明而何有矧今漕事絕重他司督九郡之民庸備三流之禁旅承平既久不出數端所當取之名中興以來未免一切不得已之政況地控湖嶺俗雜民猺正須通變之才以權損益之術有如無似深恐不勝某官盛德愈恭虛心衹受以其使於選徒庶免新故迎送之勞以其習於見聞或得利害廢興之實遂令庸散偕貸生成敢不博詢所長仰副茲選遴部不矜雖無甲旅之興之疑術術甚寬庶免煩難見短

之責

謝侍從

倘敢監臨缺然補報陛辭餞遊益不自安靖惟厚幸之由端有薦言之助伏念某庸疏已甚迂闊奚堪少所爲燈火之課大不過稻粱之利偶緣揚歷之困嘗媒於宗工遂免州縣之勞浸階於膴仕今已過望他無覬心凡其竊祿以妨賢特以便私而畢志不圖殘枿晚多雨露之恩所假龍驤終乏風沙之力矧此湖湘之寄久爲江漢之口宜得通才以膺隆委職在辨護則有趨往不及事之憂議嘗撤揚則有姑息以愛人之患持是書生之短責其吏事之能處非其宜懷以爲懼某官言爲國是志與人同苟聞有時譽之名則取作朝家之用乃如愛蓄尤切吹噓某敢不知所感奮勉其偷惰雖無補秋毫之具安能及人然未先朝露

之年敢累知己

賀丁郴州除湖北提刑

竊言穀旦治止崇臺便道之官不待上漢庭之計入境問俗已來宣周陽之勞先聲所孚羣聽咸若某官器愈大而能愛才無施而不宜欲請長纓宜雲霄之可上尚分半竹胡州縣之徒勞蓋□□□其老成而上益詳於試可果煩以四方之典獄俾洽平某政之深仁罔平反幾何人豈特庭闈之喜得參錯十數県宿知江漢之靈某阻自□車欲馳聘介以浙東西之雅故晚更知心於湖南北之司存今當取法

賀留左相

字號昕明正名台極兩宮嘉與四海榮懷恭惟某官德盛而禮恭功大而心小誠身有道非聲音笑貌之間事君以

忠在期會簿書之外自持國柄益叶師言至於散植撥蘖而無智名貞翁悍精而無德色燕及覆燾爲豐穰于以成正始之風于以容重華之意爰被殊常之眷竟膺虛左之求夷攷前朝蓋有不備官而專美適如近制率嘗與究輔以同升舉世翕然惟公宜此某辱知最厚頌美尤勤況未免於驅馳尚有煩於顧恤雖多病早衰之故欲陳力以無堪然大書深刻之傳或託名於不朽

賀王樞使

疇庸左轄正位中樞渙號之孚羣聽惟允某官直方以大中正而通德雖盛而愈恭義可爲而必勇功名自許無愧社稷之臣富貴不渝尚餘湖海之氣自參大政益展壯猷苟利公家奚顧便文之計務先天下不知折節之難于以成正始之風于以容重華之意爰被便蕃之寵進專宥密

之司聞之師言久矣上意蓋小宰若今中丞未曰柄臣而太尉爲右丞相厥有故事將以託國豈惟本兵佇聽文德之麻以祚中興之運某辱知最厚頌美尤勤況未免於驅馳尚有煩於顧恤雖多病早衰之故欲陳力以無堪然大書深刻之傳或託名於不朽

賀胡參政

擢階大政就翊洪樞二柄同歸四方歸重某官才全而德懋實大而聲閎尚友其人皆前修之韙行事君以道必乎昔之規模永惟絕俗之資宜有格天之業宜儕卿於容主遂夾輔於昌期而況瞻言坤維代有人傑范蘇二氏紹熙元祐之休雍衛兩公彌亮重華之盛以是邦之問學知今日之訏謨若乃大明生於東伏羲陰於將且九河注之海乾祇柱於中流則在公身尤關世道某側聞渙號倍激恆

衷雖深知久要之心而敢犯朋亡之義愛之莫助有懷未免於感興老矣無能所恨不堪於驅使

賀巨侍郎

顯承天寵晉貳地官渙汗之揚師言惟允某官清朝俊望昭代英才風人二雅之文皆有典則方伯三監之效蓋出緒餘頃從畿甸之聯來定曲臺之禮凡所建白色動冕旒立皆施行功在宗廟矧是遠交之好誰如專達之才豈煩使之徒云將寵光之狎至求諸掌故在此勞還屬省禁之缺員宜周行之循次上方弄印謂見大夫之無人公未入疆猶諸君子之不意徑從絕域遂履甘泉以睿儕之彌勤非民暫之可久某受知最厚賀喜實多公論不誣猶曰用賢之晚交情所屬政惟行道之難

上嘉王賀冬

鳴鑾順動舜禹交歡鏤玉業成義任胥慶宜惟元子對越昌期宜膺萬福之同允屬一陽之始恭惟皇太子大王仁由天授學本聖傳語及三宮亟見津津之色講聞六藝而乖雍雍之聰惟育德以彌新將以（則當作）剛而俱長寅時丕祉為國元良某辱在隆知可無善頌今夕何夕當觀乾健之潛藏雖休勿休更玩復亨之修省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手書

與王德修

伏承歸舟解纜不勝瞻依之至人生不足把翫一別輒數年能復幾別令人怅悵惟學問同源在彼猶在此也前書所謂好色即無山斷隔天光直與水相通足以自慰釋耳某還家才此數月觀書雖不得如台山靜僻然亦有緒左氏課日趣就候畢凡例粗得見亦當終我易傳也大抵周禮古文倚行三代之法存焉讀者未易造次且如禹貢州末繫河先儒因曰逆河三（逆當作道字亦有誤）三於青州達濟揚州達泗則止於南河維止於西河則以爲受上之爾不知此正裴耀卿節級轉輸之法不以江人入河不以河人入洛洛人入渭皆道漢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漕爲本地（元缺東南以下三字及地字唯據賈子通篇補）致輸非是豪傑之見略與古準牧誓于夫長百夫長之下□言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國何也左氏謂繇軍不陳蓋無預於三軍□之以待令者也杜氏於春秋皆人姜戎一義亦得此意今人（元缺從陳本）終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顧祕書且以爲權道不知常平乃□法周官司稼所謂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出則減價糶斂則增價糴也是非常平乎自鄭氏以出其斂法爲解後人遂以周禮耳（何有說字）孟子亦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野有餓莩而不知發今又作謚食貨志作斂是也載師所征税或二十而一或二（元脫二字從陳本）十而五自漢來諸儒因此疑周不純用徹法亦輕重非二等是又失之不考凡征於載師皆非謂在野受田之民率土官（疑當作賢）收所食公卿大夫王子弟采地耳凡此其收之民則什一也而自以其租歸公上

則別以厚薄勞佚爲差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此鄭注所謂邦中四郊稍何都鄙之稅與萬民九職諸侯九貢各調度耳漢律諸侯王自有少錢亦其租之所在也

答潘叔昌

周禮妄意讒讀豈敢言它委訪綱領闕然自失往年薛常州先生問天官一編參之漢氏官宮衛分値光祿衛尉府藏分隸司農少府一官分爲數卿天子之奉又皆爲私錢之膳王后世子各養於其宮閹者在官亦散它局此紐一解未易操制隋唐之際殿中監內之吏作矣古人制度豈容輕改竊意天官而下往往識然左右抄拾漢晉以來下及五閏官制幸以薛常州之意一一尋繹得其離合切告條示亦欲其講之爾

與吳居父直閣（元缺居字閣字目作與吳居父按居父名琚字紹□閱郡齋讀見錄四）

（載琚嘗見止齋執弟子禮又云陳集有同吳直閣書卿指此書也今據補又按書中所云來京都獨造窮巷賜見事詳吳子良林下偶談四琚慈福吳后親姪故有外戚貴公子諱）

某賤不肖其所與游皆田野布衣儒類之士未嘗從王公大人之後謂之貴倨不可就見況敢望其[illegible]我哉來京都足下獨造窮巷夜□門而賜見焉其行不以車馬其謁不以符狡其簡牘不以記□凡所以加乎賤不肖者順王公大人不能得之於其門弟子乃今愧背甚矣小人之懷厚誣當世君子也蓋聞□□之化於貴公子見之外戚立傳自秦漢始王道之行壹□□□之爲此也將有縣然者矣君與相忘於其公貴家□蓋爲□於其私而一介之士無道焉則國欲無治不可得也矣一□而關風俗係治道則豈僕私幸亦豈足下之私爲□□德不肖誠謂非僕私幸且非足下之私爲惠也寵光之末□戒令（元作令）之不

趣宜弗之非是以敢趦趄而往也雖然施有所不報抑有所不答將以成其人之賢名（元作移從陳本）而陰觀其向背戰國諸子爲之孔門無是也僕雖不肖敢不謹於禮其將擇日口戒拜賜於下風

與林安之

中別作謚仲書極欲如吾安之二三良味脫去鄉邦來客山閩庶得淡中之腴尋承已過巖下良用欿然安之飯之粗足亦將就何耶僕久厭此如沐漆解去無由耳比來漸昌亦欲漸與人疏稍同鞭策自警督視家居更爲未便然何念呂后劉歆推視張子房揚子雲眞自苦者要之兩翁意未易與兒女道故雖未便樂也安之乎予眞知味者南販茹菜動踰月無倦色與友生語率不十四五相唯諾惟吾安之有問如響大資如許加之小自警督當入張揚會中謀勿爲劉呂輩以兒女語相甘誘落身杯酌間某無過人但知非輒深悔恨亦漸去舊習剏如安之相愛之篤不知其言之皆亮之否

與鄭景望少卿二

拜違海隅六七載首無一進獨幸於毗陵從百九兄（百九兄謂薛士龍）游半年平生氣息爲之遲緩推挽之賜何敢廢忘中閒託予之命仰見盛德猶在寰東可爲天下賀御書之勞非所以洞儲者比來被下傳聞傳設詳密不見端口私用慰釋雖然百九兄（元作元）書蓋期望不但此恩見偶合故未敢深喜也百九兄腰不應得自敵已猶卷況達尊者乎又從縣口請祠爲醲幸直如聞朝論頗不相然護符徑至殆非初心兩得書願欲一來捨昨就今或者得失近知扁舟走約計已合（元作令）併得此消息馳報千萬詳審勿使易來

雖去甚濟甚望內祭酒催汲家易簀劉大著汪詹事皆竟不起海內賢者相繼彫喪令人喪氣張侍郎方結主知忽刺遠郡呂博士亦悼亡暫告未果復大年來所得師友亦交翁渙散如此劇用無憀職（元作識從陳本）罷還家了親事益遠得御儻憐其不自棄而終教之時賜尺紙略去少褒之辭直下砭針則于思猶膝下也

拜違海邑忽復旬歲中間兩辱墜教一一具報後許簡報書亦嘗略布淺漏以求是正領令嗣書欿然不至左右爲之歎然建鹽附罔又嘗以大賢推轂不苟之意爲請殆言輕無效許簡亦不欲復以上聞竊爾進論得喪順正自是天資頑頓不甚領會世間榮辱一事非敢以爲學力也見性之蔽敢不從事蓋嘗謂孟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則學力亦至矣猶以爲與孔子異然則士之任可謂甚重得其一二以爲盡在是端不敢也或蒙索見前二書他有以警策毋惜頻示何時扣緊臨紙惘惘

答天台張之望

始僕讀足下所著書心許之亦心疑之聲辟篇末輒略去世俗相譽稱語託古致規以觀候足下之志歸深淺堅脆其虛受我耶遊將與君者其所已至者而講求其所未至者其不悅辭我耶余豈合之望者離未必合合未必相臨越期年足下果復攜書已來且以先君子故弟之奇之遺棄與其季氏所爲文十餘篇以相寵僕不自知釋然以喜非特喜足下亦喜吾交道之不阿素心之幸見察也且足下之書其於歷代傳統正偏南北宜宗宜絕自漢晉以來諸儒去取異同是否可以立斷其於春秋三傳諸家章句

並得聖人意孰不得聖人意參互往復辨論務明白乃已要其歸大抵貴平而惡鑿不以私意傳公道若足下之學可謂博且篤矣入適於用矣僕雖愚頗好古道及其文辭凡今以是稱者未有聞而不慕慕而不求交者也況得如足下悃然肯顧先施而過賜之者乎宜一見顏色趨向已決然猶因請而後明逾年而始信甚矣吾未知足下之所歸也況足下容貌不能逾中人言語吶吶無以自表見卒然過之庸常稠衆中猶若人也先儒之論正統者歐蘇張陳數公皆已名世春秋之學至程氏胡氏義精矣今人固習聞其人而好尚其書然猶曰吾方有舉子事未暇盡讀其視足下書何如嗜古者不必利於今足下其知之歟以僕觀先君子書究其淵源蓋以樂貧賤尚志節為家世然則足下宜知之矣誠知之吾冀足下之無悔也無悔於今必有傳於後吾所望於足下也雖然僕所望於足下者又進乎此矣足下偏親在堂急朝夕之養卒卒引去有懷墳然曾未究竟相期秋風不遠千里僕所謂者其所已至而講求其所未至者有日矣僕辭拙故不修飭以俟

與鄉守曾仲躬

瑞安鄉村錢知崇台慈除免甚厚又分給有次第仰見明遠千里無盡傳聞尙悉輸往年夏秋租將縣省得抑溝檄也如潮檄度推深仁必有以已之果由上來將何以示惠蓋積留而頓取之則昔日之本今日之困曾不如勿倚閣也明道先生嘗於新法中曲折便民蓋大君子不願法如何於其中爲致意則雖微惠猶無虐是道也非吏部將安望賢受知之深敢爾喋喋不以爲僭易將因訪所以爲便者嗣告

與閩帥梁丞相論耆長壯丁事

切見熙寧保甲法行始以保正副大小保長代耆戶長壯丁承引催科之役至元祐刪復差耆戶長壯丁法其耆以保正長代者並罷紹聖復雇役法再以保正長催科口其保正長不願就顧者依舊召募耆戶長壯丁以此福建路耆戶長壯丁往往與保正長並行不廢然其所以不爲民病者以其猶有顧錢也自紹興十年以耆戶長顧錢撥入經總制司窠名十二年又併壯丁顧錢撥入總制窠名由是江浙諸州耆戶長壯丁並廢惟福建諸州至今有之某照得福州官司檢驗緝捉催率勘會煩重之事必責之保正副大小保長而耆壯時時以縣司帖引追係搔擾夫役不給祿誠未易論然州縣胥吏日在官府猶可以繩檢譏訶之又不比耆壯散居鄉村爲害（一作玩）編戶莫知禁止也以某短見宜如江浙間事例一切廢罷毋重爲民害亦仁政寶惠之一端矣

答長溪王佐（日錄作任）之

某無以愈人獨博交當代賢俊之心出於天然雖以之得謗訕或相背棄不悔以此凡先生長者往往見察幸肯與之游而士之好學者亦或過聽以爲可師友也而欲與之游向者嘉評云云誠非過當然初不知其中實無所有偶然得此而遂疑其挾此以傲物也訟咎以來不敢復從稽衆哀出己見論事是非與人短長但杜門讀書不則熟睡足下迺欲令几筵之奉從我於寂寞豈非益其疾乎息陰依影已由下策足下顧乘燭而照之此某所以辭不敢也因事繫戈嘗蒙見悉然厚意不可虛辱繼此惠音不以賤漸將必有以奉報

答林宗簡

下問甚善古人之不可見所以壞人心者非一端也受田百畝皆足以自給嫁女無過純帛五兩無土田則不敢祭薦魚菽而已舉一隅則他皆稱是而自喪祭射鄉器服已上率數百家合力為之每與一事閭里共其勞以此皆農夫也而其秀民得從事於學盡二千五百家而後有序三年而興之是謂草澤之士於公無廢於朝市無制其升於國則異是其從公卿大夫之子匹學校者固有慮矣其市朝而有制矣士之子恆為士不敢舍而之他也漢承絕學之後猶講鄉敎授之法而取士以戶口率不敢開游士之禁唐之四門學所謂俊士者則四方之所升進餘皆品子自國初以行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向之為閩蜀廣漢偽官者往往慕化從順願仕於本朝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以此得人而其流弊則在今日又自熙豐變役法而鄉邑之豪無以自見鬻度牒而隱遯之路塞罷學究而惟務之徒無所入若此類不可偏舉於是舉世悉由於進士合四海之流為一川而歸之海其不放而被原野乎今其勢極矣庶其變不遠上之抑揚闔闢恐非人事也（海與一事與疑興之誤）

答朱文昭

書問闊疏未有似此別者然得之往來人知讀書著文不休亦足慰釋披（元作被）所貺字帖具審所論說不少其意若欲續史家之緒又極忻快未得即覿遐想增氣耳某窮日益甚蓋思御不銷沮年來反覆古者與論當世之務頗覺羇者兩拊則得故人其論此往往隔阻何一上心於邑移日近到東陽哭呂著作墓又迫諸叔弟葬先叔匆匆遄歸

疲頓不少且復休養幾時或能乘此暇日訪我仙巖之下何啻百紙相授耶西漢士大夫深厚其季姦臣擅國辛塗稱號而名卿大夫擇君而事之於是中興光武規摹窄狹而士氣薄矣晚來名節之盛要是衰俗一舉不勝散為吳魏之役率多喜功自見其不肯叛去者南陽一輩耳往時嘗說西漢無節義東漢有節義殆未深考孝章一變明光之政漢祚遂微孝章誠可恨其不可裕後傳遠者大抵明光之為也攝位（元缺從陳本）古喪禮也蘇氏引之未嘗若周公誕保七年豈是事例魯隱當國攝之者傳從其初言之也

答蓮舜丞（目錄作鏈舜丞陂連蓮並姓氏錄所無疑當作蓮）

下諭律學極見詳博所欲著書無惜蚤下筆因以見寄前書云云正以方今功業當付儒者自建隆創業嘉祐守文熙豐變法宣政召禍其間盛衰何可勝道建炎諸賢豎立亡幾紹興季年粉飾已過上（元在上句已字上）獨慨然有（元作右）克廣文聲之意而書生承紹類皆齷齪以至今日吾黨宜究觀大方深求□□□□□□則講求廢墜以興文物如來示亦將次第舉之日不以爲不足學也

答賈端老五

去歲蒙肯來相與於寂寞之濱荷意不淺淺髮齒衰改無復他覬僥假之年獲與士友共圖不腐於經術之餘志願是已閒居須課一書要當自古文書始論年便可到春秋之末而及通鑑可也紛然未知會期願言加愛

別去殊恨匆匆以循陔之念不欲奉留然終不滿也左傳且熟讀見得隱桓以前傳文之際良定終篇無慮三變綱目則成書舉矣其它依經爲傳文無虛發優游不迫而意已獨至蓋非二家所能及非一二而削雖以辭告盡也然

仲諸友已決謀還書院於先人壠下以為來歲過從之地入春便下手春暮當本約矣

翠巖守與交游借書之力多矣幸甚以感讀左氏書頗有條貫疏示於所當報已一一据見釋其左方有一二條似不足口疑也若今年了此書開歲便可從太史公史記下手陳丁翁云譬如緝麻忙後暫舍暇而續之自成長條不忘室銘纔就即附上應不但已也

近稍為眼昏花不能若讀書每答去則玩想向來所誦習自娛（娛上元衍一字）不足為念也示諭看過左氏傳甚善疏問數條只是小小事自來是穿貫五霸之變五霸功罪未分則東遷之不競與歷年多處未見著落春秋固是聖人經世之用要其託史見義以五霸為據案而左氏合諸國之史發明經所不書以表見其所書因五霸之興衰究觀王道之缺則戰國之事起周亡而秦漢出矣此其大略若夫精詳非面莫究太史公書又以接尚書春秋之統緒而下逮秦漢其用功略與左氏同而不敢比擬（元作儗從陳本）春秋是以變為紀傳世家許表耳何當合併其論其指

讀史記甚善然有猥駁奇怪之疑何也獲麟以後孟荀推尊孔氏明禮義之統紀二子死百氏益亂真老儒如浮丘伯伏生之徒區區於秦楚之際抱經自口而其力不足以發揮前緒（緒上元衍一字）至漢六七十年閒董大夫始究大業田何孔安國戴聖戴（戴下元空二字誤）德毛萇（元作莨從陳本）雖出各有所著而又未能合諸書為一削其不合以存其合者太史談有意矣然六家之論猶崇老抑儒遷卒家學乃謂口百家之籍而斷以六藝易本田何春秋本董仲舒尚書本孔安國禮本河閒獨恨不見毛氏詩耳蓋其融液九流排儔一

編龐雜論自五帝紀以下盛有依據荀卿之後僅見此書耳其論五帝云百家（元作刪蒙據史記正）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書缺有閒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則所得多而自負亦不薄矣惜自班固有集不過容有裒摘後生滋習遂成牢籠千五百年之閒此書淹晦正賴吾黨自開隻眼不惑於紛紛之論謹勿容易便生疑薾也老矣不能自白於後世嘗欲審繹少發所自識破者為前哲出氣因循未果近諸友為遇仙巖書塾於屋西偏今未就工後月足以奉盍簪之歡得三兩人相助檢討便可了此一項冬閒肯來同社幸甚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北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手書

答黃文叔

三監班固說非是商都六七遷皆夾河是後東徙朝歌周自岐（此上元空一字從陳本）雍興初移撫（此下元空一字從陳本）定凡東諸侯皆爲商畿內近服者皆命之三母弟自則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其繇地廣不得爲邶鄘衛明甚三監誅廢管衛始皆爲諸侯蓋有管霍之地而蔡營宅背矣後以命其子仲其他則齊魯燕二三大國州牧之境總之周南召南也當文武成康之盛天下有二南國風而已江沱漢汝諸詩不言其封君甘棠雖美召伯而不繫之召是時安得所謂十三國風者哉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鄶特微國也而

國風以之終始焉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始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匪風下泉有若曹鄶然君子以爲是二南之可復世祇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豳終風以邶鄘皆繫於衛既得之矣以其封滅不見於傳疑爲庸揹之國凡諸侯封滅不見於經傳何獨邶鄘（春秋亦無）（鄘詒讓案鄘疑鄶鄶檜也前亦云邶鄘曹鄶特微國也陳本誤作春秋亦無邶鄘誤）豈不足識也雖然以爲周公封建之說則又不敢不告且周官封建自鄭氏汨亂之而其書迄不見信於世古者建國率小大相維其邊國皆大國也故寰內則以家邑小都大都爲中外之差寰外則以諸男諸子諸伯諸侯諸公爲中外之差禹貢亦云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以一服爲率正此說也鄭氏效之不詳概以大司徒測地制域以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是爲分地推之他皆不能合則有夏商三等周更置五等之說則有周公斥大九州之說則有其半皆附庸之說則又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之說至於改定經文以七伯爲十一伯之類臆決彌甚數說不暇盡論凡試以典命司服大行人司儀諸文攷之則封國三等至周公不變其小異者公一位諸侯伯一位子男同一位耳蓋周未有爵爲公者必若宋杞而後爲公周虞皆爲天子三公而稱公非有其國而子男獨多職方氏云凡邦國千里千里云者以每服相距言之以其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此下元空一字從陳本）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且周未有封公者則通一服之地小大國之多寡以是準凡爲侯伯毋過十二三子倍之男又累倍之其在經傳者爲何侯曹爲何伯班班可考他如顓臾在邦域鄶無賦

於司馬者何可勝數而附庸不與先儒以九州爲千八百餘國固繆以春秋僅有一百六十餘國亦繆僕固曰惟賈生最得其意自司馬遷以下往往爲經生所亂不敢不告也至如乘車之闕慮食之等無足深言者且其不能悉計高明必有以推見之區區所陳勿爲他人道幸甚

答陳同父三

某特常人耳蒙老兄拈掇提挈而晚又爲正則推作前輩行此二三年間雖不鄉進而交游殊未散落皆二兄之賜獨恨未及與晦菴遊講求餘論如人一身血氣偏枯以是脈絡未相貫穿而愚見復謂千書不如一見終當相就不欲以紙筆嘵嘵其間以辭害意失之遠矣老兄懸度而欲附之下風此意厚甚而不敢當也往還諸書熟復數過不知幾年間更有一番如此議論甚盛甚盛然朱丈占得地

段平正有以逸待勞之氣老兄跳踉號呼擁戈直上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輸他一著也以不肖者妄論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說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說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以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則是人力可以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則是天命可以苟得謂人力可以獨運其弊上無兢畏之君謂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有覬覦之臣二君子立論不免於為驕君亂臣之地竊所未安也以兄之奇偉適不如樂毅論之迂闊朱丈之（之下元缺一字按此下無缺字朱丈上或當有以字）耳正大適不如王命論之淺近是尚為有益於訓乎且朱丈便謂兄貶抑三代而兄以朱丈使五百年開成大空闊至於其間頗近忿爭養心之平何必及此不得不盡情以告然勿為晦菴言之徒若犯分也

自七月間病得幾殆凡事盡廢祭直之訃闕欲附數字猶未能日強也點抑嘆故何可勝道專人惠書就審訊後尊候萬福慰懌念行年半百餘歲不過一再相聞勞撫用聚頭又甚懶意也某昔者何所有今者何所進自是老兄說人過相拈掇每自謂人品極是誠篤而亦礙人眼孔端是友朋捧擁之過近來衰惰益見天道尚思而好安無復更有他念來書方以為課進豈以為尚妄意當世乎然老兄之論要是顛撲不破若得人之伏不免背去求一喜之過隨手敗闕只是侵裯鬬合工夫能有多少光景往時曾與東萊語及非來復安得浸長老子極以為然所不識亦與來意略同否然非劣弟所當言講習是事元晦往復諸書何嘗放過老兄點當得錯只是書中詞氣全是刺子嘗

（元缺從陳本）面棒喝（元缺從陳本）之語不應寫在紙上一便傳千百便傳千萬可不忍耐持擇言語卻乃信手添起後生胡亂模畫而元晦亦趕趁出了無限不恰好話故亦為修辭之難而輒進區區之見老兄既嘆作附勢爭人不敢再三且漢唐事業若說並無分毫扶助正道教誰肯伏孔孟勞切與管仲百里奚分疏亦太淺矣暗合兩字如何斷人識得三兩分便有三兩分功用識得六七分便有六七分功用卻有全然識了為作不行放低一著之理決無全然不識橫作豎作偶然撞著之理此亦分曉不須多論但老兄任直不能廉纖自古便宜其間時有漏氣言語元晦執以見攻蓋是忠愛然亦緣發攻老兄漏氣去處遂把話頭脫體蹉過此劣弟愚陋之見若兩家元不是如此則是智不足以知兩家耳初非有輕重抑揚之論也

自兩胥入館繼以遷徙少定欲遣人問應之報有意外之撓方謝絕人事無從問訊且道遠不詳本末無著力處但與老妻日夜懸念長吁竊嘆而已予約來言事已明白不墮小人穽中盡室驚嗟乎怪哉老兄直坐此也天之生才不過則亦已矣閭巷蟣蝨之徒時欲置之罪過若非朝家以不殺士為國是法令明具有司其能不（元缺其能不三字從陳本）放手生事耶兄當來易免禍吾輩平時每欲望人度外口寬繩墨以便功名之士由今觀之口出以此免不知幾人則議論誠難事耳又況朋友滿世一旦有緩急束手無策若衰朽尤荷親愛亦不過呼冤叫苦與坐視者無異郎知老兄負謗負累奔走鄉曲之急直是枉卻樂此兩端方服前輩遵守三尺不敢放開一線穩便話頭又居鄉如處女雖親戚在縲紲之中或不營救適是知時識勢非苟然也

老兄數年以來再脫於禍目今亦只得還他本朝學者撤棒將秦漢間士大夫公案一切封起未當其位屈著頭合著眼相門無準以養和平之福而已浙西別業稍有倫序衛為擇鄉之計尤所願望某腐生之說雖可鄙藹然不到老兄之前他誰敢言者急時坐視慢時以空言相切某則自知罪矣幸察至望

與王亞夫運使

某竊惟宋興之初藩鎮專命擅財以自封殖爰建將輸之節以卑通天下之有無雖自一錢以上名曰係省而州郡之闕一仰於部使者四方之計口至於三司或累十年不省而藏富於外藩不可勝計中更變亂於是口口之（元於是閒缺二字按缺字當在是字下）盡歸公上而漕失其職往往僅同催綱督租祖宗所以懲遷南北均調內外之道缺矣台座以哲明之望飭自聖裁畀以總輸之寄豈與循次而進不得已而授

者同日語哉講究頭末還之國初不勝士友之望前書所布自有司發之尚為涉越今台座事也留意幸甚辱在變子不當因賀但奉傳熱之談輒申前說伏祈情就是懼

答丁子齊三

示及新篇意趣閒淡然詩律更當進步子齊德性器度絕過倫輩而區區猶有嚮餘未能之望則廢緩乎事業猶發乎文章也古之大人未有不兼通此而後可以應天下之故者以何子守約之學而曾子問一篇自禮之窮世故之變悉講而後已以此可以推測孔門之傳也過節偶能惠然一來各進所見幸甚舊學典刑日就寥落非壁立自信安得脫世間波蕩某老矣所覬朋友共發明之無任引領下問讀書講近方脫窠臼患易至雜斷聖賢訓度盡在此

者若從頭商推得到分數別異時出處定不苟草以此益要圖變如來諭也書譜又辱為之敘文意俱盛前發藝祖以來諸賢又及邵氏經世書前猶未曾提掇中間一二處未穩更刪定方可游誠之恨未一見向薛常州每稱其為英才緩急可倚仗（元作伏從陳本）間與張欽夫相聚甚久欽夫幕中得其助為多鄭四三丈為福建倉失此良友深以為慨子齊既與之處若下人不眞不得其精要當切思到底日月不可悠悠聞子約見子靜陸丈不受其砭又是意氣未除子約之凝滯非陸丈不能剖斷得下其他空疏之人又不可入其陶冶揚激仲背禮子靜如洙泗此必有以得其心者曾往扣其本末否某甚恨不得與諸公相講切追憶伯恭景望二賢於丁酉歲首之時不覺悽然除夜有懷一章豈能無意詩三百篇大抵喜怒所作要不

失其正讀楚詞漢賦建安五言吾輩可謂首鼠畏禍夫畏禍豈所以待寇時耶近日士友相厲多說無圭角此是大患如者一向沈默不知者固有所激昂以要君為利為利者自固沈默者謂之何哉六朝人物區區中原之念足之疑食今日樂于揮筆作場屋文字者未嘗肯道其名字獨不謂不能撥亂反正其人固不足道耶吾輩為漢民將十餘世而使吾君忍恥事讐垂六十年而學校鄉黨晏然無進志其大者則率其徒為清談次摘章句小則學為詩文自娛當此時吾黨與士友不變其說謂之波蕩此某所為懼子齊勿以為疏也幽人貞吉勿事奔競之謂若曰時事不得講人才不得評則非古人之意平生讀書亦以為理義如此足矣杜門以求大覺不然子齊試以堯典至平王文侯之命商略古人所以處興亡盛衰之變有人則

人則否此事古則地闊不應磔磔休也相疑之切切恨彌甚惟吾子齊志在本朝故盡布之不必於不相知者道也文季口手自是受用未必繫朋友之砭器蓮於足下信厚異時出處其相規約若子齊話頭止如向來所云非所望也蘇黃門晚節甚懟於東坡以溫公待小中公如許至變法時每替晦叔太懦力量須難事耳

與林懿仲二

某凡八十餘日始達官下一冬雨雪雖阻萬狀回想閒居士友圍頭之樂不可得已桂陽本一縣鹽吏養兵與賦輸視他大郡民力重困至於甚不能平則或騷動非其俗喜亂也至此適月餘無見因而訟牒但用士與責不明等事蓋朴鄙廿甚是皆藏盡虛蕩無綱目而漕徹如纖官兵持逋券責償累月正使收拾得到亦無以供之况則可憂

也湖南諸郡劉子澄最善政竟不能免蔡直之邵陽欠之亦有不樂者今春賊狀來必謂一言勞者何以勸乎勿為他人道幸幸

催何不知此去當如何錢帑一事想已動搖了人情朝家方掠過不暇應罪此未經念要是便錢務最佳候稍定試拈出此話頭也某荷上眷不薄然鍋盡區區無毫髮之補至乞休致其情可想朋友宦游四方雖時時上心亦未有條力相照獨非忘之也

答薛子長三

日欲報所說教以乏便未果方此欲作承命重為不敏某寡惰何足與語今古而左右獨見推遜以所著南北之際義例為惠且下問其然否若充家游脈落顧方得三讀豈非天閒其竅以此厚幸之耶感激過望所論皆非南遷元魏無淩逼中原之暴而其亡以六鎮齊梁陳之暴與北齊之後雖向者亦嘗見此意往往不能發今得筆力先明之胸中了然甚盛甚盛至於君臣請系尤足考其細故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宜前輩所嘆也力令兒輩傳寫一本旦夕即納上左右議論誠淵源於正則要其所到又有過人者近宗倫遊示吳門君毖請之益更然自失徐復自念鄉閒學問將趨於弊非時流之過必得溫厚爾雅之言以發其未則吾輩皆賴以免足下其人也願言勉之扶此墜緒一數日流連酒盞閒欲課詩奉送竟不就已興趣蕭而來使已及門矣謾鑿盛意為借書一章以往所謂雷門鼓也一笑一笑兩學官書附煩送似昨報潘叔昌簡云平居尚友有相先之美臨事立我為自全之計此自昔儒者通患而國朝風流持論嚴正消息盈虛尤不屑意老兒以為然否

衰惰無復向書之念昨偶將熙寧後來長編過眼數卷便皆濫異常每對插架慨嘆而已此事當盡付左右諸人來論方爾南北史二史儘佳然一代沿革附見表志者往往不收未免遺恨則諸史要不可廢自荀袁二紀只來下逮司馬通鑑人率欲祖左氏謂左氏本依經為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無非解剝經簡而非自為書今乃合太史公紀世書傳繫之編年則其間事辭轇轕勢必至得此遺彼由此觀之類不如正史之悉也然區區所蘄深探書外之意來書所謂寶事本末往往在此且如西都之末士大夫如有所擇送被東都之業及其季年雖豪傑之士散為吳魏之役拳拳于漢獨南陽數人當時必有實以致之而豈可以書盡哉何當并合其說一一新詩以見寄疾讀除嘆雜安以來通今見此作也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手書

與周丞相

伏自相公參預以來奏記非一閒亦及於管見而徒依善類以爲言不敢妄陳當世之事今相公獨運大柄無所避屏頃讀謝表嘗略窺鈞意所嚮矣故敢僭言之往者渡江諸老知討賊而不知立國紹興季年（正元作知）保境而不知尊君夫惟不知立國故保境之說勝不知尊君故討賊之義高二者相持至今未解王公將相往往以此代爲進退者五六十年於此矣雖比歲以來此義磨滅殆盡而朝野之情終未但已伏惟相公兼而收之交而舉之勿使忠（元作志陳本作亡）□（陳作志）之臣以國家爲志天下之大義靜重之士以朝廷爲荷匹夫之狂言此固當今風厲自營消伏黨論之所務自也夫兼而收之則助之者衆交而舉之則沮之者難惟相公留意幸甚若夫薄物細故各有司存付之（之下元空一字）責成而已非所（元缺）以煩精神分志慮也（元作至）冒犯威尊皇恐死罪

與呂子約二

某自離上饒以後□□（元缺一字按當缺二字）中間放處不任悁企來入湖湘凡八十六日始達官所桂陽（桂陽元缺從陳本）蓋一大縣而置官養兵如他郡又以彼政蕩無綱紀交割之日見緡不能百千而漕檄如織官兵持券索債道如所□□主之說於是俱廢未必能免於戾矣奈何奈何老兒年衰讀書得趣而門庭反狹陳義愈高而意氣略肆夫門庭狹則風流不接意氣肆則士友不附所冀追紹前緒旁求後來所謂坐進此道者非君尚誰堪耶六經之義兢業爲本詩可以言禮可以立玩味服行自豊巖厲此某近所窺見且以勉同志者劉衡州言笑自由動多觸忤亦嘗遣滕其語深切此公瞿然若有失也堂堂晦翁亦復少此乃知前修端不可議某老矣望兒最厚勿罪喋喋爲祝趙推官易說自成一家可以相對亦未可爲準杜伯高兒弟文字正使在時諸公亦見領略何遽絕之再及此事欲以寶前所云千萬至恩儻有疑勿惜往復也

某空餐負愧義當弛去然未能自由也每蒙見囑與臨漳（元作潭從安正堂本）同論若某何足以堪之衰晚無志務爲自全閒此慷慨名爲國士自古忠之謫曹舊知房杜同舍所成就獨如許要是金蘭耳圖抄作做遺恨極多此所以貴力學唯力學則卒（元缺從陳本）然相值必有以處此也東撞西突誰能料之但恐時朋（元作而誤從陳本）友其持兢業之律務令後輩趨於靜重是則可爲耳容易放開養成虛驕即一不獲而萬有餘喪老兒以爲然否衆先別後不及聞其論議如何一見便許以爲有異昔日切磋何神耶所欲言無限非書所及臨紙惘惘

桂陽與岳漕論移運事（元缺二字據目補）

伏蒙矜恤小邦移運郴米三千斛雖已一一具申般發次第去後其間有不敢不以情告者輒不避罪私布之本軍舊有夫運之則某到官來不留夫籍今踰年矣及此運米若復調民雖與僦金恐復多事不免誘諭諸卒添貼搭歷之費以漸致自禁旅外卒皆不多郭押等人甚託尤少度盡此歲郴米方可齊集若某誠愚陋亦豈不知遽辦之利顧見小壘事力如此重以排濟實難如意以此深慮淹留日月有違節晝王列官在館備見區區艱勤之狀非敢飾

說上欺威尊儼蒙台慈錄其不忍爲擾之情而赦其不敬集事之罪特賜寬假所無闕誤豈唯某將此邦同戴德無窮已也

謝諸司列薦

某竊越中嘗聞之道路門下嘗以甚不肖姓名上徹天聽事出非常未知信否某竊伏自念乘障彌年絕無一長可充職者何以得此恭惟門下一話一言爲天下輕重凡所舉措必有以起人心關風化而亦何爲用此也意者今日爲吏軟熟以相取下否則事文具謬巧以應令又否則持兩可伺候風旨爲進退大抵自營而莫肯用情於上之人若某者疏率山野無周身之防動有窒自悉不自他一則當路再則當路不敢萌毫髮之欺於有司門下以爲若人而進之則吏道朴耳豈與孔子取狂狷孟子惡闒草萊漢不用者夫同意自今以往天下之言取人者曰必若門下之取陳某者而後可天下之言取於人者曰必若陳某之見取於門下者而後可不日坐廟朝進退百官則眞賢實能不失其爲想人心關風化莫大於此然則某豈惟榮進之慙亟（元作陳從宋本）悚感激將千載之下同於慨始離魂魄不能忘也倘（元作尚）以每聞未敢輒效雙牘之謝尺楮陳誠不勝皇懼之至

與劉清之寺簿三

來教具道每事已有付託足見了了然不干已一項似不必累病懷此術可也禁兵教閱鄉口職分今何預長者酒追恨之天下如此等事何限若曾經口便終不措恐不是眞吉了了且莊周有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此語未易以語于不加察也近得弱翁書正

說殆抱不肯放下故病勢益增病翁自是不放下人猶能相念足以見長者多事矣胡季隨皆一來數日即辭去觀其中頗有先入然極口扣之適云片時不挾冊自意思甚不佳是蒲冊子過日去侍敬之義遠矣何當盍營併求規益未聞惟一切省事無親樂食以介壽祉

獻歲遠辱書館專人拜貺承已解紐有楊知錄者北官亦嘗附記迺復發還則兩遣皆不關被不勝惘惘去就行藏洞見此理其想歸臥林泉豈如釋負超然燕居益有足樂某沐漆方自此始漕檄如織官兵持券以責償者如堵牆料理不行內以讒去正使事事企及衡陽亦未知免如何如何晦菴入即須造去既有入覲之命計當爲吾一來潘丈歲裏鼻衄兼脾疼作楚尚求全炎讓仲待制竟來江西矣前書曾舉似大雅仲山甫一章必已領略某燥率日夜念此以懼荷眞高明坐進此道勿謂家食自由御放開去幸甚至願溫公元祐變法匆匆不但以愛日之故意亦是十七八年心力盡在通鑑不肯更將煕寧諸事細心點檢到得大人推出雖以許大規摹終不剛健來爲恰好（元作剛健）（陳本）前讀奉悵悵耳

某守（元作手從陳本）雖亦已期月殊無毫髮及物之效豈旱彌月竟得歉歲憂阻滋甚所幸晚田收及七八而連帥部使者各致周急之助往往來年遂可支梧要是補過不暇傷可免其身耳愧見吾民則自若也高臥以來伏想研繹益精緯有餘樂廬陵多士從學爲誰亦有切磋之益乎近與富叨叔較量易義因見乾坤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坎離交則爲既濟不交則爲未濟蓋追認平生爽然自失矣如及吾壯便當一意以此佚老不敢持未信之學但恐匆匆過

諸服閒一段話頭合意以爲如何并惜漸下針砭甚望

與史丞相

某頓首衰眊不能細書區區歸德請罪之誠輒憑楷牘布之非人至於管見敢復以寸（元缺從陳本）楮中言之惟鈞慈勿以爲待罪甚苛衛武公逮事東周之初晚而就國年且百歲而抑之作賓之初筵之作拳拳愛君與年少氣銳敢言之士無異嘗讀周公無逸七月召公公劉泂酌與抑初筵酒如卜年八百皆一時元老世爲嚮竟以身任天下之力非稽賞刑禁所能爲也方今聖明相繼對於典謨而太師賢賢猶始其事天壽平格鼓獨私公之身哉則衛武之詩於是時在願勿以造朝不造朝當介鈞念精某者無能爲奔賦淇澳之詩樂道切磋琢磨之美尚圖附名國風之末與衛之旅賁贄御同不朽也某能越死罪皇恐

與高炳如監丞

某得冊桂陽境過厚又叨屬人之命衰晚豈堪驅使顧久辱懷尋承州組少屈兜豈而叔章黃丈亦持江西之節盡出西府兩公故意甚安適雖此久不細用自燦然某眼昏花晝聾無復昔日飲酒不能過三爵徹米半升晡後但厚掌前作客日幾見燈火皆默思睡未嘗過二更鼓比五更風輒逆且強細雜念又性不喜數明喜生厚無多寒暑當同草木念之悵然欲斷一二書猶手見古人亦復懶下筆忽擣省前代秋谷早世至今當有（此下作不齊）以事交主（元作文匡）見議王允若（元作其）無晚節漏逕即爲全人一修一短何口得計亦莫若隨分了昏嫁早爲休影計差科耳尊意以爲如何要備史記之缺甚善但史記一書皆班氏莫窺其珍後學祖班轉爲試（元作詬陳本衝）刻令人扼腕若能發大疏不於諸家餖飣訓釋亦千載美事如索隱之類收拾無遺要只是向下工夫閒居且一面羅取爲編何當良覿互相扣擊痛快後已及此於邑之至

與王謙仲參政薦郴守丁端叔

某輒有冒昧之懇竊伏自念於門下宜不自他而敢言之某與郴守丁直閣雖有雅故（元作然）未熟其爲人同官湘中適相隣比通財勠力兩年如一家然後見其心與才誠有過人者他未暇徧舉以桂陽之民得免轉徙者則皆郴守之力也桂山邑率歲仰米於郴每郴閉糴則桂人坐困去歲旱歉兩郡特甚丁守既自措置條口沛然多備則下令許桂人般（元作販）巨室之積令行而民信之故桂市米不絕此一也郴飢則民流入桂桂飢則民流入郴不能相容繼以剽略而爲盜自昔如此某與丁守約各自撫其境

內訖今春夏皆按堵此二也桂嘗乞米於漕司令就郴撥三千斛應副桂去郴陸行六十里舟行彌旬而後至般律之費幾半所得丁守遂移苗米輸之桂陽由此省費而又及期此三也猶惟今歲排岸艱辛萬狀微郴稍有經歷之意則某何以塞責必且罪去因人免罪又蒙朝廷不次擢用列之諸司而郴守獨未見旌異同勞偏賞心甚愧之秋閒帥漕相約同薦奏牘已就適聞列薦之禁諸（元作詞）司皆相顧失色至今民言陳乞不已某與丁守別久不知其別後爲安豐及得簡得盱眙復徙郴本末何如就今觀之則一口路郡守留意民瘼理財以寬而用足聽訟以恕而刑省待僚屬以禮而人趨事郴當爲第一矣朝廷錄功當以實事有人如此者與碌碌者同視將何以勸勞者況某實賴其力禮尚施報但恨疏賤不足動人不敢率先爲朝廷

韻言之然丁守母甚老一手多病在數千里外誠使某得參棰于厚非以官涖之謝所不辭又恐以矯激取譏故但私布之門下恭惟門下愛惜人才凡可爲斯世驅使者何所不容焉諸又辱知幸必不以鄙言爲不（元缺一字）實或阿所好或出（元缺從陳本）於不得已宜勿（元作切從陳本）惜啟𦵔爲丞相日發其事（元缺從陳本）豈惟某將四海（四海元缺從陳本）九州之吏於門下歸心矣某干犯鈞嚴臨紙不勝惓惓

答胡季隨

見諭晦菴之（元缺從陳本）語在（元缺從陳本）右也蓋不勇猛則無憤悱啟發之幾不詳密則無須臾不可離之實無憤悱啟發之幾所見皆軀殼之私無須臾不可離之實所得皆口口之外晦菴所以甕嘆而不敢無其實口來省伏讀之餘境界何異欲蕩盡去前輩見成之談自轉一口（繼）以見示迺

知褒惰安能印可或有異同當奉聞耳詩禮奉指不殊前云云若非詩無以言當思吾所言何者爲詩非禮無以立當思吾所立何者爲禮尋章摘句聳踠曲拳（此句元作擊踠口秦並從陳本）或窘詩禮之末矣近得晦菴寄紫詩說某初無詩說亦昔者之過也何時肯來互相扣發日月易得後會良不易臨書欲口之至

與沈叔晦

某自落南化爲一翁百念俱喪獨未辦二頃不敢決去更須何歲歸遂此圖可以不隨學問相傾（元作須）才力相軋昔（元作者）海中突六經之教與天地並區區特從管窺見得箇業一簡足了一生受用儻不失墜及啟手足如後山所謂生爾善人死喪陳君之墓亦是小小結裹其他樹立扶持悲候豪傑之士所冀尊兄肅行勉之而已切承近得瘍疾

以內補散效欣釋之至更乞謹護務至完實久欲遣問適得報新幕迺仁里交好遂留待迓者因成不敏諒之幸甚未可有問四方故事異之別箋佳闕何時或在某乞歸之後倘圖并合扣發新功臨詩悄企之切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八

手書

答劉公度二

某衰障無狀復當自弛不謂誤恩就移麋人每惟衰嬾日與不勝己者處當此委寄何以寡過及讀來教又惘然自失也經生何偏何者爲全文士遂未其本安在拘攣並緣必有受病之處充塞中節豈無進德之序所以見告尚愧不敏況言證不及藥未覺爲益口須嗣音切磋（元缺）究（元作完）之倘有鄙見亦當反覆某老矣何以慰四方士友之望然年來篤信六藝之學兢業爲本彼此紛紛自爲黨與口若人之已甚亦恐吾人躬未自厚而責人不薄有以致此口口以來事者君子避恨如左右應洞然察之耳

某汨汨無新功有愧口益前見在諸病以不得藥爲請今方悟虛己寡欲乃是指南感甚天口口不敬也口口有疑不宜不盡所謂虛己寡欲常並進耶口（陳本作意）者次第耶（元缺从陳本）若（元缺从陳本）以虛己之外更有寡欲即未可驟言虛己若只寡欲之要更在虛己則似不必兼陳寡欲六經語治及此二語全欠而來口對言之今來教（元在既字下）既以爲對意者二事也喚作二事若非並進即有次第以爲並進或乖守約之旨以爲次第或有後倦之吝吾人講學直須的當尚冀切道言之以得未曉老矣（三字訛）所望於士（元作十友）也徐尉所屬愚見亦無用費辭爲記口遂（按當作但如）來示書爲錢若干爲舟若干官員年月刻石橋次屬來者勿壞之耳解組有期分宜去此不進決意者來端出望外餘幾千萬善愛

答臨遼王縣尉

伏辱惠書及於行己之大節致君澤民之要道誠欲講明其一二甚矣足下之志乎學也君僕衰暮何足以言此雖然不可無以復來辱凡書云云載在方册不可勝用也足下亦博識而詳考之矣顧以爲問或者舍仕履之而後難歟夫履之之難則自信之難也士誠自信以爲與古人無間古人能是吾亦宜能是古人能是吾獨不能是者非其質然也私欲害之俗學汨之也欲免於俗學惟去私欲者能之私欲去則見己見己則自信苟自信矣凡書云云載在方册者不可勝用矣足下更反求之末由合并臨紙惘惘

答道州康判官

辱惠書及於屬吏弟口員之說足下誠有見於此幸甚來書以爲奉（元作本）殿無闕（元作門从陳本）有司不以爲過然後望以

磨礲成就之益豈惟吏道然耶學者固同然也今之望於人者異此矣吾無關與否不暇計人以爲有過與否不暇計獨曰（元缺从陳本）胡不磨礲成就我耶但曰胡不磨礲成就我道（陳本作還）以議言也或者相望於利相望於利必人人而悅之然後無咎安得如足下之語告之也末由合并臨紙惘惘

答趙南紀節推（元脫三字據目錄補）

某衰惰久無強附士友之意晚得名勝喜後自失晦巷門人員有學者而不相亮者云（元缺从陳本）云特未并合耳雖然吾黨亦有患自相推尊患太過與人（人下元有無字）交際患不及二者皆孔門所戒也頃因款洽時及一二來教（元缺从陳本）遠（陳本作遂）有同風三代之語得無猶未聽察乎詩篇儘佳更加停口勿以言議疑爲口三百篇往往爲訓故家解駁類口

淺追□人意有遠矣謝逍遥嘗說三百篇非易其心而後語者不能此義足可三復公餘但於南雅案之聖賢皆可怨詩至於可以怨必有道也來教所謂攻之愈力愈不見效豈謙辭耶克己非攻之之謂在易休復以下仁也人患不肯下耳聲之鏗鏘擾擾者無閒初非有物閒之者擾定則閒之矣

答潼川守范東叔（潼元作淳據目錄正）

拜違以還辱貺教不一而奉狀亦無便豈但以獲詳行李爲慰要是別恨牢不可釋家人婦子尚不能團頭況於交游又況仕宦此理洞然而亦未易以理遣也領開府後書就詳動止戚（元作感）慨幸甚然事力如許雖有慈惠之長而不得騁令人寒心隨機方便量力濡沫正賴儲術耳某嘗侍坐語及四總領恐是今要害（元作告从陳本）去處往時北伐諸將各擁兵總領不顧（當作過）驅催漕計自以諸軍隸御前始以版曹印領總餉而別置所版曹長官莫得要領是（當作而）漕司本（當作漕）行文書則天下財賦據在四領所若非稍稍發此路頓兵窮無救藥意矣嗣則非得商確或許其時乎張子儀□元等所減次第虛額然亦盛意謹錄二公奏牘因或送嗣則如何來□及之喋喋悚息正是自破戒堪發一笑

與朱元晦二（元缺據目錄補）

某遂蘇南來本爲溫飽不計□譽處輒（元作晚據後與王弱翁帖正）遷官至於將漕然但循故事無所建明□□□終當他去而亦未得其說何以教之此專人所爲道也□非豈所以事君□而公論開塞日異而月不同故乞安時處與（字疑）如（如字）（此上下有缺字）戰兢自發眉舒用答海內欽遲之意

某衰憒之跡幾自絕□門廊（元作廡从陳本）而長者□向教之便中再拜眞翰之貺感激不可言永（元缺从陳本）此先施豈忘（元缺从陳本）附報官事擾擾及今始遣辱幸察之非敢望也來徵詩說甚荷□包所見何崇豈嚮時聚徒所爲講義之類則倒囊久矣年來時時諷誦偶有興發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誠有之當於長者有隱耶區區愚見但以雅頌之音篇（元缺據朱子語類補）勺聲隱訓故章句付之諸生尊意以爲如何得懷金鑾三十年間不在人後會并差池未有贈付之幸聞見異同無從就（元缺據語類補）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又（元缺據語類補陳本作至）如永（元作求从陳本語類）同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學者轉務夸毗浸失本指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盡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不數月還浙可圖卽償此願尺楮匆匆但有悁結

與王弱翁

某衰憒宜休歲孤選官雖荷借譽之力然有見短之權亦未知免所由廬陵收糴在左餐右粥之民而不在遠客與强宗大族得失常有能辨之者暫屈何病區區更冀寬以居之勿以絲髮見於詞色戲綵娛親之暇杖屨從容與鄉後進尊酒論文爲樂仍一切不及時事以閒執讒慝之口未省尊意以爲然否有如尊意不合幸切磋究之也仲權正字發甚子靜消父皆需遠去奈何陳正已亦寓里中復（此下有缺字）教官非所以處之也何時晤對伏紙（此下有缺字）

與邱宗卿（邱元誤丘字元缺據目錄補正）

某衰暮之跡向綴班行伏蒙容獎特厚許念疇昔何可彌忘某官才猷器業蔚然爲當代第一方被選入蜀無幾微

不自得意旌麾下壓境三陲（二句元缺）有然世將之後人將謂何道以疑阻半年無帥（元作師）蠶朝野凜凜然而迄無西顧之憂非公門有重臣其克底此乎頃因內引嘗道勳業泰安嘗見天顏且曰當用漢賜金故事旦勞遷房（旦字房字有誤）雖非不果亦足見九重倚賴也甚盛甚盛三事遷遷還歸補囗庭之闕而識者謂（元缺从陳本）無先於門下非但交游之私言聖明後（缺字）囗覲聽一新伏惟歡慶

與闕樂兄家書

書黃寧前日不及細囗進上有劉燁遷判者以禁私鑄太急幾生事遭論罷久之私鑄撥留丞相追論其（論其二字元缺从陳本）功遂書旨再與監司檄大防驟還囗者（者疑作有上似無缺字）旨令以次官書行郎是傅良遂竟書過盡以爲劉燁不是罪人賊吏罷去年歲再與差遣此何不可而紛紛云耳後生小子妄相詆毀不足聽也不足聽也近復有御筆陳源除押班（內侍官外敘政）比又張子仁除節度使此事所繫甚重謝給事已放過押班事傅良獨繳之朝論甚以爲危乃蒙聖恩容納至令不出宣除節鉞合先送給事卻直付舍人（或云謝給）（事有人士張敎令劣弟當此重難）亦獨繳上次日御筆封付陳傅良可與書行再繳上亦蒙聖恩寢之不出此兩事繫朝廷非等常事之比至此公論方信劣弟不論其細而論其大捨易而犯難矣恐家兄不知端的見謂苟且有玷家傳特此詳報卻勿令一人見慮有人譏謗以囗（陳作弟）爲好名漏洩上旨也至祝至祝

與徐謐之

涉夏一病幾殆以丹附扶捉稍瘳囗囗餘無足煩軫記者昆仲時時過訪備詳與處然年來囗囗囗囗喜於相安左右

意氣挺特且料間前輩師友風旨更宜囗囗誘掖工夫而指拘裁抑適時（陳作得）詩教之道至和若夫獄甗餘步令人趣嚴（元缺从陳本）橫經於此自有足樂不可不自慰也囗窮家子弟亦往還否向時每一見輒談中興問趙張秦囗爲囗長囗跡灑灑忘倦晚入修門數詣東西兩詩其人不可終廢囗後相不領略鄱陽相顧有意未及拮書亦各東西矣至今忿之且恨不得秦師垣相業一書付史館助南董之筆某老矣囗此勿念左右年方強盛能從吳察院交諸折窺見所藏囗不負（元缺从陳本）長沙此行耳外此只改秋一事須索結知帥閫回同年進士前中來帆囗及識面尋亦行藏異途頓成疎闊假如不疎已難破發言之戒無足爲左右先容者徒切愧衷如之何（元缺）湘中教官惟會府多名士其舉例或流格故事如此想不至左右有遺賢之嘆盍少須之也因會囗丈煩致寒暑不及拜狀皇恐之意諸相識不外此懇

答張端士五

下問漢高封國是初來急於撫定（元缺从陳本）得不然班流堅諸侯王表說得錯至今因仍未明使高帝以延年歲必別有區處如本朝藝祖開基事多未究英雄如二君豈容輕議自古功業多遺恨惟周公無虧欠孔孟監二代兼三王之論王通說經制大備皆見得徹載師閭師縣師三官皆征賦稅載師乃征公卿大夫王子弟諸食采若其食者三之一之類其征之民則什一而自以租歸公上則有差等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若其它受田之民什一之稅鄉則征於閭師遂則征於縣師顯然三局自昔諸儒見不破可勝嘆也

某病軀日衰弱漸漸了得春秋一書及未啟手足之前更加删潤則自有春秋來未有此書可藉手見古人無作更侵砌結裹詩傳看了在何時它功夫口截斷惟日課易未敢輒下筆深見乾良之爻辭皆危而乾爻（元缺从陳本）言吉只篠經陽與人亟訓意深矣皆由君口務光之徒治口舊學如後來什盤自古此一輩人竟晦藏念此妄想譴口（陳作謚）口詩閣佳更宜練功

某病後且推排過日非能如所口亦愛之者過辭也毛氏詩傳洪泪有年久欲為發明之因附已見其下且以補呂數之缺自今夏搦筆近緣過客廢矣未則其成就也有暇見過略觀綱目為佳

某近復苦泄瀉今幸稍愈以年例論之如此浸久是結裹之證也萬事已置勿論惟春秋後傳垂成尚欠删潤不免就病中勉強詩說盡豳風雅頌亦未落筆此書又看天命如何耳每見云云曰某以為不作悵然人生與草木俱腐者何限不恨固非恨亦非也倘可自見勇為之為善也

某向有脾寒前日復作雖不過一日所損不少也愛念甚荷端士力如虎亦夜甚尾歲何耶新詞相（字疑誤）好要是未周熟耳皆書最關心病獲益覺要緊所恨無朋友共成之奈何奈何舒宰政事止如此聞之殊為嘆息

代胡少欽監酒上蔡守韓無咎書

堯庫之士自古卑之矣而今為甚古者財散於民縣官但衣食租稅而所謂離楮鹺酒凡民用之百須公上不專利焉則堯庫云者止於籍出入校餘欠以告於在位為每歲制國用之節而物之不登經費之不支在位者實憂之有司不與問焉勾稽之不綮扃鑰之不時庋藏之不免於燥濕腐敗令是有司不任其罰是故其職甚儕其責甚薄也士君子之不遇於世者可以祿食於其間而無悔咎夫子嘗為委吏矣會稽當而已為是故也今也不然由漢而下公上所以権民者講求悉矣而離楮鹺酒凡民用之百須皆有征而甚詳於今自建隆聖人專務寬厚不忍以加賦厲農而祿士餼卒隄防大河固圉三邊與夫賓賜祭饗凡邦之大用不可已者往往十有六七仰給於征権之吏蓋今之田賦視古有損而征権之入累數十百倍於古則堯庫云者不但籍出入校餘欠而已其督辦也有課其輸送也有程督辦之弗集輸送之弗繼在位顧缺然無以為計故凡物之不登經費之不支轉而為有司之責而勾稽扃鑰庋藏之細不與焉勞亦累十百倍於古矣仕乎此者雖欲徒祿食而無悔咎如古者不可復得國家知其然也待

之亦加異矣自州縣監當官皆有賞格而可以察舉於其長與他官曹無異在京監務凡有錢穀之藏者賞之特厚而為上選用亦與他官曹無異若是而曰卑甚於今何也其居使之然也今夫皆州縣官也皆得以察舉於其長而縣幕職教授若曹官令佐得之則人以為宜縣倉庫務官則人以為怪皆在京官也皆得以選用於其上而由檢鼓諸院得之則人以為宜縣権貨之官則人以為怪等而上之縣卿監為侍從則以太常祕書國子為宜而以太府司農為怪由侍從口口口（元缺二字陳刻脫祿上之二字按當作爲執政缺三字）則以學士給舍諸曹尚書為宜而以戶部為怪名實未有分也而取舍若是豈一日積哉夫以征権之久歲累十百倍於古而其官司之勞亦累十百倍於古國家方加利焉而卒卑於士議如此則自愛者宜知所擇矣某也不才由

太學諸生以臚末第窮太甚逐食太急以措身於甕盎斛約之閒蓋日夜念此自憐矣凡三易守未嘗敢自言也今者執事來守是邦某伏自計今之諸老先生尊經而下百氏可望以古道者莫如執事國朝以來世爲卿輔究觀本末源流之際而通於今之務者莫如執事若夫議論持平用意均一卽之溫然有并包兼容之度而其中如鈞石之有銖兩不爲世俗取捨以亂名實者又莫如執事於是輒不自揆道古今之異陳國家之大意與小己之不善擇而告執事庶幾采察焉若執事猶曰是罷庸之士而胡敢僭易若此則某繼今不敢復有言矣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

記

選德殿記代周子充內翰撰進（元稿今藏沈仲一家　按咸淳臨安志一載此記作周必大字句亦多異蓋當時進御改本）

皇帝踐祚以來宮室苑囿一無所增修獨闢便殿於禁垣之東名之曰選德規摹樸壯爲陛一級中設漆屏書郡國守相名氏其上羣臣有圖方略來上可采者輒棲之壁以備觀覽數延見文武講論治道訪求民隱至於四方奏報若（元作參據咸淳臨安志改）軍國之機務皆於此省決暇則紬繹經傳或親御弧矢雖大寒暑不廢臣某侍罪禁林閒嘗奉詔獲至焉一日命臣汝爲之記臣愚學不足以推廣聖意詞不足以鋪陳盛美謹但采禮詩古文以射觀德事及歷代治亂興衰大端次第其說禮君世子生三日射人以弧矢六

射天地四方其早計若此至於擇士以祭必於射也進退天下之才與祭者繇是得爲諸侯卿大夫若屬有賓客之事燕勞之寵莫不用射詩人又於其獻酬歌咢之餘中度不中度罰爵與否有所戒休制美以爲是王公大人風化黎庶者之本也由此觀之古者君臣周旋禮樂以服習勤苦可不謂先事知懼安而能危者哉是故三代而上士大夫皆可獨將而兵民爲一戎不生心世用底定比其季也徒以爲威儀觀美而實不稱馳騁弋獵而政不舉則國人爲之賦甥而變風作其後王道浸缺而文武兵農遂分而不可合一夫荷戈海內騷動社稷之主以兵廢興蓋自秦漢下迄五季數千百載間大抵亡其而漢之車騎材官唐之府衞一二近古則享國最久其效可略矣以臣所按三代傳聞放乎漢唐文武離合之際要之國家閒暇以戒懼爲永天錫陛下剛精百王之後追蹤太古之上迺爲是殿以訪羣策以裁萬務以閱圖史暇不主乎射也而託名焉射不專於觀武也而尚德焉聖謨明遠於以覽示中外感諷臣子敵國外患之慮甚深甚至昔宣王中興其詩曰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序之者曰是小雅盡廢而復古之詩也治有先後功在不舍沈潛剛克時乃天道陛下堯舜揖遜而可以爲湯武臣竊以是（按此四字蓋文之末句而有缺文臨安志載堯舜下作神聖必於此有得焉而臣何足以知之十五字亦係公改本）

重修石崗斗門記

元豐四年宋興百有餘載矣郡丞趙峴景仁行縣與令朱素履常隱士林石介夫賦詩記事則有觀石崗斗門之作是時國家方修農田水利之政通守與其屬邑若布衣巡行阡陌詠歌民事而郡守李公鈞報之以詩亦相勞苦往

還如交遊豈不盛哉而事何患不集者然詩不著其所始則有門舊矣不知其起何時也紹興之季年屋閘俱壞獨兩股岸與溝底以巨木爲之長或三丈而厚徑尺有屹然存者往往未合之遺跡也余家兒時遊見父老多導道斗門事蓋門始附穗豐山之南址以距海遠瀉水不效而議遷置三鄉之人聚訟不決也須時潦至迺爲木鷄數十卽並山諸水所發源縱之而觀其所向則旦日會於石崗又患其卑壞不能（[illegible]）歲月潮而齧之皆礁坍沙積與地名不謬究以鉏鍤率人日得土畚斗於是定遷則其謀始甚長雖更元豐之盛人精其能慮不可易補增而門廢民久病而官不省乾道間前日劉朔爲司戶時事及物隱士之孫以告劉輒率余夜詣門所遲明天大寒雨雨欲雪招漁戶泥行數十里役夫皆凍慄幸且已而劉不已竟避海塡引

細以度其浦修廢之數而歸白郡郡不果聽又三年故國子司業王公速為守嘗用錢五十萬民夫二萬四千通其故浦然是役也浚浦之功居多而以餘力及門唯支傾塡漏苟完而已蓋以俟後之人而復不省浸趨於廢知州事李公械與通判謝公傑慨然念之謂主簿石宜翁能以錢七十萬俾治其役發視遺址則股岸之木蛆食之過半漕（元缺據前文補）底板亦浸淫漱囓穿鑿百孔矣知縣事劉龜從又勸得民錢六十萬而縣自助致五萬宜翁因擇其鄉之秀黃廷瑞者三人以莅匠以石代木撤舊而新之為岸若干丈為底若干丈為閘之裏觳若干丈益其柱若干為若干上為覆屋旁為輔梁凡百可久無不臻極不惟還吾民之利如初而又過望訖事公以劉石之請屬某為之記嗟夫自元豐至於今又百有餘載矣人多言時不同吏道相緬切益薄顧事無可為者惟公惇大樂易不以獨見之明治郡謝公以風流文雅時出而緣飾之上下相安闔境自以無事因以整暇之際出緡錢四百萬治三邑之道阻而且為此門既付之人則一聽其自為淹速良楛未嘗過問僕勞時至無以階吾故其人不以見察為憂而以欺為恥務趨其難用情於文具之外以求追元豐之蹟倘可以想見承平盛時為長吏者之意向使紹興之末官與民同患如此則必不壞使劉司戶之說行雖壞亦必不極近十五六年閒有補門事之缺猶不至如今日大費甚勞而難復然以積壞之極費大而勞甚視元豐特為難而卒復之事之廢興要亦顧其人如何爾曰但曰時不同事無可為者吾不信也淳熙十二年三月

溫州重修南塘記

自中興永嘉為次輔郡其選守蓋多名卿大夫矣然境內有宜治者三閒歲貢士羣試且萬人於浮屠宮中草舍託處一宜治兵與民雜居頡頏市人閒要束不行而鬭訟多二宜治州城外南塘瑞安有石塘百里所不知起何時而歲積壞傾者為嵌陷者為陁遇時潦咫尺不得進往往溺死自開山至於吳會去來者病之三宜治而歷年久更太守幾人皆畏其役不敢議議輒弗就雖僅就亦苟簡復廢者何哉吳興沈公治郡之明年謂賓佐曰上方朝德壽宮為壽加惠寓內詔減算錢之半吾屬備數奉詔何以仰稱而適無一事可以宣勞效能廣上意者唯是郡之百廢終將累民吾幸逢年稍有幣餘而猶其藏失今弗圖以煩後來將安取此也於是作貢院於是作五營蓋晚而有以塘事告者公與通判率兩邑大夫卽里居謀曰役復有大於此者乎奈何使吾民錙聚銖斂竊自支補甲前而乙卻也苟無後時工勿問庸幾何苟無乏事石勿問價幾何興匠肯來市無強賈自冬十月至今三月而塘成凡是役邦人亟請於州於部使者前太守李公以錢三百萬提舉勾公栝公繼以米四百斛倡民興之民亦輸錢累（元作絫脫漏據溫州府志）鉅至四百三十二萬起淳熙十有一年而事不集今賢錢一千一百萬而弛民錢六百五十餘萬不取邦人以是役為宜書而屬予以予所聞於公者如此況州縣官數易事爾廢熙寧考課又削僑道弗擬世相蒙習以偷為得閒有興作則議者顧曰是希進務以出名迹則又曰是一切厲民為美觀爾則又曰彼將以為利長吏雖欲自信而不得騁公以法從舊人起家為郡且復用矣向使過計收聲養晉安用事事而獨意鄉不撓愈順以今較昔難易淹速

是皆宜書然公他所爲便民者（舊本無者字補）雖多而其大者在石塘水行御艫陸行躡踵更相和歌不爭以貿夾河老翁有年七八十者攜持小兒嬉戲於其上不謂繼今民免於死或爲詩謠或香火以祝公且乞田二頃嗣歲積之蓄欲公德與是塘爲無窮云公名樞字持要前爲太子詹事兼吏部侍郎淳熙十四年三月記

重修瑞安縣學記

縣學故有記政和間有丞許公景衡記蔡侯景初徙置學事紹興十二年敷文閣待制朱公之才再記王侯聞修學事（元空一字）其推本國家長育與名教之尊由川風俗備矣二公言諸至今爲人貴愛則二侯固與不朽劉侯龜從今更治學講堂廊廡廚湢皆一新之講堂絕類壯餘爲屋四十楹凡縻錢二百萬而人不知也邦人德侯屬傅良記之願旣出何敢次二賢之後況侯之政豈必待余文而傳也蓋聞崇寧之際天下之學盛矣提學有官贍學有賦上之加惠諸生甚隆也而有司方以三經造士自春秋不得設科非王氏之說皆爲大禁當是時吾邑已有學道弟子員如他所然三舍之興無一士能取譽名者始林石介夫先生不爲新經以春秋教授於鄉既而許公與沈公躬行謝公佃偕同郡諸儒又嘗遊數十里外竊從程吕二氏問學於鄉八行也四方之士有爲繆巧應書者趙公諤乃逡巡愧謝不欲充賦郡太守強非能起後生小子更益親效蒸蒸務自修飭（元作飾以陳本）矣中興新美學校之化嘉與復古罷三舍選之鄉舉列春秋學官使士得各自致其說而無禁諱於是聖天子思所以風厲學士東求其人首得許公以參大政於是時公貞亮以上庭丞言事即日拜御史它往往緣布衣召見溫爲東南支郡瑞安又屬邑而一日以多士名天下天下引領嚮向之豈不盛哉則吾邑之學視他所爲如何也而歲月久寖邈於廢以余所逮聞五經各有師弟子非其經師不輒授人弟子亦不輒詣它經師受業歲時會於學少者拜長者長者平立過市必冠帶飲酒不踰三行一人有過衆人切磋言之蓋遺俗然也而今亦少異矣劉侯公非先生曾孫也以家學爲縣識所先後又嘗常樂道吾土風之美去官日待士如始至也以所藏春秋權衡意林說例傳録之學歸自桓訪開田將以追舊學之蹟侯之望人原人亦宜不自薄余故論舊聞表見吾邑學者本末如此以勸後人餘已見前記者則不書淳熙十三年十月記

袁州分宜縣浮橋記

分宜浮橋爲舟十有六袤四百尺廣十袤之一前轉運判官劉公經始副使直龍圖閣趙公成之凡捐錢不啻一百萬佐州縣之費仍率三歲以五千錢當河渡之入入而幹辦公事楊君濟能贊二公意主簿劉君孟容畋其役訖以不屢易後知州事黃君劭知縣事鄭君友龍至恨不在役中州率歲儲錢二十萬以待修繕縣伐石記之相與圖是橋勿壞乃已橋於邑便甚橋北地勢下爲治所南爲上供倉邑東西兩山溶東水每時雨大至水輒負邑北民騎屋危望岸南爽塏咫尺不得往避南民欲朝夕販於市者亦不得往就也倉與縣離立輸租者常病爭舟父老計之熟數以爲請於是始集世多言儒生論治但曰得人得人此何等軟熟語姑亂吾聽由今觀之分宜於江西邑爲小浮橋於分宜事益爲小大吏必得如數君子者小吏必得

如數君子者於是始集尙使二部使者相先後不同出一意必且中輟幸不中輟而慕中費不力邑中治其役無具即必不速就雖速就後之人惡其已出壞勿壞聽自如何則亦難久余不足以知天下事嘗言以其小且易者度其大且難者嘗挹君子誠同出一意如此費其謂者昭（疑當作詔）其事者如此後之人以勿壞爲已責又如此往往天下或可爲矣余樂是橋之成且以劉鄭之請爲記因著備生之言固有不可廢者劉公名穎趙公名善俊

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自唐季至於五代用兵而敎事闕聖人作四方次第平以俎豆勝干戈而天下靡然日趨於文藝宋受命四年遂平荊湖又十有一年尙書朱洞來守長沙作書院嶽麓山下朱在國史其行事不甚較著足以考見上意所鄉爲吏者皆承休德知所先後如此豈不盛哉而其風動抑何速也五六十載之間敎化大洽學者皆振振雅馴行藝修好庶幾於古嘗是時州縣猶未盡立學所謂十九敎授未有顯者而四書院之名獨聞天下上方崇長褒異之者甚至則其成就之效博矣熙寧初行三舍之法頗欲進士盡繇學校而鄉舉益重敎官之選舉子家狀必自言嘗受業某州敎授使不得人自爲說崇寧以後令法加密雖里閭句讀童子之師不關白州學者皆有禁詔令誠甚美然由是文其勝而利祿之意多老師宿儒盡向之書院不知廢何時以余所聞漢初郡國往往有夫子廟而無敎官且不置博士弟子員其學士嘗課試供養與否闕不見傳記然諸儒以明經敎於其鄉率從之者數十百人輒以名其家齊魯燕趙之間詩書禮易春秋論語家各甚盛則今書院近之

矣縣官時時遣守相勞問致饋爲還其門生皆世守師說更相傳受不易業蓋至孝武帝時郡國始稍稍有學校官由今觀漢晚出視其初儒者術業工拙優劣可知也已方大中祥符間天子使使召見山長周氏式拜國子主簿詔留講諸王宮式固謝不應詔卒還山肆習如初至賜對衣鞍馬內府書而宋有戚氏吳有胡氏徐有孫石二氏各以道德爲人師不苟合於世著名余以是益歎國初士風之厚本之師道尊而書院爲不可廢乾道元年故帥樞密劉公珙克復舊貫之舊已浸費治今直徽猷閣潘公畤亟踐修之某得官桂陽於長沙爲屬邑始詣大府請事時公至鎭適數月矣與九郡守要束咸以寬簡闔部晏然民吏意得會無凡日可以再三於有司者因得陪別駕後至書院謁諸先生（元空一字从案正堂本）祠下會脩事且輯諸生穆然而志專徘徊樂之不忍去也既去州敎授兼山長顧杞堂長吳獵以訖役屬爲之記某嘗獲誦侍講張先生所爲記及於治心修身之要湖湘之俊亦既知所指歸近歲以其論述由大學禮部奏名及對大廷連爲天下第一他未試可畧睹矣雖欲有言無以出講聞之外者而公於今卿大夫爲先進年益高聞望益尊重人人能道之又何待余言者故但次書院所從廢興之故繫以歲月而強附名焉是歲淳熙十有五年

雲章閣記

臣恭惟壽皇聖帝在御二十八年寓內之士可謂遭時矣臣爲布衣識僧嗣清於行在所之西湖淨慈寺清猶年少土形木質窮晝夜或累日不飯蔬飲水一破衲凡數十寒暑其徒類訕笑之士大夫猶未甚有識者然時時間被言

入禁中莫知上訪何事淸所對者何語臣每竊爲隆興乾道之閒方講修內外之政惟日不足有以作士氣寬民力足兵長財之說進則朝上而夕召見或不淹時至達官貴人而空談不適用但習紙上語云云者往往不錄蓋舉選人必考課勞績果如何進士必習弓矢於殿庭試中與否而羣臣方病不知當世之務邀於資學於是時上安取於嗣淸而嘉與之如此後二十年爲紹熙之元壽皇禪大寶今上適再歲燕居深宮澹然遺事物之累恭儉滋甚玉食日不費萬錢而嗣淸則亦去江浙南游湖湘之閒矣臣乃釋然竊見聖意鄉者凡以博求寓內之士陰訪幽隱庶幾有豪傑者不但爲佛法也雖然佛法幾墜淸於是時能以苦學動萬乘世傾尚之豈不盛哉其南來也無一物自隨當路行數千里未嘗猗人家獨所受上賜四句贊詩衛袖

不懈始至寄藏臣所爲之震聳已而帥臣趙善俊請住南嶽之福嚴寺明年臣行郡過山閒旣拜稽首瞻想宸翰且嘆曰雲漢之章足以鎭茲山矣顧未有尊閣（陳本作奔）之所其（元缺从陳本）徒遂相與作雲章閣藏焉而求記於臣維嶽之尊維宸翰之光相與爲無極也抑臣何幸附名碑陰死且不朽又拜稽首謁之

溫州淹補學田記

郡校官有賜田自慶曆四年始於是宋興且百年上所以加（浙江通志載此文加作嘉萬曆志同）惠學校之道備矣崇寧學制行郡各置[illegible]士弟子員費廣不繼用事者文飾過當至背斂以贍之中閒多故輒一切弛去往往所在凡校官之（通志作所萬曆志作仍）（作之）入不足以待學士之廩直燎草閒司諫謝侯來守永嘉下車幾數月修墜緒平滯訟人用乂和乃以其暇訪求畢中士資致之學又得公田民私以爲利而不應令者歸於學有司闕郡餼嘆方爲吏者詘他務不暇有學政侯顧獨加之意耶相與請於博士李君求余文記之余同樂道乎此者也蓋宋興士大夫之學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聖明道閒一洗五季之陋知鄉方矣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范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恥無以自見也歐陽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爾雅軼乎魏晉之上久而周子出又落其華一本於六藝學者經術遂庶幾於三代何其盛哉則本朝人物之所由衆多也余嘗求其故三君子者皆萃於東南若相次第然始有天意而浸灌培植斯已勤矣雖後生晚進失其師傳自爲異同不務相扶持然要其消長皆關於興衰之數非細故也而議者但患官冗而舉子多厭薄而銷沮之之說滋甚晉州口（按當作所監吉郡人）

（及他郡名士皆在選中也陳本脫補士字遂不可讀）生長旁郡最有聞則亦每在數中侯於今加意焉政何足以言之是尤余所樂道者也而況李君之請乎侯名某邵武人李君名（元脫據萬曆志補）某廬陵人田若干畝籍之碑陰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序

奉詔擬進御製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序

臣聞乾坤之文不著無以見太極而太極非有待於文也虞夏之書不作無以見堯舜而堯舜非有蘄於書也恭惟至尊壽皇聖帝以妙道治身參之三才而無間以篤行事親質之六藝而無缺以深仁厚澤幸斯世極之根荄鱗羽而無不被宜配雅頌宜襄春秋而臨御二十八年之間凡施凡設歸美高廟金石之刻無傳名山大川之藏未睹也夙以神器授於微身雖遺有迹之累而退託無名之境方將淵乎其藏用沖乎其忘言尚友太極法堯而蹈舜矣則聖政之書何容心哉然而寶章玉冊秘閣之典儲於三宮廟謨宸斷溫厚之辭施於百辟而詠歌休威摹寫功德之

入又徧天下至於（於下元空一字从安正[illegible]）中原之故老蠻貊之君長懷好音歸大號者家有其說國有盟載也豈惟史臣將夫人能記之豈惟今日將後世亦能記之則鋪陳策次以作一經篇自廣非能抑揚父非得辭者爲刪惟非薦膺受重寄當從謹懼何以圖服對天之休亦越成昔昌訓是式率舊因餘庶幾底乂是用申命大臣總領眾作粤初潛至於內禪援其最凡得六百四十一條爲五十卷一言一動皆足以經天緯地垂裕無極猗歟盛哉昔者文王演易周公繫辭父作子述臣質竊慕焉於是親序此書之端以附篇首上之慈庭副在禁中紹熙三年十二月二日嗣皇帝臣謹序

進周禮說序

王道至於周備矣周之作誥曰上下勤恤惟曰我受天命至若有夏厤年式勿替有商厤年處心積慮蓋庶幾兼夏商之祚訖於嬴秦畧如其言是道也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亦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至周則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弗通諸侯以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九州之外猶以爲夷服鎮服蕃服世一見嗚呼備矣後之傷今思古之士往往謂周文弊學者尚論三代要當折衷於孔孟且夫天命之難諶非兢畏不能有也人心之同然非惻怛不能懷也文武成康積行累功之勤誠有見於此者讀書至刑人殺人劓刵人君臣相勑甚敬甚懼服念誥教至於旬時至於再三讀詩南雅羣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戍役之際徒一觴豆皆潔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后妃之尊猶知以酒醴勞慰行役僕馬辛苦夫苟燕樂之

即詠歌嗟嘆之不足夫苟刑戮之即戰戰焉有憂色此非有利爲之也畏天命焉耳卹人心焉耳嘗繇詩書之義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尚多見於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諸儒時崛章句訓詁辨物細故而遺官分職關於盛衰二三大指惡晦弗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號爲興王頗采周禮亦無過輿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蔑若惟本朝純用周政千載一時發自藝祖不忍役一夫之力而養禁旅不欲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政而罷方鎮制度文爲雖非周舊而深仁厚澤意已獨至肆我列聖益以寬大任子及於異姓取士及於特奏養兵及於剩員甚者汙吏有敘復重辟有奏裁論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世守重於更定蓋周衰且千載而詩書之意於是焉在豈不盛哉熙寧用事之臣經術

外騖廼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强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斲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於夷狄亂華中原化爲左衽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爲用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幸以進士與猶列於學官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論者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說各四篇而爲之序如此

嘉邸進讀藝祖通鑑節畧序

本朝國書有日厯有實錄有正史有會要有敕令有御集又有百司專行指揮典故之類三朝以上又有寶訓而百家小說私史與士大夫行狀誌銘之類不可勝紀自李燾作續通鑑起建隆元年盡靖康元年而一代之書萃見於此可謂備矣然篇帙浩繁文字重併未爲成書難以觀覽今畧依漢司馬遷年表大事記溫公司馬光稽古錄與燾舉要撮取其要繫以年月其上譜將相大臣除罷而記其政事因革於下方夫學之爲王者事非若書生務多而求博雖章句言語皆不忍捨也誠能考大臣之除罷而識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考政事之因革而識取士養民治軍理財之方其後治亂成敗效出於此斯足以成孝敬履聰明矣故今所節畧通鑑如羣臣奏疏與其他言行與一時詔令出於代言之臣苟非關於當年治道之大端即不鈔錄或見於它書實係治體不可不聞而通鑑偶遺即據某書添入至於通鑑登載萬一有小小違誤亦畧附著其說於下若夫列聖深仁厚澤垂裕後人傳之萬世尤當循守者必爲之論但存本指不加文采深有冀於省察也

分韻送王德修詩序

右松風軒分韻送行詩十有四家趙賓字叔靜翁埏字虞度魏謙光字益之王自中字道父徐誼字子宜項亢中字子謙陳直中字頤剛潘雷煥字省之徐宏字蘊之蔡幼學字行之潘遷字材叔潘倚字伯之張東野字孟阜鄭志仁字能之子宜省之行之皆與德修爲同年進士諸人或與久故或相識或不相識也能之與叔父伯英字去華則以故龍圖先生嘗客德修於宜城夫雖方襄廡故不與分韻事林淵叔懿仲沈季豐儉夫後至别自爲詩予出韻亦不在分中吾鄉風俗敬客而敦師友每一重客至某人主之鄰里鄉黨知客者必至不知客知某人者亦至往往具觴豆登覽山水爲樂閒相倡爲詩致慇懃或切偲言之於其别又以詩各道所由離合懽惻之意寔無相忘蓋其俗然久矣而未有盛於此會者豈不以其人哉嗟夫吾見爲此詩者多矣大抵數年復閱而問故焉則名字湮沒有不知今安在者幸不湮沒則流落困窮希得復合不湮沒不困窮時得復合而以勢利變故交不終者有之幸皆不至此然而道不行功業不著家人婦子抱其遺牘私相以爲好而天下無考焉是皆可嘆也已余旣賦詩又序諸君詩苟吾德修與凡在此者深知其可嘆如此則余倘可因以不朽云

夏休井田譜序

謂周禮爲非聖人之書者則以說之者之過嘗試之者不得其傳也周禮說甚衆獨鄭氏學至今行於世鄭經生志以爲之傳焉耳於其說不合輒出己見附會穿鑿其弊而措之斯世可不可復古鄭康不及此也故曰說之者過自劉歆以其術售之新室民不聊生東都之輿服西魏之官制亦頗采周禮然往往抵牾至本朝熙寧間荆公王安石

又本之爲青苗助役保甲之法士大夫爭以爲言安石謂俗儒不知古誼竟下其法爭不勝自是百年天下始多故矣故曰嘗試之者不得其傳也以是二者至非周禮此與因噎廢食者何異讀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畫棊然蓋祖王制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內畫爲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爲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爲廬舍蓋人二畝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鮮或知之者其說畿內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雖不能鄙卽成縣者與之爲縣成甸者與之爲甸至一邱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故謂之閒田以其不可爲軍爲師而無所專係故謂之閒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它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下民數於籍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纖至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爲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尙多三代經理遺跡世無覃思之學頗以說者謬嘗試者復大謬乃欲一切駮盡爲慊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勛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考則天下亦幾於理矣夏氏書成紹興閒嘗上之朝已而流落久不顯吾友樓大防訪求得之於治永嘉之明年刊之郡齋大防博雅好古而知今吾所謂取其通者去其泥不通者蓋其人歟則不但此一書而已也

丁端叔南征集序

端叔爲中都官余以太學諸生識之別二十年余承乏桂陽而端叔適守郴端叔誠少余三四歲然其宦達久矣之宦適同時由浙東西入湖嶺各行數千里至之日皆以歲除是歲苦寒多雨雪每所次舍顧見妻子懔慄無人色輒爲之嚬蹙無聊而端叔又將母起居飲食一不得如在浙中時及讀南征集余浩然嘆曰異哉端叔之過人也先是治安豐以最聞直祕閣詩徙知郴盱眙今要地非有氣力者不能得端叔口以選得之何其盛哉而貶徙郴亦左次矣余蓋晚得官自丞三山起家爲桂陽視同年進士最幸先達以余幸甚而之官時會天苦寒嘗戚然於妻子意所不釋往往欲爲詩輒詘不佳止而端叔官達早左次如此且將母適數千里外乃所過山川僻陋之居皆爲賦詩詩和平無咎言讀其詩知其奉母夫人甚樂也至於忠憤悲壯亦皆有爲而不自其己出余不能知端叔蘊抱與當世公卿大夫短長高下如何以其遠過余以是爲過人也端叔豈但是過余哉桂陽蓋郴一舊縣每事稽郴而後行大抵郴令達四境余方治文書模擬其後而口又（疑有脫誤按此）（與空處乃端叔二字）終不自滿余數數爲賓客僚友言端叔才可任大官世未有知之者余知之顧言語不能動人雖然書之篇端以私相爲好是則不得辭也

徐得之左氏國紀序

自荀悅袁宏以兩漢事編年爲書謂之左氏體蓋不知左氏於是始矣昔夫子作春秋博極天下之史矣諸不在擬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錄也左氏獨有見於經故采史記次第之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爲一書也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號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爲一書今書是已被之弦歌謂之樂章爲一書今詩是已有司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國習行

之爲一書今儀禮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氏族傳序爲一書若所謂帝繫書是已而他星卜醫祝皆各爲書至編年則必敘事如春秋三代而上僅可見者周譜但往往見野史竹書穆天子傳之類自夫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合事言之史（之史二字元缺从閩本補通考百八十三引此文之作二）與諸書之體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若不可以發明筆削之指則亦不條也蓋其辭足以傳遠而無與於經誼則別爲國語至夫子所見書左氏有不盡見又闕不敢爲傳雖謹如此後作者顧以爲一家史體而讀左氏者浸失其意見謂不釋經是書之存亡幾無損益於春秋故曰袁哲二子爲之也由是言之徐子所爲左氏國紀曷可少哉余讀國紀周平桓之際王室嘗有事於四方其大若置曲沃伯爲侯詩人美焉而經不著師行非一役亦

與王風刺詩合而特書伐鄭一事正子頽之禍視帶爲甚褻書而惠不書也學者誠得國紀伏而讀之因其類居而稽之經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較然明矣於是致疑疑而思思則有得矣徐子殆有功於左氏者也余嘗不多見書然嘗見唐閔左氏史與國紀略同而無所論斷今國紀有所論斷矣余故不復贅而道其有功於左氏者爲之序

張園送客分韻詩序

右張園送客分韻詩爲常信二史君作也士立朝則相推先去國則相懷不忍別此豈直私爲好哉而關於當世之故矣蓋聞吉甫有大功於南征其來歸飲御之詩自謂及此者張仲孝友在焉爾逮其季至采蕭葛一日去君側凜然有三歲之懼周之盛衰余以是槪之石侯叔訪黃侯衛伯同時丞太府皆以欲便私請於朝二三大臣輒留其章不上蘇侍從下暨館學之士苟見諸公亦輒止之曰奈何使兩賢去也而侯請益力蓋久之諸公信以爲雁仙於是始言上上重其去爲擇輔郡纔請旬歲之次而叔訪得信州衛伯得常州然合朝方憮然不滿飲餞餬日相與咨嗟歎息也最後同院若同僚若同年家又十人餞之張園兩侯之賢天下識之今其去徒以欲便私無毫髮意不自得且旬歲間爲善輔郡行矣還闕可朝發夕至也視前時去者甚寵而同朝猶不忍別如此嗟乎立今之朝不謂之遭時耶十八人者會稽黃文叔清江彭子壽章茂獻永嘉薛象先蔡行之蜀范文叔臨川曾無逸章貢李和卿東萊呂子約與余也會張功父致地主之意亦分一韻余不獲在分中故爲之序

義役規約序

古者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非其俗然也周官之法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以役國事蓋自五家爲比家一人至百人爲卒是四閭也其必以八閭爲聯者役者半休者半也役者給公事休者相與治其家事而又有羨卒有閒民以借助爲故其民相親睦而不病於役今天下上無橫斂下無繁征而民極困於保正長則以保甲催科之故也民不能堪雖叔伯兄弟相訟以避役久矣叔伯兄弟相訟以避役非其願相讎也勢使然也雖勢使然而非其願相讎之心不泯於是義役興焉義役非古也而有古人之意何也古者官以義帥民使之相親睦今也民以義奉官而私相親睦其政則殊其俗不可謂不美也假如自一縣一州轉而推行之至於天下盡然則其俗益美假如上之人

有變通蠲民之道而顧役錢可蠲以予民則其政尤美故夫義役者未必非復古之漸也凡古之美事其初類自人心起耳吾鄉不過四五聚族凡慶弔問報之事大抵相好而又家務為學人務省事其俗甚厚獨時以役訟失懽一日會集割租以行仁義各以力厚薄無勉強不得已之色余故序其規式備道其善以勸其有終焉

謝季澤正字軏（元作）頡類序

始余見季澤於外舅張氏與諸丈人行論事不下氣於州縣吏長短時事當否輒誦言之無讙則謂季澤但悻直耳久之見其姻族急難不得季澤議不決議決矣而用不足則或取具於季澤又久之州閭至委巷每事不可無季澤藉其力者為多也季澤雖不愛其力至意小不合卽以語侵人或强隨和人意亦戲笑皆含譏誚初不以吾有力自

喜見毫髮德色而人亦諒其靡他不以為怨余然後益知季澤孔子恥巧言令色足恭思得狂士而惡鄉原蓋自周季士大夫貌勝而質衰氣卑而辨盛孔子亦既有感於此矣居今之世得見如斯人者吾固有取也嗚呼今亡矣此書季澤所著其家學長於詩禮頗欲有所論次未就僅及就此篇其於字學偏旁訓故學者易入焉季澤游學校登進士第調合州司戶高郵軍教授以勞績薦改秩知福州寧德縣未滿歲卒官不足行其志位不稱其才也韓昌黎嘗言注爾雅蟲魚非磊落人歐陽公序韻總亦曰儒者貴暇精之其有精者往往不能乎其他余方悲季澤官不足行其志位不稱其才且懼後之人見此書如二公云云也於是道其平昔大槩序其篇端焉

謝懷英老子實錄序

懷英嘗為弟子知推尊孔氏矣已而脫儒冠去為道士以其推尊孔氏者尊老子於是為書若干卷自開闢以來凡老子名迹變化及其遺事言散見於百家摭拾詮次無遺謂之實錄嗚呼何其專且博也則誠有功於道家者儒者繇化則不得專志於書雖專志於書往往不暇崎嶇及世之年月也或有暇及此又不敢不務詮擇則拘於六經而不得騁故吾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為無窮夫人推尊之顧未有如懷英此書者向使懷英幸卒舊業不去為道士則此書將為孔氏作其有功何如哉雖然昔太史公嘗作孔子世家蓋有志於此矣說者反曰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為無窮且必與戰國若漢封君較久長者則世家似不宜作孔氏之子孫輯所遺聞作家語孔叢子二三書儒者亦弗甚稱道至猶非稽矣稍欲以夸大聖人又或以語神怪不

取也然則使懷英幸卒舊學不去為道士將為書尊孔氏則庶以六經斷百氏必不得騁其博如此余是以嘆息於懷英其不幸而不得自託於孔子也夫其亦幸而得自託於老子也夫故因以為序云懷英姓謝氏名守灝永嘉人余同舍生也

送蕃叟弟赴江西撫幹分韻詩引

蕃叟入江西幕同餞者十八人林宗易自牧沈仲一徐一之朱毅叔及之黃敬之余兄蕃叟分韻賦詩某亦在分中又為之引宗湛弟侍國風十五篇為別作者居太半道其所歷山川辛苦之狀僕馬之病而止於禮義古刪詩取焉騷人多怨誹自騷以降無譏焉爾若夫大雅之贈別則異於是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此所謂治世之音也十八者之詩雖工拙不必論要皆歸於和平而

撫恨余是以占吾弟之將有所遭而抃樂吾黨之能易其心而後語也是爲序

孫子發微序（代陳頊剛作）

自六經之道散而諸子作蓋各有所長而知兵未有過孫子者春秋之季天下將趨於戰國矣故武之書多權謀儒者輒擯弗道間有好其書者又往往爲之章句訓解夫兵事何變而欲以訓詁求之不亦陋乎余自乾道乙酉不干有司之試端居深念今復歲矣蓋所觀六經孔孟二氏之遺書由漢以來諸儒發明之者略備余未能有所增益間讀十三篇何多餘意因以所聞於先君子與渡江諸將議論兵間事與已見推武之說附夾其下嗟乎方天子明聖養晦於外而虜酋盜中原者五六十載矣士大夫懷安顧恥言兵然則余是書亦有爲爲之也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題跋（元賜此行日錄作題序按當作題跋與下卷同）

宰臣以下跋御製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序記（日錄作題）

（壽皇聖政序）、

臣上言臣聞前聖之德業莫盛於堯舜後聖之述作莫盛於孔子然二者相須而不能以同時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道本於稽古功成於協帝臨御二十有八年仁恩緊穹壤威聞慴蠻貊潤色中興之烈而增光揖遜之美薄海內外萬口同辭以爲自舜以來一人而已陛下奉若慈訓克昌丕緒見之行事緝熙光明而且欲以欽承允蹈之餘布在方冊昭示無極爰命史臣裒緝聖政鋪張表出作宋一經於是書成來上親灑宸翰攄發睿藻冠之篇端日星有爛著於天文而太極之妙自然陳露縉紳鉛槧之流又以爲是孔氏之作也臣竊惟有虞之書初與五典並行而無辨更千五百年而得孔氏斷爲書首序之百篇之上然後暴白於萬世由此觀之虞舜雖極治嘗久晦而後彰孔子能祖述堯舜追誦而不相及未有父子兩朝聖以繼聖立德立言自相發揮眞乎盛哉如今日之盛者也抑臣次舜之事以虞庠於孝遭人倫之變也以子賢於公因天命之改也惟我壽皇之事高廟備極五福彌歷三紀雍雍穆穆脈無閒言曾未倦勤脫屣萬乘投之主鬯神人懽然累聖一家世世同德父子之閒視舜有光焉則陛下之序此書尤足以垂百王之範補六藝之缺矣臣以非材待罪宰事適董依祠與託不朽而藏之禁嚴永寄琬琰無以對揚宏休臣實祗懼用是再拜稽首昧死請以賜本大書深刻以壽來世而又再拜稽首彰嚮大旨敬書於序之下方太常丞

兼國史日曆所編類聖政檢討官臣章穎著作佐郎臣王容臣李唐卿著作郎臣沈有開臣黃由祕書少監臣陳傅良左丞相兼提舉修國史日曆提舉編類聖政（按此下攷臣留正二字南宋館閣續錄祕書少監紹熙以後二人陳傅良三年六月除十二月爲起居舍人又監修國史紹熙以後二人留正元年七月以左丞相兼提舉編類聖政紹熙以後一人留正元年七月以左丞相兼脩）

跋皇子嘉王賜贐金劄子（日錄作跋嘉邸賜贐金劄子）

竊蒂抗章得請暫輔閒佚啟行有期輒以白金百星聊充贐儀輕鮮爲愧指西幸甚乍違倍加保愛至祝

右紹熙甲寅五月四日潛邸所賜也臣是歲嘗數對上坐論事不合乞休致再不允於是又請對庶幾感寤是日午鼓趨待漏院會從官趙彥逾以下亦同班奏事閤門來約臣令隨眾班俄有旨獨令臣上殿下（下字疑衍）數奏反復久（贊有之字）天意弗順遂再乞休致忽發玉音甚好甚好留下文字

臣就榻前謝且辭下殿再拜退出國門具以聖語申尚書省諫院御史臺及奏知潛邸且請不獲稟違之罪已賜贐金恩出意外臣以不才被遇隆寵有畫之號視翊善黃裳有加是冬繇召入講上數稱容語臣所藏朕字非盡進來用寶如生辰詩何故久不見跋語臣每逡巡不敢當尋復趣取跋稿僅成而臣罷去樓鑰高文虎就觀臣家稿留案閱家人倉皇不及收自入議籍日夜危懼但謹櫝藏不敢今示一（一字當衍下有缺文）或昭回之光以震耀天下臣罪萬死言之感涕

跋御書所進嘉邸生辰詩

右傅良所上皇子大王生日詩王意嘉賞手書一本以賜或者難曰此頌體耳而及於阽危飢寒之辭何也曰是獨不見太史遷論頌乎太史遷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

敕惟是幾安（元作惟幾是安陳本據史記樂書正从之）而股肱不良萬事墮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由此觀之虞周詩頌非耶知虞周之頌然後可與言詩矣因著其語又見大王有取於詩在此而不在彼也且以著見王錄小善嘉規益之意傳良不勝感懼無以得此因刻之石以侈大貺

右此序跋貞蹟久尋不獲故前跋賜金劄子深致歎惜之意而參政樓公復追記所見以紀之先生子師轍歲辛未二月始於故書中得之今附此

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官寮皆出遴選嘗逢誕節（攻媿集六十九作辰）咸獻詩頌既而置酒高宴初酌貴蒙次酌陳傅良各出（攻媿集作授）文書一通致詞再三及視之（攻媿集無及視之句）其一曰上呈頌善其一曰

上呈贊讀御名謹封因敬請（攻媿集作清問）所以謙賜之由上曰（上曰攻媿集作陛下爲言）二公之詩雖因爲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惠親書一本復以爲贈以示不忘鑒與傅良蹈謝而退龍飛（攻媿集作陛下踐阼四字）之初擢寘禮部尙書傅良中書舍人未幾寘以疾浸傅良奏請以御書（攻媿集作寘翰）刊之堅珉玉音賜許是時臣鑰待罪瑣闥與傅良同直北門嘗過其家傅良以跋語示臣大略曰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攻媿集作遷）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惟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蓋頌（攻媿集頌下有皆字）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有救（攻媿集作警）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臣爲之辤（攻媿集作辭）然作而曰偉哉論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於神明無有以頌爲警戒者舜皋賡歌世但以爲盛事非司馬遷不足以發聖賢相敕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務溢美人亦不以爲過韓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亦不悟頌之有規（元脫七字據攻媿集補）也而傅良能發之臣於傅良乎曰所畏丞是益以歎服促使刻之傅良曰今既刊宸翰（攻媿集作奎書）於上方不敢使人代書適有目眚當俟少愈曾未信宿而已報罷未幾臣（未幾臣攻媿集作臣尋）亦去國相忘於江湖者十餘年傅良下世訪遺稿於其家則不知所在矣二子師轍師朴（此句攻媿集作子臣師轍五字）其求跋其下將碑之以傳遠臣既傷傅良不及見更化之日敢直書始末上以彰陛下好賢樂善之素下以侈傅良等際遇之寵抑使後學知古人頌詩賡歌（攻媿集作賡歌頌詩）本非專於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切未嘗不寓於斯云

嘉定三年歲在庚午秋八月丙辰朔正議大夫參知政事（正下元缺六字按宰輔編年錄二十嘉定元年戊辰十一月樓鑰同知樞密院事注云自簽書樞密院事除並兼太子賓客嘉定二年己巳正月丁巳樓鑰參知政事注云自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則次未結銜當是正議大夫參知政事今據補）兼太子賓客奉化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千下元空六字）六百戶臣樓鑰

跋歐王帖後

魯直帖往往有之如歐王二公帖蓋不多見靖康之變士大夫故家文物淪喪可勝道哉閒見一二令人隕涕歐公以嘉祐四年罷府事明年書成是歲王仲儀以侍讀學士出知益州遂原遺腹女是生吳說傅朋傅朋嘗通判永興以其母念遂原之墓乞改襄陽於是作養志堂焉余悲遂原無後併書於此

跋徐薦伯詩集

世多謂書生不知兵謂書生不知兵猶言孫武不善屬文可今觀武書十三篇蓋與考工記穀梁子相上下吾友徐薦伯登武舉第一日示余橫槊醉稿余讀已喜薦伯慨慨有烈丈夫氣其詩詞視唐諸子矻矻弄篇章者多哉嘗令諸公如見薦伯詩亦可解文武二途之惑

題杜大春說梅

偶與支叔時亭論十五國風次第取季札舊序參孔氏序特退秦於魏唐之後繫豳於末略經改定而意以獨至晚於燈下觀蜀客飽作梅筆墨無幾如在籬落因悟萬事無支離法

題石時亭所藏呂眞人畫像

他畫欲作塵外想類多輕揚今觀太清樓本儼若孔老予微笑曰得之矣眞人固應如此彼不知其人而求其壽與

他畫何異

題張之望文卷後

劉知幾史通上下數千載陰搭擊略盡盡割然似庖丁解牛手觸足履動中節會矣但不見全牛一節未識知幾尚假若干年耶此事殆非淵博能到

賈生太息一書首論諸侯王强大事可謂知務當是時文帝方從代來齊楚諸王皆有相疑之勢朱虛侯功最隆及賞最晚帝意亦略可見議者因謂賈生首論蓋于時云噫夫生豈于時者耶要知論事誠有次第一紊其序必有不相繫者

孔子作春秋一字無閒然者非獨用功深也易其心而後語權衡自平耳後之秉筆者宜書輒不書不宜書輒書是其矜安在如班語堅史視司馬子長加精察而意不能過

往往有愧色亦豈力不足歟

溫公嘗言洛中士大夫淵藪談空說性多矣惟史事無所致日蓋有譏云耳然公言性獨與揚子雲合自今觀揚孰與孟子子雲博極羣書顧不見已何哉

程先生易傳未出門人兩以請先生曰吾獨不幸進乎蓋晚始授人其閒有一字數改定者前哲重著書如此

顏子不貳過論殆是懈筆今讀韓子書者於斯文特熟其科舉之累自韓子不免宜夫人盡然於此可以與古道不行之嘆

黃巖張君之望持所爲書二編越江山來間嘗然與君僕因辭張君固請僕末學耳豈足附此書厚意不可虛辱輒題數語附名篇末非敢云何始以見惓惓意耳

跋趙主簿所藏詩後

丞相清源梁公治閩之數月徙廟清主簿趙君餘慶丞長溪主簿因辭丞相固遣之未幾廟清學李君宗思來請主簿長溪宰李君遂夫又來請留主簿丞相益賢君也進致郡中屬登秋賦之人而趙君偽訴某老矣又位卑下不宜度越他士參郡跛其稱辭殊苦確不樂丞相不能奪也明年君秩滿將罷去忽過余出其先君子所嘗得於諸公詩跋見示亟讀之乃知趙君蓋家學如此其仕進無先人之心有繇來矣

跋東坡所記程公逸事

學者多不道鬼神如蘆服之冤豈不異哉自唐末諸藩以鎭將求盜武夫往往略平民充數幾及嘗稽藝祖定天下哀矜無辜縣復置尉始以儒生爲之而鎭將歷嘗稽如故民鮮死焉二百年於此矣邇者有司以爲擧吏多奸少不

應功令輙見格惟尉以捕盜改秩善傳會其事得不用薦或者因是頗顛鎭將之稱上方閲謁議改制以防之此建炎陳侯焴所爲刻是石也

跋孫氏誌述

方闔家崔遊之初將相大臣多西北舊族而東南未有聞者既而天下平七八十載之閒而范文正公起吳杜公起越歐陽公起廬陵孫公起富春蓋漢一大郡之地而二三公者皆極一時之望於是東南人物遂擅天下嗚呼當錢李二氏之時諸公皆安在耶余覽杜公所言孫卿某誌并歐范之述爲之太息感今而懷古東南之士奈何妄自菲薄

跋爾雅疏

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爲作也漢興除秦之禁嘗置博士列於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鄭許氏說文揚（杭元楊陳从木）氏方言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不課於舉子由是浸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尚以注蟲魚爲不切則宜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爲之疏爾雅稍稍出比於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說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紬而爾雅益廢余憶爲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識蟛蜞爲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嘆以爲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就字譌多殘闕金華趙君子良來爲推官鳩補之始頗可讀邇微余言因敘此書之所以廢且見子良之志子良學於東萊呂伯恭氏於余爲同年進士名善珍

跋史丞相祭諸葛夢叟文

夢叟言貌退然不自表出聲蹟不著丞相乃獨得之何哉丞相門生故吏滿天下不聞有得此於丞相者夢叟顧一見得之又何哉丞相之取人也與於今夢叟之取於人也尤異於今矣不竟其道令人隕涕

書種德堂因記陳仲孚問詩語

近歲古樂府始知後作者皆有所本至李謫仙絕出衆作眞詩豪也然古詞務協律而尤未工仲孚嘗問詩工所從始余謂謝元暉杜子美云謝朓每篇堪諷誦蓋嘗得法於此耳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却憶謝元暉與子美同意因書種德堂遂記此語

跋盧潤州賜牧額（湖南通志一百五十一收此文作韶州闕記）

桂陽之民雖貧而有常産父子孫兄弟多族（湖南志作同）居或至百口重喪祭有喪哭泣過時必葬埋未有火化者逾久展奉猶哭泣如新喪祭事謹潔至不敢薦瓜菜尤恥爲人隸饑年不得已鬻子合曰奴婢而以養子爲約蓋其俗朴

近古然也然拙而惰農耕器絕苦窳犂刃入土纔三四寸終歲置田勿問及春耕去陳草曾不待破塊輒下種水在田上節級溉注之是爲良田水在田下雖咫尺不能桔槔使之逆上往往夾江之田與山同爲瘠薄易苦旱率十年八九耕不獲（陳本作穫湖南通志引仍作獲）每旱即立祠苗槁而乞哀於神無問在不在祀典日擊羊豕聚羣巫鼓舞象龍或燃指以膏火薄肉（湖南志無薄肉二字）供佛類（湖南志無類字）不効則禱於龍渡山之神山在縣境內最著名其神邦人尊事之非已甚不收輒禱（元脫據湖南志補）禱無不應今夏旱凡民之禱事且徧不雨於是屬軍教授縣令謁祠下以靈潤源之水歸又兼旬不雨某遂宿戒親謁祠下三鼓方作阜河彌天行數里漸撼撼有聲雞初鳴至青蓮寺爲位望拜遲明登山俄時雨大至逮城下已乃三日雨歲及下熟吏與民德侯之賜

推本所始得紹興十四年賜廟額敕黃一道於掌故仰惟國家爲民秩祀篤於報功宜詔萬世敬奉之石某爲長吏不能廣阡陌爲方略教民治田而徒于神之澤又以竊自歸於當道連帥部使者咸以錢聚來周急可以免歲月矣要不可久方將趣丞吏以龍骨車若桔槔法下之鄉聚使民稍自力不但以責神益永尊事無怠故因對神之休與國家所以褎大之者幷道其土俗善否爲勸勵著之下方

跋宋景文公帖

景文公以皇祐四年二月自亳徙成德明年正月徙定武實代魏公所謂丐任河朔一年有餘蓋是歲也元憲公亦以是歲八月自河南徙許而晏公來河南公有九月朔日請入覲書欲令元憲於河陽廿五日書所謂相國也至和元年劉沆之相劉自參預卽領唐書故催書於公嘉祐改

元仁宗不豫其日河朔大臣則韓公在相臺爾八月徙益州是時龐莊敏自永興改河東其年五月元憲歸綴中書門下班公有此月二十三日書云云則猶在定武也三年王侍讀來成都於是蜀閤公言莊敏引蹄不決元憲乃備任之浙明年莊敏以築堡事罷（元作龍據宋史三百十一龐籍傳正）節鉞元憲復筦樞務眞見事之談云

跋宋元憲公表稿

景祐二年定新樂是時同在詞掖如胥公假丁公度張李晁石皆前進元憲公以元年四月掌制乃獨屬筆豈非其文擅一時諸公所推遜歟欽誦遺稿令人起敬

跋趙延康公貢僞楚書

余嘗手鈔建炎四年八月二日刑部狀會恩牽復士大夫名數延康公在焉一時狀中如胡公宜劉公珏皆復用劉王位執政而延康竟謫死余聞京城之禍子昉以義兵見囚遂殞世多言靖康無伏節之士有以宗室所募白如此豈無人哉而皆謫陷於羣小嗚呼悲夫

跋趙延康詩

余既於貢僞楚書後著公行藏復見所爲詩嗟乎劉歆李白之文盛矣其節操何如詩不足爲公道也

跋溫公與邢和叔帖

熙寧閒溫公居洛公從崇德縣再入崇文元豐四年兼史事以所藏溫公帖知是時相與甚厚也後一百十有二年某得見之於其曾孫遵仲修

跋張無盡與邢和叔帖（目錄無與字）

紹聖四年公爲吏部侍郎十月自權尚書遷御史中丞無盡此帖皆是歲無盡罷左司郎官去至是適兩年餘矣

跋邢惇夫詩及諸公題（目錄無詩字公題作題跋）

以諸公之愛惇夫與惇夫之得此於諸公追想在昔令人起敬

跋邢氏慶國夫人手書

余與天台謝傑景英爲忘年交謝趙出也爲余言外氏丞相家法甚悉今見邢氏趙夫人手書戒婦子一紙往往與景英語合邢尚書趙丞相事具國史至其故家典刑要自令人起敬

跋劉元城帖

余讀元城諫疏獨刺元祐大臣而獨不及司馬文正公獨刺元祐大臣而不以爲訕獨不及司馬文正公而不以爲黨茲惟諫議之賢哉亦足以想見元祐以前深厚之俗矣余懷此久因與子厚□得公遺墨遂書其後

跋胡文定公帖

浙閩人家家有春秋傳而罕見公字畫余記爲兒時從鄉先生學同學數十兒兒各授程易胡春秋范唐鑑一本是時三書所在未鋟板往往多手鈔誦也晚官湖湘閩每過士大夫家輒見公遺帖皆甚貴惜然爲春秋學者顧少如浙閩何哉因見向氏所藏帖書以勉之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題跋

題仁皇所賜魏家刑政二字後

臣嘗幸備員中祕恭睹仁皇御書凡五十有五軸亦既盛矣以今見魏家刑政二字又以嘆散落人間夷夏山川之藏不知其幾也恭惟景祐以來上意日趨於寬任子至於及貢郎治獄至於貸贓吏理財至於弛茶禁蓋後來新法之上謂之失刑政者以今所見帝雖燕閒與疏遠小臣亦未嘗不諱此二事然後知帝所謂刑政在是不在彼也嗚呼仁哉

跋蘇黃門論章子厚疏

余每讀蘇氏論役法劄子言溫公有愛君愛國之心而不知變通之術嘗嘆息於此使元祐君子不以人廢言特未知後事如何耳至讀黃門諫疏又未嘗不壯其決也

跋東坡與章子厚書

予來湘中見故家遺帖爲多而有二異此書與趙潭州所藏黃門論章子厚罷樞密疏也諫疏在省中不知何年流落人間固可異此書傷獨大臣宜不爲藏而亦存於今則尤異耳書作於元豐元年於是西方用兵後四十七年王黼爲燕山之役京師遂及於禍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信哉信哉又後六十七年永嘉陳傅良書

跋東坡桂酒頌

公之文宜作宋一經以傳無窮藏之名山副在京師顧乃書桂酒法刻寘羅浮鐵橋下以俟後之居夷者後公百年徐思叔以所藏酒頌示余相對嘆息余性不善書故不復

費

跋辛僩穆公書

僩穆公行藏見國史且天下能道之余不復道襲余守桂陽歲旱旅言往往以郴桂間民略死徙矣祐之時在長沙幕府其以所聞言之故師直徽猷閣潘公德鄜潘公下其說兩郡蓋諸役余與丁端叔也余二人（人元作公說）頗恨然慮幕府不敢自已而議祐之迺往上耳余既相得會它郡巡檢下軍人願不繼屬祐之卽其處勞苦之天大寒彌兩月雨雪沒馬股祐之崎嶇行諸谿得軍中人之心以歸余方恨賢勞而祐之欣欣無一咎言以是益知其人苟便於民雖極言不以爲口過苟不便於身雖忘言可也僩穆公爲有後矣

跋江道士玉臺菴額後

道人爲余言此山在閩昭武拔深僻人不躡處吾求晦翁之字請書其後將刻之石兩翁未必以功業著見於世或千載之下有得殘刻於荒榛亂石之間庶兩翁不泯耳余笑而書之

跋周伯壽畫猫

余家有數猫終日飽食相跳擲爲戲而不捕鼠余怪而問人人曰猫之善捕鼠者日常睡因見伯壽所藏畫遂書此語

跋徐夫人手寫佛經

余苦不學書自兒時及今所課書未嘗手鈔一卷往時從常州先生薛士龍學每見鈔書動十百卷竟帙無一字行草心嘆服之以爲視司馬文正何如耳他人無及也今見蔡何年之母徐夫人手寫佛經九十五卷往往得唐人筆法則又愧焉字畫亦細日以余之不能手鈔一卷書至樂

於徐夫人而或者輒意輕天下士余不敢也

跋司馬溫公遺王蟄聘君詩

熙寧元豐之間天下學士大夫（元作人从陳本）稱溫公必曰老先生今見公所遺王蟄聘君詩方以是稱之則聘君之爲人可知已嘉州君與李公擇同入館大之日熙寧六年三月父子行藏如此余頃見世所行官制舊典有三晉張續一編纂用之適今得聯事湘中聞其世又竦然起敬也

跋宋信翁蓮經（宋目錄作宋）

宋永壽信翁隱士也有過客爲余道其人物色得之蕭寺中而信翁亦肯來過余宋伯華伯澥兄弟衡陽賢者也一日見信翁於余座上驚嘆至未幾何從致此人耶已而與信翁意忠洽雖有它客亦强之與坐兒輩或解衣信翁初不苦辭明日訪之則隨舟下長沙矣余歸長沙年一見過

余不敢留也它日行郡得疾倉黃還解伯華以告則信翁亟來日視醫藥及稍愈適去以是益敬信翁蓋有道者信翁能說易論語及內經諸書其得處要約有詩篇余嘗欲作宋居士傳未果會月所懈產論遂書其後以其與余交肯如此則其人可知矣

跋王恭簡諫草

余以公言攷元祐紹聖之事蓋古所謂蓍蔡之見者耶嘗補此稿謁范東叔東叔因出其所藏公奏議若干卷大抵類此

跋曾文清詩詞後

余不及見文清公然獲從六卿原伯侍郎仲躬游甚久憶在都下時文清夫人尚亡恙年日嘗爲詩余與高娟如博士請原伯修拜母之敬見諸婦各年六七十盛服爽侍夫人出對客已而原伯帥婦及諸孫羅拜奉觴且稱飲客乃龍故家孝敬之風可觀也今見文清往還兄弟倡詩詞又爲之嘆

跋蔡京貶竄元符末上書人詔草及考定邪正等

季路爲余言此稿得之京後入官故紙篋中嗟乎方京竄謫君父以欺天下兇焰熏穹壤矣豈知遺稿在官所斥竄之錄哉然自蔽罪攸貫而京伏誅竟死牖下春秋誅首惡若攸貫尚足誅乎

跋蘇魏公百詠詩稿後

余嘗慕魏公之爲人今見晚所自敘百詠遺稿非獨其人品殊絕蓋其及見故老與師友淵源所漸盛矣余於是知慶歷嘉祐之際人物之偉嗚呼城門之軌豈兩馬之力哉自三經之學行士以師心自賢不能降以相從而風俗日

壞其流弊何可勝道追想前輩高山仰止龍圖陳公諱從易曾胡田楊四公者諱公亮宿況偉也楊以慶歷八年曾田以皇祐三年胡以（元缺从陳本）五年相繼爲學士云

跋陳求仁所藏張無垢帖（求仁陳一鶚字見攝帖集）

世未有言無垢先生善作字者而筆勢如此令人起敬嗚呼豈但字畫哉余嘗聞呂伯恭父云某從無垢學最久見知愛最深至今亡矣念無以報獨時時戒學者無徒誦世所行論語解以爲無垢之學盡在是也始余與（就當作謂）伯恭父有爲言之也今見求仁先大夫與往還書說論語事甚悉蓋雍也以前無垢已恨早出餘所著未嘗示人無垢無多著書而論語解要非成書學者但尊信之耳此竊見無垢宜伯恭云爾也則世之知無垢者何如哉余少時方省事無垢來爲郡守閒（當作嫺）　見鄉人父老數百人以躍而告

稼訴郡無垢若不省然俄而馭足來索狀而數百人者皆以不滿解去狀亦不知安在矣且日還鄉下自城以南達瑞安凡閘者堰者皆已決捕魚鰤鐘笱凡可以梗水者亦已徹去不數日水落是歲大熟無垢永嘉之政初非赫然有聲也而敏事若此則世之不知無垢者不但其問學也無垢擯斥流落道不爲世用以死其不爲人知者何可勝道余因求仁先大夫說論靜事且有助於永嘉之政故併著之

跋葉正則所爲陳仲石墓誌

某不善書強書此以慰吾仲石欲作數語附碑陰又無以出銘意之外者嗟乎仲石斯銘亦足以不朽矣銘作於淳熙而書於紹熙之癸丑故正則用前銜云

跋林宗大家藏湯氏畫梅

湯梅近稍不貴重於世余慮宗大藏之之悔也故爲之書

跋雲山壽昌院石帖公據後

圖經云中和二年置與院牒合但不詳杜名字唐史元年十月賊朱褒陷溫州今牒稱樂境當在賊平之後然以靜海軍使階銜考之地志是時未有靈海軍也當平賊時嘗暫置軍故略不書乎乾元元年始建靜海軍合軍使錢者元瓘也蓋是歲從元瓘之請陞節度使耳至於今爲前鄰行余壯時從薛常州士龍學上龍數爲余言道甚嘗爲入由是定交直龍圖閣鄭景望將遊鴈山會大大雪行十數里訪師於深林叢莽中三人相對清話從者無人色今老矣不欲領護林以書來別余且示院所藏故牒將待盡於此院余方旅居山樊與士友絕不知與師後會復何時然各行其志會不會何足道因書卷末以當別語

跋張魏公南軒四益箴

乾道之辛卯余送南軒先生於吳興之碧瀾堂雅聞定叟尚書名而未之識也其後尚書公所莅治行爲天下第一益相得往余守桂陽是歲孝宗內禪故事桂陽守臣貢白金三千（元作十據本集二十湖南具典萬上狀正）兩吏率取諸民以應令余懼非聖朝所以惠遠民之意具以實言上擅減三分之二且口不推賞是時周益公當國疑不能決但批狀送版曹會定叟爲尚書諸桂陽瘠地偏小守臣陳某請不妄得旨可其奏而賞典視他郡余以是知魏公與南軒先生之教定叟尚書能守其家法如此吾友沈仲一合余書四益碑後遂著其事且以發明上恩云

跋朱宰元成所藏朱宣獻公王荊公帖

宣獻明道二年帖先是王文正公出守兗宣獻相繼請上親政亦由守亳意此帖爲文正發也荊公熙寧五年帖運判中允者楊蟠公濟也公濟以是年十一月自光祿丞改太子中允權發遣兩浙等路轉運判官明年司農言近詔天下出錢免役而兩浙秦鳳北宅路民貧役重於是始立二分寬剩之法以此帖考之當是荊公嘗有悔意故農寺敢白上耳餘詩帖不能詳其歲月頁愧該洽

跋朱宰所藏竹石（目錄作畫竹石）

余苦不識畫獨嘗得東坡先生竹石於司馬文正諸孫把玩久之略窺其意今見此圖筆勢殊遒拔相愛賞不已於卷末得蔡子俊薛道祖二跋皆（皆下元空字从陳本）　藏諸名家余幸偶合爾

跋朱宰所藏孫介書

孫介不見宋氏諱史□孫□（按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孫遇自稱會稽山人廣明中避地入蜀遂居成都善畫人物龍水松石墨竹兼長天王鬼神筆力狂怪不以傅彩為工又云初名位後改名遇此跋正本是闕志缺字當為據字塡字）廣明中避地入蜀長於天王鬼神筆力狂怪不以傅彩為工此畫亦然介豈其家學耶

跋林伯順七世祖畫像

陳子曰自元豐季年至今故家舊物希不失矣而吾友休大備所藏七世祖像見之面如生真家寶也公諱頌字雅文蔚寺丞先生銘大備父嘗識之序引中公起家累數鉅萬而不及仕今衣冠蕭貌已尊大之云

跋謝大成所藏曹公顯墨跡

高宗中興一時元從皆將相也公顯獨善避權勢以眉壽終今觀所遺謝大成雜語一紙豈偶然哉豈偶然哉大成與余同年生而強從遊余薄物細故身親不倦亦必有得

於此矣

跋姚愈（據目錄補）次韓所藏其祖闕（此四字元缺目錄作藏其□闕亦誤）

（今據項氏傳案校補正）修禮書堂帖後

余嘗論前朝應制者若竇儀蘇曉同定刑統而世但稱可象司馬光趙彥若同七官公聯奏而世但傳君實蘇洵姚闢同修太常因革禮而世但稱明允之類歲月浸久將失其傳今人大抵今三館書目古百官表為溫公撰是已錯蝕尚多溷晦況於事業尤可嘆息曰如併論事物顧據於口耳之傳其然豈其然乎因姚公孫次韓出示堂帖遂書其後

跋黃元章所藏山谷墨蹟後

以余所見士大夫家山谷墨蹟皆可寶獨衡州守鄭如寄醴陵丞李九齡與今元章所藏廼其家世舊物然後知得之它人與魯納郜鼎何異自百餘年間故家三世希不失者而元章凜凜有論新法意象又不但家藏如此

跋吳興陳箋芝草圖

項桂陽廨中柱去礎三四尺所出芝一本婦子不以為祥撥視余蓋恍然嘆芝之不遇也明日故枿復吐三葉紫質黃緣飾見之奇甚余雖異之但令婦子謹視毋損去適時色爛然不敗今觀陳君繪芝為卷自內相李公宗伯倪公序且頌其所自來不遽得又追嘆曩所產芝非特婦子不好事雖余亦不好事也世固有尤物要其名字出不出顧所遭何如人爾芝嘗遭漢武宣者如余安足道哉因題陳君卷後以自訟云

跋樓大防重屏圖

右重屏圖其一圖藹然裘疾人也識者以詩知其為自傅（疑當作自傳）無疑其一圖衣冠容貌皆甚偉必王公大人而莫知之者王君明清獨以所嘗見廬山祠堂其夜並圖畫像（此句有誤）謂其二人為李中主韓熙載吏二人亦不知為誰也嗟乎名字之著不著如此哉孔子所論伯夷叔齊齊景公萬世不可易矣

跋孟蜀王書後

余讀漢文賜南粵王趙佗書知西都之所以興也周世宗一世英主而視以偏方通上國方哆然自大其語多諷刺不遜其能免乎後而蜀亡諸君子顧以文詞取之何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策問十四首

問以文詞取士而病其不以實學應科舉矣唐之科目繁密已甚然兼采聲望不專決於一日之藝猶少近古國朝雖視唐制加詳而祖宗盛時蓋有自薦郎熟聞其人已通定爲進士第一而大名舉子尚以德行自相推先國子監嘗遺進士有司請復懷賦上嚴詔特取試禮部蓋有唐之遺風焉賢公卿大夫率於是乎得之粤自一切任法而概以繩尺之文雖有茂材異等語不中程輒弗第錄繇是場屋始以綴緝採熟淫靡之文相師而士氣日卑議者病之速以時務發策以求實學要之不離於文詞胡能相遠周漢之制誠不可卒復伊欲尋祖宗之美稍寬學校貢舉之法以漸復唐舊宜不甚難施行而難者咸曰世風（風字明本元缺

本从陳本）益薄人益不足信將以私意撓公道必（元作不）備法而後可夫自鄉貢不得以待闕官考試日者銓選又增委保之員而國之貴游子弟將置別頭若是亦已察矣於今士風何所損益諸君其各論所聞焉

問議臣以太學補諸生羣試者動以萬計故（陳本作欲）改制以約之以天下間歲舉子之數百取三焉謂之待補蓋其嚴如此而邇臣之請遡欲博訪勳賢之後淪於編戶者皆得附試胄監如國子生夫均之爲士也禁其爲舉子者而開其爲國子者何哉且禁其爲舉子者固曰將以抑競進也以今閩浙諸郡誠不可不抑然往歲邊郡復言二廣之士率二十餘年赴春官者累數千人而上第者不能以十數方欲尋漢故事以戶口率別路以考之以示優異夫均之爲舉子也既抑內郡復於外郡加優焉何哉開其爲國子者固曰將以勸世族也欲其知學誠不可不勸然近制自在京釐務官不得以緦麻親附監試甚者雖公卿大臣去國逾月則子弟不得補國子生夫均之爲國子也在於昔嘗之而今者顧吝嗇又何哉上方嘉與寓內之士共成治功而有司選舉之說不勝異意且均一之政何所彼此苟無揀別必且猥并二者之論未知折衷諸君其切磋究之庶有合焉

問漢兵制皆秦制也自遷固諸史云爾夫漁陽之事秦效亦可覩矣而終漢無驕卒之患何歟將隄防之禁特密歟田家子至不識尺籍五符而發諸侯兵或有非虎符驗者其隄防果有以過乎秦否也或者繇戍之法簡以便歟以淮南地遠往來中都者甚苦西北邊郡五尺以上不得休息吾未見其簡且便適若是然也不然則餽餉足而賞賚

之優歟塞卒之糧戰士無祿上功幕府輒見繩於文吏蓋當時已病之矣又不然則士安於將素有以撫循之歟觀漢諸將大抵臨事輒置不聞其兵久隷焉者也抑有甚惑爲宰相之子不免戍邊而故二千石將軍都尉例給軍賦亦甚言等矣而七大夫不以戍條又何也積是數者非制之得然則果秦制也而成敗異變豈獨幸然耶不惟上然凡漢置將奪之軍可也廢之可也累功不封可也甚者誅放而卒莫敢擁兵於境負固以要上何因而得此不惟邊將自京師南北軍諸城門兵屯一時典領位尊寵渥幾震主之威而亟拜亟罷無一人慍怒襲閫而吝權者又何道以馭之歟蓋聞光武之興罷都肄（前漢書霍光傳光出都肄師古注謂總閱習武）（事元作隷漢今據正）（省元作非按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七年省長水射聲二校尉官今據正）尉職倂功臣之權而省材官騎士不置所以爲兵慮詳矣東都纘𥫗

以兵蹙無乃闕略者善而二（按當作工）者拙耶方今蓄兵甚厚而廩騎將帥無纖功往往富貴極矣而意不滿上恩視漢有加焉而無其報厥咎安在願與諸君商漢氏之得失而悉數之以推見其明效據古驗今將於是乎取焉

問漢理財稱蕭相國而吏侯其事夫巴蜀之饒武帝用之西南夷矣悉征賦不足以更費至以郡內饑饉之均巴蜀也而相國以鎮東郡數年無乏事關輔流民往往就食其中其計果安出歟然猶有可解者曰武帝遠輸耗耳諸葛武侯又用之關隴出師曾不過武功木牛流馬之智工矣而轉輸輒不繼矣以相國視武侯未能遠過而武侯適若此其缺安在方漢初定大敵九國居天下太半各擅其賦天子所自有僅十五郡列侯公主類邑其中自山澤之租各自爲私奉養外纔十五稅一耳而治宮室建城闕講朝

儀調兵山東無虛歲迄無經費之慮武宣以來諸侯之地亡慮多削入漢一日省酎奪侯者百餘國大者至三四萬戶賦入視曩時絕遠甚而用力益勞征斂日益繁亦必有故矣元狩元封之閒天下蓋多事矣始元以來號稱富實宣帝蓋英主也一時司農又善爲計而西羌之役大司農錢輒不贍於用甚者請糴邊穀百萬斛不能具何迺若是疆虜也方今版圖西奄嶓冢巴蜀之饒自若也北界淮濱踰漢之陽東薄於海前日番禺所謂九國之略又十有六七焉惟祖宗盛時關河三邊宿兵迨五六十萬大抵倚辦東南爲多今戍邊之衆孰（元缺从陳本）與河陝而東南所入視昔擠譏計臣顧以日月爲贏嘗推漢之所以贏縮而不得其故且於今重有惑焉願悉陳之如欲曰得蕭相國諸而後可又似迂闊不切於事情者矣

問風俗與世汙隆其所由來蓋非歲月之故矣周漢（按當作秦）之季可謂俗弊漢興經營四方日不暇給其教化未甚明其學校未甚興其公卿大臣多出我行而學士經生相與講明者尚缺如也秦氏餘習曠然不變高者光明碩大可以任重其次亦篤厚忠質蒸蒸不至於姦下逮匹庶莫不自愛重於犯法自唐虞令（當作更蓋以前述訛）於五閭俗益大壞藝祖龍興選時機變傾覆嗜利亡恥之風一旦銷磨無復存者文武遺烈可以燕及數世嗚呼盛矣以余論漢之澤至於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而本朝之在人心者雖鑄工不肯附名黨錮之碑三代之盛庶幾焉夫以三代積累漸摩之功深矣纔成效若彼未聞以大敝積壞之餘曾不必世百年而與起若是易者是則何道歟豈所謂今古之異事半而功倍者歟誠若是聖天子當宁慨嘆以善俗爲問

十餘年於茲矣而未覩其變則其咎又安在歟諸君試跡前事以稽當今之故本末源流必有可指陳者矣

問以當世之治亂成敗考論古今之士略可覩矣春秋之季吳子在齊叔向在晉蘧伯玉在衛季札在吳皆賢士大夫也然浮沉自愛無所能發明功名者申韓蘇張蓋戰國傾覆之徒耳而當國強兵所試輒效此其故何也漢自元成以來士習偷墮視東都節義有愧焉及觀亡新之敗寇鄧耿賈之倫挈挈於漢卒復舊物三國鼎分則散爲曹吳之役者不可勝數其不忍捨漢者諸葛亮數人而已是何節義成俗而識所嚮者滋寡也唐襲八代之衰歷房杜姚宋不能救也詩至李杜文至韓柳經術至啖趙庶幾乎古而唐已衰矣內則朋黨外則藩鎮皆一時之後何汲汲也將所謂文與政通者非此之謂歟宋興七十餘載百度修

矣論卑氣弱儒士猶病之及乎慶曆始以通經學古爲高救時行道爲賢犯顏納說爲忠嗚呼盛矣然向者丁寇呂范之朋黨興而復熄慶曆以後則朋黨遂熾而不可救而世故亦非向者之視矣豈論卑氣弱乃所以爲盛時耶有司懇爲願與諸君訂之

問恭惟主上嘉與宇內之士共成茂功日者除吏不以年勞不以等級庶幾學士大夫洒心自新行有歷年而齟齬守文之慮未易於是順考祖宗之憲混一流品不著左右所以并包兼容德意甚備士思所以報稱捨此時倚安須耶仰惟前朝訓迪在位雖無察察旌別殊異案其式程陟降抑揚厥有微旨願與諸君共紬繹焉以備採擇通者改秩有雙轉有細轉均之入寺丞監丞耳或自大理或自衛尉均之入員郎耳或自屯田或自虞部於是有帶館職願與試銜等者有以兩使職官願與判司簿尉等者艱易不相絶也今將比而同之歟通者銜資或以四考或以五考或以七考蓋淹速有如此者今舉不以日月爲功歟通者任子有格格有限年今得例從調歟通者特奏進士蓋或隔郊然後官之攝官然後考第之矣今與正奏等無所齟齬歟通者常後官流外雖有高爵位不過郡丞佐令皆可以踐清要歟通者以贓免敘復若員郎則自水部以轉與它官均然今請雜之庸若無罪然歟推本九重之意所以爲是混一流品并包兼容蓋曰勸士焉耳有如一遵舊章清濁雖見無乃非所以爲勸歟但曰勸士毋以見清濁爲也或者非順考祖宗之成憲歟然則如之何而可

問古者詢民於射以進士由是而擇於澤試於官而得爲大夫若卿諸侯故禮樂修明而無敵於天下日者聖天子

深監文弊采擇議臣之奏爰詔進士乙科以上兼試之射文武官自五品人錫讌射於禁囿稽之往古將宜於今四方之士亦既靡然向風矣蓋聞射禮自漢而下但曰朝儀其文云爾用之戰鬭往往屬諸羽林期門材官騎士之倫是故升降揖遜野人孰之識佽飛射聲之伎亦不於經生學士取也今也不閑於田不習於鄉校而徒試之廷得無若其文然者如必曰閑於田習於鄉校次第而後至則并收鄉黨之廢久矣或曰雖難卒行盍少近古故事陝西有弓箭手河北有弓箭社得古寓兵遺意而取士無與焉宜舉行之頗依漢選六郡良家子爲郎之制閱歲大比以秀異者上之於春官春官雜用今武舉法既射然後科第其文詞於是而試之廷高者試補吏下者報罷其舉送若考試官亦頗依漢選舉法有賞有罰若是則庶幾乎古或曰士文勝久矣必且失業又曰民未知禮而閑於武事將有它患然則古終不可復歟諸君幸相與圖所以稱明詔之意

問春秋以來楚之卿材晉不如也而越有君子六千人東南蓋多士矣說者顧曰漢以豐沛功臣定天下唐初人物并汾居多熙朝慶曆元祐之盛大抵關洛諸公卓有聞焉而東南之士功業不槩見於世何歟吳中子弟荆楚劍客宣潤弩手班班見史籍皆天下勁兵處也漢置都尉九十而九江臨淮會稽丹陽豫章財各一尉且它復缺略唐府兵六百三十餘所江淮兩道不過八九中朝義勇亦但取之關河三路夫苟欲強兵者必在西北豈其民亦不足用歟九州之險捨河渭則江漢淮海矣而山林沮澤之多至荆揚而將用武之國莫加焉竊迹前事七國之秦楚三分

之吳魏五閧之周唐成敗異效迺若彼夫形勢抑豈獨弱歟自昔轉輸之富曰江淮梗而鹽也茗也香犀珠貝之屬也視田賦又數倍世所謂財貨之淵者方今擅有之矣北年大農之用靡靡無乏夫是數者之利自若也又何緣若是然歟儒者皆知務才之不競兵之不銳形勢之不及財用之不繼務孰急此者而但曰勿講舉而措之東南之故則何貴於儒者孟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況以四海之半又況古人有用之如前所陳者矣豈曰不可願諸君疏其方略以告

問古者車戎乘宜無一闕而舟師不槩見於經何哉舫人習水著於明堂月令之書而世所行太公六韜蓋有水戰云然則古有之而失其傳耶案周制徒出於井馬出於邱車出於甸旗鼓甲兵卒賦民爲之假令有舟師豈徒無所

取給歟而莫詳其制何也春秋之季東諸侯亟用之矣伐吳之役楚舟以無政無功然則舟師宜亦有政明年爲（元鋭从陳本）掩以井牧之法治楚兵賦車籍馬而舟楫不與夫舟楫不出於井牧之賦將安出歟吳儩之役沙汭之役繼此累見豈其取辦於倉卒之間藏民而用之歟越之報吳也凡四萬五千人而習流二千耳越國澤國也而可以水戰歷乃及此若然吳越之民殆未必諳習歟夫舟無定賦士無素習安在其爲東南之長而類以得志何哉漢於邊郡置車騎水處置樓船各有員數且算賦漢所以治庫兵車馬者也水處以樓船易車騎其亦以算錢充費歟否則未聞也案地理志廬江有樓船官今夫水處不但廬江郡而已也它郡不置而廬江獨設官意者度縣官錢治船艦於此歟博考諸傳則尋陽有船會稽有船博昌有船桂陽零陵豫章皆有船夫廬江獨設官而他郡類有之豈其非在官之船故無司存歟不出於官而調之民是亦所謂取辦倉卒間耳亦得有員數耶謂無員數也傳有之曰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以擊南粵而淮南之書亦有所謂樓船卒水居者斯其爲有員數昭昭矣士有員數其船樵不以倉卒辦也亦昭昭矣然則舟孰從而具士何如而役可得而考歟中興以來材官騎士既罷而三郡棹卒四部黃頭班班猶見豈尚沿西京之舊歟江左六朝舟師甚設而制度缺略不著梁史有公私船之稱大抵或官或民初無所定陳之末載防戍船艦悉還都下江中至無一隻以此推見誠無足云者至唐制府兵於樓船未有處也然而荊襄總管兼統水陸鄂兵出討大治（元鈜从陣木）步艦亦必有法矣而兵志無傳焉抑又何哉方今江海要擊其備嚴矣間

者有卒然之警猶調民艦以佐王旅漁賈無擬發之常州縣有乏與之遽一時趣督往往條理未彰或被其患伊欲以鄂渚之戍施之沿江自荊達揚許浦之戍推之沿海自吳達閩聯次比伍舳以軍政使之大小相維遠近相及而稽之周漢發之楚越按之梁唐之間靡有成憲凡大治船置卒多靡官錢胡能贍之一切科民則有不忍儻曰國家暇時姑置勿講卒有機發閩浙騷然尚循舊貫財戍要津而氣勢不通無益攻守宜安設施幸諸君悉悉陳之毋徒曰道德藩籬將安用此

問昔者大禹排淮決漢導三江定震澤而荊揚之患去方今淮甸爲國藩籬震澤近在股肱郡言水利宜無先焉議聞毗陵吳興之間淪爲沮洳者皆故墟井聚落也柰田積多征賦積減說者顧舒漕堤曰禹迹三江僅淞江存耳自

堤作而江不足以瀉湖由是歲患澇溢宜決之便是說則然矣顧今行都北門堤居孔道芻粮銜艫可以坐集他如商旅之湊郵（元作驛）傳之速使聘之便捨此無由爲朝而亡堤數者夕告病矣如之何況松堤以東放於海斥往往桑麻沃壤利賴彌衆卒然隳壞經論交作如之何往者范文正公欲疏瀦浦以佐松江之流蘇文忠公欲立千橋以通漕堤之爽儳可行乎雖然當范公時曾未有堤也殆不可與今同論若曰千橋橋成堤潰則患在數年之後與在旦暮何異未見其可也或曰六朝都建鄴運道不由京口蓋自破岡瀆入秦淮自淮入江而破岡之東下荊溪道今蘇湖二州所謂下塘者可以徑度設若無堤漕將出此雖然幾時都建鄴唯便漕口斯已耳今都臨安匪直爲漕慮也假令萬一有疆埸之事長堤七八十里眞所謂枕席上過師者廢陸而川是內自阻而他患且如故又如之何淮（元缺）（陳本作湖按當作淮）埭陂堰不可勝計卒難徧復其不可不復毋過數處泗口可以趨廣陵渦口可以向六合肥口可以下合肥古人於是因川以設險因農以置屯大抵表豐以東則有芍陂鹽城以西則有射陂其間斷流爲阻則廬江有舒水龍舒有皖水巢有巢湖滁有滁水六合有瓦梁淮陰有白水塘皆用兵所遝也欲阻北道要無易此頃間今茲襄右之家名曰一畝占地數頃隄塞類有主名矣胡從而得之彊之而歸縣官耶必紛然其擾不惡強民則地勢不比民居不聯而可以屯田者未之（元作知）有也或曰更以他地許則歸之官夫冒地以要公上倖民之利也爲國而利倖民奚以爲政若但曰官治陂堰俾民自耕土曠人稀終爲棄壤然則又如之何而可鄧艾之迹杜預廢以成功何敢

洊復以貽患夫豈皆不足爲耶非有名禍法有起弊自昔病之矣淮浙之間而水利不興爲何以爲國徒利之興一切不顧必有被其殃者願諸公切磋究之有司將擇其中焉至若江漢以南嶓冢以東凡見於馮遷之書班固之志桑欽之經何者所當修理科條諸世所論著若白氏之記六井曾鞏之敘鏡湖單鍔之論西浙何者所當依用倂幸毋略

問仰惟本朝至仁宗盛大仁厚擬周成康而過漢文景也自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極人物之盛（元作成後文正據）具在其時是何其盛哉蓋歷年過於文景之相繼而事業何止淳樸無他而已彼好治之心不去如賈誼董仲舒爲諸侯傅爲博士無事功可述也仁宗朝士由一介恢振斯文卓然配古者四方相望而不世之賢能大用顯承與夫兼征於時衆矣慶曆閒屢出手詔開天章閣銳然以天下事責成大臣然後諸公奉行佐助不爲無大功者而韓公范公富公獨當建議又收用端人增置諫臣中外議論相應如明拔察抑僥倖去冗食謹入官選將帥之類韓公所疏非一至范富二公俱條當世急務如取士安邊之要滅任子革磨勘謹赦令厚農桑擇守宰易監司數事而范富二公有所條相類而所條諸不同者又欲參其所長大體三公所陳汲汲於進才能退不肖而去宿弊也浸以施行矣而醜正者曰去之他日所以委寄二府賜給筆札體貌不殊倉猝固曰或未足數而不自同於諸生對策者其歸而條上亦有可曰言歟此其尤著者班班上下若近若疏所以爲人才之盛皆可考也夫事有本末有名實有凡目而緩急細大係焉願以獨盛之日人物之盛所以有意太平或用或

言者備陳之將以仰裨今日大有爲之治毋易言也

問治亂廢興之故數千載間其既有聖賢之效者所不論矣自餘豈無渺然長思放言而太息者要皆謂成康後無善治周孔遠無正學其志往往磅礴宇內而求一世之諸從昔說而不可得也然至今獨以孟氏爲是其果然乎彼荀卿於制作之原言強之敘視帝王六經所論無一不周楊雄雖不如荀之詳也如梲革階淵所以諄諄於唐虞成周云者意亦獨至自餘有師說家法者陳經制長策者俱非魏晉以下所可及王通謂可以再造彝倫而悲末世之弱道韓愈推孟氏之功不在禹下原道所言亦非他儒者能及之然愈則曰孟氏之死不得其傳爲自是舉世同聲和之顧豈無人哉抑孟氏之名已尊而人不敢異議也果有所見哉此不可因人而言也本朝歐陽公之門學者方盛尤善論文學政事恥一事物不知泰山徂徠聞則有行修經明學者所謂師表湖學胡公尤篤治道其學者多有才效號爲學術尤備汝南周氏二程先生關中張氏以道學倡天下論學在當時遺言至今日世亦罕知之矣雖然成康周孔之後道術爲天下裂治效泯然不知由趣之故所謂渺然長思放言太息數世不過幾人而論議顧不復有如孔孟之一辯彼荒唐之鳴長短之說如昔日之甚不知學者何所取爲不曰之證以敵異端歟今而曰伊雒云也自周孔以來寧獨賢歟其間作者多矣若貌敬日是因人之言則非學者矣彼其曰治國平天下物有先後也致知格物云也篤恭而天下平也無實可議無證可考夫作王制議大非儺兩氣而不知漢儒且深病之是其所論尚未明歟雖然彼其考古今精矣而頗多論大體何歟其有得於古今之精所以守經通變者可得聞歟若是與孔孟之但無一不相似也則委吾心布四體以求聖王之興从孤陳作柀可也若不能自信終身悠悠於一二之見則如昔之作者皆非之書不云乎九州滌原四海會同頗歷考作者相與輸中心而誨之毋徒游言而已

問周官六典各有攸司而其間錯綜不齊若相輸而不相攻何歟司馬兵官也宜凡夏官之屬皆介胄之士師田之役也今也司士掌羣臣之版正朝儀之位而隸於司馬且夫掌羣臣之版與介胄之士不可以同條也正朝儀之位與師田之役不可以聯事也而周官顧合爲一無乃非其倫乎豈以爲折衝俎豆不過樽庭之上乎不然則必習於賓贊之儀而後可以治軍旅乎或者以爲是秦火之後簡編雜揉然也儒以爲簡編之雜揉而今制右選之士言事上閤殆有若周官之遺意則又未可以咎秦火矣其推原古今設官分職之本詳著於篇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雜著

瑞安縣學上梁文

吾邑有學繇慶厯而來諸生蹐貝於黌當爲盛久矣趨廢誰其嗣興弛百役以獨先彌三時而具舉有嚴函丈可以横經於堂周廡可以肄業其惟聖考像廟貌之崩觀顯允賢侯楫儒先之善筭事關風俗歎動州閭斯抗修梁爰申善頌

東吳會修門一葦通甓海源源流道德也應泮水日朝宗

西峴首蔥蔥雨露低更上觀潮試回首朝陽合有鳳凰棲

南一曲清江與地參鶩世文章曾不露横塘居士府潭

潭

北闕學韓山來不極三峯之下可無人能以功名留翰墨

上閭閻方今開蕩蕩少微正照十中廬此有隱淪誰與訪

下七八十翁多在者自古生不識干戈長得兒孫皆爾雅

伏願上梁之後菁青充棟多士恒門祖維山神無風雨漂搖之患點及肩祚皆由河魁磊之英

到桂陽謁宣聖文

其惟夫子之言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乎某實荷氣慨謂有民社願事斯語以免於戾敢告

桂陽上元設醮青詞

邇者庶證非常連陰不解殺方假守何以召和命王脉之初頒雖修故事而天威之甚邇實負惟辭恭願哀矜一方嘉惠百穀事關民命豈使臣罪僥倖之恩咎在臣躬功分民被陷危之患

桂陽中秋設醮青詞

疾痛呼天慨自忘其僭越高明覆物終不忍於顛隮承惟返風滅火之祥何啻虛谷應聲之速敢憑羽侶式謝鴻私恭願不異塵凡有來肸蠁榛楛斗筲之器雖負民社而不勝念臣葵藿之誠盡傾滿斝而未已遂無他咎以迄終更

桂陽重修城隍祝文

有屹崇墉爾神主之彼圮而隳宜崇補之築之閼閼倚呵護之允也有成維是其嘉與之

桂陽重禱雨文

某假守於此大懼涼薄不足以□□□用昭事明神以祈歲事迺者烈風荐作嘉澤弗周聚□□□禾且樵悴夫爲吏之日短神與民相依之日長奈何以吏之不德而爲斯民病也敬申前請敢告終惠

謝龍山淵明應侯（元作侯則應據目改）文

維侯所宅桂陽之望風雨不時於是焉禱其諸古之所謂境內名山川歟茲者嘉澤兆周烈風荐作菽粟幾登禾且就槁固宰物者所以譎吏而侯亦豈遂忘此土也遣官乞靈齋祠以俟侯不怪過而辱需施之某雖無以愈人猶足以代不識詞昭示後來永永無忘

周子名說

周子請名余命之曰仍之蓋取古仍孫之義周氏之門父子孫凡三世傳目野人目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

卿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夫欲爲士大夫者必世其家者也三姓之傳於今爲庶非萬匹夫也而大有後於晉國是在懋不懋而已故字之懋長

朱子名說

吾友朱同之之子名植字直卿□□□名字所從來曰祖父所命也欲易其字爲直方而植□□□四書以遺之使持白祖父視如何也

謝居士贊

香而好施隱而好客終身鰥居而義不廢嗣息豈其所謂非儒非墨而自適其適者邪

自贊

以學多病以貧數窮佚我哉晏亦二者之功□□□歸寥寥太空儻不離人即爲良農

照會當職到任欲得民間通曉法意檢坐到見行條法如后

桂陽軍告諭百姓榜文

一父子律子孫違犯敎令及供養有闕者徒二年

敕子孫違犯敎令及供養有闕情重者鄰州兇惡者千里編管

敕諸生子孫而棄之者徒二年殺者徒三年收生人其犯雖爲從殺者與同罪棄者徒二年半並許人告若地分及鄰保知而不告殺者徒一年棄者減一等

夫婦律諸妻無七出及義絕之狀而出之者徒一年半雖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去之者杖一百追還若犯惡疾及姦者不用此律

房族律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爲隱部曲奴婢爲主隱皆勿論卽漏露其事及擿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

律諸告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其告重者減所告罪一等卽誣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告大功尊長各減一等小功緦麻減二等誣告重者各加所誣罪一等卽非相容隱被告者論如律其相侵犯自理訴者聽

鄰里

敕諸詐告之罪若於法不應告之人雖係廂耆鄰保亦不得告

敕諸事不干己輒告論者杖一百其所告之事各不得受理

律諸鄰里被強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聞而不救助者減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論其官司不卽救助者徒一年竊盜者各減二等

窩藏櫃頭誘略

敕知人犯罪而藏匿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不須事發被追藏依匿罪人法其知情停止人犯徒以上罪者准此

律知情藏匿罪人若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各減罪人罪一等

律諸博戲賭財物者各杖一百（舉博爲例餘戲皆是）贓重者各依己分准盜論（輸者亦依己分爲從坐）其停止主人及出玖若和

合者各知之

敕諸開櫃坊停止賭博財物者鄰州編管於出軍營內停止者配本城並許人告府者巡察看禁一宿提舉人失覺察者杖八十

律諸略人略賣人（不和為略十歲以下雖和亦同略法）為奴婢者絞為部曲者流三千里為妻妾子孫者徒三年（因而殺傷人者依強盜法）和誘者各減一等

敕諸略若和誘人因而取財及展賣或得財者計入己之贓（在一名處頻犯人不倍）略人者以不持仗強盜論一貫皆配千里婦人五百里編管因而姦者依強姦法和誘者以不持仗竊盜論五貫配五百里婦人鄰州編管其知情引領牙保若藏匿被略誘者各依藏匿犯人法

右仰汝等百姓各詳立法之意欲汝慈孝父子有恩故有供養有缺及違法教令及不舉子之法欲汝安錯夫婦相保故有七出三不去之法欲汝和協宗族如一故有相容隱不相告之法欲汝交通鄰里無爭故有不得告訐及相救助之法欲汝守己不務貪婪但利其家卻為眾害故有停藏開櫃誘略之法迺至鬭毆姦盜每事有條意在禁汝為非勸汝為善當職今節取數項係父子夫婦房族鄰里要切事理明以教諭汝等皆有良心其俗質朴比之諸處公事最稀若更遵從不致違戾雖有官府刑何所施更冀得力之家津遣子弟從師就學興起門戶其餘勤謹農桑愛惜錢穀祭享翁祖看守墳塋如此則骨肉相勸里巷無怨和氣所積天道不差風雨必調五穀必熟可使此邦永為樂土至如猺人實同省地久來往還何分彼此設若頑

縣催科或公人下鄉恐嚇保社復相追擾或賢寄等家兜收過多或代納上戶利息太重之類凡有枉塞並仰披陳至於當職自有過差諸縣不能體恤儻以看望未欲興詞但希書簡相投或因寄居學職過聽見諭庶幾通知從汝之便

桂陽軍告諭納稅榜文

照對軍縣每年起發省部總領諸司錢糧并支給官兵錢糧貫萬浩瀚別無課入全藉稅戶夏秋銀錢分擘應副當職到任據平陽縣丞狀申驅磨見得自淳熙十一年秋至十四年夏六料銀錢欠數不少除十一年已准放文自第五等已下除放外餘四等以上并十一年夏至十四年夏三料理合向催切慮稅戶不易難以一併了納當職今同眾官計度將十一年四等以上戶共欠一千二百八兩有零并十二年夏十二年秋共欠一千五百七十四兩有零共欠三料未納之數時暫住催自十三年夏料為始催理又慮稅戶目前已將錢米交托與攬子店戶等人卻被兜收入已故作名下掛欠已行下知丞分鄉具出長名帖子付逐都保正戶長仰各巡問甲甲內人戶如委曾交納託與人見有干照即仰保正類聚姓名保明申縣切待於交攬人名下追理自餘委係本戶即仰趁時赴軍輸納今立寬限十三年夏秋二料限二月終十四年夏料限三月終更不准前遣官差人下鄉搔擾乃已約束受納等處每銀一兩減五文足掯子錢減三文足役錢一百文足收會錢八十三文足每一貫減五文足掯子錢減三文足苗米官田職田米每石減十二文足每石倉用米減十五升攬子米減五升耗糶米每石減七文足每石倉用米減十三升

攬子米減五升省義倉米每鈔減五文足每石倉用錢減十三文足倉用米減二十二升省攬子減五升省錢自一錢以上米自一到以上准此曉示去訖候至限滿見得錢物次第若是正稅自足了（元作辦了）一年支遣當議再將本縣久例無名科斂並行蠲減以便人戶若致限滿拖延不肯了納即本縣將欠數多人申軍點追別有行遣

桂陽軍勸農文

照對守令勸農國有常典循習之久但爲空文當職以里巷通曉之言勸諭汝等開具下項

一閩浙之土最是瘠薄必有鋤耙數番加以糞溉方爲良田此間不待施糞鋤耙亦希所種禾麥自然秀茂則知其土膏腴勝如閩浙然閩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此間所收卻無此數當是人力不

到子課遂減奉勸自今更加勤勉勿爲惰農坐視豐歉

一鬥毆鄰里切須相聽莫與（疑興）爭訟界至田塍各據元業不下牛畜迭相借助少有言氣且務休和才到訟庭便妨日子况復般裏倍有勞費假如有田十畝歲收不過十石供輸之外瞻養甚難豈宜因訟耗財自取狼狽

一了納租稅務在及時今來受納倉場並是當日給鈔銷簿如有農家或將銀米邀託攬子舖戶等人須是便取去赤鈔爲憑不可信受手會白關之類所慮攬鋪兜收過已致作掛欠正當農務忽被追呼

一陂塘水利宜從古來上流下接公共分使若甲家占奪害及乙丙羣聚爭奪甚者到官期集鄰保追逮證佐動經旬月方得事明本欲獨得便宜卻被兩相妨廢

一生借種糧貸者不免先須量力莫據眼前借貸太多債還不易及至空竭卻謀昏賴所是富家亦合量不收息除豁積欠難以遞年登帶恐爲貪婪若貧者昏賴不還富者貪婪已甚日致興訟罪有所歸卽非主客相資鄰里相保之道

一此間典買產業或賺昧卑幼或不儘問親鄰或因抱種交業不時或因自與（當作契）投印違限之類緣此無賴等輩執占爭論先自蒔種徑行收採比至到官惟憑契約往往得產之家雖用見錢反以違法失理遭罪請自今遇有交易子細審度凡涉前

項數端之類幸勿向前以貽後患

一此間多有無籍之人告人絕產及至到官或有恩養子孫承代或有出退近親遺囑其初官司未知來由須至行遣甚者抄估以至給還動經年歲只此失業深爲可憐除已行下諸縣自今如有的是絕戶卽仰鄰保述名結罪保明其申方與受理自餘勿干涉人妄有告訴重行科斷

一諸縣夫遞除是般簽綱運錢米雖當忙月亦或不免其餘雜役宜且暫停如官司違使重疊或無輪次苦樂不均及承行等人取乞搔擾逕至應干賦役有妨農蠶使汝失所並仰陳訴

右仰汝等遞相勸諭務在遵從庶克有年毋令後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五

祭文

祭兒光居士林喬年

齊魯兩生覷漢功臣爲貴列國之千乘不如洙泗之一言世固有公論也公名不至仕版而蜚聲鄉評不在諸賢大夫下夫豈求之嗚呼士之聞見公者亦可以興矣功名一時典刑千古形器雖亡道德如故我等親舊今來哭公三年之喪於此觀禮自今余鄉起孝起敬其誰作之曉言者老潸然淚零何啻此夕

祭王詹事

吾鄉自昔諸儒有作剛毅敦龐是以爲俗中更權臣擯排其尤喬木云凋何草不秋誰其似之惟公嗣興矻立堂堂萬夫典刑梅溪之原簫臺之下公車不駕市無翔價簫臺之下

梅溪之原公休於廬巷無違言公行未久公歸白首邦人父老欲執之手天子起之愛莫止之羽翼四海匪我敢私忽焉此觴涕泗如水百爾有恨不如我同里

祭芮祭酒

嗚呼欲從先生游十年於茲蓋亦數相遭乎乍相親也而受教不少延何哉天耶人耶前年寓會稽會先生爲部使者有來言先生將就顧汝□某□愧爲尋如毗陵弗敢見明年東還先生適長太學是秋將攻試揩諸生員又以嫌弗敢見既幸備數諸生先生孳孳焉望某來也比至相待如賓交甚者從二子辱臨拜又命吏持立無答拜爲是懼也又逾月弗敢告而去嗚呼誰謂先生歟而遽止此也夫苟謂遽止此也其寓會稽必無以愧自遊也其還毗陵必無以嫌自拘也況爲諸生宜旦夕左右侍而又何忍以過相待一頃舍去夫以位望之殊也法守之繁也世俗之莫已諒也顧小而失大其亦謂之人耶雖然自知求師友所得於天下纔數人耳去年哭劉莆田今年哭祭酒彼詩書何限胡爲於我師友頻歲而忽焉亡耶且賢者縱不得志用猶不可留（此下元有限字）遺吾黨耶且某也固無多求於世無乃亦不獲成就其私志考德而問業耶今夫汎相與類有幸不至缺絕也是謂天耶非耶嗚呼一忤權臣白首歸鄉公論既開時謂□宜何位不過卿死無歸居豈惟門人有淚如雨

祭張南軒

吁嗟先生惟以正終如何歎嗟四海所同欲知先生嘗觀之公軍旅有言魏公之子惠我律我魏公是侶如其即戎莽與偕死學士有言瞻彼洛師昔在文獻往往闕遺曰惟

南軒尚其嗣之朝廷有言豈無他人吏道趨變經生泥陳必若欲夫可以致君去欲其歸病欲其愈及此蓋棺萬事永已亦有咎怨莫或假毀嗚呼先生位曾不隆曾不卑卑與人爲通抑不立異收攬於弱雜學高明維行粹貞維其待物一不以疑雖即求之人實兼彝君子在世勿悶勿處譬彼川嶽用興雲雨三農賴之以藝稷黍翔惟世臣喬木勿伐翦惟儒術不墜一髮生能幾何而堪契闊往歲玉山前年秣陵二公云亡令我涕零又哭先生我懷實并念昔從遊爲日則淺辱誨辱愛辱待甚遠自我不見常懼有覗有來湖嶺必惠問我對之翰墨如在右左蒙是謁稱罔敢遊墮家有藏書國有太史雖微功業先生不死我心哀傷蓋不以此

祭薛常州先生

我昔自葛壁立倚天見兄梅潭忽若墜淵梅潭謂何其要日損自易闢論餘勿挂眼明年會稽我圖西征匯適會稽從兄毗陵毗陵何有聚書千卷曰此百氏各有攸見維古相授待蔡傑然我辱過施如何克傳約我博我有源有涉譬彼草木自根徂葉匪我無師亦既多友繄兄不逢歲月空久我無所顧設生爲役於兄居游無以南北渦湖之上其樂未央爲兄食貧去之他鄉兄使淮壖我客都邑繫名春官驅馳靡及霅川之招豈不欲往有婦方娠瑣瑣鞿鞅會兄來歸我棲旁舍當暑之祥相期秋夜我嗟我命爲此契闊別今爲虐復我中聲魚亦有依鳥亦有巢我實何罪特無其人顧瞻四方鞏公日徂劉不在閩芮不在吳我居數人迺眷相顧幸踰其分罪此之故凡今海內知兄如林我雖庸陋特知之深我觀六藝師自爲的書不見詩春秋無易我觀諸子其說並駕佛老見奇申韓每下我亦觀人鮮不異止此有遺事彼有喪已自兄作興廓之大同以斷鑿疑匠師蒞工人之見之於何不一可以右左衡從伸屈我寬度之惟心之宇豈惟不病即膺所得天不生賢生慨不試歎無全材雖全褐謂彼尺寸材功在夏屋而棄不顧徒爲喬木凡今之人爲此隕涕我獨私憂皇恤當世世艱道遠而使我獨有誓未完有徒未淑誄之以詩哀哉已而莫知我悲謂我胡爲

祭林安之

余游觀天下博交當世之士以自治諸各有長矣矜毀潔修者或亡涉事之具疏通倜達者則放乎繩墨之外而不可羈刳心而邀約者幾矣又自六經百氏關略而廢遺嗚呼安之余固（元缺从陳木）編閱而倦有焉引而真之諸老先生之門亦不數數焉見之忽今亡矣余將寔望而誰期余游具區還會稽棲遲台鴈諸山之間人迹幾絕安之往往先至而後歸金華之行積雪埋嶺安之之疾侵矣而猶不我遺夫十年崎嶇不便於家不利於有司不旨謐於其躬而無忌無悔是果何求者歟此意寂寥非篤學深思者未易與知也余年未四十多病而齒衰自哭薛常州而百念弛矣獨將求古人之書日與吾徒講玩以卒歲而安之且死則吾志焉往而可爲世有公論於安之旨不泯沒而非哭之慟則不足以雜予悲也

祭諸葛夢叟

嗚呼夢叟死生安計昔歲薛殂今茲君逝朋友相期扶持絕學慨此存者晨星寥寥君之學問不爲遷庭曰意苟誠萬物受命固嘗講論茲道閎大尺矩寸繩其施或隘君曰余聞力行以充力之所至日月未窮閉戶十年讀易求志朋友謂君不仕無義授官長樂勉君載塗曾未及朞上下交爭少出所藏已有端緒遂昌熾之豈不大肆衆目棼絲萬命流脊天意何如遽奪人豪維昔予厚託韓以死存沒見貽瑱瑱及此微君之屬於義猶然我力可及敢不後先酒醴在壺脯臚列几酹古陳奠豕承君意

學官同祭王司業

公於載籍博覽强識上自班左旁洽百氏然不侈空言而已試之一二其於詞藻淸潤豐縟而亦無斷章牛倣刻諧名家之意至於心度純明發爲樂易望之儼如卽不忍去情親語狎駢以諧戲俄而肅斂託事以治蓋庶幾德人之容非尙同者之能譬若夫流離廚鬪其年方穉而望君親生以爲媿閒關萬里卒伸大道是又壯夫節士堅忍偉克

而得之天與匪詔匪諭嗚呼諫垣數月擲黜則末十年外服帝獨簡記晚歸周行善人有比兩學是師用有次第士論方厲乃銜不施某等於官爲僚有嚴位置公忘等衰（陳作）（夷肌改）家人儕類絕去纏軌惠風和氣胡然山立而忽淵墜嗟人不憖我獨切至寓哀斯文百紙莫旣

祭張簡之

余讀架閣公丈人之誄蓋聞兄之能服勞處約有孝敬之遺風矣晚見其行事自叔父一研一席蠹書敗簡汛掃庋（元作庋）藏旦旦不憚施及米鹽講若疇昔余旣謂是誄也信而於是重有感也蓋余爲牘恨不及架閣公無恙然猶及兄拊諸弟奉仲母以爾居也俛仰之間事變不齊西東其廬几筵相望弟襄子經室自爲孤嗚呼此余所以重有感也余辱歸妹最知最厚於兄卒葬㕔在疾苦斂不逮棺窆不拊穴所以逝其不生而銘諸幽者亦不得挂名焉適今彌年克具觴豆敘德寫哀因以自鎸魂猶可招其在斯文

祭鄭自明（按自明名鑑三山人爲大木所壓死故日奇禍見李心傳朝野雜記乙集九）

嗚呼哀哉自明余與君游久知君之重其死也自爲諸生固曰士以一死何鄉不可及其居朝抗直自喜每一進見以所聞於賓客厮役某小人某小人之說察察爲上言之撫諱人數以爲甚危而君益脩然雖萬死無恨然而閔其私蓋衞生甚謹也嘗訪君燮亭之上嘗爲命酒余食瓜果而君禁之勿多食他日過余燕游以償君曰囓昔聞有以茹此死者至今不近也啜茗飲水靡不博問恐以疾傷其母嗚呼君誠重其死而將有以處此矣適今死奇禍何哉余旣甚悲而莫推其故且懼知君之不詳者亦爲誠也天嗇其年人害其名嗚呼哀哉自明余故爲斯文以哭君也

祭劉端木

嗚呼端木而止於此歟謂其容貌不澤齒髮衰變而無詩徵歟謂其疾聲遽色太喜怒以干和歟抑謂其彊心於事而敝敝其生歟而端木咸無焉然而止此將安咎也嗚呼端木其心將以仁其三族其學將以著見當世而庶幾於古人其儀抑抑其言恂恂至於居爲畏友出爲拂士而取予之際能不以不義加乎其身於今之世吾見亦寡矣豈古所謂直諒之益木訥而近於仁者耶晚得一官無貴於貧母老子稺旁無彊親蓋擇地而蹈報效如此此某等所以哀籲之天莫知所云也

祭鄭龍圖

嗚呼道之不明亦旣千載宋興用儒涵育數世故經術盛於伊洛而王化行乎元祐之際秦漢而下庶幾三代于何文獻奄忽淪替中興斥扶欲起復蹶晚生小子散無紀繫惟公及從渡江諸老尚有典刑之學不墮紹興季年靡然流俗之弊本之躬行加之講肄充養和平議論方大析義利於秋毫兼博約而獨詣蓋伊洛源流與元祐之規摹於是乎在苦節至於甚貧靜退見於初筮揚名二紀之久致位九卿之二旣物論之惟允殆天意之將契我觀人物可爲流涕瞻前靡及顧後孰繼公於此時譬之東方未白明星晰晰續飄零之餘緒道倏欻之亨會方有識之自覺俄覆出於意外嗚呼哀哉痛在吾黨事關海內矧余從游辱誘以誨舍曰諸生視之流輩至於非望之期不言之愛儀手援其有益雖身危而不悔嗟今已矣逝將安賴祭具微而輒止文把筆而屢廢以遲遲之不忍尚發明而有待竟余懷之弗究聊一哀於此酹

祭呂大著

嗚呼理固難言事堪永嘆尙斯文其未熄儻千載而一旦自夫孔門之徒盡經術闕馬遷而下史法亂微言卒墮於佛老多識不離乎箋傳惟公紹絕學之遺統緬潛心於一貫立六藝之要津涉九流而弗畔旣超乘於先得亦加鞭於後倦可謂明古人之大體而能通當世之變汎觀人物粤自秦漢勳臣憒其器略儒雅隆於詞翰通人焉草草法士焉斷斷以余觀公與夫專善偏長之士豈可同日而論哉若乃推本皇家講明文獻以爲藝祖造邦上規周室而仁皇繼體之際庶幾於羞道管晏痛小雅之未復先墊疑而獨辨推公之志歟富韓范緝熙盛之墜緒振元祐之餘算又將會同錯綜招攜集散回萬牛於絕壑手六轡以徐接合當代之玉石出中原於塗炭蓋自渡江諸老皆有遺

恨者也嗚呼憶學省（元作者按先生初登第呂在太學當作省）之初識怪伏焰之方熾及修門之晚別幸後會之猶健相此意之攸屬若一體而中判年偶同而得進名近侶而實遺流騏驥之先祖望孤征於款段參移兮斗沒長夜兮漫漫耿余懷其何極訴之人而有限（元作恨與前複从安正堂本）望新阡而長號冀精爽之一盼

祭朱處士

嗟乎學問散於殊塗而尙德之風鮮選舉出於一科而遺賢之恨多幸淸議之在下而吉人猶有自修於其家維公行誼可以據宗姻之蹤跡襟度可以受師友之切磋位卑而樂施予齒老而工編摩自三尺之童待之若蓋行而於一鄉之眾未嘗有所譏何以余昔念之俱冷而聞公之訃至於屢嘆而長嗟文以悼之我辭不訛非士無誄刻之山阿

祭章端叟

吁嗟端叟今孰不如問其位年弗逮彼愚吁嗟端叟相爾志氣蓋遠將與當代諸賢在文學議論之選而窮亦庶幾可祭於社識曰君子之墓中間無相寄孥於旁谿騎尾山田園半荒士而至此可以悔矣而猶朋儕不以四方誰爲夏屋能置松柏于何雪霜不待盈尺安陽之南豈無士友胡獨端叟哭者十九或斂之牀或沐之柩百爾無恨何必爾後余二十年交滿天下自春徂秋三泣大雅溺會未收復奠斯單侑可無文其尙忍寫

祭張忠甫母（元脫母字據目補）夫人

鄭子將官由莘維夫人之子贈言卒篇曰予家耄弗暇顧官我感夫人爲之渺邈少學旁舍勤經歲年今我求母而爲隴阡若彼有母亦惟故牽東西居游各天一邊借云懷

依無能粥饘亦有將母朝芳夕鮮老與稚等于家之便百爾好瘥不如式還曾是無憾惟夫人也全固也有子而誰俾然相他人母（元作無）類以利言微祿微爵至貴子憐如夫人子豈時斧斾再麾之祠蓋云惓惓有如夫人願其翁軒豈敢自必乃林乃園凡此克孝厥安以專匪子之爲美夫人之賢惟賢賓希近在乎姻聯嗚呼云亡見不自先

祭孫忱卿

嗚呼忱卿而死於逆旅歟謂其藉蘇以爲養歟則田園室廬於吾鄉可以甲乙數也爲好驅馳倦游而至是歟則時昔端居館出雖鄰不覿也抑爲以貧以世以場屋得官而勢使然歟則舉不出此也夫士散而之四方略不過是數者而上焉者則名在當世欲退藏而無繇也忱卿可以免

此而今以逝旐斂嗚呼是不謂之命耶雖然有鄉黨爲之辦護有婣族爲之受弔者先事之三日壯子適至而帥相間之歸其鎮之逝俸爲錢三十萬而凡事無缺以忱卿之得此又可以見天之報善人矣薄奠告哀文以慰之

祭妻母趙夫人

有言城南張氏稱首架閣之配卓堂之婦曰惟夫人相其孝友有言安固賢惟趙氏辟雍之孫郡丞之子曰惟夫人是習是侶傅貢部人婞交忠甫是於架閣則其叔父爰及婚姻夫人季女我觀季女以我貧困旦旦謀食歸田是遜匪教之素誰與無悶相彼從夫及閫外之議相彼愛子惟區區是遺靖惟夫人厭婦之懿自我來壻不見前作夫人猶存可以覲晤今其亡矣將安儀度我是以哭之斯文而誦夫人之賢尙來者之知昨

祭孫諫卿

吁嗟諫卿無年謂何彼日戊生白髮醉歌亦有苦心利析秋毫孰如傍鄙胷臆殫勞亦有崎嶇褰衣露冠胡然深居而秪自殘雜草彌原槓（陳本作櫃誤）玉易毁謂天昭昭葬不可理我生空虛多朋爲富比年不圖交弔纍計匪我私哀善類之憂忌予是懲好予是尤吁嗟諫卿稚婦弱子歿與兒訣一語一止豈無胡者終也瞑歟世有權衡誰爲喪得吁嗟諫卿萬（元作蓋从陳本）事蓋棺誰俾吾藁聲爲爾吞

祭張忠甫

吁嗟忠父誰無死生短長幾何胡足重輕崇牙大纛百年之榮孰與身後誦其字名君行之脩君學既成方其獨行蘩聽以驚有譁笑譏不悔不傾卒底於信家人父兄既信而從邦人友朋有宦問政有故問銘緩急之請是非之評隱然衡門重於公卿自昔蓋棺萬事愈明無祿何哀不朽有憑我媿則多事違其情君臨人喪治其衾衣或設之祭稽經考儀劃絕肺肝放像俎彝其爲銘文刻切怪奇葬視其穿風雨必時今我喪君哭不及尸曾莫得詳何以斂之祭以今羞雞酒脯脩銘又弗能撰德慰悲葬也屬疾護柩以兒遭時之偷交道日衰我不能悖又以自規唯是子凡昔在寢閤受君託言永矢弗隳吁嗟忠父其倘肯來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六

祭文

祭沈叔阜

嗚呼以先大夫之於子屬望也以壽母之恃子以亡恙也以伯仲與子相和唱也以朋友交游謂子足嘉尚也然不待中年而夭矣豈惟家人蓋鄉黨鄰里同心悲愴也嗚呼萬事如意豈必永年有一弗爾禍不待旋來者可追往者已然我不能規文以自鐫

族祭八一叔

惟靈厚重之德溫恭之度語無厲聲動無疾步蓋嘗深居燕坐玩意緗素娛翰墨以永日時杖藜而觀圃雖比鄰聚訟轍跡旁午而澹然不顧至於里有恙苦族有喪故曾不渝於風雨必躬問而身助若迺內將順於慈母外服勞於諸父彌歷年如一日及二毛而猶慕眷旁洽於弟姪一色笑而匪怒然其胸中昭然自有繩尺臧否不言莫可欺以智數者矣嗚呼文足以決科而老於布衣實足以長世而不昌於胤祚以歲寒之茂木亦半夜而偷濤究人事其何闕斂葬荐若之難訴覬其前十日而戒客郤私昵以密布衲兒曹之奚擇曰阿牙其可付余聞繼宗之子經禮攸昔豈聖賢謂之弗祥徒世俗以爲諱苟牙也足以汛掃門戶典護墳墓渺一介其何嗇將九原焉如赴偉顧言之勇甚又古人無以遠過者也惟是枝葉凋零歲月遲暮乏一老之導前嗟眾稚之失措此某等所以羅拜柩下而長慟想儀刑以摧仆

祭張國紀

嗟呼國紀吾欲誦子之美兮累百紙而莫殫吾欲哀爾夭兮淚懸河而何乾招子之魂兮冥冥其安逝託子之孥兮交貧而力不逮蓋自故老之傳書籍具在疾驅者迷短轍不折者厚載高明兮鬼瞰其屋愁苦兮弗菑與害曷唐兮鼎食鉅頭兒兮無蓋仁三族兮報之豐自營焉不延厥世以余請問兮籍甚於日睹兮每背至國紀而一不酬兮余誰問兮茫昧豈天若不諶或邂逅兮聖賢以爲定計匹夫兮細故將善士勇兮九恂徒長言兮何尤聊一觴兮以酹

代兄祭林承事

維公劬躬植門自約而贏發始爲儒被之家聲閈閎無慚鄉閭有稱昔者婦黨缺撫侶承克立之後祀事有邇昔者族黨伯季凋零轄其孤嫠以迄厥成夫人於此苟或一能則爲善士況是合並奈何無年雖天冥冥嗚呼方女既笄實繁問名公爲相攸莫如吾生發時躐居少公數齡迺以我歸嘉我弟兄待不以壻而如輩朋自其室事來諸來評有不釋然輒以我平頃我屬疾中寒善驚公亟問劑濟時不盡及公昇醫省之郡城謝言再三勿揚夜艅誰撫身劬所感此情雅有室廬可以止輿新有子婦可以使令奈何無年胡不涕零刻辱深厚此酒忍傾

祭鄭龍圖母夫人

觀獄者於龍觀河者於渼猗歟夫人克生二子大以龍圖經明行脩名重天下南渡以來張呂之比而景元潔廉忠信過往而絕出又爲當世雋傑之士譬之天球琬琰弧弓垂矢粲然房中車爽襲美幾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矣至於龍圖稍稍宦達位逮九卿夫人固爲之歡而亦不以景元之負志流落不逢爲恥龍圖怡聲下氣坐不垂堂夫人取焉而亦不謂景元單車暮夜赴人之急難爲非是

則其高懷曠度兼識二子之才往往總攬人物者或有恨於此也嗚呼夫人之衰自喪伯氏仲欎兆任昔不以仕藥物之良飲膳之旨儻可一笑不遠千里令也壽終拜臂百指棺槨衣衾開者興起永惟人生及此有幾然某元猶衰恫憤悲自謂遣撼蓋不但以遲莫困窮力有所止也某等承游門牆欽誦儀軌以受祉之既多而哭少於餘齒且歲爾之四周凡奠斝之三跪宜盛德者不然將永傷其曷已況有感於百懷曾莫殫於一紙

祭梁丞相

麟鳳不摯帝王瑞之本德爲春萬物善時維皇龍潛公爲舉首天授之相有司之手維皇至聖維天之仁維相休休嘉靖此民澤農欲晴山農欲雨公在相位高抗下黍彼有言戰此有言守公在相位兵不挂口人亦有言誰怨誰德

公曰賞刑具在三尺人亦有言匪同斯異公何適莫靡立一意乾道經略淳熙無爲從容其間不競不隨上之咨言下之歃望弗及其身人自得喪公疾未劇公歸已決帝曰如何咨爾同列至於領祠至於賜第滿留經帷愈好勿替我觀自昔蕭曹周召經史云云如公特少方舜命禹宜師宜保溥海有恨公不壽考公不壽考溥海恨之刻如傅良辱愛辱知屬官窮楚遭歲之繆爰及祥琴文始克就太常有誄太史有傳迺如斯文聊以哭奠

祭劉子澄

惟靈學不事於章句仕從容於祿爵積之身以力久試在邦其大略我特立而衆同曰好名而奚怍若夫鞠企慕於前修圖報稱於隱約豈與世以多違懷貝朋而獨樂孰遺貌以觀心悵此風之不作以余交之最晚知君意之匪薄方前猛之切磋收後允於戲謔何手墨之未乾而遽遺於今昨儻絮酒之可漬將陳根而亦哭

祭蘇訓直

元祐故家封殖百年百年舊聞嘗失其傳疑將孰問孰備次詮如公幾人庶幾象賢然而位不過外郎年（元作涌）僅止中詩是不謂之天耶累舉不第屈於賓延崎嶇州縣晉諱自言晚以民庸著之淮壎積有令聞爰始綜銓向使第公之文少而騰翥則於史觀則於詞垣何處非宜而躓莫前則天之嗇公非適今日然也嗟乎魏公之功鼎彝所鐫比及三世中更百罹維先大夫義不附權天下冤之臨汀之遷公論既開忽詣九原凡是天理莽不可言某幸茲爲寮情相後先卿之謙謙聽之便便一日不見而我棄捐寓哀斯文三致意焉而哀不勝有淚如泉

祭張孟皐

我識諸張餘三十年仰止端明恨不執鞭架閣勇爲而挺出忠甫肥遯而孤騫雅夫（元作矢）寬夫接於英躔亦有媚嫵聲華滿前我來雙清詩書之淵孟皐妙齡玉潔蘭馥前規後模足不及麾既而諸老淪亡松摧蔓延於赫家聲寖以弗綿孟皐永嘆逝將誰從吾學未就於何食眠習爲文詞短章鉅篇駿不可羈闊略注箋及試場屋句磨字研務入繩尺以取衆憐屢貢弗就愈强益堅妻啼兒號語方諱錢必以青衫侍親九泉晚壽世科至於澹然而其料事察於耆龜憂時過於貂蟬每一發憤於酒是便竟成沈痾殆若自捐嗚呼孟皐工於成家而拙於謀身有恨於貽後而無忝於奉先求之昔人亦足謂賢我妻厥姊見推師傳忠何旐之弗告爰何善之弗宣病革之書筆墨倒顛屬子以埒

抑何惓惓會余東歸哭此殯筵莫塞爾悲爲之矢言謂余不信有如大川

祭令人張氏

嗟余與子於窮相遭以子潔清濟余之豪何以賜客取之衾袍殆將兼旬蓬首不嘗別余力學往往獨旦每興祝夜靑燈在案於焉勞苦於焉咨嘆苟余飢渴則自泣擬凡我族居以私爲公凡我嗣息以異爲同亦既聲名胡謗是叢亦既膴仕奚歸匆匆雖則信己豈余所獨亦豈無人共此心曲知余孰深愛敬之篤子嘗有言舍我無復嗚呼子病之久余靡所愛顧笑謂余日月有待疇昔之夢雲鸞下逮夫豈凡骨而及斯賛余亦旹夢殊庭楙嚴有二黃冠縞衣纓稽求子食器與子鏡奩而遂棄余曾日不淹嗚呼以子生平死且有守奈何寢悄失此益友强欲述子悲鑿之肘

尙圖能言託子不朽

祭林懿仲

我老哭子云胡不衰豈以斯今微子之才有才如子學以自培少卻寘之辟雍遂棄而年不逮公論之間是縣於天我哀何哉我懷古人風期詣契匪無繫居詡爲友朋亦既樂推俄而議評亦既洽比俄而背憎誰其廿年篤師一經凡日同門觀猶弟兄毀譽合離弗移弗傾譬彼松柏可以永齡則知我哀豈徒私情嗚呼喪歸自淮瀆焉曷勝厲我悼內拊棺未嘗今鍬酹之倘其歆聽有盡之觴無窮之名

祭瑞安宰留公綱

昔世之難開於浙閩有觧一區洞無門限籍入誰家何所就詢邦賦有常夫豈不仁令日敲朴吏加斧斤役無完家將無見緡累歲於茲交相爲貧閒有惠令不怒以顧譬彼沸鼎而忍益薪匪疑則撕以及其身自我公弼飭壞爲新一術不施笑言津津役戶晏閒吏袍前陳州家曰能使家日勤且以其暇豆觴佐賓縣門之樓圮爲荆榛忽焉山立智目不眴以此長材與意之眞豈徒百里可以長民蚒陸怨壚盭齊紛繽鬱若其間亦志可伸遽止斯耶天何昊旻自君厲疾愁聚爲孽識者於醫昧者於神覽其壽祺以勸後人聞之不起萬里霑巾我忝同登晚交益親況此酹別不知所云峴山之石歸然嶙峋尙刻遺愛庶幾不泯

祭潘省之

嗟乎惟靈以家學之末顯擢巍科以娛親以里仁之未博求三益以淑身聰分人而淸約嚴律己而殷勤若夫歸愛女於心許擇家婦於素貧貸壯士以邀急遜旁枝而圖新皆在昔之所難得一節而過人迺具美而弗矜爰好修而

益振自發軔於州佐亦彰纓於京塵有衆允之噓拂無一疵之緇磷雖混迹於莞庫遂揚名於搢紳及兩贊之已華領壯縣而獨欣棄訟而弗設惟經師之是遵參累政之短長從百里之笑嚬酌民言而徑行或黃堂之未聞有質祖而弗問矣加賦之敢云積棠陰之劬勞忘相內之欠伸俄遺恨於偕老遽傷和而損神嗟乎志如公之闊遠行如公之貞淳儻少假之歲年將策足於要津蓋庶幾於有德輶藉駮以爲純忽兩櫬之旅歸徒夾道而酸辛某嘗同升於仕版又洽比於昏鄰方欽遲於晚休何幸陪於後塵隔古今於一觴故不知涕泗之沾吾巾也

祭蒼叟弟母夫人

嗚呼悲夫季路之母及於負米而不得與其子共祿於三釜孟子之母及於衣衾棺槨之美而不得與其夫偕老於

五鼎自古賢哲固多遺恨吾於吾婿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一觴之奠永隔千古嗚呼悲夫

祭沈次卿

吾每過吾邑必款二沈之門以資舊聞訪遺跡也元誠云亡官無諏咨之助士無切磋之益幸公無恙尚有典則言可記往行可蹤跡而止中詩誰不沾膽嗚呼十八丈之賢蓋庶幾徐孺子元魯山焉而世無孝廉之科竟淪謝於幽仄相彼後進車馬赫奕章布三葉令人太息始余過邑多見往昔游有觀潮祇有古柏追隨諸公好我顏色自公獨存我亦皓白恨不鄰巷相與朝夕日洽草具屈為上客我懷則多豈以飲食曾謂背面存亡之隔文以哭之未敘潛德匪無强宗為刻拳石

祭豐山陳國器

嗚呼自昔格言謹敬□□□種德之久仁及閭巷悼內屬耳而遽至此何歟余觀氣貌甚偉言動有常下逮僮奚不見呵詰非豈不足以詩賦食飢衣寒勿問餗戚東塘之成適國利之舉奈何不壽其報歟宜壽不壽宜享不享神理茫昧世亦多有若夫奕世慈孝滿門問學藹然春和無以致異而賀觴未舉襄絰相尋行道嗟諮殆未之睹則又何至於此極歟豈禍福無端而自昔格言姑以為訓歟胡能顧天寓此哀奠

祭朱文昭母夫人

吾友滿天下今四五十年升沈通塞之變多矣蓋僅有存者率一歲或再三歲惠然造吾門者必皆蒼然華顛者也否則其子若孫以其父祖籍口為謁以請見而非其人矣況於其親則又凋落至闔郡或數百里閒有人焉以余之少孤不及奉其親苟聞見之則未嘗不為之起敬且自愧恨其不若也嗚呼今夫人氏吾友文昭之母則一人之數也文昭自為諸生知名一世屢舉不第而業益修謝客深居而士益附無分寸之柄而弔亡悼屈恤孤而惠羈旅而家不困皆夫人之教也嗚呼何其難也余自能披垣謫籍彌久夫人以其女孫歸為吾伯氏婦傾囷以飾其行擬田以佐其養人所諱交無難辭焉嗚呼又何壯也以余少孤不及養其親於闔郡或數百里閒見吾友之親則為之起敬自愧恨其不若則於夫人宜如何也春有饋絲秋有饋鮮果菽之實凡美必饋問其將命往往出夫人之手夫人之壽八十有六屬余抱痾撫棺無及寫德布私非文安寄力憊言略尚昭鑒之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六

誌銘

徐叔楙壙誌

叔楙年二十二取科第始娶剡之周氏婦葉愛叔楙留之踰年不使其夕行叔楙容久念其親嘗欲得余言風刺之將持白其婦翁媼以乞歸余以叔楙意爲書累百言道其王母老矣父母日夜望叔楙以佐其歸決叔楙於是乎歸而已病矣余與叔楙同乾道八年進士是歲縣鄉貢以第者唯叔楙一人里中慕悅之牽羊酒賀徐氏之門者日至他父兄皆各咎其子弟謂吾之不如徐君也今叔楙調長樂主簿弗及蘇又去親側逾年以病歸歸之日父母爲之愁苦無聊累月而叔楙死嗚呼是不幸耶非耶叔楙名槐溫永嘉人一子才周歲以淳熙某年某月某日卒父旗帥

其同年進士請墓於郡太守得某鄉慈雲院之後山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余悲叔楙之親之怨也故爲敘其才與志尚不愧於視者如此因以爲銘云

林安之壙誌

安之姓林氏諱居實溫瑞安邑人父諱寶母王氏安之以淳熙二年十月丙申卒以其卒後之六十有二日丁酉葬於邑西偏三里之橫山余既爲圖銘於東萊呂伯恭氏而壙不可無識也蓋安之從余游最久余在城南時離居累數百及屏仙巖之陽至者蓋十一而安之實先越數年寓會稽之石氏藏書房至者蓋百一而安之又先明年除太學還過越安之猶栖然東餞逆旅以送將行天台則安之東書檄僕矣余疑安之惝甚矣而趣好雜因辭御不與偕比至天台安之已驂客俟立戶外以請由是不以非事物羣於分志而趨於學余師友雖在數百里外必往依事諸公見安之咸曰佳士佳士年止三十四其葬也同舍生爲之揶悲夫

趙夫人墓誌銘

余友孫叔特將葬其內趙氏爲余言內所以克相之者而拜乞銘曰昔吾母早世諸弟有尚結髮者吾父春秋高多恙趙氏年二十餘來歸事字尊稱時節其服食飲藥各以意禁嗜無隨欲不自事游飾惟賓祭之饌膳潔必致謹齊兒女色莊如丈（元作文據正堂本校）安人至令俯嬸則以忠及雖婦氏其行應銘敢以請按夫人溫瑞安東郭人鄉貢進士者孫之女生三男昭子明子宣子二女歸同郡士朱清何璠年五十二卒於乾道七年七月丙戌以淳熙三年十有一月壬寅朔葬於永嘉縣進牙鄉鵬飛里西華山之原余聞

東郭與金輿趙皆清獻公之族熙寧中清獻公之子屼來丞郡夫人曾大父岵從公問家法繇是趙氏子姓有檢守自辟雍正胥以文名天下登進士第者至今不乏夫人行應銘有自來矣余娶城南張氏實與出昭子而下又從余游皆辭不可遂銘之曰

維系之光維習之臧式謹婦常無年乎何傷

胡少賓墓誌銘

少賓諱序姓胡氏胡氏繇婺徙溫至荊湖制置司幹辦公事君諱瑗通判滁州君諱良宗正少卿君諱襄兄弟始著累贈其考諱觀南中散大夫妣趙氏恭人滁州君娶周氏安人無子以幹辦君之子爲後是爲少賓也少賓娶薛氏故起居舍人徽言之女世所稱薛士龍者其妻弟也年四十有九以淳熙五年後六月丁未卒於官所十有一月辛未

歸葬於永嘉縣吹臺鄉梅嶼山先兆之側子男五人宗宇寺貢定女四人對宗問學於薛士龍氏往往見少賓已而與鄭純全貞往還全貞雅從隱君子游朔一至城邑必食假於少賓之家余固心異少賓而未之知也前年官行在所少賓適赴調又館於余師友鄭景望氏則日得與少賓處語是時少賓之從弟千秋待湖州監酒闕年方少母老矣不樂其為是官使來換縣主簿若尉少賓念人人擇便利將誰聽吾弟者（元作皆）授福州侯官尉推千秋嘗適市見宜春走卒問其族子教授時者亡恙乎曰既亡矣為之涕泣奔走以求歸宜春之喪與其父母妻孥者累月余始知少賓之篤行全貞之不苟合鄭薛二氏之常與居有以也其後益聞少賓生平少嗜酒倨（盤）年三十盡捨故交竊聚糧走千里見彭人所謂金先生者先生名梁之嘗為奉新

尉一旦棄官變衣服垢面鬻市離近郎所可意復危坐講說若經生學士然者最善鄭全貞也少賓介以見卒然相概飲之於酒家竟醉少賓蓋留彭數月而後歸其所云云懷不以語人迺更自負恃愛惜非親舊慶吊未嘗出門巷獨日昔與士龍孫處厚子詩相追逐上下議論士龍名在天下士爭邀和其言少賓亦自立我務不為同於子詩尤各出奇不相降下余頃問滁州君初讀書天慶觀故相秦公在永嘉聞其名出不意杖策來視之君方讀孟子書不為輟也秦因誦某句踐一章以感諷君君訖其去如初且日且不還調秦公再相有以君為薦者曰是固以三顧望人者耶滁州竟官不達死幹辦君以布衣從大將岳飛定羣盜僅得官以死少卿爵貴亦坐言者謫倘胡貢邀鼎之學擯十餘年不用少賓志節壯邁調官丁內外艱不赴晚監湖酒名字纔出未幾死矣胡氏父子蓋如是宗來乞銘其可無辭敘哀之乎宗諱得外氏書率諸弟力學或者在茲耶銘曰

璞也而或以為珉倨也而或以為貞徒以屈伸云誰不泯
吁嗟乎少賓

承務郎陳公墓誌銘

始余入太學故右文殿修撰芮公為祭酒以士之有文行者職掌凡學之事而永康陳君聖嘉為選首余繇是與聖嘉往還甚熟嘗語余吾父春秋高而吾之室亡矣因不復娶以與吾父同臥起者若干年豈忍一日離也而吾猶未免於諸生余聞其言而感之後數歲之官道過永康則聖嘉取上第調處州州學教授遇太上皇慶壽恩授其親承務郎父子蓋甚榮也明年秋聖嘉忽訪余行都衰絰而墨

拊膺哭拜曰某不孝某不孝不能壽先君以及於祿尚不敢死而來乞銘於吾子以究大事惟吾子惠存之余既泣弔即辭辭未就會罷官東歸又道其州邑往往所至以其族子承議郎監左藏南庫公亮之狀訪公之為人頗令且得其慨事蓋自熙寧變古役法不以主戶敏愿之士上公給事而浮食與政者類皆惡少州縣不勝其擾里居者同患之然自好非誰與齒也公習見前事獨堅忍不屑去以陰平一縣之賦訟痛自約謹雖有脊吏之長欲求其一二過差而不可得故能究其惠愛於平使當秦漢察舉之法行其因是以著見必有足觀者而其志豈但若是哉以余知其子十年見其休戚之變又得公行事如是是宜銘公諱某字某其先自潁昌徙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公讀事親不以家事累兒弟教子不問費雖事科舉業試不利

不慍與人交非輩行不輒相字於童穉未嘗施爾汝家甚貧猶施及親故晚嘗杜門讀佛書朔一日出比隣歡迎之訖年八十齒髮不甚衰變娶鄭氏先卒男四人志同志節志質志剛二女適邵去病倪資深男孫三人女四人以淳熙五年三月某日卒明年正月某日葬縣之長安鄉西山原公亮云而志同者聖嘉也銘曰

謂爲無位耶子姓以貴之謂爲無傳耶鄉黨以譽之茲爲其藏後之人易忘也而我銘著之

叔祖母韓氏墓銘

夫人姓韓氏鄉先生汝翼之兄女年二十八歸我族叔祖父歸二十一年而叔祖父卒葬所居前山之陽後二十六年而夫人卒叔父某以淳熙七年十有一月吉奉其柩祔於山陽之兆蓋夫人歸比葬歲復庚子矣叔父泣命某曰

吾葬以故緩而今屬吾子銘之也以尚亡悔某不逮事叔祖父不嘗見夫人爲冢婦時事而見爲母久是時長叔姒亦惸貧家日落二小郎鼎盛門戶冷熱異夫人中處與外絕獨教子讀書一女發甚擇以妻閩子進士韓公冀婦子或微過但色不怡婦子謝已則復常雖隣未嘗聞語笑聲者而室廬園田無秋毫損於叔祖父之舊叔祖諱某字某銘曰

余叔祖父以善士稱叔父繼以善士稱族之顧其妻若母者必以夫人也如之何勿銘

馮司理墓誌銘

君諱施叔字孟博以淳熙六年某月某日卒於家年六十以八年十月庚申葬於永嘉縣建牙鄉桐嶺之下娶魏氏再娶薛氏三男琳瑜璩五女適吳仲洽林謙餘未行秼時

吾鄉尚名德貴門地士大夫不苟爲婚友永嘉如草堂先生張子充氏經行先生丁某父氏瑞安如居與先生林介夫氏皆名家也數家子弟賓客往往可稱數君考諱光庭娶介夫之孫女因林氏君得從草堂諸子學復因張氏得以其仲姊歸經行之孫君三歲喪母十五喪父家益落而迄以讀書勵文得官居有善譽出有廉績蓋其所漸習異也府君且卒召林張氏以其子爲寄兩家合教十數年丈人課之婦女飲食衣被之比君倩計書上名於禮部兩家奉酒相勞苦以爲可見府君地下矣余每論婚友之不可苟於君故有感也余娶草堂仲子思豫之女則嘗教君者也既習聞其所繇成就如是而琳瑜又來問學亦雅馴不煩瑜也將葬因述君官政家或累千餘言以乞余銘余嘆曰士宦不達志不究見何足用書有以孤兒受教於外氏

致其身以無辱其父其可以無傳乎銘曰

維古論人必某出君克其家誰從得亦惟厥考好逑匹我銘旌之後爲則

張忠甫墓誌銘

忠甫爲人嚴重深博韓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氣貌沈沈偉然丈人也年方少連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官忠甫每自悼不第進士雖宦達將不得與文學議論亡足以著儒效遂棄去以居養其母儀妻子是正朋友爲事蓋晚而學詩書講誦數年既大通風人美刺與古喪祭上下之交立教微意以爲天下國家可推此而理此孔門之所教而傳也給負其學自刻苦貴愛或言諸朝祿以監獄忠甫謂徒費縣官亡補歷三任不食其祿亦不請考執母夫人黃氏之喪自飲含至於既窆凡所以誠信其親者自

括髮至於既祥凡所以哀悼其身者贊諸士喪禮無不合也初忠甫獨追古誼好繩俗以己學無以寓見則時時爲文章銘人父祖有諷有勸皆不虛書於族姻之喪爲之治衣衾棺槨絀巫佛崇其爲此禁其爲彼人頗謂怪至交口訶焉之忠甫說甚長而未之服予也及見其躬行極人之所難然後翕然加敬尊信其說有從之者雖不從者亦內愧莫之敢議也然而忠甫之言曰吾生不免爲今人吾行豈敢爲古人吾於閭里後進隨和唯諾一若庸然吾何賢哉嗚呼忠甫蓋已廁避詘如此倘久而後與鄉人合使盡己行則人必且大怪宜愈難合使得其位施行之則必怪之者愈眾亦愈流落不偶不得其志故忠甫一意忍窮以死而非其釋然不屑於世也忠甫與其友薛士龍鄭景望齊名於時而二人皆仕矣士龍一見人主語意合且

大用而爲政者不悅去之以卒景望三入朝二十餘年其卒也位不過九卿二人嘗勉忠甫仕忠甫不應久之而道不行功業不就也則未嘗不壯忠甫之決而推遜其高嗚呼是可不謂之賢歟忠甫諱宿姓張氏世永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潘氏休寧丞蔚之女年六十有一以歲之元日卒以其年十有一月乙酉祔葬於吹臺鄉桐嶼黃夫人之兆實淳熙八年也二子几几三女適袁州州學教授潘宰進士劉嗣僖盧邈將葬潘氏曰吾夫子之友惟陳君在且余家婿銘夫子無以易君者然則某其可辭銘曰

勇避而不趨人以爲爲異也愁苦以行之人以爲爲利也我師古人孰今不棄也猶有鬼神殁其靈於地也

章端叟墓誌銘

淳熙八年九月日陳子端已使來告章子之喪曰端叟不幸旦日卒凡兩邑之諸生走相弔其自今將誰糾合以卒業夫子宜問而哀之余既泣受辭卿往之共臨會哭哭皆盡哀越月端已復來告曰端叟不幸未及有子以仲兄之子士則後葬日得十有二月丙午而士則也幼不任事諸生分治其喪紀而端己實刻其墓敢請於夫子余復泣受之曰是宜銘端叟諱用中平陽萬全人考諱某妣周氏慈聽端叟學端叟從余遊最久又因余之金華依呂公伯恭之雲川依薛公士龍而其名遂載於人口耳性溫良汎無不愛於久故能分酸苦於先生長者能受其煩辱之役於其徒相厲以學責難勸義定爲期會程式稽故有請惰游有罰其人嚴憚之則所謂江南書社也嗚呼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端叟無毫髮氣力無父子兄弟可以納交又無壯子也而兩邑之士交弔聚哭爲之執事焉圖銘焉惟恐

其有憾且遂磨滅也是可以妄得之耶若是固不宜銘歟娶葉氏先卒有二女顧言以季歸諸鄭氏姊之甥長託之友友合謀以余之兄子師宇爲之婿蓋端叟之志也銘曰

距江五里寺曰寶積循除而西數十步有壤隆然者吾端叟之宅也止過其下考視此石

朱君佐壙識

公姓朱氏諱興國字君佐溫永嘉人考永妣王氏享年五十以淳熙二年十有一月卒君佐娶陳氏生子輒夭以汲爲己後晚得光孫而君佐之喪未練又夭陳氏爲君佐之愛光孫也以其源爲之後三女適丁子美項敏中陳宗淵子美宗淵皆嘗膺國子學亦輒不第死蓋君佐卒七年汲始克葬於所居里西山之麓且葬陳氏使爲志焉陳氏余族姑而宗淵之姑也余方哀宗淵呱呱二女莫適顧託於

是感余姑之經紀朱氏置孫以繇其祀乞言以不隕其名也喜且泣下而刻藏諸竁庶幾其女不忍棄宗淵如其母然而亦以解君佐之悲也葬以淳熙九年十有二月庚申

宜人林氏壙誌銘

建炎間天子東狩民譽之士一日而除臺諫官四人趙鼎黎確沈與求而其一人監察御史諱惇禮者福州長溪楊君也御史生續今以朝奉郎致仕朝奉生興宗嘗為尚書郎出知處州徙嚴州余所為銘林氏宜人之墓者朝奉之配嚴陵後母也蓋名家三世矣嚴州使人謂余曰始吾大父連以郎官御史召不起晚日益窮興宗生四歲矣而吾母死母賢可賴大父日夜念之不樂也而求繼於母家是為宜人宜人雖歸不及大父顧託然竟成其意有信士不能然者興宗不善為言猶能言一二以圖銘於子也宜人

嫁橐貲且盡而劉氏姑死吾父至無以買棺斂哀亂計不知所出宜人泣謂曰不有吾頭上一金釵乎鬻之而棺具興宗之為太學諸生也使遺之金若干兩曰吾所紡績得此以資汝興宗之得樹立其身以荅先母者宜人之賜也吾父從事臨安以其暇閒養生於恩州李處士得其方一切屏事務自壽宜人故清薄亦即將順毀飾飯菜為浮屠氏學以迄偕老嗚呼以大父之不樂念此也至此而皆如其志言無咎興宗悲不能銘若遂不銘豈惟宜人何以慰大父於土中且宜人余同郡平陽縣人通奉大夫林公杞之季女嚴州考試乾道八年進士而余又辱為門下士夫論述鄉黨之美與諸老先生家事以著之後世抑余志也宜人二十三歲嫁又四十五歲卒卒一歲若干日而葬實淳熙九年十有一月某日女婿陳尚賢孫男女四人銘曰

余嘗過括蒼見其人樂道太守之賢而逮事父母之樂詣井之原今為此銘孰無人心其永勿傾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七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誌銘

劉端木墓誌銘

端木溫永嘉人姓劉氏諱春以得台州教授闕卒於家大父機父立己戴氏出也端木性沖約事後母孝與兄弟無違於朋友親故用其情然所蘊抱皆不爲人知貌言恂恂若庸人然見之者以爲亡異也其試禮部余嘗問所爲文何如但謝不能已而擢進士丙科復謝是適然耳他日過括蒼端木爲其州戶掾問政何如亦謝如初比謁其守與郡之善士亟稱端木綜理之才所關白感風凡在官無及之者余與端木同入太學同爲乾道八年進士議論往復最密至相好也自其文辭政事不欲使余知之況他人乎顧端木亡矣意所欲施爲雖余未得盡知之也世多言古

今人不同以余觀端木與書傳間所載深厚有德之士異耶同耶端木爲吏三年守蒙其力然往往欲挑動之使自有言然後薦舉之近制選人滿歲無舉主且再試端木郎怡然將詣吏部而竟不肯此其視古人特未知孰難也斯人也而在高位則士或知恥矣少得疾良已比罷司戶時疾復作明年淳熙七年閏三月某日卒年四十五又明年六月某日後母吳氏夫人卒初娶朱氏某州司理參軍某之女逾年卒再娶宋氏故御史臺主簿敦書之女生一子小趙抱而養之於其父黨今幾歲十年閏十有一月某日宋與其伯氏奉吳夫人與端木之柩將祔於屋前山之祖塋卜人曰未吉遂殯焉宋氏之弟昌國主簿某能左右其女兄於是殯又能前事請余而爲之銘銘曰

有相其孤系豈不昌有刻其墓名豈不長位若年耶誰尸此者天耶

陳子益母夫人墓誌銘

陳子端己自平陽將父天錫之命來再拜乞銘其母林氏余方銘亡友劉端木未暇也迺館中越五六日請不已頃嘗過陳子之家見其父子兄弟少長坐立進退秩秩然無疾呼暴詬無邦友之色於是端己請辭曰母氏歸爲家婦逮事曾祖姑奉諸祖母以同居祖行無在者又奉吾父與世父母同居凡五十年矣一倡先生鄉所見然敢以是爲銘首余曰吾得銘而母也婦德莫如睦睦莫如能長久而母處三世之族且六十有四年而家人無改於其舊合二難矣德如是人謂之何銘如是人謂之何陳子再拜謝幸甚其葬日淳熙十年閏月某日其地所居蔣全鄉管奧之葉原其婿朱次宣子明旦端己彭也端己從余學處爲

比邱

林民達墓誌銘

民達諱悅姓林氏溫瑞安帆遊人祖考諱伯英考諱植妣孫氏娶程氏享年七十卒於淳熙十年六月癸卯男三人開闓闇女適章紱孫男女八人閨早卒程氏亦先十有四年卒初民達葬程氏於所居里之椒原已而遷葬之十有九日而民達卒開以其年十有一月丁酉合葬於椒原而來乞銘銘曰民達善治生嘗爲余言少遭父喪一日傭者數十輩立門請所使久不能遣吾內慚於是夜爲條處而旦授之日力爭而功倍以故益矜奮志亦浸長蓋民達治生以惠爲取以推爲儉以善忍爲斷宜僕雖大姦之各得其欲樹木蔬蓏藝之各遂其宜亭榭門巷溝洫井堰治之皆中繩墨也予鄉之言生理者歸焉嗚呼士習爲

浮辭以干有司之試苟中其度卽得爲官人予之州縣輒不理吏卒搶攘莫能整齊向使不限科目以能見推擇如民達者陳力於世爲可少哉民達余里中人也計天下之大不但如民達者何限然而世常有乏使之患余所以戚也州城之南距瑞安爲路七十里土石較陷行者病溺吏太守數人欲繕完之重其役不敢起民達慨然夷十里所以爲式庶幾嘗官者見知有氣力者相隨和以自託不朽而亦邪就余讀太史公書至閭里布衣之士有節可以見世而不遇者皆錄勿遺故余之銘民達者如是云

何君墓誌銘

初東萊呂伯恭以經學教授天下之士靡然從之而其所居鄉諸生能自長見者爲多吾宗同甫又嗣興之繇是東陽學者視它郡盛矣有何生造者與其族師說一日以謁至余望見其容止恂恂其東陽學者耶與之語出同甫所遺書果造生之父善教子造學於伯恭甚久造適遇逮則皆從邵康侶之學侶之之學蓋亦本呂氏書又言逮至今能卒乃父敎事諸咸受其兒敎令爲學不懈如父在時古者重師友不以其關繫風俗如此哉生以將祔其母杜氏夫人於父之墓既得銘於同甫而以追銘其父來請余余雅不善爲銘且杜氏之銘併善矣君行誼甚美雖欲銘之必亡以出同甫之意外然既喜得生又聞知其鄉學所從來於吾心有感也而次之君諱松字堅才曾大父榜大父粹中父汝能何氏來徙婺之金華蓋不知若干世而家東陽者於君四世矣以善輯柔其鄉大姓積貲至鉅萬享年四十八於淳熙辛丑八月壬申卒越二年得癸卯十月己未葬於縣松山鄉賀山原五子女四人婿郭江潛嶸餘未

行孫三人娶杜氏後君六年卒於是祔以君才力何不得嘗試於世其平生（陳本作生平）不可得詳也余惻志其難行於家名莫難著於鄉如君之內事治與學士大夫無異不但整齊之詩書之習藹然其方興也斯不謂行於家乎人其國欲知其人顧衆所尊信者與否何如爾同甫數數爲余言宜銘斯不謂著於鄉乎以此可以觀考其餘矣銘曰

相爾同穴有美不亡以余銘君豈亦可長

朱公向壙誌

初平陽之俗以速葬爲不壞而其流入於陰陽家之說與治賓客之事俗成則聞見熟聞見熟則異焉者乃反以爲怪故雖知名之士不能免也陰陽之說余不知起何時而知其不出於三代也王季之葬也水齧其墓見前和（元作勅紫國策魏二正下同按此事又見呂氏春秋二十一開春論注云棺題曰和）而後改葬重動危其親也如此由今陰陽家言之不祥莫大焉而王季子孫皆聖人也子孫聖與愚陰陽家固不論然造周數百年其不得爲不祥也甚著若必曰改葬而後行此則文武之生久矣其造周不待改葬也又甚著且三聖人者不知水齧墓之爲不祥而不速改是不智也知其爲不祥必見前和而後改是不仁也聖人慮不及此焉而今日者曰吾慮過聖人是果足信歟然而舉世惑之何也彼委巷之氓怵於其言者妄以其親徼利然也學士大夫豈忍以其親爲利而惑焉者又何也吾友朱黼使來告葬曰某先君子以隆興元年某月日卒祖妣以乾道二年某月日卒而二伯母伯兄若弟卒亦若干年矣今爲淳熙十有一年某始克以十有二月庚申葬祖妣於邑施嶴之西原以先君子祔夫墓百步得中興又以葬諸母兄弟凡四柩黼也大懼不克如

禮經惟先生龍識銘之以免於罪又曰先考病且革有以上世墓不利請遷者先君泣禁之曰暴吾親之骨於地上而苟得活吾弗如死也又曰王母之治命曰而父生能養死不可去吾側他日葬我必以而父祔黼之言云爾誠如黼言其王母以祔葬爲是苟祔葬雖死樂也其父以遷葬爲非是苟遷葬雖生不樂則朱氏諸問禮者也不惑於陰陽之說者也黼誦斯言也以爲稱首乞銘若是而猶緩葬余故曰俗成則知名之士不能免也余爲斯文既以慰解黼之悲因以勸人子也朱氏世家平陽杉橋里黼祖母姓章氏享年七十八太學生陞之女父諱某字公向享年四十四娶楊氏子男二人黻早卒四樞之所謂弟也女四人適某人某人一爲浮屠公向能教黼章氏能成公向志楊氏又世守之黼故得爲知名士云

胡彥功墓誌銘

余讀陳亮同父所銘胡公濟之墓慨嘆天下之才有不能以文自進而老於閭里蓋終篇三致意焉今見屬汪萬頃爲其子彥功行狀又亟稱其爲人同父閒士多願少許可者而萬頃雅號長者不侵爲語言二君於胡氏父子如此有以也夫胡氏之世昌也胡氏家貲鉅萬中閒少寬弛米鹽所給怠其故常家事幾廢而公濟且老矣彥功稍曰不可以當吾世壞其家以戚吾親也迺一切屏故好背華歸朴向之園池亭榭變而爲桑稼之區向之賓客姻舊謝去而身與隸農同淡苦也如是數歲其富如初而彥功亦年已五十於是更治亭園延致賓舊以奉其親觴豆爲樂復如初於公濟之卒又求同父之文刻之墓上歸善於其父人嘗言廢興有命曰一飯不可以智得少有變異之漸則偷怠（陳本作惰）不復自強以至於亡亦異於胡氏父子矣彥功諱某起居造次如學者且死爲遺戒事事詳整欲以七日葬飯僧若道士必以鄉父老與僮僕之習服勤者相半蓋不惑於日者釋老家之說得年六十四娶黃氏章氏皆早卒子男四人廷芝（元作芳陳集龍川集二十七胡公濟墓誌銘正）廷茂（元缺據龍川集補）廷芬（元缺據龍川集補）廷芳女適新昌州錄事參軍梁竦前監筠州酒陳究將仕郎曹致中黃公黼（龍川集作輔）孫男女二十有四人曾孫三人萬頃之狀云爾其世敘鄉里具同父之識廷芳以狀識來乞銘余喜次二文之後爲之書曰余聞東陽劇難治而巨室爲甚頃過其縣所次舍見其人往往敦朴敬客而崇師友今得胡氏事嗣興其家一以農圃爲本自世所謂兼并機變之巧者秋毫不肯也則其風土固厚與所聞反謬而爲吏者類以擊強爲能孰與訪求如胡氏者旌異之使他族知勸乎余爲斯文以告來者因以爲銘云

承事郎徐公墓誌銘

公諱迪哲字某姓徐氏世溫之平陽人予謂吾友也乾道八年吾友之同鄉進士者獨余不幸蚤孤不遂事父母而諸君之親尚多無恙里中人往往以爲賀未幾連哭弔三四人至是又哭公焉方初第時三四人者或在甲科或爲禮部第一人里中之致賀者謂君且夕宦達其及親宜如何而其親亦自喜幸甚今十三年矣皆爲吏州縣類不滿歲以憂去詎定朝將久以太常丞遇大饗明堂天子加恩羣臣授公京官而亦命下之逾月以卒嗟乎仕宦達不達何足道哉而思故交禍至此余故於銘公悲以戚也公慈祥篤厚不緣飾辭終其身於人怡怡其子弟斯役撫不啻

滿而譴復以經明行修善與人交聞於當世蓋州閭長老皆識公者見譴卽喜以爲伯公天下之士識譴者或見公父喜伯譴也譴年且四十未有子公念不釋已而婦娠又念萬一幸得孫而客都下保養乳母未必善視兒也卽挈其婦還鄉得孫而公病矣譴倉皇告歸後蓋棺之日始至公曰苟譴有子雖不在吾左右甚樂譴曰苟知公不死於其手雖卿相不願也大父某父某娶某氏年若干卒於淳熙十年某月以明年二月某日葬瑞安來暮鄉明教院之後山長子之仁蚤卒於是祔銘曰

夫完而固深坎而厚封樹者是誰之墓歟其子徐子之父賊惟其孝慈足以有此萬有千載誰非人子

新歸墓表

新歸墓表者爲林氏作也初唐輿先生林介夫葬其考妣

於新歸唐嶼（陳作嶼）而廬於旁唐輿在瑞安縣治之北二十里新歸在唐輿西三里繇先生而下再世葬梓奧其孫諱松孫始祔唐輿之墓東百步曾孫諱仲損又祔墓西一里所凡從先生考妣葬新歸者三世於是玄孫疇將伐其母柩合焉余乃爲之表吾鄉去京師遠自爲吳越而士未有聞者慶歷元豐之間宋興且百年介夫以明經篤行皆稱當世以趙淸獻公與其子屼景仁所遺詩次其歲月則先生名動京師矣自部使者郡守丞往往造其廬間起居況何如肯仕否耶先生方娶婁泉石之間作草堂以養母未暇出也客至牀瓦豆具酒漿以延之請與出遊則佳山水無不至者而特舉遨郡是時三經新義行天下學者非王氏不道春秋且廢弗講先生少從管師常學師常與孫覺莘老爲經社者也先生故不爲新學以其說爲教授

鄉諸生龔原深之嘗以易學行世比見先生乃嬰然顧恨誠春秋之晚也於是永嘉之學不專趨王氏其後春秋既爲世禁先生竟不復仕而周公恭叔劉公元承元禮兄弟許公少伊相繼起益務古學名聲益盛而先生居然爲丈人行恭叔之銘沈子正也曰河南程正叔關中呂與叔與介夫同爲世宗師少伊亦云爾且曰非詩書勿談非孔孟勿爲者以二公所同尊詡如此然而海內之士知有程呂而先生獨教行於其鄉人以其所居里稱之不敢以姓字他無所概見焉豈非其居勢使然歟要之永嘉之師友淵源不曰先生之力哉先生諱石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考諱定妣戴氏三子諱晞顏字幾老晞孟字醇老晞韓字卒幾老醇老皆游京師從龔氏學亦不得壽家無壯子弟失其行事醇老一子曰松孫字喬年者最知名喬年少孤母曹

氏改適城南張公子充嘗舉八行爲國子學錄所謂草堂先生也生張孝愷字思豫二子長甚相權其尚氣節禮度易直與人傾盡儀容修整又甚相似然皆事母孝喬年曰吾母也吾弟益從以如我思豫曰吾母也吾兄益從以歸我率不十日半月必相往還蓋二人者在母旁傴僂怡怡唯謹退而論經史或世務卽不相取下語聲聳四鄰喬年有詩易學晚而好尚書其爲文雅潔而善道實事最厚陳公少南子從之游女以嫁其友張仲謹喬年雖不樂舉進士少南先達復以說春秋觸忌諱流落嶺表以死喬年遂與沈東美謝叔潛諸君修先生故事保邸莫善風俗自號兒光居士然至感慨爲詩每一篇必曰疑遐云云紹興之季後進多自達及言高尚有體隱興刑但曰喬年其所謫抱人未必盡知之也娶葉氏謝氏皆先事而夫人喬年以

乾道四年十有一月戊辰卒享年七十四葉氏先四十三年而卒謝氏後十五年而卒各一子其一人葉氏出者是爲仲損字炳之余及識其人恂恂而有守能世其家者也娶東美之子夫婦自以家法相賓友人之見炳之者則曰是佀喬年見沈夫人者則曰是佀東美也其親戚相勸樂率思勸佀兩家者里中人時飾相問餽不絕有所慶事父兄子弟皆至析成諸其情者必兩家也喬年以事出母空窮不恤炳之與婦沈服勤米鹽以謀歲晚之備初營堂成士大夫多樂道之者至炳之祖子孫事其親如一人謂之營堂林家云炳之以乾道七年三月癸卯卒年四十有九沈氏以淳熙十二年十有一月戊寅卒年六十有四三子疇載鼎鼎早卒一女適新福州古田縣主簿徐宏其一人謝氏出今仲愚也二子昕充蓋新歸葬先生之上非其父

也以嘉祐毋以元符相距四十年後七十有一年爲乾道四年十有一月甲申而喬年祔又五年爲乾道八年十有二月丁酉而炳之祔又十有二年爲淳熙十年十有一月乙酉而謝氏合於喬年之穴又四年爲淳熙十有三年四月癸酉而沈氏合於炳之之穴凡一百二十有九年之閒三兆六柩而幾老之子諱壽孫字稚仁孫與祖字慶之醇老少子諱時可字叔過孫諱誠之皆以序從葬墓下而不得其行事故不著餘則祔梓與

陳某曰元符至今百年閒天下亦多故矣自公侯將相（元缺）五世而不失者有以布衣而燕及其後誠也從余學又以文行見推於其友人以爲林氏必大也嗚呼以勢利者如彼以德者如此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九

誌銘

敷文閣直學士薛公壙誌（石刻作識）

公姓薛氏諱良朋字季益唐補闕令之（石刻重之字）後繇閩徙溫其在永嘉則諱嶷官至敷文閣待制在瑞安則公官至敷文閣直學士號中興相望爲名臣公治麗水有聲薦入冑監檢法御史臺丞奉常爲尚書郎選知徽州將漕江東二浙守臨安府擢工部侍郎選吏部以學士出守福泉荊南成都制置四川食祠祿於家十年以淳熙乙巳八月（石刻月下有丙子二字）卒（石刻作薨）年七十階通奉大夫封永嘉郡公贈光祿大夫卒（石刻作薨）之明年十月（石刻月下有丁酉二字）孤某（石刻作廖琳二字）卽所居里之子（石刻作孝）與原公所自爲壙葬焉前事二孤與壻校錄公言行一編屬某（石刻作傅良下同）爲狀某雖生後然與

公同鄉晚數得及門受教又雅從子姪游以所講聞視今錄尚多闕惟狀嘗上太史氏謝不敢草孤泣訴葬（石刻無葬字）日淺未獲故未具今大事不可乏請書其概納之（石刻作諸幽）而狀竣他日於是識曰紹興之季年朝廷更用二三大臣所汲引皆當世之選而公由（石刻作繇）參知政事幸公以進及今上時陳福公相遂班從臣觀人貴若觀所與公所與何如哉方屈踵金陵佐戎帷旬天子召見無虛歲人人謂才欲有所擬煩必曰薛良朋（良朋石刻作某）也治且安久先進多凋落而公亦老矣歸故廬溧與人絕短衣幅巾往還樵牧閒公固自忘其爲才而上時時記不忘也至其以疏政修進直龍圖閣三抗章竟不拜官同產子二人而不以及孫則又過人矣曾大父某（石刻作文蔚）大父某（石刻作京）承奉郎父某（石刻作得與）累贈正議大夫妣許氏故（石刻無故字）右丞忠愍公（石刻公下有景衡二字）之姪女贈太碩人娶章氏封碩人子男二人廖宣教郎前（石刻無前字）知饒州餘干縣琳宣義郎新知福州連江縣三女適林鼐從政郎新監左藏封樁庫門官伯奮迪功郎前臨安府富陽縣主簿（主簿石刻作尉）蕆閣之宣教郎新知紹興府上虞縣闕之淳熙二年進士（石刻無此八字）孫五人及官者二人（石刻此下有世子賢偁良六字）

陳季陽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義民字季陽溫瑞安人於故吏部侍郎公襃字蕃仲爲母弟吾州陳氏族最大而譜殘闕閒相與問系皆曰閩徙也或曰本開封余兒時諸父嘗言故禮部侍郎楠自平陽徙來合譜以兩家所自出縣鄉里皆合諸父不能刑也自今國子錄謙故尚書郎鵬飛之子六齡奉國軍節度推官棟始於余敘（元作聚）少長以齒如家人族稍稍合

棟季陽子也季陽與蕃仲少小同受學皆不類凡兒一爲大官一以布衣老鄉評口雖稱好兄弟不以是爲次第然尚多言有幸不幸者余聞蕃仲立朝時父大夫公春秋高雅不便異縣獨季陽日侍膝下左右適順無違事大夫雖不見蕃仲在側未嘗不樂其卒也會蕃仲萬里使虜中季陽治衣衾棺槨華好而哀稱之蕃仲雖不得在其親側亦勿有悔也嘗教子使從名士游棟舉進士第二人是歲特有旨高第不待次得祿府官遂食其祿遇太上皇后慶壽恩亦新得初品官季陽始念不在官與祿晚願奄有之死之日四方士友咸來弔蕃仲亦一幼子登科然不及見由此言之季陽爲幸邪不幸邪人何必皆欲仕仕不必能行其志不仕豈必不如志也蕃仲一失時宰意竟崎嶇銜不得施用以歿季陽居鄉衆負振之唯所欲鄉人有善不善

且勸且諷往往莫之違年七十無終日意不自得者向使亦仕特未知如何爾曾祖習祖稱父祥承事郎贈朝散大夫母鄭氏贈宜人娶周氏三子栻松棟二女長適項賛幼未行孫男女六人以淳熙十二年十二月癸酉卒奉國官舍先十五年周氏葬所居灝（元作帳排鄉邑志正）西鄉洋坑之金山於是合賓卒之明年十有一月己酉季陽尚多可稱事余但道其爲人父子者如此以解言者之蔽塞棟等之悲也而復以是銘之銘曰

養其父之日長養於其子之日短匪報之鮮也斯流之衍也

修職郎呂公墓誌銘

越新昌之姓石呂黃爲大余嘗館黃度文叔家得與石呂二氏游其子弟多從予學聞至郭外所謂報慈菴者則公

父子所嘗廬墓處也杉松夾徑鉅竹千百竿如拭有泉琮然出於（元作爾從陳本）山谷間甃在泉上前有大石立平地可以相隱避爲奴婢石旁皆亭曲欄高下緣以花卉公以諸兒領客危坐誦佛書過（陳本作越）午始出戶余往來新昌三年見之如一日蓋公之皇考君諱崇嘗葬其親於睢潭之原去家三十里裴舍墓下久之不返公憂懼卽所葬皇考妣龍巖之麓爲是菴以悅安之皇考君終焉凡蔬食四十年也皇考君卒公以其喪合葬於是而悲慕如其考儕有年七八十歲彼此菴相顧感歎盡晚而後入郭內君公父子以孝慕稱閭里皇考君坐逝公享年七十四亦寢疾五日盥漱櫛縰乃逝淳熙乙巳二月十日也孤元之將以丙午十有二月某日葬公於鄭柯之陳巖其弟粹之來乞銘銘未就粹之不勝悲余與武弟同郡徐鉞王自中彭仲剛徐誼

蔡幼學皆以詩悼公是歲天大寒雨雪甚粹之扶服幾千里空返既葬益請不已事死如呂氏父子孫三世亦罕矣宜爲銘公諱珍字德文以子遇太上皇帝慶壽恩復遇壽聖太上皇后慶壽恩封修職郎五子長元之連三舉鄉貢進士奏官其第三聲之也亦兩舉國子進士某某某成克家二婿吳敦習王師皇孫男女十四人公娶王氏封孺人賢冠帔公喜教子孺人能成就公志故諸子各有立孺人先公生一歲後卒一歲今同穴銘曰

瞻彼廬矣龍巖之原公昔在矣誰無子孫瞻彼墓矣陳巖之下公今亡矣誰無父母

徐武叔墓誌銘

余嘗誠於太史公以魯仲連鄒陽并爲一傳其世相去遠事甚不類言語文章亦不相侶也至讚所謂多其在布衣

之位談說於當世蓋釋然有感於二子而嘆良史之筆取舍固殊焉夫秦漢之際士之遭時致身者不知其幾人往往無聞以太史公所身親見開封侯桃侯而下卿相數十輩皆略附名（陳本作於）中居嘉後者不立傳二子特布衣爾他無所概見徒以書一編關於當世之務相先後百有餘年行事言語不同而牽連書之則古人之不朽誠有不在彼者余以是銘武叔乾道之庚寅辛卯州大饑米斗直五六百錢守丞諱言上且諱入言過道殣卽陽不省衆無與請此者武叔以書抵行在所知（元作之）舊言之哀痛也張公欽夫爲右司郞得其書持白丞相虞公并父也請朝奏事虞公出武叔書袖中爲孝宗誦之孝宗聳（聳下元空一字从安正堂本）然變玉色曰永嘉飯樂土柰何使至於此守丞爲諱乎朝議遞上其名銜卽日罷去吏用賢守出浙河東郡常平米以

贈吾州州人獲免於死亡當時識者頗樂道其事有以都司肯齋人告請政事堂白之丞相丞相肯補懷書至樹前奏上上勿問所繇來從之不移日可不謂盛時乎而余竊又有感也虞并父相欽夫爲宰士微武叔殆不得事情於千里之外彼守丞何足道所部官豈無其人皆務自愛惜重於請事武叔書生也枉於場屋志不但已竟以一介之微而動千乘之聽亡尺寸之柄而全閩郡之民嗚呼豈非賢哉武叔死其孤過來乞銘余故不辭而久不果恐佚其事使武叔之可以不朽者闕焉則愧於子長之誼於是次而銘之武叔諱鉞姓徐氏其先入閩家福之長溪赤岸由赤岸徙溫平陽至高祖始爲萬全鄉尚賢里之族祖諱隆父諱几自謂休休翁與里人作義學延知名士教子弟比武叔家益大交游益好娶嘉慶先生沈東美之女有淑行能治賓客六子冠宏寄容寓定冠進德壽宮賦得試禮部宏中淳熙八年進士科今爲潭州州學教授六女適劉嗣尹太學生吳璞劉儀陳昂鄉貢士沈伯熲一尚幼初沈夫人卒葬於瑞安常盧寺之後山武叔年六十有三卒於淳熙十有四年七月十有八日以明年二月二十九日合於夫人之兆武叔少穎脫倚伍博讀而豪於文長而慷慨好論時事若州里利病趨義之急然公於臧否至衆辱人人慕悅之而亦畏其間己之過至於羣居賦詩飲酒無少長諫戒輒與傾盡襟度豁然無纖芥疵吝然後知其切磋之意非欲多上人也余習聞之於鄭公景望兄弟間一日有邂逅蕭寺者容貌魁梧偉丈人也意其爲武叔俄而長揖余曰予陳子賦於是定交以武叔人品晚以慶壽恩授承務郎再授承奉郎吾黨甚惜之銘曰

行修而命違志大而力微有子岐岐天意其在斯嗟彼宰木亦既可圍兮大之近我獨不敢疑

陳習之壙志

吾友陳謙益之之從弟諱說字習之娶敷文閣直學士薛公良朋之姪孫女知蕪湖縣琲之女生子男五人蒙習師習其第三子澳爲益之後年三十益之以文字知名當世所交多閩人習之雅好修營從其兄問師友講求古今益之絕愛惜欲引而置之諸公之間也而習之病矣淳熙十有二年正月丙午卒其卒十有二月二十有二日薛氏奉其柩葬於所居里潘塔山之麓其僚友林戴來請余識焉習之故學於余且益之官中都余宜以其姓名附於後陳氏世家永嘉縣某鄉里曾祖某祖某父某

承事郎潘公墓誌銘

公諱朝卿字春卿姓潘氏某先君子與故侍講陳公鵬飛少南爲忘行以諸叔父從之學少南之門授經數百人叔父取稱同舍生則曰永嘉二潘公此兄時所嘗常款附也少南每過先君子則館於叔父之心遠堂賦詩爲諸父下世而詩不存某請晚而後識公因道兒時所聞諸父不能記所謂心遠堂詩者公欣然爲誦之耳孜少年時羣居事酒知諸父之言信前輩皆守其師說不墮宗如此而甚敬公公學不但爲舉子業嘗服古今爲書號經史事統然試有司輒不利秦太師之專也私場屋有與其子少保雅故能不以糊名即上第少保者亦在永嘉時同舍生也嘗從容諷公附己公謝不就已而少南以忤秦意逐炎荒公遂一語不復及場屋矣以其學力行於家及其族至於昏友鄉黨他人德色公獨易易益好讀易一旦課一卦窒以

蘋齋以復名堂以覩履名圃以覲頤名某既甚敬公又與其子雷煥同爲乾道壬辰進士雷煥掾宣城丁母何氏夫人憂某適罷丞三山時時相往還閒從公蕭寺中扣所詣處令人深省嘗與士友十數人造其門午夜坐客瘁淋漓公年已七十餘獨儼然無倦意五鼓作雷煥卽所館治藥作粥爨客問夜者公起居狀如何得毋勞乎則應曰大人趣使來焚香課書良久矣由是益敬公父子始約以兒女爲兄弟紹熙之元某官衡陽遣其孫子順來成禮是年十一月甲寅公卒享年七十八以子遇慶典累封承事郎致仕賜緋魚袋子一人待衢州常山縣闕一女爲尼孫三人長法剛早卒次子順也次蘄老二女孫長適直龍圖閣故宗正少卿鄭伯熊景望第四子處仁一未行雷煥以三年十二月丙午奉其柩合於所居鄉積塢何夫人之墓來

乞銘某早衰苦於文士大夫求銘其父祖者率不克卽如所欲於公爲諸父之執爲同年家丈人又爲息女之尊舅卒不得臨葬不得遣且吾女不得一日奉盥匜也而悲以泚遂强次之大父彥先墓誌在忠簡許公景衡少伊集中父安中墓誌在少蘅集中二文行世故不序其一潘兒傑也銘曰

繼祖離父銘在百世我銘如何尙亦勿敗

林懿仲墓誌銘

昔者吾黨欲相與言於郡則之鄭景元氏於邑則之林懿仲氏今亡矣余故哭景元不勝哀銘懿仲亦不知哀涕之出也懿仲諱淵叔承事郎文質之子起家致貲累鉅萬而急教子長曰叔宇正仲登乾道二年進士第懿仲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而林氏遂爲儒門懿仲自城南書社從余學或之他則亦俛努舍不去後二十餘年非余宦游時不可相就必其有故不能相就也閒嘗虛所居室東偏江月樓之下集其鄉人以待余卒業吾州俗尊重師友前一輩議學緒寖墜比懿仲二三子修故事後一輩趣和之而復知有師待堂子主簿闕卽不專習舉子一經日自爲程以若干晷課某經又若干晷課某史而後諭楚詞晉宋間人詩於詩禮周官家掇取其說閒出己意往往與經意合蓋旣而後詩寖工懿仲才辨治能處事但以其才自見宜宦達有聲譽況務學善不矜衒善發諱人短長與之者衆宜益顯況其學未止乎而以慶元元年九月壬辰卒於揚州司戶年五十有二嗟乎於是銘余不特爲邑人惜也娶陳氏子四人子習子著子潛子節一女適陳益崇孫男一人子習以二年十月癸丑葬於林岱山來乞銘余嘗爲其母

夫人朱氏得銘於今煥章閣待制盧陵楊公萬里敘其世已詳銘曰

合也者離也成也者虧也必嘗以爲慊則必嘗以爲悲也孰全以歸蘊而弗施也於吾子何嗟嗟哉時也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九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

誌銘

沈叔阜壙誌

叔阜諱昌姓沈氏溫瑞安人泉州德化令希尹之子母林氏後母張氏德化公始識余而以叔阜相從問學爲請常常語人聲兒異日當知名於世學者且數百人叔阜與今提舉福建常平茶事蔡行之年皆少皆有俊聲而叔阜乃早夭故沿海制置參議徐公履少初天下士也與德化交老彌好德化卒徐公自通守信州歸不（元作於从陳本）謀於家人以其女妻叔阜生三子建衍因一女因爲從兄厚之妻陳氏守視其孤自淳熙十三年正月十九日至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克葬於永嘉建牙鄉丁幺村淨名院山之側實德化墓下云

族叔祖元繼壙誌

維陳氏自福之長溪縣勸儒鄉擢秀里徙溫州瑞安縣帆遊鄉崗護里譜凡七世傳良生晚猶及諸祖父行皆厚重不絫絫大人也府君諱紹字元繼於祖行最少傳良及詳其爲人其中有故或衆不能合族中有故或獨不能支必須府君至而後集夫人善助之日以酒爲飲食人時出嬉遊冬歲必爲其燕少長至憧僕不遺其用度如不節而家貲倍於曩告府君生崇寧二年卒於乾道二年十月丙戌夫人生元符元年卒於淳熙十三年二月丁卯府君以淳熙五年十二月丙申葬於所居里西尖之麓至慶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而夫人祔二子宏中定中女適劉宋矽朱克明謝邦基孫男四人宗誠宗豫宗洙宗汾誠早卒宗洙爲兄之子方中後豫洙皆國子進士女一人傳良諸孫也

族叔祖元成墓誌銘

府君諱繹字元成溫瑞安人以乾道七年六月癸丑卒年六十有八淳熙六年十有二月丙申葬於所居里安仁山之東趾傳良嘗聞之祖妣吳舊廬蓋周顯德間所作云族居二百年或合而改築府君遂得有其西偏與先君共一礎傳良幼也孤能讀書夜達旦府君故見愛一日挈傳良手至所謂西廳者問焉曰而欲存此否乎傳良不能仰視但泣下府君嘆曰吾固期汝之有志也嘗卒以歸汝胥廬之今府君賜也府君行事類如此終其身不詈不朴不訟而家事治死之日哭之者皆盡哀娶孫氏生一子諱字中字安國再娶潘氏生一子諱和中字敬之一女適黃廷議孫夫人先三十年卒不及見其家盛時潘夫人善視二子二子又善爲兄弟安國以爲然敬之曰好或敬之少不能

然安國亦曰好也府君舊屋纔三間後二子合爲數十間於其旁潘氏夫人居中意象甚美有娣之女及從姪之孫女貧夫人長育至嫁二子無後言然安國雅好佛特謹畏非得吉一質上不敢動敬之灑落自適於觴詠閒作惟所欲其性殊不同而能各護其偏是尤美也夫人年七十有三以淳熙十四年十月癸巳卒安國年五十有五以紹熙二年八月庚寅卒敬之年四十有九以慶元元年九月壬辰卒哭三人者如哭府君安國娶王氏生一子宗瀚二女適諸葛誠林昕敬之娶謝氏生一子宗沂一女許嫁林子卓初府君葬孫夫人於茶尖之陽府君卒二子改卜安仁與茶尖對峙爲六窆他日將以婦子左右象生時夫人未合而安國卒紹熙四年十有二月壬寅從夫人祔慶元二年十有二月壬申而敬之祔傳良欲銘府君久以宦遊

至是而後銘故并書之銘曰豈不以爲利利至淺也豈不以爲能能至鮮也我圖後人種之遠也燕及草木不可翦也

族兄際可壙誌

府君諱踰字際可姓陳氏溫瑞安人父諱字母史氏有三子府君爲季父卒府君最善事母在母傍三十有五年供養如一日府君性多病卒數歲纔一時再出外門獨自以隨母爲娛年四五十游戲抱扶如小兒狀母一飦不下咽輒廢匕箸母爲之强飯母年八十有八以紹熙二年八月癸亥卒府君亦年六十有五矣以其年十有二月乙卯卒娶樓氏生三子師魯師濟師復一女適許仲渭三孫樓夫人後三年以慶元元年八月丁巳卒師魯初未得卜窆葬府君於隆平尼院至慶元三年正月丁酉遂合葬於西尖

之麓

高光中墓誌銘

閬肯隱君子曰高光中長溪桐山人也光中嘗入太學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試吏州縣非故隱者也以其德足以堪此名余故從而名之也光中初調餘杭尉不肯爲勢家所撓尋以護細民不便於屯所官見中傷罷丁父憂服闋調同安尉復丁母憂遂不出已而所識爲中□□□□□缺都官（按都官二字疑在中字下缺字延有單字下中下仍無缺文）爲授衡州司戶參軍光中志已決矣古之人有不仕者非避地以爲高則玩物以爲適不然則故自汚辱混迹於屠釣猝有所動於其中憤惋嘆嗟詞氣鄙然矣以孔門所論求荷蕢耦耕之倫皆豪傑之士也而其言蓋有所刺譏是有不自得者也凡不自得者皆咎根也曾點之言志孔子獨有取焉夫雖平者人心也易感者物變也故不仕必若曾子而後樂也光中之不仕蓋有見於此也而非忻厭彼世所謂夷險名謗光中初不知也蕭然退藏不滑於物當義之急常與衆同自衣飯至室廬之飾無或過於人自家庭至鄉黨之好無或不及於人也嘗擇泉石之勝作無餘堂小亭三四所以娛朋來開從兩僮簪衣櫑糧訪幽人於數百里外意象可覿輒忘歲月或蓮雅致亦不靦勉年益高務學益篤晚而讀佛氏書曰是吾易之無思爲中庸卒章之旨也光中由是所造深矣故光中非隱者也余謂之隱君子以其德足以堪此名也桐山距永嘉數舍光中樂其風土之美時時往還諸僧坊中莫之識者慶元之乙卯元日忽語過客曰行且與諸君別尙須一至永嘉爾明年果游永嘉取舉子時所爲文稾若干卷焚之而後行至則託淨光山踰月適

歸道過烟竈不肯留私戒其僕曰亟歸亟歸無爲吾兒累也歸十日得疾但不食家人竊相與謀强飲食之語聲未出光中已知矣又十日坐逝於正寢是歲四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八諱某娶溫州平陽縣陳氏承事郎玆之女一子松迪功郎台州臨海主簿紹熙元年進士也女適僊林鄭新諡行在文思院都門丁執禮進士陳龜齡孫峻岷崍女一人松從予游久將以四年某月某甲子奉其柩葬於縣遙香里之姚奧來乞銘予背高氏家稽其事父某自號止堂居士沒之日設榻於正寢坐逝焉後數年妣王氏亦逝於居士之榻光中之逝復就此榻也犖犖赫赫然世不知幾人父子母不相期危坐於一榻以正終則自余省事未見如高氏者也是宜銘銘曰

陟此山之岡也相此柏與松也其誰不曰是吾疇昔所謂

高佛之滅也

陳百朋壙誌

陳子端己將以慶元五年十月十有四日癸酉合葬其父於平陽萬全鄉管奧之葉（元作華从安正堂本與林夫人銘合）原來乞銘余嘗銘其母夫人林氏則又奚辭屬寢惰銘未即就爲書其名字歲月納之壙公諱天錫字百朋曾大父伯諸大父宗慶父希淵享年八十有六以是年四月戊辰卒三子明叟端己彪彪爲徐居氏女嫁瑞安朱次宜男孫四人文武遇邁女二人餘語在銘中

王道甫壙誌

嗚呼此吾友王君道甫之墓道甫諱自中皇曾祖高皇祖成子父廷佐贈朝奉郎母施氏封太安人道甫登淳熙五年進士第調舒州懷寧主簿嚴州分水令未上以樞密使王公藺薦除籍田令未幾罷通判郢州未上知光化軍信州召赴行在丁太安人憂服闋再被召以論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起知邵州興化軍連以論罷興化之命下道甫已病慶元五年七月也八月二十三日卒官至朝請郎年六十娶林氏封安人二子長曰更生次幼四女長適國學內舍生高熙績餘許嫁進士曾充宗周伯麟林浩道甫居溫之平陽歸仁鄉晚徙縣之橋莊雅愛仙壇僧屋之後山因以爲墳十有一月二日林夫人奉其柩葬於此人皆知道甫少有志當世嘗以布衣上封事及對語合上指除官纔數日趣擧其類奏上道甫由是絀光化入覲今上皇復有朕得卿名於壽皇之語道甫竟由是死云云爲恨不知道甫歲晏抑才爲學去智爲恬假之持久何遽不深余欲銘道甫也以此而未克就故識其壙云

族叔國任墓誌銘

傅良逮事諸伯叔父於叔父行以長者稱公爲最聚族爲學也於羣行齒衛而才壯公爲最晚各務莊重擇交雖一笑嚬不苟亦公爲最公德人也而竟不仕娶朱氏良配也無子作室奉母門巷深靚升其堂如無人聞其戶吟誦琅然者公燕私之所也閉肯一出獨過吾廬時時以從子某宜後我爲言今宗洙是已於淳熙之十二年二月十日午夜來見速至則息浸微口請故公曰子從吾辭叔母取篋鑰付吾兒夫人哭方悲亟出篋鑰復命則公瞑矣公侍母之暇退即背案夫人執家政不以米鹽煩其夫自一匕撮公鮮知其出入有無也婦德多壽一夕從頗言無超超意課佛書或施舍焉終其身嗚呼公誠知家事與母孰重故聽於夫人夫人亦誠知家事與夫孰重故聽於子是皆宜書而公德人也淳熙十有四年十二月壬申葬於嶼山之陽屬傅良之官未及刻其隧夫人以慶元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宗洙以六年十有二月丙申合葬於公兆於是併書之公諱方中字國任世次語在公（疑當作諸）（謂諸叔壙誌也）祖壙誌中宗洙今爲太學免解進士女一人適朱克勤早卒男孫二人怡老瑞老銘曰

惟親其親必利其嗣人

洪君墓誌銘

台越朋從余游者幾百餘人雖從余游而過其廬識其父兄者纔數人過其廬識其父兄至於數會如始至歲久益敬不懈者則居士洪君也居士天台人故清貧僅僅無乏於教子特不自計度余初入太學芮公祭酒拔二子下交於齋序余僭弗堪走天台之國清寺西菴者數月居士之

子霖累强余不出已卽居士倒屣外門婦子羅拜於庭矣每顧霖先生飲食欲如何於吾館便否乎苟足以悅先生余雖飯脫粟避寢喜也霖亦特刻苦遂爲台越間善士先達素官以子姓爲寄甚師尊之郡守丞有志於訪民利病者必就霖也而老於韋布或曰居士教子之志未償以余所睹百餘人中有第進士者矣或名字湮沒無所著見於世以死者不少而第進士名字不湮沒嘗有所著見於世者往往在數人中然而志不伸嗟窮而悴屈者尙不少今霖也爲台越間善士爲學者嚮往之如此爲吏者器重之如此而居士之家聲益高諸孫益有文人之入其門巷者則曰是義方之家也由此觀之教子之志償耶未耶居士諱某字某娶葉氏夫人賢不愧居士能與處淸貧僅僅無之於教子不自討度者也一子霖也女若干適某氏孫男

女若干人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霖告多病攊攊然如不自持千里裹糧來乞銘其父余爲之悲甚而許之余亦病矣諉請更苦余亦苦辭竟不獲而略道其交情與某在目之意而不暇詳焉與之居士以孝慈溫恭庶幾於古人爲家學云銘曰

位斯可壽也亦可愧也視斯可久也亦可朽也視此詩耶宅此邱者誰耶

令人張氏壙誌

是爲陳子傅良之妻令人之墓令人姓張氏諱幼昭字景惠永嘉人韋堂先生國子小學錄煇之孫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子揚州泰興縣主簿東野之姊藝登進士第三世矣以乾道七年歸於我慶元元年八月丙子卒享年五十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茲嶼去家二百步生四女巨適進士潘子順次適福州閩淸縣尉薛師雍次許嫁太學上舍生林子燕（元作熙）將仕郎徐沖余同年進士知信州上饒縣事潘君冒煥戶部侍郎薛君叔似工部侍郎徐君誼之子而子燕父故直龍圖閣林君季仲之族兼夫又從余游也令人初得女遂以余兄子師轍爲己子以進賀太上皇帝登位表補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次子師朴以紹熙五年大饗恩補承務郎二幼女令人躬約時來歸我相從二十有五年再以臺評罷食貧歲月視食祿爲長深入湖湘起居飲食非其性多病所侵未嘗有毫髮不滿意見言色余敬如賓友今亡矣嗚呼哀哉余旣走介乞銘於太府卿葉君適而自識其略納之坎中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一

行狀

右（薛氏浪語集右上有朱字）奉議郎新權發遣（發遣薛集作改差）常州借紫薛公行狀

曾祖庠皇不仕

祖强立皇任（薛集作仕下同）江寧府觀察推官累贈左光祿大夫

父徽言皇任起居舍人

公諱季宣字士龍姓薛氏其先世家河東後徙福之長溪廉村至唐補闕令之後又自廉村徙永嘉而光祿公始顯四子司封郎中嘉言敷文閣待制弼及舍人皆第進士昌言爲婺州通判舍人從胡文定先生學以丞相趙公鼎薦仕於朝秦公檜相定和議舍人廷爭移晷中寒疾以卒母胡氏安人後十三日亦卒公六歲而孤撫於待制伯父長任以官公從待制宦遊四方尚及見故老聞建炎紹興初將相大臣趙張韓岳諸公事有當世志而樂道其人年十七荊南安撫孫汝翼辟書寫機宜文字孫氏藏書多公一意誦說紬繹絕不治科舉業有隱君子袁溉道潔少學於河南程先生聞薛史名求得之道潔繙六經諸史以觀叟叟笑曰子學博而身要其相授受嚴約蓋如此湖湘間皆高仰道潔公師事焉辭是益務（薛集無務字）自斂制充養蜀制置蕭振辟公爲屬部將有狠訴統制者公當以犯階級法幕中或論縱之公以軍政爭不克謝去盡其祿直買蜀書以歸爲鄂州武昌令故太尉劉公錡鎭鄂諸公論武昌形勢直淮蔡今見戶三千五百弓級財五十人土丁十有九人宜早爲備因陳屯田分戍保伍以寬民力之策曾有旨營田一卒二十畝縣官盡征之公告鄂守宋侶孫曰是非漢屯田之謂漢兵民也使之就田豈曰不可今非惰游不從軍彼不素知田家事驅之緣畝必不樂曩時王彥營田湖外遣二十將潰者十有八而況盡征之乎且齊民在野環營以軍殆必爭利成閔益戍夏口公曰宜戍武昌備申蔣故樞密使汪公澈宣諭江淮公上書言自權臣款國柄士氣索然趙張之放莫敢向德岳飛之死莫敢邀功今卒有意外之虞誰其禦之因論邊事甚悉及營田宜亟罷歲餘虜犯襄陽而還兵圍蔣甚急汪公問策安出公白以蔡要害得蔡則蔣圍自解成閔克蔡將兵果遁於是虜東道軍傅合肥王權退次柘皐李顯忠亦不利卻成閔東爲援公又白蔡不可失若乘勝拔潁昌道陳汝直趨大梁則虜兵不戰可屈捨蔡援廬是棄投機之會爲連雞之栖淮西虛矣又曰虜空國來寇苻秦故計也今我不可復戰惟當畫江固守而以奇兵邀擊首尾阻前顧後勢且自沮與戶一決其禍必大初公試邑年甚少方天下無事豫陳邊備諸公唯唯未遑也居無何邊吏倉卒興發騷然柴荼遷孔子宮避戍將嬉偵壞學宮縛燒壇江湖間稍習於武事矣公顧以和糴賤傷農三白郡解印綬去爲奏罷糴乃已比寇至蘄黃以南列邑無寧居守令竊議內徙宦江湖者歸挈相望於道公遍諭（薛集作議）死守不去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一旦有急吾與若偕死敵民亦自矜奮三分其衆更番縣下二總首帥輕舟守安樂口白鹿磯且乞師於汪公得甲三百樓船十艘氣聲張甚渡江來歸者數千家江西恃以無恐諸公繇是翕然稱慕交章繼薦汪公虛幕府官以待比其入也欲以公詣行在所轉運判官王逨劾罷倖

陽守檄攝軍事既解縣爭欲辟留滿考改官公竝辭不受其後營田二十卒田二頃歲得穀六伯（薛集作百下同）石廩錢乃七十三（薛集作二）萬米一伯八十石闊遠或數百里一壯馬負二石穀從以騎士請大軍其費視民間買穀價相若士苦之往往道棄穀去又雍民之水利而掩其善田州縣莫敢如何營田終廢虜亮既斃明年察果不守尋復議和朝廷於此亦棄唐鄧封略止於沔南矣蓋一如公言公治縣事爲之經必曲折盡人心不苟作差役循戒里胥披籍次第條二十餘家未差已差別爲行且疏其强弱某堪一役某堪再役於其末自任某人某歲月序當役以付案案任之付錄事錄事任之乃差差已有訟不均舉其籍俾訟者自覆視伍民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隊若干隊爲總不以其鄉分畫惟地之形便諸總旗各爲色槍仗皆中度舍

姦有禁詰盜有賞其以巡徼遇非常死事者爲棺賵之復其家田若干（薛集作牛）租三歲總首得與令相問報專達不關縣胥巡尉非縣檄毋得擅征甲士在邑五日一閱官賦之糧而貰其起鄉惟所欲偶習於總首之射翮毋對聚其爲士若大姓附編存之勿藉俾輸財與力佐治戎器其將輸信陽也凡一（元作十版薛集作）千八百人致米九百石行必爲隊日暮各以部曲相地頓舍以槍爲壁鳴刁斗設伏公食飲臥興自同役夫醫護病者不旹至不宿府檄治營屋百數區泝流二千三百餘里程日立辦公偫材於縣人度長闊大而加償之賦鄉挽舟而五分之以居者之四共行者之一匠人亦各俾一鄉償其傭費舊財賦名色與爲籍雜不可考案爲都籍以提出入之要鉤摭侵姦以除無名之斂諸案事以其劇易分日久近爲旁行譜每以日加申稽知

其決否故不決猾吏於次抄積不銷爲走厤日揭其名數以便主簿者之鉤考而因察其情民賴其便凡公意趣（薛集作趨）鄉輒鼓舞從之豪民衛仲堅王安道更數令不能役及是以次受代安道語人曰失今不爲焉能頫首它令創郛營八百架總隊請分事公約剪伐某所茅某所木竹應自而集縣有鍾以二盜魁大府屢設方略求不能得公以誘總首王宗元竟諭以降之爲買田屋改業爲民鍾滋甚俄斬之而至信陽之役選徒鄉屬而邑二隊首同請從曰吾知縣山矣吾何敢處是役也講次不驚訖歸不恃道邊梨棗下無跡邊民謂闕過軍多矣未有若此肅者它所區處民吏皆化服類此調婺州司理參軍居五年用樞密使王公炎薦召公懇求之官不報於是上在位七年矣入對進三說一齊政本躬細務親鞍馬以權爲經本末倒植況動

煩寢喪國論靡定權移近密褻職日輕降胡侍從之虞毬獵罔寵之術意有所偏患生不察願陛下以靜養恬略小圖大遴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才張紀綱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歸有司之常務屏馳騁之細娛沈潛待時安往不濟其二究官冗兵周官惟六漢別九卿自東都有尚書六部唐置內諸司使增員浸多有職無守諸路帥臣在古州牧國朝以來置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茶鹽總領市舶坑冶茶馬諸司屯駐之軍又別置都統制牧伯之任分爲五六而州之知通縣之令佐不相統臨各行其意臣之所謂究官此也唐方鎮之兵今廂軍是周世宗及太祖皇帝所置禁旅今禁衛與諸州禁軍是神宗皇帝立將兵之法今帥漕係將禁軍是太上皇帝收諸將麾下作三衙御前諸軍今大軍是四者之外復有弓手土

軍役兵令惟（元作爲據薛集正）大軍勝戰將兵而下廢爲隸役臣之所謂冗兵此也苟得其道更張不驚願陛下處之何如州僻難也其三虛税武昌絕戶屋租屋亡而租在德安居飛牛租牛亡而租在永嘉海溢濱鹵之田田亡而租在凡此宜悉蠲除以惠貧下當是時上志在中原王公炎方數進見語合驟登用薦公甚力公未至則謝曰聖上天資英特肇臣亡將順緝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聽今俗皆曰中庸大學陳編腐闒然物不兩大心無兼慮天地之道忽略根本而奔走軍旅之間外先後之序而御施之雖復中原猶無益也比至王公再見縱談邊關事公曰既曰論兵竊嘗評以孫子始計之書未見其可方今人人異意不可謂道災異數起不可謂天以江左爭中原不可謂地以貪御驕不可謂將將不恤士士不安將不可謂法集一圖九古人喪心求之時賢誰能辦之況今三衙御前傳卒略盡江南白丁何以持久常平錢米在所虛數以此贍師其能繼乎兵驕民困或未免蕭牆之悔即幸勝之方上勞廟算伏惟以仁義紀綱爲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如曰上獨斷耳去位可也又曰天長可以入維揚（元作陽）清流可以向六合泗水可以下合肥北峽之險廬江之郡武昌之近新息棘歸之比（元作北）商於子午南達梁洋岷洮東近威茂用兵所經忽不之備然而獻計者但曰無患非偷則狂有旨改宜義郎差知平江府常熟縣明年大臣數言上復召籍察公固辭其友人祕書省正字劉朔以君命相風厲公雅意廉恥道辭自一介不苟非薄遂白丞相陳公俊卿曰周公繼以戰封諸侯開成王不敢玩人之心鄰侯身追亡將移檄祖

嫂士之習古人格君之業於是乎在有如假令以匹夫之節一感上意亦足以報陳丞相免虞公允文相益趣發不辭自召命下公請之任六七不報又請奉祠不報積十有八月而後就道至數日則欲引去侍從有留行者除大理寺簿方是公銳意於事一時言利言兵門衛觸者甚衆寺經不阿或被罷斥公見之晚猶冀幸一改聽始從容引著吾君說趙相國公仲連事諷以功業缺然咎在進賢未廣遐助不善丞相亦瞿然爲傲頃之乃反覆切論微功太速興事太輕遠無邊撫輕則中廢經濟天下當與天下士圖之鄙夫嘗利自市試跡前事今皆反繆願公易慮勉終班爲後悔會江湖荐飢民流淮甸邊州又有言歸正人相屬者上命帥臣漕臣共安集之逾月奏不至丞相召公問所當施行俾條列將遣使公懼恐謝不敏且淮事難諭度固以問因條數端一責成帥漕毋以遣使使者所過州癘留循行未周已及春夏二新民未見便輒勞苦州縣百役爲是懷故鄉無長居之心宜略如孫吳屯田都尉故事自立營壁他縣使勿與三宜先定要束誡以閑地而已縣官一無利爲惡以故陝西弓箭手法復其租四歲穀既登漕司致布帛茶鹽凡民所須率令穀價視物價稍昂以便糴就藏屯所爲後備因言若辟屬吏若移用錢米若括隱田茲事體大必遣使非選擇重臣持節漕帥州縣何以協使翌日有旨以公將命淮西公卽言流民或前散寓山谷依大（元作人據薛集正）姓聞今使者出必相攜持（元作待據薛集正）聚城邑仰食於縣官卒有累萬之衆將安取給且請以淮西諸州縣係省不係省錢一得以便宜調度朝廷尙難之公直謝不敏尋得旨以見錢米一萬斛二萬石行不足用聽次第

以閏是歲乾道七年也十有二月八日公至合肥明年正月抵齊安作宣天子勞來德意分遣才謹吏循問大抵安豐以東來者略已隸主戶矣即撫勿徙沙窩以南稍稍來有適鄉公親柀阡陌開繇度山澤曠地以爲合肥廢圩可因以設險斷柵江保巢湖而舊黃州古邾城也路直韮瓠置莊傍近異時寇不能潛師徑度迺與安撫趙善俊修復三十六圩且於舊黃東北置二十有二莊居之凡合肥戶三百四十有四口一千九百九十有六勝耕夫八百一十有五爲田三百七頃八十有四畝齊安戶三百四十有一口二千一百一十有一勝耕夫六百一十有四爲田四百四十有四頃五十二畝率戶屋二間二夫牛一頭犂耙鉏鍬钁鎌刀如牛數二牛犂刀一每甲（元作年據辥集正）二轆軸一車其受田人種子錢五千其家以口老壯少爲差賦米及秋止凡費錢緡二萬米石六千而壽春歸正及自占（元作古據辥集正）若爲隸農於大姓者亡慮振業三千八百餘家要約明其器用便利廬舍有伍疆場端正畊牟收陂構路橋悉皆治修病醫死葬所謁輒得還如歸居迺請還始大臣白遣數人各試其備邊計畫往往設飾爲辭以上功天子雖不盡然之始惟闕略庶幾或報效公之行也至固始求所謂北歸人者凡一百十有二家皆土著數年而新附者才五家光守宋端友吏以籍戶比新戶詭爲奏甚者賊殺歸人掠其善馬公即劾奏端友設蔽時端友進寶環列根柢連附不可撼動人皆危公奏上天子獨怒下其事於理將窮竟問治端友暴以憂死繇是頗疑邊臣亡狀而所白遣大臣類無欲得事情之意於公齊安之請還也命發資用留累月發已又命視鐵錢事公歸對卒展器所見闕復

上首論州縣田籍甚具而淮地實不加闢臣泝其故大抵主戶占田一畝數頃輸租僅斗斛耳而覆其產彌日不徧既不能自耕又害他人耕何以聚人保境宜令（元作合據辥集正）劃請以徠遠民來者務得居者患失主客力競將無曠土再論今邊郡田野荒蕪勸農文具總首空設莬除苟簡循淮而南則有和糴則有鐵炭則有建康草料之征勞遠慮邊以資江左守將數易以苟繼苟一郡三邑二令罷（元作龍據辥集正）慣險阨非一不過合肥歷陽居巢三戍夫以陛下規略而稽誤至此或者外治不可成賊臣愚妄意推本自夫不計而謾爲而後外以鹵莽報不思而出令而後外以難行塞號爲責實未免徇名則趣辦皆徇名之人志在大功卻規小利則迎合皆規利之讀誕謾者敗而不誅諛悅者察而不去害既上壅人多自營宵旰十年觀今何補臣謂內治不修無以整外惟望責宰輔以坐論其原收賢才以博訪其緒兼聽虛受以通壅閼朝廷正則疆場理矣唯陛下留神三論左右之人爲欺蔽蟊迺爲援則遠堅大爲問則小毀彼其何候辭色占揣意鄉鬪將迎莫狀其巧詐正以行邪僞直以售佞薦退人物曾非論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字號揚廷雖出容斷喜怒氣從已歸私門齊威之強不在阿即墨大夫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毀譽無證刑不行焉胡能禁欺陛下誠幸聽臣無自立我收骨鯁棄軟熟察此非難迺悉數骨鯁軟熟情狀上極開納讀奏至齊威事進曰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之斷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上曰正待理會公益口疏治邊非是曰買馬亡殘弱至盜馬廣縣寄辟刑故卒索歸之國家何至之此而自傷體若是詔即罷買又曰日城淮郡以臣觀之未知守

所合肥叛餘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迺者臣行過鄂一夕風雨隤堞五堵歷陽南（元作尚據薛集正）壁缺而居巢廬陋如故迺聞有廢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取此乎上問千秋湖何若對曰始臣行時方冬水落湖不勝舟比歸夏潦時至江湖合流渺然矣是將焉用上曰聞（元作問據薛集正）亦險要對曰若以兵法言之漸車之水足以制敵藉此爲險無乃不可又曰外事無足道咎根不除抑臣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浮稱道陛下誠聖明儻因貌言萬一垂聽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曰近或以好名棄士臣伏思念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上悅連言極是於所及引士皆旌賞先是上卽道遷公兩官又除寺正有自邊來覲者與曰薛某凡可爲國知無不爲而又注意傾拾以聽能行如響故諱缺失者相目矣數日除知湖州朝辭劄子論科折不明示數輸送不卽除籍及祖宗分鎭孤邊之法曰陝西爲五而統於永興河北爲三而統於大名有朔漠方且稍用榆塞爲之險城堡寨鋪爲之防弓箭社弓箭手番族熟戶爲之羅落它路迭成悉受節度帥府州縣推（元作雖據薛集正）所辟差自种折二氏外別帥則以三衙若三司使都轉運使爲之能績效驗入備政府夫地分則守禦勢連則情不隔權壹則足以有爲賞明則知勸光堯中興沿邊置鎭茶鹽之外舉推與之將以固圉討亡易此臣願按行成憲眾建鎭守統帥（此下元有與帥二字據薛集刪）不限文武忠智是使且無拘虛文無要小利無以日月爲斷卒許允覲切曰方今誕媚成俗舉世尙同扒觀設施諱卜謀譽偏辭先入異議不繼內辟盈庭幾成孤立是日奏罷上留

語良久公將退特溫辭寵精之大旨謂書生姑息而辦事者以苛（元作苟據薛集正）爲能煩卿輔郡冀以中道理之公對曰臣學於師以事陛下唯中道爾上曰如此朕復何憂公至郡踰月戶部奏言諸州經總制錢皆出場務酒稅雜錢分隸以納今多隱係分隸不盡得自便恣用請吏爲令監司給無州縣以凡日收錢撫實係無分隸否則劾聞令下吏相顧莫敢建明者公獨首奮爲當路言之其略曰舊額凡雜納錢以十分爲率分隸四爲糴本六爲係省錢其後迺始增以二分分隸總制錢是時州縣未病之也然亦浸詩於奇羨矣久之乃裒羨錢校數歲之最爲額以十分分隸之七爲總制增稅三爲在州錢愈非昔比已復積有上供月樁大兵打船修船六分贍軍移用降本竹木等錢科色不勝繁矣而隸額如故既不足以應討且歲費彌廣郡用彌匱由此場務罄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以寬弛予民而不得騁若復隸額外之征掇其强半官吏自救不給民病甚矣且以湖（元作胡據薛集正）之鄂務糴本係省初爲錢二十三萬五千六百有奇自總制之起爲錢五萬八千九百有奇與故合猶日課二十九萬四千餘錢而已重以七分增稅爲錢三十五萬三千七百有奇又重以上供若大兵之須凡四十（元作千據薛集正）萬八千錢有奇使今旦（元作且據薛集正）旦得八十萬錢以充入經總制之額其餘爲上供諸雜須錢且患苦不足況不盈此鄉所謂係省在州之數悉闕亡有約此推見它窮庫蕩然郡將安仰如不得已宜以日收錢先樁上供諸雜須之餘迺係無分隸庶或可行不然不敢奉詔版曹盡逮郡胥俾持條法詣曹自解公辨益力臺諫官感發相繼疏爭之上迺寢前奏湖無苗米饘軍歲糴十

萬一千五百餘石爲緡錢二十一餘萬自滁差武臣路鈐轄（元空一字據薛集補二字）下至進勇効士一百七十有一員軍員五百三十有一人其廩稍爲緡錢距二十萬以他經費合往歲凡用緡錢五十二餘萬舊制烏程歸安二縣折丁錢歲十三萬緡七年有旨減折丁錢太半其已全輸者聽以明年除之是歲所失亡十有餘萬而大農和糴六萬石以銀交子高估徒欲用錢二千得米一石郡不忍裁市直則當補錢萬六千緡僦載之費不與焉益以就祿八十有三人不啻爲緡錢二萬明年郊祀（元作視據薛集正）進獻費予之幣齎亦以二萬緡數凡嚮費十萬三千餘緡以亡加增大都缺緡錢十有五六萬公曰是雖劉晏將奈何亟請於朝乞以市直償民糴錢乞以折帛紬絹錢撥除折丁錢乞汰軍政徙寬郡乞節冗長差授在郡裁三四月自抗論分隸後執拒大事累數端曰與權貴征利者爲敵雖或依或違郡民少蘇而不能平者滋衆獨賴（元作隸據薛集正）天子簡記所以見覆護甚至始公嘗薦某人有材識它日某官闕員宰執擬數姓名以進竟擢某人爲之郡丞邀時好于政引章避之爲易（元作易據薛集正）他丞嘗遣中使有所廉察浙西諸郡獨不入境用是故不敢輒動危之然公歸志決矣郎稱病請奉祠三不許會除代一月章五上已又旬四上改除知常州公方鄉用人人期待行所學不數月久勞於外還七日遒出守守七月罷罷歸之百日以疾卒年止四十邦君朋友暨後學哭之過乎哀四方賢大夫士千里交相弔也公之學治事唯（元作雖據薛集正）謹宅心唯平其燕私坐必危然立必竦然視聽不側敧雖所狎笑（元作授據薛集正）言不以戲自著抄書及造次訊報字畫不以行草几篋筆研衾枕屏帳皆

有銘笔籧廉密若苦節然要其中坦坦如也故其實欲信於家行推於鄉正直聞世而居無以逾衆人公自六經之外歷代史天官地理兵刑農末至於隱書小說靡不搜研采獲不以百氏故廢尤邃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之制務通於今或者疑公之博蓋其所自得精一矣名流問質或往復累數百言行要無二大抵以古人小學冊而明之大學之道傳遠說離故漢儒守器數章句名家小知穿鑿異端之徒乃一切屏事忘言後已高論（元作論據薛集正）虛無而卑者滯物卒不合合歸於一是爲得之讀其書知其爲博之約也公已不求聞達於人有一長薦稱必備居官不出位遇大事義所當爲斷爲之嘗掇拾管樂事爲傳語不及功利平生所推尊濂溪伊洛數先生而已告學者則曰毋爲徒誦語錄有浪語集若干卷書古文訓若干卷詩情性說若干卷春秋經解若干卷旨要一卷中庸大學說各一卷論語小學若干卷資治通鑑約說止若干卷九州圖志止若干卷條未就公思五代史缺略修之亦未就若陰符握奇山海經古文道德經焦延壽易林及劉恕十國紀年菲緝牒譜譜林助本政書姚寬漢書正異之屬皆校讐爲之敘其文精確趣實可以濟世其經說不並依先儒其校異者必解剝其不正者娶孫氏父汝翼也初汝翼與舍人友相得舍人死汝翼遺書待制自言吾有女才且淑異日宜善事夫子吾將以室起居之孤比歸公婦行皆應書公卒其友人張淳欲悉遵衣服以斂書銘如古法能俛聽盡不失公意云一子曰沄補國學生公以卒後之百四十有四日十有二月壬申葬於吹臺鄉慈湖之原傅良丙戌丁亥歲受徒城南公閒來過教督之明年謝徒束書山閉屏

居公又過之問治何業竭已所已得對公曰吾懼吾子之累於得也即詔曰宜若是歲己丑冬遂往依公其屆漕上卒學葺茨一閒聚書千餘卷日考古否今其中明年秋試太學公適赴召於是鄉諸生及它邦之友咸在又日相與從公居游凡七八年閒進公久者惟公使淮守雩川時爲然然亦率不一二月書命輒至至則其道所言與行事故世多知公詳莫如傅良今取其出處事言之大關治道學術者爲狀餘不著謹狀（薛集篇末有乾道九年十二月□日門人迪功郎新秦州州學教授陳傅良狀二十四字）

福州長樂縣主簿諸葛公行狀

曾祖考璿　妣朱氏

祖考原武翼郎　祖妣張氏趙氏並封孺人

考純迪功郎　妣趙氏

公姓諸葛氏諱說字夢叟瑯琊諸葛自會稽內史族別爲浙東之族後稍徙嚴陵永嘉族蓋嚴徙也或曰新安譜亡弗可論次公大父娶城南張氏以諸子從其舅學所謂章堂先生以八行應書者也繇是閭郡賢士大夫往往多諸葛氏師友姻婭公幼閒潔諸公閒已岐然度越行輩益自勵讀書著文窮夜日不輒休既冠入太學再薦登紹興庚辰進士第方待嚴州司戶參軍闕丁迪功公憂服除授台之黃巖尉復丁母氏憂公故負當世志學不爲章句訓詁淺事務見於施設比罹兩喪謂祿養之無逮命之不偶也於是名其園曰艮闍室曰傒室以其學力行於家輯柔其族而勵其鄉人久之上下交孚子弟無少長咸視公習謹而麗於善莫之或肆甲申大海其商海自給者率剽悍趫時以所不平就公決質之推一唯在是定郡之東南關廣

斥易恐截然倚公爲巨防而公亦任其戚休非衆同欲謁不至郡邑凶年艱歲縣官有郵政爲守者率需公至爲方略公白事當若何費當幾何立聽行之然他鄉部未有條而東南隅若干戶少長秩秩然蒙惠矣紹興之季年也防海隄興之甲申瘞疫丙戌塹甽乾道之庚寅辛卯食飢壬辰築埭皆其小試微見者也往年余與薛叔似象先陳謙益之俱會行在所私相語爲授福之長樂簿公重違吾黨意强起之官是時前丞相史公帥閩部丞相閩人熟不輕以獄訟畀屬吏雅聞公賢數諉以事公以理平決不視大府意所疑信爲非是丞相滋相知延之幕中幕中故盛賓游惟公自一話一言無裨補不出諸口丞相自喜晚得士禮以已敵且率當路者薦之朝而公死矣實淳熙元年正月庚戌也公平生燕寢無惰待物不矜莊施交際詰唯恐傷人聞或爲不義必反覆鐫切不但已雖行百里從一僕持被飲食屢屢無之所以周鄰里朋友則不問費室事一切勿理趣公事未嘗不勇決也年且五十德日加修講問日加切余嘗見公暨張滔忠甫夜論學自敘讀書二十年得一健字余輒從旁歎（安正堂本作款陳本同）公健天德也蓋求其本公云云且日忽挈余手出曰吾固深省於疇昔之言余竊自恨規意之淺也比將歿猶校讐儀禮家人不知其甚病也厥明蹶衞已進索紙書遺友人以訓其子爲寄更以一紙書吾他日將族葬必擇寬地間法於伯忠甫又以一紙書吾弟兒女多以某所田若干畝盡歸之適劉氏姊薛氏妹其有缺以田若干畝歸之已呼其子耕來曰汝行之毋敢違戒又曰語汝持屏毋來前也一家始大驚頃之長樂尉之書至還答如平時又頃丞相遣客與其子至亦將

迺如平時答出大門公目已瞑矣娶徐氏一子耕也享年五十有五論語說若干卷碑誌詩文若干卷耕卜以三年十二月丙申奉公葬於黃嶼山以狀來請始余聞公諠甚葛未之敢請見也寓城南有題曰里弟諸葛某之謁入余愧歎袖謁走出見遂辱與爲忘年交將何敢辭以余所見聞公居鄉試吏建民利甚衆夫人有一事則以傳世要之於公不足道故道其出處進退死生者爲狀

國子司業何公行狀

何氏郡大家別爲二族諱溥字通遠官至翰林學士爲百里坊族公諱伯謹字誠夫官至國子司業爲城南族翰林公試禮部奏名爲天下第一百里坊之何於是始大而城南何氏自諱某生四子金華主簿子發爲宣和閒進士子達子譲同時爲太學諸生子達晚授官累封至朝請郎公

以金華仲子來爲朝請後復與其弟青田令伯益同爲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公卒青田之子叔恍與其三從兄夾常又爲同年進士蓋以儒生賦祿三世矣論之雖緣文詞以孝睦爲本往時金華丞世朝請撫其孤教之有成是爲青田令青田復丞世公撫教其孤如朝請今竟成是爲叔恍也父子以善託孤起敬鄉黨則何氏之世其家有以也公信厚端其務不暴白官稍遷皆循次平進不自意得而世之奔競沽激速化之術不但不欲亦誠不能也由國子博士攝尙書郎出知饒州罷起知廣德軍以朝請年九十餘丐祠不行丁朝請艱服闋除太府丞是時上方更用一二執政閤朝士諸府稍貲致辭已而顧行前論令進退人宜誰先則皆曰君何君不當久居此官已而改大理正不逾月眞除兵部郎官駕幸學於師儒選甚遴閤朝士相與語則又曰上既用某人某人矣必將用何君明年除司業以余所見士大朝不爲衆媢忌願冀幸其遷官鮮有如公者觀公羣居平日寡言笑初無以悅人也每進對論事其以質言不好立新奇自以學官至爲郎凡三四對所上十餘奏大要以當世之患文勝而實不足比年臣子爲陛下豐財繕兵嘗試不効者類多誕謾無補事情方今慕漢宣帝而賞罰未盡當其功罪俗何由變未論久任曰以競進之人爲自營之計望其責課績猶卻行求前也在饒州江西諸郡皆旱甚往往諱不敢言上公以戶口若吏卒之稍食計見廩貲所欠爲米十有四萬石乞諸朝有旨予三萬公連奏不已更奏月椿爲緡錢十六萬折帛十二萬縣絹六萬二千匹不蠲民必重困禾且熟猶自疏力不足救荒當罷去永嘉不宜鹽民歲輸緡以買絲旁郡爲苦轉運使將

以桑土例概數敷和買絹公適在度支持不使下有建造二百艘者宰相以爲問公懇言溫瀕海郡木鐵皆非其有爲損其半平生不多見設施於其一二足以發明公之所存矣豈所謂徒文具無惻隱之實者耶以某年某月日卒於官年若干娶某氏某氏俱先卒又娶某氏子男三人叔愿迪功郎叔謀叔振女三人長適某次適某次許嫁某叔愿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鄉某里之山來謀於某曰先君辱知於今參政周公厚嘗惠許之銘不肖孤自惟念設不獲執事之文以藉手則參政公將誰從而信予之某不敢辭遂爲之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五十二

宋故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奉化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樓鑰撰

嘉泰（元誤作定）三年集英殿修撰陳公告老于朝天子歎曰此吾舊學且書命之臣也除寶謨閣待制遺奏聞贈四官錄其後所以飾其終者如故典門弟子哭之失聲里人聚而相弔四方士夫聞之無不盡傷者蓋非它人云亡之比也公諱傅良字君舉其先自閩徙溫州瑞安縣帆遊鄉湗村里至公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父彬皆不仕父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氏贈令人朝請邃於易教授鄉里以篤行稱公天分高勝其於學問心悟神解而苦志自勉精力亦絕人隆師親友有不可解於心者興化劉復之朔以南省第一人來爲司戶參軍攝教官得公程文以爲絕出公之年甚少也而名已高開門授徒於仙巖僧舍士子莫不歸敬薛寺正士龍季宣見公問所安公曰毋不敬士龍曰比參倚如何公釋然增進歸心薛氏後又相從於湍上讀書一日千里其爲薛氏祭文云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梅潭怨若隊淵梅潭卽仙巖也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楊公時建安游公酢之外惟永嘉許公景衡周公行己數公親見伊川先生得其傳以歸中興以來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惟薛氏後出加以考訂千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眞可施之實用凡今名士得其說者小之則擅場屋之名大可以臨民治軍之際惟公游從最久造詣最深以之研精經史貫穿百氏以斯文爲己任綜理當世之務考覈舊聞於治道可以興滯補敝復古至

道條畫本末粲如也本朝名公鉅卿不可縷數然自韋布而名動宇內者不過數人公自爲舉子業其所論著如六經論等文所在流播幾於家有其書蜀中文學最盛讀之者無不動色文體爲公一變至傳入夷貊視前賢爲尤盛乾道六年始入太學士無賢不肖斂衽下風八年公之高弟蔡公幼學爲省元公次之徐公誼又次之薛公叔似鮑君瀚劉君春胡君時等皆鄉郡人非公之友則其徒也尤爲一時盛事旣登甲科朝野想望風采授泰州教授以歸參政龔公茂良帥江西以書幣招之願與定交公曰此古人羔雁之禮不行於世有年矣善辭之未赴會太學錄闕求之者衆龔公實行宰相事奏孝宗曰待次不改闕初官不當除陛下良法也太學錄一闕而睥睨者衆臣欲擇取名儒爲士林所推者處拘攣而用用則人自服矣上問爲誰以公對上曰是朕所素知者除命一下果無異辭就職幾月車駕幸學改承奉郎龔公旣罷政亦浸有相嫉者添差通判福州帥相梁公克家得公喜甚以政委之公亦悉心裨贊不事形迹卒以專擅論罷時淳熙七年也尋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桂陽軍賜居八年始赴郡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茶鹽事就遷轉運判官改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在桂陽蠲除循習羅弛斜科倉司則補糴諸郡米至十萬斛漕司亦蠲錢數萬緡力講荒政所及者廣進登極銀三千兩屬方救荒力不能辦申請減額捐三之二寶惠遂及一方以服勤使事嘗感寒疾至是以奏事再入脩門鬢髮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歎曰幾年陳君學尙可使外補邪奏留爲吏部員外郎初對上曰卿去國幾何朕時欲見卿久矣知卿學問深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淵默罕有

聖語公敬謝而退以周禮說進擢祕書少監訓詞曰朕日御便朝延見郎吏有郎白首色爽而氣溫貌者贊其名則汝傅良也朝列傳誦實黃公裳之詞也兼實錄院檢討官皇子嘉王府妙選官寮以公兼贊讀未幾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期年始遷起居郎紹熙末年龍樓問寢不以時自大臣而下更進讜言從班多連名騰奏或同班叩請公自以受不世之遇必欲身任其責請對直前幾無虛月剴切痛憤指陳利害無所不用其至蓋嘗贊嘉邸爲中宮言之又嘗奏疏謂臣等在王邸于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開導賢王而會慶闕上觴之禮長至虧稱賀之儀區區口耳之感必不能勝躬行之化紙上之習必不如家傳之法今既上失三宮之歡則臣等講讀皆爲空言矣其餘骨鯁之言有敵己以下所不能堪者上

終不加譴而言亦不用一日奏云陛下屢許臣以出又令傳旨於廟堂而復不然臣貪戀厚恩未忍決去容臣退思補過更圖入奏若不垂聽則有致爲臣而去耳又從而草奏申畫事節犯顏極論度上意不回遂上挂冠之奏上雖不受玉音賜可公卽申省乞致仕宰輔留之不可旣行授祕閣修撰嘉王府贊讀皇上御極以中書舍人召還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同國史院修撰謂可以行素蘊矣而言者指其學術不正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復劾其在太上朝奏對狂率降三官罷祠嘉泰二年敍復元官再畀祠祿遂除泉州以病力辭至再除集英殿修撰病革謝事遂有次對之命十一月十有二日終于里第享年六十有七積官至朝議大夫爵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張氏名幼昭字景惠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

女以婦德著聞先公八年（元作九从陳本）卒子男二人師轍迪功郎安豐軍壽春縣主簿師朴承務郎女七人長適迪功郎監鎭江府浚口茶庫潘子順次適從政郎新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適迪功郎處州州學教授林子熙次適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沖次適進士張紹次適進士張疇一倘幼令人葬于前山開禧元年三月庚寅（元作申从陳本）二子奉公之喪合焉嗚呼以公之抱負偉傑學博而精觀書別有高識作文自出機杼類非今人所可企及求之古人亦未易多得也受知三朝掌內外制經帷史館不爲不遇而名高多忌卒不得究其經世之學爲可痛也公行誼著于鄉曲述作擅于當世不待屢書敢摭其論奏之大者列之然後知其非諛墓之詞也公之赴郡免奏事而去歸覲光宗以舊欲奏之孝宗者陳之蓋公憂國之心澤民之具其

說不易謂藝祖創業垂統無非可傳之法而深仁厚澤裕我後人則專以愛惜民力爲本攷之故牘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間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縣不會古所謂富藏天下者也諸道上供隨所輸送初無定額留州錢物雖盡曰係省而不盡取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始奏立上供稅（陳作歲）額熙寧用事者始取藝祖之約束一切紛更之新法旣行揩上供之額一倍至崇寧遂增數倍此特上供耳其它雜條熙寧則有令項封樁元豐則有無額上供宣和之經制紹興之總制月樁皆至今爲額而折帛和買之類不與焉茶引盡歸都茶場鹽鈔盡歸榷貨務秋苗以十之八九爲綱運是皆不在州縣於是取、斛面取之折變取之科敷抑配贓罰（陳作詞）而民之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夷狄蓋天命

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豈不甚可畏哉上曰莫急於此但以處置爲難公奏第三劄子乃是處置之說既奏襃美再三其大略曰嗣位之初詔爲寬民置局講究而民窮如故蓋以裁抑細微或蠲空張之數未有以稱明詔慰民望也國家財力竭於養兵又莫甚於江上之軍故每欲省賦朝廷以爲可則版曹不可版曹可則總領不可總領可則都統司不可以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預中外勢分職掌不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得乎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御前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事出一體而後可議寬民力矣轉對又論藝祖治大而不治細以上書人文字令知制誥看詳升降以次對章奏下尚書省參詳人主所自擇不過宰省長官豈不甚易行哉又嘗論役法謂免役錢者本以恤民使出錢雇役而逸其力也自罷募戶長壯丁而取其錢令隸總制之類於是役者白著而法不得不壞保正長催科是以保甲法亂役法而行之也熙寧自有役法五等簿是也自有保甲法魚鱗簿是也五等則通縣計之魚鱗以比屋計之保甲但以譏察盜賊與免役初不相關熙寧七年始以保丁充甲頭催稅而耆戶長壯丁之屬以次罷募利其雇錢而封樁之法起矣元豐遂著爲令以甲頭同大保長催科元祐匆匆復舊隨即紛更至紹聖二年催科悉用大保長役法轉而爲保甲嘉祐以前固無此法至此又非王安石之舊特章惇爲之今士大夫恥言安石之爲人指章惇爲罪魁而乃世守其變亂之餘以爲成憲萬古設法二安石能改之章惇能力行之此斯民莫大之害乃若出於三代之舊而莫敢議有議之者則付之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申嚴行下此臣尤所未喻也誠能不以保甲法亂役法雖未足以盡寬民力亦可謂至恩矣進故事以真宗詔兩浙福建荊湖身丁錢並特除放其論尤詳以爲減折帛不如身丁切於窮民此皆公平時考古驗今可舉而行非若泛然美觀之言卒不得見於用若其封還詞頭遇事輒發未易悉數如論選貴戚給事中則引唐呂元膺紹興程瑀以爲比論張子仁之建節則請先處分留正之去留吳挺之除代而其甚難者莫如陳源與率逢原二者源之貫盈幸不及誅忽除內侍省押班瑣闥攝事者繳章五上人皆傳誦大臣力請觸雷霆之怒幾不自全一爲書行公議沸騰黨與凶焰不可嚮邇而公獨當之逢原麤暴特有奧援所至凶橫其在池陽幾至軍變爲總領鄭湜所發拔其偏裨上命樞臣鐫戒方待罪閑自副統制升都統公又論之源供職自如而詞命不行終不得俸逢原先被宣劄已自書銜而公於二者執奏再三終不奉詔以至乞身而去公去未幾而內禪子仁訖不得節鉞源亦能去逢原以病廢惟此三事無故嬰其鋒者公神色不動來則繳奏旁觀者爲之寒心而外間罕知之者鑰與公同生於丁巳少我九日自分教東嘉爲布衣交義兼師友後雖一同朝踏而情義日篤一旦同在西掖同攝北門相與如弟兄然至於同貢協恭尤非他人之比藝祖東嚮宗廟大典集議至再始正百年之禮而臺諫有異論鑰極論之丞相趙公宜行鑰又執不可公從旁力贊其決而事遂定謝知閤淵以太母之弟有旨請給等依條格全支公已書行而鑰駁之再命特與書行公上奏先其鑰之駁並且曰樓鑰駁章甚是允當始知臣失於點檢不及論

奏若更書行臣有三罪一則迎合聖意不敢執奏二則銜改指揮使有司無所馮守三則恥過遂非無見善則遷之義欲望追服御筆仍正臣兩者之罪其事遂已嗚呼孰有負重名於時致身至此而服義引慝同濟公議如公者乎汲引人才如恐不及在湖南應詔薦朱文仲吳獵蔣礪楊炤在朝則薦朱熹葉適吳仁傑王明清修史苟知其賢不復以私嫌爲忌其他成就延譽使就聲名者不知其幾也博極羣書而於春秋左氏尤究極聖人制作之本意左氏翼經之深旨著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蓋經止獲麟孔子卒傳止韓魏反而喪之之後殆未有此書也願見不可得則曰此吾身後之書近既得之誦讀不已不揣而爲之序其門人遂以銘爲請鑰欲述公行事或恐有觸忌之嫌自以投閒十有二年已挂衣冠覥然幾何如公爲拔詳若畏避而沒其實豈不負吾亡友曾稿未集而病深恐湮先朝辭不究此志小愈遂扶憊而畢之公風度高遠動輒過人詩律之精深字畫之遒媚登覽高致吟諷低昂親之則使人意消王謝風度尚可想也方上在宮邸時從容以詩爲壽惟謝諤黃公與公之詩皆有諷諫上爲置酒各親書所上詩謝之公後嘗奏知以御札登諸石而跋其下以其稾示鑰未及刻而公歸訪求此藁不可復得猶記其略云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蓋頌者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敕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鑰讀之爲之感惘嗚呼此又先儒之所未發也銘曰

溫於瀛嶠　儒學之淵　閒氣所鍾　挺生斯賢

向舒金玉　游夏淵源　羣書博極　本末貫穿
退然布衣　名震八埏　晚登周行　帝席爲前
典刑具存　訓詞是專　王邸螭陛　史館經筵
獨當衝趨　力欲回天　經世澤民　齎志終焉
天之生才　夫豈偶然　儲神毓秀　其必有年
宦匪不達　受才則全　道之不行　賴有遺編
後有百載　復見儒先　哀哉止齋　見此銘鐫

宋故寶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

公諱傅良字君舉姓陳氏其先自閩徙溫州瑞安縣之帆遊鄉至公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皆有隱德考彬深於易學潔行自脩鄉里稱爲長者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氏贈令人公英邁不羣彊學篤志其爲文出人意表自成一家人相與傳誦歲從游者常數百人宗正少卿鄭公伯熊大理正薛公季宣皆以經學行義聞於天下公每見二公必孜孜求益脩弟子之禮一日與薛公語恍然若有所失乃獨潛心易論語二書求古聖賢所以窮理盡性之要近思深探非造其極致弗措也既而薛公客晉陵公往從之薛公與公語合喜甚益相與考論三代秦漢以還興亡否泰之故與禮樂刑政損益同異之際蓋於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講經年而後別去還過都城始識侍講張公栻著作郎呂公祖謙數請問扣以爲學大指互相發明二公亦喜得友恨見公之晚是歲乾道六年也其秋入太學國子祭酒芮公曄雅聞公名親訪公於所隸齋見其二子且卽以公爲學諭俾爲諸生講說經義公以非故事固辭芮公不可公遂謁告去從容天台雁蕩閒益究其學越二年禮部以名聞孝宗方鋭志治功慨然慕唐太宗之爲人於是

臨軒以太宗事策新進士公對言陛下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是以十有一年於茲而治績未進於古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且以太宗求諫崇儒等事反復規諷其言深婉切至有司奇之將請寘第一或議不合猶在甲科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其文流入夷貊授迪功郎泰州州學教授未赴參知政事龔公茂良爲孝宗稱公之材特除太學錄車駕幸學改承奉郎居歲餘力求外補呂公方在三館謂公曰盍少留公曰出處之義不敢不謹其始也添差通判福建丞相梁公克家領帥事委成於公公爲之盡凡一路若郡所當興廢及訟獄之曲直一裁以義無所回屈彊禦者不得售其私始忌且怨州人有方在諫省者論公罷之居二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又二年差知桂陽軍又三年乃之官居閒既久日覃思於六經將有所述以開後學一室蕭然與士友終日澹如也治桂陽首爲教條戒其吏以從善遠罪諭其民以孝弟婣睦人感公德意不嚴而化鐫民宿負及縣月輸之未入皆凡隨歲受輸以例取贏者悉裁之刪條目簡文移縣得遂情於郡而吏無所容姦郡計自裕歲小旱預出錢糴於旁郡置數場以糶糶已復糴循環不乏又聽民以薪易官粟或就役於官食其力民無飢者連帥潘公時以緡錢五千助糴公益以郡錢立式貸之約歲登償及期不復索光宗受禪除提舉湖南常平茶鹽去郡老稚遮送不絕明年就除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子孫者率以異姓爲後吏利其貲輒沒入之公曰使人絕祀非政也況養遺棄固有法存其後者幾二千家潭州常平粟且四十萬而全永道等州數絕少無以備歉歲公曰移多益寡使者職

也既掌漕猶屬廣事乃令諸州各留歲運粟以益常平以潭之常平代其輸郡告乏者滅其送漕司之錢民輸折苗錢重爲損其直潭州桂（未詳疑陽之誤）州市酒課歲貸其緡錢二十萬送以配於民爲額公攝州事拔舊籍頓減之民得少紓改提點浙西刑獄適闕留爲吏部員外郎輪（元作論據史本傳正）未對奏言藝祖皇帝垂裕後人專以愛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藝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他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令（陳本改別誤）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樁起於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斛斗十八九歸於綱運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夷狄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爲己任推行藝祖未泯之澤以爲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無異則中外爲一體中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上從容嘉納謂公曰朕思見卿久矣卿學問深醇著書必多可悉以進也遂還祕書少監公進周禮說以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爲目曰各四篇兼實錄院檢討官選兼皇子嘉王府贊讀公以爲王者之學經世爲重祖宗成憲尤當先知乃纂次建隆以來行事之要爲王講論大指每至立國規摹必歷敘累

朝因革利害附見其下本末粲然如示諸掌紹熙三年十二月擢起居舍人四年正月兼權中書舍人先是上少不豫羣臣奏請或弗時決公言一國之勢譬如一身少有擁底使生疾恙若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人心益玩主勢益輕設有姦險乘時爲利則中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可移雖是擅傳指揮將亦無從覺察陛下何不務自寬大以怡精神出則從順動之宜居則享燕閒之福而乃徙速無故之謗且貽萬一之憂哉又言人主不自彊則讒閒迎合之計得以乘之因其厭省覽也則有以好名之說中傷忠讜因其憚改作也則有以生事之說沮壞事功凡若此皆讒閒也因其近聲色也則有以勿問外人之說固結宮禁因其樂燕飲也則有以勿親小事之說竊弄威福凡若此皆迎合也讒閒之計中則君子日疏迎合之計中則

小人日親而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如是而天下不多事者未之有也給事中兼嘉王府翊善黃公裳以封還除目改兵部侍郎公言給舍封駁是謂官守若以爲是則當聽從若以爲非則當罷黜今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是非不明賞罰倒置不謂清時有此過舉乞令裳依舊供職以釋在廷之疑池州副都統制率逢原就除都統制公言逢原專横掊克士伍咸怨淮西總領鄭湜姑按其偏將以警之逢原懼而自劾方詔放罷不應信宿之閒遽有遷擢詔依已降指揮公復繳論之陳源除入内内侍省押班給事中駁之不可已（元作以說）書讀矣公言源僭侈專横得罪高宗投竄遠方籍入家產及許逐便以來閒有恩命則臣僚相繼論奏悉蒙開納今瑣闥迫於天威黽俛書讀臣必不敢奉詔草詞内批張子仁除節度使公言留正輔相初政於今五年待罪郊外而去留未決趙雄以前宰相起帥江西抱病告終而恤典不及西陲擁兵十萬吳挺物故擇代不可不謹恤終不可不至而屏去申奏以爲失實當此時也乃遽獨加恩於勳舊之家輕重不倫先後失序臣深爲聖明惜之詔子仁係勳臣子可與書行公又言報答舊勞孰與輔初政者之爲親矜憐後裔孰與專閫者之爲重陛下儻下察末議少霽威嚴天意豁然羣疑冰釋事關廊廟則立賜施行變在疆埸則亟須處置庶幾國家尊榮朝野欣豫奏雖不報然陳源竟不命詞張子仁亦不果授鉞是歲十二月遷起居郎公言陛下覆護臣子容忍不棄而不務明其去就之誼比有以臺官察舉擯者矣陛下特出之俄而並召並用爲卿將孰是孰非邪有以後省駁從班者矣陛下爲罷給事中已而並除職名一去爲郡一爲

王府官然則是俱有罪耳有以諫官疏大臣者矣陛下欲並用之大臣乞去不得請諫官乞去又不得請然則是俱賢耳至如臣不度疏賤論奏内侍不當爲知省官陛下雖納臣之言不行詞不賦祿而其人至今出入禁闥與見任無異則是中書後省與黃門相持不決尤所未喻頃陛下稍闕大臣而下交道更諫公自以受知最深每入對必以父子天性及古今禍福安危之際委曲開陳期以感悟上心上亦爲之動及孝宗有疾公踰旬三請對以爲兩年以來以不過宮諫者多矣陛下閒或聽之亦無過勉彊一出臣獨私念陛下特誤有所疑積憂成疾以至於此每於陛下心事之閒反覆開明至於深入切中陛下爲臣傾倒一無隱情然而今日雖許明日中變以誤爲實而開端之

釁以疑爲信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公數奏剴切上未能聽因而乞納祿不許最後復言今天下本無事而陛下以疑疑失人心若聖意釋然則羣情自解轉禍爲福不過反掌之間臣言不足聽當永辭闕庭是以復論人心可畏之說願陛下亟圖之是日公論諫益切度上意弗回乃上致仕之奏上曰甚好甚好公退則申尚書省自免而歸改秘閣修撰復兼嘉王府贊讀公辭不拜今上受內禪三日詔公歸班又四日除中書舍人公三辭而後受未至命兼侍講時方博延名德之士進諸朝廷知潭州朱公熹召爲煥章閣待制侍經筵與公同日造朝班行相慶公入見首言陛下嗣守丕圖宜上稽孝宗明斷總攬之政兼體上皇隆寬不自用之美參酌兩朝治體擇其爲天下後世便者兼行之詔知閤門事謝淵係皇太后親弟特給全俸今同知樞密院事樓公鑰時爲給事中封還錄黃公言樓鑰所駁允當望追寢前命臣失於論奏乞正鹵莽之罪因言陛下臨御未久每事當遵守法度近因臣下妄有陳乞往往直降內批或與差遣或添請給人從深恐自此浸開倖門願陛下念付託之重加兢惕之誠凡宮禁請求斷勿重聽兼直學士院會有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公請對將陳其不可詔俟別日宣引公遂疏言朱熹三朝故老難進易退欣慕聖明翩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爲得人則進退之閒豈宜容易內批之下舉朝失色臣不敢書行後四日詔朱熹進寶文閣待制與郡未幾以公兼實錄院同修撰公以史事宜有專官再辭不許上陵復土上始自重華宮入居大內公首請增置諫員收用恬退之士詔閤門以疾啓上雅敬公每對必虛己以聽始上在潛邸資宗因誕日以詩爲壽公與翊善黃公詩皆以開導德性冀有所規益上嘉二公意各親書其詩謝之於是上屢趣公爲跋語用石同進者以上眷公厚始多忌之知閤門事韓侂胄浸竊威福倚言路以排斥忠正有上章詆公者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夏言者復交章詆公詔降三官罷宮觀公屏居杜門一意簡編榜所居室曰止齋日徜徉其間讀至則相與講論經史亹亹不厭故舊之在朝者或因人問公起居公皇恐遜謝而已嘉泰二年正月詔復元官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三年起知泉州公以疾力辭許之授集英殿修撰疾益侵請謝事授寶謨閣待制以其年十有一月丙子卒於家屬纊酌酒與兄訣凝然而逝年止六十有七積階至朝議大夫爵永嘉縣男訃聞贈通議大夫娶張氏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女封令人以婦德稱先公八年卒子男二人師轍承務郎新監臨安府鹽官縣買納鹽場師朴承務郎女七人長適迪功郎新光化軍司理參軍潘子順先卒次適從政郎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適迪功郎新處州儒學教授林子熙次適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沖次適進士張綰次適進士張曄次未行孫女一人開禧元年三月庚寅師轍等奉公之喪合葬於所居前山令人之兆公剛毅洞達寬博樂易其爲學先於致知充以涵養默識自得不可企及而篤於躬行周於人情事物兼博約貫精粗不倚於一偏與同志論學必以兢業爲先盡其所自用功處也事兄恭謹終老不懈自奉清約閨門肅然其接人委曲周盡人人得其歡心汲引後進如恐不及小善曲藝獎予無倦士多不遠數千里從公遊公隨其所長誘掖磨琢以成其材在湘中秦舒處湖廣之

上以令四川安撫制置使吳公獵爲稱首其他如宋文仲楊炤蔣礪皆一時之選及在後省丞相留公正知樞密院事胡公晉臣數訪人物公爲言某人有德某人有材宜兼收而器使之毋有所偏廢二公以公言多所引用公未嘗以語人也公早有重名媢疾者衆往往爲謗語以中傷公故當孝宗有爲之時主上願治之始而不得少安於朝退而家食者前後且二十年比上念公起鎮名藩天下期以復用而公已病篤矣卒之日室無餘貲田不過二頃其葬也貲友朋之賻以集事然後謗沮公者始皆愧服公在三山閱故府所藏案牘詔條凡財賦源流圖史所不盡載者考之悉得其要領常以爲祖宗德澤深厚而後來有司乘時易令取民之數乃過於前代宜有以變而通之故一見光宗首陳其要及轉對則乞議免役錢進故事則乞除身丁錢至上初親政則又乞申內帑助版曹經費少寬催理以紓民力然皆言之而未及用天下不少被其澤也公既沒之四年上誅韓侂胄盡黜其黨一時故老爲侂胄所排斥者收用略盡使公尚在得復見上以衆所考論次第條奏見於施行其所補豈有淺淺哉公有毛氏詩解詁二十卷周禮說三卷春秋後傳十五卷左氏章指三十卷讀書譜一卷建隆編一卷制誥集五卷文集三十卷公深於春秋其於王霸尊卑華夷消長之際及亂臣賊子之所由來發明獨至又以爲左氏最有功於經能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故作章指以明筆削之義樓鑰爲之序曰自有春秋以來蓋未有此書也平生篤於學易實爲之說而未及就幼學未冠從公遊朝夕侍側者且十年公愛而教之勉以前輩學業幼學雖不敏然佩公之訓不敢自棄每視公

因爲申處知公獨詳敢狀其言行之大略以上於太史氏

謹狀

嘉定元年十一月日學生朝議大夫試尙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蔡幼學狀

宋故通議大夫寶謨閣待制陳公墓誌銘　龍泉葉適撰

公姓陳氏諱傅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初講城南茶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摩蕩鼓舞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潰敗奇意芽甲新語懋長士蘇醒起立駭未嘗有皆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縻他師亦籍名陳氏由是其文擅於當世公不自喜悉謝去獨崇敬鄭景望薛士龍師友事之入太學則張欽夫呂伯恭相視遇兄弟也四方受業愈衆乾道八年第進士殿廬定公對第一奏入不果用教授泰州朝廷難以餘法持之遂除太學錄將召試館職復不果使告公將以爲編修官公辭焉通判福州右正言黃洽引王安石事劾公罷主管崇道觀知桂陽軍或言知名士廢不用凡三十三人公爲其首執政病之稍遷提舉湖南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浙西提刑吏部員外郎去朝十四年至是而歸鬚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歎號老陳郎中光宗逆勞曰朕昔安在朕思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遷祕書少監兼實錄院編修官皇子贊讀歷起居郎舍人兼中書舍人會上疾不能觀重華公陰諷懇諫危論婉說因乞致仕出殿不返舍改祕閣修撰復兼贊讀不至今上即位除中書舍人侍講同實錄院修撰直學士院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公言不顧行提舉興國宮居二年察官交疏削秩罷時慶元二年也嘉泰三年始復官再爲興國宮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待制寶謨閣三年十

一月丙子卒開禧元年三月庚寅葬於帆遊鄉澍村前山距家巷語可達也夫人張氏封令人子師轍師杜承務郎師轍新監鹽官買納場潘子順薛師雍林子熙徐沖皆婿也既仕未仕者張紹張疇未嫁者一女孫女二人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己兢畏爲主敬德集義於張公盡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復論之而呂公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學之本末內外備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詢世舊繇吏牘蒐斷僞采異聞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絲組之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間者公以爲其長不獨在文字也公既實究治體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利還之於民省兵薄刑期於富厚而稍修取士法養其義理廉恥爲人才地以待上用其於君德內治則欲內朝外廷爲人

主一體羣臣庶民並詢迭諫而無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之所以爲盛皆可以行於今世視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氣力負荷之華藻潤色之而已也嗚呼其操術精而致用遠彌綸之義弘矣蓋魯有臧文仲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晉有叔向四人者當周之末造能新美舊學而和齊用之尊奉前聞而斟酌行之不齊於古不狃於今是能輔當時而傳後世此春秋名世之士孔子之所賢者也今公亦考元祐慶歷上極建隆以逮於紹興之後將櫛理弦續起廢疾解倒懸而燠休之使公而得盡其用則未知於四人者孰先後也始公以盛名天下歸重意其將有爲矣其錄太學也議科舉敝法頗檃括之而已然而拘於常而習於故者以爲異矣其倅福州也平一府曲直使不得隱而已然而畏其明而苦其決皆以爲專矣流言轉易應和喧然而公之道不得行矣孝宗嘗於禁中從容讀公所論著光宗嘗因直前獨對許公且大用及今上御極有講堂之舊招來初載有咨謀之美然而讒之慘者聳其眷忌之巧者蔽其知而公之身竟以斥矣如彼四人者使其君臣之際上下之交不遂靡然爲時所向而謗譽雜於朝市疑信異其始終則夫功烈之成就何不能萬一而況其有大於四人者乎此余所以歎其開物之易而周身之難成名之厚而收功之薄也悲夫公葬四年吏部侍郎蔡行之始狀其行於太史行之從公蚤載之詳余亦陪公遊四十年教余勤矣故揭其平生大指刻於墓上以記余之哀思而行之已載者不復述也銘曰

　嗚呼陳公未壯而興羣士嚮奔來師來承三代統紀漢
　唐制度百世雖遠一二以數事研於終德復於初發爲

　辭華乃學之餘內聖外王本末鴻纖春秋四人孔子所
　嚴建隆之元實爲下武斟酌損益可繼堯禹天欲平治
　必待其才生之甚難莫我肯培名胡忌高實奚惡富裂
　褰文錦縫彼收紊符印如繫其讒云云擁溝如林其樂
　欣欣有橘之蘢有菡之芬有絜其舟音遠不聞我瞻澍
　村泚矣南塘二物則存公乎在亡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二

止齋先生文集附錄（元有卷字）

民論

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鬭而無可畏之形者難見也易鬭者亦易應難見者必難支故明智之君不畏夫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隙之民心蓋民心之搖操於敵國之變其變之遲者其禍大而患在於內者必不可以復爲也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人君狃於民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嗟夫民而至於見其可畏其亦無及也夫秦之先蓋七國也自孝公至於莊襄咸耕力戰荐食諸侯之境歷七世而并於始皇之手吁亦艱矣始皇唯知天下之難合而其患在六國也故危其社稷裂其土地而守置之以絕內爭之釁中國不足慮而所以爲吾憂者猶有四夷也於是郡桂林城碣石頸

繫百粵而郤匈奴於千里之外始皇之心自以天下舉無可虞足以安意肆志拱視於崤函之上而海內晏然者萬葉矣而不知夫天下之大可畏者伏於大澤之卒隱於鉅鹿之盜而其睥睨覬覦者已滿於山之西江之東也一呼而起奴隸烏合雖邯鄲百萬之師建瓴而下而全關之地已稅駕於灞上之劉季矣嗚呼秦以七世而亡六國而六國之民以幾月而亡秦以秦之强不能當民之弱天下眞可畏者果安在乎人君不得已而用其民以從事於敵國可不懼哉

舟說

吾子知舟之所以致遠乎凡治大舟其檣以負颿欲其屹乎其不撓也其颿以獵風欲其騖乎而不靡也其柁以梏乎軸欲其壯以毀奔也其楫以棍乎艫欲其堅以鎮浮也其維以縻欲其固而莫之脫也其櫂若篙以櫂欲其勁而莫之折也其篷以御雨欲其縝密而厚也其艄以捍濤欲其端方以牢也而又僂焉以達遠戈焉以禦害則以航於川以貿萬斛肆千里行遭匯洑柼（字書無柼字陳本改作拄或當作拉與附同見國策）亂石晝晦冥大颶掀而無虞不然而斬杙以檣之裂席以颿之績緶以維之折竹以篙之編蒲以篷之冒而航焉以幸一濟之不覆則溺嗚呼君子者濟乎世之舟也而弱（元作溺从陳本）乎其器以[illegible]之質冒焉而求速能不覆且溺耶今吾子之舟其才良而文其器厚而深吾所望乎致遠者也雖然其所待者爾如也吾子而能豐其所中而不倚爲檣大其所受可則舒否則翕也爲颿截乎其所守徑乎其所趨爲柁正於動引而不發爲磴某人宜師某人宜友擇而附麗焉爲維勇而不懈乎進爲櫂若篙謹重以屏其患

爲篷峻整以遠其侮焉爲艄則吾始無虞於子不然其以致遠也殆也哉吾聞子試於學躐先諸生（元作先）登吾固憂其挾少年之弱器以其空中而幸然於一濟冒焉而遂求速也詩不云乎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以吾子學夫詩也於是乎贈舟說

責盜蘭說

予寓梓溪一夕友人以園隅蘭芳告予往視之愛其美而憫其不知於人也遂出措於庭數日香無聞欲去而猶遲之既卒以不香遂目之曰盜蘭而誥之曰吾聞鼠有似豹大小異形吾得以辨其爲鼠鳥有似鳳赤紫相閒吾得以辨其爲鷙石雖似玉瑕而不醇吾固知其爲珷草雖似茝秀而不實吾固知其爲莠彼固有近似吾惑之今汝竊其形蘭其色花絣焉而穉葉修焉而特吾乃雜茹蘆蒻荊棘

出汝於散地寘汝於坐側汝乃假蘭之名乏蘭之德猶如其臭若如其賊吾方汝竊其近似以自欺深其僞而難測者也向使漢宮舍汝何以對乃辭楚人舍汝何以袪乃祥鄭君失汝何取乎七穆之瑞（元作端从陳本）屈原去汝何誇乎九畹之芳然則汝之盜蘭而不香亦何異人之盜儒而實亡吾試言汝以證夫人陽短石顯盜吾公也陰附王鳳盜吾直也釣名布被盜吾儉也伏死諫塀盜吾忠也託經以媚婦盜吾學也口聖賢而行市人盜吾誠也是皆君子近之而不知讒人主俯之而不覺其姦此社稷所以危覆忠良所以凋殘吾今可置汝於中庭是君可置斯人於百官也吾故效魯司寇誅少正卯之義戒鄭寤生去叔段之難亟命除汝汝其何安蘭曰伏辜願屏園樊

戒河豚賦

余叔氏食河豚以死余甚悲其能殺人吾邦人嗜之尤切他魚余嘗怪問焉曰以其柔滑且甘也嗚呼天下之以柔且甘殺人者不有大於河豚者哉遂賦之

物固有害人兮人之勝者狎也牛能觸吾爲之絡馬能蹄吾爲之銜羈也鳥喙之毒用之藥以治也虎豹搏且噬也機與穽足以備也蛟蜃可驅兮蛇虺蚖蜥可避也雖其質禍賊兮名彰莫余僞也是故防之疑兮待之懼也吁河豚柔滑其肌兮旨厥味也孰魚雖羞兮而柔以甘人同嗜也質謂其斃人亟兮藥肝臍慘腸胃也人雖疑致死兮饋者弗忌也吁嗟乎物之害人兮不在乎眞可畏也凡嗜美以誘人兮蓋中人之所利也余誠悅而昵兮彼則陰以其慝也誠殘忍以爲仁兮文嫵媚忌也甘我以言兮屈何面狐媚也笑怡怡吾猶兮弱婉婉誠人之氣也富貴懷安吾媯兮幣帛饔牢吾餌也吁嗟乎愛者禍府兮所玩以易也兵莫慘於食兮干戈伏於不意也晉滅虞以璧馬兮商君以好因魏也莽詐忠以盜漢兮武娀養以媚也眇河豚其非戒兮欺天下者曰得志也吁嗟乎若予豢安兮擲天下於一試也

文章策

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文人也不以文論人也非無文法也不以文爲法也是故文非古人所急也古者道德同而風俗一天下未嘗惟文之尙也學校進士無文教也鄉黨選士無文科也朝廷爵士無文品也士之有文皆涵養之素而談笑之發蹈履之熟而議論之及非有意也是故雖其所出而非其所爲雖其所有而非其所知文之在天下郁郁矣昔者嘗疑夫子於詩之三百篇斷之一辭

則曰思無邪夫易也書也春秋禮樂也皆其無邪思也而聖人獨及夫詩蓋思而得之聖人謂是以爲天下之文也出於數人之手非一人也出於數十國之風非一國也出於數百載之間非一世也或出小夫賤隷非止於學士大夫也或出於暴政虐世非止於寬時暇日也而其辭其義粹焉一軌上之化深下之化厚固如此也嗚呼道盛則文俱盛文盛則道始衰矣射策之晁錯不如木强之申屠談經之公孫不如戇愚之汲黯自漢以來甚矣文之日勝而士之俗日漓人才之日乏而國家之日不理也非藻之厚而忠信之薄也詞辯之工而事業之陋也學問之該而器識之淺也吾不意夫文之爲天下患如此也漢之文揚雄其尤美新之作庸人恥之唐之文韓愈其尤諛墓之誚在當時固不免嗚呼他何望哉竊方惟是自獻而先生辱問

焉故愚不敢道其末而顧卽其本惟先生賜之

守令策

古之天下無冗官亦無窮人無倖法亦無怨吏夫官不濫則人無滯歎法不屈則吏無滿心勢亦然也而官若是其甚衍也數奏賞興又若彼其衆也法若是其嚴也黜陟用廢又若彼其衆也以甚衍之官待人才之衆以甚嚴之法行賞罰之衆而人無滯歎吏無不滿之心何也上之人無愧則下之人無憾也用者必公則未獲者不敢議也顯者必賢則繼者不敢覬也內之者非所昵則所外者不敢浮也遠之者非所怨則所邇者不敢偷也是舉天下之官皆可以用人抱關擊柝府史胥吏士不恥爲也嘗觀周公立政之書論文武得人之盛而至於夷微盧之烝三亳阪之尹皆有常之士而其選無異於三宅彼皆遠方也皆卑職

也遠方非要地卑職非膴仕而天下之美材居之宜亦有所不安焉而莫之問者何也有君如文武非棄才之主有臣如周公非蔽賢之相則遠之非疏之卑之非薄之也且夫周公大聖也天下所共知也而諸侯無伯則出爲東伯六卿無宰俯爲冢宰畢公大賢也亦天下所共知也而周公不沒則未得以爲伯則未得以爲監商聖如周公而下闕人也則降而爲之不以爲辱賢如畢公而上有人焉則沉而留之不以爲恨天下之不聖於周公不賢於畢公者又何擇也愚故謂今日難於久任非誠難於久任也難於外任非誠難於外任也以古之官視今之官則今冗也以古之法視今之法則今倖也以其甚冗猶苦其不足以其甚倖猶苦其不平無他下有所要者上有所畏也用者未必公人固不恬於退也顯者未必賢人固不屑於小也內之者或所昵人斯競於求也遠之者或所怨人斯難於去也夫如是則壽今之官應今之人廢今之法娛今之吏天下日愈吸吸矣嗚呼天下非怨吏之可畏也今日遷某守明日易某令其擾則妨民其贖則傷民其無意於留而苟偷於治則弊民其自以爲亟遷而求足其欲則又困民故夫吏之便民之病也有便民之法而又有不便吏之憂愚所不敢知也故凡執事之三策愚不暇憂而所深憂者上有所畏則下有所要也

收民心策

漢文之仁不在復租而見於復租周官之仁不在荒政而見於荒政武王之仁不在散財發粟而見於散財發粟聖人之仁其積之有源其發之有機其所以厚天下無窮而見於卹天下者特其有限者也天下之人不以其有限之

施而致不足之望而常以是信其無所不愛之心而懷不盡之感者蓋於其所發占所積聖人之心始形見乎此夫媒人而盛譽之人不以爲喜役人而强飯之人不以爲德何也媒之而譽之吾固有所私也役之而飯之吾固有所利也故夫一譽之及必謝者必其無所私之之初一飯之施必謝者必其無所利之之素聖人之仁形見之日而天下吾戴者非其形見之日也其心無所事於形見之末而所召之速則形見其機也皆嘗怪宣王咎己之急辭罪歲之歉望夫咎己之急辭生於自治之不足罪歲之歉望則又窮焉而尤天也而中興之雅實先是詩序詩者顧以爲中興之根本何也彼其心未有係天下之心也宣王之機所藏者甚微而澤之及人者尚自淺也藏乎中者甚微非力久則未易以著而澤之所及猶淺則亦難乎達乎雲漢

之旱宣王之惻怛忠愛一旦而大彰彰焉天下以是爲文武成康之心也車攻未作復古之業就矣不然遇災而懼漢唐人主如此者總總也彼其令下而民玩而此則速中興之功未可以言語及也人皆曰雲漢之旱中興之祈也無雲漢宣王之仁不加損有雲漢宣王之仁亦不加益而中興之機也是詩也故嘗爲之說曰商非興於解網而實興於解網周非興於扇暍而實興於扇暍宣王非興於遇災而實興於遇災聖人之仁不外假以取天下而天下之歸心則嘗有俟也天地之德非止於雨露而物則德天地之雨露父母之恩非止於乳哺而子則恩父母之乳哺也愚固爲今日賀而爲吾君勉也方今版圖未盡復也主上踐祚以來江浙之間飢饉荐臻水旱相仍固斯民病也而聖心惻然勤卹民隱下減租之詔遣振飢之使郤免錢之

請又斯民幸也愚則以爲是宣王中興之機也嘗讀孟子至於鄒魯之鬨有司死焉而莫之救孟子以爲是凶年不發之報而不可以尤民至梁惠王移粟於民勤矣而孟氏又以爲非先王之政夫飢而勿恤穆公固有愧也飢而患之惠王俾無政何也天下之事安於莫之爲者非也迫而爲之而不反其本者亦非也是故以梁之政視鄒之政梁若可喜以鄒之治責梁之治梁之及民末矣愚故因鄒之失賀今日之所以得以梁之所未至勉吾君大之

章子林子名說

古人之名惟所遇焉斯取之矣非擇也商而上迭以甲乙命諡雜紊而無章至於周諱行而名始尊然曰頹曰夭非美辭也而取之以名春秋之世猶不厚乎名衛有石惡晉有礙（元缺據觀瀾文類聚後集補）戾齊有陳逆楚有屈蕩周有史佚夫敗解者皆人之愧焉而至不美者也而取之以名展禽解狐若是者則有取乎物之賤者以自名下而（元脫據類聚補）漢晉士方以名相高唐以來士無陋名名美而人才日卑噫夫專於其內而不張於其外急乎其外而不勵乎其內古今人之異也宜哉吾友章子林子皆恥夫擇名之不詳而請更於予予何客於名哉而二子之請甚矣其非古人之意也名不若人汲汲乎求治之心不若人則（元脫據類聚補）姑徐徐而已耳盍亦反其本乎雖然二子以自治之請來（元脫據類聚補）予又何可辭之於是名章子曰用中林子曰毅章子愿而固林子弱而浮以其名之得微中乎心夫二子而由是焉反之斯名也其猶二子之益友乎里名勝母曾參不入彼里名豈足以溷吾孝哉而君子亟去焉亦合內外之道也然則二子之請於予予不吝於二子雖非古人之意是亦

古人之意而已矣

朱甥子臧名說

吾兄有朱甥者每過余持尺紙丐而問名焉予曰爾何若名之問也人能美名名不能以（類聚無以字）美人淑爾身雖陋爾名人不汝議也爾身之不淑假而以巨軻自號焉天下莫之予矣是故古之爲名始用是焉別稱道而已矣賢否不問也爾何名之問也雖然童子而知問名可嘉也凡人之善自一念而爲也故患莫大於無識學莫強於自興爾知重而名則必知重而身矣噫是念足以爲善矣吾故名汝曰子臧而猶未汝字越十年吾將汝考焉而不負吾名字汝未晚也

附錄卷終

陳直齋書錄解題所載止齋集凡二本一本五十二卷卽曹文肅公叔遠所編嘉定壬申溫州教授徐械刊于永嘉郡齋者也一三山本五十卷據荊谿吳氏林下偶談蓋蔡文懿公幼學所刊其本明以後已不傳無由稽其同異趙希弁讀書附志謂止齋周禮說舊刊集中曹文肅別爲一書而刻之檢文肅爲此集後敘云集舊未成編（止齋在時有城南集及待遇集二刻並少作若今所傳奧論之類周禮說紹熙中撰進光宗者不當在彼二集中）則文肅以前止齋集無刻本趙氏所云載周禮說者殆卽三山本矣然蔡曹兩本並出嘉定間而蔡刻稍後（嘉定元年文懿爲止齋行狀偁公有制誥集五卷集三十卷無所謂五十卷之集是蔡刻必在作行狀之後之證文肅此集後敘作于嘉定四年時徐博士與前吏部侍郎蔡公幼學更掏訂定是曹編本經蔡訂而絕不云蔡有刊本是蔡刻又在文肅作敘後之證竊謂三山一刻當在文懿由知建寧府改知福州就進安撫使時其年月雖不可攷以曹敘及宋史本傳參互校覈蓋在嘉定四年之後十年召權工部尚書之前也然則蔡刻距徐刻不過二三年爾）若其本載周禮說當由文懿所增文肅編集時周禮說故不繫止齋集非由析出別行不審趙志何以有文肅別爲一書之語且蔡本既增周禮說則卷第自當溢出顧反少二卷今周禮說及三山本止齋集並佚代祀綿邈書缺有閒其原流分合莫能明也此本卽文肅所編明永嘉王文定公瓚從內閣宋本錄出至正德丙寅溫州同知林長繁爲刻之於曹編附錄後別增張璁所輯集外文八篇其民論文章論守令論收民心論四篇並出方峻峰所評止齋奧論（此書凡六卷余家藏有明隆慶辛未刊本別本題止齋論祖并爲五卷無方評其本出奧論後張蓋偶未見）餘亦皆止齋少作曹文肅所刊削者也後嘉靖壬申別有書肆所刊小字本以正德本合并爲二十八卷所謂

安正堂本也兩本版片並亡傳本寖少國朝乾隆丙寅邑人林知縣上梓又取正德本重編爲陳文節公詩集五卷文集十九卷附錄一卷乾隆癸巳其版燬于火而新城陳侍郎用光視學浙江復以林本重刻于杭州今盛行于世顧正德本一遵宋槧凡宋本文字訛泐不可辨者並闕之雖校讎不審而無肊改肊增之失安正堂本雖卷帙皆并而敘次猶舊于曹編面目亦未盡失也至林氏重編始以曹編遂易離析任意更張其內外制諸卷刪改篇目至不勝校乙篇中訛文謬字率多馮肊增竄無復舊觀止齋遺書斯爲一厄陳侍郎重刻時屬長興錢士雲爲之覆校錢序亦偁訪得正德本補正然其本仍沿林刻詩文分集之陋謬文奪字因襲尙眾其言殊不踐也家大人旣校刊劉許諸先生集復以止齋永嘉魁儒而遺集世無佳刻乃檢家臧明槧兩本手自讎勘得以盡刊林陳兩刻之謬其明槧奪誤今參檢羣籍補正之者復得數百事雖不能盡復宋本之舊而較之明槧已略爲完整不論林陳兩刻也官齋多暇遂刺舉同異揭所據依寫爲定本光緖戊寅春開雕于江甯而命黃巖王工部彥威及詒讓覆勘一過并命記其校讎之例于冊尾以示讀者凡今刻本悉以正德本爲正其正德本誤而以諸刻及它書刊定者並注其元作之字于下方校語中所偁元作某者是也諸刻本與正德本異而義兩通者并注之陳本卽據林刻覆刊而陳本後出略有所補正故卷中止校陳本異同凡林本誤而陳本不誤者並不著也己卯孟

鄉後學孫詒讓跋尾

止齋先生文集後跋

長繁少游泮庠學作文字時有同志者語及古有止齋之文可法求其本弗獲抑疑其言爲未足徵遂置之去秋轉官于溫過杭謁欽差侍御張公綵以止齋之文見示且語之曰是文今亦罕得抄於內翰可梓行于世以傳長繁以先生之文素所願見而不可得者遂欣躍拜領出至道次舟中披而閱之見先生之文平淡簡古有行雲流水之勢冠冕珮玉之聲無陳腐無險怪又非所謂徒飾者眞可法也而前同志者之言於是乎徵乃作而嘆曰自六經之後世之以文自鳴者多矣求其如先生之文者竟不多得惜乎得之不早也使非吾侍御張公善於知文其宅心公溥則是文恐終不得見矣嗚呼今日得見先生之文長繁之幸也抑後學之幸也萬世斯文之幸也遂鋟至溫謀諸僚友咸樂捐俸共市梓以壽其傳旣訖工輒僭書于末以記其所自云若夫先生之名氏與出處履歷有行狀已識之詳王內翰先生已序其端故不復贅正德改元春三月旣望賜進士第同知溫州府事莆田後學候山林長繁書

應齋雜著

己未仲夏刊
於南昌退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　集部　别集類

應齋雜著六卷（永樂大典本）

宋趙善括撰善括宋史無傳惟宗室表載此名爲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六代孫考集中有趙運幹墓誌銘稱同姓兄可大藝祖七世孫與宗室表世次相合蓋即其人然表亦不詳其爵里今案集中迓黃樞密知隆興府啟有一麾爲垠應修桑梓之敬語則籍隸隆興其答漢陽趙守文有仙源同盟屬搭俱弟語則嘗登進士得常熟宰謝政府啟有奮身科第千載之遇語則釋褐爲常熟令平江罷倅青詞有宰邑罔功叨陞郡佐語賀趙樞密啟有贊貳别駕叨祿京畿語又有長沙倅署碧沼詩則由縣令倅三郡與湖北張安撫啟有叨把一麾深慚共理語又有鄂州上殿三劄子則由郡倅知鄂州謝宰執啟有方懷溝壑之虞遽玷幕府之數語謝湖南帥啟有四十年低徊州縣三萬里奔走塵埃語則任滿閑居復充幕職又有次計幕諸友韻詩謝岳漕啟則終於岳州漕帥佐也是集宋志不載其原本卷帙不可考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裒爲六卷宋人奏議多浮文妨要動至萬言往往晦蝕其本意善括所上諸劄率簡潔切當得論事之要如論紛更之弊糾賞罰之失皆深中時弊而永樂中修歷代名臣奏議乃不載其一字未明何故詩詞多與洪邁章甫唱和而與辛棄疾酬贈尤多其詞氣駿邁亦復相似觀其金陵有感詩有謝安王導亦可罪至今遂使南北分句其不滿於湖山歌舞文恬武嬉意極蓋與棄疾等固宜其相契也

應齋雜著目錄

卷一
奏議八首
劄子十首
卷二
啟二十首
卷三
書五首
序二首
記一首
卷四
疏八首
贊三首
跋七首
墓誌三首
祭文三首
雜著三首
卷五
五言古詩四首
七言古詩十首

五言排律一首
五言律詩二十七首
七言律詩三十二首
七言絕句六首
卷六
詞四十八首

應齋雜著目錄

應齋雜著卷一

奏議

宋　趙善括撰

建明奏議

臣聞古之人臣建功立業者皆有一定之謀其始爲之甚難故其終成之常易如漢之韓信蜀之諸葛亮皆以功業許其君而覩以身成之言出于口終其身而不變者其謀一定也近世則不然輕言而遽改忽行而驟廢始慮不審終之汗漫而無所就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焦勞憂勤十六年于玆然而大功大業

尙闕聖慮以臣策之意者今之人臣所以事君者未至于古耶請畧舉數端言之如兩淮安撫舊爲兩司往者以議臣之策爲一司矣繼又分而爲二荊鄂都統舊爲兩軍往者以議臣之策爲一軍矣繼又分而爲二如發運司則驟興而驟廢如宣撫司則再置而再罷如市舶司則既併之復置之如鑄錢司則既分之復合之如福建聽民鬻鹽久矣忽奪而歸之于官繼而委之于民于廣南就邕州市焉久矣忽改而置之于南丹繼又歸之于邕凡此皆所謂輕言而遽改忽行而驟廢者也陛下以虛受人聞善則從如漢高

皇之刻印銷印以明聖人之無我可謂至矣然議臣之策紛綸易變臣竊謂古之人臣以功業許其君者殆不知此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自今人臣有所建明其事大體重者並令兩省雜議某以爲可某以爲否中書籍記而上之陛下徐觀其事之成敗取其議之可否以定其言之是非而大明黜陟之法用是以察天下之眞材助成聖治實建功立業之本也取進止

嚴賞罰奏議

臣聞賞當功則臣下勸罰當罪則姦邪沮賞罰公于

上事功立于下此必然之理也陛下即位以來勤綜核之政行必信之法十有六年海內乂安百度時叙聖德休盛非臣愚所能勝識然求之事功終未見卓然有以大慰天下之望其故何哉豈非勸沮之道或有未盡耶臣愚不揆昧死妄論其故陛下試少垂聽焉自昔士大夫出而爲世用上之人有以激厲其委靡之氣而崇奬其功名之心者捨賞罰莫行焉然賞罰之行必有次第傳曰罰不阿近舉不遺遠此明君馭世之至權也是故賞先行于下則在上者咸知勸罰先用于近則居遠者無不服比年以來臣所聞見

竊有疑焉何者一命而仕州縣以知効責惟其位卑其勢遠故建議立言也大吏輙以爲强聒拾掇細微文致以罪者有之矣興利除害也豪民以不利于己胥辭飾非訟陷以罪者有之矣大吏按于上豪民訟于下追召囚錮羈所不至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往往先從廢罷繼坐贓私終身不得齒于仕版其間有材行素優績効昭著上之提撕旁無介紹雖有尺寸之賞而文吏吹毛求疵陸沈下僚齎志以沒者不可勝數也若夫官崇勢近身貴名顯外持麾節內別班榮雖縱欲以害民怙勢而貪利罪惡昭著無從上達偶

然風聞名挂白簡亦不過鐫一秩罷一任而已曾不踰年旋得美官其間又有巧爲詆說公肆誕謾聽其言如布錦摛繡責其効如繫風捕影動以虛文霑被醲賞陛下寅用刑賞章別公罪豈易謬戾如此臣敢妄論其萬一者馮衍有言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官尊位重則營助者衆法治之誠難官小力輕人得而擠之矣由是觀之賞或醲于貴近罰或偏于賤遠勸沮疑有未盡非職此之故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宣諭執政大臣繼自今官有崇卑賞無厚薄勢有遠近刑無輕重加惠孤寒微賤之質叨庇富貴權豪之罪如是行之而士氣不振事功不著未之有也狂斐之言冒瀆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裁察

宗室補試釐務奏議

臣伏惟陛下即位以來親睦宗族備盡教養作成之道遂有冠名多士學中詞科持節把麾政成舉者不一而足雖祖宗之時亦所未有可謂盛矣然宗室有官從學者蓋鮮武臣苟祿命職者無聞可不參稽舊法而爲之制乎書傳所載國子謂王之子與夫公卿大夫之子也今國子監止試公卿之子而宗子獨不得預焉宗室武臣近世成知自愛遵守禮法出官之

後例得添差不得干預職事雖有材術無路可顯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宗室仕于朝爲釐務官者其子弟并曾得解人並許赴國子監試如有升補依宗學舍法施行宗室武臣添差州縣差遣不釐務之人許令知州監司精加選擇如委有材力可備任使保明備申朝廷許令釐務如功過依庶官罪賞施行庶幾文武全材卓然表著各殫智力共赴事功非特宗子之幸抑所以上合祖宗立法之本意

差役奏議

臣竊見比年士大夫多好輕議舊法隨即變更往往

不能無弊試以差役一事言之限田之法出于祖宗之舊其制久矣比年有減半之法蓋所以抑强扶弱也又復爲品官身後再減半之法其弊致使士大夫之後不得義居其利害曲折有不可不詳辨而熟究者謂如一品官限田原格一百頃今減半爲五十頃子孫又減半爲二十五頃其有子孫多者通不得過二十五頃之數其法非不善也殊不思一品官之後豈無蔭補三五人京官朝官仕宦者乎以七品官一員計之合得二十頃以五員計之則百頃矣又如三品官限田元格八十頃今減半爲四十頃子孫又減

半爲二十頃其有子孫多者通不過二十頃之數其法非不善也殊不思三品之後豈無蔭補三四選人京官仕宦者乎以八品一員計之合得十頃以五員計之則五十頃矣彼爲子孫者義居而通以父祖之官立戶則共占限田之數少析居而各以自己之官立戶則共占限田之數多占數少者不免差役占數多者皆得免差是使士大夫之後皆不得義居也此豈所以厚風俗乎蓋嘗以此法考之史傳之間惟秦商鞅立法家有兩男而不分異者倍其賦儒者之所恥言也以堂堂之治世而家使士大夫之後析居者

免役義居者差役不幾于陰用鞅之法乎臣愚欲望
聖慈特降睿旨應自今官戶用父祖官品立戶者其限田皆仍數舊至用曾高立戶者依減半法庶幾不至析居以規避差役此亦朝廷厚風俗之本意也

免臨安丁役奏議

臣竊見臨安府車駕駐驆五十餘年列壁連營建功賜第卜築之地本皆民產一從分占久免推排其間物力合料色役與夫夏秋二稅無可催理者有司失于申請未嘗鐲免錢塘仁和兩縣歲有定額無繇銷豁遂將和買役錢逐科增添抑配鄉村貧下人戶謂

如紹興二十一年已前物力及三十四貫四百文方敷和買絹一疋物力及三十貫已上每一貫方敷役錢一十九文今來物力上及一十九貫五百文即敷和買絹一疋物力止十貫已上每一貫即敷役錢二十五文其數相去不翅倍蓰夏稅秋苗名數雖存人戶無有鄉司保長逐歲賠償若不巧取于民何所從出况臨安之民諸依日月之光近濡雨露之澤其被
恩優渥宜若非他郡比也而產去稅存科配不均之患豈應有之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行下臨安州將見今應有營寨官府宮寺所占地段并撥賜田產

合納夏秋二稅并和買物錢覈實保明委無溢數欲斷自宸衷盡行除豁所有兩縣後來增添抑配鄉村之數並合蠲減庶使畿甸千里咸戴上恩各安其業不勝幸甚

乞免臨安府丁錢

兩浙稅丁之重至有生子不舉長不裹頭者下詔爲相蘇秀獲免胡則在朝備奏遂蠲天子駐蹕臨安五方之人萃聚衍沃當嘉惠而優卹之已降聖旨自淳熙四年爲始權免三年去冬限滿聖意勤恤不忍舉催再下展命之令德至渥也而九縣之民猶若閔

閔然有望于上者懼日後再有起催之患爾六年蠲免一旦復行誠亦難矣聖恩寬大國用無關何惜毫末以慰畿甸之心是宜斷自宸衷特下明詔將臨安管下諸縣丁錢自今後永與蠲免更不催理將來恢復中原鑾輿還京亦使此民子子孫孫感戴上恩無有窮極不勝幸甚

公薦舉奏議

臣竊謂時俗誕謾士心迎合其來久矣以漢宣帝責實之政宜其天下無復懷虛詐之心者而王成僞增戶口至八萬餘乃首蒙勞來之賞以唐太宗英武之資宜其天下無敢獻諛悅之言者而封倫乃謂聖武戡難太宗不怒不能正詭隨之罪由是觀之人君端居九重坐制萬方眞僞膠擾賢否混淆將使華誕謾爲實政變迎合爲忠言蓋亦難矣陛下勵精圖治宵旰忘勞搜羅賢才勤恤民隱眞堯舜之用心漢唐之君蓋不足道迺者申明嚴令渙發德音俾薦舉人材必先實跡與獻利害務在可行誠當今之急務也愚臣不佞竊謂陛下責實以求士而薦舉者未必皆實效虛己以兼能而奏對者未必皆嘉言辜負陛下求治之意臣不勝憤懣今夫州縣之官抗塵走俗服役

下僚不求聞達而當路大臣其有特達見知奏名于上者幾何人哉莫不引吭聲哀搖尾乞憐短軸長牋怙親挾貴鋪張其履歷夸大其藝能撰造事端妄陳政績廉恥已喪薦舉方行所謂實跡果安在哉獻言之臣愛國愛君不顧得失力辨是非酌古治之本原拂人主之矜心其有一言悟合事功立成者幾何人哉莫不覘時之爲窺上所好視其文如布錦摛繡責其效如捕風繫影以至毛舉細故道聽陳言所覬投契上心僥倖身計人材碌碌議論平平宜乎陛下當饋而興歎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今後薦舉

之士必先博詢素行精察治功委有材力方合薦揚不得私受啟書自陳實迹稍有虛妄併坐論舉之罪委獲實材乞加舉賢之賞奏對之臣必先分別是非指摘可否民間之疾苦朝政之闕遺咸得盡言有犯無隱不得窺伺時俗迎合上心其文切中時病乞施褒嘉之賞如此則責實之令行求言之路廣詐僞少息忠讜備聞共濟事功以圖恢復臣不勝至願

時務奏議

臣聞立天下之事有大體成天下之功有定謀堂堂聖朝其體甚大小節不足較也明明廟謨其議一定雜說不足進也方今南北之勢士大夫講究都盡不過强弱勇怯之不同爾人皆懷此則心讋氣沮何以成功知有曲直之法以立其大體知有逆順之理以爲之定謀則徒强不足勇雖弱不足怯也況今日未知孰弱直常在我故我得其體之大曲常在彼故所爭不過小節而止爾我得其順故其謀未嘗不定彼用其逆故其說不過多詐而止耳靖康之禍外示和柔內懷機變因割地以求釁繼遣使而請和逼侵畿城使猶踵至朝廷上下僞信無疑因循敗隳終不省悟是皆溺于和議初無定謀而然爾仰惟陛下卽位

以來儲精垂思宵衣旰食圖回恢復十有六年練軍于外而兵將無不精矣理財于下而倉庫無不實矣臣愚無所知識區區之忠猶願陛下守其大體無較小節以爲之釁端執其定謀無用和議而怠其戰備以養士氣以待天時一旦天意悔禍士心賈勇電掃朔庭風清舊壤可日月冀狂瞽之言惟陛下恕其萬死

劄子

鄂州三劄子

臣聞兵民之政不能無異守將之心要在必同何則兵在軍而將主之所貴乎肅而不擾民居郡而守治之所貴乎寬而有制二者之政蓋難必其同也若夫兵民錯居而鬥訟或起守將交際而利害相關儻存好勝之心將有必爭之患如此則軍旅欲肅而不擾郡政欲寬而有制不亦難哉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凡有戍軍兵馬州郡麾下臣此章明使聞知庶幾守將無偏黨之私兵民絕乖爭之患同心合志趍事赴功或有背公徇私惠奸姑息有聞于上必罰無疑將見守將合而無間兵民混爲一體何事不立何功不成天下幸甚

臣聞天下之事未嘗無獘救獘之術必存乎人今夫鄂之爲郡財賦之源塞而未通兵民之居雜而或擾有勢力者侵漁酒稅之利無忌憚者囊橐盜賊之徒獘至于此可謂甚矣臣自惟人望素輕材力凡下敢不竭盡疲駑少圖微効然非得州縣官僚同心協志安能一力興滯而補獘耶本州現任官屬不少固未能遍度其賢否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到官之後分委辦集其間忘私徇公興利除害職事脩舉廉隅自持之人具名奏聞欲乞特賜旌賞或有避事委靡黷貨貪婪奉法不度曠職不舉者亦具名聞奏欲乞

重加責罰庶幾刑賞兼明人材知勸非獨一郡之幸實國家勸沮之道法當如此干犯天威臣無任（云云）

臣竊見鄂州一年之間三易守臣前奉莫濛曾具奏劄備言財用窘匱拖欠官錢及官吏請給至多蒙陛下矜察總于領所窠名錢內借錢五萬貫應副急闕到任未幾忽又致仕繼臨漕臣張栻兼權未曾到任復已改除見今止係本州官暫時權攝則其窘匱又可知矣臣雖至愚不才當空虛繁難之地安敢避事亦不敢冒昧再干聖造假借官錢惟慮臣到任之初首蒙諸司催督舊欠非特未有塡償而本界按月官錢愈冗不能辦集虛負罪責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自到任日爲始逐月先次趁辦見界合發諸色官錢有前政權官拖欠未發及借過錢數容臣半年之後綱紀粗立財賦有餘逐一分數補還不敢違欠庶可少逃曠瘝之咎干犯天威臣無任隕越屏營之至

上尚書省劄子

照會本州江夏等七縣方承平日三稅苗米共管六萬六千六百餘石苗折絹三萬三千一百餘疋紬絹布共和買紬絹共九萬四千四百餘疋綿四萬五千八百餘兩大小麥三千六百餘石今來諸縣田土開

耕九千以上其未耕者止是些小高仰瘠薄之地目今每歲秋苗上管七千七百餘石夏稅二麥二千一百餘石除外並無分文尺寸合納入官之物比之昔日稅賦十分未及一分本州每年認發上供米九千二百二十六石除管催秋苗米七千七百餘石外自餘米一千五百餘石並係收糴搬載起發詢其所以蓋緣紹興之初土著之民流離他所五方雜居並緣爲姦包占逃絕田產官司旣無籍記人戶又無契帖是致無以稽考逐年唯欲措置招集給佃墾僻荒田不暇計其多寡往往大指四至小立畝步一時據憑

所陳之數抽納稅賦而又前後官司申明指揮不一務在姑息是致豪强狡猾之人冒占田產以爲得計不肯起稅近有通城縣人戶陳祈告獲宋崇一頃占田一千四百三十九坵止納一畝五分之稅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今來若不措置立限人戶自陳則非特失陷稅賦而惠姦之弊何時可革欲望朝廷詳酌特賜指揮行下本州立限半年分明出榜曉諭令人戶將應管田土從實開具的確已耕頃畝土名四至經官自陳所有未曾送納稅賦已前年分一切除放自截日爲始分作十年每年起理一分送納施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

足兵食劄子

嘗聞之能足食者不斂民善養兵者不竊國將期藩籬鞏固江淮肅清則兵不可不增萬竈貔貅千里樵炊則食不可不足欲籍游手則無以贍置鄉兵則慮其擾奪倖助軍則無以養廉入粟除罪則何以懲惡然則足食足兵之計將何如而可哉國家調斂于民非不足而實濟于用爲甚鮮畜養之費非不多而服役之人亦甚寡東南漕運三百萬則米固多矣而飛輓之人亦云衆矣既以遠近之路而給其費必以上

下之流而計其便都下之需莫便于兩浙淮上之戍莫近于江東金陵一帶則江西爲上游荆襄兩路則湖外爲近壤自上流而下則其至必速由近路而來則其費不多今則不然有自江西而至郢者有自湖南而至淮者或泝流而留滯或遠路而倍費人逃舟棄官費米虧故曰調斂于民非不足而實濟于用爲甚鮮者此也若夫押綱者在部無籍操舟者在法無禁官以五百料爲舟米二萬石爲綱舟用五十艘夫募三百人米或加多錢亦准此交卸之地得及入分者爲全綱往過之舟顧及三人者爲足數盜米以爲耗賴有折會之法破人以支錢虛存顧募之名一舟用金二十萬一去而不返者有之一夫支直數十千未行而先遁者有之故曰畜養之費非不足而服役之人爲甚寡者此也善爲計者因運糧以養兵而無蠹國之患因養兵而足食且無斂民之憂必也主變通之制擇練達之官路有遠近俾度支擇近以相濟有餘則儲積不足則坐糴如是則無倍費之患矣行有遲速俾轉運計程以相稽運行則無弊滯留則必欠如是則無虧折之患矣使諸郡各以糧米之數水脚之直召募水軍五人爲保五保爲隊四隊爲將保

管一舟舟載米五百石將主二綱綱掌兵一百人將乃押綱之官兵乃操舟之卒較其靡費則已減顧募之重責其階級不敢萌侵盜之心間則教水戰用則運軍食春夏餉已空之舟則裝發于郡秋冬至所卸之地則防禦于邊如將拓疆埸控翔朔庭渡江涉淮長驅深入是卒也豈不能保固吾圉壯觀江面若夫舍舟即陸亦豈不能負糗荷戈從諸軍之後耶弃特押綱無詐冒之官綱船無棄捐之失民之輸眾盡登于太倉官所養兵皆供乎軍用信能行此則積弊俱銷兵食兼足當自今日始矣

茶寇利害劄子

湖之南江之西飢羸之民數十輩盜挾弓刀騷擾州縣貽朝廷憂罷師黜將曠日持久臨以數千之兵佝延旦夕之命其故何哉豈非搏牛之蝱不能以破蝨洞犀之弩不可以得鼠耶官軍食宿有次舍進止有行陣戈矛爲之器甲冑爲之衣不令不敢進不鼓不成列乃欲使之馳逐于巖壑險絕之間彼方超陵山溪踐履荊棘身纏歛帛手執短兵巢穴之難窮斥候之莫測倏爾雲合忽焉鳥散詎可以常法應之哉山高林深上蔽天日氣候蒸鬱易生瘴癘禁旅往來將兵雜至不服水土喪亡必多彼方依附草木蒙犯霜露素所服習益見精明夫復何畏禾山之原東至永新西至茶陵北抵安福萍鄉之間南直興國上游之界亘數百里豪民壯戶貲繁有徒爰因盜賊之區皆爲囊橐之所庶免殘其骨肉又獲保其屋廬民賊通情互相交結而官軍之至誅求芻粟驅役負戴家至戶到屠犬割雞或因疑似之間以逞殺僇之勢驚惶相屬咨嗟愈多由是賊盜蹤跡詭秘莫測官軍動息毫髮必知蚤虱之徒自知干犯典憲雖束手投戈決無原赦之理苟捐軀畢力可圖頃刻之生況茲官軍

數將倍蓰號令不一險易不同懷顧戀妻子之心有觖望犒索之意且謂戰勝不足以爲武則賞未必厚戰敗乃所以爲辱則罪必不輕狐疑其心猶豫其計將求遠勝不亦難乎今日之計顓責袁撫四州之地正當擇守臣付以兵柄優設賞格名募土豪團結銷手置立山寨每及百人則以副尉補之及五百人則以承信郎寵之又能殺賊立功則遞增賞級許以他日依軍功材武注授差遣不過置四寨于四隅以塞其咽喉設二寨爲游兵以戢其耳目伺其動靜以撓之乘其出入以邀之使之食不能飽亦無食之可飽

寢不得安亦何寢之能安又當多出金帛反間其徒黨明示要束許其自新其脅從如此願何爲樂哉不旬月間可無噍類矣此萬全之道也若夫命將出師蹂踐鄉井飛芻輓粟勞苦人丁翦其萫翳平其險阻擣其巢穴夷其族類固足以快一時之意萬一少稽奏捷之期又將何以圖之淮南王安曰厮輿之卒一不備而歸雖得越王之首臣竊爲大漢羞之此言政恐爲今日設也區區之愚千慮一得無階以達于上願執事留意焉

船場綱運利害劄子

竊謂營屯碁布支鼎侯炊方州不能飛輓芻粟則必賴舟楫以濟不通江西上游木工所萃置立船場其來久矣採松檜栽杞梓釘多庾粟油溢漏泉宜其可以任重致遠悠久無弊而乃半塗而廢一去不返損則沒于驚濤腐則棄于長堤非徒虛竄國用至于失兵食誤軍期其患詎淺淺哉切原其弊蓋有說焉歲額三百艘無慮費四十萬兵匠百人監臨四員十羊九牧無所聽從占破之餘所存無幾工程不登船頭額無限任其鹵莽唯務速成一株之木合鋸而三則斧而二之此費木以省工其弊一也兵將既眾樵炊必多合務變家既不敢顯然竊成全之材以柴之進求其大木斲而小之以供柴薪之用長者短而厚者薄使以乘載蓋有不勝其任者矣圖小利而貽大患其弊二也刳木爲舟能浮于江者貴其縝密無漏今合眾木而爲之必有罅隙焉固宜裁其邊幅密其機緘使之合而無間則釘雖少而益固灰雖多而無用今乃並沓雙木貫以釘鍔恐其疎拆實以油灰用材愈多而船愈不固其弊三也釘用于舟有以多爲貴者小人私鐵灰之利而欺盜無已又懼其數見于外者可考而知則穴竅納釘止實其半絕其半而再用之殊不知木深釘斷兩不相及擊觸解散可立而待其弊四也今能省官場匠解鋸不乏則木常有餘斷削之餘可爲樵蘇者官爲之禁以示于民則匠失其利深密其縫窮盡其釘則何憂乎妄費何畏乎涉川顧是四者特船場之弊爾船既成綱尤有甚于此者造舟以來不知其幾千百艘也科折于民不知其幾百萬餘也妄匠之請受監官之廩祿又不知其幾何而今日官船之在籍者固無幾矣盍嘗考其數乎此無他蓋回運之錢已盡則水夫無以爲庸直米糧之數不足則押綱無計而得還水夫逃散官舟棄捐甚

可惜也今能逐綱差使臣一員以押船名之起綱大帳兵稍請受則付之部米者以回運錢物付之掌船者至卸之所米有虧折俾部米者留之而自圖船之既空俾主船者押之而徑返如此則綱船之弊去矣愚者千慮或有一得敢覬聽覽之餘詳其可否而力行之曷勝幸甚

上提舉差役劄子

竊謂法本無弊人實弊之人非弊乎法弊乎事也事至于弊則將遷就以近乎法故併與法而弊之矣方今法度備具民業安安遹臣建議謂差役之法不便于民將欲洗其弊而新之立爲一定之制甚大惠也令有詭爲九則十二戸之說請天下通行之郡上于朝朝下于部使者使者移督所屬之令咸俾效其所言列于圖册又使得盡其愚以爲獻此差役泰亨之秋也某恭讀祖宗之法及紹興己未至于今日爲役而建言因言以爲令者深切著明莫不詳盡第原稱差役之法俾有物力者輸免役之金募其樂備難易以給其顧直之多寡則人樂于任事而不辭矣今則取其直而歸于有司從而役之又從而責其輸免役之金爲富者受產匿稅有豪右以爲之庇貧者產去稅

存無物力以任其事此所以甘破家析產而必爲避之計者良有以也然則有二說焉欲革而新之則仍募役之名無問官民貴賤之異總其田而視之畝若干而止以一都之數予一都之豪者二人俾其久任正副之事以一保之數予一保之壯者二人俾其分掌催科之事如此則雖有智巧分戸詭名亦不得爲姦以避之矣此一說也或有憚于更張未易改作則申嚴法禁富民得產而不受稅者與夫貧者產去而稅尚存者士大夫庇有田之民而妄立名籍鄉書首撓無產之民而虛椿物力或一家而分父母妻子私房之田或一戸而假親戚故舊招認自己之產立以程限許以自新與免其辜盡併其業如踰首限則設賞以立告如得其實盡以所首之田給之犯者不悛論罪如律刊示都保使民明知如此則隱寄之弊革隱寄之弊革則差役可以指掌而定矣人知其當役不可免也莫不忻然以就募又在乎所蒞之官優恤不失于寬任使不失于勞假之以力而責之以事何何差役之足慮哉欲望臺慈特賜詳酌而施行之豈特一路之幸實天下之幸至如行九則十二戸之制者此膠柱調瑟按圖索駿爾又安能久而無弊哉某

愚無知識上干崇嚴下情無任跼蹐戰慄之至

言災異劄子

嘗聞善言天者必有以證于人人事盡于下則天時應于上祥瑞之至必協氣之所薰時令之乖豈休證之所致此古今之通誼也伏見今歲以來春雨霖霪夏風飄急陰陽相薄氣候不齊或雲雷奔騰或風雨淒冽日出無光星文變見災異之臻顧豈無自而然哉良由廟堂之上出令如反手用人如轉石小大之謀甲可乙否口是心非邊鄙之臣挾隙怙威貪利敗類之所致也某誠愚不當妄議國家事然抱寸忠豈

能自已竊有發焉古人有言曰衆賢和于朝萬物和于野今茲稍愆泰和致此乖戾竊恐禾稼未登凶荒忽至兵革未弭盜賊竊發不可不預爲之備也仰惟均調元氣儀型百辟自有藏用之妙固非天下之所可窺測然區區之心猶願朝廷重號令而出貴于必行舉賢材而先用于責實俾內外之臣合謀共議惟公道是剛同心戮力惟大功是立毋好異以植黨毋懷怨以嫉功庶幾可以上豫天時下安國步然後命方州當米賤之時廣儲蓄以備凶荒當無事之日嚴保伍以防姦宄斯所謂應以實而不以文者也將見

三光全寒暑平五穀熟羣盜息矣何天變之足懼哉伏惟聽納而亟圖之毋使患至而後慮恐趣具之爲難也位卑言高莫逃刑憲某不勝戰慄俯伏待罪之至

上監司劄子

某輒有己見上瀆臺嚴某嘗聞親民之官莫如守令而縣令于民尤爲最親一縣之政如財賦則有才者可以幹旋如獄訟則仁而明者可以裁決以至馭吏催科則自有條理戢奸禁暴則自有刑法皆可以用力于其間惟是厚風俗一事則雖其術某叨令常熟

殆及一考到官以來勤勞自効惟是前數者盡心而已止以風俗澆漓未能頓革日思所以變其故習使之歸厚則未有以處之故常博訪邑境求一爲善者特爲之旌賞以激勵風俗恨未之有比者境內有李十二者因父病禱氣瀕死李十二遂封腹取肝和藥餌以進之其病仰愈又有朱九七朱四三皆以母病革封腹取肉與之肉食而皆獲全安若此三人者其在是邑前此未聞某得是事私自慰喜以風俗之厚當自此始于是即牒縣尉親往問勞審驗之具得其實遂照應條格給付錢帛以賞之闔邑之民耳聞目

見者莫不爲感激然某私意則謂錢帛小惠也非述其事以聞之于上則未足以盡激勵之道輒敢具情節以聞伏乞台慈特賜詳酌敷奏朝廷畧加旌表以彰其善上足以副聖天子孝治之効下足以革四方澆浮之弊教化行習俗美使今日之治駸駸乎唐虞之治抑何幸耶干冒威德不勝戰慄之至

應齋雜著卷一

應齋雜著卷二

宋　趙善括撰

啟

賀長沙王帥平賊啟

爾將天指護諸將以行師大振國威儡渠魁而授首捷音雷厲輿頌風馳恭惟某官間氣所鍾英名夙振富經文緯武之學兼出將入相之材由清切以御至煩劇裁如一處務擾以若無事了辦𥨊多昨膺書殿之隆名再攬帥垣之重柄偶逆雛之嘯聚軫旒冕之顧憂亟須牙纛之親臨遂使貔貅之愈壯龍韜一奮

鼠技自窮掃狐豕于窟穴之中曾不閱月脫黔黎于鋒鏑之下大奏膚公已同裴相之策勳行繼召公之錫社永扶宗社茂載旂旆常某久藉庇私獲觀盛事談笑青油之幕雖沮從公絃歌皇武之詩尚能獻頌懽悰所激柔懇奚殫

賀林侍郎啟

恭審擢從方伯進貳夏卿幾年寢遠于朝行公不爲之少屈一旦徑躋于法從天獨畀其孤忠惟道之高故服者衆郵音甫置輿頌四馳恭惟某官煥乎黼黻之文凜然冰雪之操窮義經之隱奧笑九師未得其傳辯麟經之謹嚴覩三傳誠爲可束至于揚歷之偉特乃其蓄蘊之緒餘學省郎曹此纔歷塊之始卿班宰掾未快搏風之程自一出于脩門遂五更于外服剖荊川潙城之竹而別騰最課舍夔門湘水之棠而正沸去思方易政于初潛之藩忽詔還于清禁之列然今士論又有公言謂歸馬盛時夫豈勞征伐之掌而閒牛當道政所須調鼎之良佇宣制麻即專宰府某窮途久矣薄宦蕭然愧之奇謀曾玷石洪之入幕欣聞成命妄希貢禹之彈冠敢恃殊知冒陳迫悃幸仁人在上儻不惜投足舉手之勞庶孤迹有歸豈敢

忘鏤骨銘心之報

賀周參政之啟

誕揚渙號進貳鼎師有德進而朝廷益尊緯著經綸之業真儒用而天下無敵佇成恢復之勳夷夏聳觀宗社蒙福恭惟參政先生學窮六籍望重四朝發策決料早登名于龍虎垂紳正笏旋追武于鵷鸞典刑獨見于老成禮樂孰踰于先進幾年于外棟梁久闕于奇材一日居中松柏自堅于勁節果階華貫徧歷要途方聖主之嗣興首諸公而晉用躋榮荷袞亟登文石之班進講樞宸屢可武帳之奏結眷知而益厚

見忠讜之備陳適當觀釁待敵之時正賴折衝厭難之略入參大政寔慰具瞻豈特勤勞于王家蓋亦通達于國體選于衆而舉伊尹夫豈偶然爲之佐而相成王將必在此龍靈正渥昕夕可需某生也早孤長而爲學抗塵右列唯謀三釜以養親賜第下科敢偉一行而作吏棲遲久矣進退茫然惟懷就日之榮每沾龍門之列顧負緣之幸會期成就于始終聞明命起爾雲之念載惟外舅嘗同雁塔之題豈謂鯫生復之傳寔倍群情之喜躍震風凌雨匪依夏屋之帡幪枯木朽株有待大鈞之抉扎

賀留樞密啟

丹華秘殿貳政機庭國有眞儒士無異論凡處本兵之地寔司制外之權夷狄覘問其姓名以爲輕重華夏想聞其丰采遂決安危苟用得君子而不疑則勢在本朝而可恃雖微玉帛子女亦可定交鄰之謀豈必金湯城池然後爲保國之計天欲興于王室上果得于英才恭惟某官業器宏深風猷雄遠斂爲日星而放河漢皆自然之文章霈以雨露而震雷霆有不測之運用自曳履星辰之上亟分閫川秦之間遠爲上行孰如公可鎮臨有道獨高清獻之遺風施設具宜一秉乖崖之故事惠澤徧覃于四道聲徵浸徹于九重爰膺一節以趨遂疏三接之寵固可制韓彭于行內豈宜屈頗牧于禁中深契帝心峻升兵府訓詞一正已知堂上之有奇風烈四傳遂覺舟中之無敵想廟謨之整暇致國體之尊安揆席在前人望有屬某才微絲粟勢異雲泥自遠履幕之瞻浸缺鼎茵之問顧等威之有間仰道化之無垠自憐憂患之餘重有飢寒之迫荷廟堂曲成之造充幕府添置之員忽聞明命之頒寔倍群情之選下豫章之榻昔已辱于誤知掃光範之門今遂收于末至竊喜蚊虻附驥之念輙傾燕雀賀廈之誠輕犯威尊重增恐懼

賀趙樞密啟

恩頒鳳檢位正鴻樞豈惟增重于本兵佇見登庸于上宰華夏胥慶朝廷益尊切以道佐者不以兵彊天事者必有武備明良之會今昔所難乎勃得時而徒愧少文房杜遇主而未能及禮故漢功不過如此而唐治終亦無聞追遠古初意在今日惟眞人之御極賴至德以贊元公道大明國勢一定恭惟某官蜀山挺秀嵩嶽炳靈海函地負而融結不遺陰闔陽闢而中和成備天資異稟有仁民愛物之心家學所傳皆

論道經邦之術才業擅儒林之冠謀猷結黼扆之知獻紅藥于北門花磚不移于晝步對紫微之西掖蓮燭復賜于夜歸宸眷方隆機衡是任豈止折衝于樽俎之上蓋嘗運籌于帷幄之中所以宰席之久虛誠見上心之有在君臣千載孰窺造膝之謀冠帶百蠻共慶止戈之武某贊員別乘荷祿京畿孤蹤仰托于洪鈞大廈俯叨于廣覆廁名淡墨夙叨虎榜之榮竊祿貳車殊愧驥塗之展忻聞明命喜倍輿情玉鼎既調請効鹽梅之趨揖金丹如就願隨雞犬以飛空

錢樞密啟

亶告宸庭正位樞筦夷夏震喜日星昭明煥君臣嘉會之逢侈社稷無疆之福竊以兵者國之大柄樞乃天之一星方今進英雋以強本朝有常德以立武事迨茲顯陟率以舊章甲兵之問莖廟堂正藉精神之運柱石之臣居輔弼況夫心德之同慶中國之有人見眞儒之無敵有光洪業其在元勲恭惟某官亮直而清高明通而宏裕金口木舌集聖賢之大成河目龜文應乾坤之上瑞掃千人于筆陣料萬事于知囊衆推命世之才身備濟時之略以治家之法而推之于治國以事親之孝而移之于事君坐鎮關中鄗蕭

何刀筆之賤一匡天下笑管仲功業之卑列萬竈之雲屯植千箱而露積期年奏最一旦賜環書言動于螭坳展翱翔于鳳閣掌綸言而視草秉椽筆以判花月覩紅藥之翻夜對青藜之照唯經綸之素蘊故風采之聳聞士望既孚聖知益厚爰峻升于省密斯可冀于中興豈止尊俎之折衝當見蓼藿之不采然敵情叵測必求禦侮之方矧內治未修政賴救偏之術正人心以息邪說復境土以會諸侯于今爲宜皆上所望使無仰視共如漢相之尊因以大書何愧魯經之信某久依雲覆濫廁星屏首聞命數之新深爲朝

廷而慶曳裾燕賀有廣廈之懽顏引領洪鈞無礦金之頑質永言欣慰莫既殫敷

賀陳大諫啟

伏審顯膺宸命進長諫垣將資仁義之臣共講治安之策老臣登用國勢愈強中外聞之罔不相慶恭以某官材周經濟望重典型簡在聖衷亟登禁路雖賴論思之久更勤論諫之忠佇聆宏遠之謀復致升平之盛郎參機務均福寰區師言攸屬非敢爲佞

賀林樞密致仕啟

遠君子之門牆形思于夢賁小大之竿牘情見乎辭

極瞻詠于十五年之間達惆悰于二千里之外恭惟某官奠邦碩哲表世清英謇謇盡王臣之規巖巖聳泰山之望偏宜近列有光明雋大之功妙幹洪樞居宥密幾微之地翊扶休運協贊丕基君臣相得以益驩中外悉臻于無事謂器博者其用周遠而位尊者所憂必深顧寘大以聲宏要功成而身退久矣琳宮之均佚勞哉玉殿之思賢方虛位以旁求遽引年而有請覘貴名如敝屣雖歸老于故鄉選舊德爲元龜尚懿詢于文政某自慚幺麼早荷生成由薄宦之奔馳愧柔綿之疎濶比聞盛事深激懦衷設祖帳于都門不與故人之列候茵憑于記府庶伸下吏之恭金令正新蒲輪方遍願體冕旒之眷益嚴鼎鉉之調采極頌瞻奚殫敷叙

賀胡大監啟

恭審命出詞垣位登諫省號眞御史已竦一臺之心爲上大夫遂冠七人之首華衷增重風采愈新恭惟大諫於孔孟宗派下傳心于韓柳關鍵上落筆鄉譽齊三劉之月旦家聲繼二謝之風流半生州縣徒勞夢惠連之春草一日旌車亟召起安石于東山作諸儒領袖之官任九重耳目之寄不沽激而市直不舍貸以容姦必衆口之共憎爲十手之所指始動筆端之鷹隼弗罝道上之豺狼徒瞻外貌之甚溫誰識剛腸之不屈凡此霜臺之峻采皆我艮齋之緒餘獨深丹扆之知遂正青蒲之拜陽子不談細碎而有待鄭公轉覺撫媚而可親大入格君非少勞補衮幸相先衆望行聽宣麻某久疎樂務之披屢拜郵雲之賜遐聞成命倍激歡悰朝有直臣但聽將軍之好語門多嘉色難參賀客之後塵

賀王待制知隆興府啟

恭審恩重出綸任隆分閫風行江外一新盡護之儀地近日邊尤示遄歸之便敎條初布歡頌已騰恭惟某官器業宏深風猷雄遠見機不俟于終日論事必至于回天貫穿百家默會精微之理剸裁萬務獨全通敏之稱蚤攀月窟之枝歷試雲衢之步自記言于螭陛亟潤色于鑾坡惟特立獨行深結于上知故横翔捷出峻躋于世用仲舒最宜爲誥久已妙于演綸伯夷僉曰有能遂更資于典禮惟上意詳試以事而士論翕得于公姑夙夜以惟寅將旦夕以承弼方變風雲之會遽罹露霜之悲子路彈琴不成顧哀心之猶在曾點舍瑟而作信己志之可行寵還簪橐之華

擢任藩宣之寄近聞輿議仰測淵衷與其建牙纛而敦詩書曷若坐廟堂而施利澤下懸榻而禮孺子想追待士之風流避正舍而延蕃公自得化民之清淨憂少寬于南顧諾卽趨于東歸某智昧一官仕嘗三已偶備贅員于幕下尙期千祿于中都夙懷慕用之誠今有依歸之幸維桑與梓敢忘恭敬之脩旣雨以風遂有帡幪之託

湖北張安撫啟

龍門高仰曾容下士之登虎節尊榮顧展小邦之敬望旌麾而不遠負弩矢以無從恭惟某官道極誠明

德惟忠恕清姿敏識眞邦國之英華茂行懿文爲搢紳之儀表親結知于聖王亟進陟于都公抗紘論于王庭聳盛名于天下帝俞作牧久奠桂林僉曰論功易臨荆渚聞其風者頑廉而懦立施于政者禁止而令行憤乎儒墨之相逢力排羣議質諸鬼神而無愧盡毀淫祠挺然將相之材久矣屏藩之寄課最天下第一佇見三公之入爲旟名海內無雙共須中原之恢復某學未見道才難長人叨把一麾深慚共理欲竊五袴仰奉王公儻非左提右挈之恩未免瞻前顧後之患澡身浴德何當承道德之言藏垢匿瑕無俾有簡書之畏

迓黃樞密知隆興府啟

恭審光回樞極祥集斗墟適當聖作明述之時欲均內重外輕之勢暫屈鳳池之步勉爲龍節之行老稚交驩江山改觀恭惟某官道純乎孟業足矣夔學窮六經之源識照萬物之本自登名于龍虎旋拔武于鵷鷺得君旣專每諫行而言聽輔政云久致國富以兵强將資恢復之功少試撫摩之效念洪都之新府寔聖帝之潛藩壯哉上游屹然巨鎮十一州聽關制之命千萬戶望廪食之恩西嶺羣峰對滕王之故閣

東湖百頃連孺子之舊居豐盈魚稻之鄉廣衍桑麻之地載煩元老來殿大邦俯察輿情舉見欣欣而有喜潛窺上意詎容鬱鬱而久居矣需五月之勞徑徙三公之貴某頑冥甚拙流落可憐措常附于飛騰今或承于譚笑萬間垂庇必無風雨之虞一塵爲氓庶脩桑梓之敬陽春回燠我旆首塗願言列鼎之調用副前旒之眷

湖北張運使啟

疏恩宸陛拔節湖鄉轂朝廷侍從之臣備禮樂光華之典二天所芘一路交歡恭惟某官代名流熙朝

雅望鍾岷峩山川之秀擅卿雲黼黻之奇雍容幕府而未究設施周旋郎省而密膺眷遇入總五兵之長行登兩府之榮暫厭承明寵司漕計幹旋有道意將蘇彫瘵之民澄拔無私膽已落姦凶之吏豈止流錢于地上佇聞足食于閫中助成恢復之功茂轉經綸之術某夙覩燕席濫部麟符奉繩約以有期忻旌麾之在望星纏炳煥幸當臨照之中臺堞崇高願盡馳驅之末秋陽嚴煥行部舒徐冀精調鼎之宜郎趣賜環之寵

郭都統啟

窺文石之班識燕頷虎頭之相假武昌之守參魚符龍節之榮雖軍國之異宜念兵民之一體既聯官治敢布織縢某惟某官智勇兼資廉勤自守秀出山西之種志馳伊北之動草木皆知其威名虜識益精其氣色三軍可奪帥于我何加一介以與人則吾豈敢眷乃上游之地易茲外閫之權泰既用于孟明趙方資于李牧況荊襄望中原之甚邇由河鄂復故境以何難佇觀擊楫以書鞭就不投石而賈勇二十四考中令克紹家聲萬六百戶侯封榮分茅土一心所係萬日皆同某幼同讀書長嘗學劍雖奮身于筆硯蓋有意于功名蒙天子俾以牧民懼邦條之未立幸將軍與之共事庶軍政之無偏爽律正嚴威容多暇倘勤寢興之節仰符眷注之隆

上廟堂乞祠啟

水無聲而成激物皆鳴其不平鳥倦飛而知還心願安于所止輙申危悃上犯威嚴伏念某闒擬疏慵謏當縈劇不敢辭難而就易惟知趨事而赴功適承瘵敗之餘深體顧憂之重謂姦蠹未革也法當去其甚知財賦未充也理宜疏其源寬十四所之關征償九萬緡之官債覩視江亭之稅商賈源源而來鼎新酒

務之闕課額多多益辦簿書復明于纖悉囹圄幾至于空虛紀綱粗成軍民無擾上不負于天子實有補于公家嘗棠總所之第功誤辱朝廷之增秩豈謂盜賊竊發適居兩塞之間兵帥自文直達九重之上封駁爰陳于公議鋪張偶及于權臣揣己何心由斯得罪示漕臣指蹤之意久矣含沙撼主人黨與之言宜乎洗垢一則刻削于草土之後一則鍛鍊于瓦石之餘合謀而攻用心可見三人成虎雖人言之可疑六月降霜幸天意之有在始從罷黜倘賜生全一身未便于侯齊三已敢懷于喜慍惟是退無歸而進絕望

兒號寒而妻啼飢非投頑鑛于鑪錘必墮微軀于溝壑雖絕軒裳之念妄希香火之緣儻寸祿之可干誓赤心而圖報伏望某官量含汙疾明察幽微赦小過而舉所知即匹夫不被其澤謂曾參至孝嘗懷投杼之疑使李廣不侯空負決石之勇與之拔擢賜以生成某敢不食蘗飲水枕流漱石窮益堅而老益壯戒不晴而懼不聞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敢虧晚節無以下體而采其葑菲全賴洪鈞

上吉守王舍人啟

拜蹕次于黃堂居有執鞭之願接茵憑于琱宴首蒙

下榻之延眷茲顧遇之恩宜有生成之意載忘冒昧仰瀆嚴明重念某窮有不為孤無肯援一昨陸沈于武弁十年幾誤于儒冠以遭家憂患之餘生為挾策凋零之後進言非俗好固難語于儒冠文與氣衰豈敢追于作者適上聖龍飛之日乃諸生豹變之時誤以微才置之末第始拜恩于玉陛遽通籍于金閨方忻折桂之榮復玷哦松之任惟是偏親之老矣至于常產之蕭然溫凊服勤不可去旁于一日晨昏待哺豈容需次之連年當其來歸已有素望矧趨賓宇驟覿神鋒未嘗輸心力以奔走後先敢謂蒙宴餽以勞貴左右曾是品題之誤得諸拜起之初幸既有因理難自棄然而某少學雖陋而粗恥于無用孤宦已卑而每期于盡誠使之少間貧窮之憂或有可備馳驅之力儻蒙知己詎敢愛身悼此志之久違對大賢而一發非敢望也或庶幾焉恭遇某官內蘊淵沖外孚峻潔文魁多士而學問如不及志在斯民而富貴非所懷毓盛德于天成藹嘉生于人瑞蓬山獨步初無未見之書玉殿一言遂興何晚之歎蘭省騰列星之耀螭坳贊麗日之明曆眷彌深朝綱始振雍容軒陛兩竭忠良之誠退托江湖了無慍悶之色分顧

憂于千里聳儀式于羣寮規矩誠陳材無不用衡鑑既設物莫能欺下雖至匹夫之愚皆願受一廛之地自是多多而益善安能鬱鬱而久居仲舒純儒教國中所居而治汲公名相由天下奏最而遷某是以情動于中喜而不寐敢避無厭之請輒干可畏之威文東武西雖未聞于施設斧左鋸右願先俟于色言心旌所縣筆陣難既

謝宰執啟

負爲之累方懷溝壑之虞恩不遐遺遠增幕府之色仰廊廟均宏之澤及江湖疎遠之蹤就職之初量才

則愧伏念某學知自信愚不適時顧半世之遭讒惟一言而無辨固欲侶漁樵而放浪以寄餘齡其如極孥累于飢寒尙須薄宦輒憑小智敢扣大鈞無一毫援引之私有百種矜憐之意方閒中而干祿忽聞君命之及門逮員外而置官亦俾廩人之繼粟知公朝未忍于終棄如死灰果見于復然蒙起廢之恩深擬素餐而愧甚況賴甄陶之力適承晏粲之時刁斗夜停羽書晝靜裹干戈于虎革何軍可參求珠蠙于龍筵奚謀足議徒笑談于尊俎方游泳于詩書自視缺然何以辱此茲蓋伏遇某官誠明盡性文武憲邦豈

惟土苴于蕭曹蓋欲輩述于伊呂自登庸而在位尤經濟以無前若泰山不見其運動之勞如時雨均受其潤澤之賜惡不仁者其爲仁矣要令四海之舉安思有飢者由己飢之不忍一夫之失所方大開公正之道欲兼收小大之才遂令夾患之餘亦預生成之末某敢不敬承嘉會勉篤脩能收之桑榆後效或成于晚節譬諸草木孤根更待于春風苟未死亡尙圖報稱

得常熟宰謝政府啟

掎舍人之門雅有執鞭之願開丞相之閤屢蒙下榻之迎方深慕悅之誠遽被生成之賜感隨恩極榮與幸并仰惟國家俯重民社謂夫一邑之任所寄匪輕況乎數年以來其獘尤甚豈特吏强而官弱直由俗滿而民頑束之以刑則流于慘刻之科行之以恕則隳于委靡之域或制裁政敏而簡于緣飾或撫字心勞而拙于催科致上恩未達于民故流風有愧于古鮮矣鳴琴而治宜乎製錦之傷是以聖主顧憂大臣建議擇四十繁劇之最者設二年酬賞以旌之陞爲堂除假以服色俾盡勤勞之效徐觀優異之材在火坑之中者無貲淺之慚通金閨之籍者絕徒勞之歎

可謂寵榮之至必宜遴選之艱況茲琴川寔乃壯縣稅賦甲乎浙右壠畝極乎海隅生齒浩繁深虞刻木之姦習俗修靡居多弄筆之風況將疏五浦以濬源政欲使百里之蒙福宜得由求之果藝庶幾卓犖之儁良儻非若人難預茲選如某者學惟爲己才不逮人俛首戎行蓋十年于此矣奮身科第斯千載之遇乎因仍祖制之終偶仄親庭之蔭大來小往時謂方亨幼學壯行志期有用豈止榮斗升之祿蓋將伸尺寸之功善信無聞固自守四之下愛戚莫立安敢望三不欺雖知學道而愛人未免抗塵而走俗抱寸莛

撞鐘之志蒙大鈞播物之仁顧此選掄悉惟僥冒茲蓋恭遇某官飢渴憂國吐哺待賢舉明主于三代之隆立懦夫於百世之下茲謂邦家之基柱尤惟社稷之蓍龜當君子得志之時盡下臣事君之道譬鑪冶欲成于頑礦猶斧斤不棄于散材雖匹夫匹婦之愚無不得其所者故一藝一能之士悉皆有以成之遂使庸虛亦在甄採某敢不激昂雅節崇蘊公心學優而仕或能優已正而物斯自正瓜時而往試一割之鉛刀槐廡非遙誓再陪于珠履過茲以往未知所裁

湖南謝謝帥啓

幕府漫遊愧桑翳之不藹衡門歸去甘蓬鷃之卑飛誤棠華袞之褒許復青氊之舊恩歸有地命出于天伏念某少也猶不如人老矣復何所望四十年低回州縣三萬里奔走塵埃持節把麾每類爲蛇而添足赴功趨事何殊畫餅以充飢雖得失付之無心蓋行藏本乎在我所願學不素餐之君子庶免爲無忌憚之小人與盡欲還饑軀而出方有依仁之幸安圖知己之深偶百日謫之未盈忽二十年而及代泛紅蓮而依綠水初無髮毫之功激清流而揚微波方被羽翰之助茲蓋伏遇某官好賢不倦臨政無私萬物不能遁其形瑩精神于冰玉千里于今受其賜霈德澤于江河不以成敗而論人每于取予而觀士故雖庶賤之跡亦辱生成之恩昔焉失一老兵得一老兵未免僥人之誚今也知以國士報以國士始存公議之明某敢不堅挽流激石之心守食蘗飲冰之戒盡其在己雖險阻艱難而不渝用以報公誓終始死生而勿替靜言銘感難盡敷宣

又謝岳漕啓

二年無補笑空泛于芙蓉三徑就荒幸猶存于松菊方堅丘壑之趣敢萌軒冕之心拜命自天歸恩有地

竊某少而慨慷老矣低回指壁歔而問功名豈堪回首攬故鏡而驚鬢髮已負初心行藏獨竊于倚樓是非一付之飄瓦與盡欲返飢軀而來始焉苟竊于斗升果爾何施于尺寸所幸崇臺九仞廣廈萬間由修世契之私大展懽顏之芘綴簡書之可畏知言責之少寬不圖搶榆決地之卑更有吹噓上天之意宮商並應翰墨聯飛覺神明頓復于舊軀使枯朽復回于生意提撕若此報稱謂何茲蓋伏遇某官正論回天精忠貫日盛德大業已藏于厚澤宗廟陰功自傳之子孫宜與蕩之屢須見貴名之日起重湖之北久淡

恩波三蜀之西被蒙膏澤出于特達　而舉士不以成敗而論人致此虛庸亦叨拔拭某敢不佩韋弦而効直側欹器以適中庶幾君子之歸用爲國士之報益堅所守常能存胸中素定之規孰敢　弭忘幸不爲門下清脩之辱靜言忱感難罄緘縢

應齋雜著卷二

應齋雜著卷三

書

上蘇侍郎書

宋　趙善括撰

蓋有非常之材者必當非常之任當非常之任者必立非常之功世之所謂非常者其人不常有也其事非常人所能爲也恭惟先正東坡先生昆季晁董父子孔顏自得之學本于家傳大中之道由于心授議論一王之法文章百世之師漢唐以來迄于我宋一人而已道大而世不容才高而用不盡沉浸醲郁付

之子孫閣下師友淵源風流醞藉如昆山之片玉猶桂林之一枝嘉祐大全之文煥焉可述熙寧元祐之績炳然如丹若百川壅而未決忽施于孟諸如百穀秀而未實乃被于膏雨蘊崇造乎高妙涵養極乎靜剛不辭乎賢勞製錦鍾陵百里至今見思而不已有志于澄清乘軺浙右一路至今爲法而不變所居而治無功不立心計目數方今士夫孰敢倫擬如閣下者豈常有哉可謂有非常之材矣是宜聖天子選于諸大夫之中置之百執事之上賜之科目儀于朝端方接武于鑾坡繼横榻于柏臺氣壓岱嵩而不爲高名振宇宙而不爲廣道合志同而澤被乎生民疾邪距詖而威聳于天下風猷國檢儀度帝欽秉國鈞熙帝載指日以冀可謂當非常之任矣有非常之材當非常之任則所謂非常之功者孰不傾耳以聽拭目以觀翹首以俟之言出于身宜有不言之妙行洪乎邇宜有可行之功決非常人所能者某也思憂過計邇者李侍御言未脫口趦趄而歸蕭殿院疏才出袖倉皇以去諫垣言路官曠職廢兩月之間側席以求無有以當上意者一日命自中出俾閣下笑談而居之前烈有光後人可詔甚幸甚幸閣下材可爲也位

可當也鑒前人之多言賦如緘默以保位則上辜聖眷下負家學既不可也效前人之求名賦如躁急以爲功則言出而勢必爭身危而事不濟又不可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哉必有以上契帝心下慰人望然後可以立非常之功矣敢獻一言曰公無所私而不至許而已諫欲其行也言欲其聽也過則補之美則順之如此則何患非常之功不能立哉某不自揆敢布腹心伏惟恕其狂愚矜其有憂國愛君之心試加採擇焉某竊謂今日天下可言之事大者一次者二其他紛紜毫髮析數未害治體者當徐而言之今大會

暴者犬之性也制于強不制于弱順其貪則不妄搏齧縱其暴則不反吠鬬擴其貪格其暴則噬主齧僕吠鬬交作矣漢宣帝時單于來朝唐太宗時突厥入衞是時中國強盛四裔讋風故雖來朝入衞貪暴不作主上一視同仁兼愛南北推赤心置人腹中北降服者皆得出入宮庭親御鞍馬與六飛交馳擊圍掩強較爭勝負順貪縱暴幸而馴熟萬一紛揉衝冐于一勝一負之際擴其貪格其暴搏齧吠鬬何以制之千金之子尚有垂堂之戒況于萬乘之君乃日與此輩交揮鞭靮以爲樂縱不自愛奈宗廟社稷何曰磾雖用于漢武未聞其握兵而御眾慕容嘗用于符堅終至于乘釁而生事傳戒圖蔓經言履霜可不戒哉此其大者一也抑嘗聞之王者號令所以鼓眾動化也先庚三日者首戒于丁寧先甲三日者貴新其耳目堅如金石之不可變信如四時之不可移故天下之民仰而聽俯而從未聞朝令夕改而可以爲治也異時朝廷惡風俗之薄因欲厚之嘗有三世同居與免色役之文寔家方有慶也繼而有三世俱存之說曉人非彭聃安能久而不沒是三世者終無可免者矣朝廷念貧下之民因欲卹之嘗有半減夏稅之令田里方少甦也繼而有分數析納之說噫民如貧下所輸不多詎敢與官司較尺寸之帛哉是貧者竟不得免矣差役之弊聖旨指揮乃有保正並罷支還雇錢之文州縣倉卒無保正以供役無雇錢以支還竟不可行而止凡有田之民詭名挾戶破家析產至今其患未已也和糴之價都省劄子乃有楮幣一千且作六百支遣之文州縣一時以錢之未足價之不齊率抑配于民名雖和糴其寔均輸雖償其價至今尚未已也號令之施如雷如電恩惠之孚如雨如露蓋當先審其可否籌其利害出推行弗推反使天下之人敬而信悅而服若可否之未審利害之未究輕聽而行不可則止適所以失朝廷之信致天下之疑耳此其次者一也抑又聞之士立人之朝不以居中爲榮而勤勞常在于四方不以居遠爲恥而乃心罔不在王室初無內外輕重之間也故士大夫登仕版置周行者更出迭入志行意脩名建事立昔者黃霸由潁川而入相卓茂自密令而爲公守令公相固相殊絕一出一入乃所以均內外輕重之勢耳後世中正路塞奔競塗開身在京都者有若登仙之榮職居州縣者常興徒勞之嘆貪者苟得汙者躁進朝除暮易

莫知其所當爲第程簿書玩歲月而已一旦志滿意足厭內補外寺監主簿六院務局亦必剖符把麾而後肯行推而上之丞則日冀兼郎郎則無過不出出則典大藩持使節矣古者刺史入爲三公今也歷太守者方得爲郎曹所以示爲重也卿監則不拘于爲守然則卿監詎可輕也古者郎官出宰百里今也宰大縣者方得爲臺官所以示不輕也諫垣則不拘于爲縣然則諫官獨不重也或非材而冒遷或越資而躐進皆非所以抑僥倖之心礪廉隅之節如此則內益重外益輕附勢者列高位孤寒者列下寮外則材

望之不聞內則政事之不脩無足怪也爲今日計莫若均內外之任無輕重之勢宰壯縣者郎官固不可也丞簿可間使爲之守邊壘者禁從固不可也郎曹可間使爲之三館分差于郡學六院迭爲于倅屬擇材而舉由資以進要當使奔競不生恬退自守無戀乎內無怨乎外則士風振起治具畢張矣此其次者二也大可言者一乃不可以顯言而獨可以密陳于上之前又不可以頓革而可以漸遠于今之後是亦曲突徙薪之意也次可言者二則當建大信于天下立公議于搢紳一令之下卒然當于人心一官之外除擢合于士論朝廷無朝令夕改之嫌士夫無內重外輕之弊顧不美哉將見聖天子垂衣廊廟之上親事法宮之中兼愛之恩弗替震疊之威自孚英豪無抑鬱之心忠義有激昂之氣內外無患恢復可圖廟堂之上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小大之臣設官分職靡有不當天下無餘事矣可不謂非常之功耶若夫其他毫髮析數者某言之亦未幾閣下聽之亦未暇今日去一官之邪明日疏一事之失此侍御職事也非小官越俎之敢言如閣下盡大臣事君之道求天下可用之材欲與之共成非常之功黃金臺成願自

隗始狂斐僭冒以瀆崇嚴內省戰兢甘俟顯僇

上史丞相書

某幼務學尚論古之人三代以來君臣之間其相知之深相遇之厚未有如成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成王之于周公者觀其功業撼天地姓名昭日月載于經傳于史開卷敬讀可攷而知然三臣者蒙其君知遇之隆既深且厚宜其所以報稱者必有驚世絕俗之言以震耀後人之耳目以欣動四方之傒望庶幾可以大慰其君之心及觀經傳伊尹之告其君者不過曰數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而已旁求俊彥

啟迪後人而已傅說之告其君者亦不過曰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而已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而已至于周公之事成王則尤切切于此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雖白屋之士罔不敬執贄還贄其來見者不知其幾也嗟夫當成湯之時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天下之士有如伊尹者乎無也當高宗之時築傅巖之野兆夢想之中天下之士有如傅說者乎無也當成王之時以聖人之才負叔父之親天下之士有如周公者乎無也以天下之士無可擬倫而三臣者輔相其君于一堂之上從容而自爲之固無甚難者而乃憂憂然若有所不暇敷求之旁招之致敬盡禮而來之惟恐一日失天下之士而傲然有所不滿于其心其故何也抑嘗思而得之蓋天下之才爲無窮而一人之身則有限天下之事變爲未可極而一人之智慮則或有所不及泰山高矣未嘗以纖埃之輕而不積也滄海深矣未嘗以涓流之微而不納也積纖埃乃所以見山之高納涓流乃所以見海之深此睿聖武公所以年幾九十猶求箴警于國人而戒其勿以我耄而見棄也嗚呼此亦三臣者之遺意歟恭惟閤下抱伊傅周公之道而一遇大聖人千百世

之下君臣之間其相知之深相遇之厚固無媿于古人而思所以報上之意者如彼三臣之用心向固嘗試行之矣而某尚竊有是言意者誠以聖天子虛己屈尊卑辭厚禮注待元老政欲聞興邦之言求共治之士今袞衣來歸朝夕納誨密贊元化興起治功天下之士第歌舞于春風和氣中而不自知其妙耳若某不自揣度而輒欲自居于哲人俊乂之後則無所逃罪惟鈞慈赦之

上將樞密書

竊以方今聖主當陽大儒秉樞小大之臣各脩乃職罔敢不敬邊陲無驚百姓乂寧人皆謂天下可以廓然無事而廟堂之上汲汲以籌度士夫之間切切以私議常若有大不足于心有非常之患切已者是何也豈非以金人雖和而未得其要領不保其往之故也閤下如以爲然僕請吐其說漢之匈奴不能當一郡而賈誼之說乃不見用唐之吐蕃未過西河而陸贄之計卒不能行國家失守外敵見侵三紀于茲山之東西河之南北悉陷于敵自古未有也方敵危疑之時可因其亂而急擊之不獨可以殲其衆雖乘勝席卷以空朔庭可也而我之諸將環視拱手莫之敢

先坐失機會使得全師以歸不亦甚可惜耶雖比來請盟詎得已哉蓋橫海之舟已燼沿淮之粟一空少壯斃于鋒鏑老弱疲于轉輸既不能得吾尺寸之土而坐失歲幣是以不得不和以息其凋瘵之民而利吾之有厚賂也然常卑辭以布誠厚禮以遣使庶幾伸好結之情而乃驕傲不肯少屈常欲執其予奪勝負之權使在彼而不在我者其意謂邀之而後固也兵法曰詞卑者進也詞強者退也法當然爾由是觀之敵之未必能大舉亦明矣雖然彼常請我終不敢與之抗又慮我有以窺其耗怯之狀故嘗弓勁馬肥

之時未免宣言于人且曰將出某師攻某所取某路圍某郡又或偏師遊兵徊徨四境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出吾儻無以應之則一二年必聚糧造舟剪棘除道多爲疑兵諸路俱動以示其威吾又無以應之則將一二年練兵秣馬大舉深入以求其所大欲然非今日之患亦當在數年之後也閣下帷幄大臣執本兵之柄以生死將士擒縱敵兵定社稷而致太平者固有藏用之妙非腐儒小生之敢容喙于其間然區區之忠竊有獻焉夫得民之心然後能合天之意知敵之情然後能制敵之命人皆謂天意之莫測敵情之難知此所以天以敵遺我而我無以制其命也我國家聖聖相繼二百有十年覃恩厚澤滲漉天下至於淪肌膚而浹骨髓黃童白叟咸知上意祇今中原之民孰有不懷來蘇之望者哉其戴仰仁祖聖宗之德寔未艾也推人心而天意從可知矣景德中北人內侵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往年正隆之禍又生于肘腋豈人力所能致耶今彼王始立北面者皆向日操戈犯上之人其心固不能以相安臣挾威以事其上而常有不忠不義之心君懷懼以疑其下而常求可去可誅之術君必不能假兵權于所疑而臣必

不能去兵權以自固植其黨蓄其謀不出數年必有非常之變潰裂四出彼自救之不贍矣暇擾鄰國哉此政國家有爲之時也顧吾所以待之之道何如耳抑嘗謂之閉門而禦盜不若固藩籬以杜其姦操箠而搏虎不若設陷穽以待其至兵法曰以逸待勞以靜制動此必勝之道也春夏之時敵方馴服邊烽未搖而朝廷之上遂以爲平治之時無事于兵漫制勝負于度外秋風漸勁彼卒然張聲示形以警邊鄙則羽檄交馳星夜不絕殆將空國而赴之矣儻使其大舉深入又將何以制其命耶今日上流之勢蜀爲最

重而又難守國家委得其人久其任而責其効彼且不敢睥睨自蜀而下荆襄兩淮皆形勢之地所以控扼其要害者而戍兵甚鮮任將不專勢權又皆在大江之南事有期會必待廟堂之命益兵增壘而後進豈不緩耶誠能擇良將二人重假之權多與之兵推轂而委之一置荆襄之間一處兩淮之上久其任而責以閫外之政如守蜀者方其無事也則不過令嚴守備謹宣撫勿急功利無開釁端而已迨夫敵人有用兵之意必先有無厭之求難從之請苟不能從善復張聲以警我則當休士卒偃旗鼓寂若不聞其聲

及示形以侵我則當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善後遣使者以責其敗盟之過使其一旦忿而出于實驅兵而來遠犯吾境彼勞我逸彼動我靜我直而彼曲破之易爾又何必紛紛藉藉日勤廟堂之憂而時動吾兵民也或者謂二將不足以專任則宜擇大臣知兵者使各鎮于會府而爲之節制然亦當久而不易斷不可秋遣而春棄任易而考除以自收無寧歲之患如欲賞勞遷功第增秩賜金時一寵之可也以此待敵敵技窮矣不煩數年彼釁一開向內禍必作我乃與弔伐之師電掃遊氛風清舊壤此萬全之道也將見復萬里之故疆指日可待恭惟閤下籌之已熟而料之已精固不待一介之言而愚意猶懼國家歲爲防秋之舉勞兵動衆使荆襄兩淮之民不安其居而天下亦易以詾詾爾是彼能以虛聲而爲我之實患也可不鑒哉某姓在屬籍以章句得出身方將驅馳州縣之間責之吏事顧兵事機會豈特朝廷不忍使之任是責蓋亦非所宜言者也孤忠拂膺不能結舌是用卿贊廟謨之萬一使他日恢復有期願閤下一錄其名字而已不敢踰望緊縣荒蕪祗益冒僭

上曾參政小簡

泛觀自古聖賢相逢必曰千載一遇君臣相遇必曰聚精會神大抵合上下而交泰會風雲于一堂夫豈偶然哉伏惟參政先生以名世之資應休期之運出遇明主入柄政機雍容廟堂鎮撫夷夏錢穀之間不至而國日以富俎豆之事嘗聞而兵日益強一元之氣既調萬物之宜自遂可謂千載一時之遇也又況元首明而股肱良聲氣和而天地應一猷爲而道無不合一語默而志無不同其心永肩其德咸有可謂精神之會聚也當千載一遇之時有聚精會神之契無前景鑠已兆于茲更乞上體天心益調鼎鉉以保

我宋無疆之休幸甚幸甚某夷攷漢唐中興之君一時輔弼之臣不爲少矣如宣帝之時則有丙魏之有聲如開元之治則有姚宋之皆賢求其有聲而皆賢德盛而業大所以振風聲而耀史册者了不可見不過魏相之嚴丙吉之寬宋璟之守文姚崇之應變而已是皆得其一偏未足謂之全美仰惟先生體皐蹈夔輔堯翼舜得寬猛相濟之道備體常盡變之神合四者而一之輔弼之功斯無餘藴矣况聖天子方虛左席以待全材佇觀中興超軼漢唐囘視四子何足道哉

上龔參政小簡

欽惟某官負非常之材遇不世之主雄謀碩畫坐以折衝公道正途執而不撓輔贊彌縫而藏諸用寅亮燮理而得其宜上追唐虞之稷契皐夔下視漢唐之丙魏姚宋誠以上方鋭志中興恢復舊物故天心克享賚良弼以佐明良會遇決非人力所能致者今也百揆時叙庶政惟和亟聞秉鴻鈞而調元化坐收太平之功顧不偉哉四海之望如此某敢鼓舞以代輿人之頌某一介下士才疎智寡雖欲奮身竭力以効尺寸之功名而命奇數偶不以罪去則以憂阻竊謂人之大義惟君與親未能致身復不盡養蓍嘗慕古人斷矛守家之義挂冠納履無義于世矣奈何貧困廹逐啼號滿前無以代耕適遇鉅賢碩德持政柄以佐聖明罔有一夫不得其所者于是忘其庸鄙之質踈遠之蹤仰首一呼其應如響又乃不抑之下僚而俾之剌郡不處之外服而置之畿甸不遲之遠次而俱之近闕不識何以得此于造化敢當摩頂放踵鏤骨刻肌以圖報稱庶不負于知遇如其感悰謝臆尙俟恭拜于堦下而陳之

序

送史吏部赴召序

天子渴太平當饋太息思得髦俊用敉寧王家一日詔下命江西轉運判官吏部史公乘軺來朝意者將寘諸左右以翊治功甚幸甚幸吾吏部雅賦中和妙斡圜機嘗來江右贊畫幕府流風于今藹然棠陰未徙入爲名郎道行乎朝廷言合乎上心歛散天下之賦變通無窮國用以足時輕用戎事抗論指大臣非才戰果不克忠嘉破沃印若卜灼天子曰都我其試哉乃眷舊遊賦甲天下雲屯戈旆支鼎待飽飛輓之任亶而不輕况夫官汙吏蠹俗薄民蠹實賴扶剔漸

摩之效公至未閱時汙者汰竊者革薄者厚齲者起廢興仆揚于二郡植屋三百間塢艮村數萬以奠一淨滑諭之利由是而永又稽吾民輸賦務曹敢陸沈者纖悉俱在護稽錢六十餘萬盡輸中都怡聲色省號令而人從事建奏最天子嘉乃積祇今趣召固宜鋒車既膏駟馬既調縉紳之士聞其至踊躍而喜耆童之氓惜其去甕呑而祭某江西之人也與氓甚稔乃謂之曰天子不以一方先天下公詎肯以天下忘爾一方也是行耶願毋使上氓以爲不然然敢敬告以別乾道二年四月日謹序

春遊序

乾道二年春王正月天意若曰前秋溺浙去夏焦江西稼夫告病今歲造業兆否甚將泰宜厚復于我氓以故膏雨連綿仲月不止犂滑耨易豐年已兆死皆良借春事投閒乘舟界澄穢走寶坊置中流烟雨四垂豫自西北來似欲阻我遊者乃與同志誓曰昔韓文公開衡嶽之雲誠徹神與吾儕儒文公若天當乞我半日晴使登臨一笑浩歌而歸然後落西成之晏也言已嫮日燦輝遂偕往還同志賦詩遂筆此言爲序

記

漳州張氏池記

長沙之東附山爲城因泉爲池茂林脩竹輕煙濃陰藏虧城隅芰花萍實清香潤氣疎密池面故郡人徒見其林泉之美而不知有城池之阻也有唐戴氏作室于東池柳子厚爲之記曰上林山麓距其涯抵島洲之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于是爲最或者曰此城是已爲戴氏迄于今歷數百年綿續湮淪欝爲民居埃氛塵翳人境俱廢我宋淳熙丁未有寓客曲陽張氏子一見而樂之出錢五十

萬盡得其敝屋故址于是毀拆平治芟薙翳滌蘿蔓山負古甓不增而高水浮新岸不濶而廣卻立環顧奇顯秀露發于天然雖子厚所云亦不足以盡其勝之彷彿端而植堂前軒後亭翼之東西仰高臨深屋不半楹而四時俱適落成置酒舉觴屬客曰爲此之意豈無說焉去塵市未一間而有幽棲之趣返吾廬才數步而無奔走之勞高軒四集彩纓曳裾釋鞅委羈一日之娛我則飭灑掃之奴騷人墨客批風嘲月逸飲狂歌漏盡未畢我則奉琳琅之筆益友寄興意款情親侯鯖齊釀迭爲賓主我則紓歌舞之茼君夫

戴氏之子〻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離世樂道我則莫敢與之俱客以爲然乎應齋趙子曰治亂殊時榮悴異致樂道者聖人之所與離世者君子之不由子其擇而處之張曰諾願書于屏以爲後記

應齋雜著卷三

應齋雜著卷四

宋　趙善括撰

疏

天申節功德疏

千齡啟運式符眞主之興萬國同心共效封人之祝爰臨令節祇款眞祠載揚玉笈之文仰企璇霄之鑒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功成不宰道妙難名垂精三紀之間冠德百王之上宜形善頌茂對問休伏願導考萬年本支百世貽孫謀于有永固皇祚于無窮與天爲徒超物之表巍巍蕩蕩邁堯帝之難名繼繼承承享周家之過歷

冬迎於郊式居就盈之月帝出乎震甫臨載夙之辰凡曰戴天敢忘祝聖爰儆清眞之館敬披琳蕖之文禱祈旣決于三旬滿散欣逢于令節再伸丹悃冀集鴻庥恭惟今上皇帝陛下上纂堯仁躬行舜孝無一物不得其所致萬邦惟正之供伏願業並山河壽同箕翼周家千七百國行歸輿地之圖天皇萬八千年請效封人之祝

會慶節啟建疏

應名世之五百年眷生睿主祝皇齡之千萬歲願效封人式紀開休仰憑大覺恭惟今上皇帝陛下親承慈訓允纘重明本一道以相傳奄百王而獨冠將臨令節特啟眞乘潔蒲塞之珍羞演金仙之秘旨伏願壽如箕翼德合乾坤共歸有道之長永嗣無疆之歷華夏蠻貊皆率俾同一視于堯天山川神祇莫不寧號三呼于漢嶽

祈雨雪疏

愆陽旣久訝逢雪之何遲有衆皆驚見同雲之誕布謹輸愚悃仰扣佛慈伏願灑一枝水而遍滿河沙剪六出花而開成瓊玖預卜豐穰之兆潛消疫癘之災

急舞回風應一陽之順序尺堆平地首三白以呈祥

祈雨雪疏

冬無愆陽偶罹亢旱佛有惠力普濟衆生比申悃愊之私嘗叩闍通之聽未蒙休應益究精誠輒脩供于精藍謹祈哀于覺蔭伏望發常圓滿願興大慈悲心施法雨以潤澤焦枯散天花而莊嚴世界琉璃殿內瀉洶湧之春濤楊柳枝頭集紛紜之瑞霰一同蒙惠三白呈祥

禮彌陀疏

恭惟淨土遠在西方釋迦過去而彌勒未來觀音在

左而勢至居右設九蓮之妙品以度衆生發十念之信心定登彼岸伏念某委形五濁結愛十纏身口意旣集于罪因上中下難逃于業對知佛慈之可賴生誓于皈依惟慧力之無違死必蒙解脫夢幻泡影識大歸空圓覺聲聞念生旣應今甫當二七皈禮一乘去十億萬之迷途徑生樂國面三十一之妙相速見導師

新建縣請光孝長老疏

臨濟十方坐斷總是道場徑山一句曾提都稱法嗣源流旣別眞僞奚分要知本分家風自有天然我子銓公和尚密傳心印明續惠燈不惟有振地耳根最好在撩又鼻孔無弦琴彈到妙處没縫塔直要立成旣專呵佛罵祖之威宜有說法爲人之意一轉語廓然微露二三大臣翕爾相知執拂豎拳已見立僧手段撞鐘擊鼓便呈出世風流政虛光孝叢林敬俟應緣缾錫一條拄杖挑取虎丘月來百尺竿頭吸盡西江水去

請慧日長老疏

說法爲人已會西來之意隨緣應物不妨東渡之游正福席之正虛徯眞風而再振眞州報恩堂頭禪師

道凝覺照性澈靈源踏禪關卽解安禪盡世法故能出世已見一拳發露豈惟百里聞風淮上五年化成佛國桑問三日恐墮泥城琴川雖號小邦慧日寔爲巨刹暫勞一葦來建叢林共祈飛錫之來端若慈航之濟下喬木入幽谷方爲道場架大壑養閒人佇觀法力

請西竺剖老疏

寶月不能長圓有盈有缺慈雲所以徧覆非去非來世無丈夫天人師誰識如來法眼藏東吳勝地佛意何私西竺上方宗風偶息剖公長老臨平首席靈照後身嗣妙喜拘折竹篦祖楊岐拔破栗棘便是天下奇男子更無人世老婆心只此當仁何勞選佛孰爲檀越緊宗子之維城敬請梵脩祝聖人之萬壽

贊

喜神贊

畫筆雖工人言未至妙物雖模初非口體子思正心顏淵克己言且不傳況玆繪事

自題像贊

是子趙子竦然其容非子趙子藹然其中俾之軒裳爲卿爲公放之漁樵爲叟爲童齊得失于險夷絕喜

怒于窮通不能尤陳仲子之操庶幾謂柳下惠之風

戊戌十月初四夜夢作彌勒贊

巨耐這箇彌勒要向此中作賊當初打草驚蛇而今緣牆穴壁手裏這條拄杖便與驀腦打脊幸然遇我慈悲且與一時放釋

跋

御筆跋

某年月日皇帝御筆賜臣某臣某等竊謂堯浸稽天湯焦烈石當是之時人無飢色下無怨咨者無它備焉考之典謨不過乎憂民深慮患遠備先具而已恭

惟陛下堯道日行湯聖日躋御天纘統垂二十年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草木茂騷騷然入于泰和之世矣適者諸郡雨暘或不時上貽聖憂宵旰焦勞發自宸衷蠲租稅惟日不足又乃親灑宸翰俾臣等戒諭民間廣布二麥可謂憂深慮遠備先事以爲具雖堯湯之心殆不過此顧臣等庸頑何足以裳之然職在撫摩敢不仰體德意遍曉民編有地必耕無田不治庶幾有以稱陛下惠愛元元之意王言大哉上當天心一臘三白已協嘉應兩岐之詠同穎之篇願纔此以爲獻謹拜手稽首刻于金石將使寰海之民知

聖帝明王之用心如此

跋昭陵諸朝相與袁中丞帖

汗青所載建儲之議始于先正司馬公倅青州之日今觀魏公帖乃知議出于袁公父子炳炳勳績垂亘千古宜我宋共享無疆之休十利三害惜乎未之見也

跋袁中丞與韓魏公唱酬芍藥詩

生予之先窮達相許以氣誼故無言不酬生予之時窮達相視以勢利故惟炎是趨予不知生予之後者風俗又將何如也噫

趙清獻帖跋

居今之世慕古之人要當得其用心如何爾噫古人不得而見之得見其筆語斯可矣由其手澤想其用心是亦今之古人也陶彭澤之詩發言古澹誦其言則知其忘機械脫風塵邈乎其遠矣顏魯公之書立法端莊觀其字則知其抱忠赤秉節義確乎其敬矣清獻趙公林泉遠致鶴琴邈樂不知軒冕之足貴故詩有淵明古淡之風霆裂霜清物心不知儀表之自正故筆有眞卿端莊之體合是二者萃于一帖正襟危坐伏而讀之儼如也超思遐想緬而慕之澹

如也況夫一時從遊之士更唱迭和目受心傳固可以類推焉都官張公其人也今耳孫家傳此帖三世不失觀其安時處順不以利勢汨其心見義思勇不以貴賤易其操豈非採此帖以得清獻與其祖考之用心耶敢憑卷末告于其後之人

陰德記跋

竊觀范文正公作燕山竇十郎陰德記首舉其遺金還主而已後乃有一格五冉桂之詩今數文陳公作乃祖戶曹陰德記獨稱其忘憾掩過而已後亦有子孫二十大夫之夢得金還主忘憾掩過皆細事也君子長者于其細事不敢忽況其大者乎由是推之一動一言始終其身無非盛德事矣天之報應豈苟然哉

題辛參政手澤

蘭穆舅父壯年抱恢復中原之志亦見于用得孫賦詩人徒知其善而不知其感也懼其老將至而功未成爾故曰子舍有孫添老大鄉關無路任漂浮觀者試味其句

翟侯行狀跋

伏讀少傅翟公行實觀其揮弓厲聲合冰頓解以陷

渡河之寇朝謁陵寢枯河忽湧以止三軍之渴觀王霸之於滹沱廣利之于大宛過之遠矣嗟乎忠孝之名立豈臣子之幸哉公之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載之汗青與古匹體至于誠心格物天地爲之變動則繇古迄今未之聞焉予故表而出之

墓誌

趙運幹墓誌銘

同姓兄可大以字行諱伯衡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曾大父世韶封康國公謚安惠夫人康氏大父令寶贈少師夫人張氏父子照故從義郎夫人武氏兄人物秀偉資性明敏刻意問學淹貫羣書紹興初戎馬甫定入豫章郡庠齋鹽勤苦以夜繼日文業大成屢冠多士繼中取應科調監婺州蘭溪稅退食之餘手不釋卷再中戊辰進士第易左從事郎爲紹興府察推倅贊郡政有疑必決領顯仁皇后攢事務百官整辦民不知擾賞循文林郎再入金陵幕值散騎侵軼淮甸留臺應辦錢粮四十餘萬無闕督府招致預議軍事敵師潛遁法當疇庸會罷府而止又爲婺州推官自負知兵度敵有可乘之機上書獻恢復計指柄用者不急事功梗計無顧忌謫宜春淳熙改元恩聽自

俛浮家泛宅遇山水佳處登臨竟日有客必飲每飲必醉醉後纚纚譚事務掀髯擊節慷慨自嘆俛閒則賦詩以自適未幾起爲平江軍節推秩滿奏祠復爲豫章幕官同正員刑清訟簡一郡倚賴慶典循儒林郎甫及瓜就除湖南計屬淳熙十五年春正月到官三月忽感隱疾招某而告之曰伯銜生平蘊抱萬未一試有憂國愛君之心而不得見于用有裕民强兵之術而不能行其志履忠信而獲罪竭材智而招謗擢髮中三科兩試宏詞卒老選抗豈非命耶以故不復問家事先妻吳氏客死未葬今婦吳氏弱孤師崇且不慧師松多病師隆四歲耳吳能爲長女適吳氏子遠不相及幼未及笄未能嫁此疾如不起生有養死有葬奈何某曰兄神凝氣正未必爾設有不諱敢不盡力四月立夏偵某以檄離南岳十有一日始還長沙接踵以病亟告及闞兄且舉首張頤似有所待僅發數語已而默然是夕卒享年六十有八計臺師閭閻之悲悼兄高風誼氣篤厚寮寀賜賻豐給充濟存歿適某當代因奉其柩以歸豫章告于連帥先售其僦居之舍繼給以孤遺之俸使存者安其生矣然後卜吉于灌城鄉東山之原將以是年十一月十五

日畢葬奉事仍以前夫人郭氏祔焉須城焉有翼狀其行甚備某謹摭其歲世爲銘以哀之曰軒軒野鶴矯矯淵松太剛則折多言數窮雖劉向之直諒何李廣之不封已矣乎才命難逢古今所同秘藏于斗牛之墟庶幾化延平之龍

黃公墓誌銘

既而黃公族望于豐城以才顯者魁天下以利達者甲鄉里惟贈通直郎諱墳者不緣科第不殖財貨名尊而家給子恍世令德孫肅守義種仁尤譽著鄉族曾孫公達明仲少年讀書落筆角立諸先生上先君才之歸以女弟朝廷恩厚同姓授子壻官明仲不說曰我家業儒尙異一第涯豈顧婦家名耶竟不就後兩失駿雛忽忽不樂寄詩酒爲跡以篇詠佐壺觴門無啼饑捉杯笑語器多自醉相羊林麓間岸巾跕屣志操直欲凌雲御風視人世爲勞也未幾沾疾臨終付家事了了乾道丁亥仲冬己丑卒享年三十有六二稚子曰壽孫德孫三女長未及嫁幼始孩二十有七日葬于酺塘之原乃銘之曰德爲祖神秀爲實踵芳緒無生榮無死懼遠超世故挹脩縉踞崇阜於乎黃氏子之墓

吳隱居夫人萬氏墓誌銘

夷考今昔為人婦者咸知愛己之親鮮有事人之親能極其愛情固然爾縱强能之卒容敬心悖始確終替能孝者鮮矣求其自少艾訖老死未嘗不父母其舅姑者又鮮焉南昌吳隱君之才之夫人萬氏少而賢為婦有孝聲一于翦製結縷性勤儉溫懿事隱君父母唯謹油然恭順若生已者舅喪哀甚奉侍太夫人行日增益著久又失所天秉操愈成雪霜在鬢雲來滿目曾無惰容雖老病常若新婦時省飽定寐心惕惕然惟日不足乾道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太夫人盡壽幾百思恒痛深食如待寢如失後八十日夫人亦終享年七十有八噫六十年躬婦道為婦之令德可謂劭矣子大任兩被辟擧不就孫琳珪璋璹琛璣岐凝善讀書孫女長歸宗室之英公鼎亞適羅炳一幼未嫁曾孫四人將又六十日啟隱居之室合其窆孤哀雷雪泣乘求銘余家與吳氏猶隣焉余宜為銘曰壽而考崇其孝儉而勤揚其芬猗嗟夫人匪躬匪親宜偕乎後人之身

祭文

祭涪州王守文

嗚呼天實難諶命固靡常天不必凶壽不必臧公之云亡六有可傷躬蘊威德厲若休光履仁蹈義胡不壽康涪剖羣符政譽昭彰憂國愛民胡不福祥于門方高雁序成行陰功陽報胡不熾昌祖宇之傍始植華堂一日未居而殯公喪委身異鄉萬里歸艎巫峽灩澦百態驚惶呱呱之幼睘睘之孀傳業起家日永月長莫詳至理擬問彼蒼有一於此恨已難量況茲六者公乃備嘗嗚呼哀哉某等從游里閭出入門牆寂然聲容痛矣肝腸一觴敘哀有淚如滂

祭漢陽趙守文

一江中分兩郡對峙民冠則同大小或異公臨西州政由簡易士仰清高民稱豈弟我來東壘適繼積敝百孔千瘡神疲力悴方資教言庶或有濟人傳公疾勿藥以冀言未迄辰遽以訃至嗚呼哀哉仙源同盟雁塔俱第江湖一麾又如魯衛永惟明德深念情契西鄉潸然痛不自制山雲凝愁江水流淚郡組有拘素幃莫詣遣奠一尊永訣千世

祭趙運幹文

嗚呼子兄宗室之英才高氣銳騰實蜚聲憂國如家愛君如親懷忠秉直上書漢廷歷詆宰相嘲哂公卿

慷慨論事叱咤譚兵遠恐誤國近惡欺君言如著龜物無遁形竟謫宜春久屈莫伸在漢之時有若賈生慟哭之書一鳴驚人長沙見疎弔湘問程豈室召還亦略施行堂堂我朝胡公邦衡下斥權相上逆龍鱗放之海隅與死爲隣一旦東歸亟登神明富貴壽考五福兼并哀哉我兄言有典刑事皆合符宜居寵榮僅爲計屬卒死遷坑無命奈何難以力爭人患才少姓系宗盟胸中盤屈磊落不平酬此一觴安于佳城

雜著

祈雨龍王文

農之播種耘植非水則不能施其力神所知也今三時在侯農事正亟而雨不降溝渠已涸浸灌已之民告勤而無補吏欲救而無術不禱于神則吏亦何所施其力耶雖侯受君爵命饗茲廟食當鑒誠懇陰賜其惠悠然而雲沛然而澤以除民之病以紓吏之責此亦侯之職也俾歲有成則闔境之民感侯之惠永永無斁矣

謝龍王文

民以病告吏以誠禱神以靈報此日下有相須之理幽顯有必通之道粵秋七月旱則苗槁民以病告於令令以誠禱于廟神意昭格響答殊效雖未有報神之功敢爲歌詩俾其歌而爲之導歌曰雷鼓兮轟轟舞雲巍兮掉霓旌電鏡兮業業耀珠宮兮翻貝闕緊日烏兮金紫鎖落河魚兮銀海湖南畝盈兮龜兆潤木田秀兮蝟毛奮禾黍兮芃芃時和兮歲豐昔侯來兮萬民徯今侯歸兮千里喜秀麓兮蒼巒方池兮罍壇簫鼓聲兮奠芳酒香火綿兮期永久聽吾民兮奏侯功錫鎮王兮崇帝封

告諸廟文

神受天之令吏受君之命神司萬姓之禍福吏主百

里之利病既並行而不悖宜有求而皆應神之至靈將以輔吏之政吏之始至敢不修神之敬

應齋雜著卷四

應齋雜著卷五

宋　趙善括　撰

五言古詩

和邦承所贈中隱古風

少年麋鹿姿待價非結綠東湖嗜紅芰西山茹黃獨
雖無負郭田僅有環堵屋稍知親簡編豈意分符竹
不爲梁甫吟徒歌采薇曲軒冕本無心泉石慕幽躅
疎才偶計偕微名玷宦牘擾客書掣肘蹈險車脫軸
爲米一折腰獻玉三刖足人情冰復炭世路岸爲谷
犇走三十年塵埃幾千斛歸訪舊園林要識眞面目

敝廬他人居故友半鬼錄誅茅傾客囊千日笑神速
堂成賓留醉夜闌更秉燭冬霜孤松秀春霖萬花霂
薰風自生涼秋雲不待簇魚鳥樂欣欣紫荆紛撇撇
曳杖時往還拊缶誰拘束敲門鬪剝啄開緘佩謙牧
初讀少陵詩再對淵明菊試聽句擲金坐想人如玉
搜腸嗣高吟深愧窘邊幅

和羅倅竹園唱和之什

平生抱迂疎舉世無兩個毎爲飢所驅奔走不可奈
嘗聞伯夷風袒爾立頑懦初試嚴邑宰再作侯藩佐
一麾來江湖不容暖席坐流行遇坎止留落寓江左

軻毀遭臧倉孔厄類陽貨從來宦情薄況已心力惰
二兒可應門肯堂復肯播東湖五畝宅喜賦歸來些
林亭足退覲竹齋宜醉臥自謂景物幽絕唱無人和
朅來憩水濱光滌靜無涴一見羅夫子道眼俱看破
始知蟻蠓飛未識天壤大萬竿旌旗林五車牛馬馱
羨君如籍咸媿我非白賀續貂慚斐然君恕無督過

清明後一日泛湖遊園聯句

清明過一日甲子喜新霽理櫂汎平湖（趙）吹風掃微
曀巧剪翠縠紋（郭）忽展畫屏勢千里入寸眸（吳）萬物
猶一贅寄傲天地濶（郭）放意江山麗指點村市井（張）

蕩漾漁家計小泊楊柳堤（趙）徐行蘭蕙砌滿月射堵
牆（何）乘風韡雲髻彩舟簫鼓喧（吳）花亭翠紅蔽石甃
漱寒玉（郭）竹風搖清籟鬧花如有言（張）閒草遠無際
梅豆點微酸（趙）櫻珠綴鮮脆行帶牽風長（何）鷗雪點
波細怪山疊青巒（吳）仙岩拱綠桂親友宴樽俎（郭）泉
石爽襟袂曲徑濃香浮（張）深院幽人憩日暖蜂蝶喧
（趙）沙軟鶯燕儷春秀猶未晚（何）懽遊端可繼歸舫泝
洄洑（吳）嘉園花林翳景勝詩愈豪（郭）酒闌情未替解
帆若別墅（張）尋芳適佳第畫樓月初掛（趙）朱欄春可
緊燒燭照紅桃（何）墮釵空綠髮笑歌猶有餘（吳）金貂

尚能貴醉墨寫敧斜錦囊收短製郭

和浙憲同請公遊梅園

梓里德星聚寶馬如雲屯揚鞭東城去趁此梅正繁林烟引輕素晻曖連遥村須臾日色高客情舒晏温露晞潤玉鑿雪聚融朝暾千林秀松竹萬點鋪蘭蓀開落春花早塵埃迷晝昏埋沒顏色好孤負眉宇軒疎對空自適何人共清尊諸公盡豪雋逸飲如鯨吞對花相慰藉悲懽俱勿論吹歔賴椽筆欲謝終忘言庭除大塊安人世甚蟻屯俯仰穹壤間樂少憂且繁何如置悲歡訪梅東城村華買負瑰奇即之和氣温

峭寒著春衣輕烟翳晨暾簪花憐華髮席地依香蓀誰許媄東風留香坐曉昏窗塢橫清溪我欲創幽軒所願花長開日日同一尊靜對影亦好清味蔬可吞此心無厭時何物堪比論哦詩愧續貂勿以人廢言

七言古詩

和伍解元喜祈雨有感

凝龍偃蹇玩歲月深居白雲抱幽石有時江海肆貪殘坐視天焦地皮坼分疆守職各有方止沸豈可揚其湯日暘而暘雨而雨何待醉酒焚爐香不謂設心有城府必須精禱方降雨刑鵞割牲厭口腹緇衣黄

冠誦章句上天有意生斯人假爾羣祀江之滸弄權推怨咨所施帝怒啐跡猶微塵吁嗟癡龍今已矣異日憂深目前喜勿將風雨希民求歲歲豐穰盡天賜我家亦有二頃田膏澤霈然長有年神心儻不悖天意與民共賦噫嘻篇

過金陵有感和韻

五馬渡江思典午祖龍漫鑿秦淮浦未登三代盛明時曾見六朝文物祇中興事業由憂勤風流千載還芬薰謝安王導亦可罪至今遂使南北分

紀遊

幾重濃雲潑黑墨數點疎雨飛的皪桃花李花紅更白不覺東風掃蹤跡深山綠暗新樹密懸崖倒掛春空碧泉聲瀉出萬霹靂長虹飛過三百尺蹇驢倒騎回語客目端春事俱可識茅舍敲門傾琥珀古寺擊鼓非玉食我今已飽天工力風吹浮雲露白日崎嶇不復厭登陟高處更窮低處逼下瞰羣峰五頂石回首一笑天地窄興來策杖遶山側竇深崖遠不可測相思澗邊酌寒漪一抹暝烟壯山色尋眞不見空回憶使我傷今復傷昔道人山房逼幽歷醉裏疑從仙貉諸鈞天廣樂夢中得更聞騰空好消息

樂塘鋪和周師禹韻

遲日醉花春影長村醪引入無何鄉碧林啼鳥驚夢斷行客紅塵吹去忙憂心悄悄誰知道且是不關春事了雨暘今歲定豐年慇懃更問農家老

奉和莊冠之長蘆間韻

征帆乘去方旁午獨我扁舟維荻浦疎林隱約響鐘魚一葦可航參佛祖西風留客意殊勤永日閒消二炷薰詰朝霜輕風力軟千里翠縠并刀分

追和外舅郭倅定香院題詩

我家冰清酒星魄倏忽筆下輕雷風萬里去家烟瘴裏一行作吏簿書中高才不許在廊廟仙跡且復歸瀛蓬聲容杳杳水天濶月斷波底斜陽紅

和張尉食字韻

玉杯春酌金盤食曾憶留香同醉色歸來信宿未能忘欲洗羈懷亂愁織青山相對雲歸堂一觴聊爾非瑣瑣羨君佳篇效伯夏要知使我搜枯腸

謝葛守詩軸

君不見靈椿一枝傳義方佽儀接武躋金堂又不見老泉獨步爲文主軾轍聯芳入瓊府始知盛德天所親子門榮戟高拂雲又知碩才世所貴鯉庭詩禮超

凡羣司成蘊蓄何如厚萬頃淵源海波秀劉郎少俊首辱知揚善推賢宜有後司成問學何如深六經表裏金玉音生民拘攣了無取雄文傑句由諸心廬陵昔歲曾分教甲子一周夢驚覺賢郎賜得銅虎符今日重遊想前蹤黌堂咳唾遺明珠琬琰刊成惠陋儒請爲野史進青瑣要繼皇朝賓與蘇

送外舅杜侍御使陝西

建隆以來論人物得士與古相低昂六才歷數仁祖世後生鬼瑣無復望老成寂寞典型在杜公玉立映班行少時學問賢聖說松柏歲寒觀老節得官烏府不須臾正色空聞動帷闥鑠金眾口未必然天與石城慰蕭屑王師頃覆山西酋朝廷却懷西顧憂涼州斥鈒何足恃岐隴須公勤傳郵平生經國有雅意乘流得坎惟所値作官施設要近民金馬嚴徐尋兒戲詔書寬大人樂生吏民安業政令行金城那可無粟守堯舜與民寧並耕茶鹽資國何必古俗儒徇名不知務精神折衝在木彊要以雍容待倉遽知無不爲公自期豈弟君子神所私泰山渭水照車馬還城到縣觀威儀此行屬任良不惡金魚新佩明光墀誰言直諫居朝少淮南盜鑄煩撫殺時平王度式金玉歲

晩汲公還見思

眞妃祠

碧潭無底潛蛟龍神居下宅琉璃宮一水鏡剪揭不濁兩山角觝常爭雄鴉啼古廟樹黑色魚躍急湍波影紅鬟霧鬢烟森拱竦棟雲簾雨飛冥濛蕙肴時展朝暮奠蒲席快分南北風假威老巫腹恣飽乞靈行客心潛通無求小舸疾飛鳥不悵孤踪成斷蓬去秋湖右盡淹没今夏江西尤蘊隆尾銜萬斛去不返蘇次千倉皆屢空農眥赤裂魚釜渴田毛焦枯竈光同炎官張皇掉旗旆海若羞避藏冲融一方雖藉訶護

力四海正思霖雨功片帆短櫂利極細釃酒割牲醻易剪好乘雲車命箕伯去擊雷鼓驅豐隆晶熒燭物翚長電劃勒掃空消霽虹不須犀角照百怪何待牛蹄翻巨洪挽起天河盡傾瀉坐令人物還熙豐笑訢可活萬人命頃刻已回元氣工上帝報功賜褒勅眞妃錫號榮淸躬元圭華衮依約裏介族水類驅馳中山高水深千萬祀南面血食無時終

五言排律

上王右司三七韻

丱角從親後摳衣拱座隅辭章窺雅制翰墨景良模零露哀先德青雲激壯圖暌違十五載流落二三孤墍溯憑鄉薦崎嶇達上都芝眉重晤對桂籍偶叨踰勢苦温言重開明部牲迂一麾初綰綬千里遠分符琴浦催科拙滄江德政殊美瓜滋灌水冥醞寄兵廚社燕驚非楚邊鴻不到吳色辭思益遠憂患痛多虞風樹親難待林泉誓與俱啼號眞有累羈鎖復相拘推節來臨鎮荒城獲走趨二天蒙庇覆半載幸馳驅郡政熙稿盎民歌愧袴襦深期吳四謗寧復顧微軀厚意平生在高風振古無規依方款密叙散忽須臾鷁首浮仙路烏臺接禁塗若溪雖近何宜室賴嘉謨

德盛應難外民思覬少蘇甘泉齊法從宥澤下寰區自歎如巢幕入憐類守株寸心隨履舄雙影在江湖鳥倦一枝穩龍須大手舒閑情驗蕉鹿浩思憶蓴鱸已困三眠繭還窮五技鼯楓宸清問處回首念疎愚

五言律詩

題古圳舖

去郭十五里依山三兩家剪茅成棟宇沽酒是生涯雨過鳩休婦日斜蜂趁衙鄉關今咫尺作夢看燈花

結茅守家偶攜子弟散策來此有感借用壁間韻

天地一蟻磨人生何日閒此身眞土木到處即溪山
血點居苦淚衣餘戲綵斑春遊板輿在無復奉慈顏

再用前韻

螘居地杳壯烏還天宇閒漁樵若水市薇蕨首陽山
貧下金貂友林中玉笋班誰能齊萬物爲我辨彭顏

題定光壁

蘐雨雲初斷登山眼更明楓彤丹舞葉松古綠摇聲
蹬宿雲窮老禪歸有底清小春天不冷歸路尚餘情

和龔同叔春日即事

苦雨不肯霽花愁都落紅老農欣歲兆游子恨途窮

寒尚衣難褪春侵酒易中城頭喧角弄輕度一簾風
柳綿飛撲撲荷葉散田田物幻無窮意春歸何處天
事隨鸞鏡改人逐燕巢遷一笑千金價吾羞魯仲連
鶯簧方報曉鴒喚未容晴新漲長還減凝雲暗復明
我生隨分樂春事有餘情鬬道東湖好相邀散策行
春已堂堂去那聞杜宇啼江山驚異土桃李謾成蹊
我自無心了誰能與物齊功名儻相貸深巷碧雲溪
邂逅相逢日初心各壯圖金陵期豕好銀艾願同紆
恨逐芳樽遣情煩綵筆鋪風雲偶然會携手上天衢

世事

世事今如此惟堪一笑譁空持衝斗劍安得上天槎
遠信憑飛翼流年付落花平戎須大度何必顧纖瑕
我貧非道病生計愁然疎數畝田常旱一溪雲有餘
幸無貧外樂贏得靜中虛已斷聲華念臨淵肯羨魚

再用前韻

枕席方相好兒童且勿譁窗蕉鸞曳尾簷樹鵲鳴槎
有客談飛屑無才筆吐花倦餘題短句誰爲指瑜瑕
我是忘機士初非學二疏貧臨常得醉頹菜任無餘
天下衆生病山中四壁虛昔年忽參口今日伴鐘魚

遊香社寺

山水與方逸壁挨縛甕貧萊腸甘入素酒賴助微丹
江濶煙光薄霜滋葉暈殘不妨走山寺或可叩禪端

清明偶題

曲沼一泓碧亂花雙徑紅欹梅驚北舍舞柳認東風
欲買春無價常令酒不空我生隨分樂初不問窮通

同王秘校和同年邱使君韻餞送嚴文守江陰

江左詞章伯朝端後偉人燕君文會友得志澤加民
自是無心鏡俱傳有脚春成風運斤斧何處不參神
欲說澄江好丹青百雉樓山明新雨澤潮漲亂雲流
賢守聲先至瘝民疾已瘳中興待眞佐千里爲分憂

題儀眞天寍寺

短棹客千里炷香入小留禪房深寂寂世事易悠悠去此兩槐夏驚予雙鬢秋鏡魚發斯響作意爲重遊

挽王漕稚川

桑荷餘愛在皂蓋鎮名城膏澤流千里嘉謀肅五兵林泉多雅趣桑梓有深情道大雖難用詳觀月旦評昆玉皆龍鳳唯公最白眉鄉邦好人物翰墨妙詞詩南浦言猶在西川夢可疑我歸公已逝霰淚不勝悲

挽朱倅周卿

臧碗芝蘭秀儒宗金玉相解牛無肯綮馳驥阻康莊

政術今猶誦家風久益彰蘊藏初未試盛德付諸郎自哂膏粱習人推道義尊蟾宮看桂子鳳穴見蘭孫遺戒垂家法新詩斷客魂從今渭陽念極目灌城村

挽陳提舉

藺璧必期復蘇書竟不還慶餘鍾令緒才大壓塵寰勁正三朝老從容半世間會心眞自遠一笑別人間志學媿餘謝傳家蔚有聲小官能抗疏文吏乃知兵守法摧強禦輸忠沃聖明平生無所負讒口任蠅營持斧威全振分符盜易戢直祠方賜逸榮養遂難淹許國心如在繩家法正嚴莫悲才不盡祥覽卧寒苔

王提舉閤政錢夫人挽詩

閥閱由忠孝閨門例靜專儉勤天所賦容德古難全雲誥疏華國霓旌返洞天風霜孤鶴恨銜羽咽寒烟山做神仙府人辭富貴家靚容深莫識清節瑩無瑕蚌脫珠方燦椿靈桂始華他年咨萬馬今日送千車

七言律詩

中秋下澣次計幕諸公佳什之韻

騎隙匆匆不暫留誰能宴坐學裴休君携嘉客江亭醉我泛扁舟楚澤秋水浸斜陽紅影濕烟橫疊巘翠光浮何時再卜秋期約共踏西風爛漫遊

短櫂爽籍任去留塵勞今日暫休休飛觴莫問重城晚攬鏡須驚兩鬢秋千里歸艎何日到一川晴綠與雲浮般勤更問黃花信準擬重陽一再遊

次龔丈同叔高韻

備嘗險阻與艱難久別松楸水一灣孤憤未申忠北闕雙眉初展見西山化工已定休言命巧匠于今亦汗顏它日中興籌廟略爲君一露管中斑

再用同叔韻

風定行舟力不難一鈎新月照溪灣斷烟橫抹岸頭樹落日斜敧江上山魚鳥久知親舊侶桑榆歸去亦

憨頑兒童見我應相怪兩鬢如何雪樣斑

題馬氏避暑宮開福寺蓮湖

金仙樓觀欝嵯峩昔日曾聞盛綺羅不見園林裳錦繡空教鐘鼓換笙歌印花寶甃封苔蘚倚檻晴山擁翠螺涼夜尙疑旌蓋在三千宮女襪淩波

和莫謙父韻

扁舟昨夜過黃州準擬籃輿作勝遊卷地颷風回岸脚拍天驚浪打船頭一尊欲訪東坡隱兩鬢難禁宋玉秋江上亂山雲色重却疑眉黛鎖閑愁

和葉參

暫時行李已披裘況是經年成漫遊二月曉風紅掃地一犂春雨綠盈疇從教征軸塵埃滿賴有新詩篋笥收桃李主人能好事未歸誰復歎淹留

過清江懷莫謙父

春來乘興泛孤篷擢影頻移鑑影中昨夜忽添三寸雨今朝尤喜一帆風桃紅李白年年好水綠山青處處同屈指歸時花未老一樽携手過湖東

過前岡見毀松有感

夾道松陰若剪齊前人種得幾多時曾經行客頻相戀試問鄉翁總不知暗引風聲號綠野密留雲影掛

蒼枝令人惠物能如否祗有摧殘樵牧兒

當年種植到于今用力雖勞用意深巨幹已容車馬過盤根寧畏雪霜侵兩行冠劍大夫職十萬旌旗勇士林烈日流金路無盡此時方識古人心

送運幹陳聖嘉解組還朝

月明千里正嬋娟且莫匆匆便放船三載泛蓮依綠水一朝爲霧上青天西樓未作經筒夢（大經詩詞貯樓上）北闕光分御鼎烟且向蓬山讎校了却持荷橐從甘泉

登梅仙壇觀中作

梅尉棲眞昔已仙祇餘岩谷正巍然老松作勢龍千

尺怪石拏空虎一拳樓與雲齊曾觀日壇因斗建欲捫天如今勝景能長在塵世應無海變田

醮成作

心格崇霄禁路通纖埃收盡見天容三千絳闕雲開鎖十萬霓旌月印蹤香裊欝葱翔鼎鳳松摇寥廓壯雲龍虛皇夜宴長生殿九奏璚璈動曉鐘

醮畢作

醮闌星斗挂脩甍綵筆丹輿上玉清百尺壇空雲弄影一鈎簾捲月輸明靈香匝地寒無力寶奏鈞天靜有聲萬里好風吹日斷松篁猶學珮環鳴

登壇作

一壇橫壓紺天低好向雲端覲紫微林鶴慣聞金磬舞烟鸞疑認玉臺飛步虛聲徹空猶響寶篆香銷露未晞星斗繡天長不夜疑乘風馭叩瑶扉

登裴公亭借用杜牧之登齊山詩韻

春晚風花片片飛登臨共惜景熹微人生待足誰如意宦況苦無胡不歸且向園林窮勝事更憑山水發清暉酒酣起舞君休笑直欲淋漓身上衣

風簾斜捲燕子飛天氣清和酒力微極目烟波無盡藏問心春夢有時歸香飄十里喧朝市翠積千山動

晚暉杖屨不妨頻一到塵埃那解點征衣

同葉宰餞春淨眾寺

千尺飛虹跨碧溪綠陰沈水暗連堤馬蹄一踏沙頭滑雲脚半垂山頂齊招隱疎鐘曾破夢洗春微雨不成泥晚來放目郊園外萬點翻鴉散麥畦

游梅仙壇口占

籃輿破曉雨初收天氣清和麥正秋四合平林空翠滴一川芳草亂青浮梅仙道館松全古馬祖禪關山更幽擾擾紅塵竟何事此身宜老白雲秋

挽趙龍圖大卿

膠庠昔日共薺鹽窮達分攜四十年南北阮門殊少長東西施子異媸妍判花雋附躋三品司祿名卿正九遷世事只須府復爾秋堂明月豈長圓

臨江玉虛觀看牡丹思後圃亦正開恨不與集

絳萼翠幄壓朱欄秀色生香觀裏看小圃想須春爛漫大家應是醉闌珊樂名韁久縱心無累利徑雖馳與易闌但願對花常酩酊莫思身外有悲懽

贈趙舍人

季父英名上玉津瞿曇抱送石麒麟龍文寶冊傳青瑣鳳閣鑾坡近紫宸親老侍行知有子才高見忌豈

無人洪崖百仞泉飛玉一洗人間萬斛塵

挽韓漕直閣

忠憲勳名起本朝傳芳五葉盡金貂芝蘭生子競秀發松柏如公合後凋淮縣劇繁迎刃解蜀邊姦慝望風銷才高見忌何須病公道于今久寂寥

孝友善政被民編謇謇嘉謨黼扆前萬卷詩書門戶壯一生功業子孫賢夢回芳圃猶樽俎淚落虛堂絕管絃我方卜鄰君已逝茂林脩竹亦淒然

平山堂

平山堂對妙高峯極目郊原萬里同杳靄四垂天不

盡縈紆一帶水無窮城烟遥隔芙蓉浦欄檻幾經楊柳風想見風流賢太守一尊時復醉歐翁

西湖

曉來何事到湖西風急飛紅飄馬蹄望信只愁秋雁斷受春還恨早鶯啼山連樓閣雲容重水浸欄干月影低歸棹採菱重惜晚一聲歌過綠楊隄

過清渚

横岡柳北路縈環茅店無人晝亦關桑圃稍估乾葉舞麥畦雨潤翠苗斑山風力壯嘯空谷溪水流清露瘦灘斜曉乍明天地濶只疑身在碧壺間

清明日醉普光閣上

東郊綠暗已紅稀指華除釀待我歸細葉急隨流水去片心常望白雲飛半規殘日穿林薄一帶遥山抹黛微起舞高歌共春酌凭欄無語欲忘機

發舟至至德覯

風細檣高去路遲曉烟秋色正霏微縈環沙嘴村市并突兀江心古釣磯湧月小軒無盡藏參天老檜不勝圍山川好處多蹰與不是緇袍即羽衣

題本覺寺

春禽鳴徵更含宫喚我精藍路易窮雨若不垂成暮

靄花開多盡怨東風一川芳草低隨水滿眼青山半插空躍馬歸來尤感歎此懷欲與故人同

題長沙倅廳碧沼

嘉名雅合泗濱浮玉振金聲第一流曲尺映橋横綠帶瀠環沈月並瑤鈎清如有韻應儀鳳擊若無心可狎鷗新向新亭接宫徵凌波聲動一簾秋

用子存賀寄乃兄雪香

要識居塵不染塵小窗容膝近東隣香梢不老偏宜曉瘦節寧寒别是春竹坐圖書情頗厚對床風雨夢還新擬將梅竹方兄弟若說清高更逼眞

七言絕句

和帥座勸農

光風駘蕩滿春亭嶽麓雲開九叠屏珍重元戎奉明詔一犁膏雨燒痕青

指日追鋒數驛亭論思便合對丹屏行看功業掀天地陳跡俱看入汗青

投老歸歟一草亭華門蕙帳對蘭屏何從濫吹紅蓮幕孤負東風柳眼青

隔凡石

見說仙凡事不同道旁先問白屏風十洲三島不須

去絳闕瑤臺在此中

和楊運幹見招集句

漠漠窮陰斷送秋（簡齋）杖藜徐步向芳洲（杜子美）但將酩酊酬佳節（杜牧之）一笑相從萬事休（簡齋）

題壁

平蕪行盡又青山水繞寒堤綠一灣征客紅塵自來去碧林鳴鳥獨幽閒

應齋雜著卷五

應齋雜著卷六

宋　趙善括撰

詞

菩薩蠻（西亭）

烟波江上西亭小曉來雨過驚秋早飛棟倚晴空凉生面面風　癡兒管事了獨自憑欄笑何處有塵埃扁舟歸去來

柳梢青（用萬元亨送冠之韻）

愁別欣逢人間離合自古難同寫就茶經注成花譜何事西東　一樽良夜匆匆怎忍見輕帆短篷漢水無情楚雲有意目斷飛鴻

鷓鴣天（和冠之韻）

憶昔南樓舊使君與君携手躡浮雲如今更到經行處妙墨新詩得屢聞　淮南路楚江分離樽相屬且論文明朝一棹人千里多少紅愁與翠顰

我是行人更送行酒灩風雨倍傷情征航西去何須急飛詔東來分外榮　紅袖濕玉樽傾不堪回首暮雲平小舟準擬隨君去要聽霜天曉角聲

雨沐芙蓉秋意清可人風月滿江城憐風愛月方留戀對月臨風又送行　人漸遠酒須傾只憑一醉遣多情重來休厭劉郎老明月清風有素盟

沁園春（和辛帥）

虎嘯風生龍躍雲飛時不再來試憑高望遠長淮清淺傷今懷古故國氛埃壯志未滅早以家爲何謂哉多應是待著鞭事了稅駕方回　稼軒聊爾名齋笑學請樊遲心未開似南陽高卧莘郊自樂磻溪韜略傅野鹽梅植杖亭前集山樓下五桂三槐次第栽功名遂向急流勇退肯恁徘徊

問舍東湖招隱西山惠然肯來有闔香蘭桂無窮幽趣隔溪車馬何處輕埃微利虛名朝榮暮辱笑爾焉能浼我哉閒欹枕被幽禽喚覺午夢驚回　無言獨坐南齋好喚取芳樽相對開待醒時重醉疎簾透月醉時還醒畫角吹梅無用千金休懸六印荊棘誰能滿地栽人間世任遊鷗獨運斥鷃低徊

千里風濤萬疊雲峯自相送迎數扁舟如葉漂流如梗片帆如箭聚散如萍家在東湖身來西浙非爲區區利與名堪憐處爲雞饞犢慕狗苟蠅營　平生何辱何榮且一任三才和五行有鶚飛鵬奮鶴長鳧短朱顏富貴白髮公卿印漫纍纍綬何若若休羨行歌朱買臣歸來好向嚴瀨垂釣谷口躬耕

滿江紅（和坡公韻）

一雨連春東湖漲蒲萄新綠湖上路柳濃花豔綠圍紅簇塵世難逢開口笑人生待足何時足況南州高士是西鄰人如玉　行路唱誰家曲愁易感歡難續問軒裳於我有何榮辱衆醉豈容君獨醒出林休恨風摧木欸驚弦飛鳥尚知還安巢宿

前調（蟻舟南臯作）

三十年前曾向此舞風歌月今依舊江山如畫鬢鬚如雪故友寘鴻隨淨社舊時秋蚓橫塵壁賴廬峰對我眼偏青曾相識　開幽悰攜山屐泉瀉布星飛石

為收帆艤棹小留終日休問重湖吹碧浪且同五老浮瓊液待明朝鵲首向東飛清風力

前調（壁間用韻贈朱守）

贍茂叢英分憂願自然風力千里靜江山改觀羽旄得色林下風清公事少筆端雷動姦豪息聽寬香深處笑聲長文章客　丹詔自天邊得宣室對君心憶趁良辰高會履珠簪碧和氣回春歡醞釀政聲報最催清白看揮毫萬字掃雲烟叟殘濕

鷓鴣天（和朱伯陽）

畫鷁翩翩去似飛季鷹何事忽歸思風漪自送征帆穩雲嶂須將彩筆揮　江作酒海為卮為君滿酌不須辭酒酣渴思回春夢自笑何時是足時

念奴嬌（重陽前二日風雨中攜兒曹訪菊賦醉江月後再攜妻子待月于嵐光亭思恭蔣文龍和寄示醉中操筆對月再用前韻）

揚輝璧月照層臺縹緲蓬萊雲氣玉宇清明仙語近多少怨紅愁翠問我殷勤幾年塵土依舊高標致廣寒別後與誰曾共幽會　一日失腳人間十常八九底事如人意猶苟蠅營真可笑何乃比余于是風月佳時江山好處無復懷愁悴倚欄舒嘯六經時自心醉

醉落魄（趙監惠酒五斗以應重九之節至晚小飲賦之）

重陽時節可憐又是天涯客扁舟小泊花溪側細雨斜風不見秦樓月白　悵望鄉無消息舉觴一笑真難得歸兮學取陶彭澤採菊東籬悠然見山色

摸魚兒（和辛幼安韻）

喜連宵四郊春雨紛紛一陣紅去東君不愛閒桃李春色尚餘分數雲影住任梅勒香輸且阻尋芳路農家相語漸南畝浮青西江漲綠芳沼點萍絮　西成事端的今年不誤從他蝶恨蜂妒鶯啼也怨春多雨不解與春分訴新燕舞猶記得雕梁舊日空巢土天

涯勞苦望故國江山東風吹淚渺渺在何處
被楊花帶將春去飄揚一路無定滿庭綠蔭絲千尺
枝上舊香吹盡　幽夢醒對晚色歎鞦韆院落人初靜柔
條弄影奈剪剪輕風冥冥細雨惹起萬千恨　雲山
路休躡高樓獨凭楚天一抹烟暝嬌鶯百囀飛鴂去
何處可尋芳信心自省念咫尺青樓應怪人薄倖歸
期將近料喜鵲先知飛來報了日日倚門等

虞美人（無題）

長空一夜霜風吼寒色消殘酒問伊今夜在誰行遺
恨落花流水誤劉郎　尤雲殢雨多情話分付阿誰

也儂家有分受悽惶只怕嬌癡不睡也思量

好事近（懷歸）

月色透窗寒一夜素衾霜濕無寐起來搔首正參橫
人寂　此心重省已回腸何況是行役欲棄利名歸
去奈楚天雲隔

鷓鴣天（翁廣文席上）

枉道黌堂是冷官深深青瑣鎖青鸞新詩自得清歌
舉和氣都消永夜寒　花態淨酒杯寬燕嬌鶯巧有
餘懽不因客裏東陽瘦好把西江一吸乾

滿江紅（和李穎上）

傳語風光須少駐共君流轉誰忍見綠肥紅瘦解歡
多感澤國千絲烟雨暗江城一帶雲山遠看新荷泛
水學人愁心常捲　羞鬢雪憑花染拚酒陣嫌盃淺
嘆人生豈爲青衫槐板記舞可憐宮柳細寫情但覺
香牋短上層樓獨倚有誰知闌杆暖

水調歌頭（渡江）

山險號北固景勝冠南州洪濤江上亂雲山裏簇紅
樓堪笑萍蹤無定擬泊葉舟何許無計可依劉金闕
自帷幄玉壘老貔貅　問興亡成底事幾春秋六朝
人物五湖妖霧不勝愁休學楚囚垂淚須把祖鞭先

著一鼓版圖收唯有金焦石不逐水漂流

好事近（春暮）

風雨做春愁桃杏一時零落是處綠肥紅瘦怨東君
情薄　行藏獨倚望江樓雙燕度簾幕回首故園應
在誤歸期人約

鷓鴣天（慶俞判王狀元）

玉殿分榮兩桂華靈根移植任長沙風姨先綻紅雙
蘂月姊重開第一花　金榜燭玉音加從今穩步上
天霞休誇水擊三千里且聽絃歌十萬家

醉落魄（江閣）

梯橫畫閣碧闌干外江風惡笑聲催意浮杯酌秋水春山相對稱行樂　誰家青鳥穿簾幙暗傳空有陽臺約天公著意秤停著寒色人情都凭兩情薄

橫梯畫閣月明江淨烟光薄碧山回繞闌干角一縷行雲忽向盃中落　櫻歌柳舞俱柔弱羅衣不奈江風惡凭誰喚取雙黃鶴騎上瑶臺同赴金桃約

朝中措（惜春）

東君著意在枝頭紅紫自風流貪引遊蜂舞蝶幾多春事都休　三分好處不隨流水即是閑愁唯我惜花心在更看紅葉沈浮

菩薩蠻（上嗣王生日）

鵲橋巧霧隨風遠蟾宫皓影凝空滿一點壽星明祥光徹太清　周公天子傳禮樂新封魯功業煥旗常鈞天待玉皇

水調歌頭（趙帥生日）

形勝視京兆營蹕駐錢唐光前詔後彈壓諸數漢張王幾百萬家和氣五十餘年創見天下一循良有山皆歌頌無地不耕桑　春過半花錦爛柳絲長潭潭門衛森戟宴寢正凝香笑攬湖山佳色醉挹西湖晴灩童艾祝遐鶴四海瞻華袞千載待吾皇

滿江紅（辛帥生日二首）

海嶽儲祥符昌運挺生賢哲天賦與飄然才氣凜然忠節穎脫難藏衝斗劍誓清行擊中流楫二十年塵節遍江湖恩威浹　香燧直雲峯列鵷羽急鯨川竭共介公眉壽贊公賢業出處已能齊二老功名豈止超三傑待吾皇千載帶金垂頭方黑

醉蓬萊（前題）

正綵鈴壁蓋玉燕投懷夢符佳月五百年間誕中興人傑杖策歸來入關徒步萬里朝金闕貫日精忠浚雲壯氣妙齡英發　名鎮重湖屢憑熊軾恩滿西江

載分龍節有志澄清誓擊中流楫談笑封侯雍容謀國看撥天功業待與齊民慶公華袞祝公黃髮

前調（壽司馬太監生日）

正百花堂下山雨樓前粲然梅柳和氣回春豔一尊芳酒桂子蘭孫鳳歌鸞舞介我公眉壽天上遐齡人間獨樂古來稀有　壯日題橋兒時擊貪名遂功成自然長久琳館偷閒約赤城爲友紫詔重頒黃扉穩步好試調羹手九世鷄窠千秋麟閣玉顏依舊

前調（魏祖國生日）

正槐堂日永梅雨消塵麥風搖翠天賦良辰誕中興

嘉瑞秀偉標姿從容謀斷笑吐平戎計漢節歸來邊塵掃淨鼎司榮貴　問世良臣威嚴輔政嫵媚承君眷禁沖粹玉券金丹稱功名成遂茂苑烟霞太湖風月聊伴凝香醉補袞工夫調羹手段如今重試

瑞鶴仙（母氏生朝二首）

月華凝露掌正極日鸞霄望風鯨壤深宮注遐想聽點點花漏盈盈仙仗笙簫迎響降環輪元雲步障洞府笑別蓬瀛下應太平無象　俱仰姆儀春煦婦節冰清道風夷曠三遷教養金閨裏玉音賞況傳家清白滿堂朱紫相對蘭蓀競長待齊奏湯沐疏賜靈壽

杖

鵲橋仙（題前）

星橋未就月鉤初掛翠葉暗驚秋早藥珠宮裏厭清閒試回首塵寰一望　仙風道骨姆儀家範須信人間最少一枝丹桂四蘭蓀況千歲靈椿未老

賀新郎（瑞香）

絳雪庭雲綠倚朱欄鸞飛鳳舞亂紅如簇宮錦海沈肌理秀極目明霞孤鶩對翠袖天寒倚竹輕露有情添淚痕繫倚神嬌醉蘂華屋燃寶篆散清馥　江南到處多蘭蕙逞海棠貪睡未醒漫山麄俗欲品此花爲第一眞色生春俱足又只怕驚人凡目把酒對花頻管領怕狂風驟雨難拘束拾碎玉泛醽醁

霜天曉角（送林輿國之任）

楚天風色一夜波翻雪蟻岸錦帆不度天有意且留客　鼓聲催去急離觴須舉白看取芳菲時候日邊聽好消息

水調歌頭（席上作）

碧雲初返岫潦水正鳴灘蘭舟容與歌舞徧稱笑中看燭影烘寒成暖花色照人如晝一坐有餘懽酒灩浮金琖香穗靄雕盤　碧簪橫銀漏永玉樽乾喧春

鼓吹翠袖起舞佩珊珊記得山明水秀何處朝雲暮雨常在夢魂間多少難言事都付兩眉彎

念奴嬌（呂漢卿席上）

曉來膏雨報一犂豐信幾枝嬌色岸草河沙明似鏡不到塵埃花陌急筦繁絃香車寶勒正阻尋春客東風特起半空微露晴碧　何況主意深勤冰清才藻玉潤眞珪璧翠麓華堂橫枕水波底斜陽紅濕蓮社風流桃溪標致便覺凡心息玉樽傾盡笑中歸步鈞月

江南到處被波光雲影留人行色昔我來時春正好

舞絮飛南陌今日登臨讀書齋上重作憑欄客清溪穀細夜來微漲新碧　兩岸醮水濃陰斷虹橫嶂一帶連環壘林外青山千萬疊雨歇半空猶濕已倩雙鱗更須靈鵲先報歸消息歸來征袖盡攜千里風月

鵲橋仙（留題安福劉氏園）

花腮百媚柳絲千尺密影金鋪碎日過雲微雨報清明半天外柳嬌霧濕　當歌有恨問春無語笑我如何久客小園歸去又殘紅便恁地飛觴尚得東風喚我西園閒坐大醉高歌竟日行藏獨倚畫欄干便忘了征衫淚濕　亭高烟遠天低雲近相對逃

名隱客掀髯無語看青山斷不信塵埃到得

清平調（和石次仡）

斷雲漏雨依約西山暮風定檣高須小住不忍帶將春去　此行抑有求歟青衣擬問平都萬里一鈎新月相忘常在江湖

水調歌頭（和黃舜舉吳門二詠）

危臺枕城堞今昔幾人游遠城碧水一帶茂苑與長洲寂寂彈琴風外苒苒采香徑畔橫截古溪頭極目暮雲合宋玉正悲秋　峴山碑帝子閣庾公樓當時風物如今烟水只供愁處處山明水秀歲歲春花秋

月何必羨南州故國未歸去萍梗歎漂流雨霽彩虹卧半夜水明樓太湖極目四面水盡是天流幾點鱸鄉荻浦萬疊鯨波雪浪掀舞小漁舟金餅掛蟾魄時景正中秋　釣綸輕蘭棹穩笑王侯一簑一笠得意何必漢封留縱使金章鼎貴何似玉尊傾倒一醉可消愁佳士在何許喚起與同遊

前調（奉餞冠之之行）

佳客志淮海賤子設樽罍楚江昨夜清漲短棹已安排休問南樓風月且念陽臺雲雨幾日却重來銀燭正凝淚畫鼓且休催　彩雲飛黃鶴舉雨徘徊林泉

歸去高卧回首笑塵埃我唱更憑君和君起須同我舞莫惜玉山頹宅月揚州路散策願相陪

前調（餞吳漕）

浩歎對青史循吏久無聞二年江右賴公華節布陽春纔自搴帷問俗無復埋輪當道一路盡澄清多少攀轅意不待及瓜人　駐膏車遲祖帳倒離樽滿庭桃李綠陰何處不深恩此去玉音應問底事金甌微缺更爲民造膝一言語四海大洪鈞

滿江紅（餞京仲遠赴湖北漕）

雨沐風梳正徇娜弄香迷色誰忍聽送君南浦陽關

三疊玉節前驅光照路金杯爭勸愁生席泛錦檣西去若登仙乘槎客　春有意寒無力和風滿洪波息笑廬峰湓浦舊遊陳迹昔日飛聲臺柏勁他年坐對堂槐密想軺車不待政成時追鋒急

滿庭芳（用洪景盧韻）

蝶粉蜂黃桃紅李白春風屢展愁眉曉來雨過應漸覺紅稀滿徑柔茵似染新晴後皺綠盈池休辜負幕天席地逸欲酹金彝　東君眞好事絳唇歌雪玉指鳴絲念長卿多病非藥能治試假瑤琴一弄清音轉便許心知從今去園林好在休學峴山碑

應齋雜著卷六

應齋雜著校勘記

卷一

二頁三行知疑如　三頁九行别疑列十四行易疑容末行叨庇句疑誤　四頁五行卑上疑脫事字十六行如下疑脫遇字　五頁末行家疑反　六頁三行數舊疑倒　七頁九行擢疑捐　十二頁十三行除下疑脫此之二字　十七頁二行許下其字衍十二行浮當作游十八行頭字疑衍　十九頁一行安宊疑差安　二十三頁一行爲下疑脫之字

卷二

一頁十三行芾芾字衍　二頁十二行之字衍　三頁九行寔疑宣　五頁十行錢樞密上當有賀字下缺著從同　七頁末行舍疑含　九頁十二行王當作主　十二頁九行寬源倒末行便疑辨　十五頁六行撥疑竊

卷三

五頁五行示下爲字疑衍　八頁十五行也當作耶　十二頁九行十一行兩善字均疑衍後遺疑復遺　十四頁二行家疑冢義疑意　十五頁九行也耶二字當互易然字複出　十六頁六行巨林山麓兩句移子厚藥作巨陵山麓距其涯城島渚洲交其中

卷四

三頁末行上正字當作値　七頁十六行善疑喜　九頁九行選抗二字十三頁七行作選坑未知孰是　十頁二行歲疑家九行世下疑脫二字　十一頁一行並十五行兩居字均當從六行作君　六行一疑工十六行乘疑來

卷五

十二頁十四行據下首高字疑衍　十四頁一行令疑今

卷六

一頁十六行洒瀟疑瀟灑

辛酉三月胡思敬校

右書亦抄自錢塘丁氏文雖不多而應齋言論丰采亦足窺見一二蓋能以政事爲文章宜非鉛槧之士所及也庚申三月胡思敬識

水心文集二十九卷補遺一卷

校注二卷嗣出

光緒壬午瑞安孫
氏據明正統本校
栞刻置詒善祠塾

水心先生文集舊序

備衆文名一家言者在唐始著前不多見也先生之作從壯至老由今准古日適月超神心窮天地偉刻動河嶽翼然如登明堂入清廟瓚兕崇甀金奏而玉應其光耀變化如驪龍翔而慶雲隨也盛矣哉其於文乎粹矣哉其於道乎蓋周典孔籍之奧不傳左册馬書之妙不續詩迄韋張騷降景宋華與質始判正與奇始分道失其統緒久矣世遂以文爲可玩之物爭慕趨之騁馳以其力雕鎪以其巧彰施以其色暢達以其才無不自託於文而道益離矣豈能言易知言難歟或者反之則曰吾亦有道焉爾文奚爲哉夫子不云乎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六藝非萬世之文乎以詞爲經以藻爲緯文人之文也以事爲經以法爲緯史氏之文也以理爲經以言爲緯聖哲之文也本之聖哲而參之史先生之文也乃所謂大成也欲植傑木必豐其根欲豬巨澤必濬其源文其澤木也學其根源也學與文相爲無窮也是果專在筆墨間乎集起淳熙壬寅更三朝四十餘年中閒通塞人物散聚政化隆替策慮安危往往發之於文讀之者可以感慨矣故一用編年庶有考也昔歐陽公獨擅碑銘其於世道消長進退與其當時賢卿大夫功行以及閭巷山巖樸儒幽士隱晦未光者皆述焉輒史而行其意深矣此先生之志也門人大梁趙汝讜序

黎刻水心先生文集原序

昔宋盛時以文章名家有廬陵南豐眉山臨川數公者窮聖賢之奧究道德之微故其爲文足以繼漢唐之盛天下皆師尊之南渡以來作者猶衆葉水心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浩乎沛然誼無所不窺而才氣之卓越又足以發之然先生之心思行道於當時而見之功業不但爲文而已也觀其議論謀猷本於民彝物則之常欲以正人心明天理至於求賢循官訓兵理財一切施諸政事之間可以隆國體濟時艱然未至於大用而道不盛行今之所見惟其文而已豈非可惜哉其論林栗一書有功於斯道甚大時栗唱道學之說欲竄逐文公善人君子皆惴懼先生獨上書天子論栗姦邪請加摧折以扶善類國家之本莫大於是先生正直剛明嚴於善惡之辨如此今去已遠而其言存是亦可以不朽矣章貢黎諒字公允早得先生之文讀之固已起敬起慕然恨不得見其全及爲處州府推官乃先生鄉郡常行縣訪之士大夫得奏議記敘等作八百餘篇手自讎校分爲二十九卷鋟梓以傳而屬直爲序於乎先生之文豈直所能知而亦豈待序而傳哉念今之仕者於其分所當爲上之人之所督責猶有不能盡其職而挂於吏議者非其所當急則怠廢可知矣公允於此文非其所急也而知之深好之篤勤敏是以有爲從容於政事之餘收輯而刊布之使前之諸公有以繼後之爲士者有所觀法而興起尚賢與善之意厚矣是可嘉也故爲序而道之

景泰二年三月朔日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泰和王直書

黎刻水心先生文集序

余幼時先君東阜處士以遺書一帙名曰策場標準集授諒謂是書乃水心葉先生適在宋時所著也其忠君愛國之誠藹然溢於言意之表惜乎前後亡缺脫落有不可讀者嘗蒐求全集竟不可得及余領鄉薦授官括郡先生乃郡邑龍泉人也後徙居溫之瑞安嘗因公事詣邑訪求遺本無有存者間或得一二篇或數十篇歷八載始克備有曰文粹曰葉學士文集曰水心文集及余幼時所讀標準集者其總目有四惟標準一集十亡其七八公暇躬自謄錄其各集中所作劄狀奏議記序詩銘并雜著成篇章者得八百餘篇編集彙次分爲二十九卷其所著經傳子史編爲後集總名曰水心先生文集繡梓以永其傳與四方同志共覽焉集中字義脫落無可考者不敢僭補姑虛以待後之君子而正之

正德十三年戊辰歲孟春望日處州府推官章貢黎諒謹識

宋史本傳

葉適字正則溫州永嘉人爲文藻思英發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丁母憂改武昌軍節度判官少保史浩薦於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參知政事龔茂良復薦之召爲太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爲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非眞難眞不可也正以我自爲難自爲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甘爲退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論亦然爲奇謀祕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沈遠慮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讀未竟帝蹙額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慘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

用時稱得人會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爲侍郎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創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闕以好學爲己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橫以扶善類疏入不報光宗嗣位由秘書郎出知蘄州入爲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既而帝兩詣重華宮都人懽悅適復奏曰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洶洶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閒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閤門

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爲近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皇太后甥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說其意以告必勝適得之即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胄因張宗尹關禮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翊日禫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即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遷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効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沖佑觀差知衢州辭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爲獻天啟聖明銷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己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創爲僞學之名舉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其後侂胄亦悔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邱崈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召至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將啟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彊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算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彊矣竊謂必先審知彊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爲彊非有難也今欲改弱以就彊爲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故

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宜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且所謂實政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爲處所牢實自守敵兵至則阻於堅城彼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四處御前大軍練之使足以制敵小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賦稅雖重而國愈貧如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況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有司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既修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除權工部侍郎侂胄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侂胄懼以邱崈爲江淮宣撫使除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於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劫砦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并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賢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寶文閣待制

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爲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眞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爲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內居民通爲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爲劫砦焚糧之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爲聲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自倍戰艦亦可以策勳和滁眞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就流民漸歸而侂胄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諡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第出師之時適能極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則侂胄必不妄爲可免南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爲之歎息焉

水心先生文集總目

奏劄一卷
狀表一卷
奏議三卷
詩三卷
記三卷
序一卷
墓銘一十三卷
行狀 謚議 銘 青詞 疏文 一卷
祭文一卷
書啟一卷
雜著一卷

水心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奏劄

上孝宗皇帝劄子
上光宗皇帝劄子
上寧宗皇帝劄子
劄子二
劄子三
上寧宗皇帝劄子開禧二年
劄子二
劄子三

卷之二

狀表

安集兩淮申省狀
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塢狀
辭免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狀
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狀
辯兵部郎官朱元晦狀
淮西論鐵錢五事狀
蘄州到任謝表
除淮西提舉謝表
除太府卿淮東總領謝表
謝除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表
謝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表
湖南運判到任謝表

除秘閣修撰謝表
除工部侍郎謝表
除吏部侍郎謝表
除知建康到任謝表
代薛端明上遺表
除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謝皇太子牋
受玉寶賀表
受玉寶賀牋
申省乞致仕狀
再申省狀

卷之三

奏議

法度總論一
法度總論二
法度總論三
資格
銓選
薦舉
任子
科舉
學校
制科
宏詞
役法
新書
吏胥
監司

卷之四

奏議

始論一
始論二
取燕一
取燕二
取燕三
親征
待時
實謀
財總論一

財總論二
治勢
財計上
財計下（缺）
外論一
外論二
外論三（缺）
外論四（缺）

卷之五

奏議

紀綱一
紀綱二
紀綱三

紀綱四
終論一
終論二
終論三
終論四
終論五
終論六
終論七
兵總論一
兵總論二
四屯駐兵
廂禁軍弓手土兵

卷之六

古詩

馮公嶺
吳江華嚴塔院贈了洪講師
送趙景明知江陵縣
送鄭景元
題寶儼不忘室
陳同甫抱膝齋二首
超然堂
再過吳江贈俗了洪
靈巖
葑門
還華賢良九經說賢良進卷語林等
齊雲樓
虎邱
北齋
題椿桂堂
贈訥相
送鄭虞任赴京西檢法官
張氏東閣送王茶父得殿字
奉賦德修西充大夫成都新園詠歸堂二首
送馮傳之
送李郛
送喻太丞知處州
送劉德修
題李君亮義概堂
醫工藪重贈柳山人

宿石門
月谷
禱雨題張王廟
寄黃文叔謝送眞日鑄
送黃竑
淨光松風閣
送蔡夢得
和答錢廣文蘭松有剛折之歎
趙振文傳借琉璃燈鋪寫山水人物一燭發明百巧呈露畫師精妙者不能過也
和答徐斯遠兼簡趙昌甫韓仲止
徐仁父先大夫詩卷指其敗補鍋八句曰願有請
因疏下方

題孫季蕃詩
石經春秋一代奇寶王氏爲熙豐學廢不用瑞安
沈彬老獨而有之後世孫體仁閣以發焉余爲名
曰深明
贈二葛友
呂子陽衛前谷家園翻就石泉精舍
永嘉端午行
題掃心圖
後端午行
贈朱承務
尼童何了譏從道一長老六年一忽捨去莫知所
之或云在天目山也譏甚喜將薙落從之可少助
乎
著存亭
寄題運使方公祠堂
鄱陽董季興往遊懷玉山捐田入寺爲民禱雨著
既道其本末又示山中五章請余賦之然此來霖
潦淹月種稻乃未秋也方幸數日晴霽爾
敗東門出二首
中塘梅林天下之盛也聊伸鄙述致好游者
王氏讀書堂
王簡卿侍郎以詩贈王孟同王成叟之姪也輒亦
繼作
余頃爲中塘梅林詩他日來游復作
送葛元誠
送白鄂還蜀

朱娘曲
翁誠之挽詞
送曹器遠
送丁子植
送方書記兼簡府主
偉叔榮兄來永嘉屢辱投贈於其歸也輒添俚歌
爲謝兼敘離索
送戴料院
幽賞
梁父吟并序
剡谿舟中
新移瑞香舊曾作文志之四今追憶云
送薛子長
送陳彥羣
題人扇
與英上人游紫霄觀戲述短歌
白紵詞
王木叔秘監挽詞
月波樓
送陳子雲通判
（賦覽秀軒與玩書巖送劉茞卿）

卷之七

古詩

送林孔英
贈巖電隱士
送謝學賓

何倫秀才親喪不能舉葬其親戚故人有知之者
蛑兄推歌
趙子容任溫州司法終日看冊子而事自理又新
廩儲耀功利可傳也爲賦讀書行率諸友同作
登北務後江亭贈郭希呂
送程傳史
送徐景大
題五畏齋
懷遠堂
報德菴
露星亭
送高仲發
明覺寺

送蔣少韓
寄題鍾秀才詠歸堂
鹿鳴宴詩
潘廣度
送楊通判
哀常仲至
送王通判
贈林秀才
送徐洞清秀才入道
自羅浮行田宿華嚴寺
送蔡仲同
送林退思四川分司茶馬幹官
送周明叔王成史併上呂甫仲止二兄

陳伯明建讀書堂於仙都巖叢縉雲最勝特處市
書名田役大費巨當用衆力一家不能專也余爲
作仙都行以堅其成
送龔叔虎
贈趙季清縣丞
趙成父築亭上饒即用東里舊圖勝日魚計
孔復君架樓貯書疏池累石花藥環列
送蔡子重
許微子用余言作松山草堂然游山之意猶未已
也申以爲箴
送蔡子壽
寄柳秘校
魏華甫鶴山書院

寄李季章參政
送陳壽老
題鄭大惠詩卷
送孫偉夫
端午思遠樓小集
孔鉉士話龍虎山之勝於其行因以送之
會昌觀小集呈坐上諸文友
送胡衍道
送呂子陽自永康攜所解老子訪余留未久其家
報以細民艱食急歸發廩賑之
送葉任道教授之官靜江
送趙季清兼謝所惠詩
送陳漫翁

送戴溪老
孫祈佑衍元世友堂
丁氏東峴書房
端午行
虎長老修雙峯
毛希元隱居廬山臥龍瀑
林振文在城北廂兩月無日不遊馬塍作歌美之
請知振文著同賦
周純臣子去病淑慧而短折賦以哀之
送盧仞夫
贈祈雨妙闍黎
寄題朝宗新樓
和汪提刑祈雨

蔡尚書挽詞二首
題處州翔峯閣
讀王德甫文卷因送省試
汪宗卿答春堂
送葉路分
答李制置
林叔和見訪道舊感歎因以爲贈
上灘

五言律詩

高宗皇帝挽詞二首
孝宗皇帝挽詞二首
吉州刺史蔡直之挽詞二首
陽復
送鄭丈赴延寧五首
哭鄭丈四首
何參政挽歌
送陳糧科
題費肅校書遺事
送鄧諫從制幹
題柳山人壁二首
致政通直錢公挽歌詞
亡友項子謙兄挽歌詞
待制中書舍人陳公之亡以山宅須利既遷殯而未葬也後五月乃克葬焉二首
西山
看柑

贈杜幼高
待制湯公挽詞
吳參議挽歌詞
沖佑大夫鮑公挽詞
雪後思遠樓曉望
宿覺菴
贈勝上人
朱文昭母楊氏挽詞
沖佑安撫郎中張公挽詞
縣尉林公挽詞
陳侍郎挽詞
太令人胡氏挽詞
題張提舉圃

送謝希孟
送周子靜
林處士挽詞
錢知縣挽詞
送潘景參
贈徐靈淵
戴肖望挽詞
徐靈淵挽詞
包顒叟挽詞二首
林敏之挽詞
王運使挽詞
薛子舒龍官久無所授端明得謝始換承務郎
贈呂縣丞

胥魯山解元以壽母求詩
贈蔡茂材貫之子與
余知府挽詩二首
趙知縣挽詞
趙清叔挽詞
贈聽聲歐陽承務
送包通判兼寄滕季度
趙尚書挽詩
周宗秉東山堂
邱安人挽詩
題郭希呂劉詠道游鴈蕩詩後
送戴宣子
題鄭孝廉事實後

贈盧次夔
送趙幾道邵武司戶
常德郎中林公挽詞
贈鄭秀才
贈李秀才順之
送侯居父
贈高竹有外好
贈夏肯甫
趙知府母齊安郡太夫人挽詩
沈氏萱堂
薛子舒墓
項君先有幽興堂其子木卿以名巷
施翔父掌教長沙

送劉幾道惠安尉
送陳約甫知永豐
王祕監舍人挽詩
示送周知錄木叔祕監其舅也
葉路分居思堂
王通判挽詩
林簽判挽詩
送張知錄

卷之八

七言律詩

送鄭景望二首
胥晦之挽詞
次韻喻叔奇九日

中洲處士折梅花并新語爲贈李易鄮句爲謝
送劉德修時在京口
送范文叔知彭州
送潘德久
樓參政挽詞
無相寺道中
趙路分挽詞
陳蓀謙挽詞
寄呂巽伯換酒亭
併工
菊花開送徐靈淵
次韻韓仲止
齊國太夫人挽詞

安撫待制侍郎徐公挽詞二首
許相公挽詞二首
送丁子齊主簿
丁少明挽詞
宋仲方游吳袖文索詩爲別
毛密夫挽詞
直院中書莫公殁往哀痛不能成文輒留小詩靈
几并致鱐魚金柑爲奠
薛君季常挽詞
題彭澤縣尉廳林麓之勝
送趙提幹
賀縣尉
送曹潛夫
謝李參政因送曹瀘州寄簡
贈李秀才肖舒
郭伯山挽詞
題王叔範白耕園
福國太夫人陳氏挽詞
送郭黃中
劉孺人挽詩
張提舉挽詩
薛端明挽詩二首
送林子高
塔頭林君挽詩
題劉潛夫詩什併以將行
送宋知錄

和王宗卿白兔詩
李處士挽詞
衢州雜興二首

七言絕句

題周才元荊籜堂二首
除夜元日連發煙霏樓
元夕立春喜晴於是郡人久不出矣
岷江愁二首挽陳持中知府郎中嫂蔡夫人
劉高士自畫琴横膝前對雲起求詩
水心即事六首兼謝吳民表宣義
詩悼路鈐舍人德久潘公
柯君振相別三十餘年爲言親喪不能舉請賦此
詩庶幾有哀之者

橘枝詞三首記永嘉風土
贈日道人
過葉威仲不值
余泛舟不能具舫創爲隆逢加牖戶焉
鋤荒
送朱相士朱文昭族孫云得劉碧雲相法
潛經閣
題施紙被蔡宣義所藏孫太守褒諭帖
劉氏女自誓爲尼憐其操者幸助成之
送蔡學正
奉酬般若長老
營師常秉燭爲人說氣色戲成此絕
衆議留李師煉丹既而不果

下仙看梅
對讀文選杜詩成四絕句
題學海樓
張總幹挽詩
翁常之挽詞
陳待制挽詩
送鮑資甫
請惟默住水陸院
讀葉子元詩題其後
送別李毅高宣教
送黃巖二陳秀才
建會昌橋
蔡良甫觀頤堂

章仙姑
小句送陳粹甫知錄
送孫子淵潭州司理
郭宰爲鄭全眞致買田以贍其後
贈通川詩僧峯書記
贈瑞鹿瑩老化緣鑄鐘
寄題蘗路分與君樓如今若肯從徵召總把三峯乞與君大宗賜陳希夷詩也
寄題駱子高解元蝸室
薛嚴州挽詞
送胡彥思
贈孫十五道人
送王宗卿

題方武成詩卷
送惠縣丞歸陽羨
送呂子陽二絕
徐師卓廣行家集定價三百
薛景石兄弟問詩於徐道暉請使行質以子錢畀之
渡浙江
游衢州府閣
再過雲巖
次王道夫舟中韻三首
因在秀州寄王道夫詩三首

卷之九

記

白石淨慧院經藏記
江陵府修城記
漢陽軍新修學記
覺齋記
煙霏樓記
李氏中洲記
司馬溫公祠堂記
六安縣新學記
績溪縣新開塘記
樂清縣學三賢祠堂記
醉樂亭記
金壇縣重建學記
沈氏萱竹堂記

石洞書院記
時齋記
溫州開元寺千佛閣記
宿覺菴記
卷之十
記
龜山楊先生祠堂記
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
瑞安縣重建廳事記
敬亭後記
留耕堂記
上蔡先生祠堂記
同安縣學朱先生祠堂記
晉元帝廟記
瑞安縣重修縣學記
利涉橋記
台州重建中津橋記
北村記
信州教授廳記
平江縣王文正公祠堂記
葉嶺書房記
風雩堂記
溫州新修學記
漳浦縣聖祖殿記
紹興府新置二莊記
東嘉開河記

卷之十一
記
郭氏種德菴記
信州重修學記
長溪修學記
溫州社稷記
季子廟記
宋吏部侍郎鄒公墓亭記
永嘉縣社稷記
南安軍三先生祠堂記
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寶婺觀記
宜興縣修學記

潼川府修城記
連州開楞伽峽記
茶陵軍減苗錢糴記
櫟齋藏書記
湖州勝賞樓記

卷之十二

序

送劉茂實序
石菴藏書目序
東溪先生集序
沈子壽文集序
陰陽精義序
粹裘集序

龍川集序
紀年備遺序
丁少詹文集序
巽巖集序
平陽會講序
黃子耕文集序
周會卿詩序
觀潮閣詩序
謝景思集序
覆瓿集序
徐斯遠文集序
松廬集序
黃文叔詩說序

歸愚翁文集序
送戴許蔡仍王汶序
送林子柄序
周南仲文集後序
黃文叔周禮序
王木叔詩序
徐德操春秋解序
法明寺教藏序
宗記序
胡尚書奏議序
觀文殿學士知樞密院事陳公文集序
羅袁州文集序
送盧日新序

播芳集序
與平陽林升卿謀葬父序

卷之十三

墓誌銘

陳少南墓誌銘
葉君墓誌銘
墓林處士誌銘
宋故孟夫人墓誌銘
宋故宣教郎通判平江府姚君墓誌銘
將仕郎嵇君墳記
宋杜君墓誌銘
媛女瘞銘
陳君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周先生
墓誌銘
故太碩人臧氏墓誌銘
葉君墓誌銘
厲君墓誌銘
翰林醫痊王君墓誌銘
郭府君墓誌銘
郭處士墓誌銘

卷之十四

墓誌銘

安人張氏墓誌銘
高夫人墓誌銘
徐德操墓誌銘

忠翊郎致仕蔡君墓誌銘
忠翊郎武學博士蔡君墓誌銘
陳彥羣墓誌銘
姜安禮墓誌銘
楊夫人墓誌銘
丁君墓誌銘
張令人墓誌銘
參議朝奉大夫宋公墓誌銘
呂君墓誌銘
丁少詹墓誌銘
姚君俞墓誌銘

卷之十五

墓誌銘

鄭仲酉墓誌銘
彭子復墓誌銘
宋武翼郎新製造御前軍器所監造官邵君墓誌
銘
沈元誠墓誌銘
奉議郎鄭公墓誌銘
宋鄭卿墓誌銘
承事郎致仕黃君墓誌銘
朝奉大夫致仕黃公墓誌銘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墓誌銘
林伯和墓誌銘
翁誠之墓誌銘
夫人薛氏墓誌銘

致政朝請郎葉公壙誌
高永州墓誌銘

卷之十六

墓誌銘

朝散大夫主管沖佑觀鮑公墓誌銘
莊夫人墓誌銘
寶謨閣待制中書舍人陳公墓誌銘
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
朝請大夫司農少卿高公墓誌銘
夫人林氏墓誌銘
孫永叔墓誌銘
林正仲墓誌銘
夫人徐氏墓誌銘

提刑檢詳王公墓誌銘

卷之十七

墓誌銘

蔡知閤墓誌銘
徐道暉墓誌銘
運使直閣郎中王公墓誌銘
陳叔向墓誌銘
黃子耕墓誌銘
台州教授高君墓誌銘
戴夫人墓誌銘
劉子怡墓誌銘
劉夫人墓誌銘
沈仲一墓誌銘

胡崇禮墓誌銘

卷之十八

墓誌銘

校書郎王公夷仲墓誌銘
華文閣待制知廬州錢公墓誌銘
陳秀伯墓誌銘
著作佐郎錢君墓誌銘
劉建翁墓誌銘
朝議大夫知處州蔣公墓誌銘
高令人墓誌銘
葉君宗儒墓誌銘
李仲舉墓誌銘
朝請大夫主管沖佑觀煥章侍郎陳公墓誌銘

卷之十九

墓誌銘

太府少卿福建運判直寶謨閣李公墓誌銘
中奉大夫太常少卿直秘閣致仕薛公墓誌銘
國子監主簿周公墓誌銘
建康府教授惠君墓誌銘
朝奉郎致仕俞公墓誌銘
中奉大夫直龍圖閣司農卿林公墓誌銘
草廬先生墓誌銘
袁聲叟墓誌銘
京西運判方公神道碑

卷之二十

墓誌銘

文林郎前秘書省正字周君南仲墓誌銘
寶謨閣直學士贈光祿大夫劉公墓誌銘
故吏部侍郎劉公墓誌銘
邵子文墓誌銘
虞夫人墓誌銘
故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黃公墓誌銘
太學博士王君墓誌銘

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致仕沈公墓誌銘
宜人鄭氏墓誌銘
寶謨閣待制知隆興府徐公墓誌銘
中奉大夫尚書工部侍郎曾公墓誌銘

毛積夫墓誌銘
徐文淵墓誌銘
故通直郎清流知縣何君墓誌銘
夫人陳氏墓誌銘
劉靖君墓誌銘
鄭景元墓誌銘
東塘處士墓誌銘
中大夫直敷文閣兩浙運副趙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二

墓誌銘

趙孺人墓銘
厲領衛墓誌銘
故知廣州敷文閣待制薛公墓誌銘

故朝奉大夫知峽州宋公墓誌銘
故運副龍圖侍郎孟公墓誌銘
太孺人唐氏墓誌銘
故大宗丞兼權度支郎官高公墓誌銘
舒彥升墓誌銘
翟仲亨墓誌銘
史進翁墓誌銘
林德秀墓誌銘

卷之二十三

墓誌銘

宣教郎夏君墓誌銘
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福建運使直顯謨閣少卿趙公墓銘
故寶謨閣待制知平江府趙公墓銘
孺人周氏墓誌銘
故大理正知袁州羅公墓誌銘
夫人錢氏墓誌銘
朝議大夫秘書少監王公墓誌銘
郭伯山墓誌銘
竹洲戴君墓誌銘
包顒叟墓記
資政殿學士參政樞密楊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四

墓誌銘

夫人王氏墓誌銘
滕季度墓誌銘

國子祭酒贈寶謨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周鎮伯墓誌銘
兵部尚書徽猷閣學士趙公墓誌銘
長潭王氏墓誌銘
故樞密參政汪公墓誌銘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故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施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五

墓誌銘

宋廄父墓誌銘
朝奉大夫知惠州姜公墓誌銘
陳處士姚夫人墓誌銘
孟達甫墓誌銘
黃觀復墓誌銘

修職郎監和州局吳君墓誌銘
戴佛墓誌銘
楢孺人墓誌銘
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公墓誌銘
陳氏妻墓誌銘
宋葛君墓誌銘
毛夫人墓表
母杜氏墓誌銘

卷之二十六

行狀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崇國趙公行狀
通直郎致仕總幹黃公行狀

宋故中散大夫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張公行狀

謚議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崇國趙公謚宣簡議
故贈右諫議大夫龔公謚節肅議
黃端明謚簡肅議
李丞相綱謚忠定議

銘

毋自欺室銘
存齋銘
睦田堂銘
省齋銘
師立齋銘
陳德中老勤堂銘
松阡雙蓮銘
鍾銘

青詞

代宋彥遠青詞
同前
同前
代子設醮青詞
大禘設醮青詞
謝恩青詞

疏文

代子水陸疏文
修海神廟疏文

建臥龍潭疏文
修路疏
修甘泉井
蘄州謁先聖文
祭諸廟文
祈晴文
祈雪文
謝雪文
總司祭先聖文
諸廟文
祠山禱雨文
祠山謝雨文
送龍水還潭文

卷之二十七

書

與趙丞相書
上西府書
寄王正言書
與黃巖林元秀書
與呂丈書
戴少望書
答少詹書
代人上書
答劉子至書
答吳明輔書
上執政薦士書

奏薦滕賢良

啟

賀葉丞相
賀鄭參政
謝章執登科
上趙運使
上商提刑
上張安撫
上韓提刑
上陳提舉
上李簽院啟
與宋代啟

卷之二十八

祭文

祭鄭景望龍圖文
祭呂太史文
祭石似之文
祭高知錄文
祭趙知宗文
祭韓子師尚書文
祭潘叔度文
祭妻母翁安人文
祭中洲處士李公文
祭鄭景元文
祭魏益之文
祭林伯和文

祭翁常之文
祭高永州文
祭陳同甫文
祭史大師文
祭陳君舉中書文
祭徐子宜侍郎文
祭蕭幾道文
祭鄭樞使文
祭令人文
祭厲約父文
祭劉公實侍郎文
祭周南仲文
祭黃尚書文

祭俞侍郎文
祭王君玉太博文
祭虞夫人文
祭徐靈淵文
祭戴詹事文
祭孫文子侍郎文
祭陳殿撰文
祭朱文昭文
祭周宗貞文
祭徐叔範文
祭陳益之待制文
祭林叔和文
祭王木叔秘監文

祭蔡行之尚書文
祭薛子舒文
祭何知院文
祭黄觀復文
祭宋稷父文
祭薛端明文
代祭梁夫人文
祭李參政文
祭劉約甫文
祭劉□學文
祭林大卿淑人文
祭林宜人文
祭內子令人文

代子祭令人文
祭子三郎文

卷之二十九

雜著

書常希古長洲政事錄後
題潘彥庶萃書辨正
題謝道士混元皇帝實錄後
題薛常州論語小學後
進故事
胡龕名說
守禦錄
題桑世昌蘭亭博議後
題諸婺須密女

答高宗丞
題歐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後
題荊公詩後
題石月硯屏後
書龍川集後
題陳秀伯碑陰
趙汝勵爲台州扇縣籌建屋以藏戸版余爲名曰
孔先而著其詞
題二劉文集後
題張君所注佛書
題陳中書孝廟聖政序藁
題朱晦菴帖
題陳止齋帖

題張都官送行詩後
題張淏雲谷雜記後
題蔡君進書後
題韓侍書帖
題端信師帖
呂子陽老子支離說
和李參政
題周子實所錄
王夫人畫象贊
題林秀才文集
題張聲之友于叢居記
溫州州學會拜
題拙齋詩藁

題唐誥書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贈薛子長
錢則甫字說
題王少卿家範
陳漫翁祭器述
題陳壽老文集後
題錢夫人碑陰
陳子淵等字說
題劉潛夫南嶽詩藁
題周簡之文集
題永豐趙直閣廟節義錄
跋劉克遜詩

題姚令威西溪集
題潘刑曹郎帖
題沈朝議得何清源帖
題掃心圖
題薛仁靜藁
題黃巖蔡沖之墓誌後
跋義役
題瑞安宰董煟出蘇黃二帖後

水心先生文集目錄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一

奏劄

上孝宗皇帝劄子

臣竊以今日人臣之義所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也或不知所言或言而不盡皆非人臣之義也虜分兼强大而難攻故言者皆曰當乘其機勢久堅固而不可動故言者又曰當待其時然究極本末審定計慮而識所施爲之後先然後知機自我發非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今日之率易苟且習聞卑論而無復振起之實意則固以爲必當乘機必當待時以綏歲月而誤大事是必然矣且虜知其不可以覊制中原久矣黏罕之立僞楚僞齊撻懶之還五路河南今酋之初又議割白溝以南而定盟好蓋其本謀未嘗欲於河東河北之外越而有之

也顏亮雖威務天下而北方起事以歸命者固已係踵我之偏師雖浪戰無律亦能擣陝虢搖關輔得其要郡而守矣然則虜之所謂難攻者豈眞難而不可動者豈眞不可哉此姑未論可也方今之處正以我自有所謂難我自有所謂不可耳夫我自有所謂難而不知變其難以從其易我自有所謂不可而不知變其不可以從其可於是力屈氣索甘爲退伏常願和好抽兵反戍拱手奉虜而暫安於東南臣以爲此今日之大患所當先論者也陛下感念家禍始初嗣位葺兩淮理荆襄慰綏蜀道安集歸正人立忠毅忠銳等軍教民兵弩手新城壁造器械講馬政糴米儲貨處處樁積臣誠愚陋竊計陛下志望廣遠中夜太息何止一事哉然而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臨江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臣請得爲陛下條陳之夫重誓約畏先事以金幣啗虜本景德以來立國之素規耳既塡於契丹復成於女眞以至於浮海再三而謀夾攻背數百萬以買空燕則又宣和之新諾也故斡離不之始至也不過貢納張覺紛亂元約而已黏罕復至又不過責悔割三鎭及開結余覩而已青城之辱恐復陳之則又不過以爲當如誓書而已是三役者可謂殘滅天常神理不容之巨罪也然虜自以彼直我曲用兵有名而國家遂爲之包容垢恥恬受奇禍竊逐議投降詔謝過建炎未和則祈請不絕紹興既和則紬損不較冊命行於至尊陪隸施於宰輔賴陛下威靈遠暢始得以匹敵往來耳置不戴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虜弱既已久矣陛下欲尚加回

護陰俟他隙則憤怒未昭固不足以激使受命之士若流涕行誅顯示決絕而國信所藏典故具在亦恐天下之大義未足以易有司之常守此則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矣而士大夫之論何獨不然故不以賊虜爲可怒而反咎平燕之不當不責主和之致寇而反罪守京之非策棄三鎭則同議者皆是割大河則簽書者不疑至於秦檜遂行其南自南北自北之論湯思退從而效之撤守棄地開門納敵幾危於隆興之初王之望尹穡翕然附和更爲務實黜虛破壞朋黨趣赴事功之說相承至今況守已撤矣地已棄矣和親成矣尚何實之可務何事功之可赴哉雖然此猶小人之論耳至若爲奇謀祕畫者則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則止於親征遷都沈深慮遠者則止於固本自治高談者遠述性命而以功業爲可略精論者妄

推天意而以夷夏爲無辨小人之論如彼君子之論如此陛下欲詢衆謀則流言成市互爲廢興若斷以獨志則慮之不盡事難輕發如此則議論之難二也女眞方之前世非勁虜也然而童貫逃師於始至种師道玩寇於被圍李綱失守於太原李回掃迹於河上黃潛善不知南渡杜充未戰迎降趙鼎持重迄無定算張浚經略庾致奔潰此皆國家受付託委心腹之大臣也賢佞雖異敗事豈殊陛下遍覽往策當艱難鼎峙之時豈無傑材異稟克就勳績者乎今環視諸臣前者後者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厲期望者誰乎以奔趨官簿爲閥閱以勾稽朱墨爲詳練能縛一姦民遂自許爲有智能斬一黠卒遽自負爲有勇其懷利偷同毀傷善類陰塞正路謀以力據要津者充滿內外陛下欲倚賴此徒責躡足於蹇步固無可言若出意收拾拔於度外則又孟浪欺謾無足憑仗此則人材之難三也國家規模特異前代本緣唐季陵夷藩方擅命其極爲五代廢立士卒斷制之禍是以收攬天下之權銖分以上悉總於朝上獨專操制之勞而下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內治柔和無狡悍思亂之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也然外網疎漏有驕橫不臣之虜雖聚重兵勇將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論者方偏樂安靖以爲盛有外虞而無使內變課其功效固已過於漢唐遠矣且靖康之事未聞我有一城一邑敢爲叛命而坐視胡虜長驅深入惕息待死屠戮之慘與五代何異則得失之算豈不明哉夫徒懲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故李綱請裂河南爲藩鎮范宗尹嘗割邊而爲鎮撫皆隨

以廢格陛下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力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其所動搖關係至重豈得易言此則法度之難四也雖然是四難者特其精華景象而已計其事實又有甚不可者焉古者以民爲兵不以兵爲民因事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事兵聚則求戰不聚則不敢戰今食錢自日一百以上家小口累仰給於官國力不供而常有饑寒之色是以兵爲民也北方無事二十餘年終不解甲是養兵以待事也養兵如故和親亦如故是聚兵而不敢戰也合營屯廂禁兒卒至六十萬羣校貴將廩祿無算外虛州縣內困朝廷蓋兵以多而遂至於弱矣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一也昔固有以之財爲患矣未有皇皇汲汲取之無度如今日之甚者也自漕司造船督府犒軍而酒價十倍和買折帛行而民有二賦免役錢起供而役法弊鹽袋錢增添而鹽筴壞頭子勘合免丁牙契無不增錢而州縣之間益以苛碎大抵經總制錢爲州之害月樁板帳爲縣之害而四蜀折估青草水腳對減激賞隔槽名色其患甚又爲特甚天下之錢歲入於官者八千萬緡而支費常不足蓋財以多而遂至於乏矣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二也夫誅討仇賊修立大事使不緣察是人主宰相之任也整挈綱目振舉小治使不失時是百官羣有司之任也未有以百官羣有司之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今自檢正都司六部列屬以及寺監皆綱目之所在也受成吏手能否莫辨賄賂公行關節交市民冤不直事滯不決小治若此況大事乎蓋不信官而信吏使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三也夫以官聽吏疲瘵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國家以法

爲本以例爲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也驟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暫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官舉而歸之吏則朝廷之綱目其在吏也何疑夫先人而後法則人用先法而後人則人廢不任人而任法則官失職而吏得志矣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四也法雖用矣人雖廢矣然人材之定品孰堪爲某官孰不堪爲某官孰宜爲小孰宜爲大其可用之實猶在也今也任職則以人爲可廢擇官則爲人之餌學科舉挂名蔭計級而取循塗而進無不可爲者何賢何不肖何君子何小人之有哉廉恥日缺名實日喪風俗大壞而不可救蓋不任人而任法之弊遂至於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耳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五也是之謂不特四者精華景象之難變

而五者事實之尤不可動者也夫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才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可動故期之以功名而志愈惰激之以氣節而俗愈媮右列未能登進勇爵而儒生或以見薄爲愧信臣未足承接聖旨而外廷或以見疎爲疑公卿大夫私竊告語咸以今之事勢眾無可爲者姑以美衣甘食老身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實患深害一大事之殘賊者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其利害當講其虛實當明其是非當斷其廢置當決不講不明不斷不決陛下之志雖欲有爲將何所恃而獨行哉一世之人維縶手足塗塞耳目失正性矣豈知君仇之當報而爲陛下盡死力哉臣故曰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然則其難者豈眞難乎其不可者豈眞不可乎蓋自古人君有雖居天下之尊位而不得御天下之利勢以卒於無成者矣陛下則不然以陛下之聖之武之勤之明博學遠覽絕識獨慮漢之宣帝光武唐之太宗皆不及也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大義既立則國是之難者先變矣陛下之國是變則士大夫議論之難亦變矣羣臣之在內者進而聞之在外者舉而聞之其任是事者親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遠之則人材之難亦變矣變國是變議論變人材所以舉大事也其所當順時而增損者某事耳非輕動搖而妄更易也則法度之難亦變矣四難既變則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後强也財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後裕也然後使官與吏相制而不制於吏使人與

法相參而不役於法使賢能與資格並行而不屈於資格皆無不可動之患矣期年必變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讎必報故疆之半必復不越此矣臣故以爲機自我發而非彼之乘時自我爲而何彼之待者也若置而不論因而不改則我之所謂難者眞難矣虜豈復有易攻之機我之所謂不可者眞不可矣虜豈復有可動之時寬之廢亮之殞幹齊之叛皆彼之機也我何乘焉彼之時也我何待焉臣故以爲幸易者且習鬬卑論綴歲月而誤大事者也臣晝誦夜思審觀天意稽考人事十五年矣今日始得對清光發紓論陛下加聽之願反覆詰難以究其始末非獨臣之幸天地祖宗之靈所以望於陛下也

上光宗皇帝劄子

臣恭惟陛下始初臨御思深慮遠曾未浹旬遽詔中外之

臣各以其言疏列來上誠欲治之主正本始之先務也臣不敢汎濫條奏苟應故常惟陛下少留聽焉臣聞古之號爲賢君者必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知病所在鏤剔根柢不憚改爲則雖已衰復興垂敗復成終必得其所願而後已不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因循姑息隨目前之苟且望他日之遠大錯施雜用精神不應支理差舛久而無驗心志怠忽則雖已興已治之餘衰亂出焉況欲求其興且治乎所謂當先明治國之意何也蓋當微弱之時則必思強大當分裂之時則必思混幷當讎恥之時則必思報復當弊壞之時則必思振起當中國全盛之時則必思維持保守當夷狄賓服之時則必思兼愛休息先視其時之所當尚而擇其術之所當出不可錯施而雜用也堯舜三代莫不皆然秦漢以還可稱之君暨我本朝藝祖太宗聖人迭起積其勤勞奮其勇智功隆業鉅垂裕來葉何嘗有迷其時而誤其術者哉陛下以臣之言視今之時則其時果當何尚而其術果當何擇歟豈以爲微弱而當思強大分裂而當思混幷讎恥而當思報復弊壞而當思振起歟抑以爲中國全盛而當思維持保守夷狄賓服而當思兼愛休息也歟乃當微弱分裂讎恥弊壞之時而但處之以中國全盛夷狄賓服之勢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而欲庶幾乎強大混幷報復振起之功歟治道之象微而難知臣雖至愚竊論今日之事恐其由前之時而處以後之勢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補瀉雜擠不能起疾禾莠雜種迄靡豐年此所謂治國之意當先明者也誠先明其意則國之所是可斟酌而定議論趨向可審詳而決課功責效可歲月而待臣昧死願論今

日之未善者有六事皆治國之意未明之故何謂未善者六事今日之國勢未善也今日之士未善也今日之民未善也今日之兵未善也今日之財未善也今日之綱紀法度未善也何謂今日之國勢未善請即漢唐之興衰以攷見宣和靖康之始末漢中衰也爲王莽所篡尺地一民非諸劉之有矣然其人心猶未潰也故光武以宗室疎屬至與乞食之飢民聚謀協力卒以誅莽而盡復漢業者二百年唐自天寶之後大亂相乘盜竊名字跨據藩鎭者接踵加以世有內患日就衰削亦以其人心猶未潰也故猶得專主行其命令諸鎭靡其上宇者百五十年不至於播遷不復而使中原遂爲左衽也國家宣和靖康之變雖曰小人造釁力取幽燕貪功不靖激成禍亂然三鎭雖割而其民未嘗願降也京師雖陷而天下未嘗有變也虜雖以威立張邦昌劉豫而姦雄未有崛起而與我抗者也建炎巡幸遠至溫台從衛隆祐分適洪贛川陝處置自爲扞禦三方阻隔不相聞知然臣民奔走愛戴無異平日及劉豫再犯江淮兀朮復取河南虛動陵逼自以爲豕突之勢莫之敢枝然將士用命首尾鏖擊豫以退卻而兀朮大敗卒甘心而求盟焉自是宣和之末至紹興十年之後凡二十年之間中國實無潰叛之形也然終不免於罷兵增幣分裂南北以和寇讎大則無東漢戡復之勤小則無晚唐羈縻之政何也此臣所以深疑當時治國之意未明於微弱分裂讎恥弊壞之時猥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柄鑿不合矛楯相反提而安之佐成其鋒以致此也自是以來幾二十年顚苑兕狂離其巢窟跳踉一戰鼓聲所震常潤之屋瓦幾無徧者當是之時我方過於防慮豈敢謂其自送死

乎然而胡人疑之華人叛之卒殞其首於是中原響合殆將百萬而我以素無紀律之兵聲勢不接猶能所向有功是中國雖名爲彼而實未嘗消叛於我者如故也自是以來休而息之愛虜而不敢發中原者又幾三十年矣歲月雖已遠耆老雖已亡號令雖已絕然而臣揆之天理驗之人心察之事勢雖其名爲彼而實未嘗消叛於我者猶在也陛下盍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而斟酌國是於此乎且夫微弱者必思強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是也分裂者必思混并秦晉隋之力爭藝祖太宗之無敵是也讎恥者必思報復夏少康越句踐漢武帝唐太宗是也弊壞者必思振起秦孝公周世宗是也豈昔之能斟酌國是於此而今有不能乎若曰業已然矣吾獨奈何又曰天不悔禍吾其敢違事之未立則曰乘其機也不知動者之有機而

不動者之無機矣縱其有機也與無奚異功之未成則曰待其時也不知爲者之有時而不爲者之無時矣縱其有時也與無奚別然則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治國之意終於未明而今日之國勢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士未善自古國家曷嘗不以任賢使能爲急歟然而以意行事以人勝法者乃今日之所諱也故事之曲折無不該法習而行之吏胥所工士大夫媿焉幸時無事將迎唯諾自可稱職而賢能遂至於無用矣其無用也故今之修飾旋闢者反以行見異研玩經術者反以學見非志尙卓犖者反以材見嫉倫類通博者反以名見忌是豈世之惡賢能歟賢能之無用勢有以激之也錮於朋黨沉於卑賤老於巖穴何不可者然而臣竊怪其既無用於世矣而風流日以墜失士俗日以頹敗官無素望人無定品諸路無平時之師舉條無充事之員舉躊躇嗟息而且以之才爲患者何歟豈其既以爲無用而可以抑遏又以爲有用而不可磨滅歟然則以爲有用而不求其實而敗之以爲無用而不思其弊而救之者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士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士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民未善三代之養民臣猶未敢言也若夫漢當文景之際則公私有餘武帝則蕭然耗矣江左元嘉之政其盛衰亦然蓋民之富貧專繫其用兵之多少矣自紹興之中年及乾道淳熙將五十年中間用兵一二年爾亦可謂少矣民之富州縣之寬宜與文景比而今獨奈何民力最窮州縣最困歟試卽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縣曰某可爲歟某不可爲歟其不可爲者十居八九矣又試

卽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州曰某可爲歟某不可爲歟其不可爲者十居六七矣又問其不可爲者何事歟曰月樁板帳爾總制上供爾蹕正人官兵俸料爾又問民力之所以窮者何說歟曰役法爾和買爾折帛爾和買而又折帛爾然則國家有休兵之實過於文景而天下被用兵之害甚於武帝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民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民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兵未善古人之兵以宿師爲損以聚屯爲病不敢別異於民而特養之雖特養之不多數也一朝有事教揀其食料簡其民雖少而未嘗不勝者厲而使之也今之特養者將兵禁兵廂兵世世坐食總其成數斯不少矣古人之兵患未得此數爾固足橫行於天下又有特養之大者御前之軍屯

駐四處鑄兵買馬被擾綱運貲力竭矣然而上下徊徨皆曰兵不可不養也屈意仇讎堅守盟誓行人歲遣貲貨空矣然而內外怵惕又皆曰兵不可用也不知兵既不可不養而何以反不可用歟統副非人瘦削廩賜卒伍窮餓怨嗟流聞議者又以爲就使用之終不可以致其死命也不知既不可用而徒養之又何以徒養之者爲累歟然則昔人之能厲其兵雖少而必勝今日之以兵自累雖多而愈弱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兵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兵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財未善財之善者不曰米粟布帛取於民力之所有歟及王制淩廢運漁鹽榷酒茗以佐用度然終不盡利而亦不盡以金錢責其下之所無雖少而不得不足者蓋亦未至於一切肆行

而不顧也今之茶鹽淨利酒稅征榷何其浩大歟雖漢唐極盛之時蓋一天下之輸曾未能當今三務場之數其又有若大者經總制錢强立窠名從而分隸和買白著折帛折變再倍而取累其所入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入既若是出亦如之蓄常積卒不繼相視無策遂印兩界會子而權之者有年數矣不知取錢之多既若是而何以卒歲擾擾反變不足歟今天下幸欲暫安於無事而徒以是錢爲患也設更有事其一切不顧而取之者又將復出歟夫昔者不敢盡取雖少而猶足今日不顧而取之雖多而猶匱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財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財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昔之立國者知威柄之不能獨專也故必有所分控持之不

可盡用也故必有所縱三代以上星分棊布悉爲諸侯其自存者千里而已此非後世之所能然猶堅植其四隅倚之捍禦封埒其險阨示以形勢至於對立鼎峙雌雄所爭則必隳其委任多其分畫豈無外重生姦跋扈致寇之患哉歷代相承莫之或變蓋非不欲其密而亦不能不使之疎也然則盡收推變一總事機視天下之大如一家之細孰有如本朝之密者歟嗚呼靖康之禍何爲達夷作難而中國拱手歟小臣伏死而州郡迎降歟邊關莫禦而汴都摧破歟今猶弗之悟也豈私其臣之無一事不稟承我者爲國利而忘其讎之無一事不禁切我者爲國害歟豈其能專而不能分能密而不能疎知控持而不知縱捨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紀

綱法度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恭承明詔念軍國之利害不能究知生民之休戚無以自達法或不宜於俗事或不便於時臣固以爲無大於此六者矣然而當先明治國之意而已不先明治國之意使此六者不傷而未壞必蠹而枝披支離渙散而臣之議論無所復用矣誠先明治國之意則臣今所論特其日耳源流汗漫變故萬端非兼收古今不能盡其理非並知難易不能通其變非獨悟真識不能操其決非豫視成效不能待其久也陛下不以臣之愚試留聽焉誠欲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則固當觀今之時陛下以爲今果何時歟果微弱歟則意固在於强大矣果分裂歟則意固在於混并矣果讎恥歟則意固在於報復矣果弊壞歟則意固在於振起矣在陛下審觀熟察而已然則謂今之時爲中國全盛夷狄賓服者臣恐其名訛

之而民非也謂治國之意當維持保守兼愛休息者臣恐其形似之而實謬也在陛下果斷敢為而已臣伏覩詩書孝宗在位二十八年英武剛健勤勞恭儉整厲臣工變移風俗大志未酬親授陛下舜禹之美二典所載若帝之初何以過焉陛下嚴祗寅畏足以膺受付託仁恕溫厚足以慰答億兆虛心無我足以容受正直廣覽兼聽足以照臨欺蔽至公寡欲足以杜塞僥倖長駕遠馭足以招徠英傑於此而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又何難哉譬之行天下者在所問津而已干犯旒扆無任恐懼

上寧宗皇帝劄子（嘉泰三年）

臣聞欲占國家盛衰之符必以人材離合為驗昔周文武身致多士作而用之頃卜天命最為長久召康公為成王賦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其興託淵然以深其旨意沃

然以長不以淺而以減其詞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夫上媚天子下媚庶人不以抗犯為能而以順悅為得此豈有諂曲之意在乎其間哉忠信誠實盡公忘家惟以國之休戚關憂樂不以己之曲直校勝負故能上為人主所信下為百姓所愛蓋人材合一之時和平極盛之治其效如此非末世所能及也往者陛下初嗣大寶臣服在百僚偶當進對輒不自已竊嘗申繹卷阿之義為陛下獻天啟明聖德意開廣志慮日新銷磨黨偏秉執中道人材庶幾復合和平可以馴致臣災疾羸殘目覩斯事不勝感嘆臣聞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和如庖人之味為主於適口而無酸鹹甘苦之爭也使猶有酸鹹甘苦之爭則非和矣平如工人之器為主於利用而無瘢跡節目之累也若猶以瘢跡節目為累則非平矣故善調味者必使眾味不得各執其味而善制器者必能消眾不平使皆効其平人臣誰無有己惟明主能使其忘己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嘉祐之間昔所廢棄皆復湔洗不分彼此不問新舊人材復合遂為本朝盛時臣久病積衰已絕榮望區區之愚所期人臣忘己體國銷怨既往圖報方來如子事父無有怠竭職任所係畢知陳力分守所嚴極忠盡敬不私一身以自徇而與公家相為先後如此則下知和平之實義上享和平之實福遠追文武近法仁宗以無媿於卷阿之詩陛下財幸

劄子二

臣病苦餘日聖恩垂憐使轉漕湖外守符泉南今又特蒙收召入奏之初有兩處職事不敢不陳愚慮臣採湖南士

民之論以為二十年來歲雖熟而小歉輒不耐地之所產米最盛而中家無儲糧臣嘗細察其故蓋江湖連接無地不通一舟出門萬里惟意靡有礙隔民計每歲種食之外餘米盡以貿易大商則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艦而同營展轉販糴以規厚利父子相襲老於風波以為常俗其不耐小歉而無餘蓄勢使之也故每遇小歉閭里不能自相給惟仰州縣賑救城市之民待黃求接食於常平皆十家而九此非諸司當任責而漕司為一路通融有無之處其責尤重然湖南漕司歲計所入甚少比江西纔十之三四比湖北纔十之五六贍不足以支本司一年之經用向者團簇大軍錢數多總司所取不盡可以通借故不自覺而反冒富厚之名自大軍錢屢減舊額總司按籍盡取積以歲月坐致滿底今漕司索然窮匱者五六年矣除發

足支頭之外每遇新舊交易使者與屬官聚議搏手無以具接送之費臣比來之諸郡小歉雖先事講求荒政終不能有所捐代爲諸司之倡去歲鄰陽將閤十借糴作過守合張皇一時驚動幸而就擒欲出少米以哺之力不能及竟閔默而止臣以爲一司事力殫乏至此平居不足以自存萬一水旱急難責任使利害不細臣每念漕司所得屬郡財賦久失定規不可復取本司當自擇其間利源與州縣百姓不相干涉及他司有例可以參酌施行者以漸經理庶稍有餘積爲萬一水旱急難百姓指準之地此誠一路之急政不可忽也臣頃雖熟計不敢奏陳蓋翅始既難而臣方病昏不能勝任今有通練敏達之士授以意指俾之講求許其自行無使貽害足以爲一路之預備寬九重之顧憂豈不幸甚

劄子三

臣切以泉南素有樂郡之名與他州異蓋上供皆承平常賦過取殊少起綱以產錢定人橫費不多吏畏民不輕出令民愛吏思其遺化有示蠲放不知督迫郡計所入僅僅無餘比因吏易頻仍通約歲終當欠四萬餘緡臣將去官百方補湊元交之數極爲費力若更積累日月竊恐所欠愈甚昔之已放不免復取一切之政既行吏民交相恨望樂郡之名自此不可復得矣臣仔細考究乃有本州合得財賦遞年循習不加整會者二事其一南外宗子等請受錢準元降指揮轉運司與本州各應副一半今照嘉泰二年計支一十三萬餘貫而轉運司自淳熙十五年止應副四萬八千餘貫又增撥漳州有名無實者其實每年只取惟二萬一千餘貫而已其米價錢轉運司合撥一萬五千貫近年只應副一半三項積日計虧少本州錢四十二萬二千餘貫其二本州遞年代爲宜信建昌邵武四郡發納上供銀一萬五千六百餘兩四州軍却合應副本州衣紬紬等自減半之後通計六千五百餘匹綿七千餘兩惟信州取足而餘悉不堪三州軍每年計虧三千二百餘匹積欠紬價至五十九萬八千餘貫臣以爲此二事於一郡非小故也且轉運司以合應副之錢委之本州使自陪備以困民力其理豈得穩便況三州軍士上供銀本州每年兩限起發不敢違欠銖兩而三州軍坐視不還使本州自擘畫衣絹支散官兵於義安乎蓋轉運司於本州爲所部官吏雖常仰視不敢取必而三州軍彼此列郡不相統臨坐視積欠遂至百餘萬緡自應然爾自非守臣開析利害達於聖聽而陛下惻然主張特發聖訓厥弊無由可革欲乞

睿旨轉運司須管照元降指揮今後每歲應副本州一半宗子米價等錢並令支貫價不將有名無實者撥抵充數以至欠折其三州軍上供銀并本州衣紬今後並令各自措置所有以前積欠却與盡行豁除如此則本州歲貲可省三萬餘緡守臣更加撙節以補不足庶幾已放者不至復取一切之政亦未遽行樂郡之名可以不失仰稱陛下加惠泉民之意

上甯宗皇帝劄子　開禧二年

臣聞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以就彊者興今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算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强矣臣竊有志願中夜感發竊謂必先審知今日彊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如此則弱果可變而爲强非有難也臣將博陳極論而事關語長誠恐久留天聽

臣每念契丹累世大國也女眞乃以數千人挺鬬而天祚無戰不北遂至於亾以勢而言當是時我疑若可以分功者然終不得一逞而虛渴之役累世軍實耗殲焉何至此哉又況西兵我之勁卒也方臘猝叛聲搖汴都諸將提偏師俘馘無遺種矣渡江以後扈衞艱難誅剿盜賊大抵西兵西將之餘也夫契丹以燕遼全盛之力而滅於女眞嘯起之兵我以關陝驍悍之師而敗於契丹垂盡之將然則宣和強弱之勢斯可識矣自是以來京城則陷中原則失維揚則渡江會稽則航海十年之間未有能與女眞抗者也其後虜與逆臣劉豫迫我不已激而思應於是我始能勝於大儀又勝於李家灣又勝於順昌柘皐而虜始與我定和矣顏亮兇狂自殞而我始能以敵國自立矣夫虜以敗殞而後和雖和而猶不失爲雄我以應久而後勝雖勝而猶不敢盡用然則紹興隆興強弱之勢又可驗矣今欲改弱以就強移迫勤應久之兵而爲問罪驟興之舉作東南幸安之氣而摧女眞素銳之鋒此至大至重事也誠宜深謀誠宜熟慮宜百前而不僭不宜一卻而不收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虜已衰弱虜有天變虜有外患怵輕勇試進之計用黷武直上之策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宜和之所不能爲紹興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臣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變弱爲強誠無難者在所施設如何爾取進止

箚子二

臣所謂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者臣伏覩建炎紹興渡江之後非不欲固守兩淮襄漢而虜人衝突無常勢不暇及既議和好則收兵據戍已有定約又不敢謀故淮漢千

餘里常蕩然不自保也今雖分兵就邊稍圖外向然我既能往彼必能來是時淮漢守備不全倉猝不過移治而專倚大軍迎敵勝負不可知要必扼江而後止如此則往者未足以係西北之望而來者已足以搖東南之心矣本朝外攘豈顧內撼萬一搖動將何賴焉故臣欲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做家計牢實自守虜雖擁衆而至則於堅城彼此策應首尾相接藩牆樊扞堂奧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言矣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一也四處御前大兵國家倚以爲命歲費緡錢數千萬米斛數百萬東南事力盡矣譬如亭子所賴四楹一楹有闕累及三楹無獨全者臣慮其間統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陣進戰退守必然未能一一皆是若今所委付果已得人尤宜曉夕用心事事警策件件理會若其人未當則利害甚多伏惟陛下審之重之此兵幾三十萬未可便望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但一人眞有一人之用淮漢能守此兵能戰數年之內制虜有餘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二也倘此大事莫先人材陛下比年首以大義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極寡此未必皆怯懦首鼠不肯任責也亦由積安之久素所不習耳聞目見兇然生疏昔守文粹中論京城守具白時中自謂事非經歷則不知而況兩陣決機有大於此乎今天下亦非無智意材力願得自効若淮漢千里果當固守四處大軍果當精練四方之才隨其小大宜付一職使之觀事獻策以身嘗試習熟漸久方能捨燕安而樂艱難易脆弱而爲堅強勁虜在前行者思奮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三也至於朝廷之上封域之內綱紀法度號令賞罰黜陟從實條目至煩然總先是三者則其餘可次第舉矣取進止

劄子三

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仁宗英宗號極盛之世而不能得志於西北二虜謹以用兵既多經費困乏然自屈已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椿之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間拓地進築而斂不及民熙豐舊人矜伐其美然陳瓘譏切曾布以爲轉天下之積耗之西邊邪本自此撥矣於是蔡京變茶鹽法括地寶走商賈所得五千萬內窮奢侈外黷兵革宣和之後方臘甫平理傷殘之地則七邑始立燕雲乍復急新邊之用而免夫又興自是以來羽檄交警增取之目大者十數而東南之賦遂以八千萬緡爲額焉多則未以富國財既多而國愈貧加賦未以就事賦既加而事愈散然則英主身濟非常之業豈以貨財多少爲拘近者國用置司偶當整飭武備之際外人但見立式太細鉤校甚詳不能無疑謂將復取臣獨以爲不然何者名實不欺用度有經式寬民力永底阜康此詔書也兩浙鹽丁既盡免矣方以寬民而何至於復取乎參攷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計而總覈之其理固當然臣謂國家之體當先論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殘民則所出非經其爲蠹國審矣今經總制月輸青草折估等錢雖稍已減損猶患太重趁辦甚難而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貪官暴吏展轉科折民既窮極而州縣亦不可爲矣以此自保懼無善後之計况欲規恢宜有大資之澤伏乞陛下特詔大臣使國用司詳議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不須對補便可蠲除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寬息之實陛下修實政於上而又行實德於下和氣融浹善頌流

聞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者也改弱以就彊孰大於此凡此皆其大要而已陛下不以臣爲愚且迂敢不自竭而詳陳焉取進止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一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

狀表

安集兩淮申省狀

右逐一開具在前外然其間利害曲折亦復不少某竊照去歲虜入兩淮所殘破處安豐濠盱眙楚廬和揚凡七郡其民奔迸渡江求活者幾二十萬家而依山傍水相保聚以自固者亦幾二十萬家今所團結即其保聚不流徙者雖不能盡在其中大約已十餘萬家矣其流徙者死於凍餓疾疫幾殫其半而保聚之民亦有爲虜驅掠而去者散爲盜賊則又不在焉度今七郡之民通計三十萬家和議未定室廬不成就使和議有定其短長之期又未可知此三十萬家者終當皇皇無所歸宿蓋淮上四戰之場虜敵往來之地民生其間勢固應爾然自古立國未嘗不有以處之也無以處之則地爲棄地而國誰與共守設使今歲邊報復急此三十萬家者又將奔迸流徙而喪其生乎春秋戰國之時畫國而守大爲城邑小爲壘壁百里之國皆有邊而自非暴君苛政其民未嘗散之四方兩漢以後裂爲南北中原不合者凡數百年人在戰地各自爲家養生送死老子長孫未嘗有闕彼非有以自守不肯輕棄其鄉安能如此自唐以後至於本朝以和戎爲國是千里之州百里之邑混然一區烟火相望無有扞蔽一旦胡塵猝起星飛雲散無有能自保者南渡之後前經逆亮之禍近有僕散揆之寇累世生聚一朝蕩然故某昨於國家營度規恢之初以爲未須便做且當於邊淮先募弓弩手耕極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約可十萬家列屋而居使邊而半實虜人不得踰越所以安其外也蓋漢唐守邊郡而安中州未有不如此者也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虜共之惟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縻以小職濟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令虜雖大入而吾之人民安堵如故扣城則不下攻壁則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使此謀果定行之有成又何汲汲於畏虜乎所以安其內也夫徒手搏虎以幸其斃一夫之勇也一夫之勇未必驗而一夫之怯其爲驗也決矣爲天下者不以天下之大而就一夫之勇故某願朝廷以謀困虜以計守邊安集兩淮以扞江面使淮人不逃則虜又安敢萌窺江之謀乎故堡塢之作山水寨之聚守以精志行以强力少而必精小而必堅毋徇空言而妨實利則今日之所行與漢唐之屯田六朝三國春秋之壘壁彼各有以施之不相謀而相得故也伏乞照會指揮施行

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塢狀

某昨蒙差兼江淮制置專一措置屯田被命之始即嘗深念以爲今之屯田與昔不同夫省運就糧分兵久駐磨以歲月待敵之變此昔日屯田之常論也頃自虜寇驚騷淮人奔迸南渡生理破壞田舍荒墟十郡蕭然無復保聚今之所急在於耕其舊業而復其所當安守其舊廬而忘其所甚畏爾豈得以昔日之常論以行之乎故某遂急且於江北創立三堡先作一層今三堡既就流民漸歸所宜招徠安集量加賑貸分於東西一二百里南北三四十里之內其舊有田舍者依本住坐元無本業隨便居止其間有强壯者稍加勸募給之弓弩教以習射時命程試利以賞激使一堡界分內可得二千家爲率萬一虜騎今秋再至

隨處入堡與官兵共守此今日經營之大略也至於屏蔽江南防把口岸則其說尤長敢不盡布愚悃某去歲忝綴朝列首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致詳前後案牘無非昨治戰艦布列岸兵栽埋鹿角釘設暗樁開掘溝塹計步而守數里而屯皆元勳故老之已行謀臣策士之素講雖其間用之有利不利然終未有能捨此而特立者也況某晚進末學何所能爲不過守舉往事期於無闕而已如鹿角暗樁之類去歲論者固嘗指爲兒戲及扣其別有何策則又寂無所言某猶謂虜人必而堅守則大江而自固則如前數事亦豈不足以立功至十月之末邊遽告急淮人渡江以億萬計江南震動衆情惶惑一日有兩騎僞效番裝躍馬江岸相傳虜人至矣濟渡之舟所纜離岸檣楫失措渡者爭舟覆溺數十百人某始歎息曰是眞不足賴也今雖

岸步有寨江流有船鹿角暗樁數重並設溝塹深闊不可越踰其如人心已搖誰與力拒萬一虜兵果至彼皆棄之而走爾所以建炎紹興之間兀朮輩未嘗不徑渡江南如逆亮之不得濟而遁者幸也於是始用重賞募勇士渡江北劫虜營石跋定山上下凡十數往返取其俘馘係纍以報江南猶氣兒者賈勇而人心始安虜亦由此卷甲遁矣然後知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江至於六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以來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不暇尋繹爾然渡江之兵誓於江北無家基寨無所駐足故石斌賢之徒不能成大功宣司嘗急呼封彥明王喬欲令將兵策應和州竟閧噪而止今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眞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所築皆是故基衝石

猶在今各堡無事之時只以五百人一將戍守常加修葺勿使廢壞收聚居民與之爲主合岸渡築會自成市井若萬一有警乞從朝廷卽令各堡增募一千人照吐渾等伎並與帮收總領所請給隨堡防守教閱諸州禁兵抽摘二千人以九月至幷於防江教用內摘那千人各堡二千五百人幷堡塢內外居民二千家之勝兵者或臨時旋行招募亦各二千人各堡通爲四千五百人相共守把然後合制置司以八九月別募精勇敢死士千人厚帮請給以待刼寨焚糧追前搏擊之用蓋堡塢之成於防江有四利往日江南列營五萬人去歲亦不下三萬而民兵不預然止可坐食而守敵果窺江責其不走固已難矣而況進戰乎何者虜在北岸共長江之險兵衆騎多而吾軍之氣已奪矣今堡塢旣立虜有所忌固不敢窺江就使來窺江南岸

兵膽氣自生志力得展使之前進無所畏怯一利也雖有各處戰艦然虜已在江岸或聲言奪船徑渡或實爲造舟之勢我之舟師往往不敢放出北岸勝負未決旁觀膽落憂恐萬端今堡塢旣成虜縱在江北我有應接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並發或捨舟登岸乘勢擊逐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八面便利捷疾尤在舟師之上然迫虜於岸而收全功者其勢易俟其入江而決死鬭者其勢難今堡塢旣成有易無難三利也戰艦甲士慮閉舟中擁戈坐觀從昔病之無策可治今舟得便利人無慮設四利也使虜果忌堡塢爲彼之害或擁大衆志在必取今石跋瓜步近在江津定山去江纔三里爾我以戰艦海舟爲江中家計強弩所及虜人腹背受敵自投死地理在不疑脫若虜人只而不前置而不問盡力攻擊和滁眞六合等城或有退遯我

以堡塢全力助其邀襲或形其前或出其後制勝必矣此堡塢之利所以爲用力寡而收功博孫氏六朝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餘者非幸也數也故某欲因屯田堡塢之立收兵民雜守之用屛蔽江而先作一層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虜雖再來不復求渡騰突紛擾貽亂江南次第入深因其險要用其豪傑見團結山水爲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司之力無緣周遍特借以聲勢使自爲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蓋孫氏六朝保固江淮之成規非尤國先零兼祇許下之謂也不然則南北並爭之際無歲不有兵革淮人豈能屢逃屢復以自瀆於流離死亡也哉某自去冬憂悸熏心背疾之外復增新病背病半年呻吟宛轉自有敗兼江淮之命不敢辭避力疾督趣成此三堡其間條目極有未備而某羸證既成不能扶持忍死以待畢事豈勝慚懼伏乞朝廷速賜選擇總練通方老於智謀之士前來建康糾劾某衰作疎漏之失效尋前史規畫縝密之舊克集功緒以究遠圖某不任祈扣之至所有定山瓜步石跋三處堡塢團本并四十七處團結山水寨居民戶口姓名帳冊謹隨狀繳申伏乞指揮施行

辭免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狀

次對之職爲選甚高襃玷督都雖嘗假寵退甘窮巷固已黜幽恍歲月之屢遷何夢寐之敢及七十既至一再控陳但得歸休便爲止足豈意矜憐枯瘁委曲陶鎔特畀新除復還舊物然而竊尋故實兼考前文惟必諸告老則或容日日以示恩今猶使奉祠則安得因閑而冒受夙夜自揆震驚靡遑伏乞俯諒微誠特賜敷奏寢免華文閣待制恩命只以本官依舊宮觀不越常分庶幾少安無任瞻跂俟命之至

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狀

閒命殊常省躬震越蓋臣子年耄而食貧上所矜閔則爲之畀祠賦祿所以示恩也至於超進職名寵光榮耀將以爲勸則非德進而業廣不在茲選某頹齡疲曳貧病交迫伏蒙至仁曲加憐念特畀祠官所宜祇服恩私俯僂拜受無敢後矣恭惟先帝大訓華閣祕藏學士寓直最爲清近而某志行凋落問學空殫性與年徂材隨老盡儻若貪榮冒處不知自引是彰聖朝濫予之過而非所以爲勸也伏望鈞慈特賜敷奏令某止仍舊職賓奉新祠所有寶謨閣直學士恩命乞賜寢免不勝俟命之至

辨兵部郎官朱元晦狀

臣聞臣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實非其實而敢告者惟私意之是徇而忘君父之爲不可欺者也臣竊見近日朱熹除兵部郎官未供職間而侍郎林栗急劾去之士論怪駭莫測其故蓋熹素有文學行誼居官所至有績因王淮深惡之遂不敢仕陛下差熹江西提刑使之奏事熹趑趄辭避終未敢前淮既罷去陛下趣熹入對用爲郎官人知陛下進熹有漸無不稱慶忽爲栗誣奏逐去衆議所以洶洶不平臣始疑之以爲栗何故至此得非熹果有罪外人不能知而栗獨得其實以告陛下也暨栗劾奏熹文字傳播中外臣始得以始末參驗然後知其言熹罪無一實者特發於私意而遂忘其欺爾栗雖貴而近臣雖賤而遠然臣子之於君父大義一也焉有栗以熹不實之罪欺罔君父之前而臣忍不以實陳於陛下乎栗言熹敢自偷私計非便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肯赴部供職臣聞熹既受

除郎官省劄卽時遣回江西提刑司接人客將兵卒等皆已辭去其時朝士有候熹者皆共見之熹以腳疾發動不任下牀遂申尚書省乞給假候痊安日供職是栗謂熹只欲回就江西不肯供職者非其實也栗言熹四司郎官廳印記不有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緣長貳不合收管郎官廳印記臣再令送還仍加鐫諭旣能出入宮門上殿奏事乃遍謁宰執臺諫卽乘轎入部供職豈不爲難兼郎官印記雖以棄擲在外慮有失去其朱熹堅執不從臣爲貳卿不能率屬致其偃蹇拒違君命實負慚德所有印記無所歸著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夕至于達旦且臣聞熹未對之前腳疾已作當對之日偶然少止對下之日後與宰執臺諫相見腳疾痛復劇旣申尚書省祗受恩命止乞給假供職適會缺泊旬休未及將上所有郎官印記熹旣未供職豈可受乎熹已申省乞給假矣雖欲聽栗鐫諭而扶曳供職可乎郎官未供職以前印記合是何官收掌此正長貳之所當知其可推以委熹乎是栗謂熹不受印記偃蹇拒違君命非其實也栗又言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臣聞朝廷開學校建儒官公教育於上士子闢家塾隆師友私淑艾於下自古而然矣使熹果無學術歟人何用仰之果有學術歟其相與從之者非欲强自標目以勸人爲忠爲孝者乃所以爲人材計爲國家計也惟蔡京用事諱習元祐學術嘗有不得爲師之禁今栗以諸生不得從熹講學爲熹之罪而又謂非治世之法宜禁絕之此又非其實也栗又言熹欲以高價

妄意要津傲睨累日不肯供職以爲作僞有不可掩夫栗逆探熹之用心而暴揚之此非臣之所得知也臣所得知者熹以今月初八日除郎十一日再爲江西提刑栗之劾熹當在初九初十兩相去隔日之間而栗以熹累日不肯供職是栗急於誣熹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陛下愛惜名器館學寺監久次當選郎官者只令兼權其親郎選亦不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大宗丞計衡兼權以熹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聞陛下明詔曾任監司知縣者始得除郎其事久矣館學寺監雖久次而未嘗歷知縣監司則不免兼權豈得謂其當選郎哉若除之際那換闕次移衡用熹熹何德焉是又栗急於誣熹之罪組織其言語足其文辭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職制者朝廷之紀綱熹旣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乞將熹新舊任並且停罷臣聞唐左右丞進退郎官矣本朝故事未之或然惟臺諫彈劾有停斥之請給舍繳駁有寢罷之文至於六部寺監舉劾其屬必曰乞行迴避微其文婉其義所以重臺綱尊國體也今熹得爲栗之屬尚未供職而栗望風劾之且兼用給舍臺諫繳劾百官之例何哉栗以職制紀綱劾熹而先自亂之是職制紀綱非其實也凡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最甚利害所係不獨朱熹臣不可不力辯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創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麤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瑕闕以好學爲過愆相爲鉤距使不能進從旁窺伺使不

獲安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殆如喫菜事魔影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此於陛下彰善癉惡封植人才以為子孫無窮之命者其損不細矣栗為侍從就其選淺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示信於下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横生善良受禍何所不有臣伏見栗恥不得與廟號之議遂為樂堯之說而人知其横怒詳定所人吏執覆遂請罷局而人知其專而況職匪風聞古有常守今又苟悠一身之很愎不畏君父之高明公形無實之言顯逐知名之士陛下原其用心察其旨趣舉動如此欲以何為誠不可不預防不可不早辨也臣去冬蒙恩面對論一大事有四難五不可之條其說至長未獲究竟方齋心滌慮以俟陛下反覆詰難庶幾竭盡愚衷今以郎官去留何至上封事譊譊徒瀆宸慮哉蓋見大臣以下畏栗兇狡莫敢明辨積在牖階將害大體竊伏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無惟其近惟其賢無惟其官惟其是摧折暴横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國家之本孰大於此臣不勝效忠思報之至干冒宸嚴伏地待罪

淮西論鐵錢五事狀

臣竊見近歲私鑄鐵錢散漫江淮公私受弊人情搖動其事多端幸蒙朝廷不惜厚費特與收換始得寧帖臣昨在蘄州日見利害詢採吏民頗為親切今暫領兼司所當隨時補緝務使淮人迄臻安靜謹具奏聞其事有五一曰開民間行使之路二曰責州縣關防之要三曰審朝廷稱提之政四曰謹諸監鑄造之法五曰詳治司廢置之宜何謂

開民間行使之路始初鐵錢不分官私民間不辨好惡得錢便使自禁私錢百姓懲創官買交關文支揀擇或將官錢指為私錢不肯收受或只要一色樣錢（謂如舒蘄人各只使本監字號錢之類）或只要新鑄官錢且免揀擇民旅持錢買物一貫之中常退出三四百至以米穀他物自相酬準城市尚可村落尤甚緣此行用艱難物貨稀少朝廷禁斷私錢本要流通官錢若官錢方更疑惑豈得穩便臣近以乾道同安蘄春大冶舒松漢陽定城新舊諸樣官錢釘板印榜曉諭民間令其從便行使亦立私錢樣令揀選不用令各州發廳官委諸縣釘樣於都保又別差官親至村落委曲勸喻欲其耳目接熟用錢不疑須待官錢流通物價復舊方見禁斷私錢之利在臣本路已逐一如此施行其淮東湖北臣目所不見未知如何近因還司過蘄口鎮鎮民詣臣稱揚眞泰州凡紹熙元年二年蘄春監所鑄錢皆嫌麤惡揀退不使臣尋令拆辯揀擇其字文模糊尤甚十居二三見已關會諸處別議措置然則揀擇用錢人情不甚相遠兼既有新舊諸錢存私錢色樣不一曾經揀換錢文祇得若不於行使攤分明加告報終恐向後用者疑惑臣不敢作治司發往兩路州郡欲乞自朝廷降樣行下永遠照使要令村落僻遠認識不疑民旅交易流通無礙如此則既擾之精神可以收回人亦知收換之實利矣何謂責州縣關防之要兩路先後立限收換私錢淮東多而淮西少雖緣禁有遲速之故然積累數年委有許多私錢別無歸著其當與收換則一爾今已於限內申報盡絕而昔色私錢尚頗散在民間或限內齎赴不及出限不可投換或貫百少可無力投換或富人收藏意圖他時禁弛復得行用既存盡

絕難辨其餘然市錢用之中常有夾帶所幸民間識認揀出不要其新鑄私錢間有三兩文到市上者姦民窺伺豈肯遽已自禁戢以來號令紛紛爭爲嚴峻或令五家結甲或令旬申有無私鑄巡尉以捕捉人銜敗獲治緣由透漏滑流常要巡綽津渡皆須搜邏吏人甘伏決配官員皆俟朝典臣檢照淳熙及不住承準申明雖皆已遵守覺察然終未得關防之要必行則誣告羅織獄訟繁興泛行則便同文具姦宄仍在臣近令各州發廳官責屬內廂巡地分都保等處專一禁止行使私錢之家有具委無行使私錢結罪類申本司只此一令不必繁多但要行之堅久私錢無用私鑄自息此雖冶司職事亦但可施之本路欲乞朝廷指揮於行使鐵錢州郡除照官錢已樣從便流通行使外並要本州月具更無行使私錢文狀結罪申尚書省蓋欲必無私鑄其說難信欲必不使私錢其事易遵況經收換朝廷爲民之意已足如有違戾懲治大吏一人自然震聳用命如此則令簡而可行實而可久矣何謂審朝廷稱提之政始作鐵錢非要添此一項泉幣蓋專以絕銅錢滲漏之患爾銅錢過江北既有鐵錢以易之矣鐵錢過江南亦必有銅錢易之可也今爲銅錢地而不爲鐵錢地事不均平豈行法以來偶未之思歟故江北自行鐵錢之後金銀官會無不高貴富商大賈財本隔礙而淮旁之民只是往來兩岸洲夾之內銅鐵異用風波滯留便已盤費消折安居雖久仍皆凋疎淮人歎息以爲朝廷緣銅錢之故致令江北不得自在坐懷抑鬱無與上聞近戶部建明權作兩淮交子百萬通行沿江州郡仍許入納淮人若驟得此散行用稍廣目前利益但臣採其土俗之論以爲月日稍久流轉不行必有減落自所之憂將爲店鋪停塌之利若要稱提得所義理均平當使鐵錢之過江南亦如銅錢之過江北皆有兌換之處兩無廢棄之虞於江南沿江州郡以銅錢會子中半或一分銅錢二分會子直行兌換鐵錢計其所收或科撥付總領所或仍換銅錢則可以減諸監歲鑄之額或付兩淮和糴樁積馬料修城則更不支降交會亦於朝廷初無所失淮人知鐵錢過江有兌換之處自加貴重商旅之在淮南者亦不敢輕賤鐵錢則金銀官會及其他物貨自當低小如此稱提雖行鐵錢可以經久無弊若恐鐵錢過江兌換者多自合量宜撙節但要存此發泄一路而已何謂謹諸監鑄造之法臣切詳興監以來所鑄鐵錢其輕重薄厚精麤大小略爲相等就中淳熙七八九年中間蘄春監所鑄字畫精細輪郭堅明比於諸錢又爲精好十五六年以至紹熙元二則頓成麤惡習久生弊勢亦宜然昨鐵冶司急欲取勝盜鑄者遂翻新樣四季別爲字文舊重四斤十二兩今增爲五斤八兩新錢比舊大幾一輪臣竊以錢文宜一輕重大小宜均則民聽不疑行用不惑季別一樣自鑄工不能記憶民間何由辨認而又新錢特大形迹舊錢常人之情喜新厭舊所以有只要新錢之說豈可舊錢遂成無用又特大者自爲貫辨則可行使分開互用串聯不合臣細觀之新錢刻畫麤大其實不如舊錢用鐵雖多錢體不重但加比驗自可分明兼照自淳熙七年至紹熙二年上半年同春兩監通鑄過四百餘萬貫七年之前及他監所鑄又未有數目前公私行用官中自應保護舊錢其新錢但當鈐束監匠盡工鑄造深鑒末年之弊必如初鑄之精而已若徒翻樣增鐵以自別異

深所未可故湖廣總所近有申請以新舊官錢不同未敢通用正謂此也臣已行下諸監只以蘄春監淳熙七八九年錢樣爲準務令精好更不添補數及四季綱樣欲乞更賜聖裁庶幾民聽不疑新舊一等何謂詳治司廢罷之宜臣竊以臣僚初議專置鐵冶一司是時私鑄熾盛鐵錢流入浙西內地駭愕專官講求誠合權宜乃其方略禁姦捕盜鋒鋭雖傷猛驟亦中事機今觀治司陳請三十餘事皆已施行矣然終是論建太廣行移東遼至使諸司乖戾州郡掣肘人心驚疑異論蜂起自有各路監司任責指揮人情少安方敢向前措置此臣所親見也事變之來動以靜勝不在張皇其後治司亦自畏縮雖已得旨者多不果用且如舒蘄兩監鼓鑄之政舊責守臣其增造減工糙惡生弊走弄文歷支用自由當職官吏固宜黜罰爲治司者但當督察稽考總其大柄而已取而自鑄遂致怨咨以爲破壞兩州事起倉猝至於碎置幹官撿踏創造廨宇營房列屬徒多控制州郡況鐵炭中賣處處增足非比銅坑苗脈須要訪求坐食端閑冗從無用以臣所見私錢既蒙朝廷收換若民間照樣行使則官錢通流州郡嚴禁夾帶則私鑄止絕鑄造並遵舊法而新舊錢不疑稱提出於均平而江南北如一逐路自有監司任責則提點江淮湖北坐合取會迂回更乞聖慈與宰執商量數月之間合與未合結局協於權制不爲贅疣塞希恩僥倖之門杜貪功紛亂之意靜治不擾淮人自安臣謬蒙恩選委所有愚慮不敢不言干冒天威臣無任瞻越俟命之至

蘄州到任謝表

始從參幕無最可書驟借專城以恩被錄對龍顏而甚願

誤寄委以知難中　謝伏念臣頃隸太常承乏博士方請望襲行舜禹之舊當陛下祇見祖宗之初廁預討論嘗叨奉引何幸清明之上獲綴末班乃緣貧悴之餘自求外補達役忽棲於故楚浮家幾遍於長川恭惟駕馭豪傑之時兼有收撫孤寒之道遂令試郡課以治民江黃之間山澤相補素號僻左本極貧虛屬因淮南行鐵以來僅乎蘄口置監而後陰銷官鑪之羨不勝僞治之煩浸用驕奢無復紀綱所以檢覈增鑄禁絕私錢畏兩文錯折之多市井至於晝閉取十年工本之數軍庫爲之頓空解紛既難任責良重將欲布宣國家拊循之德奉行監司督察之威稍安人情儳給經費懼非孱拙所克堪勝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詳於使臣察於知遠柬擢疎賤即爲守望之親磨厲鈍頑收其斂遠之效輯和邊面培壯本根臣敢不因時所宜以靜爲福日計不足雖無毫髮之功心力未窮尙答乾坤之造

除淮西提舉謝表

素抱迂愚自投閑散責之禦守試事淺而未酬就俾拔行忝命優而難稱中　謝伏以久合一使兼總二職屬昔荒殘在權宜而當省於今寔關吏道之滋繁重以鐵冶之司旁制江湖之遠適幣泉淆雜之過幸朝廷收換之恩而錢之官私尙難辨其眞僞鑄有新舊致徒分於愛憎人心交疑物貨浸少茲爲大慮所貴周防譬之琴瑟既解而更張然膠柱之譏猶在如彼馬牛不安於乘服則駭輿之患當思臣暫領蘄陽未彰善效兼請淮土早動鄉情敢以章句之諸生輒叨金穀之劇選此蓋恭遇皇帝陛下順時除弊因事討論不惜厚貲以解詿誤之窮愁不變本謀以消姦非之階禍臣祗承德意遵用寬慈察部之條視身爲律倘

刑罰可損而事以底定則威靈所被而民用適寧

除太府卿淮東總領謝表

既殫錢米又知甲兵本乞漫游更叨煩委（中謝）伏念序遷學校因慚課業之荒唐內迫家門重困食用之窘薄一貧殆不可忍屢請期於必從然而辭尊居卑陳力就列觀古爲訓於退則宜今乃升寄卿班示厥號名之寵領開軍政制其財賦之權猥用榮章被之弱質若夫此地爰自積年務場壞而經常之鏹大虧綱運弊而滯惡之糧亦歷日累日重者近變而已兵民俱困則違患若何況於由細入麤以輕馭重忽當警急無異承平國其選擇而使能臣姑冒昧而就縣此蓋恭遇皇帝陛下勤勞初載謹審外防謂臣粗讀古書合更時務因其欲斂藏湖海之上且復令周旋戎馬之間臣敢不事貴經通身先損節必吝出納是爲有

司之常苟逃曠瘝終返腐儒之舊

謝除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表

昭示眷留未即野人之賤寵還書殿復參近侍之榮姓名已沒於行陣而賜給超於新特伏念臣資樸疏信己之學之進趣合變之能昨一內奔論思浸成違忤竽乎外專屏扞又負愛虞迄無顯効於幾時叵合冥心於暮齒若乃竊扶短策緩駕卑車追懷悔尤濫軒裳之非據自嗟衰耄指林壑以言歸惟賴天度弁涵皇明隱燭獲從容而善退保優佚之令終至於鄰蹈往猶寂寥久廢因茲告請遂曲軫於深慈悉與蠲除俾再通於禁籍倘縻素廩仍躡真游爲幸則然非願敢及此蓋恭遇皇帝陛下躬秉上德化幾泰和馭臣以貴爲利美俗在寬之用衰憐末路許補其前修矜恤老窮不忍失其故步竊仰鴻施有如神功臣事

殞而年徂志空存而力盡雖曰愈重受恩之地然而莫知報國之方顧越是期統慚罔措

謝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表

帝典近而易違皇猷親而愈切超踰次對敢沃前旒顧慚衰邁之蹤難副知憐之厚恣以鑒觀治忽審擇後先大化所覃右文爲盛藏奎圖之府建自太宗直學士之官置從景德逮茲列聖並煥鴻名分命諸儒遞升華序博達今古從容規諷之間先識幾微補報職業之外臣力耕朽壤勤鑿枯泉空有胼手胝足之勞曾無曝背食芹之獻忽進陪於閣職復巖奉於仙靈護顧則多潤色冥賴此蓋恭遇皇帝陛下同天造化與世範圍萬物覩聖而作新一毫皆上所成就存留宿舊閔惜餘殘非必選賢示將假寵臣敢不寅恭異數夕惕茂恩待滿今祠終償晚歲乞身之願試尋

末學少殫平生致主之忠

湖南運判到任謝表

旨選擇於久閒之日厚矣曷酬拜恩除於倚病之時羸而難任陳情未察恭命勉行（中謝）伏念臣愚過特深自量尤缺一昨賜歸於窮谷仰甘息望於榮塗誰若父之矜憐不棄與朝廷之記錄常在甫頒祠廩遽錫州麾雖許控辭終蒙注遠遂由重湖之節假以灌輸之權示欲必行嚴爲期會臣子供奔走之職何敢屢違穹蒼垂覆蓋之私所宜仰戴被馳神宮錦涉修程既達置司恭將隆指然念臣災屯合聚痼恙侵陵形質至於變移心虛衡而昏聾累年沈痾衆藥備嘗曾微除愈之期僅有蘇醒之覺故人玩於存省或疑無他醫工莫知其名可謂異疾今有事任於一路不爲少非展布其四體無以畢若殆以疲憊臨之則何但凶

萃而已更虞闕敗上累生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帝堯之知人致文王之多士考於已試俾使勿欺採其舊聞責以來效故令廢脩玷此光華臣敢不銷虛減以周下情立實信以觀達俗視殘軀之可力傾盡而爲饒宿疢之或平應捐以報

除秘閣修撰謝表

論疾丐歸將待休於一壑疏恩寓職乃增重於三湘衆之所榮臣以爲忝中謝竊以典修中秘肇自政和必須資歷之多號稱館閣之舊屬厭時望積累外庸不慮論撰之名始副掄除之實伏思臣者素謂畸人雖早汙於清班亦濫塵於煩使旋已深而未報禍遽過以挺災坐閲寒涼再徂歲問及此扶行而問俗幾成尸素以具官惘惘於簿書之程區區乎醫藥之事空抱膏肓之苦莫充砭磨迄何毫髮之勞可當褒序飾朽株以丹青之美登醜石於珪瓚之叢凜然無堪蹶足異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公衡聽兼愛曲成憐其拙疏若在所取不緣孤外而有退遺使之託身文字之林掛名侍從之次煥矣賁賁然其寵章臣末路老逢矣心銘激悵沈痾之縈薄未測頹齡恐竭力之支離弗酬大造

除工部侍郎謝表

未散沈痾徒抱不夭之恨迄緣終制冒參宰注之聯再竊身榮示專親養中謝伏念臣昨承君命而趨走避權家禍之悲傷當其冥迷仍復顧省雖云順變驚日月之不留強使復常慌形神之非昔諒憐偷延命召趨行賜先見於延和歸舊班於起部沐浴膏澤之美殆異餘人生施枯槁之恩有愈造物而臣摧殘故步損耗宿心豈無激昂之思滋

甚褒遐之近鎰稍銖失難謀近功一憶十忘何稗末誼但積徊徨之媿莫知退避之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龍德顯行乾剛獨運悲而求助謙以圖終拔臣寡特之中寘銷迎附祭臣憂患之後多自創懲回視此生之幾何常懼移忠而雖及給溟善下或堪涓勺之輸穹昊蓋高倘竭么微之告

除吏部侍郎謝表

甫越兼旬遽移冠部畀之華劇增以事權中謝伏念臣素弱而不能自強無材而願出人下乃欲安分匪云執謙肯疏退情之中功名絕紀疲疢病昏之後意樂全銷天許會逢上命親近從冬卿而陪獻納冷地冒而修虛銜外擢恩榮內藏拙守於臣何所不足愧臣無以仰承今也超六聯之清高司右列之銓序効職既重責成必深用名已浮計實安有耳目睹記夙宵隱憂此蓋恭遇皇帝陛下有拔士之至明以好賢爲大德馭下極稱亭之審待臣循理分之宜位著所嚴等威自辨臣瀟然一籩不勝禮樂之陳眇矣一介豈在鼎鉉之列雖厲平凡之操粗酬卓異之知

除知建康到任謝表

內參從橐之華外付帥垣之重蓋人以爲寵而臣之所憂中謝伏以行宮蒙高宗臨御之頻建鄴爲六朝都邑之舊感時雖遠撫事尚存義執仇讎安得不居今而思古慮先根本則豈容忘實而徇名藩牆初銳於掃除堂奧遽煩於備禦江流回繞遂將數里而屯民力空殫必也計丁而役募市人至萬數閱水艦且千餘欲以歲年之規責於旬月之近自憐憂患復苦病侵怨被摧行間知倣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文訓武克天施地生襯衣御孺叟之交所宜減

懼誦桑土綢繆之句尤在恩勤臣敢不怵惕以預防拊循而夙共祇身義訓已無欲速之心憑國威靈願附不爭之勝

代薛端明上遺表

臣聞不可移者有生之定數不能泯者將死之遺忠尙忍須臾願殫悃愊中謝伏念臣羇身孤遠逢世熙平孝宗聖德愈新超居諫職陛下大明始照擢黍從官往再歲年驅馳中外諭上指於帥漕未和之際宣國威於漢虜既隙之餘書殿陛華政途竊寵深慚非據不敢冒當迄荷隆慈許從晩退巖棲穴處未嘗不皷於堯天氣盡形銷無復再睹於舜日入冥已迫戀闕空多伏望皇帝陛下法泰道之裁成體乾行之變化灼見物則不失義理之中審知治原常以仁恕爲本永膺大寶益邁昌圖

除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嵩福宮謝皇太子牋

於禮有稽官併今祠而賜免以恩未聽反叨舊次而重居猥以凋殘蒙兹化育伏念某不能則止既老當休已積處於退閒更求全於晩末故官何在初無非望之辭陳迹都忘杳若歸眞之靜至迺興憐遐逮回念沈淪因再請之至誠煥一綸之新渥浮舟詠雅猶存飛躍之餘舜闥垂文復紀庭歌之盛稀闊喧於里社疑信雜於友朋血氣既衰雖云在得日月其逝終將奚爲恭遇皇太子殿下惟德而習時惟柔道而參國命內稟密訓備諳多士之長外穆周行靡失一夫之用以其忝班列之久不使驟從農圃之游某敢不勉竭頹年溫理幼學庶廩有繼莫酬素食之譏庶銜無功益媿榮名之忝

受玉寶賀表

恭覩詔書元正日受玉寶者天運重來國寶再得感深昔念詠歎今逢中謝恭以聖宋一道相承九有率俾琢璞信懋膺受隆圖西祀東封借口者神休於烱烱繼志述事于以見孝德之兢兢變或隱而難防理無往而不復竊何止於陽虎獲迺自於蒙人懼彼遠夷慕仁風而願獻特因方鎭轉誠意以上通兼陳樣冊之文益彰篆籀之寶以至初泰永昌之刻我家備物之珍殆無或遺雖不具在宣明德而密護迄假手以回還皇帝陛下師古以治身奉先而纘服何食息不存於祖業曾斯須敢怠於孫謀宜上穹之鑒臨挈東州而歸附致邦符之舊光昭帝命之新肇辟會同有司校進江淮延頸望基本之常安關洛傾心想恩榮之遍及

受玉寶賀牋

副褘是御洪惟內治之彰明玉寶來歸信矣外戎之助順慰蒲民望契合天心中謝恭惟皇后殿下德靜而方仁潤以澤綬黃赤以受璽文與帝同服澣濯以儉躬志先婦道宜故家邦之慶非覬符瑞之遲嘉協寢夷嬪予郊廟臣欣逢盛典陪附近班澹歷今何無復閒行而衣褐齊贊再得倘與汎筆以書經

申省乞致仕狀

某伏自惟念初無藝能濫塵科目徒備使令之偶乏猥超涯分而已多效職蔑聞捫心內愧今既七十餘景不長素有氣疾脉絡拘迫近尤畏寒溢縮慘懍咳嗽隨聲涕淚交下倦怠屢月瘦悴羸殘視陰將息固無久存之理伏乞矜憐特賜頻奏許令致仕儻或垂逝之年猶保可全之節冀以歌詠太平之樂仰酬君父難報之恩不勝感激俟命之

至

再申省狀

某伏準省劄奉聖旨不允者上恩隆而未許誠不計其歲年下情迫以再干敢自避於經律伏念某少而怯懦長益病昏方當壯盛之時已無血氣之勇論建常慚於迂闊事功奚有於毫分況今老至而衰心意銷索目視耳聽皆瞶眊之餘手掏足攣非奔走之具惟欲乞身暮景得謝明朝竊希知足之風不爲學者之愧伏乞俯加矜惻特賜奏聞許令就今年致仕漁樵故物復還山澤之臞耕鑿遺民永被乾坤之造不勝銜荷激切俟命之至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三

奏議

法度總論一

欲自爲其國必先觀古人之所以爲國論者曰古今異時言古者常不通於今此其爲說亦確而切矣雖然天下之大民此民也事此事也疆域內外建國立家下之情僞好惡上之生殺予奪古與今皆不異也而獨曰古今異時言古則不通於今是擯古於今絕今於古且使爲國者無所因循無所變通一切出於苟簡而不可裁制矣故古今異時之論雖不可廢然臣有獻於此願陛下深思之蓋陛下之欲自爲其國者必將因其已行襲其舊例聽其已然而不加振救之術以日入於積壞則不可謂之自爲其國苟爲不因已行不襲舊例不聽已然而加之以振救之術則

知之何而可必將以意行之以心逆之忽出於一人之智慮而不合於天下之心則其謀愈謬而政愈疎矣故臣所謂有獻於此請陛下先觀古人之所以爲國大觀古人之所以爲國非必遽倣之也故觀衆器者爲良匠觀衆病者爲良醫盡觀而後自爲之故無泥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且古之爲國其在方冊而已其觀之非難惟陛下幸進臣而敎之指數策畫不終朝食而古人爲國之大槩森然見於目中矣陛下深覽太息作而深惟以斷自聖志則不待食頃而所以自爲其國者可決意行之而無難矣夫以封建爲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郡縣爲天下者秦漢魏晉隋唐也法度立於其間所以維持上下之勢也唐虞三代必能不害其爲封建而後王道行秦漢魏晉隋唐必能不害其爲郡縣而後霸政舉故制禮作樂文書正朔律度量衡正名分別嫌疑尊賢舉能厚民美俗唐虞三代之所謂法度也至於國各自行其政家各自專其業累世而不易終身而不變考察緩而必黜陟簡而信此所以不害其封建而行王道也嚴威明權簿書期會課計功效核虛實驗勤惰分行禁止役省刑清秦漢魏晉隋唐之所謂法度也至於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縣行其一縣賞罰自用予奪自專刺史之間有條司隸之察不煩此所以不害其郡縣而行霸政也論者所謂古今異時言古不通於今者謂王霸之不易分唐虞三代之不易復而已若將行其法度以御四海之命不法其所以害是者而劫劫然憪憪然害之愈深守之愈固膠而不解滯而不通此豈有古今之異時哉蓋古人之所以爲國者雖各繫其德之厚薄化之淺深世祚之長短然陛下即而觀之豈有欲其行之而乃從而害

之者乎然則今世之法度其害之者重大而難去深遠而難知矣視古之無害而求去今之害則陛下之國其大方數千里衆而自爲以復祖宗之舊雪百年之恥無不可者矣

法度總論二

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亦必有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矯失以爲得何也蓋必有眞得天下之理不俟乎矯其失而後得之也矯失以爲得則必喪其得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紂之壞亂廢禹湯之治功漢雖滅秦亦多因秦舊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趨於細而法日加密矣惟其猶有自爲國家之意而不專以懲創前人之失計矯而反之遂以爲功且東漢之末四方分割壞亂甚矣魏武雖撥科條審律令以重足

屏息操制垂下而截然使人各得自盡以行其職守者猶在也至晉之敗尤甚於漢南北角立遞興遞滅及其蕩然日見者猶皆自有爲國之意使其下無飾非養過之心人存政舉隨其所立亦或瞭然可見及隋之末年喪亂蠭起癰疽潰裂而太宗一旦立法定制疏明簡直上下易遵然則魏不以諱漢之亡爲興唐不以懲隋之亡爲强夫興亡治亂各有常勢欲興者由興之塗將敗者趨敗之門此其所以不相待而非出於相矯也唐末之亂重以五代雖牛人之無德歲久矣然考其所以禍敗亦何以遠過於秦漢晉隋之亡蓋國之將亡則其形證固已若此矣而本朝所以立國定制維持人心期於永存而不可動者皆以懲創五季而矯唐末之失策爲言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術輔之以正論人心日柔人

氣日惰人才日弱舉爲懦弛之行以相與奉繁密之法遂揭而號於世曰此王政也此仁澤也此長久不變之術也以仁宗極盛之世去五季遠矣而其人之懲創五季者不忘也至於宣和又加遠矣其法度紊矣而亦曰所以懲創五季而已况靖康以後本朝大變乃與唐末五季同爲禍難之餘紹興更新以及於今日然觀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議論隄防扃鐍孰曰非矯唐末而懲創五季也哉夫以二百餘年所立之國專務以矯失爲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獨棄置而未講故舉一事本以求利於事也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本以求利於法也而卒以害是法上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委之於下下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復之於上虛文相挻浮論相倚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人官不可任而任吏人情事理不可信而信法推其惻怛寬平粗得古人之意而文其亡實亦獨何以異於周秦之弊哉於是中原分裂而不悟其由請和仇讐而不激其憤皆言今世之病而自以爲無療病之方甘心自處於不可振救以坐視其敗㨿往驗今而陛下深思其故者豈非真所以得之之道未講歟誠講之而行之當舉者舉當廢者廢昔之密者今爲疎昔之細者今爲大今日出令而明日丕變矣何俟於卒歲之久哉

法度總論三

所謂舉一事求利於事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求利於法而卒以害是法者何也今朝廷之法度其經久常行不可改變者十數條而已而皆爲法度之害故用人以資格爲利而資格爲用人之害銓選以考任爲利而考任爲銓選之害薦舉以關陞改官爲利而關陞改官爲薦舉之害至

於任子則有數害自員郎致仕郎得蔭補爲一害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蔭補得京官爲一害一人入仕世爵無窮爲一害今者汰其謬濫限其員數又爲一害科舉亦有數害取人以藝既薄於古今併與藝而失之爲一害古者化天下之人而爲士使之知義今者化天下之人而爲士盡以入官爲一害解額一定多者冒濫少者陸沈奔走射利喪其初心於今之法又自壞之爲一害一預鄉貢老不成名以官錫之既不擇賢又不稽藝徒曰恩澤官曹充滿人才敗壞又爲一害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而學校之法爲害制舉所以求卓越方聞之士而責之於記誦取之以課試所言不行所習不用而制科之法爲害博學宏詞皆以罷詞賦而進人於應用之文耳矣管要職遂爲捷徑一居是選莫

可退解而宏詞之法爲害募役之法本以免天下之爲役者耳今也保正長之弊遍天下皆患之而役法爲害昔之勑律總核萬事朝廷隨時制宜定爲新書以一條貫有川意見莫知推行但曰檢坐申嚴而已而新書爲舊國家本患州縣之過失不得上聞故置監司以禁切之今也禁切監司之法又甚於州縣之吏豈以監司爲非其人乎抑惟其人而必用是法乎而監司之法爲害府史胥徒所以行文書給趨走雖堯舜不能廢也而今也植根固本不可搖動大官拱手惟吏之從而胥吏爲害又因以推昔之所行行經界則經界爲害行保甲則保甲爲害行方田則方田爲害行青苗市易則青苗市易爲害舉事立法無非所以求利而事立法行則無非爲害上下內外亦舉皆知其爲害矣然而賢者則以爲是必不可去之害庸愚者則恃其有是害也足以自容而其小人則或求甚於所害天下皆行於法度之害而不蒙於法度之利二百年於此日極一日歲極一歲天下之人皆以爲不知其所終陛下將何以救之哉故臣願陛下揭其條目而治之去害而就利使天下曠然一日得行於昭昭之塗雖三代以上遠而未易言兩漢及唐之盛世可必致也

資格

請言資格爲用人之害以賢舉人以德命官賢有小大德有小大而官爵從之一定而不易此堯舜以來之常道也無有所謂自賤而歷貴循小官之次而後至於卿相如後世之所謂資格者然堯舜以來遠矣未可遽復則資格用人未可遽廢至於不能得資格之利而受資格之害資格之害深則人皆棄賢而爲愚治道日壞而不自知此不得

不因今之法而少變之也夫計日月累資攷雖堯舜三代則亦有然者而不以是待天下之賢才有德之人何者賢才有德之人以此官而稱此人可也豈可疑其資格未至而姑遲之哉至漢人則已患苦其弊守相列侯爲九卿九卿爲三公天下之賢才伏而俗吏用矣伊呂周召之倫非其不爲秦漢以後出而法度使之然也唐太宗雖以戰伐取天下而用人能盡其才不拘攣於常格以起一時之治尚有可喜蓋資格者生於世之不治賢否混幷而無可別故以此限之耳而本朝遂以治世而行衰世之法藝祖太宗所用猶未有定式惟上所拔用得魁磊之士至咸平景德初資格始稍嚴一寇準欲出意取天下士而上下羣攻之故李沆王旦在眞宗時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在仁宗英宗時司馬光呂公著在哲宗時數人以謹守資格爲賢名重當世惟王安石破資格以用人一時所謂名士力爭而不勝其後章惇蔡京王黼秦檜相踵效之然而進小人而亂天下者此五人也由五人之所用則皆以不守資格爲詭辭然資格非詐狀明矣而李沆十數人者以守資格得名而其時亦以稍治何也蓋能別其流品以分君子小人之塗以定清濁高下之序彼其號爲德度智略足以居大位者亦已素許之矣特欲其履歷以實之而已矣故其人有自小官而其望已足爲卿相至其久也亦卒爲之若此者可謂得資格之利也今也不然無有流品無有賢否由出身而關陞由關陞而改官知縣由改官知縣而爲四轄六院由四轄六院而爲察官由察官而爲卿監由卿監而爲侍從由侍從而爲執政大臣或由知州監司而爲郎由郎而爲卿監侍從執政資深者序進格到者次遷而已

矣若是而欲以舉賢才起治功其可得乎侍從不薦士宰執不舉賢執資格而進曰此足以任此矣陛下雖欲責之以事論之以謀彼安所從知乎此臣所謂受資格之害也且本朝廢資格而用人無若王安石章惇蔡京王黼秦檜之爲相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爲相然考其功效驗其人才本朝以資格爲用人之利也決矣故臣欲陛下審乎資格之實念今日人才衰乏已甚稍加變通號召收拾以終成資格之利而不受資格之害且天之生才也甚難人主之得才也亦甚難毋天閼摧折之使至於燼盡今世猶有可用之人誠使朝廷之資格一出於人才之所當用則有資格之利而無資格之害矣

銓選

何謂銓選之害甄別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謂賢者而不以使其不肖之人竊怪人主之立法常爲不肖者之地而消磨其賢才以俱入于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也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與之以甄別黜陟天下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汝信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闕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措手足不待刑法而自畏者願無甚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以官賦人以祿生民之命由此而出矣使加之意天下不於此乎整治風俗不於此乎求厚人才不於此乎責實而將安所取

之柰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蔽蒙之歷至竊折乃爲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是幾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時之故矣學士大夫勤身苦力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爲是官喋舌拱手四顧吏胥以問其所未嘗知之法分吏胥上下其手以覩之其人亦抗然自言曰吾有司也固當守此法而已嗟夫豈其人之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名器爲鼓舞翠動之具與奪進退以馭天下何忍襲數百年之弊跡汨沒於區區壞爛之法以消磨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而治功安從見哉況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考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亂之餘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至於陛下而不復也夫曰私曰偏曰怨曰謗曰動衆曰招權此末世之庸人所以恐喝其上而凝壞治道於將興之時者也陛下深考昔人之已行毅然不惑於衆因今之銓選一二人而付之蓋今之大臣與人以堂除者乃昔日銓選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職任有大於此而止以堂除爲宰相之大權堂除爲宰相之大權則無怪銓選爲奉行文書之地也使今日銓選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選盡歸銓部然後大臣知職任而銓選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尚書侍郎者不虛設矣

薦舉

何謂薦舉之害使天下之大吏得薦舉天下之卑官宜若爲善法矣而今乃爲大害且關陞令錄職官改官京官若陞朝官又轉而至員郎此朝廷自設限隔以分貴賤而使人非舉不得入若三考若四考有舉者三人若六考若七考有舉者五人則關陞則改官朝廷之立是法也豈不曰

吾不徒與以賢能而與賢能不自知以爲而知乎然則朝廷歲與人以關陞改官者豈曰此誠賢與能者乎大吏歲舉人以改官者亦豈曰此誠賢與能者乎其人之得關陞改官者又豈曰吾誠賢與能者乎上不信其舉人者舉人者不信其求舉者求舉者不以自信必曰是皆不可知而朝廷之法既已如此則不得不出於此朝廷亦曰吾之立法既已如此則不得不聽其如此然則是上下相與爲市均付於不可知而已故奔競成風干謁盈門較權勢之輕重不勝其求若此者不特下之人知之上之人亦知之矣方其人之未得出乎此也卑身屈體以求之僕隸賤人之所恥者而不恥也此豈復有其中之所存哉及其人之既得脫乎此也抗顏莊色以居之彼其下者又爲卑身屈體之狀以進焉彼亦安受之而已相承若此則以此見舉以

此舉人陛下之人才壞而生民受其病無足疑者嗟夫其始則或不至是矣而流弊之極皆閉守而不思變且京朝官者已爲天下之所貴而朝廷亦自貴之矣不自貴而使天下亦不知貴之宜在朝廷無不可爲者而計今或未之能也今盡多其考累其任使其積日計月而無在官之過者可以循至於次第之京官毋必舉焉其誠可舉者因今之法而舉之與之以今之所與之官若是則庶幾乎士之稍自重者知有常途之可由而不汲汲焉爲是卑身屈體以求之則僕隸賤人之所恥者亦或知恥矣其舉人者不困於求者之多庶幾乎知所自立而或能眞舉其賢能以報上矣解舉官之急姑用是要以風俗稍善治道稍明循次而進必無俟乎舉者而大吏或一舉其才則朝廷信而用之拔於常調此爲舉之正也然此有司之事執政大臣之所當請而後行朝改夕定非若兵財之有所難也睥睨隱忍而不知爲之遂爲天下之大患亦可悲也夫

任子

何謂自員郎致仕即得蔭補爲一害人臣以子任官亦國之重事也其與之宜當於義而稱於恩使朝廷錄功紀舊之意有所表見今自舉主而改官率十餘年而至員郎由常調入仕不過佐郡而止其功業未有以異然且從而官其子豈以爲是庸庸無所短長之士而必使繼世爲之邪且又其仕而顯者職任功效或見稱於天下而不幸其官止於員郎則所以得任其子弟者亦無異於常調而至此者此所謂其義不當而其恩不稱也

何謂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蔭補得京官爲一害京官者朝廷之所貴重使天下士大夫六七考用舉主五六人

而後得之今闊遠而待之者多入仕久者至三十年始得改官疾病憂患公私愆犯有終身不得者或一人特與改官上下相目以爲異事今至使其爲太中大夫待制者即以京官任子弟何重於彼而不惜於此耶豈爲侍從大臣之子則無俟乎舉主考第而已能度越天下之賢士大夫者歟重之則其法窮而不能變輕之則其恩濫而不能變所謂輕重彼此不相應也

何謂一人入仕世官無窮爲一害古者裂地分茅以報人臣之有功使其子孫嗣之所以醻祖宗垂後裔也至於官使必有所宜不可以一夫官簡之所至苟應法令而直與之以爲恩則濫以爲法則弊以爲義則悖且朝廷不脩賢而尙貴朱紫混然夷跖雜處崇觀以來七八十年人臣不以道而得貴仕者在其元身則自宜削奪而今也子孫仕

官不知藝極驕侈無忌自稱世家將使世之賢者何以勸焉

何謂今者汰其謬濫限以員數爲一害且朝廷向之所以濫與之者不知其謬濫而姑爲是無窮之恩也今也知而汰之而徒限以員數則亦不可夫爲上者使其下以知義而已義所可與雖濫與之吾何所得吝不然與其一而棄其一曰此在吾限員之外耳此不得獨賢彼不得獨愚義理愈蔽而人紀隳矣故員郎非朝廷所甚重之官其常調而至此者可勿復與其果有勤勞或賢有德聞於上者與之可也京官爲朝廷之所貴奈何以與從官執政之子弟以今之所與員郎卿監者與之可也計其入官之世次考其所任之多寡以稽其人之有功無功賢與不賢爲之止法可也如是則可與者與之何必以員數限之乎雖然因

今之法而有所變改不得不出於是若舉公卿大夫之子弟而養之於學校擇天下之明師良友以成就之使其材品卓然可以爲國家用則於此乎官使之而苛法煩例前衙後攷皆可一決而去而先王之意見矣

科舉

何謂今併與藝而失之爲一害蓋昔之所謂俊乂者其程試之文往往稱於世俗而其人亦或有立於世今之所以取者非所以取之其在鄉選輒爲天下之所鄙笑而鄉曲之賤人父兄之庸子弟俛首誦習謂之黃冊子者家以此教國以此選命服之所貴者乃人之所輕且夫世之所重者豈必知重其人哉亦或其藝文之可稱者耳此固不足以卜其內今其可稱者又莫之獲而人之所輕者乃反得之然則上之求士而用之公卿大臣由此塗出豈有始於爲人之所輕而終也乃足爲國家之所重者乎

何謂化天下之人爲士盡以入官爲一害使天下有羨於爲士而無羨於入官此至治之世而兔罝之詩所以作也蓋羨於爲士則知義知義則不待爵而貴不待祿而富窮人情之所歆慕者而不足以動其自守之勇今也舉天下之人總角而學之力足以勉強於三日課試之文則囂囂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責朋友以此勸勵然則盡有此心而廉隅之所砥礪義命之所服安者果何在乎朝廷得斯人者而用之將何所賴以興起天下之人才哉

何謂解額一定爲一害百人解一承平之世酌中之法也其時閩浙之士少有應書而爲解之額狹矣今江淮之間或至以僅能識字成文者充數而閩浙之士其茂異穎發者乃困於額少而不以與選奔走四方或求門容或冒親

戚或趁羅納夫士之爲學其精至於性命之際而其用在於進退出處之間然後朝廷資其材力以任天下之重今也以利誘之於前而以法限之於後假冒干請無所不爲然則以其有是士之可取也而取之此其義理之當然者耳則解額之狹於彼者何不通之使與寬者均乎

何謂一預鄉貢以官錫之爲一害古之取士也取之四五而後定其終身而本朝之法不然其鄉貢也一取之而已一取而不復棄其人三十年之後憐其無成而亦命之官蓋昔藝祖之初憫天下士有更五代困於場屋而猶不得自遂者因以爲之賜今也士人充塞偶然一得何足爲言則安用此而遂爲常法乎夫士者人才之本源立國之命繫焉四患不除而朝廷於人才之本源戕賊斲喪不復長育則宜其不足於用也去四患得四利所謂養之於始自

拱把而至於桐梓古人之言不可忽也

學校

何謂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三代漢儒其言學法盛矣皆人耳目之所熟知不復論若東漢太學則誠善矣唐初猶得爲美觀本朝其始議建學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幾而大獄起矣崇觀間以俊秀聞於學者旋爲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之人大抵學校之名士也及諸生伏闕搥鼓以請起李綱天下或以爲有忠義之氣而朝廷以爲倡亂動衆者無如太學之士及秦檜爲相務使諸生爲無廉恥以媚己而以小利啗之陰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謗議喧然故至於今日太學尤弊遂爲姑息之地夫秉義明道以此律己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學而今也何以使之至此蓋其本爲之法使月書季考校正分數之毫釐以爲終身之利害而其外又以勢利招徠之是宜其至此而無怪也

何謂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往者崇觀政和間蓋嘗考察州縣之學如天子之學使士之進皆由此而罷科舉矣此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久而遂廢今州縣有學宮室廩餼無所不備置官立師其過於漢唐甚遠惟其無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負俊氣者不願於學矣州縣有學先王之遺意幸而復見將以造士使之俊秀而其俊秀者乃反不願於學豈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講之不至乎今宜稍重太學變其故習無以利誘擇當世之大儒久於其職而相與爲師友講習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朝廷官使之爲無難矣而州縣之學宜使考察上於監司聞於禮部達於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進於太學或遂官之人知由學而科舉之陋稍可洗去學有本統而古之文憲庶不墜失若此類者更法定制皆於朝廷非有所難顧自以爲不可耳雖然治道不明其紀綱度數不一一揭而正之則宜有不可爲者陛下一一揭而正之則如此類者雖欲不爲亦不可得也

制科

用科舉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祐以來能言之士有是論矣雖然原其本以至於末亦未見有偶然得之者要以爲壞天下之材而使之至於舉無所用此科舉之弊法也至於制科者朝廷待之尤重選之尤難使科舉不足以得才則制科者亦庶幾乎得之矣雖然科舉所以不得才者謂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則制科庶乎得之者必其無法焉而制舉之法反密於科舉今夫求天下豪傑特起之士所以恢聖業而共治功彼區區題目記誦明數暗數制度者劫爲而責之而又於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紀間之略偏以爲其說足以酬吾之問則亦可謂之奇才矣當制舉之盛時置學立師以法相授浮言虛論披抉不窮號爲制科習氣故科舉既不足以得之而制策又以失之然則朝廷之求爲一事也必先立爲一法若今制科之法是卒無意於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記誦者耳此固所謂豪傑特起者輕視而不屑就也又有甚於此者蓋昔以三題試進士而爲制舉者以答策爲至難彼其能之則猶有以取之自熙甯以策試進士其說蔓延而五尺之童子無不習

言利害以應故事則制舉之策不足以爲能故哲宗以爲今進士之策有過此者而制科由此廢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薦而不得試者其試而不見取者其幸而取者其才凡下往往不逮於科舉之後士然且三年一下詔而追復不候科舉之處皆得舉之將何所爲乎設之以至密之法取之以至美之名使其得與此者爲急官爵計耳且天下識治知言之人不應如是之多則三歲以策試進士使肆言而無所用是誠失之矣今又使制舉者自以其所謂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敷陳利害其言煩雜見者厭觀聞者厭聽且士人猥多無甚於今世挾無以大相過之實而冒不可加之名則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爲譏笑之具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進士無親策制舉無記誦無論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日慨然天子自舉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也

宏詞

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聖初既盡罷詞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絶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爲詞學兼茂其爲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詔告典冊之文當使典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氏錄爲經常之辭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制詔詞意短陋不復髣髴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詞者雖其士人謙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畧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温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絶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也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才未嘗中器也操紙援筆以爲比偶之詞又未嘗取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顯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寧之以經術造士也固患天下之習爲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實用凡王安石之與神宗往返極論至於盡擯斥一時之文人其意曉然矣紹聖崇寧號爲追述熙寧既禁其求仕者不爲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仕者使爲宏詞是始以經義開迪之而終以文詞蔽陷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已爲宏詞則其人已自絶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爲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祿輕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罷詞賦而置詞科今詞賦經義並行久矣而詞科迄未有所更易是何創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終何自爲背馳也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

役法

自熙寧爲募役法盡官府之役官自募之官受其病而民獲其利官當其勞而民居其逸雖然官豈能自爲其病與勞哉故差役之患雖去而募役之患方興故役錢者募役之患而今之保副正長者又募役所不能行之患也役錢則不可復論保副正長者乃役法之一事耳而今爲大患

窮天下之能言者日夜相與謀之而不能自出一說也蓋昔者保伍其民而有保正副將以兵法部勒其下而其法曰募有材勇及一都之內物力最高者戶長則以催科耆長則以追胥而皆有雇直熙豐之法其分畫詳明如此然猶紛紛而不能定其後艱難用度日缺講利源者無所取財以爲耆戶長雇錢者官未嘗盡支而爲耆戶長者亦不願請故取其窠名以起發上供而耆戶長之役盡以歸於保正副然則今之保正副募法未嘗不存而未嘗不强差之也其計較物力推排先後流水鼠尾白腳歇替之差鄉胥高下其手而民不憚出死力以爭之今天下之訴訟其大而難決者無甚於差役蓋朝廷之上其於庶事條目纖悉委曲動有法禁而所謂保正副者乃獨無法何爲其無法也名募而實差是以若此其不齊也而近世淺夫庸人

之論不過仇疾於官戶誅抉於詭產其說有自牢執而與編戶齊役矣而詭產半天下其弊安可絕且不咎州縣之以差保正副長困民而區區然姑欲治官戶詭產何哉今復以耆戶長雇錢還州縣使二稅呼集之役有所分而隸之於保正副則差役之害太半已去矣使一都之內誠有材力可以服衆智勇可以率人者遵用舊法使爲保正若副而除其一戶二稅之半要使保正副者人欲爭爲之而不可得而不使强委已而不願也夫如是天下豈復以差役爲患哉又如是則雖官戶無問新故亦皆可爲之而何至以此督責官戶哉且今世爲民之意何其薄而辨官之事何其詳也且京師有諸道諸道有諸州諸州有諸縣自縣而後視及於民也其勢宜使什伍比閭里黨而後達於縣令則擇其人而爲保正副者正所以親切於民服習其

小爭而無使至於大鬭教民使不犯省刑罰之先務也若此者其官事何所不可辦而今顧未嘗爲之施措植之意以與民較至下之策民愈爭而不知悔則鞭笞隨其後是獨何益哉是其行之非有所難而不思去者何也

新書

何謂新書之害本朝以律爲經而勑令格式隨時修立自嘉祐熙寧元豐元祐紹聖大觀政和紹興皆自爲書近者乾道淳熙已再成書矣以後衝前以新改舊凡朝廷上下之所恃以相維持相制使者奉行此書而已且天下以法爲治久矣臣豈敢遽議新書之爲害如晉叔向之所以告鄭子產者乎然而有三害最近不可不知凡天下之事無不備於此書而人之智慮不能出於此書之外者一害也書既備矣而事復弊法既具矣而令不行則宜有說焉今

止謂之各已有見行條法止於檢坐申嚴而已明知法不足恃而欲强委之二害也人才因此浸以頹惰掎摭利害汎然推廣及其終也不過亦曰臣愚欲望申嚴已行之法而已以法爲弊猶可言也以人爲弊不可言也三害也至於朝省之有批狀六部之勘當諸司州郡之照條施行又其相習公爲欺誕以度歲月害之小者耳夫以法爲治今世之大議論豈可不熟講而詳知也蓋人不平而法至平人有私而法無私人有存亡而法常在故今世以人亂法不亂爲常語此所以難於任人而易於任法也雖然人則未易任也以唐虞三代之盛王至誠一意以相與而後其人可任今則安能至於不任人而任法則必任其足以行吾法之人而不任其智不足以知法與力不足以行法者而後法可任此易見之論也而今則亦未之能何也夫使

是書而果已備天下之事則將何取於人蓋是書之所備者備其文不備其實備其似不備其眞也夫使見行條法誠已皆其而天下何爲尚有犯法而生弊者然則非無其法之罪而無其人之罪也審矣今不改其人而曰檢坐申嚴以請覆其法然則法終不行矣故任人而廢法雖誠未易論而任人以行法所以助法之不能自行者必非若今之所謂檢坐申嚴批狀勘當照條之類而已也不任人以行法而止於檢坐申嚴批狀勘當照條之類以煩天下之耳目使其人聰明憒眊智慮不知所出求以應故事而塞章奏則亦譁然願助陛下之申嚴此法令之所以日壞而人才之所以日消日用飲食而不能自知法爛道窮習相縻縶而無經久固結之道國威之所以不振强虜之所以憑陵也臣故欲陛下縱未能任人而廢法以行唐虞三代

遠大之政姑欲任人以行法使法不爲虛文而人亦因以見其實用功罪當於賞罰號令一於觀聽簡易而信果敢而仁若漢以來者可矣

吏胥

何謂吏胥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爲甚者蓋自崇寧極於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蹇淺者亦不復修治而專從事於奔走進取其簿書期會一切惟吏胥之聽而吏人根固窟穴權勢熏炙濫恩横賜自占優比渡江之後文字散逸舊法往例盡用省記輕重予奪惟意所出其最驕横者三省密院吏部七司戶刑若他曹外路從而做視又其常情耳故今世號爲公人世界又以爲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實而言也且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居之俛首刷席條令憲法多所不諳而寄命於吏此

固然也然使得其人而若之如昔之所謂伊尹傅說之儔而以夫區區條令憲法仍爲不曉而與是吏人共事終亦不可然則今世吏胥之害無問乎官之得其人與不得其人而要以爲當革而已矣府史胥徒自有國以來所同有也然必使上不侵官下不病民以自治其事而聽命焉而秦漢之弊法屈天下之豪傑由刀筆選而至三公今幸已甄別品流而其餘弊未盡去且又皆以天下經常之事立爲成書以付之彼吏得知之而官不得知焉此其爲害又過於秦漢何者今百司之吏其爵其祿往往有士大夫之所不敢望漢之公府掾諸卿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權柄足以動搖守相者今之所謂都錄行首主事之類是也此直以鞭撻戮刑待之而高爵厚祿若是何哉今官冗而無所置之士大夫不習國家臺省故事一旦冒居其位見

侮於胥今胡不使新進士及任子之應仕者更迭爲之三考而滿常調則出官州縣才能超異者或遂錄之若此則有三利士人顧惜終身畏法尚義受財鬻獄必大減少吏曹清則庶務舉且因以習士夫使之有才而無至於今世之偷惰一利也更迭爲之無根固窟穴之患無保引私名之弊而封建之勢因以去矣二利也增員百餘稍去冗官之患待闕擇地爭奪伺候之風亦漸衰息三利也得三利去三害此亦非有勞民動衆之難者京師紀綱之首吏曹清則諸司州縣之吏靡亦必少異於今日蓋結託干請有所不行姦欺事整齊簿書不爲疑玩則下亦知畏故也

監司

何謂監司之害朝廷之設官也必先知其所以設是官之意其用是人也必先知其所以用是人之說州郡衆而監

司寄謂州郡之事難盡察也故置監司以察之謂州郡之官難盡擇也故止於擇監司亦足以寄之自漢以後所謂監司者亦若是而已未暇及于岳牧相維之義也且其若是則奉行法度者州郡也治其不奉行法度者監司也故監司者操制州郡者也使之操制州郡則必無又從而操制之此則今世所以置監司之體統當如是矣今也上之操制監司又甚於監司之操制州郡緊緊恐其擅權而自用或非時不得巡歷或巡歷不得過三日所從之吏卒所批之券食所受之禮饋皆有明禁然則朝廷防監司之不暇而監司何足以防州郡哉且不責其大而姑禁其細何哉是謂不知設官之意用人之說而沿微文以立法一失也故監司之弛惰人反以爲寬人上亦以爲知體監司之舉職人反以爲侵權上亦以爲生事此眞大謬戾者也夫

監司者以法治下以義舉事者也今轉運司則以刻剝州縣之財賦候伺其餘羨裒雜其逋欠爲一司歲計之常提舉司則督責茶鹽用法苛慘至常平義倉水利民田則置而不顧提刑司則以催趣經總制錢印給僧道免丁由子爲職而刑獄冤濫詞訴繁滯則或莫之省焉是監司之不法不義反甚於州縣故今之爲州縣者相與聚而嗤笑監司之所爲豈監司之本然哉是謂不以法治不以義舉之權付之而使監司之所操者在州郡之下矣二失也且不以法不以義則所爲付之事功者固宜得其實焉今也轉運司徒報上供之數於戶部而轉輸運致之實則無之則其所以總一路之財計者將何所用也茶鹽則已受其剩利於榷務都場而提舉司受其拘留掌其住賣督其煎煮爲之追逋理債而已經總制錢州郡各已趁辦上供而提刑者徒文移知通收索季帳稽考綱解以報戶部而已是三司者以此爲職徒養資效多人徒恐意氣作聲勢以便其私可也國紀民命何賴於此是謂既無法無義而事功又不得實三失也至於還轉運之權以清戶部之務罷提舉之事以一轉運之權又皆今日之甚急者昔人謂止擇十道使猶患不得人則監司者蓋甚重矣豈以爲例差備致之用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四

奏議

始論一

有天下之大必盡天下之慮不盡天下之慮鮮無患矣太祖太宗受天命身自剪平者七國盡有漢唐之天下惟燕薊前入契丹力未能復而趙保吉兄弟亂西方靈夏繼陷其後耶律浸驕繼遷始自立邊益警備矣當國事者不復深究始末直以中國既大道德既富也患不能保境土息人民而已豈不足於二陲之區區哉非惟不務討伐二虜以定西北之疆域而乃反行聘使封冊以申百年之誓信屈意而奉幣帛專力而守和好同此者爲正論異此者爲浮薄方其盛時南北相爲兄弟而天下無兵安富久於前世自以爲天下之慮盡於此矣然而憑侮不除芽蘗終

在小人因其間隙倡復燕之謀前釁始銷後患隨出民心未變而國家之守離矣始也誤委三鎮而兩河諸城猶以死固拒太原之師猶力鬬而後就擒建炎嗣統獨已失者河東耳其他固在也大臣怯懦不能當日夜以謀退卻於是二年始盡失河南北紹興元年又失京東西三年又失五路此非有叛將亂臣據而與我爭衡者也劉豫乃自女眞援立之爾及黏罕死僞齊廢虜用事者厭兵舉數千里之地以還我夫不戰而得數千里地夫誘之也然一日兀朮背盟苦戰則所爲分畫者纔江以北淮以南而我亦莫敢較焉至顏亮搖唇北方潰亂歸義之民處處屯聚京東西秦鳳熙河州縣相次而復中國之威庶幾振矣然宰輔無狀踵失策繼舊盟卒亦罷勉制四要郡界之徒使中原遺黎飲泣內恨絕望於我夫我不能守則民雖不爲變而終以分裂我不能守則地雖已得而終以失之其故皆有他哉始慮事之不盡而其患至此也慮事不盡使百七十載之天下不因民之怨叛而直失其大半隘處江浙以爲南北之成形六十年矣嗟夫是已往之事不可追而悔者也方來之慮不盡則天下之患又將有甚於此者豈可坐而誦堯舜三代之詩洋洋焉熙熙焉而不思夷夏之分不辨逆順之理不立讐恥之義一切聽其爲南北之成形以與宋齊梁陳並稱而已者乎成敗瞬息也得失反覆也何常之有慮不盡則昔之天下雖大而不能守慮之盡則今之天下豈惟能守之而反可以取之矣故以一取百帝王之慮也以一取十霸強之慮也以一取一必至之慮也加以忍夷夏之分辨逆順之理立讐恥之義又取吾之所失而非冒彼之所得也爲必至之慮也夫以一取百以一取

十其難明矣然取之者慮之盡也以一取一其易明矣然不取之者慮之不盡也今將盡天下而慮之而後以一取一者可得而見故不可以泛辭舉不可以偏說定不可以遠事言也

始論二

不盡天下之慮而終失天下之大計此最大事不可不極論也古之所謂忠臣賢士者竭力以行其所知言欲少行欲多言之若使行之必酬故人莫敢多言而精於力行今世議論勝而用力寡大則制策小則科舉高出唐虞下陋秦漢倚合牽連皆取則於華辭耳非當世之要言也雖有精微深博之論務使天下之義理不可踰越然亦空言也蓋一代之好尚既如此矣豈能盡天下之慮乎有大利必有大害爲國者不敢專大利而分受其大害以人參之使

其害消昔之帝王莫不然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權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爲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爲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宜其不能盡天下之慮也自趙元昊反重之邊人求關南地天下之士始稍奮發深思遠慮以爲之說然而內附好尙之多言外狃法度之自利未能得其中也不幸熙甯改法之事起自是以迄於宣和之末靖康之初士大夫爭法之新舊辨黨之邪正鼓爲烈焰漲爲洪流而已逝此何暇言之是又熙豐之後因於世故之紛更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靖康之難至痛極憤此上下深謀不知寒暑寢食之時也而苟目前忘大辱者爲南自南北自此之論視宗廟君父之讎如疥痒之在身忍而不搔無害也明示禍福以刼脅衣冠巽俛首而奉虜故二十餘年未有出思慮於飲食刀筆之外者況其遠者乎是又紹興以來爲小人之所挾御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陛下總權綱執樞要言必能謀動必崇實用退虛名審於考察謹於遷叙破流品以求人才在武官以率勇敢天下曆然知上意而從之矣然而懷欲爲之心者以無所爲而消縮負妄作之累者以有所託而回容利惟謀新害不敢昔取民者已困矣猶曰爲仁政趨事者已弊矣猶以爲良法國無駿功當道先喪士無奇節當心先壞俗衰時迫誰與謀長是又隆興以來不能盡天下之慮也自非深觀遠覽遍知前失而不詳堅志强力獨行所難而不惑當爲則爲毋以爲昔未嘗有當改則改毋以爲今方術用除百年之宿蠹開

興王之大道計歲月之乖措求日新之功效明發慷慨同於饑渴烏能盡天下而慮之乎故臣願條列前後之源流疏陳當今之本務成敗得失較然而不亂所以佐聰明之一二也

取燕一

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追論靖康之失亦必曰取燕雖然究利害之極以定今日之大計不過取燕而已何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自石晉割而不合太宗征而不定趙普田錫王禹偁之流嘗以志復幽薊爲非矣至景德約和而中國之人遂以燕爲外物不置議論之內及慶曆中劉六符反索周世宗關南諸縣富弼爲之設辭增賂而後僅止其後蕭禧辨理河東疆域又舉數百里畀之而王安石韓絳不之校也況於王黼蔡攸之妄庸乃欲必取異代已割之燕卒於失信契丹取侮女眞以貽大變此所謂致靖康之禍者然士大夫特泛言其粗耳未能知其實也何謂實曰不能取燕而已使契丹政令猶强社稷猶固我獨抗宿憤勞累戰雖得燕薊而財竭民怨內潰外擾遂以失國若此而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可也今天祚地喪於外位奪於內竄身夾山死亡朝夕其國滅矣因時拯亂湯武之舉也撫理天下舜禹之政也紀律粗嚴將帥粗厲乘時以取全燕收拾漢唐之遺民何爲不可大壓守重誓於既亡之契丹不知女眞一旦襲其迹以陵我當是之時王黼蔡攸所不論也以韓琦富弼之謀何以處之乎种師道旣敗劉延慶又敗蕭后魏離不以折北不支女眞之遣兵輕突我師若無人焉其所爲用衆者如此遂歸女眞納賂以巨百萬計所買者由前六郡之空城乃以王安中與郭藥

師降虜共市竭中國事力以借常勝軍山後之地往返論難不決而郭藥師挾女眞以南矣由是言之其禍在於不能取燕而非以取燕致禍也夫不能取燕而命之曰取燕以是致禍者昔日之敗事既然矣未嘗得燕而猶曰禍在取燕是今日之謬論猶未解也敗事既往空言無益謬論未解實害最大可不畏哉

取燕二

何謂追論時議之失者亦必曰取燕計之失也可補者補之可懲者懲之當其時而悔未有猶悔於數十百年之後者也斡離不黏罕之變至也兩河陷沒京師傾敗士大夫歸禍於取燕無足怪也雖然取燕誠有罪矣救取燕之失者不可以歸罪而遂已也而耿南仲唐恪范宗尹則始終割地而已楊時則爲悠緩之辭欲徐論其當而已胡舜陟則欲積誠意以待上天之悔禍而已許翰則請委事於种師中謂刼寨之失在於用猛將而忽老將兵非不可用而已若此者可以救取燕之失乎及建炎南駕維揚遂來江淛則天下之患益急而昔者取燕之事浸已遠矣然士大夫猶追論取燕而不置徽宗因問至光堯下哀痛之詔猶以海上之盟罪釋本意以謝天下是論者惟知咎取燕之失而忘所以救之者請和而已嗚呼至於今日而靖康之禍六十年矣而所以咎取燕之失者猶在於論者之口問其謀曰無庸議也問其兵曰無輕用也問其所當施於國之大計曰姑自治也問其祖宗之讎恥曰天命也凡若此者豈以一取燕之失遂數十百年而不可救也乎昔魏冉攻齊綱壽范雎以爲失計則取韓魏以救之酈食其請立六國張良以爲敗事則發八難以止之魏太武幾獲於統

萬遂滅赫連周武帝幾死於晉陽亦滅高延宗唐莊宗之取梁亦僅免之辭耳乍合屢散忽來驟往勝負無常自古而然矣豈猶致恨於取燕哉

取燕三

何謂究利害之所極以定國家之論亦必曰取燕唐之中世燕薊先爲叛臣據有其地以至於亡及石氏分畫以奉契丹彼匹夫盜賊之下者耳以救死之策冀所非望是烏知天下之常勢哉使契丹坐全燕以制中國石氏竟不及守而開胡虜長驅渡河之事及周世宗未能克定而本朝獨當失燕之禍端拱以後至於咸平京師凜凜常有戎馬在郊之憂而齊趙之間殆無虛歲寇準曹利用始創和納出金帛以賂之而後少安慶曆中謀欲敗盟范仲淹謂虜必張犯闕之勢請亟城汴都而呂夷簡因建魏爲北京示將親征以伐敵情者卒至於增幣卑辭而後已蓋渡河犯闕開運之已試景德之僅免而其覆轍常存由是言之靖康之禍不特恭儉階亂之所致而國家之弱勢固使之久矣夫燕薊中國之郛郭也河北河東中國之闔闢也資其郛郭而設扞禦於闔闢舉一世之謀慮皆自以爲可久安而無他此賈誼所謂非愚則誣非實知治亂之體者也且秦一六國而攘匈奴築長城以隔之秦漢之天下豈唐虞三代戎狄錯居之法可以行於其間哉今雖使張王師返都邑款陵廟盡復祖宗已失之地而燕薊不復猶處國家之弱勢未倒石氏之覆轍威必不振國必不立何也有天下者以天下取以天下守故盡天下之勢非可以畏縮苟安立私說而妨正論也不然則項氏劉氏中分天下自沛公起而得鴻溝以西孰目不可而張良乃召黥彭韓信分

數千里地以共滅之惜彼而弃此何哉故國家之論非習熟見聞者所能知也

親征

將求今世之實謀必先息今世之虛論虛論有二一曰親征二曰待時何謂親征天下方有事君臣不得安寧以身歸於兵革夷傷危苦而後定議常事耳太祖太宗未嘗不自總戎眞宗之初國已幸大名矣澶淵之役於時頗有異論傳者以爲王欽若請之江南陳堯叟請之蜀寇準決策扈從渡河六師驩動用命王撻覽斃於游矢而契丹請和自此而上下始以親征爲祕策矣且契丹自岐溝以來無歲不得志大名澶淵之役大將擁兵閉城而不敢出契丹鼓行入無人之境撻覽偶死耳其約和金幣之力耳豈可謂將士俱不用命必待人主親履行陣然後可以爲功哉使寇準以此自衒可謂無識之甚者而虛論既成當靖康中亦有謂當如眞宗故事親征者亦有謂今日強弱異勢不可復用親征者建炎間僕入兩浙紹興初趙鼎請回向建康而劉豫遁去於是論者眞以爲前日之所以屢敗者爲不親征耳一親征而虜退舍故秦檜二十年之和而或之罪秦檜者非能知其所以不和之說也意在親征而已亮氏之來而光堯又嘗一出建康雖名爲勞師其實亦用親征也故陛下初即位亦嘗下勞師親征之詔其後以約和而止夫今日之爲謬論者曰久和好也以苟安而已其不以苟安而爲正論者問其說則曰親征而已矣嗚呼謀國如是殆矣兵強可也財富可也將能而禽敵可也若此者務盡明紀綱正法度修君臣上下一心同力以致之者也豈親征可以致之哉百不一講而委人主以臨危事

曰天子所在兵無不勝書生之虛論未見危於此久而不能變則利害之定形未可決也

待時

何謂待時此今論者所常以爲言也夫時有未可而待其至昔之謀國者固皆如此而今之所言特似之而非也越之報吳也范蠡文種以爲必在二十年之外二十年之內勾踐欲不忍其憤而一決則二人者出死力以止之至其成功也果在於二十年之外此豈非所謂待時者耶然二十年之內越人日夜之所爲皆報吳之具也故時未至則不動時至則動而滅吳若二十年之內無所爲而欲待於二十年之外可乎自古兩敵之爭高者修德行政下者蓄力運謀皆有素治之術先定之形然必順其時而因勢之可爲則勝違時而求以自爲則敗若此者曰待時可也陛下二十餘年之間接乎光堯二十餘年之事聞待時之論而行待時之說熟矣待時之說轉而爲乘機此羣臣之款大事而誤陛下以自寬也亮氏斃殞北方請命女眞亂離其時豈不至邪及陛下按兵甲而休之王師交使由乾道元年以迄今日不知何時可待而何機可乘乎時若是之久而當待機若是之遠而未可乘則昔之所謂楚漢隋唐多事之時所以奮起而立功名者豈必若是之泯泯默默使少壯至於耆老而終不見邪蓋待時之虛論其誤天下國家甚矣臣請決今日之論時自我爲之則不可以有所待也機自我發之則不可以有所乘也不爲則無時矣何待不發則無機矣何乘陛下姑自爲其時而自待之毋使羣臣相倚相背乱玩歲月前者既去後者復來不過如此而已也

昔之爲國者兩敵相形而用焉極遠者數年而近者不終月其君臣起而徐備待患其迫促而不及待不患其悠遠而不可待也悠遠而不可待未有甚於今日也若此者非眞有可待之時也乃姑爲待時之說而已

實謀

何謂求今世之實謀今壞地半天下兼三國之吳蜀比南北之宋齊梁又財利之淵也北方地雖遠半計其賦入十分之二三耳地大財富足以自爲也然而五六十年不足以自爲而聽所爲於虜者則有故焉蓋自昔之所患者財不多也而今以多爲累自昔之所患者兵不多也而今以多爲累自昔之所患者法度疏闊也而今以密爲累自昔之所患者紀綱分雜也而今以專爲累姑請言四事之最急者今天下之財其爲緡錢者茶鹽榷貨以二千四百萬

矣經總制以千五百萬矣上供和買折帛以千餘萬矣又別計四川之錢引以三千三百餘萬矣古無有也不特古無有也宣和以前無有也是財多也而用之亦如是其多今略計戶部之經費爲千五百餘萬此祖宗盛時一倍之用也至於以六千餘萬供四屯駐之兵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故財以多爲累而至於竭今天下之兵惟其在內之三衙名曰宿衛京師是其雖可議而猶不可廢也四屯駐之大軍何其多也諸州之廂兵禁兵土兵又有小小控扼所屯之兵何兵之數亦且百萬亦古所無有也雖然大則歷數十歲與虜人和親而不敢鬬一日之兵小則草竊竊寇數百人怨叛而不能制又古所未見也故兵以多爲累而至於弱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爲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雖然人之才不獲盡人之志不獲伸昏然俛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隳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姦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故法度以密爲累而治道不舉今自邊徼犬牙萬里之遠皆自上制命一郡之內兵一官也財一官也彼監此臨互有統屬各有司存推之一路猶是也故萬里之遠嚬伸動息上皆知之是紀綱之專也雖然無所分畫則無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羣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夷狄所以憑陵而莫禦讎恥所以最甚而莫報也故紀綱以專爲患而至於國威不立陛下雖朝思夕慮薄滋味遠聲色執權明道欲有所爲而終不可爲者四事之累也然則奈何財

以多爲累則莫若少之故四總領爲戶部之害經總制折帛錢爲諸州之害版帳月樁爲諸縣之害則不可以不更也兵以多爲累則莫若少之故四屯駐之大軍耗總領之財計廂禁土兵耗諸州縣之財計則不可以不更也法度以密爲累則莫若疏之故兵財民政分任而不一者不可以不更也紀綱以專爲累則莫若分之故四邊無所付外無邪郭則內無堂室故處不可以守出不可以取者不可以不更也更之則慰民心蘇民力解纏起痼興滯補弊則一二年之間可以抗首北出而取燕之慮在掌握矣然非先盡其害則不能得其利害盡去則利見矣故四者之害又當條列而言之於後使知害者盡則去害者必去害誠果則有可言之利矣故言其所以爲利者又在於四害之後也

財總論一

財用今日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財用之本末蓋考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古則不能知今故也夫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爲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舜以前爲稍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然總秸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於今世乃尤庭之儀品蓋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爲周治其財用視舜禹爲已詳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盡取蓋三代之所取者止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爲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以財少爲患而以財多爲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暨衰末利起自春秋衰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

足而無煎熬逼迫之變蓋漢興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入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與人者亦不租稅其國光武明章未聞其以財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內外征討亦不大困惟秦始皇豪縱有頭會箕斂之譏漢武帝奢侈有均輸征榷之政而西園聚錢大鬻天下之官爵以致之蓋兩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爲病非若今世也雖然此其事遠矣分爲三國裂爲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迫蹙禍變繁興至於調度供億猶自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貧窘觸底哉此皆其載冊書可即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闢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勝此其事差近而可言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財多而能之也決矣然則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財少爲患也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取捨定計數必治功之問耳非如今世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蹙以較錙銖豐若惰夫淺人劫劫爲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以財少爲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稍出於唐之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極甚乃至於今日其爲國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切消耗內之所以取悅其民外之所以示武於敵者一切無有習爲寬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箕役小吏而謂之有能陛下回顧而加聖慮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爲不究古者財之本末循而至於本朝以去其錯繆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多少有無不足爲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不可得而豫論而況望其有所設行以必成效哉

財總論二

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斂之害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爲最急既而僭僞次第平一諸節度伸縮惟命遂强主威以去其尾大之患者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眞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聞以財爲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內之蓄藏稍已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仁宗四十二年號爲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論擾擾皆以財爲慮矣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爲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皆甘心於不能所謂精悍驅督之吏亦深自藏抑不敢奮頭角以裒斂爲事雖

然極天下之大而無終歲之儲愁勞苦議乎鹽茗榷貨之間而未得也是以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專斂散興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會關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賤隸十百之獲皆有以征之蓋財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寧元豐其借先王以爲說而率上下以利贓然大變其俗矣崇觀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爲其策出於王安石呂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侈並闕不幸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畫之所不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斂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方大元帥建府於河北而張慤任饋餉之責鹽錢數十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黃潛善呂

頤浩葉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榷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議起矣況乎大將擁私軍食自制無復有統轉運所至劉剝攫拏朝廷科降大書文移守令承佐持巨梃將五百追捉鄉戶號痛無告贓貪之人又因之以爲己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樁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來莫今爲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今爲甚也自是以後辛巳之役甲申之役邊一有警賦斂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樁役錢之寬剩青苗之倍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大半不可鈎考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

益困益乏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爲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財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則善爲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況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論今日財之四患一曰經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患去則財少財少則有餘有餘則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何謂經總制錢之患昔李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制財用者其後童貫繼之亦曰經制蓋其所措畫以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謂經制也方臘既平東南殘破郡縣事須興復陳亨伯以大漕兼經制使移用諸路財計其時所在艱窘無以救急故減役錢除頭子賣糟酵以相補足靖

康召募勤王兵翁彥國以知江寧兼總制強括民財以數百萬計已散者視若沙泥未用者棄之溝壑維揚駐蹕國用益困呂頤浩葉夢得實總財事四顧無策於是議用陳亨伯所收經制錢者其說以爲征商雖重未有能強之而使販賣酒雖貴未有能強之而使飲若頭子之類特取於州縣之餘而可供猝迫之用夢得號爲士人而其言若此蓋辦目前者不暇及遠亦無怪也然其所取止於一二百萬而已其後內則爲戶部外則爲轉運使不計前後動添窠名黃子游柳約之徒或以措運船或以供軍興遞添酒稅隨刻頭子趙鼎張浚相繼督師悉用取給而孟庾以執政之重當總制之名耆戶長壯丁雇錢始行起發役法由此大壞二制並出色額以數十計州之趁辦本不過數條瓜割棊布皆以分隸一州則通判掌之一路則提點刑獄

有之司吏疲於磨算屬官倦於催發酒有押運副王嗣部都督府二分木柄斛折官木茶有秤頭節息油單牌而商稅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寬剩得產有勘合典買有牙契至於後也僧道有免丁截撥有糜費故酒之為升也幾至於二百頭子之去貫也至於五十六而其所收之多也以貫計者至於千七百萬凡今截取以畀總領所之外戶部經常之用十八出於經總制錢十方其入仕執筆茫然莫知所謂老胥猾吏從旁而嗤之上之取財其多名若是於是州縣之所以誅求者江湖為月樁兩浙福建為印板帳其名尤繁其籍尤雜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於此向之學士大夫猶有知其不善嘆息而不能救今之新進後出者有習者矜有力者奮視兩稅為何物而況遠及先王貢賦之法乎臣嘗計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財利

其時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無所用坊場河渡免行茶場水磨之額止以給吏祿而已前有薛向後有吳居厚可謂刻薄矣蔡京繼之行鈔法改錢幣誘賺商旅以盜賊之道利其財可謂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細解落貫陌歛人以不貲之酒其患如經總制之甚者蓋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劉晏之所不道也蔡京之法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為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羞為之矣至其急迫皇駭無所措其手足則雖紹興以來號為名相如趙張者皆安焉又以遺後人如秦檜權忮劫脅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於弃餘瑣屑之間以為國命者是何其無恥之至是也哉故經總制錢不除一則人才日衰二則生民日困三則國用日乏陛下誠有意於悲天下以圖興復以報仇怨拔才養民以振國用在一出令而已

何謂人才日衰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文法繁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則為妄作矣當其風俗之成名節之厲猶知利之不當言財之不當取蓋處而學與出而仕者雖不能合而猶未甚離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前古語仁義性與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觀耳特科舉之餘習耳一日為吏簿書期會迫之於前而操切無義之術用矣曰彼學也此政也學與政判然為二縣則以板帳月椿無失乎郡之經常為無罪郡則以經總制無失乎戶部之經費為有能而已矣夫道守令監司以寄之人民社稷其所任必有大乎此者而今也惟是術以往風流日散名節日壞求還祖宗盛時豈復可得是則人才日衰者經總制錢使之也

何謂生民日困俗吏小人之說必曰經總制錢者朝廷所

以取州縣之弃餘而板帳月椿各自以力趁辦其於民固未嘗明加之賦斂也羸縮多少惟人而已臣請以事驗之知州去民猶遠而知縣去民最近者也月椿板帳多至萬餘緡少者猶不下數千緡苦之所謂窠名者強加之名而已今已失之所以通融收簇者用十數爪牙吏百計罔民日月消削昔之號為壯縣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復可舉乎今之所謂富人者皆以其智足以兼并與縣官抗衡及衣冠勢力之家在耳若夫齊民中產衣食僅足昔可以耕織自營者今皆轉徙為盜賊凍餓矣若經總制錢不除州縣破壞生民之困未有已也

何謂國用日乏今歲得緡錢千五百萬昔三代漢唐不能逮焉所以裕國也而何乏之敢言陛下知夫博者乎其聚為孤注與不博而屯其贏之一二者皆其本先弱者也為

國有大計自始至末必有品節條章貴有左右望而維其細碎不敢之物且均之爲朝廷出納也又從而刻削其頭子貴錙取數倍之息若此者猶可以爲國乎使國不貧宜不至此既至此矣何以能富故經總制不除則取之雖多斂之雖急而國用之乏終不可救也今欲變而通之莫若先削今額之半正其窠名之不當取者罷之然後令州縣無敢爲板帳月椿以困民黜其苛吏刻削之不可訓詔者而拔用惻怛發民之人使稍修牧養之政其次罷和買其次罷折帛最後議茶鹽而寬減之若此則人才不衰生民不困矣夫財用之所以至此兵多使之也財與兵相爲變通則兵數少而兵政舉若此則國用不乏矣陛下豈有愛於多財多兵哉直未得其所以去之之道耳一舉而天下定王業之所由始也

何謂和買之患經總制錢之爲患也自州縣而後至於民民猶怨州縣而後及於朝廷和買則正取之民而已國以二稅爲常賦也豈宜使經用有不足於二稅之內而復有所求哉經用不足則大正其名實可也承平以前和買之患尚少民有以之錢而須實官有以先期而便民今也舉昔日和買之數委之於民使與夏稅並輸民自家力錢之外浮財營運生生之具悉從折計且若此者上下皆明知其不義獨用於無策而莫之敢議耳陛下斷然出命以號天下曰自今並罷和買取和買之爲上供者所用紬絹惟軍衣未可裁損其他宮禁官吏時節支賜恰合之所應與者一切不給可也和買既罷取民之名正義聲暢於四海矣

何謂折帛之患支移折變昔者之弊事固多矣而今莫甚

於折帛折帛之始以兵興絹價大踊至十餘千而朝廷又方之用於是計臣始創爲折帛其說曰寬民而利公其後絹價既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乃三倍於本色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稅而和買以足之今乃使二者均折於事何名而取何義乎其事無名其取無義平居自治其國且不可而況欲大有爲於天下乎雖然折帛之爲錢多矣所資此以待用者廣矣陛下必鈞考其凡目而後可以有所是正若經總制不減和買折帛不罷今日睫之近而游視於八荒此方召不能爲將良平不能爲謀者也

何謂茶鹽之患榷之太甚利之太深刑之太重此其事已在於建炎紹興之先今用度既繁經制未能一一復古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而捨茶鹽則無以立國故最在後雖然榷之不寬取利不輕制刑不省亦終不可以爲政於天下使措置諸事有緒二三年之後臣請言之

治勢

欲治天下而不見其勢天下不可治矣昔之論治天下者以爲三代之時其君各有所尙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數百年而不變其後周之失弱秦之失强故忠質文相代若循環而無窮而或者又曰弱之失在於惠也則莫若濟之以威强之失在於威也則莫若反之以惠惠止於賞威止於刑故賞不至於濫而無所勸刑不至於玩而無所懼蓋其意以爲治天下之勢無出於此矣夫一弛一張者弓也而羿之能不與焉虛而欹滿而覆者器也而倕之巧不與焉故三代非忠質文之尙而周秦無强弱之失治天下者姑舍是乎古之人君若堯舜禹湯文武漢之高祖光武唐

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爲天下之勢雖其功德有厚薄治效有淺深而要以爲天下之勢在已不在物夫在已不在物則天下之事惟其所爲而莫或制其後導水土通山澤作舟車剡兵刃立天地之道而列仁義禮樂刑罰慶賞以紀綱天下之民至於賓餞日月秩序寒暑而禽獸草木之類不能逃於運化之外此皆上世之所未有而聖人自爲之者也及其後世天下之勢在物而不在已故其勢之至也湯湯然而莫能遏反舉人君威福之柄以佐其鋒至其去也坐視而不能止而國家隨之以亡夫不能以一身爲天下之勢而用區區之刑賞以就天下之勢而求安其身者臣未見其可也蓋天下之勢有在於外戚者矣呂霍上官非不可以監也而王氏卒以亡漢有在於權臣者矣漢之曹氏魏之司馬氏至於江南之齊梁皆親見其篡

奪之禍習以其天下與人而不怪而其甚也宦官之微匹夫之讙呼士卒之擅命而天下之勢無不在焉若夫五胡之亂西晉之傾覆此其患特起於公卿子弟里巷書生游談聚論沈酣淫佚而已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十世嗚呼勢在天下而人君以其身求容焉猶像反側而不能以自定其或在於宦官或在於士卒而舉威福之柄以盡寄之者此甚可嘆也臣嘗怪唐末五代之衰皆以列校之卑易置人主如反掌之易而周世宗一日臨大位北威契丹南服李璟法度修舉文武並用太祖皇帝踐祚十年之間不耀兵甲俘取僭僞之君若拾遺而天下爲一身致太平爲子孫萬世之計向之衰敗圮缺者二百餘年英武之君忠智之臣闚伺收拾不能什一而孱王幼主俯首服從相顧憤發以至流涕痛哭莫敢誰何者一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內何其速也此無他能以其身爲天下之勢則天下之勢亦環向而從已其必然而無疑者矣且均是人也而何以相使均是好惡利欲也而何以相治智者豈不能自謀勇者豈不能自衛一人刑而天下何必畏一人賞而天下何必慕而刑賞生殺豈以吾能爲之而足以制天下者雖然鳥高飛於重雲之上魚深游於潛淵之下而皆不免有鼎俎之憂天下之人所以奔走後先維附聯絡而不敢自弃者誠以勢之所在也故夫勢者天下之至神也合則治離則亂張則盛弛則衰續則存絕則亡臣嘗考之載籍自有天地以來其合離張弛絕續之變凡幾見矣知其勢而以一身爲之此治天下之大原也

財計上

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

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爲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爲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爲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爲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資雖非有益於己而務以多取爲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爲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爲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疑民之受病國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此多而彼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浸

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爲聖君賢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滿足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爲利也聖賢誠不爲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爲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爲之而無疑歟當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爲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爲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眞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眞以爲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眞周公之所爲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求是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予則誰予之將無以充其用而遂予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爲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爲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爲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載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

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爲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爲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爲義坐視小人爲之亦以爲當然而無怪也徒從其後頻蹙而議之厲色而爭之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略計矣黃帝堯舜以來財之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創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今其棄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斂者乎抑已盡斂而不可復加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君而後有國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爲天下理之歟父有十子闔其大門日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者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其子之財歟然則今之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斂爲理財而其上至於使小人君子以爲不當理財而聽其絕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爲君子哉

財計下（缺）

外論一

臣爲外論四篇其三篇言今事者其首篇曰爲國以義以名以權中國不治夷狄義也中國爲中國夷狄爲夷狄名也二者爲我用故其來寇也斯與之戰其來服也斯與之接視其所以來而治之者權也中國雖貴夷狄雖賤然而不得其義則不可以治不得其名則不可以守不得其權則不可以應三者并亡譬猶舍舟楫而濟深淵以勇怯爲

況浮苦而得濟不可爲常不幸溺沒死且及之矣後世之事是也自嚴尤論夷狄以爲前世未嘗有上策至唐太宗能擒頡利都縣諸戎始以嚴尤爲非若太宗者所謂上策歟噫亦陋矣以先王之待夷狄何策之可論又況從而區別之與秦漢並稱乎若太宗者又直以爲有策則是不能知先王所以待夷狄之意而何自謂上策乎堯舜之時南自淮徐東被青州之境上凡海濱廣斥山谷深袤之地敎治所不及者大抵皆夷狄也蓋與中國錯居又非若後世有獫狁獯鬻乃在長城之外相去且數千里而以爲難治也堯舜之王地至狹又無利兵危矢詐謀奇計而夷狄不能使暴者名義班權皆得也嗟夫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以其有是三者而已苟捨其所以必勝之具而獨以詐力爲用是旣已化爲夷狄矣其至於紛紛何足怪乎蓋自戰國並起三百年之間秦人最爲雄小國次第亡滅廣大其地而爲六國秦又滅六國合天下而盡有之又欲兼取匈奴秦人之暴甚於夷狄矣漢起匹夫親擅天下不數年而據秦之故地此其爲仁義道德足以懷柔其民者何在奈何冒頓反不能控弦數十萬以憑陵邊塞入至太原晉陽乎蓋三者自是幷亡不復有中國夷狄之分矣特以地勢相別異耳力强則暴師轉餉深入屠戮如擊取禽獸力弱則俯首飾意出金銀繒帛愛女以捋之亦獨何所變張良陳平蓋策士而絳灌之爲亦相主國論者故奮使大呼望屋以食之人也是亦安能知先王之意哉獨一賈誼知之以爲戎狄召合主上之操天子共貢臣下之體雖然誼於制患之術淺矣請自爲典屬國用三表五餌而繫之若是者先王待夷狄之意乎誼使匈奴不當漢一大縣此何足治而況本不計强弱者乎夷狄嘗苦中國無信義甘言厚利以相啗說首開兵端志在誅滅然則中國之不振其失道久矣豈一日之故也世無堯舜湯武待夷狄之意終不可見無稷契伊尹終不能秉法陳義以佐其君其所誦習以爲笑於天下者蓋書籍之章句耳嗟乎有名義而不能執有權而不能用或伐或和視其勢之强弱而不能定此漢唐之事不足論也是旣然矣執之於無所執用之於無所用以利爲當與之爲一而天下之人熟於聞見不知其爲中國夷狄之異者此祖宗之事臣不敢深論也臣之所論者一事自景德元年與契丹盟更六聖百二十年聘使往來天子親與之周旋於庭未嘗一日敗盟約也女眞本小種落契丹奴役耳不幸天祚失道使得猖狂破取其國天祚以爲與大國義兼兄弟當來援我或遂不復其國則望白溝以南自歸當是時中國以大義之故遣十萬衆制女眞使不能逞彼知大國爲之助其勢何遽至此也豈與約並滅其國分取幽州故地以爲功者比乎失此不念遂有今日然則夷狄雖達而常以信義望中國中國以夷狄爲不義足以不用而不知信義乃所以爲中國者本不以夷狄之無而廢也夫兼考前世成敗之故深思今日致患之本復修先王三者之道則中國之待夷狄固無難矣何必勞神於智計鬭勝於士卒競趨於末而不能反哉故夫若不足聽而決不可易者抗之論是也

外論二

秦漢以來待夷狄者不和親則征伐何也其術盡於此矣和親主辱名卑而民得安征伐有功則主榮名尊而民傷無功則主與民俱傷而有功常少無功常多是以後世之

論是和親者十九夫必知有征伐之害而後知有和親之利先王未嘗征伐夷狄雖不與之爲和而亦不與之爲怨是故無以卑吾名而亦無以喪吾實雖然先王之道不行久矣而今日之請和尤爲無名夫北虜乃吾仇也非復可以夷狄畜而執事者過計借夷狄之名以撫之夫子弟不能報父兄之恥反懼仇人懷不釋憾之疑遂欲與之結懽以自安可乎往者紹興行之天下不服至於廢逐大臣誅殺名將讒謗㬥興已者空士大夫之列洶洶數歲而後定一旦虜自敗約始舉不得已之兵以應之天下因又以言復讎爲事暴師淮水之上久未有功宰相仍用前策進請罷督師撤戍其閒東西北道四要郡以乞之而復爲和俄而虜又大出天下之心凜然以爲盟誓必不可保然自是疆圉無事又十餘年虎卧在庭其起無時室中之人不得安也使無弓矢陷穽或不免徒手而搏之以必死爲決猶愈於坐而待其噬也若有弓矢陷穽可用乃畏虎而不敢用何哉嗚呼矢吾所操之具而驕虜之自爲是獨何時而可也今天下非不知請和之非義矣然而不敢自言於上者畏用兵之害也其意以爲一絕使罷賂則必至於戰而吾未有以待之故也乃其以爲不可而敢自言於上者非眞知其義之不可也直媒之以自進也非可用以當虜也故眞知其義之不可者皆內愧竊嘆而不敢言也眞知者不敢言敢言者不足信然則今之所以待虜益疏略矣今日之議臣不敢獨以告於上庶幾執事者皆知之昔祖宗之世也內治已定則所謂求和親之利者爲保全邊民計耳是不憚自屈而力行之可也今日存亡之變不得尙用往事爲比使虜復如辛巳甲申忽擁大衆以求戰和固不可且其嚮也蓋彊而據吾大半之土蓋已五六十年矣如使復爲天祚盛極將亡他人出而有之和亦不可也若非惟其義之不可而勢則然矣昔祖宗之世也唯其有以容養契丹使不敢桀傲則兵可以至於不用今日之兵其決不可不用矣其用有早暮遲速耳而早暮遲速又非大相遠也遠者五六年近者三四年其尤近者或在朝夕耳然而執事者畏一戰之故不敢以告其上因不復爲之慮恃其事之不在己引而去之夫變在子孫者偷吾身之不及見焉可也變在吾身而有出於數十歲之外者偷目前之未及見焉可也今也無十年之遠有朝夕之近是固不可免之急患也相顧而終未敢言者何也賈誼以爲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循絳灌之徒今積薪盡爲火矣寢然火之中不知奮迅於烈焰以自求免而坐待其灼爛者是固不必論之智而後論之也以臣計之一戰之可畏猶未足畏也然雖絕使罷賂而臣以爲猶未至於遽戰者蓋求戰在敵使之不得戰在我若此之術執事者所當思也夫勝敵固有道用兵固有法所當施行者固有次第矣執事者猶未敢開其始而臣安敢詳其終且今之能言者衆矣不度本末不量淺深而歷數天下之至計以自衒鬻此其可用者安在夫惟以復仇爲正義而明和親之決不可爲自此以往庶有可得而論者

外論三（缺）

外論四（缺）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四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五

奏議

紀綱一

紀綱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細也紀綱其大也古人之爲國豈能盡正蓋或得其大或得其細有失其一必得其一若細大俱失而欲恃煩文細故以維持其國家可靜而不可動易屈辱而難尊榮則本朝之事是已雖然法度之失未至如紀綱之失此古人之所甚諱也自堯舜以來外有岳牧內有九官一以制度頒以文告覲以巡狩諸侯雖國異家殊莫有敢不相率而朝者治兵如治刑治夷狄如治中國此唐虞夏商之紀綱也至周參以宗室維以功臣其制加密矣秦則破壞封建而爲郡縣削弱黔首禁制將相自天子以外無尺寸之權一尊京師而威服天下是時北戍

亦始合爲一國則築長城以限隔之重沿邊之兵據郡其要地而匈奴遁迹自屏不敢爭衡然人主恣睢太甚而下不堪命不旋踵而敗亡故世皆以秦之紀綱爲失雖然秦之紀綱則誠失也然而以强爲失而不以弱失以大爲失而不以小失夫强大之勢易爲也秦特不知爲而已亦未可以深罪秦也漢因秦制三邊各自備內郡專刑賞丞相御史雖統攝天下刺史司隸雖督察郡國而守相皆得自爲兵其兵也民其民也財其財也極其所治無不可者有進而授首無退而掣肘兩漢之治所以獨過於後世者豈非其操之簡而制之要哉當其盛時擴夷闢地至數千里至其衰也尙能繫服單于而怪姦之夫豈遂縮凡儒之論所可撫病其失哉此漢之紀綱也三國分裂雖科禁嚴密民無所措手足本不足以言治然邊方鼎立彼此窺伺一有蹉跌而禍敗隨之其所以皆自立於新臣喪亂之餘不可動搖者豈非其分人以地任人以兵功有所望罪有所歸截然自用而不相拘制哉西晉使外制內以成諸胡之亂及其征鎭固守以忠義相獎激虛聲遺號猶爲一統海內之具至王導爲東晉重上流之柄北揚州之勢有勒符堅皆彌天下之力無歲不戰而晉卒賴以立其後北則魏齊周隋南則宋齊梁陳皆循用之是則紀綱之所在患乎授任之非人而不以人爲不當授任患乎分畫之無地而不以地爲不當分畫患乎外敵而不患乎內侮其事蓋昭然矣唐用周隋府衛之法揀擇天下之民聚爲强兵內則諸衛將軍外有節度總管四夷臣虜萬里請命雖常困於征伐而唐之威令又過於漢矣州郡削小分畫益多而辟置生殺之權視前世皆已稍損至於中年邊將權重遂成

末大之患無以抗之而內地亦皆裂爲藩鎭殺亂混殽不分緩急不辨內外百世相承之紀綱由此墜失卒至五代以成本朝懲創之說而紀綱不可復振矣

紀綱二

唐之中世既失其紀綱而藩鎭橫及其後也藩鎭復不能自有其威令而士卒驕五代之亂帝王屢易者非藩鎭也士卒也雖然藩鎭尸士卒之上而士卒依藩鎭以爲名見者不察而以爲其患專在於藩鎭藝祖思靖天下以爲不削節度則其禍不息於是始置通判以監統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監當知權稅都監總兵戍而太守者塊然徒管空城受詞訴而已諸鎭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昔日節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師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伸縮緩

急皆在朝廷矣其時契丹强盛太原未服西有諸戎之逼陲所以備守之者猶倚邊將至太宗則又漸收之雖邊庭亦如內地矣蓋民困於唐末五代之久亂一日能使其强藩悍將退聽而天下安息安得不自以爲制馭宇內之善謀遂用而不易哉雖然爲天下之紀綱則固有常道譬如一家藩籬垣墻所以爲固也堂奧寢處所以爲安也固外者宜堅安內者宜柔使外亦如內之柔不可爲也唐失其道化內地爲藩鎮內外皆堅而人主不能自安本朝反其弊使內外皆柔雖欲自安而有大不可者故自端拱雍熙以後契丹日擾河北山東無復寧居李繼遷叛命西方不解甲諸將不能自奮於一戰者權任輕而法制密從中御外而有所不行也咸平之末眞宗幸大名傅潛王超以畏懦敗北王繼忠以輕進被擒景德初復幸澶淵幸而迄成

和議不然用當日之規畫而欲久與虜梭犯闕之危不俟靖康而後見矣夫特虜之已和而苟天下之無事制西方以封殖趙德明至其治其則日密法令則日煩禁防束縛自不可動荷祿恩意豢養尊但狃於區區文具之中僥倖之習勝而志氣日消削節義日喪敗矣論者或非之其道言太祖之事如姚內斌董遵誨郭進馮繼業之流皆守一郡官卑兵少然而豐財厚祿久任責成邊警無虞而太祖能以力內平僭僞者雄略如此而竊歎後之不能不知此固昔者爲國之本然曩以懲創五季太甚之故削損已多隄防已嚴此特其未能去者而至其後則盡去之耳自景德以後王旦王欽若以歌頌功德撰次符瑞爲職業上下之意日以爲守邦之大猷當百世而不變蓋古人之未至而今日之獨得也奚暇他議哉紀綱之失猶其粗者耳倂與人才皆壞人之智慮不能自出於繩約之內歷代典籍非不粲然明備而皆未有能援昔以證今者但於煩文細故加增之使不可復脫而後已此豈不爲大可歎哉

紀綱三

天下之弱勢歷數古人之爲國無甚於本朝者眞宗之末仁宗之初契丹守和約者三十八年趙德明亦三十年文恬武嬉舞蹈太平不見其爲弱也及元昊始叛章得象之徒殺然憤其小醜欲窮滅之立論必於不赦旣而屢出屢敗涇關以西人無固志而契丹遂擁兵境上以邀索關世宗故地使富弼重爲解之然後乃已於是形勢大屈而天下皆悟其爲弱矣仁宗亦慨然思欲整治用弼與范仲淹韓琦爲兩府議論前卻施行舛謬小人交鬭其間三人逐去而前規故習遂不可破當時議者以爲三人不能循

致治功而欲以歲月成天下之事其意太銳故至於此嗟乎此三人者正坐不能以歲月成天下耳弼與琦相繼當國其懲前之禍愈深而循致之說愈用矣雖然循致者卒不能有所致也弼相四年琦相七年所循致者何事哉於是則用耗乏人才頹弛天下瓶弊愈甚而士以虛名相尚故王安石佐神宗欲一反之而安石不知其爲患在於紀綱內外之間分畫委任之異而以爲在於兵之不彊財之不多也使安石知之正其紀綱明其內外分畫委任而責成功然後取賦斂之煩者削之本學校隆經術以新美天下豈復有洶洶之論不惟無成而反有所喪也以神宗之厲志有爲終於舉措徇決變法則爲傷民開邊則爲生事力[illegible]試遂以失利亦悔用兵之無益者不知改弱勢而爲强勢而欲因弱勢以爲强勢也夫改之與因由始論之

一言之殊耳及其力行堅執乃成黨錮更紹聖崇寧而天下大病凡青苗凡保甲凡兵財之政所謂欲因弱勢以爲强勢者至宣和末年掃地無有昔日弱勢之可守者又皆廢壞而其弱勢之不可反者遂爲膏肓不可起之危疾雖分四總管以圖捍禦委長吏建康之守以募勤王天下冰解雲散一城之地刼制於虜而號令不能及矣當是之時割地以與人使自爲守猶且不可況能自守而禁人也哉然則本朝之規畫其始終本末之際蓋可視矣自周德威失榆關之險繼以雲中燕山兩道歸於契丹虜在長城之內而大河以北已有不可守之勢爲天下者不按九州之圖籍略其四旁規其中央左顧右望以盡天下之大形堅外柔內分畫委任羣臣合力功罪有歸以正天下之常勢第因其所有掩絕前後而欲以人主之一力守之豈可得哉此天下之大患所以二百年而常在論今天下之事所以窮數百言而不能決也

紀綱四

建炎初議李綱用事議分京東河北用唐藩鎮之法使自守其地諸道各置要郡次要郡以一兵馬之權綱所措畫則已陋矣括馬斂財騷動天下議者蠭起不得旋踵卒以逐去於是汪伯彥黃潛善無所施爲以爲稍徙近南安常守舊命使祈請自足苟延歲月既而有維揚之禍率連奔走東極海嶠始委張浚以川陝而宣撫處置之名立焉便宜行事之命出焉范宗尹相繼建請而江淮亦各分裂爲鎮撫使于時盜賊充斥僞齊擁挾虜人連兵內向上流又置鎮撫大使文武參用犬牙相制復遣執政督視以一威望浚雖狂疏竟失關陝然節制諸將保有全蜀張俊韓世忠居然亦次第平殄羣寇江左所以粗定而虜背和者任人之效也雖然分畫無法符任不專張浚趙鼎汎然於事機之會言戰不敢請和不欲費日累月師老糧匱上下厭倦而秦檜以爲國權不可外假兵柄不可與人故屈意俯首唯虜所命以就和約廢誅諸將黜逐名士使兵一歸於御前將府諸局收還便宜使州郡復承平之常制檜方矜其勳伐自比趙普以爲經國之長算莫能及也且祖宗之天下無故而失其太半遷刼之讐百世不可忘矣乃以撫定江左爲大功何哉庚申至辛巳二十年矣女眞一旦出不遜語問於殿陛朝野喧然搏手無措相對駭愕無可爲者而棄義問汪澈出矣及陛下嗣服以來張浚總統於江淮虞允文王炎之屬相繼宣撫於漢中蓋四五十年時用分畫之法稍以事權付託臣下爲國之紀綱終不可廢者亦已粗見於此然而不明其地則不可以任其人不任其人則不可以要其功內治不定則大仇讐者誰與謀之今百計裒取竭東南之力以供餽四駐劄者而兵不知用因任舊將之子弟部曲以次得爲統帥而將不知兵除授更易一出內延報發承受名爲機密而大臣不聞諸州禁兵零細纖弱專使路鈐教閱訓練而守臣不預防邊內江虛徹沿淮紀綱所立錯謬無序然則有民誰治有兵誰用有地誰守歲遷月易孰爲可見之效而陛下規恢之圖終將邑邑不試而已乎天下非可以私智爲也方略非可以私術驗也勝敗興廢古今出一塗轍而已本朝之論則欲私爲而私驗之是以頹弊委靡至於今日而莫曉其故此臣所謂必盡知天下之害而後能盡天下之利也

終論一

今天下之害其膠固而不能解攣縮而不能伸宿患結癰臣已盡言之矣解之伸之豈無其道乎陛下始初出令必有以慰天下之心必罷去經總制錢之半今州縣晈晈不能安息人臣之精力消耗疲竭不可復有所爲者盡坐此錢而已罷去其半稍稍蘇息天下然後州縣之月椿板帳罷矣然後民之頭子燧券勘合牙契之類皆寬減矣然後罷和買罷折帛和買折帛罷則民所謂不正之斂皆無有矣三者罷而天下之心感喜滿足然則國用安所取給臣以爲二年之後分畫既定則朝廷之經費比今日必十去其五六所罷者足以當之有餘而二年之前則未也陛下會計二年所罷之費爲六十萬緡盡斥內帑封椿以補助之夫此內帑封椿者以之罷減三者之苛斂而以代戶部四總領之用度其明德光耀新美觀聽自兩漢以來未有

此舉動也然則乘此以革去朝廷百年之宿弊無不可者以之減進士入官可也以之減任子入官可也以之破資格可也以之頂銓選可也以之廢吏得可也百年以來世論所謂動衆而有亂惴惴然不敢舉如臣所言之害者今皆並舉而爲之無難也如此則朝廷清矣然後分兩淮江南荊湖四川爲四鎮以今駐劄之兵各以委之所謂四鎮者非盡舉此百餘郡以植立之也於中各割屬數州使兵民財賦皆得自用而朝廷不加問焉餘則名屬之而已而又專擇其人以各自治其一州所謂兵民財賦皆得自用則朝廷平日所以資四總領餽其軍輸者二年之後皆可無復與彼以數州之財足養之矣如此則彼之任專吾之費輕矣雖然以兵與人以地與人此今日異常之大事也然其爲之也不驚世不動衆陛下一日命之則成矣成則

久久則安之以爲常然若此者內以非月之內盡去民之所患苦外以二年之外兵屬士奮可用之於死而大功可舉矣陛下不惜財不吝權忘吾之所大欲者解膠固伸攣縮易於舉動果於責成以立大功而已則減經總制除和買折帛以先慰天下之心而後朝廷所謂煩密不可變之法度者盡變之以共由於疏通明達之塗矣分江淮川蜀之地與之兵民財賦以重人臣之任而後朝廷所謂專閉不可分之紀綱者盡分之以各合於外堅中柔之術矣若此者兼兩漢之長而不襲兩漢之失待之以成功而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治不難進也雖然爲此者皆非難也而士爲難士非難也而民爲難民非難也而兵爲難兵之爲難誠今世之大事也圖兵之難者定則天下之利盡矣

終論二

致今日之治無他道上寬朝廷下寬州縣而已竭朝廷之力使不得寬者四駐劄之兵也竭州縣之力使不得寬者廂禁軍弓手土兵也然則何以治四駐劄之兵而寬朝廷今既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蜀之折估青草而內出二年之費以供餽四總領矣宜任四人者由郡守擢都統制召舊帥使歸宿衛鈞考其隱冒乾沒請給不盡及軍人之罪辟而治之然後俾四人者一聽其所爲而吾無問焉所問者吾欲精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吾欲用士之銳而不併畜其家小夫屬士而養之將用於死地以求勝也乃爲之立家是兵爲民也古者民爲兵今者兵爲民宜其消惰孱弱而不可制也昔者之論欲一當百又曰欲一當十夫百十何可當也姑得以一當一則精兵也夫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固已十四五萬人矣用之必死誰敢敵者女真之來

有也雖打刷契丹渤海漢兒前後纔五六萬後亦不滿十萬而已夫用兵者用其氣也多兵以自困氣先索耳吾之所問者如此又有所問更其弊政行其新令吾欲其無譁無動以惟吾之所命若此者在用其人而已各與之數州地使自食而餘州得寬爲此二年之內所得爲而二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朝廷寬矣然則何以治廂禁軍弓手土兵而寬州縣宜先擇一二十州界之使散雜役之廂軍今之廂軍盡隸官下無在營者併與之以一二年之衣糧使各自爲子本以措給之而州無復給又散禁軍夫廂軍可散也禁軍散且爲亂柰何曰禁軍之可畏者爲有以禁切州縣使不得私役且上教故也今不上教散而雜役如廂軍焉彼欣然自幸耳然則散禁軍如散廂軍弓手之費稍輕土軍差少不急散也久將消盡要以必散而止夫廂

禁土兵弓手皆散何以守其地自三等以上籍其家一人以爲兵蠲其稅役大州二千人而止下州八百人而止州縣各爲之所將校率用其人秋冬而教春夏則否有警呼召不用常法然其爲兵也必有州縣四方三十里之近家者此三四年之內所得爲而三四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州縣寬矣朝廷寬則凡所以取州縣者皆不用而食租稅之正矣州縣寬則凡所以取民者皆不用而斂租稅之正矣且又非特此也朝廷寬則羣臣有暇而人才多矣不若今之乏也州縣寬則庶民有暇而善良多矣不若今之薄也上多人才下多良民兵省而精費省而富五年之內二年之外合其氣勢用其鋒銳義聲昭布奇策並出不用以滅虜而何所用哉雖然爲此者無他也力行而已按其歲月在乎二年之外五年之內今日行此事去此弊某日此弊去此效見弊不去效不見則易其人加之意而必行之以日月計其實效致矣

終論三

臣前所論者皆國門內事也夫門外事難論也自陛下嗣位以前士大夫莫敢有言及門之外者陛下嗣位以後始爭以門外事爲言幾成俗矣言門外事既孟浪茫廣多虛寡要而門內事皆不及知故臣欲先盡門之內而及門之外今其將帥不知主名控禦不知地利則指事而言者妄矣臣請先論女眞之始所以得者蓋每怪士大夫過於譽虜而甘爲伏弱者何也其譽之也謂阿骨打粘罕兀朮三人者夷狄之雄傑皆古所無有故本朝之被禍最深此大妄也阿骨打蒙其部中延禧煩擾既過不堪因執起而自叛此亦常理也不幸延禧政亂未嘗交鋒輒以敗北女眞

者用其兵食其糧取其遺戈委甲而因收其土地披靡逃遁而坐獲其國都而謂阿骨打之雄傑如石勒慕容儁之流以智力百戰艱僨顚起卒以得之可乎阿骨打死吳乞買立不能出令而斡離不粘罕分之其後兀朮來江南三酋者之奮而我之所以布陣立敵而復不勝者何也自其始入而吾固已空千里無當之者矣彼蕩然而來也夫未嘗與之戰敗則粘罕兀朮何以能獨過於古之諸胡而遂取吾之中原如是其酷哉蓋吾上下之人莫有用命拱手譽虜甘爲伏弱而至此耳且彼之所欲必得者河北河東耳山東河南之地先以與張邦昌後以與劉豫又復以歸我張邦昌不敢抗而吾不能守也退而遷維揚耳劉豫見廢以歸我而吾不能守也退而畫江北淮南耳彼眞以吾之不能守也然後取而據之然至於今日猶有不自安之

心焉夫過於畏虜而不能自守當其始也乍見駭聞倉皇擾攘者有此論矣今安定久矣然而畏之不已何也故畏彼之兵則精銳而吾則疲弱然則何不易吾之疲弱而畏彼之精銳何也畏彼之威令則明信而吾則玩侮然則何不易吾之玩侮而畏彼之明信何也畏彼之規畫則審當而吾則苟簡然則何不易吾之苟簡而畏彼之審當何也譬虜以脅國人而因爲偷安竊祿之計此風俗不忠之大而無有知者方靖康艱難時唯宗澤不平此論如澤未足以見古之立功立事者然使澤得用二聖不終北狩矣固可一戰而敗也蓋天下之禍有大可痛者不戰而敗不守而亡此則自古以來未見有靖康者矣不追此議而爲可以戰可以守之事反謂自古未有如三酋之雄者臣謂此論亦自古所未有天地之理久鬱不伸必有待於陛下也夫黏罕與斡離不同出而獨圍太原者一年既破都城盡取中國之輜重徐行而去兀朮生長極北夢寐不知江海舟楫爲何物也空行間往至於四明而後返使古之兵法皆盡廢不可用則彼之邪僞誠可信矣使兵猶有法則彼之所爲乃喪心失靈狂惑而求死者也何乃畏喪心失靈狂惑求死之人以爲古之雄傑皆莫過也哉

終論四

請言女眞所以守之者夫阿骨打黏罕者生於東北窮遠之小夷非素有兼天下之志也契丹久安而政悖一朝起於不顧死命之中屢敗遼人楊朴者因教以稱帝改元至盡併契丹而燕人爲之用及郭藥師導以犯闕其後遂破都城而據中原蓋昔之所謂劉石鮮卑氐羌皆嘗生長中國稽其雄心乃起窺伺而黏罕兀朮本無其志也特以致

於決鬬而二國皆自莫敢較其故臣亡虜相與爲之立其國家文法制度參以本朝及遼之大略繁劇牽制若乃聚重兵憑堅城衣食嗜好極於精善非復戎虜之本質矣始者我以二聖顯仁之故使命而請以講和好驕不見從酈瓊之叛擁全衆以歸劉豫虜疑有間且合從困彼也遂急廢之以河南關陝來而罷兵兀朮再出大敗於順昌柘皐始稍懼我而盟約遂定且以女眞種落而兼中原契丹爲之主其勢不順其心不服而保守至今六十餘年者以中原積怯懦不自振之氣且無有爲天下倡者雖或倡之而居文法牽制之地亦決不能堅壁而窮鬬故也自紹興十一年之後不惟我之所欲者專在和好而女眞之族類亦皆以和爲利亮氏弒君殺母志平區夏移都舊汴南渡江淮鼓聲所震水波騰湧然發足未幾而今酋自立於後矣方變昔日之君臣而爲敵國又嘗聲以還故疆爲言范成大之使湯邦彥之使中間屢較禮文矣自其向者平視我師投袂賈勇及此間隙足以取怒而虜卒不動今歲遼人其穴傳聞多端難可信據然而上京諸係從臣死叛思燕之樂既而復返此不可誣也然則女眞失其故部與契丹之地而以燕爲家其君臣上下文法制度所以守其國者皆以中國爲法而又願和不厭戰喜靜而惡動是雖六十年積累之久而與此二國之人終非有手足肺腑之託也其與劉石鮮卑氐羌之紛鬬不侔也明矣然則其事在一大戰而勝之耳夫一大戰而勝虜之心搖不復留中原當以燕爲固耳吾之始一大戰而勝其求中原也固易及其終於勝而不可禦使復燕得之此則難矣雖然事豈有不難而後成者哉今姑未言其終於勝而不可禦者姑求其

一大戰而勝之之道爲勝之之道盡去吾之弊政用必死之師必死之將必死之士決哉二百年糜爛不可通之說眞以必死敵之則勝矣若今世之言兵曰某策張某陣用某人以奇立功者豈可賴邪在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而已矣

終論五

請言前日之所以謀爲恢復者趙鼎書生自附於問學收拾文義之遺說與其一時士大夫共爲貴中國賤夷狄之論此說春秋者所常講也不可以爲不美雖然中國之不可以徒貴夷狄之不可以徒賤也所謂女眞者豈口舌講論析理精微之所能致邪張浚之始用也少年狂疎忠信未足以感士智力未足以服人蹙迫强項玩命之將一舉而失關陝蜀之全者幸耳鼎既泛然於事機之間不識不

守虜來則進而拒名曰親征虜去則退而安名曰駐蹕而浚尤爲無統光堯四顧無所倚仗以言孝思之迫切則祇陵之梓宮未歸顯仁之鑾輅未返以言圖功之救靈則治兵講武不休而漢虜之分決迄無期度於是秦檜南自南北自北之論衝入其中堅不可破而鼎與浚均遜矣及乎紹興之末檜死虜動而隆興之初浚專以恢復之說自任號召天下名爲忠義自奮者和而從之其實無措手足之地聚兵淮上一則祖述范仲淹之舊說欲與虜帥往返以定和議爲兩國生靈請命一則欲結合北方大姓故家契丹遺種相率響應以謀大功至其一敗符離師徒潰散人情摧沮異論交興而湯思退王之望尹穡力主割地以盟而中原所失望矣浚不成而敗事及其招徠歸正歸明之人散滿內地窮困州縣冗雜銓部至今無根柢者上書論事自謂能知虜情畫策出奇以干差遣而度歲月皆浚所爲也蓋浚與鼎乃前日言恢復者之首而其方略可考矣昔者南北兩立南欲反城而歸北北欲奪地而來南無義之人志念不靖未始不如此爲將帥者昭致之而不敢絕豈眞以此爲立功實驗哉今南北雖復爲兩立之勢而北本吾故都故南之思北也少而北之望南也多大姓舊家常思歸順其理必然無足怪者特患吾威不立而戰不勝耳威立而戰勝可使中原之士奮挺逐虜而迎我然吾之眞能恢復者不專在此況於契丹遺種豈可誘致此與童貫用郭藥師役趙拒女眞何異邪浚少年爲將相困頓白首忠義不衰而其所經畫者止於如此光堯聖訓謂浚不可用非知人之明哉今鄉曲之愚士志在邀利取寵復取浚門下已陳之說更互藩飾以爲北方之奇策而國信小

吏以土物相饋遺竊問廝養而謂得虜密事以相衒耀沿淮守臣思爲進用計布心腹於跳河之曹越淮未幾撰造虛事以爲間探之明若此者紛然繼踵而恢復之說遂與舉子習程文以媒課試者無異而國事眞無所考據矣願陛下一切掃蕩勿留聖思力行今日之實事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用必死之師必死之將必死之士以二年之外五年之內責其成功可也

終論六

請論今之所當分畫者虜以得中原爲守而不以備我爲守其戰妄進而已其守嚴兵而已昔人南北對壘之形彼不知也我無對壘之勢故也然而吾以其無對壘之形而戰則欲效彼之妄進守亦效彼之嚴兵是所謂無對壘之勢者也符離之戰是妄戰也雖使得宿得亳得徐遂至汴

郢將何爲乎彼之所以由淮而妄進者明我之不敢耳而我亦教之何哉駐劄之兵是殿兵也不度其必守而宿兵焉宿兵於無用之地將何爲乎故我之當進而置兵者四興元一也襄陽一也合淝一也沿海制置司一也我之當守而置兵者二建康一也鄂州一也當進而置兵其必進者二興元也襄陽也其不必進者則合淝也沿海制置司也何謂必進襄陽之出宛洛興元之出秦鳳二者我之所必當有事據中州按關隴形勢之最先古今之同論決不可易者也何謂不必進從淮以出亳宋大梁地散而難一且虜之所必爭也虜所必爭吾能拒之使不可進而安江南之心其功多而大矣海奇事也危道也其進所以取齊也使關洛事濟四方響答朐山復來則可用矣不然則練而待之耳何謂當守夫建康鄂州非當守也然爲國必分內外其四外也其二內也內之不可不置兵皆所以守江南也雖然置兵無多必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合淝最多也興元襄陽其次也建康鄂州又其次也制置司又其次也不諭二十萬足以滿之矣夫謀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非可以攻人之無備出人之不意也必有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攻堅排深之力而後可我以此進彼亦以此進昔者謂彼能而我不能也今無謂彼能而我不能故我能彼亦能盡我之所能以較彼之所能短長相形而勝負分矣一再勝則霸王之資也夫天下之功難成也天下之事難謀也晉宋之間耀威河南常事爾枋頭灞上滑臺虎牢洛陽皆得至焉獨其不合天下之勢所以南北分裂而南之土地日削既失蜀復失淮復失江北故隋并陳也紹興十一年之前中原之號令猶或可接後始截然矣末年潰亂

而諸將亦或有所至今也復不能望見襄廬以北論者方囂然以取中原爲希世之事不知中原雖可得而北方猶未可圖也況其不能望見襄廬之北而欲坐策中原者乎陛下宜執分畫之要謹命帥臣立爲至難不可動之質以對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生其人之氣勢而不務出於無備不意以爲立說之觀美而實不可用此則今世謀事立功之始也

終論七

蓋今之所謂分畫者以一當一而以一取其一適得平焉以蜀當秦亦以取秦以荊襄當韓魏亦以取韓魏以淮當梁汴而亦取梁汴也又以沿海制置司不當齊而志取齊焉如是而長江之內深入吳越旁極閩廣而我之所以爲國者又當在分畫之外其自守猶爲有餘至於人徒兵械財穀而我之所以爲具者不待收聚經營而可以自足則是非必奮於微弱立於艱危以小取大以寡取衆若昔者越之於吳燕之於齊也又非若女眞之於遼與我也而又中原者我之地中華者我之名復讐者我之義則自燕以南其勢易以傾動而從我若是則我於一當一一取一之外又有所爲易焉者雖然我之所有亦非彼之所無也我之所易亦非彼之所難也力均者必以力勝而我又有所謂難者自宣和以前以弱勢行弱政百二十餘年矣宣和以後又非止弱而已我之人氣奪心懾不能自主其命而今也抗首奮勢大正其紀綱欲必以一二年之外五年之內而有大功天下之人或以竊笑或以驚視或以疑之或以非之或以汎之異論四出解體不前且復人才未嘗素練識不足以信其志意不足以行其力則兵之欲少者未

必不激而變財之欲少者未必不困而乏此必至之勢而君臣相與之間不能泰然自保以要其成者也雖然事決有不可不然者在陛下深信力行而已蓋昔者其人所行之事與其人所立之論尙爲不遠論立於此若射之有的也或百步之外或五十步之外的必先立然後挾弓注矢以從之故弓矢從的而的非從弓矢也今日之論先揣其人之不能行與其勢之不可行而論因以立是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而已自東晉王述蔡謨始有量力度時之論而殷浩諸庾屢謀北方元温事力尤盛謝安時會最捷然皆勞民動衆無所成立而敗喪隨之故王述蔡謨之論勝而今世偷惰無能之人竊取其說以疑亂當世所以國威久不振而陛下欲爲之志久而無所爲也故臣願陛下究觀古今之變盡其利害之情而得其難易之實解膠

固伸攣縮先有以大慰天下之心天下之人方傾耳張目竦動四顧而莫知陛下之誠安從出也然後立堅定之論而講分畫之規警策羣臣作其志力以終從陛下之論如射之立的而不使卑近一偷一郤悅詐飾非以疑沮陛下之所立譬如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也此天下之大決安危興壞之大端陛下之所先知也如此者定則臣雖微且陋得以其說爲羣臣之倡承望聖意而敷暢於下誅賞可用功罪可分而人才出矣

兵總論一

今事之最大而當極論之論之得其要而當先施行者一財也二兵也雖然財之所以爲大事者由兵之爲大事而已其難措爲廢興之決無先於此世之言兵者充塞瀰漫可聞而不可聽可聽而不可行者無他焉言古者簡易徑省無兵之患而有兵之利然而接乎今之兵勢異宜而不可用也則古雖善而何益言今者禁衛重滯有兵之患而無兵之利然而狃乎今之既安既成而不可改也則今雖不善而何損雖然此非眞擇利害以定取捨者也誠使眞擇利害以定取捨則雖不必簡易徑省以慕古人之名而今日之兵其有患而無利曉然庸人皆能言之豈可不亟圖而亟變乎蓋嘗慮之三代之上秦兩漢之郡國管仲之內政隋唐之府衛此古人之美名也自府衛變爲召募召募之法壞而邊兵始重於是藩鎭之亂起收藩鎭之重勢而人主聚兵以自將爲名竭天下之力以養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柄任已不專於諸將矣則四顧茫然無所統一於是內則常憂其自爲變而外則不足以禦患至於有莫大之兵而受夷狄無窮之侮此非今世之所謂實患者乎

美名不必慕是各度其時之所能行者可以言智矣實患不能制是又不知其時之所當變此不可以言智也姑試言兵之常制以合今日之事者有四有邊兵有宿衛兵有大將屯兵有州郡守兵邊兵者因其地練其民不待內地之兵食而困微衆也宿衛兵者因都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與募士雜屬廩其半而不全其養也大將屯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銳全養之而已州郡守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州郡之力養之也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後有百萬之兵而不困於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而不受侮於夷狄今也一之邊兵募也宿衛募也大將屯兵皆有舊人而今募以補之使成軍也州郡守兵皆之禁兵消耗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國力以養之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所以竭國力而不

足以養百萬之兵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故進不可戰退不可守百人跳梁則一方震動而夷狄之侵侮無時而可禁也臣願陛下審慮定計以分四者之兵而變今之法不過二年法行制定則不足爲大變而兵可用矣

兵總論二

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以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頃刻而藩鎭之禍當時以爲大論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爲唯兵之聽遂以劫脅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曆正元之間節度固已爲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羣卒爲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爲其變在於藩鎭豈不疏哉太祖既稍收節度兵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

服海內者太祖紀綱御之力非恃兵以爲固者也羣臣不考本末不察事勢忘昔日士卒奮呼專上無禮之患而反以爲太祖之所以立國者其要在兵都於大梁無形勢之險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非太祖擇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爲固則連營百萬身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數乃不滿二十萬何哉不以兵强而世帝王之常道也況太祖之兵不滿二十萬其非恃兵以爲固也決矣召募之日廣供餽之日增蠶端拱雍熙以後契丹橫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曆謀國日誤恃兵爲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爲者矣而上下方揚揚然以爲得計爲之治文書聚財賦盡用衰世裒刻之術取於民以啗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則又爲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

故王安石欲爲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猶不悟籍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除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爲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矣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爲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姦雄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者實錄所載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爲王安石者豈能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內外俱耗本末並弱大觀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七十萬二法皆弊名具實亡故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挺化爲盜賊斡離不始挾兵纔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京師失守則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

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議者猶曰恃兵之國御兵之善可因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太祖而重誤國家也加以四屯駐之兵又昔所未有以數倍祖宗之財用投於四總領之巨壑而州郡又各以廂禁兵自困役使兵力至於空盡問其外禦則曰請和不暇問其內備則曰倉卒可慮統制統領總轄路鈐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坐糜厚祿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方今國未見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驗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廂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而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强雖所用之無不可者陛下果決於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四屯駐大兵

敢問四大兵者知其爲今日之患乎使知其爲深患豈有積冗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處此者然則亦不知而已矣自靖康破壞維揚奔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邇者橫潰莫制國家無明其之威信以驅使强悍而諸將自誇豪雄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廪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爲患矣及張浚收光世兵柄制馭無策呂祉以疏俊趣之一旦殺帥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爲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爲喉舌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於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爲深患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爲安而直以今之所措者爲大功疲謹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懦懦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老疾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爲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爲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侍制兵食內臣貴倖因之而握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於此而況不戰既久老成漸耗新補惰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愞弱加以役使回易交趾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昔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固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爲重以財言之則南爲多進言之多財兵强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爲也今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卒襲五六十年之積弊以爲庸將腐閹貴鬻富貴之地則陛下之遠業將安所託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爲於天下據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覆載者之深讐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供餽以蘇息窮民種植根本於是厲其兵使必鬬厲其將使不懼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後强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

廂禁軍弓手土兵

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爲縣之巡徼土兵爲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備戰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猶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路分鈐轄總管者居其一焉恩賜閱視借請券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趁辦酒稅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養大兵矣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罪人牢犴充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爲其有事而戰不爲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兵而後可今養之於無事竭州縣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戰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毀爲至弱之國乃其勢之宜然耳世之論曰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然而不能去者不可去也不可去

者動衆害事弊未除而亂先作也夫提其動衆害事以爲弊未除而亂先作此固庸人之常情耳而以爲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則非也何者誠不知而已知其爲患則早夜之所思命令之所出必使之至於無動衆害事可以除弊而不作亂以幸天下國家也豈慮其如此而徒曰必動衆害事哉故不減宿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減廂禁弓手土兵則州郡之力不寬夫立法定制於重滯繁擾之中以困民爲安强以耗國爲實患以疲士大夫之精力爲用材以人心益陋所守益卑者爲遠識以不可舉動爲體國以養兵不戰爲銷姦雄之心遂至於忘讎恥棄諸華廢天命禮壞樂失積衆弊而莫能革者宿衛屯駐之兵困之於上廂禁弓手土兵困之於下而已陛下思之於外而不圖其內意行其所難而不實爲其所易者何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五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六

古詩

馮公嶺

馮公此山民昔開此山居屈盤五十里陟降皆林廬公今
去不存排礱自有餘風篁生谷隧雨旆來若虛人隨亂雲
入咫尺聲相呼四時草木香異類葉放腴採薪得崖花結
綴成襟裾此亦佳窟宅可對幽人娛何必種桃源始入仙
者圖區區兩邦士洶洶日夜趨辛勤起芒屩邂逅乘輪車
山人老白首名氏不見書我獨何爲者捐身念居諸

吳江華嚴塔院贈了洪講師

具區以爲瀦吳江以爲裨自專一方浸盡納海所遺逝川
無發歎麗澤可求師昔人會心地今爲魚鳥資飛者自無
極遊者自無涯造物不諄諄亦莫分何誰此時余與子相
遇相諧嬉曾觀烟雨外未滿蒼茫思復來秋風後重有躡
肦悲不及日月入爛焉隨輪規倘見波濤驚顒然擁邸坻
況彼瑣細者蒲葵爭紛披當年吳季子德合無醇疵蒓蠡
之所矜淑之眇毫釐末路張季鷹適意亦見推人才非一
端事迹苦易移常恐後生輩風流日淩遲縣爲公家道俗
陋棟宇卑子將跨大闊對此連天瀰英雄久銷歇枯槁乃
光輝賓余一榻處析理定興衰

送趙景明知江陵縣

吾友趙景明材絕世不近疏通無流連豪俊有細謹尤精
人間事照見肝鬲隱忽然揞鬚髯萬事供指準漢士與代
胡唐軍業誅鎮久已受褒封誰能困嘲擯四十七年前時
節變悲盡去作江陵公風雨結愁惱昔稱長官貴今歎服
勞窘夜光儻無因早晌行自引川閣多逝夫未必抱奇蘊

勉發千鈞機一射強虜殞

送鄭景元

兄弟同升難高材自推所官多復不記四誠禮甫獄一朝
盡室去非食遭歲惡丈夫斬豁意快繁出鷹鸇忍事得無
慚信有古人學建安雖陋壤桂樹美可樂合抱更連理叢
生陸州郭歲月愈悠長根株見嵯嵲終當作大厦積功在
雲壑倘友如此君若天未爲薄

題賈儀不忘室

賈子好修士躬耕鹿巖阿茂木俯清泉幽處堪逶迤有室
淨棐几圖史參前羅獨能取我語標榜相巍峩我語不必
記子意故足多物之狥外者逝若橫流波當其一念覺斯
隳駐崩渦神丸起痿瘵厚纘還暄和倫類苟通明軌轍盈
舛訛但憂所見弱練如附松蘿與薪豈不晰奈此斤斧何
勿令學高幽所至纔巉坡如於衆稊稗收拾同穎禾雖云
善端在坐悼良時過予先法曹掾仁義躬濯磨活人不知
數一善族衆嗟稱誰餞牟下有作辭成歌至今鄉里敬墓
柏垂霜柯子質復粹美藻火兼佩珂中夜再三歎警策自
誠訶未合者參辰已逝者江河所願天爵尊非必貴決科

陳同甫抱膝齋二首

昔人但抱膝將軍擁和鑾徒知許國易未信藏身難功雖
終歲晚聲已塞世間今人但抱膝流俗忌長歎儒書所不
傳羣士欲焚刪識詞致內鑄一飯不得安珠玉無先容松
柏有後艱內窺深深息仰視寘寘翰勿要兩髀消且令四
體胖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前山

音駭則難聽問駭則難答我欲終言之復恐未嚌咨皆風
鵬未高弱水海不納匹夫負獨志經史考離合手援二千

年來條起衰颯念烈儀天回意大須事匝偶然不施用廿遽
齋中榻謾爲捲人弓亡矢任挽踏莫作隨侯珠彈射隆埃墟

超然堂

髮興詬曹參使騶傳呼趨庭頭頸屈退歸闔戶背吏玩過
門掉臂不入室宅命芒荒轉頹濕騶僕髭縷常寒乞此堂
豈可更超然乍可掌中悱鬱每憐莊周齊物論遣詞曠
蕩違經律獨稱松柏受正命舜何人哉盡倫匹萍實浮沈
江漢遠劍氣騰擲斗出招徠鳳麟已悠綏琢磨圭璧強
堅甞搭擊自貴竭人力起倒相因廢天質古今問學滿天
下分寸毫釐難細詰以茲繚繞慨萬事口不敢言心自失
今朝幸續省倉米且以糜饘飽時日

再過吳江贈僧了洪

冋颶掩夾浦勢與黑樓頑連秋上長橋身弱屢見扛苟無

傾覆憂悉横未易當坐定互驚愕師云乃其常有時氣力
雄鶩浪拍此邦熟風無失舟小艇來茫茫始悟寡所論
改色遽張街小以爲大空介事難甚玩變不視微亦乖智
之方巳矣勿復云鬪鋒過石塘

靈巖

穹窿右俛眉天平左垂髻吳人宅汎洳茲山抑其鎮陡起
爲表著突兀數寺仞樛松頗堅瘦立石乃榮潤兼有千里
吸香靄來逹顙宜乎登根巳擺落思奮迅亡王未亡時絕
色館孤峻歌舞妙欽乃組品窮蛤蟹援琴罔停聲解甲仍
轉瞬終歸寂寞人破釜莪枯萑陳迹不足弔新締何勞問
三年姑蘇驛空望此塔近適當熟食節煖氣無巳客豪風
增春愁巽雪損花信聊以壯遊衍歸受兒女譏

葑門

遺還尙藏神希理非立我斷後輒無前貸右印虛左品定
賦織洪義明分功情端木語衛文洙泗皆卿佐孔子敍夷
齊後進尙鬼瑣從來一大事幾作鴻毛荷知非言所及結
網魚受課誰持空質放縱無不可茲門小精廬荒寂衆
萬過欣余二三子拙力守饑臥楊花安得攬飛去天闕唾
唯有露垂垂滿睢紅藥階

還華賢良九經說賢良進卷語林等

華君官五世人物樸而重窮經不辭難著論何其勇編排
過百帙裝皮高一冢見聞煩驚訓吟玩自欣悚余本空疎
人盛刺勤遠捧津般傳之讀涉岸滄溟酒惟知畏浩博敢
復議煩冗某闌恨柔蔓櫟社嫉擁腫誰合獨管吹而爲衆
竽恐楊墨岐路迷服鄭丘林拱西隣黃策于簡要獲天寵
君兮幸持歸臥看雲生壠

齊雲樓

天下雄諸侯蘇州數一二都會自昔稱陪京今也貴奕奕
撰非樓岧嶢立平地虛景混空若翥羣收遠肆闌開離散
闕欄檻皆堪託向非土木力焉能快高視湖川西南維江
海東北堅舒綏未爲愚疏遠終多智窮民一肯燈細巧雜
紋織豪士三春卉妖麗亂名字侈甚見精誠富餘輕誇肆
先朝豐豫日龐奉稽古義花綱飛入汴石林鬼浮泗天然
造生活始者行賑施王公古上腴邸觀角奇致是邦聚璀
璨四顧盡憔悴狂胡誤濡足遺燹等交臂艱難屢省方灌
遽廢頓置因循隳利好俛仰銷年歲翻憐井邑盛又使編
氓匱頗云魚蝦微亦巳困征稅人生賤苟免所尙剛強氣
呼膺飽何待暴虎怒斯易吁嗟久愷悒胡爲長惴惴夜闌
踏歌喧激烈動哀思吳俗固捷疾吳兵信鑱利項梁起舊

綦子弟奮投袂功成須力到豈必資點慧盦羨鵲居巢壺
如蛉有類未發忌先聞因詩叓自喟

虎丘

虎丘之名歲二千虎丘之丘何眇然衆山爭高隱日月笑
此拳石埋平田雖然培塿疑異物劃開陰崖十丈懸冢中
有恨索遺劍亭上無語傳枯禪偏是吳人愛山急逐而分
方誇凭立屋承隋唐叓穩稱墨題熙豐尚新溼松柏莫遣
風雨橫石盤自添苔蘚溢春來春去吳人遊足繭層巔踏
應流

北齋二首

頻年寄全吳廨宇雜傭保前廳久傾壓後舍岌攲倒常因
霖雨後壁壞不容掃跳蛙浴漏潴野穀媚穿泉以茲遣色
養先還媿親老低頭謾商歌瞪視豁愁抱當身叓易足遺
後非長道幸今修整畢楹桷正完好晴窻閑晝永夜榻初
涼早友朋坐雍雍燕雀鳴草草居室君子後蓽門固爲寶
刼伊澤國士敗棟滅涂潦謬充使者屬職思振枯槁人之
所歆羨未必天能造吝藏姑罷歸蠹簡說剛浩
人情無終極匪陋則求佳寢處既少安游燕豈不懷惟思
舊酒務糟醉荒榛埋破瓶叢隆堙新甃連長指種竹夾趨
然移花遶北齋及爾風露清忽感意象諧幽深容浪藥潤
澤長芳荄亭亭雨高梧貫自聳門街俟以歲屢寒宵若萬
仞崖吾留能幾日擬擬强安排方嫌樹影瘦復慮地勢仄
世間香味悅每與腥穢偕雅故使鄭衛法語仍進俳俯同
侏儒笑但恐好惡乖莫窮有限物徇此未厭骸

題椿桂堂

九官八士古之良靈椿丹桂後騰芳馮公詩意雖短陋閭

里傳誦終難忘君家同生五兄弟短檠伴夜東方啟黄旗
兩記張廬閣紵袍三號遡文陛辭誰標角人力能科名均
齊天所興作堂不須棟梁好但種此木高千層透日垂陰
香未歇滿庭車騎同時列吏將磊砢替團圞留與北風觀
壯節

嘉禾莫氏兄弟五人元忠若晦似之若拙若沖自紹興
庚辰以來相先後登進士第縣以五桂名其坊又自揭
所居堂曰椿桂姑蘇通守與余同僚屬賦此詩

贈訥相

柯山訥相醜形模以相獲妍如予都每將氣色較官簿初
若搏影終探符劉公實歷提刑丘宗卿加龍圖就中兩說
最稱驗余耳所逮非人證況言心事依勸戒多假名器煩
邀呼君門九重遠萬里求著爭道分榮枯一身暫寄百骸
聚倌彼朱紫誰頭顱予其惜術無浪許恐負西山之餓夫

送鄭虞任赴京西檢法官

春風逝無涯夏潦生未已思君遡江漢行銳業難止事繁
綵唯亂神靜魚鱗理前年浙東幕借助獲專美邊頭值閒
暇人物盛儲峙荒村魚米場孤戍花藥市雅知足禪味猶
世失憂喜但疑櫛上白時雜鬢間紫豈非久不遇感歎妨
隱几回首舊隆中睢龍長嶷嶷

張氏東園送王恭父得殿字

燕鴻不相須進趣自求便余來君其館乃復當我餞一春
三月雨亭樹鬱霧澱絮重厄飛楊花藹堆紫茜縱有百壺
清何能一笑遣爲郎昔同甲四海初會面凜然抱英特語
宇搏濕發雄辭推落筆一語不可選垂來更純粹玉琢金
就鍊漢家闢道術四達詔群彥談經石渠觀會議白虎殿

通方要歸宿宜異豈夸衒予行若微罪天意委深谷以其今聞辭可信非始戀楚熱宜緆絺帳溽難短牽向舟泊昔林及此未掩卷

奉賦德修西充大夫成都新園詠歸堂二首

浣花炫春榮濯錦絢晴浦成都信繁會此水工娬嫵豈無椽上亭蹬步難仰俯晉言逢市朝卜宅近幽阻沃沃葵莧畦紹焰棠杏塢朝曦蒸淺瀨莽邑生遠渚衛涯詠未厭引流絡其圃蹟荇依籬樊皂鶴宿庭戶長松百里外物象爭渺莽時平乏隱淪貴登自歌舞帆江志東向急射走吳楚胡爲滯淫之習坎聖所許

我生海旁州古言江來鋪力拵萬頃盡坐識一溜初之子酌彼源紺粲玉斗鄉雅韻舒煩憂逸駕陵趦趄詠歸有何意豈亦歌風乎湛湛遊無粱稻滔濟無杼縱橫洄伏中暮

畝將焉需三畝始開闢十畝終耘鋤東西兩莊舍兄弟相譍呼細哉邊前規更作郤後圖顧思曲肱樂一身匪求餘我獨無家歸羨子鑄自迂

送馮傅之

我乞來荊州足未嘗出門明明楚漢迹莽莽風塵待茲從罷耆昔梵譯專討論頹然對舊法諸有不得存傳之京口別歲暮始窮源帆張飛動勢纜繫棲泊痕相顧舉杯酒醉極沮漳翻鰭生慕傑氣赤手誅鯨鯢將軍建貫壘寸甓宜自攢于時雪五尺遣卒問江干答言屆大夫橫肆舉魚春豈如衛甯蘧舒卷常溫溫聞此重嗟嘆恐墮禍福觀禁禳用國寶誰能免沈墦要令德性修乃挽江海瀾我今材力盡捆計東南坤倚餘春秋志欲執左衽奔念予獨奈何蒼屋補牆蔽梅花一雨坼春意到草根倘見南枝榮折寄隨

驚湍

送李郛

蓋代才難有獨手獻參聞見其來久流風更盛元祐時嶓起誰當紹興後蹉君探討窮一生心通文字難力爭雀啄雪籬閣筆坐蟲吟露草繙書行已輕富貴須臾爾萬一姓名傳野史只愁垂老絕知音自送青編滿朝市余之視君尚少年題玉爲磨何所賢期君更盡未死日舉世不信方知天

送喻太丞知處州

喻公策名自先朝奉常冬官始見招何因斂退爲泉石可惜垂欲排雲霄處州不城山作堵有嶂千峯自翔舞孤高上頭天一柱中有秀句須公取

送劉德修

葦航彌安流未脫孤帆厄獨板亂橫潰始負衆舟責蟄雷正須時春雨宜滿澤勇夫攻堅退智士倒戈獲去年北關路永歎出處隔俄欣鳳儀雅綏彼梟搏傑發覆洗塗糊召和開禍迫一日期萬年俟帥展長策蕭然西州道千仞斂歸翮鬢髮何用青肝膽元白白古聖豈不勞染此英俊宅誰令閉榛莽佪曲用蠻貊天門眹蕩蕩瑤寶連莫摘種玉如有方從今空横索

題李君亮義槃堂

乃飡人所能多至踰萬億一朝可趣其寒暑三十易古之物金者其始蓋未惜懷哉西方士義重見賓特招呼幾州賑歲歲青黃食雷聲匕筯動雲湧床座窄昔我手行粥今也愆脊力憊汝身自孩又抱兒子喫豈有不足歎幸無嗟來邑大爲產厥孫文射最高策勞君太史令乞彼臧眉作

出處善知時教訓陶美澤粲堂事遺像雅頌鐫衆器我歌則後奚猗賦綴周什

醫工歎重贈柳山人

柳生洲居濠北邊蘇辭質野誰所傳不曾入城行賣卜有時災禍須呼船歎我奇疾何頻年其初過清肌凜然已忽腹拒遭拘攣一身蠱異形質變恍若土木徒人言蠱知定性不生滅今安得爾庸非天醫工刃人死無律妄談標本從何出補勞護弱轉凝聚排寒盪滌加淫鬱挾風上行關脇失逆肉瘵皮併爲一猶云無傷乃餘疾生雖憐我謬時命豈悟顚倒緣此物彼荐應有司殺者授柄於工無乃悖我勞萬事則當休自古零落歸山丘但疑未死復不活熟視重爲諸醫羞餘聰殘明不可留治命已乖妻子謀執訊空貽友朋憂柳生聽罷掉頸笑旣有主對非吾尤山歌靜夜聲宛轉更著此曲歌中流

宿石門

好溪瀉百盤衡北傾萬峯由凡推阜俗映岸羞爲容石門忽秀出老幹蔭薄洪拾舟從日入便已離塵中泉步拱旒宅環闕獻奇穠藤新異態度尺寸疑施功錦茵翠織成照耀無春冬水行千丈高散薄不可窮更有洗頭盆雲深霧常封昔年謝康樂築居待其終纔作者上裴語言亦稱雄邈然百世後未不騷人風僊栖三羽衣日晏齋廚空云子散過鸞鸞沈氣埃胸自嫉苦淹留寂寞不易供嗟我老無用依山久成翁結廬舍昌側夢落魚鰕叢種竹似東萊栽松如斷蓬小兒頑盆盂何時至周公魯當同此住代輸助之春

月谷

昔從東萊呂太史秋夜共住明招山正見谷中孤月出倒影接碎長林間憑師記此無盡意猶掃一方相並閑

禱雨題張王廟

夏至老秧含寸黃平田回回不敢犂羣農無計相聚泣欲將淚點和乾泥祠由今古同一敬錢卦分明指休證傳言杯珓三日期往覲翻車運曉龍歸波后何慘愴昔睡今醒喜蕭爽人云天上行水曹取此化權如反掌浙河以東盡淮壖哀哉震澤幾爲原願王頓首玉帝前請賜此雨周無偏

開禧三年春不雨江河淺狹田野皆枯裂夏至秧老憂不得入土禱於祠由廟期以三日逾夕而雨大降插種畢猶有餘澤乃作此詩刻於廟廡建鄴守龍泉葉適

寄黃文叔謝送眞日鑄

建溪疑雪白日鑄勝蘭芳誰知眞苦澁黯淡發幽光騎省可正論農歸今則亡懷人坐太息泉竭鼎無湯

往歲詹元善屢以建溪眞茶寄余所謂常品什白者云此猶辣撓葉爾日鑄世以香爲貴亦尙門面文叔偏眞其色不白且無香然則物之不僞者豈將悅入於聲色臭味之外耶抑且姑全其本質而已耶

送黃竑

有客家住寶劍窟將身自比夜明簾見我立談盡肝鬲駭觀世俗徒沾沾千年豪傑供指使笑撻胡虜如奴鉗嗟予病衰絕少韻只欲炙背依茅簷勸子持難復居易呂梁之舟先歷試焦桐邂逅爨下薪良玉磋磨廟中器誰言怒海鯤鯨惡別有晴川鷗鳥戲心亨習坎行自孚安流穩倚相思字

淨光松風圖

城中雲日如火催淨光行食蘗轉街不知何處了蘋起便有滿坐清風來莫言作樓非急務翁當延斤兒執鋸待得三間著此風病叟扶攜上樓去

送蔡夢得

寸步早黏楫千里脂染輪四國嚴諸侯江沙渺無津翁今去何之綠樹羞簪銀悄應苦吟徹龍室報以頷珠光比日

和答錢廣文蘭松有剛折之歎

蘭居地之陰藹藹含華滋此本不以剛而爲剛者師松無棟梁具何用移冰雪終風撓長林常恐復摧折願子比令德一薰容衆嗤笑我非質材千載空獨高

趙振文傳借琉璃燈鋪窩山水人物一燭發明百巧呈露昔師精妙者不能過也

古稱淨琉璃物現我常寂胡爲自爭妍照耀出痕迹坐有求心客駭目不忍看願息終歲勞留作袖手安

和答徐斯遠兼簡趙昌甫韓仲止

江東文士稱數人寶氣俊珮刻鏤刓盧放萍游指天去問望應招離海濱有詩不止間無恙平生懷抱陳案上會看作意鳴朝陽陰狐夜短空惆悵

徐仁父先大夫詩卷指其改補鍋八句曰願有請因疏下方

江南隱君子琢語冰段清彼美補鍋篇義遠有勸懲哀飢一倘止操持千載成未須誇染指歲晏期曲肱

題孫季蕃詩

子美太白常住世佳人栩栩夢魂通瀉落天河撓汝舌移來不周盪汝胸千家錦機一手織萬古戰場兩峯直執南

孰雅喚莫前廬鋪淚管吹寒烟

石經春秋一代奇寶王氏爲熙豐學廢不用瑞安沈彬老蠟而有之後世孫體仁閣以庋焉余爲名曰深明

閟昔洛門初上石未久翻遭禁書厄沈公祕藏百載餘高閣突兀共堆積萬物散聚常橫陳汀花岸草從紛紜溶雲化雨龍正起想象向來悲獲麟

贈二葛友

飛飛下荒村渺渺集蕪城振衣出虹蜺覆簀超上陵魯衛百世脈爽齊萬年清翻然捨我去東風初漁冰

呂子陽辭蘭谷家園卻就石泉精舍

子陽意高希古人文如行空無定雲清明未容詩酒汚放曠自許漁樵親故園好木日夜長友逝兄淪不同賞改綠

移紅自若何蹋磴捫蘿心獨往我昔迷津經上呂關出飛亭歷行路石影參差研匣寒花陰徊薄書僅莫離家十里山樽深頂盱滿地芝成林竹雞睡去月當午閑聽孫登長嘯音

永嘉端午行

行春橋東時巖北大舫移家住無隙立瓶匝羅銀價踴冰彩雪秀胭脂勒使君勸客親付標兩朋予奪懸分毫起身齊看船勢側橈玄不動篙頭高古來崢水鬪勝負溯邊常贏豈其數岸騰波沸相隨流回廟長歌謝神助只今索莫何能爲敗鼓攙墟觀者稀千年風土去不返醉裏冤聲空展轉

題掃心圖

大心覺也無虧成小心漚也隨滅生道人常與帚柄行遇

其欻起須掃清世間亦有無根樹又言明月當空作劫塵顛倒不自由只笑木來無掃處

後端午行

一村一船徧一鄉處處旗脚爭飛揚祈年賽願從其俗禁斷無益反爲醵喜公與民還舊觀樓前一笑滄波遠日昏停橈各自歸黃瓜苦菜誇甘肥

贈朱承務

顛倒八八卦流轉三百六前民此何神占險空屢瀆以病既當止以年自當休弄泥不補裂莫謾任虛舟

尼童何了詵從道一長老六年一忽捨去莫知所之或云在天目山也詵甚喜將薙落從之可少助乎

一師今何去天目萬丈雲著我粗袈裟對住大茅君

著存亭

馴烏得食常好鳴靈芋無種還自生魂浮魄散葬何極耿若有見悲難平山脈迢迢繡峯住慕氣騰騰縷雲去鮫人抱寶夜出游指點今來著亭處

寄題運使方公祠堂

投村宿店破鞍韉乞鹽放酒心拳拳南荒走徧得痟渴玉井無藕何由痊令子名高壓蘇武邇來重覩經行處追思往事空泫然榜帖尚新牆壁護佛幢五丈留衣冠大書刻記詞辛酸神來正值荔枝熟神去還愁桂子寒吁嗟嶺民未知禮因君始拜令顙泚從今簫鼓祭春秋福我如生首長稽

鄱陽董季興往游懷玉山捐田入寺爲民禱雨君既道其本末又示山中五亭請余賦之然比來森潦淹月種爛乃米秋也方幸數日晴霽爾

慎汪湫祇惻心性六月困眠祈未醒廣文偶來亦同病買田施食懸麩請誰知領縣春風邊嗔蚊怒鱷腥熏天須君一念晴雨若遮莫催償輸俸錢

改東門出二首

百步鑿新徑千年開舊池值此盈月雨川流漭瀰蕪深草色碧雜卉華衆枝紡潛響夜躍鶩起銜晨飛我老皮骨銷扶行歎透遲安得有遠志畢願藏郊扉

左方擁崇岡昔也重嶙峋自我護樵牧林光稍敷紛與菊明踈秋隨桃照穠春本求平野立入荒辨燕泰終限分寸珠僧磬通比隣面牆雖發蒙意生豈名身

中塘梅林天下之盛也聊伸鄙述敢好游者

幽花表窮臘病叟行村墟所欣一蘂吐安得百萬株上下三塘間縈帶十里餘荒茨各尊貴野徑爭扶疎愁雲忽返旆急霰仍回車蒼然歲將晚陡覺天象舒羣帝胥命游衆仙儼相趨龍鸞變化異笙笛音製殊物有據其會感召驚堪輿妙香徹真境態色疑虛無問誰始種此豈自開闢初至今瞯勝賞浩刼隨榮枯兒童候黃墮捧拾紛筐莒熏蒸雜烟爨糅貢傾江湖膩脂醲雜穀綷豔生稀穭和羹事則已甘老山中臞以茲媚婦女又可發嗟吁夜闌燭燼短月淡意躊躇林逋與何遜賦詠徒區區

王氏讀書堂

誰能採桑談誰能帶經鋤古人讀書地妙理出窮閻矧今治華室山翠沕前除風烟聚景趣花竹成畫圖主人烏紗帢子弟繡羅襦新裝繭紙印上記開闢初展卷忽有得欣如奏齊竽勉哉造其微勿逐皮毛粗

王簡卿侍郎以詩聘王孟同王成叟之姪也輒亦繼

作

季父昔從我寒燈聽微更强扶瘖聾和誤策蹇跛行半合兩銷落無復一崢嶸宜汝逝不留出門訪成英大溪逢侍郎拆洗心胸清新詩發妙意說譊文字情侍郎蓋代豪平鐵蚤垂名覽諸五行下筆千人驚點化謝琱刻涵濡透晶熒林黃橘柚垂落白蒹葭輕裘裳念數往歲晏猶雪岑

余頃爲中塘梅林詩他日來游復作

側聞中塘好曾賦豹游篇凌江入枉浦聊復信所傳化工何作强耿耿不自憐山山高相映塢塢曲相穿林光百道合花氣千村連風迎亂駛駛日送交嬋娟天回徂陰後地轉升陽前初如别逃秦疏附耻獨賢又疑未興周掩擁欣俱全惜哉見之晚重尋畏彫年一省三嘆息十步九折旋詩家記梅事槁乾隨肥鮮常於寒角曉愛彼明冰懸疏枝澁冷豔小窗露孤妍吟悲爲留嗛句喜珠離淵忽玆遇衆甫欲斲羞斷弦無以寄美人千室炊莫烟明朝指行處霧雨空迷田

送葛元誠

數年之留能浩浩一日之别還草草念子身名兩未遂令我衰病無一好古人探道從妙年今人重耳輕目前不愁好龍龍不下只愁愛玉酬石價

送白鄰還蜀

翩翩文若秋江生幽幽詩如寒澗鳴前歲淹徊下巴峽今年憔悴出京城憑問天邊五色羽何事飛來復飛去昔人但苦樊籠悲豈知此日籠無處

朱娘曲

憶昔翦茅長橋濱朱娘酒店相爲鄰自言三世充拍戶官拋滿斛嗟長貧母年七十兒亦老有孫更與當壚否後街新買雙白泥準擬設媒傳歸好由來世事隨空花成家不了翻破家城中酒徒猶夜出驚歎落月西南斜橋水東流終到海百年稽亡一朝改無復歡歌撩汝翁回首尚疑帘影在

翁誠之撫詞

西方之人美無度眷此南邑朝陽鳴如錐出囊擬砭國似璞有價空連城三仕郎官老將及一去郴州嗔不膺朔風吹潮沒復湧渡口野梅飛碎瓊

送曹器遠

曹子苦心懷古人達矣思同流平生未得雄豪力今日便肯卑微休麻源洞裏瓊葉雨南草市上蘆花秋十年老語爲誰了西望滄江空白頭

送丁子植

婉孌好少年憶昨十五餘割慈避父母遜志親師儒已上破荒第猶勤未見書平生烟雨外秋浦荷芰初屬官號高上議政關慘舒吟情且勿放民隱諒少攄

送方書記兼簡府主

我昔防江之下流獨許蔡子專軍謀未能奏效累絲髮已復負謗叢山丘小范兵精思慮遠片言半折羣疑滿幕僚無過只論功發秩爲賢來袞袞上流蜀接吳通柔麻萬里炊烟同鸚鵡洲前長笛晚黃哀斷怨何時終

偉叔蔡兄來永嘉屢辱投贈於其歸也輒奉俚歌爲謝兼敘離索

慶曆故家忠惠後性酷喜文疎嗜酒飄風驟雨蛙蚓寂草玄獻頌龍蛇走古人道大何不容囘空賜殖同升堂若遇

韓門親指詎豈有不在猶隄行水心可憐地如掌誰能君詩一惆悵文至今直正前中去負擬天無底浪

送戴料院

質如金石堅文比錦繡新利雖亦穎透大樸終還渻憶昨慨其離早合儀朝紳于今悄復去奈何猶選人西風符搖落黃菊別有春茫茫九衢內白汗沾紅塵誰抛連城富邦貴徑寸珍世路豈云極念汝行李頻

附賛

輝分嬰花策前與水石會春禽更語默夏日遞明晦紛然衆竅殊趺坐璉無對

梁父吟（并序）

諸葛亮在初平建安時值何董交亂豪傑並爭皆藉王室爲辭如其勢非代漢不已又自量其材非有超世之度者

亦莫能用也耕於荊山之陽以苟免不聞爲事其甘窮約而不厭若將終焉然自是遂與劉備周旋於長坂武林之間使備得益州而相之立禪丕制天下之命雖功業不究然秦漢以來可謂人臣之盛未有若此者亮之未沒也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月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如所言余讀至此未嘗不太息也使亮終已不遇而抱孫長息以老於隧中者其躬耕之獲豈少此哉何故自親漢魏之勞至今遺恨以死是殆以天下厚其身者乎當幼孤之際不探其名處富貴之隆不安其利伊尹周公蓋庶幾焉豈與管仲能合諸侯則三歸反坫商何保闕隨乃賴田宅貲貸以自汙比哉史記亮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余既高孔明之行事而想見其詠歌之思於是追述其意爲梁父詞以傳於後使讀是詞者孔明之心猶有考也詞曰

依大麓之遺址兮儲后土之神靈樂天地之休嘉兮皇涓潔而薦誠集后土之雍容兮刺百聖之禮文却大輅而御蒲秸兮惟儉德之是崇端一心而燔燎兮卜仁義乎永年剡玉檢而請命兮何事祕而弗傳嘉梁父之草木兮被赫然之寵榮吝梁父之遺老兮悲忽不覩乎穆清維千乘萬騎之雜沓婐婉兮猶彷徨其行聲大天運之適合兮雖聖其猶莫知彼河之洋洋兮雖美而不濟泰山之椒既風雨又艱險兮乃登封以類告豈其不可一兮伊所遇之獨異也雖伊周之輔世兮曾何足以自壽嗟余生之孔棘兮遡不及夫七十二君日月幽而不明兮遭玄夜之方長競鉄

鉞而日奬兮逐亡鹿而裂其髀肩漢氏之爲的兮而不遺其餘民余既朴陋而不能謀兮又怯爽而畏兵搢珽珥於盜賊兮何不朽之可幾曾死亡之幾何兮苟亂世以自免幸此上之平樂兮依鎮南之不達余捌兮隆中地沃行兮宜稙穜相原隰而下上兮町畽壞之百畝彼二代之民樂兮豈不愛其皆有此偷予腹之獨飽兮視歲行其在酉天既溉之以雨露兮余又滋之以滄㳄禾穟穟而同穎兮或一稃而二米霜露下此稚穗兮余與收之豐被之雀鼠敗其秉穗兮余與隣之父刈之貢輸合於許下兮備玉食之萬一俾君父之敵魏兮相祀事而勿失昔文王之盛德兮奔走商之暴虐蒙君臣而自盜兮吾何用乎此粟薇兒兮茅蒲衰衣兮襏襫余力耕而胼胝兮藉豐草而一息拊粹角而長歌兮聲中雲門之律歷山已蒸兮鳥下啄其鬼哉

有莘之臣日以遠兮野老鋤其故泥計其食此兮刀不能一鍾耻一夫之釋耒兮故爲無所用於耕嗟聖賢之心兮余或識其微隱余誠遺望不可逮兮復嗣歲之將與

剡谿舟中

浙江大浪如鏡空鏡湖挾天雨復風我行獨到勾踐國寒溪一溜蜿蜒通蟄龍已臥潭谷底瀠盤不照蒲葦叢山林卑陋無梧柏霧氣埋沒惟舊蓬是時初冬未凝沍天地蒼莽日常暮涉江芙蓉不復採緣道野菊誰能顧饑烏遠鴈長追隨夜聞悲鳴朝見飛前村雞犬護籬落此復何苦號其栖自傷憔悴少筋骨半生逆旅長太息王家少年未省事扁舟往來何所得百年有意存禮樂一飽未足謀通塞且能對酒長酣歌聖賢有命可若何

新移瑞香舊嘗作文忘之因今追憶云

一株當三春名花不易得百年等尋丈不博千乘國野人三十本强賣青銅百應憐跗躅貝苦爲薪米迫移栽向明陽妃嫒儼行列土膏合根性功用成宿昔餘香出淺紫泣露悒脈脈含愁欲誰訴折去情更惜方求蔽帯陰未受搖擢厄嗟余自羇旅何以慰新客慇懃深夜來少待山月白

送薛子長

藏冰待炎威織裘禦冬霰彼此互有適用舍空屢變蘭菊倚户出松柏參天見美質不必同俱幹非世便辭生靜而斂器字絕幼思能文乃天姿脫穎酬始願衆技逐高卑雜學徒貫穿趨聖由一途任重工自勸古人文已立後世皷難衒媿余莫負荷期子幸無倦

送陳彥羣

雨洗蝗蛹餘涼生癘瘧後今朝江上峯淨失昔霧垢舉艫

析有屬餞我同年友平居多契闊遠別方嗟咨大郡得師儒高文興孝秀雍容入儒雅磨錯見瑣玖衆儒治六學厲志存不朽量空計尋丈汲海論升斗因之入辭組術欲垂篆籀公才賦超卓傑立氣愈厚火宿無餘烟果實甘泉口昔來寺細討副此頻矯首

題人扇

外德欲晦面目自蔽內德欲躍肝膽畢照二法相除我則有餘穆如清風用之不窮

與英上人游紫霄觀戲述短詠

野水隨路曲東風得木鳴景物已和柔川原倍蔥榮茂桑高既條細草亦叢生眷言雲外士及此塵中行南臨大陂出波面與心平道旁古精廬貴茅間榛荆會集傾遠村裳衣自鮮明銀釵插山丹歌笑喧嚶噫何以勞比隣粧妝雜餞錫去年穀不飽白骨今縱橫等爲造化役未究悲忻情歸來日已夕舊徑成溝坑大車者誰予不寐方宵行死魂未滿眉墮埴將安程感此良自哂拖谷非鸝鷓

白紵詞

有美一人兮表獨處陟彼南山兮伐寒紵挑燈細緝抽苦心冰花織成雪爲縷不憂絕技無人學只愁不堪嫁時著

王木叔祕監挽詞

鄭僑吳札今悠悠爭看買笑錦纏頭

美人昔來芙蓉傍山爲發靈水吐芒美人今歸在何處簫哀鼓悲葬前岡我欲從之似雲出友風子雨游四方夢魂無憑不可挽坐攬衰涕終揜藏

月波樓

下林百果春自花屋藏汀陰泉著沙光風颭雪誰汝惜繫

紅窗翠空欹斜變君樓高出江上百里江山開四向峻屛森聳遠更寒紋練縈回靜猶浪孤潮夜卷西頭來海門推出冰崔嵬豈知星河遭映奪只使鸛雀常驚猜此村風景渲且將接樹移花今復古勸君種學化兒孫不須貯妓呈歌舞

送陳子雲通判

周子也復可憐人憂民憂世語轉新每妒吾州何巨福通判乃得陳子雲臨餐吐食嗟無餘幽情慘鬱時一舒感君善意過於今周子之語良非虛三月召龍頻鼓鑼喜作小雨恨不多移苗未了君已去更借後福書歸禾

劉全之太守陳子雲通判胡衍道知縣永嘉何其有福周純臣語也

賦董季興玩書巖

玩書巖裏刻成眞水簾花疑春復春一朝斂策去何所來者對之如古人美哉竹清神亦爽西簷匡廬東鴈蕩滿車圖畫常載行到處名山留塑像

送劉晉鄉

草黃木脫何所適使我感歎生百疾天驥屢爲駑駘笑良玉空遭碔砆黜少年壯志思絕塵只今作計常後人明堂巨棟吾何有護竹養花甘隱淪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六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七

古詩

送林孔英

東嵓質疑匙啟鑰西廂坐講水赴壑本朝合選經博士萬里那投郡文學東風吹散石門冰吳人送去蜀人迎雪山嶻嶻大江滿梅樓過之清又清

贈巖電隱士

近時術人多莽蕩要把虛名隨妄想神王雖云形不拘尺直須防尋有枉從來鍾鼎無山林老去豈復少年心若言部位許虧闕已早騰踏非埋沈

送謝學賓

衰年嬾看客十臥適一起謝子何許來我屐屢折齒貌閑神又肅論事靜而理紛然嘲哳際莞爾諧宮徵麟獲無怒

角鳳去愁遊尾正應晚聞道不受血氣使山頭蕨芽老示鎌庭中桂枝春已添巢由亦有藏身地小壓聲名務屋簷

何倫秀才親喪不能舉葬其親戚故人有知之者

兩毋久未葬魂冷常夜嘶病婦槌心號血盡身爲泥我死不自惜少忍賦有甓何當深九仞更與崇四尺

蜂兒樵歌

千林常樵啖俚鐺玉山之產升金盤其中一樹斷崖立石乳蔭根多歲寒形嫌蜂兒尚粗率味嫌蜂兒少標律昔人取急欲高比今我細論翻下四世間異物難並兼百年不許贏栽添餘林何爲滿地濺蕩予正復漫天甜浮雲變化嗟俯仰靈芝醴泉成獨往後來空向玉山求坐對蜂兒還想象

趙子容任溫州司法終日看册子而事自理又新稟儲糈功利可傳也爲賦讀書行率諸友同作

法曹亢散人不管閒道自要紛華損常平築敖米山積讀書豈知米塵滿歸來依舊茅蓋亭焉得捨學干時卿不然天上讀書去蓬島瀛洲無限清

登北務後江亭贈郭希呂

壁上兩窗銜門外翦茅亭小市魚鰕散寂寂大江風浪來賓賓郭翁雖老猶貌澤腹貯今古心和平只應獨將芻拄頰清坐都不挂毫髮何必隨逐欄頭奴日招稅錢三萬億前靈運後延年桑麻舊國常宛然城頹路闕總合好不知於人安穩否

送程傳叟

茂苑臺高春日明君顏如花楊柳青蒼條別離風雨外楊柳自青君貌改誰知仰天怨天公三辰五星在心中老作

海頭新主鋪氣錯雜迷西東去年無禾雖種菽乞命只指今年熟家人未可便喜懽少待上司催結局

送徐巽大

桃湖避秦之遠孫繞湖桃葉遮桃根父子聲名動場屋綠衫手板桃花村相隨入南訪靈迹九日山重海深犁韓公文高大冊印秦系詩清小塼刻我已衰殘詩不成有語安能爲重輕予今自出瓊瑰句南伯南侯倒屣迎

題五畏齋

曹滕亦據南面權坐衙吏貼瞿擁先致云威福自我出下有赤子高蒼天聖人送與建皇極付祝長官尤惻惻前碑特立示銘誡後彷七條垂訓釋冰清王令來調琴四事未畏先畏心常將方寸勤管攝不與外物相虧侵情防驕粗意防滿萬事選須畏爲本君不見匹夫將大氣如山風浪

只在須臾間

懷遠堂

祖后昔尊御忠邪初混茫誠行揚于庭直詞招旨旁蠹鉏新法穢還拯疲民康白頭失路者冠服輝以煌尤工抑外家減官卑輪締纍然兩孤婭賦祿止團防賜書課熟讀斂袵常敬莊盤筵化蒲萄歌舞諱姬姜堂開瞰遠野惟見條山蒼不知天何意反掌異存亡何人致顛覆使我同披猖胡雲半點黑汴水千里黃飄蕭離宮殿零落趁倉荒三吳通葦岸中禁隔龍光曾孫更寂寞泥裏弄耕桑風掀炊饁竈雨爛曬禾場稍復阜墟墅漸能滿囷倉舊居重回首欲詣川無梁哀哉血腥涴狐兔久埋藏想其屢易主指說故侯王時運從代謝形神終慘傷翁今垂入十健悍嵮扶將句中青玉案壁上烏絲行細抄四詹動繞看三伏涼渚清蓮葉曉露淨菊枝芳鶴籠翅羽闊漁艓波浪長凜懷南狩日駭潰非一方當由后請命所以再隆昌纘俊雖草莽象賢本處唐不應女堯舜早已隧穡裘勑翁善眠食神道分否臧命須詔飛下洗沐朝建章

報德巷

王孫生長安仁宅親見宜仁靖家國艱難身後苕水頭舉目湖山非舊識孩兒負土成新阡手種拱把皆參天皇天報德無窮年蟠根翳葉藏雲煙

露星亭

斗杓點翠爲此城四郊環拱來逸青知君欲覽衆山小取塼磨就天上亭身心合於高處著萬象不語森湊泊古今月色遞淺深志士可惜虛光陰

送高仲發

細君吁久寂季弟猶長貧棄我涉遠道策策傷心神舍西三畝畬作急老自耘稻熟曾未割歸趁秋風新

明覺寺

雲山尖頭海潮湧九月天雪山葉重道人高絕但危坐山魈野虎皆趨拱住山三載兩遭荒侍者餓損扶參堂滑村叢米未爲恥莫令木魚化龍鐘透水

送蔣少韓

昔予岳陽去我病不能吟久拋風煙句永結江湖心予今岳陽歸惠我過始覿日月無薇虧空水互推激濯足洞庭沛晞髮君山巔誰驚瘦到骨所要清爲天許家豐屋承新縣象兆金轅春風轉提壺未許勸人留求言待上茅茨殿

寄題鍾秀才詠歸堂

鍾君文武隨所求馬上檄草兼詞頭五兵鑄就殺氣動郤寫三賦祥光流左踰陰山右絕漠漢地自厭胡沙惡聖門歷歷宮牆深風乎不知詠歸樂作堂雖窄海浪寬沂水何止八九吞當年曾點兒眞趣推琴難挽由求論課兒讀易夜參五香燼釣沈潑荇鹵東家夢熟幾時知還有漁人數頁哲

鹿鳴宴詩

鹿鳴著周雅取士各惟時永嘉近千載文物盛於斯賢侯奉明指搜揀鎖秋扉希寶難驟識獨鑒防羣嗤誠云得之慰重爲失者悲鄙夫素寡學已老謾將知仰欣多材聚儁愧隻影踦晴霜萬里肅威鳳正高飛朝陽羽翽翽春梧綠甤甤新榮忌輕覓苦節誓終期

潘廣度

春聲鳴鳴何處村楚些行歌愁斷魂光風自汎蘋草碧瑚

月豈受頑雲吞坐其平鋪佛叉手空劫以前人總有一文全捨絶乘除得漏便過崑崙渠

送楊通判

花稀讓林稠苗疎與田遠共欣永日寛更笑餘寒褊窮鬫多樂事粲粲搴幄展惜君盍少假忽泛江流緬三年綱紀地一意圭玉斑爛儒道義深傲吏威稜淺山鞋蠟已就晝筆枯未吮不上鷹蕩峯何由寄高蹇

哀龔仲至

老哀哭無淚行歎復坐嗟荒涼鶴鳴村尙友初萌芽當時各年少渉世迷驪駒中天懸明月爭欲伸手挐朝語日再昃夜談更五撾君文登貴重蜀錦載胡車離離三千首雅正排淫哇石碑富規製玉篆垂芬葩箇牘尤妙美一字不可加笑我自山野悲君混泥沙古稱騷人窮留與後代誇

昨誰寄音信已受南臺衙俄然被彈射翻燎北塢畬季也守大王千里雖稻麻請登小芙蓉萬仞淩煙霞茲遊隱者事亦乃期屢若書來病長嶽誓言指春華乘我烏日觴淪以蔣富茶那知是絶筆楊柳空白花頗疑魂氣升彷彿天之涯多生詩周易遂認草玄家

送王通判

左原冢孫産巴東山靈地秀兼長雄自小赤心天與通可惜五十方治中北風吹沙暗中渡不合吹君落南去水有予魚山荔枝借我箸食前籌之

贈林秀才

乃翁掩親醴州里自云先世曾如此汝今謀葬無置錐況有淵族喪纍纍春風未回萬山赤秋霜忽至潤寸碧鳴鳶利牸隗凜然問者應垂掇後憐

送徐洞清秀才入道

方老昔爲儒仁義自愁煎決策從道士擺落科場緣神仙事茫昧良得日高眠徐生嗣其風永謝負郭田白襴已同施黃蔓猶索錢書籍棄塵案筆磬來釣天看鏡胡獨難超俗諒非少異花改林秀孤翮移漢矯月華滿庭無間沈霜宇峭親交生離絶空歎負游杳

自羅浮行田宿華嚴寺

浮山昔飛至與羅合其巔巖冬樹色改青松耀紅鵑不種自生植屢伐常蒼然我病不暇耕行復觀我田呼扶偃蹇後倩護龍鍾先僮客四面集哇哇相勾連敢云歲晏休翻犁趁晴暄民政今古殊憂樂豈異源收身臥荒刹明月前夜圓鵲懶附枝靜鼯飢嗅牀穿爲農悔不早時發棹歌旋

送龔仲同

花溪初逢日苦短橘洲重尋意更長天催鵁鶄玉樓去激流不並龍洲旁春風忽高行旆起洒盡何如添野水古來交契看老時與公安得輕別離

送林退思四川分司茶馬幹官

棄繻詆關吏廣殿射高名方從娟子引豈料讒夫傾京師慁暮降蜀道險朝升執手郭西門惻愴難爲情有山擎空雪有谷匝底冰烏樂設後噪猿孤定先鳴漢中王霸地從古鋒鏑爭扃推韓信增幽落張魯營慼予衰衣去客猛意自輕笑我老何怯萬里今横行

送周明叔王成叟併上呂甫仲止二兄

成叟自成身明叔志明時二士澍村下飲醇棄糟醨澍村去綿邈二士天所遺琢瑚而佩環染夏爲裳衣高岡無長松結根空兎絲絡行枉又直帆挂昂復低飯彼章泉叔爨

以肖淵裴沐浴明月珠鏤弄芙蓉旂兩邦意氣合一唯萬
論微充余抱茲獨步得往從之

陳伯明建讀書堂於仙都巖蓋縉雲最勝特處市書
名田役大費亘常用衆力一家不能專也余爲作仙
都行以堅其成

東萊龍川師道趣一時話言猶在耳我輩勤苦常刳心後
生懶惰自迷已問君相取黃帝鄉石簡中間穩上梁搜翹
索造詩書學關雎師摯聲洋洋書惟見多參互解食要艮
田宜廣買俚翁有語人未知醬甕投鹽事終在君不見衡
廬嶽撼天興霖逆士必垂千載名山高海深産奇物他年
古文尾壁出

送龔叔虎

寺暗莓苔深歲潦雷苍粗問胡旅窮舍鑽燧煮茶無答云

白孩童蚤識蟲下梧邊巡四十載翻著火上爐今昔豈異
能開見終殊途德衰嗟教薄筆退憐詞枯何以充我求往
衆歸裴孤子文如織辨子行如冰壺推惟春華恍爾川秋
實飾去從孔翁翔勿愛斥鷃呼

贈趙季清縣丞

多生有奇姿名已在仙籍朝遊風后館暮返旌陽宅五月
涼如秋照夜千將白養之鋒鋩餘參爵柴亦堪

趙成父築亭上饒郎用東里舊圃牓曰魚計

秦僑洛寓隨南公新條復欲無開封亭名若有主斷法鄭
圃豈在章泉中舊魚遂應化龍去今魚且復波間住人爲
魚計魚未知今樂莫忘昔日悲

孔復君架樓貯書疏池累石花藥環列

老夫一編未得妙頗以書多爲世笑舊友從余不復疑樓

藏萬卷猶嫌少書中之理甚周徧可惜有眼何時見管葛
徧陋空凝襄周孔深微常運轉樓東衆水更衆山四時紅
翠交飛翻付與兒孫好門戶光芒應射斗牛間

送蔡子重

憐予昔參江上僚前功如目警蕭蕭莫輕小縣深谷裏績
緜運軫琴方調薄冰未隨野梅結和風已催山杏發度文
露巧衆術同一心之純天與通

許敬之用余言作松山草堂然游山之意猶未已也
申以爲箴

許子家住松山邊門開路闢登山巔千年茂樹不改葉百
尺甘井常流泉堂中悄然人境絕時有剝啄延臞仙天下
之山皆若此捨而外求徒喪已卑能蘊高是爲謙高能生
明是爲賁芒鞋價長今安之撰屨欠伸吾老矣

送蔡子壽

彼友蔡氏子任也堪將相唯儔亦異材朗立萬人上吾嘗
扣其微事諳理亦暢雨露待堅成風波豈凋喪醯雞發淺
覆鹽虎背新摸伎詩隨老醜闘書慶監當繁霜生野色行
李正悽惱恐予復來平因書寄無恙

寄柳祕校

頗諱早謝葛亮辟少吃善著揚雄書雖風索索苦瓠晚山
雨重重甘菊疎令人相輕多匿笑古人自許堪同調唱芹
嚼藻泮有宮先生手提終化龍

魏華甫鶴山書院

蒼崖有頂我爲廬日君月妃崖下遶梳風洗雨耳目醒玉
帝詔許瞻宸居周公仲尼在左右勘點六籍開凡恕貸經
秦禍多散幽鄭箋毛傳悲紛如精神感通若親授損益般

貝還其初憶君低回校天祿高論自追陳言鋤況今卓絕離人境妙悟豈可常情拘飄零每疑夢魂到恍恍忽遊西南書韓呂之相以類聚程張之師以道俱業調甘酸嗜秦粵肯逐象罔迷玄珠分明債發貫篇首端的鏤寫傳吾徒乃知山中新所得慢簡閑編皆棄餘修林遠嶺秋映披濃花近院春扶疎影胡已饋豆邀靜黃獨未斸傍鑑孤垂竿桐江笑短弱負鼎莘野嫌豪粗岷峨崔嵬留後拒灩澦哭兀催前驅莫嗔猿鶴不解事與民由之誠丈夫

寄李季章參政

袞袞入蜀者借公兄弟名每求歸載滿預屏去橐傾鵝飛雖地控龍臥常天升惜哉坐時運久鬱時士情文章何崛奇冬雷夏增冰德業又宏濟雜登應牛鳴已著鼎飪利不共水火爭我窮未得死破釜斗粟嘗誤蒙兼金重自視一羽輕唯當刮老眼雲雨看施行

送陳壽老

天台鴈蕩山接參青田又促半潮近冠巖帶壑無俗情秋幹春爽凝時諧老窮留絕華軒過其誰幽尋窮薜蘿更抽奇筆向雲射破的韓中千鴛鶖古今文人不多由元祐惟四姓安七性與天道亦得關伊洛尋源未爲失闘風招手游太玄麻頭制尾中興年黃金鑄印背轉佩定把堯舜陳王前我家壁懸仰見斗篋君紅旗魍魅走密房熖短夜苦長堂高冰深去無鄉

題鄭大惠詩卷

憶從草廬赴鄉燄灘雪攪筵糟涌糜要當醺酣活膚湊不許雕刻妨肝脾何年兒孫錦裍裂金塗門扉玉爲切吟中得眼前象逼眞吹狂歌總休歇兩家至今住連牆讀書閒雞夜相將經明先入韋平室句好還升李杜堂

送孫偉夫

我友驕顏人造道最勇決智校一驛敏書贏萬籤閱此詞春嶽麗景行寒泉潔夏工制瑚簋本爲郊廟設便留刊字正稍上碑袞闕遠尋豐城劍虛負歷山月發嫌梅柳催到恨桃杏欲親年過八袞興致經九折紙迷版籍內稅役半緣絕云此新進士銓限凜難越廳荒茅壓頂饌惡芹縮舌哲矣無情游自傷垂老別

端午思遠樓小集

憑高雖爲觀樓居勢盡傾思遠地不遠空復生遐情上惟山遠閩下惟溪環縈此實擅清境豈以曠朗名士俗喜操檝五月飛駭鯨鼓聲沈沈來起走如狂醒不知逐臣悲但恃勇氣盈衰翁繐帳臥南風吹作棱

孔鍊士話龍虎山之勝於其行因以送之

峯嶂倚天傷四環中峰受拱低伏蹲雲錦交流紫闥外郛注彭蠡如傾奔道陵已去丹竈冷今代行行妖鬼靜孔師何事亦逃儒爲愛冰林雪蒙頂我居無山冬不雪只受虛空滿輪月子能作意肯重來更待牆東笋堪掘

會昌觀小集呈坐上諸文友

茲邦異氣候十月陽屢暴清霜云幾何累日困袢燠病羸諳冷暖衣屢迷單複上印自懸車來認蒙擊轂東池屬草創斤斧聲未縮野蔓翳前庭中兩數株菊呼鋤不受析善惡憂兩覆賓筵煖苦憐我歲不熟諸豪誇時彥騷美競龜玉學山留一塵到海空百瀆慚無歌舞伴漫有鐵石腸意闕各東西微月耿疏木

送胡衍道

庭松雪外青檻梅冰裏白正堪頻把翫何忍騃離折我老
如蛻蟬隨葉飄蓬泉欣君擧佩出直上穹穹天卓茂冠天
下王祥歌海沂奉璋亦大粘鎩後迺深知情胡萬難齊理
或一未貫中道不及伸偏質徒受亂同人當同舉不止同
其門双金鑪精合二匠末梢分惜民當惜農不止惜其儲
客主兩無怨政刑會時雖三年心所親臨別語甚的已去
豈再逢懷哉展其力

送呂子陽自永康攜所解老子訪余留未久其家報以細民艱食急歸發廩賑之

收纓古蜜蒲抱秩生蓬門九九書自註邀余綴篇端久衰
余學廢彌隳六道尊時維冬雷數雪霉常晝昏火把起夜
色丁蝾明齒痕小邦肥羚闕鰕蛤濫充盤椒橙失滋味槮
粲勞傾不詰朝報家問剪青徵阿孫苦陳鄉人饑采薇啖

其根倉封井花滿洵米安得渾覓翁如覓父願假東飛翰
念之不遑處唱焉𩥇歸鞍我老澹百慮身世兩莫存欲私
一壠潤豈救大地乾西城柳搖搖北寺江漫漫勿令嗟來
死以慰行路難

送葉任道教授之官靜江

太學奏文夸第一國子先生裏行立嶺南梅花太枯灘花
豈喚人人底急爐亭雪深叫孤鴻傳書爲翹明光宮雲翻
兩覆古來有不如棠棠金石守

送趙季清乖謝所惠詩

驪珠貫冰絲耿光發沈淵二千八百字字合管絃想攢
風前眉應聳雪後肩叉言謫匡山五老煙霞鮮者書滿破
篋官冗鹽未煎少難了上信別月綵繩聯

送陳漫翁

笠澤老龜蒙蝸臥絲自裏君從蓮葉畔親傾未後語憐我
未得川獨蒲投長緒因茲服央悟郁郁副奇許士於淪胥
中搏手架欄柱一瓦不漂零百世保風雨轉闘信無難滅
木猶有懼高翔要深泳厚積堪重負狂波浸三伏回望萬
流阻旅情方夷猶靄色待舒吐樵峰濃黑散蓼岸微紅聚
進舟石門灘小泊看佳處

送戴溪老

隱侯之郡成公宅辭流屈注回理窟前輩淵騫晚凋謝後
進由求蚤超絕聖朝論士皆公卿千乘何足留高名春風
無痕萬情化盡付雙溪舞雩下

孫祖佑解元世友堂

雀尋屋角穿燕繞簾櫳窺共賀新宇就生物欣有依含德
厚乃祖義完嗟利驟最憐常熟令櫝韞不盡施溫恭化羣

從遜悌流深規一絲必同袍粒黍無異炊感召天上露潤
陝園中葵魚蟹雖芳鮮不如此菜肥涼風送佳音桂林自
生枝借予赤霄羽登君文石墀樸鄙叨已勸尊祭翁所宜
諒爲前峰近長映各星垂

丁氏東嶼書房

朝納儒上光千帙亂抽翻夜挑廳下明一字究本源舊師
蚤傳習新友晚闘見隣里疎聚頭江海勤會面勿愛好鳥
羽勿玩芳樹林書亦且置之獨自觀此心茫茫未生前寂
寂巳死後萬變隨雲浮助月往中穀何物粲陳列所從定
何時孔顏雖去遠聞道命如絲白屋無怨艱朱門不驕易
每留先人樸不忝素士志鳳蕩雙長麓南北峙兩門委和
祓多稼永祚延餘昆紅綠修岸容冰雪淨空界惠轉斷亦
回詘賦書房外

端午行

仙門諸水會流下瓦窰消中有形湘客西城南北樓旗翻稻花風棹謳柳子雨夜還無騷音絳紗蒙首去

虎長老修雙峰

九州大麓標山經早與天地同垂名雁蕩初傳晚唐世掩抑衆嶽夸神録豈非龍伯所播遷海水枯竭久乃成窮鏤石怪異萬巧宛取物似羅千形陰湫陽嶺何恍惚紫光碧燄長磨榮夜隨王喬王簫發曉答矩那金磬清聞者未到意已傾往往夢想驅風霆胡僧猶嫌憩寂寞便房曲檻頻招迎强扶隊闍接雲漢御補壞壁回丹青來車去馬謾孔總亭主自任誰爲情

毛希元隱居廬山卧龍瀑

毛子罵吳騰蜀山眇孤墳五老急招聘延留如大賓龍分

自眠地蔥帳饒珠蠙巖花開恨晚谷鳥鳴先春弔古一洗思千載多逸民登高一長望萬里皆積雲子勇講印麻屨憤著彌綸衫不草露布從容靜風塵低頭汲澗曲煮豆萁爲薪沮溺上之恥昔賢終賤貧

趙振文在城北廂兩月無日不游馬塍作歌美之請知振文者同賦

馬塍東西花百里錦雲繡霧參差起長安大車喧廣陌問以馬塍云未識除曠縛籬金沙牆薜荔樓閣山茶房高花何啻千金直著價不到宜深藏青鞋翩翩鳥鶴袖巖勞引首金將後隨圍摘藥煎凍酥小分移牀獻春酒陳通留傳昔弄兵此地寂寞狐狸行聖人有道賚草木我輩栽花樂太平知君已於耆水住甜目觸聲搖上渚無際滄波參自分有情碧落鷗偏聚追逐風光天漫許拋擲身世人應怒

君不見南宮載寶回何如趙子穿花去

周純臣子去病淑慧而短折賦以哀之

周子百未過有兒慰眼前敢誇材調別自喜稟賦全其守過老蒼其行道變權共看成蚤歲何意天初年汝昔透胞絡衛風著筋攣和丹和乳嚥煨附加鹽煎所投烈藥謬始獲奇痾殘隨和絕代寶氣命百分憐問汝今何之幻影來無緣不許翁執提壞滅同埃煙此悲信無益此愛倍難捐不見趙幾道泣淚迸幽泉不見孟東甫叫吻聒穹天汝翁自爲銘志欲金石傳兼求我詩去刻在墓門邊

送盧甯夫

予昔聲聞從我遊未曾一語相報酬文杏將非廟廊具凋蘋況是王公羞予今欻往西湖上靈雨森雲供筆仗深思直道佐明君蟄雷震空天下聞

贈祈雨妙闍黎

雨慳水涸從季秋倏忽春半河斷流有僧了妙能禱祈直云天闕非人求朝誦呪夜安禪十陰九晴來纖纖呪光禪寂轉相發潤澤徐乃通幽潛我老拜請良獨難香煙鬱薄重霄開旁搜潭洞攪龍蟄鞭雷走電開天闕天意豈令一黎綏人心正待百渠滿補天不及人宗知禪心況寂嗟爾爲

寄題朝宗新樓

昔時師友尙草創愷予諸父勤磨礱春臺自令車馬絶桂樹木廐鈴旗重侵雲切月縴一炬擁坐排簷青幾峰莫云空洞豈無物讀徧五車江水東

和江提刑祈雨

感格誰如江仲輿步虛未了龍來語會稽秦望都洗滌越

人喚作提洲爾我憩老情無精勤果月喚龍龍不聞水宿早未負結實一夕爛死爲泥塵

蔡尙書挽詞二首

總角都爺頭老生廿伏膺白首參豹尾後出夸先登東流看到海北風忽成冰茫茫落簷花窮巷猶短檠撥沙得黃金百鍊寫光影飛行日月上瑩徹肝膽醒空山慘馬鬣何意直爲鑛余哀不復施留寄長夜燭

題處州翔峰閣

九盤在州中萬山來四達納於琳第近尋丈未爲徧日光晲熙麗風氣亦清展悠然不離席所得甚宏闊隱峰招伏峭騰躍俱赴眼下視田中禾棗粒猶可見臨觀要親切亦復貴眇緬峽山絲線窄嶽極瀛海眩君看齊雲上往往無際限何當躡蓬萊一汎五湖淺

讀王德甫文卷因送省試

晉頭文之病跋腳最所患軒其舊頭果塌復墮衰儒伊人殆天力卓地挺修幹欵入嚴雲幽倏出星極爛巖如姑射女娣娟俱整粲皎如珊瑚樹塵垢拭杯案昔夸新龍首伏呂較蚤晏又推舊薊川耄老終佐漢況今未六十急用豈爲晚行當奏苦疏勁厭諸儒冠

王宗卿答春堂

春以喻母慈慈深春不如兒欲答母恩恩重答無餘華堂頓有雲嶺隔夢裏分明與親劇阿連進奉新批勅裂褒黃箭緣兒得朝廷賢章乞祠官願身暮歸怡母顏老農邀君勿輕去萬紅千紫扶春住雨田自種晴田收好是天留答春處

送葉路分

猿啾猿啣間鳴琴十指如玉無哀音應憐聽者未洗耳衡山高兮湘水深君今幅巾鵷鷺行切勿著帶雅虎傷軟荷刺少離棹短拆桐花多斑露長

答李制置

鼓槌恨不投淮流復傳侯擎能狻謀西州臥龍出長算朝沉清洛暮營丘禹跡芒芒草萊遠寶邊正在耕耘滿中庭雅歌自有節豈效夷聲催煞袞北平漸車淖不通白檀可越時未同待公刻就燕然頌我亦嚴駕期無終

林叔和見訪道舊感歎因以爲贈

與子異州壤取友四十年狂心蚤探索出語乾道前向來朱建安拊手笑淵源小心承父昆刻意晞回騫不求壠斷登有路直如絃計其所不爲敵富逾百千衆駿跨險遠獨鵠超眇綿謂當共驂服可以爭聯翩誰知竟大謬寸影孤

雲邊南省無姓名俛眉自愁煎家蔬僅掩豆野蝗來蔽天過我城西隅相視各悲顚爽菊已收花枯井未回泉人生寓地上蟻垤交折旋中間較得失區區等浮煙喜君作兒娃放筆追乔川許身若臥龍斬蛟透重淵所虞氣力豪未受規矩鐫過翁非止肖奕世始稱賢從今掩逕草同賦歸來篇

上灘

篙師上灘時爾作石牆樣及其進尺寸乃在一偃仰神禹不到地狂流終播蕩逆順本天力人謀不相讓苦戰排三軍勢壓票姚將身在亂石中傾覆堪指掌誰云尙天衢鼠徑斷還往

五言律詩

高宗皇帝挽詞二首

何止超前代功隆道更尊幾同造區夏還復外乾坤黃屋
兆年度青山禹穴昏遺民猶望諱淚血灑中原
河濟初開府江淮晚視師纘戎由子聖承命獨天知鶴唳
空虛警雲生仗自移（禪代之夕都下相傳有綵雲翔鶴之異）上哀何以稱卒
代繼周時

孝宗皇帝挽詞二首

儉德加文景雄才自武宣道終遺萬乘喪已盡三年暫乞
狂胡命常持復漢權全將一孝守高議百王前

昔年叨上殿欸息動宸襟豈不人思奮其如天意深帝王
猶遇合南北限升沈倚有登遐日諸軍特賜金

吉州刺史蔡直之挽詞二首

劍閣號親貴光宗始用儒涼惟醫國手果驗活人書負郭
可耕篤行田宜蹇驢相看滿川月無計遣長鬚

能事實偉甚謙終猶罕聞忘身賓出日斂手避浮雲天欲
消胡運人誰靖楚氛未刊千字誄長掩一丘墳

陽復

陽復冰猶動雲襄日更明近傳新詔綍重起舊簪纓斗極
回東指年容直北斜龍蛇多變化旋日看超昇

送鄭丈赴建寧五首

過家鄉里敬將母士大榮得失從人論行藏獨自明百年
中古少一笑萬金輕廉士吾何敢新茶可摘英

有志須身健關心在歲寒一時諸老盡多見大名難湖海
方延佇甌閩適少寬爲州人不乏千萬强加餐

清廟圖書寶熙朝雅頌音頻繁三節召荏苒二毛侵衣飯
家纔足丘園意亦深臥聽林下士時作武侯吟

海內言華蕚功名動搢紳十年長隱吏一語必驚人酒益

新來減交情老更親公餘如促膝剩把古書陳

所棄誠愚分牢愁更索居若逢知己問猶解課兒書地僻
門長閉年饑菜自鋤相望無一事不是故情疎

哭鄭丈四首

道義秦城重聲名冀馬空河汾談聖制鄒魯振儒風有學
推經世無官可效忠浮雲公豈計吾道自憐窮

誰謂於今世無由見古人事親曾閔上遊世葛懷民德盛
天爲侶慈叢物與春清風如尚想猶足洗囂塵

插架軸三萬撑腸卷五千京都通百郡濵渤匯羣川深淺
人隨汲東西意各便後生無復見媚學護蹁躚

憶在諸生列曾窺太史書泉蒙煩濬達槁質費吹噓外宅
窗成相生甥早雞聞臨風雨行淚愁絕向輀車

何參政挽歌三首

退食勤稽古當朝動引經人心著偏側國脈要勻亭二府
早聞政三孤晚告靈蓋裳惜光彩不肯到頭廳

髯髮滄浪上灘聲近廣騷綠圍齊長柳紅糝半含桃欲寡
堪增壽閑多更養高佳哉鳳凰塚悲甚付烏號

宿昔叨殊眷尋常款前廬聽雞催詔駕立馬待紬書零落
誰存者追尋昨夢餘何曾噴石分韓愈自狂疎

送陳糧料

萬里渥洼出行天絕比倫能參大關鍵肯用小精神鍾鼎
身雖貴簞瓢道未貧梅情兼雪意留住恰芳春

題費補校書遺事

欲識隱居者當年費懿恭卻辭金馬直歸臥錫山峰兩詔
終不起一瓢長自從兒孫盡登第勿翦舊栽松

送鄧諫從制幹

援引亦未力辭名空復傳終擔太平策還上蜀江船帆色
非曉月觸音穿夕烟滄浪不盡興收拾浣花邊

題柳山人壁二首

水北柳六一家傳榔卧鏁秋清演漁曲春近牧牛經掩扉
花竹秀排門柑橘薦庶憐喜功者虛要峴山銘
我病廋移下山人不面譴當言千日厄未許一朝安地上
肺腑漏天邊惡瞻撥歸報與復命自笑此何難

致政通直錢公挽歌詞

瀟還梅花壠家華不復還好兒須萬石廣廈剩千間盡與
詩書齋勿令紈綺學傳家自翁始留筆紀池山

亡友項子謙兄挽歌詞

疇昔省君病小車隨酒壺心悭貧文句語饕困喑嗚念子
堪垂泣纍然失北圖唯應看幼子空手縛於菟

待制中書舍人陳公之亡以山宅須利既遷殯而未
葬也後五月乃克葬焉二首

可怕陰陽惡遷篤日月遒終成埋壁去不作坐禪留雨洗
一簞淨風翻千橘愁門前繫船檄宿鳥漫啁啾
嗟我與公同游泊一生一死又淒涼經綸傳世止於此老
病皆身行自當拄笙斷弦從別調拂天野水渡新航眷春
未有風雲伴日閣遺編往歲傷

西山

對面吳橋港西山第一家有林皆橘樹無水不荷花竹下
晴垂釣松間雨試茶更聽東挂綠空翠雜朝霞

看相

窈窕隨塘曲陂砌在橋中所欣黃一牛相逐樹無窮習唆
成真性悲歌記土風憑非美人贈採摘忝村童

贈杜幼高

杜子五兄弟詞林俱上頭規模古樂府接續後春秋奇麗
令誰賞羈棲浪自愁故園如鏡水日日抱村流

待制湯公挽詞

纓緌如豆王謝監是大儒單傳合上相小御但倚書簏簡
同歸處選將任翳如再風好溪雨漲淚灑塗芻

吳參議挽歌詞

冉冉試官坊栖栖終一庄死期甘慟哭時事不勝憂貧只
藏書在思將別業酬者君用意絕身後令名留

沖佑大夫鮑公挽詞

幽人形何在高閣鎖重關梅冷橋邊月菊殘籬外山可憐
清絕地長憶笑談間寂寞私鹽港漁樵自往還

雪後思達樓曉望

臘盡凍初合風花江欲平急從高處賞巳向歲前晴莫與
鬢爭白試將身比清樓頭接達岫歷歷正分明

宿覺菴

宿覺口未謝殘山今尚存暫開雲外宅不閉雨中門麥熟
僧常餓茶枯客謾吞荒涼自有趣衰病遣誰言

贈勝上人

近日能吟者黃巖說勝師語生衆老筆體重帶幽姿遺臛
冰下筋勾春柳一絲方山最高頂不擬到茅茨

朱文昭母楊氏挽詞

文昭有賢母自育教篇章義並三遷峻書成百卷長古今
歸石室筆削紀營堂鹿擾烏馴處森森宰樹蒼

沖佑安撫郎中張公挽詞

誰憐張太守思職更憂邊濠水中間月光山疊處天人應

送往事長獨採遺編莽莽乾坤裏冥知想慨然

縣尉林公挽詞

恨坂一官晚公人未展衛空傳讀書苦留與後生誇有子
聯三俊成名王兩家會須酬貴骨野燎報宣麻

陳侍郎挽詞

生死悲權地長嗟付知吟北門長鵲趁西何晚鴉尋三品
官名重千年墓色新廣東正思憶淚激海潮音

太令人胡氏挽詞

已刻溪西誌潸然淚滿袪呵喪嫌後侈參養要前餘甫里
送錦纏館頭迎布車為題楓葉社蟲篆不成書

題張提舉園

竹外萬雲合荷心一雁來若無歌舞鬧應有鬼神猜野岸
鋤難遍幽根煖易栽前山未放入好閣更南開

送謝希孟

白頭趨幕府早已負平生未放鵬舒翼應煩驥斂程驛梅
催凍蕊梢雨送春聲為語常平使開懷待子荊

送周子靜

地深湘渚復天遠桂陽城故里楸花別諸生柳絮迎一變
開蹤後六舞待時行子自調新律吾哀閟舊聲

林處士挽詞

尙平接馬弟參辭記前身海闊元隨浪山高別傾春難招
古渡外空老夕陽濱順性無生滅君應了正因

錢知縣挽詞

送子三為邑十年嗟往來誰言債難了不與命同回卓魯
終留愛龔黃豈薇材雲愁日暮雪雪打又添哀

送潘景參

久自知循令經營為補衡持衡薄氣力何以助聲名松柏
非無歲鹽梅會有羹又從沙際別把酒候潮生

贈徐靈淵

歐虞兼褚薛車蓬跡為塵今日觀來翰如親見古人盡歸
嚴號合當有活精神碑板荒唐久遊看走四鄰

戴肖望挽詞

巖巖蕭太傅蹇蹇鄭尙書可惜流光晚翻無急詔除交情
梅蕊盡哀意柳芽疎只有安江滿長蒼夜月虛
老失平生友悲尋路轉迷水肥應逐釣日瘦合歸犁草與
地蕭瑟雲誰天慘淒無因再商略短日送寒雞

徐靈淵挽詞

自卜西南宅始開幽賞多山供映門樹水獻捲簾荷近局
碁頻賭隣翁酒屢歌誰云祕此樂拋擲與流梭

包顒叟挽詞二首

風沙江上宅斥鹵望中村密竹元遮徑崇蘭早映門笑談
看箸落村力可騰掀誰復知心事滄波鎖雨昏
養志諸郎事尋經永夜殘斷云絲彩易更覺綵衣難各散
碁廢閑庭虛酒盞乾無言惠孤苦持此問漫漫

林敬之挽詞

雜遝新河市陵兵處士廬甘辭魯穆饋獨著謠軻書鑑壞
從兒補禾荒付客鋤永嘉新有志莫遺姓名疎

王運使挽詞

稱虜昔逾塞三邊各受師共傳君善守能護國西陲卿秩
恩雖早郎班詔已遲須將未盡賞酬折在豐碑

薛子舒提管久無所授端明得謝始換承務郎

男子行藏地自求難問天空多賈誼學爽過馬周年頗收

京官後常趨翰苑前太平如致了別造會昌船

贈呂縣丞

自得長官後邑人詩轉工批書月使滿覓薦歲常空柳已
如藍碧桃元勝錦紅終歸剡溪上舉棹謝東風

詹稱山解元以壽母求詩

九十人稀有追憐盡孝全猶嫌兒舞拙不怕酒行深寄鮮
禾垂訓設鷄先賞音維舟倚花晚霧雨暝前林

贈蔡茂材貫之子與

蔡家五千卷藏向石菴中講誦今幾日飄零隨隕風隔垣
孤響度別井暗泉通安得無爻象與將吾道東

余知府挽詞二首

壽者福之首中兼典郡來聖知天上事磨盡世間材此際
靈龜往何方化鶴回所親都不恨有識自興哀

憐我抱空意頻問饒白絲巳從眞率集那復少年時柳糝
春前葉松鈞雪後枝建炎無故老難話省方悲

趙知縣挽詞

俯館經年學書義諳日抽空閒割鷄笑不見化鳧留辨月
曉還落鱗雲冷未收西華夜來雨浮洗一生愁

趙清叔挽詞

昔我共筆硯知君賢弟昆門邀百客醉囊諱一金存忽與
鍾聲盡長悲鬢色昏多年趙家府銷滅惠王孫

贈聽聲歐陽丞務

無心立臧否有術驗榮哀舉世聲中動浮生骨帶來彈輕
知禍地欬小應靈笑我老何及是身惟死灰

送包通判兼寄滕季度

風雨逍遥地衙排印舵新鈿車分路鬪寶瑟聽歌頻燈市

曉侵月花田晚古春却過張翰宅方信有閑人

趙尚書挽詞二首

材業將時偶聲名闕龍新文昌留不住大尹政通神力說
和戎好從撩相國嗔春花插秋鬢還得自由身
江北江南曲吟高許和同相迎貴賤浪失笑白蘋風老病
猶貪活漂零各附空長懷洞庭橘買宅傍湖東

周宗夷東山堂

城嶂標辰極誰家特有山偏憐東晻好只對北堂閑動石
低簷住流鶯拂檻還仙關鎖瑣海幽夢或時攀

丘安人挽詩

左司遺事遠介婦古風存業廣添新宅儒多起舊門眞亭
留壽影雲物護山原我欲攀車別衰殘阻故園

題郭希呂劉詠道游雁蕩詩後

隱劉甘隱淪老郭亦離羣白鎖魚亭月同穿雁蕩雲排峰
造龍質懸水迸籟紋百種聚奇怪從君句裏分

送戴宜子

爲愛千竿玉垂陰似古城弟兄俱挺立文獻各標名插渠
親年晚浮家越浪輕相期早得意還作此君清

題仰孝廉事實後

孝子久傳名誠通物表靈當年虎失猛此日竹還青棗甃
無留寂庭荒枕舊廳惟存古題誌寶惜勝如經

贈盧次夔

家住東郊深能詩人共尋冰梭間道錦玉軫斷文琴城漏
宵添滴廳花晝減陰新涼白頭句清甚費悲吟

送厲幾道御武司戶

無淵秋水平有何官曹清傷柳欲落盡菊花愁晚生書多

前益智文古後垂名功到闔深處天數勘皆成

常德郎中林公挽詞

結佩聲名遠懷沙興託深惜無長纓繫終使夕陽沈瀟省空頻召桃源不再尋雖傷有北毀難滅是南金

贈鄭秀才

文苦遠尤切色低聲轉微三生作淺土一龕閉深歸藝圃錐鋒持侯門麈柄揮何衛素事集回繞絳旌飛

贈李秀才順之

怒漲爭茅竹安流節斗門行苗存水則縮板護河源士李昔陳義守奚能聽言便當生廟食不熟饗雞豚

送侯尚父

宅古竹陰晚書殘燈焰稀深知靜者趣轉益宦情微別殿行催甲休工坐掩扉御前清切地重得薦皇闈

贈高竹有外姪

娶女已爲客參翁又別行相隨小書卷開讀短燈檠野影長迷樹天文夜照城須將遠遊什題得老夫評

贈夏节甫

自識賢勞熟常將遠到期忽傳千古信虛抱一生疑恨別來何久愁悔去轉遲應留起春蟄詞落未堪悲

趙知府母齊安郡太夫人挽詩

生死已無憾杭人休淚傾惟留不盡德常動故鄉情霜淨水方落風高山轉清閑思與介子蘋府再同盟

沈氏書堂

應與石渠並又疑金匱存曬書天象切浴硯海光翻我老行罷讀君材重細論猶言無一字大道始歸根

薛子舒墓

悒悒西門路樵歌占晚雲憐迷王弼宅猶長孟郊墳少病憐賢錯題書與父分又言垂把筆兼欲使余聞

項君先有幽興堂其子木即以名菴

平生意外事身後有誰知魄靜雲稀出神游月共移春茶翠旗展霜蕊錦擔垂更欲添幽興惟消桂幾枝

施翔父掌教長沙

菁莪義前識簫韶舜後音追回賈誼貶喚起屈原沈湘水汀煙閣梅花若雪深余行陳迹久因子一微吟

送劉幾道惠安尉

少年曾苦節從我北城隈麗日明文苑繁星護斗魁垂垂紛綬晚冉冉白綠催更莫游仙去鯨波奏凱回

送陳約甫知永豐

四十來朝賦三經緍縣章嫁頻知子熟醫老悟身嘗葯趁行時色梅催到日香還欣肺氣減中熱變爲涼

王祕監令人挽詩

頗憶朝際肆俄驚夜徹帷自堪從子任何用與夫歸起隊新藤首重舉宿商排通家只今謁老淚逐風揮

奉送周知錄木叔祕監其舅也

謝傳悵何遠年甥且自嘉帝鄉沈迹細閭戶衆縹誇釣冷客星寒林疎處士花寂年怕分手閑發岸頭沙

葉路分居思堂

葉媼開新學同人飯野蔬明經傳一相考古付三餘猗色迷青簡蟲文蝕素書君能尋遺址堂宇勝於初

昔說諸梁後簪纓富遠孫白袍雖屢捷黃榜未霑恩淡泊磨冰硯蕭條倚候門嗟余忝宗末老病不堪論

葉文翁再薦不中第駐兵永嘉暇日必從予游倘聞啓

論命恂恂衆人中無異寒士初衛國夫人黃氏君之五世妣丞相蹈高祖也少而發居建義學以教後進丞相既貴以爲夫人之報焉君因義學故基作居思堂請予賦之嘉定十四年六月

王通判挽詩

祇德風規逝詩流句法超已多山邑政恰少省郎招旅館身俱寂傳家道未消長令漢楊震名逐左原標

林簽判挽詩

作邑有何好利民翻害身怕回湘水月驚失象臺春墓草已多碧圃花空復新吏嫌鶯自語幽憤不勝陳

送張知錄

門閥飛龍後家聲入館前身饒太常第客欠廣文氈流落無先與遭逢有宿緣炎洲路多少護數去鴻邊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七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八

律詩

送鄭景望二首

兩地旌旗一閏中十年監牧九卿崇安與遍就東南養遺俗將陶雅頌功變護元身如寶玉飾宜時序戒與鑫遙知獨上千山路處處梅花送煖風

江左諸賢盡凋落遡求名字未深知願公年德加前輩救世勳庸莫後時國重四維人建立天還一統道藩籬彌綸康濟何曾極自古忠臣不遠期

曾晦之挽詞

交游盛處失騑驂筆硯窮時綰碧藍驥老尚能舒駿逸龜潛終不慕芳甘壽過八十人人羨恩在鄉閭事事談埋沒平生無限意夜深樵唱起溪南

次韻喻叔奇九日

遶湖秋色去茫茫塔立峯端表自強因上岩巔覽吳越送徉閑闊數羲皇陂風駐帽羅公會斗問勾花絆客觴閑御陶潛玩幽獨可憐車馬共誰忙

中洲處士折梅花并新詩爲贈率易鄙何爲謝

中洲之中十樹梅蟠枝著地照蒿萊即非無主憑誰伴自不衝寒要早開个蝶只隨游子意蒼猿難寫遯夫哀幽懷寂寂天應笑插向歸帆雪滿桅

送劉德修時在京口

日日秋風江倒回江邊執手重悠哉兩山只欲當中住一舸還應郤下來說與蛟龍息豪怒亦合鷗鷺少嫌猜吳頭楚尾何時極黏就前詩倘展開

送范文叔知彭州

君今結束歸何勇我獨棲遲去不能江水入冬猶浩蕩風帆逝歲合騫騰相逢論事信徒爾清坐矢心嗟未曾想得彭州退公後夜窗重檠照書燈

送潘德久

每攜瘦竹身長隱忽引文騷令頗凝間道將軍如郤縠不妨幕府有陶潛江當闊處水新漲春到極頭花倍添未有羽書吟自好全提白下入詩匳

樓參政挽詞

外補何多只近州郎於中禁賸淹留晚參國論非無樂苦說時難更有愁天下知心古來少人間此夢覺應休自嗟不識鄞江路清淚因公寄海流

無相寺道中

傍水人家柳十餘靠山亭子菊千株竹雞露啄堪幽伴蘆雁風乾待歲除與僕抱樵趨絕澗隨僧尋磬禮精廬不知

身外誰爲主更覺求名計轉疎

趙路分挽詞

平生王孫忘太康承家孝友更溫良鴻箕鵠舉須言命桂死蘭摧不斷香古有失時堪恨惜從今虧處取酬償佳城況遇朱公子大姊高才屬令郎

陳益謙挽詞

余與益謙居相望時昔雅相揖而已益謙死其子以書求哀挽言君之材與學皆余所未知也訊之王成叟信然乃爲作此詩

舍南巷北水同流稻菽參差各自謀不料多材能轉物更憐無地與伸頭蛛絲委架詩書惱鶯羽空陂鬧苔愁好在夜深明月滿人間地下兩悠悠

寄呂巽伯換酒亭

瑕瑯初址未完年猶倚雁名川我曹自可全將醒前了何因偏向醉中逃艱危未肯當時共誕逸空傳後代高遷有遺孫留款側統亭奚棄夜騷騷

併工

併工催作趁春前又值春歸一莞然新筍頓能長數尺晚花寬與待明年圃廊寂寂為苦地後塔陰陰造雨天坐睡不驚還自覺鬢鬚將老到衰邊

菊花開送徐靈淵

白頭幾度逢重九方是今年種菊花衰病自憐何處看馨香聊向小園誇討論摇落生光怪暖熱風霜與麗華正好行吟君已去別移秋色付誰家

次韻韓仲止

塞戶低眠畏北風詩來喚起自江東林迷久已隨蛙鹿磐止何曾有漸鴻當日錐刀希楚富千年錯槧謫臣窮莫將新意誇羣局一等成虧付國工

齊國太夫人挽詞

風樹秋悲乞暫閑詩星宵隕幾時還子同房杜經綸地夫在鮑陳伯仲間恩重七封開表海行高三美勸名山猶言未足平生養着卽元臺恨莫攀

安撫待制侍郎徐公挽詞二首

王質金章映海濱養成天德異凡倫曾顏窮妙關前聖管葛粗疏付後人惆悵窮途三乞癸吁嗟厄歲再逢寅送公何物堪將去留在埋銘石色新

飲冰那得不嗟然北看成南醜又妍建策須為萬世慮孤忠亦有一身全星文忽向生前墜夢事方從死日傳莫指

鳴山歸路熟青林黃葉度年年

許相公挽詞二首

容成堂上光華別謝客巖前意象閑身到三台長未滿年添九老定誰慳高明落落塵寰外苦論喧喧醉夢間我欲為公深著語桂林芝樹不同刪

行露空多曉色催夜香燒斷作飛埃松江鱠好憑誰憶金谷花濃只自開玉女雲中應盡去仙人霧裏更重來千年一判禁銷得涕掩寒塘錯莫回

送丁子齊主簿

明經六十未收科自取南宮計若何來歲須將一戰霸浮家今歷百程過預愁菊蕊行中破還喜梅花到後多從古功名致身早誤隨陶令晚蹉跎

丁少明挽詩

枕冷秋山不記年時時逸想醉看天吟成絕妙驚人句散盡癲狂使鬼錢萬卉有情風暖後一節無伴月明邊新來王子碑能說筆意堪將此共傳

朱仲方遊吳袖文索詩為別

九曲絃歌滿巷傳儒林聲價有誰先昔憐少學隨翁久今喜新文信汝賢刪後畫前元未聖南花北葉定誰妍終期猛進一篙力透過龍門急水船

毛縉夫挽詞

我昔髫年侍此翁自甘窮僻古人同道修白業甘先悟官近青雲却未通庭長嫩蝌新戲雨徑存衰柳舊搖風世間榮落私情盡留得清名是至公

直院中書莫公殯往哀痛不能爲文輒留小詩靈几

幷致鱸魚金柑爲奠

閣老今無地上身黃麻紫誥兩沈淪虛懸東觀來時月難挽西山去後春試劃冰鱸猶脆薦重炊野橘倘甘辛最憐趙子同心事相看題封淚染茵

許君季常挽詞

汨羅設限離騷經伊洛源流今更清自別三年無信息忽驚一日有銘旌乾坤未放虛空壞蠻貊猶須事業成桂樹團圓半丘土春風還許爲君榮

題彭澤縣尉廳林壑之勝

彭澤西山天祕惜淵明未敢發幽緘始從石尉兼王尉洗出前巖到後巖也只暫時供步履可能終老卸朝衫應須卻誦歸來句重把家園草自芟

送趙提幹

與君中外情偏厚嗟我龍鍾志已摧豈有尋常墮泥滓不教宛轉助風雷花枝買笑前村趁柳帶牽情別浦催細雨酒亭東望處應將新語寄瀨回

賀縣尉

端麗還有甚人風大雅元非楚士同此日深探應徹底他時直上定摩空鄰家杳杳百灘外過我昏昏三伏中籬破屋荒無路入荷花招手席門東

送曹潛夫

東南作鬧數年徂遠遠參司到蜀都元帥幕中須受辟生羌外上也分符閑吟杜甫詩千字時載揚雄酒一壺只我衰殘望君切杜鵑聲裏認歸塗

謝李參政因送曹瀘州寄簡

大度元須獨木枝李公補處屬艮時千年立國唐虞上一念勤民禹稷思恨昔穿聞空自誤況今消擔有誰知雙鬢

雙鴈蕭蕭影孤嶼亭邊正清縭

贈李秀才竹舒

帆來帆去海中山自笑腥仙歲月閑忽值巡遊防系突也叨扈從識龍顏寺傳弓劍烟嵐外門掩詩書浪泊間待得諸孫上金榜九重高拱報堯班

郭伯山挽詞

兄弟窮經各一時百年義塾尚留炊講燈常照鶴鏡坐壇杏半紅猿揀枝未奏邊功明主惜將成京秩故人悲挽君已老歷先謀安得埋銘更後垂

題王叔範自耕園

自耕不要從人得知在盧南第幾街吳地于今說佳麗浙人自昔巧安排包容花竹春留巷謝遣蒲荷雪滿涯心想新園名字出故時臺館半沈埋

福國太夫人陳氏挽詩

會經天語贊華簪應是忠多報獨深寂寂孤鸞羞鑑影輝輝雙鳳失梧陰沖心自與家規競空性都無世網侵聞說埋銘親付託照碑斜日下巢林

送郭黃中

鴈山側正上青雲仙侶常遊遺俗紛飛烏可無能步駐洞簫何幸復親聞看承下戶恩尤重賓禮高賢意自欣忽憶門西貧士宅蟄雷繞甑黍初饋

劉孺人挽詩

嗃嗃當年女手縫一家從此更雍雍性安於善行無迹兒自爲銘筆有蹤聞說湖清見龍首還疑墓長幕雲峰哀情變化何終極留澤凌霄絳遶松

張提舉挽詞

令祖親扶日馭升孫今喜復似翁清恩波再入淮流滿信
節初傳嶺外名夏木千重添野趣秋風三逕寄幽情長年
慣唱漁家曲難聽茲晨薤露聲

薛端明挽詩二首

可但補闕名官日不逢引裾强諫時上朝有疏天常納下
殿無行誰獨疑論道何如出綸晚督軍頗嘆封侯遲淩烟
畫手今誰貌豈識林高爲子垂
冰稼初融闕月沈英豪四坐地爐深爭看麈尾頻揮處難
了朱絃未盡音怪我輕談當世事知公默會古人心空山
穩對梅花宿錯向林逋墓裏尋

送林子高

老我追隨亦贖人研軒標格久成塵意先達水常趨海節
與修篁自作筠諫苑舊知欣有信漆坊新隱嘆無鄰梅花

應待行時發野岸山房探得春

塔頭林君挽詩

之河繞浦各紆縈結束樓臺穩更清全與好人修實地任
教流俗趁虛名兒應自了青林債淚苦還滋墓柏榮今歲
田荒望周急鄉村憶著倍關情

題劉潛夫詩什併以將行

奇來南嶽第三稾穿盡遺珠簇盡花幾度驚教祝融泣一
齊傳與尉佗誇龍鳴自滿空中韻鳳咮都無巧後哇庾信
不留何遜往評君應得當行家

送朱知錄

與子北鄰計未疎河梁新獨月明初老人輕作三年別强
記難忘一覽餘節相憐材添局務寺丞引類借潮偶只愁
戀著衙樓好同檝家山道不如

和王宗卿自苑詩

鷄帶初陽照廣津免隨斜月滿灑輪瑞登韓筆名尤重喜
動險吟事轉神不道奇毛妒新雪應知雅意合松椿雖年
鶴成猶嫌少獻與竹堂別紀春

李處士挽詩

憶吟詩句與君兒曾說商宗湧自揮兩地兵休重富樂百
年家活共輕肥多留螢火門書案閑著漁蓑傍釣磯身內
已無塵土僻霜肸雪塢送將歸

衢州雜興二首

玉研朱弓不可尋陵風催綠麥成陰越山行盡見平野江
上水流無進背地路京師都邑壯俗兼吳楚智謀深詔書
竟大邦人誦知有賢侯緩轡臨
樊梅野雪掃成泥桃李紛紛照眥蹊行子東書輕驅馬主

人炊蕁候鳴鷄百年圍圃荒蓬藋萬里耕桑接町畦堪笑
腐儒何用此只今飄轉楚江西

七言絕詩

題閻才元喜雪堂

東來十月黃塵滿霰點霜花總未堪恰是使君誠意足帶
將臘雪赴荊南
平壓龍山五尺危墮鳶何處避陰威漸令融罷春泥軟麥
浪黏天燕子飛
簷角低隈小凭欄霏霏只合對高寒他年認得名堂意不
作銷金煖帳看

除夜元日連登烟霏樓

嚴巒寬去靈虬寺水竹低橫處士園此是蘄州無比好亦
如湖下好山川

摧荷秃柳不勝春脈脈荒隄數過人我若有材能速化應將地巧荅天眞

元夕立春喜晴於是郡人久不出矣

膏火無光已累年歡娛少味是窮邊強吹簫鼓迎烏帽勾引遊人近酒前

十夜芳篝宿凍雲商量送臘又迎春併將東蔕熏天焰囬得陽和捧日輪

艾褐家紬闊闊裁抱孫攜子看燈來餘甘暫棄從教覓莫鬬機心漫自猜

岷江愁二首挽陳持中知府郎中嫂恭人

岷江諸峯如戲酬岷江潭頭紺碧流不愁水生勸人去只愁人死送山休

誰家嫂旋揚春波黑頭中郎宰相科有兒有女後應好同穴同時今奈何

劉高士自畫琴橫膝前對雲起求詩

試向遮巖擁鑾時弄絃調軫撥前徽未須寫就多情曲饒與閑雲自在飛

水心即事六首兼謝吳民表宣義

生蓋門外山如染山水娛人歲月長淨耐傾城同禊飲法明闔郭共燒香

我久無家今謾歸買田買宅事交違塡高幫闊爲深費柱小簷低可厚非

雖有蓮荷浸屋東暑煩睡過一陂紅秋來人意稍蘇醒似惜霜前苓亂風

拒霜旋插花疎疎廿菊新移日曬枯花草只今如此在幾時寫作會昌圖

聽唱三更囉嗊論自旁舉槳水心村潮回再入家家浦月上還當處處門

吳翁肥遯逾七十朮老芝荒手自鋤惠我篇章成錦字西鄰得伴亦堪書

詩悼路鈐舍人德久潘公

詩人冥漠去何許花鳥相覓不作愁耆舊只今新語少九原喚起韋蘇州

風騷閫域自難親隨世聲名未必眞更遠更疎應不在山謠水語記精神

憶昔論詩不自鐫上規雅頌復誰先此絃合爲何人絕重撫遺編一慨然

柯君振相別三十餘年爲言親喪不能舉請賦此詩庶幾有哀之者

士淺難藏夢裏身春花秋草幾悲辛無人爲買南山麓月戶風櫺作好隣

橋枝詞三首記永嘉風土

蜜滿房中金作皮人家短日挂疎籬判霜翦露裝船去不唱楊枝唱橋枝

琥珀銀紅未是醇私酤官賣各生春只消一盞能和氣切莫多盃自害身

鶴袖貂鞋巾閃鴉吹簫打鼓趁年華行春以東峰水北不妨歡樂早還家

贈口道人

赤脚蓬頭古觀旁沈迷人海意茫茫公卿見了無奇特更說長生別有方

過葉威仲不值

蒟苗新擢馬蘭叢柳老吹花拂掠空聞說先生過山去釣絲無主繫東風

余泛舟不能具舫創爲隆蓬加牖戶焉

雖然一樂匆匆去也要身寬對好山新拗蓬牕高似屋諸峯獻狀住中間

鋤荒

鋤荒培薄寺東隈一種風光百樣栽誰妒眼中無俗物前花開徧後花開

送朱相士朱文昭族孫云得劉碧雲相法

南蕩書林長砌蘿碧雲鞋底躧庭莎從今湖海須行徧眼法雖親要看多

潛經閣

當日先生住一軒手抄六籍自忘言至今遺墨如新寫付與樓居四世孫

題施紙被蔡宣義所藏孫太守褒諭帖

乞子豳豳暖凍軀押銜得得奉親書孫公已去蔡公死近日鄉人嘆不如

劉氏女自誓爲尼憐其操者幸助成之

漢上洪波不可親夔州華髮自嫌貧世間浮想如枯蠟還向虛空嫁此身

送蔡學正

鍊盡剛成與物和崢嶸夜氣合清磨好溪新漲連天綠近晚無風亦不波

奉酬般若長老

簡師詩語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與東家小兒女塗紅染綠未禁春

嘗師常秉燭爲人說氣色戲成此絕

晴色熹微已出門擧浮熱眼相旁人不如睡足朦朧起留得沈光看本身

衆議留李師煉丹旣而不果

火養經年未收病身還向急時求道人別覓安爐地今夜潮平下館頭

下僊看梅

昔人遠住奚師塢何意追尋特特來更要明年此時節溪翁相喚不相猜

隨山的的五千樹慚愧識花人姓施說似龍形都不肯昨朝新見水沈枝

對讀文選杜詩成四絕句

一從屈原離騷賦便至杜甫短長吟千載中間多作者誰於海嶽算高深

絕疑此老性坦率無那評文兼世情若比乃翁增上慢諸賢何得更垂名

江淹雜體意不淺合彩和音列衆珍挑出陶潛許前輩添來庾信是新人

草堂四松着序空濃西千果交青紅似須隱約住蜀道可惜奔波離峽中

題學海樓

夜誦都忘濵林喧爾家江月舊樓存新來轉使朝宗近目送風帆到海門

張纓幹挽詩

長年官食旅邊州當路知音不自由爲語雖圍人已寂半輪斜月返新丘

翁常之挽詩

晉畫唐吟老愈奇堪嗟動轉是風機幸能栩栩形中去何不遂遽夢裏歸

秀峯插天下回溪脊送郴州路久迷更欲扶衰爲公往葛陂龍化的盧蹝

陳衍制挽詩

喚作成虧總雩消等閒好惡任風飄齊侯自要乘千駟顏子何妨飲一瓢

已報西川落那邊倒盃索賭計茫然也知漠北饑糧聚能使江東保障全

昔年行往偶相同拾菓追羊徑未通只麼空跡在何處一竿紅日海門東

世事從來半局棊夜眠還有不應時崎嶇橋畔船辭柁冷水觀邊花發枝

送鮑箴甫

近年詩友東西去贈子驪駒媿不多古柳渡頭音調別滄浪聞處夜深歌

請惟耿住水陸院

犖官不管僧閑事北秀南能總未親說似隨緣耿長老這回住院且由身

讀葉子元詩題其後

心閑誤比游絲轉境勝空疑濁飲流我亦輸君閒早覺醉吟都與句中收

送劉季毅高宣教

堪嘆娟嵩六葉孫直將豪武蓋諸昆黃金散盡身如寄閑倚吞風白下門

送黃巖二陳秀才

一雙璞玉稟天和遠向東州就琢磨待得永無痕鋟相莫言功用不須多

建會昌橋

十里滄浪絕岸迷幽人行處有誰招幸無車馬妨來往買斷寒蔬取意挑

蔡良甫觀頤堂

觀頤有二義士窮在下安分內足而不希非意之獲斂躬退守而不顧因人之榮所謂觀其自養也蔡君近之

不多花卉春長在粗有田園歲自豐爲問靈龜千歲訣此中風味許誰同

章仙姑

柏水爲糧自療飢春江千里正逶迤應知偃鼠歸休地不在神龍起蟄時

小句送陳粹甫知錄

蕩裏舟輕指外沙夾溪薺荀正催花南風借與迎親便未離家時已到家

送孫子淵潭州司理

我住瀟湘獄自清囚衫蟲蠹雨飄零如今三院更幽寂閉戶勘書花滿廳

郭宰爲鄭全貞歿買田以贍其後

鄭生在日常無食身後恓惶又可知郭家有緣天付與新租滿確不言飢

贈通川詩僧肇書記

海闊淮深萬里通吟情浩蕩逐春風却尋斗水能澂住裁剪雲煙俘字工

贈瑞鹿瑩老化緣鑄鐘

寺寺簷花院院鐘誰人肯顧此山中待看窈窕廊陰裏攏袖疎槌答遠風

寄題葉路分與君樓如今若肯從徵召總把二峯乞與君太宗賜陳希夷詩也

封侯無例乞名山只許幽人獨占閑若會當時與君意林泉合在市朝間

道南正疎三奇峯更著東西紫翠中面面欄干太親切要看煙雨濟空濛

寄題駱子高解元蝸室

須知兩角怒蛙升卽是千尋綵鳳鳴滄海定知伸縮處君看黃潦漫虧盈

薛嚴州挽詞

瘴雨蠻煙盡掃清釣臺方軌淨無藤堪憐獨立滄江上不許朱幡更一登

送胡彥思

秋旱兼春處處祈微茫欲雨又還非汝行恰值此時別不到爲霖不肯歸

贈蔣知縣

穩絆芒鞋盡室行何曾道吏向前迎存齋盡闢深深意只此能存不用名

紙貴應誇作賦奇無牛也復詠周詩長官況自清如水說與邦人共展眉

贈孫十五道人

將軍橋畔女仙家年與鍾馗宴與花欲度世人無妙訣唯長留日作齋牙

送王宗卿

米多穗少賀豐登蓮吐雙花麥五莖別有到家呈瑞處繞籬黃菊向人明

久違晉閔膝前勞翻得龔黃意外褒但使親年多過百人間一品未爲高

題方武成詩卷

聞說甫中方左鉞年登二十便長吟鬼神送與天成句不道思多嘔出心

自古詩人高遠遠看君涉步邁前峯設呼賈島爲同社莫遣陶潛是別宗

送惠縣丞歸陽羨

二嶺描成翠骨堆一川畫繡徘徊三年塵土無人識山水虛閑與喚回

我在水心南岸村詩常風景不堪論等於天壤中間住草醉花迷甚記存

送呂子陽二絕

七峯斜轉斗光寒千仞飛來雁影寬生怕被君題寫盡更留風景後來看

好花移買自嫌貧浪蕊空多未許春放出江邊無數橘半黃半綠惱騷人

徐師屋廣行家集定價三百

徐照名齊賈浪仙未多詩卷少人看惜錢嫌貴不催買忽到雞林要倍難

薛景石兄弟問詩於徐道暉請使行質以子錢畀之

彈丸昔是吟邊物珠走錢流義自通認得徐家生活句新來欄興譁詩窮

渡浙江

晚霞銷盡月明鈎蕩頃無風一水浮長怕舟師深擘櫓自令洄洑起中流

遊衢州府園

破疑巷裏押街石塵外堂中急就章猶有春風爲披拂看人歌舞過殘陽

再過雲巷

寥寥夜角難禁夜滑滑山鷄只記昏風景不隨人老大蒼松無語對修筠

次王道夫舟中韻三首

鸜鵒收聲避鴰鶬田家蠶麥已知秋西湖風物無人共時有跳魚入過舟

橐弓驕樂心肝盡拔劍論功目眥豪鳴鳥不聞千仞遠搏風鷹隼頓能高

舊讀慳歌追小雅近看羽檄過西京中興文字須公等容我春山帶犢耕

因在秀州寄王道夫詩三首

袞袞紅塵五月留來時落木不勝秋只今春事濃如許蕩里滄浪又一舟

魚龍遠避水光浮草木怒長山意豪獨立和風清宿酒晚雲收盡月痕高

潘君狂甚詩能古葉子文高世莫驚何處有田求二頃向來三月決歸耕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八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九

記

白石淨慧院經藏記

樂清之山東則鴈蕩西則白石舟行至上水陸見巨石冠於崖首勢甚壯偉去之尚數十里外險絕有奇致其山麓漫平深泉衍流多香草大木陸地尤美居之者黃錢二家累世不貧以文義自篤爲秀士北山有小學舍余少所講習之地也常沿流上下讀書以忘日月間亦從黃氏父子漁釣島嶼縈錯可游者十數有楊翁者善種花余或來觀其花必大喜延請無倦間又游於其所謂淨慧院者院僧擇饒善詩義充從岳文捷皆黃氏子終老不出戶而從岳又以其兄子仲參爲予余時雖尚少見其能侃然自得於山谷之間未嘗不歎其風俗之淳而託其泉石之美既去而不能忘也蓋天下之俗往往皆如是使爲上者知冒之以道而不以偏駮之政亂之則以余所聞於古人之治何不可致之有哉他日仲參忽來謁余敘其所以爲別者蓋已十五六年矣問其昔人則擇饒義充從岳文捷皆死矣其他老人多無在者楊翁者亦已死而草木衰謝不復可識因相對感悵久之問其院之興廢則曰門廡殿堂庖湢之室昔以毀而欽者今粗具獨轉經藏屋廬閎麗像設精嚴殆爲一院之極此今之所創而昔之所無也於是仲參請曰此經藏者先人以垂死之言命余繼其學而爲之者也雖不敢有其勞亦無媿於先人之命以公昔之所嘗游而今問之之悉也盍爲我記焉余既嘉其以成先志爲孝而重其申故昔之請且因可以記余之所不忘者故不得辭問其院之始末則曰始建於唐之龍紀爲廣教集雲而今名淨慧者大中祥符之所錫也其在政和嘗易爲道上之觀而後還爲院既還而睦州盜起焚於宣和之三年而湻熙三年十一月朔則此藏之始建也八年十一月

江陵府修城記

太原閻公治江陵始至與將佐行視新城壁及戰守之具曰美哉丞相衛國趙公之所爲也公莅荆六年不迺介埶與館紳細苛壹於無事緊楚邦保障是急能大力難愛集茲緒卒有功庸爲方鎮首家銘史冊書法舉焉而公弗命故無記者將何以昭丞相之勤久荆人之思某實受任代公其無泯欽之懼既乃詔某子以謀議名官記予職也始江陵自靖康之難伐莽蘆逐虎豹四招流民重立坊市垂五十載漸還故初惟城朽敗日甚毀垣頹塹莫補莫續驢馬之馱可徑門闕之圖不楔也前後守者以役衆費廣不敢有意至言羅郭無用纔葺子城可矣人苟其居不自顧必朝廷患之令都副統制總領錢糧請修築之政安撫使不得預議久不決趙公聞而歎曰郡守號稱專城近制仍提督修城今將修江陵而帥守不預非法意也遂具爲奏凡合他司四請詔許焉錢二十五萬貫米四萬石皆從中下役以江陵鄂州駐劄之兵佐以郡府之義勇趙公杖屨口出城上以勸勞之始於湻熙十二年九月成於十三年七月爲甎城二十一里樓櫓戰棚之屋一千三間浚隍池繚甬道備凡扞禦器械之用然後江陵之人更門蓋宅畢臥而起四方之來者驚其厚墉崇雉巋然於長川大陂廣野之中環城以馳登樓而望知其跨江北連襄沔莫不慨然思還國威而壯戎守也天子遷趙公金紫光祿大夫以寵褒之孟軻論高城深池之利不如人和蓋先治其城

郭者乃諸侯郡守之常政循其後吏慢因循以爲幸其入之和輯可以坐鎮何必殫財動衆以新無用之城壘及變故起於倉猝則雖有堯舜之民不能以自保此明主之所驗也至尊壽皇聖帝順天從時不輕試征伐自淮南至京以西數千里險害之地皆特使將軍城之州縣主給期會而已獨江陵爲後而趙公嘗相天子知上意因力以請然則聞公之欲記豈獨以明趙公之績哉所以示壽皇聖帝之規烈使臣子不敢忘也趙公名雄爲右丞相去江陵而判其鄉資州聞公名耆舒爲吏部侍郎待制龍圖閣其繼趙公自漢中徙焉紹熙元年八月二十日

漢陽軍新修學記

古之言曰一道德同風俗風俗之難同也以其陋而遠雖道德大備之世莫或齊焉江漢蠻荊之雜爾自虞夏時治

之畧於中國惟周以增累仁義化衍南服至能使江沱之媵躬無怨之勞漢廣之女息游者之思歌於正風號登太平矣然而國別土斷卒無卓然以忠哲志義之材自成者及楚用其民縱橫呑滅君臣暴詐之行著於春秋久而孫卿屈原之徒議論風旨爲天下師則怨峽之巔絕汚之涯蘭芷芳潔寶璐照耀而楚之文詞嘗盛矣是其昔之和平專一秉內性之理義有合於風雅者或不自知其善也而悲憤刻約琢外巧之卉木遂變風雅而爲麗淫者亦不自悟其失也隨習遷改常性爽越千載之後終爲楚人之材嗟夫周道之備也江漢之民雖觀感其善性而未能成材逮王澤之衰也反沈溺於荊楚之習而不克自振可不哀歟今吳越閩蜀家能著書人知挾冊以輔人主取貴仕而江漢蓋鮮稱焉豈其性與習俱失之哉漢陽背耶子也以道音求之正名南漢廣之地岸南即鄂州今之巨鎮王師所屯通闤大衢商賈之會物貨之交也漢陽獨力漁勤稼不以走集逐利相夸詡士大夫以其俗靜而樸往往捨鄂來居焉軍學地卑下先時江暴漲南湖不泄洄洑停積推剝墊壞知軍事吳興皇甫焕築而隆之盡徹舊屋更起新宮旣成而堂廡崇崇自楹相扶牖甓外周亦自炳明侯使請記於余於是東平鞏豐實爲學官夫以鞏君之博敏達於教皇甫侯之聰明辨於政爲是役也不徒示人以材力之所能至而已使其考正古今之俗因野夫貧女之常性而興其後秀豪傑之思一其趨向厚其師友畜其聞知廣其倫類極夫先王道德之正文獻淵源之遠而一歸于性命之粹其視成周之士庶幾乎何必爲楚人之材也千載之習固不足以亂之矣若夫利祿之學枝葉之文口耳教

導媚世希寵斯又在孫卿屈原之下爾非所以媿也故爲記之以答其人紹熙元年十月

覺齋記

所謂覺者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是已夫是理豈不素具而常存乎其於人也豈不均賦而無偏乎然而無色無形無對無待其於是人也必頹然獨悟必眇然特見其耳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必有出於見聞覺知之外者焉不如是者不足以得之古之人其養是覺也何道將非一趨於問學而不變乎將非責難於師友而不息乎將非先義而後利乎將非篤於所以自爲而不苟於所以爲人乎是其得之也死生禍福齊焉是非邪正定焉人之大倫天下國家之經紀取極於是矣余觀三代之後世遠俗壞士以利害得喪爲準的雜揉其思慮紛汩其聰明以求參乎人

情違順之間喜相猜也怨相寃也障固其公共者使之狹小闢闔其專私者而更自以爲廣大也於時獨悟特見之士覺於道而違於世昏然爲天下大迷悲夫以一人而覺一世之所迷合一世以咻一人之所覺其所謂問學師友之序義利人已之辨常患乎乍存乍亡若起若滅方與世俗交鬬而未已也然則理雖常存而覺之者病矣及其甚也異端之說至於中國上不盡乎性命下不達乎世俗舉以聰明爲障思慮爲賊顛錯漫汗而謂之破巢窟頽弛放散而謂之得本心以愚求眞以粗合妙而卒歸之於無有是又大異矣然其知是也其覺是也亦必穎然獨悟亦必脉然特見耳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亦必有出於見聞覺知而後可士徒厭夫雜揉紛汨之爲已累也遂捨而求之者十八九矣嗚呼聰明固無紛汨而正矣思慮固無雜揉而壹矣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不可以有易也夷夏之學不可以有亂也以世俗之覺蔽其中而又以異端之覺奪其外則理之素具者其不缺而常存者其不隱乎是故今士之於道有二難焉華陽范東叔名燕居之齋曰覺使余記之蓋東叔之致其知深矣故以余之所疑質焉紹熙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煙霏樓記

煙霏樓者本西樓也太守仲并更名之余自湖口渡江沿淮北上至王潼洲燒草夜行投宿民舍遲明道上車夫與牙兵相詈聲慰謝之然後肯去踐小楊湖一步數陷所過空隄絶岸敗蘆衰莽而已入灈港乃見黄梅諸峯雄秀可喜而百餘里之間碎坡叢岫靡迤連接淺泉細石經絡田疇則蘄之士無不闢而居者相望矣然而州無城堞市無廛肆屋無樓觀佳卉良木不殖公私一切簡陋四方之集徙者以欺誕苟且爲生促具衣食則止其於絶埃煩近清涼理榛荒致茂好居高覽遠以遂其生之樂非惟不能亦未之知也故郡之涵暉見山與超然觀之廢址不散則偪景蔽而意昏皆不足以處煙霏者直通判廳之西其下中洲隱士李之翰所居稍有水竹花石之勝四旁廬宅以覍且遠不見其顛鷗鷺之羽雞犬之聲飛走喧寂各會其性林樊間錯晚靄西去對靈虬馬下等山拱揖賓伏陰晴旦莫天地之氣迭爲降升登之者亦如在吳越綺麗之鄉湖湘清幽之濱使吟者忘句而飲者忘酒也蓋一州之觀無以過此夫蘄山澤之聚淮之名城也豈其天趣不足哉特地力有未盡爾以余之不肖忝長吏於是不能疏滌其陋以安利之徒品擇其美以自縱也豈古人所謂富而教之

者乎顧今之吏有不可以此責者故記其說以遺通判事朱君俣刻之樓上使蘄之人能盡其性之德以爲材盡其地之力以爲利生殖遂長而英發器用堅寶而久成如韓之樂公劉之芮鞫淇澳之君子亦欲其知自兹游者始也紹熙三年正月四日

李氏中洲記

君隱約於蘄久矣在城西中洲依水爲圃陰茆而宅無所燕館不崇珍臺其間蹊隧僅通而已春暘開舒似有敷榮攣斂氣應不厭摧落四時之序略備而已蘄人以其居而安游而樂因卽而名之販夫走卒皆曰中洲不斥言也君之可稱有二焉世之豪傑特起之士豈不正其性命之情哉然而氣血之偏使常制其中和利欲之交習常行於理義終也則勢力之高下爲進退歲月之壯老爲盛衰規矩

未忘而身又蹈之何歟蓋君於氣血利欲之雜先盡矣遺世以順照物以哲故能養心於內不暴於外屈伸俯仰賄[illegible]雖薄滋味簡服用約居處頹然窮老而可樂之實常在矣一也佛之學入中原其始固爲異教而已久而遂與聖人之道相亂有志者常欲致精索微以勝之卒不能有所別異而又自同於佛者智不足以兩明而學失之略也君始學於佛既悟其說然後歸而求之聖人之道有是乎無是乎反倫類者易知合性命者難辨於是誠得其所以不同者故其修身教人出於仁義道德之本統而知入德之有門矣二也不夯於技而能已足者士之常道也不夯於用而能已成者士之常職也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實也不求仁則失其所以爲人求仁而不得其所以爲仁不可止也古之人捨一世之所重以求其所謂仁者後之人求一世之所重以喪其所謂仁者夫重與輕不先審而以其所喪者爲所求人與己不先察而以其所競者爲所樂可乎不可也此君之所以爲庶幾而余之所以媿君也君已七十中洲之上木老花殘不復計惜所黎將益贊所進將益深不惰不昏以俟天命嗚呼余之媿君未已也李氏名之翰字周翰

司馬溫公祠堂記

公河內人生於光州因以爲名紹熙三年太守王侯聞詩改祠公郡東堂光邊遠極陋民之智識不足於耕殖而何暇知公之仁雖然公自元祐以來由京師達四方家繪其像飲食皆祝非必師友士大夫能敬公而已公之鄉已不得見因其嘗生也表厲尊顯以明尚賢治民之本苛此侯之志歟自王迹泯而聖賢之德業不著士負所有而就功

名以爲凡用世操術必將有異於人而後可故或詭譎其身而出處亂封大其欲而廉隅失朴拙稱任直跌宕爲豪英寡學多意謂之有力先從後畔自許知權其謬於情性倫理固亦多悔而猶強忮堅忍以冀其成者蓋道德喪而流俗驅靡之然矣公子弟力學進士起家州佐從辟官使承事猶常人爾充實積久而廉夫畏其潔高士則其操儒先宗其學去就爲法故步趨中繩墨用舍進退關乎民心爲宋元臣至於深衣幅巾退然山澤之間誠意至義不敢加一毫於嬰兒下走而同其吉凶憂樂之變豈必殊特自許謂當離類絕倫與人異趣者哉若夫比並伊呂配擬經訓使人主降屈體貌自以聖人復出及其造事改法衆所不向天下大擾而公以身爭之稍還其舊以便民小人比而怨公遂納善士於朋黨而指公爲魁傑追斥崖上刻名堅石播之外朝士皆燬廬滅迹同族廢錮當是時天象錯戾碑首仆裂其後女眞入中國海內橫流余讀實錄至靖康元年二月壬寅詔贈公太師未嘗不感憤涙落也蓋是非邪正久鬱不伸至使夷狄猾亂以明之而後止然則公獨夫之力豈能動天而天人之際何其可畏若是哉余是以因侯之作併論次以明聖賢之德業不在彼而在此也

六安縣新學記

六安臯陶故國亡後四百餘年而英布與項羽滅秦又助漢畔楚再王其地云孔子敘書列古聖人堯舜禹臯陶四人而已余嘗疑堯舜既垂治法而知人安民尚猶難之則使後世何以取中焉夫盡其身之聰明遇事成理而於性無所失豈非聖人之德人理之正哉然而以質獨就者常遠於性以材特見者常離於身蓋其理謬其德薄而非天

下之材矣今也將合天下而立常道則患無聖人者嗚呼堯舜之難不其然乎自皐陶開天德之品與九德之教以成天下之材非天下無聖人之患而患無是質與材也果誠有之達若使近離若使親因之勿廢也就之勿更也翕受爲同脩少爲多續短爲長其家邦也各乂爾其采事也鐃勸爾故教德之方自皐陶始能治天下以常道能起天下以多材禹湯遵之至于成周不然則有偏無救終爲天之棄德而堯舜之難常在也至後世之學乃以充備盛德爲聖人廢其材更其質一施天下之智愚賢不肖必至於道而後用之是何其與皐陶異指耶將後世固美於教而皐陶未之及耶余不得而知也及奕布奮一夫雄獲事至微末則自司馬遷以下皆喜稱之道之升降又重可歎已會稽陸子虞爲六安令新立學日取賣酒錢一千鐶諸生

懼且去不繼則食絕學壞也來請記余嘗以公事自巢父許由所居北行沿淮望潁水西入梅林沙窩百餘里中山四合如慣綺繡南下灊舒所謂四五祖灊天柱峯信乎名山哉或言六安山谷尤深余思皐陶氏欲至其處不可得夫九德者皐陶所以教學之所以始也故書遺陸君使刻于石紹熙五年二月

績溪縣新開塘記

田于山谷斷高迎深燒變築疊而塌引其泉流以潤澤之有所不及益鑿爲塘儲雨以待昔之聚民於此者擇其水土之利固已詳矣若夫計川而掘量畝而浚必使水無不足而不以雨暘之節聽於天時有水旱而田無高下皆欲爲樂歲人之願雖然而人之事不能盡然也民消稅輸而與官較尺寸之旱常以報聞則訟牒煩而詐僞起績溪之民無善俗矣王君木叔宰是縣之始行視民田驗其水利之近遠塌塌之有無而知所以豐荒之故曰凡不得水者當別開塘往但爾農不可曰田狹吾安能壞見田又刻財與力創爲之耶教之再三猶不聽木叔曰是不足告語其治縣節縮稍得餘錢遂請於監司買民田使爲之古跡之廢併修之塘之所須楗椿木石皆買與之工食之不足者頗助之凡二年爲新塘六十八塌六買田有自畝三十至六十步出錢有緡二百三十以上至千文飲田有自畝五千至三千然後績溪之田無不得水紹熙五年縣民始不以旱恨官而歲全熟美矣木叔之治民又詳矣哉古之長民者示之以意其次爲條教其次號令之最下者撻罰驅脅之爲之難從久矣若木叔知計田掘塘爲民利以條教告之以號令使之而已民有不聽撻罰之爾夫將以利

之而已雖或撻罰之未過也今木叔以條教號令爲不能撻罰之又不可故爲之買田掘之又爲之買楗椿木石與之工食助之如父母待驕子然或曰非常道木叔委曲以就其民爾夫委曲以就其民而可以利之雖非常道斯謂之仁矣績溪之民忘之可乎不忘木之計廢墜之可乎木叔名枏永嘉人也慶元元年五月二十日

樂清縣學三賢祠堂記

士患不賢與無德賢有德矣進而至公卿之位則爲其事不至者世以爲有命焉夫賢有德豈必爲公卿哉孟子稱禹稷與顏回同道當其時蓋已有流俗之論而孟子言之如此悲夫直以貧賤不如富貴此流俗之細爾猶不病德也至謂賢而賤終不如賢而貴有德而富猶過於有德而貧以夫區區自爲輕重轉訛習陋而使天下言賢有德者

必將兼出於富貴而後止則流俗之爲害大矣然則以不至公卿爲命者是畏貧賤而樂富貴非命之正也故太子詹事龍圖閣學士王公十朋字龜齡溫州樂清人秦檜死首開直道對策高宗親擢上第孝宗初力請復讎不合連守外州自紹興庚辰至乾道辛卯公名節爲世第一士無不趨下風者有錢公堯卿字熙載賈公如規字元範公同邑士也與公親友而年輩稍前於公錢公孝悌醇行爲善如嗜欲賈公惻怛長者惠貧恤孤皆不及仕然邑人高此二公雖天下獨知樂清有王公而邑人以爲此二公固亦其地之所有也齊是民也而賢有德者得爲士民齊不能相治也故士得爲公卿民得盡爲士而士不得盡爲公卿也烏得以有司之所別異而異三公者乎使王公之用能退而不媿二公二公之處能不媿其身此邑人所以推尊之意彼區區者無預也雖然有一焉民得盡爲士也而不盡爲士士不得盡爲公卿也而非賢有德者爲公卿身之所以自修非修其身者不能知而有司之所別異者戶號而目熟之也悲夫此流俗之害所以或細或大而終不可息歟始邑既祠王公于學又以爲學之再興錢公賈公嘗有力其餘祠賈而遺錢者吏失之也王公之子吏部郎聞詩乃言于州列祠三公以年之先後爲次余美司封所爲且俱習三家子孫故爲之論孟子大指爲記因以審考流俗之趣好孰當否云慶元元年六月

醉樂亭記

因城郭之近必有臨望之美爲其人燕紓往來之地所以合衆紀時消煩娛憂豈天固設之哉永嘉多大山在州西者獨細而秀十數步內輒自爲拱揖高不孤聳下亦凝止陰陽附從向背以情水至城西南闊千尺自峙巖私鹽港緣野新橋陂蕩縱橫舟艇各出菱蓮中櫂歌相應和已而皆會於思遠樓下土人以山水所到斯吉祥也益深其崦百金一藏縣匠施僧所擁交植歲將寒食丈夫潔巾襪女子新髻珥掃冢而祭相與爲遨嬉城內外無居人焉故西山之遊爲最著雖然地狹而專民多而貧外有靚袨都雅之形其實無名園傑榭尤花異木遨者雖心競不相下然或舉債移質爲辦事而已固不能闕珍麗窮水陸也守長不察曰噫侈富甚矣貪得所殖暴合繩之必邏捕以酒奪其笑語械縛撻擊破產納錢不如是權利不敷倍嗟夫以饜從奢求一日之樂而詒終年之憂不變者何也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宣城孫公爲郡之初訪民俗之所安而知其故至清明節始能権弛禁縱民自飲又明年宅西山之中

作新亭以休遨者名曰醉樂取昔人醉能同其樂之義孫公性不喜飲其政不專爲寬蓋通民之願而務得其情如此亭成而民歌樂之嘗是時四鄰水旱不常而永嘉獨屢熟殆天亦以其人之和者應之歟古之善政者能防民之佚游使從其教節民之醉飽使歸於德何者上無所利以病民也及其後也因民之自游而爲之禦招民以極醉而盡其利民猶有不得游且醉則其賴於生者日已薄而人之類可哀也已故余記公之事併以賢於今之所謂病民者而推公之志又將進於古之所謂治民者也紹熙五年五月

金壇縣重建學記

致學莫要於辨人己之分而歸其所處之義使己立而物不病可以達於道矣孟子謂伯夷柳下惠百世之師也以

孟子之言考之伯夷以爲人不盡如己而已不可以苟用故必不用以伸己柳下惠不然以爲人固不盡如己而已亦不必志於不用故或用或不用以伸物夫二人之高卑皆過矣惟其於人己之分豫辨而所以處之素審故雖高而不傷物雖卑而不喪己也又以孔子之言考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固學之至極雖降志辱身而言誠能中倫行誠能中慮則亦不以其身爲私己也況於不傷物而不有其高不喪己而無至於卑其於人己之分尤豫辨所以處之尤素審一於恕而已矣裁成羣聖賢之道而制行定率性盡習而發法明用則自我而行可也不用則斂藏以待也此孔氏之所以學而顏孟皆傳之古今之義理準焉雖更燔滅壞亂而傳注終不能汩異說終不能迷也然則後之學孔氏何當哉敬其所傳可與言學之方歟簡傳注闢

異說可與言道之序歟若夫人己之分未豫辨而以敬其所傳者貌加之所以處之未素審而以簡傳注闢異說者衆建之成己不忠而成物不恕是故高則傷物而卑則喪己此非孔氏之學使然也奉議郎李衆知金壇縣改舊築陋大爲學宮請前襄陽司理參軍路君主教後學又請余記其大意昔太伯季札著德於己不較於物物紛然就之不足已沖然自靖有餘也澹臺滅明行不由徑非公事不出戶言偃以爲得人古人之行雖殊學雖有淺深高下然未有不辨人己之分而審其所以處之者矣史稱子游吳人也而澹臺子羽蓋嘗從弟子南游至江方吳與越遞與至漢魏以後京口常爲江南必爭之地其人以智詐勇力擅名於時而古人之遺風餘教無聞焉何也今將因其地俗而教之以祿利則所學者固科舉之華藻爾若將教之以道則必自敬其所傳始必自簡傳注闢異說始嗟夫去古遠而師友不明余上考太伯夷惠下參季札子游子羽折之於孔氏以爲人己之分當豫辨所以處之當素審也蓋庶幾云爾慶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沈氏萱竹堂記

瑞安鹽聚漁舍而北湖背市遠入山水閑美游者恨不得居而久也沈君體仁始治園觀廣池以接清流累土以抗峻峰繚其四旁互爲蔽隱搜花揀石綿日繫月衣食所餘輒具焉然後遲客有亭延月有臺薦梅露藥草木之奇品莫不貫序以先後屋室最大曰萱竹之堂沈君爲詩十章聞者皆和之而北湖之勝遂誇一時君問求記於余且自敘曰人之所欲寢處游觀而已君子則以義安其身者也我祖高曾被忠信服禮樂嘗西入關北走洛師友天下之

有道者沈氏之爲儒百年矣暨我不肖不敢墜先緒以有此也昔唐人杜甫詠詩稱權勢不如宗族故堂之前自生竹後自生萱言宅舍之荒落而非其族不游也淘米不能渾其水刈葵不能傷其根言飲食之疏薄而非其族不飽也噫貧猶可況少有者故我過而爲此所以合族人於堂共喜樂於園也非崇游而飾觀也子其爲我發焉夫隨耳目之願於無窮人之常衛至游觀之力不能足則無不憾也今君據游觀已成之利矣反以耳目之玩爲可薄乎古之人惟顏子知自備天地萬物之道其陋巷飲水如寄泊焉聖賢之致同而行不同也故或登東山登泰山歎逝川樂山以爲仁樂水以爲智若此豈異人乃孔子也游觀之術進矣大而高丘大澤放蕩獨往小亦幽花叢衖嘯歌自命此文人才士之所以逞其贍逸雄豪放臣逐子之所以

乎其懮紆悲憂也累世之筆墨未有抑此而不揚者也又可陋乎若夫流連其耳目役使其財力以游觀之術資其人而身不獲焉此師曠所謂晉平公不足以聽之者偷然則君之爲此堂也既收合宗族同養其和平而又發舒心思特致其高潔亦可矣余故因君之自敘稍推進之使知游觀之義未嘗貶也慶元三年七月

石洞書院記

東陽郭君欽止作書院於石洞之下石洞郭氏名山也初洞深復無行徑薪者給採而已君始以意疏治益前阻崖壁衆不知所爲欲止君逼視其罅遙聞水聲出空中曰嘻是也盡鑿崖百步梯級而後進土開谷明俄若異境稍復深入臻於曠平則石之高翔俯踞而竹堅木瘦皆衣被於其上水之飛湍瀑流而蕉紅蒲綠皆浸濯於其下潭洞之

窪衍阿嶺之嵌突以亭以宇可釣可奕巧智所欲集皆不謀而先成君又陰茂密以崇其幽植芳妍以絢其陽左右而勢彼此向薄而山之向背曲折陰晴早暮姿態備矣君甚樂之以爲山水之美千載而潛聲猶趙璧隨珠璞於外而韜於中其一日忽彰何異武陵天台顯於今而閟於昔也既而歎曰吾寒生也地之偶出於吾廬非賜余者吾其可自泰而游將使子孫勸而學於斯學其可以專壹使鄉里之秀並焉於是度爲書院禮名士主其學徙家之藏書以實之儲洞之田爲書院之食而斥洞之山爲書院之山示郭氏不敢有也君既卒諸子修之不廢而律請余爲記嗟夫郭君遠矣以學易游而不以物樂厚其身以衆合獨而不以地勝私其家也自君之爲是至今五十年成之之難傳之之久也游之興廢家之盛衰占焉學之興廢人之盛衰占焉學不待地也營甃築屋苟取尺寸而聖賢之業可成矣學以知意爲始以盡力爲終今夫悉其聰明傳之文字深已造於性命淺亦重於科舉而不能知其意則猶爲無所始也將何以終之乎君之子孫與其鄉人必勉之使之翫雲嵐挹泉瀨心形潔清以始終其學而卓異豪傑之材出焉然則學雖不待夫地而地固有待夫學也慶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時齋記

余與己酉李公君亮同館同年相善也公間語余便私之室時齋圖以示余請記之問所以名時何也公曰在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是歟非耶余方謀議荆南不果作比返道過錢塘公由太史乞守眉矣又不果後十餘年余召自溫陵而公以少司空入侍迎余而笑曰可得記否余謝先

人又輒不果其明年公自乞帥瀘以歸又明年乃詒書曰願卒記之時之爲用大矣發生於朽敗之餘流行於缺絕之後天地雖人物之主而不自爲一皆聽命於時而已所與不能違所廢莫之興也故物無不作媚取好求必於時者而況於人擇奇而用智爭險以買力禍患歷而不悔血氣衰而未已惟恐時之去已也時常運而無息萬物與人亦皆動而不止易雖因事以明隨時之義然終不能盡其變通而古今憧憧更起迭仆如機發輪轉而不得停也可不哀歟惟艮以息爲象時雖運而必息人以止爲本道必止而後行孔氏以爲君子宜取節焉是其義以止明行而非以行明行以靜根動而非以動根動也時所同趨將遯而不返利所共獲將舞而不進榮寵豔麗矣祿位酣美矣而有甘濟泊安卑辱以自終其身者大則範世紀俗小則

委己順命蓋時且行之而吾固止之物方動之而吾卒靜之也故能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此豈習於利害之情而以時自達者哉君亮性退而行沖曲肱一榻冰雪枯槁不與物對而山川草木無不自得入備顧問出守方鎮天下之言靜止者皆歸焉蓋公既有進於斯而余亦以自警也

開禧二年二月

温州開元寺千佛閣記

始開元寺屋以里數門閣高百三十尺旁翼二臺千佛閣在其後高又過之鍾梵隔雲雨欄檻羅網階陛門戶夸耀甚不獨爲一郡巨麗也於時永嘉至僻陋顯官富民之居俛眉而入貽戚好贈不實於篋而奉佛若此余頗記僧清了者來所過空聚落迎拜金帛之獻舟銜輿戛以先至爲幸造寺洪流中不日月而成蓋薄其家而厚佛僧自唐以

來迄於渡江其俗然矣紹興庚申歲火延燒開元皆盡其僧感憤激發誓以復起死則後至繼之然自是人益以施爲難烏集其門側睨橫出漫不酬對有終不捐一錢者辛苦踰一甲子猶未悉就已就者廣袤之度與初寺相百也所謂千佛閣者若廣貞爲之廣贍智博習能誦說俗所信愛施之差易積至三千萬斧斤不絕聲十年方之昔爲隘視今華敞矣顧佗釋老舍兵殘火燬荒基斷礎相望十不能與一二也何論復舊美哉雖然余觀今之爲生者土以寸闢稻以參種水壁而岸附壠削而平處一州之壤日以狹矣異木別草爭植於圃隆棟深宇角勝於家氈衣卉服交貨於市四民之用日以侈矣然則以昔之厚佛僧者而自與情之所使抑異以安俗退夷而進華又義之所出也雖然將充夫先王之道而一由於至順則固不以客於人者爲已利損於外者爲家侈然後富教而德正禮辨而俗樸此三代之上所以爲治道一而義理明也故余因廣之請併今昔之變紀焉嘉定元年九月

宿覺菴記

玄覺師歌詩數十章雖不與中國之道合余愛其撥鈔疏之煩自立證解深而易達淺不可測明悟勇決不累於生死蓋人傑也既歿六百年學者載之不衰所居山延袤十里有江月松風之勝依而寺者十數余亦在其下苦疾痼非人事酬答不妄出他日錢塘本然蜀人居寬同請登焉則山已入貴家所存二三而已枯茶敗草髣髴亂石中余慨然憐之爲於絕景亭下作小精舍寺名四字士人但稱淨光故重述舊事題曰宿覺使寬主之稍種竹樹有所避隱出沒以爲風雨晦明之地而時與坊僧巷友游居其間

以招來其徒冀遇如覺者嗚呼余老矣病而力不給情而志不進豈非不復知以古人自期而遯流汨沒於異方之學者哉蓋世有畏日暮疾走猖狂而迷惑者然猶反顧不已余之記此既以自警而又以自笑也嘉定二年二月

水　集卷之九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

記

龜山楊先生祠堂記

賢者之世漸遠而漸微或微而遂絕可歎也已若夫好賢者不然雖遠而不衰愈遠而愈隆也微子之命曰崇德象賢然則微者可望以復興絕者可恃以復續是在後之人矣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於時相去既千五百年而其言如此雖然以二人之德而使其後不傳豈惟臧文仲哀之雖遠而萬世愈遠而無窮猶且哀之也龜山先生文靖楊公中立力行二程之道黜王氏邪說節高而安行峻而和學者所師當世所尊可謂賢矣卒於紹興丙辰七十餘年而無仕者微不自業至賣其宅去絕幾何可不悲夫其四世孫子復

病之乖怨紛然太守余景瞻曰非也有司治此不過用交易法爾安能空手以得吾以義長民者也子姑聽乎自景瞻手刱有例券百餘萬謝不取因贖以歸楊氏將樂更寇亂民居皆後起避敬公之名故楊氏舊廬獨存然屋老且敗景瞻又修補其漏缺特立門巷黑白絢好矣顧子復尚無所衣食則又職於學官以廩之楊公有筆叢史論一編景瞻尤惜之曰是將爲好事者奪去則肖公像於齋并藏其書歲遣官祭祠然後由陳之焉嗚呼其爲楊氏慮悉矣微者可興也絕者可續也斯弗慊矣異時景瞻明銳果敢是非賢否立見其守延平乃更詳緩誦折野人有訟呼案前兒女語之收斂鋒鍔以立綱目晝勤夜思各就紀序今夫事之可爲如楊公者衆而或求之爲也然則雖其未入於景瞻職業之內者余亦不欲其出於景瞻思慮之外矣故余之願景瞻非獨以其能好賢而已也嘉定二年四月

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

自前世鄉村以分地撲酒有課利買名淨利錢恣民增錢奪買或賣不及則爲敗缺而當停閉雖當停閉而錢自若官督輸不貸民無高下枚戶而償雖良吏善政莫能救也嘉定二年浙東提舉司言溫州平陽縣之鄉村坊店二十五當停閉二十一有坊店之名而無其處舊傳自宜和時則然錢之以貫數二千六百七十三州下青冊於縣月取歲足無敢蹉跌保正賦飲戶不實杯盂之酤罌缶之醸強家幸免浮細受害窮山入雲絕少醉者鬻樵屣耕抑配白納而永嘉至有算畝而起反過正稅斯又甚矣且縣人無沈湎之失而受敗缺之咎十百零碎承催乾沒關門逃避擾及鍋釜子孫不息愁苦不止惟垂裁哀憐加救助

伏見近造僞會子抵罪者所籍之田及餘廢寺亦有殘田謂宜賜縣就用禾利糶足相直補青冊之缺釋飲戶之負不勝大願於是朝廷惻然許之命既布一縣無不歌舞贊歎以紀上恩夫坊場之有敗缺州縣通患也今平陽獨以使者一言去百年之疾然則昔所謂莫能救者豈未之思歟某聞仁人親民如子知其痛毒若身嘗之審擇其利常與事稱療之有方予之有名不以高論廢務不以空意妨實然後舉措可明於朝廷而惠澤可出於君上此其所以法不敝而民不窮也疏別其事以請者知縣汪季良也爲季良請且將行其說於他邑者提舉孟植也九月日

瑞安重建廳事記

民於令最親也令必有宮室居處合力奉之無難也民聚而多莫如浙東西瑞安非大邑而聚尤多直杉高竹皆叢

產複厢穹瓦皆贅列夜行若游其鄰衬落若在市廛膚撓背決或赴於令暮往而朝達也是合以奉令之宫室居處愈無難也然余自童子見縣門甚卑狹毀置不常颶戾摧破無立人處棄而即他舍寒暑相抵突令常降氣低色慘戚不怡字民之志落如也夫華於民而儉於令豈其理固然哉豈民姑自營而不顧其令哉抑令倦自保無以得於民哉不然則期迫會促月銷歲殞而不暇也慶元二年信安留君寅始建門樓後十四年當嘉定庚午嘉興許君與裔知縣事而大麗琴堂始克並立上極旁挾比舊倍差厚基博礎楹桷豐碩民來觀者傾動驚駭忘其百年之陋而以為今日之瑰傑麗偉竦踊而獨出也嗟夫宫室居處者言之無難而成之豈易哉夫以義則下衛上故靈臺之歌樂於始附子牟之扑盡其末力以仁則上安下故君之經度積累辛苦三載然後集此而猶曰不敢煩民也郭西有觀潮閣遺址平視海門衆山葱蘢魚龍變怪為一縣奇特惜乎君既去不及謀矣

敬亭後記

初蝕商霖有屋於鴈池河南張思叔命曰敬亭且記之由此名聞天下百餘年亭廢歸薛氏子舒按舊基復作亭刻記其上程氏論學者必以敬為始故思叔曰敬則實實則虛虛則無事矣以余所聞學有本始如物始生無不懋長壽不可強立也孔子教顏子克己復禮為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是則復禮者學之始也教曾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是則敬者德之成也學必始於復禮故治其非禮者而後能復禮復而後能敬所敬者寡而悅者衆矣則謂之無事焉可也未能復禮而遽責以敬內則不悅於己外則不悅於人誠行之則近愚明行之則近偽愚與偽雜則禮散而事益繁安得謂無此教之失非孔氏本旨也然則何為曰禮之未復是身固非禮之聚爾耳目百體瞿瞿然擇其合乎禮者斯就之故其視聽言動必以禮當孔子時禮尚全完勤苦用力皆有條目可見也後世雖禮闕不具然是身之非禮者固常在爾出於己加於人小則紛錯潰亂大則瀾漫充斥蓋若白黑一二之不可掩其敢忽乎故非禮則不以視聽言動而耳目百體瞿瞿然擇其不合乎禮者期去之晝去之夜去之旦忘之夕忘之誠使非禮之豪髮皆盡則所存雖丘山焉殆無往而不中禮也是之謂禮復禮復而敬立矣非强之也因以補思叔之遺為敬亭後記嘉定四年八月

留耕堂記

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余孩稚時聞田野傳誦已識其趣出游四方所至閭巷無不道此相訓切今葛君自得遂取以名堂蓋其詞意質而勸戒深殆非文於言語者所能窺也凡人衣食居處嗜好之須當身而足則所留固狹矣然而念追於室家莫之贏焉愛牽於子孫不能業焉四民百藝朝營暮逐各競其力各私其求雖危而終不懼已多而猶不足者以其所留不止於一身故也嗟夫若是則誠不可禁已雖然其留者則必與是心俱彼心不喪術不謬阡連陌接谷量山積而隱諸方寸之小無慙焉可也不然則貨雖留而心不足以留也留之家家不能受留之子孫子孫不能守甚至刑禍戮辱水火盜賊俄反顧失之皆是

也故廣欲莫如少取多貪莫如寡願有得莫如無爭貨雖不留心足以留也豈惟田野閭巷而士君子何獨不然葛君宅纔數畝無高垣大屋之居桑麻果樹依約可數有二子行稱其文卑躬側履非禮不動草衣木食自樂其樂然後知方寸之小爲無窮而所留者異乎人之留也若夫由是以致其用則猶外物也哉

上蔡先生祠堂記

謝良佐字顯道受業二程與游酢定夫楊時中立皆爲高弟號上蔡先生學者宗其傳謂顔冉復見也不幸遭黨人禁錮求所而卒諸子避虜迸逸一死楚一死閩獨克念者落台州紹興六年給事中朱震子發奏官之尋亦死克念有子偕偕二子無衣食替人承符引養老母嘉定五年太守黄㽦子耕修郡志訪求故家得之請見抗賓主禮給冠

帶錢米買田宅祠顯道於學在二程後郡人驚異曰自黄太守來他日邦賦之没於羣姦者一收斂公使之消於妄費者悉滅飾遂能以其餘與小學作櫺星門增大學生食服有珩鞞器有罍簠又設潛火立養濟葬叢骸政通化達生死潤賴此吾等所知也惟上蔡事不可解甚或嗤笑曰奚不切若是哉夫意有遠近知有難易詩曰烝我髦士近也又曰續古之人遠也與小學近而易知也祠上蔡遠而難解乎道非人不行不行而天地之理不章古今大患也先王比聯閭附而教其人不敢薄也然其致道而成材者幾絶都曠國不一遇焉故尊之貴之珍之重之哀其死也尸祝以神之祿位以延之更世千百猶未也蓋公之也若使人奮其私智家操乎異說各不相統而以己之氣血所勝者爲善則道德壞而義理滅矣解子耕之舉者宜曰獨上蔡事尤長非不切也昔正考父饘粥於鼎循牆而走其後孔子生而孟僖子命其子學禮焉謝氏之困於庸奴久矣子耕既洗沐之列於士大夫安知無達人出復佐二程之道斯可以占天意矣然則余之不切不愈甚乎

同安縣學朱先生祠堂記

初新安先生朱公爲同安縣主簿今知縣事毛君當時祀公學宮昔孔子既修述堯舜三代紀法垂後世而黄老申韓之流亦各自爲書學者蕩析畔離苟私所受未有博探詳考務合本統也及董仲舒稍推明之與人主意合則雜家異學始絀而歸壹於孔氏矣始設祿利敺縻使從道德果盡信哉故經師句生無有知者徒爲短狹蔽大義而已獨司馬遷採論語發明孟子不言利爲傳世家孔安國解古文論語揚雄數稱顏淵篤好孟軻小戴集記大學中

庸鄭玄併注之孟子有趙岐論語又有何晏韓愈李翺文人也愈本曾參翺尊子思矣噫二千年間萌蘖汎濫若存若亡而大義之難明如此則其博探詳考知本統所由而後能標顏曾孟子爲之傳揭大學中庸爲之教語學者必曰不如是不足達孔子之道也然後序次不差而道德幾盡信矣非程張暨朱吕數君子之力歟今夫雙傳衰歇而上之聰明亦益以放恣夷夏同指科舉冒沒淺識亂深守正說而僞受交背於一室之内而不以是心爲殘賊無幾矣余每見朱公極辨於毫釐之微尤激切而殷勤未嘗不爲之歎息也夫學莫熟於好道莫成於樂顏曾孟子所以潛其心也行莫如誠止莫如善大學中庸所以致其義也夷佛疾疢也科舉痒痾也公所甚懼也毛君嘗與余學去而宰同安有惠政夫政之得民速不如教之及民遠也

晉元帝廟記

城隍晉元帝舊祠孤寄寒蹇牲瘦酒薄祝史倨慢執吏惰弛不記其土此土也嘉定五年江淮制置使黃公作新廟於石頭初卜壼有食稀紹配焉公謂壼名韙後紹當以序列且均晉臣也因徙置廟東房又謂晉傳四姓常爲中原共主更七八臣冦不害其立非用材致然耶故設繪事兩廡起周顗迄謝玄二十人表異之又謂王導謝安獨晉所恃以存也故特像於廟西房客或顧而嘻曰深乎是役也商周之相孚終迓衡是以銘常勒鼎烝從祫侑示其不忘漢唐陋矣其殊勳盛烈亦紀官爵圖形貌有麒麟雲臺凌煙之目夸其得意及後子孫忽於念功棄不省錄運去物改臣主同盡名跡俱泯一抔之土不暇爲謀徒使文士弄筆於壁編遺簡之餘騷客費吟於殘煙衰草之外其亦有

足哀也建康雖晉都邑千載既遠遷革尤多尋冶城問新亭豈復異時髣髴哉今不惜數畝之宮聚其賢勞祼饋以倫山川只存檻楯可想行者翼然如瞻太極之題止者洗然如聞廣室之論然則公之好古非若魯殿秦碑愛其刻缺摧落而已苟有益於世教以今準昔猶一日也方王敦篡勢已成舉朝不悟尚安恬自若惟帝視爲腹心之疾決意討除發辱遂身忠義激發至于卒殄滅之不然晉亡久矣蓋過於明斷而無不足也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貴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及氣倍勇積則矜穉子弟能破百萬兵矣蓋清言致敗而非喪邦也二事終始大節疑史妄評故略著云

瑞安縣重修縣學記

昔劉君龜從宰瑞安頗修學前記云糜鏹二百萬不薄矣未久已浸撤頹障墮級棟扶梁拄岌岌搖動如坐漏舟中邑人以爲大慚頃歲謀於余將自治之余曰止政在有司非鄉民所敢干也此豈佛老氏宇廬耶又可醵而就乎嘉定四年黃君葵初領縣貲無贏銖歎曰吾其捨旃士之職於學者鄭炎陳觀大趣費曰願盡力費比昔十四而學復壯好如新成焉凡吏之品有三上者以學爲吏其次本於吏而學以飾之下者苟吏無飾也君始至卽修學視一邑之政無先於學斯知以學爲吏歟世之論吏亦有三上者學成而能教其次雖未能教而以政養民下者無養豕飼獸擾之爾君知以學爲吏固不鄙慢其民教與養斯勉而進歟世之論常曰吏必設學而教且養人最急不知吏當先自教且自養急顧有甚於人者何也彼雖知以學爲吏燭物之智淺察巳之功不深意則以教且養者厚民實則

以教且養者病民矣烏得勉而進哉且自一命長以上所關於民殺活成敗不可預測若但覽數十屋而宮羣數十士而飯而曰教養盡是矣何其易也故明恕而多通吏之所以自教節廉而少欲吏之所以自養少欲則民有餘力多通則民有餘情然後推其所以自養者亦養人廉推其所以自教者亦教人恕此忠信禮義之俗所由起而學之道所由明也余旣嘉君能重學于先故樂爲君繫其勉於學者于後

利涉橋記

嘉定四年二月黃巖縣浮橋成林鼐叔和爲其知縣楊君言曰橋長千尺籍舟四十欄筒縴索隄其兩旁棚閫獲猊詭三十旬斥錢九千木石二萬五千夫丁六萬餘縣東南車馬擔負而客之途皆達於橋西北樵採攜挈而民之市

皆趨於橋諸公跨天台陟鴈蕩行過黃巖皆喜曰增一橋矣蓋奔渡爭舟傾覆蹴蹋之患既免而非屋之富廛肆煙火與橋相望不絕甚可壯也古無而今有難也橋於江之險又難也台州有橋自唐守始君一縣作之抗其力如州倍難也願予記以爲君酬余病未暇也叔和又言曰橋以未成爲難衆人所知爾以既成爲難君所自知也今歲別一囷以待異日之缺倘懼不足雖然縣籍壞七十年矣君聚田百萬畝算而步析之更二載始得經界之舊君之力雖尤難而承其後者易矣易則思思無窮而橋可恃以常存也願并著之余臥水心久往來皆村野人語不到門外不知君材乃若是鄭大夫非異人耶舉鄭國解落整比大効小驗具於春秋至捐一車則天下以爲笑彼溱洧之易視今之難奚百倍翅耶豈古人於此則或有故歟世常言極今人所難不足以進古人所易而充古人所易不能爲今人所難何哉叔和之論未余質也可無爲書余少從叔和兄弟游每爲余言縣直北山爽氣浮動花柳之麗雪月之勝無不在江北余問至程頭必徘徊瞻顧輒阻江而返屢矣今既施橋而叔和與邑人日曳杖娛嬉於北山潮生汐落隨江降升悠然如泳漢浴沂以詠歌令君之遺德而余已老不復有四方之事徒慨想而不能從也因附見之亦以志余之不忘斯游爾楊君名圭字國瑞建安人其來黃巖監司因以材薦矣是年六月　日記

台州重建中津橋記

人情欲永逸而物廢興不常成之未幾壞已至矣而況聯竹比板以闌江潮日涉之厄尺量寸度而當往來無窮之勞則安得支而久哉故台州始作浮橋十餘年而修者再

未二十年遂大壞矣嘉定六年太守俞侯建以爲不可復修也議別造新橋按前記郡以橋爲重事使五縣共之其再修也取財於臨海取木於天台侯不以責縣堅木厚杉傭工如家高大垂密費逾昔數倍既成遺余書曰吏治欲其無跡吏術欲其無煩天下之格言也雖然可以無跡於已不可以無跡於民可以無煩於人不可以無煩於身吾爲是州不敢一日怠封顧贍郊垣百堵厲翼錢與券提衡必均而後通今世之至難也吾州既稱平焉糴與糶殊時穀羅復轉糶他郡所未有也吾州又稱寬焉若是者民惟恐其無跡也州道絕東南民須橋如地之載孩提之背負壞甚則墊且溺吾旦夕去此民之所煩敢不自煩乎故吾竊有記焉使知有跡之爲無跡自煩之能無煩也嗟夫侯之力勤矣不可無述然而以余所聞於古無跡者常治無煩者常術爾不以爲異而記也今星以三周而記是橋者四百年之外千歲之內記凡幾筆橋凡幾成中津之亭碑無所容而讀不暇徧矣多而不專無乃爲名之病乎侯曰不然浮屠之法有度人而壽以記者室縱廣財三十其壽滿焉苟有以利民奚厭其多且後必有考於此時之久近可以驗工之良苦會之出入可以較用之少多作之緩急可以知吏之賢否此有志於民者之所求也豈若峴首之爲隘也獨計一身之名而已哉余無以奪其請因併錄其辭

北村記

戶部尚書吳興沈公闢於城北奉勝門外而使告余曰北村畝餘三十中涵五池太半皆水也其爲叢花茂木之蔭狹矣靈壽書院劣容臥起而移老堂巨屋也不過三楹而止其爲崇岡邃宇之居褊矣洲藏渚伏濠港限隔非舟不

能通道相爲市者皆魚蝦之反蔆芡之朋而冠帶車馬之來絕矣微月卻坐分夜獨宿艤回棹轉穿南北而透東西遺音欸乃常在庭際而絲竹鼓鐘之奏息矣蓋其陋若此也惟對湖臺高不逾丈具區前臨湖心遠峯明晦滅沒近而後溪鳳凰眺弁諸山往往湊泊於溪山亭之下殆或天與者雖然是亦樵夫野人之所同有也若夫城中仰觀大圜照耀映奪曾不敢仰視而側立也吾聞古之善游者粗於天而不精於人今吾鹵莽而營之苟且而成之姑以寄吾身於一壑之內而游於天地之外非所謂粗耶故名其圜曰自足而仰觀大圜照耀而映奪者非惟不敢望亦不敢羨焉余謂公沖約有清識既以天趣得眞樂而又能挹損其言不自夸擅可謂賢矣余嘗評天下山水之美雖質文變態各異而吳興特爲第一其山脈地絡融液而浸灌

者莫非氣之至清渟止演漾澄縈紺澈數百千里接以太湖渺瀰荷蘋蓼盛衰榮落無不有意而來鷗去鳥風帆浪楫恣肆渺莽不知其所窮昔之功已就若范蠡身不用若張志和之流未嘗不遁逸嘯歌於其間蓋仙聖之宅非人世也余海濱之人山凡水俗常恨不得生長其地而尚友其賢豪今公乃以築圃曲折名實大指使余記之豈非所願欲也哉

信州教授廳記

閱上饒志無教授廳豈其缺歟教官解署必與學接別在城之東於扣請也雖且其處卑下雨淖甚則往來絕夫非其所宜居而居又不足以安缺之是也王君夢龍始至召諸生之長鄭若計曰今直舍後多美竹蕭學地也民實僦之而昔人弗知收當有待學頗餘錢士得屬饗革矣然吾不及常與士接則以義理爲餽者教官之責也於是者挾鄭漢儒余厩分非竭作州與轉運總領亦稍頒焉未幾而師友所延家人所燕術通戶達公私便之而君尤喜曰是舉也自大官至庶役售材之節歸地之情無一不順者非人力也余以爲不然教授師也與吏異吏往任師不往教[illegible]吏治舍師不謀居也子矜之歌曰縱我不往言師不往致而子不可不來也又曰在城闕兮言師不能舍寂寞而就子子娛城闕而忘諸乎責之也擁篲而迎北面而事而避正堂以舍可也修其牆屋不毀傷其薪木而返可也然則師必守道不妄屈而後能教至於宅廬寢處則諸侯國人固嚴授之師不以自累也今吏部按格注擬或特命爲堂差羸數千里至終始坐學不敢離局長吏但以虛禮揖使上車親遇反在曹掾下所丐乞未有獲者國人父兄則

曰是官使教子弟爾舍館未安我何病課試外涉豪髮謗論山積矣蓋君所爲喜者法使之然非古義也君既去繼者施君應龍又曰我攜家青鄉一旦住好宅地利近山君德也復自喜請余記二君余友也故陳其本法於今而思義於古者勉之明不可以徒喜也

平江縣王文正公祠堂記

湖外俗偷樸畏事而平江喜訟善逃與江浙囂縣比其士風所從來久矣昔王文正公宰是邑民甚愛之生爲奉祠豈非公能以德揉其民於平而不以刑迫其民於險歟公時初仕年又極少夫初則涉歷無素少則血氣未定公方凝然安靜乃若老宦備嘗者賢之稟質要當與常人異耶然公既去平江又監潭之銀場通判濠鄭州王禹偁薦其材可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拜獻所爲文然後得直史館

知制誥則是不獨長者盛德而又嘗以吏能稱矣其爲民補弊剔蠹鋤其悍頑而興作利政以惠養之意必有風迹可述惜其世遠而不能傳也陋者徒以公爲宰相民所夸羨甚至勉退舍蟻避席亦曰福力使然尤謬妄矣且有功德於其民去而見思雖狼狽困辱尙不忍忘豈待其必爲大官哉不然則彼嘗所臨涖非不多而獲祠於民何其少也嘉定六年永嘉陳君觀任平江令蓋今之平江又與昔者舊訟始決而新爭無窮逋賦適償而追斂無已至於版籍府藏一切廢壞君敏於應猝易亂爲整未幾而縣大治則完揭學舍以善道示民公祠故在長慶寺去縣七十九里君患其不足禦民瞻也即學後新立堂祀公邑先大夫皆像於兩傍作四燕詩以風勸之其人跂而竦俛而惜將鑑感召如公復出亦一時之盛也夫化不可驟而君之歲

月不及得其久而成雖然余所謂有風迹可述必於君取之縣有嶼阜連雲二山高踰萬壽衡嶽反在其下其雲氣與物恍惚有無之間可以渺然而賦矣

韭嶺書房記

丙寅歲驟起師北伐余爭論於朝請身潤江池別募兵急備守補樓船器甲之壞以虞寇至未之許也無幾用俊邁爲虜得郭倬李爽皇甫斌不任戰而潰中外恐悚遂出余金陵制置江上平陽蔡任子重實豫在行數月虜大入淮民避走江南百萬家矣一日傳有胡人三騎抄水濱兩舟溺岸側城中聞之皆震動吏顧余前不能持紙呼然而歎始悟建炎以來虜輕渡江敢闚明越之遠者非眞勁悍不可敵也既挑於石跋背複邀之定山虜遽解和州圍退屯瓜步郭倪雖敗而亦以困歸當是時子重專治軍事晝夜不得休息而余聽訟斷獄從容如平常不然則建康之人未見敵先逝嗟建紹覆轍矣蓋有智者不待素習然必無懼而後智行焉若子重余特以故人子辟之不知其材至此也子重既累黜仕進路絕所居林阜折旋號七星山葉嶺尤近草木之陰與几席相錯因度爲書房曲徑修廡而讀書其中以爲材無用於世則姑寄於書而已夫書不足以合變而材之高下無與於書此爲不知書者言也使誠知之則非書無以合變而材之高下固書之淺深係焉古之成材者其高有至於聖以是書也靜有以息動有以括功亦書也泊無所存而所存者常在功名之外亦書也百家衆作殊方異論各造其極如天地之贊並列於前能兼取而無禍皆書之餘也書之博大廣遠不可測量如此惜乎余老死不暇讀矣子其盡心哉無徒以材爲無用而

姑寄於書也

風雩堂記

昔顏氏樂其樂而忘其憂身如陃晥家如椽槁人欲之累虛矣故孔子以爲不可及而賢之諸夫曾皙異於三子則其樂可以名言而知德者可勉而至也浴乎沂風乎舞雩魯之細事也陳亢郎鄭漆淆皆是也方其士女和會衆桑交發彼外有所逐徇一世而狂者固以淫情蕩志爲譏矣而內有所操不與衆俱靡者豈不以閉關絕物爲病哉欣時和美備服即名川之易狎同魯人之願游詠歌而還容順體適此義理之中物我之平也身之顯晦用捨而已以舜文王之急士終不能畢用而無遺孔子嘗一用於魯流離困厄遂至終老況三子區區邦邑之間自許以求用何其陋也點之甘服閭里而自安於不用亦豈忘世也歟浴

沂舞雩近時語道之大端也學者未知潔己以逃俗違利以寡怨惡料浮想庶幾聖賢而出處得喪之爭能全其樂鮮矣李公伯珍築堂豫章之圃命曰風雩夫蔽層巨納巨海或窮奢極麗競於難踰或苟完粗葺取其易足皆世之奇人偉士所以娛耳目快心意也顧未有返道德之場宅性命之囿何哉今公久於侍從勞於方岳退而休之無所復羨而能以點之樂者自樂也乎植拱把以俟干霄沼沚微瀾如在江漢草根木末察榮悴之態而風雲雨露之教日新而無窮至於西山之崖南浦之濱舟車去來禽魚翔泳無不各得其得而又能以點之樂者同乎物而樂也然則性命道德將爲公歸宿之地乎與娛耳目快心意者遠矣雖然猶有待於物點之樂也無待於物顏氏之樂也嘉定七年十月

溫州新修學記

學立於紹興初積久蠹毀嘉定七年留公茂潛來守既修崇之食增田焉告諸生曰時飾廬廩有厚其養而已若夫本原師友必納諸道德太守職也昔周恭叔首聞程吕氏微言始放新經黜舊疏挈其儔倫退而自求視千載之已絕儼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頗益衰歇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神暢氣怡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而後知今人之心可卽於古人之心矣故永嘉之學必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於前而鄭承於後也薛士隆憤發昭曠獨究體統興王遠大之制叔末寡陋之術不隨毀譽必摭故實如有用我療復之方安在至陳君舉尤號精密民病某政國厭某法銖稱鎰數各到根穴而後知古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而陳緯其終也四人邦之哲民也諸生得無規行哉夫學不自身始而日推之天下可乎雖日推之天下而不足以反其身可乎然則妄相融會者零落而不存外爲驅驟者纖鄙而不近矣雖然未至於聖人未有不滯於所先得而以偏受爲患者孔子進參與賜示之道皆曰吾一以貫之豈非無本末之辨而欲合門人同異之趨哉今觀曾子最後之傳終以籩豆有司之事爲可略是則唯而不悟者自若也子貢平日之愧終以性與天道爲不可得而聞是則疑而未達者猶在也且道無貴而苟欲忽其所賤學無淺而方自病其不能深乎諸生側聽轉相語自學官及其父兄皆請余筆受嘉定八年五月

漳浦縣聖祖殿記

漳浦五千戶梁山蔽其西南屬之海特高秀多異峯相傳時見巨人跡山中美果自熟不知名數就啖者欲持去輒迷失道近人而奇詭不常如此非止以禽獸草木爲廣大也郭西古陂涵受衆水修數里有眞君道院初國家感眞會按道書命天下皆立聖祖像長吏拜伏如原廟禮而殿在焉蓋必山水合吉而後神靈依之所以助民福祥祈國永延也顧民情吏慢公私室廬無能與山谷陂廢不治枯落見底而殿亦徙置鄉於嶽祠然則山水背人而神靈失其所棲宿矣故至今其俗尙陋狹反爲下邑非天不畀人也人自棄爾趙君師綰之來僅以事行西門訪道院周視良久忽若心動道士言狀因慨然曰政莫先是耶卽以其力復殿舊址浚陂築堤閉縱以時使水常滿澤而謂邑人曰據陰陽法坤申上位也水之長生俊秀所出也邑其興於善乎陂陰爲堂中洲爲亭高有桃柳下有菱芡紅敷綠

繞俯仰映帶然後山水之與人若拱若揖若讐若翕寢食坐起無不與接神之居凝以清民之游和以安合於其間上敬下順無不自得也夫好不度義而恣情之所發故有聲色田獵之娛珠玉裘馬之玩甘於獨往而人莫能同聖人未嘗不深致其戒也至於所好者山水則以爲豫於德而賢之豈非動靜協應物之宜壽樂由反躬之効歟然其汎之瀰茫遁之幽遐家莽離友鷗鷺亦甘於獨往而人莫能同固不取也君治縣寬簡即山水之近與民共樂以靈其神是可書矣嘉定八年五月

紹興府新置二莊記

嘉定七年越州初建二莊於諸暨縣古博嶺越之西皆海也水怒防失冒寶盆瀆白楊市兩縣間蕩爲洧瀵事聞上遽頒緡常命太守趙公彥倓築堤捍之起湯灣迄王家浦

公又益以留州錢千餘萬役自秋復夏乃畢越人謝曰昔土塘而今石宜可久無患公慨然曰未也堤之始穴尺寸彌慢不省積歲月大潰矣今雖壯好後將復然石何能爲初民杜思齊獲罪家沒入公請買於安邊所籍其租以備補完一也越爲郊畿而民不勝困鄉相迭守而治反疎闔城堞營署無不敝缺聘問燕饗無不傷損若夫命鄉論秀合樂以侑之古今常禮也然且寂而無聲數十年矣公又歎曰越爲東諸侯率而簡陋至此況以貴傲士哉幸吾在皆畧具而鹿鳴歌矣若異日何因思齊之餘又買諸傅氏以待三歲之用二也余知公者故以記來請嗟夫政未有不得其本而後成其末也故捍海之功巨而害原於小舉士之費小而所關者大二莊之作趙公知之矣非特此也務易米而致鏹三物相流通不貴糴矣持券索錢昏暮無不與天下坐會子犯法相望不濫罰矣勸收而儉歲以貫萬數者四十乙亥大旱舉以救民不病歲矣有本之効也抑又有焉夫名峯巽嶺在揚州藪百千所獨會稽爲鎮山越之奇勝峻特擅於東南者以山也其深泉高瀑百道爭流昔人浚而爲湖山之窈窕縈紆媚于越中者以湖也湖今廢矣公能疏鑿以復漢晉之舊存王謝遺迹則治越之美可垂無窮二莊區區又豈足爲公道哉雖然天子召公歸矣嘉定八年

東嘉開河記

溫州並南海以東地常燠少寒上壤而下瀉昔之置郡者環外內城皆爲河分畫坊巷橫貫旁午升高望之如畫奕局永嘉非水之匯而河之聚者不特以便運輸達舟楫也而以節地性防人災安居利用之大意也其後承國家生

養之盛市里充滿至於橋水隄岸而爲屋其故河亦狹矣而河政又以不修長吏歲發閭伍之民以濬之或慢不能應反取河濱之積實之淵中故大川淺不勝舟而小者納汙藏穢流泉不來鬱爲癘疫民之病此稍四五十年矣淳熙四年戶部尚書韓公之來守也其九月即用州之錢米有籍無名者合四十餘萬益以私錢五十萬命幕僚與州之社里長募閒民爲工一萬三千有奇舉環城之河以丈率者二萬三百有奇取泥出甓兩岸成丘村農聞之爭喜負去一月幾盡畢事則天雨雨旬於是灑濯流蕩而水之集者深浸清泚通利流瀉雖遠坊曲巷皆有輕舟至其下民既得以舒鬱滯導和樂而公之治遂以清平而成蓋先王之政以養人爲大生聚所資衣食之有無此上之責也封疆道路城郭溝池其修補濬治之功此民之力所能自

爲也如使官亦爲之則費而難給矣後世道失乃以廢官議民者爲政之大然吏懼其費而不復爲之或不知而一委之民也而其勸之或不以其道使之或不盡其術則徒擾擾而已矣夫上之於下豈必與之較哉民以爲不能者官自爲之可也民有四五十年之病而上無一日之救則非仁者之用心也公之爲是役也可以知其仁矣故州之人相與刻石記之以載公之仁亦欲使後來者知所考云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

記

郭氏種德菴記

余同年友瓊州刺史郭宗之既沒十年子森卿用舉者五人知崇陽縣磊卿鎖主簿廳中乙科皆會余容成之陽始余與宗之別長沙宗之卒而余有大戚不暇哭又不能弔相對惻惋而已故訪其家事甚詳森卿曰先人葬蓮堂蓮堂之山吾數世墳墓所藏也並墓之廬吾先人手所建也郭氏自鎮將傳祀三百約而久勞而安至曾大父正信均淑一縣所取平也大父施捨惠助一鄉所倚成也而後先人士以文顯吏以善最然而端直寡偶不視時向背縮歛自愛不倚勢進趨每曰吾欲先世流澤常在子孫使墳墓永有蔭託爾奚以多爲故廬上之題我兄弟以種德爲之

名者先人之志也余聞而歎曰允哉夫家非德不與德非種不成雖一人之家未嘗不與天地同其長久所以不能者天地種之而人毀之也人之所就未豪末而以丘山之心承之爲茲幾何然則謙者種之盈者毀之也我可以得彼豈可以喪一夫攘臂萬人裂其肘矣然則讓者種之爭者毀之也義勇而先利怯而後君子也小人反是然則廉者種之貪者毀之也冥升疾走轡必失御必燮徐行安步神乃泰氣乃舒然則退者種之進者毀之也爲其厚不爲其薄治於已不治於人蠶散無積窖儉無怵皆所以種而不殘毀也朝積暮積市人之德也時種歲穫農夫之德也種不求穫不敢毀不敢成聖賢之德也沖漠之際萬理炳然種者常福毀者常禍天地之德也郭氏其知所以種矣知所以種則知德矣嘉定八年十一月

信州重修學記

余記教授廳之明年施君應龍大修學君用學法肄士士初不便已而出論語孟子書發問更質指中庸大學爲之歸益以司馬氏通鑑士乃附悅有躍於心相率請門先生惠教以遠者使變而至道厚矣然惟此學始元豐餘十紀摧剝行盡身且不庇教於何立君患之復召鄉諸余屬約歲損食命工先木材次信二守東方兩使屬縣長助各有差使楊夢庚鄭連諸葛褒撤像殿之壞十六飾加彤朱作論堂櫺星門崇大於舊假植之傲尺以上悉易以成材上瓦下甎櫺門之門扉無不重繫祭之豆籩冠珮章甫無不新設嚏亦勞甚矣始余以師之室廬非師之責也今併弟子之室廬亦師之責矣古今固異事也及其成功一而已渠古之是今之非哉施君於是則可以教矣昔孔子數材

難而舜止五臣周之亂臣僅九人焉孟子亦言由堯舜至於孔子見聞之際彰彰乎莫之企及也道之凝聚顯發此最其盛者然而本之爲中庸固夫所以降命乎我稟受之爲大學因物所以會通乎我稱性合而中物至於和獨聖賢哉乃千萬人同有也何孔孟所稱稀闊而不多數由孔孟至於今又加久矣其可稱者何寥涼而不繼歟嗚呼安得不博類廣倫以明之畢躬殫力以奉之歟此師友之教問學之講所以窮無窮極無極也雖然有一於此方周衰不復取士凍餓甚者幾不活矣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後世取士矣師視其取而後教之士視其取而後學之夫道不以取而後存也故愈微然則教其所不取施君勉諸學其所不取信之士勉諸嘉定九年正月

長溪修學記

縣初設學不積糧士雖居不能食也先令黃君通朋自出新意分廬收拾頁皆然後始得食而學屋百楹又破漏傾側幾壞幾墮則雖食將不能居今令江君嗣祖治多暇日徑來坐直舍斤鋸不煩役徒不囂而壞者忽成墮者忽隆則居與食皆遂矣其爲士者歎曰自廢麻後爲令何啻數十獨二君有功於學賴以久存而江君勇於爲民凡可以自力而利其人者不待告請常先事率作無怠古人所謂心誠求之非緣飾學校以美其名也故相與謀而識記於余至五六要必得乃止曰吾欲使後讀是記者思其令不忍忘爾惟長溪彌亘山海最巨邑宦游滿天下康村薛氏舉進士爲閩越首赤岸尤盛往年迎蜀人師先生于金臺寺事之如古游夏之侍其言論風指皆世守之先生沒即寺建祠正歲若諱日必奠謁成禮冠者童子皆在丙予踰一周敬恭不衰蓋其俗樸而專和而靖其士縛於文而厚於質旣能思其師而不忍忘固宜思其令而不忍忘也夫師之不忘以道合之不忘以政三代遠矣令有政而不由學孔孟遠矣師有道而不知統也學非一日之積也道豈一世而成哉理無形也因潤澤浹洽而後著此兄之所以貴講習也其始若可越其久乃不可測其大至於無能名皆由悅來也江君盡揭先生而祠於學以慰其父兄之思擇士之知倫類統紀者主其子弟以繼先生之道使習而愈悅久而愈成是先生因令而愈不忘也是令與先生交相爲不忘也嘉定九年十一月

溫州社稷記

社土也稷穀也非土不生非穀不育國始建則壇以祀示

民有命也風雲雷雨隨地而興禾黍菽麥隨種而生神明之所由出至嚴至敬不敢忽也怪淫誣誕之說起乞哀於老佛聽役於鬼魅巨而龍罔微而鱓蜴執水旱之柄擅豐凶之權視社稷無爲也嗚呼豈民悖而不知禮哉乃長吏導之非其義也蓋溫州之社稷昔者莫能詳矣某自童年見其壇陛頹缺旁無四墉敝屋三楹飲博嬉遨聚焉祭且至徐薙荊蔓草燔燎甫畢已叢生過其舊矣地氣一不應浮屠之普覺行廟之祠山湫淵之王祠甫杓椒邱之三王海神奔走拜伏呪誦吹雜社稷顧漠然無預也夫莫尊於地莫察於地衆靈羣望環拱效職者也何急彼而慢此哉故曰非其義也嘉定四年守楊簡始加甓土上於是灌莽尤盛刺壯城卒專修平之十年守鞏嶸伉其大門改造齋房築牆百五十堵具凡佩服器用之須楊公謂守莫先於社稷鞏公曰吾寢處漏不補宅觀游無用也二公知以義導其民矣夫山水之高深像設之詭特衆靈羣望託之以爲神也社稷無有然則民之耳目雖新於一時而不能久於異日矣古人必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鄭康成曰后土田正之所依也周人以栗宰我曰使民戰栗以爲恐懼不自安非親地之道也永嘉之木莫宜於豫樟豫雷出地奮也樟章之也皆美甚之名也數十百年其大百圍其祟干霄民無敢不肅也然後知古之治其國者社稷之臣今之守其地者社稷之守十二月

季子廟記

初趙公彥橚爲晉陵縣聽民訟多族姻也所爲訟者貲產割裂也予木貸易也什伯必取銖兩不捨壹於法而恩義絕試以情而廉恥喪趙公曰噫殆將非親戚骨肉耶奚不

訟而猶訟也顧城陰寂寥有屋叢聳中太半推塌曰季子廟也又嘆曰彼溥乎里之吳不王而食於此邑人故忘之耶徒爭之爲病不讓之爲貴今故忘之耶宜不訟而猶訟也即市頭改築題曰有吳延陵季子之祠與僚佐奠謁盡敬二十餘年矣人心感動之深淺視牒訴損益有考也而竹幽水清過者祓滌季子存矣夫余嘗疑泰伯既逝於蠻染其俗以自晦則子孫之於文獻禮樂非有先君王之舊聞也季子何以能知羣聖賢之德業歷見中國卿大夫所言皆中其過豈非命世傑識也哉至於父兄好勇輕死約不傳其子而必傳其弟則道固已行於家矣肯嗣吳而治爲文王可也何願於予臧蓋其志遠矣大矣讓所以畜德也毫釐之讓足以滅丘山之爭國猶未離乎爭也不幸有毫釐之爭則滅德矣斯季子不爲歟孟子曰無辭讓之心

非人也非人者形具而人非者之謂也又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嗟夫孟子信以不讓爲非人而又以爲非其人不能讓乎何前後異指也由後而言非其人不能讓能之者泰伯至季子五人而已是絕天下也由前而言人皆能讓天下皆季子也晉陵其邑人也有不能乎不察而已矣嘗以孟子前之言爲正嘉定十一年

宋吏部侍郎鄒公墓亭記

余友胡衛道知常州書來曰鄒公冢在此學官弟子薦省必時禮也冢浸蕪而碑落祭不亭守無廬由中松柏皆盡然而敬不專於冢者我其責歟教授趙綝貲始作亭我命尉朱延章治旁廬令予朋氏衣食以居而汛除焉墓四隅樹之木俟以長而花蔽焉若是則視其家無遺矣役甫就業已畢雖然我欲永久如一日而後此勤惰不齊奈何思其氣類一而終始能不懈者惟學之士庶幾故又使司戶朱中守序其意以請幸予詞而託之也公名浩字志完章子厚獨相日任諫列子厚迷國罪無匹朋最大者二后廢立之際尤大者臣予不忍言也公既以死爭而子厚將遂殺公雖間皆生貶旅次不容榻會其卽敗僅免爾小人猶僞撰公疏激怒宮闈故雖元祐黨籍已赦而公三竄謫居伸榮辱之變未嘗不以正也朝廷雖詧切鄒黨常和樂識慮雖達權操捨常據經學術雖敏辨講肄常鈍默修之身及家未嘗無本末次第也諫必行人臣之榮遇也然道之難全而非節不著聽過人主之盛德也然事之難明而非節不顯紹聖迄宣和諫官五御史一皆豪傑有重名者也記曰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嗚呼公可以爲故矣

學之士仰綴一瓦俯緝半甓而檻楯自新也雪榦霜枝蒼鱗翠甲而樵牧自絕也出以公之道而仕處以公之道而止而進退自明也衛道託於學之士也深而士之報宜厚矣衛道名衛越州人

永嘉縣社稷記

晉析永寧縣置永嘉郡更名縣曰永嘉在隋唐間其社稷步積之三千二百八十六中容八壇圖籍轉相授所從來遠矣淳熙後步失者二千有餘壇壝淪沒卽於佛祠合不能正也嗟夫豈其邑小其民窮不足與正耶將其事緩其效迂正不正皆無益損而致然也山陰胡衍領縣二日駭悵愧惕若疚負在已按舊圖就南補北還得故步垣千尺磚之用政和儀崇五壇廣石皆青表之門道敞之旁宇嘉定十一年秋告新社成禮然則果於行義可以爲勇復於

已失可以爲難先有司之所後可以爲敬參而具者賢也君辭避不肯當獨推言之曰古民人社稷當並稱有其實也後民人社稷雖並稱名而已矣實則教之耕稼而養仰飛潤備皆神力也名則視其耕稼而取俄旱忽水非神禍哉州之所總其凡猶鞠民磬縣之取煩其目惟聚民怨縣社之名僅存者幸也古之立國左祖右社嚴事如一朝市均等無相離也後世或遠或近率意而爲爾自唐置社壇在大城盡處今蕃庶尚草萊雜昔稀曠人跡絕矣野廬老圃吉以寄葵韭華榱巨棟易託蒼蔭焉永嘉之社名幾不存可畏也夫治術同異吏宜攷詳地勢偏隔人且自怨今始罪之免矣彼敢讓哉衆又謂君思深之至此也幾於仁君役民甚簡不妄勞費責輸以時不苟貸假然則審其取者養民之始正其名者致實之漸也故并記之九月

南安軍三先生祠堂記

南安者昔周子二程相與講習其地肇聖人之道賴以復明學者紀焉信安劉侯行父始即學東偏券市者宅奠祠之如學初侯既造設廳飾以兩序加樓其上又移試院位於勝方而益其舊役費皆倍祠數十然自以爲不足錄惟日懼三君子之忝有失其治南安劇賊逋散兵不用常訟稀減刑甚省宿負捐假斂不急民物富樂略如承平然自以爲不能化惟日憂三君子之教不行於是爲其士者思久侯之變與祠並也以記來請余觀諸合漢而後諸大儒得祀孔子廟廷者三君子過之遠矣而乃未之及或官職所臨縣州所生與所講習祠或因於學或別於學夫道非繫於地而得道者猶敬其所從始特時事之宜非曰禮當然也必皆合而通祀斯稱矣然則三君子亦何以過諸大儒哉講道之所以晦鬱於後者天與人殊而人與己殊道非其道而學非其學也理不盡徒膠昔以病今忘不明始捨己以辨物勸苦而種皆文藻之末鹵莽而獲皆枝葉之餘揚雄韓愈猶然況其下乎自周子二程以求天之命我者屬乎不離也我之事天者吻乎有合也舜文王之道即己之道顏淵孟軻之學即己之學也辭華不黜而自落功利不抑而自退其本立矣兩迷者歧也兩達者路也邪不亂正燭火暗室也旭日方旦也幽不掩明大經大法未嘗不炳然具見而何塞路之有此其所以過之遠也覺於是而進余所進也安於是而止余亦止之嘉定十二年七月

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學者聚道之地而仕所由出也或畔道從利苟榮其身欲復之於學弗可受矣況可祠乎台州之學得祠者三人羅

提刑適陳侍郎公輔陳詹事良翰提刑用不究故事不顯余聞鄒浩言熙豐外貴人視民甚蒿萊芟燎恨不力也是時能慷慨自保赤子以對天命惟江都令羅適弋陽令董敦逸二人而鄒公獨謂羅公見而得之然則推於所不見其不畔道審矣方靖康憂恐懲艾已洊豈不何合侍郎發明四肢心腹之論無過此矣竟失指遠去然後務復宗周卒成分裂之禍及隆興英睿憤激大勢宜若遽振詹事力守絕和不棄地之策最專一也使堅忍待之虜自當蕩析豈遺種至今哉雖紹興復用而已與大臣異議終不留雖乾道再入而既爲近習擅事迄自退二公任諫諍位從官立朝本末天下誦之豈惟不畔道而固行道道雖難行而亦不苟榮其身而止也士在天地間無他職業一循於道一由於學而已道有伸有屈生死之也學無仕無已始

終之也集義而行道之序也致命而止學之成也後世地或千里無學其君子以遠行道晚進闊遠不知所從慶厤後名一功著一善往往復之於學矣今其秀人美士羣萃而校處朝夕瞻顧拂拭像服如三老之存春秋盥薦蠻醴芳芘如三老之饗而又仰其大節俯其細行無不皆可師也爲聚道之助不既多乎或疑侍郎不右程公學術若少異然按程公親爲孔文仲抨劾而與孔公並黨籍史記晏嬰非孔子而孔子稱善與人交兩賢哉嘉定十二年八月

寶婺觀記

觀卽八詠樓也道士陳守正職補治歷十年乃具夫山峙以近則迫而易窮川湍以遠則蕩而難限皆游觀之病也金華雖高千仞旁走三縣靡迤回環不自意深入也其餘漫隴伏岡林茂野蕃若輊若軒若萬馬縱牧於平原錦出繡沒不可控搏兩溪廣長會清合涼能厲伊方徐納于江南山緜緜菜蔬之區柘桑之圍日月風雨借其姿態霧煙氛靄相爲吐吞而光氣靈響之答於耳目異矣四顧百里不蕩不迫有臨望之美無游觀之病浙以東兹樓稱最焉昔沈約始建而地以文顯意士之游者必有得於斯而余不能知也近世大儒呂公出而人以理著四方英俊歲常數百千人無不登兹樓其得之孰淺深高下則余雖或知而亦不能盡也山水至善之所存也游於是者密悟爲善之機反沖藏約而內守通變達化而外應寬施忘其褊吝勁谿消其鬪鄙德成性安而動樂靜詩之功驗矣其或不然豪怒使酒激而爲狂感物悲憤鬱而離憂巧諷詠益其輕肆謬題品示其誕拙是游觀雖不以病夫人而人反以病夫游觀也可無長哉嗟夫呂公沒久同時並游俱逝余亦老不復至矣故因守正繫其語使後之游者有考也觀刱立於唐史曰須女之舍也遂以名州太守洪邁請錫嘉字故曰寶婺天象邈矣星辰之躔次難言哉然而禬禳每效福嘏頻集邦人奉承無敢不肅豈非地勝故耶守正與其徒尤不當以人而病夫游觀也

宜興縣修學記

戴君栴宰宜興既補弟子員食於學視學舍壯整者惟高尹商老宣化堂羅合仲舒東序堂亦傾欹餘或缺或毀顧其士陳夢印章悉夫買旁縣材揀工傳作暨二年復修堂廟設大門門左右挾前崇門櫺對立西序宗子小學凡職列之次故所無皆具然後使沈夢龍來言曰隱可記矣荆溪禹貢中江也清泚澄澈雲木縈帶君山最雄秀嵌洞尤怪偉蓋自楚漢爲東南稱首近蘇公去萬里蜀周覽天下擇陽羨而居其疏展陳麗兼之矣方周孝侯童騃縱暴至比以異物一旦感激殺虎斬蛟從陸士衡兄弟前死不郤顧大節尙生存或疑非地力之勁挺不能也熙寧更用經義士初昧溺於時開封禮部有二祁集英親策有余選皆第一京師之大四海之廣一邑而擅魁特者三或疑非地稟之文華不能也夫發於勁挺孰若納於中和華其文辭孰若厚其根本根本學也中和道也地安能預哉闕黨互鄉地恥其人也魯多儒衛君子人美其地也今夫邑之翹材穎質將進於道必約以性通以心肝脾胃腎無恣其情念慮思索無撓其靈則偏氣不勝而中和全矣將深於學必測之古證之今上該千世旁括百家異流殊方如出一貫則枝葉爲輕而本根重矣學與道會人與德合登高丘可以奄魯俯長流可以觀逝則山川雖富同游於蘊藏之

內義理至樂獨行於物欲之外矣豈非令長修學之本意哉鼂晝之溪猶浴沂也善學之實亦舞雩也非騷人墨士專而有也嘉定十三年十月

潼川府修城記

自李順滅蜀安樂到今漢唐不逮也然民離於兵久而脅力積銷弱地離於兵久而預防益簡薄及姦豪竊度則不足支倉猝有事之用近張福叛遂制置兼總領剽殺縱橫吏或死或逃無敢抗者已殘利遂將及潼川李公埴初命爲牧卽疾馳至與提刑曹公叔遠集義壯倩西軍賊所從縣鎮加警陴堞之毀塞亟治投木隔礮凡可以壞賊之具宿設晝夜徼儆上下同意誓必死守賊覘伺邊巡知決不可犯竟取他道而去嗟夫不獨保一郡也乃捍護成都一路功伐隱然非智素講勇立斷安能接二百年生養使不失哉既修城門西牛頭高峭騰突按圖志相里貴據其上攻城幾破二公謀曰城幸而得山天遺我也可委於敵而外求險耶於是迫岐往謬跨嶺連趾通合爲一枝西溪之渠循山而南達於武江彌霖驟潦無奔湍蝕流焉城盡甃巨石創勢城縣門敵臨蔽膝重歷程法東西行來煒燿施翕捌飭祖氣狠子墮魄時公兄璧鎮遂寧亦修城復夏脅奇舊迹役費倍數十非修也築新城也夫攻往謬於未及復舊迹於垂墜非艱危之際所能行也公弟兄行乎哉且其生兵速練闕械速補所以支倉猝有事之用而爲久長無事之備者將非素講立斷而然歟紹興後竭巴益奉邊將吳曦因以反劍閣棧閣眞縮手矣宜若耕塞下令戍士足食內地擇要害自爲守其倫理漸次必由二城始夫李執政近臣曹亦東南之望也一日會於朝以慮一州者爲蜀慮以慮蜀者爲天下慮可也嘉定十四年三月

連州開楞伽峽記

湟水會衆流東南東兩崖湍怒激躍勢傾百里舟行必踰峽矣然後喜無恐夫山水之險亦所在而有此固其著名者耶嘉泰二年崖墜塞水高者數十丈下者百餘尺雨不時霽則谿谷創注横溢航楫不通估貨不行嘉定庚辰太守楊侯榮始至歲適大潦城邑吞沒漫爲湖海四顧歎曰州素薄監司未有意將孰弭茲禍轉運判官劉侯强學聞而矍然亟舉兩司八百萬貫其費是冬遂命司法李華鄖人張浩大議疏鑿華巧思强力侯專任不疑易者勸趨難者募應小石繂逆大石鑱落上以火攻下以堰取餘隨石黜黜平流中倚數處工不知所爲華創巨靈鑿貫木百鈞犄之糜碎春且半石之爲水害者盡平舟自番禺來城下尋川衆輕各得所歸老稺聚觀喜極或泣曰連始復爲郡矣按書隨山濬川所以合天人同願勸功茂伐最爲繁悉而遠莫能詳也及梁山頹虺重人乃以爲國君當自貶損不敢言修治其他仆陵摧阜駭聞異見史氏所錄甚多有之而終不言某能開導某能攻除以還其舊者豈其遺而不傳耶抑敬而不敢亦若重人之所謂耶雖然以今峽視之捨而不治則一州廢矣夫怨人患而不加䘏慢天災而苟自忞二過孰愈今夫楊侯惨怛而仁劉侯果毅而明而又得屬如李君奔走畢力以出連人於塗炭之苦此豈非天人之所同願歟未幾侯遷提舉常平二公方萃處余慶其能爲所部捍患致利民必被賜矣嘉定十四年七月

茶陵軍減苗出糴記

茶陵中縣十比衡陽三四紹興初以其旁午賊度諸郡寇

賊所具伏故建軍壁使示有捍衛而强其縣所以安利一路也嘉定初又以其直韶州千里無官司讎殺不忌寇賊輒發故裂三鄉別置鄙邑戍及水口舊衛尤密遂廢軍罷使而弱其縣亦所以安利一路也雖然安利一路視令材何如不在縣强弱今若異規未知孰是而茶陵則有二患兵移於新邑無衛民不安賦移於新邑重輸民不利經數令至盧君子及君顯有字養之方制御之略顧事已壞欲挽回得哉余友趙蹈中轉漕湖南察而憐之蹈中明果肅恤右良鋤姦捕刼羅天錫等罪不道以上論如律取其租石三千八百補茶陵之缺正足責財物貫三萬四千五百隻巡檢永食七十人然後敵之增稅者盡除夫之荷糧者悉免官急借而先期者償之戶窮乏而殷負者貸之營圍初成弓矢初張習敎有晨部分有容上下感悅關訟稀省炎帝廟孔子學及尉署久廢加整治功堅舊潦衢淖巷溝而隆之街石粲然刷比歲焚劫之醜還百年富盛之樂蹈中愛君材有餘又薦於朝力無不盡民旣幸其私我相率來告曰必記是不忘夫始議必詳橫恩難再若分遣丞佐迭受民詞不亦簡而易行乎奚別置爲裴已析裂偏枕失供不倂請乎奚後患爲土兵扞其境耕而後食茶陵頃五千無道裴曠土可尋乎奚仰哺爲再彌成五服因物自然安得巨億之財爲一縣地哉本蹈中意欲以獨厚茶陵者徧惠所部耶嘉定十四年九月

櫟齋藏書記

余友衛君湜清整而稀淡泊而詳酷嗜書山聚林列起櫟齋以藏之與弟兄羣子習業於中夫其地有江湖曠逸之思圃有花石奇詭之觀居有臺館溫涼之適皆略不道而

獨以藏書著志在於學而不求安也又其自以爲櫟者其無用於世矣非退託而云也按孔安國皇名墳帝名典堯舜在焉然書稱若稽古四人高辛而上無預也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不知說所謂古何時也六世之籍不存矣以子韓子考之不可訓明甚然則所謂古者唐虞以後爾故孔子於羲炎之前亦缺弗講者夫討禮而尊天子正樂以臨諸侯大夫春秋修而不作詩書因其舊無所更定世儒往往未能明也司馬遷創本紀世家史法變壞遂不可復老莊推虛無沖漠正道廢裂遂不可合孫吳以狙詐祖兵制申商以險刻先治道若夫言語之縟爲辭章千名百體不勝浮矣韓歐雖挈之於古然而益趨於文也經傳之流爲注疏俚鏤臆解不勝妄矣程張雖訂之於理然而未幾於性也凡此皆出孔氏後節目最大余所甚疑而君所藏皆具有焉蓋君之力良難而任良重矣問學之要除之又除之至於不容除盡之又盡之至於不容盡故梅鈞石必以銖齊億萬必以一讀雖廣不陋也記雖博不雜也日融月釋心形俱化辭色玩好如羨灰焉然後退於櫟而進於道矣固宜滿衆美而以書言也寶裝綺籍不敢觸手金匱石室猶存其人茲外歟非內歟嘉定十五年二月

湖州勝賞樓記

凡城邑據江海陂澤之勝皆即以爲賞盬物常聚於大矣要與三而切太湖涉足稍峻偉浸可几席盡也然四水會於霅溪鏡波藍浪櫟桁動搖而靚粧袨服之倒影互爲散合衆流放於荷葉浦洗清浮涤鳧鶴棲止而綺荷文藻之縟生無有際畔特嶽聯亘巧石絡繹頗抑湖之重勢而徹遮其寒颯故其人意安而氣和舸經舫緯艇縛艓縷細縴

窈眇豪唱激越宛轉一州間隨地而勝隨勝而賞無乃所求具區雖大不暇觀也夫豈娛於耳目之狹者易徇而迪於心志之廣者難親耶亦其神靈爽異所獨鍾彼雖大而此不小也國風廢王道息柳惲以江南曲名於時古之采蘋旨盈而登熟薦於大宗禮至敬也主於少女教至行也惲之采蘋徒詠而已其思蕩其志淫豈召南本指哉然而詞人藝士爭共誇述郡之勝賞由是而始敞堂與館益盛於今太守趙君既新白蘋亭復樓於側其言曰清風水通碧瀾山隱兼之者斯樓也力能見湖而不爲者民方與我游於麗譙之內我不敢與民縱於青冥之外也雖然以道請民見湖可哉白居易論謝柳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按史惲守吳興前後十年其政清靜吏民所懷病去而乞留千餘人居易偶不詳也政在乎平在久加以不倦痛

上可使沃窮瘠可使富況蒲魚豐衍明山媚水素稱勝絶乎君初至捐稅直增學廩親不葬女不嫁癈疾無醫死無斂棺皆助之恐不及可謂有志矣惜其暫不得久近惠而未及遠利也故錄以次惲君名希蒼字漢英嘉定十五年三月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序

送劉茂實序

劉茂實爲知奉新縣事某序送之曰昔之立法者以職官令錄近於民非舉其材不得爲之最重者改官而知大縣奏上天子臨前侍郎讀臚何傳而命之謂之再及第由是脫吏部而登朝廷矣蓋其厚以一縣爲寄而超尊之非恤士大夫而苟榮其身也及其久也循習而例不明以爲凡仕者必關陞必改官此上所設以待人之求而其進取條目之限當如此也自改官至外員郎有祿以傳其子所以備一身之事爾故其既得改官也反以爲格法之咎曰何必使我爲知縣而厭苦之至常避免而不得則勉强而後受既至如不能脫未有樂而久居者也皆務爲苟且之政

雖欲無大闕敗然積百數十歲以一意相承而功化之陵夷甚矣嗚呼以不樂爲知縣之人破其所願之官其必至是歟然余見今之論者眞以縣爲難治位卑責重不可以自爲又以不自爲者爲罪也亦未盡力而已秦漢以下顧何容有易治之縣耶獨未知三代何如耳曹滕邾莒有南面之尊未嘗得自行其志雖孔子之門人冉求仲由之果藝又未嘗不以宰邑爲難然則縣之難治亦非獨今世也其要使爲國者盡去煩密之法無破產之役無雜名之斂一出於簡古而不以所難責吏則庶幾公私之論可一而民可善治矣不然則或幸而得仁厚通敏之才不以改官爲身計而能因今之法度以行其政事之仁然後可望以一縣之善治也不其難歟茂實材厚通敏順物險易其居自勉以道義之重而爲朋友之所望者當何如況一改官之利哉所謂幸而得之者也故於其行也歷道古今之變以告之不獨慶奉新之人將蒙其澤而茂實之功名亦可少見矣湻熙九年八月日序

石菴藏書目序

石菴書若干卷承奉郎蔡君瑞藏之始蔡君之伯父曰居士葬母因其地爲廬居紹興十九年大旱饑穀石五千二百足錢居士將以所餘穀散之而患無名時菴傍有石冒土而蓄如蟠根叢萌欲發而伺鬱者遂爲萬夫傭使出之高二丈廣可三之石溫潤如玉質故名石菴云蔡君念族人多貧不盡能學始買書寘石菴增其屋爲便房願讀者處焉買田百畝助之食嗚呼蔡君可謂能教矣富者知損其贏以益市書與田而收卹其族人則無富之過貧者隨聰明之小大以書自業而不苟恃衣食則無貧之患教成

義立而族多材賢則玉石之祥其遂酬乎君之從孫武學諭鎬與余同寮以請而序之湻熙十五年三月　日

東溪先生集序

君名伯熊字元朝姓劉氏君居東溪號東溪先生始冠有榮人楊先生愛其賦誨之曰無爲俗學君謝閉戶焚昔稾束注解讀經必自識然後縱觀他書如是餘十年復見楊先生曰可也吾畏子矣君高遠獨出無拘留泥滓閒意學已成謂當直施用不由步捷行以漸巧取之論說必窮盡欲砭時陋扶世壞文不爲扶疎茂好惟自根極而成者無不具也故不得志於科舉至轉富入貧本業微析終不動一以溪山雲月爲家宅筆墨簡策爲性情常覃研竟日夜曰孔顏不如是乎紹熙五年君之無服弟起居郎德修學於君者也時鎖夔門君來視之會起居召入因請與東下

遨西湖上賦詩徘徊歎曰古人雖閒客用卽帝王師若余空疏何爲者哉慶元元年還至南徐州病甚腰膂不能據身脈乍有乍無神將離形猶峭絶凛立詩諄諄皆仁義語嗚呼使若老不酬又萬里外死浮柩以歸人爲君傷之君不自傷者命耶性耶德之上下不倫學之高深無窮余觀子貢爲衛將軍語弟子行而孔子笑曰汝次爲人矣爲言夷齊趙武士會老萊子羊舌大夫等皆洙泗以前人也士不景行古人積實彌長而夸近以足己難哉余晚見君不及反復其議論以所聞於德修讀其書可以考焉六月日

沈子壽文集序

吳興沈子壽少入太學名聞四方仕四十餘年紬於王官再入郡三佐帥幕公私憔悴而子壽老矣然其平生業嗜文字若性命在身非外物也甲乙自著累百千首嗚呼何其勤且多也余後學也不足以識子壽之文其不爲奇險而瑰富精切自然新美使讀之者如設芳醴珍殽足飲饜食而無醉飽之失也又能融釋衆疑兼趨空寂讀者不惟醉飽而已又當銷懾忘憂心舒意閑而自以爲有得於斯文也觀其開闔疾徐之間旁貫而橫陳逸騖而高翔蓋宗廟朝廷之文非自娛於幽遠淡泊者也余嘗患文人擅長而護短好自矜耀挈其所能莫與爲比而視他人顧若無有夫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以此賈怨宜其窮於世矣今子壽專自降抑未嘗以色辭忤物爲前輩愷然務出諸生後己之所工反求中焉此固人情之所赴富貴之所歸召叢譽而化積毁之常道也然且落落謷謷至於白首未有所合何也若夫以文爲華以學爲質容而不爲利謙而不爲福宮庭環堵膏粱藜藿晏然神守不可榮辱此子壽所以

自求古人而成其德也合不合蓋未言焉

陰陽精義序

朱伯起從鄭公景望學而與景元爲友景元材豪然鄭公愛伯起質醇以爲近道自有聞見及得意於簡編多以語伯起鄭氏園徑城南甚陋景元侍兄晨出料檢花藥過伯起舉在語連日夜招芥原韭燎塘鱗而釋之曰羹芼如是足矣鄭公不登禁從死景元老爲選人亦死伯起失二公閉門漠漠晚進過之瞪目莫如也酷嗜地理說山如啖禽浮海葬妻大芙蓉云後百年當驗著書二十篇論原趣乘止尤詳二鄭因是喜陰陽家余嘗怪蘇公子瞻居陽羨而葬嵩山一身豈能應四方山川之求近時朱公元晦聽蔡季通預卜藏穴門人裹糗行紼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始陳公君舉欲爲伯起序其書不果嗚呼伯起不惡伎倆然欲以此書自名誠知之審歟余特識其師友源流用爲書首

粹裘集序

粹裘集十卷金華杜旟爲此文自經史諸子皆有論辨學之博矣論辨不苟是非必折之於正又所謂篤矣秦漢以前士自爲家造智設巧意出準量立表極以號於世而已心術取捨之謬方將求折諸其人固未知自有所折也至後世折衷之學始大盛士因古人之已成者論之知所統壹足以致用不必自爲家焉然非其超然出於科舉場屋之外詳考而深思者不能也旟以此未信於今人而不知此旟之所以有得于古人也因題其末

龍川集序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稾上皇帝三書最著

者也子沆聚他作爲若干卷以授余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日以爲絕出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將由布衣徑唯諾殿上以定大事何其盛也然而詆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又何酷也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狠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果有罪於世乎天乎余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世之好惡未有不以情者彼於同甫何獨異哉雖然同甫爲德不爲怨自厚而薄責人則疑若以爲有罪焉可矣同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祕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公伯恭退居金華同甫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分呂公歎曰未可以世爲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予同甫

亦頗慰意焉余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猶以爲可教者病眊十年耗忘盡矣今其遺文大抵班班具焉覽者詳之而已

紀年備遺序

孔子沒統紀之學廢漢以來經史文詞裂而爲三它小道雜出不可勝數彈聰明於微淺自謂巧智不足以成德而人材壞矣王通二司馬緝遺緒綜世變使君臣德合以起治道其粗細廣略不同而問學統紀之辨不可雜也平陽朱黼因通鑑稽古錄章別論著始堯舜迄五代三千餘年述呂武王莽曹丕朱溫皆削其紀年以從正統曰吾爲書之志也書法無大於此矣報讎明恥貴夏賤夷其次也凡民人家國之用制度等威之異皆爲說以處之衆言之淆亂則折而一之訛謬之相承則擿而正之南北華戎之離合爭奪之辟人所厭簡亦備論之該括既多而條目衆矣所以存世次觀興壞本經訓原事實芟理蕪蔓纖發精隱扶樹正義蒐舉墜逸不以華爲辨不以意爲覺無偏駮之說無新特之論反而約之知其能費而隱也時而措之知其能曲而當也嗚呼此豈非學者之所當盡其心歟何後世用力者之難而成功者之寡也自董仲舒推明孔氏猶不能無譏況馬鄭王肅之倫哉故余于此書竊有歎焉所謂復而不厭不知老之將至者幾是歟黼字文昭初陳公君舉未壯講學文昭年差次最先進及後來取名官弁冕接踵而文昭蓬累耕南蕩上山水礬重聲迹落落人不知其能傳陳公之業也一旦此書出義理所會寶藏充斥遂爲成學而陳公卒久矣相與論舊事追念愴然然則文昭豈徒以博習自是而已哉後有欲知陳公者於此書求之

可也

丁少詹文集序

丁少詹死子幼家無相人憂其且不立既而自溫嶺鴈蕩來者累累言其庭宇甚除疆畎甚修賓祭敬恭饘容穆和盡如少詹在時余極歎異此不特其子能危慮夙成自樹不墮亦由少詹裕家之法素定有以遵執而然也今又櫝其遺集以來凡碎篇零簡收拾皆在念少詹平昔益以愴然夫衣食逸則知教被服深則近雅若因以追先志續成其業庶幾乎至其文辭則余於銘墓論之矣故不重評焉

巽巖集序

李氏續通鑑春秋之後財有此書此言非歟自史法壞譜諜絕百家異傳與詩書春秋並行而漢至五季事多在記後史官常狼狽收拾僅能成篇嗚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

鑒辯幸復古然由千有餘歲之後追戰國秦漢之前則遠矣疑詞誤說流於人心久矣方將鉤索質驗貫殊析同力誠勞而勢難一矣及公據變復之會乘歲月之存斷自本朝凡實錄正史官文書無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錄野記旁互參審毫髮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隨卷較然夫孔子所以正時月日必取於春秋者近而其書具也今惟續通鑒爲然爾故余謂春秋之後則有此書信之所聚也雖然公終不敢自成書第使至約出于至詳至簡成於至繁以待後人而已學者奚不於此取衷哉余少則習長編恨公他文未能得會與公子參知政事壁刺北師寔善臯至金陵以公集示余因屬爲序自有文字以來名世數十大抵以筆勢縱放淩厲馳騁爲極功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春輝秋明而海澄嶽靜也高者自能餘則勉而

效之矣雖然此韓愈所謂下逮莊騷其上無是也觀公大篇詳而正短語簡而法初未嘗藻繪琢鏤以媚俗爲意會點之惡方希化人之酒欲清又非以聲色臭味自怡悅也獨於古文隳學堂上之議起虞造周如挈裘領振之爲固遺其下而獨至其上者歟蜀自三蘇死公父子兄弟後起兼方合流以就家學綜練古今名實之際有補于世天下傳以繼蘇氏公諱燾字仁甫立朝有大節屢進輒自引去晚爲雜學士專史事天子方倚以政不幸卒矣

平陽會書序

玉山汪子駉知平陽守法以便民不奪所見不屈所行愼刑簡役旣去而民思之思之尤者曰能爲民推核其賦之當輸錄合必實色第目別多寡貧富不妄贏縮板以付之使自至民不求吏官不失賦又爲之婕擢所利縱捨所患始終汲汲以民爲家至于學宮縣舍皆新治焉不獨有是心亦其力能行之也一縣會計天下同有也所以取民必有正也取而不得已必有寬也有正義也有寬仁也未有不由仁義而能使民思之者也觀是書者可以知其志矣

黃子耕文集序

豫章黃子耕少所樹立便人高人勝士之目不獨倚先世爲重也詩文似太史有洪州九詞五溪十談興指予奪之微追古人而過今人矣出守天台一錢細碎皆籍之條目建置爲窮人衣食居處計輒費數百千萬人但言其能憂民如家不知其家事乃落拓不理未嘗自憂也余每歎學者各其材品惟識趣爲最難子耕雖以惠利德於一州然與日去此必將有時而盡不若刻二書巾山之上使讀之者識趣增長後生及知古人源流教思無窮視今惠利何

翅千百等其以予言告子耕幸勿自嫌也

周會卿詩序

周會卿詩本與潘德久齊稱盤摺作語有若天設德久甚畏之德久漫浪江湖吟號不擇地故所至有聲會卿常閉門里巷不相識居謝池坊窮山宅水自成深致知者獨謂行舊人爾宗夷遺余家什零落十數紙恨衆失恬收次不多一幹之蘭芳香出林豈紛然桃李能眼斷哉

觀潮閣詩序

趙君旣成觀潮閣徧索閣上舊詩刻之恨其遺落不盡存也余觀自昔固有因一題一詠之工而其地與物遂得以名於後矣若是者何俟多求而勢亦不能多至於閱世次敘廢興驗物情懷土俗必待衆作粲然並著而後可以考見則其不盡存者誠可惜云

謝景思集序

謝希孟示余大父藥寮叢稾二十卷崇觀後文字散壞相矜以浮肆爲險膚無據之辭苟以蕩心意移耳目取貴一時雅道盡矣謝公尙童子朓丱髦游太學俊筆涌出排迮老蒼而不能受俗學熏染自漢魏根柢齊梁波流上遡經訓旁涉傳記門樞戶鑰庭旅陛列撥棄組繡考擊金石洗削纖巧完補六樸其藥闌小畫記盡謝靈運山居之約言志潔而稱物芳無憂憤不堪之情也公諱伋字景思上蔡人艱難時往來青城毀容敗服實佐其父奉傳國璽走宋州高宗知之自用爲祠曹郎兼太常少卿垂賜第掌誥命矣會有秦氏之厄擯落二十年始稍外遷而公死嗟夫窮達長短不足云也王鈞言未有七葉中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按鈞雖粗有文而王氏七葉無以文名世者

王僧虔誡子姪書可見也安得因簪笏不墜便欲文字並稱乎然亦恨其集不傳無以驗工拙今公稾藏已久懼遂淪墮使眞能文者不見信于後此希孟之責也

覆瓿集序

初薛子長從余貢院崇德愛其靜而敏文過於輩流而已未鉅怪也來姑蘇封門出老翁賦續通鑒論始駭然異之蓋神馬汗血尾鬣不掉而行流無疆界名駿數百豈得望塵焉自魏晉曹陸江左顏任唐陳李宋黃秦晁張皆莫進也然亦有疑而未忍言至錢塘仙林復出士風論則疑愈甚自爾子長歲必一再過余間或見他文必爲之懇懃歎息然猶未忍言也及余往長沙而子長死未忍言者終不言矣悲夫悲夫是余之罪也夫或謂子長負絕世筆墨而區區名第乃不與常人比故多怒譏誠然哉子長自護若處女常藿食水飲欲利不挂絲髮奚取奚棄而以是動其心殆見事太明量人太盡而然歟雖然使讀者剖幽析微深刺腧髓渠不閑其智洞前燭後瞭至日月渠不浙其學長鋪廣引浩絕河漢渠不起其辨規賢矩聖皎逾雪霜渠不範其廉其有益於世固多矣又曹陸以下不能擬其藩也

徐斯遠文集序

斯遠盡平生文纔二十餘首首輒精善疑其親自料揀應留者止此爾徐觀筆墨輕重以十一斂藏千百雖鋪寫縱放亦無怠惰剝落之態逆流陡起體勢各成殆非料揀所能致也詩險而肆對面崖壑咫尺千里操捨自命不限常律慶厤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爲師始黜唐人之學而江西宗派章焉然而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淺深材有大

小以夫汗漫廣莫徒枵然從之而不足充其所求曾不如脰鳴吻決出豪芒之奇可以運轉而無極也故近歲學者已復稍趨於唐而有獲焉曷若斯遠淹玩衆作凌暴偃蹇情瘦而意潤貌枯而神澤既能下陋唐人方於宗派斯又過之斯遠有物外不移之好負山林沈痼之疾而師友問學小心抑畏異方名聞之士未嘗不遐暎長想千里而同席也初渡江時上饒號稱賢俊所聚義理之宅如漢許下晉會稽焉風流幾泯論議將絕斯遠與趙昌父韓仲止扶植遺緒固窮一節難合而易忤視榮利如土梗以文達志爲後生法凡此皆强於善者之所宜知也

松廬集序

杜甫送楊六判官使西蕃詩直下無冒子始末只一意貫枯刻鶚皮草皆盡而語出卓特非常情可測由文人家並

論則劉向所謂太史公辨而不華質而不俚者也雖子美無詩不工要其完重成就不以巧拙分節奏如此篇者自爲少爾今翁常之諸詩實頗似之然常之與余論詩乃未嘗及此豈其平生得法處偶合故耶常之每言下句當如秤星船矴縋畫既定不可移改袖手風騷之壇所厭服多矣吟味者自知之

黃文叔詩說序

往年徐居厚言文叔蚤爲諸經解書畧具矣時公未四十也頃歲每有學者自金陵至言公常用周禮注疏與王氏新經參論夜率踰丙晝漏未上輒扣門曰已悟於是公七十四五矣嗚呼斯可謂以學始終歟公既歿始得其詩說三十卷自文字以來詩最先立教而文武周公用之尤詳以其治考之人和之感至於與天同德者蓋已教之詩性情益明而既明之性詩歌不興故也及教衰性蔽而雅頌已先息又甚則風謠亦盡矣雖其遺餘猶髣髴未泯而霸強迭勝舊國守文僅或求之人之才品高下與其識慮所至時或驗之然性情愈昏惑而各意爲之說形似摘裂以從所近則詩爲得復興而宜其遂亡也哉況執秦漢之殘書而徒以訓義相宗者乎公於詩尊敘倫紀致忠達敬篤信古文旁錄衆善博厚慘怛而無迂重之累緝緒悠久而有新美之益仁政舉而應事膚鋭王制定而隨時張弛然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復明公其有志於是歟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詩集傳之善者亦數家大抵欲收拾羣義酌其中平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爾今公之書既將並行讀者誠思其教存而性明性明而詩復則庶幾得之不然非余所知也

歸愚翁文集序

余嘗歎章蔡氏擅事秦檜終成之更五六十年閉塞經史滅絕理義天下以佞諛鄙淺成俗豈惟聖賢之常道隱民彝併喪矣於斯時也士能以古人源流前輩出處終始執守慨然力行爲後生率非瓌傑特起者乎吾永嘉二鄭公是已蓋其長曰伯熊字景望季曰伯英字景元大鄭公恂恂少而德成經爲人師深厚惻怛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不關於廊廟而景元俊健果決論事憤發思得其志則必欲盡洗紹聖以來弊政復還祖宗之舊非隨時默默苟爲祿仕者也景望徇道寂寞視退如進官至宗正少卿而止初景元中進士第第四人少卿喜而笑曰予一日先我矣然既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辭終其身二十餘年不復仕朝廷亦卒不徵用何者諸公貴人知其才大氣剛中心畏之方以其自重不浪出無能害己爲幸而不暇以廢格科目摧折名士爲己責故也豈不悲哉自二鄭公後儒豪接踵而永嘉爲多然皆兄事景元方其家居得朋友通共有無並坐接席不知歲月遷改自謂如華胥至樂故其講習見聞尤精而片辭半簡必獨出肺腑不規倣衆作也夫孔翠鸞鳳矜其華采顧影自耀爲世珍惜是既然矣若夫蛟龍之興雲雨則雷電皆至霈霑百里豈區區然露小技衒細巧而足哉余懼覽者未察因次其本末如左

送戴許蔡仍王汝序

戴許蔡仍王汝來自黃巖從王成叟學未久成叟爲有力者挾之江西三士失所依束書將歸請質於余夫力學莫如求師無師莫如師心易蒙之義曰山下出泉蒙泉之在山雖險難蔽塞然而或激或止不已其行終爲江海者蓋

物莫能禦而非俟夫有以導之也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果行育德人必知其所當行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於心心不能告非其心也得其所當行決而不疑故謂之果行人必知其所自有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於心心不能告非其心也信其所自有養而不喪故謂之育德學而至于能果行育德則不可勝用矣然則三士之歸求其心而已無師非所患也

送林子柄序

始余見子倘少爾知其學於古之道甚異之然未知其智足以有明也再見子知其欲以學之者著於行尤異之然未知其材足以有成也今三見子矣智之明者知其必求至於是不然不强通也材之成者知其必能安於命不然不强售也嗚呼能如是足矣又謂余曰夫學於古者不徒

善其身著於行者必並淑其鄉吾將與兄弟若親戚及友朋旬驗而月考之家嘗不反顧私欲不亂意時積而歲累使其智交相明其材交相成庶幾乎善其身者可放以治人淑於鄉者可推以準天下也噫能如是足不齊矣抑余聞之不徒善其身者以人治身而不以身治人必並淑於鄉者以天下準其鄉而不以鄉準天下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況人之同類天下之同域哉其智之交相明其材之交相成不既多矣乎余猶懼子之狹於鄉而專於已安其足之易而忘其未足之難也因以爲子別且併告子之願同者焉

周南仲文集後序

自余吳楚淮南十餘年而周南仲孟袁夫兄弟滕孔諸人相與上下追逐憶過秀州値虜使回程避之曲巷巷爐訪求既絕積沐如堆阜擁被移夕續聲以療聽紙忽白者再信宿焉所詰難往反多矣然南仲遂欲探入微杳詣極世人之不到身衣騰舉兩眼盡赤余疑之以爲其氣血不能受未敢及也未幾余乃得疾不治危甚且死累歲然後悔其所以不答者則君方論辨縱橫連拄塞余余爲之默默而已嗟夫君欲聞而余不言余欲告而君不請顚會之指雖或有存李郭之遺終不可見矣豈亦若有數哉君未歿以近文寄余上折旁峻閎而不蹈余固異其與諸家各體無所肖貌而深源亦謂君素意每不滿於今人之作然則是必將大有所成而其力亦未易爲也夫文者言之衍也古人約義理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爾其後俗益下用益淺凡隨事逐物小爲科舉大爲典冊雖刻穠損華然往往在義理之外矣豈所謂文也君子於此寄焉則不足

以訓德學者於此習焉則足以售正力且盡而言不立去古人不愈遠乎南仲已卒而余莫之講也季度既序傳之余記其末如此

黃文叔周禮序

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彌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井洌於遠衆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爲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眩亂顚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羣有司廉敎法

齊備義利均等周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柰何使降爲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爲之說亹亹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已形民者必相緯經也守天下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爲下甚逸爲上甚勞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熙天子爲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論議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其敘鄉遂溝洫辨二鄭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毫芒不可損益也

王木叔詩序

初木叔仕二十餘年未嘗覓舉予屢言於執政不省闕榜有義烏丞徑取以歸家人更詬詰不暇顧也其在天台與錢丞相象祖甚相厚至是適來守委一州聽所爲素介無私昵語錢公尤嚴憚故雖當國不敢以顯用累之觀集中送錢郎中被召諸篇大意可見矣木叔不喜唐詩謂其格卑而氣弱近歲唐詩方盛行聞者皆以爲疑夫爭妍鬬巧極外物之變態唐人所長也反求於內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

徐德操春秋解序

昔余爲潮州銘言其學博而要文約而費諸子又自列銘旁曰春秋解十二卷書社問答二卷禮經疑難一卷詩文崇孝同參錄並藏於家余頗疑之而未克見後二十六年始見所謂春秋解者良悔前銘稱美未極且怪諸子不早

示余也蓋箋傳之學惟春秋爲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史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閏朔禘郊廟制理之綱條不專於史也濟西河曲丘甲田賦事之枝葉不專於經也許伯卒經無預然杞滕邾莒之興廢固明也詭諸卒史無預然戊寅甲子之先後固察也觀潮州此類皆卓而信明而篤矣至於授霸者之權彼與此奪錄夷狄之變先略後詳諸侯擧誅大夫衆貶凡春秋始終統紀所繫自公穀以來盡爲義例名分字別族貴人微其能本末相顧隱顯協中如潮州殆鮮焉然則理之熟故經而非虛事之類故史而非礙歟古人以教其國而使人知其深於是書者歟雖然詩書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澤也示不泯絕而已或者遂謂一字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余未敢從也孔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夫有齊桓無晉文夷吾爲小是春秋不命霸也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蓋其節目疏遠如此則苛文害例而辨人之榮辱於毫釐者非歟余恨不及潮州而正也因私附於後

法明寺教藏序

西湖法明寺昔講師繼忠居之忠有行業願力强果故雖焚蕩草莽百年間冠蓋常走一郡至子眞建兩序師祖崇殿堂院始落成祖光精苦衣屨穿損食不果合然諸生雲赴應答泉湧人謂東被上天竺之盛不能過也天台既立止觀二義承而爲說者益以蔓衍而忠與祖亦各有論述故其徒妙眞普濟欲集諸家之學爲教藏置院中率州士

女修念佛三昧以旌忍之績而嗣忠之業於無窮志甚遠也夫浮屠以身爲旅泊而嚴其宮室不已以言爲贅疣而傳於文字愈多固余所不解嘗以問忍忍亦不能言也

宗記序

佛學由可至能自爲宗其說蔓肆數千萬言永嘉鮑犁刪擇要語定著百篇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爲佛者然也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學之者固病其難而弗省也有胡僧教以盡棄舊書不用即己爲佛而已學之者又疑其誕而未從也獨可璨數人大喜決從之故流行至今嗚呼佛之果非已乎余不得而知也已之果爲佛乎余不得而知也余所知者中國之人畔佛之學而自爲學倒佛之言而自爲言皆自以爲已即佛而甚者至以爲過於佛也是中國之人罪非佛過也今夫儒者不然於佛之學不敢言

曰異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夷術狄技絶之易爾不幸以吾中國之人爲非佛之學以吾中國文字爲非佛之書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聘僻佞廣博浩昧儒者智不能知力不能救也則中國之人非佛非已蕩逸縱恣終於不返矣是不足爲大感歟余嘗問楚儒之於佛強者倔弱者從皆莫之覕予以何道知之又爲之分高而別下取要而合煩哉楚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爲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而已矣余聞而愈悲夫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故曰亦可以弗畔矣今悟而遂畔之庸知非迷之大乎雖然考之於其書則信悟矣

胡尚書奏議序

禮部尚書餘姚胡公沂字周伯奏疏將百篇詞約而指要不盈數百少纔百餘然必據經陳史質證今事不牽意而

云也或昔人所已言徑録關上不必由於己也必酌時病不分不綴異聞駭見必亟達不憚辭悲然而懇惻忠盡故言而樂聽十多七八焉自古賢人君子進常艱退常易富貴有節無侵尋之求言簡而伸氣直而遂可爲事君法如公是也公晚遇十年間三引去去必剛勇果決其來未嘗不遲懦退縮也上嘗獨對公宰相尤密諭意謂不日且共政公謝不敢當也余聞隆興乾道中不能擊龍大淵曾覿不得爲有名臺諫公不但備禮彈劾必極論罷斥乃已又聞不能諫恢復不得爲有名侍從公既辭大用出知括蒼小州奏曰賈誼號通達國體太痺蹶盭類癖病非借一身喻之今日國體何病也能言病未必能處方不能言病而輒處方誤人死矣今日之病名風虛內也風外也外風忽中半身不隨靖康也幸其半存建炎也半身不隨咎

已往半存之身尚凜凜不自保也今欲併治不隨者怵市道之說售嘗試之方湯熨鍼石雜然而起使誼復生必且慮中風再至而半存之身亦不能救矣所謂可痛哭流涕者也其言憂憤危苦明白切至世固未有識此理有識此理未有以此告也今去胡公之時加遠矣半存之凜凜猶在也昔錢乙病周痺曰入藏者死乙移之於末故雖偏廢而氣骨悍堅壽八十餘嗚呼安得移今之病於末而顧爲是凜凜耶

觀文殿學士知樞密院事陳公文集序

經欲精史欲博文欲肆政欲通士擅其一而不能兼也就其兼之矣而所遇之時不同或不得用或不盡用故位下名卑而功業不見於世爲可惜也公於諸經常參合同異不隨語生說而義理自會貫前代故實無不貫涉本朝憲令

無不審擬文詞古雅不名一體間出新意奇句讀諷驚人守二州吏不敢輕重細民安之在宜城討詳一郡財賦始末告於上悲痛篤切非深於治本者不能知也其多學廣大疏畧該括而又親逢盛時天子用儒爲館閣老總領羣彥極清華之選遂司誥命職獻納徧歷二府以禮進退號稱宗工可謂兼人之所難兼而遇人之所難遇矣與之者天也修之者人也公雖負絶類異能不以已形物後生片善譽獎不容口薦引甚衆除授破資格視所宜充其志將以一長任一官不累歲月流轉也國有大事議定俄頃無縮瑟顧望意姿堅峭所論駁屈明主委曲調護不能同同列或二心二意高下在手必正色力爭盇亟去無苟徇亦以此見排於俗然則雖兼人之難兼而不自矜遇人之難遇而不强合蓋其修之者不在彼而在此也既得謝獨處

一室家人罕見其面劬整舊書講繹不少厭園池無杖屨聲庭覩終日寂然嗚呼是其修之者固又不在彼而在此矣皆學者所當知也

羅袁州文集序

余既銘達父墓子晟集其文號橘隱復請敘焉余嘗愛達父文能道其意多不爲繁又能道人意少不爲畧散語幽寂有蘭芷之潔合語華潤有桃李之豔每使長命書記余謝不爲必請達父輕重曲折一聽其手不改定也然以文求知亦有甚難者異時余袖達父投卷於參政范公達父執後進禮卑甚范公若其煩遽踣坐胡牀達父不自覺猶前卻未已久之旁觀多咎范公余獨憐其老而憊不堪也范公因裂十指詬余前執政舉員當罷請無以滿四方之求余笑曰罷是則門戶冷落愈復不亟爾達父頗愧恨雖賴范公力得改官後諱其作不復出又太學屢與同舍議不合遂自乞爲軍丞棘正不肯涉翰墨畦町宰縣守州專以政事顯云夫文如珠玉焉人之所挾以自貴重也蔚豹之澤必霧隱孔鸞之舞必日中快讀而疾愈爭傳而紙貴烏有輕擲瓦石芒芒不決耶宜達父後諱也然士或去場屋久叢曹劇部眩其神明錢穀之塵汙几硯刑獄之腥穢階陛官業雖登而文義耗矣達父又深病之故其據案生面凜然政足以蘇息其民退食寒質臞然文足以黼藻其身行吟坐思物境常會盈縢匝袠不敢窺也晟既錄畫餘六十卷平生行事可一二考豈不隱顯俱得哉

送盧日新序

漢東盧日新資豪舉家故邊敵由是少有當世之志匹馬獨出至數千里所嘗經營於桐柏山中盡天下俠士也無

不知姓名者遇其覊愁窮苦酒酣縱逸盡所交結者多非必盡其類或坐以得過咎然不自悔也爲余言七年之間五過其廬不一入焉西袤秦隴北逆淮泗於余所據按上指畫其要害皆隱然可辨斯可謂之有志矣以余所聞仁者不後家而國智者不危身以干君予其行也拜親於庭侍食於堂其安強甘毳之候今何如既而與親戚鄉里道舊故矣闊則其壯者已老其老者往以死矣兒子少者或始不見其生而今不能識矣其出處離合之際故有可思者焉然後耕襄漢之田讀古人之書求志於義安命於時其退有以爲仁其進有以爲智使後有述焉豈不善哉余之識日新未能久而去去而要余以言余未能言也

播芳集序

昔人謂蘇明允不工於詩歐陽永叔不工於賦曾子固短

於組語黃魯直短於散句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此數公者皆以文字顯名於世而人猶得以非之信矣作文之難也夫作文之難固本於人才之不能純美然亦在夫纂集者之不能去取決擇兼收備載所以致議者之紛紛也向使畧所短而取所長則數公之文當不容議矣近世文學視古爲最盛而議論於今猶未平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曰懼天下之議而使之無傳哉若曰聚天下之文必備載而無遺則泛然而無統若曰各因其人而爲之去取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尤不可以列論於是取近世名公之文擇其意趣之高遠詞藻之佳麗者而集之名之曰播芳命工刊墨以廣其傳蓋將使天下後世皆得以翫賞而不容瑕疵云

與平陽林升卿謀葬父序

林君好學有文貧不能葬其父屬余爲之言余謝以母喪猶在殯方圖葬未克不忍言也林君乃言吾先人葬大父時鄉先生林奕伯爲謀於江南故人叔材亦得治墓葬不以爲嫌今其無可辭余聞而傷之士貧累世命也若死不能得葬乞於人而後葬此貧之至不可諱之極也亦可以繼世爲之乎何予遇之深也雖然不可以諱此名而使其親不得葬也其往告之當有見哀者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墓誌銘

陳少南墓誌銘

少南以謫死葬不及銘後三十年當淳熙五年三月己酉改葬於舊墓南百步先人之側其子六齡始次敘本末請銘於余少南姓陳氏諱鵬飛少南其字也自爲布衣以經術文辭名當世教學諸生數百人其於經不爲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復詳至而趨於深厚今世所刊詩書傳者是也其晚而始得仕用之未及而斥逐以死既死不泯滅而南方學者尤思之至今稱焉猶曰少南故因而不改所以記也少南温州永嘉人也曾祖某祖識父公謨少南舉進士再爲第一中紹興十二年甲科授左迪功郎明州鄞縣主簿移浙西安撫司屬官召對爲

博士太學以親學恩改承奉郎說書崇政殿除尚書禮部員外郎兼資善堂贊讀復兼說書初建太學承中原喪亂士未知所向司業高閌始更造學法及少南以文字起多所接納而江左俊秀李沖詹左張柑范端臣林光朝等應其選由是紹興之文見矣上知其名儒敬待之經筵論周平王歸鄫仲子之賵上忽問母以子貴何也講讀官變色踧踖不敢對少南從容開析其所以然既而曰舜禹皆聖人興於賤微其父母待之而後顯所以貴也君失道與民以變其父母則非所以爲貴此孔氏所以成也上爲欣然聽納初秦丞相子熺學於少南丞相既重少南且以熺故遂驟引用以博士爲講官其爲禮部郎也熺爲其侍郎少南謂熺子弟未習事所下文案多不應法批其後還之往見丞相言荆襄可爲都以控接北方今置郊祀壇都驛亭勞費甚矣是不動吳越而忘讎恥以自佚也及上前講解多引尊君卑臣之義崇抑予奪有所開諷自是丞相見少南禮甚恭意浸不悅而熺尤不平遂以御史疏罷歸明年主管崇道觀上將復召有自南還者執政問少南何爲時適彗見則對曰觀妖星聚飲爲樂耳由是除名居于惠州福建盜起少南徒步循江南踰嶺數千里而至妻子不能從紹興十八年少南居四年矣得痺疾卒年五十會有鄉人經略廣東得以喪歸葬于甌浦之原娶王氏子一人六齡也二女適周季顯徐貫之孫男二人曰誠曰古有管見集十卷羅浮集二卷少南性簡重言動有準自幼而孤以專志勤苦成其名於聲利樂欲無所動其學爲通博而多識治亂在人主左右謀議纖切皆合大體上亦自欲用之而不幸有所牽制一不屈節即坐貶死及秦丞相薨諸常

所排擯隨小大收用無遺而少南獨以先卒無爲言者乾道中時宰欲上其事庶幾天子慨然追錄其後卒不果嗚呼少南之所立不少概見而至此也宰相必用士士必修潔博習以待用治世之常理也而其進退離合若此何也故士有卓然著見而不汙其所爲者矣其遂可以爲賢耶其亦有幸不幸耶銘曰

古時會通俊良集左皐右夔助引汲忽非其逢牽挽入自行志義以繼縶吁嗟少南兮命胡乖長放彼南服兮奄淪亡永終一世兮改厥藏後如有考兮視銘章

葉君墓誌銘

君諱梓字元材池州貴池人父齊有兄早死聚諸子自育之君以爲食將不足始治與唐田地未久貲過其舊矣君合家不得妄費衣食不得自有衣食受一錢以上必均有

餘頒親友乏歲賑貧餓衣食之外不得無業儒者力田各擇所任授之奴客趨事尺寸程約率勞以身不爲過歲上下相勸行不敢惰廢其後家法成熟賓順雍睦弟柟森同時爲鄉貢進士而柟及進士第他子弟課壠畝省廩餼性行質實無異好惡門內如一人君既以力佐其父稱善人長者葉氏由此爲大家里中無不敬向而君之賢譽滿于池及傍宣歙太平三州皆能記其事蓋知武康縣程九萬狀太常丞徐誼書與君之子之實言於余者如此余聞聖賢言一身一家至天下皆有爲之之道然自古窮極富貴執世所甚重之權其當施之事多繆亂而失其所以措之至徒喪敗銷鑠而不足紀彼不知爲之之道故也君匹夫奮田間能使方千里內以其家顯是知爲家之道矣不可以無述也君讀書通古今以倫類治家使之服善而成材與致草木蟲鳥爲瑞物者異矣曾祖亶祖茂君卒於淳熙九年某月某日得年五十七十一月某日葬於吳唐娶汪氏祔焉三子之實爲長亦爲貢士之守之安銘曰

治生於吳唐歸死於吳唐不媿此土昭厥芳

墓林處士誌銘

墓林處士者永嘉何傅字商霖者也死年五十七所居墓林巷城中最深僻處也前二歲余數過焉草木稀疏而不棨敗屋纔三間悉用故唐書黏之處士潤澤辭聲如大人也對客爲清遠之言其言以有財爲累而以貧賤爲得以卽死爲可足而無憾其憂諸子曰恐不能如我無過其釜甑常空而意氣悠然未嘗以微感人人亦忘其爲貧也嘗一日大雪道無行人處士與同巷朱伯魚問余遂登郭公山富覽亭之故基以望江北雪驟甚不已兩袂皆積余不

能忍寒飲酒而下處士獨傍城跼度橫彴徬徨折葦之間昏夜乃歸以余所知於處士能不以非義干其慮而有凍餓自守之樂斯亦士之極致也豈可謂之非賢者歟處士自少攻爲詩竟以成名迨其死也猶課某章未績而卒男女七人其長者未冠也其幼者尙抱也死之日其友翁忱既殮斂之又率嘗往來者盡有賻焉始克葬於西山崇明寺旁銘曰

古人有言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厚薄不齊非聖莫司惟其不悲以刻於斯

宋故孟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仲氏揚州人曾祖迪功郎彥明祖贈正奉大夫將之父曰并字彌性左朝請大夫淮東安撫司參議官有俊名紹興中夫人之夫名嵩朝奉郎直祕閣浙西安撫司參議官實少師信安郡王忠厚之次子也以才稱其仕不究於年而夫人既寡後七年年五十有二以淳熙甲辰二月癸未卒七月丁酉合葬於常州無錫縣富安鄉許峴山五子曰夔宣義郎監秀州華亭縣市舶務曰晉皆已亡曰猷宣義郎新監臨安府樓店務曰遒承奉郎新監秀州糴納倉曰翔將仕郎兩孫曰升曰桂孫一女最長適奉議郎通判筠州李大理夫人諱靈湛六歲誦周召南詩通其意識度過人信安王以恭儉律家夫人尤勤苦敬順事夫訓子率用冀素精義擇語類先生長者之法言當家事精密有斷近智士丈夫所爲也嘗見佛者宗杲重其明悟使從其徒曰無著道人妙總總亦以其所知許之未三十即齋居疏食除削世欲諸課纏梵夜習禪觀指月出之光自喻其性以爲亙古今不能壞也將死呼婦等前問細碎盡酬答

申衍契入照了幻妄嬉笑如常日亦異於人矣自詩書古文其錄賢婦烈女莫不備閨閫之義攝死生之際其後世教微闕雖賢公卿大夫皆寄性命於禪佛及力不能守其說則荒憒戀結禪佛者亦笑之況婦人女子而能堅勇精進絶欲輕死宜其以爲奇異希有高世不倫之行矣若夫人是也使其質如此之性質出于非禪佛之世而以夫專潔從一之操與詩書古文之稱參其賢行豈有高下之差乎余與猷導游嘉夫人之義而歎其不遇故序而銘之銘曰

彼欲伊昏彼利伊塵卻滅不存以性爲親剛者能之偉歟夫人昔之稱賢以法成身佩服孔倫圖史是陳世異教差稽德則均許峴之山水齋木固終也可湮銘此不泯淳熙丙午正月朔龍泉葉□撰

宋故宣教郎通判平江府姚君墓誌銘

余友四明姚君洪卿淳熙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終於蘇州官舍余哭送其柩出盤門十二月十二日葬鄞縣陽堂鄉延壽寺山孤喬長且狀來請銘於是喬長七歲而洪卿之死涉四年矣洪卿諱穎曾祖皐左廸功郎祖孚左奉議郎父孝全以承事郎致仕洪卿淳熙五年策進士第一授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召爲祕書省校書郎出添差通判平江府遂卒年三十四洪卿沖澹謹重特有雅量賜第時余與之同謝又同期集事甚久余察洪卿不以喜累志也洪卿之學勤苦兼洽其文精俊詳實然退藏抑損常願出人後既得盛名尤務審緩不急暴所長所歷之官皆人立欲以其材能自振迅者而洪卿摧斂鋒鋭若不敢有所爲其有所爲惟恐人以爲能也蓋余復與之同官於吳而見其志益明業益習論天下事無不盡而最惓惓於當世所謂善人君子余然後竊歎國家以科目求士其偶然得之而前輩巨人皆由此出而洪卿器識遠益進而未已是其得人矣士之一身與其父母兄弟妻子皆繫命於舉選之得失何也以其榮悴異焉故得者莫不自以爲天與之而又自以爲一與者不復奪也今天與洪卿之榮如此而又奪之之峻如此且併其父母兄弟妻子之望皆失之何耶豈天固愛之而固忍之耶是殆有不可得曉者也士之飭身厲行不顯於其時則傳於後而已洪卿既首進士爲館職矣徒以得年之夭故不大見然猶當文有次官有業行有迹而善長皆不能言也豈天之暫顯之而終蔽之耶是又特難曉也嗚呼此余所以記其所知之大意而不使洪卿之遂無傳也洪卿二男曰善長曰某一女曰某夫人王氏今丞相冀國公之子也銘曰

不以既與爲通不以復奪爲窮衆人之榮如埃隨風有孚其躬長短必終昭哉洪卿安矣幽宮

將仕郎嵇君墓記

君諱居易字俟之家應天府宋城渡江爲上虞人高祖翰林學士穎拒不獻張堯封文者也曾祖昱中將作監主簿祖立贈中奉大夫考諱璇朝請郎知袁州君用袁州恩補將仕郎銓試入等未及進官以淳熙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卒明年八月二十三日從袁州葬右始寧鄉宋家嶴禰焉夫人趙氏余婦之異姓姑也故來求銘余未嘗知君而視君之狀曰事親純孝處己儉約有乃父風無子弟氣習喪袁州也毀甚苦立因得風疾以死而已其衛方其事適其美畧使介無所依以爲迹也辭之五六反夫人重介其僕

謂余婦曰官教平生辛苦既無官爵且減年壽一家之恨無復怨矣而葬無埋銘吾他日何以見吾夫於地下汝善請之吾弗得弗止也其詞甚悲環聽者皆悲有淚下者余於是重夫人之欲以文字託其夫也其家庭之傳夫婦之道必有可見者然媿夫終無所依以爲述不能伸夫人所以託其夫之意蓋君之子曰柟曰楞一女尙幼姑記以遺之使待夫柟若楞者長而能考君之行以告將續書矣宣教郎行太學正葉□記

宋杜君墓誌銘

台州黃巖有善士曰杜君諱椿字大年學以厚其質不爲浮華枝葉之言其行推己以恕人無矯厲嶄絕之事其處家居鄉自以爲我士也凡爲善與義而至於侵越其所守以涉於售譽取名之嫌者皆抑而不敢行故常足其分而已然其久而人自化服蓋其質之不可掩也試於禮部不中當特奏名因謝不出年七十四而死鄉人數惜之淳熙十五年八月甲申君卒滿三月二子煒知仁卽葬君於善化鄉親仁里之樊川而致其壻林鼒之述來請銘煒爲鄉貢進士鼒余友也爲承議郎通判筠州余觀夫世人役於時之好惡而終其身求以徇外之繩墨爲不足以卒喪其所立者多矣如君之安於一丘而能自信獨樂耆老不倦以盡其死是可賢也故稍采其平生之大意而銘之君曾祖明祖讓父舜卿夫人商氏徐氏銘曰

君嘗榜其居之堂曰遺安義取龐公豫名其兆以牧之之樊川而自號樊翁死命其子斂用深衣葬用三月曰惟禮之從稼不使稽兮廩則不豐游於樊兮合族宗君最老而命歌兮和者幼童嗚呼爾後之人兮無墜此風

嫒女瘞銘

嫒女始生能誰認俄病癎不省憶四年而夭將絕忽左右顧應答累累長慟淚下與其母訣余多險艱垂四十矣初有二女連歲皆失之故與高氏頗自傷又傷嫒之難成也蓋嫒以淳熙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死明日瘞錢塘門外寶勝寺後龍泉葉□記

陳君墓誌銘

平陽陳巖字仲石自其成童智之所開師友問學而已年進志立習通性明服所知於家而宗族慕焉信所行於里而鄉黨賓焉意愈高力愈下督責其身不使一日縱於慢游也奉持其心不使一思慮雜於邪妄也訓於經講於禮者必欲周於事達於物不計事之異同時之先後也其可見者若此嗚呼巖也父之鍾子弟之任兄師之傳人出而從官國之修士也夫如木升而爲材可掄如玉琢而爲器可粿精也夫不幸年三十有五淳熙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卒明年三月葬於安仁其弟崇致其父及師之請曰願有銘夫悲哀其志意之不及於成就此師友之所以爲君痛也道喪久矣士不修其實職而皆以必用爲貴偶不獲用爲憾志意之卓祇重累焉三代之時道嘗行矣彼家淑其道人有其善孰從而盡用之然則壽夭一也用捨一也君之自得以正其命宜有人之所不及知者銘曰

鄉爾婦撫爾子父母之力止矣止而弗止斯石紀之

故朝散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周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周氏諱淯中字仲古及進士第乞監潭州南嶽廟教授全州以憂去又教授廣德軍廣德之學自錢公輔

洪興祖先生增制學宮教以義利先後人用知勸滿秋有旨其賢者共爲薦改官知台州寧海縣富人子育於伯父後乃認父與貲不平傳獄累歲矣先生使並處一室爲言鞠養舊恩可念也因相泣不復認知州索民久欠甚急先生爭不可又以故乞監嶽廟去朝廷將用之先生辭焉爲主管淮西安撫司機宜文字帥欲奏邊狀必請先生通其還授茶陵軍使茶陵闕遠故求之已而遂乞主管台州崇道觀成都府玉局觀授淮東安撫司參議官當上又乞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淳熙十六年五月巳未卒積年六十八階至朝散大夫先生溫州瑞安縣人居三港鎮之西初買廢山躬執鋤鎌燒地種木稍鑿平爲宅既久則大竹長杉回合蔽虧綺嶺紺池煥霍房戶先生出仕之日少退休之日多常終歲閉門花香鳥鳴暢然怡適不問外事

間行市上貨販錯雜見者驚異謂爲古人先生與人盡恭能推善遜强不使人以其薄仕進爲出已上故行高而人不忌著文集十卷春秋說約六卷曰昌齡者曾王父也曰贈宣教惟良者王父也曰大宗正丞贈中大夫之翰者皇考也娶林氏將作少監待問之女封宜人有四男子樅迪功郎新福州永福縣主簿樞未命相先卒枋太學進士兩壻曰劉用晦林必大孫男三人嘉烈熙孫女二人九月壬申樅等葬先生於來暮鄉灑嶺大宗正丞以節廉重人恨其不得爲諫官御史先生仍祈退遠利詭世無悔迄再不顯銘曰

凡仕之初豈異乎民超卑躋尊奴使厥神又於其間突兀輪囷智不能周併傷乃身取物之殘盻睨嚬呻勸拾涕淚味其芳辛可嗟先生退以自珍充不希榮屈不望伸有來招之亦莫汝徇不以爲高所求者仁異彼區區計伐稱勳如編挈羽附諸堅珉我述斯銘無愧後聞

故太碩人臧氏墓誌銘

贈朝散大夫丘君諱繹字子常之夫人曰臧氏淳熙十四年七月二日卒年八十七時夫人之子崈以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爲兩浙轉運副使上特厚賻賜之十五年三月六日遂葬夫人於江陰城東敔山始大夫葬城西四十餘年矣弗果合夫人及大夫皆江陰人也大夫質厚而遜有冒奪其田者大夫知直在已恥以訟自言因推與之紹興行經界法邊民尤憚役大夫貲不當募數曰吾何致鈞及鄰比以重難委人耶卒默受役貲幾盡其產其仁不忍校如此大夫終諸子皆幼夫人悉罷廢故所治生事獨郭外田數十畝曰耕此教若曹耳雖甚貧而能儲乏積少以供賓

祭待問遺人不疑其力之不逮也察士之材否使其子擇而後從夜必令執書從旁曰我婦人也不能知書之義觀其玩誦反復精切不雜者深於學之驗也道里中某子某弟成壞近事曰此我所知也又逆論其遠者數爲危語以動切之曰我寡而爾貧使但爲中人弗能振也其後龍圖中甲科仕歷內外矣夫人每告以上拔擢太過宜自警厲之意及龍圖治行暴當世赫然爲名能臣其所平處欲周盡情僞時有縱恕必使人樂其明安其政者無不孜孜言之也天下高龍圖之名而未知夫人訓之勤也夫人旣晚獲榮養封秩龍圖又請移婦吳氏所得恩及慶太上皇帝太上皇后萬壽累至太碩人所迎道皆縈會地極燕遊滋味之適然夫人常不以爲幸間獨掩涕忽忽傷大夫之不及見而已雖篤老猶自縫紉衣敝不肯更有積輒散之曰

豈無財之罪耶三子長早卒曰栻亦先卒季龍圖也二女適湯季行湯大成孫曰壽儁脩職郎新嚴州司戶參軍壽嗣壽邁壽佾壽昌壽椴孫壻曰丁圻盧鵬南呂鼎從事郎新溫州軍事推官趙師端餘未行曾孫二男一女夫昔之履約蹈難奮其名節已而門戶盛大子孫昌衍迄爲世家者無不稱其母之賢也夫人始寡居尤薄而守義益篤其子賴以成名是宜書矣而大夫尚德無競殁久而善愈報可不倂序見之亦以慰龍圖君之哀思銘曰

婺適其遇貧非其懼其義不毀有子以裕命秩厚之年壽久之其究不留銘勿朽之

葉君墓誌銘

君諱權字元立生五十九年淳熙十四年十月庚寅卒明年二月甲申葬其縣長壽鄉清名山原上君兄梓之葬余

所銘也家世鄉里故亦詳焉君三世二百人四十餘室不別盤案而飯百年矣君爲是誣其兄先一門之有無爲一身責非求富也及其盡力而無私用天道地利而不巧故不惟自足又得稍溢其餘借損隣近之窮羸君之致富非有術也然後規處其祭喪婚嫁使有經用分其子弟使有常職使不傲不愚其家之業而皆達於學義則君之於既富可謂能有禮且有文矣此君之所以助成其兄而嗣守其法者也天下之家無必貧無必富富人之所願也然而仁者不必爲爲者不必仁自古而然未嘗合也君之事必爲而成矣成則難持大則難守惟志明者易遵而法簡者不可變也使君之志而其弟若子孫皆自克其賢以如君而君之法不待如君者皆可以行之也則葉氏之世常傳而其宗常一也豈有既哉始君之兄死請余銘其葬今君

死復以請余不能知君兄弟而重銘之不辭所以勸天下之爲家者也君娶舒氏三子之章之彥之奇女歸高椅年之彥毀瘠深戀非乞銘之言不出余固愛之矣又聞其二子皆進於善而能不止也然則君可知已銘曰

義而孫厥枝仁而富必劝厥銘勿裘納彼窨

厲君墓誌銘

東陽厲詳自余居永嘉及吳也東西數百里來學歲時不歸同席畏其專余問謂詳豈有兄弟任事者耶曰無兄弟大人之誨詳曰學惟達而聞無狹師惟久而業非遜不淑其身不止故詳之歸不敢爾余悚然知厲君有過其家者爲余言君不廣門巷不大屋宅不營子利僅足而已言簡而志嗇退已而進物桑果蔬藥之列不亂蓋知自守者也余於是願識君淳熙十二年八月某日君年四十八無甚

疾而卒詳跣哭冒震澤絕浙江以斂十四年某月某日既葬使告余曰先生將何以相之余追媿夫累詳而不及覿君之訣也且又知君願識君求果而君死也與之銘曰

厲顯唐世都督御史灌頂中興故存其址君名邦俊元則緊字考及祖曾不隸于仕配惟吳氏壻也盧輔幼女許嫁樂清夏穉君欝所能諱爲世知績功於儒一予是詒懷德其鄉逍遙之原匪往者辭彼來者言

翰林醫痊王君墓誌銘

王君紹興乾道間名醫法應得銘初君之子大受以銘示余寧武軍承宣使張掄之文也大受言先求於知樞密院黃公洽公謝曰張侯文高辛使銘之公簡固在爾余嘉黃公能遜又極愛張筆大受拜曰願改不以屬君余駭弗敢答而黯然自是大受見輒有請輒弗敢答上即位之元年

余參議丁剛中誌銘之歲八年荊去吳郡四千里友朋之間累月不至大受數寄余書必言改銘事又曰吾弟素強無病一夕中寒死人生危脆難保而亡丈未銘八年之期歲屢合耶余亟惻然悲之嗚呼捨貴而用賤置巧而命拙夫受豈有利於其間哉君諱克明字彥昭饒州樂平人生乏乳以粥飼活遂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爲不可治君怒因自讀難經素問用意處藥宿病盡瘳始以其術行游江淮入蘇湖最後家烏鎮常數百千里赴人之急賢卿大夫皆自屈與游鍼灸尤精診脈有難知者必沈思得其要然後與藥則無不驗矣未嘗多用藥病雖數證亦纔下一藥曰此病之本也本除而餘病去矣亦有不與藥者要以某日當自愈有以爲非藥之過者過在某事當隨其事以治之凡此類醫自好者之所操惟君能必讎其言夫書醫以

多愈疾爲奇而君本豪偉通古今喜氣節大受讀書能文又以其先大家多衣冠顯人特君發憤於庸醫爲之耳頗微其事故今所記者僅數事至其治療之曲折又不能詳爲可惜也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牀君施鍼而步履復初廬守王安道中風噤不語旬日他醫莫知爲君曰此非湯劑之所及也令熾炭燒地灑藥與安道其上藥氣熏蒸須臾而蘇虜使黑鹿谷過姑蘇館病傷寒垂死部使者請君治之二日愈後從徐度聘虜黑鹿谷適爲先排使待君親甚君莫測也至趙州馬逸傷足墜石橋下谷奏其主以己之車乘之北方由是知君名從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全活幾萬人子蓋上其功君曰吾非有戰功也辭不受王炎宣撫四川辟君君意有不樂謁疾竟去炎怒劾君避事坐貶秩又從呂正己使虜虜接伴忽被危疾服君藥有

間厚爲謝君不肯以狀還國信所丹陽蘇著行金告君疾君始納之疾愈卒歸其金然則不專用是易衣食明矣始君以試中禮部累其官至額內翰林醫痊賜金紫贈父資爲秉義郎母張氏封太孺人淳熙五年六月卒年六十七其明年五月夫人聞人氏亦卒聞人秀州嘉興人有幹局事姑甚孝君好俠尚義不問有無而能治生教子繕圃池屋宅以爲富者聞人力也是年八月壬寅子大中大受大春大雅大異合葬君與聞人於湖州烏程縣永新鄉義安里平山女嫁孔聞詩幼未行孫男二女二余既次君事而未銘也紹熙二年去荊過吳大受謂余卜改葬矣曰某州縣某山某年月日卜大受又曰吾媿不知父之學近從人得一事焉胡秉彝之配病內秘腹脹痛號呼宛轉旬餘父往視之其家飾觀客既集父謂胡曰吾使恭人疾愈而與

於會可乎以半硫圓礦生薑調乳香下之俄起對客如平常銘曰

古之聖智先知疾苦草木雜使陰陽參御物無非藥待我而愈其言尚存有方與數後之用者覩薪失斧持乎不效出奇則誤天殀王君因書自悟以身爲節意成尺度遇病必除莫名其故豈此獨能彼有弗遑憤傷末流以疏掩嫮

余友戴肖望嘗得醫於君每言其切脈用藥非今人之所能預也惜余不及見其人而但銘其墓爾龍泉葉□撰

郭府君墓誌銘

紹熙二年八月十日東陽郭江改葬父丁孝順鄉羅青阡來言曰吾父兄殆不知君君宜知吾父兄葬得君銘乎君姓郭氏諱良臣字德隣婺州東陽人自曾祖感祖招父知常富甲里中至君兄弟皆士人猶故不得官達然皆分而

能不衰故郭氏日大由君起昔周張二程考古聖賢微義達於人心以求學術之要世以其非襲傳者信林有布不信百年之間更盛衰者再三焉乾道五六年始後人振訓說者被閩浙蔽江湖士爭出山谷棄家巷賃館貸食庶幾聞之君二子澄江幼有異質君憐其弱不得遠去爲作好屋廿餘招里中或他郡年與澄相長少者同處聘請知其說者爲之師又嘗使澄出從大師歸而與其師學澄靜而敏所論質皆能記憶所舉發皆能推見所得非一師爲之師者多自以爲不及也澄猶教弟子禮恭甚與澄同學者雖得科第去猶故尊澄於是君晝夜勞苦治生謀以其餘付澄爲四方師友費後數年而君年五十二以卒澄甫免君喪亦死死時年三十耳嗚呼君不獲盡壽以厚澄澄天於年而不極其學斯命也志則不可掩矣其後一二大師皆相繼死欲學者不知所統豈世又或以爲諱昔之羣萃者散亡後生求所向者莫與之適此余自涉事至今日所觀也學實而已實爲其身寶儀其家移以事君實致其義古今共之不可易也豈私好者能慕之私惡者能諱之哉謂其興隆有所啟斷謂其衰壞有所觸薄蓋皆過矣余傷學術之變感君與澄之志故因江之請而敘之閔江舊學之廬在乎曰池深而水寒食於學之田曰歲刈其租以待察江之言皆絶練世故而不回撓是足以繼其父兄矣則君之所恃以不朽者何獨銘也君娶曾氏又娶楊氏五子長即澄也次江沔早卒漢恢女嫁朝散大夫湖南運判張商卿承議郎淮西江東總領司幹辦公事何庶修職郎建康府溧水縣主簿魏挺修職郎王騤孫男八人女二人銘曰

學術之變亦事也槩於君者使後來者有考焉故君之他誨衆矣[illegible]界弗著

郭處士墓誌銘

君姓郭氏諱良顯字德揚婺州東陽人曾祖感祖招父知常郭氏之著於東陽久矣自浙以東數大家者先郭氏郭氏未有爵位財不逾人而得爲大家何也東陽舊俗以氣力爲雄帶刀束棍裹行道上失意輒相讐殺庭訟視勝者歌舞賀之爾郭氏美其家用儒學又知世所尊貴學之上者其有原本善士千里外禮致託以子弟不專請鄉州先生也嫁女取一時名人飾遣具從夫子所向不以族姓當對分毫揀擇爲近昵恩愛也人急難求假必隨其力以應未嘗拒違遊士過其家意無不自滿去而得路絶不復通雖其壻與客多貴亦弗輕以事委也其敬賢知義有恥拔爲高明不見卑陋自君三世至君兄弟十餘人各有門戶

署皆如此宜其雖不富未仕而望最著於浙東有以也君尤篤厚質直學知古事陳說世變持家大約適用父祖繩墨又自力其細小者親有孤女不能行爲擇所歸餓者與食病者與藥死者棺斂閭里纖悉一本惠利其卒小人自以失所依倚多痛惜之蓋君於爲善雖其性未達心力所至不但馳走於人所知者而已君紹熙元年年五十四死二年九月十五日葬高塘周寅塢娶葉氏先卒三子從洵溪女嫁修職郎前太平州教授葉挺從事郎前贛州司戶孫祈文林郎湖州烏程縣丞葉知幾迪功郎新嚴州分水縣尉史彌悆孫男六人女二人將葬溪以校書郎石君應之書來請銘曰願無沒其所長因具載郭氏事云今溪之羣從又數十人矣其相先以義相競以善流風成而意好熟孝慈友悌之行內合博聞恂達之學外昭然則郭氏之

大未已也豈必合門而處同釜而食然後爲善也銘曰

大能用其家之律細能踐其身之仁允也郭君弗殄於嗣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墓誌銘

安人張氏墓誌銘

余在大學與國子博士俞君烈爲僚博士資厚而文發和而剛余慕而交之久矣他日博士以詩抵余視其緘題有異於常讀之云云則以母張夫人之狀來曰願有銘嗚呼吾知博士之賢而不知夫人教之至是夫博士不自言幾沒夫人之美是吾過已既發弔使且哭則與爲銘夫人臨安人曾祖景初祖鉞父浹與博士之父承事郎寬居同縣爲姻家博士大父以儒術起律家齊整鄉里敬重夫人張氏愛女也父母卜所宜歸以女承事夫人識過於材習見舅氏專以學行成名承事業已知家事兩叔尙毀齒未畢夫人則旦旦洗面束髮衿紳之趣使向學博士生而能言

夫人自敎誦蒙求孝經書出從先生夜歸就膏火親課其勤惰率雞鳴乃得睡既長立猶然博士後試禮部爲天下第一有爵於朝封夫人至安人俞氏之門光顯矣以狀考之夫人能順舅之嚴敬姑之親以義豐家合其孝慈所謂婦人之常德也獨於貴學者嗜欲終篤而子爲時聞人則識過於材所謂非婦人之常者茲其驗歟博士嘗宦不得意且外補懼爲夫人憂夫人時已病手足不良耳目聰明謂博士曰吾所以望汝何必今日博士因請以崇道觀祿歸養嗟乎夫人之敎博士豈科第而已蓋又有名節之訓焉夫人紹熙三年九月十五卒年七十五生三子璨將仕郎先卒次博士承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次琪女適將仕郎王庭實高儼進士戴思恭王伯容十二月二十二日葬下洪山從其舅焉銘曰

孰不有子苟其榮祿夫人之苟夫人之告詔彼求者自作自成怠實盈虛其尙斯銘

高夫人墓誌銘

夫人翁氏葬某將爲銘已復自疑曰古之婦人德善以位登功烈因事顯書傳所載固塊異俊哲非凡女子也屏棚內常事細行直不足錄今之銘婦女大抵依放之云爾外屬至親褒敘而已詞無抑揚則於銘尤難是夫人之美無以傳信於後矣自余爲高氏壻頗得聞外舍事始在京師名南宅者宣仁后家也王侯貴盛冠天下逃亂轉客留居永嘉外舅幼辦其祖袍笏外無分焉夫人已歸則廢寺頹然外舅尉郢上夫人遠不能至獨與兩女閉門課紡績自給由外舅言宣仁后則曰曾老姑而自渡江未有特錄高氏者其仕與寒士等惟門戶調度異甚以貧故幾不立夫

人智能通南北之俗自文繡工巧下至炊爨煩辱皆身親之豫算有無乃具衣食外人所有不立毫分羨詫意儕與自已出惟恐人不我慨也每族里聞計較家事極爲退懦卑約示若無有人或煩忽易逮其一旦設張豐大出人望外數等人皆驚不意以爲何術能然直以爲勉強然爾至其久無不然以此終其身蓋夫人知自力不望人挽合爲規曲折爲矩變化爲度量世俗所謂生事家計皆絕不特要以備足而止所以相夫子之貧而不廢禮成夫子之廉而不失義而已矣用是后家舊事能歲時舉行不廢自魯王及宣仁后親昆弟下咸寧郡王祕閣修撰榮緒華宗中更墜落以一綫引千鈞喬木之萌生復見徑尺夫人之助也始高氏既歸余余號尤貧高氏之能匀厚培薄均足內外使余尙自立於閭巷者皆用夫人教余年益晚髮禿齒

陽沿漢浮江棲棲羈旅怍不足於養是謀獨夫人察而憐之非特足增故愛也今夫人不幸不老於壽以死豈惟高氏之不弔蓋余命之窮也已夫人前數年逆知將終首佈履緣無不豫備去歲余來蘄陽夫人送高氏至江濱有訣別語蓋知其不再見也悲夫夫人溫州永嘉人歸外舅今爲潮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夫人封安人子不愚不息兩女其幼嫁修職郎建昌軍教授包履常夫人紹熙三年三月某日卒年五十八十一月某日葬永嘉護國寺山嗚呼余銘夫人不敢依放古事不用褒敘常禮其實如此也未知可傳信於後否銘曰

嫺徽以興賴齊倫崇貴而喪甚難嬪夫人靜剛又淑均韋已所能自苦辛內爲儉畀外舒陳扶危出泰全舊門人或不足已餘分教成厥女撫我貧卓哉詩書章懿勳敘銘其實刊幽珉

徐德操墓誌銘

公姓徐氏諱定字德操泉州晉江人曾祖光祖逢父澤贈朝議大夫朝議少孤母劉夫人挈之從呂氏因以所從爲姓五十年公不知其徐氏子也朝議且死以告曰卽有立毋忘吾宗公慣泣終喪與二弟來行在約不取科名勿止及公仕爲宣教郎而二弟皆擢進士第矣始以其本末自言復姓徐氏公解褐授秀州崇德縣尉母喪不行歷處州吉州教授知邵武軍邵武縣幹辦福建路轉運司公事通判太平州知潮州還奏事謁病主管武夷山沖祐觀紹熙二年九月丙戌卒年七十四官朝散大夫在邵武危與守爭辨數杌其不義幾得罪在太平之歲實淳熙八年火星犯南斗公以麻古之曰此歲飢而民流當自南而趨北也郡扼江淮之衝可不備乎始未信流民果大至當塗采石之間羣餓斯殍暴露洶洶守不知所爲請以委公公設次臥起造屋數百行食散藥須舟不時濟者皆歸爲畢渡不失一人宣州妖民胡本匠居麻姑山誘聚數千人守適罷去兩通判爭攝事不協事莫理盜乘間將犯城縛巡檢一人貫其耳以徇人情恐懼轉運使命公攝宣州公單車馳入境令曰汝等粥糜苦不飽護相從爾非爲亂也能自首者無非與之粟衆咸從令胡本匠以半夜望西北有青雲起嘻謂其徒曰古人之祥哉城不可襲也已而卒敗胡本匠亦幻以逃不獲潮之士豪吳亮者嘗沈師寇汀洲官軍合閩廣之人不能捕亮實誘以出有司抑其賞不奏公爲之歎息看待過意月與贍錢甚多會汀贛山寇復動稍稍及潮公議討之賊聞之曰是官能用吳亮者奈何因卽與

散去公安重儉節不以詞色假人不以意氣憑物學博而要文約而費居閑教授學者至數百依經訓而言無心通臆暢之說仕宦平進不求出常調據法義以治無刑名貨利之功有所慘怛若已好樂不可銷釋有所執論發於堅毅不可懾奪也公既有以自守不媚於世世亦無能用公者雖然世之操縱方圓雕琢技能梳櫛緻繞以趣繩墨磨錯椎鈍以就鋒鋭死往生來不能絕也使其有益於道之治亂而賊性勞力以爲之猶曰可耳均之無益而彼富貴之幾何終磨滅以盡則與其毀闕而進不如成全而退動而得於人之多不如靜而失於已之少也公其知之矣宜人鮑氏永嘉人也故公宅永嘉四子瑒迪功郎汀州司戶畯早卒璣當受公致仕恩瑄賀今皇帝卽位補將仕郎進士陳度迪功郎徽州黟縣尉張炳進士蕭與權二女子之

時也紹熙四年正月壬申葬公孝義鄉何奧村諸子使瑄來請銘余聞公在家時惟以朔望日謁郡守他官府蹟歲不到殊不識其處參坐諸未嘗及公事也今瑒等所論敘信篤倜終始不懈其德矣可無銘銘曰

不耗其內以益其外不虧其性以益其命尚不厚其生豈其死而榮焉乎徐公此其稱

忠翊郎致仕蔡君墓誌銘

故封忠翊郎蔡公諱待時字元晦魁磊喜大節雖不得仕而家世豪族高曾在堂闔門骨肉百餘君尚未壯所以事上接下已能無一不意滿叔以居屋狹房戶多議欲分異君泣請曰某幼孤所賴惟叔叔顧終以事父者事叔叔曰臨不可容也君感涕累月不忍田貨更推遜迄不立券要治家剛明先賦輸平買賣多與少奪旬爲族人其酒食畢

會君手潔樽易酬摘舉其行事以勸曰某語於某也由是人有所爲畏君聞之環白山數里暴力銷奸貪敗有貲直惜乎君之所施者少也余與君之子鎬善每器鎬之爲鎬傾謝不敢當問爲余言其詳曰非我之能詩父實教之鎬初爲武學諭適有執政與父舊故鄉人以賀父父笑不應戒鎬曰汝謹自守無以利滅命也鎬果遂去則曰我固知當如是也比復召而助鎬者方陪國柄鎬將避不赴父怒曰天子呼汝不以大臣爲嫌汝不擇死報上恩而暇自嫌耶鎬之接伴虜使也父問曰汝行於國大事何所得鎬曰築武梁堰全修楚州城皆不便而正使曰非使指疑未奏父曰傳不云乎皇皇者華臣獲五善乎何得言非使指也急奏之鎬追而對方夜漏將上扃鑰不能脫請俟送伴回父曰使命事關國信有不如意國北門可復入耶自秉燭趣鎬寫劄子已乃睡後鎬以上獎諭告父歎曰臣子之於君父其義一也所知不隱我餘年豈待汝祿活期汝者名節爾鎬又曰予一日嘗過我父自屏窺之曰此可與友也汝善親之吾去汝歸耳且父憐我既仕不應治生業特以歲入之餘使弟鍾爲我權之頗益買田以私我故我之所以能安於僻懸不繫勢利者我父既不以養已者責我而又寬我兒女猥衆之憂故也嗚呼鎬誠篤厚者然不曰每事當推美於父余亦信鎬之言不欺蓋其父子皆一時奇士矣君年六十四以淳熙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十二月十一日葬馴雉鄉奧田與弟待用愛友遺命同穴巽壙云娶於氏封宜人子鎬忠翊郎武學博士次鍾次槃武學上舍生早卒六女得嫁者四壻鄭溥戴龜朋朱某張譸也始鎬爲君求余誌其墓余許之未及而鎬卒余念鎬父子併

死大則爲國失士也小則其鄉無任也豈獨一家之禍哉既銘博士又以銘君其辭曰

觀其宗族之際觀其鄉黨之際觀其父子之際

忠翊郎武學博士蔡君墓誌銘

君姓蔡氏諱鎬字正之初入武學以信義稱兩學生不幸死柩請君屬其後事試屢入優等惡逼同試者以疾避不試司業高之上其行及賜第上識其名曰此戴幾先所薦耶願舉相別與好官君無所求以格授鹽城尉詔特用君與武學諭未幾自乞從軍上難之曰三衙豈可以附敘待學官不許君以法裁諸生諸生多不悅言事者用爲君罪劾去樞密院召君集議欲使賀虜正旦君聞之故逾期行差馬軍行司計議官虜賀正旦來遂以君館伴嘗宴紫宸殿上患腹暴下將就驛賜之虜使辭請俟上有問故事館

非非上旨不過虜使位上令君過位諭虜使虜使固辭詔故宴爲茶酒而已中官甘昪與掌儀謀併免茶酒復使君過位君以非上旨拒至再三不行昪怒譖於上君請待罪上意解卒賜茶酒而罷復爲武學諭遷博士充接送伴使時議築瓦梁堰浸地三州方四百里曰可爲邊險調役煩挈君歸奏其不便曰是棄淮西山外四州與盱眙也滁河兩旁桑稻滿野家計成子孫長矣又可魚乎且水沒楚州城州損坼裂甃肚低坐既皆有定處隨宜修補州郡常事爾今欲盡劃舊土重築新城費直數百萬緡縱陛下不惜錢使軍士劃平復畚插一易遣兩難懼有他變上悟爲罷修城罷築報君念去親久求歸甚力執政惜之留爲賀金國正旦使丁父憂服喪垂畢即召命未至以疾卒年四十九君性安於善質局方整剛塞重厚畏利欲如痛切義理所集趨前就之自事君父從友執待妻子馭下使人臨財當事余默考之無一不合使之治民必爲仁牧使之治軍必爲良將君業隨武舉用之有限若使爲士大夫亦莫逮其所至也詩皐聖帝道天下以知兵故尤重武親教騎射程其方用武士有一長必演而出之有司探上意故君爲學生而已爲君當是時不狃狎使順張皇呼吸千浸速化而能以實利害誠行已應其上如君者一二耳會約和堅定無他警急所謂疆場大事不過專對宴賄之間故君之可傳載者止於如此夫以可致之材遭不好之時與時之好雖勤而已之材不及是不足云已若時與材好合矣其不須暇而務之者獨年也雖然在君之正其行如何爾年又足云乎哉始君十四世祖午傳爲晉蔡謨之後自婺州來居黃巖白山遂爲台州人曾祖產祖元之父待時皆不

仕待時以君故封忠翊郎君病革自書凡數千言其詞多咎已過教子弟以忠信孝悌而已且曰無求仕宦蓋不以年不足用不盡爲其身惜也夫人鄭氏子曰淑曰滂曰澤曰湛曰濟女四人未嫁淑走悤余於濡須相見北關門外久淳始融泥潦尺餘拜且哭曰先人臨絕以再世墓銘託夫子今卜以某年月日葬某所非得子文不掩也余義知君於其弔也遽不及誄因爲長言系諸銘銘曰

人謂君學孫吳以發身兮乃能好詩禮而恂恂曰是可載以爵祿兮不耀武而懷文不盡年可戚嗟兮儻耄耋不爲之歎欣夫使人願其通而悲其短兮豈不足以爲賢孰知君之賢兮在明大義於君親約規矩繩墨以自嚴兮不決驟而橫陳挺球玉之純美兮就巧琢而齊均驥之德實良兮非行王路而後服騁木受地之正命兮枝葉華實皆成熟而蔚彬聽天命以生死兮辨異端而朓幽淪相靈芝之與醴泉兮固突出而無因其偶然而瑞世兮亦或終閟而不伸嗟君之自知兮不如我之知爲深伐石失銘兮詞不嗚嗚而悄悄何必貽後之人兮君乎我歆

陳彥羣墓誌銘

彥羣名季雅永嘉人姓陳氏質靈氣邁隨聞而忍過見能述自高其材不樂師授時諸儒方爲制度新學抄記周官左氏漢唐官民兵財所以沿革不同者籌策手畫旁採衆史轉相考摩其說膏液潤美以爲何但捷取科目實能附之世用古人之治可復致也至其他察性命以絜矩舊豪傑以特興亦多微妙奇偉非穎秀士親承其旨邈固莫能通君間獨詣學堂闚視長揖與其先生弟子交論無所降人亦未之然也異日州將薦君高等讀其書涵熟如素講

往往加以新意出人上始大敗膝遂中進士第又中教官爲隆興府教授未久再遭憂差潭州教授未得上君益閉門盡抽古今文字且誦且索寢食失期度務爲周覽遍學鈎得其要聚衆所能連類數繹併集已長然人視君貌益沖然接對言語退就平實幾可親近然後皆喜曰彥羣能下人矣君得足腫疾煩痛自出請醫醫云衆醫所爲也用附子七物湯飲加憒悶呼曰吾何以不得食冷果子耶家人信醫言禁不與無幾何死年四十五夫天之賦予於君也瑰絶而不偷君之貴尊其身也刻苦以求成須波急疾高或臧嶠遠浮數國而渟於深淵必將有以用之也而竟若此何耶曾祖士眞祖尋父裕夫人劉氏劉之翁名仲光守茂質長者名士異待君不用子壻禮君無所成而歿歿且無子以兄之子謙僧爲後茂質夫婦哭極哀後二年紹

熙四年七月壬午葬君於吹臺鄉白泉山師姑井而謂余曰子非其同年進士乎銘非子爲宜銘曰

有巨木兮自寸草起行柯布葉翳空未已不畏斧斤規就棟梁俛首梓人仰木之殃須其全材剝落譙悴老幹獨存違者千歲物生匪易其成孔艱天乎彥羣徃卽茲山

姜安禮墓誌銘

姜君諱處恭字安禮淄州長山人六世祖昭範名能治春秋昭範之弟遵仕至樞密副使君曾祖朝奉大夫鈞避亂於台州臨海祖仲恩朝散郎簽書南康軍判官攝軍事討李成墜馬卒父訦從政郎至君來秀州嘉興始居之自大夫入南相繼官不進君九歲而孤家尤貧大母父母皆攢死他州不能葬而朝散旅於都昌佛寺四十餘年矣君嘗衣食治墳墓收拾諸櫬見星出入其走都昌櫬故廡殯後爲僧堂也老僧以告君掘地數丈得之題誌尙新歸從左蠡小孤遇暴風綍斷檣折舟幾覆然後得聚葬於武康上栢巖山君曰吾可以死乎既而頗買田治屋不至富厚亦稍賙族窮援人於乏如有餘者君雖不以科舉自達至於懲渡江淪落之後奮寒士單薄之習積無至有以立家室教二子煇部進士女適濟南呂濛有孫男女五人婚對及時門戶新成諒其力致之難過於場屋倜然成事者遠矣余往來秀州十年聞君名又識煇於太學欲見君不果煇將對集英策余疑之曰子色閒靑黑何祥也君素有足疾加劇卒年五十九葬朝散從政墓西百步夫人龔氏贈諫議大夫夬家也已葬煇錄君詩百餘首示余求銘余讀之曰君詩清壯抑揚而不刻削以反今人之律樂稱人善而志意獨到蓋得古人之意可銘已銘曰

紹熙四年二月十八君死是年四月二十八日君葬嗚呼其詩則傳尙不亡哉

楊夫人墓表

楊氏婺州武義人嫁東平梁濟梁君死夫人年二十六子長曰豐三歲幼嶸也始生梁氏提湖南徙以貧教授不自業人謂夫人當奈何夫人曰吾義寡梁氏矣復何願二子稍長盡賣房中物買小宅爲娶婦立家室時婺有大儒呂公夫人告二子曰爾學不成無庸歸也二子或經年不得見夫人既而先後登進士第皆爲時所知豐尤有文名夫人卒年六十八豐爲從事郎幹辦江東提刑司公事嶸爲奉義郎知徽州歙縣事孫男四人女七人紹熙五年十一月九日葬長壽鄉大慈寺東塢與其夫之域相望云余每記義烏何愁恭言梁氏之子豐嶸氣爾論周秦以前事語

言如冰玉不可塵垢也然欲其少自屈嘗勸之曰子三歲而孤太夫人不行以俟子子亦從科舉乎於時余尚未識豐而知有夫人矣去年冬豐墨衰經旅於江下民舍甚久余間往唁之問所以來豐泣曰吾謀葬吾母冢上之表子爲則宜余曰無學術之傳無文字之教而分義自明者婦人之大德也故能左右夫子而家道成世或爛焉華藻欲如關雎鵲巢則失之矣夫人未三十喪其夫不嫁終身訓二子使有立翟氏再振於東南由夫人啟之也里巷之女子能爲夫人所爲則徼可使輿辱可使榮而死生之道不媿矣紹熙五年閏十月□日朝請郎守國子司業兼實錄院檢討官龍泉葉□述

丁君墓誌銘

君姓丁氏名世雄字少雲台州黃巖人曾祖皓祖旼祁節郎監北恩州王子稅父軾進武校尉君少挾周禮應舉主司材之欲送高處坐不如式罷俄而校尉死無衆子弟君且誦書且鬻家慨然曰豈天之與我有限哉我非以家自沒者也即其居縈山帶水菊蕙成行兆高堂温室朱綠照映而窮村陋壄煥然爲王侯貴人幽奇閑麗之境君又曰崇飾游觀非實務雖然奇情物表願思美人不如是亦不能抗身埃壒之外也四方之士聞而往焉君親敬其賢有名厚資業其窮乏鄉人有官私急難常借助之稅役或爲代輸疾病請藥塡戶有以僞死乞斂具亦不較凋年先下穀直刻銘秤旁曰買物之權惟利銖兩者亂之耳凡義舉衆力推其首必曰丁君世所謂好人行好事無不曰孳孳也無絲髮公事足不出門藏書以書教子以師雅樂不淫賦詠有措昔君之同堂弟希亮從余學每爲余言君曰吾兄甚善雖然所少者專一苦學耳子何道誘之損其爲彼進其爲此於是時希亮年已長自悔少學不力竭晝夜讀書爲文不啻如嚴父師在旁程督之故言君如此余曰夫善有端勤勞其身常若不足而爲善者善也子今日是也安樂其身常若有餘而爲善者亦善也子之兄是也歸於善而已不可易訾也君年四十九紹熙五年六月十八日卒慶元元年十一月初三日葬繁昌鄉温嶺西山王子之墓十少初娶楊氏早卒今娶戴氏二男子木復三女子皆嫁士人曰鄭楷徐頁臣萬鍾云始希亮既以其學少君君不爲變門內之集希亮輒謝不預二家賓客亦難往來或疑君弟兄有間及希亮驟得疾垂絕無妻子幼乃整衣危坐請君託以後事君泣曰弟無匆匆他日戴氏爲其內君爲其外經紀諸用過於希亮在時人又以此多君弟兄且

曰不苟爲異同也木使來請余不獲識君追記答希亮語述而銘之銘曰

手種之木家畜之書皆善人之餘也爾後守之豈曰弗踰可以大厥閒也

張令人墓誌銘

夫人諱幼昭字景惠姓張氏温州永嘉人歸陳氏爲中書舍人傅良之妻夫人父兄皆儒先生自幼陶染詩禮聞事絕異於他女其夫有學行文詞經世之業達近宗從登門請義通日夜歷寒暑室內常無坐處夫人獨挾一婢治爨貧甚糴米市薪行飯分茗皆令得潔饌有無未嘗使夫聞之新有田五畝夫之伯氏祿也將繼室而不得具禮夫人曰鬻此田耳後夫官頗遂不至乏稍經營兄姊及他親友或一日直取數十百萬錢夫人喜曰士方窮時欲有施與

云云爲大言耳今而得酬豈非幸耶過洞庭皆抑者忽告曰某所行李有盜家人皇駭夫人笑曰即如是所失不過財物若貧即不失矣夫仕上皇力諫不聽乞致其仕下殿即行新天子嗣統急召使至俄復罷往來業業數月夫人率男女歡笑相隨日以爲高則余不安以爲罪當逐則宜爾不信方術不崇釋老不畏巫鬼凡其夫所欲向意行不曲折傚古不循俗夫人一切順承曰不如是是吾不能從其夫然而每曰以予之疎且易欲以其求知於天者使人亦知之乎宜謗之衆也與夫閭土久士之品儔高下皆能言之夫所與游夫人則亦與其偶相視遇如娣姒憂樂皆同爲婦人之可賢有以文慧有以藝能淑均不妒宜其家室而已至於儒者之意散闊而不續高遠而難攀自篤信力學之士隨其分量所得毫釐有閒苟不盡知趨舍異塗

輒相疵病乃能習見於房塡安行於梱閫塤篪應和如出一人窮達毀譽有以皆樂則夫人之賢加於世之賢也夫人愛其弟特甚弟死久諱不告過時而後哭之慟絕遂得疾慶元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卒曰伯伯何在吾今死不可不與別遂葬伯氏塋夫人曰新婦歸矣夫撫之曰得無記疇昔所得於論語孟子乎頷之再三而瞑年五十封令人子師轍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師朴承務郎女阿貴適潘子順阿晦適將仕郎薛師雍阿季阿福許嫁太學上舍生林子燕將仕郎徐沖不育不卒慶元某年月日葬于某某夫以書來曰吾夢景惠盛服出帷閒焉往曰往見予謝意屬予銘也又曰常日有不樂未嘗破聲色其女問何以能忍曰我豈無氣性者耶但寫上墓誌不得故不爲爾然則夫人之期於後遠矣余何足以銘銘曰

同其夫之志意兮眇追古而逐今有迂而不違兮有微而莫尋人所不知兮夫人知心嗚呼所謂好合兮所謂瑟琴老至不偕夫也弗任山則壽矣勒此崖陰

參議朝奉大夫宋公墓誌銘

公諱傅字巖老姓宋氏其先自閩徙溫平陽五世祖爲郡都曹葬瑞鹿寺山居永嘉曾祖應昌祖仲彝父（上一字犯太上御諱）允贈朝散大夫公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爲台州黃巖縣主簿郴州州學教授知福州閩縣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通判袁州投沿海制置司參議官乞致仕紹熙五年七月丙子卒年七十官至朝奉大夫娶潘氏贈宜人再娶徐氏封宜人子三人栴某官橡先卒權當以公致仕恩補官女嫁進士周嵩先卒孫男女各二人慶元二年二月庚午葬州西山法果寺山栴錄公始末如此題曰歷官次序來

求銘而其行事闕焉余與公雅欲辭不可然不得其所爲銘者以余所聞公精識內究人賢否事是非計慮利害潛貫迎解刻皮澄粹絕去纖塵內自歡悅未嘗形言閒微見一二言爾人與之處及衆論事其知公者視其色上下已有所可否皆不復敢論其不知者或鋒起爭論忘失前後公閒笑而不問也自鄭景望兄弟許士龍陳君舉持議精立號有芒鍔公居其閒徐折衷之諸公皆曰向某事某議於巖老意未然不可輕也居官所至或事上官或從其僚其人往往有奮張鬚髯憑託氣勢生事立威以自賢者公撫不避聽使自爲之其人後徐媿公而已上官稱其某事能某文善公汎答以他辭或曰此猜人爲之耳官庭終日寂然事日理民至於無訟而公不以爲治人亦不知公之爲治也故世人之與公遇者多異公所爲而已然莫能

鉤致公以軒輊之者遂以此終其身人之不同正邪賢不肖耳若甘榮願達崇爵厚勢則其大情極志未有不同者顧有得否耳其或躁或競或矜或衒先己後人始以此得終以失之故靜節動鈍濟銳密補疎若愚似鄙以爲如是則其於甘榮願達崇爵厚勢可以保而勿失也顏孫氏求聞達之要學干祿之術孔子告以先遠世患老子列禦寇教人以後其身者固所以先其身外其名者固所以存其名也今嚴老極明極銳極智慮極聞識其居於世也則似鈍似鄙似後似不及然而不甘榮不願達不爲崇爵厚勢終於後其身遺其名人不得而知其子弟亦莫知也是何道出耶豈其非楊非墨非莊非老不枝葉於道之末流而近其本者或在是耶昔孔氏定古今人品目至漢有月旦耆舊之論余既疑而未能決聊復序公之大畧刻於墓上使後之君子得以詳焉銘曰

稱事以責祿祿雖獲役也遠害而志利利雖全桎也已蘊其高彼卑者自夸出也公所存乎吁莫測也

呂君墓誌銘

呂君諱師愈字少韓婺州永康人姿善治生不爲奇術速贏轉化徒以儉節勤力能使田桑不失利而已又方急時便已力教子凡可以益其子之學無所吝也故驟起家富於一縣而其子孫既皆深於儒業苦自課如未嘗富者可謂知本務矣世論常賢諱貧而文誣富所是非往往失事理之平余以爲果賢諱當取貧焉若以文被誣亦不得辭何也呂君用一扇十年尚補緝之道遇墜炭數寸亦袖攜以歸入其里增無閑地陂無壞堤肆無博徒人無侈服然則賢諱貧者安得不視君所爲乎文之所以誣富非惡富

也惡其爲害富者俱也君致富雖纖微然遇旱飢輒再出稻子數千斛助州縣賑貸其知取舍蓋如此豈有所謂害富者哉能去之盡使富久而不厭此君子孫之責也君生六十五年紹熙五年正月十五日卒慶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葬趙侯祠西南山兩娶夏氏皆先君卒後夏氏與君同治生尤苦君自以且老失助哀之甚每慿其棺哭曰社某月醞臘某日釀吾婦所爲乎吾不忍聞也君竟亦死子三人約浩源五孫季魯季殊季告季懷季侚昔余過陳同甫同甫以所述夏氏銘示余因使余題其墓余笑曰吾字靑不能分偏衛將安取此同甫滋欲必得余強許之同甫使其僕隨余至漁浦取書而去及呂君葬同甫之子演屢爲請銘曰先人之願也嗟乎余文雖陋使同甫在余得勿從耶而浩與源以辭接於余悲壯周轉皆可銓敘浩嘗有官轉運司貢其名自乞勿受以解父兄之獄其志又有足觀者遂銘曰

人道多方卑要而言治生能富教子能賢呂君有是可以文傳

丁少詹墓誌銘

嗚呼學之難也質與性不合年與人不並幼而教之時至而不得成其材十且八九也況不幸失教者乎不幸失教過其時乃能感厲奮發遡馳年猶定性自成其材以收獨至之功若是者世之異材異質也蓋跨都緜國得一二焉雖然其若是豈徒然也天必厚之使有發於事焉使有施於時焉位敍顯寵使不與常人者同焉所以信夫學之難而成之於已廢者爲尤可貴也遡年而卒於逝成材而無所發始與常人異終與常人同若丁君希亮余所謂可哀

者也希亮字少詹台州黃巖人曾祖皓祖岐父炣少詹生二十九年余遇之於錢塘間人言自以爲高下能有辨也見人行事自以爲是非能有擇也指朔誓志自以爲不至於所至不止也後二年余教諸生於樂清少詹始來人謂少詹年已尊老讀書有數而論議自許誇大相與背笑之少詹知而不慍也又明年變名字從陳同甫於龍窟同甫驚曰是人日舉舉神謗謗非委帖爲學徒者且吾鄉里不素識得非巖穴挺出之士耶既而少詹盡師碩儒盡友良士盡聞名言盡求別義常服補褐而食疏薄夜誦逮晨手抄滿屋縱筆所就詞雄意確論事深眇皆有方幅人於是奇少詹學俟博文俟工淹識練習纖細並入彼幼而敎之更數十年術業尚新者果非人力可及矣卒以歲日二三酉治其家餘艦僑山航海一夕竟去僧坊民舍隨所棲止

雖在千里外家事伸縮不失尺寸紹熙三年七月十一日卒年四十七十月十一日葬嶠嶺之原娶於氏先卒四子篔林耤一未名三女長嫁宗室崇德二尚幼銘曰

余觀書傳士當晚成之後必垂功名少詹乃獨無有故爲此銘賁以慰吾亡友云爾悲夫慶元二年五月日

姚君俞墓誌銘

余二十許客烏傷無所並游春時獨出滿心寺薇薔松櫟間行吟繡川湖岸望山際桃杏花踏綠蕪至郭西門初者方儲從而坐焉童子謂余此徑人煙迥處有姚秀才居之君俞曳破鞋出迎相視恍然如舊已熟識者余爲之題詩石磴上往還彌年乃去時君俞應科場學習詞賦銳甚然其風指孤騫自潔不同物若山人處士年饑不粒食蒸菽菜茹子咲之無鹽醯邑人始但憂其貧不堪既而以其久不屈稍聽向至且老克有加行迄無妄求遂皆信重曰是可爲鄉之丈人矣將死戒其弟棺前止須布帷一幅瓦爐於案曰知我者自當來哭不知雖哭吾不對也又書告余曰我能守義不辱子子能卒爲我銘則幸余曰諾君俞名獻可婺州義烏人曾祖忠祖昭父輝年五十七娶何氏子遠逵連二女長嫁王某次許嫁黃某卒之六十二日慶元二年十月辛酉葬於西山銘曰

貧富而爲廉賢之所以選也倚吏而效威材之所以展也是故非勢與利則貴名美實將無以自顯也若夫以身爲義則雖無銖兩而可不羨也以全爲歸則雖極卑賤而可不亂也聖賢之所自諸不與世同貫也嗚呼子之聞此其無恨也慶元二年九月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墓誌銘

鄭仲西墓誌銘

君姓鄭氏諱璽字仲西溫州平陽人曾祖瓊祖榛父躬故皆不仕君中進士第爲台州天台縣尉婺州武義縣丞臨江軍錄事參軍知其軍新淦縣淳熙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卒年五十六君治獄察辨而堅明保義郎孟友諒有妻趙又挑寡婦茅以居如二妻茅之男其夫李之子也畜於友諒以病而殞茅告趙謂爲謀殺之也掠治不勝痛自誣服將抵死君訊知其冤與一郡官吏爭論累月趙卒得不死有僧惠果塑花模者曰模善爲騙語擕疏乞錢而模使其徒黃文昌致語空寺中僞出姓名謬多題施因數取錢物酒食以相報設今巨費矣然無左驗有司疑之君令益

取紙雜問模他事徐視其答則有與題施之字同者數十鞫之果模與文昌謀改筆易書以詐之也遂伏罪新淦素大縣諉責厚往往失施置累令坐不良去吏部牓闕於亭其久人莫敢當君欵曰吾欲無得闕而捉其難可乎罷焉之縣盡疏邑病陳義引古以撼諸使使稍爲動得頗有蠲損既不迫於期會然後調柔其囂者以寡訟矯強其愿者以趨學三年之間縣以大治聲流江西諸使會當薦者君爲首君積與守不相下守怒中君以法欄諸使緩之而君亦已先遇疾遂卒宵下更十二年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其子益朋壽朋始葬君於縣金舟鄉斜溪山夫人陳氏先卒女嫁承信郎李韶進士林某林某余皆識君於武義武義小邑沙溆非落盡目前也而君偉然長大步止如山旦出治事不過食頃輒閑靜終日余時氣盛未甚涉事

私竊奇愛君謂如此人使當勒功建侯勤勞國家不應於此置之也其時天子方綜名實修政事親拔材能士不以次用之君間至行在封上數千言天子爲下其書使第其可行者條上之而其人尤用事人謂君幸一見富貴且來矣君笑不應後五六年始用將改官人又謂君已了近時所謂債縣者正復乎進未失晚遇也而君又已死然則人之私願其然者命固不與之合又況君負氣節必行意終不以勢撓而從也則命雖不能如君志亦何必深咎也哉余一夕宿婺道廢夜參半回風飛雪瞢瞢就寐忽有列炬聲稍譁啟門則君自縣走視余相對欸然俄日被郡檄明當至某處復揖歸其舍雪益急比曉沒非幹矣人怪此縣丞竟夜行雪中何也今余老不自立辱君知坐念太息詩朋來諗葬故乃銘之曰

嗟仲西身寶大智又過諸兩不就將掩焉銘殆播歟慶元二年十月十八日

彭子復墓誌銘

士多以意爲善鮮以力爲善也誠得其意聖賢何遠如意之而未至焉遂又以意爲力也則善非其善竊其材枉其德矣今夫意之者如望遠焉目之所至身可至乎天下之理備矣尺度揆之規矩占之若稱物然斤石之差必以其力不可評也以力從意不以意爲力力所不及聖賢猶捨諸力之所及則材爲實材德爲實德矣初子復能勝冠東南之學起昔之宿閉膠見皆已遯散剽剝奇論新說忽焉变列橫布士之研聰滌明澄氣養質精意所獲自爲深微奚翅家堯舜而身孔顏也哉其一時師友盛矣而子復又最先周旋其間其間之早矣然而子復知爲善之難非同

雖趨利之所能至也故不敢以意之爲是而獨以力之能者試之常左經而右律日驗而耳覈考實以任重先難以致遠非其心之所通雖誠問之不苟從也非其行之所至雖薄知之猶懲避之其修身使寮者習其治民使煩者理朝廷不養交鄉黨不合譽侃然求其是而已豈夫不同其所趨而不異其所合竊少於其意而致多於其事徒辛苦於所難而不敢安樂於所易也何予復之用心勤行之能哉昔孔子謂無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而又曰未見力不足者然則以力而不以意豈古人亦以爲難也予復姓彭氏名仲剛溫州平陽人曾祖迥祖宗盛父汝礪贈承議郎初任婺州金華縣主簿曰古人先正名主簿者主其簿籍云爾今簿籍多廢絕何以名官乃求得四歷帳校其差謬類爲數百册藏焉衢州大水上司令予復覆視而後賑予復

請曰衢水高者出屋危殺稼溺人行道共知既再檢覆矣猶往覆視者防吏之欺將使民實得食也然恐待覆視而民不食死矣上司感其言卽出米委予復所爲民賴以活移台州臨海縣令均其民之力役剛縣鄉之地幾都幾保合爲大圖地之所有皆物數之有獻鄉圖者予復曰善猶有遺其人曰無予復指曰某處嶺也嶺邊某乙居之某地有松林水步今忘之矣其人大驚不知予復何以能知之也由是扶羸墊壤以就學新畫爲他令所不能爲者立縣廨且百楹予復聽民訟甚察然不自以爲明每諭之曰雖訟而直所損多矣民愛信之忿鬬衰止至今言治臨海者推予復云提點鑄錢將薦予復使之買鉛黃以職事相涉予復謝曰鉛非所産也提點刑獄薦得審察予復從參吏部授兩浙運司物斛官而去近臣累言滯州縣可惜始召爲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遷國子監丞予復終日坐局治其細碎多所更定後皆爲故實貴人非善也遂坐考進士與知舉力爭而罷久乃知全州時詹元善陳君舉任總漕事首爲減月樁錢十三四予復又自減郡之凡費然後撤預借寬省限商稅止取正錢帶納者蠲其太半輸租得自槩量無斛面吏之一切聚斂畧皆不用乃擇其耆老學行俾師長其子弟而親執經講說其中曰此古人所以富庶而教之也未幾承議卒民哭扶其柩至境外數十里曰何時復此太守乎服除知濠州未行紹熙五年明越大飢特令提舉浙東常平蓋於是將用予復矣命下八月庚戌以病不起聞年五十二官至朝請郎娶王氏封安人子曰源將仕郎曰澤曰濂女嫁從事郎新徽州歙縣丞林士裕進士林居易其二尚幼慶元二年四月丙辰葬金舟鄉將

軍陳灣嗚呼以予復行事考之豈所謂力不及歟然則不得盡其材而死者非力也銘曰

孰爲任重累銖而稱孰爲道遠積步而行始壯終壆級擧階升古人之學遠矣難明予復之志匪騰匪驤力其所難不以意言彼用者夭彼成者年摭其已然斲銘此碣慶元三年□月□□日撰

宋武翼郎新製造御前軍器所監造官邵君墓誌銘

自名司顯吏之外碎曹猥局無不因人廢興其職任勦卑近而倖門弊穴更爲深遠而難詰做胥豪客之所嗜攫官人徒縮氣背首反得善譽奮而自爲未嘗無禍也君之子持正爲余言君監岱山鹽場時事曰場監至賤也走書乞索日至州縣將有土木之事或餉借大力上司抛買提刑司所謂五分頭子皆於此乎取提鹽及州縣吏有年帳例

緡錢千餘他所須求尙不預舊常使甲頭持狀名借於官胥之請本煎鹽官就亭戶錢以應諸費君初到受前官牒亭戶借欠錢至六千百餘萬曰已豁其半矣昔吾受牒蓋不止此君大驚曰鹽賈可足耶陰白於州爲從上過絕者盡罷蠲之痛抑諸費甚不可免則賈鹽有餘錢足以當矣久之亭戶爭煮鹽中官君爲益買客鹽賠稱輕重得錢增十八九有司上其最進官者再焉君又攝提鹽除紹興年借欠亦且千萬自是亭民不復笞試始著新衣置家具君亦治敝廡飾公廨內外堅好矣岱山在明州昌國縣大海際居者數千君直其爭訟島聚歛服不干守令曰自有岱山場未有也吏與甲頭故爲借狀者方大怨君竟訟君妄用鹽本錢有司考君一任無借狀用四百餘萬雖買鹽之餘蓋本錢也君無以解笑曰法當是奈何惟處置耳太守

極諒君無私得免然瀕於罪矣世常曰仕不舉職爲可媿然而有人之過有法之患夫法不爲人計也所以待有罪而已世不獨貪惰不材而後得罪於法也廉善有能亦未免焉人之情無以勸而法有所待則雖名司與吏將具備而不勇爲者多矣況如君者亦幸而免爾而猶勇爲之夫合倅曹很局之事無一不治而後得稱治其治之難如此然則余於君之事所以載之詳者非以君能監一鹽場爲可傳也嗟夫君諱叔豹字隱甫姓邵氏溫州平陽人曾祖膺祖錫父倬贈忠訓郎君有逸氣通識從進士試不中募造戰船補官監吉州龍泉縣酒稅恥之不赴後數年乃監光化軍酒稅軍無酒額惟視酒稅耗登十官九稱之以爲常君既足郡經用又賑流民之來食者去且二十年余友王道父爲守其人陳某計有某利曰往邵監稅能之後不

能也又監鎮江府榷貨務都茶場門總領使專酒事帥君材欲倍賞辭曰某之於劉某無異故不敢而已矣日增月長可也騰倍之使市皆化飲他日無以見爲士者矣君不幸埋沒部事然其剛難屈其正難狎所遇多傲禮之蓋亦有所蓄而然也既脫岱山得監造御前軍器不及上紹熙五年六月十五日卒年六十八十二月甲戌葬尙仁原娶周氏封安人子持正持志女嫁林杓先卒次嫁朱至幼與浮屠爲尼持正有籍春官工文詞用君遺恩調監台州路橋酒諱弗肯稱手敘君行告曰始父常自課薪米使持正學於先生今之爲先人榮者其不在此也銘曰

可俎豆也而下吏可蔭覆也有材之猶有可傳僅毫絲若又泯泯當語誰慶元三年八月□日

沈元誠墓誌銘

古之所謂一鄉一國之善士者以其德限之而云也後之所謂一鄉一國之善士者亦以其德限之乎未可知也夫士毀詹隈巷敗衣縷褐耳然而專爲善之責將以公天下準後世其止於一鄉一國尙不能傳而遠也不然則夷惠之流孔氏之門人何以垂稱焉及其後也士以位爲善位之貴可以達於天下後世而善之利始可以著於天下後世位所不達則士息於自修而苟且以求安雖一鄉而已者一國而已者猶病其乏也況不止一鄉一國乎就其不止一鄉一國而世無孔子孟子復無以定其論於是高下之疑誠僞之雜莢穎將爲幹實腐脆將爲堅成譬之物焉春種之不待秋而穫也嗚呼不限於德而限於位使士不能如古人者其勢之然哉溫之瑞安縣有士曰沈君諱大經字元誠余不知其一鄉一國之善歟抑不止一鄉一國

者歟余見其躬爲善之實甚專位雖不達而欲著爲善之利甚勤自君從父躬行兄大康本誠居敬尊紹絕學君閔而憫之通物以性成身以行應事以理博書瓌傳皆究端極曲文短句亦中程律瑞安稱多士君獨爲前輩宿老慰寵後進有所裁正無不服從在家肅如也妻子族人化而不慢矣初入太學司業博士皆傾下之已而用累舉授漳浦縣主簿有故人爲其郡太守過君門請與俱行君不得辭至未幾求監南嶽廟而歸紹熙二年正月辛酉卒其十月某日葬來暮鄉余奧山君既重其縣人縣將有大處必待君而後決君同其疾患時其關竅起而謀諸新廟學補荒年修地利設水險備欠政故今淼莽於海者自昇不近縣米賈歲來自海南米不大踊復石崗斗門瀦九鄉河渠年以不侵皆君所建畫也雖古人自求於窮約者不必盡著爲善之利然而君能專爲善之實操其實柄而庶幾毫髮之可以及人其不怠於自修而苟且以求安者矣曾王父曰惟欽王父曰度父曰爽行孺人項氏先君卒子曰上達中孚曰三畏早卒壻曰林倚友項迪孫男彌須彌章彌高彌堅彌邵餘未名孫女嫁章學詩上達請余銘君之墓六年矣嗚呼君之善止一鄉乎鄉人銘之可也何必其子孫不止一鄉乎常有達者記之矣予不肯敢辭也上達固以請銘曰

西峴原南堤宅伊沈夫子之德惟其鄉之傳耶非松非柏

慶元三年□月□日

奉議郎鄭公墓誌銘

莆人鄭洙言曰先人歿於乾道壬辰葬用淳熙甲午惟先友莆一二賢大夫也不敢銘詢洙曰必別求賢有文託係

也不肖不足以得懷疑重請延佇于今二十六年矣懼老且死不能振幽芳昭遺緒豈惟不肖又抱不孝之罪只願吾子縱不勝任勉矣筆之也按洙狀鄭氏自太府卿鑄徙莆南湖露之孫曰大中大夫敷生五子各以其居自別爲祖由敷之子司門郎準三世而爲君之曾祖曰亞卿祖曰資深父曰安正君諱耕老字穀叔幼孤母林氏有專行切切課君從三兄學曰余婦人汝欺余易耳欺場屋難也君兄弟益自力鄉論多甲乙送之至再舉三子云中進士第主福州懷安縣簿而林氏卒喪除歎曰祿不逮親矣求仕何爲復居廬二年親戚故人强起之調溫州法曹守故用常平錢物君不聽忤守意又欲捨去其友知旁郡閔止之教授明州學四明自文貞焚蕩士之學學之地陋弗理君爲講說科舉之外者更營學區取田以供鄉飲費侍從薦君通經術甚衆召見奏事明辨孝宗悅親筆用爲國子監主簿於是執政患職事官多待闕失職以君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滿秩不朝集遂歸南陂移梅種竹終焉始君雖捷應敏已厭聲律浮靡讀詩周易洪範中庸及論語孟子味其深微皆有訓釋著仁義禮樂狀中截流等論推明聖人之道歸於中正不偏常行不厭而佛者以寂默無爲亂之此性命道德之蠹也常撫書語其子曰時不我知我死若藏此書南陂上而已榮利澹無與既喪母宦進尤薄每曰吾心方神遲習險履巇余所畏也林氏墓有小精廬南陂木蘭溪有草堂堂南有沂春亭舞雩臺君所常往來也具舟楫琴書晴光月夕不從賓御夷猶溪上忘其近遠溪北野農常吹簫擊鼓送迎之莆多大儒名士皆君輩行上下相善甚其間相踵爲輔相然不以身之進退望焉

蓋六經孔氏之學通於天下而人之心知耳目有淺深之殊百有餘年以來士雖以其深者自命而世之好惡趣舍猶不能盡合也故妙已而粗物誹偽而毀眞方並逐於末流以斷敗本學矣惟不必于用者知自重不急於教者知自樂自重則嚴已自樂則恕人余以洙所次君事及其書考之君學爲用而不求用可以教而不教退靜多而進動少未嘗違世而世莫之同也昔孔子謂顏淵舍之則藏曾晳曰異三子者之撰聖賢之遺意庶幾乎君之卒年六十五矣其葬在文賦里東山娶林氏二子炳洙女嫁朱審度

銘曰

南陂之書今故存兮溪北鼓簫後可聞兮慶元三年十月□日

宋鄒卿墓誌銘

君姓宋氏諱希孟字鄒卿溫州平陽人曾祖檐祖槩父之時慶元二年十月癸丑卒年八十三明年正月葬瑞安縣長山娶徐氏子長曰伯廉幼曰彌大曰直大成大曰浮屠義天皆先卒女嫁葉浩孫男女十二人浩以君行語余曰翁一生姓名不懸符牒足跡不履官府僧臥四十年常坐惟一曲繩床怠則假寐終不易坐床題戛詹柱黑白成坎今其處存焉其於己恥而不縱其於人厚而不議敬妻如賓役僮如倩以氣爲戕以吝爲賊靜而生明慮而先驗其疾不痛其死不亂蓋性有樂地身有常德質合道器合仁不教而自至也凡書籍所載聞學所講其道心人欲出入不常操揉磨治乃克底善故其爲文義反復而可傳又所謂逸民隱德者亦必苦身勞力苦研精賾求志達道不捨晷刻使夫人以爲是可以振槩於當世而倘爾然隱沒不能足也然則矯惡而進善援顯以明隱古今之故旣皆若此矣今翁全乎天得之成資而安乎畎畝之至順無恃乎生存之學而無蘄乎死滅之名是以親戚故人之外鮮有知者其知者猶曰是固田里之善而天民之常爾余聞而矍然嗟乎余之後夫子也前掩而後覆補敗而扶傷俛俛焉雜乎善惡而役乎名實也如泥中之跡焉徒示其跌而已矣其不得爲田里之善天民之常審哉銘曰

涫心之成其行不傾以不膠乎死生慶元四年□月□日

承事郎致仕黃君墓誌銘

君姓黃氏諱正己字聖與溫州平陽人始名千乘而字建侯自言夢有錫以今名者因併字更之然相謂君者猶曰建侯云曾祖賁祖涫父邈紹興中爲太學生寍宗慶元八年以恩補迪功郎君自少時順悌長老無違行雖已肅文尤巽抑常稱善掩惡退在人後遇後生有教誨亦諷道宛轉不合失色詞譬不幸有意外事素不樂者乘時擠君君不憾待之如平日其黨後有急君勇赴之力爲盡擠者慚服人以是愛信號長者家故貧迪功粗給衣食君環視無幾何歎曰富貴有命吾自度不能藉矣然可復損於今乎約嗇凡用至鮭菜糲瑣往往人不能堪然客至輒具酒食中禮或一日忽倒囊與人錢不吝也族人昆弟時節集處君未嘗不先赴抵掌極論大笑爲樂有未至者聞笑聲曰是建侯兄在耶皆側媞惟恐後因相與竟日不忍去識雍穆之助也君本有當世志既無所遇合而其子擢進士第三人君謂曰吾疇昔所願不過乎進一官而止然而終不可得今汝適得高第又乎進所願而不得者汝兼二焉幸矣然立朝有義臨民有政自今汝謹聽吾預告汝因每事

爲節度授之間則浮舟散策獨到山海孤絕處忘其返焉嘉泰三年郊祀禮成封承事郎故人親戚爭酌以壽君君意在自喜曰自吾祖垂三百年仕蓋有榮其先者吾何德乃獨身被之顧老不足爲善將無以報國而死奈何開禧元年君疾且革不亂語不及身後五月二十四日卒年七十五再娶皆林氏封孺人子男中承議郎著作佐郎兼資善堂小學教授女嫁同邑進士薛仍孫男三曰暹遜還孫近孫明年三月壬午中葬君於馬奧山迪功墓右崗惟君幽潛私淑報以其子而中方佐太史氏掌敎元子罽用矣當大列鼎養君也而不少須以死銘曰

種之欲之有實其餗熟而食之孔美且馥亦既難老可以期耄紀辭于泉君子是倬開禧二年正月□□日

朝奉大夫致仕黃公墓誌銘

越新昌黃公諱仁靜字仲山其先婺徙也曾祖朴祖巽父惠之公累封朝奉大夫賜服金紫年八十七開禧元年八月乙丑卒十二月庚申葬孟塘石家山北麓娶沈氏繼室潘氏皆封宜人子男六度朝散大夫直寶文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庶庚宜州文學廳從事郎湖州長興縣主簿庭迪功郎池州州學教授士隆太學生子女二壻奉議郎知婺州東陽縣韓墨卿宣敎郎知慶元府鄞縣周之瑞而庶士隆及嫁墨卿者先已卒孫男十二邁迪功郎鎭江府司戶參軍章鄉貢進士遵準迪功郎饒州司戶參軍覃芾申餘未名而邁遵皆早卒孫女九壻文林郎常州軍事推官周南文林郎武昌軍節度推官宋湝從事郎婺州觀察推官王棐將仕郎陳錫餘未行曾孫男七女一皆未亂也黃氏越之聞家而公越之君子也少爲士家未克米

鹽旦夕急公求所以逸其親者百方督課以身先之未久有田二十頃公以爲如是不已則以財自沒矣于是諸子出師人友交勸以學而度中進士第公喜曰吾雖未老老然天其界吾休乎遂營隱居沃州之尾孟塘之山以某夫人年高多疾臥起須公倘未決去也及某夫人歿終喪松柏迷道庭花合圍公着山人衣曳杖挾書行吟賓送煙月於林莽中凡故疇新畝稟假進退抱孫長息婚嫁有無皆落莫恍惚若夢中事唯聞名勝士欣然邀至共食啖麵羹苦薇爲語儒佛二氏所以離合者自言見性命眞處如水中鹽味非無非有其說深美陳君舉來游經年常縱論夜分君舉名善辯不能窮詰而畏之曰此非由師授而得也至于天性曠達不作疑吝推已利人不自封殖無顏色之悅而人譽其德無市井之惠而人懷其恩蓋其中之信於

人也方度宦浙東西公來不過三月爲御史諫官事有當言言有難盡微婉順導薦必感發前後援親以請至八九輒不聽最後命使守泉復固辭天子知公實老矣乃自顯謨進直寶文閣許以養公君臣父子之際人又以爲難焉蓋自癸未至乙丑四十餘年公子孫屢以文字起庭既釋褐公疾始侵呼章語之曰汝知吾樂乎章對不知也曰夫除世俗饑事易斷細微精想難吾用力於此久矣然葉落枝生不知其幾今眞斷矣故樂也臨絕視度而笑度指其心曰得非能於此洞然乎公應曰然遂歿銘曰

昔君之來兮友茲山而誰儔今君之去兮邈茲山乎何求

其風疏疏其月皎皎彼蔚者藏不尙有詔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墓誌銘

公姓詹氏諱體仁字元善初後其舅張氏既復爲詹氏居

氏之先有自光州固始家于建武夷者其後別居江浙皆本武夷而公爲浦城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少有異材鄉舉第一授贑州信豐縣尉見張忠獻公論滅虜祕計忠獻壯之辟爲屬以公贈朝奉大夫公始冠第進士大夫死錢塘與柩俱返哀動行路未幾張氏祖亦死仲舅童孺不勝喪公服重治家事教舅有立人無異言調饒州浮梁尉郡以公屢獲盜欲奏其賞謝不就爲湖州歸安丞會張氏祖母死終喪爲泉州晉江丞公穎邁特立在下僚氣順言正喜因事開說以便民上官不以氣類離合常敬聽梁丞相薦於朝召授太學錄遷博士于時學官號天下選講學得人之盛後以爲不可及公居閒前後四年功最多遷太常博士高宗方定謚或謂宜稱堯宗公言於古無據謂比殷高宗謚改高後爲少卿議孝宗亦公所定議者皆厭服從之遷丞攝郎金部提舉浙西常平除左曹郎湖廣總領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鐵鑄錢亂幣法刼掠爲變公謂諸司宜速討曰此去京師千餘里上請須報賊計行也於是羣黨或壞人不知警就遷司農少卿召爲太常少卿光宗疾有頃華不以時中外駭懼或猜不出語公深陳父子至恩激發廷臣使交疏迭諫用意尤苦永阜陵當復土公言永營思陵非高爽地自思而西勢益卑下非所以安神靈也宰相不聽公爭之力遷太府卿卽請外除直龍圖閣知福州歲餘時論浸異言者遂以爭山陵事爲公罪罷凡八年從屋若雪瓢倘水石誦讀悠然復龍圖知靜江府始至勞農觀田器公曰是溝而小不足盡地力且無溝畎何以行水乃更造農具取水法物別爲圖授之移知鄂州除司農卿再爲湖廣總領公恩在鄂師戍卒遲公來合兩手曰復得吾

父矣蓋儒者之政歸於正已厚下而已世吏所以便文自用者雖善弗錄也爲民利無不舉爲民害無不去以其下爲當捐無不與以其上爲不當取無不革也故公於浙西開濬渠浚練湖置斗門以備水旱特散鹽本錢數萬以業亭民湖廣幣輕出百萬楮共價而放諸州積欠亦百餘萬諸屯累重者增券給之餓隷糴新土食好米又與鄂州運司同糴武昌萬金陂福州之僧坊以賂易主者若其直有常數公一徹去其在桂則十縣之稅錢爲閣一萬四千雜稅朱膠爲除八千大凡州縣之以用乏告以賦重請者立應無留也人或疑公且空有司之藏爲百姓地矣而公之財常源源暴暴如泉湧山聚此又世吏所難測也公立朝察消長觀會通勸發善意助達陽德於人材治道開闔明晦密扶顯相功效十數願難以言傳也自趙丞相去士久失職公率同志請於周丞相反覆極論貫以變通之理因疏納知名者三十餘人周丞相不能用然其後亦多所收擢公之力也時邊事方且棘急而公已病猶懇懇謝護兵民杜寨希意迎和者朝廷既召公歸遂以開禧二年二月二日卒年六十四矣武昌之人如喪所親號泣送之夫人吳氏高氏先公卒復娶沈氏皆封恭人五子端愿從事郎端懿迪功郎端直將仕郎端方端靖四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所公少從建安朱公學得其指要已而徧觀諸書博求百家融會通浹天文地理象數異書無不該極每觴巷棐几茗飲冷落或翁游縱觀觴行淋漓輒爲人講說本末條暢眉疎目明照坐爽爽夜闌燭盡聽者忘疲著象數總義若干卷某集若干卷始公之後張氏呂氏諸兄蚤世而貧公養視弟姪買田宅具婚嫁女爲官人妻既還

詹氏經營二家如一日至於弔死卹孤無疎戚貴賤有無共之信矣其篤厚君子也余觀公在朝有可以致高位之時屢矣而義不苟取嘗與同僚燕語顧余而歎曰吾等善自立須子一好墓銘而已悲夫余之卒銘公也耶銘曰約步則履殆無奇行恢疎偉人難中準繩莫求廣居陋者則然大德不踰公其有焉相彼豪雄竭海摧嶽又猝以蕊金鍊玉琢匪質偶成以學故能既超既騰靡公靡卿聽嘻古人用豈必藉我銘此詩哀而勿慍

林伯和墓誌銘

伯和林氏名鼒一字元秀台州黃巖人曾祖實祖灝父興祥贈宣義郎妣戴氏宜人宣義少貧業行賈同賈分獲籌錢竟懼飲乃去宣義徐覆之誤多若干追還於塗同賈訝憫然曰我媿君矣復懼飲而別宜人亦重義不吝夫婦義合鄉女將字而孤養視如己子擇對嫁之其人父母事終身焉宣義年八十四宜人年八十二而卒伯和以進士起主明州奉化縣簿定海縣丞知福州侯官縣通判筠州未行紹熙三年七月庚午卒年四十九在定海郡令受租輸伯和縱民自槩量吏爭曰數不足當俱坐伯和故行之卒無欠在侯官乃視印吏言無以解板帳請逮逋戶伯和曰吾未曉也腸盡三日約民量自欠輸十之二過是當考貲均服民爭輸不失期因盡閱邑目得其要戒吏旁立待命而已無得預理欠迄伯和去無以逋稅受笞者石門鄉田頃五十七畝受米二斗六升太平興國中民田在外鄉者輸其鄉紹興經界曰此本鄉稅也由是比他鄉倍六七民不堪重伯和自帥特免和糴折變及餘科配鄉賴以蘇侯官之俗浩伯和靜撫之民服教令木陰滿庭終日寂寂無

復訟者然不以聲色徇上官奉化時有中貴人過境上令使攝尉以雜戲迓之百里外伯和笑曰吾性不好戲且畧吾地無以迓爲也竟不迓定海時富人用本路常平使籍傲不受役伯和役之如令常平檄使改役伯和曰私產可公檄乎不許常平捕其曹吏幾盡將爲名以劾會其罷而止侯官時刑獄使武吏素不相得摘縣胥移問怒拍案聲出廳屋伯和徐答報不能屈滋怒一日突入縣慮囚値其獄空而去既復以告帥使加罪帥疑之以物色訪求民譽伯和不容口乃已初余年未冠識伯和兄弟勇不自抑數爲言古人之道或顯或晦當世之學有是有非伯和喜游日以親因又識宣義質實老人厚而不踰披心語曰可背面察也宜人尤淑善聽夫子所爲家事貧而理賓友往來門內和樂余每歎其父母兄弟能如是足尚矣其後伯和出仕行其所知政決不回一家皆自戢助伯和爲善聲實充滿人謂伯和於官無不宜也既而宜人卒長子仲履夭伯和與宣義仍相繼卒棺槨複累門戶更仆起垂二十年次子仲謙始用伯和遺恩補迪功郎授隆興府司戶長女嫁修職郎新淦差吉州司戶趙崇賢次許嫁通仕郎木浩次未嫁幼先死然則以伯和之行事觀林氏之盛衰所以蹶而復振者其諸安命而恃義之驗耶始伯和之夫人杜氏以紹熙四年九月甲申葬伯和于善化鄉樟檀山而銘未立叔和及仲謙屢以請余病且老念昔語伯和今退隨幾何矣而仲謙文詞奔放橫逸學進而未已其還以余之語伯和者教戒余也顧余老可捨也已嗚呼可以悼余之衰而伯和不死矣故併敘而銘銘曰

既爲鼎沒何所濯纓之歌悲復哲不爲棟榷焉之伐木之

肯哀以思

翁誠之墓誌銘

公姓翁氏諱忱字誠之温州樂清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公貌方神清正其色詞無一毫假與人意人亦以公爲不可冀幸見之者必慮而後言擇而後求未嘗敢輒以非義干也然或退而窺公之私於家人父子朋友之倫油翼粹美意細而情親篤厚甚矣學不名一家事物之義理深約精盡文字重密有周漢體詩尤得句律讀之者如在廟朝聽韶濩之音金石之聲非山澤之癯所能爲也少有大志自閭閻隱疾田野久困上庠人士祕及宮掖皆欲盡言而不忌誠使得行其意不得乎其言則不止不得乎其職則不進也公之平生可考見者如此然則不足爲名士賢大夫乎中進士第歷明州慈溪縣尉邵州邵陽縣令知岳州巴

陵縣通判郴州官累朝奉郎公既不求知于人人亦無能知公者至其造意廣遠據經堅決寄諷于草木託興于亭傳人多憚而不能同也開禧元年十二月七日卒於郴州年六十九夫人張氏二子中行先卒中立將仕郎三女長嫁進士包某次嫁文林郎嚴州分水縣令馮遇遇死再嫁進士何某又次嫁進士陳某孫男女各一人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葬永嘉縣秀峯山祔其先人焉於是同年生龍泉葉某與爲銘銘曰

嗚呼誠之嘐嘐乎繩繩乎不忮不求歸全其生乎不從古人於九京乎

夫人薛氏墓誌銘

胡序少賓夫人曰薛氏起居舍人徽言之女二家永嘉望姓世相婚姻少賓於夫人實內外兄弟夫人之弟常州君博習綜練號有管葛事業天下所謂薛士隆者而少賓通達沈雄特自期負厚甚與士隆取舍畧不盡同也年且五十猶未有仕宦意夫人助之掃一室時臥起飲食而已人疑少賓內富樂故不輕出不知其貧也少賓監湖州酒庫卒官家益窘夫人浩如平日不使其子悶有無已而子宗子守相次登進士第以能文有學爲名士師友必於四方在家如處子里巷人不識面未嘗謁州縣也又不幸皆先死夫人雖悲不以亂志最後幼子定得試禮部而夫人卒年八十嘉定元年正月晦日也其四月朔祔于永嘉縣吹臺鄉少賓之墓夫人五子曰寅亦早夭葬夫人者宇也壻曰孫衢黃庭陳侁吳珩庭嘉泰進士孫男四人曰壑曰壘曰圭曰堂嗚呼余於夫人知爲家者不以貧富有無而家道常存也其子若孫不以通塞隱顯而善常積名常聞也

銘曰

少賓温温萬夫之豪宗也繼長守也增高勉勉夫人遭世變遷蚤聽暮教以考厥年其在後人力仁力義達於家邦夫人之志

致政朝請郎葉公壙誌

公姓葉氏諱光祖字顯之祖公濟游太學無成貲衰去處州龍泉居於温至公定爲永嘉人公性拓犖志願大困於無地不自振立歲既晚專屏靜處不預人事味山野之樂而遠市朝服臺笠以忘冠紳焉年八十五嘉泰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積封至朝請郎賜紫衣金魚夫人杜氏先公二十六年卒封安人子男六曰逮曰某朝散大夫尚書兵部侍郎曰還曰過曰邁曰造女三嫁孫夔項士龍伍衡爾孫男八曰思翁曰福歌先天曰宣曰阿阜曰衆將仕郎曰

宓曰楠郎曰阿勝曰阿自孫女五曰媛曰季皆先夭曰淑曰止曰雅嘉泰四年二月初八日葬永嘉縣建牙鄉無相院山之右初杜氏葬膺符鄉上水陸院西及是不克合與人滕宬記壙

高永州墓誌銘

慶元己未夏余畏風更州寒熱藥不療病聚腹脅上行四肢百體皆失度如土木偶衆醫妄議却立親黨不知所爲多引去惟外舅朝奉大夫永州高使君日來視余其明年庚申永州亦病四月二十三日卒方永州且病且死余不能伏枕席常狂行竟日其疾不能問其殮不能哭也又明年辛酉十一月初九日葬于永嘉官莊其子屬余銘又不能爲嗚呼余山野人爾永州徒以文墨事不辱壻之而無銘以傳余義闕矣又六年丁卯余疾終未愈也然漸欲操

筆矣乃次而銘之使君諱子莫字敦中蒙城之高實生宣仁聖烈后后親姪公繪任保靜軍節度使贈太師追封咸寧郡王爲公曾祖祖世定朝議大夫祕閣修撰父本之從事郎江西運司幹官贈朝議大夫運幹卒時生五年矣高氏來永嘉無宅無田公幼孤貧甚天性耐窮約知事輕重轉側閭巷間自求師友以立門戶故雖貴姓而知名與儒書生等調郢州京山尉虜新抽兵聾屋數楹在藂寇中公視弓手士豪如家人盡死力賊發輒滅流亡復歸諸司高其能舉改官至六七會罷獄廟理考法而止知明州象山縣大饑負樵百斤易糟一掬公聽雜聲出竭公私哺之夜歸以斗落爲候歲尋大熟麥一莖四五穗民還宿逋錢米露積魏惠憲王甚愛公曰類我家人諸參佐敬之曰寒士爾知處州麗水縣善以簡靜拊瘠薄有餘羨便民事亦爲

設方略廢置補預借一料民稍寬監左藏東庫辟成都鈐轄司幹官母老不行通判台州守猜而斂厚民怨惡之公據職爭辨守積不喜中以法論主管崇道觀猶名自陳所過遮泣曰誰獨護我通判隆興府帥素知公材命吏必先白通判責書行而已事無不出公意一府大治歸賢其帥知永州未到郡卒年六十一夫人翁氏封宜人子二人不愚不息迪功郎福州長溪縣主簿女二人長歸余幼歸朝奉郎平江府通判包履常男孫五人叔鈞彥偉彥修彥侃彥矜女孫一人公風神峻美雖巾屐疏散亦就儀律人謂圖畫當似之敏達明恕要在不繁鞭撻而事舉退公常掩戶脩然一衣數十年生計粗給其仕雖取知或連章薦引然不驗晚乘太守車若將有爲也而又死銘曰

車欲輻輪不寘河旁馬有乘黃不在康莊浮桴百艱終也

望洋善價可求孰爲公價山冥冥以宿雲水幽幽而擊梛嗟官莊之原兮有永其藏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墓誌銘

朝散大夫主管沖佑觀鮑公墓誌銘

清卿初病足以兩竹自輿過親舊輒止飲酒笑語如平時稍侵猶循行閭巷住磐石上數花鬚嗅松葉爲樂轉劇謝客危坐嘉定元年九月癸卯卒年六十八十二月甲申其子迪功郎興化縣尉埜葬清卿於父朝散墓東壬山埜哭謂余知先人莫如子鮑氏之譜曰鮑叔後也四遷至洛陽唐季徙越徙杭七世祖皓皓生守忠皆官於永嘉遂爲永嘉人高祖軻太常少卿曾祖極宿州教授有聞熙豐中翰林學士梁公燾銘其墓祖誨梁公銘所謂有隱德東南士人器重之者也梁公元祐名臣也父得朋縉雲縣令族父司封員外郎彪銘之司封亦名士也清卿諱瀟生六七年

讀書迎解下筆有奇語入太學每一篇出士人轉相授埶首醉心爭效其體惟恐不庶幾也前後積取高等中上第教授處州興化軍幹辦湖運司公事知新昌縣通判滁州知潮州自乞宮觀知融州復乞沖佑觀而終累官朝散大夫埜之言曰先人接華緒富美質殆天界然意將有以用之也然而糠粃名譽芻狗官爵雖於古所謂爲貧而仕者小俛焉就之若夫不以義而富貴未嘗不避焉遠之也以是閔默不遇而死及之子重知吾先人彼歷官行事之項項無述可也惟事外之志庶發舒萬一以昭余哀嗚呼千鈞重任也哉以大鵬之翼猶一毫求也超埃壒軼浮雲上於帝庭而豈知榆枋之尋丈哉宜埜之不願述也清卿智識絕異於治亂消長推見至隱規度深密可以遏絕僨潰然而不以干權勢依棄諧也吏道尤敏給鉤深應猝投機立發不得固止也然而不以攤聲威明恩怨與一世朋友上下文墨論議之間宮動商應而笙鏞錯陳之也然而不以養交黨資進取一吟一詠有陶謝之思一觴一曲有嵇阮之放隱几永日澹泊灰稿有翟莊之決也悲夫已矣雖然清卿之歷官行事則亦有卓詭過人者方永思陵役士清卿主浙昌頓遞中貴人衛士求索紛雜至裂供張棄食飲推牀呼捽他邑失魂魄奔命清卿取小胥所執籌籤削之瀕運河立日大行在道卒北悲殞非臣子自快時也小縣排設既一應法矣而公譴誅責不已吾捨兩日蹕此水爲百姓請命公能自安乎衆大驚謝過退即次肅然民免橫斂而大官先世猶餘二百萬上之濠歸正人常跳淮暴虜邊殺人燒屋相繼千戶隔河注箭徵主叫罵清卿使與打話曰吾在此姑待集其總首撫之曰爾等看我面如滿

月忍爲是乎歸正人感動皆拜且泣曰請後不敢自是終清卿去邊人開寶而睡牛馬被野矣然則其歷官行事若是者可謂卓詭過人矣余豈得而畧之哉清卿娶劉氏封宜人二子桀先死孫營營將以致仕恩補官銘曰

嗟人之英去爲神明挾壬山兮以靈

莊夫人墓誌銘

慶元戊午余始居生薑門外西湖上金華王植立之實來於時士相禁以學立之宰相家子匿姓名捨轎亟從余窮絕處水村夜寂蟹舍一漁火隱約而立之執書循厓且誦且思聲甚悲苦其中表有仕永嘉者節朔設帖盛集立之獨後至中表笑曰上學來歟蓋靳之也自是歲率一來他日余過立之屋牖靜修廡案潔清僮御敬勤物具中儀余固惑焉凡學於外者必弛於家今乃不若是何歟問所以

然則其夫人莊氏之力也莊氏歸立之二十餘年一切以勞自當而奉夫子於學故立之不爲訾省而家事自治斯異矣夫母於子能使之學古今常道婦於夫能勸其學非今也古人之事也母之於子有祿利故使之學非必賢母而後能也婦於夫將以垂其名非必有祿利其勸之學非賢婦人不能矣余先人辭之歲立之來而亟去止之不可曰婦將免吾欲勿行婦曰第往吾期未也今其未或既皆不可知吾速返矣夫不以一身之急廢其夫千里之會斯又賢也去年余在建鄴立之來歔欷曰莊氏予所謂賢者丙寅八月初七死矣十二月十四葬某所矣其歸也不及事吾父母吾祖妣魏國之愛也莊氏孝事之吾之禍也莊氏柔承之吾女弟行也而盡用其匳中物外妹不能嫁也而割其田其儉至於惜一錢而以爲吾師友之費吾之困無一言而以吾之得從巨人名士爲其身之喜吾之友二弟也雖貧而四十口之聚無所間曰傳任備是三子也雖幼而能不以小且近教之吾已矣無所復望於今世而謂莊氏之足以終吾身也而卒至此信矣其窮也予哀吾者其得無辭乎余曰然夫人名則亦金華人二女曰師呂奴奴銘曰

不妄喜懾成婦之德不苟利澤知學之獲益封我原益樹我祀既以其夫亦以其子嘉定元年七月□日

寶謨閣待制中書舍人陳公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傅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初講城南茶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摩蕩鼓舞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潰敗奇意芽甲新語懋長士蘇醒起立駭未嘗有皆相號召雷動從之雖魔他師亦趨

名陳氏由是其文擅於當世公不自喜悉謝去獨崇敬鄭景望薛士隆師友事之入太學則張欽夫呂伯恭相視遇兄弟也四方受業愈衆乾道八年策進士殿廬定公第一奏入不果用教授泰州朝廷難以銓法持之遂授太學錄將召試館職復不果使告公將以爲編修官公辭爲通判福州右正言黃洽引王安石事劾公罷主管崇道觀知桂陽軍或言知名士廢不用凡三十三人公爲其首就致病之稍遷提舉湖南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浙西提刑吏部員外郎去朝十四年至是而歸鬢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光宗逆勞曰卿昔安在朕思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遷祕書少監兼實錄院編修官皇子贊讀歷起居郎舍人皆兼中書舍人會上疾不能覲重華公陰諷驟諫危論婉說因乞致仕下殿徑行改祕閣修撰復兼贊讀不至今上即位除中書舍人侍講同實錄院修撰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公言不顧行提舉興國宮居三年察官交疏削秩罷時慶元二年也嘉泰二年始復官再爲興國宮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待制寶謨閣三年十一月丙子卒開禧元年三月庚寅葬于帆遊鄉澍村前山距家巷語可達也夫人張氏封令人子師朴承務郎師轍新監鹽官買納場潘子順薛師雍林子燕徐沖皆壻也既仕未仕者張紹張疇未嫁者一女孫女一人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己就畏爲主敬德集義於張公盡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復論之而呂公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學之內外本末備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詢世舊繙吏牘蒐斷簡採異聞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絲組之若目見而身折旋

其間呂公以爲其長不獨在文字也公旣實究治體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利還之於民省兵薄刑期於富厚而稍修取士法養其理義廉恥爲人材地以待上用其於君德內治則欲內朝外庭爲人主一體羣臣庶民並詢迭諫而無壅蔽不通之情凡成周之所以爲盛皆可以行於今世視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氣力荷負之華藻潤色之而已也嗚呼其操術精而致用遠彌綸之義弘矣蓋魯有臧文仲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晉有叔向四人者當周之末造能新美舊學而利劑用之尊奉前聞而斟酌行之不膏於古不狃於今是能輔當時而傳後世此春秋名世之士孔子之所賢者也今公亦考元祐慶歷上極建隆以達乎紹興之後將櫛理紬續起廢疾解倒懸而燠休之使公而得盡其用則未知於四人者孰先後也始公以盛

名天下歸重意其將有爲矣其錄大學也議科舉倣法頗隱括之而已然而拘於常而習於故者以爲異矣其倅福州也乎一府曲直使不得隱而已然而提其明而苦其決者以爲專矣流言輒易應和喧然而公之道不得行矣孝宗嘗於禁中從容讀公所論著光宗嘗因直前獨對許公且大用及今上御極有講堂之舊招徠初載有咨謀之美然而奪其眷者使反爲怒蔽其知者使不復思而公之身竟以斥矣以彼四人使其君臣之際上下之交不遂靡然爲時所向而謗譽雜於朝市疑信異其始終則夫功烈之成就豈不能萬一而況其有大於四人者乎此余於公所以歎其開物之易而周身之難成名之厚而收功之薄也悲夫公葬四年吏部侍郎蔡公行之始狀其行於太史行之從公徵載之詳余亦陪公游四十年致余勤矣故撫其

平生大指刻於墓上以記余之哀思而行之已載者不復述也銘曰

嗚呼陳公未壯而興羣士驚奔來師來承三代統紀漢唐制度百世雖遠一二以數事研於終德復於初發爲詞華乃學之餘內聖外王本末洪纖春秋四人孔子所擬姬隆之元實維下武斟酌損益可繼堯禹天欲平治必待其材生之實難莫我肯培名胡忌高實奚惡富裂棄文錦縫彼敗素寄印如累其譏云云擁書如林其樂欣欣有橘之蕭有菌之芬有挈其舟音遠不聞我聽謝村泚矣南塘二物則存公乎在亡

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

隆興乾道中天下稱莆之賢曰二劉公著作諱夙字賓之弟正字諱朔字復之其學本於師友成於理義輕爵祿而

重出處厚名聞而薄利勢立朝能盡言治民能盡力居家以父母兄弟爲心而不私其身鄉黨隱一州之患若除其身之疾其飭廉隅定臧否公是非審予奪皆可以暴之當世方孝宗始初求治召二公賓館開犯而不欺難進易退國人貴焉以爲麟兒獲鳳來儀也不幸正字年四十四以乾道六年六月卒其明年五月著作年四十八亦卒四方相弔如悲親戚後四十年道其事者猶相與悼痛嗟惜不已嗚呼其中心誠信於人邦士之不求爲君子者視此歟著作生毀齒日讀千字已記憶猶摘誦不離口同學兒黄芻季野笑曰豈患此數句易忘耶著作曰我心樂此誦久樂益深矣聞者異之言所以樂皆自言也二公及芻齋師中書舍人林公事之終身林公名光朝莆人所謂艾軒先生者也正字少而喜易斷以名家著作曰春秋爲王介甫

茅塞久矣由是吏治春秋紹興庚辰禮部奏第一前九年著作以詞賦在第二二公不爲科舉學雖場屋荒迷之文與論著金石等而春秋於三家凡例外自出新義爾雅獨至無能及者著作既釋褐調吉州司戶臨安府教授會正字迎游夫人於永嘉易教授溫州召試館職學士院問薦舉之做著作對策曰此執政大臣爲惠而不爲政致之也陳執中韓子厚人知其小人也然能不以官私其親今將告執政大臣曰子爲子厚乎爲執中乎則艴然怒矣至其行事則有爲子厚執中所不爲者矣學者至今誦之除祕書省正字減員移樞密院編修官母老屢求去不許兼史院編修官著作曰求去以便私也美職可因而得乎力辭不就右正言陳良祐侍御史周操疑其必去合疏留之除著作佐郎初秦檜死高宗開諫路輪對羣臣孝宗既即位望太平旦夕講和未定內庭設射馳毬大雨水蝗害稼而曾覿龍大淵挾辟勢陰進退士大夫皆相顧莫敢發口發亦輒逐時隆興二年七月丞著作輪對見上曰羣臣不以堯舜事陛下臣不識忌諱竊深憤之上遽曰天下事可言者卿第言勿隱對曰自去夏至今日再食東南三地震比又積陰彌月所至水潦蝗食雨中爲異尤大在廷紛紛謂陛下宜避殿損膳自責矣而至今不聞德音古者災沴皆爲臣口君之口今一二大臣奉行且不暇何足語此殆左右近習竊陛下權爾且長淮無一兵之戍而陛下乃親技擊騁銜轡豈緩急欲爲自將地乎閻德陳敏近隨馬失臂梁珂亦摧折瀕死陛下所親見也上爲改容動色遂下詔曰政事不修災異數見江浙水潦害於秋成朕甚懼焉其自八月朔不御正殿減常膳令侍從至館職疏朕闕失

及當今急務著作復封上曰陛下引舊條諫政事得如張闡王十朋可也乃與覿大淵輩觴咏唱酬字而不名寵年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決乎嚴祛守裁儀倖自宮掖近侍始可也今梁珂一年三受醲賞他內臣一日遷四使而但減郴監鄭貴數十員乎昔姚崇以十事要其君曰能用則就不用則去今陛下以五事要其臣曰不能如是則去能如是則留然則安用大臣孔道輔首論曹利用羅崇勳使罷去呂誨范純仁力諫濮王稱親爲不可今幺麼如楊俁曹口何熟視不敢議然則安用臺諫又言國初僭叛雖平人情未一故設邏卒廣耳目有不便者一切聞上改之今徒監謗愈密豈可不畏禹惡旨酒湯不邇聲色大宴遊無度甚則有流蕩戲狎之患御幸無節其終爲人獸雜亂之禍願陛下罷行前事應天以實庶可消弭災變疏入亟求罷留之數十不可以爲湖北安撫司參議不行三年十二月覿大淵出爲總管於是天下相慶而著作知衢州矣復奏論君子小人之辨曰人主不示天下以所好而常禁其所偏上深然之在州期年政平訟簡郡人畫像祠公會覿副賀金正旦道衢謁公不納復求去徙知溫州春夏不雨公全家淡食請命八十餘日母游夫人飯以梅乾自乞病甚主管崇道觀而去始正字調溫州戶曹掾歲大饑繼以大疫正字計自受祿以其餘散粥糜日有常數同僚寫士富人爭效之挾醫至門數歷掩鼻卻立正字親切脈煮藥晨往晏罷徧入徐出有難之者曰將爲太夫人憂曰此老母意也所活數萬人聚道旁棄兒嘗百計募嫗乳飼聽無子者擇取比滿秋災疫猶未已皆泣曰司戶去吾何所得衣食既而著作來守故民望之亦如正字及著作亦去又

游曰天以二劉賜我而不能終也奈何背人往還必問著作正字及游夫人安否其皆卒也哭之皆失聲此蓋余少年親見聞實事也正字旣解戶曹乞監嶽廟召對奏曰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言之士而聽訐直難堪之言因以自考察成敗得失以是不得淹猶改官知福清縣福之支邑月責淡錢而無經賦正字盡罷之復請錢輸數月帥爲併覓旁縣聽訟使兩辭自詣無追呼者市食挂錢於門民當其物持錢而去邑庭常空失械索所在時王參政之望爲帥自尊不使僚屬抗禮正字以義責之望不悅也居五月以疾復請祠歸再召對虞丞相允文贊上謀恢復銳甚希進者趨和之正字極諫曰臣觀今日通和未爲失策昔富弼累增歲幣今減十萬矣往時兩淮不許備守今江北諸城增陴浚隍矣前此江上教兵彼且呵問今沿淮分屯鼓

聲達泗潁矣虜或示我弱殆不可測宜選兵將廣儲峙責成於端重堪事者從容以待其變若翦彼人嚮導挾異國濟師合中原響赴而兵不必衆就虜人儲聚而粟不必多悉虛蹈空竭爲指料將有臨危失據之變矣此所謂決天下於一擲者也上竦然不以試除正字於時士無不聳傾復者朱公元晦亦以爲人主義在復讎遇著作於李德遠坐論之著作弗是也他日朱公問乃爲實之德遠奏攻德遠者吏部侍郎李浩也正字又言歸明人宜散處州縣不當聚幾甸從之疾復作求爲福建參議官行至信安傳舍卒嗚呼二公之道所謂憂天下之危而忘其身圖國家之便而不利其樂者歟著作之還自温疾有間帥亦大旱乎爲救荒十餘事率鄉人行之招湖惠米商自守免力勝四集城下糶以不飢苗之當削餘六萬建炎盜起漕司并其

軍食猶剩二萬五百人之福州自是常有猶剩米斛增四斂焉著作出謝北愬於朝捨其半請猶不已卒相袖書以進盡蠲之正字嘗行泰溪有道殣者駐家負久棺殮瘞之乃去過劍津望覆舟號呼解鄭夫人髻金救之而免平居昏暮扣戶宿舂飯之二公行事隱顯大畧如此自謂朋友講習爲古今至樂常曰天下至大也千歲至遠也所不可一日無者公論也朋友羣居敬畏之心所由生而公論之所由出也窮山永夕篝燈共語常聞鐘聲未已死日家無留貲著作前後夫人皆林氏子彌正朝請郎淮南轉運判官彌恭彌邵女嫁鄭其卿林尚之其卿某官正字鄭夫人生三子起晦朝奉大夫秘書省正字起世廸功郎南海縣尉皆已卒起元某官蓋著作止承議郎正字奉議郎而彌正起晦起世皆登進士第起元則起晦爲大夫時所任

也諸孫曰瀛曰蔵曰鎮曰慶曰洪曰合曰鼎而正字則希醇希道希謙希深所爲祖也余童孺事二公既與彌正爲友而起晦實同年生彌正曰吾二父銘以幸子病眊十年不能文嗚呼悲夫二公之卒也艾軒先生爲國哭弔筆濡不忍銘以至是也而余何敢僭雖然艾軒之不忍痛至也痛且遠德將湮無以屬來者矣而余何敢忽每念紹興末淳熙終若汪聖錫芮國瑞王龜齡張欽夫朱元晦鄭景望薛士隆呂伯恭及劉賓之復之兄弟十餘公位雖屈其道伸矣身雖沒其言立矣好惡同出處偕進退用捨必能一其志者也表直木於周達之逵後生之所望而從也著作旣教授温州正字亦宂攝學事於是邦之士披山通谷浚泉源而達之川流其尚克有聞二公之力也蓋余昔孺子而今老矣而又何敢忘乃爲銘曰

範曾祖也愿王父也顯考諱炳三世長者府君將終有虹闖然升堂繞几如綬蜿蜒其端三公文字之符有孝有德以言以謨立事阜陵致忠極愛朕樂聞過不諫奚待如玉斯攻如木斯繩治煩去蠹臣道以弘味苦而長語甘而螫彼何人斯苟道朝夕元凱既來舜諧其琴伯夷叔齊稱之到今壽溪之源土囊之下墓櫝相扶百世云化我銘其詩古人無已庶幾後生聞風而起

朝請大夫司農少卿高公墓誌銘

宣仁后臨朝九年尤抑遠外家不私以官親姪公繪公紀止防禦使后崩哲宗始推恩遷留後宣和前公紀子世則任不過遙刺及陪扈高宗翊戴宋州自以功擢使相中興用人道廣戚畹功臣子多顯幸甚或侍從執政累累有焉由是公繪子世定修撰於祕閣世則子百之亦直祕閣百

之子子溶司農少卿又公紀曾孫子潤大宗正丞蒞百年閒宣仁近親高氏美仕具是矣比其他勳戚重侯疊官富貴熏炙多少相什伯也夫不問材否當時而榮人以力取之也況賢自異待時而顯天以德報之也宣仁紹姜女胥宇之烈嗣太任思齊之聖復遲堯舜仁義道爲宋延無疆大歷服本於至公大義而已矣豈顧計外家區區恩愛厚薄哉聞於長老元祐之政姦邪小人特不便故高氏不得志於紹聖崇觀用事者惴惴幾不全高宗憫然命宰相毀謗史聖德復明然褒錄之詔偶未及也余以國史敘高氏世次而少卿子不倚請爲記其墓曰少卿字慶遠仁愛恭恕常獨處一室不妄交接內斂而暢應和紛遝中微入眇口若不能言人倍賢之調平江府糧料院簽書越州節度判官再通判平江府事長官如父兄職守不便立治亟改吳人圍田擁下流者以里計皆豪勢家也公視水勢所向標拆廢之人不敢怨知荊門軍漢旁百六十里雨潦冒民田耕者不償租官捐廩六千石猶不能救公曰此可謂巨害而昔未有議何也爲沿漢築堤十旬而成歲以不饑於役處得窖銀函鑼甚衆人皆異之公摩撫小郡辛苦在民興其大利約己惜費整壞理闕又摘試義勇歲備軍容完新聲聞諸司薦授太社令遷軍器大理丞倉部郎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淮東久旱飛蝗食人食幾盡公予州縣粟五十萬分擇官吏悉條前後賑卹善者數十事施行之勸鹽商以米貼鈔販舟鱗集歲七日率屬郡潔齋合祠以祈既大雪蝗死麥熟人以爲至誠之應鹽司故例厚公削去法不應得者先繩以身吏蠹頗息亭民本錢量留十一償放博戶欠伏日多支貫增十三四召還除左曹郎軍器監入

司農爲少卿時太倉米名具無實上下斂匿莫敢覆按公疏十年致弊本末請一洗宿負給新錢從之方別爲綱條使後可繼而公以憂歸矣初公母安國夫人年且九十聰明輕捷無老人狀諸子踰六十各守一州夫人東西行迎之將從公請而往疾忽作公奔走省而夫人薨勺飲未和嘉泰三年十二月甲子公亦卒年六十三四年十月某日不倚與弟不倨不僭以公遺命葬于平江府吳縣長洲鄉陽山娶李氏王氏韓氏皆封宜人其卒皆先公其塋公所治也不倨不僭皆將仕郎孫彥博彥章孫女二人始公課郡最入朝前後七遷得少卿在廷中謙退甚不敢與同列齒儀觀秀偉見者祗敬之安其爲僚而不忌其躐己皆曰仁人也高氏簪紱九世初以武功後以舅寵獨不倚登進士第今爲修職郎浙西安撫司幹官昔后自以閣內錢買

國子監書賜其私第敕識曰元祐丙午崇慶殿賜請安仁坊高氏家藏然則讀書之效至不倚始當之也今高氏子弟往往耦耕斗食窮蒡坏戶一燈熒熒挾冊呻吟如布衣寒士於是將皆爲進士皆以文字科目起其家也嗚呼后之志也歟銘曰

猗高祖姑元祐稽古復祖宗法開賢俊路斷斷少卿天侈其門本無驕舒不待鋤耘淮楚之郊以庸以績表著之美金錫圭璧我不盡能留畀厥子文字之祥始基於此

夫人林氏墓誌銘

夫人林氏生婺永康父翁書樞密院事大中嫁同縣宣教郎通判臨安府應懋之應君吏部侍郎孟明第三子夫人年四十二開禧元年七月從夫知寧國縣卒嘉定二年十二月某日葬游仙鄉靈巖子三德女歸辰州司戶王傑應

君以書來曰林氏恭約苦節在群衆和樂慈子訓之嚴操下接之恕處家日未嘗降堂序敏察有智能助其夫非止以婦職爲順也夫世之欲榮官顯仕者無不致厚其妻子而士亦有困窮計約至凍餒其妻子而猶不得爲薄者彼誠知其所以厚之不在彼而在此也故雖拱璧駟馬華屋翕赫於生存之前而不若片文隻字斷石漫滅於零落之後林氏之死倘不辱而賜以銘則是所以厚之者不彼獲而此得而某致薄之過可以洗矣余讀而悲之昔予在金陵雅聞君能治寧國號令精省絕少笞扑民愛信之異日同辭余以病歸捨舟山行始識君見其質性沖泊器宇明徹侃然窮邑中最過其任者也夫鸞鷟而鵠巢枳棘不能棲宿也昔人記之矣應君豈以一縣自薄者哉余既衰惰不與世接而友朋之念已矣然則君重戚於夫人之不遐

余預有責焉故不辭而銘銘曰

樞密女歟侍郎婦歟其夫甚材可係武歟余實銘之嗣爾後歟

孫永叔墓誌銘

餘姚孫君椿年字永叔生五十九年卒於慶元己未六年十二月甲申葬龍泉鄉澄溪原君子之宏來索銘値余得眩疾文理顛倒不自省錄乃請山陰陸公表於墓以待余疾更十年不愈之宏索銘不置間爲苦詞以撼余曰澄溪木中琴瑟矣奈壤下何余愧不能答也初君五世伯祖樞密副使沔號名臣而君之曾祖璣祖繹無仕者父修職郎逃始挈君於學東南師友多聚其家君剛特博達精力過絕夷等輩抄暑講寢食失期會凡書籍義類深淺古今事物變通乖舛錯綜機神融液往往心悟所以然越之稠儒

廣士爭傾下君君負其能踏省門五六然終不得第名於進士髮謝齒落遂至槁死知者皆爲君歎惜故陸公歷敘君學能抽先民之微智能發當世之慮而恨其不及在人主前日論事書見於用而成功名也君既不遇行之家推之鄉寡嫂孤姪待君而後立衣食其族人歲有常廩親戚故人鄰里賴以不凍餒露居者甚衆又出私錢築堤捍海縣無凶年緊君力也所以著君之賢哀君之困開闔死轉句字抑揚月逝年徂讀者爽然倘親見君子之爲人也所貴於生謂吾不苟生也所不憾於死謂吾不遂死也一字之稱一善之目古之名卿材大夫良史記之不過是爾衆行以尊名而君能有之備懿文以壽遠而君能得之多是固榮於生而耀於死矣人之欲富將以明子也欲貴將以明尊也予尊之當否賢不肖之所以異而名稱之所爲有

無也世益有窮富極貴而予奪之當否名稱之有無無得預焉則賢不肖之實豈不前定也哉君之前定者既如此陸公之文又如此然則之宏之宗余銘速之勤遲之久余之咎之宏慢於疾荒於言宜亦必出於此也君娶吳氏四子之宏爲長與之亮皆繼君席鄉貢之褒之穎女嫁某官史覇忠銘曰

昔虞仲翔對王景興宋育繼之炳其丹青褫之多賢有屈有伸嗟乎孫君我懷古人

林正仲墓誌銘

余爲兒嬉同縣林元章家時邑俗質儉屋宇財足而元章新造廣宅東望海西挹三港諸山曲樓重坐門牖洞徹表以梧桐檻以芍藥行者咸流睇延頸元章能歛喜散鄉黨樂附諸子自刻琢聘請陳君舉爲師一州文士畢至正仲

懿仲皆登進士第正仲名頤叔寬整有局量朋友愛信爲羅源主簿喪死者焚屍糜其骨衆董合和淩風飄颺命曰升天以尤細爲孝正仲雕文禁止治塚瘞藏之始變其俗有以刃梃誣人至大辟獄再歲不酬正仲視之文瘡且溺死也一府稱善移玉山丞玉虹橋在市心壞久計費數百巨萬徒輿縮手正仲自與錢勸成之至今爲利辟監建康戶部贍軍庫元章卒正仲哀毀成疾未幾亦卒羣弟環視從容誦夢中語曰世衰道不渝作者口興起因振手而訣年四十九時紹熙元年七月丙寅也以致仕恩還通直郎三年十月己酉葬於北湖夫人葉氏二子子眞早夭子普長女爲尼次嫁項叔龠他日子普謂余吾祖若祖母叔父皆得當世名人爲銘獨先人二十年銘未立敢以請始元章奮獨身自致大家矣而抑利務與貺歲極淡薄正仲材

富位狹所至有紀懿仲名淵叔敏業精識衆尤以爲當遠至然皆止於選人正仲死子普方十歲稍長崇葺廬闢墓道異草秋榮美檟寒碧與余書詞甚美懿仲諸孫亦早慧同時中童子科鄉人甚以爲寵夫五十年之遠盛衰能否未有不變者今其孫曾髮背埔默初畬長立幼慕滋厚於舊豈非元章好善之報而正仲兄弟未報之澤歟嗟夫余既耄衰而見元章四世矣余不足悲而元章之後益隆可喜也銘曰

望江之宅其傳無斁元章之德集雲之阡其久而新正仲之賢合二彌存以畜後昆請視斯文

夫人徐氏墓誌銘

始余入太學與信安劉必明會直廬必明初解褐飲啜俯僂叉手低首意氣顨翼卑下殊甚余頗疑士人甫得官即

矯屈爲是何也及在荆州必明官博士間攜子克勤相與還往風蒲霜葦淡語常盡日尤卑下過於直廬余尚疑其自抑以求進勢不得不然非情也後數年必明令湖南有能政舉員足一日引鏡照白髮慨然歎曰此豈改官時耶遂謝事去余聞而異之道行信安必明迎余客舍謙謙卑下如故自是十年必明書疏不闕然愈卑下不已噫爲亢而味進再取垢辱而以淺疑人然後知必明之賢遠矣克勤爲余言徐氏之賢則又有異焉夫人衢州龍游人也幼稟天巧嫂示他女作極奇緻裙襦間傳詭謂夫人汝伎及是否吾當輸汝物經夕而成莫能知其出兩手也父死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夫人誓未成服間知其故號慟殞絕久而後蘇家乃止不敢言終喪兄徐扣其意夫人曰爲富人妻我不願也必明使聘焉既聘必明忽暴得疾不食柴

立親戚爲夫人憂夫人曰已許嫁矣死生從吾夫役何道必明貧甚約弟治家而身遠出弟有餘粟析之別村棄夫人破屋中一婢閉門機杼自若遺其夫書曰柿木一株綠陰滿廳是足以當吾子毋念必明嘗以白金付之夫人問所從設曰某人誘請某事驗以爲謝夫人大怒投於地曰我以子爲賢而若是耶具歸將歸必明出其書教學所得也乃已然則必明以卑遂其高夫人以剛佐其潔夫婦皆一世之偉可敬已夫人以庚寅十二月卒某年月日葬西安縣浮石鄉港橋克勤自立尤苦且不獲事夫人而獨記其言行曰懼不傳也銘曰

夫勇退兮妻剛貞德既同兮年宜并凰增逝兮鳳悲鳴刻辭幽兮慰子情

提刑檢詳王公墓誌銘

初龍圖閣學士太子詹事王公十朋以太學生對策請收還威福除秦檜敝壅之政天子即日施用入館論事益無避爲侍御史首薦張丞相力贊復讎遂與張公俱去素負大節慕袁安楊震爲人也時北方餘學未衰耆老先生尚多有既聞公風聲服其行事莫敢雁行者故紹興末乾道初士類常推公第一嗟夫富貴何足道哉能以公議自爲當世重輕斯孟軻所謂豪傑之士歟公既歿二子守其家法諱聞詩字興之其長子也始從詹事游太學已乃授承務郎監建康府糧料院福州連江丞審察登大理爲司直主軍器監簿復丞大理知和州易知光州自請華州雲臺觀召爲考功郎檢詳樞密院文字固求去提點江東刑獄卒年五十七慶元三年十二月甲申葬於東山夫人孫氏後公十年卒子夔宣教郎知某縣虬及一女皆早卒孫某

某官公少有沖量遠識厚施薄取輕退重進天質自然方擇婦而詹事擢進士第一鄉之富貴多欲得公以自納公辭焉姑女長矣且貧娶之資敬終身既詹事於法當任公公曰二父老矣請先及詹事甥而公爲士人如故亟赴省試而詹事得鎮夔子公曰父母泝江上峽吾何忍校名於此棄試追及於潯陽金陵治留守之喪議出便門公約敕投白漕曰此帥也而終不以正無禮之過流必及上帥以故止滿秩到選宰相謂人此王龜齡子不宜屈銓部出帖使見公聞不俟裝歸在連江如有所不樂一日謝病去新帥適至留之不可亟薦於朝命下逾年督迫起發又謁告逾年既而司直久不徙或疑以問公公笑而已治邊帥獄怨家欲實因於死會將丙辟以詔旨趣獄具甚急公鞫報如常日竟得以赦原平生行事皆此類也周丞相既罷因以去者多善士公嘗與御史同僚貽書鐫誚由是出守未及上而移浮光公欲無往余固勸乃行帥漕同置定城錢監鑄鐵輸炭爲一郡患公奏廢之後余過光郡民謂余王寺丞待我如一家人俯指道旁木拱把而上曰王太守所種也今頓長數尺矣又指郭外某橋曰太守去日我輩斷此留之今方修耳其使江東而詹事故治番番人聞公來喜甚迎之數驛其治江東如詹事之治人以公之政能變民而又能去其害民者父子一也故其卒而人哀之如思詹事不忘夫循理而動人之常性也而自克者寡繼父而賢人之常職也而自肯者鮮然則公能率人之所常而勉人之所罕是以爲賢而宜書者也始公召審察比再爲郎皆趙丞相所進趙公得罪門下士往往畏匿收事獨公不隨不絀如趙公者熟公素行不以爲黨也歷

事三世雖未獲論建然正學讜言未嘗相時容悅矢義勇發不以怵利動搖使天假之位袁楊氏之世德未必不於公見之矣故余旣爲公惜而又於夔也有幾焉銘曰

若昔肩事盡王寶龜獨行無儔一世所隨粵余與之天産良玉宛其口之成美不琢官職雖傳如彼舜華必守以義乃爲閒家河曲千里江則有汜其子往矣其孫繼起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墓誌銘

蔡知閤墓誌銘

公蔡姓必勝其名字直之其先自莆徙爲溫州平陽人曾祖岳祖欽父蔚贈武德郎孝宗立公以武學進士對策第一授江東將領故事將官謁帥皆小袖衫拜庭下至公獨袍笏肅揖帥因請以贄覲見召審察樞密使欲除學官且致意於公賜公恥之謝有疾出副東南十一將捕獲茶鹽當賞公不自言召試閤門舍人曾覿用事冀公見己故召衆舍人欲槪差會期同列屢趣公公不肯往旣得對陳六事移晷上詰難反覆公辨奏從容手箚付外多施行者知澧州母喪不赴知邵州論擇方面人材及天下大計孝宗尤異之曰覲卿一表前程未可量也勉之命周丞相留公

館伴公辭至郡言州起總領所錢歲捌萬溪惡舟敗詔易以銀在邵二年公私便之邵人乞更留一年勑碑紀政公皆禁止還知光州未至光宗召復爲閤門舍人遷帶御器械未幾武德卒上數問蔡某何時服除詔復爲帶御器械時御帶員足公辭詔員外供職光宗之在東宮聞公不見曾覿對宮僚歎息言佳士難得退朝常目招公自邵州還也光宗方參決見於議事堂謂公向在閤門煞有人稱道今去幾何比來安否其再爲舍人也知閤有闕將用公孰政亟召劉敬投之上因不快至是遂召知閤門事公以前比無用士人固辭弗許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喪太皇太后命今上卽位上御避再三公與同列韓侂胄扶抱登御榻涕淚被面庭中驚悚出知池州建德縣解强盜十人因稱冤公疑之官吏爭獄已具矣公閱其案有弓手坐他事同繫教因姑自誣服幸速見太守急呼至屏人曰若知眞盜乎趣命有厚賞盜果得十人泣拜去人以爲神徙知楚州北神鎮少年以剽境外爲業前後不能禁公曰與錢米什伍伺察用其豪爲總首旬一按試兩界以安有効用張嗔聚衆越淮自稱元帥謀取桃閑寨邊人兇懼公發示不知者密設方計俘嗔以歸斬於市然後以聞諸將歎服自謂不及也擢知廬州公旣領方鎭經度久遠議於今新城斗梁月城中間合築相連創二水門增建康戍軍徙其家勿更戍淺肥河修巢湖西口閘以通漕且造戰艦於巢湖並湖民願爲水軍者籍焉湖有孤姥山急難可保聚乾道中爲寨屋五百敖倉七十今浸廢而兩淮民馬官可給直聽自養歲大閱以賞激之朝論相持久方行而公已歸死矣合肥椿積錢七萬待非常朝廷意帥以使用徙遣漕司公

以自飭郡費者別儲之吏過其舊虜有楊椿數至光州獻攻守策實覘我守不悟輒上聞公奏拘縻內地從之除吉州刺史提舉崇道觀將用爲揚州命垂下嘉泰三年八月甲寅卒年六十四開禧元年閏月壬午葬瑞安縣雲峯寺後山妻楊氏封宜人子儀保義郎新閤門看班祗候仕迪功郎江東安撫司幹官倚承節郎新閤門看班祗候侍某官女適吉州教授徐渾先卒孫男六人孫女五人公爲政求下疾苦察郡利病條畫修廢先後必倫未嘗立名字斂財而常以其餘與民歲時寒苦嫺其尤貧不自業者親至學宮課率諸生勸教有義士人與廸在廬封馬亮包拯之墓因墓作祠建立魏勝死戰於楚新其塋廟以公用給祀徐誼子宜公之友也謫居南安公時守池將乞宮觀祿歸爲徐公奉其母徐公驚歎罔止之四方名士攬丁家者不

以密疏存問無虛歲蓋公以忠孝發其剛毅慈良成其密察故凡所立必得其大者至其小者尚皆可紀而余不盡錄也而又有大者紹熙初光宗已不豫雖御朝猶菁菁未平外庭不知之多諫上宜過北宮省候如禮疏積几上言或訐至上寬優不加怒然亦不能從也自是中外訛言相洶動無不譏切過宮者甚至羣以相率攀上衣裾泣曰壽皇死也陛下合上輦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等行處也急還內袴縅爲裂有責宰相上有疾明矣父子相見宜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宰相悵然曰君殆未曉夫上實有疾然諱言疾日御朝自如茲所以爲疾也且人臣無自以疾名上身之理旣而孝宗大漸上成服宮中中外訛言益甚或言某將輒奔赴或傳某軍私聚哭大抵皆反矣朝士潛遁者前後數人私竊以家去者甚衆近幸富民競匿重器村舍中都人朝夕不自聊或又責宰相上雖疾而不臨喪無以辭於天下今嘉王長若豫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相又悵然曰他日嘗降出一草孝書書言儲副事吾袖進取旨上變色曰儲副不豫建建卽代也朕欲卿知其妄爾然試合辭以請上再報曰甚好朕欲退閑久矣旣乞奏事不獲命憂懼無所出公自爭過宮至孝宗崩晝不食夜不寐私念曰大梓宮無主而上疾不瘳請儲不獲計且窮儻白太皇太后遂立元子代執喪養上疾其可獨與知樞密院趙公汝愚往反定議時韓侂胄同在閤門公素善侂胄曰公於太皇甥也吾欲以公至趙公所侂胄知指許諾公遂挾侂胄見趙公參語因知省關禮白太皇太后趙公又約工部尚書趙彥逾戒郭杲飭宿衛起居舍人彭龜年告嘉邸備進發皆定矣五年

七月甲寅禫祭時臺諫官有待罪城外者孝宗崩不敢復入而學官須祭畢將歸田里太皇太后遂引筆執至簾下諭曰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閑此御筆也嘉王可卽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百官泣拜起而今上已立天下晏然復寧者公本致侂胄於趙公定策遂立元子之力也及侂胄恃功專恣立黨論爲傾者方因之而知閤劉弼又內忌公卽務說侂胄曰蔡直之素厚諸名士今內參密畫外扶正論非君福也侂胄由是疎公出爲池州公歎曰吾受太上深知不幸太上有疾□□命懸漏刻而吾判家族出此所以報也事屬安定何妄分彼我乎禍今作矣亟去絕口祕前事侂胄果爲飛語中趙公貶死衡陽士不附者盡以趙公黨坐之自爲太師郡王擅國命絕席卿相而公連刺外州默默以卒悲夫公不矜功不徇利似矣然而以立君爲難者雖通乎百世猶將難之也故余弗敢闕以待信史焉銘曰

昔孝宗重武科時蔡公首膺臚甚易良不俠爐更外內絕
尤殊領賓閣前比無遭危疑建大謨上龍飛公手扶出三
州自戲娛翩其往跡特書萬山中林集烏碑斯今振古初

徐道暉墓誌銘

徐照字道暉永嘉人自號山民嗜苦茗甚於飴蜜手烹口啜無時上下山水穿幽透深棄日留夜拾其勝會向人鋪說無異好美色也有詩數百斵思尤奇皆橫絕欻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踔慘慄肯首吟歎不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爾蓋魏晉名家多發興高遠之言少驗物切近之實及沈約謝朓永明體出士爭效之初猶甚艱或僅得一偶句便已名世矣夫束字十餘五色彰施而律

呂相命豈易工哉故善爲是者取成於心寄妍於物融會一法涵受萬象豨苓桔梗時而爲帝無不按節赴之君尊臣卑賓順主穆如丸投區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厭之者謂其纖碎而害道淫肆而亂雅至於廷設九奏廣袖大舞而反以浮響疑宮商布縷綢繡則失其所以爲詩矣然則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使後復言唐詩自君始不亦詞人墨卿之一快也惜其不尚以年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同爲唐詩者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葉芝集常朋友殯且葬之在塔山林額雨村間嘉定四年閏月二十三日距卒四十五日

銘曰

誦其詩其人可乎身可沒藁不可無

運使直閣郎中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諱聞禮字立之余既爲興之銘其墓論其家世詳矣興之公兄也初公由太學用詹事恩補承務郎監湖州烏青鎮有將者爲方得賜帶如從官吏畏之宴聚飾居鄉監上公按令黜其班又有訟其留人子女者奪以還民醫不勝忿挾他勢搖公因力求去知泉州惠安丞時禁私菴寮有北庄號彌陀菴主僧倚郡將請囑爲姦利公捕立毀撤守怒詰問不測公徐疏以實守因敬公薦其賢得軍器所幹辦公事闕蜀帥辟鈐轄幹官兼制司眉之宗王姓養族人子族人爲大官倂冒其籍已而有子族人子曰籍之財皆吾故物也不與弟一錢訟之二十年三獲罪矣公歎曰世未有舍巨產而予於人者且安得異籍遂中分之其兄乃服請公謝一蜀傳誦以爲名判授湖北營田幹官漕帥張孝芳破殺賊黨多免死配流過江陵公詰帥奏於朝正

其罪會廢飾禮畢吏以例自留山棚元夕張燈可就用也公曰歲不稔民且飢宴遊可預計耶力勸去之會公再從蜀帥辟機宜文字將祠道公曰山棚倘在不敢飾亟命除而後赴坐人兩賢之吳挺死屬光宗不豫久未遣代或謂吳氏世守蜀故名吳家軍當暫借其子弟以俟命不然變生既而果撕非者至軍亦皆死蜀人尤懼獨公持不可復選李世廣攝又半載朝廷始用張詔而以李爲副衆乃定辟知黎州西南夷叟失索結連青羌吐蕃五部並反公切責諸將曰爾輩常諷蠻使叛而欲買降之利在已是以邊禍屢作取最甚者趙鼎魏大壽劾罷之拔義勇正將楊師傑委以討賊大渡河側有聚落曰三村居民百餘家素爲羌鄉導賊資以入寇公誘降之徙於內地邛部川王者盛於諸羌有女兒城賊借以出兵公以逆順喻之願助王師叟失索勢始離然猶率數千人鬭安靜寨公厚賞募士內外合擊大破賊斬獲糧仗得免者十三四諸將欲乘勝渡河公止之叟失索請以買和舊約得糒而降公不許曰汝能斂兵束手當貸汝死否唯有戰耳公於安靜新舊寨中間擇險要築艮溪寨視二寨之闕修完之踰年叟失索乞降其哀公已移知常州矣爲庭受禮畢遂去叟失索泣送曰我以安撫恩威故來今安歸乎公慰遣曰汝第聽朝王化無他慮也自叟失索畔服二年中公本末精審不失機變今載其大者如此常之獄有手刃傭主及家數人皆死獄其廬州以無證佐奏裁公亟具駁論如法公在常如詹事治郡以明義厚俗省爭訟爲本滯象如山予奪皆盡秩自滿旱乾無年公疏救荒莫若預糴熙來費數十百萬而人相枕死如故者行之晚也又禁米不出境糶無遞疆雖

貴家護截上司督發背不聽是歲田無慝稈而民食獨自如朝廷命公留將卒行之不樂者排公竟罷起知德安府改太府丞除考功郎建言磨勘法文臣以四年武臣以五年而遷理必自五六年之一月然或四五年而爲歲六十九則五六年之一月而有不得任其後者矣非天子所以優臣下也請限歲終得磨勘至今行之出爲江東轉運判官約紓拾遺求久有錢三十萬緡別藏以待非常爲部內損積逋減月解廣德賑飢宣州南康修學養士費皆自出急吏緩民損上益下隨形糾劾風俗大改加直祕閣仍運判以病主沖佑觀歸至陽溪開禧二年六月十九日卒前數日與余書論事耿耿不疑其有疾也十二月辛酉葬於白巖宜人萬氏先卒再室以張氏子曰仲龍迪功郎江淮宣撫司准備差遣曰馴某官曰驌二壻曰朱蘊厚曰薛師

謙公果敢激烈當官職與事遇法理不順者直前疏治矣縱川決黃敢嬰忤信其志雖雷霆獨立猶面折無諱也在荊州向余劇語脩事紹隆開禧勞忠慮于時正邪賢不肖一一記憶無遺夫能知兄弟之意以達之於行事步趨若一人尺度若一手至充之於性放之於古其不合者少矣而其公者曰此一家政事衛余昔至泉距危事三十五年矣其人思而愛之如初至浮光與之遺蹟又余所親見及公攝閭而遽去去常而復游也諸像以祠刊石以紀傾郭而逆送扶舟而後先不絶也一家政事何如哉然則爲公子孫者皆勤其業皆遵其教民世世被之皆曰一家政事然也不亦善乎銘曰

仁智同源而異術鹽梅同味而異物偉歟立之而以剛閒養之以仁從兄之溫高岡千尋洪流萬里不爲清淡者於已事非色非聲衆人母之咎爾後來倘稱述之

陳叔向墓誌銘

叔向名葵姓陳氏處州青田人父彥成宜教郎致仕君第進士莆田主簿攝尉盜獲法應改官君歎曰彼罪且死而吾利之耶簿緣故例掌僧租僧逋簿米有定數囊山一寺至六千石簿得之安君一掃絶教授婺州教官歲取錢米於學取職田於東陽縣數百千君別藏之爲諸生市書略具焉又教南外睦宗院趙丞相知福州君謂趙公未知道指告提耳累千餘言併以崇飲飾遊爲戒趙公矍然受規薦督祭授淮南運幹方議修石梁瓦梁堰君言今果行此則眞滁和涵浸失業濠光安豐怨不保護六郡體大備圉當別求事遂格運司交幣將半而虜主卒北人要君改服君止不渡淮或勸姑聽許君曰漕檄令輸銀絹耳無預弔

郵必若改服須奏聞也虜不能奪竟常服而畢知平陽縣號爲劇煩君臨以至誠適緩急之中吏民畏悅紹熙五年正月五日卒官年五十六夫人洪氏後十四年卒子志仁志義五女嫁者鄉貢進士洪緯康伯趙太學生劉之海之海死迪功郎監海鹽買納場席森慶元四年十二月甲申葬永嘉縣三洲臺湖山乾道淳熙中聞學自盛士梯山棧谷自力於善君仕不希衆有軋推其僚事父孝謹宦教君病不解衣數月兄弟相愛友門內諸樂無疾聲遽色祭廟以主合族以宗行義修內外完彬彬乎一鄉之和也有吉人良士之實矣君既與魏益之游每恨志慮昏而無所明記憶煩而不足慎益之因教以盡棄所懷獨立於物之初未久忽大悟洪纖大小高下曲直皆髣髴若有見焉自是以師道歸益之且疑呂伯恭誦書徒多朱元晦修方不療

時呂公已下世矣朱公雖論未合然並其調近無隱士有比有所者必使往從之曰可以寡過也昔孔子稱憤啟悱發舉一而返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往往近於今之所謂悟者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也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叔向指包蒙之鑰游於廣大而常自言用功益難進道愈逆古人今人皆未可輕議其勵志勇猛蓋不以悟自足也而益之不然獨守其悟而百聖之戶庭虛矣然則叔向之所以異於其師者益之亦未暇詳也二君死餘二十年余復老病追念往事悲慨無已銘曰

履卑而行尊言約而義富經術修明表裏純茂美玉精金宜在清廟此趙公薦叔向之美也叔向之劘拂趙公如彼也趙公之敬聽叔向如此也嗚呼能用功名顯有以也

黃子耕墓誌銘

子耕名㽦黃氏自金華遷分寧至本朝爲豫章聞家矣給事中庶伯祖也戶部尚書叔敖祖也朝散大夫埜父也太史庭堅字魯直者從祖也天下盡宗太史詩外夷殊域皆稱江西而黃氏由此不獨爲豫章聞家也子耕澄潤明澈雅服緗籍纖塵點俗揮絕限域人謂興起魯直矣讀其詩詞如逗幽薄超高[illegible]宇宙奇曠風露綽約人又謂非子耕所能矜道遺墨散落收拾未盡爾子耕不自是家學摯從郭子和朱元晦甚久取友雖魁傑士而皆行篤言信步步著繩墨未嘗放達而好恣淋蕩而無程也故子耕蚤歲名重江西調瑞昌主簿監文思院天子郊見上公貂蟬久遠暗淡大禮事務惶恐以咎子耕子耕出祇候庫牒指曰此未嘗許重鈹也且安所取金事務怒曰監官不材吏誰白飾之子耕笑曰大臣非其首所以敬天也若專知階備豈勝任耶事務以爲玩己益怒盛氣將劾子耕或曰彼事大臣以禮子事大臣以詔可乎事務慚而止先是湖北安撫使章森薦可職事官前宰相趙雄知洪州又與轉運判官林湜薦至是給舍侍從又交薦要人使所親招之不往因其知廬陵縣遂以爲堂除五溪故猺獠族稱通道新耕省地上氣勢自由縣官不能主令子耕陳詩勸懊有公事立期信使之緊慢應手如一家人監司又爭薦朝廷第其語子耕亟按處州通判經總制有額無錢十收六七每歲三月有曹按籍稽之有屆減磨勘之文俗號爲殿最綱其法必行通判孳爾借係省預繳牙契常爲殿矣子耕會一郡成賦法應隸經總者以十年中酌取之閣免其逋負錢額均等故態盡革更爲最矣兩浙薦士又以子耕爲首主管

官告院大理寺簿軍器監丞歲爲三遷善類皆喜曰獨用矣然子耕意不樂閒行西湖戴蓮葉榜擊汰慨然歎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有清味何耶豈耄耶抑市朝山林故相逆耶遂以貧請去知台州又年餘以從弟死訴歸哭之論者頗疑其迂子耕詞不已知袁州過撫州哭弟哀甚得疾即謝事諸子進藥不肯飲示以喪禮而已嘉定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拍牀呼曰可行矣夜漏上十刻手書起字烓披之坐良久卒年六十三六年二月丙申葬分寧縣雙井夫人吳氏子曰烓國子進士黎子耕卒後二十日亦卒曰在女嫁承事郎監隆興府苗米倉趙崇斌先卒孫曰鏶初子耕得台州知其家世者謂晚暮以晴子耕子耕曰某書生蒙此過矣既至則勤苦夙夜先勤後禁訟牒舊千計銷縮纔百餘悍頑易節囂險改行而郡

稱平治自頃吏道龔習所師用往往暴民之事也有欲行忠利者共嗤笑之而州素簡陋禮文所當施而有闕者輒曰吾未暇也子耕於酒稅不用最高比私賣偷賺陰縱之減則例添升方人感其覺既而課入皆多於舊虛籍坊場錢百餘萬非本界也壹償不自列而在民者猶太半貸不復取縣當輸錢七千萬子耕日前後相承至此爾不能爲鞭撻費也盡除之爲濟糶倉貯穀青黃時下其價使不踊爲抵當庫儲錢雨雪時葺民急與之置叢冢二葬棺千五百置養濟院左爲安老右爲慈幼又別造安濟坊以居病困凡此皆自有子本使後不廢不徒爲之名也廟學臨首增修刱櫺星門益諸生食有詞訴稱小學生者建小學擇學諭教之製釋奠器服而儀門之兩廡僦爲賈區久矣從而新之更作麗譙完城益轝班春閱武皆具亭觀坊巷表揭悉可別識其費各數十百萬然後畿內之公侯秦漢之郡國稱其制矣余觀子耕了外物成壞猶影像空寂然而毫末愛惜於廳廚有無之間急迫備預於歲月倏忽之頃常食糟蔬鰥爲家人不知從太守爲樂也特重教義興滅繼絕任爲已責方纂郡志或言謝顯道家焉訪之有謝官人者常代院長送符帖蓋親孫也子耕對之泣與冠帶買田宅祀顯道於二程之次曰自今其爲士人不知竟能如子耕志否昔人稱顧覬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彼將不以名蹟衒其志歟雖然使用世者皆若子耕之爲則治不勝舉而古人之功效可冀矣銘曰

其文也鸞其清也鶴雖競於善而實無作魯直之宗百年再振雙井有名爲子復新

台州教授高君墓誌銘

君名松字國楹姓高氏福州長溪人曾祖瑄祖亨不仕父融有素履起家衡州司戶參軍既乃遯其官與野僧遊一錫獨往經年忘歸家人常訪求深山始得之君紹熙元年中第授臨海主簿青田尉不赴教授台州嘉定四年十二月六日卒年五十八夫人何氏先卒三子峻慨悚一女從浮屠六年後九月某日葬廉江山門始陳君舉爲名師自出新學文體一變集處多老成俊特君少年能探請深處語移日精銳鋒起同進皆回目盼末坐試入高選史丞相當舉送奇之更擢第一然君不專爲科舉每黎明讀書夜丙止書益多見聞益高達華枝蔓葉自然消落以是不驟合於俗而昔之同進反先達矣蓋二十年方有名第既而司戶死母陳夫人又死君益以其閒放肆於書尋流會源今古終極不輕費一卷頭爲洗沐地也又二十年同年或已敗官登朝而君方至台州故例博士撰解訓一二通據案抗聲讀諸生俯首聽謂之講書君曰是何所明耶令更進迭問疑難交發講意而退士人喜來學日衆學既久傚欲大辯敗令下一郡父兄歎服然君已病矣嗟夫君不以老厭仕幾及時也不以貧願仕幾有行也時有早莫莫亦可也而猶無時何也行有大小小亦可也而猶無行何也始之難於仕不忘修也仕而難於祿愈其修也修之數十年矣而用之不能終日何也孔氏之言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穡嗟夫君亦不能穡而已譜數十年之種而芽無獲焉銘曰

吾嘗歸自南方而過桐山之里始脫幽險愛其衍美棲山寫水宜產文士曷又剛之術以孫子

戴夫人墓誌銘

夫人戴氏黃巖人嫁同縣丁世雄年四十七慶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卒十二月二十一日葬從其夫子木某官復某官初少雲外豪華中易直價傾一縣客自天台鴈蕩者多歸之少雲必留張飲佩觴論茗窮日夜與奴樂夫人整坐裏向杯酒甌羹凡贈遺之物親自經手飲散少雲鼻息齁鼾夫人吹燈起檢料內外復治其如昨日矣如是終少雲之身少雲卒木生十五歲夫人趣使請余爲銘意欲示其夫之傳也木遂去他郡從碩師而夫人方翻拆舊廬斂工斲材北歸則高屋長梁瓦甃皆煥然矣又不幸死早二子木極壯長然家事已治遵行之自若十年間木登科佐安撫使幕報旗勅牒交道同時射策知名士絡繹踵門爲士大夫家丁村未有也夫人及少雲歡喜於墓下曰得吾願哉余每患世之夫婦殊性有所經營其大欲廣婦必曰狹看設於外夫欲崇侈婦必以儉人有求假夫子欲與婦輒慳固論已定慮已行婦從中沮止十事稀八九壞矣雖然陽疏而陰密一於張施而無以挈聚則家亦或不成未可盡非也若夫德與夫同趣好不異夫有滯意旨曲以中之夫雖開口斥大反過洗其陋完其鄙襲其缺補其薄入以是爲非婦人之常也然而益厚其家非稟擊之卓安能若夫人是也余哀夫人與少雲志合類從終以畀其子孫也故復爲銘銘曰

昔種之木陰復陰昔讀之書單厥心其驕幾何高自今

劉子怡墓誌銘

先此七八十年仙居清通兩鄉間有隱者劉君名愈字進之學佛得空解自稱無相紹興庚午大饑民將流亡君願合平治險道不足又以其家山林從使樵賣不足遂以私

是請貸米於官足之比及秋獲自償也甲戌復饑民相誘爲劫糶樹村尤甚縣尉不敢前議益以鄉兵君曰人心方搖激則愈亂矣單馬至下渡潭坐酒坊呼其首鄭重開說衆悟且慚相謂曰昔劉居士救我死以有今日不可逆也遂散去餘亦隨止隆興壬午癸未大風甲申大旱草根木實俱盡君聚人匯函乞發常平賣度僧牒博糴他州詞其哀痛上大驚曰溫州荒耶此何人者能爲朕言時太守袁孚代歸中道詔令復還以君書付之悉如其請是三大饑長老所記號爲厄運而柳溪之人能團聚生活不殍殘於饑羸者君力也溪有石出中流大如兩楹屋其下爲洞穴號石敵舟失勢瞬息已投敵中君與鄉人陳常謀曰是不可鑿累石障之水別行乃免或架木爲樵以下魚者兩梟集則舟泊不敢動自菰田至潮際相望也君爲白縣皆撤去自是始安流矣州賣鹽七十四萬八千餘斤吏抑配四五等戶常以一徵二日較月比民不賴存君遣子扣御史曰天下疾愁安有公不知知安有不言乎得罷增數者十餘萬斤君曰於何足以寬民爭六年不已竟減二十五萬餘斤至今民不復買鹽然後生或不知爲君賜也君既以人利害爲身苦樂酸儒蹇子相和趨之飯羹不完飽錢百物準作家計俄又劃裂伺於枕候於垣出門不假遠家人曰吾翁其反舍則異色人四集如市矣六子五姪皆樸靜重訥未嘗程督鵠侍株立不一亂聲色幼子偲君愛之曰能大吾門士偲方資詳審時然後言躬行推爲巨人長者君所欲行奉命恐後寒暑千里外舉無惰容君既卒家稍衰偲往事力不能應縮手皺眉蹙額而已士偲死子公億吱閼踊沒涕糜縈地而言曰屈吾父哉抑吾祖哉余少學

於君數其前後師儒盡有名士也論堂肄室皆整藍書法帖皆備程張密語蘇黃快句子孫皆班班能道之今兩鄉文物爭自磨洗齊衡一州自君始也方其時衆谷窮人拜手扣額倚君爲命拯難闕匱臻於爽行其德大矣而報效顧茫然何哉豈富貴利樂必自古而忘已以徇人破家而就義者勢固當爾耶嗚擾憂天不飢溺謠予以爲顏詞同道蓋其位分各使然也君一夫微甚而憂衆人之飢溺踰其分出其位矣豈天意遂不許也余不能知也故司士偲葬書以道公億勒其冢旁以俟窮理者考焉士偲字子怡余友也銘曰

雷溪之丘兮渠可倉兮導溪之流舟可方兮扶其艱內厎太康兮闢其宇文中州抗兮猗嗟若人孰可忘兮曷未報之刪彼蒼兮

劉夫人墓誌銘

宜人姓劉氏名誇敬永嘉人祖安上給事中父誥監泉州市舶務夫鮑澗朝散大夫知融州嘉定五年年六十四七月二十四日卒七年正月十八日葬仙桂鄉安豐與子渠早卒埜臺德縣尉孫磐將仕郎當鼎始清鄉喜禪學趺坐辟觀湛[illegible]凝寂而埜□□□□古今宗說蔓衍數百千卷橫豎案上脈理斷絕口下勘點曰某話頭某未闡山袍野衲爲不請之友所造詣人莫測也夫人素無婦女氣習簡服用鄙絕飾資度沖遠明清癯與埜持論月邁歲往性現根熟一旦昭徹情識俱盡機鋒洞照時出頌偈迴脫常語既病以珠步搖付埜曰以是其棺衾垂卒閱視盥手而逝埜爲余言如此昔龐蘊夫婦破家從禪至賣漉籬自給男女不婚嫁爭相爲死言論播於天下浮屠世世記之以爲超異奇特人也雖然使皆若蘊則人空而道廢釋氏之徒亦不立矣夫人佐其夫有恩清卿病八年一飯皆自煮內事無鍼綫不縶家行無纖毫不備欲樂棲止倫紀通明若是而共遊乎方之外可也非爲蘊者也銘曰

既欲既休不遯不流何淨何垢無前無後

沈仲一墓誌銘

沈君名體仁字仲一先從吳興避唐亂遷溫州爲瑞安名家有彬老者北遊程氏師生間得性命微旨經世大意方禁春秋學石經甫刻即廢彬老竊賂守者自摹藏之君生後百餘年珍其遺書嚴奉若祕文爲志意閎雅郁達辨利常言沈氏本以儒術廉恥興門戶柰何求官達問生產與俗人較高下哉敬上好文十室之聲一詠之工無不降屈坐者滿堂酬義侃侃夜後市音閴寂乃聞獨誦聲琅然嘉定四年君年六十二卒許令適來余謂令仲一疾幸少平何遽令曰吾行也邑之大夫集仲一所爲別勞勸而然余始疑君豈爲縣多支關耶而力病至此令慘戚良久曰自吾爲邑二年仲一無指失訟到庭然守廉倚循時輓假不吝衙賴仲一常先事之然每節鄉東帶和若啜者稱去矣歷十餘令無不然者其力病至此爲禮爾余以是多其保家有常節也又參之所聞君終身有師陳君舉是已記其言觀其行老而益綦然不倦以爲重其取友道廣賢者親之貧者存之授廬丐食死而不試然不特以自重蓋其持身有常度也天行或佽因民利欲建置君率先推與無疑然歲熟不以爲德役成不以爲功彼偶汙漫敗事亦無恨意不追誚首議者蓋其應事有常準也凡若此豈於君於法當書之亦爲後世法也夫人項氏四子曰橘曰東卿曰

煥道曰得翁爲尼未嫁七女張埴趙炳項振玉許仲序巨仲宗爲其壻埴筠州錄參仲序鎮江府司戶仲宗將仕郎五年檻等葬君於北湖馬奧山而以項氏之命來曰吾夫行事知者以爲賢不知者以爲難吾雖婦人不敢廢也其在時手鈔子文自甲至癸戒東卿異日死不得斯文以銘吾墓猶不葬也余念一生與君相邂逅不數四列禦寇之於南郭子疎矣有間矣而能望余深如此豈其寄情高遠眞有在於形質之外邪銘曰

冰肝雪膽自琢磨書林書苑紛交羅詩得好語終夜哦今雖遠矣山之阿豈無風月相與過

胡崇禮墓誌銘

崇禮胡氏名撙會稽餘姚人自承務郎監臨安府樓店務西京中嶽廟兩浙轉運使浙西茶鹽司幹官慶元元年五

月某日卒於吳年四十九二年十二月某日葬翁湖山夫人周氏二子衛衎二女長嫁歙縣主簿石孝湆崇禮本末單厚終始信實啟發穎銳而守以凝固激厲勇敢而行以和順俗所溺情戲鄙詐未嘗留色眾所競假巧黠慧未嘗接心父禮部尚書沂乾道名卿衣冠推其表則兄監岡易庫拱湆熙名士朋友載其言行崇禮步趨顧省無一事不以父兄爲法夢想跋及無一念不以家門爲重先世故書緹囊珍儀重封之屏几遺字籠玩往復或移日尙書階不及論崇禮頓首麗正門請曰先臣幸以詹事侍陛下東宮光宗惻然特賜謚既定章簡又曰此非所以議臣父也卒易獻簡乃已岡易不幸棄盛年崇禮悲哀思慕自罷官乞岳祠曰不得是無以葬吾兄餘姚之胡岡連壟接者八世矣族人貧富相通親疎相鄰墮枝脫葉亦使自存越人言松檟壽變能無毀傷者或羨胡氏蓋崇禮營護其間也在運司發諸縣板帳一日條無名重賦白於長吏盡除之長憚其直遜爲謝曰當議而行不敢迫也甲寅乙卯歲浙西先旱後水湖常州死無慮室縣梁河堤積屍千數崇禮泣懇於朝適會所知爲丞相急轉米多賣僧去長興安吉山谷中緣門廩飮之民賴以少蘇既而崇禮亦苦被疾遂不起此皆其親戚所記鄉里所傳而余識崇禮且見且聞不忘者也初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矣以故越人爲其學尤眾雨併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澄坐內觀周氏賢明身治鮭菜供飯羹歷歲閱闔無毀其度士旣成名無不向重崇禮謂宜世用然竟不遇不壽死死後十五日周氏死又八日幼女亦死衛衎尙少浮柩縱橫而歸吳越

人皆咨嗟痛惜以爲天之於吉人善士何其不少假易至此而崇禮執義秉德既乏爲善之報而死亡摧折之慘反加甚耶然其後未久衛登進士第登朝今爲朝奉郎通判明州衎後其兄通直郎知黃巖縣贈崇禮官五品周氏安人胡氏其復起起必崇禮子孫而天之於吉人善士其終不虛其應特有久近淺深而已嘉定六年冬衛偶來永嘉見余言舊事相對歎息余觀衛懇懇於學術衰廢之餘補綴張設若欲繼其先者鳴呼是胡氏義理德性之傳而崇禮之靈所以相之也影響遲速何足計哉銘曰

生而知方學而蹈道職當成身豈問常報淺耕先穫深種後收靜而自至孏焉待求蕭楸亭亭雲塚巋巋崇禮之銘于以尙德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墓誌銘

校書郎王公夷仲墓誌銘

進士試御前考官定號名來上所謂高第者天子常親擢賜之天下以此占上意好惡而士之遇否治之通塞係焉紹興二十七年永嘉王龜齡爲第一臨海王夷仲實第四於是高宗臨政久日新其德思與草野奇傑士共起世務遍閱所對策取能伸直節吐敢言者無問下第即拔置之而夷仲至舉司前後頓挫十數往返傫然窮老矣忽一日受明主不貲之恩如此龜齡既爲一時所宗而夷仲與同時登甲科者亦皆獲重名於世至今稱策士之盛必曰丁丑榜爲然然則豈士能自高耶蓋上好之徽夷仲衛臨海縣人曾祖安禮祖居中父庭筠解褐婺州推官滿秩待太

學博士闕召試爲秘書省正字兼聖政檢討官遷校書郎足疾乞玉隆觀明年乾道三年年六十一疾甚以六月五日卒四年二月九日葬重暉鄉唐奥山夫人賈氏先一年卒後三十二年長子俱之卒次曰膴之免解進士幼曰棐女嫁故知池州趙善臨孫曰象祖曰革曰夢龍曰丕祖曰淡曰宇孫曰文子棐夢龍中進士第棐浙西安撫司幹官夢龍信州教官始夷仲在婺孝宗立賜軍兵錢州無見緡未給也守方宴賓卒不顧衛幕極上雜坐妄語夷仲聞變步行入府門卒望見即招手下曰節推來躬聳喏如平日且慰曰侍郎犒賞遲又欲折支與健兒邀夷仲笑曰汝誤矣即位例將四十年兵火散落我攢檢方畢何得爲遲錢已在庫何名爲折卒稍退夷仲自守借於他司俄又報兵士毆庫吏死矣夷仲怒叱曰汝不聽名次而亂取必斬無

赦卒意折皆曰依節推說始散去州人極以此多君括有二士人家銀見官爲窠採而吳郡王自有曹符下趣取之士拒不聽吳謂其劫也移數獄至婺夷仲諷守守曰吁是力足畏也夷仲曰畏理耶毋力守因以委夷仲亟至右獄問詞主安在吏曰官人也隨司爾夷仲鞭吏急追詞主將械之其人大懼首服士幸免守併以此知君既入參政事故決意薦君矣在館爲省試點檢得詩賦卷白於衆以爲絕出也獨一參詳及同知論未合爾明日同僚來告曰事去矣同知歷諫長參詳亦入臺矣夷仲曰不然此程文丁擢也無關臺諫力辨之竟放高等四方士補試於貢院晨門未啓值忌日行香至親王不得前取別巷過宰相街司競棘叢中或傳坐此罷太學矣夷仲輪對從容爲上言上曰聞無賴者亦來耶夷仲曰誠然萬人之聚固無不有然

異日爲陛下棟梁者皆是也上意解浮語浸息故夷仲雖不及預大議而果決敢辯危事堅正能遏橫流余又聞一日上批夷仲及張校書咨皆爲察官當筆參攻使所親賀同上不知君選人明日爲乞上殿改官畢盡預討欲言者夷仲皇恐辭曰某明系求逾月便作御史人不謂有徑路乎懼終不許因草劄若備對者言考第舉員而後改官不刊之法也近世或入穀或獻書或父祖勳伐或特旨上殿皆得改秩雖由權道徒啟倖門非祖宗意也所親果復至曰上命無庸辭也夷仲出其稾知不可奪遂兩寢之其於進退又能自重如此居貧尤厲操贖貨而得金價十倍家人有喜色夷仲趣使還之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也攝倅十月食本俸而已倅時攝州兼攻之有司劾其罪倅窘持劵五百祝夷仲曰請書紙爲驗夷仲反劵與書

嗚呼夾伸不幸而不盡用然迹其素守本末而後知高宗之親擢可謂知人也已銘曰

嗟昔之早而售之晚道與世異用與好反後五十年託在碑板

華文閣待制知廬州錢公墓誌銘

公姓錢氏諱之望字表臣常州晉陵人曾祖諱同殿中丞祖知雄父友贈中散大夫少放達喜奇策虜亮至瓜洲參贊虞允文方課水戰公請呼海船在澄江者雜舟師上下入而乘風截流若神賊駭不測可沮絕渡之計虞公行其說且問今當何向時虜號百萬江東危恐公曰兵無衆寡勇者先奮躁者先敗賊雖蟻聚而棄信殘酷驅脅遠來下莫順聽此內潰之勢也願無怯而靜以待其變未幾虜殺亮而遁符離之役道謁張忠獻公曰相公何不三邊並出使彼東西奔命大功可立也今獨趨海泗一不如志疑謗交起無能爲矣竟如公言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襄陽府大軍倉虞丞相錄前驗差江西帥屬賴文政反前帥龔參政茂良白上以賊委公公薦黃倬可用爲方畧授之立擒文政改官增秩公奏賞倬宜厚臣濫恩也可損上多公讓從之以宣教郎添差通判鎮江府母喪免再通判鎮江府知光州未行知楚州上猶遴之改知和州初上令建康都統郭綱及淮西帥漕實官田括隱占使兵爲耕公極諫括田擾事不速集但擇故荒圩美田五百七頃溝埂牛犁踰月皆其兵承就屯民不知役和故任武守連數人益壞公檢御有方郡復完代還上論事甚久因歎機會無有公對今有之恐陛下未能行上愕曰何謂也公曰昔操伐烏丸劉備謀襲許今虜酋往上京兵將從者十七八儻鼓行卽

前彼子悖於室父困於塗往返萬里士馬疲極將何以戰一二日之機古人必爭況歲月懸隔乎上撫床曰好機會無人道此除金部郎官俄知楚州用屯田勞直祕閣議者以濠楚使効多代名自今逃死須言上乃得收既有旨公言乾道初招魏勝郭昇張榮義從人給田勿課役勒五部月一至州習射犒激名曰使効盡陝西弓箭手法也纔三百餘人耳州縣惡其獷鋭難制死亡不復補甚者抑不令赴州失本意矣然則非官所廩安用代名雖曰免稅而所謂歸正人皆未起課役非以使効故特優幸議者殆未詳也公遂募五百人部伍精熟盜不敢發於是上令教兩淮民兵萬弩手而公選勝兵七千八十九人參之軍制束以隊伍別以事藝嚴以訓練他日上遣官拍試獨楚應格始公患大軍更戍無留郡兵山水寨不就律無以應敵自徐子寅於山陽寶應置三十六莊寨禁無得私有軍實犯者梟而羊家寨瀕大海姦猾所聚公籍其尤剽悍二千三十五人約爲急難備且弛禁許挾弓弩自便皆感悅從命有李植者自言宿遷人韓世忠能攻淮陽植父將與宗族鄉里自拔從之今已零落尚四五百家公歎曰諸葛孔明西縣之民也令植轉相語得四百十六人定其要束與莊寨同上爲特補植官在州四年所行多此類進直徽猷閣公又條三邊戰守事曰揚州有三城三堋楚有大小清河淮東恃此謂扼虜來處足矣虜設乘虛自招信盱眙抵淮陰不一日薄揚州不二日滁眞通泰亦徑至江上彼兩路何獨不然陛下可無令韓琦范仲淹者通一路險易熟議之乎且卒饑財匱兵少今日之大患也然而卒欲飽則財愈乏矣財欲無乏則減兵且不暇其何以增若兵自耕民自

戰沿江諸軍各擇地分內閑田種之而民兵萬弩手用一法給器械較精惰署計可十五萬與屯田大兵相參此三路之郛郭也昔韓世忠在鎮江張浚在建康淮東西便爲地分大儀天長昭關柘皐虜來則戰皆有定所三衙助之所向克捷近諸郡修城築堡遣兵更戍大牙古誌尺寸之外胡越自分如是則誰肯出力會戰於要害之地耶臣觀諸軍氣習今昔頓殊昔欲戰不欲守今言守不言戰馴致疲懦十年之外雖守不能矣陛下幸詔諸將復紹興地名使如世忠浚輩苦戰立勳夢寐庶幾無令消磨坐相視誰孝宗省奏太息曰方天下無事人樂安靜莫肯更張此論可謂深矣時光宗參決上顧曰太子熟看人材須用方見和親久材無所施更無事嘗遂委靡朕思之懍然太子宜常在念錢某可使帥揚州是歲淳熙十五年也雨自五月至六月清河溢壞城千丈公拊循賑貸恩紀勤備楚人德之進直寶文閣知襄陽府言者詆公昨在楚既修城水卒突壞削職罷公始至楚以甎樓櫓不壯易之千間城敗非樓櫓習言者誤也知靜江府私錢濫惡流入兩浙朝廷議禁絕提點錢冶劉焯請以私錢二當官錢一抽貫數百約其多少府庫皆封鎖市邑關閉兩淮騷然公四疏言止弊息姦要在安靜淮東地不產錢人不私鑄貨幣轉易尤重上悟以官會椿管米度牒價數百萬緡盡收淮東民何罪焉且天下安危在邊北使過淮耳目所接繫國體西私錢納鎔鑪中而後少定然時宰譏公言切竟以失察私錢坐鐫一官安撫司兵自劉綱向子固有東西渠使劾是公武有効用郭棣有効士有強勇名號雜軍律不齊蒙盜賊伏爲一方患公請併爲強勇募材武足千人隸御前

置統領守將之宿蠹始革公之在揚會復治兩淮民兵而公在楚日既施設有緒至是遂具爲一路條目取丁結隊執色總首分部閱收任責七事上悉行之仍下其法於淮西及將進丁入老公手書屬郡喻上指懇切選丁壯四萬八千二百餘人增舊籍三之一於是淮西遊擊奏罷萬弩手上付公相度公奏紹興末孝宗命張浚置御前萬弩營於建康癸未戍泗州甲申與虜鬬皆有功乙酉講解散歸其家乾道中令徐子寅復置于眞州其後就田自便不復喚集二十三年矣弩藝劣弱壯健銷墮營所見近事也至於土著無逃亡之患自耕無坐食之費民兵萬弩手最爲近古孝宗所命浚所行不可廢也不原其立法之初而議其受弊之末則羊亡而禮從之矣萬弩手得不廢蓋公在楚四年在揚三年及前後反覆爲上言大抵以屯田民兵萬弩手山水寨爲進戰退守之要始末皆守一說思慮皆執一意非若他視時上下隨世改易揣摩而投合之也王卿月使虜道病公代之旣除直龍圖閣再任而言官以公營運販易降顯謨閣罷初公之併強勇軍總領必欲使揚州自當券食之半公爭不獲別爲營運以其息給之又力爭曰御前軍而仰食州郡可乎五其奏始已以本錢歸備邊庫自是公屢被詆觚魁有造遊士之獄者索其楮中得公彈文檢御史所上不差一字復以公提點鑄錢事留爲軍器監實錄院檢討官將用矣而大奚山盜起攺除祕閣修撰知廣州大奚孤峙海中去州一潮汐民煮鹽自業漁採亡命萃焉吏兵容之非一日提鹽繩之急怨而爲變諸司招捕前郡異同紛紜賊愈横遂空巢穴奪客舟徑指城下州人大恐將逃公麾諸軍奮擊一戰殄滅列柵山上分

兵戍之微公決策廣東幾亂併關官罷攝士捐丁田米分鈔麻目錢歲萬七千緡場務積欠四萬餘緡珠香翠毛不買一錢除華文閣待制詔知隆興府辭漢樊路湖改知廬州至數月疾病參半猶自力判諸司累訟不定數百事光黃民爭持曲直詣公會拔郡再除其冗複歲省萬五千餘緡衛兵兩寨以客將書表爲將佐公一釐革又以安豐忠勇軍不治奏斥統制邊公彥欲考詳沿邊利害別爲綱目而公病不起以慶元五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九廬人及淮西人待公疾瘳投詞者千餘人嗟嘆曰包待制死耶作十五詠詩以傷之六年三月十八日葬江陰縣昭聞鄉由里山令人何氏後公四十二日卒祔焉子延碩早夭廷王某官廷瑞某官廷玠某官一女先嫁戎知剛再嫁某官孫男二孫女六階中大夫爵晉陵男初孝宗雖脩紹興

故事復與虜通使而以其間討軍政講邊備陰擇奇材爲有事之用親擢下僚至貴顯數十百人公能最高誠款內發事有不便陳義指切未嘗顧望所建置後皆遵行不敢變然世未能知故其記其言與事所以見天子鑒識盡下人臣憂惧思職而公之遇合可考矣銘曰

孝宗上聖志已好能匪徒好之遐侯躡卿時惟錢公百選一逢材如源泉汲用無窮揚東豫西越南雍北四郊不警雖警迄息冠帶弁胡韶勺世讐畏戰靡靡明主所憂孝宗劉天公困多毀待從晚矣歲月弗止既謀既明既勤既成當時不知況彼後生孰遠而存孰堅而朽我垂於文以俟夫久

陳秀伯墓誌銘

平陽豪士陳君堯英字秀伯少有大志一時貴人非其能所致雖其能所致而終不足以立視之昔如無也紹興六年上書詣闕陳策十二明年正月再上清朝政序序亦十二語益切三月復上兵書指畫利害尤急高宗異之令政事堂召問君既不以求和爲是而書語侵中書執政固不喜至召問君長揖色傲論事泉湧不肩執政愈怒奏罷之君不悔也將歸又以三書抵宰相曰苟遂某言中興之業未見其可高宗側身修行以來天下之士四方獻進接踵釋白袍或通官美職衆矣嗚呼君之言不用而身無成亦豈其命也歟後七年君始入太學學法不許上書君亦絕不及當世獨場屋對策猶抗言如故以是無所合夫親遇明主千載悟意九筵之室可陛而登屢省之歌可風而賡也尙邂逅不偶況一夫之取捨何足動心乎隱顯窮達之際在君可以無憾矣君所居號陳營里其先自蘭溪來至

君九世先造一宅推與兄塘瀆疏通衢路回達葬櫬覆廂如邦侯邑君之宮又能薄已厚人赴其急時多貸少償鄉曲常依爲惠主此雖不足以見君之材然士蓋有一不得於世則銷噎摧折併其餘不能有爲矣是故不可無錄也君年七十卒淳熙五年十一月九日十年十月辛酉葬東山夫人黃氏一子曰雅言先君四年卒雅言之子日昇從余三十年請曰某常欲以吾祖爲託至是始克有言也銘曰

徐樂巖安惱臆見收有嘉秀伯頁亦其儔誰不我與東山之休

著作佐郎錢君墓誌銘

君錢忠懿王九世孫五世祖端州司理名侑自錢塘徙溫州樂清爲其邑人祖堯卿孝友任邮有實行紹興中州舉孝廉未及召而卒因表其居曰孝廉里父選贈承事郎君

名敬直字敬子紹熙元年試禮部第一或訶士人以祧廟諱自名宜避因改易直而字季莊教授太平州入爲太學錄博士太常博士祕書郎著作佐郎以疾得知池州嘉定四年五月丁亥卒年四十四於是池州未被命也朝廷以故例在館者官其子衡之將仕郎宜人翁氏先已死遂以六年十月辛酉偕葬孝廉里東偏曰獅巖次子曰德之二女未嫁君十歲能通記春秋三傳以其意作場屋文字機揵開闔腴澤粹好長老之有科目立聲價者反媿之曰是爲得爲童子耶稍長學知古人統緒廣大高遠則遂慨然歎曰時文不足爲矣常積書自繞爲至夜不解帶旦不類翻研覆精必以己所自到者爲是由是雲蒸川流筆態橫生亭潤冰釋義理溢發玉縝金輝材質早成性尤沈密不輕用所能蓋人羣居論難鋒起方人以病物君不出一語人莫能窺煩疑君循默爲身計朋友或竊議君聞殊不介意至在奉常乞爲范公祖禹謚正獻有內侍得旨賜謚者拒弗爲謚人始知君能於事有短長其間矣在太史因火災延宮廟時君疾已亟臥牀令兒子木之抄藁封上自宰相近臣及當時要務畢皆盡言無隱於是人又知君能陳義憤激眞而後發時而後言也爲善獲譽其報爲福常理也好惡變遷眞僞難知以善爲忿則譽方爲謗福方爲禍亦常勢也君不幸立於問學之末流而當好惡毀譽之未定進而與世偶疑若多禍而鮮福矣然君廉不爲劌方不爲割不形物以明己不離衆以獨立也世環視而不得短則深厚不伐之名交歸之而大官美爵將傾赴焉人謂君必以此貴重矣而又遽死嗚呼合人之所不能合而猶不與人以其所當與是天之爲耶雖然合人之所不能合者

正其義也非求合也不與人以其所當與君子無怨於天可也銘曰

一縣始集兮塡如堵精朋來數州兮紛其盈堂繾綣我從兮三十兩霜今弗顧兮悲安放天高高兮地廣廣詔無窮兮靈勿爽

劉建翁墓誌銘

莆田劉起晦字建翁淳熙戊戌進士及第任福清主簿監建康府榷貨務知貴溪縣江西安撫司機宜召試祕書省正字兼吳益王教授開禧元年五月卒葬石室西原大人方氏二子曰希畤某官曰希深建翁父名朔莆人號二劉先生者先生歿乾道中年太早非顯官家薄不自振業天下悲憐之曰是當有子耶及建翁勝冠帶克邁競强志義修立聲名遠聞人士皆喜走相傳筆相告也旣中乙第愈益喜爲勸飲相樂也仕所歷無不爭薦君曰劉復之子渠可後之建翁有所擇曰某不宜受亦不敢怒也然所薦不過闕陞改官則同州縣常舉爾至爲館職然後歎曰足以待建翁矣嗟夫建翁庶法父不忝矣致大稱譽自其理而天下於建翁父子乃鄭重不已如此亦足以知好善者人之同心而爲善者之不可怠也建翁韻甚清氣安而皃和縣會宿觧不以滯客嬰物事雖漫汗龐梗經建翁手必有條流秩序後可循守也治縣極寬不爲節限訟者從容各盡其辭已而疏暢折衷隱情遁節如鏡見象姦民未嘗不避影斂跡也市里衆人必知名數雨雪凍仆計日與錢米疾癘天行自煮藥不幸死給棺斂縣東起孤獨廬西安樂坊歲減斛面米六千石糴本錢六十萬貴溪人謂建翁不曰知縣曰吾翁也故聞其卒罷市聚哭爲佛老事五晝夜

建翁既爲上下信服同時有作邑者內不吝爲正字其人適在言地遂奏罷之夫爭一世所愛不能勝一人所忌使建翁得進用必爭是非辨邪正決不能使一世盡愛建翁也然則世之所以愛建翁者豈能知之哉建翁內事兩世母奉寡兄撫幼弟外交友朋接鄉里通無共有盡敬極孝一如二父人不知二劉已死也居室左陋不改余間過之及門而下建翁遽巡出迎中街笑曰自二父在而四方之過昔者無不造於庭蓋今之轎大於昔矣乃世變也余亦笑曰轎雖大不數寸公門戶無乃太狹乎而不知變耶其偏壁兩闇之僅通戶牖建翁指示余此吾二父講學處也余低徊久之不能去云銘曰

建翁之於父材德同年壽同官職又同曷爲踰之而有不逢悲哉

朝議大夫知處州蔣公墓誌銘

蔣氏本陽羨人梁普通初漢爲永嘉守漢弟湛以兩華奇山也留居不歸武帝賢而官之命後守卽廬按爲故鄉名處斗至公曾祖錫祖扶父贈中大夫悖及上五世皆家郭南公諱行簡字仲可學不爲舉子達於世用器度凝靜登紹興庚午進士第時荊帥孫汝翼從事杳蕭皆名士傾待公遂與薛公士隆塙孫氏主仙遊縣簿辟四川制置司屬官罷爲滁州判官虜亮且反公請調丹陽弩手三千守清流關謂之州兵滁可保也主兵官笑不應公遽令遠斥候虜旣大入滁人徐渡江僅發不逃器用無毀又督運於天長傳言虜兵至矣令尉欲棄芻茭而逝公曰姑止急燔之毋爲盜資虜不敢進有以擅焚糧請劾公制置使劉錡曰此真知兵也乃已監明州市舶務舶船至卽日抽解親自評量隨羸細互盡者儈束手潛客號公前吊其首加手於額拊地以謝秀安僖王致曰天下安有如此好臨官諸司州謂不負月椿負罪知海鹽縣太守告公曰縣坂久欠州用經總數巨萬得材令庶補足乎公正色拒之已而新錢有餘債欠亦補及季年餘錢一萬一千緡倅行縣知之促公使具鈔公曰此負稅錢代者事倅目使君方以善理財薦公何必留錢爲後人耶公縮舌駭曰善理財豈美名歟倅慙而止還朝哀年生著書五十篇號樞言上之執政愛其文曰院轄選也公不願去通判興國軍大旱疫被數路公從一馬二卒齎咬咀藥半夜宿村舍舍常半以救他日過之所至輒擬下人送迎知軍怪問其故皆泣曰昔不遇此通判吾屬闔門死矣知峽州歸舟無輜重有壓動石十餘絡棄之王丞相同僚也丞相同年也爭勞公且苦曰

郎有闕可待也公力辭曰重內輕外無甚於今某老矣朝謁之禮不堪也知常德府諸司舉異績對後苑清暉殿光宗面稱循十數肅時送中書依留丞相引去逾月不決不果用知處州公治郡以愛惜知縣爲本獄訟賦輸使任其殿負又檄付遞鋪一人不至縣庭武陵二年鉏律嚴靜纖悉服省地安然括蒼去鄉近治之尤詳更造版籍隱寄飛寄影占僞詭悉釐改好溪堰旁山椿篠所聚請於朝禁席勢占佃者貴人不悅提刑以爲慢己御史亦妄疏自朝議大夫貶二秩罷公旣休屛小室繆篆郁芬竟日却坐客至請入誰語而已慶元二年七月二日卒年七十一其明年七月八日葬鷹舂鄉翟嶼乾山孫氏封宜人後三年卒男五二早夭伯輿從政郎邵武縣丞亦已卒叔輿承直郎新信陽軍節推季輿迪功郎婺州司戶孫男十一人女八

人公仕不希名聲誠意爲民痛鹽興國大兵後不陛降物力公始行之數爲上言百姓困悴可哀果慨大軍錢比他郡獨重峽州茶租均之客戶與國馬料口敷於五等物衷歲取麴引額吉口稜贓罰江東白收板帳湖南倍折冬苗夏絹和買已非正賦復有軍衣和買糯米科折止爲首務復有覆紐價錢若此類閒一加十窮民何以堪命今大吏無不言州縣窘迫以咻公上以臣所見誠有窘迫之縣曾無窘迫之州出各公審視同己物狼心不厭矣雖與數州窘困在也臣欲擇朝士曉暢民事者先於一路考財賦所從孰經常孰橫斂某創支某定例何爲而有餘何爲而不足使遡源陷失者稽其違沿流費耗者訂其失抑配白著虐取諸民者一切論奏蠲除之當哉言乎太史公所謂可著廊廟者也聽公之言行公之諫則膏澤烏有不下於民

者哉初河南郭忠孝子雍遯居長陽山公將出峽來見於白羊極言天人性命郭君曰天命之謂性非天命則不謂性也率此斯謂道也修此斯謂教也公又問雍得於兼山最要者郭君曰所得在艮艮者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之命我限之內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也或爲著白羊問答行於世然則公之所存可知矣夫艮有止而無限居不獲之地立無與之時其止命也豈有欲於其閒哉苟虞其求至於無欲也而限以止焉則或可矣而非止之正也余聞古之用人勝流一也平進二也科目三也干澤四也勝流者有所激發以厲其節平進者無所附離而行其志故世莫能好而科目以券內必取干澤以繫空速化雖左雄山濤復生不與易也嗚呼將公終老不伸又奚怪焉叔興又言自韓侂胄用籙論逐士大夫或去或逐公

始欲謝事及趙公汝愚死公痛其冤因驟感疾不起嘻是增異矣無續征之利而有朋亡之憂何邪豈其好惡取捨一斷以義而不以己參之邪銘曰

西華隱者巢許之流其孫以之以銘斯丘

高令人墓誌銘

蒙城高氏六歲父爲京山尉能助其母思父輒涕泣父歸乃已從知象山縣父思慮所不及必左右之爲余妻貧舍甚貧閉一閣終日不聞聲親饌粥餅十餘盤魚肉鮮菜畧具人或以爲難官視祿上下月儲以奉舅姑伯叔羣從無微所食者太湖慈城東菘芥爾服飾進止儼然見者皆尚其華整不知其儉故洗刷而然也晚歲三子始育始有宅居稍葺田不市糴然自處一如其初蓋其剛簡無欲余所憚其靜密有智余所服其多能而易解緩急中程識事

本末大抵余所資以爲家也嘉定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年五十二卒五年三月二十日葬開元觀後山余觀自古特立獨行之士無所復望於世而旅泊其身以苟免者固已衆矣是不足悲也然而豈亦不有夫順親和戚之屬而爲之託焉今余非敢謂特立而獨行也然既老而休且病且衰且瘠且羸而高氏迫不余待遂棄余以是使余無順親和戚而爲之託也是亦不足悲乎銘曰

千世之遠兮百年之長天寬而地闊兮此爲何祚

葉君宗儒墓誌銘

君葉氏名士寧字宗儒自上世居樂清東鄉傳序甚遠最爲舊姓父良臣有塵外趣雖在田野而散朗簡遠言不及利對之泊如也君覺中少恩習見其父能賤難薄責休病哀死昏夜救村落之急一皆遵行又稍推廣之人以爲恩

巳及從王公詹事游王公云此吾君子立朝行事多以告之負氣落落旣不自降屈曰安能長爲卑人而有百年之宅千歲之田前臨清流旁接高阜亭院深蕪竟日寂寂故人邑子常候門下行路惟聞棋聲出空虛山遊谷嬉意到不擇每樵歌夜動櫂謳早發水邊林表往往覩墜杯遺屐焉然則不吝其力之所及德施於人而身忘其愛足以稱善人矣夫余十六七識君時君亦尙少言論英發是是非非不肯假借余頗傾下之因思仲長統請其談君所爲而君言吾寡兄弟子同姓宜爲宗余謝不敢當然內嘉其意間是不相聞嘉定三年君養疾州南始復見之鬢毛雪白追記昔日相與把手絶歎蓋年六十六矣遂以九月丁亥卒里人爲燃指祭祠旣死皆出涕四年十二月甲申祔於父墓娶周氏一子曰賓三孫曰普曰晉曰魯將葬賓垂泣

曰始先人有言儻在今日敢以請昔孔子遇舊館之喪而哭之哀脫驂而賻之門人譏其已重而孔子謝焉曰余惡夫涕之無從也嗟夫銘不愈重於脫驂乎余與君之偕少也遇詣塗之固也託余宗之厚也去之五十年而不忘也是皆無從之類也聖人猶行之而況於學者乎故爲銘曰

鴻冥冥芙蓉之上鷺振振黃塘之下有揭其藏示來者

李仲舉墓誌銘

李伯鈞字仲舉相溪人由永嘉泝枝港盡汐而至相溪則別爲聚區風氣言語殊異其中洲四絶水陂匯深綫草樹多細色儆爽宜遠望舊名蒼墩溪之溫厚處也其十世曰岑號蒼墩先生父曰尙分寧縣尉仲舉甫十餘族里有大事已能相可否老人咸異此兒及長足智慨達以義理勝血氣傯偬難理雍容應答迷謬不決獄疾赴機而又外文內質章采粲錯輕重襄序主於敬共猝與之遇無不心暢神懌謂其對大賓入淸廟矣問其方自溪谷出尤駭莫測也鄭景望薛士隆引爲親友曰不幸而仲舉於世之味薄斯人者豈以章句限之所謂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得官調監慈溪酒恥之曰吾何忍誘儂民捨其穅覈而逃於醨糟耶謝不起蓋仲舉之業成矣而年不究蹈四十而卒有子曰源字深之材藝德器如其父而居身益莊與人益畏隩室煩暑常整飾不惰廣庭狎聚揀語無慢情廬舍用器皆有常度不靡侈於物曰吾父祖乃爾吾何以異之有稍渴疾未嘗離書曰吾師也疾儆惟燒香曰吾友也始仲舉使余與深之游余甚幼而能記仲舉言行象其風裁至今想見之深之少余二歲余從童子戲深之儼然端默余慙爲藁戲斂衽余謀於四方間一歸而見深之寡言笑康色

如故余病且老不出戶故友影絶問深之則曰死久矣其子義方實來則喪除矣悲夫仲舉父子積五六十年家行修本學明固將施之而固止之耶豈天之不相道歟文王旣沒斯士成王曰悉我髦士髦士非科舉所謂士也譽之所不加悉之所不及科舉蔽之也以科舉論天下士失士甚矣然則非天也深之卒於嘉定五年年五十九三子義方長也曰義問義崇爲弟後女一人嘉定五年十一月辛酉義方改葬仲舉於先墓後而深之從焉銘曰

所謂伊人由高谷深鶴哺於庭猿乳於林怨耶非耶而有斯吟

朝請大夫主管沖佑觀煥章侍郎陳公墓誌銘

思誠名景思姓陳氏信州弋陽人用祖丞相文正公恩補承奉郎監平江府糧料院光宗初即位詔天下言事思誠

甫踰冠上十事多一時要切授淮東總領所幹辦事光宗不豫定省禮闕百官吏諫思誠亦引李唐山人語極論任職薦者總領薦其材與籍田令遷太府寺主簿序太寺丞遷宗正丞兼金部郎請告視兄疾於當塗兄卒不忍復朝乞知衢州未至除將作少監兼尚右郎删修勅令就爲監除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擬副使收事運司雖名察兩路其實內不過應辦宮禁外往來部舟設房使客而已及思誠所至則延問窮民遮道詞牒皆躬見度隱予奪中情百姓駭歎云前此未嘗也爲杭學築門設戟儀比他州置錢塘左選監渡歲視兩截覆溺者管內受輸多取者預催者催已倚閣者皆禁訴水旱而過限勿禁也民所願得輒來請思誠必議所以推行之皆曰方知有運使矣內引奏事言鎮江府折糴虛額當罷紹興府和買額亟當減大國之根本在州縣州縣根本在民欲裕民力當寬州縣今猥云裕民而急州縣若星火視其敝壞如毛髮毗誨使病民爾非裕之也思誠美儀觀音吐融暢上因辯聽因問其家世思誠奏大父康伯相高宗備逆亮送死竭臣子力概累聖威靈幸而破虜臨內禪特詔宅第自請退休得守鄉社都人稱賛曰所謂衣錦晝行者也上益喜書歸錦堂三字賜之尋又賜服三品內出金帶合紫又進直煥章閣遷太府卿兼夏官侍郎時開禧元年二月也初用事者專國久規釣奇功威服內外術不素講而先事挑敵在廷不獲聞思誠聞而未察也一日集侍從官議虜移文變色叱咤曰國恥未報也彼乃以近事責我謫遂正名乎衆相顧皇恐對不堅決思誠曰昔孝宗慮此久矣遲回二十餘年終不敢發懼發不勝則安危存亡之所從分也今財窘兵窮貧將

朘剝外約難信內心弗齊且辛巳之役只勞師一項傾倒經費追思至今征伐重事也後不可悔悔而復和恥益甚爾何報之有用事者與思誠親冀其助已至是大怒亟命提舉玉局觀明年兵興出月餘已潰散略皆如所言知鎮江府因辭移江西運副歲荒流殍係路而官糴至四十萬甚急思誠通借有無命州縣無敢過糴喻寺觀惡徒者死爲疫癘發精管舊積見納令住輸飢民賴以活而官糴亦告備市人時其出穀辭華敬禮之既而虜再求盟用事者以罪死思誠前議雖戶曉猶坐親嫌例罷二年得沖佑觀祗有日矣先時豫章火思誠親救撲因感寒疾時作時止遂劇以嘉定三年五月二日卒年四十三上惜之命復直煥章閣致仕四年十一月八日殯鉛山縣仁義鄉楊原夫人湯氏封宜人子曰襄曰粲皆將仕郎思誠競剛通達而以門閥自畏問學師友出於嗜欲余客錢塘不擇晨暮過疑難塡臆至其否論辨從橫偉御必旰食而返爲僚於徐夜失睡者再三矣朱公之在建安接隨續傳無曠時遠質方開遍扣尊老不以委曖爲間也攻僞既日峻士重足不自保浮薄者以時論相恐喝思誠每爲所親正說不忌與朱公書具言其無他公答曰其然其然韓丈於我本無怨惡我於韓丈亦何嫌猜乎所親見之意大折道學不遂廢思誠力爲多邊事將作思誠諗故余告以立說有先後定計有始末無誤也思誠復言虜衰有徵矣余又告以魚爛瓦解其實未見今外弱而形飢非也思誠悟曰決矣先生當知我爲不預人事者未幾果以議不合去嗟夫質學而壹好如思誠之厚其本鮮矣至於以民爲貴而聚其所欲以去爲輕而行其所知則又今世之難能焉使稔於歲以

究其成殆庶幾哉始湖北提舉直祕閣名安節長子曰某參字守約次即思誠母福國太夫人韓氏賢而早寡課二子釋紈綺飽疏糲勤苦惜日故皆有名譽登進同時華寵矣不十年相繼殞落福國安命委數無甚過之哀獨計曰吾兒未有銘便梁來請嗚呼思誠萬鍾養其母順道也今拱石寘冢間尔何累老人耶銘曰

渼口紹隆名相孫中興十載入九存驥稱其德揚和鑾玉以受治成璵璠擔發間俗裘絜溫齋袂決策風霆奔亦既上升拱帝尊胡乃下斥游楊原天不與年入道昏母悲子啼祀斯文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墓誌銘

太府少卿福建運判直寶謨閣李公墓誌銘

故參知政事吳興李公以誠信質直事孝宗時天子念討虜報仇功緒未驗晝夜耿耿他執政務迎前趣和退仰覆郤畏辭上固不快獨公謂機會難猝致本根當牢持諸所興爲不宜以空意忤敵公私懇切始末至到上感公忠實久而順聽然後大言迎附者稍復衰息風俗浸向湻厚而自湻熙接內禪二十餘年天下安樂無事中外謳歌至今山公發之也兩預政終不取相位退歸僧榻食纔數溢米蕭然永日風操絕俗遠甚三子伯尚書季侍郎中子官差不遂猶至卿少皆有業尚名稱著於世而諸孫材賢矣嗚呼教以約而類者衆受以薄而與之豐天非偏厚李氏蓋亦其理然也余不及從參政後而與三子躡履迹於朝會少卿之孤仁本以銘墓來請因竊用常所論敘者爲書首少卿諱浹字兼善有夙成之度少游太學諸生畏其能授承務郎監淮西惠民局復鎖廳試禮部詞致瑰特有司異之曰執政子也嫌弗敢上親友交詰公公嘆曰吾既仕矣學有大於此者科目何爲自是不復求試盡取諸書徧讀其興壞因革一代之制別自成編而尤好左氏爲作廣誨蒙曰衆寶所藏也獵而有之在我矣歷幹辦軍器所國子監書庫官書庫在十年外嘗曰積是歲月足以盡吾親矣則至猶不忍行參政曰不然今二孫已長家間且與及而爾兄弟結綴京師吾意甚少慰公謝勉出監六部門軍器監主簿太府丞大宗正丞再知嚴州不行初公在軍器監言造會子者二百人放作則散處於外稍久則兌買名役

終其自便請其爲姦宜置營區聚老而後代死而後收及外府又言四弊戢僞造一也立營房二也紙綱出峽重其防禁無使售易三也暫止印造或出內庫錢收換椿管以救低折之害四也於時會子法未敝而公之策如此改知徽州時提舉浙東常平會稽[illegible]宰秘急檄緊滿府縣倚公攝帥盡釋之上民歌呼叉手至額曰眞李參政兒也以兵部郎召樞密都承旨蘇師旦倚權利傾天下士公獨不往師旦病之或曰可餌而致也遷樞密院檢詳文字公固不往晨入局會揖而已師旦怒怨於專國者徙將作監既而自爲節度使賀客成市公又不往專國者奇之曰是負氣有守可倚已遷太府少卿公建言治世黜虛而務實今挾虛競僞者醞成北伐之議邊事既壞矣倘多夸詡以快朝聽詆虜則以强爲弱以銳爲怯與己則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上玩下怠施習弗鹵恐禍不可測願親札邊臣毋得以不根無實之語輕瓢來上他日白事宰相又面論之於是專國者亦怒公因力請外除直寶謨閣福建運判在職二年孳孳爲民蘇謙者建之兇豪兵興席隅官勢以殺人取財賂屢移獄矣言路有爲道地者使刑部諭公以建儲赦貸之公曰隅官監臨也受財枉法也庸可赦乎不許刑部吏朱昔符端口臺諫意也勿誤公大駭丞其奏爲吏借臺諫以合者衆朝廷共爲竟投譴嶺外而召公還然卒排笮誣謫寢其命公殊自喜別墅有深泉脩竹罷居之以嘉定二年十一月二日卒年五十八三年九月十一日葬餘杭縣茅山夫人施氏潘氏贈宜人四子曰仁本通直郎新知南陵縣曰仁方承事郎前知仁和縣曰仁表廸功郎新海鹽主簿曰仁元通仕郎五女廸功郎前烏程主簿張端節

從政郎新嘉興府司法余寀廸功郎吉州龍泉主簿張恢承務郎監江東總領所糴局蔣杞爲其壻孫曰熙曰勳公文出新意作生語緻密簡雅無刻露之態四六絕去數十百年體裁切對順偶有若自然圓行方止不拘定質詩騷尤清婉其餘弄筆率就皆有義趣讀者雖貴珍莫能定其價而公亦深自櫝藏雖子弟不覯也遂齋公燕居之齋也故公自記之其言曰心遠物也利害得喪欲惡若一塵之起其前遠者隔焉心蕃近物爾吾懼其然也揮斥剔抉使夫塵者不立而吾之遠者日充充而至於無所終極方寸之微而有不可勝用矣嗟夫人常求所以悅是心者未嘗知所以病是心者方將與利害得喪欲惡角立而並行且竭力以奉之不暇焉有以是爲塵而隔吾遠哉又烏有揮斥剔抉使是塵之不立而充吾遠也然則公能求所以病

是心者而治之矣其能難進其能易退其立德深其去姦果仰能承其先俯能訓其後非偶然致者文字之工不足爲公道也銘曰

彼門地者發身之科彼詞華者得名之小賢哉雅溥清明自躬養心有本聚學有宗其在本朝傑出特立其在四方護善鉏惡豈不富貴祿若一塵我爲悚然思見其人蓉溪千里湛其止止我不見兮庶幾在此

中奉大夫太常少卿直祕閣致仕薛公墓誌銘

初公由少卿常領祠官至再焉未七十屢自請以直祕閣致仕家有司馬文正公眞率約接舊事率年及六十者行之余亦預往公圃池不多而花草疎闊游止自在樓甚低小而江山隱約可識書畫精麤雜而觀者各有取惟鑪壁石茖物也相與考擊爲樂如是歲一循不幸容衰殘多病相繼死數人諸公悲殢自爲集錫麻帶絰而哭弔者避席曰眞率翁來矣余因戲謂是率者率九於死而非以難夫老也旣而公亦病眞率竟廢嘉定五年正月二日公卒年七十四十二月壬午葬清涼山嗟夫豈天於閑退之樂不輕與而昔之壽考强力特偶然聚而非可齊耶公諱紹字承之其先自河東徙閩長溪有合之者仕專至右補闕入以其廉號其居廉村廉村之後爲永嘉人薛氏大於永嘉三百年矣公魁重凝特造次不以詞色自達而誠意內充與之遊久者皆脈然心服登乾道二年進士第授台州推官州用急醆者滿城幾無榷矣陳守巖肯耍不知所出公曰易耳命徹舊帘有自門堂來言薛推官新酒美而賤相傳徧一郡飮於家者悉從官市衆壚束手榷緡十倍更事向守汭向老吏檢御有繩尺尤器公以爲能纔己余從公

遊前後曰汭數十不置知公有得於汭也監車輅院知鄱陽縣訟日千數令故不訾省爭氣怫鬱簪筆走諸司公曰息爭莫如理訟旦常夜內鬚髮爲白太守所遣卒訴於庭公因之守怒罷民挽公流涕曰知州豈重一兵輕百姓耶知宜春縣前知縣有柯長卿邑人紀之故稱前柯後薛云通判無爲軍攝和州積覓剩糴米餘十萬紹熙五年歲饑賴以無死知眞州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就遷提刑有籍富人婢以逃其家謂主殺吾女州縣以成獄至公卻之曰安有殺人而無驗者未幾婢果自詣除戶部郎淮東總領遷太府少卿且滿難其代復留年餘召爲太常少卿淮東用鹽筴軍務場趁買無法率以鈔當錢冒賞至公常賫貫錢三年間增多三百二十萬貫執政駭異莫知用何術謝丞相從容問公公其以實言丞相歎咨良久指其榻曰此公

坐處也而深甫叨之過矣公旣謝所引而於韓太師侂胄末有納也巽日從陵下歸韓曰陵樹比前殊蒼蒼耶公答陵廟至重非被使何敢覘樹有盛衰不可考然頃見吏云補種若干今青活若干矣韓悵然止忽又言少卿來幾何時亦何欲公但喏喏退亟辭於謝遂行嗚呼公不自結於韓而自必於去其中蓋有所守世固未察也又公乞謝事時錢丞相素厚公留公許用公公卒不改以就其執信如此人亦未知也秩累中奉大夫夫人洪氏封令人先公卒子曰師嚴南劍州司理曰龜從湖州司法曰岷武當軍推官曰師武監隆興府稅務曰師睿早卒龜從及己未第而岷國子監所解進士也長女爲道士曰監省倉上界門林士尹曰建康府錄事參軍黃時憲婿也初公在眞州有倡單流涕言其祖仕先朝爲諫臣長墜落至此無面見日月

公物其世出詰其弟昆皆是亦流涕饒與錢洪令人捐簪珥裯褥擇士人嫁之銘曰

薛氏之塋清涼之麓千尺飛流百尋老木有美一人薛裳荀冠自種小草卽山而盤山旣深幽草亦茂好人兮不留噫銘是考

國子監主簿周公墓誌銘

臨海周子及名洎曾祖光恭城縣丞祖公舉父國賓子及少以文自名第乾道丙戌進士授新昌縣尉辟淮西總領所酒官淳熙戊戌中博學宏詞差江東運司幹官除太學正初王抃起吏得預密議嗜利者因緣請祝希爲進擢連勢今附和傾朝廷所主用其人已敗猶莫敢詰子及見上具論其姦累數千萬言曰中書舍人爲抃子行詞職爾猶借王命納詔於抃使天下傳笑而不知媿則其他公卿可以類推陛下欲開言路進人材修政事今小人在側同護蔽隔雖不拒諫而常玩諫願明示斥去且陛下盛德豈以斯人爲訪上問小人誰也旣知爲抃則大竊曰朕始於卿聞此時賀會慶節故事虜使在不下除目忽中批王抃在外宮觀羣臣驚愕子及指攻抃最急因縱放他事不以紀序亦累數千言曰今宗子恩科數雖裁損此何足以救官冗耶宜自禁掖始次宰執侍從可也軍士食錢主兵官鎖剋幾盡矣餓而思亂得無以唐奉天事爲戒內藏諸庫儲積豐衍今流離滿道若量出賑救此亦民財也近奏對尤謬妄者至令宰執臺諫子弟食祠廟祿而理考任陛下亦遽從之彼梁內稚兒豈過爲地哉本省要官事有當否使之豫言人有邪正使之先辨所以防未形之患戢將肆之姦也如書已流溢而後言從之則何及矣陛下幸擇其人

諭以嚴詔自今施設未當任用非人皆須先事而陳無或有諱至於附下罔上緘默不言後已著明必罰毋赦捲亦爲抃也語旣出聞者皆震恐失色大臣貴近惡佞已太甚側目視之子及不自安求外補俄以憂去除國子監主簿於是虜再通和二十年矣一日復還遼左聘使不至中外罔測徒竊議而未有言者子及建言近日中黑氣陽明眊昏當春郊寒雰霾彌月天象示戒甚矣陛下宜修德警備因列八事曰選將帥擇軍士遣間諜議城守備戰艦儲糧食節財用委謀臣復累數千言纖悉指畫如日見無遺上駭異事事折難且曰朕密設備豫卿豈知之子及對曰設之祕密臣不敢知備之有無衆所見也今陛下謂已有備小臣以爲未有二者之間願陛下留意上歎曰朕比見卿更過攝日明日諭樞密使周某知邊事甚詳今士大夫不

如也尋召試館職既擇日暴得疾不起淳熙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也三子樸柏棫奉其喪葬于雲溪夫人王氏經史通習能文工詩敎子及之孝友奉命惟恐不至故其父母兄弟無間言先子及卒母夫人痛惜曰吾婦賢誰當繼者惟其兄弟爲可且臨川名家也故復室王氏女二人適朱渭老趙師由皆太學進士樸後名成子以上舍奏名敎授澧州學按五日一輪對本朝盛典也監主簿學正皆末僚亦同五品以上奏事所以廣延英豪通下情也士或不肬草野避忌疎畧此淺陋之罪也至子及不然宏詞人世號選定兩制其初爲職事官養歲月熟儀度而已議論激取決於一對非其責也然子及不顧禍福不計合否輒透盡底裹疾如湧泉驟如發機豈冒妄抵突至此哉蓋忠義憂國之所積爾余常怪馬周徒步開說是時唐業已定欲

增廣大安無幸九成不封功臣及省營造敎諸王擇守令下至鼕鼕鼓代傳呼皆常行見事非老謀沈策也然太宗託寄心腹遂與房杜王魏等獨未見子及之言耶其驚世絶俗何止一馬周也方王抃勢重而丞相御史相與依憑不謂太學正力能去之然則孝宗之聖過太宗遠矣余閔哀子及前遭父憂後死旬朔開不得究馬周萬一之用也豈不爲異代君臣之遇合者重惜哉子及又有論地震疏萬餘言屬病革不果上觀其直遂歷詆矢詞四達視卒文本所謂切理會文不可增減聽之靡靡忘倦蓋其細者余旣序見其大槩且俾成子別爲書以行於世庶有志者得詳焉銘曰

斷歟惟工告歟惟耆命不永延若先有知前見天子傾倒出之去一凶人行艾庶幾鏘其諫書鳴後是貽

建康府教授惠君墓誌銘

毘陵惠端方爲永嘉丞與民爾汝求事情實而審覈其便慮不以妄與奪取快也士後出迭唱和相朋友同疏其醻無倦日然立於高遠不可浼近數年來稱州之賢大夫僉曰惠丞交譽於太吏卒氣力薄吏所易侮緣是未改官人尤惜之丞不動意獨謂余曰吾父乾道八年三月某日卒十二月某日葬君山鄉原曰野山仕信州鉛山簿監行在激賞庫糴場用薦者得官教郎教授建康府而已夫用不究可悲也後四十年遠無以詔吾重悲之子幸使墓有銘可乎惠氏始見莊周號惠施而居毗陵之宜興者六世君諱哲字茂明父承事郎俊民苦學被惑疾祖父溥自教之君夙悟幼成與兄國子博士迪勵志讀書至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辯論往往終夕不就睡祖父欣

然曰吾孫其庶乎遂皆以文學有時名同登進士第旣入官以能見異以廉見敬鉛山俯瞰決灘民畏愛過於令令賴之如已出守徐公林亟薦之糴場米數十萬孝宗初親政邏卒猝至一日詔捕羅吏甚急提領官召君慰安之曰廉士無恐也旣上取出入籍視之不得毫髮於是周參政葵謀薦君會罷政不果周舍人麟之旣薦君之兄又將薦君不果單侍御時將辟君爲屬以格不果亦會君死纔五十六矣初娶孫氏再娶蔡氏子端本新岳陽軍節度推官次端方也女四人嫁廸功郎常州晉陵縣尉錢正國廸功郎常德府司戸申洙進士周作霖王璇皆已卒孫績夫迪功郎台州司法有夫廸功郎新建康府溧陽縣尉道夫德夫自君之曾祖正議大夫智訓其子勇及需始官顯至君兄弟子孫世有科目興於孝友而文字潤澤之倘德不務

進雖仕不急用其家法也銘曰

潮湫紆洌兼兩峰澒洞發祥藹沖融惠君之文地所鍾如雲章天雨不從生死變化塞復通相其子孫與時隆

朝奉郎致仕俞公墓誌銘

公姓俞氏諱儇字伯仁臨安人曾祖舉祖昌齡世爲臨安儒家父徽尤工文詞與張子韶凌季文同有時名公年十三入縣學筆墨意度如成人長老皆器此兒行貴矣初其父既貢辟廱避亂不行復擯鄉舉慨然謂公曰吾聞得而不止無義者也失而不止無命者也徇於得失欲止不能進不足以事君退不足以成身是兼無義命者也吾將止矣若能佐我乎於是公尙少也及父卒而公已壯絲粟程度如父在弗敢失既而生有以養死有以送冠婚賓祭必具凶荒之貧必與人其塾誦讀之鏘然覃思之悠然人雅多公父子不窮於儒也及已得仕勿亟勿徐擇義必精不爲利回與可偕入與否偕退無失道而已人又知公不特能以所難止者從其父而又能以所難進者詔其子也公年益侵始有山水花竹之樂老兄弟相攜間出鄰人見其無車馬而步輕屐安相與追隨迎勞曰福人也公則人人與語酌飲之且酌且行歡笑謔日而返嘉定元年公九十三矣子烈以起居舍人爲金人報謝使仕都棨境上數月公常手書問邊事虜情祝使自愛報國辭甚壯一日呼其幼子珙曰我欲歸矣家人莫喻明日又令設洗沐未及而逝實七月乙丑藩舍人出境之日也是年十二月壬午葬于下洪山累封朝奉郎服緋衣銀魚夫人張氏封安人子三人長曰璪將仕郎早卒四壻王庭實高健王思恭戴宗師也孫曰珓迪功郎台州寧海縣主簿曰坦將仕郎舍人

免公裒召入西掖爲侍從臣今爲中奉大夫知明州某奉舍人同僚張夫人墓竊有銘焉暨公葬又以爲請病不克就者六七寒暑嗚呼公意承其考變通詘伸以待天命卒大報之是宜銘已銘曰

溷研燥筆陋儒之隘肥馬輕裘鄙夫之盈廣能具禮約能守義天福方來導迎使至長原回回高木陰陰有式其阡昭公此心

中奉大夫直龍圖閣司農卿林公墓誌銘

公林氏諱湜字正甫福州長溪人曾祖巖祖樗父師中贈中奉大夫中奉迎師於蜀得師先生以歸學者常數百人中奉爲高第公入太學與石斗文吳儆吳俯張淵並時知名登紹興庚辰進士第爲富陽尉虜亮之亂部弓手譏邏處邑豪乘時販鹽行刦公捕擒之代歸教授明州朝廷會其勞改官知泉州晉江縣州分造戰船公曰負郭豈有羨錢耶何忍斂百姓將捨去諸番義公之爲助其役舟先就而民不知漸秩舉留空一城通判南劍太守議官自賣酒公爭曰賣鹽已病矣又益以酒且閩地俱萬戶也今始自南劍他郡效之君不畏八州民怨已乎守諱其切自爲奏朝廷視無通判署疑之方下公條上言者亦謂閩近瘴故二稅有酒錢而民自酤今刱禁之非舊制也守奏遂格汀州賦輸無法吏多取自入爲百姓患帥漕請均節之以委公公索其征有公庫鮓脯食次冊差出貼支等錢皆數千計他多此類守倅俸數倍矣小官薄復別貸以給公約其歲用增損適平省緡錢四萬還之民監司更薦召審察幹辦諸司審計司遷太常寺主簿國子監丞太常丞紹熙元年遷監察御史公久官南方無中援旣入朝名人善士一

見如舊識相謂曰今士大夫去就常以臺諫官賢否爲卜是公將應入臺得如斯人者庶幾乎至是竟用公故事臺諫官居同宅相愛助厚甚彈劾論諫必相參審好惡指趣不少異曰所以共持紀綱也公獨喟然曰吾不惟賢與善是親狎人之愠於衆小人是助好惡去取不以公論爲歸而曰共持其紀綱也夫紀綱者豈臺諫官爲私之地哉他日見上奏曰陛下託股肱於宰執而除授多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彈擊多君子治亂之大無過此也執論移侍立舍人言於衆曰今日察院爭何事反覆不已也自是與其長不合矣時小人知公意頗自爲計公與同列三人論劾甚銳至一日罷數人內外皆聳方依公爲重而上以覺察過數詔諭公公爲殿試詳定官考直言者居第一而上不用及殿中侍御史劉德脩下遷公曰吾可以去矣劉公

益公所謂親而助之者也公奏直劉公不報錢之望知靜江府公再論之上罷之望出公浙東提刑宰執合前願少留不聽移江西轉運判官楚多訟吏積贓苦公門已恣睢而使民以訴筆成名乎取贓訟自判之數月至者益少免贛州科罰罷龍南安遠折變減興國雅衣綃南安聚節銀及水滸州縣泉名之在漕司者皆除之歲損數萬而漕計猶增於舊召爲吏部郎中遷太府少卿以孝宗遺留使虜始光宗過重華宮疎闊公再三請未效而孝宗崩上內禪公入辭首以奉親歡壯讓且爲勸上俯聽首肯數四謂吏部侍郎彭龜年曰朕初即位未識羣臣此老成重厚人也在道繫帶及國通名有未合者連御虜議至賜衣以其服被公公揮擲去虜人曰君命何可慢也公曰宋正統相承羣官服視其品今易左衽有死而已爭辯甚久虜趣入謝

公盛服如故虜不能屈復命上迎謂曰卿守禮甚堅國體不失朕所知也遷司農卿公之還自江西衆望謂公當遂用公論事不假借慶元初韓侂冑始專國朝士多自引去呂祖儉上書爭之貶嶺外公兄余丞相曰呂子約匆匆南行奈何叔世事不宜有執奏收回大臣責也丞相可不勉乎譁喧一時權近側睨公因力請外除直寶文閣湖北運副未幾與沖佑觀起知泉州不樂公者猶謂不可復與沖佑畢祠遂請老進龍圖閣致仕嘉泰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一公晚而居平陽松山溫福之間也遂以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葬於賢沙里夫人黃氏封令人子介文林郎孫孟嘉孟治皆登仕郎孟淮孫女二人公合女兄弟十人兄宿尉朝陽夫婦死公經紀振業官其子舜餘弟妹亦自足再從叔貧無後爲立嗣嫁其女性淡薄散翻雖居官

精敏遇事立斷而不爲但教諸生誦說若不涉世故者於善惡賢不肖明白而尤護惜善類世所謂善人君子常欲以一身同其榮悴去留故議論多激發見忌於人以是僨斷廢斥而終不悔朱公元晦旣謫士諱其學公執弟子禮不變未歿數月猶走書問疑義云介錄其文號盤隱類稾十卷介寶節知類能似公來請銘余昔與公及詹元善同在太常續炬縱語以銘屬余者也銘曰

天膂寥寥分一燈耿然自照非外明奉璋來朝如畀星善人視之爲變與紹熙御史慶元卿義能扶持事不勝乾剛坤柔相降升以待後死銘有徵

草廬先生墓誌銘

草廬先生姓林氏名鼒字叔和黃巖縣人事父母兄無違志朋友不倍其言妻子裕如也鄰里懽如也其行旣修矣

少而廣問博請授而探幽索微老而愈勤窮而益信其學既明矣而於方山木或春彫草或冬渫井不先汲炊不爵熟躪行林坐自若也邑後生聚而謀曰得無從草廬游乎先生得無恐見我乎邑大夫作而顧曰某獄疑先生決之乎某政謬草廬知之乎年七十一一日與數牘緘題竟就床若將寐者視之已卒其爲士者無不弔而哀如不欲生也卒之旪月丙戌明年嘉定十年正月丁酉葬於樟樹山其爲士者無不送而號如不欲歸也或肖其像恍乎草廬之容也或玩其書洽乎先生之音也嗚呼世謂文華之俗薄雖躬行樸厚不能化易不覩此乎自孟子爲論世尚友之說始輕覩一鄉之善蓋天下所同善者猶未足也況一鄉哉按周官鄉卽國也黃巖古伯男國也二鄉公也公且君奭頃焉一鄉卿也閎散南宮适參焉王國之善卽天下之善也豈孟子未見周禮而以戰國近事言之乎然則一鄉之所謂君子者固無往而不爲君子矣夫疑天下之善不足於一鄉而又以一鄉之善不足於天下者惑也先生之子季復幼常除喪來告余既竊有感於孟子遂以記其墓兩夫人皆陳氏女嫁胡惠連銘曰

噫昔追隨五十年近離遠合交傾宜一札不至奄重泉矣詞如忘徒泫然

袁聲叟墓誌銘

聲叟袁氏名直友幼而奇傑父廷孺知武進縣提舉杜師旦兼常州怒武進小書字大詞詰累至家人恐君忽立常州庭高語曰僕年邁目眵小書道了所代爾卽有罪兒坐無及尊也師旦異之乃免稍長閱遊多大節葬武進於烏程廝山鬻其產道上連駢馬冢旁置百家焉張丞相雖

敗符離孝宗意向銳論者爭言虜當擊君獨上疏今北勾踐棲會稽時粗勝不多願陛下少忍且須後卒劃地而和虜丞相復與上謀出蜀師會長安君曰吳氏挾虜自重久矣今誠能臂指使從我乎虞公默默蜀師不果出既相虞君及魏掞之於上君雅不好掞之固辭掞之獨召對後四十年君七十餘矣韓侂冑以虜自爲功士大夫不敢問君間語侂冑自古君倡而後臣和無以人臣專大征伐諸葛亮雖爲忠桓溫劉裕爲篡矣公將何所據侂冑不答逾年被殺君又數上書及與執政多論天下事金陵無帥謂宇文紹節何不自行宇文不平出鄙語曰貢九百君大悔根自是不復言袁氏世家建安曾祖醇祖符第進士奉議郎奉議次其譜曰司徒裔孫邵甫醜紹術之亂逃徙上虞良晁反浙東邵甫之後復醜之又逃徙閩故爲建安人子敏孺通判滄州餉軍白溝河軍敗死之廷孺漣水軍司戶女眞陷漣水亦死之季卽武進用滄州恩補官素狎秦丞相秦呼曰來吾與若共此武進但以書敍戰守形勢無親附意秦不喜武進竟不往部注知縣者三終其身盡上虞建安之袁能以潔易汙滄州兄弟再死節武進不阿所欲於故舊至君策書念慮必以國不以己窮苦貫穉耋常守一意何義理千餘年未嘗間絕哉初虞丞相爲君旣不受舉進士亦不中弟說友知衢州光宗立持其表來賀得薦臚催煎未久棄去爲常州推官又棄去以嘉定六年二月二日卒年八十五月六日祔於武進之墓夫人陳氏子五人女之壻曰文林郎江東提舉司幹官曾詠曰張希顏孫男女各四人說友事兄謹宦浸達至參知政事君無一錢食客慨爲萬錢其費皆出參政長子聘儒癸丑進士朝奉郎

浙東安撫司機宜次舉儒早卒次學儒欽儒立儒皆參政奏官之人以爲難余觀君踈於世故而謀國無不中不見小利而大義常獨決其品等在春秋戰國中非後世之才也雖然剛爲强者難持而安處弱者易效蓋唐以後通患而春秋戰國所無也然則强果不可以剛爲耶銘曰

達矣聲史匪競匪營以節爲身千載同淸尙其後昆無改厥承

京西運判方公神道碑

方氏自固始遷莆田九世矣公名崧卿字季申曾祖昇祖淵父憲陽江令贈朝議大夫陽江歿而公生孤特强立俊異蹤倫等舉進士教官中其科教授越州母喪止幹辦湖廣總領所公事添差淮西安撫司屬官員省爲兩浙轉運司屬官知上饒縣提舉常平薦審察通判明州知南安軍

政最一路諸司合奏擢知吉州提點廣東刑獄移廣西轉運判官復移京西紹熙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終於襄陽年六十慶元三年正月丙午葬於瀨溪公學極原本有書以求無不通習聚帙數萬多朱黃塗乙處宿疑隱問一事常類聚十餘續橫浦集補襄陽志皆釐糾昔謬韓氏文行於世二百年其始所從家異人殊不能相一學者患之公會證旁引爲書二十餘卷得以據依他本廢矣夫人葉氏丞相顒女公用丞相治縣法分保正副句諸邑受令保長五日一輪役當暴者第其色力緩之按上民大喜上下無敢不信然公天資精於吏職在南安吉州尤稱神明其所予奪人以爲經方守者一字不可改也初廣西諸州及經畧司歲用之朝廷命轉運使煮鹽給之或官自賣或容販率四五年鹽積不售仰哺竭則多科增價而民病矣天子但然加惠遠方輒賜爲貫錢萬者數十聚議主更法以便民公轉漕時適當官賣之後請曰夫食鹽有定口不量其入而以官用賦鹽並官賣則善於客販哉今撥屬州鹽籮七萬五千有奇而實賣纔踰六萬稍積不已是十六郡歲用每折四而爲五也廣西別發湖廣總司錢贏八萬靖州三萬歲以爲常夫自治不暇而猶餽輓他路是於折減之外更增十餘萬以自困也然則不及十年官賣之弊甚於客販矣益下固損上非有異術待更法而後損已晚曷若自今諸州守貿賣之數本路免別發之額勢足相補法可久行其言殷重惻切天子以爲然行之至今嘆夫嶺海絕徼視中州近縣不齊也彼地素薄於財則簡其貢稅兼官併吏合兵於農而因其俗以富之不備責也若夫財不足以養其地矣奈何猶欲具體焉故公謂官般非必善於客販

其要在嶺民免貴鹽官府粗自立而已者豈不然哉公得行殫土盡其利害得消渴疾醫不能愈邕桂人哀思之二子直孺新改官信孺開禧初挺入虜帳再結和由韶州爲廣西提刑運判繼公行部父老迎拜悲喜既相與畫公像春秋報祠公階朝請大夫贈至五品賓佐又謂應刻碑墓上遂來求文余嘉公博於儒而以吏得民惜其不及驗於稽古勸學之事而愛民之志利民之術又非特一廣西之鹽而止也詳其已行而信其未行或庶幾焉銘曰

鹽利之末孳作邦柄增多不已鹹苦爲病慨慨方公謂酌行之如彼飲食時其渴飢方公甚文甚文且搏延發大議可諏可度六府惟修緡而莫陳獨正此鹽嶺服是遵蕞柏成峯有關其道嶺人之思祭禱以報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墓誌銘

文林郎前祕書省正字周君南仲墓誌銘

君名南字南仲對紹熙元年進士策祕自宮掖俚及廛肆畧無不言其最切於世論者曰陛下聰明爲小人蔽蒙甚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夫仁義禮樂是爲道問辨講習是爲學人有不知學學有不聞道皆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爲善故得謂之道學名之至美者也小夫譖人不能爲善而惡其異己於是反而攻之而曰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說而抱材負學之士以道學棄之矣惡名既立爭爲畏避遷就迎合掃跡滅影不勝衆矣小夫譖人猶不已又取其不應和少罵譏者亦例嫌之曰我則彼毀爾矣默焉是與道學相爲黨爾陛下又入其說而中立

不倚之士以朋黨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於道學則困於朋黨矣唯其不能可否而自爲智無所執守而自爲賢然後竊箕子公平正直之說爲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矣夫箕子所謂有爲有猷有守是有材有道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斯須不可忘也不協於極而亦受之謂其雖有偏而終有用亦當收拾而成就之也今所謂道學朋黨若正皇極所用之人也奈何棄天下之有材有道有操執者取其庸人外若無過中實姦回者而用之而謂之建皇極哉其故無他闒冗適尊異凡庸當奮興天下之大禍始於道學而終於皇極矣考官奏擬第一中語不用敎授池州熙寧後道學始盛而攻短者亦繼出斬伐交雜意極鄙悖士不敢辨也獨君能辨之至謂道學朋黨即皇極所用之人則自箕子以來爲之訓解者未有及君此言也時天下益勸攻道學新昌黃文叔名忤要地御史遂指爲魁傑而君其壻也罷敎授差常州推官父卒不行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開禧二年下詔誅虜曰讎恥累世矣即日討伐調度汹汹君賤不及議常憂迫不自安坐起顛倒樞密院開機速房以朝士掌之兵事密畫皆使論定而後上君與選焉大恐辭曰吾方以先事造兵爲發狂必死之藥敢嚮邇乎朝廷不能奪與議併寢因求補外幹辦浙東常平司明年召試館職虜留兵濠州江淮未靜君言善爲國者不執理以强勢之所難常順勢以伸理之所易今日之急復和而已盡使力有餘而惜和之早勿使力已不足而恨和之遲也天下繁委當付俊傑今廟堂無能盡出胥吏蒼頭盧兒干政接踵漿酒藿肉瀾翻其家根本大壞矣於是擅事者怒侮召君設除正字趙幾道爲太常丞論成

肅后山陵不當過江斥次且逐君母卒得止再除正字御史劾營以田賂蘇師旦遽罷師旦田入安邊庫賂之主名故在也嘉定六年朝廷以近比由館學奉復者與幹官使其友壻訊君君要誓不願詞甚苦故命久不下九月晦驟食蟹下利上喘閏月朔卒年五十五七年二月某日葬穹窿山職陽君就書喜誦出於天性十五六時覩吳下問學止科舉心陋之一往旬日已棄去歲五易師一易師爲傾動相播告擯絶既從余初若無所論質已而耳致目化氣踈神涌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涯量頓悟捷得受之若驚行之若疑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故朋昔類望塵不及皆靡弛而逝矣常以世道興廢爲己重負一飯不顧私憂時如家憂人如身人情多玩忽見事君悖心怛慮覩緩知亟老校小史引坐深語所知往往非人所能知也

文詞撥去今作肬揁騷雅欲以力自成家而瓌瓹精切逹於時用亦人所不及也端行拱立尺寸程準門內順穆雍節整飭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官兩爲館職數月止旣絕意屏坐衣食弊惡雞鳴挾書盡夜分皆憶念上口數千載未了事皆欲正定名章偉著皆欲銓品異聞逸傳皆欲論述曰此所以遣吾老俟吾死也嗚呼材之難也俗壞敎失苟得一二以自好故成之難成矣不用矣不憤不慍樂而不悶尤難也然則老其不遇之年伸其不用之業疑若可矣而猶不然何哉君吳縣人曾祖昇祖囦父安道承奉郎娶黃氏子深源嘉興縣丞乙丑進士也浚源澄源女嫁湖南機宜衞樸次未行孫曰某曰某始余屢扳君使究其論君畏浙江之濤馮翁之巘屢辭爲曰未暇也嗟夫余固囑累子而反累余銘曰

孰材多而賤兮超昊蒼跨鸞龍曠一世而僅逢孰材少而貴兮冒欲鋈沒塵泥困白謫而窮凶雖達求而莫致常近獲而不容抱和璧以薦刖抑牛鐸而偏聾晉楚非曾參之對兮顏回豈與松喬乎比崇夕余箱兮納職鳴之月朔余艤兮進穹隆之風悲予不可見兮余將曷從

寶謨閣直學士贈光祿大夫劉公墓誌銘

公諱穎字公實衢州西安人曾祖珀祖持右廸功郎父蘊贈正議大夫公紹興丁丑中進士第主溧陽縣簿虜寇江退州秦氏租未入者公白留守虜事急民不勝病矣請因以賜民張丞相悟謝曰慮不及此卽奏閣免由是知公令其子栻與游教授金州勤苦自力率諸生同夜且湖湘化之七八將倍改官知鉛山縣陳丞相訝曰薄職事官耶公謝以當應新制而已正議卒知常熟縣素號繁難前後健者盛氣鉏劃顧不克公降心條理更以治稱簽判潭州帥負其能倚吏憚懵公約以中道常屈而改爲及陳州反所禽滅多公計策旣入朝乃言簽判功在往上臣實愧之召監進奏院遷太常寺主簿遷丞兼兵部郎官監司皆上自選提舉浙西常平茶鹽事公言特備耀本盡廢圍田者再十及用就遷提刑禁州縣毋得法外自恣門詣獄察不應繫數十爲沓縱遣之百姓走愬道相屬權勢交恨御史遂以介僻劾公罷久之御史去除江西轉運判官德化縣田萊民願佃名第減之上供自若而逃田盡復廣州緣紹熙登極科湛本千餘公亟奏蠲而薦其名士潔廉者十數除直秘閣淮東運副初水敗楚州城幇修久未定總領扳公預議公按伴虜生辰入對言劉超欲壞舊城改築國家何

故捐數百萬緡爲軍帥幸賞地可一語決也光宗從之城完牢至今除戶部郎中淮東總領務場以額鈔抵賞陰失餉討積二十年無知者公隱核得之度貢絕增餉一年遷司農少卿總領淮西先是有總領自乞爲都醞抱淨息而私其贏後稍益侵反以大軍錢佐之邀糴徧江淮遷複歲月回易如負販王人之體盡矣公在事雖無幾名實有辨義利判然斥部內竊借總司爲姦者其人大吏難動搖者也太夫人蕫氏卒除直寶謨閣江東運副又知平江府皆未上除宗正少卿起居郎實錄院檢討官權戶部侍郎同修撰殤生於煩提舉興國宮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知紹興府越東西都而彫郡也數旱災然衆欲所輔念不暇郵公歎曰民何罪吾不忍用大守禮食其粟過矣浮餽妄請皆不與又乞罷僧道止添差月廩幾寬之遯差知平

江府公從歸復提舉興國宮知泉州泉士甞樂其暴桀椎埋猝偷而衆奪者悉株連送遠地則一以靜鎮事從其俗人尤愛之蕃舶至昔與提舉閱視公不往第遣職官喻曰貨不汝貿也待制華文閣次子正學死復乞興國而歸公歷官大小各有意隨其病傷鍼石施焉蘇愈而止不執寬猛之偏術邪人以徇己也余所述近是矣立朝進退必以義立德所向陳說正理而扶救之不懐避就之淺心貶己以合時也考宗時博謀諡下人臣爭承風自獻公乃奏今日之失在輕聽人言而已昔之施爲今復棄置損盛德矣上既優待三衙與執政鈞禮公又言兵權惡專况今之將帥何足稱顧指哉光宗時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無節賜予無度偏臣易疎近倖易暱也慶元初始得親近即疏言二三執政非所謂坐而論道耶致今日之治要

須深講今不過尋常文書背首而退爾大官大職安得輕授冗兵冗吏所宜痛減横恩濫賞不可輒啟巧請他比不可由從昔今日大患也又言修德莫先於務學學之道存在己不息之誠極取人爲善之益者也夫易賁朋友之講習禮戒獨學之寡陋今勸講久廢矣方是時風俗一變其正邪消長而好惡向背之際有甚難言者公獨謂黨與傾擠報復迭起願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觀可監也且今日已爾又將如後世何公立朝論事落落多此類余所謂不貶己以合時者也公自泉歸而興國滿四年不再請有爲言而與者辭不獲然後受已而復請老進敷文閣待制致仕嘉定元年除刑部侍郎公曰臣已得謝矣惟陛下哀憐俾全末路進龍圖閣官觀數月復以公知婺州公又曰若强臣此行狼狽顛越身無處所有觖名義

取詔士論上知不可奪祿宮觀者再又請老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嘉定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卒晨坐索湯盥潔而終年七十八贈光祿大夫夫人楊氏先公四年卒三子曰强學奉議郎主管仙都觀曰正學宣教郎曰志學宣教郎知仙居縣三女壻曰承事郎華亭知縣陸三省進士徐沖通直郎蕭山縣丞余儔孫男六常道廸功郎監車輅院常德從事郎晉陵縣丞常武廸功郎監紹興府都稅院常盛常明常先登仕郎孫女五壻曰將仕郎徐士廉承事郎趙與懃進士毛用之潘自楚曾孫男三女二十二月壬寅葬公於靖安鄉巖山余既錄公終始大節而又知其自少年高識特立無所附陳應求劉共甫名公卿也挽致不得盡甘服州縣其出浙西連七八外徙十餘年有以淹速訊之公笑謝曰吾所欲也其在侍從而故與周旋傾吐無間者

方居中用事提將相與人如反手然公從是絕矣常言士以不辱身爲重用捨命也其爲少宗正而趙丞相適歸相遇於廢寺泥雨不能伸足但偕床立語且寄謝余參政某雖去而人材猶在朝廷幸善待之公曰相公人材即參政人材也使果賢參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揖而別余公繼相卒於善人多所全佑公助之也及後落公致仕而同時被落者皆已起爲執政獨公不顧詞婉而正志恬而安嗚呼斯完矣夫銘曰

公先幽潛始自正議隆興初元歷晉于至天子驚曉曰幾一二公時已仕德器早成物羅兼融理沖獨榮前方後方不斲而行勢有險夷情有戚休畀我百爲從容並酬階卿級侯衆倆僕之畤而莫前公則尸之始居壘石巖開洞劃九仙爛柯今古一契後依菱塘敗斜補横欵乃其歌五湖

夜明有芝九折有松千尺雲藏霧羃以庇茲刻

故吏部侍郎劉公墓誌銘

開禧二年冬虜舉國入寇蜀楚淮徐同日被兵上詔邊臣謹城壁縱民徙內地虜求戰不許鹵掠無所獲旣而大雪數尺凍餓太半死皆引去獨留數千人於濠州以綴和明年六月劉公退翁爲賀金國生辰使虜論議往返未決公至揚州詔還潤州以俟自兵起鹽商不敢行傳言虜且犯通泰而提舉官相繼遁逸鹽利大乏朝廷患之即京口用公攝舉淮東常平鹽事公曰鹽在北而移司於南異日虜不至使剽奪竊窺吾之責也遂渡江給貸亭戶鹽旣增積舟相接數千里賣鹽復其舊又明年改嘉定元年就爲轉運判官虜卒請和公得運司畱錢十九千護視通問賀生辰使各一又自爲接送伴遺留使三年爲兩浙轉運判官四年爲副使自浙徂淮凡北使送迎之事經公裁定後皆爲成式州縣無橫費暴役兩運司各有贏財葢五六年中自虜約和而公以選居其間至于約成而能堅且久其所以阜財寬民上下之情交孚而綏懷安集之政行焉公姓劉氏諱彌正莆田人也由進士第歷潮州司戶參軍監鎮江府榷貨務茶場知撫州臨川縣入爲諸司糧料院太常寺主簿樞密院編修官太常丞兼左曹郎官其提舉轉運淮東也召爲吏部員外郎兼考功有司進左司郎中以直寶謨閣爲運判遂自副使爲太常少卿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除起居舍人遷郎遂爲吏部侍郎公方靜簡質與人不苟立同異至臨事鯁峭除民疾痛剛果立發必達其志而後已在臨川守以畸零稅迫縣公故爲寬期曰此於法不當徵也守怒甚祈邑胥項廷訴公公曰以喜怒罪

令則可然畸零稅不可得也歲旱按田傷者自蠲之端午守戒縣取鼓以節渡者且檄公至其所曰無令敢譁公曰民無鼓而知縣有公事不可往往尉職爾其在朝而陳丞相自强復公不附已故出以使虜又疑虜復犯淮故就用爲提鹽皆欲以危地陷公也公旣盡通鹽利則力繩武將之兼州者使奉法奏罷軍功雜流之爲縣者悉注文臣賑業其部之貧民錢米各有差其至眞州官私屋初立坊巷街始具城樓櫓皆新成取廣儲富安倉稻麥以食餓羸淮東漸如平時矣自渡江而帥漕爲應辦官儒生節士皆不得行意公旣過淸無敢以私問者事關內臣未嘗與相見畏不宿設門衞寂然公之始入朝兵禍起有前擅國者名使議鐵錢實以邊事付之公行兩淮久而後返言無故而先發天理不順無豫而輕舉人謀不從擅國者怒促進師旣皆潰敗公又言今虜頓兵要我復和急之權則在人矣緩敵莫難於財若令任帥守監司管軍以上貲豪其地者皆有以佐軍須而宮掖之奉吏胥蠹食悉加裁損使國用未甚屈則虜可力持而計可徐定也其論先後之序如此在太常言初相光宗周必大留正也及升祔獨葛邲已死遂得配食今二臣亡矣請別議應配者詔方下其事公爲侍郎一月即以病自乞不許滿三月累疏猶不許最後許以職守郡然兾公復瘳也猶不由命遂以七月六日卒年五十七嘉定六年也七年三月歸葬於城南三里貴潤原前夫人曰方氏今夫人曰林氏子四人曰克莊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曰克遜曰克剛方以公遺恩任之曰克永女三人已嫁者鄉貢進士方灌其壻也初公父名夙仕至著作郎著作弟名朔祕書省正字余嘗敘其人在名世

之日忽忽未用死公幼率諸弟勤苦紬故業貧不能具膏火旁嫗夜績若光射公牖輒攜書就之後皆中第天下謂能繼其父矣公教在事內故鄰事亦勉志在事外故雅道不廢介而容物故不知者不忌密而與善故知者依爲重登侍從淺其事未若道未伸也然推其已行可以信其未行迹其不爲可以任其必爲也有國者未嘗不欲得善人之用修而至於善者未嘗不欲爲世用然公之二父與弟皆不及用公將用矣而不究此勢之難合而可爲天下哀之也銘曰

惟墓有物惟賢是記或一已多或絕不値猗公之家我銘者四皆偉然哉可詔後世

邵子文墓誌銘

君名持正字子文溫州平陽人少有當世志用再試禮部

不得第受父致仕恩監台州路橋鎮行在臨平酒庫又以不礙格薦送者再亦不及官至成忠郎而卒年四十九葬於鼈山夫人陳氏子曰儒珍葬近十年儒珍請余銘八九至不已君所歷官微事又淺無足載者然余初有學舍而君在泉中神服語簡不輕變聲色人蓋已異之訊其業則文典而贍尤善以理折衆說故多得譽於朋友後余行四方而君亦在焉則上大夫重其能歌詩工四六雅安異同無爽士態疑情滯慮參論平處中利害之實所至皆解榻延佇傾待之出而仕居監當下列人謂君將不喜不惟不喜將不能也而君整飭勤瘁甚宜其官於是又皆曰是貴傾細而耐纖瑣當無施不可故雖公卿貴人亦往往相爲引重不少矣士方沈藏汩沒困無以異於庸人幸而暴耀震顯建功垂閥操筆不勝記標於竹帛爛然光榮豈其所素有哉以君之沈藏汩沒而自朋友士大夫至於公卿貴人皆能知君如此乃其所素有也然不幸而終不暴耀震顯使操筆者遂無以記此固余之所爲悲而儒珍之所爲般勤力請而不已也然則雖不暴耀震顯而其所素有者固在矣君父名叔豹嘗監岱山鹽余爲銘者也銘曰

嗟乎子文四得解爲上首晚益鋭竟不偶勿以所無廢其所有

虞夫人墓誌銘

夫人虞氏越山陰人父手雕北辰像事之祝曰必求九天慧女已而夫人生英悟夙成勁書麗語不學而能詩書古文有若素習旣歸其夫則屏抑聰明不使衒露曰以文成名子之責也我無預焉凡一家纖董晝夜辛苦無所厭忽而高筆雅韻常在事外自舅姑叔季內外親戚皆言是婦

以賢有識起語宗不以材稱也夫死夫人焚約棄債自治塋宅據岡阜之宜合寬儉之中人尤以爲能而益趣其子於學義曰爾未解無庸他覓則爲辯說衮衮如發機中的焉及子純賜進士第一人不數年至爾制封夫人爲太碩人夫人無喜色後乃遊外補衆又歎其遲莫落拓夫人亦無愠容常曰吾憂吾兒不能及古人爾他尙何覬嘉定五年夫人從其子守溫州明簡靜恕能消弭大鬪使之輕微郡人甚愛太守且愛夫人曰母之教也夫人亦天性有恩意閒外杖箠聲輒請人戒曰錯打人乎故人愈愛之如其母云六年癸亥幼子思墓涕泣自越來迎夫人憐之使君不能止郡人以爲大戚曰草樹凍枯天風淒然而吾母遠道得無霜露之感於是使君彷徨乞歸未聽以十二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七七年二月二十日從夫葬山陰縣承

務卿道木原三子子純中大夫右文殿修撰子英子彥一女嫁坑冶司幹官趙公珏孫曰幼成寄子蘇老鼎孫嫌孫長孫頊老曰孫申孫龍孫艮孫女曰不惜滿女余每思婦女門內常行殆不足銘若夫人以文字異質立其家聲在窮達無變志是可述已銘曰

九天下兮遊人間袆袆袆兮珮珊珊悲壽盡兮復來還眷故迹兮留空山

故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黃公墓誌銘

公諱度字文叔越新昌人曾祖巽祖惠之父仁靜朝奉大夫致仕上爲光宗壽特賜大夫紫衣金魚公隆興元年中進士第任瑞安縣尉教授處州母潘夫人卒教授隆興府改平江府知嘉興縣召監登聞鼓院國子監主簿公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學終其身不私己見爲足不名一家有

詩書五十卷周禮五卷得義理所安爲多諸儒罕能過也史欲抑僭竊存大分別畧編年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今人以爲不必講井田兵法今人講而不足行者公能使文與事會卽近驗遠可以據依無昔人迂闊牽合之病也學旣成轉側州縣久默默無所發及是輪當面對奏言漢唐英主遭時雖異各競欲爲之心歷歲不渝終獲已成之效陛下卽位三年矣群臣猶未喻上志也則豈能以事應陛下哉臣熟觀世故惟養兵爲大患救患之策莫使民屯田陰復府衛以銷今之冗兵陛下欲爲之初無以過此又言經筵止讀通鑑寶訓而李燾長編本朝六七大節目本末所係願加考詳上欣然取長編付講讀官天子旣得聞兵數與費喟然歎息亟下公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會服藥不及進御而經筵以爲長編文字多亦止然由是

知公稍遷丞紹熙四年九月遷監察御史蜀將吳挺死公建論曰國家徒倚世將扞虜而不爲蜀慮叛臣歲聚儲錢四千餘萬遡流而運名曰饋邊實富吳氏民力盡矣成都非用武國本賴梓潼號東西川劍閣天險漢中興勢蔽遮於外昔人守蜀之常也今內無一兵若吳氏南指兩川豈朝廷有區區制置使何足抗哉天幸挺忽死子弟未有異望急合興利爲一稍徙其兵以實兩川罷制置令梓潼兼領則饋運省而民力可少寬於是上反復詰蜀事至日旰遂以張詔爲興州都統制而合興利分東西川執政莫敢任責役挺子曦復歸興州竟以蜀叛宣撫制置失守棄地而去皆如公言紹熙二年光宗始以疾不過重華宮公爲監丞上書切諫四五年疾甚旣爲御史連疏極諫上將令右丞相葛邲調護孝宗而後朝邲不以爲誠也公因劾邲

以諫又言太白晝見犯心月犯天關熒惑勾陳行入太微其占爲亂兵入宮以諫旣不聽累乞罷去又言臣有父年垂八十不能親養奈何以空言感悟陛下且乞出國門待罪而諫皆不聽又與臺諫官合班對延和殿彈中官陳源楊舜卿等罪大於李輔國公最後口陳數千言曰孔子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不言公卿大夫不議而言庶人不議何也人主有過公卿大夫諫而改則過不彰庶人奚議焉諫而不改失不可蓋使閭巷小人皆得妄議紛然亂生故勝廣黃巢之流議於下國皆隨以亡今天下無不議聖德臣甚危之上雖而不慍也然猶不聽孝宗崩今上禪於重華宮詔復爲御史知故遷右正言知閤韓侂胄驟竊柄威福浸廣意所好惡盡以御筆行之公具論其姦有日矣而御筆出公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公言御筆蔡京所以

亂天下也今太上猶未得見表章不通大駕空返歲儀八九以上盜賊已作餓殍滿道此爲何時而容侂冑於其間設御筆逐諫官使侂冑去不得效一言乎固辭或謂天下方患苦侂冑儻遂因公請與節度使放之外祠禍幾可弭中書知力不敵聽以沖佑祿歸養俄知婺州坐不發蘭溪知縣贓罪降職罷自是綱紀一變大權皆侂冑有而公爲沖佑觀者六然侂冑素敬公不敢害也起知泉州公言大夫年八十六矣不當仕直寶文閣復爲沖佑觀既殺侂冑召用舊人除公太常少卿吏部侍郎公屢移疾以脩撰知福州又與待制上親批授之知建康府兼制置江淮公言兵甚致灾殍餘生盜皆不安易動之形也昔方臘反雖即滅而天下之勢遂動中國由此不能立今日之急危當使其動當使止上然之賜帑而行公正月至金陵盡四月錢

米所活百餘萬日除見稅二十餘萬夜劫城東南立就擒而橫山鬱山賊皆奔散公奏赦之境內焚枕民畫像祠公家爲香火焉時盜起鹽城官軍奔潰踰射陽攻海陵遂入天長絕運道將逆之濠壽公戍定遠抗賊西路給淮東鹽司糴使募士襲擊遂降卜整得胡海首以獻招其歸業九萬家初避虜之民聚於淮西坐而仰食十萬人及刺爲武定軍猶三萬而巢縣忠勇滁州敢勇督府效用亦數千人公歎曰使爲總領患未已而淮人終不安者此軍也因其思歸悉散遣之公既制置其大事而數路中奏報緩急雖小事亦應繩墨薦材良逐貪懦比三年江淮稍治暇日作冶城樓廟祀東晉君臣存江左遺跡夜引賓佐質難經義得新說拔衣排戶以告爲寶謨閣直學士入爲禮部尚書天下意公獨用矣公自以年愈高累數月乞告不朝會或

一出輒復謝病請去不已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即日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十月己酉薨年七十六始公以府衛蜀兵說光宗不用後爲上言今吳曦誅矣若遂移關外戍於成都潼川和好成矣若遂舉籍兵減三之一皆已至之機可爲之會也紹興至今三罷兵矣所增之賦皆當斥以還民又言祖宗家法純用儒生更化之要在尊有德其經世大指如此至言侂冑首納送李全面以泗州五千人還虜皆與時論異又時方爭言淮之城郭可盡築公獨謂役力繁重難支無貫而守一處失險則連城震動古人城有所不守地有所不爭蓋兵家常勢也訃聞上嗟悼遷學士於龍圖閣加秩中奉大夫而後致仕七年某月日葬於上虞縣鳳凰山碩人洪氏先卒子曰遵甲辰進士廸功郎鎮江府司戶早卒曰章承奉郎幹辦戶部提領酒

庫公事曰遵鄉貢進士早卒曰準修職郎丹徒縣丞女之壻曰祕書省正字周南知衢州王渠孫曰元眞承務郎元護元貺公初入朝五十餘論侂冑廢比再召七十餘矣又南走閩東北出金陵數年復召已七十五故已言者不行已行者不盡然公晚猶纍易傳未成書前卒數月念得士必三十人乃可爲國用今始五六爾病革但郤客危坐與章論說終日其不以老退惰終始有立增光前人余所畏也銘曰

維天降材人有常職非其本原行潦之溢公耽於學生死六籍發舒中和仁政義術彼時煥矣流金走石公儼不動內守沖密彼物壯老先銳後屈公常自若致虛用實推其所爲思始成卒小猶管晏大可召畢中列三品外侶九牧揣本齊末廢百衆一較銖刀者夫豈不足我懷慨然銘以

貽則

太學博士王君墓誌銘

君名度字君玉越會稽人曾祖光祖詧父俊民承奉郎少而奇穎再舉於禮部入太學以上舍賜同出身教授楚眞二州不至官君素行孝謹葬俞氏暴露哀毀髙原谷汲任沐不時其忽有泉自側溢役夫讙趣功以速成免喪教授舒州江淮士人零落既聞君講說切理會心坐席皆滿口閒値知州通判闕請攝事所治又能厭服衆意人謂君學與材交相發也名辟大震侍從爭薦六部架閣累年不得上後進多欲踰君君閉戶讀書不自言朝廷賢之特用爲太社令遷太學博士嘉定六年閏月四日坐輿中感疾歸而卒年五十七明年十月丙午其夫人董氏子成孫慶孫女已嫁者錢洪魏成之許而未行者貴溪主簿趙希亮國

子進士趙汝篆相與奉君喪祔於五雲鄉孫與塋成孫以君嘗所對御試策及其自記本末來請銘初將對策問同舍時事所宜言同舍驚搖手曰草茅諸生乍見天子語罔有淺深次第何預時事耶君曰不然罷賢良策進士當世要務無不畢陳自熙寧行之矣且釋褐入廣殿一生未前有此而不言異日庸遽得已而同舍竟登甲科君第居下歎曰吾知愛吾君而已豈敢以不樂聞過輕量明主哉顧掩鬱不上達有司罪也至是二十年甫爲博士幾復見天子或言宰相方知君奚啻一博士而止不幸不及見命也君見已有日不料道何等語以對策時意氣推君所欲言其能不擇淺深次第而盡言之果矣然則不以不及見天子而不啻一博士者爲君恨當以君將盡吐所欲言而不及見者爲君惜也銘曰

昔予中道我勉而進徐行方軌九折之峻萬鑛一金拱璧其沈孰知我悲刻銘斯陰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致仕沈公墓誌銘

嘉定五年三月朏越明日朝請大夫直龍圖閣沈公卒於是宜人强氏殁十三年五子二女子曰燁曰鄉貢進士焯曰嫁承直郎處武者亦已卒十二月晦進武校尉傑從事郎監提領所糴場門誥迪功郎監鎮江府東比較務煞免解進士王唐卿甕公於開元鄉管社山與强氏同藏而使來請銘沈氏自漢以後冠冕名閥之盛代不絕於烏程公六世祖遇始別居常州至曾祖宗道猶未能以仕顯至王父復考松年及公皆中進士第復爲朝奉大夫松年登太學爲博士而公教授處州掌刑工部架閣文字國子錄太學博士樞密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秘書丞著作郎

贊讀嘉王府兼兵部郎官遷起居舍人起居郎皆兼侍講有位有賢相繼益章然後無錫之沈始亢其大宗公諱有開字應先少學志其大者張欽夫呂伯恭官京師浙西士不知敬公獨從之游士隆陳君舉客於毗陵公又從之心爲範防物爲經制脉理灌輸而不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人視之憒憒而公陶然有以自樂不顧也甚晚乃奏上舍名朝廷方選昔人使教國子而公在焉竟請下第重扉深拒未嘗妄請謁留丞相與之與語揖坐常辭聽移日當是時丞相患消熙末知名士不採察而沈廢於賤冗數年間拔用幾盡士懽喜誦說以爲自趙元鎮陳應求纔有此爾丞相既得譽於天下而公陰贊密請力尤多天下雖知公助之而莫知其所以進者何人公嘿不以語人雖子弟亦莫知也然不悅者固已忌公及教嘉邸反覆深切尤詳

於君子小人之際則忌益甚上即位欲習知國家事故官使二三人日再宜引入禁中賜坐問民疾苦皆非前例所有由是忌者合勢相與排公最先讒又以危語中之坐廢斥十年公恬不爲動已而稍悔寤使知徽州不得已强起屢求去奉使江東迎吏守門迫公行國不往復以知太平州遂乞致仕又幾十年年七十九而後卒其於家無濟者燕餅僮奴衰落終日整坐閒行視園中草木所從惟耆年久故南北之過賓及有職任於時者皆辭以老病不見也嗟夫士非不欲自賢也迷謬於趨捨操術之異顛沛於得喪憂樂之殊此而合老而悖而得其所謂賢者鮮矣公學不衒於繁而能守其要及其用也不榮其身而思以昇其徒終其老也安以儉退而無累於得三者人之大節而公兼之斯其爲賢也歟銘曰

蘇常中間季子所國地卑而爲野兮無錫之山繚而特水汙而爲澤兮無錫之泉洌而食允矣沈公以配茲德

宜人鄭氏墓誌銘

天富北監在海玉環島上乾道丙戌秋分月霽民欲解衣宿忽衝風驟雨水暴至閉啟膝沒及霄蕩胥至門已溺死如是食頃漸海死者數萬人監故千餘家市肆皆盡茅葦有無起滅波浪中老子長孫無復安宅四十年濮陽李覚知監事民賴其力始就高燥立棟宇坊巷繩引鬭伍鱗次低滿諸司輒留止不得代凡六年而監市成略如丙戌前矣噫四十年而後得一監官何好官之難遇歟雖好官六年而後集然則以急疾草狩爲功者非虐歟以故李君每來吉禮接不怠君以其母夫人狀授予銘不辭夫人鄭氏徐州人曾祖僅從祖望之皆有名先朝至侍從貴人夫曰

朝請大夫浙東參議某丞相文定公廸五世孫太子少保東之四世孫既生大家其歸又相門也家法不教而嚴家政不虛而修參議爲奉直子夫人前後事舅姑無違愛子不異庶嫡遇妾媵尤有意參議沒子孫遵其德貴賤百五十人合堂共食分壹而和職分而同新嵊之鄉以爲是北方名族能存其舊風可效而行者也夫人卒年七十五葬從其夫子十八得仕者文宿與寬也孫若晳孫男女壻若曾孫壻又數十人嗚呼可以爲衆矣銘曰

其衆則增其賢必升夫人之承嘉定八年二月□□日

寶謨閣待制知隆興府徐公墓誌銘

公諱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有徐寅者相王審知寅之孫薄其官遯於平陽自號處士寅以上無世次而處士別於沙岡爲別祖公二大父仲熙世充考廸哲皆以惠愛稱令江南石馬頭百間其所爲也公貴贈廸哲奉直大夫公登乾道八年進士第教授池州江浙後進爭擔來學宰相日當爲太學得師除博士遷樞密院編修官太常丞天子親政久威柄皆上出下多畏恐顧望事惟奉旨而行公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上色莊改論樂制公對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上遽和容受規徐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惰矣丁奉直憂知徽州光宗內禪公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願陛下守而勿失宰相邀公留公謝曰某方欲勸公去奈何欲縣上妻殺夫以五歲女爲證公疑曰婦人能以一摑致人死乎緩之未殺也既而實稅於庭死民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縶久不勝飢大叫役者批之隨水瘞耳宿昔死矣然後保正伏罪併劾受賕吏閩州

戚勤所謂實稅者婺源戶餘三萬而逃絕六千其新安還朱鄉戶稅役十無二三公始令民以干照造簿自實其稅應者蟻集婺源諸大豪不喜謗於朝移提舉浙西公請乞籍而行不聽公在徽常單行入村落除其賦萬緡由谷史老其鼓笛俯酒送公泣而別過朝疏兵民十二事持不下留丞相請付外上悉鈎摘要語多施行者時方畀右丞相將引公自助延納甚密公曰上聖質寬平相公宜匪躬協贊若意向有偏禍不旋踵揖而起浙西水利尤重公論其切於時者曰昔下流不疏而水上溢故鑿直曲港還三江故道開宜興百瀆所以順導下流也惟高亢田徑乃瀦堰之爾昔之言水如單鍔郟亶皆是也今開吳松江下流與宜興瀆屬之海者無慮數十百所異時浦港磬折以趨海今近浦之民多取徑直決蘇湖常秀舊爲澤國比年雨或後至種且不入盡圍田衆而疏導多也小人見利不畏其害圍於淺水既爲高田圍於茭蕩既爲稻田二俱不已復有下腳始之東陂太半爲土始之良田背水自匯十日不雨農廢作業然且永用舊說又將疏之失利害之實矣故舊田滿瀦當痛治圍田下腳無概圍已開未塡當捺令之言水者能行是三說則高原舊田還爲衍沃而農不病矣入爲吏部郎遷右司左司今上即位遷檢正中書門下公事兼權刑部侍郎歲不熟半天下宰相以命公吏或夜半攜乞米奏至欸起揮被燭其重輕量分數應之報下未嘗失時刻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公歎曰京師彈壓如傳餐耳況應辦手掬食也首善何所仰請於上曰今鰥寡孤獨夜宿燒堂寒甚而餓錢無所得臣欲度都門外爲入居養院費大不給內帑皆三朝恭儉之積陛下幸閔之上

慨然曰卿言是也賜賚餘四萬卽相地市木曾有御史劉德秀疏罷慶元元年三月也胡紘再疏責副團練南安軍移袁婺州嘉泰元年六月始聽自便久之復朝散大夫提舉崇道觀二年王師北出以公知江州辭不獲與子渾杖策壯郡虜數道迎拒兵歷江漢姦民乘隙謀亂訛言相恐公捕誅首惡字其饑羸恩接賓旅募人於浙東部分練習燒盤築城創輕舠船往來捷疾由夏口而下依公爲强虜既去朝廷是公所爲除集英殿修撰尋待制寶謨閣知建康府兼制置江淮初虜圍廬楚不下而歸猶綴濠州以待和時時抄劫與我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逆流江南在建康者數十萬皆曰虜再至矣公晝夜拊循發備禦請專扞敵勿從中御朝廷疑於和戎沸騰亟移知隆興府累風猜羅孟傳與其叔羅時忿爭讎殺湖南抑孟傳而右時孟傳怒殺飛虎親兵以叛禍連江西吉贛四州勞於戍守孟傳因士豪以情愬公且乞降公爲列上曰受降非臣事也顧大計宜聽詔許從江西降而公已病旣而賞及兩路公不預也嘉定元年有星隕州之南明日七月朔而公卒年六十五二年十一月朔葬於鳴山夫人宋氏先公卒二子沖迪功郎渾將仕郎長女嫁西外宗教林士遜次進士章學禮幼未行也公少而異質自然合道天下雖爭爲性命之學然而滯痼於語言播流於偏末多茫昧影響而已及公以悟爲宗縣解昭徹近取日用之內爲學者開示修證所緣至於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有得也前後執政以國事訪公者告之必盡初光宗疾免到重華而日視朝毋敗中外交章論切公既入諫退見宰相淚落口上慰納從容然日暇不暇而

意恍惚眞病也已而爲詔四方禱祠郊廟進皇子嘉王參決留丞相未及用跳之徐村上使公諭還浙江亭復其位疾終不愈孝宗崩又不能喪公與少保吳琚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答羣臣禮募士取簾幃俟命后自祭發乃止於是將禪上臨喪未可知也公憂憤嘔泄臥責趙丞相曰自古人臣爲忠則忠爲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難之類歟國家存亡在茲一舉趙公問策安在公以知閤門事蔡必勝授之使同爲知閤韓侂冑因請於太皇太后禪之旦嘉王竟立嗚呼當是時謗議橫流而天下之口不可遏矣微公定計將使一夫攘袂而趨然則社稷永安而宗廟常尊澤施於今者公之大節不可掩也余觀公忠利慘但能任大事視人如己本無以取嫉於世而世亦無忌公者獨侂冑既得志則驕肆公面誨之慚恨故得禍最酷流落十年不復用銘曰

古之聞道以身爲言開乾闔坤圓方各旋後之聞道以言爲身因其已行筆舌之陳人賞不弘狹而易安公胡早悟嬰此百難紹熙訌訌天作閔凶舉世驚哀莫敢弭鋒公初何營裂肝碎膽公後何成宗國是保彼譖人者不祀忽諸畀衛枕席諂我泥塗生不求榮死不求謚人臣之義惟以自致鳴山高高終風續灣爰居時來助其永號嘉定八年三月□日

中奉大夫尚書工部侍郎曾公墓誌銘

公曾姓漸其名字鴻甫建昌南城人曾氏散居江南閩浙仕無不取卿相其別自撫州房居南城者至公曾祖處仁祖度命種殖於學爲儒先生父發用累舉恩賜文思院公

生未十年徧誦經史略訓左氏能通衆大義筆下詣五六十翁不能爲踰冠三上省以第二人賜及第授承事郎簽書南康軍判官政績巨一佐其守值旱饑洽村勸糶又決獄問囚走旁郡勞苦未嘗辭諸司賴其親己合議薦之公逡巡辭曰一路當薦有幾不知求何用我曰名孰先於子公曰剩舉不責功實而以名取人縱我急進不愛惜得無反墮棄之乎固辭而免召爲國子正遷博士祕書郎實錄檢討官時論者方以道學爲僞攻詆出一日公厭之求去得請矣有覺其不可者留於朝遷著作佐郎兼考功郎官求去不已知滁州會新立法不更邑不守邊請主管沖佑觀知興化軍將行文思亭初韓侂胄陰執國柄宰相以下升黜在手公不往見故御史程松希指罷公至是侂胄自爲平章軍國事未畢禪而以祕書丞召改著作郎兼兵部

郎官軍器少監祕書少監公以驟遷爲非復求去不許方下詔伐虜直北門者既辭不就將用公公曰吾初不與議必用我即以自所爲言者具之詔遂寢又將以公檢點樞密院機速文字公復力陳不可又寢迺求去侂胄雖不樂然極重公遷祕書監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兼權中書舍人自侂胄貴臺諫給舍供隸役彈劾封駁皆具檢請命意所欲者指授行之侂胄殊不以望公有論執即時止右史陳子狎歸自泉州衆畏其兇險公曰是嘗無故自言爲察官者今地位已高必抗顏據要路肆其螫搏善人無類矣侂胄不敢違爲改一州使去於是女真雖退而豫州屢擾小使議和久不決虜堅責任隆以前禮賂持論者各懷苟且公推衍大義栽於詔詞扶善譽姦得承平與狎之意又爲改定降書以存舊體俄而侂胄死素狎侮者多收用而趙彥逾亦在中公爭曰彥逾無預世道興衰何爲於此又將籍故宰相陳自強之家公又爭曰國家本忠厚爲德二百餘年矣豈以自強故薄哉時公已病於更改向背之際多不合慨然歎息曰天下事止於是邪遂以親嫌乞免且以病力祈去除權工部侍郎陞史官爲同修撰病遂不愈開禧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卒年四十二願其子曰汝雖貧倘有田宅謹持門戶無因我死乞憐於人嘉定二年二月十八日葬於太平鄉香山夫人汪氏封恭人子曰穎茂承務郎監福州水口鎮曰穎秀修職郎新監紹興府酒米倉曰穎敷早卒女之壻曰衛樓某官幼未行公孚尹明達既早慧長益貫研古今出其英華皆有新意方得志於科目不知者以凡人料之謂其馳逐資富貴鮮溥相矜伐而已而公謙明無傲世之行簡遠無近俗之名未得不願

進暫進輒求退處樂而憂遇變而安當慶元嘉泰間朝衣預塗炭之羞而以冰玉自潔青蠅蒙棘之誚而與鵷鵠偕逝合德引類思深慮長天下以爲賢而宜壽死而宜傳惟公也銘曰

孰司下人逐死弃生有齎其汙不臞其濤是爲鴻甫正性之閑衆攫摯擭舒徐其間時雖我畀我不時即進怯退勇先義後得終於開禧始於慶元吉士殄國如珠淵淵月之所杲月之所耀不可恭藏可以並照香山之岡雲木茫茫其年短折其存永長嘉定八年九月□日

毛積夫墓誌銘

毛子中字積夫髫髻有傑氣十七八游江淮亂後邸店未復卧起草中時時與小寇遇行數千里知形便阨塞涕泣曰營樂不再生耶夜捕鹿迷失道且見樓堞矗然合肥城

也值師方打圍戈甲耀日君爲虎皮道旁燔肉煮炙椉浩歌縱飲弗爲覵師拊掌大驚延上座稍長親師友學習今古諸生不能言者輒爲言之復出沔鄂得賢豪名世士識別相與懽甚因留門下終身所至專席高論衮衮無對怒馬獨出不施鞍勒或入酒壚慿高悲嘯衆共怪不敢近荒旅窮僻假客常滿或閉門袖手借書危讀經旬月無不通人畏其博而尊也然不得騁於科舉禮部嘗欲第其文又議不合而止余屢諷君年過五十矣氣惰將衰血燥將臞宜返耕築室以順天命無徒取俗子贅疣也君怏怏不自喜尚行游無忌至踰六十度決不偶矣始棄去徼長松吟小山招隱諸詞哀憤激烈作振衣亭請余記未畢而病嘉定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以書來曰某自量不在友朋下幸賜之銘抑揚咏歎之死不恨矣其明日卒嗚呼人之所長

世固不易知君之所有人亦不能察也然使其當蹉跎之年而與之以奮迅之日則必損奇特之行而爲平易之趨矣詎極測哉所居瑞安深谷號毛家山以毛姓者二千人祖鏜九十三矣璇八十六皆篤學好善稱於鄉君自謂詩種故其規圖常寬遠指有待然纔六十五娶張氏正而婉生四子允兌兗充二女嫡幀再娶康氏一子曰應早夭九年某月日葬瑞峯山廣度寺允來速銘予老憒憒下筆未數行耳如附蜩頭眩轉不自支其於抑揚詠歎之意蓋微矣故所述僅如此然可以觀其大畧也銘曰

不役志以滅命不厚生而薄性古之人哉嘉定八年九月□日

徐文淵墓誌銘

君名璣字文淵任主建安簿麻溪剛民業鑄兵鬻鹽者官窮治拏捕因相聚爲逆多殺傷官軍州恐以君捕而往君不用衆但命土人持榜告諭皆散去罪止三人監造貢茶其長欲取於數外君正色曰此人主所以薦天地宗廟非臣下所宜得移永州司理兵官大執平民爲賊冀以成賞君明其無罪盡釋之丞龍溪縣城旁陂舊稱溉萬頃豪黨私以爲田陂浸壞君旣按視即疏鑿如舊規移武當令致長泰令未至官嘉定七年十月二十日卒年五十三初唐詩廢久君與其友徐照翁卷趙師秀議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隻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由此復行矣君勿爲余評詩及他文字高者迥出深者寂入鬱流瓚中神洞形外余輒俛抑終日不知所言然則所謂專固而狹陋者殆未足以譏唐人也得魏人單煒教書法

心悟所以然無一食去紙筆暮年書稍近蘭亭余謂君當自成體何必蘭亭也君曰不然天下之書篆籀隸楷皆一法法備而力到皆一體其不能爲蘭亭者未到爾非自成體也此論余尤駭之君與余游最早余衰甚朋儕益落君將請於朝棄長泰終從余未及而死乖絕忽長歎言爭爭者數聲其妹撫之曰何爭張其目視曰天爭妹又曰天何爭復力疾大聲曰爭名也遂卒嗟夫君之志固遠於利矣豈以名未就而有不足耶徐氏自君曾祖逢祖贈朝議大夫澤爲泉州晉江人皇考潮州太守定始爲温州永嘉人君娶劉氏子曰鼎國子學生曰呂八年十月十二日葬建牙鄉郭溪銘曰

如是而足以名歟則所名何止於此如是而不足以名歟則古之爲名寡矣嗚呼文淵其視斯銘余之所傳天亦不

乎嘉定八年九月□日

故通直郎清流知縣何君墓誌銘

何君名瀹字叔禹處州龍泉人其爲南城簿明州造船場皆以憂不任事後自溫州司理紹興府比較務六年而用薦者知清流縣開禧三年八月十五日卒於官年五十六先是夫人富氏歿三年矣嘉定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合葬於北里山子一人曰處權轉運司發解進士女之夫曰張希顏君門地貴重蓋太傅清源郡王執中曾孫徽猷閣待制志同之孫也父佃官差減猶奉直大夫然君自待如寒人單士未嘗以勢加物居官明恕必舉職而不爲苛暴尤恬淡遠於聲利羣從多已顯而君故常詶泊如也將往清流値淮北旣交兵衆勸無行君曰遇患不避義也州檄縣饋軍前獨君能至全椒來安不至也旣而宿壽兩將遁走

潰卒聚滁河無食謀且亂君以戍兵糧貸之得免虜決逾淮吏焚廩藁積而南或又因以爲利君獨攜口券馬草錢五十餘萬歸之總司守怒抑空篋欲拘之總爲請諭乃已虜退守與郡僚留金陵沙上賣酒不敢返君挺身坐黃悅村招散民種稻趣刈麥晝夜暑溼中遂得疾縣人賴君方再造皇恐扶輿歸建康藥其愈竟不起哭而去悲夫自復讐之議出余同懷懷論奏謂須家計牢實彼必不可以進而後我可以不退且盟約久定矣必彼先破壞而後我徐應之不然前直掩而較後曲藩牆擾則豈與搖矣執事者不察輕動妄發未幾勇怯俱弊使據正守義如君之賢者勞苦困極而不得以老死故其喪歸鄉人迎之無親疏貴賤皆實涕霣泣非特其恩厚素感於人亦以君仕不遂失其常所而痛惜之也嗚呼非有述於後則何以著君之志而塞其子孫之良宜處權請之勤也銘曰

身都子男兮家相門往而不還兮隨時紛故罔有菑兮溪有緖魂乎歸徠兮無怨吁嘉定八年十一月□日

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平陽陳營里人嫁同縣林璞二子善補善祗二女壻彭表韓原林君田不盈一頃多來少熟父母老遜其業而林君晝夜誦書攻文高吟嘯絕不知家事寺一闕夫人夫人能飾無爲有久而若自然夫之父母安焉其後頻死喪歲惡田且盡猶力課其子學不怠比寡居而病風溼沈廢逾二十年夫人常順聽無悲戚有勞苦之若欣笑彌日得好語而歸人以爲難當是時善補經營四方傑材偉工無不師友然尙疑信未決獨夫人以其志許之已而善補及進士第教授無爲軍兵亂人相食俟閒輒謁告視夫

人夫人麾使速去曰汝已出身事君又反顧乎嘉定五年九月某日卒年七十四蓋舅姑夫子不疚其類而相依以成者固人之常理至於饑羸疾痛不失其善而必與以報者亦天之常道此夫人所以兼得之也夫人兼家有鹽亭山阿阜深衍卜者指斗門之北曰是宜家藏善補秘於官十畝初光孝寺亦佃鹽亭山在斗門之東由蔡家山而北僧以官人所擇必山之勝也因內熱冒爭之曰此吾賜山也旣又曰吾山所至也有司索文書驗視不酬吏取重貨持不肯決僧詛鬼路罵聚刀槊期以死競後二年御史民曹交相趣符移總總常平司定以善補爲直然後十一月初六日葬夫人於山之原嗚呼有是哉夫貴不足以貫山而葬於官拕之山此擧士之窮王政所必矜也道耕織之勞而欲擅山海之富此異端之橫王法所必誅也銘曰

徂徠躬耕葬百喪使皆如此訟何當蕣薶而掩孰在亡夫人之歸天與爾嘉定八年十一月

劉靖君墓誌銘

劉靖君名懸字必明太學釋褐教授江陵府外遷安鄉令乞致仕嘉定八年正月十二日卒明年二月某日葬城北仁壽原君行己恭與人敬節堅而志厲學必是古尤邃講說能自淺入深荆人聞者欣然開達將校改服以聽在安鄉慈允得民和旁縣自古季年再倍夫由果求藝皆通方之材非以儒自局也始君甚幼家零落待我而衣食父死伯不弔疑將耐於祖一夕舉其柩他山哀呼僵踣幾不活者數焉遂羸毀終身入太學凡三中上舍積歲月始升名比脫紵袍五十餘矣憂患之味早視衆所甘殆若辛螫余丞相素知君至是且召用禮守蘇若霍諸司楊呂范叉爭薦君然自謂逾六十矣髮墮齒折何以驅馳一世竟捨去不顧買宅城南門無垣塹蕭艾數尺嘗展卷長哦醻酒薄羹盎如也噫二十年至八十三而終郡人高其行無不歎惜觀文殿學士何公澹嘗同舍故學徒共論曰靖君明其無競之德可宗於時沒有以思存有以勸也合法者館學之地也以經任爲限推有委心歸討於未滿之先矣未有滅跡絕影於既滿之後也作邑者要路之儲也以改官爲急蓋有因緣屬託於破白之初矣未有逡巡退卻於及格之際也雖然道遠俗散而天下無肥遯之士流風所扇既莫不然而君豈異於人哉惟尚往於招徠之不豫故謂之知恥迎受於筋力之當衰故謂之知命此君之所以自安於古人而今人以爲不及也君之九世祖日存以上柱國自建徙衢爲龍游人號江潭劉傳緒至君雖宦未顯而德皆餘於隱矣兩娶徐氏又繼以留氏子曰克曰几曰几女嫁進士應彌明孫四人女孫二人銘曰

豈人而退非日自晦韜己而止亦其常理有或爲之有或不能是名靖君于後之稱嘉定八年十月□日

鄭景元墓誌銘

景元鄭氏名伯英永嘉人隆興癸未進士甲科滿秀州判官調杭州泉州推官母老不忍行食嶽廟祿九年終母喪授寧德縣丞福建提刑司幹官辭不行於是六十三矣遂以紹熙三年四月戊午卒十一月壬申葬西山余家奧原上二子爲仁次求仁早夭女嫁蔡幼學李復陳鑑世常病景元負氣不屈折故不用殆豪士哉以余攷之景元信道不苟且寧不用蓋志士歟方秦氏以愚擅國人白識字外不知有學獨景元與其兄推性命微眇酌今古要會師友警策惟統紀不接是憂今天下以學名者皆出其後也其論議憤發筆寬墨餘佞者褫魄貴者奪色豈血氣爲之使哉然則志也非豪也故事第四人與上三人踵躡以進累日月皆至卿相景元恥自言故廿爲選人最後朝廷以幹官者救滯淹之一門也景元笑曰此冗官謝法當廢省可身踐之乎卒以疾辭夫思其職不利其祿然則志也非豪也自其兄及薛士隆陳君舉擅一世臧否號爲方峻景元不然雖閭巷一介之善甚或韋行絕數等未嘗不委曲外比售其聲名家產無十金僮僕單特賓從晝夜集變肺菜蛤蜆蔬椽雜陳之急難窮助扁舟徑往夜半扣門攝衣偕出矣景元果豪耶不以富貴適已而以貧賤徇人耶故曰亦志而已矣始行之游陳鄭間後壻鄭氏景元爲余言參政李泰發之孫委禽焉君顧不敢已而中第今爲臨海丞

景元沒二十三年夫人黃氏卒既合葬時行之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書來曰鄭公遠矣宜於此乎銘夫豪與生盡志死不滅立德之本也孔孟所尊也何較遠近哉銘曰

陳代嘗言枉尺直尋孟氏所訶曰有利心嗟乎景元尺何必枉既定之榮矣前不往以介貴身以遁恕人餓於西山草秋木春嘉定八年十一月□日

東塘處士墓誌銘

昔平陽陳巖學能造微爲陳君琛徐子宜晉揆不幸早夭二公哀傷俾余記其藏時余自都返繇出荊州茇舍倉卒巖弟志崇躡跡參訊追及余西山重戴拜伏又遁同婺遂剛界乃得以竟志崇詞藻精麗從余久每語家人細大輒嘆不吐余竊怪詰其故則長慟淚落曰吾兄銘而吾父踵逝亦有意於予以吾未與士齒也卒三歲遲之遲六七而

吾老不堪士矣不敢怠不敢請即死無以見吾父嗟夫余文無用於地上矣豈志崇姑欲慰其父兄於地下而然耶君名璀字國器由左廂兵馬使十世爲石床里人床方三壽平如砥相傳古有異人所爲欹奕也君軒昂沈雄言動未嘗妄既苦志不酬有書在琴以善娛樂其行常損己益物種植甚遠績累而可稱紀者衆矣然最著若在東塘初縣驛道東北皆行水中瀨淖墊沒數十里晨暝風雨咫尺斷還往北塘合一縣之力聞乞丐大官歷年多猶未備君獨用一家力栽石取底東達之海闊門而成堅悍可履甚潦不能淫人以爲君德更號曰東塘陳氏余嘗患世之富貴苟自肥於民無毫髮利益君雖貧賤不爲身計特作此塘利垂無窮可尚已卒年七十夫人林氏先九日卒林氏淑而知禮事姑九十白首盡敬閨房咨以爲法志崇弟曰德崇二壻曰林莘邵持正既葬君於安仁山二十年而孫男七人皆已長立孫女三人其二已嫁而曾孫男女亦三人君嘗以志崇得解恩與修職郎然不足爲君道而君亦諱不肯當也故題其墓曰東塘處士而銘之曰

承於祖而未信付以子而猶疑孫衍曾蕃東塘豈欺嘉定八年十二月□日

中大夫直敷文閣兩浙運副趙公墓誌銘

公名善悉字壽卿父不尤知橫州祖士起武義大夫曾祖仲馴開府儀同三司由儀同至太宗四世橫州初入宗學以文占上舍而有武力靖康之難走相州與岳飛善聚兵萬人將迎二聖雄張河南北巨盜皆避之曰此小使軍也高宗立以衆歸御營復從飛武昌飛死秦檜奪其兵抑守嶺外而沒公孤憤激發病橫州以投筆自挂東置袍笏不挂

身娶婦清江一月誓之樂清舅家貸僧房業舉子夜誦依佛燈或日晨未爨履襪穿垢如是三年得京官往視其妻未及境有蕭某官者同宿漫問李通判安耶曰嘻死矣女嫁宗室流徙音信絕數年矣公笑因叙本末蕭驚異後公爲郎而蕭位執政爲上言如此知無錫縣丞初有印板帳錢吏若昧不能理欠負十七八公補舊增新常多三四以上知旌德縣邑小易治公亦竟歲無所笞罰通判臨安府敏絕爲一府冠孝宗知之故令以事至殿中者再瞻相良久喜動色擢知秀州金字牌忽夜下上親札曰海鹽地高病旱豈有水利可興乎河成至今爲腴田還朝命除郎黃參政不奉詔丞相請與大州知鄂州以嫌改江州始有旨射鐵簾公多與金銀鼓舞將士奏藝爲諸軍第一除度支郎中侍從夜直上論朝士能否獨稱公材前後十數內

甫好名知臨安府大臣猶辦之進太府少卿於是上既欲驟用公而軋於外庭御史遂以爲公罪上怒塗抹其疏幾盡然亦罷公光宗語宰相趙某今安在壽皇所屬付也除提點鑄錢諫官疏復止知徽州庫錢滿溢寄於外庫其歸公使者盡以代諸縣賦移江西運判除直祕閣兩浙運判虜使張孜方藉發京口礟車雲上風挾浪成山且覆且號夜乙丙公撐金山限處列炬火累百萬人鈎其舟浮桃以濟國信吏白例卷當自正門入公叱曰汝欲葬使人魚腹中乃已耶陞直敷文閣副使憲聖后攢宮復土第勞當遷侍郎公已病歎曰吾昔遇孝宗踐阼此矣今夕陽之照爾潤家可也報國乎何有力辭而免慶元四年五月朔卒年五十八八月某日葬明州定海縣太丘鄉啟霞山夫人李氏封齊安郡子曰汝鐸承直郎汝鎔宣教郎知浦江縣汝鄰從事郎坑冶司幹官汝鎮高州文學汝駉從事郎臨海主簿女嫁文林郎錢光朝散郎知寍國府張忠恕孫男二人孫女四人公爲政速於赴機事常集而無跡期會不迫而信治財則寬民獲貸放而官有餘資廉儉終身不用公庫物在上前言論率樸透底無枝葉上亦由悵歎笑肝鬲親厚嘗謂公曰周天下事每日須過朕心下一遭留卿相聚正欲共此不可違去也嗇孝宗之有志於治如此用人必親柬擢不任宰相宰相往往惘沮曰此何以得進同類亦恥不預輒譟曰此由某來也雖疑似無實然卓越被知於人主者地偏而交疎孤外反甚矣故雖一意保持而不勝百計之排斥噫乎方公盛年使其朋黨比周矯揉以應虛譽則何懼不用而摧殘困折終不能有所爲者豈非伸於上而顧屈於下哉其後天子一切恭己以聽任其臣衆

庶行負責以聽而公於是時亦始爲任事者所知然公寍以人主之知受屈於永久而不以人臣之知求伸於須臾此余之所以賢公也性專介重執未嘗曲己徇物薦士尤詳在兩浙或請薦沈程公以程犯贓不許在江西薦許中應李謙皆善士時所謂僞學且不敢舉者也在秀州黃洽爲中丞薦其所親公間澉浦監鎮趙師石之材而未識也薦而後報曰宜以中丞所親爲後洽大悲故迄其去毀公不置嗚呼此又可悲已銘曰

富矣啟霞金碧巖巖四獸維之中可一棺咸曰天造樹以斯原噫余猶公曠度逸群神往無方豈是之墳懿其遺聲以世厥存嘉定九年二月□日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墓誌銘

厲領衛墓誌銘

君初名仲詳後名仲方字約甫有厲文才者婺州東陽人也仕唐爲都督刺史文才四世孫玄爲殿中侍御史其居號御史里乘驄鄉玄之後至君曾祖凝祖邦用皆不仕而父邦俊以君仕贈武義郎君中紹熙元年武舉任侍衛步軍司計議官武學諭閤門舍人副賀生辰者使於虜出知安豐軍復還閤門出知和州王師北討賴其能就權廬州俄召授左領衛中郎將虜内侵朝廷憂在江北合君建康防守虜遁歸復還領衛用御史疏罷主仙都觀又用中司疏降秩徙郴州嘉定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年五十四卒於郴州九年二孤倬俁始以柩返十二月庚申葬於仁壽鄉

鮑莊紙白山始君與余讀書諸生旬沐歲省皆散去君獨閉一室未嘗窺戶並試兩學示若文有餘者博士蔡鎬見而駭曰吾周旋武學歲月多矣未省有如此文字余笑曰此非子所知也已而及第第一人然自後屢舉進士遂不中其入閤門試而後命蓋天子所以異待武人比於館職被命者以爲榮而領衛尤親近君顧不好特俛仰繫縻其間不欲絕也京奏中邊事將動謀妄言虜衰有詔官印取君在安豐嘗奏淮北飢民扣關求救援初無意也倆臣邊徙夜半下其議議者因共指君爲開隙生事詔聞四方雖其故友朋及爲士者亦交尤之虜既卒叛盟而君竟坐貶死嗚呼可哀也已夫搢紳守和視介冑言征伐由漢已然矣其不能相合而相非至於啞然詆悖而相加以惡亦其常情無足怪也故季布廷諍欲斬樊將軍而臧宮馬武之請至煩人主詳悉詔諭而後止豈非往事之明戒也哉君爲武人蓋失路誤人爾人猶以故步期君其所以責之者抑所以厚之歟然使君致其壹於進士何患不如武衆所得褒衣大帶穹幄中之論無冒十死九生之危爽俠而嘗其欲則人之所以責我者而我反以責人矣不亦又可哀也君勸安豐種桑數十萬株墾田數千頃置慰陟軍賞甚衆後人用君所造九牛弩射殺虜驍將於城下又用戰車敗之請水鎮素不識田琳而知其材以告余余爲言於朝使代李爽戍合肥虜不敢犯來建康也虜屯定山十餘萬君募石斌賢夏侯成再破走之虜留六合余趣君解圍料其當自退不敢出兵虜卒去其謀劾審的多如此然世人責君方深故未暇明其功雖余亦不敢言也斯又重可哀也夫君娶張氏先卒再娶同郡陳氏子四人曰倫曰倬皆

太學生倫早夭曰俁江西轉運司進士曰合女嫁吳瑾承信郎呂珣孫男一人曰僩君母吳夫人惟一子自君之貶常悲思哭泣比死哭不絕聲喪還哭之慟以殞噫子祿養而不及終母壽盡而逢其凶若夫人與君其又皆可哀也

銘曰

嗚呼厲君廼知忱恂有家縱横六轄輪囷亦既豹變剛柔爲文曰履虎尾張其爪牙八蓐攻瑕天獨與純回祥復亨展也子孫嘉定九年十一月日

趙孺人墓銘

嘉定九年十二月壬寅趙汝鏆葬其妻樓氏於樂清縣永康鄉崇福山樓氏在四明累世貴重孺人父鍔知鄂州從父鑰參知政事皆以文學名當時女兄弟百人相祝以能相聽以巧功容飾節自然應會孺人尤謙敬謹約始歸趙

君少年爲材吏頭角嶄起已而久不合退居山窮水絕處慕王霸梁鴻夫婦龐麥秀五噫之歌將遁身遠跡以自娛佚而孺人特喜浮屠道常危坐疏食食纔半掬滋味甘酸未嘗經口若無飢飽之意家人以爲難且懼其瘠然莫能回也是年八九月有上氣疾醫每煮藥輒靜定寂默藥不果進以是病革索浴洗換新衣提青背子白其姑曰奴死罪不應著此下見先舅然去路別人間浮侈之飾無爲也己丑已卒二女素孝愛拊肩齧臂振脉哭踊無數久之忽開目曰汝不曉事妨我復起愈危坐誦佛名聲聲相連氣浸劣命所善更迭誦念不已庚寅向曛黑大呼曰彌陀接引可去矣遂絕彌陀者釋氏所言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者也嗟夫生固無所來而死亦焉有往哉然自怪奇誕設之說行於中國聰明豪傑之士畔而從之以彼分別影事之心醉夢沈酣於其間至於生死之際變壞逼迫其不顛沛失據而能全其守者千百而不一見也而孺人顧能之何哉豈古人所謂恒德之貞婦人之吉者特其學之異而然歟傳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君悲傷旣甚而孺人之死又能卓偉如此故爲記於墓上銘曰

天地氤氳孰僕而生其死則已孰導而迎孰妄爲神異說孔殷妄僭眞歸勿陷勿淪嘉定九年十二月□日

故知廣州敷文閣待制薛公墓誌銘

公名弼字直老薛氏自晉徙閩者左補闕令之在唐有高人之目補闕孫懷仁爲溫州人懷仁九世至公曾祖元禮而發强立始及第終江寧府推官公政和二年進士任懷州刑曹教授杭州召對語不合教授滄州年飢賑以學廩守拒之公曰民餓死士何忍獨飽糴不償某當坐已而補

昔有嬴糧焉辟浦江令時所至告事魔者牢戸填溢縣亦誣逮數百人公一筆放遣燕山免夫錢旣集而郡仍別科公執不下民自截輸官以齎費錢毋失令也知桐廬縣淸江丞臨安府東庫中官王道使奴挾勢視絹美惡多取之公白長貳下奴獄驚曰何敢然亟移病請致仕長貳度不可遂奏宗室不奉法縱奴橫帑藏陰沮道流其僕且以旨押公就職乃已女眞犯京師李綱定議守禦衆不悅公意與綱同除太僕丞參其軍城圍解遷光祿丞公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幾而敗綱救太原又言虜必再至宜先事河北且綱不當去宋伯友提舉河防以點檢見在糧草從伯友爲計畫甚衆皆不用乞罷歸提舉三門白波輦運又上書擇代伯友者旣而分委安扶等李回復守河公歎曰今敗矣遂主管明道宮六年高宗帆海入青奧門李水陸寺公見呂頤浩言島岸蕭條無以安上躬不如趣鄞辦增舟取財皆有定所民不加斂居從休息提舉淮東鹽湖南運判王瓊捕楊幺久無功更命岳飛幺據洞庭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公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鬭也幸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遂伐斷江路塞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以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掃平進直祕閣是冬震雷大雪冰厚尺餘席益衮粥於市益去尤甚白晝剽劫羣行而飛責月樁錢鄂鼎運分擾米甚峻公具奏天災民窮詞甚哀切上惻然動爲捐二十萬由廣西常平貸之潭永間始復生理王彥自荊移襄遷延不即赴彥所將八字軍中原勁卒也朝廷疑有變以公直徽猷閣代之問策安出所從兵少多公

口若志在除彥某書生也非所及代之則湖南送吏足矣彥殊不意公至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公曲折譬曉又大悟即日上道今賴以全除岳飛參謀飛母死遁於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張憲所辭疾下多教之洶洶生異語公強邀憲行軍謂諸將曰太尉方乞張公而詔使隨至岳家軍馬奉齊整無故忽諠則是汝輩累太尉也諸將以告憲憲佯悟曰相公心腹惟參謀知耶飛尋起復時去鄭瑱纔一月人謂非公此軍亦亂矣入為戶部郎再知荊南桃源伍俊既招復謀叛提刑方侯尚不能制公許用為靖州官曰我得據一州過桃源遂突即出謝伏發擒庭中收其藏粟食十餘年新疆還進祕閣修撰陝西都轉運使以左司郎召知虔州主管雲臺觀復知虔州修撰集英殿知福州廣州待制敷文閣紹興二十年九月二十日卒於廣州年

六十三二十二年十二月甲申葬永嘉縣太平山自宣和失馭天下安土樂業之民皆化為盜賊更起滅千萬計劍梁不能勝旗榜不能繳垂二十年猖獗勢窮乃稍弭戢而虔南雄南安三州楚閩粵首尾地尚憑其巢窟熾張如故公前後討蕩俘三吉五官朱關索吳錦等賊相謂剝皮殿撰而閩八郡管天下伍黑龍阜和尚何白旗邱崇廖七婆滿山紅之屬數十萬公教奇兵立左翼軍拔石城人陳敏為統制積四年平豪賊百七十部初閩人依險立砦以守久則自為賊公令有砦者勿葺寇盡砦亦空民返家室道路夷行故紹興雖忍垢買和終納外侮而內地馴服綱紀粗伸由能用公而閩楚之功集也汀州李谷反信宿三萬人公急督師斷首尾夾擊浹辰谷敗僚吏不知也海寇陳小三戢艘六十距境上給鄭廣兵三百與期三日求濟師不許二日大風賊不能進退盡虜以獻詔曰始以一擊十不自意全公料三日何也公曰第從吾令無問所以然蓋機速神敏多此類而其家所傳則有甚異者余不得盡記也方艱難時士無賢不肖皆媮覷苟息惟宗澤未及成怨鬱死趙立翟興不幸喪敗以功名著者陳規劉世將鄭剛中而已公當勝負設不以意氣加物裁制應手小大各成皆踰於數公然初佐李綱與時論忤中從趙張事薄晚而秦檜擅國深檜事天下不樂聞雖如公者未有以別異而獨鄉人夸詡之稱可歎也然檜嘗欲引公為戶部侍郎公恥以言利進不答頗怒故止於外藩將死乃得待制則公之為檜用自其資所喜而非利之也公既為岳飛參謀飛與其徒妄臣反冤氣貫日月獨公幸免其子弟或以咎公嗚呼巨浸大疫殺人成邱死者之家不怨免者知不以己

之所遭同於人也檜果於殺飛而不忍害公天誘之也岳氏何尤焉夫人胡氏劉氏子叔淵福州教授叔宜撫州錄參恂愉增吳龜年檢正諸房公事季升參議官孫洪朝奉郎浩朝請大夫澤潮州司理潤上高主簿符孫師度袁州司戶師旦建康權貨務師防象州錄參師善師石師容師山師道師上將仕郎師昂師正於是後公六十七年前輩無在者雖鄉人所夸詡亦漸衰息浩未歿屢請余誌其墓不果而余又老且死且與石皆曰若是曾王父之烈殆其無傳乃敘而銘銘曰

薛由康村派於永嘉逮公十二始振厥華公學詩書公本仁義天機流行且勇且智宴安之從士如束蒿僩其頸吭嬰以斧刀惟公變化舒慘莫測鬼蜮陳前雷電掃跡鬭擾楚劫億萬維醜惡首既鉏還我良民北北南南再奠枕席

助成中興時公其力天下大矣非材孰埋建紹之間數人而已彼或不及磊落而傳此寡過之寂寥僅存僥倖訑碑何必遽載論久益明錄兩奚貸伊柳有孫伊松有子爰刻墓門以示無止嘉定九年十二月□日

故朝奉大夫知峽州宋公墓誌銘

曾祖表微知解州祖紹知豐縣父坦贈通奉大夫公名紹恭字彥安歷監南嶽廟明州比較務心喪免崇安主簿攝永縣丞知永嘉縣兩浙運司幹官心喪免通判江州知峽州嘉定九年十月初九日卒十年三月初九日合其配蔣氏葬會稽縣五雲西鄉泰望金山於是宜人先十年矣子曰駿登進士第淮西總領所幹官曰駁早夭曰駢徽州司戶女嫁古靈陳杓知蘄水縣唐樽㴻水司馬揚皆已卒孫曰永孫德孫右孫孫壻曰山陰任獻可公之來永嘉不以余賤陋損邑大夫重坐語常移日意所縱奪徵辭抑揚余默受教論承平至渡江公卿行事本末其人賢不肖無一差試爲之怵聽躍立激慕推省多矣而公治縣約期符綴征役早計預定陰化潛弭視新進後生下出智慮聚沙畫堤欲以立名字造威福者力相百功相十也吏民皆稱公聰明允恕易事而難悅謂後此吏十五令無能繼者而其前亦鮮及也公院中原故家見聞所接與南士異外佩樂而中侃簡於其細儒名人雖無不敬愛然猶不自滿至暴興者無所屈改素貴者無所假易然終不示以同異之迹故世雖不能知公而亦不能測也其爲峽州即自乞不行六主沖佑觀年八十五猶老不生於色慢游不設於身未卒前八日親燎燔奉祭命騶謁家下皆如常禮疾作子孫奔走醫工交錯公笑曰吾命有所懸矣戒其幹力自時久省倉燥官輸速了乎初宋氏趙州平棘縣人而公奉議郎茲丞之子也五世祖宣獻公佐仁宗賜其居京師春明坊四世祖常由公遂爲開封人靖康之難宋氏奔迸或在蜀或在越事定解州家竟不知存亡祕閣修撰名煇公之從叔父也訪於奉議以公後通奉而以修撰遇郊之恩任之然後解州始得祀於南方余觀五胡亂中國三百年士大夫氏族猶相通不以南北彼此限斷蓋南之號令征伐尙時至於北方故也宣獻賜第在守文極盛之時常山徙宅當稽古更法之際世臣巨室入衛都邑尊隆本朝豈非重內臨外之義當然哉甫一再傳天下橫流至於父子兄弟不能相保飄轉數千里外死生莫辨疑信不分特以魂氣之所之歆舊祀爾顧平棘今在何許蜀越有無一宗哀哉駒捕習古今與余講夷夏盛衰詳矣孔子許管仲如其仁然則非由賜所能知歟銘曰

繼絕於罔象之餘立家於播流之後前軌尙存舊聞可守愼選新功益振今有嘉定十年二月□日

故運副龍圖侍郎孟公墓誌銘

良甫名猷姓孟氏元祐皇后姪曾孫信安郡王孫世家具國史以承奉郎監秀州糴納倉歷臨安府樓店務嚴州桃源水縣丞浙東常平幹官除籍田令通判婺州知南安軍信州召爲都官郎中改左曹仍右由淮東運判入爲軍器監左司郎中直寶謨閣兩浙運判副使太府卿兼刑部侍郎主管沖佑觀知婺州直龍圖閣江東運副復主沖佑觀於是階累朝議大夫初余入吳而良甫兄弟最先至氣歛然滋萊語退然益卑齒寒士中不見異余謂世多賢公子習使人親近已固然爾徐而切偲反復即耳目之近以驗

事物之違瞻瞬領徹貫穿縱橫雖衆士之深於造詣者不能至後數年行加修名加聞天下言王公家無不高良甫之義由此更踐內外出交入險擇而守中勞而有成幹方卑德而莫有助之者也良甫之學以觀省密察爲主外所涉歷皆切於心身所覺知皆反於性凡情僞錯陳橫逆忽來幾若無所攖拂而筋骸之束肌膚之會常得由於順正其專悟獨了動用不窮蓋非簡策所載箋訓所及然余欲其博達倫類盡究古今之變以進於昔之所謂知道者而良甫亦未能也道者天下共由之塗也使有人焉以爲我有是物也將操而取之而又曰我能得之矣則其統已離矣老聃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又曰猶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嗟夫聃遁世不回者遯而委諸人可也乃執而自有之若是之固歟良甫立朝無黨與未嘗示人以同異之跡士大夫敬愛而不敢狎也方籍田時以僞學斥士且盡獨不及良甫然遂自乞外補後稍復收引而良甫已先入爲郎及兵議起即被使出淮東至兵罷而倖其爵者衆獨良甫爲無所負將用之矣然亦竟不欲爲容而去翦其出處之際可致者如此其治民考功固舊循常無所改作必有更革尤務簡重所至皆安其政令然良甫所長當危疑未定之時驟試彼此之情以濟國事會通翕合之日協同賢材之類以新治功故不以一能一職爲稱雖其可稱而亦不足爲良甫道之也良甫平居嚴已恕物不立崖限後進晚學幽人野士有善意者日滿其門喜爲詩無風形月狀浮夸之語間出一二擬然金石有聲於世卒年六十一嘉定九年十二月七日也十年五月二日葬於吳縣自許山夫人呂氏子繼華舒州觀察推官繼顯丹楊尉其天也先良甫四月或謂良甫之疾由哭繼顯而然然則學道之力無用於哀樂之間歟死生命也不以子審矣果以子也東門吳之放曾不如子夏之褊也是良甫之道非離人羣而自逸也銘曰

勿謂道存迅疾不留非智能知非力能修惟余良甫少成於天古有今無人十己千操其一機以應萬有蹈海摩山如屈伸肘余未及死子劇遽亡視此銘者淑人之傷嘉定十年四月□日

太孺人唐氏墓誌銘

臨海王棐之母曰唐氏寧海農女初校書郎王夷仲爲士貧甚其室賈夫人年已晚獨身治爨滌舅族儕之爲致唐氏纔十二歲蠶織細縷釜甑盤筵不唯諾而集由是無以等事累夫人者後十六年棐生生時難賈夫人親爲厭勝胞絡乃得下又三年夷仲賈夫人相次卒家益衰兄弟析耕不數斛父母迫以嫁不許曰吾必自斷其髮然後止凡棐幼長師友筆硯覓卑近遠雖貲而給未嘗告假人見謂孤苦有立志交重棐既乃知爲唐氏力也又三十年棐上舍及第佐郡府登朝出守迎太孺人與俱無纖粟改常度每戒棐祿料未易消當謹身報國而已又二十年嘉定七年四月己未歿於衢州郡舍年七十八七月癸酉葬臨海雲溪山又三年棐奉使浙西書來曰棐也懼親之不獲於傳華負罔極是痛然未知葬比應銘否蓋古今所稱以有容無忌爲賢而美不及子以子貴成親爲榮而義不在母若夫擅寵而虐偏嬖而驕渝褻于家近爲般鑒皆是也太孺人始也勞而後佚俄既失主單特空手鞠孩孺心敎意飭隱然律程日就歲成使夷仲之世再顯殆天啟其節以

麻王氏歟烏用舊比也銘曰江包衆流前派後別有洌沈泉佐江之竭行爲巨川止爲重陂唯心之亨是以永垂嘉定十年十月口日

故大宗丞兼權度支郎官高公墓誌銘

予妻諸父高公諱子潤字畢老主烏程縣簿眞州判官孝宗知其名召使赴行在公由遠地下縣一日天子有命晝接書過望亟裝欲往而母楊夫人忽病謁醫久未損既而公亦病醫無術設云久且不治矣公驚嘆曰明主思見我而不幸母子皆屬疾或者天不與吾行耶亟留君命無益祇爲罪耳遂以情自乞詞悲甚孝宗不能奪而憐之爲改通直郎賜緋衣銀魚致其仕當是時高判官蚤退之節聞於天下公既得謝疾尋愈因不復預人事常穿黃草履剌白艇往來田間人罕識其面垂三十年開禧元年起爲

大理司直遷太府丞太宗丞兼度支郎官初公在烏程疏三十二縷達於太湖復晉宋舊跡在眞州創定城營房五千閒減十五故孝宗以爲材比再出適會討虜糧乏倉猝糴二百餘萬珠粲而五貫江淮諸軍滌飯釜待饑至然後飽食朝廷方賴其用而不悅者謂公昔固不仕爲亢若也今安得屈而復仕當返初秩而已公由此坐廢即復具野航出沒圩垾如其故態不少介吝嘉定十年年七十七八月二十日以考卒公蒙城人宣仁后弟士林曾孫也公紀兩使留後世賞知閤門事父宗之文吏官益薄通判婺州高氏來南方禁省隔絕公辛苦自衣食不靦勛戚餘貲學通古今暗記左傳漢書引筆高麗爲人穎邁肅潔如琅玕玉樹無塵土意聽其語泠泠然與儻楚些之鄙都譴而幹敏強力老練世故審動而果慮遠而成惜不究其伐而頓抑以窮死悲夫退固人道之甚通而止者義理之與樞也在艮之象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然則我非敢自命而世亦不以是格物矣公之不得遇孝宗蓋時止乎然世莫或知而誤言之謂公特自止而已及公悟其不可以終止而上又因而迎公此亦公當行之時也然世又莫察而文致之遂謂其既止則終不可以行焉夫惜其止而勸其行人之理也因其止而禁其行豈人之理哉故予於公暫出終處爲之痛惜而訃聞之日哭之至於過期而哀非以親舊私之也先夫人曰薛氏後曰劉氏皆前卒子男曰不華不矜不謫不矜爲兄子沐後不讁爲弟子泳後皆楊氏命也公既自衣食婺州遺業悉使其弟有之其幼弟公尤愛惜又自輟田以衣食之屢矣女之婿曰鮑子明王田趙希鄸劉桀田朝奉郎湖北提刑希鄸承奉郎監明州造船場孫二

人曰晉彥宋彥公先治湖武康上柏山像爲冢藏十二月某日不華奉公喪以歸葬惟宣仁后以國爲家以民爲身以賢爲命以仁爲術治成元祐天所顧饗與宋無極萬世載之者也今其親外家零落細微餘十數焉其僅得列於士又十數之一二焉若不華則以庶士守其廟矣士不得以諸侯祭禮也況士庶哉嗚呼公之折節復仕爲是夫銘曰

亢亢萬生兮有翹森森千丈兮寒標噫胄出兮宜愈大又不磨卒摧折以盡兮悲奈何

舒彥升墓誌銘

以鐵易銅錢使常在內地不流入寇境執事者所知而必行也然而沿漢淮上下二千里銅錢在江南不加益而泄於北日甚此執事者患之而不能救也遂其所必行忽其

不能救予固疑之久矣紹熙初鐵錢法弊商賈頓虧折所至皆皇惑罷市余偶爲蘄州被使一路奉上指盡力安集歲餘方少定然自是銅鐵錢有倍再之價淮人貴衣高食不復易活如往年矣於時州縣吏能寬刑審慮以善道佐余者惟舒君名杲字彥升信州永豐人余同年進士也曾祖錫祖子誠幼自知學夜讀書設水加木于地每因寐足跌有聲輒驚寤復讀以爲常其勵志如此及第授富國尉父若德母徐接死主蘄春簿辟知同安監又辟漢陽監以鐵錢相首尾十年教其人使擇利害避就有不及不以爲罪教之如初所鑄輪郭肉好皆爲式於後不可改故私錢遂絕而官鑄流通至今嗟夫天下固有易行之法雖不肖蔽昧迷失猶不大壞也不幸而難從非賢者順導委曲而不抵突以敗寡矣易行之法不多有行法之賢不多見適得一人如彥升者相與調護收拾於奔潰洶駭之中可不謂難乎奈何生不盡用而沒又將無聞宜余之愧歎愛惜而不敢吝夫詞也彥升既去漢陽知新昌縣主管江西運司文字分差鎮江府糧料院朝廷錄其勞使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遷國子監主簿嘉定九年年六十六矣其五月十七日足疾卒秩累朝奉郎贈其父朝請郎母安人又贈其先後室周氏皆安人明年八月五日子儼之似之侃之仲之壻周夢發與爲兄後者份之葬彥升於崇善鄉大安山彥升病酷吏恣威虐而世以爲有風采貪吏橫聚斂而世以爲有才具常憾切爲天子陳其故使行其志殘暴可息在蘄春增陂池九百餘種稻十萬斛新昌復已失稅數千而同安漢陽減工費各半使究其材事功可許仕不希進余與石應之强使就辟彥升初不願也江西以薦往竟逡巡請選而歸使居其位躁競可消銘曰

自上世貴游方有恥之人悃愊無華之士臨民而官治在朝而俗美嗚呼彥升其幾是矣

鞏仲至墓誌銘

予友仲至鞏氏名豐時新通義理之學卓茅士震於見聞多矜露恢張至他文史青論儒之藝業又昧陋顛倒莫知幅程獨仲至抑縱開闔條流品彙應變不迫富若素有余本拙疎不能自達而仲至肩導曲引出幽入妙蓋爲之題勉追逐於荒原斷澗之側數年仲至日益有名不幸不得用然有以自負命雲侶月跨越汗漫浩乎不可測而余畏懼怯劣常瘢留一榻不敢越戶限然後知人之稟分高下絕殊固非切磋誘掖所能增長矣異日仲至謂余吾登芙蓉上峯因以過予將又發藥也而不遂竟死悲夫初仲至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代還特例皆自學入館有不喜者纔授廣東提刑司幹辦公事母喪免人且不復外補矣又授浙東倉改法本路人不許爲監司屬官人又曰再易地而不果其當從來也然卒分幹辦福建帥司公事以格知臨安縣政尚寬簡吏民信化刑罰衰息人謂仲至極不應在州縣今蹉跎滿秩矣尚何讀會其所善爲學官仲至勸使拔滯淹士反坐此食宮觀祿久之始提轄左藏庫於是衆意益不厭遂妄稱旦夕居要職矣不知語何所從仲至亦不自知也竟復以宮觀罷士皆失氣悒悒曰窮至此耶今當何爲其貟外通判乎或曰不能然則正任而待其闕乎猶不與復授宮觀而仲至死矣嘉定十年正月晦也其家鄆州須城渡江即所寓土斷爲婺州武義人曾祖諴祖庭芝皆左承議郎庭芝之所謂山堂先生者也

父法鄉貢進士前此科目相傳七世矣仲至學敏而早成自童丱時前輩源緒古今音節事之因革總統如注水千丈之壑迎前隨後循艾駭服以爲積數十年燈火勤力搜數十家師友講明猶不能到也其文無險怪華巧而以理屬人片詞半簡皆有明得言外趣尤工爲詩多至三千餘首自舉賢尚德之義廢而進人一出於課試之虛文苟有其一則清贅凝橡執契而取仲至不多有乎剛者折而不行柔者流而不止惟正已不傷物於用世爲宜仲至不宜乎又曰顏淵賈誼短命惜哉非時不予用予不時待也仲至壽不七十乎自上世有金匱石室之藏或建書命諭意指皆選文學博雅之士下至鴻都翰林詞賦篆刻猶各專其官出內之吝非不欲參其間技不兩能也故碧槐翠竹必植於庭宇仲至可爲將吏乎凡此皆疑誤之難通者也

性質易無岸谷暇日載一瓢獨行田野不問岐路抵暮而返去家二里有龍門峽登眺徘徊慨然曰此可以止矣初阮夫人卒殯於大慈寺東塢是年十一月壬寅二子楨耕迎而合葬焉五女子婿曰右監門衛大將軍善輸進士高槐上饒知縣張友常山縣尉周維新幼未嫁也孫男曰左曰弼孫女二余既爲銘而季氏仲同自温州移使江西遂持以歸曰讀於墓而哀吾兄然十句必九慟不成聲也銘曰

聞於程子天地之生材甚愛甚惜必有恡固之心被賢者違天地所恡閼使之氣沮志奪怫然而怒嶔爲陰陽之罰則其人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圯敗而族激哉是言也天地雖甚愛於賢材君子初何心於用舍仲至之盧果上怨於天耶吾謂必且爲祥風慶雲醴泉甘露以瑞斯人使其富貴壽考蕃衍而無極也何荒類圯族之有嗚呼

史進翁墓誌銘

進翁史氏諱漸明州鄞人曾祖簡祖詔贈皆太師封英魏國公魏公以行第子孫位執政宰相君父木爲中子貢於鄉者再號貢元虜嘗在四明官吏棄城逃居民不脫死獨貢元能具舟相依而免踰二千人君幼孤育王氏稍長遂慕行服哀痛如初喪入太學友吳益恭石天民論事褒貶儕輩用爲準的二兄將分異趣使謁歸謝曰筆硯不可廢未及返也約成授以載書領之而已間然自念少而求仕壯則行於人壯而失仕老則行於家既四十矣宗伯不以我爲材意者失仕乎倘漂搖旅寄何益始去之由居藹其子於學既厲以古方冊事業或今人有善不知必錄以勸之已有不善不知必錄以懼之曰汝謹爲此勿爲彼也

親黨子弟請益塾同師有過亦折難無隱所以廣其子之習也歲時合近比數十家燕齒酒三酌父坐子立至今行之所以同其子之徹也甥姪續始未知學衣食訓誘與諸子均其後則優釋褐爲行從有名於時常歎曰非我敢能吾舅之恩蓋君八子彌恩太學生及彌恩早卒而登進士第者五人可以爲多矣然世之多者徒長傲祟侈使道愈降俗益薄其所以得非所以致也故教以廉不營利矣教以退不希進矣教以讓能下人矣教以見危致命則臨大節而不奪其志矣非口以率身化之也㦨壞母未葬不得應講有戚容君憐之割所愛山葬其三喪棺以外皆助之豐時中死貧甚族姻欲葬於火君曰禮歟其子曰少遲銖積而葬可也君曰有山則費減十七亦割所愛山曰速矣二子已仕頗有餘廩一日集所親貧乏者散之皆盡初貨

宅富人異時益子舍富人忌其方與競不許君不復較撤舍止役其無吝情無爭氣不爲機智屈己伸物庶幾以身化者故諸子皆平進自守無過求諸孫惟以文字相課督名第累累不絕然則天偶畀之歟亦君之所遺宜然也卒於紹熙五年八月某日年七十一娶莫氏無子先卒繼室高氏有家學子在母不廢誦能言授之書師之禮僻脫簪珥以質酒食親調嘗以進時享必齋治喪屏道佛或以爲疑夫人曰先侍郎修厚終禮未嘗言豈非不足於禮乎侍郎閎也然於浮屠空法多悟解嘉泰二年四月某日卒年六十七初莫氏葬鳳翔鄉上水寺山至是參焉子彌忠朝奉郎知吉州彌恕彌念通判江州彌諲教授汀州爲從父溶後彌忞昌化主簿彌應寧海縣尉女嫁臧矜陳燾蔣亢

宗孫男嵩之全之歸之皆發解進士全之攸之巖之長與承巍之會之望之一之十之孫女已嫁者平江糧料院王禹江淮書寫機宜文字李伯木國子進士臧元堅里士王與昝君去太學二十餘年光宗立詔錄舊人語故同舍第勉行吾老矣有封承奉郎再贈承議郎莫氏高氏安人銘曰

以學立子以子立家森其成材舒英擢華有大之椿桂也叢生蔭垂東南永延厥聲

林德秀墓誌銘

林穎字德秀生三十一年卒自童幼孤苦無慢情戲色居囂煩之域未嘗不靜暇也混漁鹽之鄙未嘗不端潔也入教弟妹出從友朋皆有矩法其於學知所謂大者而好之審所謂好者而通之求所謂是者而正之矣不幸得熱疾數日死悲夫孔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材者所賴以生養也人紀所待以立也人文所由以明也苗而秀秀而實則民命常永矣天也雖然其不秀者固嘉種非稂莠也其不實者固良稼非稊秕也敗之以水旱而不使至於穀亦天也知二木之皆一成毀之皆天則余於君無憾矣銘曰

其壽爲伸其夭爲屈去來冥冥理焉攸出十一年十月□□日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墓誌銘

宣教郎夏君墓誌銘

夏庭簡字廸卿曾祖咸祖克修父思恭世家台州黃巖慶元五年登進士第黃巖浙河東大邑賦當其州太半魚稻之饒被鄰境善讓習施溫克多異材然自隋唐設進士諸科而其地寂寥湮沒無以名稱者宋興且百年始一見又百年始再見又或始二人或越數舉積而至於君然後始贏十八嗚呼何其少而難也昔王元之蘇子由皆病進士取人猥多得者濫易無益治道余初以爲儁論然以黃巖觀之廣地且百里衆民過萬室累數百餘歲矣苟有以取之其得宜不止此然則果欲爲治豈輕絕其人使不得仕耶古人各治其國士必先自足於私朝而後及上勢不得多且易也今盡取於上複分以推其下雖多猶少雖易猶難儞且隋唐貴進士號異科尤異者由人制策勢亦不得多且易也今無以差等壹命爲進士審如二公意必於取士之法大有所改故余因黃巖進士之少夏君獲預十八之難疑其論猶未爲也君初補定海尉連遭二喪授長溪簿益讀書明習今古親仁敬士林叔和趙幾道皆愛之往來長溪必過余退然下席隨所遇若素稔語不妄發問則博辨余亦愛之既而聞其在閩思不出位而以事至者常立決是非少所徇詰討及士民亦愛之調臨安府都鹽倉未久嘉定十一年某月某日無疾卒年四十六八月丙申葬霓岙南麓娶柯氏子二人曰紹堂紹某三女子余固悲君成於艱也而列於稀稀若將有以遇之也不幸死則終無傳銘曰

文無害行有恥識六百贏十士慨不逢表幽里嘉定十二年六月口日

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公溫州瑞安新城里蔡氏名幼學字行之曾祖昌祖廷直父贈通議大夫端卿中乾道八年進士第初同縣陳君舉聲價喧鬨老宿莫敢齒列公稚甚獨相與鴈行立北三年芮國瑞呂伯恭連選拔軋出君舉右皆謂文過其師矣孝宗親策將爲上首公乃言陛下始郎位冀太平且暮至也柰何今十年愈益壞乎語訐切如家人父子又宰相虞允文梁克家養虛與苟容而張說姨子預兵柄有許史丁傅之漸孝宗初不過也或疑天子聖德方日新公少年論諫盍順導婉達由是不得高第教授廣德軍通議卒待潭州教授闕執政言蔡幼學未登朝可惜孝宗遽肯首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施參政奏孟子云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故幼學其名行之其字上佇思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已差勅令所刪定官對語如策孝宗喜曰爾卿意欲合朕立規摹爾甚辨然後知上不以言咎臣下而公亦未嘗變所言也碩人黃氏卒除太學錄未行或請武學參用儒臣爲其博士久乃爲太學博士召試祕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著作佐郎朝廷念譴流多要地猶滯館下議進擢公歎僞學禍已成朋類將散求外補特提舉福建常平茶事御史劉德秀果言公嘗迎孝宗罷再主沖佑觀凡八年知黃州福建提刑未上召爲吏部郎官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宗正少卿遷中書舍人兼侍講韓侂胄死餘黨何梗塞正路公一掃絕宜免尤衆號稱職除刑部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趙師睪以冬官知臨安府公當不

允奏師舜之人與其行事衆耳目素具也於是四典京邑非臣所知不允必有褒詔臣無辭以草遂止改兼侍讀師舜命復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尋提舉興國宮知建寧府福州寬而不犯肅而不殘治居天下拔提刑喜辨威不以獄市遷州縣客謂公名臧體峻何得許公笑曰此小節耳不足校也命吏報應無失期會民恃公少安提舉使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按不如令者沒入其貲公駁曰此大害也昔吾在朝論從民便爾不許第多其兌易而已民賴公獲免然提舉善士也後知其誤卒皆已之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嘉定十年以權兵部尚書修玉牒兼太子詹事其六月有疾夢神告曰可歸矣隕星屋西南七月二日薨年六十四先碩人林氏今碩人鄭氏子曰籥承奉郎仙舟丞爲二弟後者節策節迪功郎浮梁簿策補致仕

官曰範從政郎監鎮淮酒庫孫曰紹老孫女四人十一年四月十八日葬於永嘉吹臺鄉洋奧山公內貧實力而憂世至深憤恥復讎無懸懸殊殊之論節減與民無奇奇怪怪之變所知必立所立必遂不前鋭而後挫不外強而中弱雖於孝宗君臣之交未合自謂愛君惜日嘗如是矣昔子產增賦渾罕致譏冉有倍粟仲尼鳴鼓蓋據末反本之難也非公師友深慮而知化孰能考次熙寧而後節斂目取民困兵驕所以致患之由而告於上哉若夫不別夷夏不分正閏恬其仇我俛焉兢立甚至以爲戎狄之德黎民懷之若天眷命而然則尤公師友之所諱也初我帥已入征虜有難不暇受稍定則以兵扣邊索中外惘懼無不言當亟與公爲尙書即日請對明其不然始詔與虜絕因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曉衆志公汲引而材謀脊務懷附而南北覼條序備捷上皆舊誦謂何勇之決也上方倚以經度西北而公病矣嗚呼豈亦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乎雖幼以文顯無浮巧輕豔之作既長益務關教化養性情花卉之炫麗風露之淒爽不道也詞命最溫厚亦不自矜貴惟於國史研覈專一采羣義類刊潤齊整各就書法爲續司馬公卿百官表年厤大事記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等百餘篇今代之完書也資凝重危坐竟日或不通一詞龍窩陳同甫言吾嘗與陳君舉極論往往擊柝棊聲撼林木行之在旁邈若無聞吾頗訝之衆亦云素無短長於間也一日客盡散忽語吾道一孺奚皇帝王霸之云吾方辨數而行之橫廠縱闔援今證古亹爲十百聚爲一二抵夜接日若懸江河吾謝不能乃已則復寡言默默如故故雖詭合迎揚不知也然則昔人謂得人於眉

睫定士於俄頃亦豈盡然歟蓋公之深中隱厚可驗於是矣故并記之銘曰

智過於師道始可傳有佞無仁奚其傑焉蔡公直方不習而利敍合五音璞具六器夜半東升臨于方中執德不回終以顯融君能責難民病能寬夷狄邪氣莫能我干木拔甚安鄭依何有世故變化三者堅守昔余從公一字之謙諸予示我書何滿險大典既備法嚴義粹王琢其版金縢其匱雖貴有已雖年有止緝書無窮以貳遷史嘉定十二年六月□日

福建運使直顯謨閣少卿趙公墓誌銘

公名彥倓字安卿由宣祖四世彭城侯叔婺爲曾祖直祕閣知池州伯之爲祖知饒州公盾爲父誥溧陽尉縣民潘兄弟橫猾積爲公私患號三虎邑官莫敢睨公具以自留

守陳丞相陳公默不答者累月一日忽委公曰信矣潘悍僕數有挺刃白衛公開示禍福皆縮頸聽命遂約三虎正其罪移揚州司戶有告主藏吏盜錢千萬以上適械獄掠鞫之吏涕淚滿頰請死公鈎其情屏人問故則諸吏所共貸也使視簿帖盡首服一日而足帥大喜然猶欲逮諸吏公懇言某固與約後將無以信帥爲抑止差平江軍節推攝令宜興縣以牧馬券料爲負自南狩則然常預用二年後稅民以此德其令儆不執法公請諸司合奏釋舊逋禁預借百年弊事絕矣知於潛縣大胥結臺省吏弄權自恣公列其姦械送府而臺吏果欲末減卿力爭乞先罷御史憚之獄得不變浮橋迫市區水數敗人溺死公壘石跨巨梁堅成至今民愛之留其像橋旁公不聽曰蘇公昔所游也因撤以祠通判臨安府台州知興國軍歲旱蝗而開禧

兵難作公緩經賦弛山澤通細微村樵賤鬻皆不酬益增錢入之貢則損其直以利城郭來興令畏格失上供尤多公坐貶秩格愧謝公曰有事時寬民租根本計也一官何吝且數曰眞賢令矣又爲之虜分道逆江以南動駭不自保潰卒千人謀據城外千秋觀爲亂公募能相捕斬者未幾以其首至餘黨驚散人心大安興國雖小郡而介江鄂中流備守夙設器用犀銳東西依爲重蔽故江淮荊湖兩司皆論公當遷以勸艱難勤力之臣由是陞轉官復減磨勘遂入將作監爲丞出知袁州湖南運判羅孟傳反累戕害甚郴桂陽公曰猺昔自相讎而鬭我主斷不平激使叛逆已前誤矣今株營九戍彌漫山谷戰無決勝退虞尾襲誤不可再國之憂也若密間巧說陰誘顯擊彼肘腋疑顧腹心猜防則還自相讎而滅亦其勢矣帥漕議協卒降孟傳進直祕閣考功郎浙東提刑初朝廷患開禧會子輕借賣平價悉收造及元所止公狀法以便民雖有重比不敢試也已乃陞寶謨閣知紹興府然後盡所以流通之術昔之移於司農者爲之代輸而折會於民會之滯於州庫者爲之轉糴而資錢於市錢會常相權民無貴食肆無虛劵越事力弱而守以貴人相趨於館餉久則不皆省誚當然庇嗚禮壞不知何時公始行之儲其永費曰興賢莊築捍海石塘亦爲莊以廣瀕穴廟學士館城池亭壁素毀敗者加葺飾甦好比將去不雨數月野草黃赤免下三等戶稅上二等半免湖稻田米不輸舉紬錢四十萬爲荒政助饑羸相扇聚陂湖中令尉言且亂公取死囚羅其首刖兩足號於衆曰此劫麥穮者也其仁智不忍而能靖民如此公雖以徽猷閣再任而旋即用爲太府少卿然不樂居中

暫入即求退以顯謨閣知太平州改漕江西總領使綱運隸其所者皆直達勿團併公曰若此則轉運可罷矣引古今事以辨朝廷是公言如其故然意益不樂復求退移漕福建公三奉使皆稱提會子所行皆如浙東州縣不煩民不病也嘉定十一年十月九日卒於建安年六十四夫人樊氏江氏仲氏皆先卒十二年某月日子成忠郎監徽州酒稅鈗夫迪功郎嚴州司理宏夫迪功郎溫州司戶崇夫與爲伯晟後者從事郎眞州錄事參軍師雩葬公於武康縣上柏山壻曰宣教郎知揚子縣曾黯尼曰悟空大師孫時泰將仕郎孫女三人幼也始饒州歿而被謫公泣懇十年不避風雨上爲感動復所削奉母孝撫庶弟友愛親善人喜聞過頓悟立改以材取知無所隨附其治果敢疏達而歸於平恕自小官所至著聲績而會稽之政特見獨

出近世未有也然余嘗怪越中陸海衍沃山水明秀冠於東南家不矜而給人不令而服昔唐牧守嘯歌飲酒永夕而已若夫趣辦救過而以不足日爲欺複賦倍輸而以不賴生爲感則未之聞也然則何歟天反時歟地反物歟其難易得失昔異而今不同必有故矣故公焦心疲力自未反本而民懟之以手扣額而未已也銘曰

時所謂材如刃作稜智砥於人以割爲能趙侯懇懇如母哺兒豈無威嚴用之孔時發名開禧收寶嘉定恩涵澤濡在越尤盛累閣而進猶梯級間一以卿招遂隕不還慨其生存孰與死滅岸谷有遷茲銘是揭嘉定十二年八月口日

故寶謨閣待制知平江府趙公墓銘

秦悼王四世惠州防禦使叔侯生訓之知永豐縣有惠政軍興數調發而民不煩孟太后幸江西衛卒反攻縣與賊鬬而死贈直祕閣邑人哀之廟祀至今訓之生公滇朝奉大夫公滇生公名彥橚字文長乾道己丑進士崑山主簿樂清尉大旱令索租急而以故事禱雨盛服須公公不往曰損斂已責古人所以召和於陰陽也令不得已爲罷催雨尋澍是歲建康府推官郡議復台衣稅公言地爲桑既稅之桑爲絲絲爲帛又皆稅之帛爲衣且故敝矣又可稅乎且又昔之所廢其可復乎帥異其言止諸司多薦公者楓推以投同僚章侍郎森鄭尚書僑薦福建運司幹官諸縣欠賑糶木錢數千萬般責峇落令佐積窮俊公請於長一槩除之衆員及舊例用親嫌去公曰無親安去卒待滿而行知晉陵縣慶元初浙西饑三十縣餓死殆盡獨公能活二十萬又以羨錢爲五等戶代輸由是擢監登聞檢院

時政出韓侂胄朝士無不造門公歎曰諸人今枉此足易後復直之甚難添差通判江州彭澤縣妻殺夫州逮夫之父公曰此縣獄所無也而使其父子併爲淫婦死乎爭累日乃已知汀州嫉諱可不薦名士勉而薦者猶扳搢紳不得中是辱賢也乞詔自今傑材須特薦毋得與凡流雜棐八子千人聚汀贛間約日破清流縣公始至以策投巡尉悉捕滅提點廣西刑獄仕畏入瘴地多依阻幕屬幸日月盡遣還本界潯守廖德明廉守劉炳顯於朝設抵當庫廩落南無食者公念廣西重困蓋承平時湖南北助歲用或賜封樁錢中興艱難皆廢矣官自鬻鹽利十分率運司六充郡費四然漕司常取其八而州以不足者責之縣吁既甚矣且其出納之數視中州何有而經總錢乃過正賦數倍此民所以尤病也遂奏減經總錢二分鹽息於郡庶幾稍蘇上是之即除公運判以憂歸侂胄死召爲戶部郎樞密院檢詳文字朝論謂公材臣將選知臨安公笑曰此豈孤拙所堪遷太府少卿湖廣總領遷卿修撰右文殿知鎮江府辭召仍太府權戶部侍郎未幾三引疾修撰集英殿知建寧府改太平州辭提舉萬壽宮知平江府於是年七十矣公曰吾昔不忍今告老而起義安在固辭未聽大兵蒞邊軍書日數十潛慨然曰國有急不敢以既老辭也崑山並大洋盜出沒不可蹤跡以其半置嘉定縣鑿錦帆涇百港縷絡之所宗也又將增隍爲城未及而邊遽少緩公亦病復辭猶不聽使待制寶謨閣以明年七月戊寅卒嘉定十一年也十一月丙申子迪功郎臨安縣主簿煇夫承務郎監臨安府糧料院焯夫合公與令人陳氏之柩於無錫縣富安鄉蒼帆山葬焉孫男一女三公質剛而行艮先

難後獲貲義賤利以治道隆替消長爲身否泰以詩人進退用捨爲己憂樂侂胄始得志欝挫天下士使不自容後頗悔曰此豈可無喫飯處耶稍收拾銖寸與之士廾其晚悟未深慮也侂胄既亟敗忌者反指爲黨疑似鋤剎不少借公常痛惜謂始坐爲學廢終用兵端斥苟欲錮士何患無名而益友之類絶矣材盡而求不獲有國之公患既甚而務不息非士之私恥也每進退未嘗不懇激爲上言又以凡在近臣皆當規諷補切夫已見上殿侍從也直前奏事左右史也故又懇激爲同舍言毋曠素業隳舊典而公自以不得其言汲汲去位恐不速再命爲州終不行一時聞風皆悚慕後相繼稍有言者自公發總領號脂膏地甚虛籍爲大蠹雖廉能自守而明不足檢覈隱糧剩鏹大將務有之十無慮四三公令軍別爲籍兵逸亡馬倒斃皆

即報參伍其少多匿不自占輒詰問或傳軍中狠顧難立族語公曰此特主帥不使附士卒何損持愈堅三年開籍在人亡嬴三萬減錢百萬緡用遂寬比其去餘七百萬而諸路累積逋負猶四百萬盡蠲之余嘗患雅士不親錢穀而自喜析秋毫者必外爲苛斂若夫不出度程之中而自足於經常之內則昔人所未講也夫廉其一心以樂與當世之賢豈非古人盛德哉然是人也與世務常多闊疏而精通流速者挾已長以玩物究若大號號於道德之意而塵塵於事物之實則前輩所難能也在廣西柴中行宋德他可屬官也察其賢迎薦之門生謝啟皆削投前二十年祠季子晉陵市將沒請余記曰晉陵之先文名胡也節名鄒也皆達人也宿道而婉其俗者米也銘曰

嗚呼文長道遠易尋嶽可推高海可算深讎散爲章宮徵成齊經綜緯錯其行欽欽中全一剛以折百王有許者碑蒼峴之林嘉定十三年二月□日

孺人周氏墓誌銘

夫人括蒼周氏著作佐郎夢祥之女材任家事儷於三山陳垓婦道修飭君教永嘉方傾身與士接夜誦滿廊戶烹茶撾際鼓三伐共食已乃辦就睡夫人常獨假稱貝無難色士譽君之賢則及夫人將別小學子翹敏者懷以果餌儲以方筆或總其角或束其帶顧戀依依尤以夫人爲有恩嘉定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卒年四十十三年三月二日葬麗水縣南明山任鳩女曰恩娘男曰虎孫君悲夫人不盡年莫助爲善思有刻於墓而一郡士亦皆慘慘惻惻自致其請噫未見以法爲師弟子而能交相愛若是也豈合於古之道者固不異今之法歟銘曰

青青者蔬婦手所擇以羹以菹成士之德棄我頃者追彼石兮

故大理正知袁州羅公墓誌銘

羅公名克開字達父家吉州龍泉縣乾道八年進士蘄縣西尉父喪免肇慶府司法浙西提刑司檢法官知廣昌縣監進奏院國子監主簿軍器監丞大理正知郴州袁州嘉定二年七月晦卒年六十九五年四月丁酉葬萬安縣官屯山宜人梁氏子曰晟郴州司理壻曰鍾如阜孫錞李燔胡焞周約禮未嫁者一女孫曰侶將仕郎曰仍初公五世祖而下及其輩祖官相接至州倅縣宰旁房比院第名數十號一州閥姓而曾祖衡祖華父襲雖有文學不預於仕公每痛慨任爲己責他日主司標其文壁間令同列曰此當一經首必如是者乃爲式則公之兄潛也既上省復當

一經背上由此屏羅氏嶺外荒獷吏用法忽恣有私假他印文得賕者守欲以僞造符印坐之公爭曰此於法欺騙備入重奈何守大怒飛通引官即司法至詬勿入公徑抵案前執愈堅守氣奪竟從公議治廣昌蔡而有恩民空縣遮監司乞留問知縣何所長民雜應曰不要錢不信公人不苦百姓此知縣三長也監司受其語樸㰷息而去公詳重孤耿立朝不倚援力論事篤而堅多人廣所疑難所聚聲怡色溫必伸其說而後止執政憚其楚楚不敢狎而亦不能親也然公常無久住意會巨豪競沙田數百頃計累詔至大理丞評將沒入之爲貴人德公持不可遂遷於郴入辭勸上事親匪懈而已郴山阻水涸斛米尺絹皆自齎請郡公憐之爲代輸直數萬廢永豐銀坑還社倉於民其在袁州閉廨兵役猝起力取常平㗖邊軍廣和糴以續饋

餉公出郡錢移於鄰境常平獨完又上言袁無藏粟使戶停炊洶洶無告和糴亦免約歲用贏縮立準備庫軍之百須具焉袁人不知也兩州善政爲一時冠民稍事以祠公止之曰口成碑足矣龍貽像奚爲又嘗自詠曰撫摩二守圭三復公直一心衡不欺嗚呼若斯言者可以驗其志矣始余游吳爲憲屬檢法偶無官諸生息陰空廨中街卒餓報新檢法官到烏鵲橋矣亟遽迎之舟纔勝二十斛青衫手板外無餘裝余固欵其質易不作官人體然余旦旦挾書坐曹帖牒漫不省胥史顧失笑而公齊此款證覆慮明審無不畏服也暇則從余評論往反余摘其文句尤驚麗者吳士交誦公口益有名後八九年公掌國子余適來爲僚又五六年奉使湖外值公居郴二十年出處大略必相與佐佑其間有隆無降也今老至而休四方友朋零落幾盡而公之逝久矣嗟夫振三世之幽緒跨一宗之纖爵好仁惡佞善士傾與而余又特厚之不幸前死銘余職也況晟請之勤耶銘曰

以身爲旌以宗爲成以法爲平以民爲生進非所重退非所輕要其終歸有倫有經念昔吳下暮春堅冰姑蘇之高天池之清舊游雨散新壟雲橫孰倚我哀尙力斯銘

夫人錢氏墓誌銘

同年劉使君與余素舊其守永嘉常減騎數出支坐熟語良樂也一日忽悽然灑涕而稱曰吾母臨海錢氏王之孫也而以儒顯外姚早喪祖曰家事惟女之任事益理矣然而弟若妹皆曰恩我者姊也故爲女而孝吾父信書而已至生業則日惟爾母之聽業益進矣然而伯叔娣姒各有承稟不自己出也故爲婦而順諸子方擕抱所習經皆

口授不以煩師其從師質訊反覆曰某善也某未善也師不敢慢子不敢惰賴以有立故爲母習而明凡此略皆質行不敢增損云也不幸以紹熙辛亥卒明年而葬於黃巖縣龍鳴山三十年矣然而哀不止悲不釋何謂也吾母卒時壽八十矣兄允元不及仕允迪定海丞弟允武吳江簿而允濟掌教婺州甚哉年之高養之薄也今不肖孤忝丹餘澤有蹟於朝假使者節從二千石後而親不吾待矣一朝之榮聚菌也一餉之祿稊米也於吾母不加毫末若夫華木岑翳山雲興伏而闕不以詔斯則罪之大者是故深慘懲痛而謁於子不知汲之横臆也余不識夫人而識其夫曰承務郎諱祐兼力衆善篤學至老不以家自浼者也識允迪厚而敏識允武果而通若使君信道執德終始不變則固余畏友矣異術而同材異用而同方非毓其源而

疏之苟至是夫人之賢信矣夫蓋允元之記曰必求精於理遂於文者曠理本也文末也余不精其本安遂其末銘曰

葬也久銘始有德成於先論定於後

朝議大夫祕書少監王公墓誌銘

公諱枏字木叔故順州王氏石敬塘叛賂其地於狄遷永嘉亭山爲溫州人曾祖震祖延齡父贈朝議大夫格及其先三世皆儒者不得仕公總角善賦一舉空朝廷語壓場屋人謂必與王氏矣既冠以春秋中乾道丙戌進士第婺州推官孝宗疑諸州上供得無滲漏乎漕司遽令婺州增斛二萬守以下不敢爭公獨言今苗畝七升羅四十餘千較他郡偏重矣又無故增二萬何以共命會新守周權且至走書白權祕以進上愕曰朕未嘗加賦也由是凡議滲漏者皆免移台州推官處州張彭殺人誣謂奴當罪弟張泗佐之獄四五不承公令泗書地狀奴所以擊死者泗失對泣與兄訣曰昔勘官皆先鞫奴款定泗和之衕今忽先問泗吾不知所答兄真殺人矣彭遂伏罪一州稱明教授黃州義烏縣丞州索畸零稅帛一分一尺米一勺一升公歎曰就整不失零法已苛矣況有倍誅之乎三言於州乃已東陽俗素悍公攝一月威信大立決事下章滯案皆盡民不敢帶刀矩步而出頑鄉遠迹爭自輸委又請其守別置尉統鴉知績溪縣江以東績溪斂最厚民最瘠鑿山墾畝乾務太半公積錢買田爲新塘六十八堨六淩舊陂百頃歲得美熟無以旱報者監進奏院太府太常寺簿坐僞學罷知江陰軍蔡涇者江海之交也皇祐中嘗一疏治填淤久水不能勝舟公私患之公開渠港五百餘里漕輓通

流灌注一郡民事瘟神謹巫故爲陰廡複屋塑刻詭異使祭者凜慄疾愈衆公鞭巫撤祠壞其像病良已遷大理丞禮部員外郎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閉糴之役沿江上下聲備洶洶謂池州不問公時兼守池言頃歲有金花帽一鑑卦任此累年矣近孟思齊至符離其人忽指而詬曰汝池州城甚惡始自完何必求思齊輩相顧失色始悟其謀也且虜何畏不乘吾虛一處得入則江南震矣不報募張飛英獻緡錢八萬請城池州又不許不得已補尤穿穴者深其濠水環之撫裝兵守江岸辟劉積中副總管委以軍政池人少安召爲吏部郎中兼樞密院檢詳文字國子司業祕書少監國史實錄院編修檢討官兼侍立罷主沖佑觀知袁州未行知贛州先禮教後刑罰贛人在元祐黨十有四公徧諭耆老曰汝州多正人如此將百世稱之後生可不勉乎民感公意相戒勿犯居數月夜或不閉戶矣俗喜麻苧鮮絲纊公課種桑多者減役贖罪額廣間常以歲秒販鹽窖聚落往返號鹽子所過輒殺傷官軍故有鹽子獄公奏申嚴保伍須行者給憑乃聽是歲鹽子獄十省八九提刑者新進少年嗜兵而攬事意不合毀公於朝復主沖佑觀贛人雪涕前後擁不得行公曰太守數易古矣今不去後當去耳焉用無益之留賦詩而別贛人刊而祠之連告老未下以嘉定十年五月戊戌卒年七十五十一月葬於亭山西原娶何氏封宜人子曰燁從事郎東陽縣主簿曰熻將仕郎曰熊增曰承事郎知宜興縣戴栩孫曰僧賢孫女三人公愛民如子母食父訓惻惻若有失建其實利不崇虛聲位置處崖峭獨特不轢徇物自謂理所到更百折必往或以勢見脅過萬鈞不受也在婺數以職忤其守

守貴人也去而再相不一顧周丞相聞其名請見之雖不非暱者清坐終無所言在禮部頗久次蘇師旦請使兒己而後遷公歎曰吾義不交匪人今其止是乎鄧友龍勸北伐祈公幸少助要官可立得又曰前日某人發十策贓用矣公力言無草草國與身將俱不利友龍愠曰公豈退怯女子之貞也吾何望哉竟取宣撫去俄而敗諸閫韓侂胄死緣坐竄流徧信道中不絕至無擠夫可雇公歸未煖席即奏言權利所趨如膏在鼎朵頤染指何世無人追仇既多復怨必甚禁確浙州可爲承璺滋蔓未已非朝廷福執政諸之不能攺也初尤尚書袤知台州公爲其屬相繼同僚者樓參政鑰彭仲剛石宗昭鄉人石斲逸民應恕林憲之流皆聚焉頗依朋友箴切不隨吏文胥追名一時勝會遠近傳之錢丞相象祖戚家子有滔行尤慕公嘗芻屨到門公亦爲折服傾繳錢公既相用常法敘進公亦用常禮旅謁而已無所請也然揣摩者私料公厚錢甚如忌者因掎公以撼錢公既去錢愧悔曰吾本以能謝望輕不敢自用王君疑似難明今反累之何尸此位爲因固求罷故錢以公退公不以錢進也公四調官方脫侍左三入朝猶在散地雖事多違已而志不舍命雖道欲成名而天不與時噫不知柳下惠之賢耶亦棄所蓄恬然耶余稚從公至耄歲月相摧而亡之變故繁矣若夫所謂大節者於其去就窮達之際可以考焉銘曰

王先朔方棄地南徂公雖南産繫北之餘忠爲幹義爲肝脾彼兮各子胥葦是肥欣人不容戚出不悄憯其失物毋寧失我既以此始亦以此終倘無死生安有窮通有兼亭山有浴帳淵人歟忽亡德也永存

郭伯山墓誌銘

君東陽郭氏名江字伯山始余因君請記一時學術之變在其父良臣語中或咎余不當爲郭氏輕言道德又頗疑學廢憂憤深切非所謂感人心而和平也學之初興敏利捷應君父兄最有力四方豪俊不逮門者無幾及好惡異議論激矜逆迷經術脫譏謗同時爲精舍者皆殊向改室或束書放蕩自棄於庸人矣惟君治故館率子弟鄉里紳繹舊業無替旁州比縣自我而有科目大官數十焉學雖不以利言也久而不息則效固從之矣然則戢翼於光顯之時接扶於微歇之後護名士流俗之毀而好以重幣衒州閭榮第之欲而援以先登斯郭氏常德歟君本有佐世材用既習熟師友大指芒銳銷鑠不復伸吁謝古餘日小緣陂塘疏著竹樹阻曲薄粗被映脩然余臥病不出十餘年聞君管押三江袋鹽監穿山破鹽場盱眙軍錄事參軍又於其間監泰州支鹽倉東轄院烏江舒城令辟書四來君不暇答也方鹹鹵下澤盆夫竈叟爾汝訴病其弊事千蘇百穴君署爲條式使後有矩象城盱眙十二里陡山高危谷汲險遠君浚鑿葉池銅山崦拔刷暗井水泉充溢尤爲人所稱惜其不登得試而今老矣蓋舉改官者垂足而以嘉定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卒年六十五嗟夫富學術未變時君之品目豈不素定哉奈何晚歲頹落貿貿塵埃中豈若岸巾消堂雲臥月起樂故所聞之道而終其身也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夫人何氏子楷檢彬爲弟後者桂女淑孫男寧字孫女三葬君於孝順鄉羅青原彬守郭兩濠上不去曰先人負倚德惟子是望噫余亦死矣將復使不知者咎余耶學者千萬世之傳而新美其業以繼夕祇者

楷等之責也銘曰

技也筍之筍也斧之不厭不斁神錫予之其子其孫其仍其昆其學惟質不惟其文

竹洲戴君墓誌銘

君戴姓名龜朋字叔憲台州黃巖人祖舜欽宣和中進士上書危言天子不怒賜同出身南康軍司戶父秉中亦有材氣補進義校尉不仕嘗自贊其像爲時所稱君生六十二開禧三年五月某日卒娶蔡氏子曰樅曰周孫皆先死以從弟溫之子大本爲子一女嫁林珍嘉定十三年二月某日葬太平鄉黃仙山蔡氏姪滂請余銘滂父鏑余友也不得辭滂言戴於南塘由易材游易漁田易稼聚族數十富樂累世自君父祖皆知名而君及從叔秉器尤爲邑里所敬有鉅人長者之德族人新爲宅者將立門以出秉器

故有大圖正直門處族人不敢謀秉器知之中夜毀闔夷其地旦而門立則坦然無有族人殊不自意秉器亦不復言蓋其平生行事如此甚衆君少苦學取友必勝己文記詩歌務爲奇崒清儁無俗間鄙廝態性介特未嘗輒以私謁人面人急難若己痛疾救之不暇餔餓宿者與廬露殯者與山然力不逮秉器故所施亦狹而心無不至也殁既久懷其恩者語則涕下不自禁余既聞二戴事而思天下之廣人類至多其爲善宜不絕可傳而不得傳者不爲少也然則君之得傳豈偶然哉銘曰

象物之潔以竹自環洲縈渚穿萬其琅玕昔王逸少寄於蘭亭修竹茂林千載猶青竹洲在亡視其子孫竹耶銘耶孰諗以存

包頤叟墓記

包君年五十淳熙九年十月某日卒十一月某日葬永嘉縣塘下原君之子履常思其父之久而存謂有以銘其壙者以爲請十二年八月丙辰始克文之而壙閟不可銘乃刻記其墓上君諱昂字頤叟曾祖某祖某世稱鴈池考某愛樂清之柳市徙居之館頭樂清之間路不堠濠無梁行旅無舍蓋柳市稍有聚落大姓而君以賢聞君和厚平恕以卒遂翦其材力時發於事之難者壯勇敢決已力逾黨破散險類消伏衆皆推君爲能問學知大義所止不爲異人之行人亦莫有指其過溫之士幾萬人其解選拘於舊額最號狹少以幸爲得爾如君之賢既遺落不偶而君無暇與新進爭所知退而教子讀書擇古人之義耽玩傳寫申論反覆陶然有以自樂初君之子與其鄉黨周旋通於令長以任利害之政凶饑有賙征斂有損施設惡愛尙多

可紀而余獨以爲君既不幸不得見其大者於世用則其小者豈必以此求知於衆人故余亦存其大畧而已矣夫人翁氏七男子履常履端履冰履道履達履大履言一壻張自得二女弃未適也孫曰安婣履常爲迪功郎新建昌軍學教授與余同高氏壻云

資政殿學士參政樞密楊公墓誌銘

唐靜恭坊楊氏尤貴盛入本朝至公七世皆有顯人由公而上北海主簿衎都水使者曼駕部郎中宿皆以公贈東宮師保公諱愿字原仲宣和末自太學錄上書陳九事文眞聞其名聘之北行匿民間上書執政請迎復元祐皇后奔濟州勸進辟元帥府屬高宗即位授修職郎仍學錄議將遷金陵復上書幸揚州御營使辟機宜文字丞新昌縣越州辟觀察判官參政秦檜薦授樞密院編修官中紹興

二年進士第遷計議官召試館職議者謂公因元帥府得仕則右選也當罷宰相趙鼎明不然乃已主管崇道觀吳郡陳夫人喪免除祕書郎議者猶在通判明州潘良貴素善公事常務而後行公亦爲之盡除祕書丞監察御史司封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初修玉牒以選命公除中書舍人賀金人正旦於是始用年號兼侍講給事中直學士院接伴虜使完顏㬪於是始揖㬪於淮中流舟行以賓主爲次御筵口宣設案拜舞南人驟覩曠禮泣下沾襟除御史中丞未幾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時紹興十四年十二月也十五年十月御史論韓公裔語徵及公即乞疏五上以端明提舉太平觀知宣州玉牒書成遷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守郡四年政以簡治以靜不數令不興役刑罰罕用穀麥滋熟二十二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薨於州年五十二配曰永陽夫人王氏公世家楚吳郡之殁也公葬之於越二十四年二月七日子右奉議郎新江州通判祐遂葬公會稽縣五雲鄉之何山孫若干某官孫女若干壻某官公孝友寬睦大祀恩徧任兄弟及妹之子敬賢與善後進單文獨藝禮待必均始在太學年尚少文甚敏行與文稱恂達而矩嚴重而通祭酒楊時印信諸生二千人皆伏受令學禁齊肅不敢踰越也論王安石學術之禍精於元祐者不能過也分別徐處仁吳敏李綱功罪無不曲當也歷指宣和致亂靖康弊風竆大極小無不激烈也又曰謀以活國者國常存而身隨之安謀以活身者國常亡而身隨之危今一舉而遷金陵求活身也非活國也虜既滅吾國矣陛下將活其國以自存乎將活其身而國終於亡乎今盜賊滿天下隨而爲兵亦滿天下而天子侍衛乃不過三千非滿二萬安能士合也蕭山戶萬九千其九家自爲守萬取千人爲兵方李抱眞則損其十方李德裕則加其百通之天下不勝兵矣夫酒稅房廊頭子雜名之錢皆漕計也增取其三別屬經制漕計甚緩經制愈急善良窮蹙姦猾怨憤倉猝之變何必唐建中哉前後累數萬言文武大略經緯條理遂有賈陸遺思近有歐蘇新意時材不能及也宰相以爲州縣常人耳不顧省檜獨首薦登於朝及趙張廢逐重任士徒步拔引翁忽鼎貴然亦不能用檜卒用之起廢者不數年預政嗚呼公之不幸檜之幸也在易之頤所以爲頤者初也賢也而以自養爲吉四者頤之顚也而以所養爲吉夫養必以正而不以應古人之戒深矣檜能用公而公爲檜用此明於頤者所以爲公惜也雖然余有疑焉檜歸自虜人皆

曰請立趙宗也許還母后也又曰收悍將也總利柄也天下望檜與趙張等而或以爲過之士游其門與趙張等而未有以爲不及也張丞相罷高宗問代卿者檜乎張不對固問則曰近與共事方覺其闇上曰然則趙鼎也張憫然不知所出而秦與趙張之憾不可解矣夫同在廊廟徒晚覺於十年之後公疏遠也而責其蚤覺於十年之先乎豈公自以爲上九之由頤而明於頤者特未之及耶公後六十餘年纂特其家傳泣曰善貫者有徵也故述有據世異者無黨也故畢無私子奚捨諸公嘗賦東山三疊其詞曰雲迴風而上征兮鳥擇木而高翔然則公擇之者默故併次以爲銘若夫陽爲暗飯玩也公不爲玩也留其表弟厚也公爲厚也其著說鄙淺不足復辨也銘曰

東山之久兮孰爲征東山之高兮誰實登一周孔之譽兮

兮百其繇之怨惜失類而行道遠且艱人有其質不如何山瞻彼何山言樹之麓豹文而隱龜壽而伏瞻彼何山言息其巔星不離經水皆滌源綿裳蕭蕭白壁沈沈揭茲墓門五雲之深嘉定十四年閏十二月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墓誌銘

夫人王氏墓誌銘

夫人臨海王氏嫁爲朝奉郎知池州趙善臨妻嘉泰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卒九月壬午合葬餘杭縣景信里東塢子五人曰汝談汝讜汝訓汝諿汝詁汝詁繼善勝後女四壻曰奉議郎龍游知縣潘自牧進士黃鎮承務郎監隆興府苗米倉吳爛昭奉議郎太社令王夢龍孫崇豫成忠郎監衢州比較務崇陶將仕郎崇龔初大宗正崇國公不息與校書郎王衢名義相友善如弟兄二家求永好故夫人歸池州祖姑曹性剛嚴姑鄭奉事莊慄不敢惰夫人助鄭旦暮上食飲扶侍左右終曹之世崇公仕湖湘夔蜀川舟陸館淹泊累歲欲常候母動息婦姑同一室處嬉遨諧劇不

用常禮其和樂又如此而池州晝夜父側參論議治文書房舍稀間旋聲各以孝敬分職非世俗間子婦比也崇公旣主留務任公族大長則宅供帳池州倅華較下用行能薦登朝廷門戶益伸氣而節以恭儉約以詩禮賓師必於名士諸子恂恂退守諸孫惟筆硯得親近絕不知京洛可喜玩事而汝談汝讜有異材文藻蔚發韓篇杜筆高出於時朝士咸仰重不獨夫人之産多賢良亦其家法素修故致此爾趙丞相欲驟進汝談汝讜風厲宗室然崇公及曹鄭夫人相次薨池州毀不勝喪亦早歿韓侂胄讒逐趙丞相二子并坐斥矣當是時夫人去之餘杭山中居無廬食無田芟鋤虎榛經始耕稼迎婦送女細碎覉竭辛苦淡薄十餘年侂胄敗死汝談爲館職出湖北常平知溫州汝讜寺丞使數路汝訓汝諿數官知通江泰鹽縣辭委順合如

崇公在時人固以不及夫人之養爲諸子恨而尤以不預諸子之榮爲夫人惜也蓋夫人則象崇公規矩曹鄭位夫婦男女之正而安行乎家道之常雖豐悴不齊而中微後顯天理必復如霜露零落而春陽之生發已具矣賢者處有世身之顯不預何計欣戚哉夫人旬記宣政宴安靖康禍亂時時爲子婦道說常曰始吾爲婦衣食外不用錢一室環丈許不覺隘今汝輩不足耶銘曰

父貫南士家垂範模爰從羅甥教始詩書家於趙宗人無間言女淑在閨男秀盈門雲雷方屯失匕致難有物有常星斗其爛彌高極深一縷萬尋益培後昆尚覃厥心

滕季度墓誌銘

滕宬字季度宋南籍蘇州吳縣曾祖友知鄂州祖康權知三省樞密院父珙知道州君初見余謁入字邵寫綠上泉

皆笑余異其沈敏學未久坤闔乾闢無不洞達雖不喜時文習制舉一年而成太守薦直言極諫孝宗問知世家甚悅宰相亦言識君父兒佳子城後果擒庭有某樹皆是主相論合旣召試命文漂疾午漏不移晷已就考官疑輕己大怒遂以四通非近法罷鹽司再薦即日復召會內禪不果然後薦者累累不已韓侂胄方擅事尤忌君故爲輕語爲奏授廉靖處士侂胄猶嘶侮不誠與自是薦者遂絕哀迫歲月君猶笑曰吾得守一技足矣焉用演漾風波間余哉自三代取士法壞獨賢良最近古所得瑰奇卓偉之士不可計未有以爲無用而忽之者至王安石始廢章厚又廢侂胄又廢而君偶當之夫人主以惻怛思治之心特下詔聘召豈爲應科者地哉余何後國虛而先其人於是有雄答之問易篇之學然猶止於四通謂之及格而君顧以

受敕又所謂不通者非不能通也特不常通爾是科久斷不續有司茫然不涉門戶於是以其不常間責於不常通舉詣聚毀如詰影幻而君以慣暇逢倉猝瞥習邇草野厥冠而返可謂無妄之孳矣是皆不足云也天子好士與婺巖卜渭等固宜獲異材衆略輻湊君獨智穎脫固宜在左右備顧問不幸氛霧閉隔失國之良寶此余所以深惜也嘉定十一年九月某日年六十五卒某年月日葬吳洲兩縣華山赤石原娶董氏子曰晷國子進士亦應賢良方正曰杲早夭女曰晨嫁廣濟知縣盧櫄曰昇嫁監臨安府都作院夏似孫孫男伯祥孫女懿君晚居齊門窮僻處官於吳者知其賢多就見之清語終日不及私銘曰

事抑道揚身隱名彰磅礴氤氳復歸其眞嘉定十二年十二月

國子祭酒贈寶謨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李公名祥字元德曾祖達祖通父贈中大夫揚常州無錫人隆興元年登進士第主錢塘縣簿皇城司妄告密威脅吏成其罪武臣子誇訕觸於臨安公摘錄參亟閉獄戶邏者求入吏白昔例得監視皆不許既而所告無實知府姚憲驚曰上命無實乎公謝曰即坐謫自甘憲曰上何知是君公曰尹言過矣上至明豈重邏輕尹哉小人姦罔宜有懲艾憲具論如公意上駭曰朕幾誤卿吾爭臣遂賜憲勅身爲諫大夫預政矣調濠州錄事參軍安豐守冐民田訟屢改監司以委公還之民未幾其人易守濠換司理廬州守出收官奏爲物捐者公曰無客民田寺矣薦何敢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奈蹟八年外

賢材不勝衆願更出迭入由臣始出提舉淮東移淮西運判入郎倉部檢詳樞密院諸房文字兩淮鐵錢比不定大商喪億萬浮細失什伯幾亂公再疏乞官賜錢米銷濫惡者廢定城興國漢陽監更鑄紹熙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慶元元年二月丞相趙汝愚免公爭議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喪無主留正棄印亡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晏然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誠意忽體貌常典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怒劾公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六人固留公併得罪悲夫禍所從來遠矣世方紬道學而柄路艱用材周丞相執政久士多貌若愿不心與也忮者已怨相與擊遂喜曰道學散羣矣趙丞相特用材銳甚淸官重職往往世厂

標指謂道學者忮者尤怨幸其有功生異起說枝連葉綴若組織然誘成而趙公亦逐則又言曰道學結局矣凡經趙公識面坐語無不迹絕影滅也蓋道學於公淺間楬指無及門之款趙公於公序進次補無踰級之遷也一旦正色抗辭矜行譏訧猶蟄蟲之遇震霆莫能測焉何哉沖然無去來而爲心者公心也漠然無重輕而爲言者公論也公本於公心以發公論趙公之誣賴以明道學之禁賴以解殆天意非人力也既歸無錫客或扣前語掉頭不對常時祿入緣手散親舊悉盡家人褻之吏責田租宅數間而已再主沖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十八日卒年七十四夫人戴氏有淑行能助公爲施者也十月十四日葬開元鄉舉壚村山曰橫山明年戴氏殁合子嘉子曰綸先卒曰維某官曰約某官壻曰趙繹某官孫

曰愬曰愈曰思孫女四人其後上旣於趙公備褒䘏之禮謚曰忠定而公亦贈寶謨閣待制賜謚肅簡焉公義順而理和塤唱篪應璋判圭合得於自然是非邪正豫定於心不待擇而知趨捨避就行其所安不待辨而明也古今歎材難有二不能必行難也不能必言難也能必行者執政大臣之選也能必言者諫官御史之選也今人共稱趙公事是其一驗爾其言於孝宗曰唐虞稱盛治者君臣和也今猜防收攬雖諫官亦親擢陛下不和也政事堂多存形迹不肯協同輔相不和也大將宿衛當清苦孤立今黨援封殖大幾也閤俵給使當沈伏奔走今名聞動貫大賊也騎淮常作過打邊何有而長此瀆信誓武舉試七書韜畧安在而重此輕儒臣箴痛過砭石矣又特奏五劄子故淹緩局刻以廣上意余以是知其能必言也言愜復衆矣未有循其本者公言預買匹十餘千秋苗斛兩大碩秋麥尤重經總無名本先擬也皆曰不可損今歲損一二來歲損一二不可乎爲博士爲寺丞爲編修官爲提舉朝辭始終一志前後一念皆復御也氣泰神靜本末有序余以是知其能必行也然而其上不爲執政大臣其次不爲諫官御史材非果難也銘曰

超天門之業岌兮衆外逐而伺讒冤夫子之前登兮獨內秉而塞淵娃儁世之華旗兮救駭俗之高軒遏讒慝之横潰兮扶忠良之阢艱訊曰山浮者兮水涵清深復深兮窈斯銘嘉定十三年六月日

周鎮伯墓誌銘

曾祖宗道祖德元父案永嘉人君諱鼎臣字鎮伯勤志廣學大書叢卷多數百者親手傳寫記憶畧徧未冠與鄭景

望同登名與正等既而川壅澤流山止谷進諸弟迭起各取科目爭爲聞家然皆由君教也授漳浦主簿文旗閒判疑尊枉筆勢若飛不可遏有以民爲叛冒賞獄上奏君被而冤之一食頃放散數十人傳聲懽呼徹於比郡州使行覘閩縣叢荒遠不到地龍巖瘴毒深厚號烏腳溪者左足未投右履已跣黑君特館其處村落所急便宜不請白浙延大掠流鵝灣同巡檢輕戰而潰君代尉馳往三日中生縛其酋二剿賊無遺發寄納倉賑傷死召奔逃歸業差次將卒功狀無敢不平而不自言也姿敏決剛峭不可屈前守材其爲無不聽後守惡其直不盡從也監司欲薦未及以淳熙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一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葬建牙鄉渚浦夫人王氏子曰籲曰端朝省試第一今宣教郎太學博士君卒後二子出入里中指曰周鎮伯兒也外家初與田不取弟多分財不較也細人或欺曰異日主簿有酒常飲我今亡矣或泣曰我性傲無禮主簿輒避我他大人咄嗟不我恕也故僮使曰去官人久見則教我好伏事牢拾飣俛未嘗墜此言也余既廬松臺下而周氏居一百年矣山之先儒故老莫如君者其學也情者可殖其行也溥者可化也銘曰

闊視宇宙隘同廬几席安古來賢達流何必用捨問活人烏腳溪殺賊流鵝砦雖無舊史傳幸有新銘載嘉定十三年六月日

兵部尚書徽猷閣學士趙公墓誌銘

七世祖德昭太祖子也王於燕曾孫世恬四世孫令畯師友皆名士雖秉旄節恭約如寒人六世和州防禦使伯驌高宗在國邸遊最舊中興久乃召歸居禁中十椽堂以文

藝侍左右生公名師龔字從善補平江府司戶兩浙轉運司屬官中淳熙二年進士第薦授司農簿大理丞遷正將作少監兼戶部金部郎孝宗念公族家故人子嬪習孫立異顧待屢燕事殿上漏常下數刻所論意合無不肯可言左右曹度支金倉各掌邦賦名類析裂每有會計徧走五司文籍複進退出沒爲姦利不便請立總計司併錢物一之弊可絕上大喜承命操筆者前甫辭御榻已批外行矣執政迎勞驚曰何速也防禦喪免於時廬陵名難治前守比不勝任選知吉州治有餘益施與減征商十三四減苗耗十五六屬縣解板帳量留之窮鄉不幸病死爲給費民感其意即城隍廟大堂分建十一祠祝報薦獻如神明焉鑄錢以貫數積二三十萬復選都大提點取銅廊場鑛再變而成宿逋歲課俱足嬴銅錢數萬鈞著寶司撮要五卷上尤喜召爲戶部郎官出淮東總領光宗立進太府少卿奏宜令成閔皇甫偶入宿衛問中原形勢方蒐除雜役佐正兵厚立賞格激其退惰拔偏將黃世雄馮琪莊松等三十餘人事頗有緒會修楚州城多異議移江西提刑不就提舉雲臺觀知秀州未行改淮南運判私鐵錢聚淮東數百萬掩遏鹽利入州閉肆逾月樺蘇路沮公亟出令慫民挾私錢交市如其故請於朝用度牒官會樁積米收而稱藏之盡乃止又請遣交子行於江南諸州稍流通官錢第功直祕閣鹽場官有贓貪既劾治反爲所訐罷除太府少卿淮西總領軍人被差擘生券不倒本倖自公始游士乞索不厭毀短公復罷提舉雲臺觀除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以司農卿知臨安府權工部侍郎爲貞仿殺臨安所國夫人疾病待制誰文閣知鎮江府辭提舉興國宮釋服

知揚州陞龍圖閣賜正透犀以帶在揚三年入權工部尚書兼權戶部既而落權皆兼臨安府兩繁增劇閑整如平日人服其難時嘉泰末開禧初也韓侂胄將北伐密謀累歲有間不敢問問或不敢答公還自廣陵建預防素備八事且言今日當以蔡攸之禍爲變侂胄殊不快言無見從者一日侍從官集侂胄所公獨守前議聲色俱厲侂胄大駭故雖以二難倚公而不能留也明年皇甫斌敗郭倬李爽潰退江淮處處戒嚴公由紹興府廬州再爲工部尚書知臨安府募京畿將兵三千人衣裝等仗皆如大軍蔽浙江而營以壯軍容對人說邊事悲憤感激形於涕泣侂胄愈怨瞯者謂其崇飾小信大聲疾呼自是與公絕矣又明年侂胄死起知京口麥折價無過斗二百琢石示永利除寶謨閣學士知江陵府制置京湖辭未聽給舍不悅改直學士提舉萬壽宮三爲工部尚書知臨安府力辭學士院無答詔亦止俄復以夏官兼爲十餘年中四知臨安府度情匿姦懸見立剖猝當宂來趣其曲應巷夫街叟夸贊相稱皆曰長安門戶百萬皆若趙尚書親履其家我曹情僞如山海非趙尹豈能徧識至今其論猶然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鄭氏曰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四方所則傚王化所以自京師始也周人合公卿大夫之賢通治六鄉信厚馴美橫猾消伏記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夫王畿固天子之所自治也漢以來獨任京兆尹彼名豪巨俠壁虎貧細所在布滿非設方略廣耳目何以迹捕不嚴擊斷敢誅殺豈爲褻止哉然而智進則德退術勝則道微用之殊方流品亦異故蕭望之嫌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公乘興訟王尊功伐前所未有名將不及毀譽之不同

若此亦各以其所試言之也公奏陛下始緣都城楮賤米貴牵挽用錢令雖楮稍重而賤之源猶在雜浙平而貴之根自若僅終不足寄委上不能奪解府事兼詳定勑令逆自乞退十餘疏言者因曰可許矣遂歸吳凡五年然後以寶謨閣學士提舉萬壽宮提舉之二年嘉定十年也其二月初八薨於私第年七十初秦國夫人生公而終憶念至老常涕泣奉齊國孝敬公休私佚精早深暮無不在側飲食寒暖必營護與弟師弁篤愛終始有無多少必均壹遺命善事叔父如吾在時淑人蔡氏先公卒子希蒼某官保義郎希虞早卒希祐某官一壻楊訓某官詹又民某官孫曰添孫某官曰桂老某官孫壻曰莫幼成某官四月庚午葬吳縣長洲鄉鹿山余與公同淮漕同總領希蒼再從余金陵自公歿即遣客候余問數年不倦余欲附公於傚尊之次而本朝寵命平無前世輕重之患錢塘民俗愿無京兆悍强之習然則公之材智容有不盡施者也銘曰

公遇孝宗冠祚方初策謁雲興毋疾少徐自浙北南暨淮東西衆大之居獨以能推有漸農扈有赫冬卿八座尙書五孫尹升北伐大議爲時力爭誰云忤觸藉甚其名材品素分物論先具豈如王尊獄毀忽興毀勿與門譽勿與鄰惟孝及友燕爾後人嘉定十三年九月日

長潭王公墓誌銘

承奉郎贈朝奉郎王君名思文字煥之王氏譜曰晉丞相導長子悅十世齊輔國將軍山容後兩世三爲剡縣令又八世梁武毅將軍超孫又二世隋剡縣戶曹元顗其墓記曰武毅夫人杜氏葬於長潭戶曹葬於剡剡之南胡滕官塘西上至西北小道數百十里大抵王氏家也譜不能別

其居墓不能紀其世合譜與墓則王氏家長潭自梁而甚陳隋而譜矣承奉每獨念曰辭覽以上推王世子受始之姓導悅以下錄超孫墓定居之實長潭之王豈貴種也余一身所承豈不重哉然自唐迄我祖璇三世莫能仕顯而又有甚急者方臘叛祖徽死之父迪功郎迴哀痛沈劇未服及生理若幼何求長仰能任父事補拾焚壞疏淺累狹以致深廣迪功數曰吾家命脈也非此兒不興矣族人長老加敬愛浙剡中語生子何獨不如煥之然君常不自喜曰余何以近利傷達成其恭孝和敏先人後已通有共無出於天性奇書善本輒貴售屬其子必於清論聞流意未嘗不在譜諜間也已而夢龍登進士第猶疑曰先緒眇微甚矣今一青衫手板便扶起否後知龍游縣縣人持安車來迎謝不往曰吾豈以無益身墓餘榮於篤老之日哉夢龍遂歷御史入宗寺爲卿直中祕書出守永嘉諸孫繼有科目稍復晉梁之舊如其志焉嚴子陵葬越墓側皆嚴也阮遙集葬婺山旁皆阮也彼非賢者之裔胄耶時遠則念息地卑則慮短此高人曠士之所以失其世也君聰明開達上願千歲已不及用而子孫賴之矣嘉定之壬申年七十九而以六月戊子卒甲戌十一月丙申柩葬彩烟鄉山曰龍峯夫人袁氏子曰夢庚夢龍夢頁夢錫壻曰史必端夢庚夢頁皆已卒女亦先卒夢龍在永嘉時受命寶復還夢錫特表賀授迪功郎麗水縣上簿孫男女十五人余既以譜次君事而史稱悅子混混子嘏嘏子恢謂乃言嘏子僶無恢者誤也然邪之子名恢而嘏復以名其子乎史亦誤也自懷成四世皆稱陳至景喧始復稱梁守誤也晉九十餘年導傳三世梁五十餘年懷成傳九世亦誤也惟

杜氏葬長潭戶曹葬剡不誤故表曰長潭王公而銘之銘曰

山同水復昔誰爰宅晉相梁卿蕃衍千百有篤王公追念世德勿爲蝸升不如繼興仆隴摧邱淑穀翳纓我能新之貰此銘楈

故樞密參政汪公墓誌銘

乾道七年四月十二日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汪公勃薨年八十四十月己酉葬會昌鄉蜀里北莊村嘉定十三年曾孫綱以墓上之銘來請公字彥及徽州黟人年十八州薦士稱首試辟廱太學鋒銳涉敏同舍畏伏尊以宿儒垂三十年紹興三年類省試饒州二年登進士第主嚴州建德簿池州建德丞京口置沿江安撫辟爲屬十三年除太常寺主簿高宗厭戎馬久思壹休息既定和親罷

諸將兵而名士大夫皆謂父兄讎未報兵未當罷上患之擇耆艾質厚不與趙張同好惡者居紀綱地共持國論公自御史臺檢法官爲監察御史奏事殿中上方書孝經公奏顯仁后歸孝之大也請刊石摹以賜群臣詔生示天下子道又言新學初廢科場猶間爲方趨嚮於是乎卜學者不粹然一出於孔氏而以專門曲學亂之可乎上曰此所以正人心也詔有司凡私意臆說盡黜之大理少卿朱斐對上指大理寺爲詔獄公論斐不自知職業何事不學無識竟罷斐察俊家人至行在公歷陳靖康禍變臣子不忍聞上讀疏悲憤亟命臨安遣之所貶州京子孫不用赦令內徙進侍御史言陛下近以各郡土俗利害隨宜增損裕養民力其節目甚多紛令條上矣宜令監司以方鐫之偏下州縣使百姓戶曉而劾其稽違者由是上益以公爲知大體明治道擢授諫議大夫兼侍講抨斑趙檄憑寵作勢妄占人廬舍公奏斥之外上日逐一內侍而其類皆竦人知畏矣愈奇公可大用也遷御史中丞十八年遂以端明殿學士副密院事段拂能兼攝東府事自秦檜志得惡同列偪已始廢序遷之制肯簽署或參知已逐去俄復竄謫公上所屬任非檜引者每造前傾接侚咈旋首下殿日送必與檜鈞禮檜厭息間喻意相縻歲餘未有以逞公願檜忮忍欲有所建白答上恩遇常沮塞不得間則歎息曰此豈伴食處哉及賜檜犀帶忽問樞密有否使者言帶二一賜樞密檜憮然曰上果厚汪樞哉彌不平公亦慨然曰吾可以去矣即告上陛下幸哀臣母老病得退就田里上雅知公爲檜發也重慰薦以舊職食宮觀祿終檜在不敢動搖公者上力也檜死起知湖州廉儉至骨不費公使一物

內屏燭跋撚紙代燎政以慈愛爲主勸兩訟勿爭詞致殷重其人感悅合掌結歡而散雪上相語莫激惱這佛將老上終始念公超秩三等制曰爲民借留業義問故人也有隱憾上章毀詆齋學士孝宗初特詔復與言者未已命再格又詔復龍圖閣而公已薨遂追復焉蓋當檜亡後一時黨援剗薙焚汰不啻草莽獨公老成重德人無異詞雖爲義問排毀公者後亦卒自悔恨而二宗眷眷於公如此嗟夫是非賢否之實豈終不可定哉汪氏望於黃陂世序甚遠然未有仕者公始贈曾祖昌齡太子少保祖惟立少傅父才貴太子太師在饒州也張琪兵突黟縣家遁潰不相知母舒氏陷賊幾不脫寇退邑落死走十三四而公奏名以歸長幼各聚數里內無一亡失鄉人驚異曰是公素孝謹天殆活之既貴封舒氏延康郡逮西府之養云贈其配

曰祝氏高平曰唐氏南昌皆郡夫人四子作礪湖北提刑作舟監行在都茶場作霖京西安撫司幹官作乂淯江丞孫十一人義和侍御史義榮大理丞義端徽猷閣待制義質蘄春簿義的太學內舍生義路義處義方義賓義善義準曾孫綱直祕閣浙東提刑紀額縣丞統通判楚州紘監平江府賜軍庫繹知龍陽縣纘知永興縣紱知豐城縣縡通判安豐軍公誠篤款盡自少至老不欺無妄尤簡樸安同異行疇壠中農坐桑語爾汝如一人歲侵倒廩下其直巨姓皆曰樞密尚減價我何敢求贏故市糴常平鄉人亦以為佛也公在時諸孫已取高第後侍從相踵至綱三世卓然異材宜於內外諸類合一追述祖德紛煩誣謾太史公所謂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世家之流也不止銘墓而已銘曰

治古君臣與道合離卜用一相至公罷私舜命伯禹稷契參之迹不存家心國是毘翼翼高宗進臣以蔡獨我假我爾無偏同斷斷汪公輔君以忠臣豈不北門君是從非往論移辭訕一辭雖異循異難於自明惟爾望人深照厥誠始黜終復生寵死榮墳彼北邙其下雕刻對筍仍存翁仲猶獸碑銘新特綱也念德碑堅有泐銘堅無惑十二月日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志復君之讎大義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字同甫平陽王自中字道甫幼時周參政葵請為上客朝士白事參政必指令揖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陰典再約和天下欣然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睨場屋上徐十萬用文墨少異雄其間非人傑也棄去之更名同復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召見侍臣恥不請己執政尤不樂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上書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上顧內禪決矣終不報由是在庭交怒以為怪狂前此鄉人為讌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獄矣民呂興何廿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冤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既知為同甫則大喜曰朕親覽果不謬授建康軍簽判同甫雖據高第憂患困折精澤內耗形體外離未至官病一夕卒哀哉葬家側龍窟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

中字道甫岸谷深厚山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或官序高重逆占其無憂當世意直嬉笑覷不與為賓主禮一日進丞相坐有觥處至請賦之韻得方字搖膝朗唱門世間此物多謂馬寶師遐宜出上方相慘懾或入復出出入數四客皇恐不自得道甫神色不異飲啖自若以此甚不悅於流俗乾道四年議道歸正人伏處正門爭論且言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力為中原率坐斥徽州每應試皆陳實策無一語類時文或笑曰此刎予也然竟亦得乙第中書舍人王藺薦於上藺上所厚得召對上壯其貌覷其言改官為籍田令又使舉其所知將用矣以諫官將繳周疏罷上徐悔差通判鄂州道知光化軍還朝光宗曰諍臣以卿為朕姑為鄂相伴乎公謝臣已累辭皇不敢復累陛下固請知信州復召以王恬疏罷知郴州

以謝原明龍知興化軍以高文虎能是其人之於二公非有睚眦激發之憤肅奏喈螯之苦也相傳以嫉望風而忌爾然二公自料若其人志不復君之讎慮不足挈諸夏合南北固不與並立矣則進退離合之不相容亦其勢也然蕞偏而方隅亂說勝而白黑混牟使旁觀不敢平論後世不能分別又足悲夫道甫既罷興化而死始道甫樂仙壇山北之原即其葬焉外戚擅事累世必其危漢者劉向耳宦官擅事累世必其亡唐者劉蕡耳以窮鄉素士任百年復讎之責余固謂止於二公而已彼舅犯先軫識畧猶不到公子勝新垣衍矣由知之余固謂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雖然上求而用之者也我待求而後用者也不我用則聲藏景匿而人不能窺必我用則智運術展而衆不能間若夫疾呼而後求納說而後用者固常多逆而少順易忤

而難合也二公之自處余則有憾矣同甫稱信州韓節柳骨筆研當獨步自謂不能及又歎今日人材衆多求如道甫髣髴邈不可得蓋亦指文墨少異者言之猶前意也今同甫書具在芒彩爛然透出紙外學士爭誦惟恐後則既傳而信矣道甫乃獨無有是信而不傳也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是以併誌二公使兩家子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敘焉銘曰

哦彼黍離孰知我憂竭命殫力其爲宗周嘉定十四年正月□日

故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施公墓誌銘

淳熙十五年知樞密院事施公師點引疾辭位逃寵畏盈數露懇切上疑訝抑首蹙眉請間諭公曰卿輔朕事已有緒奈何欲棄朕還其奏五六公徑出六和塔俟命上不得已以爲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固辭州提舉洞霄宮光宗內禪詔曰卿沖人舊學也何以啟告朕公即疏言今民貧兵驕將愚而敵詐虜懼有伏宜熟察納處使初元之政足以竦厲而陛下心術之微又有當自謹者知隆興府放逋賦十八萬達冤疏壅微細必親半歲復求去不許紹熙三年二月乙未薨於豫章年六十九口自爲表謝畧曰念民情難保監天命靡常憂國勢所可憂用人材所當用上覽奏悲惻明年十一月戊寅葬永豐縣富成鄉西坑山提舉福建市舶檝來曰先人蒙國大恩贈死卹孤一用舊禮階崇二列諡美正憲蓋哀榮畧備矣獨墓道之碑未立非敢慢也有待而然竊惟淳熙中天下治安天子恭已羣臣遵

職中都官貴重留久者尤幸甚執政至十餘年公一旦乞身不及顧竟得請將行偏謁朝士舊故諸客送登舟人人把手笑語讙歡而別行路聚觀咨歎傾挹雖疎廣受無以尚之夫耽位貶高節懷祿失令名然則靡於進者非公之志而果於退者公之勇也豈不賢哉公字聖與信州玉山人三世褒叙安與少保舜則太傅寶太師紹興二十七年太學上舍中第教授復州魏國夫人終喪王樞密綸欲以館職薦公曰父年高迫近祿人子私願也無考任而躐華選懼爲僥倖之倡教授臨安府陳丞相康伯遂以館職薦召對言頃中外人情急於得和無故裂四郡奉虜是欲和也非欲久也陛下發憤逐宰相諫官主議者示以必戰而後和可成然猶未也因陳備虜五事及他便宜甚衆曰如是則有備備堅而和可久矣故終孝宗世以和爲形以備

爲寶虜辛不敢背約策自公始授正字兼聖政檢討校書郎兼吳益王教授國史編修官又言法爲天下害非爲天下功臣下爭欲變法各求立事不參驗而遽從已變遂復暫立忽廢此功信所以壞國權所以去也又言治盜賊當委牧守但責巡尉何以禁暴事多施行公起疏外論建樸率不擇深淺而切機要的深中利害雖老於臺閣[illegible]不能及上方嚮用言者不樂罷主管崇道觀知筠州太師終喪知池州人奏今日用人未有毫髮劾驟遷輕改祇職守如流上美其意曰卿謙退靖重除祕書丞考功郎官國子司業祕書少監兼左諭德中書舍人兼右庶子既升監儀正知制誥兼左庶子禮部侍郎進給事中增詹事爲二兼焉在後省言吳淵小人被劾不可雜學士潘景珪無學法吏不可權侍郎張說子薦贓敗不可收敘宋鈞罷黜不可眞倖郭倪李安禮他日一轉九官不可宜賚而明州民汪仮獻稻萬餘助賑郵戶部謂不應賞格朝廷令須歲稔還之亦極論其非使文貞班定典儀以虜王子比宅退公位公曰立已定何退爲屢請不敗曰其相曰兩大使不肯動王子竟徙他班虜相與愕顧歎服公初見上固默許任屬及請乞戶四等以下積欠謂非卿不聞此至引書三宅三俊欲先重職事官之選然後次補而上皆有其人爲愈用愈不匱之術則曰公輔器也及封駮不避專對有守益嗟異鄭祀以備顧問權由側升上念公魁偉使陟降從御道有司曰非故典也遂詔衛士扶掖於是人知上決意用公十一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其九日兼參知政事既而以參政同知樞密院又知樞密院事凡六誠與同列開陳上前有不中理未嘗不反覆執諫退無異言上數勞勉曰異時宰相奏事參錯嘵不一語朕圖回天下日闕循常再三卿盡言若此眞慰朕懷也公益感勵奮發以蘄聚斂厚掊施爲已任大闕由內藏錢激犒而除其實名爲民病者六十萬罷昭州貢金盡蠲經總制宿負錢億萬而旱饑有一州放至六十萬者皆公所建白戶部宜上供北軍法月請不待歲終行之既盡降公力辨遂追寢至於寬釋威怒保護善良鑒析材傑舒拔淹滯上常日公言一聽可至今人多稱誦而公不自以爲德也于時法度尊明民物豐樂公喟然曰以寵利居成功古人之深戒也決去不回有識壯之內行尤謹備喪魏國日侍太師夜則寢廬以宿喪太師如魏國任補先其姪政府恩悉推與族人䘏窮乏有倒廩助婚喪有傾橐待人質而篤處已約而裕不鳴善以收譽不衒薦以市恩每謂諸子進退以義士之節也枉道干進士之恥也汝第戒之子栝上舍甲科福建帥司幹官柏通判福州棫椐通判沅州槁通判撫州壻劉倆知南劍州趙汝談西外宗正栝柏椐倆皆已卒孫沆京西提舉兼提刑通判汶監新口鎮洙承務郎江陵縣主簿淺承務郎涚瑞安縣尉洽將仕郎濆登仕郎而洙淺亦已卒曾孫鑾鎰雄峴童小大餘未名而鎰雄皆將仕郎也余讀公講筵故事審時所急能因時正救而納之於道東宮故事擇義所明能先事豫防而引之於善及前後章奏累百數大抵權實兼舉雅俗並伸切而不偏廣而不緩至於科舉制科之外有安貧樂道經明行修者欲詔州郡特舉而官之則又未嘗不大公之志懿公之識而惜其不遂相哉銘曰

迪惟阜陵載競載勤淳熙末年求治愈新不自聖智推賢

其臣其臣施公左右有民文獻聚之貨財與之泰道并包勿猜沮之巖巖廟謨虛己以咨合如雷風鼓舞四馳我無上欺上惟我信律呂必應心手同運新歸故國草木華潤世避其退有考其進公既返止帝亦禪止古稱明良厥或違止幽堂久寂遺耀未紀君臣之逢以播來史嘉定十四年二月□日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墓誌銘

宋廄父墓誌銘

宋駒字廄父自宜獻公後事見其父峽州誌時諸儒以觀心空寂名學徒默視危拱不能有論詰猥曰道已存矣君獨未信質於余余爲言學之本統古今倫貫物變終始所當究極忽昂然負載如萬斛舟如食九奏大牢先設而醯醬不遺如賜大宅百室皆備從門而入也識益增智愈長千歲前成敗是非之跡糾結者條理鬱闇者昭灼破竹迎刃手伐柯睨遠乎常掩卷歎曰世孰能爲我師家居或盡一史露抄雪纂踰月不出門野宿或再一經山吟水誦兼旬不返舍每與余言自謂樂甚非人所知且其趣捨不同流知矣用爲譏余友如君比不過數人獨數年間相繼死悲夫無以寄余老矣君歿嘉定十三年五月丙申年六十二十二月己未夫人黄氏子永孫塤任獻可朗山陰縣丞務鄉之陳塢葬焉一女未行孫曰懸孫君有科第四十年任徽州司戶知壽春縣其爲兩浙轉運帳司六部架閣文字淮西總領所浙西提刑司幹官皆不赴余嘗考次洙泗之門不學而任材者求也遺學而求道者參也學而近於名者商也學而近於利者師也嗚呼余無以命之矣銘曰以爲誠好學則孔氏之所稱顏回而已以爲非好學則天下之衍溜又將誰是咨爾後人勿怠勿止倘君之似嘉定十四年四月□日

朝奉大夫知惠州姜公墓誌銘

君名處度字容之仕南康尉鄱陽丞知隨清流二縣通判南雄州守惠州而卒紹熙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年五十六

三年正月辛酉祔於臨海西溪東興山君在南康與縣尉巨寇不自言功監司畀之名由此起惠州有母訟子者從容諧説中日引出與語發明慈孝更相感動意終不置於法歸舟過其家母迎拜謝曰兒能事我矣聞者以爲庶幾古人也特練吏術得其隱竅如款司讞出入人罪宜同推吏厚給蘇青徒貲癃中役者當先罷而後募皆人所未知也君七子三女而以盛强之年喪夫人龔氏閨閾肅嚴戶外絶行跡夜設燈火相對教書史課紡織皆有成立而君蕭然一榻終死無姬媵人服其清姜氏淄州長山人也姜齊姓也淄齊郡也田常既篡齊侍公族浮沈邑里千餘年不再見孫稱有媯之後將育於姜竟奪而主之豈師尚父桓公之烈而遂無傳哉君七世祖沼始爲右贊善大夫沼子昭範縡行最高弟適被遇天聖中至樞密副使宋丞相郊言漢以豪傑徙姜氏天水後葉復貫淄右李翰林淑亦言由漢陽徙淄川再爲甲姓按史漢徙齊諸田於關中無姜氏徙者蜀姜維亦姜敘雖出天水不載其所從二公博通古事其徙天水及後世徙而復還殆必有據依而云也昭範子從簡用副樞密任將作監主簿不肯仕范文正公備禮邀請亦不往從簡子希顏知雍丘縣希顏子筠通判全州是爲曾祖筠子仲謙有文名著樂書百卷終廣東運副君父詵以呂丞相頤浩世姻忤秦檜避於吳十四年高宗旣歎其屈而孝宗尤器其材遂擢工部侍郎寶文閣直學士君繼善承德宜其世家身苦而志約事集而能顯予注知邵武軍本規矩服儒介治行甚脩余嘗爲寮知其賢也姜氏盛矣故詩曰必齊之姜與周並稱故傳曰雖有姬姜然自小白卒齊無令侯故孔子謂氏無得而稱焉而二惠

變高以充沒葬非庇其宗者也然則氏之去姜而歸陳豈舜使之哉君與父祖迺寂寥息欺之後貴近赫奕八世相接皆有稱述過於先君蓋惟賢可以不失其世惟仁可以益大其後衛方家長山時甲館上腴幾半一縣患難漂泊旅於台州不克自返悲夫余固憂夫雲海島嶼之間浸遠而忘則後生晚出不復知其爲齊之姜也故詳錄之以遺注焉注長也曰郊知餘杭縣曰郵監沙市鎮曰鄰曰郛曰鄒皆先卒曰鄰今爲承信郎壻曰知華亭縣陳鉤監雜賣場門趙汝鑑簽判南康軍詹懷祖孫曰逵曰安祖和祖彌大充實彌壯仁實彌遜智實夢賓孫壻曰黃鍾承奉郎曰陳泂將仕郎銘曰

太公表東海齊都古臨淄綿綿百世下子孫未嘗離樞密佐眞宗侍郎貴淳熙有美惠州牧遺善與家宜勵我清苦志絕彼驕吝泚素風落朱榮旅葬台之湄長由蔚故壠何時復言歸嘉定十四年五月□日

陳處士姚夫人墓誌銘

余求近世文人可以繼元祐而稍者得陳君耆卿既敘而信之矣然竊怪與君壤地同鄉里接何昔未聞而今始見也豈非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耶君俛而不肯久乃言曰吾胄出太邱長寔從婺徙台貽範貽序著名神宗朝二大父弃寶皆儒先生傳數十世吾父諱歸字叔明吾母姚氏亦臨海儒家人謂嫁娶適當也吾父之學勤矣藏籍累萬數易惑難統衆所忽而必盡力焉其致思深矣根萌不能達於枝葉派流不能復於源本則不已焉其研味外之味樂矣竹閣之寂寥雪風之寒清不以告人而人亦莫之扣也其藝業敏矣經義詞賦人擅其一而疎我兼其二而工也其教人之功用捷矣昏能使明懦能使強銳者抑諸者進時吾亦旁立常曰謹識之勿惰也於是吾母以儉治貧而吾父忘其不足也以豫治狹而親賓疑其有餘也左腕乳褓右手縫緝男以冠女以笄而不知其生育之爲素狹也悲夫豈在人者不可期耶春秋小比吾父無不高選而三歲薦士乃不一用豈在天者不可期耶慶元之丁巳吾父年纔五十二而以八月十四日卒矣子一而女四貧窶迫猝尤甚於吾父在時於是吾母終以儉治而不使其子之無依也終以豫治而不使其女之無歸也且吾父之訓必曰師友於古吾母之誨必曰視汝父曾謂可獨立特出乎上志於利家門何有不然不肯孤懼不任矣謂不繫於家門亦非也雖然吾有憾焉父夭而母壽幾養之有施也不幸嘉定庚午吾母五十九耳五月之九亦不克壽是人與天果皆不可期而吾無以地上爲也故予雖誤於論而吾口開說焉木可抱也亦可踏也山可細也亦可谷也惟銘罔極也所以示家門之董而父母訓誨之流澤也予儻有意乎余既媿其言又考其鄉大夫之狀則知叔明未艾而鄉人固尙其德矣不獨以文稱也叔明既亡而姚夫人固代之教矣不獨以家能也然則所謂未聞者余寡陋之罪爾昔司馬遷班固稱述父業皆不借他手君不自援筆而余何敢蓋叔明葬以巳未八月十四日姚夫人葬以辛未十二月庚申壻曰何萃姚衍吳夢齡耆卿從事郎教授舒州孫男女各三人銘曰

義誠之鄉戲龍之山陳氏自古族家居間吁嗟叔明乎栽榆杉卬須室人一往不還獨遺厥子翠竹孔彎其文爛爛永也不刊嘉定十四年七月□日

孟達甫墓誌銘

孟導字達甫從其兄學於余封門幽寂紅藥被野如茶後流數十論難捷起達甫酬接甚簡時然後言達甫尤簡或終席不一語衆謂達甫以道自命當爾猶未測達甫所至余問與偶坐則纖言細民疾苦田里愁嘆吏賢不肖無一不中側聽者皆服知其於時事最精切也監崑山鎮金華丞幹辦浙東提舉司公事通判臨安府整葺剖蠹職務大起諸使及同僚交譽爭薦或言資敏明弊山訟海皆究微或言性孤潔絲饋纖謁不逮門且曰戚家后壼有人焉遂爲將作簿軍器大理丞遷正知嚴州臨江軍每將議擇材能臣理劇繁事未嘗不在選中然達父老退食閉居隱几噓咯驗學有常業講德有常友以財聚爲諱以察冤爲急詰姦無枝葉之濫得情無鈎距之巧或以爲是大儒先生

所爲非吾所謂材者故雖常在選中而卒亦不果用也夫事雖材而後集然必撓材以赴事材雖事而後顯然必生事以示材此常人之同患非知道者不能免也今大達父能養其材而不困於事困於事而不過其材則庶幾古人之意矣在金華浚培塘陂八百三十役夫二十萬勸相慰勉而已無朴罰也嚴州時山潦屢浸庢極水突扉則舟楫具炊舍備糗糧給民遷如歸忘其勢皆耶律裕洽城壁於六合厚遇新附者北人不恍安稱總管細作也大謀鬻食諜招討郭倪矜務了臣友上之大理達父曰因筆錯著行黏紙背勾同此習本也果得誣枉狀韓侂胄誅堂後官五人給舍以爲當隨坐達父承推爭曰以隨爲權則倚以隨爲反則非請先罷吏竟免死達父之材不困於事如此會子減賤不行日必予母相權而後可店鋪抑兌隨買科賠乃流通殘術不用也治臨江以偷交貨販斯皆銜去通判挾所重亟沮止終不聽曰爲之詭遇豈不能恐事過吾材爾既逝踰兩州世味益薄知南康自列親嫌不往改江陰軍未上卒嘉定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年六十一孟氏墓於無錫富安鄉由曰梧桐十四年四月庚申夫人丁氏子從政郎揚州錄事參軍繼勳文林郎繼勤修職郎監臨安府都稅院繼勇葬達父墓東五里幼子一孫未名初大父信安郡王父特進浮寄僑處篋無留藏窖無積陳達父兄弟瘦僮羸馬僅免徒步視貴豪不啻一比余始授以齊民治生法酸寒枯落蔵糜月累然後粗立田宅甚公上辦法合里社節臘賓親邂逅恩意傾洽戒其子曰昔宣仁簡錄我先后以繼絕如遺家多難再興宋室俯仰百年而隆祐之澤遠矣若等衣食其力無敢齒八姓仕必由乎進學必

依癰傴纚孋適口而膏粱疏毳褐附身則綺紈贅矣諸子敬奉教從進士貢有司入孝出悌朝經暮史閭巷之間循循焉然則孟氏方進而未已歟銘曰

以爲道耶既許其兄達父事耶亦道之行事來而理事往而止合不傷物離不喪己世方用我謝曰不能我所甚難功利刑名信安維墳已南無北何其素風梧桐之側嘉定十四年七月□日

黃觀復墓誌銘

承事郎提領所幹辦公事黃章字觀復余友禮部尚書名度仲子檢身一以正不中於規矩繩墨不行也與人一以恕不著於親和愛敬不止也講學必於師友不足以達於道德性命不求也應事必於法義雖是以通於變故倉猝不用也父母信之兄弟順之鄉黨朋友皆悅而訓之樂其

寛而畏其嚴慕其廣而遵其儉久而歸大夫國人又皆允之將進矣嘉定十三年正月初八日卒官下年五十五十四年十二月壬申葬小江何嶴嶺側百餘步夫人謝氏先卒再曰趙氏子元謨承務郎元眞通仕郎二女子未行弟準來請銘按昔無銘人三世者疑未穩準曰不然銘吾父祖以及吾兄一於善而已非三也讀是銘者悲吾兄以及吾父祖一於善而已非三也嗚呼余果不祥耶黃氏果不幸耶銘曰

人乎嘅復示百秋斗揭嶽佇江河流大乎嘅復豈其仇聲滅影絕何所游怛哉銘乎炯厥幽嘉定十四年十二月口日

修職郎監和劑局吳君墓誌銘

郭氏父子與於學余記述已詳同時吳君文炳學尤壯給

費廣蘭溪徐畸字叔範弓兩斛力射命中文得歐曾筆外法莫有知者吳君獨備禮請主學趣諸子敬事畸由此顯名金華唐仲友字與正博學宏詞著作郎知台州江西提刑吳君亦盡禮請一旦挈生員百餘應聘至遠近驚愕不意其爲吳君解也悲夫士亦何常哉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無咎世有能操養士之柄而恣其衣食之求則威望自倚而士靡靡從之何咎之有君名葵字景陽文炳長子自曾祖務祖某雄於東陽君既以學佐其父所請必儒術所行必善意倚經義史家俗痛改外弟傅寅字同叔博通古書特有隱趣君機事如師遊愛如兄多出貲用紀理其家相與終身不失尺寸紹熙大荒札匝其居數十里養生喪死廩無留陳補歙縣西尉通山簿尉建炎後尉無公署訪遺址發私錢更造益募兵教軍律如素熟民逋負緡於縣廳復以私錢貸輸曰後勿爾皆驩呼聽命攝大冶縣慕其德聲不言而化差監和劑局數曰吾本無進心前十年僅免盜亡僅今又十年當嘉定丁丑七十三矣方欲辦藥良苦奈何其長亦陰爲所親地故使食祠廟祿買地孤山下將遂留止有寒疾而歸九月某日族人並集扶牀偏視曰珍重乃瞑初君愛水白潭之原曰以是葬我後四年正月某日竟掩棺焉娶陸氏宗氏子敬子尊子塒陳薇陳桂曹弼湯康年鄂州教授胡似孫與慶嘉慶君之父智能知徐力能致唐宜銘也君能厚於傅樂成其名宜銘也君好善而喜遊意有不適短棹獨往一覽數州余仕江淮間君輙來握手匆匆飯數匕徑去問其所爲笑而不答然則非游也其中有所存不偶於世而寄焉爾銘曰

以財活人以儒活身謂仁不富虎也亥云山樵水漁耕道獵德視余此銘仁者之獲嘉定十五年正月口日

戴佛墓誌銘

嘉定中黃巖戴木以詩集句見愛其意正留與余居目不流盼足不窘步斂身降首惟書之徇於是父丁年七十二矣有上氣疾疾已復至飢又疾作芒屨夜發及門而丁歿十四年四月丁巳也哭既卒攝哀復至明年猶未行余累趣之木曰二月壬寅葬日也蔡昌鄉戴奧葬地也必得銘行矣木言人未有不漁獵貧弱以求富强者怨謗近而易感故業不永命不長雖暫永長與不謂是也木之先高洵曦曾舜文及祖秉器關市調直銖龠必平不平寧棄與里人同辭贊重口嘻此佛也先人繼之無改其度亦曰嘻此佛也佛者里人尊敬之極稱也我不詐彼彼故誠我雖不漁獵而富强之道存焉然而人力爲彼不爲此何也族祖

室無子以木弟栝爲子久矣會其親從有子先人曰彼當立使栝亟歸室驚泣曰彼讐也委吾財於盜焉用盡亡賁次以畀我外人不聽室竟自齎之十一付其婿示不絕而已從父濟病且死予始一歲歎曰託孤幼莫如吾兄華文華父先人字也衆家貲半請弔栩爲之子先人曰不受無以安吾弟濟死妻邱能寶愛其子如已出先人曰是庶幾矣即以券還邱二莊直皆餘萬緡昔孟軻有食羹形色于乘好名之論夫始不以一蔽動其心多則變矣王介甫語蘇子瞻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人必知此而後可以有爲矣蘇公笑曰較半年磨勘雖殺人爲之也王公不能答嘻彼閔公卿之簞食豆羹嗷若夫二莊之獲則匹夫之千乘已君非好名而能不取豈非賢哉娶毛氏子楷木栝栩女嫁內舍生毛仁厚曾建大幼未行孫宜老雙老大老沖老孫女二銘曰

始由信立一錢不欺終以義斷萬金不私豈無長林何必高岡棣華連理伯季同藏嘉定十五年正月日

趙孺人墓誌銘

嘉定十四年九月丙午王夢龍葬其妻於臨海縣重暉鄉石門貞如山使來告曰婦貲大所倚也大富婦所安也此固世俗與宗室爲婚者之常也趙氏家及中外皆王公將相貴盛矣然我士人義不倚爲重而又貧不能使之安方總髻已出適京師且千里其室處市儈而借假其衣食斗儲而尺聚我試迭勝負無慮數十每時睽歲隔彼兒字女育突然成長我有未及知者然此亦士人妻之常也趙氏忘其爲貴宗室女樂其爲貧士人妻見桑而求蠶行田而學稼巷婆里媼偶坐無怍色疏翁族姻部立無惰容斝揖飢飽怙癡僅足而名人勝士邂逅集語輒重觴累炰殷勤勸勞客驚賓留連不忍去也其規處深遠以力自致必將成我爲士人家而今已矣余觀近世惟西橋宗室女有賢行擇對多士人儒先生子弟有聲之太學者能敬夫何止如賓諸生皆自以其家不及也夫麟趾信厚公子也未見公女也君名汝議字履巽由父池州而上爲濮國嫁王氏卒年三十九於是夢龍自太常簿通判婺州二子毅洪三女長壻監嚴州比較務趙崇陶君母王氏校書郎衛女寺簿姑也授書有兩姓詩禮之澤故其甥皆以文字擅名於世寺簿幼而英發池州獨奇愛謂似六哥故以君歸之卒用克苦立王氏家余嘗謂智能兼南北之俗者必大其門盡收斂損約根本也疏達朗暢枝葉也合而成德家道具爲銘曰

需險當前震矣居後截然載釋靡登靡丘曰夫奚悲噫親爾思曰予奚怙噫毅之永嘉定十五年六月日

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公墓誌銘

公永嘉陳氏名謙字益之曾祖膺祖發昭父敦化贈太中大夫幼專苦迅捷初得通鑑錄本坐臥數晝夜誦數日略已盡又論著其要衆駭異入太學時尚雖秦檜故禁文氣卑弱公理勝而筆豪其體一變中乾道八年甲科授福州司戶陳丞相俊卿推誠聽公輸寫許自察量民貲爲公賜也教授盤國府未行史丞相浩薦士管刑工部架閣遷國子錄敕令所删定官樞密院編修官爲孝宗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鎮立宗尹趙鼎置鎮撫上遽曰綱何足道公曰然陛下用大臣將出綱上綱何足道宜如聖諭今願出綱下遠甚奈何上艴然遂極論踰數刻因以公語詰責

執政孝宗詔內禪公即求補外與軍壘不就通判江州蘇白氏之游自號後司馬留二年知常州地迫蘇淛望輕爲守未嘗得舉職但俗謂此監司出氣處也公以義勝姦扶善抑惡據正而行監司俛首遜公所爲州人至今言陳編修神明也不自見矣移提舉湖北辰州猺浦閣口掠辰沅都武岡以叛公偶攝憲事親行邊稍經畧之會除夔路運判而帥司荊鄂軍討捕久無功兩路恟恐安撫使王藺奏留公就遷提刑率正兵丁兵三千直擣賊穴降誅八十餘峒凡七十五日猺人自是不復反進直煥章閣於是紹熙五年也慶元二年以戶部爲湖廣總領總司先造會子價益賤減省自纔直五十命曰知錢相承莫能革更規以自利公集桌子鋪日付錢爲千者五百使以七十兌焉抑損其僞器用崇侈者還之金銀以市軍儲分遣官屬士卒逃

死者求其隱占以正軍籍皆昔所未有統制不悅過客多觖望然黨論方大起貶斥不勝計而公亦隨去矣後四年知袁州高文虎程松持不可又四年黨論漸止提點成都路刑獄造李冰石堰嘉州繩橋皆施便巧堅久耐實賓聘耆彥待以師友翰墨許與流布岷峨間蜀人加敬愛移京西轉判復煥章閣開禧元年襄陽前帥李奕後帥皇甫斌密受韓侂胄意謀先事擾虜縱亡命劫界外斌遣令獻馬者補官得馬三千匹總豪皆破家先騎士淨客無所仰耕又糴米隨郢州歲惡至攔米搜糴民食頓竭由是七州民無强弱相扇爲盜縱横入虜地復歸自寇商販路絕沿漢近山之木皆盡而鄧城鎮屯田兆府東門處處殺掠城扉晝掩侂胄不知其情將遂出師公謂侂胄復讎大義代國重事也豐儲實邊教而後戰古人成算既不講添大軍給

綱馬射鐵簾盡寨屋今日常支又不用乃倚賊盜剽奪行之豈得以取亡爲戲乎既與論斌奕罪力陳四不宜動且求罷侂胄患之彌年不決二年薛侍郎叔似以往論指協和帥漕留宣撫京湖公復以戶部郎遷司農少卿總領湖廣遂去襄陽斌帥大出不用宣撫令初敗支池河再敗方城而郭倬至宿李爽至壽皆大潰金州秦世輔未及行而潰盡開禧所謂用兵如此在襄陽也度虜必至至則襄爲兵衝襄人汲於漢冬涸掬泥而飲公陂北城爲地道溝江貯之三百尺麥芻藁秸皆備綱舟被係千餘盡釋之既至鄂凡米悉運赴襄又曰安陸亦兵衝也併發所部自夏迄秋襄得斛百餘萬安陸七十萬又分光黃士兵效用戍五關募守安州三關三關者魏將元英所攻韋叡救之者也及兩州被圍卒賴三關兵救安陸而五關不可攻虜既解

去襄城米未食者十五萬薪水不乏竟完二城皆如公策除宣撫司參謀辭虜兵深入陷應城盜焚漢川漢陽空城走或言虜已拆鳳棲寺趙太尉宅爲栰渡江矣武昌震懾公方待制寶謨閣副薛公宣撫即日留司北岸虜絕南河亟命土豪趙觀覆之中流人馬溺死甚衆餘兵皆反走而孝感屯兵亦夜斫賊營軍勢欲振矣會德安教授陳之經見侂胄言州無援師僞爲慟哭可憐者侂胄不知其詐也怒襄陽都統趙淳忌宣撫司統制呂渭孫誣其殺副統制魏友諒輒殺之譴公不敢劾遂奪職俱罷然虜卒不窺漢陽收兵北遁公力也虜實困弊然外示不和之形侂胄懼復以公知江州備警益嚴又以餘力完畧舍浚溝洫中流晏然侂胄死嘉定元年五月虜已決和不樂者乘時毀公復罷自是不復用八年始提舉興國宮九年八月朔無疾

卒年七十三十年正月丁酉葬建牙鄉鵬飛里令人胡氏先公十年卒子曰臨早夭曰覲宣教郎知益陽縣女曰績嫁建康府戶部贍軍中庫薛師董孫曰起宗郊祀皆任兄弟之子貫州錄參願彭澤簿巽新漢陽簿履將仕郎損而女之嫁者六人矣公軒邁朗豁純識獨到人情共畏不知其難荒蹊絶徑凡馬先至洪波駭浪扁舟夜涉惟意所向若或助之故動必有成而人亦莫能測也初隆興乾道中浙東儒學特盛以名字擅海內數十人惟公才最高其在易菴集文最勝然公未常自異於輩流輩流亦不知異公也開禧之役四十年大事口公獨先見李奕皇甫斌敗證告於朝及襄城安陸獲全功又最著然無分銖之賞方以爲罪公亦不自明也夫挾三最世不異復不賞已置不論矣至庸人之謗公則有甚可哀者公之使湖北也岳復二

州人怨曰總所歲糴我米不與我錢我非官戶也非士人也非義勇也三者幸而免使我併受總取我一縣又倍之傳子至孫不能脫也公移書總領張抑再三抑感怒不許既而公爲抑代遽奏罷之抑懟恨誣公所以去者用此至令吳琚檢校公在時錢物然反多抑七十餘萬後人以抑昉爲譏因佐佑其說比罷湖宣撫復令項安世校公後總時錢物然一錢一粟不謬二籍至今藏其家嗚呼世言譏人能以白爲黑止於所譏而已不譏者固素定也人素定故也免岳復永世之糴二州祭祠至今不絶人不素定乎琚安世不相謀也檢校若合符人不素定乎今譏者往矣不譏者可以定矣古人謂舜與跖之分嗟夫不定則無分而舜爲跖矣銘曰

選愞遲鈍儒之常悲質少文多流俗所訓天門關闢孰知公賢千里獨行振秩無前獵隴闕口獲波若鍵閉犄挑敵最爲先見輩衆竊笑全兩邦虜不至江又公之府凡可陳力奮無易劇靡功碎績所存歷歷汲綆千尋不盡其深以淺疑我譏夫之淫或棲連崗或汎長流霞友雲朋造物與游建牙之鄉鵬飛之里公游遠矣公譽方起

陳民表墓誌銘

郭之西有隱君子陳君名燁字民表或問君以何稱曰道衰教失士遁其常守而旅於分域之外抗而爲異行衆矣俛而爲常德鮮焉離其樸於文衆矣反其華於質鮮焉若夫應變有司之法莊薄而知自厲又加鮮焉況於羣千萬人而進而求其一二之能止者殆將絶矣君之所稱應是四日平生著書甚工然每一篇就輒重篋累緘不欲以詞藻競於時也揣摩世事甚精然對客語常深默不解惟恐

以聽察矜於物也譽之不如無毀也招之不如無麾也非其耕不食非其織不衣非其好不與游而久也無悲愁慍怒生於色無怨尤非怒加於人自余幼從君至老驗其所行無不然者嘉定七年年八十八十月二十三日卒世爲永嘉人曾祖梓祖仲達父晟祖及父里人命曰吳氏至君纔年始復正之夫人王氏先卒女嫁徐宗之亦已卒三子孫男五孫女六九年正月葬於孝義鄉吳平山初君戒其子曰昔人患進士浮靡議罷之察孝廉雖不果然薦送必由州縣比鄉舉里選猶近也今走四方買姑姨借族姓以色覓額可乎先王擇司徒俊選使升之入太學既有間其游論皆屬司馬於成德達材何速也今糜歲月揹父母棄室家以爭優校可乎得喪命也若慎無然其子遵行之必鄉貢不太學後皆登進士第增臨海令墻豐城簿止善姞

安尉銘曰埴之友洸㑺實卜其兆曰吳平一州地脈所從分也葬此者子孫貴且蕃噫使其信然以君之賢宜有後哉嘉定□□六月□日

宋葛君墓誌銘

君姓葛氏名自得字資深曾祖及祖藻父天民由建徙台爲黃巖人世儒家畜書千卷皆父祖手筆君兼通數術喜爲方所處療十得八九以上二子孩孺迎師數百餘里費盡出於醫及長自能問學則謝醫不復行出闔其狹而以力治不少情人頗笑之君曰古今言方寸地謂此心也吾得留遺子孫足矣何以多爲因名其居曰留耕嘉定八年十月卒年六十七九年八月某日葬留耕之後原娶劉氏子□成大方大埍□項附實余師禹余夷甫周晃夫儒而

困於醫可銘也醫不以富而以數可銘也或曰不富則無醫之利雖數而未獲子之報奈何夫君卻復於儒而已奚報之求雖然先其道則可以報矣使遂獲之可銘矣銘曰留耕之間有佑其門留耕之蒐有縈其墳人心如馳易逝難留勿昧勿浮其永之休嘉定九年七月□日

毛夫人墓表

故朝奉郎知珍州毛楲妻孺人詹氏從其子爲泰司買馬幹官卒葬衢州江山縣南臺寺緣秀山是時吳曦斷東道自王方平慮其國忘其家先其君後其親以節聞天下他年自廬山來永嘉諸上請余爲夫人表於墓余曰史有狀壞有銘具矣復欲何所道且必言子罵賊是自表也方平泣愬曰誠然吾得大罪於母四本以貧故急升斗祿爾乃浮江絺湖上一綫之峽遭狂賊僭亂震動倉猝留無計去無從是不擇便近地危其親罪一也曦盜蜀無假南士不亟東下益西寄孥議使者坐縱□罵曦激士大夫心爲賊囚守雖曦自斃蜀復定而母以憂憤終是不量官守高卑於親何益罪二也曦死用之方增賦佐諸費吾數語有位治叛國當明逆順今籍陰通賊十數大家貲數千萬何不給而重斂疲民皆張目縮舌不敢應吾因大怒卒絕印紙不可納考功是不度事難易妄發毋已無益毛氏之祭由是闕爲罪三也既失仕耕廬山追憶吾母若風清冬日煖或牽軬車婦扶前孫挽後山巔可休水深可息今不及游矣封一簣魁剝一豆莢妻子皆得飽吾母不及享矣古人以代耕之祿不及爲親恨吾以代祿之耕不及爲親悲罪四也夫忠不獲其上謗讟於下孝不全其親罪積於身故揭書之使過而讀者無不彰也雨漬風裂石苟未漫而吾罪猶

未已也所以戒天下爲人子者焉余謂君前事許未至昭朐碎首雖然亦烈丈夫矣而其辭約其義隱如此是可表也

母杜氏墓誌

夫人姓杜氏父某祖某温州瑞安縣人也杜氏世爲縣吏外王父不願爲吏也去之居田間有耕漁之樂其後業衰而夫人生十餘年則能當其門戶勞辱之事矣孝敬仁善異於他女子始葉氏自處州龍泉徙於瑞安貧匱三世矣當此時夫人歸葉氏也夫人既歸而歲大水飄沒數百里室廬什器偕盡自是連困厄無常居隨僦輒遷凡遷二十一所所至或出門無行路或棟宇不完夫人居之未嘗變色曰此吾所以從其夫也於是家君聚數童子以自給多不繼夫人無生事可治然猶營理其微細者至乃拾滯麻

遺紵緝之僅成端匹人或笑夫人之如此夫人曰此吾職也不可廢其所不得爲者命也窮居如是二十餘年皆人耳目所未嘗見聞者至如因風所動之婦人不足道也親戚共勸夫人曰是不可忍矣何不改業由他道衣食幸易致夫人曰然不可以羞吾舅姑之世也夫人嘗戒適等曰吾無師以教汝也汝善爲之無累我也又曰廢興成敗天也若義不能立徒以積困之故受憐於人此人爲之繆耳汝勉之義不可失也故雖其窮如此而猶得保爲士人之家者由夫人見之之明而所守者篤也乾道八年夫人生之四十七年也始得疾甚異上滿下虛每作驚眩輒死某等不知所爲但相聚環旁泣耳夫人少定曰汝勿恐吾未死也又曰吾疾非旦暮愈也而汝所謀以養者在千里之外汝去矣徒守我亡益也閒獨歎曰吾雖忍死無以見門戶之成立矣淳熙五年春夫人臥疾七年矣一日忽自能行履洗面櫛目甚而無苦如平人者親戚子姪交相慶而某亦偶得進士第以歸人皆謂夫人及見某之有成而疾瘳其可以償疇昔之不遇而爲某喜者以爲昔者致養而不足今庶幾可以祿仕養也居六月疾復作不可救閏月二十三日竟卒天乎痛哉是所以照臨諸孤之不孝而使之終無以自贖者也某年某月某日家君以夫人之喪葬於某縣某鄉某山子四人逮適過還幼養潘氏女一人許嫁矣先葬某號泣而請於家君曰極天下之物以爲養而不足以言報者人之私也極庶人之勤瘁以終其身而不及於一日之樂以致其養者夫人之爲親也夫人之德可以爲婦可以爲母而無其家業德不克施天地不可怨夫人不得壽而抱沈疾以死使幸而有可以施其德之勢而卒不克遂也若此者皆某之不孝且不肖也倘何言哉今啟殯居以從幽兆則萬事殞裂而終已於此矣惟夫人之志所嘗以訓飭其孤而他日庶幾奉以不忝者猶有天下之名義而已以某之不孝酷罰不爲神物所祐則恐不能終喪而從夫人以死幸而免於死而氣力窶弱不足以服行遺訓又恐以終無自見於世也使其幸而免於死不死而人子之義能終有以自見然後夫人之志明而可以乞銘於世之君子以誦其哀矣顧今未有述也家君曰然其以命汝用敢畧序始末揭名於墓隅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行狀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崇國趙公行狀

公姓趙氏諱不息字仁仲太宗皇帝六世孫曾祖宗暉判大宗正事嗣濮王濮之嗣王由王始追封懷王謚曰榮穆祖南康郡王仲損追王于沂謚恭憲父士閫為集慶軍節度使公以宣和四年天寧節賜名授保義郎監嶽廟在西京者一潭州者一皆食其祿次遷至從義郎中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當超兩秩請以益其母封法止令人高宗嘉之封曹氏咸寧郡夫人易左宣義郎婺州金華縣丞初青城之難集慶從焉公生七年祖母李夫人母齊國曹夫人更負公逃兵間公嘗思慕涕泣曰不當滅賊見吾父耶聞者壯而哀之十四歲喪李夫人執三年喪如成人禮轉徙浙東閩之建上與其賢士游求書手自寫讀晝夜學不去曹夫人聞止公曰汝有官矣勤甚將自苦公謝曰君父未報非敢志富貴也夫人以是奇公故未及第前不仕州縣金華知縣懦不事公為決其邑事不使郡守以為合過豪姓何汝翼挾持其縣前後邑官莫敢較汝翼謂公可習慢也以事至則傲抗無禮公械治之請於郡編置他州虜亮畔盟有聞公逆遣吏別市軍須物人初疑之既而上司果配買諸縣獨金華得不擾通判永州永民輸米斛面殆過正稅公誠言于守減其數湖南患役兵嘩呪諸郡擇便利去來輒易姓名應募有刺其眉以別之者卒傳相怨而永守亦欲效之卒幾變矣公力止之得免始公應舉赴集必侍齊國以行未嘗違溫凊時靖州守貳交劾盛夏制獄數百人其親戚皆哭送就逮安撫使命公治之公不敢辭遂與齊國俱至視其牘曰此守倅不足爾平人無罪也躬撫囚視飲食之衎藥必避日之東西不十日獄成被罪則數人重者杖而已靖人德公與夫人繪其像事之謂公慈悲夫人勸善云劉珙預政事薦知公欲用為寺監丞公辭曰母老矣家且貧所急者見次爾劉公歎息之得知開州開在巴東窮陋處公罷橫斂去苛政以修學與孝勸之民稍知義郡鹽井曰溫湯先是長吏必以所親吏監之相為利民夏租之半州以天中節銀絹抑配於民民甚苦之公始公能不用民以寬省嗇公費至之年代民秋輸明年又代用庫錢除其配夔州歲寄糴（和糴軍糧）使民中米易以鹽吏為姦而鹽不可得公始罷鹽糴旁郡開人請公刻於石曰異時有復科者將捃石以愬也在開三年民絕鬬毆夜不閉戶治唐韋處厚盛山十二景復其故諸司薦之以為如古循吏除夔州路轉運判官開人數千遏城門不得行公使諭之曰今猶在本州惠利可及汝也人皆哭曰何若只在我州開人至今思公夔州在蜀四路尤窮公既奉使訪其所疾苦僚吏皆曰夔路銀兩估六千恭涪忠萬夔最凋郡也今以銀絹上供則五州之困久矣公以大寧鹽者夔路財貨之所出也吏不得人私販鹵折且部使者以親舊攝官而佐以轉運司吏故利不專於上而因緣侵刻公首斥去悉委大寧監而課其最負未幾告羨鹽多無所泄公喜曰吾事就矣迺出錢市羨鹽數十萬斤視恭涪以上米賤而鹽貴大寧數倍使貨之得米三萬餘斛時湖北大饑以米至荊南民歌舞于道易銀而歸遂代五郡上供銀一萬五千七百兩絹一萬二千二百匹總緡錢十五萬餘移成

都路轉運判官西方饑甚公不俟裝行歲暮抵瀘南瀘南多穀公曰使吾視事然後告糴則歲已暮而民饑死矣即日借瀘南五萬緡選迎吏留瀘州江安南溪等爲糴旣入境號其部曰米至矣閉糴者爭自糶價幾減半永康軍都江堰者彭漢永康成都蜀郡之田所資以溉也受水之都孟春會灌口神李冰祠下籠石蛇擱江爲巨堰吏盜儲而堰不足以待水之暴乾道壬辰夏秋大水堰壞下田漲上田涸歲之所以饑也公徑趨永康築堰繩去歲獎吏坐之然後分三等民業耕者田主借貸之游手求作上戶糴米賑之老幼疾患官爲粥飯養之雙流米氏客糴邑民聚而發其廪公罪米氏籍其米蹤盜米者十餘人他富家饑民皆震恐不敢違虞丞相允文別田在二江亦盡其藏以賑公號令懇惻嚴信州縣推心奉承民皆實被惠存活數百

餘萬人乾道九年黎州青羌奴兒結反知州宇文紹直遣推官黎商老禦之未戰潰商老等死制置使急調兵千餘人戍沈黎屬公倆故富人出糧而下戶以力致于邊公曰蜀饑未能自贍不可擾也以自糴餘米發嘉眉邛蜀兵運入沈黎衙益部不知奴兒結者吐蕃小聚落也不滿數百以盜馬爲業一日盜資簇良馬十一疋驚於官寺將不與直故叛黎推官旣死制置使使權黎州王昉賂奴兒結與之盟公不可曰若大族何使不聽卒盟之是歲召使還公攝事三日吐蕃脅首夢東蠻列數千人越大渡河破漢源鎮入漢地二百七十里沈黎大驚成都亦恐成都月一與府官兵將飲設于大慈寺是日公月設如故其夜召部將郭虎臣張孜揖張師夏宿霸以飛山軍強弩一千益以邛雅禁兵千餘夜赴沈黎戒曰堅守城勿出擊又以便宜召

宣撫司屯駐綿州兵五百人戍邛州爲之援密檄諸蕃部與之約曰生獲一吐蕃者賞十縑殺獲者賞二縑於是邛部川首領崖儀會黎州土丁諸蕃部落大敗吐蕃於漢源以夢東蠻列之首來獻盡滅其族自始寇至滅十六日時熟戶蕃嘉州虛恨蠻亦來寇邊公曰此不足治也取吐蕃首數十標境上一夕悉遁去公始令黎州甄邊家出一丁免其租賦分戍諸堡後使者壞其法且輕將大軍入蠻地皆陷矣言者妄指公賑濟時事坐罷去蜀人泣送自成都至夔流道塞不可行尋差主管台州崇道觀除成都路提刑以齊國辭不行除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未行授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權知大宗正事進明州觀察使高宗壽八十進昭慶軍承宣使皆知大宗正事吏白承受奏請舊例用中貴人公曰有司不存乎承受何爲罷之有內

管貴震中外他日請見公至再公辭以出矣不復見虜李佾元顏烈來聘公副中書舍人施師點館客虜資從見館使使副故與之揖館使賓從見虜使虜使副不爲禮至是虜三節人見公公受其揖不疑王淮因宴射伴射者及虜使副射不中公一發連三中的上下懽動虜益畏服時旣罷宗室祠廟添差亦十存二三公三奏疏力請得稍寬始置自訟齋請賜書使宗室有過者讀焉奏修宮學添弟子員又欲給其食視太學校定法事未能盡從而宮學亦頗自立矣公以文行訓勉宗室先教養後法戒爲其秀傑者數十人多至通顯所論天下事尤多其歲大旱一日進九劄子勸上求直言通下情上即施行之退而焚其槀布衣上書狂易抵罪公言太上皇帝不罪言者條奏數事曰此當書之於御座之右上爲悚然興可之上旣喜公言切詔

通進司凡公實封文字其亟進入公自爲小官有關見或實封上或貽大臣書或面對及宴語汎論其乞四川復置宣撫司援唐以蘭陵公主閣賞諫者請賞諫臺諫不當因言事遷他官請許其補外王抃不宜揀選諸路軍馬王友直不可爲殿前副都指揮使皆人所難疏藳百餘篇多者至萬餘言或從或否而上知其忠親信之宴禁中前爲壽上命公滿酌飲之酹謂皇太子及嗣濮王等曰此賢宗室也一日坐待漏院有給使數人白同班曰英國公借打毬馬公正色曰上唯一太子太子唯一皇孫萬一馬驚失墜雖斬汝輩無益也左右皆驚同班者遂不敢假常曰人患不知爾知之不能行是無勇也故公晚節尤自著見賜第西百官宅屋宇卑樸廳事甚隘出入無呵導人不識何官或攝弊衣迎客客亦不知爲公也入蜀時乘一舟及罷歸

盡室五十口亦乘一舟至江陵市蜀物贄親舊至澧陽官供帳一挂絲使吏持歸吏以重不肯公曰吾未嘗判銷破狀也趣持歸平生所敬重者朱熹張栻嘗請賜張公謚且乞用朱公云某與公相見晚不前知其出處因謁公再三自始至末無一語爲無益以是敬公今觀公行事是其合矣公淳熙十四年七月三十日薨于位年六十七先告疾也請罷戶部不候歲終先行比較指揮請無遣郎官往汀州行經界法竟終口授其奏言旱災民困蝗蟲有毒狼子野心蓋指時事所急也初公自朝奉大夫授右監門衛大將軍至是官承宣使封天水郡侯食邑戶至千二百詔贈開府儀同三司封崇國公以是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臨安府餘杭縣同化鄉裏山宋宜之原娶鄭氏太常少卿之女封永國夫人子男四人善臨朝奉郎新權發遣池州軍州事善昉承務郎特添差馬軍行司主管機宜文字善下宣教郎兩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善詠忠訓郎新添差淮西安撫司準備將領女一人適王一夔成忠郎新高郵軍兵馬監押孫男八人汝談修職郎廣德軍軍學教授汝讜汝訓國子進士汝諧汝詁汝訴二人未名孫女六人長適進士潘自牧餘未行曾孫一人崇豫公所著論語解一編他文未次第永州時爲宋中興聖德頌刻諸崖石楚蜀間傳之奉議郎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葉口狀

通直郎致仕總幹黃公行狀

紹熙五年秋七月庚午黃子由自嘉王府直講爲起居郎兼權給事中踰月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時國有大喪內禪甫定諸處分尚多草創人心憂恐天子思盡下情博謀羣臣於三宮僚尤委信或一日再宣對子由素負直節激發

敢言事事有未便常爭論上每爲順聽一時甚賴之知子由者不以遭遇萬一遽至顯用爲子由之身榮而以子由能竭誠不阿補益上初政爲國家喜之也冬十月庚寅子由以父喪去職於是知之者又皆痛惜以爲天不且假其父之年而令於此時得疾死何耶知子由之父者則又曰不然是翁齊立爽苦爲鄉先生天質疏宕不避就向背數子必自達於義晚而後得仕仕不盡其能而死是可痛惜也焉得但以子由一時去職爲重而痛惜之哉明年子由使其弟用來曰將以慶元二年三月某日葬吾父於吳縣至德鄉觀音山天乎往而不復反也圖以永先人之存詔無窮之哀宜莫如有以述也惟荒哀迷塞不能次第其辭而以屬於予也若何而可余念去歲臨於重華且哺輒與子由同待事殿門外一日子由出家信數通徧視諸大夫

雪涕曰吾翁官建鄴疾病矣而易月之練方畢家事義不茲奈何卒相聞之予告往省上時猶在嘉邸大書成齋二字令以賜翁成齋者翁爲鄉先生授弟子經時所名也至則翁疾亟愈遂奉以來行在及予由入見上先問翁動息曰總幹已無事耶已安樂耶予由頓首謝歸道上語翁歎曰上不遺巖棲谷隱姓名淪滅其常也今以蓬門被雲漢之章野人致天帝之問吾爲賴寵乎故自予由驟用時適多事而翁誨之曰惟苦言可以報國爾親爲視表章或具草使上之予由固喜忠義然觀翁意雖有可以回曲保榮利亦不顧其予爲之也然則知之者所以惜予由之去而哀翁之死不虛矣翁死上遣中使王德謙賻舉朝皆弔哭喪還過於途哭於郊弔於家者相屬也且翁父子旣逢時貴重而其生死之際又爲時所痛惜如此今予由欲永先

人之存詔無窮之哀是則述之大者已以首於狀可也君諱雲字鼎瑞吳郡人世農家未有仕者君幼自知學年十二三已能授童子書旣冠入太學文義益通達吳中大書會稀少至君學蚤成後生慕從常百餘人勤苦誘掖一變日耳之習其薦第有名多君門下他師不敢望也考官戲曰吾爲黃先生取士徧嘗徹舊宅將新之夜半鄰近驚曰火且作視之則有光發其檻下或以告君君臥自若曰有是乎告者益衆曰火且作三矣君徐起視曰吾及兒子幸爲儒他日以是試之可也未幾予由以對策言直得賜第一人及第君所對尤切亦欲以冠特奏者有不喜曰少黜矣猶寘高等時淳熙八年也調永州祁陽縣主簿簡易廉直民愛敬之辭監建康酒庫人謂君酒碎務何得自屈君曰吾豈以儒者薄是官投閒坐罏下治之逾謹諸司更薦

君一一俛受至當改官乃自言老病不願遂以通直郎致仕卒年六十四娶李氏有婦道窮約中能助君爲善再娶劉氏並贈孺人三子予由長也名由爲朝散大夫試中書舍人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次甲進士次用免解進士女歸迪功郎台州天台縣主簿趙汝泌君坦蕩不爲限級遇人無新舊樽酒譚謔財物到手與親友共費質丁田供粥糜而已而有至性四歲喪母鞠於莫氏其考復聘孫氏從而室諸有弟曰茂君日自莫氏往來竊其父母退而撫茂夙而不懈也孫氏又死君迎父育弟已之服具使茂擇取半焉茂又不進君復空舍納之衣食居處無間也劉氏故適士人夫死久尚未殯姑老二女幼乃改事君君爲葬死者養老者經營其女各有歸焉有文二十卷詞詠從容每指其心而言曰是方寸地豈可忽耶慶元元年九月□

日朝請郎試太府卿淮東軍馬錢糧葉□狀

宋故中散大夫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張公行狀

公姓張氏諱季樗字延卿溫州府永嘉人幼入太學用忠簡公恩試吏部第一監臨安府糧料院遷勑令所刪定官司農寺丞兼權倉部郎官換工部皇子鎮明州選爲司馬上面諭曰卿輔魏王當如端明教朕也公拜謝會有異議者徙知潮州潮沐韓文公遺化俗矜厲自喜公倣古以便今用刑甚簡崇雅黜陋士民愛服提刑行部貴倨甚候迎累日不至公賦詩稱達地井蛙尊以譏之提刑怒深文劾公公引詩自辨上笑曰守臣不應罵監司耶竟罷起知南劍猶坐前設不行知沅州猺人屢入城邑關通博買無忌至濫惡抵貨而昵賕贓劫之禍移於平民謂之準把公按舊法重禁越界來往者有至市則令都巡防監視訖事各

選劉彝袁止公言都巡防與猺相持最苦請三歲一補官以責盡力土城纔四里高十二尺如女垣爾且用板屋風漂雨淋非所謂設險也請甃磚石備樓櫓以期永久又特起貢院數延後進爲言科甲可喜而向於學者滋多矣於是自總領門下皆爲公宜留本朝公自以離鄉將二十年故人無在者力請外得光州自光西南行漸遠淮流而就岡阜其樹林巖石幽茂深阻恍惚隔塵世山如繡屏晝卷數里一合水細綠隨山方折流轉大聲出雷霆細聲中琴瑟蓋江南名山水不能及而土人以爲梅林沙窩存者老幼處也公上言異日欲遷郡沙窩久矣決遷之易守禦便儲積人心既固可以牽制可以進攻此五利也請以城壁事付臣既而與商廷昌兩易濠州濠人占地無頃畝之限爲後至冒耕不較也暨田成而爭訟林起州縣往往有所左右公獨中分之宵私厭服以公斷爲法初公至郡諜報虜主祈太清宮且窺邊州人大恐定遠縣逃奔幾盡公不爲動但遣承局趣取子舍還近安之亡者復還就知和州公之在光濠朝旨建廣儲倉他郡徒改椿積立號名惟公置敖貯米如令軍校死必募善弓馬事藝補之先有司馬公祠雜草爲庭除歲時率官屬拜其下其能實事不具文而名義兼舉多此類至和首博三河復胡防故跡剗車蒺藜火藥傳鍼右轂左焉唄地望塵廢關道隘之要無不預講然時論既將遠討而疑公爲平世守邊者故秩公以沖佑觀使自請而去公亦倦游不復求仕凡續祿再三焉嘉泰四年閏二月二十二日平旦盥洗索常食食既視瞻炯然家人扶呼曰起疾矣其日卒年七十八自文林郎積官中散大夫開國永嘉縣男九月二十四日葬瑞鹿西岡夫

人潘氏封令人男五人曰燧通直郎福建舶司幹官先卒曰熠儒林郎新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糴場曰炳從事郎甌寧縣丞曰爟迪功郎常州州學教授曰燁承奉郎女二人其壻曰宣教郎新建德知縣潘檜迪功郎泉州錄參葉春孫男曰坦將仕郎曰均曰垻曰墉方以公致仕官之曰壎曰堧曰圯登仕郎曰墳曰堪曰圻曰塏曰埈曰坡曰增曰塡曰坱孫女嫁承務郎木溶次許嫁將仕郎鮑嶅次許嫁進士周保之餘幼也公志慮精密前後謀議數十上事小大皆有成畫深而不迂切而易從吉州縣受納盤量常欲令歲出剩多去歲商稅增額必以一年最高比較彼安從得皆出於民耳又言民納錢免役而役不得免今姑令見役保正長免當界役錢可也此可謂知憂民矣又請內外官奏對須指陳急務不許泛引閑慢人以言者寧複言之期於必行而已此周知治體之論也至言陛下無恃江爲險必守淮而後能守江修城增戍所以守淮也或曰增戍雖在錢糧移江諸淮爾何難且州郡不敢合教甚無謂虜今日打獵明日巡綽率用千餘騎豈慮驚動我耶此又非論異於人者也始忠簡拒秦丞相斥之晚翊孝宗終不肯取執政公耳目陶染故雖列省寺無顧戀意連擠於外視後出捷起騰上無恨望心惟以家門素業爲事二子既登第誨諸孫尤切書室縱橫與同臥起休沐不使踰戶限余每從公見其動止有常節得言語之味樂而無荒未嘗不敬下風也嘉定四年九月

謚議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崇國趙公謚宣簡議

議曰某旣狀公之行上之太常而承乏博士當以諡配行其可不信夫高爵重位不爲富貴沈溺而能退遜以保其節文雅以發其名此宗室公族之所謂賢也公遭時多故特眇然童子周旋四方而感勵問學居窮守獨之操甚於寒鄉賤士救民之疾苦如飢渴行惠利之政如嗜慾應猝制變敏而有功强梗在前不避也自爲小官以至留務論事不絕進見上前意質而辭詳其所不隱不知禍福之可擇也且死猶奏諫疏者三焉望其容莊聽其言必有當於理義察其行已可謂能以禮始終者矣凡此皆載於狀不誣然則公之賢非宗室公族之所謂賢也謹按諡法善問周達曰宣壹德不懈曰簡宜諡曰宣簡謹議

故贈右諫議大夫龔公諡節肅議

議曰陳瓘鄒浩任伯雨及公皆宜不應諡天子特賜之諡追傷禍變艱難之所致褒勸仗節敢言之臣所以示爲百僚法也竊因明詔考見當時之故蓋元符之末建中靖國之初旣昭雪流人生死蒙澤天下望蓋復元祐政事而臣姦已敗者猶假愛不自退方稔者日睥睨而爲謀公與同時諫官御史臨其邪慝所在連奏累疏迎鋒摧擊時之盛衰視其官治之廢興由其身志淸士道奪回正路可謂壯哉夫君子之所以貴乎天下者以其念治之必異於人也推念治之心而遂之方讒人倚熾邪正未分如癰疽隱起於其身不決潰之不止而或者乃以爲不可力爭以激其勢斯患失而不知義者之論也世言公羈置化州徒步赴貶持扇乞錢以爲資嗟乎公能不自悔矣歸姦臣過公之酷如此又豈足爲公戚哉謹按諡法能自持守曰節剛德克就曰肅諡公曰節肅宜無愧謹議

黃端明諡簡肅議

治身之義事君之節二者君子之極行也於治身也能謹其小於事君也能識其大而君子之行不遠矣昔之治其身者或忽於言動之細微而曰我能爲其大者而已及其所以事君則又或不能爲其大而姑欲累小善以自免焉此德之所以不立而人之所以不成也故兵部尚書端明殿學士黃公之狀言公儼然莊重坐立有常處不傾側跛倚語默有常節不戲言苟笑人以爲拘繫而不能頃刻安者公獨泰然以終其身雖在燕私未嘗須臾變也及再得謝年七十餘矣益謹敬不頹惰後生來見者禮對如大賓教語必以孝弟忠信至其薨也蓋八十有五而所以自持其躬者如一日其仕當秦檜死後賀虜生辰還言虜必徙居汴以迫我宜早自討時前使還者不敢言宰相怒公公

不爲動自是三四年每進見未嘗不論邊事虜果以欽宗來訃出不遜語公獨請即發喪決用兵策使使臣督諸軍及賊在江旁朝臣爭挈家逃匿公家人亦且葬請公曰天子在是若等安適耶比虜退家在城中者公與陳丞相康伯而已虜後請修好且責臣禮與新得四郡或謂實利不可干虛名不足惜也公獨曰土疆一彼一此耳名定百世不易也議者非是王之望約和公又論之天申節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公言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欽宗實未葬樂不當作也爭之力事得寢范成大使虜祈請山陵公又言置欽宗梓宮而不問無以慰人心且使夷狄窺我矣公之立朝始末議論如此夫俊豪跌宕脫略於繩檢之外者豈非其自喜以爲偉人名士之所爲哉其循守卑論棄忘大倫與夫臨大計當大事不敢堅決有退後

之懦無率先之勇而以他小善自營者倘多有之然則公之於治身也可謂能謹其小而於事君也可謂能識其大矣狀又言公爲晉安教授時不與內知龍大淵坐爲國子司業時不奏武成王廟芟草宰相率達官書佛經刻六和塔公謝不能其孝友篤至夫婦相敬如賓與人交恭而[illegible]淡而久收死卹孤賑貧繼絕蓋公既已識事君之大節則雖其小者宜不失乎斥然之守而於治身之謹誠細微無不盡焉則推而達之固所以合乎人倫之大義也豈非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而非偶然幸致者乎謹按謚法壹德不解曰簡執心決斷曰肅公之治身謹言動無毫艾率以恭斯壹德不懈矣公之事君排和議無難易必以勇斯執心決斷矣請謚曰簡肅於易公名爲宜謹議

李丞相綱謚忠定議

議曰公自起居郎極論都城水災斥爲監當而抗直之聲震於天下矣及斡離不來寇在廷茫然將從乘輿以出獨公請與執政辨詰遂奪其議力守京師虜以退卻然其留割三鎮詔書擊女真之歸而募兵以防其再至皆爲同列所排不果用也高宗中興首命公自輔於是張邦昌以僭逆誅矣先事河北河求錄堅守者建遣張所傅亮往援接之乞幸襄鄧以係人心而無走東南使周望傅雱通問二聖而無遽和約時中原尚未潰也公方除京畿亂政漸復祖宗舊法奏請施行數十事多中機要使稍得歲年之須則兩河不遂陷而虜不敢復鼓行入內地矣而讐恥因可報也不幸又七十五日而罷去迄其後常疎外坎壈雖僅免顛沛而曾不少得其意焉自是禍難百出而南北竟以分裂此爲國家惜者所以哀公之心而深悲其相之不終

士至有未嘗識公面而坐論救公以死彼豈有所顧望附託而然哉蓋公之賢自當時市井負販莫不喜爲之道說然而謗公者亦衆矣其尤甚者罪公特以計取顯位而已京師之禍公實使之嗚呼當是之時所謂謀國者豈有他道哉避去而乞和讐賊虜而卑中國爾以避走乞和讐賊虜卑中國之人而議公之得失故其自許爲謀詳慮密而謂公爲畧而疎自以爲鎮重能消弭而謂公爲輕銳而喜事其恬視君父之仇畏死特祿甘爲世所賤侮而以公之能尊君以身徇國爲人望所屬者謂爲朋黨要結以自營故主和者非致寇而守京師者爲失策矣則公之負謗於時固亦其理之所宜得也何足惜哉顧獨有可恨者夫是非毀譽之相蒙布必至於久而後論定是從古以然者也公之歿五十載矣世之論公者卒亦未有以大異於前日

也何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考公之行事而深察其志使要其功烈之所成就則豈有媿於孔子之所稱者哉悲夫謹按謚法慮國忘家曰忠安民大慮曰定請以忠定爲公謚謹議

銘

毋自欺室銘

禮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大學之道自誠其意始意者心之發也黃巖林氏兄弟以名其室余推衍其義而銘之銘曰

有聞善之意而疑己以不明自欺也有爲高之心而畏己以不能自欺也寓安於俗而不徇乎道自欺也求合於外而中莫之考自欺也其道甚大萬物咸取聖賢之功我則與有如操斧斤以入山林隨其所欲榱題棟楹蔚然千章

被冒洞谷愛貴能致投斧太息言旣出之行旣貫之久且不倦我則非之雞鳴必旦鶴鳴必兩其象則然孰敢余侮婦人之貞抱節空閨守妄求眞能誠惟欺咨爾弟昆敬事一心無咎無訾上帝居歆

存齋銘

蔣少韓名其燕息之齋曰存請余銘未暇也又揭於弋陽之便坐乃銘曰

孟存以心易存以性其入道義其出愛敬此眞存耶衆善所門如彼聚粟常足倉囷性因物迷心與事往必謹司之勿抑勿放勿趣有爲勿墮空寂是固無存孰妄爲得壯矣弋陽觀竹青蒼厥壤甚夷水廣山長上迫征求下憐愁苦依其永存以作民怙

睦山堂銘

周茂良居睦源家旁一里山拱水揖自成而勢望神洞白雲遠近顯隱作屋聚書草木修列余名曰睦山堂用其所嘗問學者爲銘

埴柔順悌之名有襲昆仍之久貴仁以合其族踏文以光其後爲堂之功始基而愈厚也學有本統昭然垂憲未知之也役思研慮涉問辨知而卒無益旣知之也博論廣類極治盡末而終不倦強其志不弱其質明於義不疑於善聖言在前待進而驗成材在習力熟則變難徙悟之寡淺無單傳之奇詭故始終俱有考窮達皆可願也有簡婉婉有竹雅雅睦山之下尙破來者

省齋銘

義烏姚獻可爲其友周愨求銘省齋凡五年始克銘之

昔者曾子一日三省今子五載以省爲請子悟何晚我言已遲相彼四體惻焉必知旣有念慮胡爲昏迷苟非忠信奚以學爲窾箠洪鐘有待而發綿綿增陰見此日月勿安陋習勿隨俚說區區利心拗自溺沒專己忘人入道幾絕推己盡人己則參闕斧柯可用毫釐可別咨爾周生念念勿越

師立齋銘

臨邛魏華甫自校書郎出守漢嘉於是生二十九年矣榜其齋曰師立而請爲銘

人之睎聖資蓋雖夷亦或僅有而患失時我材甚□我年孔當捨彼售輸鮮爲物降命以義知心非外假至於不踰夫孰禦者雖則云然有言于茲是二非一必也貫之曾參之忠端木之恕浩乎兩間何變何懼旣見其易復思其難一簣苟止無以爲山卓哉淵微大矣文獻□□式昭亹亹勿倦

陳德中老勤堂銘

老之將至夫子不知老之旣至齋以伐齊血氣役身萬世同過方壯雖剛將老輒惰懷我良朋天與至者未壯已修旣老能勤勤於好學惕若不足往監歷歷可慕可愕勤於爲善濟乎有餘外利紛紛愈遠愈疎如玉比德本性不易琢成圭璧義理孔獲其堂始新草木華滋匪老爾佚惟勤爾思

松阡雙蓮銘

物之並榮示美於同競哉程氏千指合宮其飲同壺其飯同盂其衣複單楎桁不殊自其高曾以及後裔一本同生疎戚曷計有蔚松阡菡萏聯祥一二未已十百相將水有滿虛蓮有落開永同弗乖祉福大來

鏡銘

不律不呂非陽非陰破幽出昏以大爲音悲衲含生如夢自沈各隨所間復其本心

青詞

代宋彥達青詞

上穹垂覆厥有明威下人何知獨私恩造雖積罪以致禍猶積哀而自新伏念臣少頗精修老益祗畏敢爲獨行庶幾引年頗遭痾疾加之衝冒殃侵臂膝不利詘伸悼沈痺之苟留豈哀殘而逢此顧虔陰譴有暴天行從仕乖政刑之中治心失喜怒之節況方勤於朴斲嘗罔筮於日時有一於茲足戕和氣恭以中天之運總制萬靈樞極之功慈救羣品是憑方士修設真儀冀俯應於微誠盡蠲除於宿負惟衆星之南極照耀爲祥及太陽之北旋揮攘何害誓堅晚節以答鴻私

同前

請命獲全已忝生前之安泰負心未報謂逃死後之愆尤敢再辭於微衷以不孝於往願伏念臣先臣某及中年而抱疾幾與死以爲鄰救療已窮祈求無術賴上蒼之降鑒活餘年於將顛自知延瞬息之微生何以答鴻龐之厚施而氣力索於自累日月廢於因循未吐悃誠已分存沒重哀既往之魂更負忘恩之責皆不孝之所招爲無窮之大禍過如可贖何私禱冒之心罪或許移願致遺孤之罰

同前

釁深喪考莫伸冤痛之情罪往呼天徒負遲留之恨收哭踊以自迴端忱誠而上通伏念臣叨竊秉彝覆燾嚴訓冀粗供其子職庶少效於天年夫何朝露之先忽作黃泉之隔昊穹降罰由孝行之虧違厚地難容顧形骸之隕墜神靈何往追慕疇依又念當痛革之餘無以見心祈之切恭陳醮謝具準科文排歷九關艱難薦宛推此內哀之瀆敢干清禁之嚴庶幾昭格以不遺悲傷而救賜則哀矜之慈無施於亡考而几筵之奉期冀於生時

代子設醮青詞

身嬰降罰已無可贖之愆敘許追亡尚有自拔之路伏念臣母令人高氏蚤懷微志備受多艱經營甚勞細大可考竟不酬償於晚節胡爲殞落於中年遺骨尚存先靈何往恍尋求而莫見冀彷彿以能通儻舊宇安棲乞長爲孤露之託如煩冤上訴幸曲垂矜度之私俾獲依憑奚間存沒

大祥設醮青詞

臣等精斬有限哀慕無窮

母亡子在徒想音容視孝服慈豈迷影響伏念臣妣令人高氏不登中壽輕捨幼孤速甚須臾宛已二年之隔索於罔象曾無一日之還敢上覬於超升乞下招其離散獲留家宇長奉晨昏詔許降哀便肉既枯之骨恩垂復性益歆末泯之魂

謝恩青詞

失母之酷不知所求籲天之哀自期必獲伏念臣妣令人高氏幻身雖謝靈識故存素深兒子之慈豈無感格疑有鬼神之祟致限幽冥幸賜大恩俾通宿命乘化橋而來下指故室以言歸悲淚交橫何啻再三之瀆烝嘗罔替豈勝如在之情

疏文

代子水陸疏文

親慈永已奚比於人歲行不居重逢是日先妣令人高氏

本能卓觀夙謝塵緣雖將盡以無餘未曾悵戀宜一眞之常照豈限去來而某等慕往徒深現前何有慈陳梵設虔扣覺乘肅延衆天普施牟品猶滿覆載兩蓋古今使姚高氏快樂逍遙莫非淨土哀憐擁護不離當家作母子之正依無死生之異路某等不勝攀號顛越之至

修湖神廟疏文

衞公精爽可畏范侯夢寐猶通德蔭所專威靈甚廣積有傾扶之陋未加脩葺之虔百賈會同衆心齊勸矣兀山林之上丹漆既新宴安江海之間風波不聳

建卧龍潭疏文

距城一舍有龍二潭千年顯靈四邑祈禱隨請輒應多稼常豐今將鳩築新祠然且不勝重費尺椽片瓦雖知舉事之難粒米錙金盡報已施之澤佇成大厦永庇樂郊

修路疏

出門無礙方是通衢著腳不牢未爲坦道睠玆浦口實係要塗倘除甃砌之功難免顛隮之患欲向這裏做些方便須是馱家發大慈悲捐糜傾囊眼界中裝見生功德般沙運石腳根下作穩實工夫指日而成長劫不壞南來北往何憂帶水拖泥朝去暮來不到撞頭磕腦

修甘泉井

定裏有開古禪之迹尙在邑前不改西山之味尤甘一勺匪多萬家俱汲豈以洌寒之食忽貽敝漏之羞衆力所趨甃工誦戒既平無咎勿幕大成

蘄州謁先聖文

蒞其任而懼其道專其學而雜其施此爲政者所以謬於古而違於今也某知難而已力則不逮然不敢不勉

祭諸廟文

政刑予奪雖曰吏治災祥豐歉豈伊人爲思盡此心庶幾昭答

祈晴文

始部使者下屬郡祈晴而蘄自十三日大雨之後膏潤相接穀之未刈者殆欲芽矣將以十九日有謁祠下執事宿戒陰雲忽開象緯清明原隰斸劉䆉穲粲穗槩平釜鍾囷倉不空歲事良畢夫緩於趣急者神之德怨於失時者民之情待請而從人道所尙先禱而應吏懼不堪益求其衷以稱嘉貺

祈雪文

清紹之交大雪爛漫平地果尺而人以過寒爲患今冬溫暖已甚務有不穿之裘雖臘將至而近郊未見白焉民又以疫癘告矣撲血氣之和以求時令之正此神之休而吏之責也翕合凍凝飄舞積聚在瞬息之間爾敢再拜以蘄

謝雪文

當庚寅之上浣黎晴光其朝晰步堂皇以風瞻漸垂雲之晡起皺已下兮還止陰已交而似霽越庚寅之三日繽紛日而並萃高若峩兮特映遠蒼茫兮平施抽寒疾之關鑰洗麥苗之昏穢徧國人而相語何肸蠁兮斯異事有時而適合物或疑於偶値惟應節而不濫尤神靈之可貴念欲報之靡足篤以詞而未既

總司祭先聖文

古今之官不同而所謂總領軍馬錢糧者其事任固亦非今之所當忽也使某萬一不至於不勝其任是亦先聖之所以教矣

諸廟文

某被使兵食寄地丹陽惟神獸相此邦敢不敬告

祠山禱雨文

三日爲霖旱氣始消前日雖雨曾不崇朝未插之秧十尚三四頹然塊中插者行死湫潭十餘騎迎導拜紛紜一春其力甚憊凡此諸龍豈無威神祈雨輒止莫知其因位尊責重惟王是相大足大通非王孰有困一以斂苗蔚以青河滿舊痕船高槳輕我昔建康王答如響今將誰依顧我勿爽

祠山謝雨文

迺五月乙酉雨晝夜不止百泉交趨千谿並至或耘其前畋長以謹或播其後笑而忘號擒牲挈壺敬謝明德伊苗有梓誰像之穉

送龍水還潭文

比者乞水歸自潭下澤未隨應衆竊遲之迺初七之夕大雨驟至始於西方吹臺有尖霧氣翁鬱既而大羅諸山陰雲四合窮晝累夜沛爲巨霪積爲重霖秋成在望一郡同喜神功不宰妙化難名而合境士民私憂過計方欲推龍功之所致驗雨職之所專保佑此方永永依恃惟龍不倦特施顯發威靈自今以往有旱必告邦人常竭其力事龍無怠龍其鑒之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書

與趙丞相書

某皇恐再拜上書大丞相閤下某往歲集英之對山林樸野言無可采相公時在政府實拔異之使某由此有聞於世雖嘗奉祠陳謝而不敢敘道其感戴之私甫還里舍禍變不測先妣傾喪方痛苦號呼而聞相公進位上宰獨荷重任天下企竦以觀新政某又不得以銜茹荼毒之餘與搢紳羣士同致其詠歎此者免喪不死亦幾年矣則又以爲州縣卑冗之官不宜輒通姓名作文字以干宰相而自取於僭冒棄絕之罪蓋相公之經緯密勿在於政事之幾進退百官在於人才之賢不肖其功業之著見在於民心而爲國家長遠宏大之規在於邪正消長之際固非一士

之言語能私致其輕重而某所以輒疏遠自外於門下者直欲自明其區區之義而已顧今日之勢非一吐露情款於相公則區區之義不足以自明不當復以疏遠自外爲言者亦惟相公有以察之某之不肖甚矣欲强學也而質不敏欲力行也而心不逮雖有其志而才能不踰於中人顧嘗怛然而內恐望古人而不可復及也今者少師史公以得還之謝薦達海內之賢而使若某者獲與十五人之中主上以史公之重例令審察而使若某者遽在陞擢之數相公出命廟堂招納英俊而使若某者得以收召而察其才之所堪聞命之日慚汗怵仄不能出聲氣蓋前日之忝竊科第視其等倫已超越甚矣使不服勤稱職嘗試吏事而遂躐他途以希進取則不惟喪失名義而他日之法令事功疎拙曠廢將有面牆之羞以辜朝廷器使之意而況今之武昌以格待次有問學讀書之閑使不能補治其所不足而驟以未習之學施之於用則必有迂闊不通之譏二者揆之於私無一而可此某所以欲行而不敢也某又復思念史公採虛名之譽以足其所薦而已不必以爲眞可舉主上之恩相公之命不欲於史公之薦有所擇而已不必以爲眞可察而某藉僥得試吏之勤待次有爲學之暇可以自守其義而無負朝廷器使之意則相公不必責其當至也夫可辭而猶不辭則人必以爲冒不可辭而猶辭人必以爲矯今未至於矯而有近於冒則以相公長養人才之心而惜其去就進退之義宜不憚於數陳以聽其所乞也故已具公狀申省而又以其私告相公煩瀆皇恐死罪死罪秋序浸涼伏乞爲國自重

上西府書

某甌粵之鄙人行年二十有五於今世最爲不肖雖少嘗讀書頗涉治亂而言語遲鈍意向迂闊自度無以求知於當世君子在京逾年未嘗有所請今者收拾廢放將就隴畝然而伏念天子明聖親御明堂布德施教潤澤海宇猶懼閭閻之隱或不自得於是屢下直言之詔招採山巖遁逸之士狂猾朴野之人凡天下之大政師旅刑賦之本末道德法制之先後至於宮掖之議民伍之情宰相之所未及行諫官之所未暇言者咸得極陳於前無有所諱而某雖不肖實治其學伏惟執事英傑俊偉材智特異忠勇並昭嘗以再期之年行數千里盡守上流要害之處今又近掌地官不盈月而在右府天下想望風采日覩盛德位尊責厚憂深慮遠然則今天下之事非某誰實言之非明公誰能聽之且盡言而無利害之心與聽言而求盡天下之

利害非明公與某而誰望故願求見左右畧疏一二惟明公深思之無忽某聞古之所謂英雄豪傑之士者必能見天下之勢故能因人之未定以收其權因天下之不足以成其功昔者光武起於聖公假立之中受節濟河羣盜相王成算未立及鄧禹納說則收二郡取河北祀漢配天業侔兩京其後元德以摧敗之餘寄命新野而羣雄若崩厥角北面曹氏當是之時以爲無復爭矣然孔明一起則江東合從曹公奔遁劉琮失國連荆益之衆東向以爭天下漢幾復興今夫天下多才勇敢之士居於可以有爲之地而終於無以建立或反以敗亡隨之者此無他不能見天下之勢而陷溺於流俗之習也請遂言今天下之勢夫使民無嗜戰之意而亦無畏戰之心外可以立功而內不失爲無事鄙後世殺馬之勞而坐收三代揖遜服人之獲此

豈非今日之所願欲哉夫卻藥於瞑眩而愈疾於至危此亦病者之所願欲也然而實難自唐末五代之禍天下生死於兵藝祖因人心之患苦倒而損之其後太宗下太原勢可以定燕代而不果眞宗幸澶淵力可以破契丹而不聽乃反黜將賜金自謂不校以懷服之至於仁宗遂專以偃兵不戰持守天下當時元老大臣以和親避狄爲上策學士大夫以因循苟簡爲正論犯樂喜之譏成子木之詐晏然自以爲仁義之勳莫能易也是故元昊智高雖號桀黠計其强武曾何足以方冒頓頡利之十一二而吾士馬全盛生民安業然一方有警天下震動羽檄日奏無戰不衄天子爲之憂愧太息引咎鎭撫然後少安兵寢事竟則謀議之臣動色相賀以爲萬全不自知其恥也畏戰無勇之俗於是成矣使其民便於擊刺狃於兵革遂悍而不反

若秦人之末世固爲非也如使一切不計以求苟安使膚及骨扶服拜起將成二周之餘俗文武之先君固如是乎熙寧元豐之際始稍變其習思有以振起之然天下之心終以不服至於邪正相非朋黨相援大壞極弊以及靖康之變女眞小胡豢豨翔踰易水長驅勾吳之地如入穹廬之鄉所過屠戮郛郭不可勝計而其父兄子弟藍縷竄伏迄不敢怨若無復有血氣之知者又況乃加之以列淮之守四十年之辱也哉厥今天下大義不明趨身之便偷惰耳目春秋之作小雅之廢嘻笑諧謔以爲當然雖有忠良謀智之士學於聖賢其陋更甚剛心勇氣無復存矣執事以爲今日之勢何如也夫以江淮之弱而兼西北之强鼓思退之卒而戰自奮之兵輕腹心之忠而樂簡策之訣求駑駘於千里抱鼠璞以待價此智士所以寒心雖然治亂

無常勢成敗無定謀獨往獨來乃凝於神事成功立莫識其門弱可强也怯可勇也穰苴之勝戰已敗之師勾踐之霸奮垂亡之國用今之民求今之治則亦變今之勢矣然而非其人無以使下非其言無以諭衆其名不正其辭不順雖作於色發於身天下猶未從也易敗素者必以紫藉圭璧者必以綈必入胡估之肆莫能名其器而唯衒其美則萬金之直可至矣今也爍然陳於前人獨遜之而不顧者何哉且今天下之患其深大宏遠者某不敢遽言也言其所易知而最甚者亦有三而已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論輕仁義之學則相與擯賢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庸人誑道以從時衆縱掖而仇視者蓋半天下而名實之辨亂矣大事有逆順命有禍福爲善求驗或蒙其尤此時之常也而天下之人消沮悼慄遂以爲不復有所就且上有復九

廟安中國之心帝王之盛節也而羣臣不能將順聖意左右推挽庶幾有成而皆以爲當一切無事而已君子則佛之以求名小人則悅之以求利積此之患其本不立其末皆廢矣天作水旱地爲溝瀆非良農之疾也蟊賊之不除螟螣之滋則后稷亦畏之故善醫者未論疾之虛實而先察其受病之處儻在於此伏惟執事誠有意於今世乎方明主虛心以待執事者宜無不聽則當酌古今之變權利害之實以先定國是於天下然後收召廢棄有名之士斥去大言無驗之臣闢和同之論息朋黨之說據歲入之常以制國用罷太甚之求以紓民力廣武舉之路無限其任保多制科之選無必其記問責州郡以薦士則士林之氣壯委諸路以擇材則士卒之心勇四分上流之地以命牟壁之帥厚集荊楚之郊以求宛洛之績仍舊兵之數以嚴蒐練耕因屯之田以代軍輸稍寬閩浙之患無曠江南之野重臺諫而任刺史崇館閣以親講讀遴儲佐之材分幕府之寄凡今之急政要務不待朝夕而行之者其大畧在是矣而委曲細故皆足以兆治亂之端者又不可悉數則又在篤意以求之平心以思之人效其說士程其技則無遺矣行之不可以不公守之不可以不信受之不可以不廣變已成之弱勢去方至之三患推之以年數也而少康之復夏宣王之興周有不論矣自昔中興之功江左之策蓋未有高焉者也雖然其所以行此者則又有三焉一曰誠二曰賞三曰罰夫發號出令無有巨小必思生民之大計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是之謂誠愛人之功求人之善舉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賤之醜是之謂賞懲人之過明人之惡加之竄殛之戮而遺其貴近之厚是之謂罰執

事猶得致之位而他可爲之時蕭曹房杜之流非有他也爲之而合行之而至矣某之於執事未之見也執事之於某未之聞也而深言當世之故遂至於此宜若狂且妄者然今天下之士其不以得至於公卿大臣爲悅者鮮矣不以得至爲悅而不以利言者鮮矣不以利言而言能盡天下之利見天下之勢者亦鮮矣某不佞自以爲無三者之患而獨有憂世之心且其外不至於不當言者是以遂言而無憚伏惟執事思其所以處此而一賜之可否使執事有以慰天下之望而某亦不爲失人幸甚

寄王正言書

某再拜人之所以貴於君子者以其存心也心之所存高出於道德卑弱於功名旁達於技藝而徽極於幽遠舉無非是心者蓋亦博矣然大要皆以社稷生民爲主而一身之利害不參焉自昔唐虞三代之君子隨世就功因事用力其存心有小大故所成就有厚薄不可掩也孟子曰有事是君人者以事是君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夫所謂天民者吾不得而見之矣觀今之士藻飾詐巧造作成敗緩則專利於己而急則歸過於君自以爲身之用舍无與於君之安危則猶未得爲能事是君也而所謂安社稷者尚安能之今夫利有便於民而決爲之計有所不合於衆而勇行之昭然號於人曰此吾君之所欲天下莫能違也然利興而民怨計行而衆誹社稷危矣而君誰與安是以昔之君子言不苟徇必依於道事不苟悅必顧於理其所以慨然而力爭堅守而不變者凡皆以爲社稷也社稷苟存而君尚誰與亡所謂社稷臣者必至於此然其

干君之所忌畏禍之所聚亦已甚矣時有變與道有用舍不能以盡然也君子於此則亦盡其心而已所患者才不足以副其心而道不足以周其才果於靖難而於天時人事人情物理之微有所未察則不免以其身與社稷俱斃其發而不中而爲仁人義士之所哀若陳蕃李固之流蓋患是也夫由其前以行其志而又思其後以全其功亦可謂難矣伏惟執事才器之剛果學術之正大議論之閎遠脫身亳宋中間關草棘來見天子爲諫官時値朝廷有大廢置立殿陛上語移數刻奄人侍官股慄失氣當是時忠義之氣蓋天下及其屏居田野一室蕭然不聞國家之論然發言措辭慷慨明白語及社稷事輒憤激流涕其於飲食衣服蓋有若不得已然者聞之於人以爲今之君子未始見也嗚呼非其心之所存何以及此某一生多難學爲

世喘暫將去甌閩之上鑿井築室有以自老於今天下之事無所復置其念矣惟其深悲於孟子之言而有感於執事之意故所願有謁焉伏惟執事安佚以養其身和平以養其心發而中節以蓋其言崑崙之炎碔砆皆燼則所謂良玉者可不深藏而自愛乎昨舟行過秀州詹望君子近在咫尺有病不能自力既去始大悔故一作此道其區區拜見無期惟千萬爲國自重

與黃巖林元秀書

上覆元秀國材二兄尊友姚君俞之行附訊必達忽領來教慰喜不可言也冬中凝沍伏惟侍奉有相尊履萬福侯官事簡而閩中縣多佳非江浙費力之比但恭入南非有志者所宜往耳自君舉要見福倅某有此說渠不以爲然今亦從此論也添創屋已畢否且喜國材親事有期見從黃巖來者皆云國材近日學問之規模甚嚴而此訊乃不合說及何耶向亦曾說及子靜事不知曾記憶否世之所謂無志者混然隨流俗頹墮於聲利而已矣及其有志則又以考之不詳養之不深隨其所論墜陷於穿淺欽廢之地此自古之所患是與無志者同爲流俗也與二君親厚非復他人之比每願相聚數日講學其所當言而事役參差竟不一遂將如之何牒試俟到官不容不盡力有帥報矣或因此得早來吳中豈非幸會改習向書甚好取人差寬又省力耳某今歲家事勞費又倍於前時所謂久之無聞然者外間之說是誠如此然二兄未知其故也新婦曾有娠數月而失婦女兼後生當此艱難百罹內外極覺無意況但業如此無可論者浙西之行已取此月二十八日就道臨期轉行李於妻家一宵鄰舍火作生生之具燔爇

畧盡尤可嘆笑也某行役兼之災變頗復擾亢未能別有所言須到吳復作書萬先生事曾屬象先矣恐未易集奈何老兄不可不頻惠書餘祝自厚不宣

與呂丈書

春初因章端叟到婺草草附一書計須呈徹自後缺便那獲嗣道貧勞竊問中夏届時伏惟儲棲雍容神相萬福某授徒僧舍凡百粗遣應酬雖無觀書之暇然亦勝索居也去冬之書輒自陳道大抵以乍出坑谷忽見天地日月不覺欣躍驚詫過於高快自接報報益用力其間乃知天地儘大日月儘明緝熙工夫無有窮已其智愈崇其禮愈卑向時平實之語乃今始知味矣更惟有以進之不勝顒俟同志林百順依君舉兄爲學志況頗堅平時願叩門牆而不可得想今已獲謝拜當蒙與進也末由親承臨風耿耿

戴少望書

少望兄足下希別忽已三改月詹望詹望日來伏惟起居佳勝十日前及陳傅良過於黃巖說足下決以此月初三日行天下求世外之道欲抵書已無及徒益悵恨昨日里人來知尙因循未果行始在韓丈時屢聞少望此言心謂戲耳不識誠有之少望天下奇才於今世不過數人造物者所庇惜柰何以少得喪一不當意遂爲此等絶世自好蒼莽不可知之事驚驚怪怪切詰諸公已有爲少望留行者若猶未也則願進其懇往時陸惟忠學內外丹法東坡先生謂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可以死惟忠學之每幾乎成物輒有以害之則嘆曰吾眞坐寒而死矣今爲足下言不可出之故不但寒耳古之至人未有聞也未有行也必疲筋骨極精神甘賤役甚至侮蛟龍冒鋒鏑竟其死而不知倦然猶有不聞聞之而不行者吾料足下見數者皆不能盡乎時揀求美便斥棄酸鹹尊夫人賢兄作愛救曲循其所欲耳步行至十里外足弱不能前而反非舟車不能越鄉將遂舍之而去道里甚遠荊襄江淮士俗嗜好不同東浙即不幸一日有飢寒勞苦之間風雨露霧之氣從而乘之疾病且作旁無親黨藥物不至則爲之柰何無乃賊其所愛之身失天生賢之意廢於賢母兄之望乎想少望一讀至此可以遂釋前念也列仙者必用心於寂寞篤學於無爲已而道充其中大發乎外是以且萃於吳越之區飛翔乎秦漢之郊縱意所如無留焉者足下猶未能充也遂肆然發之攫取其名而不思其難恐力窮氣盡則必有俟之者焉故爲少望計當杜門端居危坐深念時用參同契九籥之書老氏道德言以增益其所未定道引關節屏閉思慮以遠去少年之習高人長者嘗襲武而至矣僕昔謂柳子厚文獨愛其序送婁圖南極有理使世之君子昧其道以從異學勞而無成者可以自鏡正惟不勞而成固與龜蛇木石無以異耳願足下深思惟忠之事而反復子厚之意救世俗之失正諸子之非明聖人之經是所期於少望者鄙言可聽不可忽歲行盡矣寒苦惟厚自愛

答少詹書

某雖薄多難自少粗聞義理之大方所願守常道不踰乎中庸之德雖其間氣質有偏不能盡合然要當修爲充擴勉而中道每見少詹厲志篤意欲一日千里未嘗不贊嘆及見少詹欲自負太過慕爲豪傑非常之行輕鄙中正平易之論而多爲驚世駭俗絶高之語又未嘗不太息也凡所謂豪傑者卓然興起者世間常理也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賓主之大倫也慈孝恭敬友悌廉遜忠信之大節也所謂豪傑者卓然興起不待教詔而自能不待勉強而自盡通達無間而可以斯仁藏用者故孟子謂不待文王而興此某所以願望於朋友而少詹者不相信反以不肖者爲隱藏埋伏不能盡切磋琢磨之道此某之所以疑愧而不敢深言也夫不能共由此道則當各行其志而已至於以機變爲經常以不遜爲坦蕩以窺測隱度爲義理以見人隱伏爲新奇以跌蕩不可羈束爲通透以多所疑忌爲先覺此道德之棄才也爲之必不成行之必不遂讀書之博祇以長傲見理之明祇以遂非故不願少詹如此而不敢深言也若少詹番然相聽信知此爲忠愛之極厭勉之至只循常理有日新之功孔子所謂吾爲爾畢也則憂思急

難豈有不相告之理乎少詹既未能從人而舍己又疑人之不相與而以爲外己所以枝葉橫生意見多疑不得與一世之賢者遊於大中至正之塗寔非鄙野之人敢有自外於門下也更望深思詳察某已取此月二十九日畢親下生雖不安迹在人然就者約中亦自有理相予已領貺錢二十千謹用回納窮冬苦寒千萬爲學自愛

代人上書

某投迹山林居閑歲久今者祠祿滿罷又當造朝方明天子登拜二三大臣作新庶事以圖中興天下更易觀聽庶幾成效少裨萬分而某昔者盛年志銳喜論世事比及晚暮心志彫落又以未嘗施用擴已自疑輒布所聞幸垂采擇竊謂天下之計遠有在於疆界之外則不可豫言近在閫奧之內則不足深論惟其牆垣之固障蔽所加若舍而不

營則內外俱喪其或經畫稍定防變既周內可以安國家外可以滅讎虜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此言行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然而當世之士於凡遠者則或侈大其說以爲奇於凡近者則亦苛碎其辭以爲切至於所當後先衆所共知則反以爲古今常談文墨之舊事因循掩覆受患已深誠恐垣牆頹圮障蔽有缺空言曼衍至計莫施則天下之事所損多矣伏惟相公留聽而深思之不以爲熟爛而無取也游士大夫爭爲恢復之說久矣言東事者則曰取魯取齊言西事者則曰取秦取隴又自淮直北以至京師自襄陽指武關搗河中以抵函谷甚者欲遣間刺招熟戶納豪傑繞海復出以結遠夷藩落之援其日夜思索惟恐不精若此者某所謂在疆界之外不可豫言者也天下大事廟堂之上當有成謀豈容紛紛苟爲虛論抗顏高議朝往暮隨無所責成徒亂人意勿聽可也若乃興利之臣輒對之曰所謂閩浙湖廣之間更易茶鹽稅役之法至於創建官司網羅遺利鑄山煮海無所不言向者經總之害徧及內地烽燧相望煩擾無益某以爲若此者皆閫奧之內而不足深論者也朝廷法令之大備每患太煩利已窮盡不可損益舉其大槩惟在弔民區區之談謭刻過矣相公宜聽而置之不宜聽而行之也若執此二端已得其要則規摹可言政事可修惟是垣牆障蔽之地未有條畫夫兩淮國之牆垣江之障蔽也宜在過爲防慮嚴設捍衛而觀今之所以措置疆界不知其何故也三國爭利南北戍守尺寸之地莫不建城築塢坐分要害今其遺址具在策書爰自通和之久例作尋常州郡一差遣廬揚置帥僅存虛名列城具官厚祿坐食其間貴人子弟

因緣請託遂爲饋遺脯醢之地不惟措置未盡其術而邊政日以壞矣且夫障蔽厚則室家完牆垣固則外患息紹興三十餘年江淮無一日之政故逆亮驟來而江左震動人不自保此淮不固則江不安之驗也且其地廣人寡平野莽然朝廷頃誠勸耕困勞經理夫農田之政非有他巧止在委任朴厚爽茂才力之士堅久盡心若民得安居土壤盡闢則有增稅之利若官自募人耕作則儲米窖穀倉廩盈積可以待外敵之變而無倉卒艱匱之憂前人施設皆有成效今但止於間遣命使或乃暫付守臣至有給空名告身奪農人牛具犂伐之地草萊隨長立意苟且兒戲是固信妄人之浮言無一成之定計如此則其土不可得而食民不可得而怙險要不可得而守實藩籬以安內地其勢不可得而成也故願相公惜之重之不以爲常人之

所共知而加忽不以爲朝廷之所已行而不問謂當別爲條畫參考古今選擇能臣專一委任至於二路大帥不可止緣虛名無所節制必與支郡相臨相統責令脈理貫通土馬防戍招懷撫納咸聽號令雖不能盡如前世舉以付之其人猶須久任五七年之間俾有績狀乃令代易若乃勦拼之策不可外遣使人客寄其地勢力孤弱心志睽乖雖以責功易以敗事惟當精擇賢令俾滿十年自然土壤盡闢富實可考如使幅員千里粗有成規隱然垣藩外禦牢密自北而南江左固無可慮自南而北中原然後可圖聖上方且倚留於二三大臣欲令見功成算近在歲月惟願務實而行不至汗漫而無統也某來下郡閒見寡淺自念不可以見相公而爲是書生之談論固不足以動心而役慮矣雖然天下之計有決不可易者則又安可諱避而

不稱一日有事起而謀之其可及乎執事毋以瞽過幸甚

答劉子至書

寄示新詩吟玩不能暫釋友朋間皆□□傳說蓋自風雅騷人之後古得大家數者不過六七蘇李至庾信通作一大家而韋蘇州皆兼有之陶元亮則又謝棄衆人家具而獨作一大家者也從來詩人不問家數大小皆模□可□□淵明蘇州繼極力倣像終不近似惟韋詩中有數首全似淵明者江淹作淵明田居詩若類而意趣全非今子至以平日研精之深一旦悟入自然得其七八可謂古今至難之事若由此進而不已渾脫圓成繼兩大家眞爲盛矣近世獨李季章趙蹈中筆力浩大能追古人躡承平盛時亦未易得然子至遂謂如天機自動天籟自鳴不待琱琢證此地位則其不然如子至得從來下功深之方有今日第其間尙有短之未堅等垟垢未明淨者以下功猶未深也若便要放下隨語成章則必有退落反不逮琱刻把□□□切須審詳當使內外兩進未可內外兩忘也雖淵明詩亦自有工拙絕好者十居三四爾蘇州局面多窘儘應副得過此亦他人所不能知也其間曲折非紙上可盡

答吳明輔書

往陳壽老言其表弟齒甚少文思穎異超越輩流思見未獲也忽承杠示牋翰兼惠篇什意特新語特工韻趣特高遠雖昔之妙齡秀質其終遂以名世者不過若是何止超越輩流而已哉慰甚幸甚垂論道學名實眞僞之說甚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言學修而後道積也詩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言學明而後德顯也皆以學致道而不以道致

學道學之名起於近世儒者其意曰舉天下之學皆不足以致其道獨我能致之故云爾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足下有志於古人當以詩書爲正後之名實僞眞毋致辨焉更與壽老講求之可也許將見臨尙俟面盡

上執政薦士書

國家之用賢才必如飢渴之於飲食誠心好之求取之急惟恐不至口腹之養惟恐不盡及其醉飽之餘嗜好衰息方復調適衆味和劑八珍祈懇而後進勉强而後餐其不棄去者寡矣故上有失士之患而士有不遇時之悲至使官職曠闕治功陵夷雅俗隳壞遺風不接由其始用之非誠心善人之類遭厭薄而散退也竊以近歲海內方聞之士志行端一才能敏强可以卓然當國家之用者宜不爲少而其間雖有已經選用不究才能嘗預薦聞未蒙旌擢

亦有已罷憂患恐致沈淪既得外遷因不復入以一疑而傷衆信用浮華而傷實能又況其自安常分無所扳援復貽頹年永絕榮進者乎每一思之深切痛悼伏惟丞相國公首當國柄所宜察饑渴飲食之時體盡誠好士之心急求力取博選亟用以爲國本民命永遠之地以報明主之遇以塞多士之責某等見聞所親不相爲比所愛不相爲私疏以公相信達以義相昭昔班固奏記東平王蒼薦者六人國爲得才不專幕府而蒼納之裴伯爲李吉甫疏三十士吉甫籍以舉用而當時翕然稱其得人某等濫膺朝列明竊祿食常愧聽聞短狹知賢不多無以禆補萬一不勝惶懼謹自陳傅良以下三十四人冒昧以聞伏候採擇

陳傅良劉清之勾昌泰祝環石斗文陸九淵沈煥王謙豐誼章穎陳損之鄭伯英黃艾王叔簡馬大同呂祖儉石宗昭范仲黼徐誼楊簡潘景憲徐元德戴溪蔡戡岳甫王柟游九言吳鎰項安世劉爚舒璘林鼐袁燮廖德明

奏薦滕賢良

臣聞國家之求材因其欲進而與之進則臣職修因其欲退而與之退則士節勵二者皆於治道有益而退爲難能臣伏見平江府布衣滕宬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康之孫少有絕識文行兼茂外示落樸及與之周旋世故動中機微紹熙中以賢良召闕試肆通爲考官排詘孝宗惜之降旨再試會內禪而止比歲近臣又加論薦士人歎息以爲近世科目淹久無如宬者而宬廉靖自樂不競不緣年踰五十絕意仕進蕭然一廛甘於退老迹其清裁可以範世臣愚伏望聖慈念孝宗延登之勤嘉宬操行之美特賜一處士名目以旌沖尚臣干犯天威不勝震懼伏候敕旨三月一日奉聖旨賜廉靖處士

啟

賀葉丞相

伏審誕敷明命寵陟上台宗社所臨獨當眷賚之厚臣工是式庶幾觀聽之新伏惟慶慰國家若稽治本灼見俊心考其盛衰之原必關用舍之際三傑未臣於高帝秦項方爭十夫既翼於成王商奄斯翦雖異世有煩於興嘆而進時嘗患於不遭惟管仲之相齊與孔明之佐蜀皆以偏隅之地坐收强霸之勳蓋上之相信無枘鑿之乖故己得專行有符節之合事罔間以儒陋之學功不逾於素定之謀維時真人勃興昌運亟更元宰舉房杜而不庸夢想天民宜稷契之自至伏惟某官器鍾嵩岳之厚才配唐虞之難從容煩亂之中有如□□興蹤功名之會動中事幾體坤順以承天躬謙勞而接下適樊子男之服入均卿士之尊漕輸江淮屏翰吳楚擢參華近密契聖神地官兼掌貳之隆政府歷東西之峻未能獨任咨有累於設施命以仔肩固顯示於德行方今內康四海外總六師劉晏得君則尙匱而何患吉甫任政官雖冗而自清欽揭卑巽之居一洗因循之陋某衰殘自屏欣幸滋深外合搢紳之公言內慰釣陶之私願不腆緘滕之敬莫伸庭著之儀愧荷兼懷歎陳奚既

賀鄭參政

伏審獨由上旨參貳國鈞渙號初頒交慶仁人之用尋綱肆衆益振本朝之尊伏惟獻慰切觀賢俊之所立撫如出處之最難自其養望於具僚之中則有致身於上宰之意苟惟達志建國無窮之基庶幾得君俾民與被其澤自則

甚厚成效卒闕尚益變遷旣乖所學之素事乃叢委或違應務之周而又氣不足以行其言節不足以徇其道黽勉積祿洗酬奉身功名之乖逝云邈矣社稷之間將何議焉然物之萃者勢必升陰之剝者陽必復天地交泰君臣會通是生命世之英出任天下之重某官德博而道大體備而用全元化運於四時莫測機緘之際善馭調於八駿靡勤銜勒之勞屹然公輔之資蚤著謀垣之日惠流舊楚聲冠中都民共十年之睹帝求一德之賚果發大議分別忠邪多聚訓詞旁招俊又豈徒因陋就簡襲制度於漢唐之餘殆將用夏變夷復版籍於祖宗之故苛超鼎鉉大布甄衡某頃參御史之僚老領偏郡之乏茫茫其遠深愧大夫之從斷斷無他尚冀黎民之保忽聞新命喜倍常倫末德方亨永行未殄伏乞爲時自壽少慰群情

謝宰執（登科）

群士並進未知孰賢特恩所加忽爲異等下有慚於朋友上或累於朝廷惟先王度德以任官司徒命鄉而論秀必使行義已著天下豫知其人然後垂服肆領國家始觀其用固無以動世俗之耳目斯可以爲治道之楷模科舉之與古今殊制考之以無所統一之言語寄之於不可測度之權衡靡人不求惟執是擇雖復方州論薦宗伯選掄以至親煩明主之臨賜訪大廷之間防閑最密詔非不肯之可容條對甚多庶幾實才之出此猶且士無定品家有冀心方其想望於進謁之時側聽於傳呼之際曾莫識其素守遽超越於輩流市井歡騰鄉黨夸耀習慣既久見聞謂何況如某者少經愍於賤貧學不專於師法悔尤未盡祿仕爲難是以私自退藏甘心農役之賤復無田里可供公上之求雖黽勉而應書每旁皇而卻顧不謂錫以過分之寵拔於偶然之中集衆人之所榮爲一身之厚愧始迷弗悟旋揆厥由此蓋伏遇某官蹈履中庸左右皇極聖賢相遇持守泰甯之基忠厚成風力行寬大之政思皇多士咸造在廷以爲篤意於舉賢未若無心而得俊遂令凡陋致此叨踰某不敢恃以自强因之有立迫觀前輩之盛莫匪能臣之流豈伊勳庸可踐軌躅尙庶幾於十一以報答於萬分

上趙運使

文字爲官已逾望於邦邑至重忽忝命書稽參功緒之成周知貢賦之等上嘉計使式厚民生伏念某白知之愚舉世無取少而干祿本場屋之空文謬薦虛名覽周秦之藏史未嘗試吏自請便親假榮渥之若斯蓋超踰而已甚然

而州處甸官之外地當甌粵之窮取金於山暵鑛鐵之旣隱食鹽於海嘆滋味之不充善政不施得財何所此蓋伏遇某官身爲權量道爲盈虛盡下而惠之以仁正辭而設之以義春六飛行幸之所而供億兆之原國取具而人不勞生者衆而食常寡是用廢舉官吏肅振紀綱不專貴於有無姑務戒其苛虐坐令疲懦盡力撫綏昔周三監厥有保惠之道緬惟漢使始專刺舉之權古人與稽何遠之有

上芮提刑

外庸之始領郡過優延見吏民周覽風俗共惟大使緊時上臣姑願察其愚衷敢自飾於辭令伏念某少而朴陋發憤藝文迄無寸長可當世用頃叨中祕之論定討以便親而告歸休其數年之勞假以一城之守蒙恩若此思報謂何然而以歲計功曾何日月之積引經視古不求法令之

師邈爲山谷之生食於草木之實嗟猿狖之與處詩刀斧而相仇仁義未明寬猛交病息爭而治無訟爲難此蓋伏遇某官首公以身惟義爲質弟兄師保俱爲天下之望入門戶儀刑方觀天下之論道周行江漢親至鄉閭此出六卿復使三輔深知上意之所向常持中典以與民豈惟伏念於囚圄蓋嘗教誨其官屬有斯庸瑣敢不奉承助成必世之仁以蘄一人之獄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張安撫

載消良日祇合左符受要會於討存上起居於大府顧憂黍冒有愧邊承伏念某學朴而無奇行迂而遺俗圖書之館猶或探其虛名民社所關切非利其所據乃若古括爲今近州文物聲名沾漬已久山川風土夷險不除惟其險而難通是以滯而寡訟哀此惸獨稍寬轡銜庶幾從容有

稍萬一此蓋伏遇某官逢世以泰保能以謙先王勤勞固已載之彝鼎後嗣業茲益大其烝嘗爲常信臣鎮國東屏奎文寶訓侍大廷之精敷錫盾瑚戈璧郊畿之重勢豈惟能極而人不忌抑亦民信而政易成制是嬌城有不承德蓋方伯之職王政相維世宰之卿所見者遠教其不逮恃其有安區區之心斷斷若此

上韓提刑

誤頒恩典弗量智力之堪方懼譴訶已及政刑之謬有嚴王命肅告使臺伏念某才短易窮事劇難勝自頃塵於仕籍久叨領於書林忽被郡除莫知事本惟法令制時之要而經術飾治之餘二者之間久焉難居一成不變無乃過中眷惟山谷之窮民亦有父兄之善意爭訟差簡可使向方鞭撻過多祇傷和氣顧如不肖難以論茲此蓋伏遇某官以義行仁本身及物天姿仁恕宜委重於事權世故通明莫致文於欺罔王都而近浙水以東饒萬維民動息待命方兇流之興嘆輒撫省之所親吏多侵冤人則奚罪仰遵寬大粗免滋章操造父之轡銜疾徐不失蹈公輸之規矩巧拙可施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陳提舉

昨奉詔恩計承人乏拙無他斷戚不獲辭惟日之良上事如式伏念某學無通變之益生稟遲鈍之資益仕之初以身自教悔不更於州縣已叨寘於朝廷行誤擇以及茲恍不知其所措矧是古括素稱陋邦金鑛所藏有山脈夷傷之患魚鹽通饋仰海潮枯竭之餘分則於鄰無他自貸靖言補報之萬一敢復聚斂於毫釐此蓋伏遇某官誠明粹和剛毅篤實大音不震律呂既調元氣無私草木自遂有

懷乾道之御史上繼先朝之巨公信道益堅得名甚寵臨遣之際上意可知蓋京邑之爲恩振根本而益厚愛惜官吏使各極其所長闊略簡書非務出其不測況辱趨承之舊倍深傾盡之誠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李簽院啟

伏審擢膺制命參總樞庭儒者得時天下幸甚切以右府本兵之地六師平國之威制牙璋玉節之符講熊士虎臣之用知其策畫必將難任而易疑詭以動庸亦或邀功而生事繫上拔取係時翕張博觀前世之用人無若本朝之中道肆擇通儒之俊使知秉義而養威擢於擯試之餘欲其更變而明常望實既著姦宄自消然以仁而遂其誅尤文而奮於武兼茲二任厥惟艱哉自非才德之全莫奇安危之大某官易簡而知險用清和而化寬廉亦聲黃琮上

禋穹吳豫章文梓表立明堂庭爭犯顏凜純忠之外著燕居若怯弱沈勇之內昭赤心佐王華髮在服甄才家宰九等定人物之評勸學經筵六藝致帝王之用除書市下士論已傾謂當亟進之時匪特遽遷之舊宜更新於百度以震惕於四夷某比挍周行嘗陪末議忽聞超序倍切忻愉盖神武在於不爭而太平見於無象式欽奇畧自尉頽齡

與交代啟

講學邸閣耇昧論交之素佐刑畿路契敦展事之先在疲懦之所蒙固依承之甚幸共惟交代某官器質方雅才識俊明慨舊德之名家擅能官之美譽宜膺專任快剖決以無留尙俾屬人豈徊翔而有命旣屢申於疑獄乃多積於陰功發迹自兹亨途何遠至如某者未堪從宦徒玷策名叨被近除非官序之當得俯將就職量分義以自慙智者之後利而易循拙者之初鈍而難習或可施於警告願勿棄於疎庸方戒寒凝倍綏德履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祭文

祭鄭景望龍圖文

嗚呼鄭公宦雖不爲踐而未得要地以建明年雖不爲夭而遽委慈親以先卒在物理而不然抱此疑兮安詰一人爲善福及彝倫至其大者國命攸存豈善人之猥多致神祐之靡專自死自生或壽或夭惟其所遭莫適控告嗚呼哀哉歷觀近歲賢者之志各出其力以救斯世然而賢有厚薄意有同異疎者受侮剛者見忌上下之交不合君臣之心罔契嗟鬱玉之淚斥難復登於衰佩而獨淪謝滅沒不存一二匪摧棟以折軸將喪朋而亡類惟公順正靜密夷曠粹沖不違其心不襮其躬出處進退潛涵顯融謗譽不及庶幾中庸此愚不肖謂如公者可以繫天下之望而待萬物之含通區區之心冀其德業之愈懋年壽之日隆宜百齡而未已曾一病以殂終嗚呼哀哉某之於公長幼分殊登門晚矣承教則疎自聞公喪晝暝夜呼洸洸長空慟不可呼死生一訣公其享歟

祭呂太史文

嗚呼語何必深論不欲極使人心而有止則雖言而猶默緬道術其難知超聖賢之獨得雖經籍之具存蓋不存之莫測昔余之於公也年有長少之序輩有先後之隔有將言而輒止意遲遲而太息今余之於公也喪前路之鄉導廢旁觀之軌則縱欲言而誰聽恨寘寘而不白人材兮離合世道兮開塞彼耆舊之吉凶竟無所考兮余亦安能至此而不惑也紹興以來聞卑見陋士失常心頗錯昏謬非無豪傑力止自救公以生稟之知世家之舊備義理於一身講源流於遍扣既徹牖以並納亦隨方而獨誘由是東南之士拔起林岫爲英爲哲繼公之後如雷雨之先物咸穎發而耆秀流蘋藻以芼擷潔黍稷而儐饎嗚呼公之施於世者止此而已至於不以記爲博不以文爲富器不止於一能學不期於偏就事欲折而愈精德欲充而兼昌暢舉儒之異旨續先民之遺冑周孔之業散而不述禹湯之功息而不奏若千載之有待又一朝而永謬疑古人之皆然儻今人而何咎恃哭泣之可忍徒薦哀於此酹

祭石似之文

初美俗之願成扶衆俊以濟艱及流風之欲泯忌獨潔之勝頑豈有羨而後修將莫侵而自閑公孤翔於南泉佩形弨而力彎途遙遙而雖止駕冉冉而難攀彼爲山而造天必峭險而孱顏識鈕擱於荒畸固一殼而舉啻俄斥遠以零落更十年之間關晚回癖而下招稍色愉而體嫺已從茲其遂通寠非中之所安傲大暑以奚爲駭忽衆之兆還遺幼兒與弱女眇土薄以貲殫嗟死生之有常偶形質之枯間痛滅木之滔滔收覆水於驚瀾思其評而莫獲空掩淚以長潸

祭高知錄文

宜仁諸孫貌寬氣平笑談豐腴觴斝流行宿於吏術剖難釋微其長賴材僚也不疑中以病廢飲食自若神明折衝胥吏驚愕人之利達惟力是求有所不能訴天歸尤其在君公謂兮宜得胡亦莫遂命實余厄城東道宮敧棟毀垣紛乎哭者寗此一榻我揖門下奔走暨匪今爲長辭來對清酹

祭趙知宗文

惟公廉問賦衆攻兼忠悲稱一時奉使之賢糾察邦族垂遵法敎爲近世司宗之首至於思慮款實皆有益之言服用儼樸無私積之富顧瞻遺老存者幾人倘其耇耆亦以引觴遠間殞背徒切摧傷熒然一巵於此永訣

祭韓子師尙書文

嗚呼澗底之松山上之苗崇高易遷昔者實謐其後不然沈下則通生而尊豪以脆受攻所可冤者天與魁傑既墮鼎鐘人共埋沒嗟公之生超絕儔倫博極古今殫洽見聞識必詣遠敏常造神磊磊落落異寶殊珍浩浩漓漓霪雨濃雲感望之所錯歷氣焰之所炙炘繩尺之所裁量機智之所糾紛可以御狡謀蹴橫奔定猝變收奇勳然而不使之鬱屈閟閣束縛賤貧渴硯枯筆場屋酸辛角寒士之一能取科舉之銖分而使之傳聲襲組蜿蜒宏閎身隱影響勢連霄漢每巋然以折節俄篺焉而擢幹士畏而遠物疑而畔雖事少而功倍終薄譽而厚訕五十之年半爲憂患尙書學士朝廷之儀時雖難矣亦弗我施憤發挂冠龠米自炊猶或未免日語紛呶扁舟出沒滄浮渺瀰天莫勝人今易其追哀彼蒸民不自正中算少量多是非所蒙我墮荊州講狄千護竄艘告別與江俱東

祭潘叔度文

嗚呼叔度學不苟爲足也故雖既聞理要而猶前師後友上請下問至於老而未已仕不苟爲進也故雖已得名第而常避名匿跡援親辭病終其身而不試側身容膝於檳題廣屋之下垢衣惡食於文繡膏粱之地其仰如疑其俯如愧疾痛滿心藥石抛志惴惴慄慄以歿其世嗚呼悲夫豈非小罪大懼而知爲善之難粹白累緇而畏失身之易

不私其樂而私其憂顧近於仁而遠於利者乎若夫父母兄弟安其義而不以爲勞朋友國人化其節而不以爲異一純無疵卒賤猶貴蓋粲乎其可考非率爾之所議也余覥執事匪合而離書札罕通嗜好多違至其知君自謂庶幾念考槃之不見陳洞酌以來思

祭妻母翁安人文

外舅后家門貴身貧夫人南產地異材鈞京山四年遠不偕戍挾兩幼女終永獨處居閑歲深得官日淺分廿共少其樂衎衎內不爲豐外不求多稱力而食靡廑彼不人所弗堪已則自保巧拙之間豈有天道我生多艱遂首未貲夫人愛之始自劬祓漂流不已齒髮既衰如雲出山未雨莫回每得安來忽以凶報預知將終曾不我告所不老壽噫我之禍亦有短懷自今無愬彼一巵酒地遠味酸寄哀此文追琢我肝

祭中洲處士李公文

嗚呼排幽出深自爲芳馨天不夭傷使秀于庭彼來者誰莫柔莫撥挺與過之摧落歲月君力於善不求而功挫絕枝榮本樂足宗使其師友上下百世庶乎成材性命之際今也七十靡有驕婾亦足以歸無怍斯邱斷春山城中洲水宅栖梧其險釣石不渺昔我謂君宛如委土順而盡矣何較禍福君曰不然孰示勸懲端潔衛身升濟神明悲君遽亡無復論辨盍從天來視此薄奠

祭鄭景元文

天之生材豈不欲用曰人不致匪天能送人之有材豈不求通曰天不斯惟人能洪天人相尤事迷理昧材雖美成卒以朽敗請卓御極思得奇幹大長爲偉小短爲悍誰不

緣飾誰不齊挽取於疎遠誰不親近臨歸重華倚親拔擢公登甲科乃自訪落既有異能又有絕度率馬以驥適彼大路乃不卿相乃不方鎮乃不奔走禦侮四鄰乃爲選人鬢髮雪白其用不食海濱廣斥上書非忿飲酒非狂非如題鴂使草不芳非大非人使公蹇蹇曰惟公命則又鄙淺永嘉翩翩號多友朋公在其間前援後承我最晚出公顧亦厚謬志紛紜蓋嘗一剖豈之何爲戀家爲樂但念公亡山川寂寞且弔公墓且哭公堂且聲此詞以紀我傷

祭魏益之文

聞善多而守者少知道易而樂之難誠聞誠知其又奚聞蓋君實行而無危堅論而非訕老於科舉而不慍業於敎學而不慢一造之悟遂廢方級獨養之和不設冰炭每益益其內是不矯矯以外贊忘英華之可眩澤枯槁以自粲

不違物不傲世順天命遠人患可謂能新方寸之靈理闢重昏之爽旦者也君之友朋無不得仕使君布褐誰奇處此松樛柏偃蹇彼文梓惟有後彫又先以死今我之歸獨行依依望君之像身聲貌爽倚疑生前欲挽而非陳觴問故涕淚交揮

祭林伯和文

嗟君之質堅厚而明敢決不回惟是之行我之厚君豈獨故舊望其誠然陽燧在晝家既淑支官既廉清進趨之行既恬以盡揭不安行按程百里誰促其步五十而已毋喪未終遠失愛子府君壽考亦相尾死禍難之來東隕西傾四由令頹棺櫬夜榮欲以情推天不我應欲力以救則非我能君之於善蓋其性術至其所遭則有命矣鄉以此說詎能勿怨我於君弟如我與君君之幼兒今爲幾歲學不

可失我其與誨姚我逢役不能往哭念君如存陳詞以告

祭翁靈之文

嗚呼市隱於太王之下林樂於秀峯之上世塵垢而累余寒獨立而縱放疎雲佩而優服超龍馭而鸞袂詩抽情而麗密賦寫物而宏肆方五字之得傳甚百勝而霸王每孤吟而永日何計外之得喪飯高風漂徐之參姜美詩自躍之魚蔭開合宅邊之柳畔公儀圍外之蔬猶貨色之憔悴不帶索以娛老志欲行而氣留形僅完而神槁悲人生之愚賢等飄飄於埃塵若少陵者知言謂非僊而危身未疾已盡約文固在淬茲一蠢把彼東海

祭高永州文

先后聖德天報其門何以報之維材與賢簪笏之脈而自陶冶不以師教有如公者靡驕矗貴靡蓋後貧銖兼黍約

以標厥身官矣弗昭知亦非少虧聞實多不用竟老眇然零陵併電奪之理不可推通人所疑我慚素賤洒辱公女手擇寒泚相與撒處公歸自洪我屏西山瘦馬獨來共談草間我疾異甚逝且暮死公今忽先雕我餘幾以義當哀以情當悲昏塞我衷不知施爲又失我思無復昔語強寄茲觴公酬勿吐

祭陳同甫文

嗚呼同甫氣足蓋物力足首事天所畀也孰可抑制以智闘物以機動事學而得之又相比傚載書以來糾結披籍解剝關闢邁其殊特著於詞章無後無前殺蘗灘醒獨爲時先補空續高扶英植豪探海取鼇惟已所操回視世人磨細研精俯羅仰繩用彰律形視人而行服勞終身俎豆僅列我漫一奏解墳雅闕嗚呼同甫絕代之寶煩豈同美

抵擲棄捐亦其常理予重受禍嘆又已甚禍矣以攻殺者無禁脁延尉械爲進士頭天子第之始莫我尤謂天弗省天乃終定謂天既定而弗永命嗚呼同甫心事難乎能光易滿萬世之長一朝之短余孫從予今世變哀予有微言余何遽知投予高明痛予憔悴鑴嗟無功和隨有罪予不余謬猥俾余銘且曰必信視我如生瞻昔之言余不敢荷哀哉此酒能復飲否

祭史太師文

嗚呼公事孝宗蕃由龍潛躍之天飛勞諳倍兼孝宗命相公再當國同致太平亦同好德公老臥家孝宗禪禹辭於羣臣獨詔公處公之將薨孝宗始疾及其訃聞震悼以亟嗟夫天之生公實畀孝宗君臣之間自初及終豈惟君臣以師以友言同慮從恩隆情厚官爲太師九十之齒中興

以來未有公比於皇孝宗廟祏既祔四海惆悵三年縞素惟公元臣存殁無虧民思孝宗則得公悲昔公劉士十有五輩或至或否均受其賚我不知公公亦薦我如公至心固自爲可生不能謝死也官哀敬陳茲觴公無吐哉

祭陳君舉中書文

嗚呼惟公勤而門苦之累敏而成鈍之功豈徒意講聖賢之精纖固已貫考下伯之汙隆所欲託之空言又曰不如枝之行事者皆古人之未及証廣學而希通有能行之審周道如貫珠曉百世若發蒙開章程於草昧調辨策於鎔攡其廣其長其深其崇可以運之掌上而措之環中嗚乎海版敗壞瘦節纍名如雷新語如風宿老負牆豪雋景從而時文靡然由之一變遂爲多士之宗人愿順逆几几恭恭進退用舍侃侃齟齬機慮內沈笑語外融曾未施其一

二而謗大於山忌衆成叢洗足南塘之流振袖斷村之峰帝曰汝歸公寐無聽嗚呼哀哉世事多端非智所窮謂其易研而後難工有或間之掩昭以聾惟其不磨植厚干穹自我獲見四十餘冬其術則殊其論鮮同偉標與而韻遠有死始而生終與疾俊陵美人西東天罰不宥銷殞俯空公既棄我又遭物凶月餘幾何而不隨公覆酒成池有痛埴胸

祭徐子宜侍郎文

嗚呼甲寅之歲天地震蕩惟左司郎晝惶夜驚剖心爲謀殞身爲行桼澥沃焦幸而復留曾未幾時有命南竄虛罪山出浮毀波亂騰書交章預指平犴請誅請族以一咏萬自茲十年旅食僦宿以醫自混以藥自鬻穉兒道長老母門哭逢昔御史攘臂瞋目歲復在寅江淮大兕投之溢域

俾寮賊衝毀樓學舠燒士補墉募兵滿階教斂交誾秣陵之讙衆罔不右遂徙豫章聞聽日謬沸羹再興羅織重就鞫傳繫斥莫報彈奏嗚呼哀哉誅其前功廟祏之思陳其往冤行路之悲彼讒不闘別立是非奈人孔安喑我獨危嗚呼哀哉心柔兒沖氣順詞正如璋如珪起變起敬誰託之孤誰寄之命今也云亡可以論定嗚呼哀哉惟監者神惟知者天物險我平雖艱不偏匪伊後來古聖則然諡此一觴歸安於泉

祭趙幾道文

嗚呼世寡成材天損人虧鶩外竊中得殉喪圭昔在孔氏學急於困終身之力治此分寸嗟余幾道獨源衆流不厄不奔孔治孔求闘能洋洋家行濟濟有以致用無不具體事物之碎多於髮絲性命之眇猶隔忽口如果既熟可薦

而食其或不食遺後以德誰挽而後孰推而前電逝矢激鶩波駭川余瘤且老視蔭永息期君雁蕩並坐巖石一游甚難悲夫驟以病覆邱陵氣血靡亢天欲行道世欲樹致胡不保定俾試厥效萬古茫茫去來堂堂盈庭之哀痛捨我觴

祭邱樞使文

特起爲豪間出爲賢必也師友是爲本源在乾道中京師多士坐席推高曰張呂氏公時瓌磊獨步漢關手提泰華橫絕兩間肯學春晴容螢夜雨通爐併榻連月縱語挺空千載卓地成深離合百代貫聯古今更二十年舊人日少金聲中朝玉振江表誰執牛耳旨禮主盟奉口先割滿堂爲傾斧歷方隅聲實甚重晚登將相乃不盡用嗚呼自古講學祖性宗命克己復禮終始篤敬功名之枝累碁奚足

富貴之流炊黍未熟惟公木源我則素知授之麈尾張呂同歸我生款啟以拙自擯縣公有聞久頑不近公言世事譬若絲尺彼分毫者精微之極余取其麤拉朽摧難懼子未精散落無還懷公此評不果自見況今老矣願豈及逮公薨五秋我病四春雖有遺論無復再伸墓已新阡寺已新礎長松妍華下蔭海浦一鉢其薰茗苦上浮千里同念弗我有度

祭令人文

嗚呼子之物變用地不止於辨一家材明勇決不止於了一身余窮偶而少徒忽遇子而獲親雖月艱而歲棘當且友而昏賓何慮之多而食之鮮豈衣之敝而笥之新勤息先至如鶴警分尺寸自達如葦涉津竟復奚爲邱夷谷堙哀哉悲夫拔庶凡而高騖既困滯於性靈撫機關而遠離

亦靡吝於情貞哀莫哀分道無成悲莫悲於事難平憶昔余疾屢絕子誓以偕死今子病亟往余不如無生凜枯槎之介雪蹊野麗而存聲大塊漫漫誰獨誰清昭此無昧浩乎獨行

祭厲約父文

嗚呼哀哉行學忘家經營博洽三場甚工一第可躡用此取獲安坐運籌以短議人於己爲尤奚其兩圖併習孫武雖得後科已失故步箭插于腰馬行翩翻按劍抵掌勢則當然湘山之長湘水之遠招子而來留子不返噫母啼矣淚盡目乾噫友悲矣氣折鼻酸詩應絕吟易應罷誦萬感都消白頭誰恤扶柩復守上恩如春魂將無同我語或聞

祭劉公實侍郎文

昔我宦吳事公爲屬且慰且拙無一可矚手一卷書隨吏

後先公顧而笑如是積年別公東西若常在側問訊寒暑莫敢有失問胡闊焉子困淒屯公乃長謝報行始聞偉公自謂介介特特雖爲侍從屢去王國未嘗屈己未嘗徇人未嘗計惜私爲其身我因乏使時蹤公後情擬往窮可效可守歸從泉山棄祠而止上兩迎公公不一迎望公深者終遂高蹈待公淺者公爲輕矯出處大矣古今所難孰如公完既老愈安蔆角之塘柔菱若雲激其歌聲以傳後人

祭周南仲文

嗚呼哀哉刻形而蛻質強心而使聰夜凜凜而微曙朝悖悖而竟夕事固雜而難精理尤微而易失信孰禦而橫陳疑避礙而旁出棄昔能之故智就今巧之新術忽迎前而卻拒幾在躬而有繫山未高而亟進井既深而更掘積劬勞者至矣終拔類而離匹力欲周乎世人紛上勸而下鄉

豈小儉以爲異不苦勁而轉激冀家化而戶曉乃羣議而衆嫉希意合而何有昔不暇其一席粗窺右文之戶近老集英之秩身常屏於窮巷論每喧乎京邑詩雖取夫諸人嗟誰愛而誰食嗚呼哀哉予昨捨我曷月曷日夢輒隨前悲予之屈書復屢訊勉予以德破外物之爲重喪吾寶於聚礫何飄風而得久漫黃潦之驟溢孰後從而奪志勿先辭而示迹謂坎壈以長在奚死亡而遽及歲慘淡以將莫淚沈瀾而橫集疇昔之會有言未卒豈隔江之莫寫遂重泉而永畢展也茲觴予尚來觀

祭黃尚書文

嗚呼方哭公增假又哭公哀我人斯一門兩逢始公少時便期不朽必天下材乃相與友聚書成山積疑成林不質不止斷以內心唯唯默默與世不隔卓卓的的自爲令德

進諫何晚退奚闊焉何復外徙南東其邊公存匪石終始根柢常扶正論獨引大體既病既衰猶爲時咨得士三十可培國基今始五六嘻其難遇所識未博乏賢是懼人生幾何誰能無褊思公非意令我涕流愛人雖急變已尤重傳聞得謝有識欣悚天台可去雁蕩可來公若許我老懷共開茲焉止矣且置是事有釃彼酒有切彼饌公不歆我意則已宣公如我歆一念萬年

祭俞侍郎文

昔遊太學公乃心親一經寥寥萬類千倫後使徐州我獨神遇衆賓藉藉卻坐屏語人情寶難對面山川寒暖燥溼隨時屢遷浸波雖流金石常在我意則然公亦深體公侍明主善良有依黜陟崇厚銷紛釋疑色別朱紫聲辨聰瞶坦然平懷可以用大肯熙朝士存者幾餘況我老病竄身海闊隨其作雲臨安之上密而不雨跡泯無向孰謂未泯公之至誠何知我哀酒淚同傾

祭王君玉太博文

蚤指予學慎水之坻愛予德容質澹無虧晚戢予詩鍾山之壁落予業藝更進往昔四十年間散合靡常寒溫每通細密其行藉田以來佾明尤謹我已昧昧予何懇懇自云師友義定不愆緩當不後急當不先鼓之答桴我則多愧驂之從與了信勿背屬有越客袖傳予書問無恙耶乃與訃俱立朝幾何論事未也徒成古今莫奏頌雅崇高轉瞬忽隤奚悲喪我良朋妨老增哀灑酒于江巨壑擺撼執淚滿把白日黯闇

祭虞夫人文

責予以貴力欲必窮憐予以貧請期必從屬憂夫人獨寒

遠客豈不樂養質予來索示疾求全死猶待食孰如從兄存沒遂心匍匐空悲寂寥罔悔壞此從容成彼狠狽噫象及段古有至難薄夫與吡君子所歎誰能同生不掛緩急以貨易德何齊瓦石異景迫人老驚見之遙持一尊式昭母慈

祭徐靈淵文

嗚呼不難進爲難於窮處耕釣雖微賢哲皆聚孔鸞高翔直不萬尋長鯨淵潛下超重深念予少時獨負奇意方謂擘空明水自至倘滯遠邑稀逢殊知誓將退休劚渠蓬藋回風雲旗豹舃翠被懷文抱質調笑纏纏臨絕之恨豈猶未平噫曰造物吝我者名予寶有能何必耄壽友朋共傳可以永久酹子芳酒送子好辭予安其歸劬攪我思

祭戴肯事文

嗚呼我幼而賤公長又賢憐我敎我莫如公先殁自生髮逮於華顛志有各行情無間焉公晚逢時偏道始奇適尹襄宮適長冬官文詞之宗經術之源彪麟獨遊鳳凰孤鶱君文恩深自請難絕疏屬雖去終在魏闕貢禹雖留卒以死別鄰人熟見感事悲切我病臥久匪公遠歸曷不迎門曷不倒衣曷不大斗以酌詩祇縞巾素衫相對曷爲

祭徐文子侍郎文

嗚呼昔者諸友以業授人隨伎逐條各自秋春于時侍郎卓爾靈根有光厥師衆華衆門凡眼未刮視如等倫我獨嗟異望之日新意大非豪心小非貧信立於朝勤成於民不止俎豆從容縉紳可用軍旅有嚴有仁何必務蟲愈削愈腴可用解悖能彌能綸我老且病戀影惜身坐覬侍郎拯溺扶屯忽捨我去姑熟之垠兩梁摧峯大江揚塵駭嘯

羆號送予於墳悲夫

祭陳殿撰文

噫道難知其又難行參爲後覺回天先成公初尚少懸悟獨醒九流百家不學自能天固厚之龐支端特公亦挺然削身徇國夫何事謬以名受抑三十年中進寸退尺清切之地雖曰大逢不及上前獻替雍容家與飽飯厭志曷從豈民無良使我不逢猶余從公狂氣未斂耄至而衰白椎易感繩牀並坐諦視慘慘已矣奈何歛也靡憾

祭朱文昭文

嗚呼子生逾七十余猶病其不延予訃已隔年余尚意其或存獨鈎孤耘罷浦蟹村汲墳爲壁臘理寘論遂蕭當徑兮蓁葭門而肉攤腫兮眼哆昏書成家而不食鋤野蘭以自溫嗟子去今何之兮電光譬雲後軒聽我昔詞有來歎魂

祭周宗夷文

謝家古池水石照處雖在城市何異郊墟質完而穰行方而臞語諧宮商放斥俗書已甘短褐何談長裾上承親歡兒女傍遶長朋時來花月供娛十十五五煦煦孺孺人生良難正爾何須使盡其壽豈非樂歟自子失音我久歎吁不蹈著牀擱焉永徂一念起滅孰知有無同處殼中孰分哲愚存寘其實亡益其虛酹此涓滴白川挽酥

祭徐叔範文

嗚呼叔範孰惠予不可及之能旣以文稱視古鮮輩在今絕朋嗚呼叔範孰尼予不可堪之窮遂與身終一犂盡田百瓦傾宮遙遙仙境悠悠遼彼何樂而留之死靡他彼哀子者恩重聲俟殮藏皆新返柩若流嗟人與生豈不同泯

惟有斯文不隨以盡

祭陳益之待制文

嗚呼知復何言言又曷明世所謂善孰非我朋豈或鮮之而莫能勝亦詳有一神和語平樓迎嘯歌水送山迎自斷荒陂窮無紅青如鄭公業頗以豪名一飯不孤四坐常盈筆硯欲絕忽編永寧耆舊昔聞汝穎今評槐吐宿處鑑磨晚生拔楊已贖百詢靡醒慨此多友聚爲時英各秉志義俱存法程惟公俠特文武綸經圖有大命率先啟行夜半巴峽風回洞庭匪勇爲尚由其血誠天之痛民心膂股肱誰什都屋捨車弗乘銷沈至死有困無亨嗚噓奚危以哀寘寘

祭林叔和文

嗚呼我少狂勇自喜先登援而倚者獨君弟兄人之所利

我之所諱君不我同亦不我異君質甚和內涵至剛學婉而茂行沖而芳名馳勢奔其難在止始約終窮要信於己如水發源細而常流行遼雖大豈爲海謀如山定居物所倚鎮皆欲爭高摧壓必盡截彼委羽密化潛符敬不敢斥號君華廬芭芭生民之死奚辨有德者貴無德者賤昔君過我一樽一觴春荀秋花爛熳隨几履迹後會不果其來昔趙永斷叢草新栽竹遠莫將菊尙可把薦君之清移植壠下

祭王木叔祕監文

嗚呼忠者上之所倚也孰盤石而不移明者事之蓍蔡也孰鑿燧而不欺廉所以絜其身也非芒玟而力持諒所以端其友也矣激烈而正詞孝山維高岷岡維平舒以春溫斂以秋清吃其少時已有前輩不汲以進不撓以退曷徐其行曷亟其止垂拱之侍無幾日兩鹽梅腥熟終歸臭腐庸夫嚇哉哲士背顧公昔浮舟篤言東流排我籬戶笑談忘憂身藏人往徒載遺像後生觀之猶得髣髴

祭蔡行之侍郎文

乾道初元始變時文公倡總角捨靡擬醇機杼自生筆墨爲春太學南宮偏魁等倫咎策忠憤直詞大振名傳外夷氣蓋先民賜第而歸猶未冠紳廿節忘卑樂志忘貧疏食則誦八音遞陳歲莫日斜幾就隱淪然不介意形于歎嗟孔子所賢匪直也人平居寡言莫能疎親及見於用黑白洞分政和以安布在全閩有論有執西垣北門夏卿籌邊絕不與鄰衆方愕眙公何恂恂不貴其難而貴其仁既進趨陛朝服九賓燕爾玄酒公尸之類世故遷流多否常屯每輒中道瀟尾曳輪送公長亭柳色驟新秋風未落逝莫

我聞垂老喪朋將死離羣海覆河翻永矢斯樽

祭薛子舒文

嗚呼元化顯行衆哲繁興失其所弘寂寥罕成孰挈乎道而味以書孰安乎故迷性之初我雖空虛庶見子充千年羣疑百世孤通子生甚遲子知何速靡頹播種自致莊栽未聞先悟未喻先領虞夏昭回漢唐蘇醒危茲意持顛豈貌扶極古窮今以錙稱銖如車既成共載一轂誰將西歸懸折子軸竈從絳老辱於城輿忍同賈生賦彼坐隅山林皋壤我久退聽子胡爲然有覗無瞋寒泉沈沈露菊采采餅彝覆翻天地常在

祭何知院文

嗚呼蚤濫太學陪公下陳見謂温厚性良行諳逃佐清宮公陟諫長矜憐旅窮勸請勿往公聞國論余困讒言顯辨陰扶厥功倍焉公開小山燕豫邑里余又廢棄近通一水歲節勞苦醋盈匳籍海柑帶露白柿凝霜宜其百年相與勿替哀哉不耐千古同逝公倘永已余存幾時餕如茲觴從公以歸

祭黃觀復文

嗚呼昔同吳宮拂榻延筋子時少年未測我語子身亦疑隨使南去既歷三紀蒼涼成翁百閱滿臆千慮填胸乃能與我深闢淺攻學之難知非適今日自有經籍朋呼衆咈及余未死要徵以一卓彼鑒者爛如晨星有鬱彼蒙渙兮春冰悲子一昏不復再明八年豈多喪我四友子宗三失海綿嶽朽凜凜茲酹地將不受

祭宋廠父文

淳熙初載賓僧我遊我言甚切世設不訓子惠聞之如水

東流惟其所欲營外無求食或腐鮭衣或穿裘出或棲栽溪或狩浮若耶之曲雲門之陬拖筱獨往竟歲長留三墳蔽伏自世承周雷楚嘯塞日月昏幽予不人語人不予謀自悟自樂孰知其憂嗚呼天欲死我讒喪厥儔無復傳辯無復諧鄉無復影響千里相收寂寂永夜茫茫古邱不如我先放予白頭

祭薛端明文

嗚呼覩不以目而明聽不以耳而聰譬巧射之百發豈夥思乎發中由天分之素高與性命而俱崇故樂廣約言而能以理服物徐傳善論辯不以學為功蓋名重於諸熙翁多士其益宗譙獨悟與衆得皆自余之啟蒙彼建安之哉鼎外承嘉而弗同幸於公而無疑亦莫知其所從噫道術之難明非專智之可窮雖弗同其奚害公胡忖以自容偉

風雛之挺出貫千載而兼通悲復翟以先逝遂使使而奄終嗚呼方諫垣之始合兮謂禮樂之皆可舉何師干之晚試兮乃時命之不吾與位暫伸而志屈神尚完而形汨每相從於一邱付萬事於無語者老都謝寂寥誰主我但孤存有隕如雨

代祭梁夫人文

允矣夫人為世婦則瓊佩有憲笄珈是飾閨閫之秘貫難其德乃當夫心乃生相國河嶽作靈奎斗為文右我明言師長搢紳乾道之末釐齊百度洽彼北戎華夏安堵下多其子而知其母大國既啟衮衣而養言念鄉井安輿南往謂當益歡何遂泉壤嗚呼哀哉生人聲啓昔公極播望公承還收穡以哺夫人逝矣公昔剝顧而況不肖義均骨肉聞與相望竟能往復遙持一觴有淚如覆

祭李參政文

昔公預政轉敵為平勦辰一去峨峨幾程天綱具設發於妙齡肆茲退藏愈勵愈明今所未知古所已行方略部分如將使兵自家凝殘全取粹精一代文獻得其紀承予曰深仁鼎備再盡封疆既壞援扶將興奈何一朝長隔死生嗚呼哀哉道之方消不可蘇榮萬華搖曳猿鶴遂迎或泣不歌或飲不醒展轉其間奚置品評一念未泯獨公弟兄特於東南片善可能頰舌匪譽肺腸與存哀今無有士失倚憑老我何用明暨血香空留故書熠熠滿朕黃河北流大江東傾此酒逆遡洵溢公庭神倘挹彼助我或醒

祭劉酌甫文

嗚呼羽翮勁矣而不飛股腳具矣而不馳匪於樵漁穫獲鹽肥厥田一夫墝埆半之稅役有由令怒不移邑庭百弓

莽焉空基命為木客隨彼匠師出沒濤瀧吐吞渴飢竟以此死莫知我悲曰古荆溪美嶺合垂水錯如畫我哦我嗟曷不自放誰所縈維倘有鬼神攜以同歸

祭劉誾學文

公嗣雜端奕效若多從余楚宮榭酒笑歌其為二史迹作未久我適餞師再見京口比三召之余阮不開竟復改命不得至門道之合辭古云有數惜哉匆匆徇彼長路仰有茂木俯有清泉既老而休樂以永年公初秉德維蜀之望德成而尊四海順向凡今善人與夫志士無不相弔倚溪亡矣人生如贅何計往來我亦行死孰為公哀

祭林大卿淑人文

蚤與大農久參內署遂親闈與几接話語等以賢孫嬪於戚息恤媚兩盡意愛兼深鼎食再豐況值年齡之永丹砂

累驗宜招氣脈之回慶甚生樂悲成死隔酹觴有溢揮淚若流

祭林宜人文

字夫之孤過於己生敬夫所尊如其父兄赤岸之林累百爲儒皆曰夫人其譙宜書母因子亡姑以父喪婉也二孫孰撫彼旣理有逆施事有闕虧惟其不瑕足以永歸

祭內子令人文

世言夫婦蓋有等差予於婦職得之實多外直內正無一邪曲我每敬愧自消其欲私願旣然使有中壽侃侃雝雝家道可久自予之逝豈姜別隨宦滯下天三嫂徑歸我病大熱傫然枯崎斯命也歟抑天所棄開元之陽繚其□□□□若孩遲我同往

代子祭令人文

某僅脫童丱識未及遠教而使立則母之願養之以成惟母是依何圖一朝割裂至此彼永存者無形無聲我母之去日疎日隔自戊子至今日始克昭告哀哉痛哉

祭子三郎文

噫嘻汝其幼成耶汝幼旣能率禮長必能行義教以良師如護珠玉日望成立如養苗稼何物怪病如迫寇讐我但迷癡莫敢挽奪方葬汝母俄喪汝生哭淚縱橫同日異說汝其誤□□□事雖癱瘓而難持我欲合之彼固離之我欲成之彼固敗之我身無堅變□則宜念汝何罪今也併罹我汝絕同振手於茲哀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雜著

書常希古長洲政事錄後

故贈諫議大夫常公安民紹聖初任御史所排治姦人甚多獨言蔡京黨與已就必亂國家最爲先見後竟入黨籍以窮死卒長洲邑人尤愛之至以俚語目爲生佛自言待保正以古比長閭胥不任吏以全吏用刑如醫之愈疾不妄投藥可謂方畧先成於心非復隨世寬猛之偏術也是時長洲訟牒二千青苗常平尤峻西師屢買衣襖蓋縣之難治久矣豈獨今爲然士挾苟簡因循以馭之則其厭俗之日衰而卒無善政亦何怪焉常公以節聞天下不以吏能自名也然必錄者官無不盡之職而治民者古人所以示爲善之信也今之爲善士者皆言不能爲縣爲縣者必不能爲善士此又非也余得此錄於公之孫衿因記其末

題潘彥庶舉書辨正

潘彥庶少有五色筆本州亟薦送使只用三場之巧久當取危第官職惟意所擇爾顧乃輕鄙舉子學出經入史於衆人思慮不到處下議論空寫卷子上竟莫遇精識宜其棄擲也今遠去漢陽僅作數十弓手頭領彼以舉子學典州奉使者方當低回受役手板顛倒色如暗塵始悔前所爲矣悲哉余愧非精識其舉書辨正寂寥十數簡謂古人之書必待已而決頗亦疑之至分別商鞅諸葛亮張華姚崇等知古大臣體與南北形勢國是所歸中今日利害之實然後信其的確有用地奇士也彥庶行矣漢沔之間草樹蒙迷後蘇前禰棄擲甚衆世終無精識乎徐截以歸益盡力於古人奚悔焉

題謝道士混元皇帝實錄後

世儒困病老子之徒矜大老氏今謝懷英此書矜大尤甚欲自使其徒尊誦之可爾懷英故爲士人將以示其爲士者則可乎余觀司馬遷老子傳言孔子歎服老子隱而著書莫知所終言老子二百歲又以太史儋即老子又言老子子孫至漢有仕宦者蓋其隱顯不常變化難名自周以來記之矣何必道士也天地定位也人物定形也壽夭貴賤可約而推也愛惡苦樂可狎而齊也此世論也人之爲天地天地之爲人統氣御形而謂之道者非世論也學者存之而已

題薛常州論語小學後

一人之身衆人之身也一身之家天下之家也一士之學萬世共由之學也不以其身擬衆人之身必自成其身其身成而能合乎衆人之身矣若夫私其身者非也不以其家累天下之家必自治其家其家治而能合乎天下之家矣若夫私其家者非也不以其學誘萬世共由之學必自善其學其學善而能合乎萬世共由之學矣若夫私其學者非也師雖有傳說雖有本然而學者必自善自善則聰明有開也義理有辨也德行有新也推之乎萬世所共由不異矣謂必用一說一本者以學爲誘者也不一說不一本而不至乎其所共由者以學爲私者也常州先生薛氏著論語小學教授留君刻於學官某謹書其後

進故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臣聞魯爲因舊之國定公非開治之君然其所問猶欲求邦之所以廢興且以一言爲斷志如此其切詞如此其急者蓋當是時王道蹟衰而未息其君臣相與議論尚能參稽於義理之初而未盡埋沒於事爲之末故也自禹承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伊尹訓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是則君臣各知難而任責人主必捨己而求是乃從古致治之本原春秋以來幾失之矣臣嘗因孔子之對而論之夫推興喪者治之理而順樂易者人之情然而克艱乃致易之原也受逆乃得順之門

也人情見美而心好即安而意悅常欲以易求易而不知其難以順求順而不知其逆也故因一易造百難因一順生衆逆輕則疑阻橫生怨謗滿前重則矛戟森起殺戮相繼展轉僭叛靡所定止而身與家國從之爲得其順且易哉治道有二內理也外事也事著而有方故任之欲難難則行行則勤勤則業廣積日累月而無事不舉非致易乎理微而無形故察之欲逆逆則止止則思思則理明心融意浹而羣疑冰釋非致順乎外業廣內理明治天下不能加毫末矣此爲君難所以爲一言而興邦而唯其言莫予違所以爲一言而喪邦也臣觀三代以前君臣共治無一事不難無一語不逆如彌田疇如作室屋如利器用無一苟且以就隋偷者及其功業光美垂布簡册順易孰大焉後之君臣或有所要嘗

有所容受不必盡合遂稱治世然其去古人則已遠矣況於忽所難趨所易安所順捨所逆以酖毒爲甘美而寢積薪之火者可不畏孔子之言哉

胡睿名說

思曰睿睿作聖案字篇壑古文睿字也由思得睿由睿得聖古人常道也而近世學者諱之以爲作聖當自蒙蓋疑睿之流於薄也信如古文從壑則不流矣胡泰然予自十餘歲敏讀能文詞思致超越學而不倦求知其止也余爲名古文壑而字彥思率其常防其薄也

守禦錄

右劉教授永嘉守禦錄錢君德載刻於州學往歲王師北伐德載與劉平國援此論其守謀增陴浚隍豫儲擬以待非常既虜復請和事亦已然君之志不可誣也今遂刊布

其書甚善不惟郡人當安不忘危且使無寓人修牆屋猶知任拒守之責而況於保障扞禦之臣乎

題桑世昌蘭亭博議後

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倫擬而定武石遂爲今世大議論桑君此書信足以垂名矣君事事精習詩尤工其即事云翠添鄰壍竹紅照屋山花蓋著色畫也

題畫婆須密女

舊傳程正叔見秦少游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瘦是學士作耶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薄徒遂以爲笑如此等風致流播世間可謂厄矣且華嚴諸書乃異域之放言婆須密女豈有聲色之實好而遽以此裁量友朋乎志意想識墮虛假然則元祐之學雖不爲異邪所攻其所操存亦不足賴矣此蘇黃之流弊當戒而不當法也

答高宗丞

錢塘示余石刻脫叉公紀曾孫子潤大宗正丞十一字問久不報始參預樓公大防書此銘謂姪其從姑者女姪非男子也又改宋州爲南都越州爲鎮東軍余以爲適以完新爲一新按左氏姪從姑子國與焉會於祝其實夾谷與樓公所改義不合古文簡質指名予我通一稱術不窮窮然自別也章懷太子以治爲化柳子厚以治爲理至韓退之則本名不諱況嫌名耶大宗丞求余初稾因併錄異同以遺之

題歐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後

余嘗戲語鄉人河豚雖毒而人能啖之毒又甚矣梅聖俞勤勤警人以參河豚致死乃謂龍蛇蝦蟇爲無苦其爲人計固厚然二物獨何罪乎因仲止寄此刻謾題以當一笑

久別安隱

題荆公詩後

或言蘇公書荆公局下數家村詩疑武陵源句爲不工且云也是別無好韻審術則欲宿娌桑門當又疑矣

題石月硯屏後

歐陽文忠公石月硯屏余見於陳文惠公裔孫忠懿家云公昔所贈也歐公愛玩不自持至謂兩曜分爲三蘇子美梅聖俞又各爲說美惡相攻反令此石受垢良可歎爾物之貞者世不必貴常貴其似然相似之品亦多詭其偶然又皆人所共見不甚異也月中有樹世莫能見特相傳爾石章正圓白中涵樹文因其可見象所莫見雖難言之若相傳爲不謬則以石劍月有是異者矣況經諸公辯博之論垂二百年乎陳君宜寶藏也嘉定癸酉

書龍川集後

余既爲同甫序龍川文而太守邱侯崑長刻於州學教授侯君俶推官趙君崇嵓皆佐其役費同甫雖以上一人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遺稾未備愈久將墜貞長不惟收卹售故存其家聲可以託生死厲薄俗至於避然以其文字廢興任爲己事僚友一時志同義合相與扶立俊豪魁特之緒使流風餘論猶能表見於後人蓋知古太守職業者也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放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急就之比而寄意尤深遠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畧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若其他文海涵澤聚天霽風止無狂浪暴流而回漩起伏縈映妙巧極天下之奇險固人所共知不待余言也

題陳秀伯碑陰

余既銘陳君昂重言曰昂母林氏同縣林坳里人生十八年歸先人林氏富陳氏貧父祖同宦學道里常千餘抄從姑窮舍中插櫂自戲歎曰是可長處乎盡傾齋裝悉買田始治屋今礪碕東山西奧三村多遺疇焉余固疑陳君無所合於世何遽至給足而夫人能以枝葉芘本根克私成公信天下賢女子也有儒業無儒效衣食併日門單戸寒故昔人以爲誤悔之久矣自君高及昂爲儒累累效無寸尺誤豈少耶母棄昂時未三十爾然而上伸舅姑之養下隆子孫之託皆夫人力也不可以無傳因書界昂使刻於銘側嘉定八年正月□□日

趙汝駉爲台州屬縣請建屋以藏戸版余爲名曰孔先而著其詞

非籍不有惟籍乃守先聖所正後學敢謬臨海之邑俞米寸帛必信必實以作民極嘉定八年二月

題二劉文集後

按周博士集元豐時永嘉同遊太學者蔣元中沈彬老劉元承劉元禮許少伊戴明仲趙彥昭張子充所謂不滿十人而皆經行修明爲四方學者敬服者也紹興末州始祠周公及二劉公於學號三先生余觀自古堯舜舊都魯衛故國莫不因前代師友之教流風相接使其後生有所考信今永嘉徒以僻遠下州見聞最晚而九人者乃能違志開道蔚爲之前豈非俊豪先覺之士也哉然百餘年間緒言遺論稍已墜失而吾儕淺陋不及識知者多矣幸其猶有存者豈可不爲之勤重玩繹之歟

題張君所注佛書

黃巖張士特示余注心經金剛圓覺楞嚴四十二章及標題節注經律糾異等皆備昔余在荊州無吏責讀浮屠書盡數千卷於其義類粗若該涉今觀張君貫穿出入證會反復悉從舊文不以私意爲之說也至於要言微趣人所難知往往迎刃冰解則多自得之矣按四十二章質略淺俗是時天竺未測漢事採摘大意頗用華言以復命非浮屠氏本書也夫西戎僻陋無有禮義忠信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間披析解剝別其眞妄究其終始爲聖狂賢不肖之分蓋世外奇偉廣博之論也與中國之學皎然殊異豈可同哉世之儒者不知其淺深猥欲强爲擯斥然反以中國之學佐佑異端而曰吾能自信不惑者其於道鮮矣余既爲張君題所注佛書併記一事貽人范東叔自云在學省時晨朝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鄉省問念佛爲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爲老卒所課偷東叔因言誦此書三十年矣余問詰東叔楞嚴要義安在東叔沈思久之曰如雞後鳴顧瞻東方已有精色此是逼撲到緊切處也余聞而歎息夫不讀者固不能知而讀者之知止於如此嗚呼安得以張君所注語之乎

題陳中書孝廟聖政序藁

公鞏子師崇言公親以二藁授之使謹藏勿墜意殆有託云時李侍林巘已具草光宗更自命公蓋公之文得用於大典冊如此可謂儒者之盛矣余觀公一生苦心窮力稽事驗物發言成章其可以緝熙國經扶補民病者甚衆顧偶未用也君諱益求他藁亦謹藏勿墜曾當有用時如晉修范武子之法漢條賈誼董仲舒之論然後爲盛爾

題宋晦菴帖

謙伯別久一日過余將爲長興縣出朱公此紙方急迫了劇邑乃不忘博學審問之功他日聞其政必異於今人也

題陳止齋帖

右濟村石洞十詠余嘗評公不用詩家常律及其意深義精自成宮徵而工詩者反皆退舍殆過古人矣然惟公能之欲學者輒不近也

題張都官送行詩後

張公送行詩及題卷後者司馬范公而下瑰瑋名士往往在焉言語字畫森然眼旁欷愾其人不寐竟夕

題張漢雲谷雜記後

張清源篤志苦學出入羣書援據羅洽欲於周丞相洪內翰中間更展一席地非凡材也余素以穿陋自媿班盡殘年僅得親近其論日聞所未聞不亦快哉消宅編載張安

道花丹名事恐誤當更考正

題蔡君進書後

蔡君爾書文詞温雅所論皆田里實利害也然其病在於本源夫巨濤汎濫流蕩漂溺至以滔天滅木爲患若使反窮則波浪靜矣余不識君而嘉其有憂民之心姑題於末

題韓侍書帖

韓公子師守東陽樓公景山爲博士以文字相從游常乘月至敎授廳五柳堂對北山蒼茫有無賓主更賦漁樵互答鼓角動乃歸諸司不能容韓公竟罷去當時有識者皆怪訝謂此乃古人遺風前輩雅韻奈何反被劾也今帖所謂奇文大篇流傳人間蓋不誣矣

題端信師帖

端信大師自天台敎觀兼習諸宗性義融徹詞辨鋒起宿熙初都下禪講僧多宿舊名人師年少操矛入室援據今古中其機要咸相顧歎駭曰信書尉不可與爭也國子監主簿戴公良友意疎而識甚高下在目師未嘗假借有狎疑詭問必齊析首末使傲消氣折乃已甄公尤畏之闔戶長年人莫識面惟教其徒令速趨西方空寂無世間名利語以此自終余每病學佛者徒守一悟而不知悟本或外示超俗而實墮俗紛若師庶幾免矣

呂子陽老子支離說

永康呂皓子陽解老子既成以授余用褒諸子各騁私見爲書戕裂王道而恣於曲學聃其最甚者祥祲所蒙大義微矣固不得而强同也每嘆六經孔孟舉世共習其魁俊偉特者乃或去而從老佛莊列之說怪神虛霍相與眩亂甚至山棲絕俗木食澗飲以守其言異哉子陽再試省司

不中遂絕迹科舉當得累恩亦棄不就有高退之節歲青黃散穀數千遠村窮乏皆賴其救有任卹之義方少時適會父兄有詔獄上疏孝宗且納所居官天子感動立命處冤枉併緣坐得釋五十餘人有幹子之孝既隱居無用獨教其子殊殊亦凜絜孤立出處必以度子陽實知之矣子自爲師友有察父之明門內肅如也閭里雍如也非所謂魁俊偉特者耶雖不解老子亦足以發身成名矣子陽愀然曰我性物理而進於道天地之至公也眇眇乎身名奚有夫合性情之正而爲言者聞道也即性情之安而爲言者近道也子陽詩歌文字多自得意高處往往不減古人近道之言也雖不解老子亦足以身名兩忘而進於道矣雖然山林之士倚幽樹激爽流放飯永日爲情而已子陽於是書贅附孔聖賢出入釋老用力甚勤譬夫博奕愈於已也

和李參政

識貫事中樞紐筆開象外精神傳觀今力異常鈞衣我六銖著閒　周后數章命精舜儒一點若心啄殘棲老付誰論設要睡餘支枕

某往從呂丈伯恭道歐公初爲執政時言不患而得與既得而不患失呂丈曰至論也某云只爲不合有僥幸做官職之意呂仔思久之曰此說太高所論竟不決而能今偶用內制集序中支枕字追憶前語併記於此

題周子實所錄

余久居水心村落農夫圃翁其談隴畝間有士人來多言場屋利害破題工拙而已周子實數過余必示以前輩舊聞每得一二耳目鮮醒眞於衆叢中不啻夜光之照故

希也古人多識前言往行謂之畜德近世以心通性達爲學而見聞幾廢爲其不能畜德也然可以畜而猶廢之狹而不充爲德之病矣當更熟論

王夫人畫象贊

摯別而有和均之德淑順而有堅貞之力以之養生家道興以之訓子家法成身聚五福天祟百齡俯孫俯曾象其儀刑

題林秀才文集

林君自言賢良宏詞雜論著凡三千篇時文亦三千篇然猶不得與貢籍中所謂一冒子者較其工拙鬢髮蕭然奔走求已可歎也昔東方朔上書亦至三千牘漢武帝覽之輒乙其處君儻有是意乎

題張聲之友于叢居記

仕而改室雖古人止於自崇兄弟則因其舊不假慮矣兄弟之子又慮不及矣非其恩薄也勢則然矣若夫高棟大屋涼軒燠館樓閣照映而又多設空基以廣異日之不足如聲之之爲者蓋千百不一見也然則古人不能而聲之獨能之何其以是心其是力邪張氏之居曰陶山由回水明慈秀待蔚如善書者開元以來世有冠冕自元豐至開禧第科目者十三人聲之嫁娶孤子女親戚朋友待以葬埋衣食甚衆爲人俠疎談笑放曠江湖間其立朝治民固當世所推而余獨記其細行如此

溫州州學會拜

射鄉飲酒古人最盛之禮主於公觀聽齊言動故道藝可合風俗可同也世遠民散雖拜揖蹈起各爲一家之私閨閫異儀鄰比殊用各安其習而不能一矣今州郡不得與

國擬太守讌鄉大夫之任也然皆以錢穀刑獄搏擊擒捽爲職不復肯顧教化禮樂之事博士師道也固宜行之哉三山陳垓教授溫州歲之初吉延諸大集踰千人未已余老病不果出聞其尙德貴齒與古義協儀序曲折粲然成文人人勸酬長幼盡醮多閑暇自得無勉強急迫之意嗟夫王道之始觀此何遠雖進於鄉射飲酒可也道藝可合也風俗可同也在終成之爾

題拙齋詩稾

王君大受字仲可初載骨望常疑病甚聞其父克明豪士也隱於醫死能復生廢能復起強自載詣門視之曰無苦久客心動耳留薦燠館食輒膩君時甚小父子同其起居把酒談笑晝夜相屬竹壑欣然忘還踰月搖大舫送至都執手珍重而別余以是奇君紹熙四五年光宗疾不能調重華諫者傾朝謗者盈市憲聖后兄子琚最賢君因琚奏孝宗陛下惟一子不審處利害忿國人騰口取名於家計大不便且群臣以父子禮故諍不敢止陛下何不出手詔云皇帝體不安朕所深知卿且勿言須秋涼朕自擇日與皇帝相見耶孝宗善其策會晏駕不果用慶元初徐誼以忠被讒徙南安軍勢洶洶未已君謀爲薄誼罪者一日韓侂胄女歸寧忽致誼書侂胄發函愴然卽移袁州方議再移使臣蔡璉妄言牽引誼衆爲誼懼君調護從容竟得移婺州尋歸故郡矣於是胡紘劉德秀等多架造險阨欲株陷良善人人皇恐不自保君又請琚白太后詰外庭毋更論往事卒消黨禍力十居六七其慮存國家以人材否泰爲己憂樂余實親見至他救過解紛功尙多有非余所見故不得而言也士影隨嚮接或毀君太過余亦不取也君

之峽箾通綺而詩特工前四十年余固已稱之自後歲別爲什什必愈進格愈老字愈嫩語益近趣益遠冰凝水泮不可離合也豈謀臣智士遁藏草野能終身不耀養其心至矣而文采晻曖無名以傳騷人墨客嘲弄光景徒借物吟號夸其名甚矣而局量淺狹無道以守若君憂患不干其慮而詠歌常造其微庶幾兼之也瞻笠澤烟雨之上西湖花月之下君未嘗不留連顧賞余亦一二寄懷其間矣昭武雖佳山水惜君羈困淹躓而余既七十謝世待死無復會期矣讀此稾盡損卷遐想因以其平生大節綴之於末

題唐誥詰

唐字於中代多作欹側枯瘦體而八法遂散然此書有韻態尚未失痺麻散餘意也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然皆曰至二程而始明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餘承襲領游楊尹謝之流而張呂朱氏後時同起交闡互暢厥義大明無留蘊焉竊怪數十年士之詣門請益歷階覩奧者提策警厲之深涵玩充溢之久固宜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聞與衆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豈敬其師之所以覺我而謙於我之所自覺人歟天台陳耆卿生晚而又獨學奚遽能之冉然觀其簡峻捷疾會心切己則非熟於其統要者不能入也總括凝聚枝源派本則非博於其倫類者不能推也機鑰巖祕門戶攝則非老於其家室者不能守也幻萌榮動春華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蓋數十年所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嗟夫余雖後死而素無其質終不足以進此道矣使子及其時步趨規矩於親領密承之間回復折旋於互暢交闡之盛不挺然異材乎不柄授之以扶翼其教乎愧余之不足進余昔之言也美子之不可及余今之言也當以今之言爲揭

贈薛子長

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爲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篤行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不存於憂世雖仁無益也今世之士曰知學矣夫知學未也知學之難可也知學之難猶未也知學之所蔽可也薛子長往蕪湖將行出此紙請書於余媿無以答之

錢則甫字說

錢翼世自天台來言曰惟名先人所命而未有以字敢請按戴翼其世漢詔策語也爲字曰則甫夫則先王之法非

戴翼其世之謂也戴翼其身之謂也身不能翼世於何有六七聖人皆以身之道顯而孔子述之故論世識故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始於是矣周道衰上不知以身爲本而皆以世自名凡所爲立私智挾狩說無不欲破壞先王之法而卑薄其身者然則世安從治而功何由成宜其不能反而日以仆滅也漢人淺陋不原古始黃老道德之意申韓法術之學皆破壞先王之法者也而謂其欲則先王之法皆斵喪其世者也而謂之戴翼其世嗚呼可悲也已子質高而智明必審擇而固守之必義無利也必厚無薄也必安無躁也必垂於永久無苟於一時也皆所以則先王之法而戴翼其身也世不是之取而奚取

題王少卿家範

王公彥洪官有清節訓兒赴官一紙細碎周悉子孫遵行

之皆爲廉能吏蓋根本正則推於枝葉不差也如言不可記者即是不可爲以責人之道責已恕已之心恕人考罪須判畢予酒後不可嗔責人之類因前輩所嘗知其見聞有自來矣

陳漫翁祭器述

君始終三載一郡之士皆以爲能拊廣志意長益見聞因其賞識知名者百餘人有急政疑議密贊顯辨赴之若飢渴浮於經紀學舍資用雖簞食瓢飲家法當然而調度宏展無所爽之固其餘力也將解去又汲汲爲此器頗以俸錢佐之曉勸矣守者詳無散亡零落籩豆遷之事古義在焉觀物而人存猶可以寓諸君之思也

題陳壽老文集後

建安中徐陳應劉爭飾詞藻見稱於時識者謂兩京餘澤

由七子尚存自後文體變落雖工愈下雖麗益靡古道不復庶幾遂數百年元祐初黃秦晁張各擅毫墨待價而顯許之者以爲古人大全賴數君復見及夫紛紜於紹述埋沒於播遷異等不越宏詞高第僅止科舉前代遺文風流泯絕又百有餘年矣文之廢興與治消長亦豈細故哉今陳君詩雅之作驅驟羣言特立新意險不流怪巧不入浮建安元祐恍焉再覯蓋未易以常情限也若夫出奇吐穎何地無材近宗歐曾遠揖秦漢未脫模擬之習徒爲陵肆之資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周目前之用固難矣又安能及遠乎君之爲文絡涉既多培蘊亦厚幅制廣而密波游浩而平錯綜應會經緯勻等齊翔枯筆之後安徐若步之末若是則爲之廟郊而玉瓚黃藏之林藪而幽願根矣君又辭其所從不求强同貫其所與毋爲易得擬揜一心之信者鮮百世之公則何止於建安元祐之文也君必勉之

題錢夫人碑陰

銘初用尤元壙記已而使君謂余承務累贈朝請大夫錢氏積封太宜人孫曰坡孫迪功郎溧水縣主簿彝孫朋孫稱孫思孫孫女壻曰鄉貢進士黃鞯承務郎鎮江府脊椿庫陳續已卒曰周劭學郎裳正未嫁曰某曾孫男曾孫女皆三人蓋壙記後事夫爵列之極孫曾之次有家者甚重而余文已就不可復益矣異日盍刻附其陰

陳子淵等字說

老子稱淵兮似萬物之宗老氏之學以自下爲高淵兮所以似物宗也故字宗曰子淵大學曰欲齊其家先修其身齊家人之所急修身人之所緩不修其身未有能齊其家而人不自知徒病其難而莫獲其效也故字家曰子修詩

曰基命宥　繼之單厥心肆其靖之密而靖物之所歸而命之所由先也故字密曰子靖蓋周則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萬矣然未究其義宥者寬以待人也在者撫以察己也故字宥曰子在

題劉潛夫南嶽詩稾

往歲徐道暉諸人擺落近世詩律斂情約性因狹出奇合於唐人夸所未有皆自號四靈云於時劉潛夫年甚少刻琢精麗語特驚俗不甘爲雁行比也今四靈喪其三矣冢鉅淪沒紛唱迭吟無復第敘而潛夫思益新句愈工涉歷老練布置闊遠建大將旗鼓非子孰當昔謝顯道謂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留連光景之詩此論既行而詩因以廢矣悲夫潛夫以謝公所薄者自鑒而進於古人不已參雅頌軼風騷可也何必四靈哉

題周簡之文集

頃記十五六長老詰何業以近作獻則笑曰此外學也吾憐汝弱不自活幾稍進於時文爾夫外學乃致弱之道也余婉詩卽棄去然時文亦不能精也故自余號行累數十百人皆得大名登顯仕而終不以文稱比歲詞人文士角立傑出磊磊哉一日垂出門周君簡之遺余書及雜詩文五篇駁異因同登明遠樓徧示坐客無不改觀屬目所謂角立傑出者也然外學旣工而時文又精所以難也今之公卿好文詞者甚衆子豈不足仕未偶挾二能而求遂其所欲將無不可

題永豐趙直閣廟節義錄

余讀趙公節義錄至曾蒙吉公宰永豐專以誠信待人而去煩苛之令軍興調發旁午一介尺檄不以擾民百姓愛

之如父母雖古循吏不能加蒙永豐人也所記當無不實周公謂其敘載訛樸士章章直據所見不論歲月爾然則公平暇日旣能以子弟之道調其民惟恐傷之故寇擾卒起爲之自將前死不復顧計謀義在一邑不私有其身而然也若世之爲長吏者方無事時以威詐籠脅取民如不及有難必委而先逃無足怪矣夫令之存於民也深則民之報於令也遠是宜廟食如社與邑相爲無窮而陰幽動魄猶足以芘其一方不可得而誣也

跋劉克遜詩

著作正字及退翁兄弟道誼文學皆賢卿大夫天下高與之不以詩名也克非始創爲詩字一偶對一聯必警切深穩人人詠頌克遜繼出與克非相上下然其閑淡寂寞獨自成家怪偉伏平易之中趣味在言語之外兩謝二陸不足多也自有生人而能言之類詩其首矣古今之體不同其詩一也孔子誨人詩無庸自作必取中於古畏其志之流不矩於教也後人詩必自作作必奇妙殊衆使憂其材之鄙不矩於教也水爲沅湘不專以清必達於海玉爲珪璋不專以好必薦於郊廟二君知此則詩雖極工而教自行上規父祖下率諸季德藝兼成而家益大矣方右鉞其友也當亦以是語之

題姚令威西溪集

初完顏亮來寇舉朝上下無不褫膽迺云虜百萬何可當惟有退走請獨姚公令威抗論沮止謂今八月歲入翼明年七月入軫又其行在巳巳者東南屏蔽也又推算太一熒惑所次皆賊必滅之兆未幾亮果自斃江淮復安余嘗嘆國不可無智士不智於人當智於天方是時姚公策我

能必勝者智於天也公著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豈獨智於天哉惜其盛壯不預采錄晚始召對殿中忽感風眩而死悲夫余不及識公而與其子僅從從孫鎔以公西溪集叢語遺余其古樂府流麗哀思頗雜近體詩長短皆絕去尖巧乃全造古律蓋加於作者一等矣至以易肥遯爲飛遯引注說文不若是忿以辨孟子不若是怒尤非余寡見淺聞所能到也大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考詳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謬余旣不學又不得見如公者而師之徒掩卷追想於百年之外爾

題潘刑曹郎帖

初王倫歸自北朱弁洪皓皆附家問至虜蓋有意就和也朝廷因命潘公致堯亟往於是二聖始得問高宗中興虜迎送以禮往反不越期旣而韓肖胄胡松年再聘遂與李

永詩玉謝偕來矣當其時以天下之大寄命於一使諸公無不趄徙步至執政侍從者潘公之孫傳監天富鹽場爲余言公使還得刑曹郎竟以此終獨不盡用何哉傳善於鹽事玉環人甚愛之而明辨果決識情僞論議常透底裏使有知君者或當繼其祖焉

題沈朝議得何清源帖

往在荆渚有蜀客繫舟出數十大卷皆本朝名卿札書也良以得縱觀爲幸如清源何公書今始一見爾沈公自罷宋州僉幕終身不復仕靜退無求之澤宜庇其後人哉

題掃心圖

以爲無可掃則掃之者妄矣以爲有可掃則是掃安從起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其精其一其永勿失

題薛仁靜墓

薛景石之弟名山字仁靜死嘉定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葬九年四月二日墓地曰丁亥横山君常讀周易行攜坐挾終身不釋人與語多不答或徑起莫測其意

題黃嚴蔡沖之墓誌後

君之賢余蚤得於其兄博士畧具忠翊墓中今又讀幾道所誌君梁益信然幾道敘君能捐所有以與人甚詳而言君能自致其所有則畧今其已驗之法固在使滂兄弟舉而行之富復如君則捐所有以惠鄉黨不爲難矣不然則自所有將不足而安能及人滂尚勉之

跋義役

保正長法不承引帖催二稅今州縣以例相驅訶繫鞭撻遂使差役不行士民同苦主預醵錢給費逆次第其先後以應期會名曰義役然則有司失義甚矣余嘗間爲保正者曰費必數百千保長者曰必百餘千不幸遇意外事費輒兼倍少不破家蕩產民之惡役甚於寇讎余嘗疑之官人以牧養百姓爲職當潔身馭吏除民疾苦且追則有期約日以集使賄必行應追者任之可也民實有產視稅而輸使賦必重應輸者任之可也保正長會議督促而已何用自費數百千及百餘千甚或兼倍以至破家蕩產乎且此錢合而計之歲以千百巨萬旣不歸公上官人知自愛又不敢取誰則有此余欲以其言爲妄然余行江淮閩浙洞庭之南北蓋無不爲此言者矣嗚呼此有司之所宜陳者也余忝爲吏不得爲令佐自試其術以破余疑而不能意殊慘然因孫君義役書成輒題於後以告其得爲者

題瑞安季葉煟出蘇黃二帖後

畏敗羣之民掣循吏之肘爲監司帥守者通患也山谷此

帖郤當使上官見之或能爲君助乎蘇書與董氏親書皆君家舊物源流遠矣淵明薄宦窮愁蘇公謫居安命法正應衛君以材名受舉治劇縣方當忍事愛民終成美績恐輕懷此意他日隨機感觸將動浩然之思不可不先慮也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文九首

奏劄歷代名臣奏議九十七

臣竊欲明大義當求公心欲圖大事當立定論自獻者追忿自安者忘讎非公心也勇者惟欲進怯者惟欲止非定論也善爲國者務實而不務虛擇福而不擇禍條目先定而始末不差斯所謂公心矣措己於安而制敵之危斯所謂定論矣臣恭惟陛下將明大義以報國仇此其所圖甚不爲小臣實至愚不敢自謂有公心定論者然受恩深厚中夕數起故欲輒陳前語庶幾仰贊聖志之萬一言疏計拙無所取材臣罪大矣雖然條目先定非空談也措己於安非姑息也今或謂業既已爾儻試一決或謂且可收拾但循舊貫二論相持臣恐坐糜歲月古人愛日豈應如此臣願陛下先定條目之所當出者而高拱於至安之地然後責任羣力課功計效一事一物皆歸大原藩墻固疆圉實我旣樂瘠彼將倒戈戰勝而無後憂地得而可長守此天地之心祖宗之靈所以望陛下也

又歷代名臣奏議百四十八

臣聞君莫賢乎好士不衰臣莫忠乎愛君愈厚竊觀自昔人主渴想治功招徠賢俊意好所加不閒疏遠而四方之士無不承風延頸爭欲自竭及其旣衰怠忽厭棄視羣臣倐進乍退若鳧鴈去來不復計惜而其臣遂皆喪氣解體消縮畏避往往曰君不己用時不我容懷自疑之心興不遇之歎矣然則君之好不衰而臣之愛愈厚乃自古及今之難事也臣恭惟陛下天度淵沖聖心昭曠多士藂起衆善類升旬除月召惟恐不及罔因先容多出公論人材可以無遺落之憾矣雖其間固有已進而復退屢遜而不前將用而輒止願試而未獲者而況剛柔異性通介殊方毀譽多端好惡難一要亦未能盡合也固守以待察愛君宜愈厚蓋人臣之義當然臣願陛下益堅至誠不衰往好君門四闢萬方競進拔擢官使何患乏人然非眞賢實材不足以贊事業非多聞直諒不足以補闕遺非睦德醇行不足以紀民彝非孤忠峻節不足以勵士操非精雅不足以飭治學非本統不足以垂訓詞爲辨主拙爲巧師凡此不同并包兼覆納我洪造揚于明朝信國家之盛時矣臣惓惓愛君終始不移義畢於此惟其狂愚豈逃睿照

條陳堡塢五事（周應合建康志三十五○建康志此條卽綴於安集淮民狀末黃氏日抄六十八讀水心文集有屯田畫一申請狀載其大畧似卽此文蓋周應合以意移併）

一自江距淮地里闊遠加以豫梁殘寇未退人情憂疑未敢放心復業保聚之計只得自近而遠今欲先於沿江地分眞滁和三州各立堡塢一層如眞州則於瓜步滁州則於定山一帶（定山一帶係屬眞和州界緣沿江別無滁州地分惟定山一帶最爲徑便其滁州人戶願就此處保聚者聽從所有和州就役自合仍舊屬眞和州）和州則於楊林石跋不但緩急之際可以保衛居民亦可扞蔽江面以待策應（去歲虜騎蹂踐兩淮嘗於瓜步定山一帶剽掠及於楊林石跋窺覘江面今措置保聚最爲緊切去處）

一上項瓜步定山楊林石跋並合從官司措置隨其地勢或依山或阻水就加葺理務令牢實此外入深第二層更擇別有山水險要可充堡塢去處接續措置以次申奏其沿邊差官未及去處見已出給公據付忠義頭目等人分頭前去說諭各處土豪令從便一面先次團結本司卽與差官覆實措置乃量立賞格以示激勸今具所給公據如後（當司今差某人前去某州軍界內說諭本處土豪有信義爲衆所推服之人先與借補官資差充總首令各從

（隨運擇地利依山傍水可充堡塢去處團結人戶防備虜騎衝突日仰招誘流民復業且就便居止或有急難則入塢屯聚如保守無虞即當差官前去點檢照當司所定則例其中劄延丁補官資補行合開具下項三千口以上補進勇副尉五千口以上補進義副尉一萬口以上補進義校尉一萬五千口以上補進武校尉二萬口以上補承信郎三萬口以上補承節郎四萬口以上補保義郎五萬口以上補成忠郎右帖付某人仰教此前去多方說諭約關其已說諭到土豪姓名及圖畫寨塢去處山水形勢遂一貼說經申切待差官覆實施行）此項日今淮上如和州濼湖有胡知禮盱眙蔣山有滑兆兄弟等去歲皆自團結虜騎侵犯已能保守內濼湖曾射殺虜統軍并人騎諸衆遺屍至今滿河功賞未錄其他安豐光黃等處往往皆有土豪保聚之人官司要須因其險阻斟酌措置候見次第續行條具申明

一瓜步定山楊林石跋等處係是捍禦江面不止為淮民保聚之計合於內起蓋營屋屯駐官兵及應副本司官吏安泊脩頓錢糧軍器等（內倉敖甲仗庫等合用瓦屋）仍開掘壕塹築壘土城以備虜騎衝突及其餘接續措置去處所有工料錢米難以便行拘措歸一數目欲乞朝廷科撥錢四十萬貫米一十萬石付淮東西總領所樁管仍就總領所差官受給遇有本司支請即關牒照數支破候結局日具細數申朝廷照會施行（兼照若興此役流民必多應募因可以贍給之不至狼狽失所）

一今來所立堡塢蓋為各自保護一處及虜或衝突攻圍即互來應燒劫營寨出奇立功所用軍器合從官司量行給付照得兩淮民兵最便於皮笠紙甲皮甲短裝弩勝於鐵兜鍪鐵甲及神勁魁敵等弩遠甚又其工費難易相去十之七八此外如三叉槍短槍手斧提刀之類皆不可闕今當以十萬人軍器為率欲乞朝廷行下內郡逐急分頭置造施行

一兩淮地分除舒蘄通泰諸州人戶見自安業不用措置外有廬和濠光揚楚眞滁州安豐高郵盱眙及黃州故鎭無爲巢縣等處竝合從上項條具次第措置施行

送徐致中序（劉壎隱居通議十七按黃氏日抄大十八紀年備遺後出徐致中論書一條）

（蓋求本書次如此）

徐致中在舂陵得曾秉文筆法以自書論語大學諸篇遺予予得之贅言為作詩云歐虞兼褚薛字遠筆為塵今日觀來翰如親見古人蕭歸嚴號令當有活精神碑版荒唐久邈看走四鄰然致中書暴進而予素不知書恐見者嗤侮遂不敢損此因其趣龍豁承漫書以別致中云今人字不用法隨帖摹寫止取形似雖有巧拙豈足評論予問當用何法致中言王逸少則不可知凡書皆一法如匠造屋主人位置裝折不同木之分寸必應繩墨故分為點畫合而為字無妄施者致中所造如此當遂名家更須歸日驗之

勑郭君德誼應辟許（郭鈇石洞貽芳集二）

翁私淑於二張先生近詣卓越又與往時不侔甚辭嗣此晦翁朱先生東萊呂先生俱天下大豪傑一旦謝病公門百里內當有德星照耀非偶然也但天下一道出與處是矣十年隱求同將行義以達之籲獨超然肥遯而無濟世之心乎往日元祐黨錮之起流禍匪輕遂使濂洛關閩諸賢重足而立良可哀悼今朝政肅清禁網頓疏先生可出而仕矣且禮閣擇士公屢應制上名春官不偶數也然而賢譽藉甚聲遐播京邑相君留公渴想清塵方將以蒲輪束帛賁于邱園不日檄書下臨惟擬翻然改圖以應公府之辟大展經綸為天下開太平也幸甚（及金華志人物郭鈇止字德誼東陽人本集九石洞書院記所爲德誼作子津字希呂本集北有谷北務後江亭贈郭希呂詩而此文頗與先生他）

（作不類恐他人假託爲之附錄於此以俟再致）

又按黄氏日抄六十八讀水心文集載大學講義云前後接續皆講禮器公蓋欲以禮爲治者所講率明白而釋同增美質一語講之尤粹者曰私欲煩僻所謂同也禮與之周旋而同其作止使之陰自消弭如冰之於水春風之被物所謂釋同也禮之所加猶玉之山龍其文猶素之藻績其章也豈不燦乎其愈明哉所謂增美質也辭雖不免於文而理則善矣至講下文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則謂禮之於人可學而至非如竹箭松柏之本有而無待乎人愚意此公自有所見而經意未必然也松柏之有筠有心正以比君子之有禮豈顧二之而反謂其非如也哉然公之所以運連其講者實歸宿於末章欲稱財而爲禮不雜於人欲之流放

以禮從天下而帝王之統緒接也嗚呼後世之取財於民視古有十倍而用益不足民窮到骨朘削愈甚此禮之不立而財愈多愈乏使然也公倘禮學而尤精究財賦本末欲起而救之至切也講義其微意所在乎竊恐講道天子之學猶有本領在而此又其節焉爾

又載有翁靈舒詩集序云起魏晉歷齊梁士之通塞無不以詩而唐尤甚彼區區一生窮其術而不悔者固將以求達也如必待達而後工工而無益於用捨之數則奚賴焉君頭髮大半白窮縣田一頃蛙鳴聒他姓城隅之館水石粗足而不能居也愚觀靈舒四靈之一也水心所以序爲者如此而世以晚唐詩名者尚遙拜之爲宗師可嘆也已按此二篇皆不見集中而日抄載其大畧一在奏議類續陳傳鳴利害後一在序跋類歸愚翁集序後蓋宋本猶有而黎氏未之見也惜其全文不可復得已

詩二首

石洞書院（郭欽石洞貽芳集卷一）

好泉好石入君廬霧鎖雲封未敢居若把風光當豢饌豈
同經史作寒葅庭中書老易無過晛內蘭滋詩有餘只此
盡知賢聖樂世間青紫亦空虛

前日入寺觀牡丹不覺已謝惜其穠豔故以詩悼之（厲鶚宋詩記事五十四採珊瑚網）

牡丹乘春芳風雨苦相妒朝來小庭中零落已無數魂銷
梓澤園腸斷馬嵬路盡日向欄干躊躇不能去

校刊黎本水心文集書後

葉文定公集余家所藏但有乾隆時永嘉刻本雷憲刪序所謂於武林藏書家得全本補綴之者也每病其多訛脫又以意改竄頗類淺人所爲纔得方文輈水心文鈔本又於士友處見　國初大字本則永嘉本之誤皆自大字本出乃如雷序所謂全本即此書也訪求明正統時黎氏刻本久而未獲同治丁卯主講杭州於錢唐丁松生所得黎刻殘本中有抄補數卷未敢遂以爲據後五年以皖臬入覲同年錢侍御桂森出此本見惠首尾完善意甚珍之十餘年來宦轍所至輒以自隨竊惟宋南渡後吾鄉陳文節葉文定二家之文實非同時諸公所及予編永嘉叢書既刻止齋集水心別集謀重刊此本乃取事文類聚黃氏日抄馬氏通考周密浩然齋雅談李心傳道命錄吳子良林下偶談劉壎隱居通議景定建康志咸淳臨安志永樂歷代名臣奏議諸書所載水心詩文補正闕誤其他無可攷則永嘉本大字本方本與侍御元校本（不知校者何人似反以永嘉本改易黎本而其與永嘉本不同者文義別有所據今姑取其一二）亦有取焉或缺誤顯然可以文義推測知爲某字輒以意改定蓋取便頌讀而已至於各本文字偶有不同概不輒改以存黎氏之舊刻既竣復爲校注二卷附之於後著其所以沿革之故俾閱者得以訂其當否字句之異義可兩存者亦並著之以資參攷集中銘墓之文獨多所載吾鄉人物有可補志乘之缺者間爲詳其出處其關涉時事如職官選舉食貨兵制之類多見宋史志傳其偶用當時俚言及官牒中語亦頗見宋人說部輒就所知爲之注出亦爲後生頌讀設也惟前五卷所謂奏議者皆其別集自上殿諸劄四六謝表外實水

心撰擬進御之文黎氏編集時未見其書故所收不全且往往亂其篇次今既刊別集學者自當盡讀全書茲惟取文義較優者數條糾正此本之失其餘字句異同不可悉舉亦不復著也老病昏忘且鮮友朋之助以意改定又不免自蹈前人之失姑置家塾爲子弟諷誦焉不足爲傳本也

光緒八年四月遜學老人孫衣言書於邵嶼寓廬

水心別集

瑞安孫氏詒
善祠塾開雕

宋乾淳間永嘉之學盛於東南屹然與新安金華鼎足而立其諸儒著述之傳於世者若薛文憲之淵雅陳文節之醇粹葉忠定之閎博可以想見一時之盛而文章之工尤以忠定爲最同時講學諸儒自東萊呂氏外莫能及也忠定所著水心集明時已無完本正統間章貢黎諒掇拾散佚重爲編刻遂復顯於世至別集十六卷則僅見於陳伯玉書錄解題自黎氏編正集時已不獲見其全乾隆間朝廷開四庫館廣搜天下遺籍而著於目錄者亦僅黎編正集則是書之湮沒蓋已久矣春龢自乙丑冬攝令瑞安瑞安爲先生故里時吾師孫琴西先生方奉諱家居所藏永嘉諸先生遺書至夥因從假得別集寫本讀之歎其論治之精有益於經世欲爲重鋟諸版會代去未果也逮今年春春龢復攝江山而吾師亦以觀察需次江甯因寄貲

請校刻之蓋世之學者自此可以讀先生之全書矣此集凡進卷九卷廷對一卷外稾五卷後總一卷蓋論治之言爲多其論宋政之敝及所以療復之方至爲詳備春龢每讀此書至於資格銓選科舉學校新書吏胥諸篇蓋未嘗不掩卷歎息以爲古今之有同患也然則先生此書豈徒以救宋之弊哉士之有志經世者誠能熟復而精擇之上觀宋政以通之時務而勿徒悅其文章之工此則春龢與吾師校刻此書之微意爾同治九年十一月遵義後學李春龢謹序

水心先生別集目錄

第一卷

進卷
序發
君德一
君德二
治勢上
治勢中
治勢下

第二卷

進卷
國本上
國本中

國本下
民事上
民事中
民事下
財計上
財計中
財計下

第三卷

進卷
官法上
官法中
官法下
士學上

士學下
第四卷
進卷
兵權上
兵權下
外論一
外論二
外論三
外論四
第五卷
進卷
總義
易

書
詩
春秋
周禮
第六卷
進卷
管子
老子
孔子家語
莊子
揚雄太玄
左氏春秋
戰國策

史記
三國志
五代史
第七卷
進卷
總述
皇極
大學
中庸
第八卷
進卷
傳說
崔寔

諸葛亮
蘇綽
王通
第九卷
廷對
第十卷
外稾
始議一
始議二
取燕一
取燕二
取燕三
息虛論一（新征）

息虛論二（待時）
實謀
第十一卷
外稾
財總論一
財總論二
經總制錢一
經總制錢二
和買
折帛
茶鹽
兵總論一
兵總論二

第十二卷
外稾
四屯駐大兵
廂禁軍弓手土兵
法度總論一
法度總論二
法度總論三
資格
銓選
第十三卷
外稾
薦舉
任子

科舉
學校
制科
宏詞
役法
第十四卷
外稾
新書
吏胥
監司
紀綱一
紀綱二
紀綱三

紀綱四
第十五卷
外稾
終論一
終論二
終論三
終論四
終論五
終論六
終論七
上殿劄子（淳熙十四年）
應詔條奏六事
第十六卷

後總

水心先生別集目錄終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一　龍泉葉適

進卷

序發

臣竊以陛下循祖宗之舊特詔近臣於科舉之外薦聞天下之豪雋許以極言當世之事而考察其尤異者秩以不次之爵待以非常之用而天下之豪雋亦莫不欣喜自效願致於其間夫開天下以不諱之門納疏賤於至高之選此豈非堯舜之盛德哉而臣之不肖則獨有所甚憂於此何者治道本不如是之易言也而陛下必以言求之使臣而少言之歟則略而不足聽盡言之歟則可以聽而未必信而天下之不知者又將强言之於是天下之言雜然並進而其上莫能擇也則一切以爲空言而盡廢之夫以有用之學責臣等而卒不免以空言廢之此非陛下之意也

而其勢有必然者蓋自慶厤元祐以來箸而爲書者何其衆也其於天下之治亂軍旅錢穀之大計常先爲之畫而以意處之者何其敢決而不疑也其言之多思之深豈無一二足用於世哉而後進之士耳剽目習以爲言語文字之流使之運奇於異說之餘而求多於陳言之外足以敗天下之定勢則夫朝廷之上於其發謀舉事之際而何以爲守是故今日之患不患人主之不求言也而患其求之而不及用不患天下之不敢言也而患其盡言而無所用夫上有寬博無忌之心下有慷慨盡言之意皆前世之所不及也而其效止於若此此豈可不爲之深憂其故歟以臣所論士之深識遠見卓然特出有志於天地君臣之大義而務盡其精微以興起一代帝王之業者雖以漢唐有國之長其間不過數人而已況其不少槩見而泯沒於山巖木石之間者此臣所以中夜竊嘆廢食忘寢以爲陛下幸使因方正之選萬一能進於朝則其所以稽參成敗之迹而推原當世之故究特發其大意而無至於盡言夫廢置更革立命造謀而出政事於天下者天子與大臣之事也而疏遠一介之士豈得以借言之夫惟居安者不思其危習常者不察其變見近者或忘於遠獨任者或失於人計利太卑而求民太甚持法愈密而爲治愈疏至於經國之規御世之要切近而不爲陋宏闊而不爲迂盛衰之相因治亂之相易若此者臣皆有以發之夫朝廷之上公卿百官所以統天下而常患於不能知天下之情四海之廣南北異俗賢愚異慮而常患不能通朝廷之意上下不合則禍敗出於其中而不知故臣以爲誠略發其大意見於餘篇而又序其所以發者本末如此庶幾無猖狂驚世之論豫定必然之謀以逆墮於空言之譏而失明天子設科之意陛下幸使大臣擇焉

君德一

臣聞人君必以其道服天下而不以名位臨天下夫莫尊於君之名莫重於君之位然而不得其道以行之則生殺予奪之命皆無以服天下之心其所以爲之臣者特迫於名位而不敢抗耳夫是故以天下之大常沾沾焉疑其並出以撓己而禁防維持之不給苟安能保其民而與之長守而不變哉昔之人患其所以爲人君之道以授世主而使操之者其說多而詳矣或以爲所寶者在令令行而莫能逆故有蠹令虧令不從令之罰皆至於死或以爲權者上之所獨制而不得與臣下共之者也故殺之足以爲己威生之足以爲己惠而天下之事自己而出者謂之君或

以爲人主之所恃者法也故不任己而任法以法御天下則雖其父兄親戚而有所不顧此三者雖非先王之所廢也然而不只是先天下而後世之君柰何獨甘心焉是以申商韓非之禍熾於天下而不可禁而其君之德固已削矣夫偏說鄙論習熟於天下之耳目而近功淺利足以動人主之心於是以智籠愚以巧使拙其待天下之薄而疑先王之陋以爲譬若狙猿之牧者數千百年於此矣哀哉蓋世有狎猛虎者能使之忘其搏噬之毒以媚己也此蓋非知巧之所能爲也而況治天下者慈父母之於弱子之類也又非若狎猛虎者之類也智巧何爲於此哉以智巧行令其令必難以智巧用權其權必侵以智巧守法其法必壞臣竊嘗悲當世之故而其議不得以盡言請泛論前世之帝王得失成敗可攷之迹以見其意其遠而在唐虞三代者臣亦敢及焉秦始皇漢武帝雄武之資懾服宇內意所誅戮如薙犬豕東征西伐萬里巡狩役使天下以贍其欲而天下之人赫然震恐不敢自必其命若是者有以示天下之威後世之君雖外諱其失而中有羨慕之侈心焉漢之宣帝有明智之才執賞罰之柄足以獨任天下鄙遠俗儒而參之以霸道略務寬厚而齊之以法律其勤敏不懈而及於工技之細器械之微而天下之人拱手退聽不敢有所自爲以逆其上之意若是者有以示天下之權唐之太宗少而爲將帥長而爲帝王英銳明達駕馭賢俊利在仁義則行仁義利在兵革則用兵革利在諫諍則聽諫諍惟所利而行之而天下之人懽然畢力願爲之用至於弊精罷力繼之以死而不悔若是者有以示天下之功是以後世之君推其求治之心欲庶幾焉而求之得也夫慨然有志者不免於羨慕始皇武帝之侈而精實求治者又止於庶幾宣帝太宗之事然後以其智巧而行申商韓非之說則雖有天下之威也天下之權也天下之功也抑猶求得其所以服天下之道而徒恃夫名位以臨之者也且夫風俗之所繫治化之厚薄享國之長短人心之向背是豈可不留意而詳擇也故臣以爲天子之明聖誠能破壞數千百年之偏說詖論而無所入於其心雖不遠求唐虞三代之名而近亦無取於漢唐之陋則人主之實德見於天下而天下服矣

君德二

所謂人主之實德者何也豈不以其容受掩覆大度不疑有以深結其臣民之心歟夫猜忌不信持法必行陰見天下之過而戾戾焉有疾其臣民之心使之脅息目語而不敢肆者則夫容受掩覆大度不疑曠然而與天下爲一是宜可以服天下也雖然天下之治非若是而可致也名位者人主之所自有天下不得與也好治之君常恐名位之去己是故或出於令或出於法或用於權役巧任智斲制刑賞以執天下之命若此者凡以爲留名位之術而不知夫名位者不必留而未嘗去也未嘗去而留之然後天下始有不安之心不安而將去也則必反之而後可然則容受掩覆大度不疑者是亦留名位之術也未有服天下之道也古之聖人自知其身有可以服天下之道而因名位以行之何者天下之政其大者爲禮樂兵刑而其小者有期會節目之要其遠而萬民而近則羣臣侍御僕從之職其物爲子女玉帛器用服食之事而其所分別好惡者則在於君子小人邪正所由之途也吾之一身足以驗之矣

其於事天地尊宗廟也眞見其肅恭誠一而不敢懈而神祇祖考之來格也非貌爲之敬而意其不吾享也而況於儕慢廢闕而不知畏也其於刑獄殺戮也眞見其哀矜惻怛而不忍雖不忍而不可赦也非徒減膳徹樂以爲是虛文故事而已也而況於輕怒暴誅喜深而致刻也其於天下之民也眞見其可佚而不可勞可安而不可動可予而不可奪也非輕租捐賦寬釋逋負以爲之賜也而況於急征橫斂而無極也其於羣臣百官也眞見其官各有守才各有宜畀之以事而不相易也非貴其所賤親其所疏而要之以報己也而況於姑使之充位而自用也其於聽言受責也眞見其過言過行之出有以害天下而幸其臣之告己也非內不樂聞而外爲寬容之意以悅天下也於其言也可從則用之眞見其朝不能以及夕也不徒聽之而

終置之也而況於拒諫塞諍而以不受教爲能也其於君子小人也眞見君子之可敬而小人之當遠也誠以惡佞諛而好正救也不徒敬君子以爲名而樂小人之自便也而況於疏君子而比小人也其於聲色游畋玩好珠玉也眞見其簡靜而無欲屏棄而不御也不待於欲之而以理禁之也而況於沈溺墮壞於其中而不知反也積之以歲月眞見其悠久也煩之以萬機眞見其能無倦也凡此者皆實德也眞意實德充塞於人主之身而施之於天下是故其高厚可以配天地其明察可以竝日月順陰陽之序遂萬物之性裁成輔相以左右民鼓舞動蕩運轉闔闢則令不期而信權不制而尊法不嚴而必兵強國富而討除殘暴不順之夷狄何向而不濟故人主誠自知其身有可以服天下之道則偏說詖論何足以累於其心且夫忽近

而務遠慮內以事外惡靜而不能動喜強而實弱此人主之深患也方其長慮遠想拊髀太息而思功業之盛忿夷狄之驕橫則欲鍛兵勇將鼓行四出以誅之厭風俗之頹墮則欲考核名實數見賞罰以厲之財之未豐兵之未練則欲講求遺利肆習行伍以精之故夫人主有好治之意如此其急者必自知其所以服天下之道則衆務不勞而竝舉矣

治勢上

欲治天下而不見其勢天下不可治已昔之論治天下者以爲三代之時其君各有所尙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數百年而不變其後周之失弱秦之失強故忠質文之相代若循環之無窮而或者又曰弱之失在於寬也則莫若濟之以威強之失在於威也則莫若反之以惠惠止於賞威

止於刑故賞不至於濫而無所勸刑不至於玩而無所懼蓋其意以爲治天下之勢無出於此矣夫一弛一張者弓也而羿之能不與焉慮而敧滿而覆者器也而倕之巧不與焉故三代非忠質之尙而周秦無強弱之失治天下者姑舍是乎古之人君若堯舜禹湯文武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爲天下之勢雖其功德有厚薄治效有淺深而要以爲天下之勢在己而不在物夫在己而不在物則天下之事惟其所爲而莫或制其後導水土通山澤作舟車制兵刃立天地之道而列仁義禮樂刑罰慶賞以紀綱天下之民至於賓餞日月秩序寒暑而鳥獸草木之類不能逃於運化之外此皆上世之所未有而聖人自爲之者也及其後世天下之勢在物而不在己故其勢之至也湯湯然而莫能遏反爲人君威福之柄以佐

其鋒至其去也坐視而不能止而國家隨之以亾夫不能以一身爲天下之勢而用區區之刑賞以就天下之勢而求安其身者臣未見其可也蓋天下之勢有在於外戚者矣呂霍上官非不可以監也而王氏卒以亾漢有在於權臣者矣漢之曹氏魏之司馬氏至於江南之齊梁皆親見其篡奪之禍習以其天下與人而不怪而其甚也宦官之微匹夫之奮呼士卒之擅命而天下之勢無不在焉若夫五胡之亂西晉之傾覆此其患特起於公卿子弟里巷書生游談聚論沈湎淫佚而已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十世嗚呼勢在天下而人君以其身求容焉猶豫反側而不能以自定其或在於宦官或在於士卒而舉威福之柄以誰寄之者此甚可嘆也臣嘗怪唐末五代之衰皆以列校之卑易置人主如反掌之易而周世宗一日臨大位北威契丹南服李璟法度脩舉文武並用太祖皇帝踐祚十年之間不耀兵甲俘取僭僞之君若拾遺而天下爲一身致太平爲子孫萬世之計向之衰敗圮闕二百餘年英武之君忠智之臣圖回收取不能什一而孱王幼主俯首服從相顧憤發以至於流涕痛哭莫敢誰何者一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內何其速也此無他能以其身爲天下之勢則天下之勢亦嚮向而從己其必然而無疑者矣且均是人也而何以相使均是好惡利欲也而何以相治智者豈不能自謀勇者豈不能自衛一人刑而天下何必畏一人賞而天下何必慕而刑賞生殺豈以吾能爲之而足以制天下者雖然鳥高飛於重雲之上魚深游於潛淵之下而皆不免有鼎俎之憂天下之人所以奔走後先維附聯絡而不敢自乘者誠以勢之所在也故夫勢者天下之至神也合則

治離則亂張則盛弛則衰續則存絕則亾臣嘗考之於載籍自有天地以來其合離張弛絕續之變凡幾見矣知其勢而以一身爲之此治天下之大原也

治勢中

臣請言祖宗天下之勢天下之勢其亂也有門其亾也有途夫高垣厚鐍足以備盜賊於外者此衆人之所爲無憂也盜賊在內而與我共其垣鐍紐垣掊鐍而納外寇者此憂之所不及也天下之亂與亾有五而人主之得罪於民不與焉一曰女寵二曰宦官三曰外戚四曰權臣五曰姦臣此非特秦漢之近事爲然也而三代亦莫不然是五者有一焉此其天下未遽亂也未遽亾也而天下之垣鐍已與我共之矣發以虐政致以嚴刑而播人主之失德於天下然後乘之以水旱動之以甲兵則小者亂大者亾是故善治天下者不惟閉是門也又使其門陋而不足求不惟塞是途也又使其途微而不足行太祖太宗削平專國絕一方夏眞宗仁宗祈天永命久安海宇當是時也其要在使天下無女寵無宦官無外戚無權臣無姦臣隨其萌蘖尋剗除治而又壁狹其門顚錯其途使其至者蹊隧絕滅四顧而問不得其所求俛首而去之宮中之裁決大臣之平章近臣之獻納小臣之議論無不咸出於此操天下之垣鐍以與天下共守之而無所售是故以言其幷地牧民稅賦均一則不如周羣臣才智赴功趨力則不如漢蕃植富厚國用沛然則不如隋拓地沙漠冠帶夷蠻則不如唐然而天下之勢周密而無間附固而無隙不忽治而作亂幾亾而僅存可以傳之後世垂之無極則遠過於前代夫學者之言治也其遠而在堯舜則常苦於迂闊而不信其

近而在漢唐而可信也則又以其不能久安長治而不足稱然則祖宗之天下亦可謂盛治而無以加矣而中國之所患者狄人也夏人也夏小而悍遼大而驕大而驕者或汎遣命使傳道言語以示其嫚侮之意則天下恐然如有百萬之師中嚴警備旁及嶺海爲之益金幣厚書辭水陸之產百物畢致以中其欲小而悍者或狂僭自大竊擾邊鄙則大師貴將相次陷沒配民爲兵多至百萬分遣大臣經略中外朝野聚議謀畫屢請而卒之天下困弊一方空虛曾不足以奏一戰之捷然而朝廷之上羈縻慰撫不失其歡而天下之士相與慷慨憤激渺然長慮以爲不可以久也故其大言者則欲脩改法度振起弊事使天下富強將士用命然後鞭笞以臣服之小言者則欲絕賂以關之反閉以亂之屢出以擾之委西北之地使之人自爲守以

持之而其所謂見遠察微之論者則皆以爲異日天下之大禍存亾之所由分必出於二虜而不可救嗟乎慮至足已安之勢而有慊然未厭之心深思極智以爲國家憂未然之外其意誠若此矣而況於二虜之必然歟雖然法始變於熙寧成於元豐雖中沮於元祐而卒行於紹述之後凡祖宗之舊廢革無餘則其大言者既盡行之矣前取蘭會後取鄯善招撫族帳以蹙西人之手足則其小言者又略試之矣二虜卒無患也而天祚昏虐反足以自亾其國而已尚何足以爲天下之憂哉則見遠察微之論習於目前而終不之驗歟且夫當中國安寧契丹抗衡之際天下豈復知有女眞也哉彼其崎嶇種落人則不當一校而豈有窺覦二大國之意於數百年之前者乎蓋所以致靖康之變者昔之五患有其兩焉耳由此言之天下之勢在內而不在外也故其上莫若使勢在己而不在物其次莫若使勢在內而不在外怠內憂外以起內亂其爲計也末矣

治勢下

臣請言今天下之勢昔者天下無事怠戰久矣女眞起東北小夷一日乘驕草掠勁騎直越燕趙躐齊魯遂至句吳以觀南海中有大河江流孟門太行之險而不能爲之限所過城邑無不開門迎勞行留自恣莫敢襲逐而奔走之民所在聚爲羣盜以自相剽鈔而已天子方親御征伐之事博采謀議而羣臣從官亦皆戎服肄習擊刺之術以拒胡又十有餘年而天下始定益習兵革有輕死犯難敢戰喜敵之氣誠使因而用之暫失之地不難得也於是天子厭武亟詔罷兵脩立文事於傷殘廢缺之時置學官飲鄉射定經界建賓館懷徠夷狄以文太平既而連歲屢豐州

縣充實西北之避地者卽其所至著籍爲民而淮楚徼亭徼之警商賈往來道路無禁然後天下始復帖息以室家妻子爲意邈然忘其南北之事父兄門戶之恥矣夫習危者其動易習安者其變難不然則紹興之末戎主以殘虐失衆嚮舉傾國之力聲搖江漢既而不戰自斃狼顧北還無復行伍而吾鄆亳宋之間豪傑響應執殺其吏處處屯結或號三十萬衆以請命於王師此豈非其可以按劍抵掌經營河洛上以厲節義下以報仇恥千載之一時者哉然而天下之意終以不振竊議轉語惟恐好使之不復通則習安難變乃其勢之必然歟臣觀今天下之士惟其習利無行者乃或扣閽投匭妄論形勢更易風雲之陣疏釋孫吳之言請對便殿條畫邊要指心誓日以功名自詭及其寵異逾等尊用過望乃始徐託罪咎引身而去其大略

如此而忠臣雖進明見利害之人則皆深念根本之重以爲不可輒發顧今天下之勢其於長淮以南上下又安法令明具而德澤所被民心不搖無以異於祖宗之勢然於其間兼進取則固已難矣陛下英武神斷廓清守內如其責成將率使各盡力執大義以誅彊仇則天下可以拱揖而定也而乃使之分治刑獄刺舉官吏或脫弁釋櫛而爲儒臣參用收守列布內地而士之纖弱無勇者乃反教以弓矢合射於庭而其偃蹇於州縣者亦或許之自爲而優以右職何哉豈非欲以變今之勢而後用之歟臣之不肖蓋嘗竊之以爲使今之天下自安而忘戰則不可使之自危而求戰盡變而能戰又決不可也何也蓋世有陳設珍器調諧絲竹而飲酒歌舞以爲樂者而其外且有焚溺之患卒然之變焉則其主人何以待之歟將使其客盡廢其

歌舞飲酒而蹇裳濡足以救之歟則其勢不可以盡能而徒傷其樂且其往救也則其樂必不競而奴婢之無賴者頗從而竊之矣然則亦付之其人而已使其外不失爲捍患而內無以傷吾樂患去功成而飲酒歌舞者不知焉斯天下只爲賢且智矣夫何以異此雖其所未能廢其所已能其要在於天下之皆能也皆能而臣竊憂其患之有不可勝諱者矣昔者秦人之患在於不能兼六國也是以日夜激厲其民使之功當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當此之時秦人五尺之童子皆有疾視山東之意由今計之六國未兼天下未一非秦人之所當患而長有其秦以及於天下者此秦人之所當講也若夫成王之於周太宗之於唐則不然翦商奄平淮夷驅逐虎豹犀象禾背寧息取突厥滅高昌吐谷渾東西征討用兵不廢而其朝廷之內鄉閭之

外制禮作樂鳴玉曳組誦其詩讀其書而考其文義之形形焉是故享成功之利而不受其害然則天下之勢固不可使之盡變也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一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二

進卷

國本上

國本者民歟重民力歟厚民生歟惜民財歟本於民而後爲國歟昔之言國本者蓋若是矣臣之所謂本則有異焉臣之所謂本者本其所以爲國之意而未及於民臣非以民爲不足恤也以爲古之人君非不知愛民而不能愛民者意有所失於內則政有所害於外也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亦必有與亡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且其昔何爲而仁今何爲而不仁使其後世之所以守天下者皆如其始之所以得天下則何爲而失之嗚呼是豈不可以深思而極論乎夫植木於地者其華葉光榮者末也其根據盤互

者本也此衆人之所知耳夫根據盤互不徒本也自其封殖培養之始必得其所以生之意而後天地之氣能生之一日失其意則夫根據盤互者拜然顛蹶焦然枯槁而已矣地安能受之哉臣嘗論周人之得天下比三代最爲長久此非數也后稷在唐虞之世已爲稷官傳十四五世而未嘗有失其所以得國之意者然後文武受天眷命而天下之諸侯畔商而歸周至於成康之後則漸已失之獨一宣王稍有起廢能復求文武之意遂稱中興及其後世東遷而惠襄靈景之君日召單劉之臣所以施於天下者悖繆而非先王之意至於敬貞而自分爲東西則其典章文物莫有識者而嵬然獨守其器然後其祖宗之意盡失而不繼以至於亡然則其所以不仁者不能如祖宗之仁而已若夫漢之高祖唐之太宗起於細微單人挺劍特起倍指天下而四海之雄無不束手受事相與於草創之中非伏俛仰而爲之臣建置宗廟而立其典法以垂後世此雖不足以望周人積累之盛然而要其所以得之者必有合天之心順民之心而非偶然而自得之也故其後世若武帝明皇失其意則亂光武憲宗復得其意則興而元成穆敬沈溺宴安莫知其祖宗之所以致此者何也徒悠悠而有之則其業遂以衰敗而亡故臣以謂繼世而有天下其中才者固能守祖宗之意其賢聖者則增益祖宗之意其好謀而寡德者徒以變亂祖宗之意而昏童不肖者則又不知祖宗之意故其爲興亡治亂皆可考而無疑噫有志之君長慮遠覽欲以跨越前代而不能深知祖宗所以得天下之意施於今者忘其昔謀於新者非其舊動搖侵役其爲國之本而使之漸渝而不悟此豈非其故臣遺老莫

有以告之者歟其告而不之信歟春秋之時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以城成周而宋仲幾不受功指踐土之盟以爲據當是時韓簡子與其佐士彌牟皆不能如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不肯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彌牟反怒其詛已而執辱之嗚呼踐土之盟晉文公之所以主諸侯也諸侯猶記其舊而晉之從政大夫曾莫識焉則其後世之失伯不亦宜乎恭惟宋有天下肇立基本不以智力爲治不以兵甲爲强不以險要爲固功德茂盛源流深遠聖人繼作因時制事微有變更而其爲國之大意常增益而不廢天下之人受其陰利厚澤不知其所從來況於臣之淺陋何足究述謹擇其意之尤大與國家相爲終始者二事事爲一篇具疏其說以獻竊以天子之明聖誠已知之而猶言之則愛君之忠不

爲煩苛不察而先言之則告君之義不爲過而臣之區區畢於此矣

國本中

其一曰禮臣也刑法所以待天下之有罪雖至親隆貴不得輒私而雖至親隆貴不能無罪則刑法不得不用然臣以爲人主能使其臣無犯君之法不當以刑法御其臣夫人主之所與共守其國家者自宰相以下至於一命之士皆必得天下之賢材而用之其不能無犯法者不得居也當舜之時旣放棄其鯀驩兜之徒其所與爲臣工岳牧者皆忠肅恭和明允篤誠之士故其治化之成至於匹夫小民猶無犯法者而況其官師乎其後周文武最能得天下之賢材而用之過以信厚而折旋之以禮樂故其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夫聚賢材於朝

而分之以百官之事被服有雲龍藻火之章鸞乘有和鑾旗旄之節以至奉牲幣執豆籩薦告宗廟類祀天神其盛若此而桎梏放縣剿殺戮之人安得參於其間揚雄有言曰周之士也貴夫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國貴國貴而後主尊然則周文武之所以貴其士禮其臣者能使之無犯法而未嘗以刑法御之者也取不能無犯法之人而材諸位則不免於以法御之有以刑法御其臣之心則方其寵諸殿上委任尊寵若將有腹心股肱之寄者俄而桎梏放縣剿殺戮無所寬貸而其臣亦不能自必也故輕爲姦而多犯法嗚呼此非國家之利也漢高祖嘗裂數千里地使大功臣十數人得南面而稱王既而盡滅菹醢至於宗族無有遺類其臣遂以禽獸自比故後世子孫習見前事不難於高爵重位以寵秩不肖之人而亦輕於以鈇鉞刀鋸加其身唐太宗嘗喜張蘊古所上大寶箴以爲學已一旦以治獄疑似遽命斬之謂虞祖尚文武忠義使督交趾祖尚再三辭行亦殊死於朝堂而不以爲怪其臣如王珪魏證號爲面折廷爭亦莫有以爲非者然則當時以刑法御其下而快喜怒於殺戮雖高祖太宗之明不能免也噫以刑法御其下將以防姦臣而豈有意於輕殺人也哉自今攷之其姦臣未必得罪而連頸就戮前後相望者皆善人君子也夫不能以禮化姦臣之心而以刑濫忠臣之罰國家將何便焉適所以借姦臣而爲之資耳若舜文王之意迄周衰而亾歷秦漢隋唐而不復興至於藝祖太宗而後盡去前世帝王苛刻猜忍之意一以寬大誠信進退禮節遇其臣下受禪之始因其故相委任若一六年而後罷太宗召拜近臣嘗命擇良日曰朕欲其保終吉也盧

多遜事發當時以爲所坐大逆法既具矣以其嘗典國事止命竄流蓋漢之三公無以善去位者不自殺則受誅其輕者猶以醜辭策之而自真宗仁宗以來執政大臣之將去也必使之連疏自乞若將不得已而後從者又爲之遷官加賜而付以重地前世之臣以諫諍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遷擢之以至於公卿神宗嘗疑其臣之罷黜而不任職者當汰而不忍始益宮觀之員廪之以聚而不責以事後遂爲定法其後章惇蔡卞嘗欲興劉摯之獄以殺黨人而哲宗不從蔡京當國又欲殺天下上而徽宗不聽紹興初欲驅宰相誅諫官二人尋復自悔下詔責躬以謝天下故雖權臣用事二十年間予奪惟意而無殺士大夫之禍夫進人以禮退人以義而不以刑法御其臣者無過於祖宗之世而不使姦臣妄殺一士者亦無

過於祖宗之世蓋秦漢之風息滅不繼而舜文王之意復興天下之臣至有怯懦過當舉手畏法者矣未有强悍不遜倣法以自便者也若其逆亂反側起於父兄子弟之間者益不復有矣夫不以刑法御臣下而與臣下共守狀此豈非祖宗爲國之本意與舜文王之俗然歟

國本下

其二曰恤刑臣惟歷代用刑各有輕重不能盡乘然大要其君賢而所任者仁人也則用刑常輕其君不賢而所任者非仁人也則用刑常重非惟用刑爲然也而歷代之議刑者亦莫不然蓋其人君子也則議刑常輕其人小人也則議刑常重故觀其所用可以知其國觀其所議可以知其人然而未也蓋其君賢君也而用刑不免於過重其人君子也而議刑亦不免於過重以爲重刑所以致治非重

刑而天下不可治者是可嘆也天下苦秦之刑重而欲輕之久矣然而隨其時之輕重而終於不能輕一代之刑夫後世有天下之長者莫若漢與唐其能求所以輕刑之意者亦莫若漢與唐而卒之能輕一代之刑者莫若吾宋也漢唐之時雖治世猶多造大獄根連株逮或數千里會逮久者積數歲而不解公卿以下重足待命其論囚報重一郡之內一日有殺至數百人者凡此者今天下之所未嘗有也五代桑亂承用重刑盜一錢以上徑坐死而茶鹽榷酤升合銖兩之犯至無生出者犴獄所用尤殘酷無法不啻若桀紂祖宗之世或減輕之或盡除之而參用其五刑相收連坐之刑皆漢唐之所常用者此亦今天下之所未嘗見聞也夫以前世用刑之重而民亦無畏刑之心滋長其悍虐覬性命死生如旦暮或白晝挺刃殺人於市或報仇行俠而天下大姓豪家皆持生殺人之柄殺人未必死傷人未必刑而弱子幼弟有竊息而不敢言者少年亡賴僇人於獄官寺之外商旅至不敢行若此今皆民之所無也夫天下之俗燕趙强果吳楚輕鬬蜀人多怨至於激其所恥動其所憤皆有不畏死之心惟至仁可以柔之雖其自棄於盜賊者亦非重法之所能治此今日之所以用刑獨輕於前世而民之自愛而畏法亦遠過於前世也雖然今世之用刑比漢唐爲輕比三代則爲重而後世之所以制刑者則雖三代不能及也夫山澤之産三代雖不以與民而亦未嘗禁民以自利均田輕稅而民無爲生之苦惟其狠戾不遜以身犯法者乃得而刑誅之要之今世之民自得罪者其實無幾而坐鹽茶榷酤及它比巧法田役稅賦之不齊以陷於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

之刑爲重三代之肉刑也其刑雖省而一或行之則其肢體殘壞至於終身亦已甚矣文王周公蓋相承而不能變而論者則以爲後世之刑不及上古之肉刑也豈不痛哉嗚呼後世之制刑仁於三代今既行之矣今世之用刑重於三代顧未能輕也則恤之而已矣然則祖宗之恤刑可謂至矣以恤刑之仁行制刑之仁輕於漢唐而庶幾於三代深者無公名平者無後患重失入之坐厚雪冤之賞是故無智力之治無兵甲之强無險要之固德澤雖未大利於天下而民不攜貳天下安寧室家相保未嘗有匹夫橫行之變下人謀上之姦者能隆禮以御其臣而恤刑以愛其民也故此二者國家之大本無窮之祚不可變之俗也故臣之不肖以爲誠使天下之賢君不免有重刑之心而天下之君子不免有重議刑之心者其禍最大其憂最甚

此不可以不極慮而深言也嗚呼有自來矣求一切之治而不知天下之情怒一人之罪而有幷疾天下之意用一朝之決貽無窮之患而不察也豈不過哉夫二百餘年之國本在是天下安之也久矣培之使益堅養之使不傷夫誰得而動之不顧而變其安危之端必自是始雖賈誼陸贄復生爲今日計未必以易此也

民事上

古者民與君爲一後世民與君爲二古者君既養民又教民然後治民而其力常有餘後世不養不教專治民而其力猶不足古者民以不足病其官後世官以不足病其民凡後世之治無不與古異故論古者輒遠而不可行因今者謂行而不可安嗟乎其孰能任是者乎夫太息而言古義於今必不能改將安所用徒以爲笑於執事者而已雖然不可不知也夫善論古者必始於田制徒田制而已何足言也古之爲民無不出於君者豈直授之田而已哉其室廬器用服食百工之需雖非必其君交手以付之然既已爲之設官置吏以教之通其有無補其不足其畊耘斂藏播藝之術必使之觀陰陽習四時而山澤之所有皆開示而勸求之其牛馬六畜家之所藏必知其數其婚姻祠祀疾痛死喪必知其急其官自下士至於三公位之登降必因其民之衆寡其意以謂民皆不自能也故其治之之詳如此雖然其役民之多用民之煩取其稅賦以供上之用度而春秋蜡社以禮會民鄉射讀法比之於閭胥用之於軍旅役之於府史胥徒宮室道路之事凡此皆後世之所無者其要以爲養之者備則其役之不得不多治之者詳則其用之不得不煩君民上下皆出於一本而已後世養之者不備治之者不詳使民自能而不知恤其所以設官置吏貴賤相承皆因民之自能者遂從而取之或有天患民病皆一減租稅內出粟以示賑贍之意則以爲施大恩德於天下君臣相顧動色稱賀書之史官以爲盛美其君民上下判然出於二本反若外爲之以臨其民者故比閭族黨聯會考察之法一切盡廢只其不足者病民以其不養不教者治民毅然爲之而無所懈而民亦習於自能而無求於其上而徒以爲上之治我也故俛然受之而不敢辭其乖戾反忤而治道卒無一成之效者不特一世爲然也雖然自漢至唐猶有授田之制則其君猶有以屬民也猶有受役之法則其民猶有以事君也蓋至於今授田之制亡矣民自以私相貿易而官反爲之司契券而取其直而民又有於法不得占田者謂之戶絕而沒官其出以

與民者謂之官自賣田其價與私買等或反貴之然而民樂私自買而不樂與官市以爲官所以取之者衆而無名也是官無以屬民也受役之法壞而官以傭錢自募浮浪不事事之人官民之急不相知也其有求請而相關通者則視若敵國大抵今世之民分而爲三齊民一也軍旅二也役人三也而齊民之間又相分異不知其幾是其民無以事君也君無以屬民民無以事君然則立州縣有官吏相承相使相君相長不異於古者徒有君民之勢爾世之俗吏見近忘遠將因今之故巧立名字並緣侵取求民無已變生養之仁爲漁食之政上下相安不以爲非嗚呼爲古之民獨何幸而今使之至此也臣每見今之吏所謂勸農者未嘗不竊嘆也夫官有田而民不知種有地而民不知闢故使吏勸之今其有者厚價以買之無者半租以傭

之是容有惰游者也故有求農而不得地無得地而不農也官無遺地民無遺力而歲以二月長吏集僚屬至近郊召父老而飲食之爲之文以告之既告而去之若此者何也若其州縣荒闊曠田沃土不耕不殖者朝廷當爲之立法以來農民而使之從事焉耳豈爲區區之文告哉爲民田者無所用勸爲官田者徒勸而不從君民二本古今異治而曰我無求爲唐虞三代噫唐虞三代其果不足爲矣

民事中

爲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衆而兵彊田墾稅增役衆兵彊則所爲而必從所欲而必遂是故昔者戰國相傾莫急於致民商鞅所以壞井田開阡陌者誘三晉願耕之民以實秦地也漢末天下殫殘而三國爭利孫權搜取山越之衆以爲民至於帆海絕徼俘執島居之夷而用之諸葛亮行師號爲秉義不妄虜獲亦拔隴上家屬以還漢中蓋蜀之亡也爲戶二十四萬吳之亡也爲戶五十餘萬而魏不能百萬而已舉天下之大不當全漢數郡之衆然則因民之衆寡爲國之強弱自古而然矣今天下州縣直以見入職貢者言之除已募而爲兵者數十百萬人其去而爲浮屠老子及爲役而未受度者又數十萬人若此皆不論也而戶口昌熾生齒繁衍幾及全盛之世其衆強富大之形宜無敵於天下然而偏聚而不均勢屬而不親是故無墾田之利無增稅之入役不衆兵不彊反有貧弱之實見於外民雖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聽其自生自死而已而州縣又有因其丁中而裁取其絹價者此其意豈以爲民不當生於王之土地而征之者歟夫前世之致民甚難待其衆多而用之有終不得者今也欲有內外

之事因衆多已成之民率以北向夫孰敢爭者而論者皆莫以爲意此不知其本之甚者也以臣計之有民必使之闢地闢地則增稅故其居則可以爲役出則可以爲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苦憔悴無地以自業其駑鈍不才者且爲浮客爲傭力其懷利強力者則爲商賈爲竊盜苟得且暮之食而不能爲家豐年樂歲市無貴糴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此其所以雖蕃熾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者也嗚呼亦其勢之有不得不然者矣夫吳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之衆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於舊雞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於舊田宅之價十倍於舊其便利上腴爭取而不置者數十百倍於舊蓋秦制萬戶爲縣而宋齊之閒山陰最大而難治然猶不過三萬今兩浙之下縣以三萬戶率者不數也夫舉天下之民未得其所猶不足爲意而此一路之生聚近在畿甸之間者十年之後將何以救之乎夫迹其民多而地不足若此則其窮而無告者其上豈宜有不察者乎田無所墾而稅不得增徒相聚搏取攘竊以爲衣食使其俗貪詐淫靡而無信義忠厚之行則將盡棄而魚肉之乎噫此不可不慮也漢之末年荊楚甚盛不惟民戶繁實地著充滿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孫劉資之以爭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復振起今皆爲下州小縣乃無一士生其間者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乃獨爲東南之望然則亦古所未有也極其盛而將坐待其衰此豈智者

之爲乎且其土地之廣者伏藏狐兔平野而居虎狼荒墟林莽數千里無聚落姦人亾命之所窟宅其地氣蒸鬱而不遂而其狹者鑿山捍海摘抉遺利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鋤耨無窮至於動傷陰陽侵敗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應天氣亢而不屬肩摩袂錯愁居戚處不自聊賴則亦恐二者之皆病也夫分閩浙以實荊楚去狹而就廣田益墾而稅益增其出可以爲兵其居可以爲役財不理而自富此當今之急務也而論者則又將曰慮其因徙而生變夫豈有不變之術而未之思乎抑聽其自變者乎

民事下

今之言愛民者臣知其說矣俗吏見近事儒者好遠謀故小者欲抑奪兼幷之家以寬細民而大者則欲復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幷之術吏之强敏有必行之於州縣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間士方且相與按圖而謀之轉以相授而自嫌其迂未敢有以告於上者雖告亦莫之聽也夫二說者其爲論雖可通而皆非有益於當世爲治之道終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則不可以爲井而臣以爲雖得天下之田盡在官文武周公復出而治天下亦不必爲井何者其爲法瑣細煩密非今天下之所能爲昔者自黃帝至於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國之地是以尺寸步畝可歷見於鄉遂之中而置官師役民夫正疆界治溝洫終歲辛苦以井田爲事而諸侯亦各自治其國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頒於天下然江漢以南維淄以東其不能爲者不强使也今天下爲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二三歲一代其間大吏有不能一歲半歲而代去者是將使誰爲之乎就使爲之非少假十數

歲不能定也此其數歲之內天下將不暇耕乎井田之制雖先廢於商鞅而後諸侯亾封建絕然封建既絕井田雖在亦不得獨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畎遂溝洫環田而爲之間田而疏之要以爲人力備盡望之而可觀而得粟之多寡則無異於後世耳大陂長堰因山爲源鍾固流潦視時決之法簡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後世之治無愧於三代則爲田之利使民自養於中亦獨何異於古故後世之所以爲不如三代者罪在於不能使天下無貧民耳不在乎田之必爲井不爲井也夫已遠者不追已廢者難因今故堰遺陂在百年之外猶防眾流卽之渺然瀰漫千頃者如其湮淤絕滅尙不可求而況井田遠在數千歲之上今其阡陌連亘墟聚遷改蓋欲求商鞅之所變且不可得矣孔孟生衰周之時井田雖不治而其大約具在故勤勤以經界爲意歎息先王之良法廢慢於暴君汙吏之手後之儒者乃欲以其耳目所不聞不見之遺言顧從而效之亦咨嗟歎息以爲不可廢豈不難乎井田既然矣今俗吏欲抑兼幷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爲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大半爲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之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爲耕借資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歸於富人游手末作俳優伎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爲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嬴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

矣迺其豪桀過甚乖取無已者吏當教戒之不可教戒隨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置疾惡於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既未能自養小民而吏先以破壞富人爲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爲治者也故臣以爲儒者復井田之學可罷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損因時施智觀世立法誠使制度定於上十年之後無甚富甚貧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養之利此天子與其羣臣當汲汲爲之不然古井田終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復立虛談相眩上下乖忤俗吏以卑爲實儒者以高爲名天下何從而治哉

財計上

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爲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爲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爲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爲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資雖非有益於己而務以多取爲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爲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爲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愧民之受病國之受謫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爲聖君賢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滿足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爲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爲利也聖賢誠不爲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爲利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爲之而無疑歟當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爲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爲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眞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眞以爲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眞周公所爲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畊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與則誰與之將無以充其用而遂與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爲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爲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爲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

不爲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爲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其盡與之乎然則柰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爲義坐視小人爲之亦以爲當然而無怪也徒從其後頻蹙而議之厲色而爭之耳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略計矣黃帝堯舜以來財之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創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今其乘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斂者乎抑已盡斂而不可復加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天下而後有國有君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爲天下理之歟父有十子闔其大門日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者固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其其子之財者歟然則今之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聽而決矣柰何以聚斂爲理財而其上至於使小人君子以爲不當理財而聽其絕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爲君子哉

財計中

天下以錢爲患二十年矣百物皆所以爲貨而錢幷制其權錢有輕重大小又自以相制而資其所不及蓋三錢並行則相制之術盡矣而猶不足至於造楮以權之凡今之所謂錢者反聽命於楮楮行而錢益少此今之同患而不能救者也夫率意而戲造猥以補一時之闕而遂貽後日之憂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復有金錢之用盡以楮相貿易擔囊而趨勝一夫之力輒爲錢數百萬行旅之至於都

者皆轉而他貨以售楮天下陰相折閱不可勝計故凡今之弊豈惟使錢益少而他貨亦并乏矣設法以消天下之利孰甚於此興利之臣苟欲必行知摹刻之易而不知其爲盡錢之難十年之後四方之錢亦藏而不用矣將交執空券皇皇焉而無所從得此豈非天下之大憂乎夫見其有而因謂之有見其無而因謂之無者此常人之識爾所貴於智者推其有無之所自來不反手而可以除其患且今之所謂錢乏者豈誠乏耶上無以爲用耶下無以爲市耶是不然也天下之所以竭誠而獻者有二議有防錢之禁有羨錢之術夫南出於夷北出於虜中又自毀於器用盜鑄者雖殺雜而能增之爲器者日損之而莫知也此其禁患於不密也是誠可密也若夫羨錢之術則鼓鑄而已矣雖然盡鼓鑄所得何足以羨天下之錢且天地之產東南之銅或暫息而未復雖有咸陽孔僅之巧何以致之意不知夫造楮之弊驅天下之錢內積於府庫外藏於富室而欲以禁錢鼓鑄益之耶且錢之所以上下尊之其權過重於百物者爲其能通百物之用也積而不發則無異於一物銅性融凝月鑠歲化此其勝天下之寶亦已多矣夫徒知錢之不可以不積而不知其障固而不流徒知積之不可以不多而不知其已聚者之不散役楮於外以代其勞而天下有坐鎮莫移之錢此豈智者之所爲哉豈其思慮之有未及哉故臣以謂推其有無之所自來不反手而可以除其患者也雖然纏天下之錢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勢至於此也貴行者有千倍之輕兌鬻者有什一之獲則楮在而錢亡楮尊而錢賤者固其勢也昔貨如珠金賤貨如泥沙至錢而平矣先王之用幣也錢居其一而後

今之用錢也它幣至於皆廢誠以為輕重之適也故夫天下之貨未有可輕於錢者也一朝而輕千倍曾不為後日之計者何也此臣之所謂弊極而當反者也天下之事本無奇畫為奇畫者小人之自便以干其君者也不可聽也雖然臣又有疑焉計今之錢自上而下者有兵之料有吏之俸自下而上者州縣倚鹽酒雜貨之入而民之買易以輸送者大抵皆金錢也故雖設虛券以陰納天下之錢而猶未至於盡藏而不用方今之事比於前世則錢既已多矣而猶患其少者何也古之盛世錢未嘗不貴而物未嘗不賤漢宣帝時穀至石五錢所以立常平之法唐太宗新去隋亂而致富強米斗十錢以上為率何者治安則物蕃物蕃則民不求而皆足是故錢無所用今者東南為稻米之區石之中價財三四百耳歲常出以供京師而資其錢今其中價既十倍之矣不幸有水旱不可預計惟極南之交廣與素曠之荊襄米斗乃或上百錢為率耳然大要天下百物皆貴而錢賤瓜匏果蓏魚鱉牛彘凡山澤之所產無不盡取非其有不足也而何以至此且以漢唐之賦祿較之於吾宋其用錢之增為若干以承平之賦祿較之於今日其用錢之增又若干東南之賦貢較承平之所入者其錢之增又若干昔何為而有餘今何為而不足然則今日之患錢多而物少錢賤而物貴也明矣天下惟中民之家衣食或不待錢而粗具何者其農力之所得者足以取也而天下之不為中民者十六是故常割中民以奉之故錢貨紛紛於市而物不能多出於地夫持空錢以制物猶不可而況於持空券以制錢乎然則天子與大臣當憂其本而已矣

財計下

使天下疑己不可以為天下臨財則疑其取見患則疑其避勢相軋權相傾之際則疑其謀若此者雖匹夫不能自立於鄉黨天下之人其所以力為忠信廉潔之行者未必其心安之以為當然蓋將以求免乎天下之疑也故雖矯亢過惜捨利就害而不敢憚焉一節之疑足以傷其終身之信此固人情之所甚懼也噫蛇未必噬也而人疑其螫虎未必搏也而人疑其暴有麟鳳之德而後見之者無疑心雖然麟與鳳不常出於天下而天下亦安得而不疑古之聖人所為大過乎人者理天下之財而天下不疑其利擅天下之有而天下不疑其貪政令之行天下雖未必能知其意而終不疑其害己故聖人之於天下無不可為者以其所以信服天下者明也後世之君用民之財未必如三代之多役民之力未必如三代之煩常為安靜之令數出寬大之言而天下終疑之而不置不亦悲夫今國家之患法度未立號令未信財用未足欲有所為而不能遂若此者不足為大憂也而其憂則在乎未能免天下之疑何者天子仁孝恭儉服御儉約宮中之費可悉布於海內而無毫髮之私此亦足以明其無所取於天下矣一方水旱憂見顏色或特出使人申命長吏通財移粟惟恐在後奏疏纔除不問緡石來輒報可此亦足以明其深自結於天下矣而天下終不能無疑於其間某欠某負詔書已釋放矣民猶未信也曰此後豈不將復征之也開坐畫一條件無數謂之寬恤至深切矣民猶未信也曰此其文蓋未嘗不具也或特建一官或創立一司其事未見也而民已逆疑之曰此必將以興某利也下自一縣令而上至掌國計

之近臣未必皆有取民之意也未必不與民也而民又皆疑之曰此其挾國之重以病已也天子以大義安天下非爲苟且而已矣將用以滅虜而復北方也今也不出門闕之近而天下皆以利疑之矣是猶可與有爲耶夫當天下之皆疑此不可以力勝而辨解也宜退而考其原今天下有百萬之兵不畊不戰而仰食於官北有強大之虜以未復之仇而歲取吾重賂官吏之數日益而不損而貴臣之員多不省事而坐食厚祿夫明示天下以無所用財之門而後天下無疑心若此者其無所用耶然則雖上不能不自疑其爲利也天下獨敢不疑其利之耶嗚呼數世之富人倉指眾矣用財侈矣而日賜不愈於舊使之能慨然一且自貶損而還其初乎是獨何憂雖然蓋未有能之者也於是責因時釁寶器以充之使不至於大貧竭盡索然無聊而不止今天下欲爲大貧竭盡索然無聊之術耶又豈特上下相疑而已也天下之人私相與言者必曰今之官不可爲也伯夷之廉必改爲跖蹻之橫尾生之信必習爲狙公之欺而非跖蹻非狙公則其事不可以濟然而不敢以其情告於上其告於上者姑曰陛下至仁法令明備羣臣奉行不謹而因以誅求於其中故朝廷雖崇重信而使民不能無疑耳上豈將以爲然耶臣敢言其情今天下之財用責於戶部戶部急諸道每道各急其州州又自急其縣而縣莫不皆急其民天下之交相爲急也事勢使然豈其盡樂爲桑洪羊之所爲耶使天下之用誠有常數而戶部以天下之稅當之而有餘則戶部必不以困諸道每道必不以困其州而州若縣獨何以自困其民耶使其眞桑洪羊之流固且不暇而況其不爲洪羊者耶所畏者上每以所不足責其臣使羣臣以不足而後見其材然則若是者固教天下之爲洪羊者也昔劉晏當肅代衰亂之際天下多事故謂晏能以不足爲有餘此出於不幸耳以今較之猶爲平世而柰何以不足責其臣而謂羣臣以不足而後見其材賦豈不爲有事者地歟天下方議更爲貢賦之籍鉤考其會而悉書之使一縷以上上無不知其所自出而州縣不敢彊取於民噫今州縣號爲難治一縷以上既在籍矣而州縣之用於何取之若此者天下愈疑矣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二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三

進卷

官法上

課羣臣當以實實不能課當課以名名以致實實以致名有一不失是謂尊主之經失實失名則其主輕以此爲治雖勤弗成堯舜之時天下之患莫甚於水民之事莫重於稷國家之政莫大於禮樂與刑而諸侯之治州各有牧堯舜既選天下之賢聖各以其所長專蒞一職而不制可否於其閒然而必爲之法曰三載其考爾之績三考而升黜之以此課其官而官之長亦各自課於其屬法簡而令必行故其可見之效不惟施之一時而遺利餘澤又能及於後世是之謂實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無小大一聽於法雖傑異之能不得自有所爲徒借其人之重以行吾法耳然而必慤之儒館必任之金粟必居之諫諍審讞刑獄習知邊事一人之身內外之官無不遍歷較之以資取之以望然後其大者爲政事之臣而其小者亦爲侍從之官其人既已周旋衆職詳練世事雖不必真能盡知而皆習聞其大槩名爲藴藉溫雅沈厚老成以局度器識自許而上亦護養愛惜不使有以少損其名其人倘德而寡過則所蒞之官亦不至於廢曠而不理是故可以造居通選而無疑而天下之事亦因以治是之謂名夫堯舜之實不求其名吾祖宗之名不責其實然而名以致實實以致名二者不同而均足以治人主尊安而天下無事矣噫使天下之賢聖不廢吾法而雖天下之中材亦得自附於善人君子之名此豈非其課名實之本意歟後世號漢宣帝爲能行責實之政然以臣論之徒役役焉旦夕程其文書殿最之課耳高才賢士欲自有所建立終不可得至於法令細密器械精巧此特百工俗吏之所能爲者耳責羣臣以百工俗吏之所能而又親持權柄以行其雜霸之道臣主俱勞而善政益衰烏覩所謂實耶是之謂失實東漢之末名在下下以名高取必於上上不能堪因而害之兩晉之世名在上上取清談不事之名位爲三公而無職可舉江左相承專尚名品而天下皆有傲誕矜侈之意無益於治是之謂失名且彼任其所尚各自以爲能器使羣臣而行其誅賞而豈悟其失哉臣不佞竊言今世之故以爲課之以實耶則天下之人其在大官重職者未有長久任事使見功實效可以利天下也而上輒以爲不稱職而罷去之矣人臣之得爲此也非將曰吾求以實能是事也則亦偷惰苟容虛文亾實而已矣是未得其所以爲實也以爲課之以名耶則今官司之要自宰相之外有樞近之臣有侍從講讀之員有諫官御史之選爾然未見有卓然名於其閒曰某爲某某爲某借某人足以重某事如祖宗之世者也則必其不知名者而已矣則必其名爲具位而無恥者而已矣則必其敗名毀節而後得在此位而已矣是未得其所以爲名也天下望治如醒者之願析瘠者之願痊也十四五年矣而羣臣百官未知名實之所在獨若之何哉雖然臣以爲今天下之治則亦有意於爲實矣而未知其所以爲實何者今之所謂實者不過若漢宣帝耳夫擇天下之賢才與之共政而乃欲課之以百工俗吏之所能彼安肯俛然爲之耶俛然爲之者百工而已耳俗吏而已耳上之所拔用所貴幸所驟取而厚託背已退而今且進者皆可得而考矣況其有未及宣帝者乎彼其誠所謂實者固且

不出於今之實也而上不察焉怒其不爲實而不責其爲名又從而廢之是以龐退者不在焉特鯁者不在焉蘊藉溫雅沈厚老成以局度器識自許者衆不在焉故諫官御史或無人焉論譔制誥或無人焉大者至於丞相之位或無人焉是其無人也則曰羣臣百官之不足用也不足用則上不免於自用然則今之世舉羣臣百官以爲不足用而上自用也非所以群天下也非所以威夷狄也非所以消姦雄而防未然也夫所貴乎人主者以天下皆爲已用而已不必自用自用則人主尊而其國威失實與名則幾乎輕嗚呼若是者其無以一人而使不失乎

官法中

冗官之說曰古者民淳事簡天下不勞而治後世益薄事日以繁而天下難理故設官有多寡之異唐虞百官夏商

倍之周倍夏商後世之官無數此其驗也雖然古事何必簡今事何必繁天下之時一也夫黃帝以前鴻荒簡略者非謂其果無事也乃其已遠無所考見故不可得而知自黃帝至於堯舜當其時聖人在上天下衆務繁多而聖賢以身任之汲汲皇皇以及於老死而不敢佚所條理天下之事匹夫小民之私無不究者安在其必簡且淳耶後世因上古之治而未嘗自爲聽其廢壞闕絕而不知爲脩補之故禮樂教化維持之具疏漏脫略不足以望上世之萬一獨其文字則會爲差多耳夫因書籍記載之久近多寡而遂以繁簡議古今可乎且其已有人民國家教法殺伐是不可一日無事而謂古事之獨簡也何哉豈非榮古而陋今乃論者之通患歟夫唐虞官百猶特設其大者耳內有百揆外有州牧侯伯所以比聯綱紀其上下者已悉備

矣雖後世不能益也雖其屬官試事天子之所不自置者後世乃稍稍增之夏商雖不可見而周之六官所以四倍於唐虞者皆其屬也夫禹周行天下以治九州之水而稷契皋陶九官十二牧之任豈其一人而僕僕焉自爲之乎其勢非數百千人之屬共之不能給也夫以郡縣等諸侯則辟置視除授二者既稍通矣而獨舉其大官則唐虞之數固不能特減於今世此易見也彼其天下萬國君臣官吏之衆乃當數倍於今世而論者不知其本徒欲執百官之數以尊唐虞病夏商陋秦漢豈不過歟夫冗官之患何始也推其所從始而得其受弊之原從其原而治之則其患息矣以兩漢之官考之丞相御史其後爲三公及九卿尚書二千石之任其屬自辟置者不暇計也而議郎郎中博士諫大夫太中光祿謁者合數千百員皆與聞國家之

謀議約以今世之中都官不能什一也郡守雖少於今世然令長倍多而三老嗇夫游徼鄉亭有吏皆食於上此則今之所無也舉選之路凡數十條其取人最博而上書待詔時召見問此亦今之所不能也而未嘗以冗官爲患蓋其濫始於魏晉而寖延於唐最甚於今日唐自兵興中外濫授隨時增損固宜其有冗也故方其闕而不補也則一人之除吏至於八百方其多而不容也則一日之汰去至於千四百人此亦今之所無有也然則冗官之患安在夫計其大無以異於唐虞之簡舉其小不能如兩漢之多然而兩漢無冗官何也今世之官誠冗矣不可諱已夫文武不分則官不冗官吏不分則官不冗而自魏晉以來始分矣昔之官今之吏也昔之能爲武者今不能爲文者也郎中執戟侍中參乘與虎賁郎將郎中令校尉昔以待天下

之賢才者今或出官典之矣九卿三公所辟舉拔授曹掾皆忠廉循潔之士行義高於郡國有不歲時而退爲公輔者今吏胥專之矣流品既分進合異途是以其所選舉甚狹而天下之官猥多爭先於此而不能去乃其勢也而何怪乎且天子與大臣將有所大正於此則捨其源而過其流是無益也夫其事宏闊博大非倉卒所能定苟無決然改爲之意而徒欲以空言斷之是無益也臣嘗見今世號左右司郎爲宰掾者漢六百石掾今吏秩之輕者爾左右司郎至尊貴長史司直不能逮也乃以掾擬之緣名失實何其甚歟凡人習見前世稱謂故亦有以今之尚書郎爲昔之郎者夫外更刺史郡守乃得入爲郎其選至高而乃欲以漢世郎吏爲比乎然則明帝之所謂上應列宿不肯以與館陶公主子者近今主事令史之屬耳周官宰士

通於四方士人雖微在諸侯上而今也吏之可乎夫輕周漢之所重隔絕太半自爲武臣而執銳執鉞以前後人主者不使天下士大夫皆得出於此而顧曰官冗當汰然則官誠冗矣

官法下

天下之患莫甚於縱救患之術不過於抑抑久必縱縱久復抑二者相與盛衰而天下不得治矣蓋世之所謂剛毅無私能爲人主守法而天下通以爲賢人君子者不過曰能抑天下而已而其立法之際多爲艱難曲折一事之微得指以爲疵亦皆示其抑天下之意而無廣大樂易之心夫以能抑天下之臣而行抑天下之法使其得之者不以爲恩而失之者必以爲怨天下之亂常生於此而或者則以爲天下患無其人以身任怨而倖賜過寵紛紛四出坐視而不能禁嗚呼豈其末之思乎豈以其術爲無出於此者乎夫天下所以聽命於上而上所以能制其命者以利之所在非我則無以得焉耳是故其途可通而不可塞塞則沮天下之望可廣而不可狹狹則來天下之爭望失爭生而上之權益微蓋富人之所以善役使貧弱者操其衣食之柄也使其盡衣食之歛則力弗稱而無名使其事而弗之衣食歛則柄失而勢褻是故使之以事而效其食或役或負或築或鋤則其力之弗任者雖飢且死不敢食矣意使彼而皆任歛吾雖盡食之何傷不然則彼不以無功爲羞而吾以吝食爲愧矣昔之聖人未嘗吝天下之利天下之人其初無有賢智愚不肖之分而皆求得於我高爵厚祿雖駭然庸人當之彼何所不顧而聖人亦不較也爲之立其等秩程其功能從而告之曰至於是者取而去之

使其盡至是則雖盡與之可也彼自知其不能至則逡巡而退卻耳吾未嘗與一而棄一也柰何操利天下之權而示其抑天下之意且譽之所加人誰不歸怨之所集人誰不避而雖使人人避譽而任怨其於天下之治亂何益不然抑於此者必縱於彼矣縱於彼將復抑於此然則是將與天下相攻之不暇而安能使之靡然心服以爲治哉夫以能抑天下爲善治者非一世也非一人也其所以抑之者非一事也天下之不治皆此故也臣不敢盡言請以任子一事明之夫天下患公卿大夫之子弟不學無能而多取天子之爵祿然而不可盡去者義不可去也義不可盡去而任子之官多而不能容故嘗設法以抑之曰寬其補授而嚴其出仕任其子若孫而雖貴大臣不得任其兄弟之子孫於是又有欲任其學而得之而不任其所任者有

欲任之而不使仕者有增其年者有削其數者有使行自大臣始而下不敢議者蓋昔之言任子者何其紛紛也其思之得一說其革之得一令其說愈多其令愈煩然皆不過於抑之而已天下固不可抑也任子之法百年以來凡幾變矣以一人之力而抑天下之心抑者不旋踵而續者繼之矣夫不可以不與而猶示其抑之之意因以喪其賢樂閒暇之心雖國家之所與本非以求恩德於天下然其舉動之際亦何獨若是之迫切哉今夫山林草莽之士操筆書紙爲腐熟無用之言以應有司之格若此者非以爲賢也非以爲材也而天下皆以爲當得雖上亦以爲當得也公卿大夫之子弟因父兄之任已不求於有司而自得之若此者亦非以爲賢也非以爲材也而天下皆以爲不當得雖其上亦以爲不當得也上之求人豈有閒哉誠以

堪其事耳賢者堪之能者堪之山林草莽之人公卿大夫之子孫何擇焉使其堪之也雖不嚴其出仕可也雖任其兄弟之子孫可也雖任其所任者可也不增年可也不削數可也不然限之以途抑之以法而賢且能以堪吾事者不盡出於此是皆有抑天下之患而實無得賢能之利也上何賴焉故臣以爲必有不抑天下之道而使之知其上有皆欲與之之心任之者皆賢且能而不肖者自知其不當得而無所歸怨所與之人必少於昔而上無立法更制之勞下無守法任怨之患若此則何待而不爲凡今之設若薦舉若取士若用人動爲疑礙以抑天下使之拂鬱而不自遂幸其得而去之而尚何望其有功名長久之慮哉嗚呼臣又非特爲薦舉之類也凡天下之治出於抑者皆過矣

士學上

儒者以迂闊見非於世所從來遠矣三代以前無迂闊之論蓋唐虞夏商之事雖不可復見而臣以詩書考之知其崇義以養利隆禮以致力其君臣上下皆有闊大迂遠之意而非一人之所自能者是故天下亦莫得而名也及至周衰諸侯務求近效以爲先王之道迴復而難至乃始方徑捷出以便其目前而利欲富貴在於骨肉親戚之間者不憚爲險詐之行以攘奪之先者既以此得後來因以益甚其四鄰國家卿士臣僕傷潰壞敗至於其身而不能止於是四夷交侵內外並爭故時斥大之守內皆叛削小而卉衣被髮之人入居中國之地當是之時孔子以匹夫之賤起而憂之其規營謀慮無一身之智而有天下之義無一時之利而爲萬世之計衛靈公問陳對曰俎豆齊景公

問政對曰君臣父子或者疑兵食不可去則曰自古皆有死其問答議論凡皆若此無一可施用於當世者堯舜文武之道支既不復試矣乃更區區脩補其廢墜而又奔走天下之諸侯以庶幾行其必不見信之言當是之時莫能測其意相與共笑侮之甚者出力而困扼之欲致之死地雖其門人弟子亦有以爲迂者其後孟軻當六國患秦之日又自相殘暴其君臣尤爲卑陋計功於俘馘之內而問計於陰謀之中然孟軻告之一則仁義二則仁義夫所謂仁義者齊梁之人莫能識而況於行之乎務以稱贊孔氏之意而操必不可從之說夫孔子孟軻所謂迂闊之最大而後世所以有迂闊之論者自孔孟始也嗚呼天下自周之衰而極於亡秦之亂天地幾不立矣所以然者君臣上下爲目前便利之計月不圖歲朝不計夕自以爲是而後

來者無所則仰也彼其君臣父子之道復立禮義忠信之教復興乃得永存以至於今世而猶有望其無窮者此非孔孟迂闊之力歟噫後世之儒者徒得其書而讀之執其所爲言以自信而已尙安能眞知迂闊之意若董仲舒劉向揚雄韓愈之徒此其於孔氏之門人弟子未能什一也而世遂以其迂闊而駭之誠使孔孟復出親見其人與之考論其政事而接聞其言語其不將有大駭者耶柰何徒尊其道而棄其人乎夫所謂迂闊者言利則必曰與民言刑則必曰措刑言兵則必曰寢兵言當世則必曰唐虞三代而簿書獄訟不如禮樂臺省府寺不如學校其措於事誠若漫然而不足效者雖然疑其迂者自爲行必疾議其闊者自爲塗必隘左侵右偪將無地以自容而不知也是不能爲迂闊而已國家以文治二百年矣孔子孟軻之學

無所不講儒雅高論之士無所不用六經之道庶幾其可以行之也其過於漢唐遠矣而迂闊之譏猶不絕於世君以此誚其臣臣以此病其君上下相戾而治功不立何哉豈非狃於卑近而不能盡去歟抑其臣學爲迂闊而實狹且陋歟將迂闊之臣不足以勝衆狹陋之臣而然歟故臣之所甚患者上以迂闊誚其下而下亦苟諱其迂闊之名自貶而求容於世其小者學通世務則錢穀刑獄不足以深知而徒以紛亂其大者取三代之不可復行者勉強牽合以爲可以酌古而御今二者皆足以敗事而臣以爲必得眞迂闊者而用之天下其庶幾乎

士學下

天下之物養之者必取之養其山者必材養其澤者必漁其養之者備則其取之者多其養之者久則其得之者精夫其所以養之者固其所以爲取也古者將欲取士而用之則必先養之故族黨州鄉皆爲之學在諸侯者達於國學在天子者達於太學其在諸侯之學者必達於天子之學性有仁義聖智之本行有中和孝友之實教有歌舞進退之容誦有詩書禮樂之文其爲術也備而久故其取之也必得其儁異之甚者夫非必待之以卿相而養之旣若此矣其後世衰不復取士而養之之術壞至於兩漢有急士之心不暇於養而遽取之多爲之科目以待其求者其所選拔有不暫而爲卿相於是天下之士始去本忘實爭爲其名以應之雖其所以得之者猶有所取之而視三代則已陋矣後世習見其事始以不養而取者爲士之常故人材衰薄乃不足以庶幾於兩漢嗟夫豈三代之士獨賢哉然猶未至如今之世旣養而不取雖取而不養而其養

之也常於其所不取其取之也常於其所不養事具而其法不舉兩異而莫適爲用此亦執事大臣因循之過也今三歲詔舉進士州以名聞者數十萬人禮部奏之而天子親爲之發策於廷試爲州縣吏者數百人而與大政當國論者取焉侍從人主之左右者取焉諫諍彈擊者取焉有不暫而遂至者焉然其在高等者天下多以其詞藝爲不當得而況於其人叅駁浮躁鄉里之無行者竊然躐處於其上朝廷旣以取之雖知其不可而亦不敢較則取而不養此天下之所共知而莫能革者也今州縣自嶺海莫不有學宮室餼廩書籍器用無所不具來學者誦讀之聲歲時不息州必有師而教之其禮甚優其職甚專而又月第其進否時定其去留不知三代之學亦何以異此然而無取士之法無考察之意學宮與諸生汎汎焉不相知名無

敎無勸幸其歲滿則掉臂而去旣去若素所不至者蓋一官司耳嗚呼四五十年矣則養而不取此亦方今之所未知也能勿爲之計乎夫科舉之患極矣何者昔日專用詞賦摘裂破碎口耳之學而無得於心此不足以知經耳使其知之則超然有異於衆而可行故昔日之患小今天下之士雖五尺童子無不自謂知經傳寫誦習坐論聖賢其高者談天人語性命以爲堯舜周孔之道技盡於此雕琢刻畫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於詞賦南方之薄者工巧而先造少北之樸士屈意而願學衆說潰亂茫然而莫得其要人文乖繆大義不明無甚於此而知者曾不察歟噫其適在於不養耳昔之養士誠難爲也州縣無學無師無餼廩器用其創之也勞今皆具矣加之以法度則一日而定矣法度不立而學爲無用凡今之士惟其稚而未成貧而

無食者乃肯入學惟其昏眊不材貪鄙而無節行者乃皆聚於學其有罪而不受罰者乃求籍於學故凡茂異秀傑之士以不至於學爲高其有在者則必共指以爲無恥而皆以爲誚故其養之常於其所不取而取之常於其所不得養然則今之學校乃爲棄材之地乎噫三代之王獨何以取天下之士而使之皆由於學哉夫折今之取士而入於學可也因今之學而後取士亦可也且三歲所官數百人而天下之士常有不遇之歎何者其一日而至者不足以厭服天下也忠信孝悌必修於家必聞於鄉材智賢能必見於事必推於友衆其茂異秀傑者畢至而務養其心以稍息其多言然後少變今之意而足以取之則先王之道庶乎可復矣夫禮義廉恥惟上所厲故士得以自重今天下囂囂然養之而不以道而上不免有嫚士賤儒之心譬猶父母不素敎子一旦以其不肖而欲盡棄其所愛不可之大者也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三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四

進卷

兵權上

非詐不爲兵蓋自孫武始甚矣人心之不仁也非武之書不好爲用兵以詐古之聖智或不能免自管仲咎犯先軫其人已不純於義務爲爭利必勝之術春秋之世日有侵伐之事國各講求其意以備之而秦楚橫行於天下大抵無義兵矣然則非武之獨爲詐也而謂之自武始何也曰管仲咎犯先軫致其君於霸彊本出於兵然獨變先王之兵法而自爲法耳蓋其意常先治國家崇禮信厚集人心而親附諸侯至於決戰濟師而後益之以詐不專以詐自名也故古之於兵也止言其法部曲行伍坐作進退綵旆曲直紀律號令皆法也能盡此以爲不可敗則敵至而智見矣故法可傳而智不可得至於孫武始棄法而言智其著兵之情奇正分合豫應天下之變百出而不窮以詐自名於世而目兵徒詐而已矣蓋管仲咎犯之所略用而未詳陰取而諱稱者武盡載之而後世之好爲詐者思欲出武之外亦終不可得然則武眞譎詐之雄者也國之有兵也能擇將而授之而它不與也夫武之兵書人主不得而用之其將自用之可也闔閭之時連歲謀楚嘗一入其國都卒無一人之獲累師不返而夫槩王先歸自立闔閭與越爲仇故武爲書亦言越人之不足畏然吳既去楚句踐來伐敗於檇李闔閭以戰死武皆在其中夫差二十年之間卒亡其國不知武猶爲用耶將廢而死耶將王孫雒之流皆受教於武耶計武爲書及用事之時亂楚興越亡吳而侵擾中國然則武術之無救於國家亦可見矣然則雖

爲將亦不可用也而後世之兵恐祖其故智於其言有所不能通者皆深思遠慮出無端涯之見以求合之且前乎武者非無人言兵其法猶可考不必黃帝舜禹周官之司馬法也曰是純仁義者而非兵若管仲咎犯僅庶幾乎曰是猶有仁義也亦不足以爲兵而爲兵者必詐而後勝故無出於武之書噫其人心之不仁耶不然何其遺棄衆說而好之篤而敬之深耶韓信號善用兵自言其法出於武曹公無敵於天下猶師武術自爲之傳唐太宗李靖近世君臣之言兵者無出其上其所問對亦止於武之意而天下好奇之士奮筆舉以傳益武之說而爲書者數十百家而號孫子爲談兵之祖其氣焰興起於百世之下若將與聖賢並稱者噫人心之不仁至此極耶豈數千年之獨不幸耶今之所患者以天下之大甲兵之强謀臣智士之衆而所嗜好訓學者不出於武自爲一將之術耳然且講之而不得其要求之而不中其情而今世之良策眞智因以廢放而不舉夫選天下之士教之於學試之於廷使之讀誦以爲文義者乃無先於孫子彼固無所見於此也使有所見猶無益也而徒以不仁之心上下相授授天下以不仁之心患之大者也臣嘗論之今天下或不免於用大兵用大兵者以今之勢虜有百戰百敗之道吾有百戰百勝之術夫百戰而百勝者不戰而可以勝也百戰而百敗者未戰而先自屈者也殺人以求勝古人之所不免也不待殺人而後勝今日可見之效也然其法皆不載於武之書今將因武之書以通之而後用今之兵乎則是捨百戰百勝之術遺虜以其具而自爲是勝負相搏不可必知之形計之失者也臣非無見於此而强效世之迂闊者以黜武

也蓋其精者不得而言言其粗乎則與迂闊者何異雖然臣請終言孫武之不可用夫戰國相吞無義無名而志在必勝故武之術出於名義之所棄爲此下策而其所謀者行陣之淺畫地形曲折軍勢翕張特俄頃之智耳使將帥自爲之猶或不廢而國論則何爲焉今之談兵者紛然皆至於上臣不知其說也夫今之所爲戰者戰虜乎戰吾國乎自淮以北豈非吾土地乎其來鬬者將非吾民乎抑盡虜乎然則流涕以對之猶不足而孫武之智尙忍言之嗚呼豈未有思及此者也

兵權下

言之實者無奇無奇則難聽故天下多奇言而言兵爲尤奇人主慨然欲聞天下之言則奇言得以入而言兵者入之爲最深奇言漫衍於天下而天下反皆以奇爲常是以

下未知兵而習爲多殺人之術上未用兵而先有輕殺人之心嗚呼孰能知其爲天下之大禍耶平居無事常言兵計某衆可襲某城可攻某地最利宜先取以制敵敵有上中下計當出於某吾以何道應之其將某爲良可反間以疑之可死士以刺之某兵可亂半渡以薄之倍道以掩之某處葭葦蔽虧林麓深阻可用伏兵某爲奇道可用以出敵不意或欲爲辯士說下其心腹大臣或使內潰或使來降或自請爲將用其術以制勝或乞乘傳招集豪傑不貲糧糗甲兵自以義民殺虜古陣法兵法凡幾家今不可循用宜悉損益何事刀槊弓弩今未精者有幾更爲擊伐之技或乞試上前或請頒其法於諸將或言時不可失坐論無益今當幷進益取敵地以自爲守因事觀變或言臣歲月浸晚恨不及功名乞一死敵或言古者取天下凡幾其

故術猶在今當何所用雖始若少緩終當有成其言過亭敵地風沙蒼莽雨雪凍飢戰士哭督器械解弛使人憂悲恐懼至論仇恥憤激瞋目按劍或廣大其意下底得地所過牛酒迎勞王師復故境土天下一家使人尉喜洋洋然欲不計勝負存亾而爲之其人或已在親要朝夕開說素所狎昵縱言不顧或疏遠求進嘗試上心或山林草澤之士請來獻見或在外之臣無以固結恩寵走馬而論密疏入中或因緣稱薦無以爲名必挾兵說以自重且其開口論議容止不動聲音偉然問荅縱橫不可窮詰至於超乘負矢意氣敢決而其上固已壯之矣凡此者皆奇言也人主慨然而樂聽之雖未必用而其輕殺人之念已動於中矣凡此者其意非眞以爲見於事也以爲言之不得不奇也非謀國也非慮患也中一時之欲而已者也然而未必

用者有時而用矣漢武帝聽王恢計欲擒單于單于不可得擒而漢首事結禍無已天下幾亾宋文帝用江湛徐湛之王元謨言伐魏一旦魏氏臨江秣陵之人荷擔而立者累月元嘉之政衰焉夫不顧計天下之利害舉而聽一夫之奇言者彼其初固不知其患之將至此也今天下之士好爲奇言而言兵爲尤奇者十年於此矣好惡之相形權利之相誘奇言盛而實言息矣凡向之能爲實者今未有不轉而爲奇者也雖然臣有慮於此而亦竊以爲質焉何者天下之能爲奇言者衆也昔日之奇今日之腐壞而無用者也朝對暮論耳目煩矣聽聞熟矣庶幾其厭之乎庶幾其可以實言乎雖然實言不足聽也五穀之味澹然不與衆味俱耆味者不能舍也其所以舍之而不敢廢者以畏其不食則飢而死而衆味不能救焉耳故夫有問實言

於今世如只不合万殺之死者而後其言可得而聽也何謂皆言今世或有以爲兵端可投易開難合厚賂請和可乃持久此偷安姑息之論也兵何嘗一日而不可用也顧其用如何耳故不多殺人則兵可用邦本不搖則兵可用不横斂不急征則兵可用將非小人則兵可用天下雖不提戰而亦不好戰則兵可用視北方如南方則兵可用功成而患不至外鬬而內不知雖不免於用詐而羞稱其術雖大敗喪國而能不矜其事若是者其兵無不可用也夫水居者好游崖居者好緣此其勢也游而不溺雖游可也緣而不墜雖緣可也故凡今世爲用兵之奇言者未有不犯是數患者也犯是數患如游者之必溺緣者之必墜而曰吾不顧而自爲也而可乎孫武吳起穰苴孫臏巧於用兵今雖無之不足慮伊尹太公管仲諸葛亮智於謀國今

雖未有不足憂其實言之不可亂者止於如此

外論一

按爲外論四篇其三篇言今事者其首篇曰爲國以義以名以權中國不得治夷狄義也中國爲中國夷狄爲夷狄名也二者爲我用故其來寇也斯與之戰其來服也斯與之接視其所以來而治之者權也中國雖貴夷狄雖賤然而不得其義則不可以治不得其名則不可以守不得其權則不可以應三者并亾譬猶舍舟楫而濟深淵以勇決爲浮沈幸而得濟不可爲常不幸溺沒死且及之矣後世之事是也曰嚴尤論戎狄以爲前世未嘗有上策至唐太宗能擒頡利郡縣諸戎始以嚴尤爲非若太宗者所謂上策歟噫亦陋矣以先王之待夷狄何策之可論又況從而區別之與秦漢並稱乎若太宗者又直以爲有策則是不能知先王所以待夷狄之意而何自謂得上策乎堯舜之時南自淮徐東被青州之境土凡海濱廣斥山谷深遠之地教治所不及者大抵皆夷狄也盡與中國錯居又非若後世止有玁狁獯鬻乃在長城之外相去且數千里而以爲難治也堯舜之土地至狹又無利兵危矢詐謀奇計而夷狄不能侵暴者名義與權皆得也嗟夫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以其有是三者而已苟捨其所以必勝之具而獨以詐力爲用是既已化爲夷狄矣其至於紛紛何足怪乎蓋自戰國並起三百年之間秦人最爲雄小國次第亾滅廣大其地而爲六國秦又滅六國合天下而謂有之又欲乘取匈奴秦人之暴甚於夷狄矣漢起匹夫親搏天下不數年而據秦之故地此其爲仁義道德足以懷柔其民者何在柰何冒頓反不能控弦數十萬以憑陵蹈藉入至太原

晉陽乎蓋三者自是并亾不復有中國夷狄之分矣特以地勢相別異耳力彊則暴師轉餉深入捕戮如擊取禽獸力弱則俯首屈意出金銀繒帛和親至以壻之亦獨何所變張良陳平畫策士而絡譯之爲永和主國論者故奮挺大呼望屋以食之人也是亦安能知先王之意哉獨一賈誼知之以爲戎狄召令主上之操天子其貢臣下之禮雖然誼於制患之術淺矣請自爲典屬國用三表五餌耳若是者先王待夷狄之意乎直使匈奴不當漢一大縣此何足治而況本不計强弱者乎夷狄皆苦中國無信義詐言厚利以相啗悦首開兵端志在誅鋤然則中國之不振其失道久矣豈一日之故也世無堯舜湯武待夷狄之意終不可見無稷契伊尹終不能乘法陳義以佐其君其所謂習以爲笑於天下者蓋書籍之罪何可嗟乎有名義而不

能恃有權而不能用或伐或和視其勢之强弱而不能定此漢唐之事不足論也是既然矣孰之於無所執用之於無所用以和爲常與之爲一而天下之人熟於聞見不知其爲中國夷狄之異者此祖宗之事臣不敢深論也臣之所論者一事自景德元年與契丹盟更六聖百二十年聘使往來天子親與之揖遜於庭未嘗一日敗盟約也女眞本小種落契丹奴役耳不幸天祚失道使得猖狂破取其國天祚以爲與大國義兼兄弟當來援我或遂不復其國則畢自潰以南自歸當是時中國以大義之故遣十萬衆制女眞使不得逞彼知大國爲之助其勢何遽至此也豈與約焚滅其國分取幽州故地以爲功者比乎失此不念遂有今日然則夷狄雖不義當以信義與中國中國以夷狄爲不義是以不用信義答之不知此其所以爲中國者

本不以夷狄之無而廢也夫兼考前世成敗之故深思今日致患之本復脩先王三者之道則中國之待夷狄固無難矣何必勞神於智計角勝於士卒益廢於本而不能反哉故夫若不足聽而泥不可易者臣之論是也

外論二

秦漢以來待夷狄者不相親則征伐何也其所能盡於此矣和親則主辱名卑而民得安征伐有功則主榮名尊而民傷無功則主與民俱傷而有功常少無功常多是以後世之論是和親者十九矣必知有征伐之害而後知有和親之利先王未嘗征伐夷狄雖不與之爲和而亦不與之爲怨是故無以卑吾名而亦無以喪吾實雖然先王之道不行久矣而今日之請和尤爲無名夫北虜乃吾仇也非復可以夷狄畜而執事者過計借夷狄之名以撫之夫子弟不能報父兄之恥反懼仇人懷不釋憾之疑遂欲與之結歡以自安可乎往者紹興行之天下不厭至於廢逐大臣誅殺名將謫黜異議者空士大夫之列洶洶數歲而後定一旦虜自敗約始舉不得已之兵以應之天下因又以言復仇爲事暴師淮水之上久未有功宰相仍用前策建議罷督師撤攻具由東西北道四要郡以與之而復爲和俄而虜又大出天下之心凜然以爲盟誓必不可保然自是疆圉無事又十餘年虎臥在庭其起無時室中之人不得安也使無弓矢陷阱或不免徒手而搏之以必死爲決猶愈於坐而待其噬也若有弓矢陷阱可也乃畏虎而不敢用何哉嗚呼失吾所操之具而聽虜之自爲是獨何時而可也今天下非不知請和之非義矣然而不敢自言於上者畏用兵之害也其意以爲一絕使罷賂則必至於戰而

吾未有以待之故也乃其以爲不可而敢自言於上者此非眞知其義之不可也直媒之以自進也非可用以當虜也故眞知其義之不可者皆內懼竊歎而不敢言者也眞知者不敢言敢言者不足信然則今之所以待虜益疏略矣今日之議臣不敢獨以告於上庶幾執事者皆知之昔祖宗之世也內治已定則所謂求和親之利者爲保全遺民計耳是不憚自屈而力行之可也今日存亡之憂不得尙用往事爲比使虜復如辛巳甲申忽擁大衆以求戰和固不可且其崛起桀强而據吾大半之壯壤已五六十年矣如使復爲天祚盛極將亡它人出而行之和亦不可也蓋非惟其義之不可而勢則然矣昔祖宗之世也雖其有以馴發契丹使不敢縱傲則兵可以至於不用今日之兵其決不可不用矣其用有早暮遲速耳而早暮遲速又非大

相遁也遠者五六年近者三四年其尤近者或在朝夕耳然而執事者畏一戰之故不敢以告其上因不復爲之慮幸其事之不在己引而去之夫勢在子孫者偷吾身之不及見焉可也憂在吾身而有出於十數歲之外者偷目前之未及見焉可也今也無十年之遠有朝夕之近是固不可免之憂患也相顧而終不敢言者何也賈誼以爲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以謂絳灌之徒今積薪盡爲火矣寢燃火之中不知奮迅於烈焰以自免而坐待其灼爛者是故不必誼之智而後詒之也以臣計之一戰之可畏猶未足提也然雖絕使罷賂而臣以爲猶未至於遽戰者蓋求戰在敵使之不得戰在我若此之術執事者所當思也夫勝敵固有道用兵固有法所當施行者固有次第矣執事者猶未敢開其始而臣安敢詳

其終且今之能言者衆矣不度本末不量深淺而歷數天下之至計只自衒鬻此其可用者安在夫惟以復仇爲正義而明和親之非不可爲自此以往庶有可得而論者

外論三

羣臣雖不敢勸言兵事知陛下意欲有所發久矣復仇之義四十年不舉過已在前矣一日之舉難以嘗敵非百全必勝不可爲也今一日而驟舉之與嘗敵而無其具此羣臣所以不敢言也雖然不敢言何益豈若相與善謀乎七年之前始命使祈請於虜當時舉朝以爲非計其後三年又議進取事虜當馳一介來請前年我復遣使虜亦未測吾意所在此二者皆足以開隙於虜然而虜終不敢自隙以此策之虜未動也或者內有難不暇與吾角或者上下畏兵苟欲無事或者不肯先發坐觀吾變是皆不足爲憂

然陛下昨必爲是何也豈非以爲兵惡無名思所以致之乎吾用兵之名若常器久韜藏而不露一日可用卽用耳何憂無名而必爲是乎臣以爲過矣夫苟惡其無名則是未能知用兵之名直論彼我強弱之勢耳此其勝負未可知也吾有必勝之名又有必勝之實而患不爲其所必勝者哉若尋常始以力相搏而已此則可畏也臣聞古之善舉事者必有先勝之形使吾之國人曉然自知其所必勝而敵不知若此者勝不然敵見吾之所長亦曉然自知其不可當不必外示損弱若此者亦勝內則吾國未知其必勝外則敵人不知我爲必勝若此者謂之危兵危兵難用噫今日之事豈止拔一城取一郡或敗其一將數萬人乃爲勝敵乎以此爲勝敵兵鬪禍結未有已也元混謝安當再得中原而無救於晉之衰今日之兵不五合六拜使北

方之勢皆在己雖盡取河南鼓行入京師薦告宗廟將奉陵寢若東無齊西無秦北無趙魏三面猶爲虜守臣尙不知所終而況止於拔一城取一郡或敗其一將數萬人爲功乎往日之事是已聚數十萬兵於境上纔一破靈璧虹縣遽謂一月三捷既而偏師不利又自謂敗撓因以罷兵爲和輕計寡謀不翅如兒戲而謂今日之兵當復然乎豈以多殺人爲用兵乎諸葛亮止用梁益故決取秦隴然猶使吳升攻今天下中裂四方皆可用事臣不知其爲計者果何如也雖然此猶非臣之所必知臣之所必知者陛下用事之勢夫用事之勢必使輕利而易爲不使重困而難舉何者夫鷹隼乘風高入於雲漢視禽鳥所在而搏取之駿馬日馳千里過都越國倏然若無所見此其以輕利捷疾故能勝物若夫爰居腹翮非不大也避風於魯東門而

不能去駕牛載重行才十數里復遇大雨喘息躑躅而不能進此皆困重之勢也唐太宗取天下滅夷狄得輕利易爲之勢故兵不難動動必有功兵休事已無復後患而天下卒以平治今日之事實有困重難舉之勢前日實若欽者數百人爲曹偶以抗官軍此不過弓手十將之事一兵官足以制其命矣而猖獗歲餘聲入閩蔚嘗罷斥兩帥選擇使者倖而獲之若此者其可以遇大敵乎使如太宗彼此前後所向必應而無後憂其將能乎祖宗以天下之大困於區區夏人之數州者蓋以上下牽制首尾顧望內外異同困重而難舉也今其勢復然陛下亦自知之矣雖然發困重難舉之意使有輕利易爲之風者此其事不在兵不在將在朝廷大政紀綱虛處之際而已噫是又未可以一二言也臣所謂先勝之形蓋在此矣

外論四

外可以攻內可以守亾國也外不可以攻內可以守僅存之國也可以攻而不爲必攻之形不足以守而爲困守之勢折強大以就弱小臣不知其說也何謂可以攻而不爲必攻之形今之淮南北是也使吾欲得志於虜非益進深入盡吾境而與之守立萬死百敗之地以示其不可遏之鋒何足以庶幾於有成而況委棄垣牆視爲荒閑無用之處而無經營分畫之要乃坐困內地助虜自攻中外抵掌但以復得故地爲言是欲不出戶庭而遂策門外之事者歟何謂不足以守而爲困守之勢今之防江是也上流有武昌之兵下流有京口秣陵之兵皆重兵也淮無備師故特三鎮爲臣防夫以孤江與敵爲對則三鎮不得不守今淮南北尚不憂其有失也何必預憂其有失而守江乎善守者守四夷今不及矣守其境可也不守其境而守其室兵甲不在邊而在堂不知今日之所謂守者何也臣恐夫小人求衣食於千里之外嘗樽俎匕筯之間而能有遠思今處門內之事非必智者而後能也如農夫之自畊其田耳所以耘耨耒耜之日熟矣然且輕重失宜緩急失中首尾顛錯而無據其於天下之大計固知其不及也悲夫昔孫氏以謀臣之多將士之勁且精平生百戰之勤欲望淮南尺寸之地而不可得今包兩道而有之方千里十九郡使之塵沙莽然民物凋殘城戍衰弱雖建立官吏而人有搖心不能自保曾無長久自立之意徒欲內守江左以爲百世不傾之基豈非與古人異謀哉雖然上則亦知淮之可重矣其所以欲爲而輕止者有二患一則以爲嘗與虜約無置大兵今且赫然增備益守虜必來爭或備守不

足則未能爲益而先有所喪一則以爲既分要害畫守禦必當付之其人權有所在則或以成他日藩鎮跋扈之事而臣以爲二患者皆非今日之所當慮且雖使淮上地如今日未置大兵若有善吏守之虜卒以數萬衆來攻之不能克捨之不敢過也豈有增備益守而先疑其敗者乎夫守吾之要地所以致虜之必爭大事之機蓋見於必爭之日且虜既以虛言空約禁吾不敢守要地又得吾重賂不戰而勝孰甚於此善爲國者擇人而已方欲有事安能盡使權不分如文欽諸葛誕固不可與若羊祜杜預亦可乎藥非烏喙無以療吾疾而烏喙之毒亦能殺人則善醫者制之而已以其毒而并廢其藥而吾之疾不可救矣夫今之所謂繁盛雄富者二浙七閩耳皆區區吳粤僻陋不足較之地強弱成敗之所不在也略淮而守江守江以安閩

浙此其去中原也遠矣臣常患今世之言國事者不見天下之勢而好爲無益之謀蓋其形便曲折本非人主之所嘗盡知而徒以紛亂外則失委任將帥之意而內不能爲廟堂一定之策嗚呼自隆興以來天下益多言矣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四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五

進卷

總義

古之治足以爲經不待經以爲治後世待經以爲治而治未能出於經其事宏大廣遠非一人之故一日之力而備者欲以一二而言之此其所以漫然而莫得其紀者也上古聖人之治天下至矣其道在於器數其通變在於事物其紀綱倫類律度曲折莫不有義在於宗廟朝廷州閭鄉井之間其教民周旋登降會通應感之節而誦說其所以然之意使之自得於心而有餘於身以行之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在於學官其波順風靡而天下之人無不根於性命閑於道德而習於死生之變其治之成若此至其承敝改法聖人繼出損益文質先後迭施治有異而不相廢

道有同而不相襲故其言語文字或始之以陳其義或終之以紀其成言與事遷書與世易蓋其皆可以爲經而當時之天下不待是以爲治也周室既衰聖王不作制治之器喪失而不存或其器僅存而其數廢闕不明民之耳目無所聞見心無所止而其上下習爲鄙詐戾虐之行風俗日以斃惡而相趨於亂孔子哀先王之道將遂湮沒而不可考而自傷其莫能救也述其聖賢變世之勤勞而驗其成敗因革之故知其言語文字之存者猶足以爲訓於天下也於是定爲易詩書春秋之文推明禮樂之器數而黜其所不合又爲之論述其大意使其徒相與共守之以遺後之人然猶曰如有用我者其爲東周乎蓋經者所以載治而非所以爲治也其後卒以大亂戰國吞滅秦漢嬗興天下蕩然不復堯舜三代之舊其欲學者無所據依於是始皆求之於書而孔子之經遂行於天下故儀封人見曰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而孔子亦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嗚呼豈非天哉自是以來句斷章解補紐壞爛歷世數十而不能以相一蓋至於今百有餘年之間豪傑之士相因而起始能推明其說務合堯舜三代之舊以無失於孔氏之遺意蓋自伏羲至於孔子而道始存於經自孔子至於今而其經始明有能施之於治始庶幾乎會之以心驗之以物其行之以誠其財之以義其聚爲仁其散爲禮本末咸舉幽顯一致卓乎其不可易也雖然將卽是經以求其制度器數之等而盡復堯舜三代之舊歟則其世遠矣其事往矣迂暗而不明牽合而難通而天下病矣夫不必求之於堯舜三代則將飾文而自爲之歟則內顧自疑而不敢爲雖爲之無所折衷而民不從矣然則

姑守其所聞以爲如是而足以治歟則無驗於事者其言不合無考於器者其道不化論高而實違是又不可也徘徊彷徨久而不得定歟則好爲異論以敗經者將遂出於其間矣是又不可以不懼也噫世無聖人而天下之所恃以爲治者是經之空言而已以其未能出於經也是以治亂之效無異於前世其難齊之俗致變之由或反甚焉夫擬天地之變化觀治道之離合如此其大也及是經之明如此其難也世之君子可以卽其故而深思矣

易

易非道也所以用是道也聖人有以用天下之道而名之爲易易者易也夫物之推移世之遷革流行變化不常其所此天地之至數也聖人已見之矣是故道以易天下而不待其自易迎其端萌察其逆順而與之終始自有天地

生民以來至於成周之衰雖帝王異號更易不一而未嘗有大變極亂如後世之酷者聖人迭起而能以道易天下故也嗚呼自秦漢而下者何其禍亂之酷耶彼惟無聖人不能以道易天下而聽其自易天地之數與人心之不肖適相尋於無窮是以潰散而不可支故夫聖人推爲仁義禮樂制爲生殺賞罰作爲宮室器用等爲尊卑名品文字以通其心意權度以一其偏私卑皆歸之於易而文王孔子亦發思之世有以見天下之情而懼其不能知則又重之以示其變繫之而存乎辭而易之爲書備矣書之未備也易存乎道見道者足以爲易書之既備也易存乎書天下即其書而求之書備而易始窮矣測之以象數別之以筮占離析其卦爻而雜之以事物之故辨智兢爍而不得其毫芒於是陰陽律厤曲學小數時日下俚之說與夫素

隱行怪窺測異端恢詭不倫之士埋伏於山林草野之間者又皆自託於易故後世以易爲幽遠難通之書其上下出入鬼神恍惚不可窮詰而無以爲用於天下噫夫聖人非不知其卒之至於此而獨爲之豈其亦有所不得已者耶夫循其本而至其末由聖人之作易而至於天下之人能讀易之書則其卒之如此亦何足怪也是故莫若反其本而論之曰卦曰象曰彖曰爻此其所以爲易而天下後世之所共知者也然至於求之而莫得其當夫天地水火雷風山澤此八物者一氣之所役陰陽之所分其始爲造其卒爲化而聖人不知其所由來者也因其相摩相盪鼓舞闔闢設而兩之而義理生焉故曰卦是故有亨有否可行可止而人則配之後有聖人焉推而明之故夫象者所以推明其義理之所從生而企其爲是卦之意者也彖者所以言其得爲是卦者也而聖人君子先王後帝雜取而用之以之修身以之應物而無所不合因八物而兩之而後有義義立而後有用然則聖人所以察天地陰陽而擬諸其身者至矣是故曰神曰變無思無爲而神明其德者皆其勢之當然而非有以獨異於人也故君子之用易莫切於象爻者所以備一卦之事者也有卦則有易有易則有太極太極立而始終具矣因而兩之而變生焉故夫兩者所以明變而六者所以爲兩也因是四者而求之而聖人之道與易之書未知其孰離也然後其所以用是道者可復見矣然則其所以爲易者何也夫孔子則既言之矣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又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

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嗚呼思過半矣

書

天有常道地有常事人有常心何謂常心父母之於子也無不用其情言不意索而傳事不逆慮而知竭力而不爲賜有不以語其人者必以告其子此之謂常心其於人也不然以外之不常喪其所常矣夫天地之常而人得之其物也不後而將不先而迎喜怒哀樂稱事之當然而不爲過見之者疑乎拙其於應物也無窮聖人得是心也泰而行之用其厚去其薄用其樸去其巧用其不知去其知廟堂之謀其於野人必忠告而求同焉天地不能違鬼神不能間復合而爲一是故哀矜惻怛保惠刑殺以救其民而復於常今夫外乎人之思慮而不出於其所測知者其事

文以深其謀密以巧伏於潛淵之下而動於九天之上使人卒然莫得其所從是亦其心之設也謂之非常故過生於非常不祥莫大焉蓋自秦漢以來儒者爭言唐虞三代之事其功化流行而風俗純美天文地理之極無不順序至於自言其一代之治則何其淺陋鄙野而不足稱述愛其君者往往誘使至焉而其君亦皆媿恥其意不敢庶幾於萬一蓋將從之而不能及也夫聖人之道其有以過絕於後世固若是之遠者何耶昔者孔子序書錄上古之帝王於其興事造業布政出令以經理天下之際始於受禪終於征伐已略盡矣今其存者其謀皆非有以出乎人也其行事非有以矜於衆也以天為不可不敬以民為不可不畏自己為不可任以諫為不可逆患至而不敢避功成而不敢居酌天下之心以處其中如是而已矣先事而憂

已事而思天下皆安而聖人自危其防慮畏謹有家人父母之所不能知是故智者以為愚勇者以為怯辨者以為訥聖人之常心獨守而勿失此其所以為大也穆王始喪其常心周行天下上崑崙涉瑤水以觀天地之所極車馬不足以給其役貨財不足以充其求至於邈然耄耋始為詳刑之書以命呂侯蓋其意悲哀焉秦穆公過周襲鄭千里用兵以邀得國之功怒其臣蹇叔以為悖繆而無智既而敗師囚將無隻輪匹馬之返始復追其悔過之意誓於群臣夫二穆皆好異者也及其既老而悔過復得其常心而孔氏猶有錄焉而況於能常而勿失者乎悲夫無惑乎後世之言極於帝王之盛而終以不能至也夫教不至者殺智不足者剡仁不熟者斷今也喪其常心而君臣上下相飾以智相闘以巧愈出而愈奇愈用而愈疑蓋自秦漢

魏晉隋唐之君務為非常不測之智以愚其民抗焉而為之上方合而遽散幾得而復失而欲以空言庶幾於唐虞三代之治是猶桀之慕堯北行而求其越者也豈不悖哉夫反常以合常以其心求帝王之心其為易而無難也然自媿其不能為自恕其不得為使天下之民欲被父母之化終不可得而以為聖人不復起於後世者亦惑矣

詩

夏商遠矣書籍所記存其大略而其詳不可得而言矣詳而可言莫如周言周人之最詳者莫如詩夫周人之法始於艱難而成於積累及其天命既集極盛而太平至其始衰而復興遂微而不振與其後世窮更塗炭之民憂傷悲怨思慕其道而不可復得者皆見於歌詠而極其形容故夫學者於周之治有以考見其次第雖遠而不能忘者徒

以其詩也詩之興尚矣夏商以前皆磨滅而不傳豈其所以為之者至周人而後能歟夫形於天地之間者物也皆一而有不同者物之情也因其不同而聽之不失其所以一者物之理也堅凝紛錯逃遁譎伏無不釋然而解油然而遇者由其理之不可亂也是故古之聖賢養天下以中發人心以和使各由其正以自通於物絪縕芒昧將形將生陰陽晦明風雨霜露或始或卒山川草木形著懋長高飛之翼蟄居之蟲若夫四時之遞至聲氣之感觸華實榮耀消落枯槁動於思慮接於耳目無不言也刻取廣喩有正有反比次抑揚反覆申繹大關於政化下極於鄙俚其言無不到也當其抽詞涵意欲語而未出發舒情性言止而不窮蓋其精之至也一語不遺嗜欲不齊風俗不同而世之先後亦大異矣聽其言也不能違焉此足以見其心

之無不合也然後均以律呂陳之官師金石震蕩節奏繁興羽旄干戚弦匏簫管被服衮黼拜起揖遜以祭以宴而相與樂乎其中於是神祇祖考相其幽室家子孫協其明福祿盛滿横暢旁浹充塞宇宙肅然粹然不知其所以然故後世言周之治爲最詳者以其詩見之然則非周人之能爲詩蓋詩之道至於周而後備也夫王道始自盛而入衰則天下之心始自親而入怨蓋幽厲以來忽忽天下無以整齊諸侯而一其民其勢如氷合之忽解雲附之忽散刀鋸斧鉞如林而起同壞異制而權術小數始出於政令之中矣然猶深厚憤發能自思其先君祖考之舊以寬其意故亾而不敢叛敢怨而不敢怒嗚呼仇者親之對也逆者順之資也苟未至於不可以悔而或可以收者則皆眷然而不忍慨然而有欲爲者矣然則其於周人之治不獨

以其極盛者而言之蓋其衰而猶若此也至於削滅潰壞亾失其舊而不復可考然後泯然而不作矣然則詩亾而後春秋作豈不信哉離騷詩之變也賦詩之流也異體雜出與時轉移又下而爲俳優里巷之詞然皆詩之類也寬閑平易之時必習而爲怨懟無聊之言莊誠恭敬之意必變而爲侮笑戲狎之情此詩之失也夫古之爲詩也求以治之後之爲詩也求以亂之然則豈惟以見周之詳又以知後世之不能爲周之極盛而不可及也

春秋

春秋者道之極也聖人之終事也天地之大義在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賓主之交其尤精者上通於陰陽旁達於無間古之聖人其必有以合是而出者矣其於治人也止惡而進善有不同焉止之於心而不行之於事人不見其自治之迹而已不多其能自治之功是雖聖人不能加也有己則有私有私則有欲而旣行之於事矣然而知仁義禮樂之勝己也折而從之則聖人之治之也佚是其次也仁義禮樂有不能勝則聖人之治始勞矣然而聞人之非己也必以爲懼聞人之是己也必以爲喜是故因其所喜懼而治之是又其次也是己不喜非己不懼不喜者自棄也不懼者自暴也宜何以治之然而察其情也其必不爲善則慕夫賞其必爲不善則畏夫罰聖人之治人至是止矣嗚呼使其止於是而天下惟吾之所以治則春秋何獨爲而書之於此有人焉不惟無所喜懼而欲自爲是非不惟無所畏慕而欲自爲賞罰其視天下也眊眊焉而期乎亂而又不幸當王道之衰是非不公而賞罰不行聖人以爲今不能治也不若揭而示之於無窮嗟夫彼何人

也以一時之得而易其無窮之名故夫春秋之所爲作者所以治夫仁義禮樂是非賞罰之所不能治者也雖然慕無窮之名而爲善畏無窮之名而不爲惡此猶天下之中人也其所以卒爲而莫或制者豈其眞無所畏而然耶曰逆理敗道不自列於人類者皆其欲之流也至於定則未有不反其本矣故崔杼能爲弑君而不能不殺其書己之史官斐豹隷也奮於平難以求除其丹書之惡凡天下之惡有未至於杼天下之賤有未至於豹仁義禮樂之所不能誘是非賞罰之所不能革堯舜三代之治雖不復行而是書猶有所勸也是故由孔氏以來二千餘載易書詩之道未明也其用於當世以爲援據折衷者春秋而已故曰春秋者道之極而聖人之終事也嗚呼無仁義禮樂無是非無賞罰以區區之書禁天下之惡而歸之於善聖人之

用法已嚴矣而學者又以言求之則人情之所不能堪其弊必至於盡棄其書而天下大亂而不可救此則學爲春秋者之過也雖然無責焉已耳彼無聖人之心而用春秋之法則責備者以爲難而明微者以爲訐矣是故從其三而觀之一曰情二曰勢三曰理人之爲不善其必有自得於中者也人之遇己也不以道而後己之報物也不可反聖人獨有察焉是之謂情迫於不可止動於不能已强有加於弱小有傾於大不知其然而然者也是之謂勢夫其如象則宜若無罪焉可也雖然舜能事瞽瞍而天下不能爲子箕子能事紂而天下不能爲臣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而天下不能爲國是何耶是未之思是之謂理察其情因其勢斷之於理而春秋之義始可得而言矣不以情不以勢其心不厭然而服我則誰肯自愧於空言之理哉嗚呼是道之極而聖人之終事也

周禮

先王之治不見於後世德薄功淺而俗化陋儒者爲之感憤太息思有以易之而未能自信於必行則皆求之於經於易所以見其極道之用者也於書所以見帝王之處天下之心者也於詩所以見天下之處其君之心者也而春秋所以禁其爲此而反之於道以明其必不可違天下之大義而獨任其私者也夫苟爲得道之用而又知其君臣上下相與施報之心以折之於是非與奪之際是亦足以易後世之治而無難矣然而猶未能自信者以其說之未具也蓋周禮六卿之書言周公之爲周其於建國設官井田兵法興利防患器械工巧之術咸在凡成康之盛所以能補上世之未備而後世之爲不可復者其先後可見其本末可言也於是儒者莫不爲欣然自喜以爲可以必行而無疑矣雖然使先王之治所以必不行而後世謏聞寡見之君因遂以經爲不可盡信者其必自是書始矣夫其說之未具也是誠若不可行焉吾如待其具而行之何哉工人之爲器也得規矩以通之天下之器其可方可圓可觚可橢者皆規矩之類也故法存於心巧形於物器成而天下利未有盡待其法而盡用其巧者也有賤工焉執三代之器而用今之材閉戶而摹之出戶而示諸人人不能識也則鬻之而莫之售是其材非不美也今夫周禮之書嘗一用之矣非惟不足以治而乃至於亂孔子之於經也微見先王之意而不盡其所以爲之之說其告門人弟子與其當時之人所以問之政事者詳矣若曰脩身以應變酌古以御今然後其繼周者百世可知也奈何取其說之具者而徒加之後世哉且又有甚不可者非特此也古之治天下必辨其內外大小之序而後施其繁簡詳略之宜三代之時自漢淮以南皆棄而不有方天下爲五千里而王之自治者千里而已其外大小之國千餘皆得以自治其正朔所須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朝會貢賦賢能之士入於王都此其特大者也而其生殺廢置猶不能爲小者天子皆不預焉而天子之自治亦斷然如一國不能如秦漢之數郡又有賢聖而爲之臣皆久於其官而不去其爲地狹爲民寡而治之者衆始之以勤終之以無倦行之以誠故其米鹽靡密無所不盡而宮內之隱可以悉布之書而無媿蓋其自治者至則諸侯之效上也捷轄相之尊通行於四海而教率之而天子又爲之巡狩其國以一道德同風俗而正其律度量衡故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

教言下槪其化也今也包夷貊之外以爲域破天下之諸侯以爲州縣事雖毫髮一自上出法嚴令具不得擕手而無聖賢爲之臣其臣不能久於其官而遽去而又有苟簡詐僞之心焉乃欲其米鹽靡密無所不盡以求合於周禮之書而又易其大者將以復井田封建之舊其論所以高而難行人情不安而至於亂也夫因今之地用今之民以周公爲之其必有以處此矣然則讀是書者深思而徐考之可也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五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六

進卷

管子

王政之壞非一人之力及其復之也亦非一人之功夫暑者陽之盛也寒者陰之極也陽之復也不能爲暑而能癒於寒幾死之能生也其於平日之膏粱非惡之也苟欲生之曾不如淳糜藥石之爲美也天下之士理經援古皆欲一舉而盡復三代之治其意非不善也其言之也遽其爲之也略不植其本而求蓺其末上不爲時君之所信下不爲愚民之所安此其所以久而無成者也王政之壞久矣其始出於管仲管仲非好變先王之法也以諸侯之資而欲爲天子無輔周之義而欲收天下之功則其勢不得不變先王之法而自爲然而禮義廉恥足以維其國家出令

順於民心而信之所在不以利易是亦何以異於先王之意者惟其取必於民而不取必於身求詳於法而不求詳於道以利爲實以義爲名人主之行雖若桀紂操得其要而伯王可致此其大較而已矣昔者先王畏兵之爲禍也是故多其節目而爲之法制使之可以自衞而無以求勝繁重委曲而不能深曉其義蓋以爲吾之仁義行於其閒而討除天下不仁不義之人而何憂知利之爲患也是故放絕屛遠而不言其言者明之以不齒之罰使雖酒食之微而皆不得以自肆故其上下習爲辭遜而不可爭以爲如是而天下之大利何求而不成夫此二者先王治天下之大權也故凡爲管仲之術者導利之端啟兵之源濟之以貪行之以詐而天下之亂益起而不息若咎犯先軫之於晉范蠡大夫種之於越孫武吳起申不害各於其所輔相之國講明其說而增益其意數百年之閒先王之政壞壞亾滅至於商鞅破井田立棄量李斯廢封建焚詩書而後蕩極而無遺蓋王政之壞始於管仲而成於鞅斯悲夫天下之才未有過於管仲者也皆不若仲而已矣皆不若仲則皆師其故智而拾其遺說然其所以使後世廓然大變於三代者豈其一人之力也治變而世變世變而俗成然則後世之事有望管仲而不可及者矣而況於三代乎若桑洪羊之於漢直聚斂而已耳此則管仲商鞅之所不忍爲也蓋至於唐之衰取民之具無所不盡則又有洪羊之所不忍爲者焉然則居今之世理經援古欲一舉而盡復三代之治者以寒致暑而進病者於膏粱不知其不能食而繼之以死也而何以爲之哉其欲爲之者植之有本復之有漸因今之變政而行之止以爲之兆也其繼益久

其變益狎將有待於後則其復者固非一人之功也雖然可謂難矣聖人不千歲而一起聖人不繼世而皆遇夫安得而俟焉以頹俗而激高論指王政而爲迂學終不合矣故具論其意使學者得詳焉噫其毋以爲空言而已矣

老子

孔氏之道獲尊於後世非私之也天下之大人民之眾後世之遠內之爲父子焉外之爲君臣焉大之爲天地焉生欲以養而不置死欲以傳而不泯文武周公之不作而捨孔氏則無由知之然則後世之所以其尊其道者豈私其人而已哉自孟軻拒楊墨而韓愈闢佛老儒者因之蓋楊墨之道既已息矣而佛老之學猶與孔氏並行於天下是以儒者望而非之以爲非是而無以爲儒夫望而非之則無以究其學之終始而其爲說也不明昔者惡夫攻異端

者夫不脩其道以合天下之異而紛然攻之則秖以自小而爲怨操自小之心而用不明之說則其於佛老也助之而已矣且學者所以至乎道也豈以孔佛老爲問哉使其爲道誠有以過乎孔氏則雖孔氏猶將從之惟其參驗反覆要之於道之所竄卒不可以捨孔氏而它求者故雖後世亦莫得而從也嗚呼若此者可以爲忠厚之至有以合於聖人之本心矣烏在於望而非之若其世仇也必奮而操戈焉是未能尊其道而徒私其人者也夫聃之書憂天下而思有以救之其拯一世之溺蓋有急於孔子焉使聃而及於文武周公之盛也則何以發其思慮而見之於辭不幸而當天下之衰治道之闕也其意以爲天地之初未始有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也故天下不治而不亂不安而不危自結繩以來聖人繼起則文化日盛庶事日脩其極於不可復加矣而今也天下大亂則何術以善其後且貨財之爭欲利之智天下之人有不安於權衡度量之中是其情之或然者也而況其今之衰乎且固以昔者爲拙今者爲巧也今者之華而昔者之樸也是以立於其末而欲反其初且天地之運猶槖籥之相推長短高下相形相使而弛張予奪倏去忽來是雖甚微而其理之必然者也是故以仁爲失以禮爲亂琢華復樸取拙去巧使天下復於結繩而用之夫已立者不可改也已成者不可毀也民之已見者不能忘也而謂聃之智不知此乎今也閔然欲舉君臣父子之盛仁義禮樂聖智法度之美一切而盡廢之以爲不如是則天下不能速安而已矣嗚呼是其救世之切蓋有急於孔子則其意之可哀者也蓋昔之爲孔氏者猶曰商周之道不勝其獘爵賞刑罰强民而竄而至於聃獨何諱焉雖然是其術之必不可而聃之思不至焉而已何也夫聃之所以爲治天下者去聖智而以質樸用也然而以爲帝王之道皆不足以知此則是爲聃之術者必有出於帝王之智而後可是則聖智之大者也夫聃之爲書是事之機而道之始也聖人於易已著之矣陰陽消復遊變出入於天地之常而夫人之情僞參焉是以吉凶禍福憂虞悔吝百出而不窮聖人以是爲微而難見也於是爲之君臣父子以聯其大分飲食宮室衣服以相其居處仁義禮樂刑政以化以革爲之學校以勸以率蓋所以伏其機巧消其詐僞而全其素樸是以其術無所不用而其道無所不備也且聖人惟其息天下之機而無以發之是以其詳至此今老聃將盡廢而以無爲治之是與天下之人以機相示而以徼相使也天下之人惟其安於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際而莫見其機是以默然不喻而自從今老聃將遂與之竝用其機則是亂愈激而民愈不可治也而可乎孔子修廢以俟其定老子盡廢以速其安是老聃自變於俗而謂聖人變之乎且昔者聖人之道行於天下而聃之術存於其中而不知使後世之人知其爲聃之術而聖人之道不及盡出於其外是以天下之亂常出於此則是聃者欲以速治天下而卒不免於亂也嗚呼是其思之不至焉而已矣

孔子家語

聖賢之難至非學者之患也古義之不立非世俗之憂也然則何耶豈非禮樂之不作耶制度之不講耶性命之理未明而教養之道未備耶非也學者之患患在於以名求聖賢而不能知聖賢之言所謂知聖賢之言者非有數之

可求而術之可推也而聖賢之言又非以高卑遠近淺深小大而自爲之別也有以知之則前識不亂而小大乖得無以知之則眞僞相易而至言棼廢於是將因其一切之自附者有以合夫人之陋心以爲聖賢之道如是而足以遂行之矣嗚呼此眞世俗之憂也夫生於數千載之後旣不及親見聖人之行事循其言語動作而可以得其心與接聞其風聲而可以知其人矣其所以學爲聖賢者獨其言在耳是故孔子錄之爲經以示後世其意反覆深切將使學者因是言而求之而可以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與知其爲人而無疑也然則使其雖生於數千載之前親見聖人之行事親循其言語動作而接聞其風聲矣至於道德之奧付授之密猶未嘗忘言也達者知其言也而至於道不達者不知也則衆人而已矣今其載於書者皆是也由是言之有知言之心者雖生於數千載之後而可以無憾其至於聖賢而可以無難不然雖在數千載之前親得聖人而師之猶無益也溺於所聞見則不知梏於所自守則不知承其所從得則不知自廣而狹物自陋而異物質不全而力不具則皆不足以知之故夫不知聖賢之言者學者之大患也其知之至者高卑遠近深淺小大油然詣其極而不得以毫疑眩焉夫孔氏家語左氏春秋與夫記禮之書雖載孔子之言行此其人皆嘗親得聖人而師之矣不然則其師友問學之舊言語行事之所及者也不然則雖其世有先後而嘗接聞其風聲者也近者在游夏之後遠者出孟軻之間此其去聖人也不爲不近焉而其所載記者何其淺也蓋略得其辭而轉失其意或皆非其本眞而相傳以爲說竆鄉委巷之人所以道聖賢之事

與夫當世之鄙儒求以自附於聖賢之名者無不在焉矜浮而不實鄙野而無義觀其往反問答蓋不足以知游夏之言也豈直非孔子顏淵之意也哉孔氏之子孫旣集以爲一家之記而司馬遷論爲世史又盡取而次之凡後世稱誦闕里之遺言以爲口實者往往皆出於三書甚矣遷之陋也孔氏益遠而大義微滅世無復明智深識之士皎然知聖賢之言於雜亂不可考之中而遂以爲其道止如此可不痛乎故自後世若荀卿司馬遷揚雄皆不足以知聖賢之言遷之不知以其淺也至於雄遂從而深求之是以有天地近遠之論而爲幽眇奇怪之辭將以其不可易知者而求至於聖人然則雄之陋與遷均也雖然爲今世之知言者則又有異焉以性爲不可不言以命爲不可不知凡六經孔子之書無不牽合其論而上下其辭者精深微妙茫然而不可測識而聖賢之實猶未著也夫由前之淺是不求之於心也由今之妙是不止之於心也不求之於心與不止之於心然則聖賢之難至果非學者之患矣哉

莊子

孔子旣沒而鄒魯之士傳其學以禮爲守以詩書六藝之文爲說以堯舜文武爲據以身爲本以天下國家爲用先誠意而後法令尊信義而賤功利然而君德益衰世變益訛其學不能信於天下於是諸侯辨士方羊而起各以其所聞著書一切反理而任辨分流異門爭自爲家莫不非詆堯禹而嗤鄙孔氏枯槁者以自高於山林馳騖者以擅事於諸侯是以孔氏之徒深疾而力排之雖然是可罪也王化不明而無以養天下之才彼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

不能自蔽其所見又變於俗而趨於利故其勢不得不背車而馳則君子哀之可也若莊周者其智足以知聖人矣其於君臣父子之序甚明本末度數之容甚詳六經之要言德刑賞罰之道命義禍福之說指事離情而無不畢極其至而不變於俗不趨於利然至其所詆訾笑侮自黃帝以下聖賢之所以更履世患而身親其憂至於孔子老死而不遇其憂爲最深者而折旋俯仰形容其窮困不自得之意又設爲老聃萊子所以教詔迷復之辭其慢易戲謔乃特甚於諸子其知之最深其玩之最甚譬猶識律者之倣法乃皋陶之所定誅其罪過於愚民之不知而冒爲之者也然則莊周之罪大於諸子孔子之徒所宜深疾而力排之矣乃反以爲文而好之甚者以爲能助孔子之道而又言其能自託於道術若老聃列禦寇之流因外而不辨或見其書奇偉放流如河漢之無涯也而不能察其所窮因異之而不敢辨其辨之者有矣則以爲眞老聃列禦寇之流也故雖辨之而不得其情是數者豈不皆過哉夫周之所聞於老聃列禦寇者淺矣乃不若其得於聖人者之深也知伏於不知言至於不言物之不齊以其齊精粹之爲用而鷾鴯之爲使其自愉其身若騰猿之在枳棘也夫聃與禦寇之道豈若是而已乎至於宗廟朝廷鄉黨行事之所尚仁義分守刑名原省之所次五變而可舉九變而可言者聖人雖出而治天下不能廢也蓋皆反覆其書而深悲之嗟夫莊周者不得志於當世而放意於狂言湛濁一世而魚以寄之是以至此其怨憤之切所以異於屈原者鮮矣雖然諸子之書禍小而已息莊周之書禍大而長存自周之書出世之悅而好之者有四焉好文者資其辭求道者意其妙汨俗者遺其累姦邪者濟其欲此四者君子小人之雜也雜而未定而周以說乘之是故人道之倫顚錯而不敘事物之情遺落而不理以養生送死飢食渴飲之大節而付之於儻蕩不羈之人則小足以亾其身大足以亾天下矣可不懼哉蓋周之書大用於世者再其極皆爲夷狄亂華父子相夷之禍然則楊墨申韓之害曾不若是之遠已夫悔而玩之意造而縱言知是道之不可易而欲強聒以爲戲不幸而有莊周之辭焉則其流患於天下蓋未已也嗚呼

揚雄太玄

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聖人之情見乎辭易之爲道也有以見天地之心後世之爲易也有以見聖人之情天地之間雜糅解散更逝迭移孰能測之哉其所以相維而不去不相待而相爲使者聖人有以見其心也故聖人之所以得其心也皆見乎書後世之人徒私以其情求之而不能見聖人之情夫不見聖人之情而天地之心尙奚得焉故其書僅存而道不明夫模陰陽測宇宙綿絡內外出入萬物此幾足以求聖人之情與天地之心矣雖然未也揚雄爲太玄以準易世多譏之易準天地而得天地玄準易也幾得易也得易而得天地矣而何傷而又奚譏焉天下患易之難知也庶乎因玄而通之今考其書以求聖人之意而不得者三焉非以病玄也求通乎易而已矣斂起乎一轉入於萬物其往無窮分而爲二十四節以應寒暑其候雜而無差焉是星官曆翁能之而非聖人之所以爲易也分之掛之揲之扐之有禍有福有從有違是有易者之事而非聖人之所以爲易也玄曾足以準之乎天也

之與人也雜揉眾大懇然而不相及也幽而不明微而不章渾淪而不能知是其初也聖人以爲何以治之夫是以見其要而執其紀而名之爲易夫其雜揉眾大幽微渾淪者皆易也而後天地之道粲然矣於是立之卦以告之重之畫以明之以爲其所以易者如是也揆鬼神之賾而出之鉤陰陽之動以陳之以爲是卓然而不可惑也聚九州四海之珍藏於一人之耳目而使得乘焉將以明已也非以衒已也然則聖人之所以爲易者明天下而已矣其義明其辭微天下見其辭之微而眞以爲不可識也而不知其所以明之也今夫玄之書起冬至之首而終於養備一歲之辭循而索之若貫珠焉是未始不明也而其名曰玄何也其言曰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玄人以腹心爲玄又曰晦其位而冥其畛深其阜而渺其根攘其功而幽

其所以然嗚呼得之矣彼固以爲聖人之易者期於天下之不能明也則吾之所謂玄者亦期乎天下之不能明而已矣是以出乎罔入乎冥其思瑩瑩莫見其情且易之明也而天下晦之易之顯也而天下隱之此聖人之所痛也今顧而得玄焉是其準易也而微若是乎噫乎易其愈微乎然則易之不明玄佐之也是其不得者一也卦之有八也是文字所以從生也時也義也德也其爲六十四卦也猶其爲八也彖以責之象以形之爻以備之所以明其義之必然也聖人之與愚夫愚婦上古之與後世皆用之而不能違者也六十四合而易可見易見而天地可準也以正以反以冬以夏錯出而效其順焉而已耳今夫玄之有八十一也其所以明名是首者何也豈將以助天下後世之用使之若用易之六十四者也抑徒以自記其陰陽之候而已者也爲麻則無以其義爲義則無以其麻且其名也雜取於文字之餘而非其要則天下之人有不能用也其道順其詞逆其使天下之人由於其中以至於其營者也易以逆爲順故天下能從之玄以順而求其不敢逆也則懼夫天下之不能也是其不得者二也名之爲易者上古之聖人也道也卦伏羲也重文王也彖孔子也蓋聖人之始作也自以爲名而後世猶患其微是以聖人更起而名之至於孔子以爲足矣然而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所以見易之無窮也後有作者庸詎知焉今夫雄之爲玄也而已名之參摹四分而已首之及衰及贊及測衡錯瑩攡文告凡易之詞無所不具以一人之思而備羣聖人之力是其所以爲準易者耶雖然此既濟之易耶此未濟之易耶言既濟者使之愈明而不愈微言未濟者其略可也

而何若是之詳焉是其不得者三也噫雄之爲書勞矣

左氏春秋

春秋所以譏刺褒貶皆衰世之事也而名之曰經以訓天下學者疑焉左氏去孔子既遠當戰國之初然以其所聞於弟子之論采國史之舊文次其本末以示後世學者不能讀乃更以爲陰謀權術之書世之欲苟簡以趣功者皆挾左氏以自重武夫庸人又暫學以文其闕其道或足以濟亂而不知其所由亂而操筆之士又特取其文義之不類於今者竊竊然而模之至其援繩墨演凡例以考春秋之大義則往往以爲乖異而不合然則是書其無傳乎夫人心有廣狹則其觀物有小大學者患焉故略論著其大槩天下之治也禮義在於中國其亂也禮義在於夷狄當成周之盛也夷狄之人皇皇焉思與其禮義而不得者非

以爲賤而不足治也篤於治中國者其道不可以治夷狄耳故禮義備而中國無附及其衰也舍其國而治夷狄夫治夷狄者失中國失中國者失禮義也故夷狄之人執禮義之權以與諸夏抗秦楚浸大而齊吳晉衛弱焉者禮義失也至其甚也崎嶇蠻越之間高山大川之外種居鳩合之人徒委冠帶而稱霸於上國則周之衰極矣此逆順之理也觀逆順之理者可以知治亂之所從出矣而左氏錄之王道之行人才無智愚無賢不肖一由於至正其既變也賢者追思古義變色太息而言之故其高者以慕下者以畏道微而不繼則畏慕之心止而隨世之俗成及其久也世遠風移而不自知也蓋其變之有漸而廢之有始而左氏錄之古者國必有宗宗各有族比聯維附以持其國卿輔大夫不求於它其國祚之短長視其公族之興廢士農不變工賈不遷其爲士者所以成德也非所以求顯也而左氏錄之古者嚴祀而尊神重時而從天口無造言必稱先民心無造慮必求之蓍龜故其民質厚而易治而左氏錄之古者審乎性命而定乎吉凶忠信敬義之自後世之所誦說而不能明者也古之人節之於事一事之曲折而數德者必歸見焉皆可以指言而名舉也而左氏錄之古者上有常世下有常役公卿百僚牧圉皁隸貴賤相承而不相襲處民無崛起以干大柄推其族姓咸有本始知其與天地竝生而不知自棄其身左氏錄之古者物有定體德有常容貌樂有由歌哭有所雖當亂世情性未失驗其禍福不差毫髮左氏錄之古之人通乎道德之意管仲相齊子產相鄭後世賢之而叔向晏子不以爲能也所陳三王之上經紀倫類廣大不窮達者識之可以範世左氏錄之古之用兵先治勝而後戰棄亂爲敗失將爲滅不多殺士其行師有法其殺人有禮故干戈不以國而猶無孫吳之術左氏錄之秦漢淺略庶幾得聞堯舜三代之遺言足以自治於其事最嚴於其身最切其載之者鮮矣而左氏錄之子臧逃曹不敢失守季札避吳四傳而不易其志其義純潔其言不夸而況太伯夷齊乎左氏錄之古者以禮致天下之治春秋亂矣然而階庭筵几之上苟得從禮者猶足以治之而不至於亂也左氏錄之凡左氏之所錄者將以翼扶春秋以待後世之擇也蓋春秋之禍大綱已易而小紀未壞大綱已易故夷狄化爲中國而不能正小紀未壞故三代之諸侯其存者猶數百年夫源其末者可以反其本迹其衰者可以見其興六經之外捨左氏其誰歟

戰國策

古今之士能以口舌輕重安危人之國者無甚於戰國君之求士急而禮之卑士之得利速挾勢重者亦無甚於戰國六國不相振而至於亡而始皇李斯遂怒禽滅其人燒除其書蓋天地之大變更數千年而未復天下以其禍福之報歸罪於士大夫六國土地最大而其爲國之政天時人事農桑地力祠祀親賓之節皆無所見獨其游士以策干其君辨興亡之效於反掌使之立致重寶尊位割先人之地以中其欲者具之於書其飾辭成理有可觀聽以此知六國之君劫於游士之說合天下之兵以剗之而不暇計其國家而士之不義無行所以致此極者亦其流靡使然歟夫因其流靡之使然而罪之者爲世俗之論可也若天下何賴焉先王知天下者一人之所能有而非一人之

所能爲也是故以天下而爲天下夫以天下而爲天下者既民之所尊教民之所賢用之以時而不使郵菴之有源而不被凶故其要在士周之盛時其論士之法詳矣蓋其比閭族黨鄉遂之民莫不有學而京師之學天子親臨視之農商工賈之絕異者皆進之於學而教之禮樂射御之事京師有三歲之賓興而諸侯之君又皆以貢士爲賢否會其祭而爲之賞罰夫士進得事於天子退得臣於諸侯爲善於家者知其必顯於朝也修身於私者知其必用於公也是故自重難進而不爲下世之行故有秀士進士俊士造士之目有賢聖君子之德而官爲大夫爲公爲卿之官故周人之治所以稱爲太平之世者以其得士之多而爲用者衆也夫士何嘗負國家哉其後周衰而取士之法壞獨一宣王能修之未幾犇遁於戎人主自救不給不知

起天下之上以自輔而取士之法廢不復講京師之學先廢而周人反皆去爲商賈負販之業諸侯不復貢士而下國之才絕望於王都其豪傑皆屈意俛首而爲陪臣然則周之不振非諸侯之罪也雖然諸侯猶知自用其士則士猶各自貴於其國其後諸侯失政則雖其一國取士之法亦廢矣天下之士望望焉而無歸則皆自附於大夫之家食其斗升之粟則爲之屏首受戮而不敢悔若孔子弟子皆天下之高才異能者也猶未免去爲家臣獨公皙哀季次未嘗仕而顏淵閔子騫不及仕見稱於門人嗚呼士之不遇至此極矣孰知兼并之禍吞滅無餘故家舊俗亾失世次則天下之士蓋有願爲家臣而不得者耶夫三百餘年之間天下不復有論士之法以至於天子諸侯大夫皆不得爲之臣矣然後及於戰國之時則士何以自業於世

而不恣唯四出稱口舌之能以要其君之位而自快於一時者哉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游乎吾語子游然則游於戰國者乃其士之業游說也游俠也游行也皆以其術游而稚曾之人釋耒耜肝胥之人棄質劑相與並游於世子不難於詐其父臣不難於脅其君士不難於賣其友黃金横帶從車粱肉以偸樂焉而已矣而何奚擇哉故曰其流靡使然也夫因其流靡之使然而遂罪之則禽滅其人而燒除其書豈獨始皇李斯有是心歟噫後世之士當其盛滿之際舉遷之道闕去家捐親而游於天下其流靡以至於不義者凜凜矣非惟戰國之時爲然也而遂從而罪之則天下何賴焉然則舉而措之而已矣

史記

述作其難事乎孔子之時前世之圖籍具在諸侯史官世

遵其職其記載之際博矣仲尼無不盡觀而備考之故書起唐虞詩止於周春秋著於衰周之後史體雜出而其義各有屬堯舜以來變故悉矣其在於上世者遠而難明故放棄而不錄錄其可明又止於如此然則可謂備矣使仲尼之意猶有所未盡而必見於他書則法當益詳惟其以爲不待他書而古今之世變已盡見於此矣然則法簡而義周後世可不深思其故哉夫堯舜相繼二百餘年而書之所紀者十一篇今其在者二篇而已堯舜之大法垂於無窮者既已盡見於二篇之中然則果不欲其詳也且以世求年以年求時以時求月其閒事之當否人之賢不肖政之遷革是何所不有安得而盡錄之夫其隨世而化則不若見於後世何傷蓋其治亂興衰聖賢更迭與夫桀紂之大惡不可使之不傳而纖細煩瑣徒以彈天下之竹帛

而玩習後世之口耳者聖人固宜其有所不錄也噫太史遷不能知聖人之意而紛然記之爲奇以夸天下者何耶遷出秦人之後諸侯之史皆已燔滅而不可見然猶傳會羣書採次異聞如此其多使遷如聖人盡見上世之書籍衒其博而不能竊將如之何耶戰國之人尙詐無義賊天地君臣之大經苟以奉一時之欲而秦漢之興其事迹又皆已淺近苟且而不足信使聖人處此固絕而不書雖書之且不使盡見何者天下之事惟其有一人述之是以不可磨滅若夫豪商大賈姦人刺客之流優笑之賤日者之徵莫不奮筆墨之巧以示其能使後世之士溺於見聞而不能化蕩於末流而不能反又況殘民害政之術盡出於其中哉嗟夫其意深矣遠矣此述作之所以爲難非聖人不得盡其義者也戰國之時著書甚衆更秦皆不復行苟使六經之學得不泯絕於世則諸子異說亦可以已矣自遷發其端而劉向始盡求而敘之異端之學遂以大肆於後與聖人之道相亂嗚呼天下之人所以紛紛焉至今不能成德就義而求至於聖賢者豈非遷之罪耶讀其詞之辨麗奇偉而縱橫談說慷慨節俠攘臂於征伐之間者皆蠱壞豪傑之大半矣夫至言大道不足以辨麗奇偉而辨麗奇偉必出於小道異端然則遷之得失盡見於此矣其敘述秦始皇漢武帝巡狩封禪窮奢極欲與其盡變先王之政以開貨利之門者本以示譏耳然後世皆即其術而用之與夫戰國秦楚之事皆天下之人所資取以爲不肖者然則述作之大義夫豈易哉後世病史之難以爲不幸無遷固之才是類出遷固下矣

三國志

將以應天下之變而患人才之不足務設法以勵之者此志士之思而明君之義也將以求天下之安而深識利害之實不顧其多才而幸其無才者此仁者之意也夫智貴於敏而若鈍事欲其集而若散計必於果而疑以懦是故力常倍而功不半皆無才之患也而曰吾不爲多才之願者非愚則迂然而善乎長者之言也哉意殆未之思也夫三光全寒暑平而澤遊者不遇蛟龍山行者不遇兕虎及夫天地冥晦雲霧雜襲震雷薄風而江海沸騰山嶽動搖然後蛟龍騰飛虎豹怒哮則黿鼉獱獺狸鼠魑魅之朋亦或奮迅洶湧於其間而人物驚藏顛沛逃死土石隕墜而草木至於不毓其奇詭不常之若是者豈天地之幸耶昔者惟春秋三國之世號爲多才其史之所記自治兵臨戎務農守塞將命致辭器用服習其應無方其變詭奇甚雖小國未嘗無人其卒然而出以窮大國之所不能較而曹公孫權本起匹夫并地據險總合天下之豪雋角其所長而用之況於巴蜀之區牂牁越巂之間須濮雜羌之與鄰其人才之名字不通於上國而先主孔明淬濯劉寵致其器能以一州之地爲天下的雖百夫之尉一吏之選皆爲能臣惟所命之無不如意故後之人君思欲有爲於斯世者皆歎息其才以爲不可復得而好奇有志之士無不樂觀其書而夸大其時者嗟夫使天下之多才果若春秋三國之世者歟則宜仁人之所不顧而以爲不如無才之愈也當是之時三綱九疇斁壞亡滅父不言慈子不言孝五贄不得會而室廬無所處周漢之民無罪而死其存者不能什一雖一不得安也驅天下之多才而納之於功名之途使之介胄馳疾氣盡力竭繼之以死而後者又爭慕之

將何便於此與揮翳鼓鬣於晦冥風雨之中者何異而何忍言之歟蓋天下之治亂有候而盛衰有機自三代不論也三代而下方其上下之俗習爲重厚渾樸之意好生惡殺疑畏而無謀此其人以德譽於世者皆其方治之候而將盛之機也若是者其天下未嘗無才也以爲不足以自安而求榮是以不敢出於繩墨法令之外故夫求名者則莫若使之畏名而治事者則莫若使之不喜事且負智大勇天下曾幾何人惟其磨勵而後能則徒以召亂而不足以止亂天下不幸當陵夷不振之時而無才智桀出之士雖其纖弱潰眛若不能以一朝居而天下之人猶恃以久安而無敗者此不惟其紀綱尙在之故亦天之所相天下之福也嗚呼人君苟欲多得天下之才則必有道以御之而開其多才之門人有所挾而求難於君臣殆而已矣

五代史

存亡之數天也使國之亡者亦天也夫以善代不善以能代不能上世以德後世以智與力是有以使之矣天下之禍無大於莫之使而自亡自亡者非天也其人而已矣天下至大也其存亡之數至難也故其上則有至仁而伐不仁其次必有英雄爲之役最下而姦雄之人或執其國家之命勢彊力厚而不能捨夫視其國本之所由興或久或近而有是三者則其國不得不亡是固有以使之也以湯武而當桀紂桀紂安得不亡此所謂至仁伐不仁者也秦之亡也有項羽高祖隋之亡也有太宗雖秦隋之暴有以取之然當是時投袂徒手而大呼於天下者皆一世之豪傑其智勇彊力足以號召天下而服役之況於高祖太宗非有尺寸之勢而天下之士望風犇走其爲之臣僕而不憚則所謂有英雄爲之役者亦天命之所宜然也曹操司馬懿與夫南北劉郭之際已嘗收其天下之權而自有之使其臣民士大夫之衆委國而聽威福於已遠者或至數世一旦得其便遂扼而取之蓋勢去力孤而不敢較則所謂姦雄之人執其國家之命而出於是三者則亦若天之使然耳夫東周與唐方其革命之時未嘗有是三者之事而其爲國又皆已數百年矣其遂至於亡者豈非莫之使而自亡非天之命而其人之罪哉雖然周自東遷之後天下非無姦雄之君也蓋其外自相攘無所不至獨存周之名位而不敢廢待其力盡而後自亡則猶有辭於天下若夫黃巢特以飢困無賴聚爲盜賊以竊衣食不幸吏不能勝使之浸淫其意不過望一招降之賞而唐之大臣又吝而不肯授是以轉鬬蠻嶺之外遂入京師如履無人之地

巢雖不就而其所建置之盜賊卒以亡唐若朱全忠楊行密之徒使其當英雄桀逐之際秦隋之間其智與力俛首一校以供鞭箠之不暇而曾謂其足以立於天下以分其壤土哉以唐之大其爲國之久豈無深固難拔之勢幸而無英雄爲之役無姦雄收其權不至於智力之不可較而盜賊小人其起而亡之何歟是其勢有自亡者矣然則其存亡之數蓋有非天之所能爲者也隆棟大宇有小闕撓之處非震雷崩石不足以摧之及其壞敗頹朽梁桷摧折一朝自仆三尺之童拾其腐敗之餘薪而爨之而已耳負千金之寶遇賁育之盜力不能勝殺而奪之可也如使病悸偃伏而不能進則田中之夫發篋而分之矣嗚呼知天下有自亡之勢而非天命之使然若唐之最甚者而盜賊之不肖猶足以得國則人主其可不惕然而自懼哉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七

進卷

總述

道不可見而在唐虞三代之世者上之治謂之皇極下之教謂之大學行之天下謂之中庸此道之合而可名者也其散在事物而無不合於此緣其名以考其實即其事以達其義豈有一不當哉變則為秦上下皆失而天下之道亾漢興而天下之人意其有在於六經孔氏之所錄者於是禮易詩書分門為師補續簡編之斷闕尋繹章句之同異因而為言者又數百家當其時大合諸儒於石渠白虎之殿九卿承制雜問天子稱制臨決莫不自以為至矣而道終不可明故晉求之老莊梁求之佛其甚也使人主忘天下之富貴而聽役於其言忠智賢明之士困之以有得者亦莫不自足於一世南北離阻道術湮滅至唐起而一之剌采百家衆說祖述漢世經師之舊而名其書為正義使天下皆取中焉然則於聖人之道亦莫不自謂既明而無蔽矣夫其或出於章句或出於度數或出於讖緯或甘心於夷狄之學豈不皆以為道哉觀其一代之議論士之生於其間自為豪傑者亦何獨以遠過然則緣其名以考其實即其事以達其義豈非無一之當哉夫未嘗求之於心而褶習於口耳之末流幻妄於贅附之奇龐則雖以二千餘年之久欲挽而復於三代之上固宜其有所不厭而中間自為闕絕不繼之世則亦何怪於此而治亂興亾之所由可勝道歟是故今世之學以心起之推而至於窮事物之理反而至於復性命之際然後因孔氏之經以求唐虞三代之道無不得其所同然者而皇極中庸大學之意始可以復見而無疑嗚呼發之而使明操之而使存擴之而使廣養之而使全久之而使化是心之用何以異於唐虞三代之聖人哉雖然是下之教也上何以治上不以治則不求下雖以教而不輔然則天下何以治唐虞三代內外無不合故心不勞而道自存推之父子而合推之君臣而合推之兄弟朋友夫婦而合上合天明下合地性今之為道者務出內以治外也然而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常患其不合也守其心以自信或不合焉則道何以成於是三者或不能知其所當施之意而徒飾其說以自好則何以為行道之功故夫昔以不知道為患而今以能明道為憂也夫上有治下有教而道行於天地萬物之中使無以異於唐虞三代之世然後可以無憾故具列其義天下得詳焉

皇極

洪範之於皇極也以八為一皇極之於洪範也以一御八箕子以為微眇而難見故從而敷言之天下因箕子之言而求其所謂極者則已衆矣顧其微眇而難見者猶在也古之聖賢其析言於事物甚辨而詳至於道德之本衆理之會則特指其名而輒闕其義微開其端而不究其極夫非謂皇極而後然也曰極之於天下無不有也耳目聰明血氣和平飲食嗜好能壯能老一身之極也孝慈友弟不相疾怨養老字孤不飢不寒一家之極也刑罰衰止盜賊不作時和歲豐財用不匱一國之極也越不瘠秦夷不謀夏兵革寢伏大教不爽天下之極也此其大凡也至於士農工賈族姓殊異亦各自以為極而不能相通其間愛惡相攻偏黨相害而失其所以為極是故聖人作焉執大道

以冒之使之有以爲異而無以害異是之謂皇極天地之內六合之外何不在焉立於不測傳於無窮并包洪濛孰知其終夫非爲其有此極耶故皇極無不有也而其難在於建建極非難也而其難在於識其所以建天畀之禹受之武王虛己而訪之箕子齋戒而言之皆非極也皆建極也故曰其難在於建雖然後世之建極而能盡合乎箕子之言者何其少也故曰其難在於識其所以建夫極非有物而所以建是極者則有物也君子必將即其所以建者而言之自有適無而後皇極乃可得而論也室人之爲室也棟宇几筵旁障周設然後以廟以寢以庳以廠而游居寢飯於其下泰然無外事之憂車人之爲車也輪蓋輿軫輻轂輈轅然後以載以駕以式以顧南首梁楚北歷燕晉肆焉無遠近之勞夫其所以爲是車與室也無不備也有一不備是不極也不極則不居矣是故聖人順天之五行敬身之五事紀以協於天政以齊於人蓍龜吉凶以占其心雨暘燠寒以證其外而又剛柔正直以平其施五福六極以示其報論其憂勤恐懼上下惕息不敢怠荒而事物之來者無不應也防患救變之術無不有也使其猶可以爲者無不盡也然後天下之淫朋比德不協不罹之士有能有爲好善欲利之人至於偏黨異類强暴難化者相與兼生交養於其間其消沮馴服沾漬潤澤會彼歸此蓋自一而用者至八而止自八而入者至一而盡其義無餘矣此洪範之所以爲九而皇極之所以明八者也苟爲不然得其中而忘其四隅不知爲有而欲用之以無是以無適無也將使人君何從而建之箕子之言何從而信於後世哉嘗慕舜之時與其臣四嶽九官十二牧建之其最大者

禹以水土稷以百穀伯夷典禮皋陶明刑皆建極者也其後桀不能建湯以諸侯建之其臣伊尹萊朱之徒與其後世更起而建之其後紂不能建文武以諸侯建之其臣若周公者建之最備其極最大故天下之言治者歸於周自是以來其建者未嘗絕也安於逸樂而不知建則其極傾撓而自危困於寡陋而不能建則其極疏闊而難居有所制而不暇建則無極而自區自出其智力而不以衆建則亢爽而不安以衆建而不能大建則其極僕固鄙近可以苟安而不足以有爲治亂之效皆在是矣雖然洪範言天人報應之際備矣而不及於刑然則刑者以人治天而非天之所以畀人也而自秦漢相傳皆以刑賞爲治則既失建極之本意矣況皇極乎

大學

脩其身而後推之於天下古之帝王莫不皆然此學之所謂大也智足於其身而不及脩不能治天下國家而能順天下國家之所以治此學之所謂小也學無小大之異也書有剛柔比偶樂有聲器禮有威儀物有規矩事有度數而性命道德未有超然遺物而獨立者也學而不至至而不合合而不能遺忘故君子小之雖然不可廢也古之人以小養大今之人以大遺小以小養大者未有不大者也以大遺小者未有能大者也大學之說備矣始止於善終明於德不待外物而自爲正其用於天下國家也若環之無端其序若升高者之於階不能以其足爲先後也可謂切且至矣而孔氏未嘗以學語人何哉孔氏沒百有餘年子思孟軻繼之其說自親親敬長之心達之於天下雖匹夫匹婦可以能行焉而不若此其備也蓋從之僞者雜記

禮樂之言始併取而箴之又太淵遠而至於今乃始光明盛大於世以彌綸六經百氏之道爲聖人之道書而天下之人非是則無以學也道之不一久矣上政闕而禮樂壞禮樂壞而民性失目無正色之視也耳無正聲之聽也自外而入者其不爲夷狄者幾何惟其心之不可變性之不可誣由中而出者猶可以復得於聖賢之舊則是書存焉耳雖然道難言也意可形也心可存也在意爲誠在心爲正夫然後修其身齊其家以至於天下而是書既言之矣致知格物在心意之先爲大學之要而是書不言焉非不言也不得其所以言也嗚呼豈其難言歟古之人其學之也愈大則其守之也愈微其守之也愈微則其取之也愈近嗚呼豈以夫致知格物者爲愈近而不必言歟其不言也而世皆以學求之幾得其似而非其眞於是意誠而非其意心正而非其心以是而施之於天下國家也幾何其不以毫釐而謬尋尺也蓋世有得熊蹯者知其美於百味也而不知其所以食之雖食也比於庖丁則猶爲不知味而已矣夫內有肺腑肝膽外有耳目手足此獨非物耶其主是物也大爲天地幽爲鬼神微爲蟲魚遠爲萬世皆得而主之此孰主之也是其人歟是其性歟是未可知也人之所甚患者以其自爲物而遠於物夫物之於我幾若是之相去也是故古之君子以物用而不以己用喜爲物喜怒爲物怒哀爲物哀樂爲物樂其未發爲中其既發爲和一息而物不至則喜怒哀樂幾若是而不自用也自用則傷物傷物則已病矣夫是謂之格物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不以須臾離物也夫其若是則知之至者皆物格之驗也有一不知是吾不與物皆至也物之至我其緩急不相避者吾格之不誠也古之聖人其致知之淺有至於高遠而不可測者而世遂以爲神矣而不知其格之皆至則物之所以赴之者宜[illegible]果是固當然也夫如是則意不期誠而誠心不期正而正而天下國家尚何足爲焉且物格而後知至是其在卓然之中與吾接而不能去者也然則古之人以爲不必言而世未之察歟使其察是而後得之於心則放之天下國家而準矣

中庸　一

道原於一而成於兩古之言道者必以兩凡物之形陰陽剛柔逆順向背奇耦離合經緯紀綱皆兩也夫豈惟此凡天下之可言者皆兩也非一也一物無不然而況萬物萬物皆然而況其相禪之無窮者乎交錯紛紜若見若聞是謂人文雖然天下不知其爲兩也久矣而各執其一以自遂奇譎祕怪蹇陋而不宏者皆生於兩之不明是以施於君者失其父之所願援乎上者非其下之所欲乖迕反逆則天道窮而人文亂也及其爲兩也則又形具而機不運迹滯而神不化然則是終不可邪彼其所以通行於萬物之閒無所不可而無以累之傳於萬世而不可易何歟嗚呼是其所謂中庸者邪然則中庸者所以濟物之兩而明道之一者也爲兩之所能依而非兩之所能在者也水至於平而止道至於中庸而止矣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何謂也曰是智巧果敢之所不能爲也去其所以不爲者自丘山而至於毫釐極矣然而毫釐未去也爲則遂於一不爲則留於兩然則是不能爲而不能不爲也古者以天下之至聖而行愚夫愚婦之所能行極天下之高明而道衆人之中庸後世不然其視中庸也精而學之也

粗所謂智巧果敢不能爲者非以智巧果敢爲不足用也以其所能爲見其不能爲而已矣誠者何也曰此其所以爲中庸也日月寒暑風雨霜露是雖遠也而可以候推此天之中庸也候至而不應是不誠也藝之而必生鑿之而及泉山嶽附之人皆附之而不傾也此地之中庸也是故天誠覆而地誠載惟人亦然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君臣父子仁義教化有所謂誠然也是心與物或起僞焉則物不應矣高者必危卑者必陷不誠之患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謂也曰此明其所以爲誠也未發之前非無物也而得其所謂中焉是其本也枝葉悉備既發之後非有物也而得其所謂和焉是其道也幽顯感格未發而不中既發而不和則天地萬物吾見其錯陳而已矣古之人使中和爲我用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而吾順之者也堯

舜禹湯文武之君臣是也夫如是則僞不起矣故中和者所以養其誠也中和足以養誠誠足以爲中庸中庸足以濟物之兩而明道之一此孔子之所謂至也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何謂也曰此中庸之失也由周而後天下之賢者智者常過之愚者不肖者常不及也過者以不及爲陋不及者以過爲遠二者不相合而小人之無忌憚行焉於是智愚焚困而賢不肖俱禍嗚呼孰知君子之中庸耶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七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八

進卷

傳說

聖賢之所爲過乎人者不特其力之足以致物而還其心之未能通物一人御於宮中昧爽而起天下之物有非吾之所求而自至者千萬也所以爲應之之具曰可否予奪爵賞生殺而已皆因其求而設以予之吾唯無言言則天下無不聽命皆出於我而天下之人被之者或慘怛而畏或歡樂而慕或去貧賤而得富貴或失尊榮而就憂辱其效如此夫是謂之力足以致物夫徒特其力之足以致物則吾應物之道隘而心之所存者狹矣是以古之聖人於此不存焉嗟夫後之人君任勢與力以待物之自至而心猶不加或反失之者衆矣若之何其能加古聖賢之事耶

世多言高宗之用傳說自徒步役夫超爲公相而不拘牽於法度以致治功且歎後世君臣相遇之難若此者豈足以言高宗耶夫高宗以聰明過人之資此其於天下國家之治可以當之而無疑者矣宅憂而諒陰不言是也既免於憂而猶不言何耶曰不敢言也不敢言者恐己德之弗類也然則其果弗類耶能弗敢言於免憂之後曰己德弗類者此高宗之聰明所以爲過人也當是時舉朝之臣公卿大夫之位未嘗闕也冢宰四嶽皆先王顧命之大臣所以託嗣君者也高宗顧不任之耶使高宗誠欲用賢耶使大臣舉而用之可也拔吾之所謂賢者親貴之於疏賤之中可也且雖未得其人而商之政事猶未至於潰散不理而疑之至於不敢言何耶交神明於天賜之以所見之人曰是爲爾相也不求之於必可得之人而求之於不可知之甚事近怪矣然而高宗辨其所夢之象而旁求之於天下而并以其所夢之意告之於人而舉朝之臣與其天下之人不怪且疑耶使者四出交錯道路而傅巖之野胥靡之役夫儼然肯焉遂載而去之而說亦不辭舉朝之臣與其天下之人與其同役胥靡之人其愈不怪且疑耶既至而相之命之爲礪命之爲霖雨命之爲舟楫命之爲瞑眩之藥自比於弗視地之跣夫其勤若是其誠若是何耶以高宗之不言且夢帝而得之且形求而得之且舉版築而相之且命之則說宜有驚世之智絕人之謀而徒曰從諫好學之類而已耶而高宗又從而信受之服行之終始尊任之卒以繼伊尹之功而興商何耶甚矣其不恃其力以致物而以其心而通物也如此蓋堯之於舜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雖非不言且夢且以形求而得之而自下

以求其臣齊心以通於物亦必若是也然則後世之君臣何以言相遇之盛而欲以傅說爲比哉挾一策請一智其色覥然其辭赧然而其君邈然不聽且不視也雖聽且用是將何爲而求其爲說耶漢武帝知倪寬宣帝知蕭望之唐太宗用馬周後世之所謂賢君而其臣得相遇之盛若此矣其不若此者可言耶悲夫其無以傅說之事于其君哉有高宗之心而後說能爲之用不然可強用耶夫高宗之事使其不出於孔子則後世必廢之矣使後世之君能復如高宗之心則不必出於孔子以爲信而其事顯矣

崔寔

昔子產告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若猛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弱人狎而玩之故多死焉故寬難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子太叔悔

之於是盡殺攻萑苻者而盜少止子產以為德不足而用寬是誘人以輕犯法待其亂而後大禦之則人之得罪也滋多故子產之所謂猛者將致重以省刑耳然而夫子變其說之偏足以誤世故其論之曰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而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夫子產自言其為政之意以告子太叔此豈一國之政所當然哉而崔寔論天下之政乃推本於子產以為嚴之則理寬之則亂累千百言皆教人主以深刑反失子產之意矣至於考論漢事以信其說甚多疏謬蓋申商之所不忍言者仲長統既以為當置於人主之右而後世果從而好之以疏論招實禍無酷於此不可以不辨也夫寬嚴者為政之勢而政不出於寬嚴故善為政者有必行之實而無寬嚴之名人主謹操天下之大柄使之無不在我而天下惟吾之所欲為當此之時天下之從其君若嬰兒之赴慈父母也雖寬且無所用之嚴何施焉天下之柄不幸有所分則必自其分而收之收之而不遂聽則或不免於用法若宣帝之於霍氏是也雖然不度難易不計淺深而遽用法則或以致亂者有矣魯昭公之於季氏唐文宗之於宦官是也夫不知其柄之所由分而欲致區區之嚴刑以督責無罪之人驅天下以叛已而助之決則豈惟德不足之過哉其愚闇而無知亦已甚矣東漢自章帝而柄始分於外戚和帝誅竇氏而柄始分於宦官其後宦官外戚迭相表裏蓋北鄉順帝之興廢沖質桓靈之更立而天下之政在外戚宦官者十九矣當此之時寔勸其君以嚴刑督將何所用也用之於內乎則所以收外戚宦官者行道而非果於殺者之所能制用之於外乎則雖多殺長吏之貪

姦者數十人豪強大姓之不循法者數百人平民緣以坐死者數千人此何損於梁氏之權耶而謂其可以興漢乎漢法苛重而人主或不能盡持故權臣因借以濟其惡李固杜喬天下忠義之望累朝傳相之尊也為梁氏構陳尸於衢其他以忤恨殘滅者不知其幾而宦官常侍之橫州郡輕以人命而畜之者非稍數焉寔曾不見天下之勢而輕論天下之政何耶雖使其時君用之用之於外而不能收其內固不足有所救而遺說著於後世將遂從而深信之豈不過甚矣乎嗚呼人君其謹察天下之政而已政柄無所分而法律不可亂則不待為嚴而天下固已治矣夫以宣帝之勤且明足以治天下有餘矣獨恨其無人君之德而過於嚴耳然且無妄刑濫殺之事柰何誣之元帝之衰罪在用恭顯殺蕭望之周堪張猛耳遽議其優游不斷可乎孝文發仁政於一女子是以變上世之肉刑至於笞令之過改法之失耳乃謂其以變法而行重刑以嚴致平而非以寬致平其誣之也又甚於宣帝焉夫文帝恭儉之福豈不足以致治今也必曰其變肉刑以多殺人而後能有功何邪寔不經如此皆不足論噫欲治天下而必曰嚴刑而後治亦見其無術矣今天下計行輕刑日凡幾人行重刑月凡幾人行死刑歲凡幾人刑人相望而奏報之書大半皆獄吏也猶曰吾刑病不嚴嗚呼世有論政如崔寔者可以痛哭之矣

諸葛亮

君子欲有所立於天下必使之無一不正而後從其君皋夔稷契之在堯舜是也其進退用舍君臣相信始終之際使後世一一推考而可以無疑其閒故其功名特為盛大

而天下終莫能及雖然此其時不可當得而天下之事不能以盡正故君子必有以就其義而執其名不然則不可徒立於天下伊尹太公輔諸侯而興卒取其故所當得之天下而易置之其事舛矣而號為以仁義救天下之危乾坤之息者復通人道之絕者復續故二人者可以行之而無愧夫富貴利達苟無以加吾之一毫而貧賤憂患未嘗不正其志此一以見其無待於外矣然則事其可以徒立哉後世之君臣若管仲相齊侯始不禁其身之不義者足以害霸而獨操其權然猶引區區尊周為名而用安夏攘夷為義故柯之盟不以劫倍甯母之會不以奸終然而功名之隘蓋自仲始悲夫始以大義不足之故而借於外以成功後世因謂其不足為而盡去之於此之時而欲用天下之士烏得而用之哉大義難就也大名難執也士之思欲有所立於世欲乘其隙而取之有終不可得者范增請項梁復秦楚後而張良乃為韓王報仇當漢氏敗滅之餘其實已亡而天下之士猶爭其名故擁兵專地內制割以自利者皆挾漢為重而曹氏以得幼主之故投會乘機乃獨收卷天下之太半然天下之心知操之將遂取之也於是孫權以不敢忘漢自立於江東而劉備宗室之疏屬未嘗有尺地一民之勢亦欲信大義於天下故孔明教之西取蜀南取楚其後獨以益州當天下十一之地因曹氏禪代之時乃紹漢為帝東向而爭以恢復為辭夫以孔明之智非不知其不可也且天下之心既已去漢而安為曹氏之臣矣雖其子孫安得而強之而況於徒託其義以為名者乎雖然孔明不得此終不可立於天下矣彼其閉關絕棧苟以一州自王非有先人世守之舊也而今年出師明

年出師驅其民於必死之地以求不可必之功此何為者耶雖以戰國之君臣處之亦不過是然知道者何樂於此悲夫孔明有三代君子之資於其纖悉微密能無所不用其義不幸而不遭其時使無興漢之名且不得自見於世由此論之仁義者人之所自能功名者人之所難必有其具而不及試亦已眾矣天下固未嘗無其人也今夫有昭然不可掩之名與義非必借於外也揭而用之以求天下之君子雖臯夔稷离可坐而得矣而曰是不足用一以苟簡卑近相與竭天下之命以自厚其身而已則天下之君子固不得而用之而獨遺恨於斯焉悲夫

蘇綽

治天下有常道下不過為民上不過為君君民不過欲交得其所願人無異性則古今無異時其所以治之者一而已矣詩書所載皆上古之俗也其人之好惡逆順哀樂死生之情微細出入何以少異於今世知此理者堯舜湯武之治可復見於今日蓋其所以為治之道必有相承而不可廢者矣非各務信其術而自為也戰國縱橫諸子辯士之學起始取皇帝王霸之道別異而言之以惑亂世主其意以為帝不及皇王不及帝而霸之所以異於王者以其棄道而任智捨迂而趨近夫帝王之道非不大而可樂也時與而不能行民奸而不能勝也而後世又有所謂彊國之術者其說復異於霸蓋愈大則愈遠愈奇則愈近變常用巧以求功於天下夫平心克己節儉愛人務農重本輕刑薄賦此豈非為治之常百世相承而不可變者哉而韓非商鞅申不害之徒以為此皆帝王已行之迹熟爛廢格而不可施於後世且悃然待數百年子孫之效孰與吾身

親見其朝夕之功是以意制彊國之術務出於前人之所無有驚駭其民而要束之鄙笑先王以為不知出此而何苦自為迂遠難成之意秦之亾天下後世雖知其禍原於鞅至於彊國之術立見之效則不能少貶而廢之也噫由秦而至於今天下之所以紛亂雜揉上下相疑而不可治者豈非失其常道而皆好異術以亂之哉夫非民心之所有則安能彊而從我今也見其不治而尤其術之未工將復出於異則天下幾何而不亾夫宇文泰之遁周當元魏敗亾殘滅之餘奸雄挾制其命分為東西泰之所有蓋鞅之故地而蘇綽起而佐之其所行者又止於計帳文案朱墨之程式耳非有遠大之務欲為帝王者也方高氏扼關而攻西人凜然不能自保則其為彊國之術求立見之效宜有出於韓非商鞅之所未及者矣而乃猶用古人治國之常道愛之如慈父訓之如嚴師作六條之詔以教守宰始於清心以脩身崇教化而盡地力然後擢任賢人矜恤獄訟均平賦役而已未嘗有奇功過人之智也使誠如鞅所論則其迂謬無術亦已甚矣尚何足以計功於爭奪之時哉而周竟用其術以興卒并齊滅梁蓋以彊大無敵於天下然則古人治國之常道其果相承而不可廢者歟既已中棄於商鞅數百年治國者以為不可復用矣亦有用之而復驗者歟綽之身親見富強之效而周之存亾在於數世之頃然則果非悃然遠待數百年子孫而後可得者歟觀綽之所論朴直鈍獘腐儒老生之所能談也豈其更元魏大亂之後人之所不聞不知者而綽驟用之故反以為新奇而可喜歟然則今天下之不治有由矣舉天下之人皆能言綽之所言皆能知綽之所知是以朴直鈍獘而

不足用其高者則務引帝王之事於荒眇難繼之上間見之所不及其卑者溢目前之苟且或不能如韓非商鞅有先定決然之智又從而貿貿然求其所以為治之方嗚呼治天下者豈有異術歟夫惟通達高明之至聖智深遠之極然後能力行熟爛廢格之事而深信鈍獘朴直之言此唐虞三代之所以為大治而不可及也若綽者蓋安能之徒獵聞其一二而已

王通

言仁義禮樂必歸於唐虞三代儒者之功也言仁義禮樂至唐虞三代而止儒者之過也仁義禮樂三才之理也非一人之所能自為三才未嘗絕於天下則仁義禮樂何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古之聖人由之而知後之君由之而不知知之者以其所知與天下共由之而不知之者亦以其所不知與天下共由之是則有差矣然而仁義禮樂未嘗亾也儒者之述道至秦漢以下則闕焉其意以為唐虞三代之聖人能自為之歟善哉乎王通氏其知天下之志乎其有能為天下之心乎何以知之以其能續經而知之孔子之為書也至秦誓為詩也係魯為春秋也因魯以存義道之所在仁義禮樂之所行不專於一人也不私於一姓也豈斷是經而遂已乎作之於前當時蒙其治述之於後萬世垂其道作者不廢則述者不息矣後世之儒者以為六經孔氏之私書而已仁義禮樂唐虞三代之所獨有而已訓釋之參究之竭其終身之力於此而不能至也何暇及於當世之治亂乎稽之於古恍焉其若存覈乎其若追浩浩然言之而弗離驗之於今慊然而不能知邈乎其不可繼而為也豈其循其名而執其迹乎世主必曰儒者不

尼用以爲天下是未必然也其所以致此言者則有始矣故獨治唐虞三代之遺文以折當世舉當世之不合也固矣舉當世而不合文將以遺後世然則後世其何爲也將遂有還復於於數千載之上使無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抑亦順三才之理因當世之宜舉而措之而已矣此王通氏之所以獨得於孔子之意也夫道既退不用矣於是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脩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贊易道正禮樂其能以聖人之心處後世之變者乎其見仁義禮樂之未嘗不行於天下者乎其言曰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孝入則悌多識治亂之情淵乎哉其明於道者之言乎以道觀世則世無適而非道後世之自絕於唐虞三代也是未能以道觀之者也詩有四名五志書有天子之四範大臣之七業其所去取

者不可得而見矣推是以觀後世庸有不可爲者乎達制命者得變化之心達志事者得仁義之幾上下之言通而天下治矣善哉聖人復起必從之矣舉三代而不遺兩漢道上古而不絕方來仁義禮樂繩繩乎其在天下也兼三王以施四事是無不可矣雖然以續經而病王氏者舉後世皆然也夫孰知其道之在焉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八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九

廷對

朕紹休聖緒厲精萬機夙夜靡皇庶克有濟今茲登進多士咸造在廷將以講明治道考觀素蘊飾虛文而廢實用朕無取焉歷稽遂古三皇之書謂之三墳以言大道五帝之書謂之五典以言常道夫出治之經要本諸五典而三墳所載曰大道云者果何所謂耶仲尼之門難疑答問惟仁尤重或以愛人爲仁或以剛毅近仁或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其他論仁不一而止夫聖人立教宜有定說乃多爲之目如是後之求仁者果安所從耶漢高帝制禮欲度其所能行齊魯兩生否之不至謂必俟百年而後興惟叔孫通達於時變定一王之儀二者之見其孰是耶唐太宗論樂謂治之隆替無關乎此

杜淹疑其不然魏徵亦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二者之論其孰當耶朕上憲帝皇之道中參將聖之訓下監漢唐之迹燭理未深治不加進故欲彊國勢而威令未孚欲恢王綱而規模未廣士風偷而未振民力艱而未裕抑嘗覽蘇軾之論言天下之勢中國士民優游緩帶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轉輸天下以爲一時深弊朕有感焉子大夫以遐待問其考引古初據摭經史博舉先儒之言茂明當世之務條著於篇勿迂勿泛朕將親覽

臣恭惟陛下天錫勇智臨御九有實開有宋無疆之業故能不以草茅之陋受命有司博舉秀彥親降色辭問以道仁禮樂之大要當世之先務聖心之所向參驗酌取圖惟厥中臣愚不肖竊獨自念以爲古之忠臣未嘗不願言天下之事古之明君未嘗不樂聞天下之言然而聽之者常以爲難而言之者終不敢盡何哉豈非君臣之情不通而上下之勢不合耶今陛下虛己宏大疇咨衆言凡伊尹傅說之流伏藏於農役之賤而不敢發賈誼陸贄叫呼於堂陛之間而不見聽者亦既舉以訪之矣宸衷懇惻詔策深厚臣而不言其又何責雖然君聽在乎廣大臣言貴乎切近臣聞以庸君行善政天下未亂也以聖君行弊政天下不可治矣伏覩今日之故承末流之極弊而不及其本厭衆說之太煩而不求其要或以淺末之議而廢經遠之論或以一時之效而易久大之規朝廷一體也而[illegible]內外文武一道也而互爲抑揚是以上下喜無事羣臣不任責當天下積累之後而無根固不拔之勢以生齒日滋之衆而有貧弱就衰之萌至於大本不立大義不明少不爲慮則天下之事又將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豈非以聖君行弊

政之故歟如其條貫統紀臣不得以盡言也敢因聖問之所及而疏其畧臣伏讀聖策之所以詔臣者曰朕紹休聖緒厲精萬機夙夜靡皇庶克有濟今茲登進多士咸造在廷將以講明治道考觀素蘊飾虛文而廢實用朕無取焉

臣仰見陛下勤政願治十有七年周旋萬機之變多閱義理之會深患虛文之誤世矣故將以卓然可見之實下求臣等臣聞虛文皆實用之所因以見非捨言語文字之外而有所謂實者也陛下聰明聖知度越古昔所受羣臣章疏書奏闊論密語大廷廣對凡幾何矣考覽載籍上自堯舜禹湯之德業孔氏之所記錄與秦漢以來廢興成敗之迹百家衆說無不明矣嗣服以來四策多士其間山巖遺棄抱不能已之人投匭肆言剌譏百出固已衆矣陛下亦嘗得其所謂實乎古之治道皆有一定必然之說相傳而

不變彼堯舜禹湯號爲聖人者特奉行之耳自聖人不作而治不明戰國秦漢之君臣日亂其統而儒者獨傳之董仲舒劉向王通韓稍欲廣推發明其意矣而位不足以行其言才不足以發其志若蘇綽之輔宇文魏證之勸太宗皆二君既親見其利矣雖然祖宗立國之定勢則常因儒者之學以求三代之舊而施之於政事之際二百餘年六經孔氏之說益以著明凡古人之所以治天下之常道無不盡順今之世反厭其熟爛迂闊而不可信用陛下翻然改慮易念將求一新之乎臣恐其無所據矣陛下蓋亦因已然之衆說詳考而擇其中乎則凡今之所謂虛文者隨其高下皆足以爲實不然則雖六經孔氏之書均爲無用而何益於治哉夫十有七年天下顒顒海內向風而治道之實終於未定今欲撥去虛文以幸天下而士亦不免以空言應上之求是將孰從而取之故其素所蘊積而自見者亦於此觀之足矣孟軻曰我知言未有不知言而能得其人者也臣伏讀聖策有歷稽遂古三皇之書謂之三墳以言大道五帝之書謂之五典以言常道夫出治之經要本諸五典而三墳所載曰大道云者果何所謂耶臣竊惟陛下本五典以出治則古人治天下之常道陛下既得之矣三墳之書孔氏不序而安國獨言之何歟彼將以爲天地運化之始陰陽消長之會羲農皇帝所以開天極而制化原者乎散大變民尊道保法執賞罰之信示予奪之公此堯舜三代之所以治天下而立人紀也堯舜三代以人合天而後之爲異學者夸竊以爲羲農皇帝是以天應人也故其高誕恍忽者入於佛老而迂僻下俚者[illegible]爲陰陽卜筮縱橫之方其扶其說莫不自託於大道以惑世主臣

願陛下執五典之常道而無疑乎安國之偏辭則出治之經正矣臣伏讀聖策有仲尼之門疑難答問惟仁尤重或以愛人爲仁或以剛毅近仁或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其他論仁不一而止夫聖人立教宜有定說乃多爲之目如是後之求仁者果安所從耶臣聞仲尼親見周之衰壞中國夷狄並起而爭以爲本於其君之不仁其君不仁故其臣貪詐邪虐而不爲信誼忠厚之事以報其上君臣流毒被於天下綱紀隳壞人文不立而天下之民物不能自必其命當是之時仲尼退與其徒求所以爲仁之方發其所厚消其所薄根於心術見於事變雖其質之所受者有異性之所習者有偏而仁之爲道未嘗遠也或曰愛人或曰剛毅或曰克己復禮與其他不一之論廣大充滿上下周流而仁在是矣以爲雖未能以救當時之患而猶可以啟後人之心也嗟夫蓽門委巷之士其勢與力不足以自存矣可謂微也而猶不忘於求仁乃若陛下承堯舜付託之重守累聖太平之業欲從而意得恩博而澤厚所謂操可致之實有能致之勢矣陛下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則有喜有怒有生有殺應天下之衆變而不失吾心之至仁此孔氏之本旨也若夫拘牽於文誼訓釋乎章句因有得焉亦足以助陛下之仁然而未敢爲陛下言之也臣伏讀聖策有漢高帝制禮欲度其所能行齊魯兩生召之不至謂必俟百年而後興惟叔孫通達於時變定一王之儀二者之見其孰是耶臣聞周之禮至秦而亾漢氏初起以其智力角逐一世而僅得之則秦之禮至漢亦亾矣其君臣上下未有長久之意也使漢儀不定則何以繫其心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則漢不及積矣若其文物以紀之聲明

以發之上下有章登降有數舉無失乎天人之常理則非積德百年有不能至也士欲及時以致功詳權以致變則通意誠近之矣恥爲一時之用而寧甘沒世之無聞兩生殆未必知禮之用也雖然一代之大典則必與斯人之徒議之此固非叔孫通之所能識也臣伏讀聖策有唐太宗論樂謂治之隆替無關乎此杜淹疑其不然雖魏證亦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二者之論其孰當耶臣竊以爲兩生之論高祖未可以制禮而猶制之蓋尊卑貴賤之序不可一日廢也若太宗則治既效矣功既成矣可以作樂而猶未作也反以謂治之隆替無關焉者何耶魏證智足以知仁誼而不足以知禮樂知人之和而不知聲音之致和故其所以輔太宗者亦僅是耶陛下求道於典墳求仁於孔氏是既然矣求禮樂於漢唐則非所求也漢唐之始不及政事何暇禮樂且高帝不喜儒不知學先王聖人之道無所入於其心然猶曰度吾所能行者太宗經理世務動詢儒生天資明銳尤喜文學然乃曰治不必爲樂樂不足爲治夫不稽之古不謀之道而苟欲循其所安陛下何取焉深惟今世上自郊廟下至田野閭里制度文爲之節脫略而不備淺陋而不經嫁娶祠祀飲食生養無所取法貧富相逾無所紀極而天下之治因以不舉其患皆坐於禮樂之不明禮樂不明則政事不立政事不立則財用竭而天下貧矣陛下慨念天下之大將奮然有所自爲而不先定其本則仁心仁聞何由而著王功帝德何由而隆且夫祖宗之盛蓋嘗有意於禮樂矣屢舉而不遂欲行而輒止者陛下知之乎漢唐苟簡之說雜乎其中舊臣元老未能深識禮樂之意以有所論建也故臣願陛下將興禮樂以爲出治之本而無求乎漢唐之陋則天下之士必有出而贊陛下者矣臣伏讀聖策有朕上憲帝皇之道中參將聖之訓下監漢唐之迹燭理未深治不加進故欲强國勢而威令未孚欲恢王綱而規模未廣士風惰而未振民力艱而未裕抑嘗覽蘇軾之言論天下之勢中國士民優游緩帶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轉輸天下以爲一時深嘆朕有感焉臣伏讀至此竊知陛下以當世之要務聖心之所向形之訓詞開導誘掖使之有知而必言有言而必盡臣不佞蓋於其始也願陛下即虛文而求實用於其次也願陛下執常道以正治經存至仁以厚民望又其次也則欲立禮樂以定出治之本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不敢不條列而對也若夫當世之要務則雖聖問之所不及而因其所及可一一而陳也聖志之所向雖衆人之所未喻而臣之所自喻者可反覆而論之也其本末可見其次第可知陛下試幸聽之毋忽陛下留意天下之大計而不蔽於一偏之見不任獨知之明是以上法三五中稽孔氏下驗漢唐凡道仁禮樂之大要皆泛觀而博取之然而非聖志之所向也陛下以今日之事爲何如耶以陛下夙興夜寐精實求治十有七年之久而迄未有尺寸之效能使陛下有以自慰其心者亦嘗思其故乎獨運於上而未得其人以自輔也且陛下臨政之初盡起諸臣於廢斥休老之餘舉國論而聽之而其人既足以副陛下之望也陛下又自簡拔至與於夢寐取之具員疏遠之中一朝而躋親貴之者不知其幾人焉而其人又多爲罷戾以負陛下之知矣使陛下徘徊四顧莫識誰可承相之席虛而不發者二三期矣然而卒以付之舊學之臣也嘗輔政於十五六年之前則陛

下觀之亦審乎聲情噭噭觀聽是舉其亦有以佐陛下之大有爲乎雖然宰相失其職久矣自崔亮裴光庭以銓法自守世謂吏部爲失職此特一有司之事耳猶可爲也而至於宰相專限資格助吏部行有司之事今也管庫之小臣在外職司之僚屬進擬不足除授不行相視莫知所以爲計四方之士大夫足相躡於政事堂不自知其賢不肖而皆取必於上若乃侍從近臣之進退又常曰不敢預聞不知丞相之職真若是而已乎天下大事於今有幾其所施設宜何後先王業偏安於一隅庶政積廢於今日臣不知今之所謂大臣者能進此道而任此責乎三代之佐臣不敢論若諸葛亮王猛振起治功之臣也唐之裴度近世之韓琦富弼維持法度之臣也宰相之職爲最大而居今日爲甚艱以其失職之久而不自知也從堅中實未能革僞苟絕親黨崇云守公臣願陛下詔大臣交修協濟紀律粲然以回天下之視聽而無蹈於失職之過而不自知則衆務可以漸舉矣諫官御史各有分職不可相侵規切諫諍以人主之得失國家之大體爲己任者諫官之職也明於人臣之忠邪以排擊姦佞肅清班列爲己任者御史之事也今諫官侵御史之事矣非惟侵御史之事也且又失諫官之職矣往者祖宗之世諫官御史以言事爲賢或除授有不當廢置有不安所言不見聽連章讙譁至於空臺省而去更出迭入議論不甚豈不多事而可厭乎然而祖宗不厭益置員數分命薦舉若是者何也以爲不厭其多事直差可以無事爾伏自頃歲有論除授之不當而去者數人陛下既覺悟而亟還之超遷而尊遇之矣六七年間以沈默相承而天下遂至於無可言之事然則真無可言

之事歟抑其有而不敢言歟抑不惟不敢而亦不知言之歟不敢言固可畏不知言又大可畏也雖然陛下之於諫官多闕而不補而比者獨以一人長之又何歟天下固不爲無可言之事矣而使他人不得言言之則爲越職爲生事臣願陛下益置員數如祖宗之舊擇今之所謂以名義材實自任者處焉而責之以天下之所當言其必有可言者而國是可以漸定矣朝有政令慮其遽行而不審也而集兩制以上議之所以廣謀猷重改作也此先王之典而漢氏之所以嘗行然臣竊怪其所議者多不急之細故有司之煩文小臣轉對無以應故事而爲臆說者陛下既以樂聽不拒之意而付之近臣又不以正義大體明其不足論乃委曲遷就猶爲之辭徒問某州添一通判某某路添一參議者而已陛下所任兩制侍從以爲心膂經畫之地今也奬精神於無用微文而不講天下之大政要務以爲數千百年經久之規天下之禍不切而最深孰有甚於此者臣願陛下責之以遠且大者乎若夫法令苛密之爲患使天下度外之士無以自容人才褊少之爲憂使緩急倚伏之際無一可保陛下聖志且有所向而內治敗端近在目前猶或未舉何歟豈非併志於所向而不還顧其所行乎然則欲強國勢而威令未孚欲恢王綱而規模未廣於此乎得之矣士風惰而未振陛下思振之歟陛下必以今世儒者最爲無用而科舉之士多文少實陛下且欲任使而不可得乎臣請析之臣聞周公太宰之治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有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儒者職業在周公時猶未大也其後孔子修群聖人之道付之儒者使世守之而秦漢以還習於功利雜伯之政與群聖人之道不類

故儒者論孔氏之遺言取六經之具載者而切劘之彼眞抱聖人所傳之道耳至其用之則在人主夫其忠信孝友以爲行言語文字以爲能談說而不談利計德而不計功朋友無間言鄉黨無過行斯可謂脩潔博習之賢亦足當卿大夫之選矣凡今儒者正當是耳陛下如欲求卓異特起之士如孟軻子思周公召公以興起治道則宜詳擇而徧觀之天之生是人也不數矣陛下望之太深責之太備以大賢之任而欲衆儒者之皆能臣是以知其難也天下不察猥謂陛下不好儒斯言過矣科舉之法凡今大略皆所以隄防不肖而欲賢者自振於其中此直幸耳其多得不肖而不自振者此乃法之所宜有也而又何怪焉雖然振之在陛下耳民力艱而未裕臣日夜念此久矣以陛下憂閔元元之心天下奏報爲民而上常蒙蠲可而今市夫

數州賦役差輕之外自浙水而西江水以東民終歲勤動而有僅足以輸者何歟一遇水旱不能償種逃田盡室而去之不知論議之臣亦嘗以告陛下乎陛下惻然興歎以爲俟版圖之復也當盡捐天下之賦在於常科之外者天下無不感陛下之言也然臣以爲陛下誠欲大有爲也則必先有大惠天下之望故夫能捐橫賦而後可以復版圖俟版圖之復而後捐之者無是道也能裕民力而後可以議進取待進取之定而後裕之者無是道也陛下徒因今之法而少寬之此不足以裕民果裕民也更爲之法可也以臣所論今天下之財自一縷以上無不盡取陛下清儉寡慾至於大息而言財利主計之臣甘受聚斂之名而不辭郡縣之官明行侵刻而不愧非以奉陛下無益之用侈靡之資也爲天下之大蠹十分之九以供之而猶不足

者兵是也自唐之末年固已困於兵而藩鎭四起亂以相繼藝祖受命收節度之權嚴階級之法以安天下而養兵之患未暇去也太宗眞宗繼有西北之事天下之兵遂以增益而不省而本朝之大獨當前世養兵之患矣祖宗之已然者姑未暇論而以今天下之乎專給百萬之兵可乎流弊之極至於陛下猶豫而不知所以處之數年之後陛下親見之矣陛下誠思所以處此也則民力裕而百度脩不然民未裕也陛下聖志之所獨向臣恐不肖不足以窺測萬一然臣獨以爲使宰相得其道諫官得其職近臣與大計儒者守常度至於宏大規模於文法之外振起人才於名義之中減兵費寬民力治官之冗黜去吏之弊事凡急政要務才數條者陛下一朝改定以幸天下使民志定而人心悅則聖志之所向始有可得而言者矣夫復仇天

下之大義也還故境土天下之尊名也以天下之大義而陛下未能行以天下之尊名而陛下未能舉平居長慮遠想當食而不御者幾年於此矣陛下上則宣達太上皇帝問安侍膳之意下則牽於儒臣深根固本之說徒與二三親信密計而深籌之然猶不欲誦言其事方借蘇軾之論以旁訓臣等此亦公卿大夫不能建明之罪也夫軾之論爲祖宗平世而發也故以優游緩帶而譏其俗轉輸戎賂而惜其費若曰不愛金帛乎今日復仇之義不得旋踵而今也四十年不舉矣陛下若欲教天下以爲人子之義使枕戈北首慮不顧身天下之人其又何辭而徒有感於軾之論而已乎雖然臣則有憂於此何也爲復仇之論者有矣不過欲鬭勝負於兵革而已自用兵以來無他畫也爲固本之論者有矣不過欲久和好以無事而已自通和之

外無長慮也爲國之道必有次第天下大事不容苟簡豈可不出於用兵則出於通和哉陛下聖志之所獨向者其固自有本末次第之可考乎抑亦未免徒出於用兵也如其本末可見次第可知則陛下行之而已如未免於用兵也則臣以爲過計矣往者隆興之初聚重兵於淮水之上使輔臣督之方其未戰也天下交口而議其後及其一戰而不勝也大兵潰散飛檄告警督師罷黜而復與虜和矣今日之事其去隆興之初有幾糧儲備乎器械精乎士卒練乎所恃者如此而已可謂眇矣且大復仇者本非用兵之謂也合數十利口之臣操勝負常勢之說以誤陛下一戰兼之而陛下之大功不可立也有使王猛王朴輩爲陛下計之必不出此此天地之大義國家之大體救弊之術消復之方轉禍爲福　故爲功以輔成陛下之志者天下豈

無人耶陛下何不宛求而公選之賜以清閒之燕始告其聖志之所獨向者必堅決必剛健必信任必不息必無使小人參之天下之事在陛下歲月之頃耳起膏肓於神藥還淳厚於垂喪可立而待也陛下之所以策臣者而於終曰子大夫以選待問其考引古初據摭經史博學先儒之言茂明當世之務條著於篇勿迂勿泛朕將親覽臣不肖所聞不廣孤陋自成無以極古初之道摭經史之傳矣以其意之所以欲言者略而言之臣聞談天下之常理必近乎迂爲天下之正論必近乎泛古之聖人平心以來天下之言而不責其必中其聽之似迂也其取之似泛也而切言實論始可得而識矣責其必中而不樂夫迂且泛之言則奇怪可喜之說交至而莫能擇款歙夸衍捭闔箝制而人主之心術始爲天下之所窺矣名實之辨有不亂乎臣伏惟陛下求治歲久未覩成效深知夫天下之事假是以亂真名足以欺實是以策臣於始既責之以實用策臣於終又戒之以勿迂然而臣恐陛下樂聞切近之論而怪奇可喜不計本末不參古今乘間而爲說以中陛下之欲者不爲少矣陛下之所足以責陛下之緣足以當名器之所予而奔走之彼爲怪奇可喜之說者攫取而去陛下將何便於此陛下誠存廣大以爲聽之之道而使人臣得因責仕以輸切近之忠規爲定於上法守行於下怪奇可喜之說不得參於其間馴致而責其成則禹湯之功不難到矣陛下有上聖之資而行乎久弊之政方將新美衆事興舉百廢以濟大業以定治本以追禹湯之駿功而聽言之道不幸有近於臣之所憂者故列於末惟陛下財幸

況志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九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

外稾

始議一

有天下之大必盡天下之慮不盡天下之慮鮮無患矣太祖太宗受天命身自蕩平者七國號有漢唐之天下惟燕薊前入契丹力未能復而趙保吉兄弟亂西方靈夏繼陷其後耶律浸驕繼遷始自立邊益警備矣當國事者不復深究始末直以中國既大也道德既富也患不能保境土息人民而已豈不足於二陲之區區哉非惟不務討伐二虜以定西北之疆域而乃反行聘使以申百年之誓信屈意而奉幣帛專力而守和好同此者爲正論異此者爲浮薄方其盛時南北相爲兄弟而天下無兵安寧久於前世自以爲天下之慮盡於此矣然而憑侮不除芽蘖終在小

人因其間隙倡復燕之謀前釁始鋤後禍隨出民心未變而國家之守離矣始也誤委三鎮而兩河諸城猶以死抗拒太原之帥猶力竭而後就擒建炎嗣統獨已失者河東耳其他固在也大臣怯懦不能當日夜以謀退卻於是二年始盡失河南北紹興元年始失京東西三年又失五路此非有叛將亂臣據而與我爭衡者也劉豫乃白女眞援立之耳及黏罕死僞齊廢虜用事者厭兵衆數千里之地以還我夫不戰而得數千里地天誘之也然一旦兀朮背盟苦戰則所爲分畫者纔江以北淮以南而我亦莫敢較焉至顏亮居燕北方潰亂歸義之民處處屯聚京東西秦鳳熙河州縣相次而復中國之威庶幾振矣然宰輔無狀踵失策繼讎盟卒亦能勉割四要郡與之徙使中原遺黎欲泣內恨絕望於我夫我不能守則民雖不爲變而終以

分裂我不能守則地雖嘗已得而終以失之其故豈有他哉始慮事之不盡而其患至此也慮事不盡使百七十載之天下不因民之怨叛而直失其大半隘處江浙以爲南北之成形六十年矣嗟夫是已往之事不可追而悔者也方來之慮不盡則天下之患又將有甚於此豈可以坐而誦堯舜三代之舊洋洋焉熙熙焉而不思夷夏之分不辨逆順之理不立仇恥之義一切聽其爲南北之成形以與宋齊梁陳並稱而已者乎成敗瞬息也得失反覆也何常之有慮不盡則昔之天下雖大而不能守慮之盡則今之天下豈惟能守之而又可以取之矣故以一取百帝王之慮也以一取十伯强之慮也以一取一必至之慮也加之思夷夏之分辨逆順之理立仇恥之義又取吾之所失而非冒彼之所得也愈必至之慮也夫以一取百以一取十

其難明矣然取之者慮之盡也以一取一其易明矣然不取之者慮之不盡也今將盡天下而慮之而後以一取一者可得而見故不可以泛辭舉不可以偏說定不可以遠事言也

始議二

不盡天下之慮而終失天下之大計此最大事不可不極論也古之所謂忠臣賢士竭力以行其所知言欲少行欲多言之若粗行之必酬故人莫敢多言而精於力行今世議論勝而用力寡大則制策小則科舉高出唐虞下陋秦漢傅合牽連皆取則於華辭耳非當世之要言也雖有精微深博之論務使天下之義理不可踰越然亦空言也蓋一代之好尚既如此矣豈能盡天下之慮乎有大利必有大害爲國者不敢專大利而分受其大害以人參之使其

銷消昔之帝王莫不然國家因唐五季之極弊收斂藩鎮權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爲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爲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材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宜其不能盡天下之慮也自趙元昊反重之遼人求關南地天下之士始稍憤發深思遠慮以爲之說然而內壇好尚之多言外狃法度之自利未能得其中也不幸熙寧改法之事起自是以迄於宣和之末靖康之初士大夫爭法之新舊辨黨之邪正鼓爲烈焰溺爲洪流而已過此何暇言之是又熙豐以來困於世變之紛更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靖康之難至痛極憤此上下深謀不知寒暑寢食之時也而苟目前忘大辱者爲南自南北自

北之論視宗廟君父之仇如疥痒之在身忍而不搔無害也明示禍福以劫脅衣冠俛首而奉虜故二十餘年未有出思慮於飲食刀筆之外者況其遠者乎是又紹興以來爲小人之所挾制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今陛下總權綱執樞要責功能課勤怠崇實用退虛名審於攻察謹於遷敘破流品以求人才右武官以來勇敢天下靡然知上意而承之矣然而懷欲爲之志者以無所施而消縮負妄作之累者以有所託而回容利惟謀新舊不改舊取民者已困矣猶以爲仁政趨事者已弊矣猶以爲良法剛無驗功常道先喪士無奇節常心先壞俗衰時追誰與謀長久又隆興以來不能盡天下之慮也自非深觀遠覽迥知前失而不諱堅志強力獨行所難而不恥當爲則爲切以爲昔未嘗有當改則改切以爲今方循用除百年之宿蠹開

興王之大道計歲月之程指來日新之功效明發懷慨同於飢渴烏能盡天下而慮之乎故臣願條列前後之源流疏陳當今之本務成敗得失皎然不亂所以佐聰明之一二也

取燕一

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追論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雖然究利害之極以定今日之大計不過取燕而已何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自石晉割而不合太宗征而不定趙普田錫王禹偁之流固嘗以志復燕薊爲非矣至景德約和而中國之人遂以燕爲外物不置議論之內及慶曆中劉六符反索周世宗關南諸縣富弼爲之設辭增賂而後僅止其後蕭禧辨理河東疆域又舉數百里畀之而王安石韓絳不知較也況於王黼蔡攸之妄庸乃欲必取異代

已割之燕卒於失信契丹取侮女真以貽大變此所謂致靖康之禍者然士大夫特泛言其粗耳未能知其實也何謂實曰不能取燕而已使契丹政令猶強社稷猶固我獨抗衡憤勞累戰雖得燕薊而財竭民怨內潰外叛遂以失國若此而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可也今天祚地喪於外位奪於內竄身夾山死亾朝夕其國滅矣因時拯亂湯武之業也豈理天下舜禹之政也紀律頗嚴將卒頗厲乘時以取全燕收拾漢唐之遺民何爲不可夫堅守重誓於既亾之契丹不如女真一旦襲其後踵以陵我當是之時王黼蔡攸所不論也以韓琦富弼之謀何以處之乎种師道既敗劉延慶又敗蕭后與藥窩不以折北不支女真之潰兵輕突我師若無人焉其所爲用衆者如此遂禱女真納賂以巨百萬計所買者山前六郡之空城乃以王安中

與郭藥師降虜共事竭中國事力以餽常勝軍由後之地往返論之不決而藥師挾女眞以南矣由是言之其禍在於不能取燕而非以取燕致禍也夫不能取燕而命之曰取燕以是致禍是昔日之敗事既然矣未嘗得燕而猶曰禍在於取燕是今日之謬論猶未解也敗事既往空言無益謬論未解實害最大可不畏哉

取燕二

何謂追論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計之失也可補者補之可懲者懲之當其時而悔未有猶悔於數十百年之後者也斡离不黏罕之交至也兩河陷沒京師傾敗士大夫歸罪於取燕無足怪也雖然取燕誠有罪矣救取燕之罪者不可以歸罪而遂已也而耿南仲唐恪范宗尹則始終割地而已楊時則爲悠緩之辭欲徐論其當而已胡舜陟則欲積誠意以待上天之悔禍而已許翰則請委事於种師中謂劫寨之失在於用猛將而忽老將兵非不可用而已若此者可以救取燕之失乎及建炎南渡維揚遂來江浙則天下之患益深而昔日取燕之事陵已遠矣然士大夫猶追論取燕而不置徽宗內禪至光堯下哀恫之詔猶以薄上之罪孚釋本意以謝天下是論者惟知咎取燕之失而忘所以救之者請和而已嗚呼至於今日而靖康之禍六十年矣而所以咎取燕之失者猶在於論者之口問其謀曰無虛費也問其兵曰無輕用也問其所當施於國之大計曰姑自治也問其祖宗之仇恥曰此天命也若此者豈以一取燕之失遂數十百年而不可救乎昔魏冉攻齊綱壽范雎以爲失計則取齊魏以救之酈食其請立六國張良以爲敗事則發八難以止之魏大武幾獲於統萬

遂滅赫連周武帝幾死於晉陽亦滅高延宗唐莊宗之取梁亦僅免之算耳乍合屢散忽來驟往勝負無常自古而然矣豈猶致恨於取燕而已哉

取燕三

何謂究利害之所極以定國家之論亦必曰取燕唐之中世燕薊先爲叛臣據有其地以及於亾及石氏分畫以奉契丹彼匹夫盜賊之下者耳以救死之策冀所非望是烏知天下之常勢哉使契丹坐全燕以制中國石氏竟不及守而開胡虜以長驅渡河之事及周世宗未能克定而本朝獨當失燕之禍端拱以後至於咸平京師凜凜常有戎馬在郊之憂而齊趙之間殆無寧歲寇準曹利用始創和約出金帛以啗之而後少安慶厯中賈宗謀欲敗盟范仲淹謂虜必張犯闕之勢請亟城汴都而呂夷簡因建魏爲北京示將親征以伐敵情者卒至於增幣卑辭而後已蓋渡河犯闕捫逆之已成景德之僅免而其覆轍常存由是言之靖康之禍不特羣纖階亂之所致而國家之弱勢固使之久矣夫燕薊中國之鄣郭也河北河東中國之闔閭也棄其鄣郭而設捍禦於闔闥求一世之謀慮皆自以爲可久安而無他此賈誼所謂非愚則諛非實知治亂之體者也且秦一六國而攘匈奴築長城以隔之秦漢之天下豈唐虞三代戎狄錯居之法可以行於其間哉今雖使張王師返都邑款陵廟盡復祖宗已失之地而燕薊之不復猶處國家之弱勢未削石氏之覆轍威必不振國必不立何也有天下者以天下取以天下守故盡天下之勢非可以畏縮苟安立私說而妨正論也不然則項氏劉氏中分天下自許公起而得鴻溝以西孰曰不可而張良乃召黥

彭韓信分數千里地以其滅之惜彼而棄此何哉故國家之論非習熟見聞者所能知也

息虛論一（親征）

將求今世之實謀必先息今世之虛論虛論有二一曰親征二曰待時何謂親征天下方有事君臣不得安寧以身關於兵革夷傷危苦而後定蓋常事耳太祖太宗未嘗不自總戎眞宗之初固已著大名矣澶淵之役於時頗有異論傳者以為王欽若請之江南陳堯叟請之蜀寇準決策扈從渡河六師讙動用命至撻覽斃於弩矢而契丹請和自此而上下始以親征為祕策矣且契丹自岐溝以來無歲不得志大名澶淵之役大將擁兵閉城而不敢出契丹鼓行入無人之境撻覽第偶死耳其約和金幣之力耳豈可謂將士俱不用命必待人主親履行陣然後可以為功

哉使寇準以此自衒可謂無識之甚者而虛論既成當靖康中亦有謂當如眞宗故事親征者亦有謂今日強弱異勢不可復用親征者建炎間深入兩浙紹興初撻懶請回向建康而劉豫遁去於是論者專以為前日之所以屢敗者為不親征耳一親征而虜退舍故秦檜二十年之和而或之罪秦檜者非能知其所以不和之說也意在用親征而已亮氏之來而光堯又嘗一出建康雖名為勞師其實亦用親征也故陛下初即位亦嘗下勞師親征之詔其後以約和而止夫今日之為謬論者曰久和好也以苟安而已其不以苟安而為正論者聞其說則曰親征而已矣嗚呼謀國如是殆矣兵強可也財富可也將能而禽敵可也若此者分遣明法度脩紀綱正君臣上下一心同力以致之者也豈親征可以致之哉百不一講而委人主以臨危事曰天子所在兵無不勝書生之虛論未見危於此然而不能變則利害之定形未可決也

息虛論二（待時）

何謂待時此今論者所常以為言也夫時有未可而待其至昔之謀國固皆如此而今之所言待似之而非也越之報吳也范蠡文種以為必在二十年之外而二十年之內句踐欲不忍其憤而一決則二人者出死力以止之至其成功也果在於二十年之外此豈非所謂待時耶然二十年之內越人日夜之所為皆報吳之具也故時未至則不動時至則動而滅吳若二十年之內無所為而欲待時於二十年之外可乎自古兩敵之爭高者修德行政下者蓄力運謀皆有素治之術先定之形然必順其時而因勢之可為則勝逆時而求以自為則敗若此者待時可也陛下

二十餘年之間接乎光堯三十餘年之事聞待時之論而行待時之說熟矣待時之說轉而為乘機此羣臣之款大事而誤陛下以自寬也亮氏斃殞北方請命女眞亂離其時豈不至邪及陛下按兵甲而休之玉帛交使由乾道元年以迄今日不知何時可待而何機可乘乎時若是之久而當待機若是之遠而未可乘則昔之所謂楚漢隋唐多事之時所以奮起而立功名者豈必若是之泯泯默默使少壯至於耆老而終不見邪蓋待時之虛論其誤天下國家審矣臣請決今日之論時自我為之則不可以有所待也機自我發之則不可以有所乘也不為則無時矣何待不發則無機矣何乘陛下姑自為其時而後自待之毋使羣臣相倚相背稽玩歲月前者既去後者復來不過如此而已也昔之為國者兩敵相形而時出焉極遠者數年而近

者不終日其君臣起而從時銜患其迫促而不及待不慮其悠遠而不可待也悠遠而不可待未有甚於今日也若此者非真有可待之時也乃姑爲待時之說而已

實謀

何謂今日之實謀今壤地半天下兼三國之吳蜀比南北之宋齊梁又財利之淵也北方地雖適半計其賦入十分之二三耳地大財富足以自爲也然而五六十年不足以自爲而聽所爲於虜者則有故焉蓋自昔之所患者財不多也而今以多爲累自昔之所患者兵不多也而今以多爲累自昔之所患者法度疏闊也而今以密爲累自昔之所患者紀綱紛雜也而今以專爲累請姑言四事之最急者今天下之財其爲緡錢者茶鹽權貨以二千四百萬矣經總制以千五百萬矣上供和買折帛以千餘萬矣又別

計四川之錢引以三千三百餘萬矣古無有也不特古無有也宣和以前無有也是財多也而用之亦如是其多今略計戶部之經費爲千五百餘萬此祖宗盛時一倍之用也至於以六千餘萬供四屯駐之兵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故財以多爲累而至於竭今天下之兵惟其在內之三衙名曰禴衛京師是其雖可議而猶不可廢也四屯駐之大軍何其多也諸州之廂兵禁兵土兵又有小小控扼所屯之兵併兵之數亦且百萬亦古無有也雖然大則歷數十歲與虜人和親而不敢闘一日之兵小則草竊竊寇數百人忽發而不能制又古所未見也故兵以多爲累而至於弱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爲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雖然人之才不獲盡人之志不獲伸昏然俛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墮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姦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故法度以密爲累而治道不舉今自邊徼犬羊萬里之遠皆上所自制命一郡之內兵一官也財一官也彼監此臨互有統屬各有司存推之一路猶是也故萬里之遠嚬呻動息上皆知之是紀綱之專也雖然無所分畫則無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自當而羣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夷狄所以憑陵而莫禦仇恥所以最甚而莫報也故紀綱以專爲患而至於國威不立陛下雖朝思夕慮薄滋味遠聲色執權明道欲有所爲而終不可爲者四事之累也然則柰何財以多爲累則莫若少之故四總領爲戶部之害經總制折帛

錢爲諸州之害板帳月樁爲諸縣之害則不可以不更也兵以多爲累則莫若少之故四屯駐大軍耗總領之財計廂禁土兵耗諸州縣之財計則不可以不更也法度以密爲累則莫若疏之故兵財民政分任之不一者不可以不更也紀綱以專爲累則莫若分之故四邊無所付外無郛郭則內無堂室故處不可以守出不可以取者不可以不更也更之則慰民心蘇民力解纏起痼興滯補弊則二三年之間可以抗首北出而取燕之利在掌握矣然非先盡其害則不能得其利害盡去則利見矣故四者之害又當條列而言之於後使知害者盡則去害者果去害誠果則有可言之利矣故言其所以爲利者又在於條列四害之後也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一

外稾

財總論一

財用今日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財用之本末蓋考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古則不能知今故也夫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爲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暨以前爲密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然總稭米聚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於今世乃充庭之儀品蓋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爲周治其財用視舜禹則已詳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盡取蓋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

爲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以財少爲患而以財多爲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鹽筴末利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爲無煎熬逼迫之變蓋漢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入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稅其田光武明章未聞其以財少自困而中年嘗更盜賊夷狄之難內外征討亦不大匱惟秦始皇豪桀有頭會箕斂之謗漢武帝奢侈有銅榷征算之政而西園聚錢又鬻天下之官爵以致之蓋兩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爲病非若今世也雖然此其事遠矣分爲三國裂爲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迫蹙禍變繁興至於調度供億猶自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貧窘漏底哉此皆具載冊書可卽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闢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勝此其事則差近而可知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多財而能之也決矣然則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財少爲患也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取捨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非如今日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足以較錙銖譬若惰夫淺人劫劫爲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以財少爲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稍出於唐之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其極甚乃至於今日其爲國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切銷耗內之所以取悅其民外之所以示威於敵者一切無有習爲寬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雜役小吏而謂之有能陛下回顧而加聖慮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爲不究古者財

之本末循而至於本朝以去其錯繆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多少有無不足爲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不可得而豫論而況望其有所施行以必成效哉

財總論二

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斂之害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爲最急既而僭僞次第平一諸節度伸縮惟命遂強主威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眞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聞以財爲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內之蓄藏稍已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仁宗四十二年號爲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

論捃拾皆以財爲慮矣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爲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皆安其心於不能所謂精悍馴偷之吏亦深自藏抑不敢奮頭角以裒斂爲事雖然極天下之大而無終歲之儲愁勞苦議乎鹽茗榷貨之間而求得也是以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專斂散興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會關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賤隸什百之獲皆有以征之盡財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寧元豐其借先王以爲說而率上下以利曠然大變其俗矣崇觀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爲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侈並斸竭力相奉不幸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畫之所未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斂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方大元帥建府於河北而張慤任饋餉之責者顓鈔數十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榷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議起矣況乎大將殖私軍食自制無復承統轉運所至劃刷攫拏朝廷科降大書文移守令丞佐持巨校將五百追捉鄉戶號痛無告贓貪之人又因之以爲已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樁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來莫今爲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今爲甚也自是以後辛巳之役甲申之役邊一有警賦斂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樁役錢之寬剩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大半不可鉤致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於爲國者也昔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則善爲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況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陳今日財之四患一曰經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患去則財少財少則有餘有餘則逸有餘而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

經總制錢一

何謂一曰經總制錢之患昔李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制財用者其後童貫繼之亦曰經制蓋其所措畫以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謂經制也方臘既平東南殘破郡縣事須興復陳亨伯以大漕兼經制使移用諸路財計其時所在艱窘無以救急故減役錢除頭子賣糟酵以相補足靖康召募勤王兵翁彥國以知江寧兼總制強括民財以數百萬計已散者視若泥沙未用者棄之溝壑維揚駐蹕國用盡匱呂頤浩葉夢得實總財事四顧無策於是議用陳亨伯所收經制錢者其說以爲征商雖重未有能強之而使販賣酒雖貴未有能強之而使飲若頭子之類特取於州縣之餘而可供猝迫之用夢得號爲士人而其言如此蓋辦目前者不暇及遠亦無怪也然其所取止於一二百萬而已其後內則爲戶部外則爲轉運使不計前後

動添額名黃子游柳約之徒或以造運船或以供軍興遞添酒稅隨刻頭子趙鼎張浚相繼督師悉用取給而孟庾以執政之重當總制之名耆戶長壯丁雇錢始行起發役法由此大壞二制然出色額以數十計州縣之所趁辦者本不過數條爪剖粟布皆以分隸一州則通判掌之一路則提點刑獄督之胥吏疲於磨算屬官倦於催發酒有柳遞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米桶虧折官本茶有稱頭部息油單罨面商稅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寬剩得產有勘合典賣有牙契至於後也僧道有免丁截撥有糜費故酒之爲勝也幾至於二百頭子之去買也至於五十六而其所收之多也以貫計者至於千七百萬凡今截取以畀總領所之外戶部經常之用十八出於經總制士方其入仕執筆茫然莫知所謂老胥猾吏從旁而嗤之上之取財其多名若是於是州縣之所以誅求者江湖爲月樁兩浙福建爲印板帳其名尤繁其籍尤雜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於此向之學士大夫猶有知其不善歎息而不能拯今之新進後出者有智者矜有力者奮覷兩稅爲何物而況遠及先王貢賦之法乎臣嘗計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財利其時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無所用坊場河渡免行茶場水磨碓硙之類止以給吏祿而已前有薛向後有吳居厚可謂刻薄矣蔡京變之行鈔法改錢幣誘賺商旅以盜賊之道利其財可謂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細解落貫陌歛人以不貲之酒其患如經總制之甚者蓋王安石之法桑洪羊劉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爲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羞爲之至其急迫皇駭無所措其手足則雖紹興已來號爲名相如趙張者皆安焉又以道後人而秦檜權倖劫脅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於棄餘瑣屑之間以爲國命者是何其無恥之至是也哉故經總制錢不除一則人才日衰二則生民日困三則國用日乏陛下誠有意加恩天下以圖興復以報仇怨拔才養民以振國用在一出令而已

經總制錢二

何謂人才日衰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文法繁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則爲妄作矣當其風俗之成名節之厲猶知利之不當言財之不當取蓋處而學與出而仕者雖不能合而猶未甚離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先古語仁義性與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觀耳特科舉之餘習耳一日爲吏簿書期會迫之於前而操切無義之術用矣曰彼學也此政也學與政判然爲二縣則以板帳月樁無失乎郡則以經總制無失乎戶部之經費爲有能而已矣夫置守令監司以寄之人民社稷其所任必有大於此者而今也惟是術以往風流日散名節日壞求還祖宗盛時豈復可得是則人才日衰者經總制錢使之也何謂生民日困俗吏小人之說必曰經總制錢者朝廷所以取州縣之棄餘而板帳月樁各自以力趁辦其於民固未嘗明加之賦斂也贏縮多少惟人而已臣請以事驗之知州去民尚遠而知縣去民最近者也月樁板帳多者至萬餘緡少者猶不下數千緡昔之所謂窠名者強加之名而已今已失之所以通融收簇者用十數爪牙吏百計罔民日月消削蓋昔之號爲壯縣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復可舉手今之所謂富人者皆其智足以兼幷與縣官抗衡及衣冠勢力之家在耳若夫齊民中產

衣食僅足昔可以耕織自營者今皆轉徙爲盜賊凍餓矣若經總制不除州縣破壞生民之困未有已也何謂國用日乏今歲得緡錢千五百萬昔三代漢唐不能逮焉所以裕國也而何乏之敢言陛下知夫博者乎其勝爲孤注與不博而丐其贏之一二者皆其本先竭者也爲國有大計自始至末必有品節條章豈有左右望而羅其細碎不收之物且均之爲朝廷出納也又從而刻削其頭子賣酒取數倍之息若此者猶可以爲國乎使國不貧宜不至此既至此矣何以能富故經總制錢不除則取之雖多斂之雖急而國用之乏終不可救也今欲變而通之莫若先削今額之半正其窠名之不當取者罷去然後令州縣無敢爲板帳月樁以困民黜其舊吏刻削之不可訓誨者而拔用惻怛愛民之人使稍修牧養之政其次罷和買其次罷折

帛最後議茶鹽而寬減之若此則人才不衰生民不困矣夫財用之所以至此者兵多使之也財與兵相爲變通則兵數少而兵政舉若此則國用不乏矣陛下豈有愛於多財多兵哉直未得其所以去之之道耳一舉而天下定王業之所由始也

和買

何謂和買之患經總制錢之爲患也自州縣而後至於民民猶怨州縣而後及於朝廷和買則正取之民而已國以二稅爲常賦也豈宜使經用有不足於二稅之內而復有所求哉經用不足則大正其名實可也承平以前和買之患尚少民有以乏錢而須買官有以先期而便民今也舉昔日和買之數委之於民使與夏稅均輸民自家力錢之外浮財營運生生之具悉從折計且若此者上下皆明知其不義獨困於無策而貪之故諱耳陛下斷然出命以號天下自今盡罷和買取和買之爲上供者所用紬絹惟軍衣未可裁損其他宮禁官吏時節支賜格令之所應與者一切不行可也和買既罷取民之名正義聲暢於海內矣

折帛

何謂折帛之患支移折變昔者之弊事固多矣而今莫甚於折帛折帛之始以兵興絹價大踴至十餘千而朝廷又方乏用於是計臣始創爲折帛其說曰寬民而利公其後絹價既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乃三倍於本色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稅而和買以足之今乃使二者均折於事何名而取何義乎其事無名其取無義乎居自治其國且不可而況欲大有爲於天下

乎雖然折帛之爲錢多矣所資此以待用者廣矣陛下必鈞攷其凡目而後可以有所是正若經總制錢不減和買折帛不罷舍目睫之近而游視於八荒此方召不能爲將良平不能爲謀者也

茶鹽

何謂茶鹽之患榷之太甚利之太深刑之太重此其事已在於建炎紹興之先今用度既繁經制未能一一復古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而捨茶鹽則無以立國故最在後雖然榷之不寬取利不輕制刑不省亦終不可以爲政於天下使措置諸事有緒二三年之後臣乃言之

兵總論一

今事之最大而當極論之論之得旨要而皆先施行者一財也二兵也雖然財之所以爲大事者由兵之爲大事而

已其弊措爲廢興之決無先於此世之言兵者尤繁爛漫可聞而不可聽可聽而不可行者無他焉言古者簡易徑省無兵之患而有兵之利然而拔乎今之異勢異宜而不可用也則古雖善而何益言今者繁密重滯有兵之患而無兵之利然而習乎今之既安既成而不可改也則今雖不善而何損雖然此非眞擇利害以定取舍者也誠使眞擇利害以定取舍則雖不必簡易徑省以慕古人之名而今日之兵其有患而無利曉然庸人皆能言之豈可不急圖而亟變乎蓋嘗慮之三代之上乘兩漢之郡國管仲之內政隋唐之府衛此古人之美名也自府衛變爲召募召募之法壞而邊兵始重於是藩鎮之亂起收藩鎮之重勢而人主聚兵以自將爲名竭天下之力以養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柄任已不專於諸將矣則四顧茫然無所統一於是內則常憂其自爲變而外則不足以制患至於有莫大之兵而受夷狄無窮之侮此非今世之所謂實患者乎美名不必慕是各度其時之所能行者可以言智矣實患不能制是又不知其時之所當變此不可以言智也姑試言兵之常制以合今日之事者有四有邊兵有宿衛兵有大將屯兵有州郡守兵邊兵者因其地練其民不待內地之兵食而固徼塞也宿衛兵者因都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與募士雜國廩其半而不全養也大將屯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銳全養之而已州郡守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州郡之力養之也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後有百萬之兵而不困於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而不受侮於夷狄今也一之邊兵募也宿衛募也大將屯兵昔有舊人而今募以補之使成軍也州郡守兵昔之禁兵消盡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國力以養之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所以竭國力而不足以養百萬之兵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故進不可戰退不可守百人跳梁則一方震動而夷狄之侵侮無時而可禁也臣願陛下審慮定計以分四者之兵而變今之法不過二年決行制定則不足以爲大憂而兵可用矣

兵總論二

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而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晷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爲大論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爲惟兵之聽而遂以劫制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厤正元之間節度使固已爲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羣卒爲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爲其憂在於藩鎮豈不疏哉太祖既收節度權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內者太祖統紀制御之力非恃兵以爲固者也羣臣不攷本末不察事勢爲昔日士卒奮呼專上無禮之患而反以爲太祖之所以立國者其要在兵都於大梁無形勢之險而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非太祖擇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爲固則連營百萬身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數乃不滿二十萬何哉不以兵強前世帝王之常道也況太祖之兵不滿二十萬其非恃兵以爲固也決矣召募之日廣供饋之日增蠹端其雜亂以後契丹橫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厤謀國曰誤恃兵爲固之說大熾不禁而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始無可爲者矣而上下方揚揚然自以爲得計爲之治文書聯

財賦盡用衰世裒刻之術取於民以啗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則又爲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故王安石爲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猶不悟籍兵之不必多致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隂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爲兵於是虛橋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爲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姦雄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實錄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爲王安石者豈能用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內外俱耗本末焚弱大觀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七十萬二法皆弊名具實亾故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誕化爲盜賊斡离不始挾兵才萬餘長

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京師不守則勤王之人寇掠徧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議者猶曰特兵之因制兵之詳可因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太祖而重誤國家也加以四屯駐之兵又昔日所未有以數倍祖宗之財而投於四總領之巨壑而州郡又以廂禁兵自困侵削民力至於空盡問其外禦則曰請和不暇問其內備則曰倉卒可慮統制統領總管路鈐路分鈐轄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坐糜厚祿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方今國未見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驗徒以自困於兵凌遲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廂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則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彊惟所

用之無不可者陛下果決於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一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二

外稾

四屯駐大兵

敢問四大兵者知其爲今日之深患乎使知其爲深患豈有積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處此者然則亦不知而已矣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近者橫潰莫制國家無明其之威信以驅使強悍而諸將自誇雄豪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也廩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饋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爲忠矣及張浚收光世兵而制馭無策呂祉以疏俊趣之一旦殺帥卷

甲而通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爲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爲喉舌出內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於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爲深患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爲安而直以今之所措置者爲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檜猶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老疾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爲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爲命而困民則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侵刻兵食內臣貴倖因之而握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於此而況不戰既久老成消耗新補惰偸堪戰之兵

十無四五氣勢懦弱加以役使同易交跋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昔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固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爲重以財言之則南爲多運吾之多財兵強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爲也今柰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卒襲五六十年之積弊以爲庸將腐閹賣鬻富貴之地則陛下之遠業將安所託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爲於天下攄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天地不同覆載者之深仇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供饋以蘇息窮民種植基本於是厲其兵使必鬭厲其將使不懼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

廂禁軍弓手土兵

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爲縣之巡徼土兵爲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備戰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營繕伍將校其上則路分鈐轄總管者居其一焉恩賜閱視借請分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勵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趁辦酒稅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養大兵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罪人牢犴充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爲其有事而戰不爲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兵而後可今養之於無事竭

州郡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戰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貽爲至弱之國乃其勢之宜然耳世之論曰養兵之患無愚智所同知然而不能去者不可去也不可去者動衆害事弊未除而亂先作也夫畏其動衆害事以爲弊未除而亂先作此固庸人之常情耳而以爲養兵之患無愚智所同知則非也何者誠不知而已知其爲患則早夜之所思命令之所出必使之至於無動衆害事可以除弊而不作亂以幸天下國家也豈忍其如此而徒曰必動衆害事哉故不減廂禁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減廂禁弓手土兵則州郡之力不寬夫立法定制於重滯繁擾之中以困民爲安强以耗國爲仁惠以疲士大夫之精力爲用材以人心謚陋所守謚卑者爲遠識以不可舉動爲體國以養兵不戰爲消奸雄之心遂至於忘仇恥棄諸華廢

天命禮壞樂失積衆弊而莫革者禁衛屯駐之兵困之於上廂禁弓手土兵困之於下而已陛下思之於外而不圖其內竟行其所難而不遑爲其所易者何哉

法度總論一

欲自爲其國必先觀古人之所以爲國論者曰古今異時言古者常不通於今此其爲說亦確而切矣雖然天下之大民此民也事此事也疆域內外建國立家下之情僞好惡上之生殺予奪古與今皆不異也而獨曰古今異時言古則不通於今是擯古於今絕今於古且使不言古則無所斟酌無所變通一切出於苟簡而不可裁制矣故古今異時之論雖不可廢然臣有獻於此願陛下深思之謹陛下之欲自爲其國者必將因其已行襲其舊例聽其已然而不加振救之術以日入於積壞則不可謂之自爲其國苟爲不因已行不襲舊例不聽已然而加之以振救之術則如之何而可必將以意行之以心運之忽出於一人之智慮而不合於天下之心則其謀愈謬而政愈疏矣故臣所謂有獻於此請陛下先觀古人之所以爲國夫觀古人之所以爲國非必遂效之也故觀衆器者爲良匠觀衆方者爲良醫盡觀而後自爲之故無泥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且古人之爲國具在方冊而已其觀之非難也陛下幸進臣而教之指數籌畫不終朝食而古人爲國之槩森然見於目中矣陛下深覽太息作而深惟以斷自聖志則不待食頃而所以自爲其國者可決意行之而無難矣夫以封建爲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郡縣爲天下者秦漢魏晉隋唐也法度立於其間所以維持上下之勢也唐虞三代必能不害其爲封建而後王道行秦漢魏晉隋唐必能不

害其爲郡縣而後伯政舉故制禮作樂文書正朔律度量衡正名分別嫌疑尊賢舉能厚民美俗唐虞三代之所謂法度也至於國各自行其政家各自專其業累世而不易終身而不變考察緩而必黜陟簡而信此所以不害其封建而行王道也秉威明權簿書期會課計功效核虛實驗勤惰令行禁止役省刑清秦漢魏晉隋唐之所謂法度也至於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縣行其一縣賞罰自用予奪自專刺史之問有條司隸之察不煩此所以不害其郡縣而行伯政也論者所謂古今異時言古不通於今者謂王伯之末易分唐虞三代之末易復而已若將行其法度以制四海之命不失其所以害是者而劫劫然惴惴然害之愈深守之愈固膠而不解滯而不通此豈有古今之異時哉蓋古人之所以爲國者雖各係其德之厚薄化之淺深

世祚之長短然陛下卽而觀之豈有欲其行之而乃從而害之者乎然而今世之法度其害之者衆大而難去深遠而難言矣觀古之無害而求去今之害則陛下之國其大方數千里舉而自爲以復祖宗之舊雪百年之恥無不可者矣

法度總論二

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亦必有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矯失以爲得何也蓋必有眞得天下之理不俟乎矯其失而後得之也矯失以爲得則必喪其得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紂之壞亂廢禹湯之治功漢雖滅秦亦多因秦舊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趨於細而法日加密矣惟其猶有自爲國家之意而不專以懲創前人之失計矯而反之遂以爲功且東漢

之末四方分割壞亂甚矣魏武雖嚴科條審律令以重足屏息操制羣下而截然使人各得自盡以行其職守者猶在也至晉之敗尤甚於漢南北角立遞興互滅及其崛然自見者猶皆自有爲國之意使其下無飾非養過之心人存敢舉請其所立亦或瞭然可見及隋之末年喪亂蠭起癰疽潰裂而太宗一旦立法定制疏明簡直上下易遵然則魏不以譏漢之失爲興唐不以懲隋之亾爲強夫興亾治亂各有常勢欲興者由興之途將敗者趨敗之門此其所以不相待而非出於相矯也唐末之亂亟以五代雖生人之無寧歲久矣然考其所以禍敗亦何以獨過於秦漢晉隋之亾蓋國之將亾則其形證固若此矣而本朝之所以立國定制維持人心期於永存而不可動者皆以懲創五季而矯唐末之失策爲言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

足輒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術輔之以正論人心日柔士氣日惰人才日弱舉爲懦弛之行以相與奉繁密之法遂揭而號於世曰此王政也此仁澤也此長久不變之術也以仁宗慶曆之世去五季遠矣而其人之懲創五季者不忘也至於宣和又加遠矣其法度紊矣而亦曰所以懲創五季而已況靖康以後本朝大變乃與唐末五季同爲禍難之餘紹興更新以至於今日然觀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議論隄防扃鑰孰曰非矯唐末而懲創五季也哉夫以二百餘年所立之國專務以矯失爲得而眞所以得之之道獨棄置而未講故舉一事本以求利於事也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本以求利於法也而卒以害是法上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委之於下下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復之於上虛文相挺浮論相倚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人官不

可任而任吏人情事理不可信而信法惟其惻怛寬平粗得古人之意而支其亾質亦獨何以異於周秦之弊哉於是中原分割而不悟其由請和仇讎而不激其忿皆言今世之病而自以爲無療病之方甘心自處於不可振救以坐視其敗據往譬今而陛下深思其故者豈非眞所以得之之道未講歟誠講之而行之當舉者舉當廢者廢昔之密者今爲疏昔之細者今爲大今日出令而明日不變矣何俟於卒歲之久哉

法度總論三

所謂舉一事求利於事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求利於法而卒以害是法者何也今朝廷之法度其經久常行不可變改者十數條而已而皆爲法度之害故用人以資格爲利而資格爲用人之害銓選以考任爲利而考任爲銓選

之害薦舉以關陞改官爲利而關陞改官爲薦舉之害至於任子則有數倍白丁郎致仕即得蔭補爲一害太中大夫待制已上蔭補得京官爲一害一人入仕世爵無窮爲一害今者汰其謬濫限其員數又爲一害科舉亦有數害取人以藝既薄於古今併與藝而失之爲一害古者化天下之人爲士使之知義今也化天下之人爲士盡以入官爲一害解額一定多者冒濫少者陸沈奔走射利喪其初心於今之法又自壞之爲一害一預鄉貢老不成名以官錫之既不擇賢又不信藝徒曰恩澤官曹充滿人才敗壞又爲一害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而學校之法爲害制科所以求卓越多聞之士而責之於記誦取之於課試所言不行所習不用而制科之法爲害博學宏詞者以罷詞賦而進

人於應用之文耳美官要職遂爲捷徑一居是選莫可退御而宏詞之法爲害募役之法本以免天下之爲役者耳今也保正長之弊遍天下皆患之而役法爲害蕭之律勅綜理密事朝廷隨時制立定爲新書以一條貫有出意見莫知推行但曰檢坐申嚴而已而新書爲害國家本患州縣之過失不得上聞故置監司以禁切之而今也禁切監司之法反甚於州縣之吏豈以監司爲非其人乎抑惟其人而必用是法乎而監司之法爲害府史胥徒所以行文書給趨走雖堯舜不能廢也而今也植根固本不可薅動大官拱手惟吏之從而胥吏爲害又因是以推昔之所行經界則經界爲害行保甲則保甲爲害行方田則方田爲害行青苗市易則青苗市易爲害興事立法無非所以求利而事立法行則無非爲害上下內外亦舉皆知其爲害矣然而賢者則以爲是必不可去之害庸愚者則恃其有是害也足以自容而其小人則或求甚於所害天下皆行於法度之害而不蒙法度之利二百年於此日極一日歲極一歲天下之人皆以爲不知其所終而不知陛下將何以救之哉故臣願陛下揭其條目而治之去害而就利使天下曉然一日得行於昭昭之塗雖三代以上遠而未易言兩漢及唐之盛世可立致也

資格

請言資格爲用人之害以賢舉人以德命官賢有小大德有小大而官爵從之一定而不易此堯舜以來之常道也無有所謂自賤而歷貴循小官之次而後至於卿相如後世之所謂資格者然堯舜以來遠矣未可遽復則資格用人未可遽廢至於不能得資格之利而受資格之害資格

之害深則人皆棄賢而爲愚治道日壞而不自知此不得不因今之法而少變之也夫計日月累資考雖堯舜三代則亦有然者而不以是待天下之賢材有德之人何者賢材有德之人以此官而稱此人可也豈可疑其資格未至而姑遲之哉至漢人則已患苦其弊守相列侯爲九卿九卿爲三公天下之賢材伏而俗吏用矣伊呂周召之儔非其不爲秦漢以後出而法度使之然也唐太宗雖以戰伐取天下而用人能盡其材不拘攣於常格以起一時之治尚有可喜蓋資格者生於世之不治賢否混并而無所別故以此限之而本朝遂以治世而行衰世之法藝祖太宗所用猶未有定式惟上所拔聞得魁磊之士至咸平景德初資格始稍嚴一寇準欲出意進天下之士而上下羣攻之矣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時謹守資格王曾呂夷簡尚彌

韓琦在仁宗英宗時謹守資格司馬光呂公著在哲宗時謹守資格此其人皆以謹守資格爲賢名重當世惟王安石破資格以用人一時所謂名士力爭而不勝其後章惇蔡京王黼秦檜相踵效之然而進小人而亂天下者此五人也由五人之所用則當以不守資格爲譏雖然資格非善法明矣而李沆十數人者以守資格得名而其時亦以稱治何也誠能先別其流品以分君子小人之塗以定清濁爲之先後彼其號爲德度智略足以居大位者亦已素許之矣特欲其履歷以資之而已故其人有自小官而其望已足以爲卿相至其久也亦卒爲之若此者可謂得資格之利也今也不然無有流品無有賢否由出身而關陞由關陞而改官知縣由改官知縣而爲四轄六院由四轄六院而爲察官由察官而爲卿監由卿監而爲侍從由侍

從而爲執政大臣或由知州監司而爲郎由郎而爲卿監侍從執政資深者敘進格到者次遷而已矣若是而欲以舉賢才起治功其可得乎侍從不薦士執政不舉賢執資格而進曰此足以任此矣陛下雖欲責之以事論之以謀彼安所從知乎此臣所謂守資格之害也且本朝廢資格而用人無若王安石章惇蔡京王黼秦檜之爲相守資格而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爲相然考其功效驗其人才本朝以資格爲用人之利也決矣故臣欲陛下鑒乎資格之實深念今日人才衰乏已甚稍加變通號召收拾以終成資格之利而不受資格之害且天之生材也甚難人主之得材也亦甚難毋夭閼摧折之使至於盡蓋今世猶有可用之人誠使朝廷之資格一出於人才之所當用則有資格之利而無資格之害矣

銓選

何謂銓選之害甄別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謂賢者而不以便其不肖之人竊怪人主之立法常爲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賢材以俱入於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也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與之以天下士大夫甄別黜陟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汝信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闕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手措足不待刑罰而自畏者顧無甚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以官賦人

以祿生民之命由此而出矣使加之意天下不於此乎望治風俗不於此乎求厚人才不於此乎責實而將安所取之柰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蔽蒙之塵委蠹折乃爲天下大蠹之源乎雖然是幾百年於是矣其因承者非一人之故矣學士大夫勤身苦力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爲是官噤舌拱手四顧胥吏以問其所未嘗知之法令吏背上下其手以視之其人亦抗然自喜曰吾有司也例當守此法而已嗟夫豈其人之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名器爲鼓舞聳動之具與奪進退以馭天下何忍襲數百年之弊跡汩沒於區區壞爛之法以消靡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而治功何自成哉況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考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亂

之餘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至於陛下而不復也夫曰私曰偏曰怨曰謗曰動衆曰招權此末世之庸人所以恐喝其上而疑壞治道於將興之時者也陛下深考昔人之已行毅然不惑於衆因今之銓選一二人而付之蓋今之大臣與人以堂除者乃昔日銓選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職任有大於此而止以堂除爲宰相之大權堂除爲宰相之大權則無怪銓選爲奉行文書之地也使今日銓選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選謹歸銓部然後大臣知職任而銓選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尚書侍郎者不虛設矣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二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三

外稾

薦舉

何謂薦舉之害使天下之大吏得薦舉天下之卑官宜若爲善法矣而今乃爲大害且關陞令錄職官改官京官若陞朝官又轉而至員郎此朝廷自設限隔以分貴賤而使人非舉不得入若三考若四考有舉者三人若六考若七考有舉者五人則關陞則改官朝廷之立是法也豈不曰吾不徒與以賢能而與賢能不自知以薦而知乎然則朝廷歲與人以關陞改官者豈曰此誠賢與能者乎大吏歲舉人以改官者亦豈曰此誠賢與能者乎其人之得關陞改官者又豈曰吾誠賢與能者乎上不信其舉人者舉人者不信其求舉者求舉者不以自信必曰是皆不可知而

朝廷之法既已如此則不得不出於此朝廷亦曰吾之立法既已如此則不得不聽其如此然則是上下相與爲市均付於不可知而已故奔競成風干謁盈門較權勢之輕重不勝其求若此者不特下之人知之上之人蓋知之矣方其人之未得出乎此也卑身屈體以求之僕隸賤人之所恥者而不恥也此豈復有其中之所存哉及其人之既得脫乎此也抗顏莊色以居之彼其下者又爲卑身屈體之狀以進焉彼亦安受之而已相承若此則以此見舉以此舉人陛下之人才壞而生民受其病無足疑者嗟夫其始則或不至是矣而流弊之極皆固守而不思變且京朝官者已爲天下之所貴而朝廷亦自貴之矣不自貴而使天下亦不知貴之宜在朝廷無不可爲者而計今或求之能也今益多其考累其任使其積日計月而無在官之過者可以循至於次第之京官毋必舉焉其誠可舉者因今之法而舉之與之以今之所與之官若是則庶幾士之稍自重者知有常途之可由而不汲汲焉爲是卑身屈體以求之而僕隸賤人之所恥者亦或知恥矣其舉人者不困於求者之多庶幾乎知所自立而或能真舉其賢能以報上矣解舉官之急姑用是要以風俗稍善治道稍明循次而進必無俟乎舉者而大吏或一舉其才則朝廷信而用之拔於常調此薦舉之正也然此有司之事執政大臣之所當請而後行朝改夕定非若兵財之有所難也睥睨隱忍而不知爲之遂爲天下之大患亦可悲也夫

任子

何謂自員郎致仕卽得補蔭爲一害人臣之子任官亦國之重事也其與之宜當於義而稱於恩使朝廷錄功記舊

之意有所表見今自舉主而改官率十餘年而至員郎由常調入仕不過佐郡而止其功業未有以異然且從而官其子豈以爲是庸庸無所短長之士而必使繼世爲之耶且又其仕而顯者職任功效或見稱於天下而不幸其官止於員郎則所以得任其子弟者亦無異於常調而至此者此所謂其義不當而其恩不稱也何謂自大中大夫待制以上蔭補得京官爲一害京官者朝廷之所貴重使天下士大夫吏六七考用舉主五六人而後得之今闕遠而待之者多入仕久者至三十年始得改官疾病憂患公私徵犯有終身不得者或一人特與之改官上下相目以爲異事今至使其爲大中大夫待制者卽以京官任子弟何重於彼而不惜於此耶豈爲侍從大臣之子則無俟乎舉主考第而已能度越天下之賢士大夫者歟重之則其法

竊而不能變輕之則其恩濫而不能變所謂輕重彼此不相應也何謂一入入仕世官無窮爲一害古者裂地分茅以報人臣之有功使其子孫嗣之所以酬祖宗垂後裔也至於官使必有所宜不可以一夫官簿之所至苟應法令而盡與之以爲恩則濫以爲法則做以爲義則悖且朝廷不尙賢而尙貴朱紫混然貴賤雜處崇觀以來七八十年人臣不以道而得貴仕者在其元身自宜削奪而今也子孫仕宦不知藝極驕侈無忌自稱世家將使世之所謂賢者何以勸焉何謂今者汰其謬濫限以員數爲一害且朝廷向之所以盡與之者不知其謬濫而始爲是無謚之恩也今也知而汰之而徒限以員數則亦不可矣爲上者使其下知義而已義所可與雖盡與之吾何所吝不然與其一而棄其一曰此在吾限員之外耳此不得獨賢彼不得

獨愚義理愈敝而人紀墮矣故員郎非朝廷所甚重之官其常調而至此者可勿復與其果有勤勞或賢有德聞於上者與之可也京官爲朝廷之所貴奈何與從官宰執之子弟以今之所與員郎卿監者與之可也計其入官之世次考其所任之多寡以稽其人之有功無功賢與不賢爲之立法可也如是則可與者與之何必以員數限之乎雖然因今之法而有所變改不得不出於是若舉公卿大夫之子弟而養之於學校擇天下之明師良友以成就之使其才器卓然可以爲國家用則於此乎官使之而苟法煩例前循後改皆可一決而去而先王之意見矣

科舉

何謂今併與藝而失之爲一害蓋昔之所謂俊乂考其程試之文徘徊稍於世俗而其人亦或有立於世今之所以取之者非所以取之其在高選輒爲天下之所鄙笑而鄉曲之賤人父兄之庸子弟俯首誦習謂之黃策子者家以此教國以此選命服之所貴者乃人之所輕且夫世之所重者豈必知重其人哉亦或其藝文之可稱者耳此固不足以卜其內今其可稱者又莫之獲而人之所輕者乃反得之然則上之求士而用之公卿大臣由此塗出豈有始於爲人之所輕而終也乃足以爲國家之所重者乎何謂化天下之人爲士盡以入官爲一害使天下有羨於爲士而無羨於入官此至治之世而兎罝之詩所以作也蓋羨於爲士則知義知義則不待爵而貴不待祿而富窮人情之所欲慕者而不足以動其所守之勇今也舉天下之人總角而學之力足以勉強於三日課試之文則囂囂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責朋友以此勸勵然則盡有

此心而廉隅之所厎厲義命之所服安者果何在乎朝廷得斯人者而用之將何所賴以興起天下之人才哉何謂解額一定爲一害百人解一承平之時酌中之法也其時閩浙之士少以應書而爲解之額狹矣今江淮之間或至以僅能識字成文者充數而閩浙之士其茂異穎發者乃困於額少而不以與選奔走四方或求門客或冒親戚或趁羅納夫士之爲學其精至於性命之際而其用在於進退出處之閒然後朝廷資其才力以任天下之重今也以利誘之於前而以法限之於後假冒干請無所不爲然則以其有是士之可取也而取之此其義理之當然者耳則解額之狹於彼者何不通之使與寬者均乎何謂一預鄉貢以官錫之爲一害古人之取士也取之四五而後定其終身而不朝之法不然其鄉貢也一取之而已一取而不

復棄其人三十年之後憐其無成而亦命之官蓋昔藝祖之初慨天下士有更五代困於場屋而猶不得自遂者因以為之賜今也士人充塞側然一得何足為言則安用此而遂為常法乎夫士者人才之本源立國之命係為四患不除而朝廷於人才之本源戕賊斷喪不復長育則宜其不足於用也夫四患得四利所謂養之於始自拱把而至於桐梓古人之言不可忽也

學校

何謂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三代漢儒其言學法盛矣皆人耳目之所熟知不復論若東漢太學則誠善矣唐初猶得為美觀本朝其始議建學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幾而大獄起矣崇觀間以俊秀聞於學者旋為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之臣大抵學校之名士也及諸生伏闕搥鼓以請起李綱天下或以為有忠義之氣而朝廷以為倡亂動眾者毋如太學之士及秦檜為相務使諸生為無廉恥以媚己而以小利啗之陰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誹議喧然故至於今日太學尤獘遂為姑息之地夫秉誼明道以此律己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學而今也何使之至此蓋其本為之法使月書季考校定分數之毫釐以為終身之利害而其外又以勢利招來之是宜其至此而無怪也何謂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會而已往者崇觀政和間蓋嘗考察州縣之學如天子之學使士之進皆由此而罷科舉矣此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久而遂廢今州縣有學宮室廩餼無所不備置官立師其過於漢唐甚遠惟其無所考察而徒以聚會而士之俊秀者不願於學矣州縣有學先王之餘意幸而復見將以造士使之俊秀而其俊秀者乃反不願於學豈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講之不至乎今宜稍重太學變其故習無以利誘擇當世之大儒久於其職而相與為師友講習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朝廷官使之為無難矣而州縣之學宜使考察上於監司聞於禮部達於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進於太學或遂官之人知由學而科舉之陋稍可洗去學有本統而古人文憲庶不墜失若此類者更法定制皆於朝廷非有所難顧自以為不可為耳雖然治道不明其紀綱度數不一揭而正則宜有不可為者陛下揭而正之則如此類者雖欲不為亦不可得也

制科

用科舉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祐以來能言之士有是論矣雖然原其本以至於末亦未見有偶然得之者要以為壞天下之才而使之至於舉無可用此科舉之弊法也至於制科者朝廷待之尤重選之尤難使科舉不足以得才則制科者亦庶幾乎得之矣雖然科舉所以不得才者謂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則制舉之庶乎得之者必其無法焉而制舉之法反密於科舉今夫求天下豪傑特起之士所以恢聖業而共治功彼區區之題目記誦明數暗數制度者胡為而責之而又於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問之略徧以為其說足以酬吾之問則亦可謂之奇才矣當制舉之盛時置學立師以法相授浮言虛論披抉不窮號為制舉習氣故科舉既不足以得之而制舉又或失之然則朝廷之

求爲一事也必先立爲一法若夫制科之法是本無意於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記誦者耳此固所謂豪傑特起者輕視而不屑就也又有甚於此者蓋昔以三題試進士而爲制舉者以答策爲至難彼其能之則猶有以取之自熙寧以策試進士其說蔓延而五尺之童子無不習言利害以應故事則制舉之策不足以爲能故哲宗以爲今進士之策有過此者而制科由此再廢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薦而不得試者其試而不見取者其幸而取者其人才凡下往往不逮於科舉之俊士然且三年一下詔而追復不俟科舉之歲皆得舉之將何所爲乎設之以至害之法與之以至美之名使其得與此者爲釣官爵計耳且天下識治知言之人不應如是之多則三歲以策試進士使肆言而無所用是誠失之矣今又使制舉者自以其所謂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敷陳利害其言頻雜見者厭視聞者厭聽且士之猥多無甚於今世挾無以大相過之實而冒不可加之名則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爲譏咲之具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進士無親策制舉無記誦無論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日天子慨然自舉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也

宏詞

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聖初旣盡罷詞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爲詞學兼茂其爲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詔誥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子錄爲經常之詞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難矣

至兩漢制詔詞意短陋不復彷彿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詞者雖其士人諱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略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溫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眞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也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才未嘗中器也操紙援筆以爲比偶之詞又未嘗取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顯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寧之以經術造士也固患天下習爲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實用凡王安石之於神宗往反極論至於盡擯斥一時之文人其意曉然矣紹聖崇寧號爲追述熙寧旣禁其求仕者不爲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仕者使爲宏詞是始以經義開廸之而終以文詞蔽汨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旣以爲宏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爲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祿輕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罷詞賦而置詞科今詞賦經義並行久矣而詞科迄未嘗有所更易是何拂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終使不自爲背馳也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

役法

自熙寧爲募法盡官府之役官自募之官受其病而民獲其利官當其勞而民居其逸雖然官豈能自爲其病與勞哉故差役之患雖去而募役之患方興故役錢者募役之患而今之所謂保副正長者又募役所不能行之患也役錢則不可復論保副正長者乃役法之一事耳而今爲大患竊天下之能言者日夜相與謀之而不能自出一說也蓋昔者保伍其民而有保正副將以兵法部勒其下而其法曰募有材勇及一都之內物力最高者戶長則以催科耆長則以追胥而皆有雇直熙豐之法其分畫詳明如此然猶紛紛而不能定其後艱難用度日闕講利源者無所取材以爲耆戶長雇錢者官未嘗盡支而爲耆戶長者亦不願請故取其窠名以起發上供而耆戶長之役盡以歸於保正副然則今之保正副募法未嘗不存而未嘗不強差之也其計較物力推排先後流水鼠尾白腳歇替之差鄉胥高下其手而民不憚出死力以爭之今天下之訴訟其大而難決者無甚於差役蓋朝廷之上其於庶事條目纖悉委曲動有法禁而所謂保正副之役者乃獨無法何爲其無法也名募而實差是以若此其不可齊也而近世淺夫庸人之論不過伏疾於官戶詠抉於詭產其說有自爭執而與編戶齊役者矣而詭產徧天下其弊安可絕且不咎州縣之以差保正副長團民而區區然姑欲治官戶詭產何哉今復以耆戶長雇錢還州縣使二稅呼集之役有所分而隸之於保正副則差役之害太半已去矣使一都之內誠有材力可以服眾智勇可以率人者避用舊法使爲保正若副而除其一戶二稅之半要使保正副者人欲爭爲之而不可得而不使強委已而不欲也夫如是則天下豈復以差役爲患哉又如是則雖官戶無問新故亦皆可爲之而何至以此督責官戶哉且今世爲民之意何其薄而辨官之事何其至也且京師有諸道諸道有諸州諸州有諸縣自縣而後親及於民也其勢宜使什伍比閭里黨而後達於縣令則擇其人而爲保正副者正所以親切於民服習其小爭而無使至於大鬬教民使不犯省刑罰之先務也若此者其官事何所不可辦而今顧未嘗爲之施甚陋之意以與民較至下之策民愈爭而不知悔則以鞭笞隨其後是獨何論哉且其行之非有所難而不思去者何也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三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四

外稾

新書

何謂新書之害本朝以律爲經而勑令格式隨時脩立自嘉祐熙寧元豐元祐紹聖大觀政和紹興皆自爲書近者乾道淳熙已再成書矣以後衛前以新改舊凡朝廷上下之所恃以相維持相制使者奉行此書而已且天下以法爲治久矣臣豈敢遽議新書之爲害如晉叔向之所以告鄭子產者乎然而有三害最近不可不知凡天下之事無不備於此書而人之智慮不能出於此書之外者一害也書既備矣而事復變法既具矣而今不行則宜有說焉今止謂之各已有見行條法止於檢坐申嚴而已明知法不足恃而欲强委之二害也人才因此浸以頹惰掎摭利害

況然推廣及其終也不過亦曰臣愚欲望申嚴已行之法而已以法爲獘猶可言也以人爲獘不可言也三害也至於朝省之有批狀六部之勘當諸司州郡之照條施行又其相習公爲欺誕以度歲月害之小者耳夫以法爲治今世之大議論豈可不熟講而詳知也蓋人不平而法至平人有私而法無私人有存亡而法常在故今世以人亂法不亂爲常語此所以難於任人而易於任法也雖然人則未易任也以唐虞三代之盛王至誠一意以相與而後其人可任今則安能至於不任人而任法則必任其足以行吾法之人而不任其智不足以知法與力不足以行法者而後法可任此易見之論也而今則亦未之能何也夫使是書而果已備天下之事則將何取於人蓋是書之所備者備其文不備其質備其似不備其眞也夫使見行條法誠已皆具而天下何爲尚有犯法而生獘者然則非祇其法之罪而人之罪也審矣今不改其人而曰檢坐申嚴以諄復其法然則法終不行矣故任人而廢法雖誠未易論而任人以行法所以助法之不能自行者必非若今之所謂檢坐申嚴批狀勘當照條之類而已也不任人以行法而止於檢坐申嚴批狀勘當照條之類以煩天下之耳目使其人聰明憒眊智慮不知所出求以應故事而紊章奏則亦讙然願助陛下之申嚴此法令之所以日壞而人材之所以日消日用飲食而不能自知法爛道窮暫相縻繫而無經久固結之道國威之所以不振而强虜之所以憑陵也臣故欲陛下縱未能任人而廢法以行唐虞三代遠大之政姑欲任人以行法使法不爲虛文而人亦因以見其實用功罪當於賞罰號令一於觀聽簡易而信果敢而

仁若漢以來者可矣

吏胥

何謂吏胥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爲甚者蓋自崇寧極於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蹇淺者亦不復修治而專從事於奔走進取其簿書期會一切惟胥吏之聽而吏人根固窟穴權勢熏炙濫恩橫賜自占優比渡江之後文字散逸舊法往例盡用省記輕重予奪惟意所出其最驕橫者三省樞密院吏部七司戶刑若他曹外路從而傚視又其常情耳故今世號爲公人世界又以爲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實而言也且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居之俛首到竊條令憲法多所不諳而寄命於吏此固然也然雖使得其人而居之如昔之所謂伊尹傅說之儔而以夫區區條令憲法仍爲不曉而與是吏人共事

終亦不可然則今世吏胥之害無問乎官之得其人與不得其人而要以爲當革而已矣府史胥徒自有闕以來所同有也然必使上不侵官下不病民以自治其事而聽命焉而秦漢之弊法屈天下之豪傑由刀筆選而至三公今幸已甄別品流而其餘弊未盡去且又皆以天下經常之事立爲成書以付之彼吏得知之而官不得知焉此其爲害又過於秦漢何者今百司之吏其爵其祿往往有士大夫之所不敢望漢之公府掾諸卿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權柄足以動搖守相者今之所謂都錄行首主事之類是也此直以鞭撻刑戮待之而高爵厚祿若是何哉今官冗而無所置之士大夫不習國家臺省故事一旦冒居其位見侮於胥今胡不使新進士及任子之應仕者更迭爲之三考而滿常調則出官州縣才能超異者或遂錄之若此則有三利士人願惜終身畏法尚義受財鬻獄必大減少吏曹清則庶務舉且因以習士大夫使之有材而無至於今世之偷惰一利也更迭爲之無根固窟穴之患無保引私名之弊而封建之勢因以去矣二利也增員百餘稍去先官之患待闕擇地爭奪伺候之風亦漸寢息三利也得三利去三害此亦非有勞民動衆之難者京師綱紀之首吏曹清則諸司州縣之吏蠹亦必少異於今日蓋結託干請有所不行與決衆事整齊簿書不爲疑玩則下亦知畏故也

監司

何謂監司之害朝廷之設官也必先知其所以設是官之意其用是人也必先知其所以用是人之說州郡衆而監司寡謂州郡之事難盡察也故置監司以察之謂州郡之官難盡擇也故止於擇監司亦足以寄之自漢以後所謂監司者亦如是而已未暇及於方伯相維之義也且其如是則奉行法度者州郡也治其不奉行法度者監司也故監司者操制州郡者也使之操制州郡則必無又從而操制之也則今世所以馭監司之體統當如是矣今也上之操制監司反甚於監司之操制州郡緊緊恐其擅權而自用或非時不得巡歷或巡歷不得過三日所從之吏卒所批之券會所受之禮饋皆有明禁然則朝廷防監司之不暇而監司何足以防州郡哉且不責其大而姑禁其細何哉是謂不知設官之意用人之說而緣微文以立法一失也故監司之弛惰人反以爲寬大上亦以爲知體監司之舉職人反以爲侵權上亦以爲生事此其大繆戾者也夫監司者以法治以義舉者也今轉運司則以刻刷州郡之

財賦候伺其餘羨襄雜其逋欠爲一司歲計之常提舉司則督責茶鹽用法苛慘至常平義倉水利農田則置而不顧提刑司則以榷酤經總制錢印給僧道免丁由子爲職而刑獄冤濫詞訴繁滯則或莫之省焉是監司之不法不義反甚於州郡故今之爲州郡者相與聚而嗤笑監司之所爲豈監司本然哉是謂不以法治不以義舉之權付之而使監司之所操者在州郡之下矣二失也且不以法不以義則所爲付之事功者故宜得其實焉今也轉運司徒報應上供之數於戶部而轉輸運致之實則無之則其所以總一路之財計者將何所用也茶鹽則以受其剩利於榷務都場而提舉司者受其指畱掌其住賣督其煎賣爲之索逋理債而已經總制錢州郡各以趁辦上供而提刑者徒文移知通收索季帳稽考綱解以報戶部而已是三

司者以此爲職徒習資考多人徒想意氣作聲勢以便其私可也國紀民命何賴於此是謂既無法無義而事功又不得宜三失也至於還轉運司之權以清戶部之務罷提舉司之事以一轉運之權又皆今日之甚急者昔人謂止擇十道使猶恐不得人則監司者蓋甚重矣豈以爲例差循致之所哉

紀綱一

紀綱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細也紀綱其大也古人之爲國豈能盡正蓋或得其大或得其細有失其一必得其一若細大俱失而欲恃煩文細故以維持國家可靜而不可動易屈辱而難尊榮則本朝之事是也雖然法度之失未至於如紀綱之失此古人之所甚諱也自堯舜已來外有岳牧內有九官一以制度頒以文告覲以巡狩諸侯雖國異

家殊莫有敢不相率而朝者治兵如治獮治夷狄如治中國此唐虞夏商之紀綱也至周參以宗室維以功臣其制加密矣秦則破壞封建而爲郡縣削弱黔首禁制將相自天子以外無尺寸之權一尊京師而威服天下是時北胡亦始合爲一國則築長城以限隔之重縱邊之兵擁郡其要地而匈奴遁迹自屏不敢爭衡然人主恣睢太甚而下不堪命不旋踵而敗亡後世皆以秦之綱紀爲失雖然秦之紀綱則誠失也然而以强爲失而不以弱失以大爲失而不以小失夫强大之勢易爲也秦特不知爲而已亦未可以深罪秦也漢因秦制二邊各自備內郡專刑賞丞相御史雖統攝天下刺史司隸雖督察郡國而守相皆得自爲兵其兵也民其民也財其財也極其所治無不可者有進而長首無退而掣肘兩漢之治所以獨過於後世者豈非其操之銜而制之要哉當其盛時擁夷闢地至數千里至其衰也尙能係服單于而臣妾之夫豈瑣細凡儒之論所可疵病其失哉此漢之紀綱也三國分裂雖科禁嚴密民無所措手足本不足以言治然邊方鼎立彼此窺伺一有蹉跌而禍敗隨之其所以皆自立於僭竊擾亂之餘不可動搖者豈非其分人以地任人以兵功有所堅罪有所歸截然自用而不相拘制哉西晉使外制內以成諸胡之亂及其征鎮固守以忠義相獎激虛名遺號猶爲統一海內之具至王導爲東晉重上流之柄壯揚州之勢石勒苻堅皆竭天下之力無歲不戰而晉卒賴以立其後北則魏齊周隋南則宋齊梁陳皆循用之是則紀綱之所在患乎授任之非人而不以人爲不當授任患乎分畫之無地而不以地爲不當分畫患乎外敵而不患乎內侮其事蓋昭

然矣唐用周隋府衛之法揀擇天下之民聚爲强兵內則諸衛將軍外則節度總管四夷臣屬就聽諸命雖當困於征伐而唐之威令又過於漢矣州郡削小分置益多而辟置生殺之權視前世皆已稍損至於中年邊將權重遂成末大之患無以抗之而內地亦皆裂爲藩鎮淆亂混斥不分緩急不辨內外自世相承之紀綱由此墜失卒至五代以成本朝懲創之說而紀綱不可復振矣

紀綱二

唐之中世既失其紀綱而藩鎮橫及其後也藩鎮復不能自有其威令而士卒驕五代之亂帝王屢易皆非藩鎮也士卒也雖然藩鎮尸士卒之上而士卒依藩鎮以爲名是者不察而以爲其患專在於藩鎮藝祖思靖天下以爲不削節度則其禍不息於是始置通判以監統刺史而分其

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監當治権稅都監總兵戎而太守者塊然徒管空城受詞訴而已諸鎮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皆日節度之鉞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師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伸縮緩急皆在朝廷矣其時契丹强盛太原未服西有諸戎之遺種所以備守之者猶倚邊將至太宗時又漸收之雖邊庭亦如內地矣蕃民困於唐末五代之久亂一日能使强藩悍將退聽而天下安息安得不自以爲制馭宇內之善謀遴用而不易哉雖然爲天下之紀綱則固有常道譬如一家藩籬垣墉所以爲固也堂奧寢處所以爲安也固外者宜堅安內者宜柔使外亦如內之柔不可爲也唐失其道化內地爲藩鎮內外皆堅而人至不能自安本朝反其獘使內外皆柔雖能自安而有大不可安者故自端拱雍熙

以後契丹日擾河北山東無復寧居李繼遷叛命西方不解甲諸將不能自奮於一戰者權任輕而法制密從中制外而有所不行也咸平之末眞宗幸大名傅潛王超以畏懦敗北王繼忠以輕進被虜景德初復幸澶淵幸而迄成和議不然用當日之規畫而欲久與虜校犯闕之危不俟靖康而後見矣夫恃虜之已和而苟天下之無事割西方以封殖趙德明至其治具則日密法令則日煩禁防束縛日不可動爵祿恩意豢養羣臣狃於區區文墨之中於是僥倖之習勝而志氣日消惻節義日隳敗矣論者亦或非之其追言太祖之事如姚內斌董遵誨郭進馮繼業之流皆守一郡官卑兵少然而豐財厚祿久任責成邊鄙無虞而太祖能以其力內平僭僞蓋雄畧如此而竊歎後之不能不知此固昔者爲國之本然矣以懲創五季太甚之故削損已多隄防已嚴此特其末能去者而至其後則盡去之耳自景德以後王旦王欽若以歌誦功德撰次符瑞爲職業上下之意以爲守邦之大猷當百世而不變蓋古人之未至而今日之獨得也奚暇他議哉紀綱之失猶其粗者耳併與人材皆壞人之知慮不能自出於繩約之內歷代載籍非不粲然明備而皆未有能援昔以證今者但於煩文細故加增之使不可復脫而後已此豈不爲大可歎哉

紀綱三

天下之弱勢歷數古人之爲國無甚於本朝者眞宗之末仁宗之初契丹守和約者三十八年趙德明亦三十年文恬武嬉舞蹈太平不見其爲弱也及元昊始叛章得象之徒紛然忿其小醜欲剪滅之立論必於不赦既而屢出屢

敗潼關以西人無固志而契丹遂聚兵境上以邀索周世宗故地使富弼重爲解之然後乃已於是形勢大屈而天下皆悟其爲弱證矣仁宗亦慨然思欲整治用弼與范仲淹韓琦爲兩府議論前卻施行外誤小人交鬬其閒三人逐去而前規故習遂不可破當時議者以爲三人不能循致治功而欲以歲月成天下之事其意太銳故至於此嗟乎此三人者正坐不能以歲月成天下之事耳弼與琦相繼當國其懲前之禍愈深而循致之說愈用矣雖然循致者卒不能有所致也弼相四年琦相七年所循致者何事哉於是財用耗乏人材頹弛天下玩獘愈甚而士以虛名相高故王安石相神宗欲一反之而安石不知其爲患在於紀綱內外之間分畫委任之異而以爲在於兵之不强財之不多也使安石知之正其紀綱明其內外分畫委任

而責成功然後取賦斂之煩者削之本學校隆經術以新美天下豈復有洶洶之論不惟無成而反有所惡也以神宗之勵志有爲終於舉措衡決變法則爲傷民開邊則爲生事力圖寇武遂以失利亦悔用兵之無益者不知改弱勢而爲強勢而欲因弱勢以爲強勢也夫改之與因由始論之一言之殊耳及其力行堅執乃成黨錮更紹聖崇寧而天下大病凡青苗凡保甲凡兵財之政所謂欲因弱勢而爲強勢者至宣和末年掃地無有昔日弱勢之可守者又皆廢壞而其弱勢之不可反者遂爲膏肓不可療之危疾雖分四總管以圖捍禦委長安建康之守以募勤王天下氷解雲散一城之地劫制於虜而號令不能及矣當是之時割地以與人使自爲守猶且不可況能自守而禁人也哉然則本朝之規盡其終始本末之際蓋可覩矣自周

德威失榆關之險繼以雲中燕山兩道歸於契丹虜在長城之內而大河以北已有不可守之勢爲天下者不按九州之圖籍略其四旁規其中央左顧右望以盡天下之大形略外求內分畫委任羣臣合力功罪有歸以正天下之常勢第因其所有捨絕前後而欲以人主之一力守之豈可得哉此天下之患所以二百年而常在論今天下之事所以窮數百萬言而不能決也

紀綱四

建炎初載李綱用事議分京東河北用唐藩鎮之法使自守其地諸道各置要郡次要郡以一兵馬之權綱所措畫則已隨矣括馬斂財騷動天下議者羣起不得旋踵卒以逐去於是汪伯彥黃潛善無所施爲以爲稍徙近南安常守舊命使所請自足苟延歲月既而有維揚之禍牽連奔走東極海嶠始委張浚以川陝而宣撫處置之名立焉便宜行事之命出焉范宗尹相繼建請而江淮亦各分裂爲鎭撫使於時盜賊充斥僞齊擁挾虜人連兵內向上流又置鎭撫大使文武參用犬牙相維復遣執政督視以一威望浚雖狂疏竟失關陝然節制諸將保有全蜀張俊韓世忠岳飛亦次第平殄羣寇江左所以粗定而虜有和者亦任人之效也雖然分肅無法寄任不專張浚趙鼎泛然於事機之會言戰不敢請和不欲費日累月師老糧匱上下厭倦而秦檜以爲國權不可外假兵柄不可與人故屈意俯首唯虜所命以就和約廢誅諸將竄逐名士使兵一歸於御前督府結局[illegible]遂便宜使州郡復承平之常制檜方矜其勳伐自比趙普以爲經國之長算莫能及也且祖宗之天下無故而失其太半遷劫之仇百世而不可復矣乃

以撫定江左爲大功何哉庚申至辛巳二十年矣女眞一旦出不遜語聞於殿陛朝野喧然拱手無措相對駭愕無可爲者而葉義問汪澈出矣及陛下嗣服以來張浚總統於江淮虞允文王炎之屬相繼宣撫於漢中蓋四五十年時用分畫之法稍以事權付託臣下昔人爲國之紀綱終不可廢者亦已粗見於此然而不明其地則不可以任其人不任其人則不可以要其功內治不定則夫仇讎者誰與謀之今百計裒取竭東西之力以供餽四駐劄者而兵不知用因任舊將之子弟部曲以次得爲統帥而將不知兵除授更易一出內廷報發承受名爲機密而大臣不聞諸州郡兵零細纖弱專使路鈐教閱訓練而守臣不預防遏內江虛撤沿淮紀綱所在錯繆無序然則有民誰治有兵誰用有地誰守歲遷月易孰爲可見之效而陛下規恢

之固終將邑邑不試而已乎天下非可以私智爲也方略非可以私術驗也勝敗興廢古今出一塗轍而已唯本朝之論則欲私爲而私驗之是以頹獘委靡至於今日而莫曉其故此臣所謂必盡知天下之害而後能盡知天下之利也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四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五

外稾

終論一

今天下之害其膠固而不能解纏綿而不能伸宿患積蠹臣已盡言之矣解之伸之豈無其道乎陛下始初出令必有以大慰天下之心必先罷去經總制錢之半令州縣睽睽不能安息人臣之精力消耗疲竭不可復有所為者盡坐此錢而已罷去其半稍稍蘇息天下然後州縣之月樁板帳罷矣然後民之頭子壓零勘合身契之額皆寬減矣然後罷和買罷折帛和買折帛罷則民所謂不正之斂皆無有矣三者罷而天下之心慰甚滿足然則國用安所取給臣以為二年之後分畫既定則朝廷之經費比今日必十去其五六所罷者足以當之有餘而二年之前則未也陛下會計二年所罷之費為六千萬緡盡斥內帑封樁以補助之夫此內帑封樁者以之罷減三者之苛斂而以代戶部四總領之用度其明德光耀新美觀聽自兩漢以來未有此舉動也然則乘此以革去朝廷百年之宿弊無不可者以之減進士入官可也以之減任子入官可也以之破資格可也以之重舍選可也以之廢胥吏可也百年以來世論所謂動眾而召亂惴惴然不敢舉如臣所言之害者今皆次舉而為之無難也如此則朝廷清矣然後分兩淮江南荊湖四川為四鎮以今四駐劄之兵各以委之所謂四鎮者非盡舉此百餘郡之地以植立之也於中各劃屬數州使兵民財賦皆得自用而朝廷不加問焉餘則名隸之而已而又專擇其人以各自治其一州所謂兵民財賦皆得自用則朝廷平日所以置四總領餽其軍糧者二

年之後皆可無復與彼以數州之財足以養之矣如此則彼之任專而吾之費輕矣雖然以兵與人以地與人此今日異常之大事也然其為之也不驚世不動眾陛下一日命之則成矣成則久久則安之以為常然若此者內以朞月之內盡去民之所患苦外以二年之外兵勇士勵可用之於死而大功可舉矣陛下不惜財不吝權念昔之所大欲者解膠固伸纏綿易於舉動果於責成以立大功而已則減經總制除和買折帛以先慰天下之心而後朝廷所謂煩密不可變之法度者盡變之以其由於疏通明達之道矣分江淮川蜀之地與之兵民財賦以重人臣之任而後朝廷所謂專閫不可分之紀綱者盡分之以各合於外堅中柔之術矣若此者兼兩漢之長而不襲兩漢之失待之以成功而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治不難進也雖然為此者官非難也而士為難士非難也而民為難民非難也而兵為難兵之為難誠今世之大事也圖兵之難者定則天下之利盡矣

終論二

致今日之治無他道止寬朝廷下寬州縣而已竭朝廷之力使不得寬者四駐劄之兵也竭州縣之力使不得寬者廂禁軍弓手土兵也然則何以治四駐劄之兵而寬朝廷今既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蜀之折估青草而內出二年之費以供餽四總領矣妄任四人者由郡守攝都統制召舊帥使歸宿衛銷考其隱冒乾沒請給不盡及軍人之罪聲而治之然後使四人者一聽其所為而吾無問焉所問者吾欲精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吾欲用士之銳而不併富其家小夫厲士而養之將用之於死地以求勝也乃為

之立家是兵爲民也古者民爲兵今也兵爲民宜其消脩頁弱而不可制也昔者之論曰欲一當百又曰欲一當十夫百十何可當也姑得以一當一則精兵也夫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國已十四五萬人矣用之必死誰敢敵者女眞之來南也雜以奚契丹渤海漢兒前後五六萬役亦不滿十萬而已夫用兵者用其氣也多兵以自困氣先索耳吾之所聞者如此又有所聞更其敝政行其新令吾欲其無讙譁動以惟吾之所命若此者在用其人而已各與之以數州地使自食而餘州得寬焉此二年之內所得爲而二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朝廷寬矣然則何以治廂禁軍弓手土兵而寬州縣宜先擇一二千州畀之使散雜役之廂軍今之廂軍盡隸官下無在營者併與之以一二年之衣糧使各自爲子本以權給之而州無復給又散禁軍

夫廂軍可散也禁軍散且爲亂奈何曰禁軍之可畏者爲有以禁切州郡使不得私役且上教故也今不上教散而雜役如廂軍焉彼欣然自幸耳然則散禁軍如散廂軍弓手之費差輕土軍差少不急散也久將消盡要以必散而止夫廂禁土兵弓手皆散何以守其地自三等以上籍其家一人爲兵蠲其稅役大州二千人而止下州八百人而止州縣各爲之所將校率其州人秋冬而教春夏則否有警呼召不用常法然其爲兵也必在州縣四方三十里之近家者此三四年之內所得爲而三四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州縣寬矣朝廷寬則凡所以取州縣者皆不用而倉租稅之正矣州縣寬則凡所以取民者皆不用而斂租稅之正矣且又非特此也朝廷寬則羣臣有暇而人才多矣不特今之乏也州縣寬則庶民有暇而良善多矣不若今之薄也上多人才下多良民兵省而精費寡而富五年之內二年之外合其氣勢用其鋒鋭義聲昭布奇策必出不用以滅虜而何所用哉雖然爲此者無他也力行而已拔其歲月在乎二年之外五年之內今日行此事夫此弊某日此弊去此效見弊不去效不見則易其人加之意而必行之以日月計其實效收矣

終論三

臣前所論者皆國門內事也夫門外事難論也自陛下嗣位以前士大夫莫敢有言及門之外者陛下嗣位以後始爭以門外事爲言幾成俗矣言門外事既流浪泛廣多虛實要而門內事皆不及知故臣欲先盡門之內而及門之外今其將帥不知主名控禦不知地形則指事而言者妄矣臣請先論女眞之始所以得者蓋每怪士大夫過於畏

虜而甘爲伏弱者何也其畏之也謂阿骨打黏罕兀朮三人者夷狄之雄傑皆古所無有故本朝之被禍最深此大妄也阿骨打豪其部中延禧煩擾凱過不堪因執起而自叛此亦常理也不幸延禧政亂未嘗交鋒輒以敗北女眞者用其兵食其糧取其遺戈委甲而因收其土地披靡逃遁而坐獲其國都而謂阿骨打之雄傑如石勒慕容儁之流以智力百戰艱苦僅得之可乎阿骨打死吳乞買立不能主令而斡離不黏罕分之其後兀朮來江南三再者之奮而我之所以相距立敵而復不勝者何故也自其始入吾國已空千里雖當之者矣彼蕩然而來也夫朮嘗與之戰敗則黏罕兀朮何以能獨過於古之諸胡而遂取吾之中原如是之酷哉蓋吾上下之人莫有用命其手與虜甘爲伏弱而至此耳且彼之所欲必得者河北河東

耳山東河南之地先以與張邦昌後以與劉豫又後以歸我張邦昌不敢抗而吾不能守也退而遷維揚耳劉豫見廢以歸我而吾不能守也退而劃江北淮南耳彼眞見吾之不能守也然後取而據之然至於今日猶有不自安之心焉夫過於譽虜而不能自守當其始也乍見駭聞倉皇擾攘容有此論矣今安定久矣然而譽之不已何也故譽彼之兵則精鋭而吾則疲弱然則何不易吾之疲弱而譽彼之精鋭何也譽彼之威令則明信而吾則玩侮然則何不易吾之玩侮而譽彼之明信何也譽彼之儉嗇則簡當而吾則苟簡然則何不易吾之苟簡而譽彼之簡當何也譽虜以脅國人而因爲偸安竊祿之計此風俗不忠之大而無有知者方靖康艱難時惟宗澤不平此論如澤未足以見古之立功立事者然使澤得用二聖不終北狩矣問可一戰而敗也蓋天下之禍有大可痛者不戰而敗不守而下此則自古未見有如靖康已來者矣不追議此而爲可以戰可以守之事反謂自古未有如三酋之雄豪者臣謂此論亦自古所未有天地之理久鬱不伸必有待於陛下也夫黏罕與斡離不同出而獨圍太原者一年既破都城盡取中國之輜重徐行而去兀朮生長極北夢寐不知江海捐相爲何物也空行問津至於四明而後返使古之兵法皆盡廢不可用則彼之雄傑誠若可信矣使其猶有法則彼之所爲乃喪心失慮狂惑而求死者也何乃譽喪心失慮狂惑求死之人以爲古之雄傑皆莫過也哉

終論四

請言女眞所以守之者夫阿骨打黏罕者生於東北窮遠之小夷非素有兼天下之慮也契丹久安而政悖一朝起

於不顧死命之中屢敗遼人楊樸者因教以稱帝改元至謀併契丹而燕人爲之用及郭藥師導以犯闕其後遂破都城而據中原蓋昔之所謂劉石鮮卑氐羌皆嘗生長中國猾其雄心公起窺伺而黏罕兀朮本無其志也特以敢於殺鬬而二國皆自莫敢較其故臣亡虜相與爲之立其國家文法制度參以本朝及遼之大略繁雜牽制若乃聚重兵憑堅城衣食皆好極於精善非復戎虜之本質矣始者我以二聖顯仁之故使命百請以講和好驕不見從鄰境之叛擁全衆以歸劉豫虜疑有間且合從困彼也遂急廢之以河南陝西來而罷兵兀朮再出大敗於順昌柘皋始稍懼我而盟約遂定且以女眞種落而兼中原契丹爲之主其勢不順其心不服而保守至今六十餘年者以中原積怯惰不自振之氣且無有爲天下倡者雖或倡之而居文法牽制之地亦決不能堅壁而窮鬬故也自紹興十一年之後不惟我之所欲者專在和好而女眞之族類亦皆以和爲利亮氏弒君殺母志乎區夏移都汴南臨江淮鼓髀所當水波騰湧然發足未幾而今酋自立於遼矣方變昔日之君臣而爲敵國又嘗聲以還故疆爲言范成大之使湯邦彥之使中間屢較禮文矣自其向者平視我師我被賈勇及此間隙足以取怒而虜卒不動今歲遷入其穴傳聞多端難可信據然而上京蕭條從行死喪思燕之樂既而復返此不可誣也然則女眞失其故部與契丹之地而以燕爲家其君臣上下文法制度所以守其國者皆以中國爲法而又願和而不願戰喜靜而惡動是雖有六十年積累之久而與此二國之人終非有手足肺腑之託也其與劉石鮮卑氐羌之勍鬬不侔也明矣然則其事

在一大戰而勝之耳夫一大戰而勝虜之心搖不復留中原當以燕爲固耳吾之始一大戰而勝其求中原也固易及其終於勝而不可禦使併燕得之此則難矣雖然事豈有不難而後成者哉今姑深言其終於勝而不可禦者姑求其一大戰而勝之之道焉勝之之道蓋夫吾之弊政用必死之師必死之將必死之士決壞二百年靡爛不可通之說眞以必死敵之則勝矣若今世之言兵出某策張某陣用某人以奇立功者豈可賴邪在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而已矣

終論五

請言前日之所以謀爲恢復者趙鼎書生自附於問學收拾支義之遺說與其一時士大夫共爲貴中國賤夷狄之論此說春秋者所常講也不可以爲不美雖然中國之不可以徒貴夷狄之不可以徒賤也所謂女眞者豈口舌講論析理精微之所能勝邪張浚之始用也少年狂疏恩信未足以感士智勇未足以服人蹙迫強項玩命之將一舉而失關陝蜀之全者幸耳鼎既泛然於事機之間不戰不守虜來則進而抗名曰親征虜去則退而安名曰駐蹕而浚尤爲無統光堯四顧無所倚仗以言孝思之迫切則祐陵之梓宮未歸顯仁之鑾輅未返以言國功之救寧則治兵講武不休而漢虜之分決迄無期度於是秦檜南自南北自北之論衝入其中堅不可破而鼎與浚均逐矣及乎紹興之末檜死虜動而隆興之初浚專以恢復之說自任號召天下名爲忠義自喜者和而從之其實無措手足之地聚兵淮上一則祖述范仲淹之舊說欲與虜帥往返以定和議爲兩國生靈請命一則欲結合北方大姓故家契

丹遺種相率嚮應以謀大功至其一敗符離師徒潰散人情摧阻異論交興而湯思退王之望尹穡力主割地以盟而中原再失望矣浚不成而敗事及其招徠歸正歸明之人散滿內地窮困州縣充雜鈐部至今無根柢者上書論事自謂能知虜情講策出奇以干差遣而度歲月者大抵皆浚所爲也蓋浚與鼎乃前日言恢復者之首而其方略可攷矣昔者南北兩立南欲反城而歸北北欲侵地而來南無義之人志念不靖未始不如此爲將帥者啗致之而不敢絕豈眞以此爲立功實驗哉今南北雖復爲兩立之勢而北本吾故都故南之思北也少而北之望南也多大姓舊家常思歸順其理必然無足怪者特患吾威不立而戰不勝耳威立而戰勝可使中原之士奮梃逐虜而返我然吾之眞能恢復者終不在此況於契丹遺種豈可誘致此與童貫輩用郭藥師伐燕拒女眞何異邪浚年少爲將相困躓白首忠義不衰而其所經畫者止於如此光堯聖訓言浚終不可用豈非知人之明哉今鄉曲之拐士志在徼利取寵復取浚門下已陳之說更互藻飾以爲北方之奇策而國信小吏以土物相餽遺竊問廝養而謂得虜密事以相衒耀沿淮守臣思爲進用計布心腹於跳河之曹越淮未幾摭造虛事以爲間探之明若此者紛然繼踵而恢復之說遂與舉子習程文以媒課試者無異而國事眞無所考據矣願陛下一掃盡去勿聽聖思力行今日之實事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用必死之師必死之將必死之士以二年之外五年之內責其成功可也

終論六

請論今之所當分畫者虜以得中原爲守而不以備我爲

守其戰姿進而已其守嚴兵而已昔人南北對壘之形彼不知也我無對壘之勢故也然而吾以其無對壘之形而戰則亦欲效彼之姿進守亦欲效彼之嚴兵是所謂無對壘之勢者也苟離之戰是姿進也雖使得宿得亳得徐遂至汴鄭將何爲乎彼之所以出淮而姿進者明我之不敢爾而我亦效之何哉駐劄之軍是嚴兵也不度其必守而宿兵焉宿兵於無用之地將何爲乎故我之當進而置兵者四興元一也襄陽一也合淝一也沿海制置司一也我之當守而置兵者二建康一也鄂州一也當進而置兵其必進者二興元也襄陽也其不必進者則合淝也沿海制置司也何謂必進襄陽之出宛洛興元之出秦鳳二者我之所必當有事據中州按關隴形勢之最先古今之同論決不可易者也何謂不必進從淮以出亳宋大梁地散而難一且虜之所必爭也虜所必爭吾能拒之使不可進而安江南之心其功多而大矣海奇事也危道也其進所以取齊也使關洛事濟四方嚮答朐山復來則可用矣不然則練而待之耳何謂當守夫建康鄂州非當守也然爲國必分內外其四外也二內也內之不可不置兵皆所以安江南也雖然置兵無多必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合淝最多也興元襄陽其次也建康鄂州又次也制置司又其次也不盡二十萬是以滿之矣夫謀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非可以攻人之無備出人之不意也必有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攻堅排深之力而後可我以此進彼亦以此進毋謂彼能而我不能也今無謂我能而彼不能故我能彼亦能盡我之所能以較彼之所能短長相形而勝負分矣一再勝則伯王之資也夫天下之功難成也天下之事難謀也晉宋之間耀威河南常事爾枋頭灞上滑臺虎牢洛陽皆得至焉獨其不合天下之勢所以南北分裂而南之土地日削既失蜀復失淮復失江北故隋并陳也紹興十一年之前中原之號令猶或可接後始截然矣末年潰亂而諸將亦或有所至今也復不能窺見衰虜以北論者方悵然以取中原爲希世之事不知中原雖可得而北方猶未可圖也況其不能窺見衰虜之北而欲坐策中原者乎陛下必執分畫之要詔命帥臣立爲至難不可動之實以對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生其人之氣勢而不務出於無備不意以爲立說之觀美而實不可用此則今世謀事立功之始也

終論七

蓋今之所謂分畫者以一當一而以一取一適得平局以蜀當秦亦以取秦以荊襄當韓魏亦以取韓魏以淮當梁汴而亦取梁汴也又以沿海制置司不當齊而志取齊焉如是而長江之內深入吳越窮極閩廣而我之所以爲國者又當在分畫之外其自守猶爲有餘至於人徒兵械財穀而我之所以爲具者不待收聚經營而可以自足則是非必銜於微弱立於艱危以小取大以寡取衆若昔者越之取吳燕之取齊也又非若女真之於遼與我也而又中原者我之地中華者我之名報復仇恥者我之義則自燕以南其勢易以傾動而從我者是則我於一當一一取一之外又有所謂易者雖然我之所有亦非彼之所無也我之所易亦非彼之所難也力均者必以力勝而我又有所謂難者自宣和以前以弱勢行弱政百三十餘年矣宣和以後又非止弱而已我之人氣奪心攝不能自主其命而

今也抗首奮勢大正其紀綱欲必以三年之外五年之內而有大功天下之人或以竊笑或以驚駭或以疑之或以非之或以沮之異論四出解體不前且復人才未嘗素練識不足以信其志意不足以行其力則兵之欲少者未必不激而變財之欲少者未必不因而乏此必至之勢而君臣相與之間不能泰然自保以要其成者也雖然事没有不可不然者在陛下深信力行而已蓋昔者其人所行之事與其人所立之論尙爲不遠論立於此若射之有的也或百步之外或五十步之外的必先立然後挾弓注矢以從之故弓矢從的而的非從弓矢也今日之論先揣其人之不能行與其勢之不可行而論因以立是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而已自東晉王述蔡謨始有量力度時之論而商浩諸庾屢謀北方元溫事力尤盛謝安時曾最捷然皆勞民動衆無所成立而敗喪隨之故王述蔡謨之論勝而今世偸惰無能之人竊取其說以疑亂當世所以國威久不振而陛下欲爲之志久而無所爲也故臣願陛下究觀古今之變謀其利害之情而得其難易之實解膠固申攣縮先有以大慰天下之心天下之人方傾耳張目聳動四顧而莫知陛下之說安從出也然後立堅定之論而講分畫之規警策羣臣生其智力以終行陛下之論如射之立的而不使羣臣一前一卻懷詐飾非以疑沮陛下之所立譬如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也此天下之大決安危興壞之大端陛下之所先知者也知此者定則臣雖微且陋得以其說爲羣臣之倡承望聖意而敷暢於下誅賞可用功罪可分而人材出矣

上殿劄子（淳熙十四年）

臣竊以爲今日人臣之義所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未報故疆之半未復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也或知而不言或言而不盡皆非人臣之義也虜并兼强大而難攻故言者皆曰當乘其機積久堅固而不可動故言者又曰當待其時夫究極本末審定計慮而識所施爲之後先然後知機自我發非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今之率易苟且習聞卑論而無復振起之實意則何以爲必當乘機必當待時以緩歲月而誤大事是必然矣且虜知其不可以羈制中原久矣黏罕之立僞楚僞齊撻懶之還五路河南今酋之初又議割白溝以南而定盟好蓋其本謀未嘗欲於河東河北之外越而有之也顏亮雖威脅天下而北方起事以歸命者固已係踵我之偏師雖退戰無律亦能擣陝虢搖關輔得其要郡而守矣然則虜之所謂難攻者豈眞難而不可動者豈眞不可哉此姑未論可也方今之慮正以我自有所謂難我自有所謂不可耳夫我自有所謂難而不知變其難以從其易我自有所謂不可而不知變其不可以從其可於是力屈氣索甘爲退伏常順和好拙兵反戍拱手奉虜而暫安於東南臣以爲此今日之大患所當先論者也陛下感念家禍始初嗣位首兩淮理荆襄慰綏蜀道安集歸正人立忠毅忠銳等軍教民兵終于新城壁造器械講馬政羅米儲貨處處椿積臣誠愚陋竊計陛下志望虜遠中夜大息何止一事哉然而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險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狃制之而然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臣請得爲陛下條陳之夫重誓約畏先事以金幣啗虜本景德以來立國之素

規耳既與於契丹復成於女眞以至浮海再三而謀夾攻費數百萬以買空燕則又宣和之新書也故斡離不之始至也不過責納張覺紛亂元約而已黏罕復至又不過責悔割三鎭及聞結余覩而已靑城之辱忍復陳之則又不過以爲當如誓書而已是三役者可謂覆滅天常神理不容之巨罪也然虜自以彼直我曲用兵有名而國家遂爲之包容垢恥恬受奇禍竄逐議臣降詔謝過建炎未和則祈請不絕紹興既和則紬指不較册命行於至尊陪隸施於宰輔賴陛下威靈遠暢始得以匹敵往來爾書不載之仇而廢兼愛之義自爲虛弱旣已久矣陛下欲尙加回護陰佚他隙則憤怒未暇固不足以激使受命之士若流澌行誅顯示決絕而國信所藏典故具在亦恐天下之大義未足以易有司之常守此則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旣然矣而士大夫之論何獨不然故不以賊虜爲可怒而反咎平燕之不當不責主和之致寇而反罪守京之非策棄三鎭則同議者皆是割大河則簽書者不疑至於秦檜遂行其南自南北自北之論湯思退從而效之撤守棄地開門納敵幾危於隆興之初王之望尹穡翕然附和更爲務實黜虛破壞朋黨趨赴事功之說相承至今況守已撤矣地已棄矣和親成矣尙何實之可務何事功之可趨哉雖然此猶小人之論耳至若爲奇謀祕畫者則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則止於親征遷都沉深慮遠者則止於固本自治高談者遠述性命而以功業爲可略精論者妄推天意而以夷夏爲無辨小人之論如彼君子之論如此陛下欲詢衆謀則流言成市互爲廢興若斷以獨志則慮之不盡事難輕發此則議論之難二也女眞方之前世非勍

虜也然而童貫逃師於始至种師道玩寇於被圍李綱失守於太原李回捕迹於河上黃潛善不知南渡杜充未戰迎降趙鼎持重迄無定算張浚經略屢致奔潰此皆國家受付託委心腹之大臣也賢佞雖異敗事豈殊陛下徧覽往策當艱難鼎峙之時豈無傑材異禀克就勳績者乎今環視諸臣前者後者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議論者誰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以奔趨官簿爲關闢以何校朱墨爲詳練能縛一姦民遂自許爲有智能斬一縣卒遽自負爲有勇其儇利尙同毀傷善類陰塞正路謀以力據要津者充滿內外陛下欲倚賴此徒責驥足於蹇步固無可言若出意收拾拔於度外則又誕浪欺謾無足憑仗此則人材之難三也國家規模特異前代本緣唐季陵夷藩方擅命其極爲五代廢立士卒斷制之禍是以收攬天下之權銖分以上悉總於朝上獨專操制之勞而下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內治柔和無狡悍思亂之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也然外綱疏弛有驕橫不臣之虜雖聚重兵勇將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論者方偏樂安靖以爲寧有外虞而無使內變謀其功效固已過於漢唐遠矣且靖康之事未聞我有一城一邑敢爲叛命而坐視胡虜長驅深入惕息待死屠戮之慘與五代何異其得失之算豈不明哉夫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故李綱請裂河南爲藩鎭范宗尹嘗割遍而爲鎭撫皆隨以廢格陛下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力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其所動搖關係至重豈得易言此則法度之難四也雖然是四難者特

其精華甚衆而已計其事實又有甚不可者焉古者以民爲兵不以兵爲民因事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事兵聚則求戰不聚而不敢戰今色錢自日百錢以上家小口累仰給於官閫力不供而常有飢寒之色是以兵爲民也北方無事二十餘年終不解甲是養兵以待事也養兵如故和親亦如故是聚而不敢戰也今營屯廂禁見卒至六十萬羣校冑將廩祿無算外虛州縣內困朝廷蓄兵以多而遂至於弱矣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一也昔固有以乏財爲患矣未有皇皇汲汲取之無度如今日之甚者也自漕司造船督府犒軍而酒價十倍和買折帛行而民有二賦免役錢起供而役法變鹽袋錢增添而鹽幾盡頭子勘合免丁身契無不增錢而州縣之閒益以苛碎大抵經總制錢爲州之害月椿板帳爲縣之害而西蜀折估糴買水腳對

減激賞隔槽名色其患苦又爲特甚天下之錢歲入於官者八千萬緡而支費常不足蓄財以多而遂至於乏矣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二也夫誅討仇賊脩立大事使不紛紊是人主宰相之任也整挈綱目振舉小治使不失時是百官羣有司之任也未有以百官羣有司之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今自檢正都司六部列曹以及寺監皆綱目之所在也受成吏手能否莫辨賄賂公行關節交市民冤不直事滯不決小治若此況大事乎蓋不信官而信吏使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三也夫以官聽吏疲懦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國家以法爲本以例爲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也驟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蹔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

吏官舉而歸之吏則朝廷之綱目其在吏也何疑夫先人而後法則人用先法而後人則人廢不任人而任法則官失職而吏得志矣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四也法雖用矣人雖廢矣然人材之定品孰堪爲某官孰不堪爲某官孰宜爲小孰宜爲大其可用之實猶在也今任職則以人爲可廢擇官則爲人之餌學科舉挂名除計級而升循途而進無不可爲者何賢何不肖何君子何小人之有哉廉恥日闕名實日喪風俗日壞而不可救藥不任人而任法之弊遂至於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耳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五也是之謂不特四者精華甚衆之辨變而五者事實之尤不可動者也夫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材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

資格不可動故期之以功名而志愈惰激之以志節而俗愈媮右列未能登進勇爵而儒生或以見薄爲愧信臣未足承接密旨而外廷或以見疏爲疑公卿大夫私竊告語咸以今之事勢雖有可爲者姑以美衣甘食老身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實患深害一大事之殘賊者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其利害當講其虛實當明其是非當斷其廢置當決不講不明不斷不決陛下之志雖欲有爲將何恃而獨行哉一世之人維縶手足塗塞耳目失正性矣豈知君仇之當報而爲陛下盡死力哉臣故曰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稍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險阻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然則其難者豈真難乎其不可者豈真不可乎蓋自古人君有雖居天下之尊位而不得制天下之利勢以卒於無成者矣陛下則不然

以陛下之聖之武之勤之明博學遠覽絕識獨斷漢之宣帝光武唐之太宗皆不及也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大義既立則國是之難者先變矣陛下之國是變則士大夫議論之難亦變矣羣臣之在內者進而問之在外者舉而問之其任是事者親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遠之則人材之難亦變矣變國是變議論變人材所以舉大事也其所當順時而增損者某事耳非輕動搖而爲更易也則法度之難亦變矣四難既變則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後强也財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後裕也然後使官與吏相制而不制於吏使人與法相參而不役於法使賢能與資格並行而不屈於資格皆無不可動之患矣期年必變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仇必報故疆之半必復不越此矣臣故以爲機自我發而非彼之乘時自我爲而何彼之待者也若置而不論因而不改則我之所謂難者眞難矣虜豈復有易攻之機我之所謂不可者眞不可矣虜豈復有可動之時直之廢亮之頑斡僥之叛皆彼之機也我何乘焉彼之時也我何待焉臣故以爲卒易苟且習聞鄙論綴歲月而誤大事者也臣晝誦夜思稽覈天意稽考人事十五年矣今日始得對請先發緒論陛下加聽之願反覆詰難以究其始末非獨臣之幸天地祖宗之靈所以望於陛下也

應詔條奏六事

臣恭惟陛下始初臨御思深慮遠會未浹旬遽詔中外之臣各以其言疏列來上誠欲治之主正本始之先務也臣不敢汎濫條奏苟應故常惟陛下少留聽焉臣聞古之號爲賢君者必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知病所在鏟剔根柢不憚改爲則雖已衰復興垂敗復成終必得其所願而後已不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因循姑息隨目前之苟且望他日之遠大錯施雜用精神不應文理差舛久而無驗心志怠忽則雖已興已治之餘衰亂出焉況欲求其興且治乎所謂當先明治國之意者何也蓋當微弱之時則必思强大當分裂之時則必思混幷當仇恥之時則必思報復當弊壞之時則必思振起當中國全盛之時則必思維持保守當夷狄賓服之時則必思乘變休息先觀其時之所當尙而擇其術之所當出不可錯施而雜用也堯舜三代莫不皆然秦漢以還可稱之君暨我本朝藝祖太宗聖人迭起積其勤勞奮其勇智功隆業鉅垂裕來葉何嘗有迷其時而誤其術者哉陛下以臣之言觀今之時則其時果當何尙而其術果當何擇歟豈以爲微弱而當思强大分裂而當思混幷仇恥而當思報復弊壞而當思振起歟抑以爲中國全盛而當思維持保守夷狄賓服而當思乘變休息也無乃當微弱分裂仇恥弊壞之時而但處之以中國全盛夷狄賓服之勢用維持保守乘變休息之術而欲庶幾夫强大混幷報復振起之功歟治道之象微而難知臣雖至愚竊論今日之事恐其由前之時而處以後之勢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稀爲雜醫不能起疾不莠麥稚迄靡豐年此所謂治國之意當先明者也誠先明其意則國之所是可斟酌而定識論趨向可辨詳而決謀功責效可歲月而待臣昧死願論今日之未善者六事皆治國之意未明之故何謂未善者六事今日之國勢未善也今日之士未善也今日之民未善也今日之兵未善也今日之財未善也今日之紀綱法

度未善也何謂今日之國勢未善請觀漢唐之興廢以考見宣和靖康之始末漢中衰也爲王莽所篡尺地一民非諸劉之有矣然其人心猶未潰也故光武以宗室疏屬至與乞食之飢民聚謀協力卒以誅莽而盡復漢業者二百年唐自天寶之後大亂相乘盜竊名字跨據藩鎮者接踵加以世有內患日就衰削亦以其人心猶未潰也故猶得專主行其命令譴罰廢其土宇者百五十年不至於播遷不復而使中原遂爲左衽也國家宣和靖康之變雖曰小人造釁力取幽燕貪功不靖激成禍亂然三鎮雖割而其民未嘗願降也京師雖陷而天下未嘗有變也虜雖以威立張邦昌劉豫而姦雄未有蝟起而與我抗者也建炎巡幸遠至溫台從衛隆祐分適洪贛川陝處置自爲扞禦三方阻隔不相聞知然臣民奔走變藏無異平日及劉豫再犯江淮兀朮復取河南震動陵遁自以爲豕突之勢莫之敢校然將士用命首尾鏖擊蹀以退卻而兀朮大敗卒甘心而求盟焉是自宣和之末至紹興十年之後凡二十年之間中國實無潰叛之形也然終不免於罷兵增幣分裂南北以和寇仇大則無東漢戡復之勳小則無晚唐藩靡之政何也此臣所以深疑當時治國之意未明於微弱分裂仇恥變壞之時猥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枘鑿不合矛盾相戾畏而安之佐成其鋒以致此也自是以來幾二十年顏亮兇狂離其巢窟跳躑一戰鼓聲所震常潤之屋瓦幾無寧者當是之時我方過於防慮豈敢謂其真送死乎然而胡人篡之華人叛之卒殲其首於是中原響合殆將百萬而我以素無紀律之兵聲勢不接猶能所向有功是中國雖名屬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如故也自是以來休而息之變虜而不敢愛中原者又幾三十年矣歲月雖已遠長老雖已亾號令雖已絕然而臣揆之天理驗之人心察之事勢雖其名屬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猶在也陛下盍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而斟酌國是於此乎且夫微弱者必思強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是也分裂者必思混并秦晉隋之力爭藝祖太宗之無敵是也仇恥者必思報復夏少康越句踐漢武帝唐太宗是也獘壞者必思振起秦孝公周世宗是也豈昔之能斟酌國是於此而今有不能乎若曰業已然矣吾獨柰何又曰天不悔禍吾其敢逆事之未立則曰乘其機也不知動者之有機而不動者之無機矣縱其有機也與無奚異功之未成則曰待其時也不知爲者之有時而不爲者之無時矣縱其有時也與無奚別然則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治國之意終於未明而今日之國勢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

何謂今日之士未善自古國家曷嘗不以任賢使能爲急歟然而以意行事以人勝法者乃今日之所諱也故事之曲折無不淩法潛而行之吏胥所工士大夫媿焉幸時無事將迎唯諾自可稱職而賢能遂至於無用矣其無用也故今之脩飭廉隅者反以行見異研玩經術者反以學見非志苟卓犖者反以材見嫉倫類通博者反以名見忌是豈世之惡賢能賤賢能之無用勢有以激之也錮於朋黨沈於卑賤老於巖穴何不可者然而臣竊怪其既無用於今世矣而風流日以墜失士俗日以頽敗官無素望人無定品諸路無平時之帥羣僚無充事之員舉躊躇嘆息而且以乏材爲患者何歟豈其既以爲無用而可以抑遏又以爲有用而不可磨滅歟然則以爲有用而不求其實而

收之以為無用而不思其弊而救之者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士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士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民未善三代之養民臣猶未敢言也若夫漢之文景之際則公私有餘武帝則蕭然耗矣江左元嘉之政其盛衰亦然蓋民之貧富繫其用兵之多少矣自紹興之中年及乾道淳熙將五十年中間用兵一二年爾亦可謂少矣民之富州縣之寬宜與文景比而今日獨柰何民力最窮州縣最困歟試即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縣曰某可為歟某不可為歟其不可為者十居八九矣又試即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州曰某可為歟某不可為歟其不可為者十居六七矣又問其不可為者何事歟曰月樁板帳錢爾經總制上供爾歸正人官兵俸料爾又

問民力之所以窮者何說歟曰役法爾和買爾折帛爾和買而又折帛爾然則國家有休兵之實過於文景而天下被用兵之害甚於武帝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民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民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兵未善古人之兵以宿師為拙以聚屯為病不敢別異於民而特養之雖特養之不多數也一朝有事蒐樵其食料簡其民雖少而未嘗不勝者厲而使之也今之特養者將兵禁兵廂兵世世坐倉總其成數斯不少矣古人之兵患未得此數爾固已橫行於天下又有特養之大者御前之軍屯駐四處駐兵買馬截撥綱運貲力竭矣然而上下徊徨皆曰兵不可不養也屈意仇讎堅守盟誓行人歲遣賫貨空矣然而內外怵惕又皆曰兵不可用也不知兵既不可不養而何以反不可用歟統副非人朘刻廩賜卒伍窮餓怨嗟流聞議者又以為就使用之終不可以致其死命也不知既不可用而徒養之又何以徒養之者為累歟然則昔人之能厲其兵雖少而必勝今日之以兵自累雖多而愈弱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兵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為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兵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財未善財之善者不曰米粟布帛取於民力之所有歟及王制浸廢通漁鹽榷酒茗以佐用度然終不盡利而亦不盡以金錢責其下之所無雖少而不得不足者蓋亦未至於一切肆行而不顧也今之茶鹽淨利酒稅征榷何其浩大歟雖漢唐極盛之時盡一天下之輸曾未能當今三務場之數其又有浩大者經總制錢強立窠名從而分隸和

買白著折帛折變再倍而取累其所入闢闔以來未之有也入既若是出亦如之蓄營倉猝不繼相視無策遂印兩界會子而權之者有年數矣不知取錢之多既若是而何以卒歲擾擾反覆不足歟今天下幸欲暫安於無事而徒以是錢為患也設更有事其一切不顧而取之者又將覆出歟夫昔者不敢盡取雖少而猶足今日不顧而取之雖多而猶匱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財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財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昔之立國者知威柄之不能獨專也故必有所分控持之不可並用也故必有所縱三代以上星分棊布恐為諸侯其自備者千里而已此非後世之所能然猶堅植其四鄰倚之蕃籬封崇其險阨示以形勢至於對立唱

時雖雄所爭則必隆其委任多其分畫豈無外重生奸跋扈致寇之虛哉歷代相承莫之或變蓋非不欲其密而亦不能不使之疏也然則盡收威柄一總事權視天下之大如一家之細孰有如本朝之密者歟嗚呼靖康之禍何為邊夷作難而中國拱手歟小民伏死而州郡迎降歟邊關莫禦而汴都摧破歟今猶非之悟也豈私其臣之無一事不稟承我者爲國利而忿其臣之無一事不禁切我者爲國害歟豈其能專而不能分能密而不能疏知控持而不知縱捨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爲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紀綱法度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恭承明詔念軍民之利害不能究知生民之休戚無以自達法或不安於俗事或不便於時臣固以爲無大於此六者矣然而當先明治國之意而已不先明治國之意使此六者本傷而末壞心蠹而枝披支離渙散而臣之議論無所復用矣誠先明治國之意則臣今所論特其目耳源流汗漫變故萬端非兼考古今不能盡其理非熟知難易不能通其變非獨悟其策不能操其決非豫觀成效不能待其久也陛下不以臣之愚試留聽焉誠欲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則固當觀今之時陛下以爲今果何時歟果微弱歟則意固在於強大矣果分裂歟則意固在於混并矣果仇恥歟則意固在於報復矣果弊壞歟則意固在於振起矣在陛下審觀熟察而已然則謂今之時爲中國全盛夷狄賓服者臣恐其名託之而實非也謂治國之意當維持保守兼愛休息者臣恐其形似之而實謬也在陛下果斷改爲而已臣伏覩壽皇聖帝在位二十八年英武剛健勤勞恭儉整

厲臣工變移風俗大志未酬親授陛下舜禹之美二典所載若帝之初何以過焉陛下歲祇寅畏足以膺受付託仁恕溫厚足以慰答徯望虛心無我足以容受正直廣覽兼聽足以照臨欺蔽至公寡欲足以杜塞僥倖長駕遠馭足以招徠英傑於此而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又何難哉譬之行天下者在所問津而已下猶旅展無任悚懼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五

淳熙乙巳余將自姑蘇入都私念明天子方早夜求治而今日之治其條目纖悉至多非言之盡不能知非知之盡不能行也萬一由此備下列於朝恐或有所問質輒槀屬四十餘篇既而獲對孝宗至光宗初又應詔條六事然無復詰難遂篋藏不出矣慶元己未始得異疾六年不自分死生筆墨之道廢嘉泰甲子若稍蘇而未愈也取而讀之恍然不啻如隔世事嗟乎余既沉痼且老不勝先人之喪懼卽殞滅而此書雖與一世之論絕異然其上考前世興壞之變接乎今日利害之實未嘗特立意見創爲新說也惜其粗有益於治道因稍比次而繫以二疏於後他日以授宋宏爲十月[illegible]日龍泉葉　適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六

後總

秦既一天下築長城以限胡蒙恬將重兵境上匈奴畏威遠遁秦之亡非戎狄能爲害也漢初有天下韓趙叛匈奴屢入高帝受圍白登僅以身免始與中國分權埒角自後歷代盛衰不常攻守異用和戰迭行而安危存亡繫焉以本朝故實考之渡江前約和堅定而南北幸無事者百餘年矣渡江後約和堅定而南北幸無事者六十餘年矣前世所未有也然於其中閒盟誓渝爽和約傾敗則恣意排殘極力傾覆中原故地淪沒大半殘殺之暴徧於江浙其他瑣瑣一嚬一笑而能制吾之死命者常人耳目慣見熟聞不暇贅陳矣韓侂胄愚騃專擅以功名自喜輕舉妄動號爲復仇中國皇懼亟殺侂胄函其首謝虜請再定和

約甫得無事忽女眞蒙鞑遞相攻擊議臣謂可乘隙經營遂絕幣罷和六七年閒牽引山東河北破壞關外未有毫髮之益而所喪巨億萬計東南之人不得相保夫安危大慮存亡大決必有成論終始不移課功策效若探囊而取猶恐不及柰何疏略茫浪，不顧計如處燎原焦爛中乃謂得清凉安坐之樂哉竊嘗朝思夕念非復歸於和終不能一日無事然而勢有甚不可者女眞蒙鞑興滅未定各責重賂爭邀厚禮使聘交馳何以立國絕舊希新後禍奚算禁新挾舊先效焉取化我沃野卒爲汙萊一也山東忠義聚於山陽十萬始畏其强梗若仇敵今安其捍禦如腹心使蒙則已疑和金則增忿反側立見變亂遂形且養兵百萬安有倚山東人捍禦之理北不爲北南不爲南則議和方爲目前莫大之憂矣二也二和不可獨有守淮淮非

邊也今爲邊耳前世守邊備數百千里無垣塞當其盛時虜不敢入者以人守之也本朝廢不用自以文法爲守渡江後尤密矣然百守而不一固者知以文法爲守而不知以地爲守也今欲一守而百固則必畫地而守始以近事言之嘉定十年虜始突申渡自是我無歲不守虜無歲不突梅林沙窩由水肚深虜繞出其後殘黃破蘄直至大江湖南江西處處震動今建縣爲軍升關爲使是乘淮而守江也然其百守而不一固者如故也一日突過則大事去矣願廟堂回慮易意行一守百固之策自淮爲始畫地而守今歲行之來歲必收其效

天子以保民爲職宰相羣臣助天子保民者也智雖絕倫謀雖超衆必其可以保民而後用之不足以保民者不可用也今西則亭郊保洋[illegible]東則眉子洲北則泗州南則蘄

黃我百姓死者四十餘萬人矣是累歲守邊之策果不足以保民也行之不變民命都盡其事非遠且民知其終不足以保我必將自求生路東南全蜀皆爲盜區是時雖欲一守而百固可得乎

淮瀕美土也其水清其魚肥其種易熟其熟不獨飽東南之地不能及非塞外沙磧比也民所樂耕而願守也請朝廷專建使名自一里至三四十里止令民居之有陂澤之利者固之有地居之家者助之於淮水內（袁聘儒云內字元稾係南字）深廣壕塹略如岡阜乘高瞰下虜攻則拒守常時耕作自恣以逸待勞

虜已越淮復阻廣塹兵少則不能攻兵多則不能布陣拐子馬虜之長技無所用也

夫浙西都邑我之閫奧也江東西我戶庭也兩淮我界限

也譬之人家必嚴其界限不使偸人纂客突過而後戶庭閫奧得安焉今虜一突過則吾界限數百千里之民以肉餧虎狼然猶以其未至於戶庭閫奧也而忽視之此茍觀之所以凜凜也

自一里至三四十里居民可百家（袁云元槧有爲一堡四字）則淮名千里實可居七八萬家請朝廷專建使門爲之勿委淮帥

其三四十里外以過帥守朝廷所行不以累帥守及令

帥守及令亦不得預吾事無相侵越也

募浙西江東西湖南福建厚貲產及鹽茶米商能以力居民者自一里爲差至五里止計其貲以官之或（袁云元槧或字作錢）字佐以鹽茶募及其三郎擇險阨先爲之邏將將萬人沿淮上下以護其作

其兵必募精練忍耐不劃劫生事者（袁云丁卯歲侍先生於金陵親商略）

（北事先生謂一里作堡不過可存舊數百人可以擇練者不過數十百人若五里一堡則者三倍矣公家之力不能逮游故欲募富商富商亦誰有無故出此一項錢然茶鹽米商者其貲本多在淮南虜一衝突則皆蕩盡使其爲堡自守所必樂然是時虜已腹豪梁故必以兵護作亦皆法）

虜來爭幸三數得勝則懲創漸退吾役可成矣其敗謹勿追躡如此則淮閫極邊有材鷙勇力頭目數百人錯雜而居其麾下所將可任事者亦不爲少一二年中安集消定則邊頭形勢壯而淮地三四十里外南至於江可以奠枕淮奠枕則江南晏然不發二虜矣

賓官有常俸然無仕進之路民以爲棄已也今自一里而至三四十里所居百家室廬糧種什器浚壕約費三萬緡

其能五里者補宣教承義郎卽理知縣監押資任其下差次閣陞改官自知縣監押而上兩任通判路分兩任知州路鈐不願轉出者與職名或朝官稍謂任子孫出仕依常法

淮東西已成西至襄漢土尤美民尤樂耕願守其無水險可因者再浚之古人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山川丘陵爲地險不以人爲險也今極西至關外已有山林堡障然自與虜和不知扞蔽之利而和約一敗則被殘破之害矣

山東忠義人決不可同處石珪已叛今淮北實得州縣若干立李全爲大使專其地自五百人首領已上各差次與官某鄉某縣皆析與之居處畊作之費皆稍助之使之欣然挈攜北去北自爲北南自爲南觀今議者往往以爲山東忠義既聚理無復散因循目前而忽異日之大禍然何待異日可畏甚哉（袁云此一段係同劉子至書）

自府兵立而兵農分自府兵廢而兵農不可合遂遺唐五代之患而本朝至渡江受其極弊略計四總領之所給歲爲錢六千餘萬緡而米絹猶不預百官羣吏日夜鞭撻疲民以奉其費而不能安也危乎殆哉夫因民爲兵而以田養之古今不易之定制也募人爲兵而以稅養之昔人一時思慮倉猝不遑損習而致然爾改之無難也請擇任總領以浙江近裏凡民大田至包荒而種植實不到者畊之

其屋宅農具器用役作種糧朝廷各給與百萬緡

今安邊所及歲幣所不用足以辦此若盡力爲之倍給可也

欲其堅實完好皆粗如私家家爲百畝可爲三十家從兵居之

先有功以事藝精習勇捷過其等伍者

教閱皆如在軍法

前代雖與敵對守當其四時未嘗不番休耕作無常聚

不敢者

次用總領所錢往歲所費率一二百萬緡或數百萬緡內上近館師帶者不繼當無餘矣

次募故將相貴臣家子弟之願進者

（募之必有方彼爭從命我不為抑也）

自百家至千家第其官職而褒優之雖次對可也

（卜式為關內侯往事之明例也）

然則四總領五年中當有十萬兵不待糧餉通以十年則六千萬緡及它米絹皆無用而月樁和買折帛折估青草諸錢皆可大削損而歸還其民矣其所以簡易捷疾能若此者豈有奇術特以田養兵而不以稅養兵爾

古人為天下雖黃帝舜禹無不戰者惟老聃言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嗚呼彼固以其

學意之爾非真能不戰而屈人兵也雖然於今則有可以不戰而屈一虜之道彼既挫於吾堅壁之下求戰不獲昔耶律德光既滅晉盡以其兵分守中原忽劉知遠稱帝所在州鎮起兵逐之虜遂大敗今若下令中原人勿與虜所發調勿應其徵勿行能取胡一級（必真胡人中原人勿自鬬也）與錢五百緡彼有無窮之級我有無窮之賞以其名王貴將下至千戶級來者差次重賞級至二十萬則貴胡人部伍離散無與守中原者遁還其巢穴矣故曰不戰而屈人兵於今獨然者亦非有奇術適值其時然也

城濮之役但言少長有禮一戰而勝遂霸諸侯本朝制兵雖荒陋絕戍一階一級敘歸伏事可謂嚴密矣然而命米寸帛皆仰於官先軍後民營卒不滿三千闔郡為之困弊垂三百年之中以為無可為者亦不思以田養之而徒以稅養之故也今欲傳城三十里內以錢及僧牒買田令歲買之則來歲之獲可永減民稅十之三官以其全賦給一郡之用猶餘十之五

（此據溫州所餘言之他州或過或不及）

營分給散悉術今法無改毫分夫可以損民稅之十三可以贏郡用之十五所行止於傳城三十里之近而一境數百十里之遠不預關焉取成於一歲之內而無悠久而難見者焉昔人有言利不百者不變法嗟夫此亦百矣可以變矣嘗以溫州贍軍耕為程式雖吏文粗鄙今特存之云爾

（此以後是約溫州言之它處亦必盡然雖有差殊亦不必較）

官吏諸軍請給

今共本州欲買田贍養諸軍且以嘉定九年所管人數為

準共管二千七百二十二人請給不等一歲合支軍糧諸般犒賞并合添買田準備補填旱潦及所買田內有肥瘠租穀不及之數內買上件田一十萬餘畝閑其合行事件下項

管下項威捷等一十六指揮共計一千五百六十四人每人請米一石五斗省一月計二千三百四十六石每年計米二萬八千一百五十二石

威捷三百五十五人　雄節三百一十人

水寨一百二十人　管界五十七人

永嘉場五十人　梅奧四十六人

青奧門八十一人　果山四十六人

三尖三十七人　南監五十八人

莆門八十三人　館頭四十四人

北監一百廾一人　鹿西八十七人
小鹿四十八人　大荆四十一人
一管威果等八指揮共計一千一百六十三人每人一
月各請米一石二斗計一千三百九十五石六
斗歲年計米一萬六千七百四十二石二斗
威果三百一十四人
崇節三十三指揮三百一十人
壯城七十人
崇節三十四指揮三百二十人
牢城七十人
省鋪一百廾八人
船場二人
清務二人

一創置官吏合干等人每月共支米七十石三斗一年
計米五百七十九石六斗
監官一石五斗　職給一人二石
手分二人三石　貼司四人四石
攢司一人一石　專知一人一石五斗
廳子一人二石　掐子一人一石
門子一人三斗（兵士貼支）　節給二人二斗（兵士貼支）
脚子三十人九斗（上宿點心）　甲頭三十人三十石
以上十三項一月共支米三千七百六十五石一
年計四萬五千五百一十四石八斗更添閏月
米一千八百八百七十四石五升總計四萬七
千三百八十六石八斗五升每穀一扛計作米
一石五斗省共計穀三萬二千五百七十七扛

八方五升今揩作三萬三千扛
一諸營寨廂禁土軍等共二十四指揮共管二千七百
二十二人合請春冬衣賜錢計七萬八千四百
九十九貫七百二十六文省錢會中半除折會
子一半陌子錢七千六百四十六貫一百廾九
文省外實總支錢七萬八百五十三貫六百一
十八文省展計五萬四千五百五十七貫二百
九十文足計穀二萬九百八十四扛開具下項
（今揩作二萬扛）
威捷三百五十五人每歲一人春冬衣賜計錢三十
二貫七百四十四文省共計一萬一千六百二
十四貫一百二十文省
威果三百一十四人每歲一人春冬衣錢三十二貫
七百四十四文省共計一萬二百八十二貫六
百一十六文省

雄節三百一十人每歲一人春冬衣錢三十三貫五
百九十文省共計一萬四百一十二貫九百文
省
崇節三十三十四指揮并壯城共三營請給一同
共六百六十七人每歲一人春冬衣錢二十貫
八百三十八文省共計一萬三千八百九十八
貫九百四十六文省
牢城七十八人每歲一人春冬衣錢一十三貫九百四
十四文省共計九百七十六貫八十文省
省鋪清務共一百一十人每歲一人春冬衣錢一十
七貫八百四十文省共一百九十六貫二百四

十文省
船場二人每歲一人春冬衣錢八貫三百四十八文省共計一十六貫六百九十六文省
水寨管界共一百七十九人每歲一人春冬衣錢三十三貫五百九十文省共計六千一十一貫六百一十文省
土軍共一十二寨計七百二十一人每歲一人春冬衣錢三十三貫五百九十文共計二萬四千二百五十一貫八百八十文省
諸營寨共二十四指揮共管二千七百二十二人每歲一人合請料錢箭鞵春秋二教按教犒賞共支二萬一千五百六十五貫六百二十四文省
共見錢展計一萬六千六百五貫五百四十文

足計穀六千三百八十七扛開具下項（今措作七人數）
（共同）
威捷每人一歲錢一十九貫三百文省共六千八百五十一貫五百文省
威果每人一歲錢一十五貫七百三十三文省共四千九百四十貫一百六十二文省
雄節每人一歲錢一十二貫二百四十文省共三千七百九十四貫四百文省
崇節三十三三十四壯城共三營每人一歲錢三貫四百九十八文共計二千三百三十三貫一百六十六文省
壯城每人一歲錢二貫九百七十七文省共二百丹八貫二百九十文省

省鋪清務一百一十人每人一歲錢二貫五百七十七文省共計錢二百八十三貫四百七十文
船場二人每人一歲錢四貫一百六十八文省共計錢八貫三百三十六文省
水寨管界共二百七十九人每人一歲錢五貫九百六十文省共計錢一千六十六貫八百四十文省
土軍一十二寨共七百二十二人每人一歲錢二貫八百八十文省共計錢二千七十九貫三百六十文省
本倉官吏合干等人請給除米係前項支外所有請給錢每月計支錢二百一十六貫二百文一年計支錢二千五百九十四貫四百文省展計一

千九百九十九貫六百八十八文足計穀七百六十九扛今措作一十扛開具下項
監官一員乞從朝廷差下及給印行使專一監督受納等一行事務所有俸給合依本州州司戶體例支破或止就本州知錄司戶逐日輪一員下倉收支亦便庶免添此一項請給或專差官除米前項米數內支破外俸錢一月計一百丹八貫文省一歲計一千二百九十六貫文酒係公庫支請一月八瓶一歲九十六瓶
職級一名縣書點檢受給一行事務每月食錢一十五貫省一歲計錢一百八十貫文省
下分二名通掌縣書上管受給一行事務趁辦衣賜犒賞料錢等每人月請錢一十貫計二十貫一

歲錢二百四十貫

貼司四名專主管受給倉只御籍解遣一行事務每月各請錢五貫文計二十貫一歲計錢二百四十貫文省

攢司一名專一紐算穀米錢物出入數每月請錢五貫一歲錢六十貫文省

專知一名專一辦請主掌錢物米穀出入每月僉錢一十貫一歲計錢一百二十貫文省

掐子一名專一收支糶穀錢幷簇辦支遣諸軍衣料等每月僉錢三貫文一歲計錢三十六貫文省

廳子二人監官下祗應係於散從官廳子內差撥每月各貼支錢二貫計四貫一歲計錢四十八貫文省

甲頭三十人專一主管斛面催科諸鄉穀子每遇稻熟之際依例預先排門告報一次稻已登場再行催督定以限期然要如限到倉交納外非官司差使不得無故下鄉搔擾佃戶於私輒掯收上田租或換租劄或以添租爲名乞覓錢酒以致引惹鄉人互相擴奪租田交爭詞訟或有抵頑佃戶欠穀數多或曰腳全未納到至冬至後委是難催之人方許甲頭具名申上亦止合依田主論佃客欠租穀體例備牒本縣追理本倉不得擅自追擾務在存卹或有隔年不納租穀之人許甲頭指實欠數具申憑本倉行下別召人租種亦不得以一號田顧情私許兩人立租致起爭端如違重作施行仍專一在倉照管出入穀米鈐束作米人覺轄腳子幷每夜輪流兩名在倉守宿提點上宿腳子巡警內外不得稍有疏虞除前項支米外每月各支錢一貫文計三十貫一歲計三百六十貫文（內差一人充劄手差人使喚）

腳子三十名然無請給如遇本倉及省倉常平等倉出入米糧幷監官荷轎使喚及本倉每夜輪流六人分鋪巡更上宿每夜支點心米外錢一十文買油點照月計錢九百文一歲計錢一十貫八百文

所買贍軍田穀一十萬餘扛前項所差甲頭三十人逐日在倉收支穀米若更責以催科切慮之事今欲於所賣田得官人內委請一十員每員月給錢五貫省共五十貫一年計錢六百貫省展

計四百六十二貫足計穀四百六十二石計穀二百三十一扛每員米一石計一十石一年計米一百二十石計穀八十扛每員背催一萬扛許逐官各自選保甲頭五人共五十人依鄉例過催穀每人給穀一扛充倉用催科了畢計其從便經營仍照先來約束不得在鄉生事穀計五十扛

每官一員廳下計能書算一人受使令解遣月支倉錢三貫米一石共計穀二十扛十員廳下計二百扛

以上一年共支穀五百六十一扛（今分外措作六百扛）

一逐月支散軍糧合用斛子更不別差依例告示省倉斛子前來量米然無請給

一逐月支散軍糧日分府判兵職官下倉彈壓所有倉
倉酒果等依例係使府支降付所屬造辦本倉
更不干預
一本倉先來差定甲頭三十八一如斗子節級體例如
遇收支穀米並同專知認數支遣不曾折欠竊
慮斗子爲見利害不相關預情弊故意濶量
致專甲折陷不便今欲於斗子內輪差五名前
來充節級本倉如遇逐日作到米與專知甲頭
同共交量入敖支遣了畢餘米即時般量見數
次月添換支遣其斗級依省倉例於內差一名
充本倉副子或遇交替即將係本廒見管米數
交替
一照對本倉合用紙札開具合用數目申官支錢收買

使用一歲約計五十貫文計穀一十五扛
一作米支散合用什物作具一歲合用錢七百貫文足
計穀二百七十扛今措再添作三百扛
籠篩淨棒排篩每作用五箇價直不等約計錢五百
文足作米計一百二十人每三人共一作計四
十作共用篩二百箇計錢二十貫用得兩箇月
一年計六次換其錢一百二十貫文足
簸箕每作二箇共八十箇拌收穀共計二百箇共錢
二十貫文足用得兩箇月一年計買一千二百
箇計錢一百二十貫文足
打籮每作三隻共計一百二十隻計錢一十二貫用
半年一年計二百四十隻計二十四貫足今措
作三十貫文足

碓臼每作一箇計四十箇每箇三貫文足酒飯二錢
開鑿計一貫文足共計錢四貫文足其錢一百
六十貫文足用三年再換一年計錢今指作六
十貫文足
碓杵每作一箇共八十箇每箇四百文足計三十二
貫用三年一年指錢十二貫文足
大石礱每作一具計錢二貫文足開礱五百文足計
錢二貫五百文足用四十具共錢一百貫每月
四次開煆一次計錢四貫八百文足（每具一百二十文）
四次計錢一十九貫二百文足一年煆錢二百
三十貫二百文足用得二年一年內礱錢并煆
錢共二百八十貫二百文
礱甑并床槅每具五百文足計錢二十貫足用二年

一年內計錢一十貫文足
笙箕每作二箇計錢五十文足共八十箇出穀交米
共二百箇計錢五貫足用三箇月計錢二十貫
今指作三十貫足
苕掃帚每作三柄計錢三十文共二百柄計錢二貫
足一月六次換計錢一十二貫文足一年計錢
一百四十四貫今指作一百五十貫足
一交收穀子并支穀作米合用什物共計錢七十一貫
三百文足計穀二十八扛今指作三十扛開具
下項
依私家收租穀則例做五方省斛一十面每面連釘
鈸計錢一貫文足共計一十貫文足
斗一十面連釘鈸每面五百文足計五貫文足

升一十箇每箇連釘鈠二百文足共二貫文足

笆箕二百箇計錢五貫文足

斗槩一十條計錢三百文足

團箕二百箇計錢二十四貫文足

掃帚二百柄計錢二貫文足

七放梯一十張計錢五貫文足

脚踏板五條計錢二十貫文足

一支軍糧米合用斛斗米篩等物就省倉關取行用

一作米逐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合支散軍糧約計四十石六升合每穀一扛作米一石五斗省餘零米見數入簿麻椿管次月挨支計穀二千七百二十扛每一人一日作一扛計二千七百二十人除支散軍糧日外并拘集米入敖并再出穀相展

日子外每日約上作米人一百二十人每扛顧錢三百文足除糶碎折錢六十文足外實支二百四十文足一月計顧錢六百四十貫八十文足一年計七千六百八十貫九百六十文足計穀一千九百五十五扛今指三千扛逐月支散軍糧了畢次日即便下手作米其人丁四更一點入作限午時交米入敖隨即支穀次日亦復準此不得一時稽緩有失指擬支遣

買田數

今將近城三十里內有田官民戶自三十畝以上共一千九百五十三戶各買穀子五分共計九萬八千一百二十五扛開具下項

四十九戶係有田四百畝以上共買穀[illegible]萬八千九百五十二扛

膺符鄉第八都

一戶管田五百七畝二十步於內買二百五十扛每扛三十貫共錢七千五百貫文

一戶田一千二百七十畝一角三十八步計買六百五十扛計一萬八千五百貫

膺符鄉第九都

一戶田六百五十四畝三角二十三步計買三百三十扛計九千九百貫

一戶田五百三十二畝二角四十五步計買二百七十扛計八千一百貫

一戶田二千七百六十畝四步計買一千三百八十扛計四萬一千四百貫

一戶田一千一百六十五畝四十九步計買五百八十扛計一萬七千四百貫

一戶田一千九十三畝一角四十五步計買五百五十扛計一萬六千五百貫

一戶田一千六百四十八畝一角五十步計買八百三十扛計二萬四千九百貫

德政鄉第十都

一戶田五百二十五畝二角三十三步計買二百六十扛計七千八百貫

一戶田五百三畝一角一十五步計買二百五十扛計七千五百貫（十一都）

一戶田二千五百五十九畝一角一步計買一千三十扛計三萬九百貫（十一都）

吹臺鄉十四都

一戶田六百九十一畝一角五十九步計貫三百五十扛計一萬五百貫

一戶田四百八十畝五十一步計貫二百五十扛計七千五百貫

一戶田四百七十二畝二十八步計貫二百三十五扛計七千九百貫

建牙鄉十九都

一戶田六百八十五畝一角四十五步計貫三百四十五扛計一萬三百五十貫

一戶田一千六百二十七畝二十七步計貫八百十扛計二萬四千三百貫

一戶田一千二百四十八畝二角三十二步計貫六百二十五扛計一萬八千七百三十貫

一戶田一千一百一十七畝計貫五百六十扛計一萬六千八百貫

孝義鄉二十都

一戶田四百八畝一角二十步計貫二百五扛計六千一百五十貫

一戶田六百畝一十五步計貫三百扛計九千貫

仙桂鄉三十二都

一戶田五百八十七畝二角八步計貫二百九十扛計八千七百貫

一戶田五百九十五畝一角二十步計貫三百扛計九千貫

仙桂鄉三十三都

一戶田四百一十五畝二角四十三步計貫二百八扛計六千二百四十貫

一戶田一千三百九十二畝一角一十六步計貫七百扛計二萬一千貫

賢宰鄉三十四都

一戶田九百五畝一角一十四步計貫四百五十三扛計一萬二千五百九十貫

一戶田四百四十畝四十三步計貫二百二十扛計六千六百貫

一戶田四百一十六畝二角一十五步計貫二百二十扛計六千六百貫

一戶田四百六畝一角三十一步計貫二百三扛計六千九十貫

第二圖膺符鄉第六都

一戶田四百三十九畝一角五步計貫二百二十扛計六千六百貫

一戶田四百一十九畝一角五步計貫二百十扛計六千三百貫

膺符鄉第七都

一戶田四百五十二畝二角二十三步計貫二百二十五扛計六千七百五十貫

一戶田四百三十五畝三角二十四步計貫二百一十八扛計六千五百四十貫

德政鄉十二都

一戶田六百六十五畝二角二十步計貫錢三百三十二扛計錢九千九百六十貫

德政鄉十三都

一戶田五百四畝一角計買二百五十二扛計錢七千五百六十貫文

吹臺鄉十六都

一戶田七百五十五畝一角五十七步計買三百七十七扛計錢一萬一千三百一十貫文

一戶田五百五十畝一角五十七步計買二百七十五扛計錢八千二百五十貫文

一戶田四百一十二畝三角三十九步計買二百六扛計錢六千貫文

一戶田四百八十二畝計買二百四十扛計錢七千二百貫文

一戶田四百丹八畝一角二十四步計買二百四扛

計錢六千一百二十貫文

一戶田四百七十八畝五步計買三百四十扛計錢七千二百貫文

一戶田一千二十三畝一角五十一步計買五百十扛計錢一萬五千三貫文

一戶田八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計買四百二十八扛計錢一萬二千八百四十貫文

一戶田五百四十八畝二角十五步計買二百七十四扛計錢八千二百二十貫文

一戶田四百四十四畝十一步計買二百二十二扛計錢六千六百六十貫文

建牙鄉十七都

一戶田五百三十二畝一角四十五步計買二百六十六扛計錢七千九百八十貫文

一戶田五百五十三畝一角一步計買二百七十六扛計錢八千二百八十貫文

建牙鄉十八都

一戶田五百十八畝二角二十二步計買二百五十九扛計錢七千七百七十貫文

一戶田四百六十七畝三角二十七步計買二百三十三扛計錢六千九百九十貫文

孝義鄉二十二都

一戶田一千六百六十六畝十六步計買八百三十一扛計錢二萬四千九百三十貫

二百六十八戶有田一百五十畝以上至四百畝以下共買穀二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扛

鷹符鄉第八都

十一戶共買穀一千三百一十五扛半計三萬九千四百五十貫

膺符鄉第九都

十一戶共買穀一千二百六十一扛半計三萬七千八百四十五貫

德政鄉第十都

十六戶共買穀二千五十八扛半計六萬一千七百四十貫

德政鄉第十一都

二十戶共買穀二千三百六十四扛計七萬九百二十貫

吹臺鄉十四都

十七戶共買穀一千九百八十一扛計五萬九千四
百三十貫
吹臺鄉十五都
十七戶共買穀一千七百扛半計三萬一千十五貫
建牙鄉十九都
十四戶共買穀一千五百五十三扛半計四萬六千
六百五貫
孝義鄉二十都
八戶共買穀一千七十九扛計三萬一千三百七十
貫
孝義鄉二十一都
八戶共買穀八百五十五扛半計二萬五千六百六
十五貫

仙桂鄉三十二都
二十戶共買穀一千九百七十扛計八萬九千四貫
賢宰鄉三十四都
十四戶共買穀一千八百一十九扛計五萬四千五
百七十貫
膺符鄉第六都
四戶共買穀四百丹九扛計一萬二千二百七十貫
膺符鄉第七都
九戶共買穀一千二十扛計三萬六百貫
德政鄉十二都
十二戶共買穀五百三扛計一萬五千九十貫
德政鄉十三都
四戶共買穀五百二十八扛計一萬五千八百五十
五貫
吹臺鄉十六都
二十五戶共買穀三千二百二十三扛半計九萬六
千七百丹五貫
建牙鄉十七都
二十三戶共買穀二千四百九十三扛半計七萬四
千八百丹五貫
建牙鄉十八都
十四戶共買穀一千五百六十扛半計四萬六千八
百一十五貫
孝義鄉二十二都
十一戶共買穀一千八十四扛半計三萬二千五百
三十五貫

一千六百三十六戶有田三十畝以上至一百五十
畝以下共買穀四萬九千四百九十扛
膺符鄉第八都
六十七戶共買穀一千九百一十六扛計五萬七千
四百八十貫
斜埭附德政鄉第十都
八戶共買穀二百七十二扛計八千一百六十貫
德政鄉第十都
九十九戶共買穀三千八十七扛計九萬二千六百
一十貫
德政鄉十一都
一百十八戶共買穀三千四百七十扛計一十萬四
千一百貫

吹臺鄉十四都

一百十三戶共買穀三千二百六十扛計九萬七千八百貫

吹臺鄉十五都

一百一十戶共買穀三千一百八十一扛計九萬五千四百三十貫

建牙鄉十九都

六十七戶共買穀二千二十四扛計六萬七百二十貫

孝義鄉二十都

七十九戶共買穀二千一百二十四扛計六萬三千七百二十貫

孝義鄉二十一都

五十六戶共買穀一千六百三十六扛計四萬九千八十貫

仙桂鄉三十二都

七十一戶共買穀二千二百三扛計六萬六千九十貫

吹臺鄉十四都

一百十三戶共買穀三千二百六十扛計九萬七千八百貫

吹臺鄉十五都

一百一十戶共買穀三千一百八十一扛計九萬五千四百三十貫

建牙鄉十九都

六十七戶共買穀二千二十四扛計六萬七百二十

貫

孝義鄉二十都

七十九戶共買穀二千一百二十四扛計六萬三千七百二十貫

孝義鄉二十一都

五十六戶共買穀一千六百三十六扛計四萬九千八十貫

仙桂鄉三十二都

七十一戶共買穀二千二百三扛計六萬六千九十貫

仙桂鄉三十三都

一百丹六戶共買穀三千三百四十四扛計一十萬三百二十貫

賢宰鄉三十四都

九十戶共買穀三千一百二十五扛計九萬三千七百五十貫

膺符鄉第六都

二十四戶共買穀六百三十五扛計一萬九十五貫

膺符鄉第七都

四十五戶共買穀一千二百一十八扛計三萬六千五百四十貫

德政鄉十二都

七十二戶共買穀二千二百七十六扛計六萬八千二百八十貫

德政鄉十三都

一十九戶共買穀五百五十九扛計一萬六千七百

七十貫

吹臺鄉十六都

八十九戶共買穀二千九百三十扛計八萬七千九百貫

建牙鄉十七都

一百一十九戶共買穀三千八百一十七扛計一十一萬九百一十貫

建牙鄉十八都

一百二十四戶共買穀三千六百四十扛計一十萬九千二百貫

孝義鄉二十二都

七十二戶共買穀二千二百三十二扛計六萬六千九百六十貫

一共買穀九萬八千一百二十五扛每一扛穀計錢三十貫文共計錢二百九十四萬三千七百五十貫文十分爲率四分出給度牒六分出給官告並折還價錢下項

一百二十萬貫出給度牒一千二百道

一百七十四萬貫

迪功郎告一百道計一百萬貫

承節郎告七十四道計七十四萬貫

三千七百五十貫以入戶收藏白契特與放限赴官印給將上項牙契錢折還價錢如本戶無契許與親知有白契之家通融

一將買到穀子指數支遣下項

收九萬八千一百二十五扛（係買到穀）

支七萬四千三百七十五扛

三萬三千扛作米支遣諸軍官支等一年月糧

四萬一千三百七十五扛候得價出糶收錢樁辦支遣一年軍兵春冬衣賜二教按教諸藝料錢官吏請給雜支等用

管二萬三千七百五十扛準備旱澇處有租穀分數不等補塡支遣

一買田支給軍兵及官吏等請給所雜支外有諸軍差接送知通兵曹等官借請及差防押綱運投下月帳等文字無虛日驅逐月起遣至還郡體並借除放皆計一年不下[illegible]貫未有指準竊見日前官員就管下樂淸地名樫江築埭海塘已施工不及結裹今將前項出剩所管錢或

官司借撥錢委有心力鄉豪專一措置築埭成就仰此一項穀子補塡前項借請候築埭了畢所委人以二分酬勞或別議推賞仍別請委官并遣吏掌管催租赴倉交納候得價出糶收錢支遣

上項買田與官司人戶將本戶所管田地除普與官司外有餘產合納夏秋二稅並特與永免四分優潤其餘四縣有產業人戶合納二稅亦特與各永免三分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六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２９
作者＝
页数＝９０３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